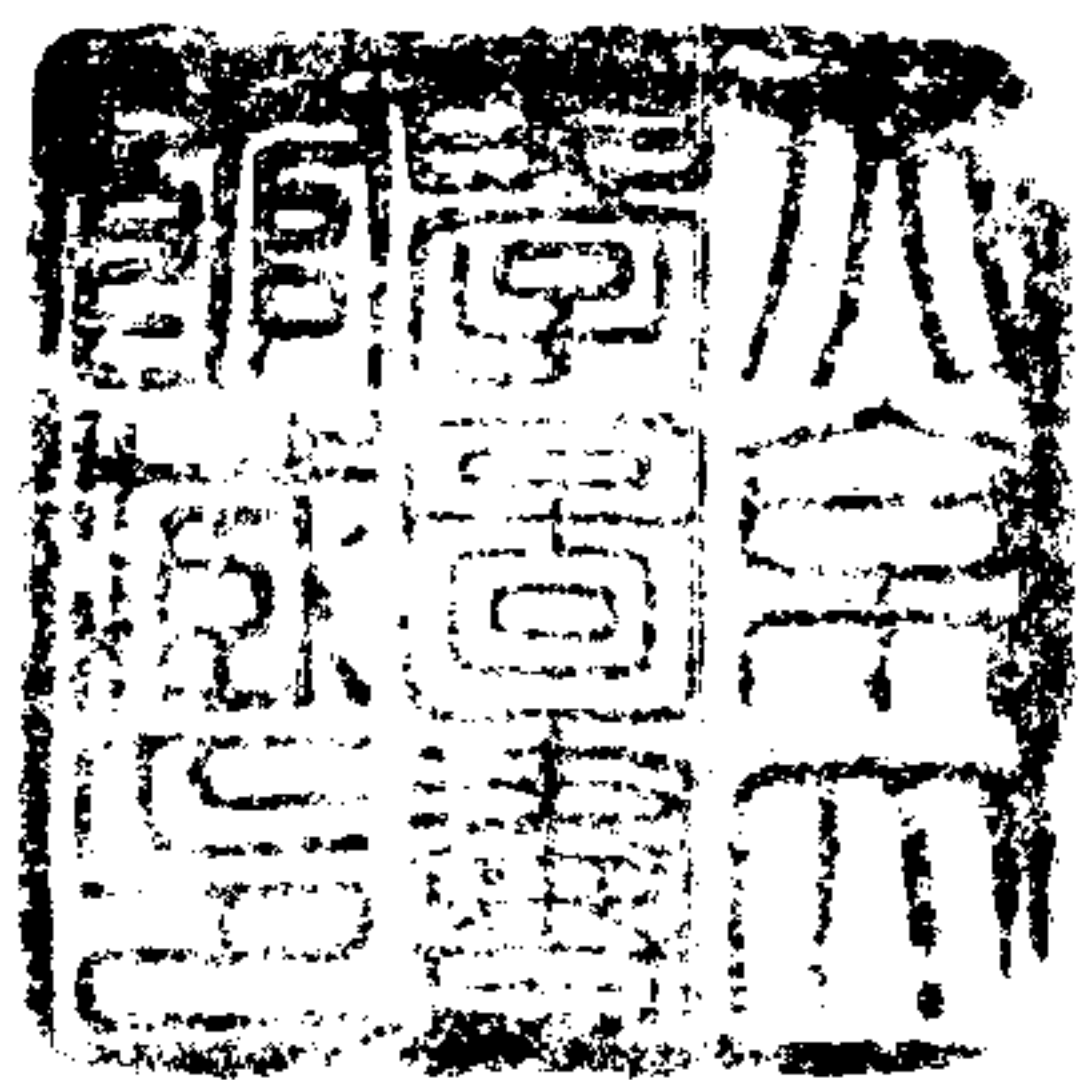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七三・史部・編年類

東華錄一百九十四卷東華續錄二百三十卷(乾隆五十至乾隆一百三)

王先謙撰

.....
一

2290/03

臣王先
臣周倫
臣蕭恭校

秋七月己酉朔兆惠等奏臣等聞喀什噶爾回人信息即領兵前進先派額敏和卓之子茂薩等馳往安撫城堡查明地畝據喀什噶爾所屬牌租阿巴特伯克呢雅斯遣回人呈稱六月閒霍集占遣人告知布拉呢敦將葉爾羌喀什噶爾城堡焚毀令回人等遷往巴達克山我即閉城拒守聞霍集占兄弟約於色喀庫勒之齊里衮巴蘇相會若兵至即可擒獲等語臣一面檄知布魯特納喇巴圖等截賊人前往色喀庫勒投霍罕額爾德尼伯克之路一面儘力尾追報聞○辛亥吏部議奏兩江總督尹繼善江蘇巡撫陳宏謀督捕飛蝗不力應分別降革得旨捕蝗為地方要務該督撫

自應嚴飭屬員實力查辦是以處分定例恭嚴從前直隸捕蝗案內部議將方觀承擬以降三級調用經朕降旨改為革職留任此案該尹繼善統轄三省地方遼闊或有查察未周之處著從寬仍依部議照方觀承例降三級調用准其抵銷至該撫陳宏謀境內遇有飛蝗督捕乃其專責且海州一帶距蘇州不遠屬員撲捕不力豈竟漫無覺察何以並不查參又未親身往捕非尋常徇庇可比著革去總督銜照部議革職留巡撫任○壬子 上奉 皇太后啓鑿秋彌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丙辰諭昨據鑲黃旗滿洲都統以素玉承襲散秩大臣具奏朕因此等承襲散秩大臣都統昔曾有之令將見在八旗內統計幾缺俱係何人承襲之處查奏茲據軍機大臣等查覆八旗共有世襲散秩大臣三員都統四員散秩大臣三缺見各承襲其都統四缺停襲並

將伊等世襲緣由及停襲之處一併具奏查伊等俱因著有勳績

太祖 太宗特加恩賞給世職用昭懋典今伊等子孫或緣事停襲或因都統有辦事之責停襲於國家酬庸之道未合朕心不忍著加恩將石廷柱墨爾根轄之都統俱作為散秩大臣令伊等子孫承襲再土默特古祿格楚琥爾之都統與杭高之都統無異今杭高之都統既賞給男爵世襲古祿格楚琥爾亦著照此賞給令伊養子子爵扎什泰兼襲著傳諭八旗以示朕軫念勳舊特沛恩施至意○丁巳兆惠等奏臣等領兵前往喀什噶爾沿途經過村莊回眾皆獻牛酒果餌情詞恭順又被脅脫出之回人等俱稱霍集占由伯克和羅木渡口向羌呼勒逃去布拉呢敦由玉魯克嶺潛逃兄弟會齊同行同黨止四千餘人等語臣等抵喀什噶爾後加以撫慰詢知布拉呢敦兄弟相會後同向色喀庫勒逃走雖

均係巴達克山必由之路但甚險遠伊等或往巴達克山附近之博羅爾或仍往安集延瑪爾噶朗霍罕納木干等處皆未可定查色喀庫勒附近之帕密勒西通博羅爾巴達克山北通安集延等處應於此堵擊行程不過十數日臣等已知會阿里衮巴祿之兵前來協助臣明瑞愛隆阿溫布等即領兵二千追襲其餘兵馬暫為休息臣兆惠一面將撫定喀什噶爾葉爾羌查覈戶口田賦委員派兵防守各事宜辦理就緒即領兵策應富德等奏臣等由固爾薩納珠前進據索倫總管薩墨等獲回人伊巴哩野木等告稱霍集占棄葉爾羌逃往英吉沙爾大小伯克等情願迎降臣一面派兵五百名令鄂博什等持檄往諭為首之喀瑪勒和卓等一面帶兵前往沿途回人扶老攜幼道左跪迎行至聽雜阿布河岸鄂博什等將檄傳之喀瑪勒和卓等帶來投降臣等進兵渡河入城

撫慰回眾令各安生業查明見存戶口二萬餘復詢霍集占逃走所向僉稱或往巴達克山或往安集延不知確實等語臣等務期追獲論軍機大臣等據將軍兆惠富德等奏稱逆賊霍集占兄弟聞大兵前進率其親黨逃匿葉爾羌喀什噶爾兩城回眾俱輸忱歸順見在一面安撫兩城一面派兵追勦等語覽奏深為欣慰逆賊兄弟雖畏罪先逃而兩大城實回部著名之地既歡迎恐後則二賊亦可計日就擒此皆將軍大臣官兵等奮勇所致甚屬可嘉俱著交部議敘○己未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奏稱阿克蘇係回部大城村莊甚多舊係伯克密喇布管理今雖不必進以內地官制而品級職掌宜為釐定庶足以辨等威而昭信守等語所奏甚是著照所請以阿奇木伯克為三品伊什罕伯克為四品噶布納齊伯克為五品將應升人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員奏請補授其小伯克密喇布等為六七品俟缺出揀選補授其餘各城俱一體辦理但回部諸城皆大兵進勦所定非哈密吐魯番之向化歸誠可比從前王素布額敏和卓之屬人等本係世僕故所設官員俱不支俸此等回人雖承辦公事有官職大小之殊皆係朕之臣僕將來如阿奇木等大伯克或令其輪班入覲酌給官俸其小伯克等或於所定租賦內通融支給亦可著傳諭舒赫德查覈定議具奏俟回部全定後舉行此時不妨以籌辦大槩曉示回人俾共知感激奮勉○庚申諭上年降旨令八旗三品以上大臣有子弟應試者自行奏明方准入闈特因旗童在場喧闐滋事是以為伊父兄示之節制俾知崇實黜浮破除積習非槩從禁止過其進取之途也乃今年鄉試屆期伊等既不遵旨自奏禮部又為含糊具請以此巧為嘗試將使故智益萌伊於胡底我八旗

醇樸素風嫻國語習騎射其人果有足錄均可量能擢用若科目者特備儲材一格耳今乃鑿心說過又從而釣弋其名淵藪其弊是以國家啓迪後生之途轉為壘壘人材之具可乎且我朝開國以來名臣碩輔莫不志乘忠貞才優韜略初非從事佔畢者即仕蹟大僚內而大學士尚書外而總督巡撫勳名氣節指不勝屈大約皆非出於甲乙兩榜即近時大臣在科第中有名者不過如鄂爾奈尹繼善一二人而已然其見用實以其心地才幹初不以其文也其他倖列科名而名實不副者亦指不勝屈若奉寬國柱者流以滿洲本色論之皆不能至馳騎校者而乃託名斯文平日又不肯潛心力學惟事希心襲取視為功名捷徑甚至懷挾夾帶無弊不作即立法嚴行搜檢而所派大臣非親即故俗稱官官相護亦復有名無實此所關於風俗人心者甚鉅朕安得不力為振刷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以挽頹風伊等至此尚不思痛自湔改一似置身入闈即可僥倖萬一勢必欲朕盡停旗人鄉會試而後已乎所有禮部軍開不循例自奏速任子弟冊送考試之尹繼善等著將該部及該旗會否鈔錄前奉諭旨行文知會伊等之處令該部旗及伊等本人據實明白回奏再行降旨至僧保住福延乃係內務府人員進身豈應無階而亦令子弟驚名科舉又顯違旨不奏尤為庸妄著將僧保住福延革職並將伊子弟革去生監在內務府庫使筆帖式上效力行走不准給俸俟五年無過該管官奏明另請挑差其蒙混奏請之禮部掌官伍齡安等著交部嚴察議處○甲子以王鳴盛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 丁卯直隸總督方觀承議覆御史李宜青條奏疏濬水源一疏查該輔水利仰蒙 世宗憲皇帝大發帑金設東西南北四局分路營治 皇上復裕頒經費舉行初二三

次工程臣每歲稽查修濬期無廢闕間有一泉初出立乎疏治如滿城之申泉邢臺之駕泉遠活泉野狐泉百泉雖所概廣狹不同未肯任其崩塞至所稱宋臣何承矩於雄鄭霸州順安等處興堰六百里引淀灌注民賴其利等語查今之東西二淀即其遺蹟六百里堰即今千里長堤淀為畿南北畝水所匯崇隄屹立惟防水溢澁淀高而城邑皆下儻泥往蹟引溉灌田害將莫救此今昔情形之有異也如就淀言利則三百餘里中水村鱗比產物不可勝紀一畝之地一屋之基以數十金論值民賴其利視昔加饒然當歲旱則雖蒲葦亦失其長養之常江浙澤國水多於地亦不免以旱告是雖有陂池之潤不足當雨澤之施惟遇旱而求通雨澤於水土之氣則人事有當盡者耳至所奏村莊道路開挖溝渠等款臣前奏明於農隙酌量情形隨時籌辦應毋庸再議下部知之○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年 五

庚午兆惠等奏臣等撫定喀什噶爾等二城凡投順者俱行免罪又查出各城運來回單二千五百餘戶俱送往阿克蘇以備屯田謹陳喀什噶爾設官定職徵糧鑄錢及駐兵分防各事宜查喀什噶爾地居西北距肅州嘉峪關六千餘里東界烏什阿克蘇西界安集延布魯特南界葉爾羌北界布魯特總計大小十城七村莊一萬六千餘戶數十萬餘口一各城村辦事應設官職查回部頭目曰阿奇木總理一城曰伊什罕協辦阿奇木事曰商伯克管理租賦曰哈子管理刑名曰密喇布管理水利曰納克布管理匠役曰帕察沙布查擊賊盜曰茂特色布承辦經教曰木特幹里管理田宅曰都督管理館驛曰巴濟格爾管理稅課曰阿爾巴布派差備課曰市理協辦都督事曰巴克邁塔爾專管園林曰明伯克其職如千總今喀什噶爾阿奇木一缺請暫委吐魯番副台吉茂薩

東華續錄 乾隆五〇

署理其餘各職臣等查隨營效力之善姓回人及並未從逆之回人子孫等三十四人揀選補授一每年貢賦數目查回人一帕特瑪準官石四石五斗一噶勒布爾準五斗一察喇克準官秤十斤一騰格準制錢五十文值銀一兩噶爾丹策零時定額每年納錢六萬七千騰格此內有種地之鄂爾托什人等納糧四萬八百九十八帕特瑪棉花一千四百六十三察喇克紅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共折錢二萬一千餘騰格又克色克綽克巴什人等納錢二萬六千騰格商賈牧養人等納錢二萬騰格皆以本色折納此外又有商人金銅稅園戶果稅邊界貿易回人徵稅十分之一外來貿易之人徵二十分之一每歲俱未能如數交納臣等酌量減賦歲徵糧四千帕特瑪錢六千騰格棉花紅花照舊輸納作為一千賦稅俟將來駐兵與否再行酌交糧石銀兩金十兩葡萄酒斤解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年 六

交內府其餘零星雜稅彙行蠲免惟貿易稅課仍舊辦理一大兵進剿應籌糧餉查各城村見種田禾按照籽種計算豐年可收七八倍即荒年亦可二三倍但各處值驚擾之餘自應量為減徵共交糧二千帕特瑪其隨逆回逃賊之人田畝入官充餉令三倍交納共一千二百帕特瑪又應交錢一萬三千餘騰格俱折收糧石舊果園七所歲徵葡萄令藏乾入貢布拉呢敦新果園十三所所獲無多即充官兵賞費之用一回部錢文應行改鑄查回錢俱紅銅鼓鑄計重二錢一面鑄準噶爾台吉之名一面鑄回字因所產銅少每以新錢一文易舊錢二文銷毀更鑄今雖未便全收改鑄見有鑄銀銅七千餘斤請先鑄錢五十餘萬文換回舊錢另鑄或照內地制錢每一文重一錢二分或即照回錢體質一面鑄乾隆通寶漢字一面鑄葉爾羌清文及回字並呈據請旨酌定一見在

分路進兵擒賊其喀什噶爾應酌量駐防擬派西安滿兵三百名
 阿拉善兵五千餘名委散秩大臣伯永慶阿拉善公衮楚克管理
 仍留綠旗兵一千五百餘名委提督閔相師酌於城鄉邊界駐防
 臣一面前往葉爾羌查辦其和闐阿克蘇等處情形不同已行文
 舒赫德辦理從之○諭親王達瓦齊曾為厄魯特台吉被獲獻俘
 朕念係外藩宥罪錫爵伊自受恩以來隨從禁近一意抒忱奮勉
 為人尚屬樸誠今聞遠逝深為軫惻著賞給治喪銀一千兩伊子
 羅布扎仍准其襲封郡王○辛未永定河漫口合龍○乙亥 御
 製納穆扎爾三泰雙義詩勒石葉爾羌○先是陝甘總督楊應琚
 奏西陲平定幅員廣大陝西甘肅非一總督所能兼理請將西安
 總督改為川陝總督四川總督改為四川巡撫甘肅巡撫改為甘
 肅總督管巡撫事安西柳溝沙州靖逆赤金五衛裁汰於安西設
 東華續錄 一府安西柳溝二衛改設一縣並駐安西靖逆赤金二衛改設一
 縣駐靖逆沙州衛改設一縣駐沙州安西道移駐哈密安西同知
 移駐巴里坤靖逆通判移駐哈密俱令管理糧餉兼辦地方事務
 歸安西道統屬下部議至是議上得旨開泰著補放川陝總督仍
 駐紮四川令其往來西安稽查一應事務楊應琚著補放甘肅總
 督陝西提鎮營務並聽甘肅總督節制其甘肅提鎮營務川陝總
 督不必節制餘依議

八月己卯諭據參贊大臣毅勇公明瑞奏稱追剿逆回於霍斯庫
 魯克嶺賊眾六千負隅固守時我兵到者九百人整陣奮勇鏖戰
 經歷三時賊眾大敗尋復恃其馬力前來抗拒我兵直前擊斃賊
 眾越嶺逃竄此次打仗我兵陣斬逆賊五百餘人生擒男婦三十
 餘名受傷遁走者無算計獲駝馬牲畜百餘隻等語覽奏我師以

專敵眾力戰敗賊實屬奮勇效力朕心甚為嘉悅明瑞著交部從
 優議敘所有在伊隊內之大臣侍衛官兵等並著明瑞查明造冊
 送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富德奏與阿里交明瑞三隊官兵業
 經會合揀選四千人往追逆回其存留之兵交楊甯管束招降沙
 爾呼勒回人以候調遣等語此奏未至之前朕因明瑞官兵較少
 賊勢尚眾頗慮於懷今既三隊會合兵力倍增如此應機赴節乃
 上天垂佑必獲渠魁之兆佇聞伊等捷音至嚮導等所云巴達
 克山交界有隘口數十里僅容一騎又隔大河止一渡口等語萬
 一賊人脫逃得入巴達克山必不得已即遵前旨撤兵回葉爾羌
 喀什噶爾休息次年再行進剿亦可然終以此時獲賊為上其各
 加意奮勉○乙酉命四川松茂建昌二道加水利銜○庚寅命德
 州衛民校歸地方官管轄○壬辰諭軍機大臣等富德等奏稱追
 東華續錄 一府安西柳溝二衛改設一縣並駐安西靖逆赤金二衛改設一
 縣駐靖逆沙州衛改設一縣駐沙州安西道移駐哈密安西同知
 移駐巴里坤靖逆通判移駐哈密俱令管理糧餉兼辦地方事務
 歸安西道統屬下部議至是議上得旨開泰著補放川陝總督仍
 駐紮四川令其往來西安稽查一應事務楊應琚著補放甘肅總
 督陝西提鎮營務並聽甘肅總督節制其甘肅提鎮營務川陝總
 督不必節制餘依議

折價○癸巳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庚
 子富德等奏臣等敗賊於阿勒楚爾乘勢追剿行至葉什勒庫勒
 諾爾詢悉巴達克山界山足有路僅容單騎過一大嶺與巴達克
 山之村莊相近其北大山內亦有一路可通巴達克山安集延等
 處臣等尾隨賊蹤乘其未入別部落先行分路堵截適賊眾先據
 山麓遂領兵向前衝擊並一面樹旗招降其大伯克等率回眾投

誠逆賊黨集占猶在山頭攔阻而降者益多共計收獲賊眾一萬
二千餘人軍器二千餘件駝騾牛羊萬餘逆賊兄弟以餘黨四五
百人竄入巴達克山臣等酌留公鄂對散秩大臣阿什默特並侍
衛兵丁等管束降回臣阿里袞帶兵追賊富德巴祿阿桂等隨後
策應並先行曉諭巴達克山部落人等令將逆賊縛獻報聞○兆
惠等奏臣等查葉爾羌所屬二十七城村計三萬戶十萬餘口前
噶爾丹策零時每年貢賦交納十萬騰格此外有金稅貿易段布
牲隻等稅雖按則徵收而全完者少舊集占入城額外科斂及逃
竄時又行搶掠回人生計甚艱察情形與喀什噶爾不同見於
本年七月起止交雜糧一千四百帕特瑪各項謀生人等交一萬
二千騰格此後應如何徵收之處俟辛巳年再行定議餘照喀什
噶爾之例其隨賊逃竄人等已種地畝與房屋園林一併交收入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年 九

東華續錄 乾隆五〇

日前路有大戈壁等語特欲懈我急迫之心否則賊人擊其家口
行李應較追兵遲滯何以迅速若此又求我兵稍為遠駐俱屬欺
飾之詞即如從前阿睦爾撒納入俄羅斯森博羅特圖喇既已送
交伊頭目尚以溺斃為詞與此等情節相似再所得降人萬餘若
盡收其馬匹不但益我軍資亦可消其妄動之念或巴達克山稍
有推諉又可整兵進取總之先難後獲事理之常此時殊為慮念
見在辦理情形若何作速奏聞○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德奏
稱伯克霍集斯之兄弟諸子多為霍集占戕害深可憫惻伊此次
亦屬奮勉自效著加恩晉封貝勒仍賞段十端富德等即傳諭撫
慰
九月戊申朔命山西災賑口糧例酌增折價○辛亥晉封回人
鄂對為貝子阿什默特噶岱默特為公餘各升賞有差○壬子諭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年 十

官至葉爾羌大伯克等存者甚少見在惟授為密喇布之托克托
和卓人尙奮勉和什克伯克舊為葉爾羌等城阿奇木伊叔素賈
瑞亦久為商伯克臣等公議將和什克伯克署理葉爾羌阿奇木
事務素賈瑞辦理商伯克事務得旨如所請行○辛丑富德等奏
臣明瑞哈達哈等領兵在巴達克山北堵截賊人逃路派副都統
伊柱等策應有賊前來衝突詢之降回等云此即厄魯特沙喇斯
瑪呼斯臣等帶兵追勦賊二百餘人尙存賊四百餘勢不能支
有宰桑雅瑞得木齊丹巴來投查沙喇斯瑪呼斯臣等惡難道臣等
暫為撫納俟追賊事竣再行查明正法報聞○癸卯諭軍機大臣
等富德奏據巴達克山部落人等告稱霍集占搶掠伊等牲隻欲
逃他處其言更不可信賊人逃入伊等境內必且哀乞容留何敢
加以騷擾看來伊等早與賊通不過令其潛匿耳至賊人去已三

五

察罕郭勒會經致祭嗣後未見舉行請頒祭文香帛令駐紮大臣
 每年春季於烏魯木齊之巴爾哈達致祭等語所奏甚是著照所
 請行除祭文香帛由內頒發交該處駐紮大臣敬謹致祭外其所
 用犧牲品物即於該處虔辦著為例嗣於是年定額林哈畢爾噶
 山祀典二十五年定穆素爾山格登山伊犁河祀典二十六年定
 博羅圖山祀典二十八年定阿布喇勒山塔勒奇山洪郭爾鄂博
 阿勒坦額默勒山察罕費哩木諾爾崆吉斯河哈什河察罕烏蘇
 阿里瑪圖河策集河薩瑪勒河奎屯河祀典三十一年定塔爾巴
 哈台山巴爾魯克山額彬格遜諾爾裕勒雅爾河阿拉克圖古勒
 諾爾額敏河祀典均歲以春秋致祭○設湖南永綏廳學○甲寅
 楊纘緒以不職休致以阿永阿為陝西按察使○丁巳富德等奏
 巴達克山麥都村伯克沙莽蘇爾來見據稱霍集占逃入伯克沙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十一
 穆爾游牧臣等因令追擒勒限回報又據沙穆爾來人賽特多羅
 特告稱巴達克山汗見調沙穆爾協勒霍集占並云素勒坦沙汗
 在阿勒渾楚哈嶺遇霍集占交戰霍集占退住齊納爾小河其地
 通布哈爾薩瑪爾罕鄂漢等三處此時未知擒獲否臣等諭以速
 行擒獻先派哨探兵與伊等同行隨令副都統伊住巴圖濟爾噶
 勒領兵前往諭軍機大臣等覽富德奏沙穆爾來人所告巴達克
 山素勒坦沙追襲霍集占情形設當日派兵窮追賊已早獲此時
 巴達克山若尚未將逆賊擒獻富德等既撤兵轉回來年再行進
 兵亦仍是伊等前往總之道路遙遠朕雖多方指示亦已後時伊
 等惟當應機速辦耳○庚申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
 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德舒奏稱由阿克蘇解來回人於途次被瑪
 哈沁搶掠已領兵追捕今永貴奏伊來京時行至庫車據都司舒

明阿等報稱德舒行至賽哩木之阿勒坦和碩遇厄魯特百餘殺
 傷官兵德舒中槍身故即行文舒赫德選兵三四百名前來伊帶
 領授勦等語德舒本未諳練營伍而所領之兵又復無用朕前已
 慮及命勞三前往協助今竟為賊害雖非禦敵捐軀可比究屬歿
 於國事深可憫惻著加恩照陣亡例交部議卹永貴雖調阿克蘇
 之兵恐亦係裁汰所餘著仍駐賽哩木候勞三同進如勞三未到
 即差人往促若馬匹不敷即於解送軍營之一千馬內酌量帶往
 務將為首之賊解京嚴懲或臨陣勦殺亦必盡殲逆黨前據德舒
 等奏請歸併臺站原以防備盜賊但伊等既經領兵搜捕著照舊
 分設以速郵遞○諭玉素布自駐紮烏什以來辦理諸事實心報
 效著加恩晉封為貝勒○兆惠等奏前因堵截逆賊等逃路遣侍
 衛達克塔納等傳檄霍罕額爾德尼伯克瑪爾噶朗安集延納木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十二
 干等城並布魯特之額德格訥等部落茲據額德格訥之阿濟畢
 遣沙喇庫楚克等來呈稱額德格訥阿濟畢與霍罕額爾德尼伯
 克俱同心歸順並齋呈阿濟畢之書譯文曰謹呈如天普覆廣大
 無外如愛養眾生素資瑞佛之鴻仁如古伊斯干達哩之神威如
 嚕斯塔木天下無敵之大勇富有四海乾隆 大皇帝欽命將軍
 軍前額德格訥布魯特小臣阿濟畢恭祝 大皇帝萬壽今奉
 到將軍傳諭我等情願投誠布哈爾以東我等二十一萬人皆為
 臣僕等語臣等授以答書分別賞給仍勉其協力勦賊得旨覽兆
 惠奏阿濟畢額爾德尼俱恭順可嘉著頒給敕書賜以段匹荷包
 伊等若遣使入覲即辦理伴送來京敕書曰將軍兆惠等奏稱侍
 衛達克塔納等至安集延霍罕見阿濟畢額爾德尼伯克俱誠心
 內附情詞懇懇朕深嘉悅朕為天下共主內外一體凡向化來歸

者皆加以撫育各順其道以安生理爾等如願入觀即可前來或
遺子弟屬人代行亦一體加以恩賞茲以路途不能多齎賜物賞
綵段各二端大小荷包各一對爾等尙其約束所部不享昇平之
福特論○辛酉定道府六年引見例○癸亥 上奉 皇太后自
避暑山莊回鑾○諭朕閱浙江省秋審招冊有頂昌假官一案內
偽造恩照誘賣之王星瞻已經擬斬而受買頂昌之童汝德僅止
擬軍情罪尙未允協大小官職均屬朝廷名器此而可假豈尋常
捏冒行私射利作奸可比其在設計誘騙者固屬法無可道至受
買之犯膽敢知情頂冒徑行謁見上官其弁髦王章不已甚耶卽
使新選典史童汝鵬實在中途病故該犯居然張冠李戴冒其名
而赴任非假官而何尤天化日之下豈容假官儼居民上其情較
之設局騙財者更可惡也且律內行賄得贓諸案並屬與受同科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七
今乃以名器攸關似此妄行藐法者反得曲分軒輊可乎此案王
星瞻係按律定擬而童汝德擬軍又係用例者正所以上下其
手之捷徑也其如何準情定罪使權衡悉當不失名例本意著刑
部詳悉定議具奏本案童汝德並著另行定議具奏○乙丑諭昨
因浙江省秋審招冊內假官案犯童汝德情罪未協已降旨交部
另行定議隨檢閱本律原文益知此案比擬失倫乃用律者之過
非律之自有疑義也律文云凡詐假官假與人官者斬等語其義
可謂隱括明切乃自律註日增而律意轉晦司獄者因註語而誤
會本律又展轉而引用他例遂致強生枝節輕重懸殊卽如詐假
官者卽童汝德也假與人官者卽王星瞻也今一事兩歧皆因例
註滋繁轉易啓文吏奸胥高下其手之弊當綱紀肅清之時內外
問刑官或不敢假借營私逞其伎倆而由此科條疑似使不肖者

得因緣爲奸正復不少其所關於王章民命者甚鉅然同一假官
其中情狀亦自不同有假充頂帶止圖爲鄉里光榮者有冒稱職
官而意在圖騙一人圖行一事者並有敢冒官赴任欲臨民用事
如童汝德之藐視憲典者若非分別等差精研釐正則當輕而稍
重如民命何當重而稍輕如王章何其非彌教協中之義均也朕
矜慎庶獄務在鑑空衡平從不設畸重畸輕之見必使扞法之徒
一一適如其所自取然後罪情無枉而國法不撓稱物平施悉歸
明允所有本條內應行悉心酌議俾較然畫一之處刑部一併分
別定議具奏尋議凡偽造恩札自爲假官或將有故官員憑札賣
與他人及買受憑札圖名赴任者俱擬斬監候無官詐稱有官或
冒見任官員姓名並未造有憑札止於圖騙一人圖行一事犯該
徒罪以下發邊衛充軍犯該軍流遣罪擬絞監候若假冒職官止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七
圖鄉里光榮無所求爲亦無憑札者杖六十徒一年至浙江假官
案犯童汝德頂昌赴任應依律改擬斬監候本省秋審已過請卽
行正法從之○丙寅改甘肅安西鎮爲安西府安西柳溝二衛爲
淵泉縣靖逆赤金二衛爲玉門縣沙州衛爲敦煌縣○己巳 上
奉 皇太后還京師○庚午碩色因病解任以蘇昌爲湖廣總督
海明爲吏部侍郎赫赫爲內閣學士由副都統○甲戌諭軍機大臣
等回城見俱平定應將霍集占等私行徵斂之項嚴行禁止卽辦
事之阿奇木等員亦應如各省大臣之例遇缺補授或緣事革退
則開缺另補至於霍集占族戚等所以留住京師並令伯克爾集
斯等俟撤兵時同來者因恐伊等若仍居舊地必妄生希冀致啓
釁端此正所以保全之道兆惠等此時宜曲加撫慰不可稍有瘡
洩俟霍集斯到京後卽曉示各城回人以中外一家惟知共主阿

奇木伯克不過辦事大員毋許自稱諾顏私收貢賦即阿奇木等
 缺出亦揀選賢員或以伊什罕升補不准世襲章程既定則伊等
 希冀之念自消庶地方可以甯謐著因便密諭兆惠舒赫德遵照
 辦理○諭福祿等奏詳查和闐六城回人共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三戶四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口較齊凌扎布等原查數目缺五千
 四百五十七戶三萬一千二百五十七口等語齊凌扎布等原查
 數目本未確實而後來被圍數月或不免傷損抑係回人等圖貢
 賦輕減隱匿脫漏亦未可定今若有人首告自不便顛預否則不
 必究問著傳諭舒赫德等此時且以停止查辦為妥若日後自行
 敗露亦無難再辦也○命參贊大臣阿里衮留駐葉爾羌○乙亥
 命五城平糶麥豆○命莊浪土司屬戶籽種口糧改給本色並免
 追舊欠○丁丑諭將軍兆惠富德等先後奏報大兵追剿逆賊霍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十五
 集占布拉呢敦抵巴達克山界其部長素勒坦沙告稱遵將軍大
 人諭邀擊二賊見已槍斃霍集占生擒布拉呢敦所差侍衛薩穆
 坦俱經目覩但回部信奉經典從無自擒族類轉送與人之理若
 竟呈獻天朝恐別部落必來滋事是以求免等語已傳諭兆惠富
 德等令即剋期勒兵向索且曉譬順逆以該部落既知歸誠內屬
 理應獻賊自效即以回部舊俗不自相戕為詞則已不應有生擒
 槍斃之舉况慮他日諸部之滋事較此時天朝大兵之壓境其利
 害尤為明白易曉如果該部落即日遵諭獻出則屬功自可告竣
 而庸懦無識之徒或以諸城悉定各部款降似此榮榮通賊何必
 更事窮追致滋勞費殊不知用兵回部原非朕之本意當伊犁平
 定準噶爾悉入版圖而東西布魯特左右哈薩克等無不傾心向
 化何有於花門雜種而必欲為窮兵黷武之事實以逆賊兄弟貢

恩反噬不得不明正其罪以彰捷伐今葉爾羌喀什噶爾均就撫
 綏設官定賦其於回部大局固已全定獨逆賊兄弟尚未懸首藁
 街此皆從前雅爾哈善玩寇債事於攻圍庫車時使已投羅網之
 逆孽復得遠颺跼踟展轉以至今日實為此事罪魁自兆惠富德
 統兵以來堵其巢穴分路進剿屢獲全勝獨惜富德等兵至葉什
 勒庫勒諾爾其時逆賊疲憊已甚即謂我軍馬力稍乏若乘勢精
 選數百騎緊躡其後即可直抵巴達克山協同捕獲何致該部落
 得以藉口此亦因富德等俘獲眾多其氣不無稍懈而明瑞在京
 時朕曾諭以臨陣須當慎重遂致誤會未免少為徘徊耳然此時
 大軍方駐彼地不過買其餘勇即可集事又何所增其勞費若意
 在苟且遷就遽欲買諛稱賀謂可息事甯人則朕斷斷不為也如
 前此阿睦爾撒納已伏冥誅並遣大臣驗實因逆屍究未獻出朕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十六
 即不肯告 廟受賀以為自欺欺人之計此內外諸臣所共知者
 况堂堂大清兵力全盛而回部之賦稅屯田之收穫以及沿途貿
 易城倉積貯儲蓄充裕不獨內地毫無飛輓饋運之勞而陝甘兩
 省蠲賑之恩有加無已閭閻初不知有軍興徵發豈漢唐未明諸
 代疲中國之財力而不能得地尺寸者可比今統計用兵不越五
 年而西陲萬餘里城無不下眾無不降此時仰荷 上蒼福佑得
 以奏茲偉績而人事之因時順應尤不可不善以承之也我滿洲
 風尚素稱醇樸勇往而承平日久八旗子弟多耽安逸偶遇軍旅
 之事轉致不能嫻習朕於此舉正欲訓誨督率之俾習勤勞而諳
 韜略而諸臣中或猶有狃於小利近功不知事機之緩急者古者
 無事之時不廢訓戎講武今以法無可道之逆酋當功有必成之
 事會且可藉以練戎殺敵致果之將材又何所顧慮而竟為浮論

所惑急圖完局貽笑方來也不然則佳兵之誠朕念之熟矣豈尙存好大喜功之見以耀兵威而動遠略耶著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敕諭巴達克山汗素勒坦沙日據將軍富德等奏爾率將軍檄文擒拏逆賊霍集占布拉呢敦具見恭順聞霍集占受傷身故布拉呢敦見在拘禁爾復遣鄂穆爾拜同侍衛等前來以爾等經典擒獲派噶木巴爾子孫不便呈獻致別部落與戎將軍大臣等以霍集占等罪惡再行曉示若不呈獻即日進兵朕爲天下共主內外一體咸加撫育况爾慕化歸誠深用嘉悅惟是霍集占兄弟前爲準噶爾拘禁因大兵平定伊犁釋其囚繫俾居故地自應感激圖報乃負恩背義反將所遣大臣官兵盡行戕害是以興師問罪復敢聚黨抗命肆虐無辜強奪婦女與爾等經教大相背戾朕怨沸騰今年大兵進剿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城咸思歸附一賊恐被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五十七

縛獻先率其黨與跳身遠遁然逆徒數萬直抵巴達克山雖不敢抗我軍威實足據爾土地我大兵撫定各城卽行追襲勒殺無算乞降者萬餘人僅存餘孽以入爾境將軍大臣等非不能窮追直入實體朕好生之心不忍擾害無罪部落朕亦屢諭將軍等暫停師旅故逆賊等未卽就擒今爾乃以阿璦摩羅離心及別部落啓讞爲詞此等情事縱實尙屬未然今大兵壓境卽暫時休息來年必兵馬雲集斯時誰能相助此中利害之重輕自宜熟計至我大國兵力爾等當亦聞知卽平定準噶爾由於傳說若收服葉爾羌喀什噶爾逆賊數萬眾望風奔竄乃爾等目覩者爾素勒坦沙宜中有定見勿惑人言將霍集占之屍與布拉呢敦送至軍前朕必厚加恩賞但爾如果已擒擒霍集占等又何惜而不獻其爲爾部落留養飾詞以對情節顯然此等語將軍大臣尙不受爾欺矧敢

於朕前支節耶此時惟悔縛獻則前事皆可不論今因降救賜爾蟒段色段各二端爾其深思熟計以享無窮之福特諭○開黃河南岸儀封十三堡引渠

冬十月己卯封回人額色尹爲公以瑪木特爲扎薩克頭等台吉餘各加秩有差○丁亥諭用兵爲國家要務賞罰必期明允爲將軍者於一切軍務果能奮往直前身親戰陣何事不可成就此內卽稍有見識未到者朕亦必加曲諒若如雅爾哈善等在庫車圍困霍集占使伊等嚴加防守逆賊安能出走且早已竣事乃伊等並不親臨嚴飭轉似特開一路令其脫逃有此情理乎故將雅爾哈善等問卽行正法參贊大臣乃協同將軍辦事之人將軍思慮所未及參贊卽應指陳若不見聽卽應參奏哈爾阿爲雅爾哈善之參贊解到時亦應正法但參贊職任較將軍究稍有閒是以將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五十七

伊擬斬監候探之以理此次秋審哈爾阿卽宜予勾因念伊父哈達哈見在軍前若有分外效力之處尙可稍存寬宥昨富德等領兵至巴達克山交界遣使索取霍集占當遣額勒登額時達爾黨阿哈達哈豈不宜告請前往與其遺額勒登額何如伊等一行之爲愈哉况伊等皆獲罪之人朕加恩復用爲侍衛遣往效力不但當感激朕恩卽伊自計亦當奮勉乃竟以侍衛自居與眾爲伍不知愧恥實出意料之外此等大關繫處俱未計及哈爾阿尙尙可曲宥耶但朕念費英東扎爾固齊不忍將伊孫同眾犯棄市特加恩令哈爾阿自盡著曉諭哈達哈及軍營大臣官兵等知之○癸巳免助馬口莊頭本年旱災額賦十分之七○甲午申禁燒鍋隴

○乙未山西巡撫塔爾子祭○以鄂爾爲山西巡撫由副都統○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前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議將減死遠

遣之犯改發巴里坤一帶地方安插原因此等人犯情罪本重國

家特推法外之仁俾得屏居寬閒力耕自給而內地積勞擴清物

力亦不虞坐耗乃定法伊始該犯等尙敢悍然藐法中途潛逃其

罪更何可逭已飭總督楊應琚巡撫鍾音等令其卽行按律正法

示眾以昭懲創第念此等遺犯俱由各省改發一時狡計免脫未

必不仍回原處若僅令陝甘兩省官吏嚴行捕治仍屬未周著傳

諭各督撫等通飭所屬實力訪查如有竄回本地者一經緝獲卽

慎選員役押解赴甘令其酌量原犯重輕分別處治俾共知儆惕

各督撫等身為大臣於國計民生所見當存遠大務宜破除一切

姑息目前之陋習使定制可以永久試思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民

生不見兵革休養滋息於古罕有倫比而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生

齒漸繁則食貨漸貴比歲民數穀數奏牘朕宵旰勤求每懷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年 堯舜猶病之歎今幸邊陲式廓萬有餘里地利方興以新闢之土

疆佐中原之耕鑿而又化兇頑之敗類為務本之良民所謂一舉

而數善備焉者孰大於是儻復不知大體惟以縱釋有罪為仁足

終使良法不行而奸徒漏網益眾朕期望封疆大吏之至意乎

著於各該省奏事之便將此詳悉傳諭知之○復設甘肅甘山道

○己亥諭雍正五年恭值 皇考五十萬壽因會試舉人請於京

城寺廟設立經壇以申祝頌欽蒙 頒諭禁止並 敕各直省督

撫毋得因 萬壽進獻玩好 聖訓有云朕心惟以民安物阜為

美薦賢舉能為貴儻督撫等秉公察吏實心為國行一利民之政

勝於獻希世之珍薦一可用之才勝於貢連城之寶仰見我 皇

考恭儉聖德實為萬世訓行朕嗣服以來屢諭各督撫等不得於

方物之外別有進獻諒內外大小臣工無不明體朕意開歲八月

為朕五十誕辰惟恐臣僚中或以萬壽聖節欲購覓珍奇共申祝

嘏其各省士民或有設立經壇建立碑亭之事非先期詳悉傳

諭必將競事浮華徒滋糜費甚非所以勵官常惜物力也朕心深

所不取其飭禁之至在籍年老諸臣如尙書沈德潛侍郎錢陳羣

等若以隨班叩祝跋涉遠來亦非朕優體老臣之意况歲辛巳恭

遇 聖母皇太后七十大慶以新春敬奉 安輿時巡南服諸臣

就近迎 鑾相見不遠又何必僕僕道路為耶著將此通行傳諭

知之○庚子富德等奏到巴達克山索勒坦沙蘇逆賊霍集占首

級全部納款捷音諭將軍富德等奏報巴達克山索勒坦沙奉檄

拘禁逆賊霍集占等於柴扎布嗣因霍集占欲與輝都斯等部落

暗行攻襲當將霍集占布拉呢敦勒殺呈獻霍集占首級並看子

逆屍人等隨經驗看明確馳送京師等語前此大兵平定準噶爾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年 各部悉入版圖而東西布魯特左右哈薩克無不傾心向化獨逆

酋霍集占兄弟孤恩反噬不得不興師問罪雖葉爾羌喀什噶爾

等城以次撫降設官定賦將就歲事而兇渠一日不獲則軍務一

日不竣是以旁午軍書焦勞籌畫並非好為窮兵黷武之舉自將

軍兆惠富德等勵眾選兵先後追勦屢獲全勝賊勢愈蹙安集延

與巴達克山諸部共知感仰恩威歸誠恐後今既捧檄自效逆首

授首從此邊陲寧謐各部永慶安全露布遠聞此皆仰荷 上

蒼福佑 宗社鴻庥俾朕得續 皇祖 皇考未竟之不緒惟益

勵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冰兢此意當與中外臣民共之茲當

殊勳克奏茂典應修 郊 廟告功益申昭報時當長至朕方躬

祀 闕丘其教所司敬事受釐宣捷之忱載諸祝冊用申懇款恭

惟盛京 三陵禮應親詣叩謝但以序屆冬寒恐勤屬車之取特

遣親王前往恭代 東陵 西陵即擬親赴展謁而計程往返適屆 慈甯萬壽慶辰敬以明年獻歲諏日親詣行禮然終不足以抒積悃擬告祭 太廟之日朕親行展事至 方澤 社稷照例遣親王恭代冬至次日朕恭詣 皇太后宮行禮亦於表文內增撰武成慶語其御殿頒詔諸儀一併舉行既以循令節而迓崇禋卽以慰 慈懷而布溥惠其餘一切典禮各該衙門查例舉行將軍等凱旋至京師朕當親臨郊勞念我大臣官弁等敵愾奏功勳施懋著酬庸論賞應備恩榮將軍兆惠已晉公階並疊賜章服其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以示寵異將軍富德著晉封侯爵並賞戴雙眼翎兆惠富德著再加授一子為三等侍衛參贊公明瑞公阿里衮並賞戴雙眼翎舒赫德及在事大臣官員均交部從優議敘兵丁之在行陣者賞給兩月錢糧其葉爾羌等城兵丁並賞錢糧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一月爰著策勳之令典益昭綏遠之鴻猷將此通諭知之○封回人額敏和卓為郡王賞玉素布郡王品級○教諭巴達克山素勒坦沙曰將軍富德等奏爾擒獲逆賊霍集占布拉呢敦因鄰部生心俱行殺戮遣使請驗逆屍函首以獻全部歸降願為臣僕恭順之忱深用嘉悅俟爾使至京自必優加賞賚茲以降敕賜爾蟒段四端其爾處所居之阿布都海里鄂斯琦俱受逆賊信任附和為惡將軍大臣等奏請諭爾納朕念伊等尚非霍集占之負恩反噬可比爾等若以業經誓約乞其餘生朕亦加恩賞給但此二人在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回人中頗著名字爾遊牧相近當嚴行約束毋得潛逃生事致有乖忱爾與所屬其善自為計以永荷將來之恩澤特諭○予故湖廣總督碩色祭葬諡恭勤○辛丑以平定準回兩部用兵始末並 御製開感論宣示中外諭巴達克山

索勒坦沙等歸誠逆賊霍集占授首於辦理回部固告成功而平定準噶爾全局亦於此大定昨已降旨宣諭中外王大臣等恭逢國家景運昌隆殊勳捷奏當與朕同心感慶敬迓 天庥而朕於頒師奏凱時回念前事轉深祇懼非僅為履滿思謙之虛語也準噶爾一部久外生成自我 皇祖 皇考屢興捷伐未既厥緒前杜爾伯特車凌車凌烏巴什等方款關內附在庸庸無知之徒生際昇平日久方皆狃於便安謂可拒而不納殊不思堂堂天朝撫馭方夏如達瓦齊之蠢然一物縛至京師以降王蒙養數載亦朝臣所共見者豈有儼然視如敵國至不敢受其降人之理然彼時朕以任事乏人尚未即決策興師也厥後阿睦爾撒納等各部來降者叩關接踵實繁有徒於轍固有難辭而處之偏隅又足為喀什噶爾貽患勢不得不經理遊牧返之故地且 上蒼錫祚垂禧予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以經畫邊陲之事俾朕繼述我 祖宗未竟之志事而朕敢惑於浮議不勉思敬以承之乎今統計用兵不越五載內地初不知有徵發之勞而關門以西萬有餘里悉入版圖如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撫定覓在巴達克山諸部落皆知獻俘自效捧檄前驅以互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即朕始願亦不敢望其遂能至此也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久安長治之餘亦勢所必有然憂盛危明正當動色交儆此番遐方綏靖我將軍參贊以及一介執戈之士無不得矧行陣於國氣人才深有神益然非朕力為振作信賞必罰以淬勵之其誰不畏難苟安而坐希無事之福乎今即飲至告功而日有萬幾宵旰曠谷又何能自釋故事之懷有一日之可逸者即前此軍務方殷運籌乙夜曾不廢令節燕饗之文憂愁二字朕

惟於望雨憫農用之於軍務亦未至於憂愁困苦如眾人之所畏者茲雖大告武成亦惟永懷國易思艱以為昭受凝承之本又豈可恣意求逸耶然如去冬兆惠深入回地猝爾被遮設非朕先時各路派兵運饌在道何由集事神速便若轉圜此一節朕不自謂洞燭先幾而深荷 天地 祖宗眷佑默膺朕衷實極於懷於此益信 天人感應之符捷如影響而欽承 景命我君臣當益交勉之軍營在事諸臣昨已加恩優敘至同朕辦理軍務者惟大學士傅恆與朕一心日夜不懈前因伊犁平定賜加雙公奮涕泣固辭今伊子福靈安尚非披堅執銳之歲而即能奮勇行陣屢著勤勞實極朕望著賞給福靈安頭等侍衛以著酬庸之典大學士來保年近八十行走不懈及諸軍機大臣官員日夜隨侍候報鈔錄一切均著勤勞大學士傅恆來保及軍機大臣並軍機處行走官員著交部一併議敘仍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 御製開感論曰夫人情有所弗繫於懷者則不能無感况西師之役決機於午夜之密勿馳檄於絕域之阻關語言泮不相同風俗異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故事以問明理以答晰因倣四子講德之遺意作開感論其辭曰有春秋碩儒者是古卑今循規蹈矩喜寬衣博帶如魯諸生厭突梯脂韋若楚公子聞信天主人欲有所締構捷伐雖不敢面折其非而每退有後語也既而定伊犁俾名王成 舊志闢新疆兵不血刃而歸馬於華山之陽乃造於臻成大夫之席曰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之憂有日矣夫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不祥其理莫駭今所見者迥異乎所聞則是秦皇不必築長城而漢武不必悔輪臺也大夫曰子不聞長卿之言乎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無何阿逆叛羣兇應如螞如蟻曰梟

曰獍斷驛擄牧畜皆以逞一二隻行野宿者或致戕其身命於是碩儒復過大夫之間曰如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訝宜亟罷是役禍庶少輯大夫曰子姑俟之於時師重遣渠遠眺順者撫逆者勦於是喀爾喀有青滾雜卜者標狡愈回之驛獍也以收杜爾伯特四部時曾賈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以煽惑眾喀爾喀且欲私通阿逆之醜虜阿逆既竄罪人斯得喀爾喀眾以休以息然彼時將帥之臣追阿逆於哈薩克為其所賣同時準噶爾宰桑之在役者皆習為盜而慎軍詐者也見而輕之既罷役則相率為亂欲復其舊制而私為我臣是和起被欺於關展兆惠戰出於濟爾哈朗之所因也碩儒曰吁是蓋禍結兵連吾不知何日之息肩矣爾其重整四甄夾攻兩路阿逆復自哈薩克竄歸適遇我師又倉皇而遁去蓋自是哈薩克亦面內歸化欲助我以擒阿逆而阿逆乃隻身入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五十 五

俄羅斯境竊極伏冥誅之故也豺狼不可以犬豕畜鴟鵂不可以鷄鳴育是反覆喜亂之徒再存之再不知感且殘賊為奸焉是惟翦刈灰滅之而已更不可以仁義化遷乃欲姑息了事者又以為不殺降人夫不殺降人可留降人之馬而與之足力以受其愚則大不可滿福之遇難以及助二回首與我抗衡皆此沙喇斯瑪呼斯二鄂拓之所構禍也至庫車之擄勦實倚賴於逍遙更將申律旗鼓一新遙長驅直入而功垂成於崇朝黑水之守主客眾寡之勢雖愚者亦知其漂搖以三千餘人敵數萬眾而按穴得米掘井得泉賊統著木取鉛丸數無萬反以擊賊無不中賊之首豪於是兩軍相合賊乃遁逃及窮追異域駐旅馳檄獻稱臣遂成耆定之功高臻成大夫乃進春秋碩儒而詔之曰兩大部落不為不強周二萬餘里不為不廣五年成功不為不速前歌後舞不為不祥

子徒見始事之秋選懦畏蒞者之騰口是所謂人然亦人否亦否者也且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之於天非霜雪則萬集煩鬱之氣不盪滌非雷霆則四時煙鬱之氣不宣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警伏懲創不敢抗干是以詰戎揚烈益當處於重熙累洽之年也子獨不見達瓦齊之憤憤乎設云事慎首禍禮不納叛是儼然以外夷弑君者為敵國豈不卑我君哉碩儒曰豈謂是哉陽舒陰慘生民大情離憂合歡品物同性絕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損兵折將無補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謂執迷而不悟者矣成大事者不顧小謀圖大全者甯辭小害示應於近者遠有可察託驗於顯者微或可槩且子亦知損兵折將之由乎彼或內怯於心外受人給決機不審遲疑擿墮而自貽伊悔豈主人之學哉若夫虎臣烈士折衝宣力馬超躡足姚期攝憤渴賞捐軀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部永靖並及其鄰哈薩布魯圖文身無不內屬慕義歸仁鳩膺爰建千古未聞若子者所謂我麥未辨安足以知我信天主人哉主人乃召大夫碩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夫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故粵死猶不逆時氣而奉若者豈可恃力而誇張且屢危而屢夷愈變而愈康鉦鼓一動遂定二方鑿空二萬餘里蕞事五載已央使畏難而中輟未必不致禍而受殃浮議者方且謂老成之言滅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復之上六曰迷復有言今得以利用禦寇由頤有慶是不亦大幸乎夫獲此幸者宜思何以獲此幸於吳蒼方將兢兢惴惴懷皇皇隕越是懼奚暇計二子之短長也哉○諭軍機大臣等昨論兆惠富德等與霍集斯偕來並將應行入覲回人一同行走使之不疑今大功告成霍集斯不無覬覦率同入覲更宜慎之又慎方合事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倍重而續緒者亦倍艱今以數載間運籌決策之勞克全我兩
 朝捷伐綏遐之略反衷自問差可無負 燕貽者當在於是固非
 好大喜功之為見也我 皇祖聖德神功超越萬古裁定殊勳炳
 於史冊廷臣請上 尊號尚未允行乃者關門以西迄乎大漠雖
 通互古未通之境究以國家全盛餘力及之視當年之事會稍稱
 刻難中輟者其緩急輕重固不可同年語矣然方其罪人未得朕
 斷不因盈廷畏蕙輒事苟安若逆渠既獻誠告功則國法用申而
 軍威自無可極是以富德捷奏尚請追索鄂斯瑪阿布都海里二
 人以絕根株朕以成事已成即傳諭飭止之固不能惑於築室之
 謀亦豈或蹈夫佳兵之戒所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其所當止無
 成心也茲功成事定惟欽遵 祖宗之成法益深兢業耳所有王
 大臣等加上尊號之請不必行敬惟辛巳歲恭逢 聖母皇太后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七

七十萬壽慶辰鉅典鴻儀舉行伊邇茲以膚功既奏上慰 慈懷
 已於長至節宣表稱賀推 恩展禮稠疊便蕃其崇上 徽稱宜
 以普天 大慶時敬謹恭擬再行奏請 懿旨諸王大臣其明體
 朕意○諭此次進兵以來霍集斯伯克抒其所見隨處盡心協助
 將軍大臣等成功甚屬可嘉著加恩封為郡王品級貝子鄂對前
 在和闐甚屬奮勉而此次又甚勤勞著加恩封為貝勒品級○癸
 卯命湖廣四川各撥局錢協濟甘肅○甲辰諭外省大計八法官
 員均關激敘大典內除貪酷二款既有實蹟例應特疏題參另行
 審結其年老有疾罷職無為才力不及等款尚屬見聞所共知至
 不謹浮躁官員向來參本內俱未將其何事不謹何事浮躁一一
 聲敘此內或有公事本屬無誤而節目偶爾疏闊才具尚 為
 而氣質不無羸率此等人員其才未必不堪造就上官不能舍短

取長但以意見不甚相洽遂槩登之白簡固屬可惜甚或該員平
 日本有敗檢踰閑而該督撫意存瞻徇僅予避重就輕藉藉此為
 周旋劣員捷徑者均非整飭官方之意嗣後三年計典內如有不
 謹浮躁等官俱著確按實蹟詳悉登註不得籠統參劾以昭慎重
 著為令○命洪澤湖連北土隄改建甌工
 十一月辛亥以平定回部頒詔中外○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
 學碑文曰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
 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者
 則賴 吳蒼駕貺神運幹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天
 者昌逆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閒兩勦並集
 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劫劬以底有成荷 天之龍在茲畏 天之
 鑿益在茲爰敘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無何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七

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己事時也人心未定
 佐饗者嘗一域肆狂萬狙應響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
 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為退守謀然予計其
 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既而
 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
 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為準噶爾所拘於阿
 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布
 拉呢敦歸葉爾羌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
 撫其在伊犁眾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
 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即收
 其餘眾竄歸壽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略見梗
 槩茲不復紀紀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會遣

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攜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悖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效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眾逆渠懼而免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債贖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勒準夷餘黨至布魯特部落已款服其眾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羌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奪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回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妄擊後隊之馬適至夜擄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麀驚遁而保應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回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之酋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瑞一邀之於羅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勒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擊其妻孥及舊僕僅三百人入巴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元

迹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散甯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兜渠函首露布遙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為不廣屬國不為不多惟慮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展轉輻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矢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二酋僭德始亂為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既平蕞爾奚屑徐議耕開徐議戍設以噢以咻伊予本懷豈其弗戢圖彼藐回彼回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狙始攻庫車偵獲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為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龍和闐傳檄以定肉袒羊羣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強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猶能守黑水築堡開信達都為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救速援人同怒心會不兩月賊境偏臨賊境偏臨彼復微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撻大駭大膽如虎搏免案角隴種誰敢回顧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獲而受林憂利厥輻重無遺盡掠遣其都丸遂來獻誠詎惟獻誠並以稱臣捧齋表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鈔温馬鬣鼓露布至都正逮初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元

陽 慈甯稱慶迓歲迎祥 郊 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
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喜功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
之以文戡亂為義撫眾惟仁布惠施恩寰寓共喜古不羈廢今為
臣子疆闕二萬兵出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勒石大成殿階階
前 御製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曰與指回始肇自天方又
名默克一日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皆髣髴所傳弗詳惟我
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昔強冥頑弗下恃厥險
遠實梗化者狃猶其眾豺狼其羣以回為羊役以耕利其善賈
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衛
拉是懼繭絲奚堪溝壑已遠有面內心其何能訴準夷既平羣回
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遺厥酋歸撫爾土田生死口骨詎疑變
遷詎疑變遷德竟怨報助我叛疆我使報是用興師聲罪致討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五

乃敢抗顏蜩螗謹課既侮厥外宜安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憤殺
人為戲奪妻為穢大失眾心無不怨背三道並發四甄齊攻首知
弗支自携一空廿日之前駭走無蹤爾雖無蹤我追應窮酒酒沈
沈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域異域畏懼舉旗助力腐鼠莫遁
遂來獻馘二酋既殲諸回永靖設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曉
戰夜偵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諸回為準夷臣今語鄰封曰天
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若辛藝爾稷黍爾子孫在昔已已爰平金
川茲定回部亦已卯年歲符理紀瑞疊祥駢持盈保泰惟懋慎旃
勒石葉爾羌城 御製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勒庫勒諾爾碑文曰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勸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
而終逸壯者之所劬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疆二酋戰無
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閒眾將士之力也然

予亦有所深慰於其聞者則以五年劬劬宵旰運籌狎至實未敢
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乾賦慰 先志且以免浮
議之指斥也葉什勒庫勒諾爾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
巴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
獻馘振旅以成茂勳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
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眾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纥以招
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
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駭突而喙息也先是噶之於霍斯庫魯克襲
之於阿勒楚爾無不以少勝眾批亢擣堅桓桓之士真如驅虎豹
而逐狸兔纏頭碩鼻者流皆惶惶跟跟見即辟易也是以先聲異
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擣重輜而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巴達
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五

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卒歲事而告成
功則亦未為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羌之碑辭不
復綴也特紀耆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勒石諾爾上○
戊午兆惠等奏報霍罕額爾德尼伯克將所屬安集延瑪爾噶朗
納木干霍罕等四城歸附並齊哩克布魯特及額德格訥布魯特
阿濟畢等人眾遣使歸誠○辛酉諭陝甘總督楊應琚籌辦軍需
循照大學士伯黃廷桂規畫章程俱能實力經理所辦凱旋馬匹
措置尤為妥協見在西陲善後各事宜正資協心襄事著加恩晉
階太子太師以示優獎○癸亥命庫車屯田○甲子再加甘肅河
東河西各屬折賑價銀○命湖廣江西搭運通州倉米兌存浙江
江蘇備用○建關展等處倉堡○丁卯晉封公扎拉豐阿為貝子
封散秩大臣薩喇爾為伯○己巳命海明馳赴葉爾羌協同舒赫

德辦事以恩不署吏部侍郎由工部侍郎兼署○調蘇崇阿為江蘇布政使台柱為河南布政使以崔應階為山東布政使調蘇爾德為江西按察使以王檢為安徽按察使由兵部選○壬申定直隸州知州六年引見例○癸酉申命釐正文體○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奏稱大兵凱旋霍集斯告請同行入覲看其情形尚無他故前因霍集斯知額敏和卓已受王封而已尚為貝勒故仍稱為伯克且向舒赫德飾詞謂烏什原無貢賦恐難信任是以密諭兆惠帶領來京今伊既懇請同行且去年葉爾羌被圍殊為勞苦此次往巴達克山亦頗效力自應加恩但仍令其居於舊地究屬未便俟伊到京時再酌量從優安插伊子漠咱帕爾起程亦不必照解送厄魯特宰桑之例仍與前此入覲一體辦理伊性好猜疑恐其驚惶滋事舒赫德等當善為慰遣昨命傅景來京即令其沿途護送務期妥協霍集斯其餘諸子作何辦理亦著具奏○命京官豫支來年俸米之半以平市價

十二月丁丑朔再撥湖南米二十萬石於浙江備賑○己卯授富德為領侍衛內大臣○庚辰准佐雜官由本籍赴任借支養廉○辛巳諭各省學政釐正文體○參贊大臣舒赫德等奏酌定和闐六城賦稅一收穫穀石應照各城十分取一因甫經平定酌量減收俟來年另行定數其塔哩雅沁地畝所出與佃人分半收取即照舊例辦理一所產玉石視見年採取所得交納一採金三百戶每年照舊例交金六十兩一交納騰格錢文因六城生計未裕定為一萬二千騰格俟三十年後酌量加增以四千充官兵三百員名鹽菜之需以七千七百分贖各城伯克及譯經支用餘三百流轉備用一貿易之伯德爾格等十戶應交金十兩請俟商人通行

後再行交納一六城官果園七處既被賊踐踏基址亦小請賞給各城伯克一和闐難得銅鉛向俱藉葉爾羌等處錢文行使見在咨取內地匠役在葉爾羌鼓鑄俟鑄出時酌量撥解得旨如所請行○甲申封 皇六子永瑤為貝勒出嗣慎郡王○諭皇子教育宮中俱服四團龍補服及分封之後其服用各視見在爵秩第念皇子年屆受封豈必樂庸王爵自親王郡王以及貝勒貝子公秩分五等惟朕所命但皇子等均在內廷自不與外廷宗室同科彼兄弟同懷聯序之間亦未宜以章服等差致生形迹嗣後皇子分封所有俸稍官屬各依封爵外其一應章服著仍照皇子時服用如此則儀制既為允協而諸皇子兄弟間亦不致稍存意見我子孫億萬年應奉為令典著將此旨錄存上書房及宗人府以昭來許○辛卯命湖南於撥運浙江米三十萬石外再籌接濟○壬辰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諭御史羅典請定市肆米價史茂請禁花檔小唱雖各以民生風俗為詞而其實於事理俱未明曉今年夏間得雨日遲恐米糧易致翔貴先經發倉平糶以裕民食及甘霖霑濡大田仍獲半收惟節候已晚自不能致豐稔市價未即平減職此之故然使非六月內得蒙甘澤物價之騰躍伊於何底迨時屆冬令復就各廠接糶麥麩豆石草束並豫借三品以下京員俸米俾糧石充裕市價不得囤積居奇所以酌量調劑之法不過如此自開倉以來糧價每石減銀二三錢不等此人所共知者若該御史所奏市肆貿易米麵定以升斗限以價值無論市價不貳早為子與所議物理斷不可行即專為博減厥價而論亦恐販賣居奇者愈得因緣為奸而貧民何從得濟國家令行禁止固無所不可至以米價強勒市人則初無此政體羅典乃欲援鹽法以例穀數則又所謂遁辭知其

所窮耳至史茂欲禁止小唱而張皇其說以為色飛淫蕩關繫風俗人心云云言之尤為太過此等不過俳優賤技逐末營生之一類如果在地方生事滋擾本應隨時究治然京師地當輦轂理大物博為五方歸極之區若紛紛躡躡徒使胥吏乘機多事為累不淺且由此推而極之如古所稱衝歌巷舞者果一一盡干例禁乎又查禁不已必致改業今日花檔明日彈詞說書以至手技口技何所不至亦不能隨蹤跡盡舉而繩之以法立政去其大甚不尚煩苛二摺所見略同均屬不知體要著將原摺發還並通行宣諭知之○甲午冊封 令妃魏佳氏為 貴妃慶嬪陸佳氏為 慶妃穎嬪巴林氏為 穎妃貴人博爾濟吉特氏為 豫嬪○內閣學士王鳴盛因事降調○丁酉嚴禁緞段錦緞出洋○琉球國王尚穆表謝冊封並進方物○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數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年

臣 王先謙敬編

臣 周濟蕃恭校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春正月戊申諭來歲恭逢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今年為朕五十誕辰仰荷 上蒼福佑西陲大武告成本年八月著舉行恩科鄉試來歲三月舉行會試○以西師凱旋再免甘肅來年額賦○命撥甘肅鞏昌等四府州倉穀十餘萬石於附近災屬備賑○庚戌命烏魯木齊屯田○癸丑增給京師五城煮賑各廠米石○乙卯霍罕額爾德尼伯克等遣使入覲○丙辰巴達克山素勒坦沙等遣使入覲○定邊將軍兆惠等回送逆回霍集占首級並俘酋捫多索丕等至京○丁巳 上御午門樓行獻俘禮命霍集占首級懸示通衢捫多索丕等罪○己未布魯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年 特阿濟比遣使入覲○庚申諭據周人驥奏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請設法限制等因一摺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國家承平日久生齒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計難以自資不得不就他處營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豈有自舍其鄉里田廬而樂為遠徙者地方官本無庸強為限制若其中遇有生事為匪之人則在隨時嚴行查禁不得以一二敗類潛蹤遂爾因噎廢食今日戶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過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養無籍貧民即如見在古北口外內地民人前往耕種者不下數十萬戶此孰非去其故土者然口外種地者衣食漸多饒裕固難執一而論也西陲平成疆宇式廓闢展烏魯木齊等處在在屯田而客民之力作貿易於彼者日漸加增將來地利愈開各省之人將不招自集其於惠養生民甚為有益若如周人驥所奏有司設法禁止

不但有拂人性且恐轉滋事端否則徒為增設科條而日久又成故事封疆大吏當通達大體順民情所便安隨宜體察備有流為盜賊如川省囑匪之類則實力懲治毋使養奸貽累既不絕小民覓食之路又可清閭閻盜賊之源斯兩得之著將此傳諭湖廣江西四川各督撫令其妥協辦理○壬戌命在京安插回人另編佐領○庚午傅琦以不職革職以顧濟美為雲南布政使調永泰為四川按察使以索琳為山西按察使由歸殺○辛未參贊大臣舒赫德等奏據薩納珠卡座送到土伯特使人達什佳木撮等十人稱係拉達克汗所遣齋書呈送臣會同大臣官員等傳見達什佳木撮云我係管轄右界五千戶頭目聞大兵平定回部特率書稱賀請通貿易以番段回帶為費臣等宣慰筵宴訖授以復拉達克汗書及蟒錦段匹並分賞來使段布令其起程再查見在回部安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五十一

靜其布魯特密罕安集延瑪爾噶爾等貿易之人絡繹不絕臣等照舊例收稅數次後回城伯克等懇告云舊例收稅稍重彼時牲隻價賤尚不甚累今逆酋擾害之後葉爾羌喀什噶爾羊一隻價至十餘兩肥馬一匹價至五六十兩商賈未免觀望不前所舊減收俱係實在情形請將回人買來牲隻暫改為二十分取一外來商人牲隻暫改為三十分取一其餘皮張段布仍照舊例收納報聞○乙亥諭御史吉夢熊奏經筵事宜一摺所言是非參半其中

有應行採擇者有事不必行且已屢經降旨飭禁者如講官係朕簡用大員經筵講章本應自行撰擬期副獻納論思之義乃故事相沿竟有由翰林院循例屬稿者朕於講官呈本時尚為研討折衷著為經書二論務在自抒心得而侍案數陳者願以成言誦習聊為塞責可乎該御史所奏實為近理嗣後將此明著為令至稱

二十二史通鑑綱目諸書內有關治道者應俱令其進講一條此則可以不必帝王有密單心緝熙典學豈專恃此每歲春秋兩舉之文特以典禮崇重必與廷臣面詢稽古乃足懋昭勸學親賢至意夫經書義蘊畢賅天德王道之大端實為兼貫初無待旁及史鑑以浩博相誇且朕幾餘披覽於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研窮往復見在白頰發正史之外於通鑑一書特敕儒臣分條修輯彙冊陸續進呈朕精研訂正凡中有所見必親加評騭務期理明事覈以成善本若僅於進講時敷衍一二則以為甄綜史事無論挂一漏萬徒為具文正昔人所謂一部全史從何處說起者也又稱講章在於簡約不必以駢麗為工云云此則向來久經訓飭之事即如殿試策內士子多用頌語朕以其無關實政向令一切屏除况講筵自有體裁何取冗詞長語以富麗為工前諭諄諄講官當所素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五十一

悉向後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光鉅典是用別白宣示俾中外共知之

二月丙子朔賜霍罕額爾德尼伯克敕諭曰爾遠處邊陲聞大兵平定回城逆賊逃竄信息即募化歸誠請擒賊自效遣使入覲深可嘉尚來使等俱安善至京朕加恩召見頻申宴賚賜爾段匹器什若干爾其祇受又賞來使及從人服飾器用銀兩有差覽爾奏內有未盡之詞俾使人面陳等語今來使等並無所請朕故未有他諭但爾部落素被準噶爾侵擾今既為朕臣僕自必加恩撫恤爾其約束所部永享無疆之福護送爾使之索諾木車凌等仍有面傳諭旨爾其知悉賜巴達克山素勒坦沙敕諭曰爾遠處邊陲誠心向化擒獲逆賊霍集占布拉呢敦呈獻屍首願以全部為朕臣僕又遣額穆爾伯克巴圖爾伯克入覲恭順之忱深可嘉尚今

承使等俱妥善至京朕加恩召見頗申實責以爾等誠有勞特賜
 綉段文綺衣服器什若干爾其祇受並賞來使及從人等服飾器
 用銀兩有差從前準噶爾侵擾爾等部落今既為朕臣僕自必加
 恩撫恤其循爾舊俗以安生理約束所部永享無疆之福至來使
 奏稱爾部落人等恐以舊集占之故致啓爾鄰封等語舊集占貢
 恩悖逆遠邇咸知兄已就擒朕諒爾部亦未敢妄動爾向來若與
 鄰封有隙當自行辦理或果因舊集占啓釁可呈報駐紮葉爾羌
 大臣俟查辦護送爾使之明仁等仍有面傳諭旨爾其知悉
 賜布魯特阿濟比博羅爾沙呼沙默特齊哩克卓爾瑪特等敕諭
 曰爾遠處邊陲開大兵平定回部巴達克山呈獻逆賊屍首即募
 化歸誠遣使入覲深可嘉尚今來使妥善至京朕加恩召見頗申
 實責賜爾段匹器什若干爾其祇受又賞來使及從人等服飾器
 用銀兩有差爾部落素被準噶爾侵擾今既為朕臣僕自必加恩
 撫恤爾其約束所部永享無疆之福再代爾入覲之使人諸凡安
 協當加以愛惜爾其知之○命水師官員迴避本省○丁丑諭御
 史朱丕烈參奏覆勘試卷大臣秦蕙田等徇庇不公一摺經朕詳
 悉而諭並特派大臣等會同軍機大臣提取各原卷逐一詳加覆
 對今據覆奏有該御史原經籤出而覆勘大臣誤行指駁者江西
 省汪其度一卷未經列入奏單者湖北省陶大朋廣西省蕭鼎揆
 二卷秦蕙田等既經司事覆勘乃未將原勘官籤出各條應存應
 駁及應行聲明之處悉心分別查辦答本難辭至摺內所稱職徇
 考官鄉情世好為本生巧為開脫之處則見在細覈各卷如考官
 錢維城王鳴盛錢載等勘過試卷內其處分已有部議應行降調
 及刑俸數年者即摺內所指各條亦並無所加損是該御史

所參俱無確據朕復召入面詢該御史亦不能更指其非此其溼
 涓較然固非此次派出大臣所能稍為偏袒並謂停中立如和事
 老人之為也但應勘一事向來視為具文以致舉子應試考官衡
 文無由大彰懲勸以至士子習尚紛歧罔識行文正鵠不得不亟
 為釐正是以詳定磨勘條例然舉行伊始朕本慮實不過欲去其
 太甚俾知警覺提撕豈必逐字逐句加意吹求致獲簡者無一自
 全而典試者盡干吏議斯不已太甚乎然考官銜命掄才既優其
 廉簡路費又復獲爾許桃李即試卷有疵若罰俸停升之類實所
 應得設致罷官降調朕必曲宥此中自有權衡若官官相護即此
 罰一年兩載之俸亦必冀為開脫則不獨覆勘者罪所難容即考
 官等朕亦豈能寬貸今秦蕙田等既無此等情弊則疏漏各條所
 謂公過非朕所深惡矣朱丕烈以心疑或然之語彈劾屬虛朕亦
 不能為之匿其所短正所謂瑕瑜各不相掩者也况直省硃墨卷
 汗牛充棟不但秦蕙田等三四人之力未必精覈無遺即自謂悉
 心推勘如朱丕烈所分止有數十卷設令再派大臣為之檢校伊
 能自信更無挂漏乎明季科道惡習專以黨援抨擊為務遇事交
 章傾軋而九列中又或各樹私人互相報復固由駕馭失宜所致
 而臣工中各自便其門戶之私不惜害及朝章固是其所關於治
 道者甚大朕心存炯戒網獨攬務期朝宇肅清諸臣中諒不敢
 稍生狎玩之見即有此等伎倆亦何所復施今應勘一事嚙嚙不
 已然杜漸防微其端實不可長所有覆勘疏忽之秦蕙田觀保錢
 汝誠著交部議處御史朱丕烈所奏不實亦著交部議處然若因
 其參劾大臣而該部遂有意從嚴思以箝制言官之口更難逃朕
 洞鑒將此通行傳諭中外知之○禮部議准山東按察使沈廷芳

奏 嗣帝原盛壯穆實與功德未符順治九年加忠義神武之號
名稱雖盛諡法未更今際武成大告式荷 神庥請加更正得旨
用神勇○辛巳命直隸留北倉米十萬石於河工備用○定軍流
人犯著赭衣○壬午 上御經筵○癸未 上啓鑾謁 東陵○
丙戌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賢皇后
陵奠酒回鑾○戊子諭回眾人等昨因烏什回人等訐告霍集斯
父子苦累部眾侵漁貢賦經辦事大臣等具奏朕以霍集斯輸誠
效力所有過失皆從前陋習若遵行治罪心有不甘仍令其管
轄所屬則上下猜嫌必不能相安無事即如準噶爾人等亦因聚
斂成讐上既陵虐下亦憤恨互相侵噬以底滅亡可為明鑒因將
霍集斯父子優其廩祿安插京師而各城頭目亦自知所懲創悛
改舊習但恐愚頑無識之徒因此遂長刁風撫拾已往之事公行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六
告訐或伊什罕等圖得阿奇木之缺或所屬人等妄生事端挾制
該管大干法紀嗣後有似此者非但不行辦理仍究明情節重治
其罪斷不寬宥爾等知此惟期上下相安勤於生業勉為良善永
享昇平尚其敬聽無忽○壬辰以溫福為內閣學士由內閣侍○
癸巳 上還京師○丙申 上啓鑾謁 泰陵○己亥 上謁
泰陵回鑾○以兆惠富德為御前大臣○辛丑增童生歲科試五
言排律詩○壬寅定邊將軍兆惠等振旅凱旋 上自黃新莊啓
鑾至良鄉郊勞○改葉爾羌等處臺站為步遞○癸卯 上還京
師○甲辰賜哈密扎薩克郡王品級貝勒玉素布等冠服有差○
乙巳禁京城圍戶○命富德軍機處行走
三月丁未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稱伊犁河以南有地名海努克
與固勒扎相隔一日程途水土沃衍請於此處先行屯種相其形

勢分立村莊等語所辦甚是俱依議行果能實心奮勉次第辦理
則屯田一事當錄伊經始之功也至村莊居住回人需兵防護非
尋常屯田處所可比必固其堡寨勤其瞭望庶藏匿之瑪哈沁及
哈薩克等不敢滋事至所奏起程以前派回人修理穆素爾嶺道
路及將來安設臺站行知舒赫德酌辦等語從前準噶爾與回人
往來俱由穆素爾嶺一路今既屯田伊犁自應時加修理其酌派
回人及安設臺站俱傳諭舒赫德知之又諭安泰等奏屯田以漸
開擴直逼伊犁自烏嚕木齊至羅克倫擇水土饒裕之地立四村
莊每莊屯兵八百餘名委遊擊一員都司一員分派雜職等督課
耕種等語所見甚是可即勉力善為經理至設立村莊尤宜防範
盜賊不可輕忽所奏官兵四五百人閒有疾病乞費給醫士及藥
材等語著傳諭吳達善於甘肅選良醫一名並各種藥材送至烏
魯木齊備用○以程巖為內閣學士由太常寺○戊申御史朱楷奏
殿試閱卷皆係欽派大臣日久不無懈弛請敕內場監試例於閱
卷日派王公大臣及科道官員監試至閱卷大臣擬定十名後請
即將十人帶領引見仍於次日傳臚得旨所奏確當如所請行○
庚戌命一家三人內二人陣亡者加賜廕卹○賜哈薩克阿布勒
巴木比特阿布齊阿布勒比斯哈巴木拜等敕諭曰去歲爾等哈
薩克之人搶掠烏梁海我將軍大臣等即欲興師問罪朕因爾阿
布齊等歸誠已久須詢問確實積因爾等貿易之人告稱搶掠烏
梁海係爾處之巴魯克巴圖魯則與爾等無涉但爾等受朕深恩
若力能擒獻巴魯克巴圖魯更見悃誠特遣侍衛納旺傳諭尚在
中途爾等已遣使貢馬並求入覲或爾等知烏梁海被掠之事悚
懼祈請以昭恭順朕益暨爾等誠意爾等但遵旨將搶掠烏梁海

等所獲查出送還即巴魯克巴圖魯亦尚可加恩曲宥嗣後惟約東所部以安生業至爾等所奏遊旨與布魯特和好而去年貿易人等為所搶奪等語但爾等外藩使人來京朕皆面諭以和輯鄰部將來布魯特入覲必更加訓諭務守法安生不致互相戕害爾等來使已命侍衛等護送來京至日自加恩賞今以降救賜段各四端爾等其祇受敬悉○禮部題和碩和嘉公主下嫁和碩額駙福隆安其筵宴請照淑慎和碩公主及和敬固倫公主之例得旨嗣後固倫公主著筵宴二次和碩公主著筵宴一次並載入會典著為例○辛亥 上親耕藉田○癸丑 皇十四子永瑑薨○乙卯命散秩大臣柏成內閣學士世貴冊封朝鮮國王繼妃金氏○己未諭成衮扎布奏稱原任台吉旺沁多爾濟告假前往遊牧踰限不回軍營轉奪伊母哈屯馬匹向東逃走派人趕回詢問據稱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八 自願毫無生路因潛取馬匹欲赴京城等語前已將如何辦理之處行文理藩院旋准咨覆令將軍折衷辦理見在派員押解送京等語旺沁多爾濟原係獲罪留營效力之人乃乘告假踰限奪馬逃走擊獲後始以來京為詞如不被人擊獲當不知其逃往何處也成衮扎布並不參奏惟將如何辦理之處行文理藩院殊屬非是又稱伊見有病請遣回遊牧更為錯謬除俟將旺沁多爾濟解送來京明白審訊治罪外成衮扎布著交部察議至理藩院堂官接據文移亦不據情參奏率行咨覆迨成衮扎布奏請解京後朕面詢納延泰仍復枝梧巧辨更屬糊塗納延泰著革去理藩院尚書其所遺員缺著富德補授○壬戌諭朕詢問霍集斯以烏什回眾等告伊父子情事據奏稱因回人等與伊不合是以被控今懇請留京等語其意殊屬誠切著照所請厚為資給安置京師但其

先世墳墓遠隔故鄉著加恩將伊幼子托克托素丕遣回阿克蘇以供祭掃其烏什所有田產即行變價在阿克蘇置業賞給托克托素丕承管著舒赫德等遵照辦理仍傳諭該處回眾俾咸知朕意○諭逆賊霍集占等雖負恩肆惡自取誅戮至其先世君長一方尚無罪戾今回部全定喀什噶爾所有從前舊和卓木等墳墓可派人看守禁止樵採污穢其應行修葺分例並著官為經理以昭國家矜恤之仁而外藩等亦共知所激勸著舒赫德新柱等即遵諭行○甲子 上臨和碩和婉公主喪次賜奠○丙寅 上幸皇八子永璘第○諭前因下五旗王公及遠派宗室等戴用結絨頂帽並有濫行賞給太監哈珠子者是以 皇考曾經禁止今果親王二子俱未戴用和親王之子果親王之子俱係 皇考之孫莊親王至二十二貝勒之子亦俱係 皇祖之孫非別宗室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九 可比仍應戴結絨頂帽嗣後皇孫內未封爵者俱准戴用至曾孫世次既遠應俟封爵後各戴品級頂帶著宗人府存案永遠為例儻相沿日久復有僭越戴用及濫行賞人者著該衙門不時稽查○ 皇后行躬桑禮○己巳晉封 純貴妃為 皇貴妃○諭愛必達等奏沙匪郡尋與交目蘇由為難關入沿邊漫卓馬鹿二寨搶掠滋事汛弁集兵追捕旋即奔回見在咨會交南國王迅飭擒擊解究若越界追擒未免疑懼等語辦理甚屬非是該省邊地與安南接壤守界不可不嚴然此特為外夷恭順奉法者言之耳今沙匪因交目而擅擾內地夷寨則已悍然為匪並不守界矣夫關入者敢越天朝之界而追捕者轉不敢問外夷之界惟知按兵境上莫可誰何徒事行文飭捕遷延歲月歸於烏有了事成何體制且官兵出境追賊所欲得者闖入我境之沙匪耳於該國良民何

與亦本不當滋擾而乃先存越境疑懼之見俾不肯弁兵從而藉口此皆明代以前漢人畏蕙錮習實則因循廢事反稱不開邊最殊不知外夷因是得窺虛實輕視中朝其弊歷歷可觀愛必達又何所顧忌而為此選懦不曉事之語乎在該督等駐紮省城偶遇緣邊一二奸徒竊發猶非意料所及本可不罪今乃任弁目等平日巡防不力沙匪既乘閒而來臨時又復擒捕不嚴以致沙匪潛蹤而去此等弁目正當嚴查特參以示儆戒又何得僅以疏防照例了事此事在巡撫劉藻尚不兼節制可從寬免而該督提則誰可分尤愛必達身任封疆統轄所見若此豈朕期許簡畀之意愛必達著交部嚴察議奏額爾格圖著交部察議具奏

夏四月乙亥朔諭皇子內封親王郡王者所用朝帽頂即照所封之爵如封貝勒貝子亦著用郡王朝帽金黃朝衣○甲申弛私造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鳥槍禁○丁亥調王際華為兵部侍郎錢汝誠為刑部侍郎○己亥諭軍機大臣等內大臣薩喇爾頗篤實效力有年今患病漸近深為軫惻著加恩派散秩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仍賞銀一千兩治喪伊兄布林見在熱河若欲來料理喪務即著由驛赴京或因天暑年邁艱於行走亦不必勉強惟令薩喇爾之子奔赴可也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諭序臨北至一陰始生薄蝕適逢益切乾惕古帝王克儉天戒不敢以宿離有常度為解朕亦同此志彌月不雨蒿目增憂幸即霽膏麥稔可望然盛滿為虞匪藉過災知懼始斤斤動色咨儆為也前歲日食詔修省而建言者或毛舉細故摭拾浮詞雖不足深尤究無裨實政又清理刑獄開成已敷部舉行墮事不已正昔人所稱救非善政者慮天以實不以文朕

方側席省躬所有本月朔內廷例用龍舟上年既以禱雨不行今雖際時和並飭停罷用昭祗荷 天仁示戒之至意諭眾知之○丙午軍機大臣議奏陝甘總督楊應琚奏烏魯木齊見議移駐提督管理地方糧餉之文員自不可少請仿照哈密巴里坤之例設同知一員管理地方通判一員收放糧餉並倉大使一員以供差遣出納再設巡檢二員分駐昌吉羅克倫兩處以上各員統聽哈密兵備道管轄又稱漢中府同知同州府通判二缺韓城洋縣縣丞二缺西安府照磨一缺應裁即可移駐烏魯木齊毋庸另設均屬調劑得宜應如所請得旨此同知定為滿缺○戊申諭舒赫德奏稱過穆素爾嶺下至山麓有湖名塞塞克愛噶爾雅勒其險處約四十餘里一值風雪即難行走從前準噶爾於其地樹旛誦經致祭今四月初旬遞送事件兵丁有東斃者酌於附近之克斯地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方造屋以資避禦等語穆素爾嶺為往來要路今山澗險阻猝遇厥雪人力難施蒙古風俗俱誦經致祭著傳諭舒赫德如回人內有善於禱禱者令其虔誠禱或無其人即遣厄魯特人致祭○己酉山東巡撫阿爾泰奏東省水利以濟運為關鍵以入海為歸宿查濟東泰武之老黃馬頰徒駭兩津沙河等河克沂曹之洸泗涑順隄百花等河見經挑挖計共六十餘道皆節節疏通暢流無滯沂州府屬蘭鄆舊淹之處今開魚梁艾山引鵝蛋等溝入於芙蓉燕子等湖工程率皆完竣運河民埝計長七百餘里亦經加高培厚修整完固其魚濟等州縣沿湖向無隄埝者恐微湖水溢悉皆增築以衛民廬青萊所屬樂安平度昌邑濰縣高密等州縣應挑之支脈落葉五龍白狼等河計共三十餘道俱節次挑竣再查青州府淄河入海之道上寬下窄中多彎曲每遇山水建瓴而下

勢難容納今既開直挑深口門若加深濬又恐海潮倒灌止宜勤加挑淤堅築隄岸擇禦萊州府之膠萊河納上游青州府屬諸安昌壽諸水又高密縣境有膠河一道其流亦趨膠萊易致漫溢今查有百脈一湖若將膠河之水導之使入分流而入膠萊則水勢既減其流自緩而入海之勢亦暢得旨可謂留心民瘼但河道既多頭緒紛如各繪圖貼說奏來庶一覽明白矣尋奏各河有歸湖入運者有自運分流由河達海者又濟甯等州縣有另開之引河並青萊府屬之淄河膠萊及新挑之福明等河俱繪圖貼說呈覽得旨甚詳妥○辛亥諭廷試士子為掄才大典向來讀卷諸臣率多偏重書法而於策文則惟取其中無疵類不礙充選而已敷奏以言特為拜獻先資而就文與字較則對策自重於書法如果文義醇茂字畫端楷自屬文字兼優固為及格之選若其人繕錄不能甚工字在丙而文在甲者以視文字均屬乙等可以謂停入數之人自當使之出一頭地况此日字學稍疏將來如遇館選何難臨池習之儻專以字為進退兼恐讀卷官有素識貢士筆迹者轉以此藉口滋弊非射策決科本義也見在定例擬選十卷進呈須俟引見始定名次衡文尙待觀人而閱卷時竟先抑文重字可乎又向來讀卷官雖例不回寓然皆各覓公所散住地非鎖院人得自由在監試王公大臣等既不能各分一員同居糾察而讀卷諸臣從容退息亦何不可遣人回家潛通消息者此而置之不問則凡鄉會試之設法關防又何取焉且試策不過一二百卷以十四人公閱即一二日亦可竣事乃遲至三五日始行進呈農集暮散展轉需時於形迹尤為未協著大學士九卿將嗣後讀卷官如何參覈文字務令取擇適中並作何住居監察剋期竣事之處一併

詳悉議奏以協朕期於名實俱副肅清衡校之至意尋議廷試讀卷自應取文義醇茂者拔置上第若策對全無根據即書法可觀亦不得入選至讀卷官各覓公所散住誠非設法關防之意查向來讀卷俱在內閣本年經大學士臣來保奏明在文華殿閱卷應請即於文華殿兩廊傳心殿之前後房間及派出監察之王大臣科道收掌等官一同住宿再每科試策不過二百餘卷舊例讀卷十四人未免過多嗣後將應行開列人員請簡八員足資辦理再閱卷請定限二日擬定十卷進呈從之○壬子諭今歲廷試有條對策問以古之屯田為勞民今之屯田勞民正所以惠民者新進摭拾陳言不悉實政固不足怪然見在新疆墾種實無一勞民之事以書升論秀者尙不免形諸廷對何况蚩蚩無識之徒以謬傳謬伊於胡底故有不得明白宣示者西陲戡定回部悉平朕之初念豈務為好大喜功今亦不過輯其舊部復其本業而已又安肯轉事勞民動眾蓋回人等本以種藝為生自為準夷驅使執役伊犁各處習耕佃者延袤相望今當墾穴之餘在殘眾自營生計不過遺其所固有而駐防大臣等循行勸墾亦惟用其人以墾其地曾有一內地百姓抑之貢耒而往者乎總督楊應琚前此酌籌屯務於派駐兵丁採買牲畜部署頗涉紛繁朕以其未得此事要領屢降諭旨令其從容隨宜經理今日奏到伊亦自知前議之非並稱各就本地力量情形因利乘便可規久遠則前後孽緣起歷歷可數至應遣之犯議令前往種地以減死之人而予以謀生之路伊等既不得謂之民又安得謂之勞也且朕規畫此事更有深意國家生齒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間滋生民數歲不下億萬而提封止有此數餘利頗艱且古北口外一帶往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代皆號嚴疆不敢尺寸踰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僕視同一家沿邊內地民人前往種植成家室而長子孫其利甚溥設從而禁之是厲民矣今烏嚕木齊開展各處知屯政方與客民已源源前往貿易茹簷土鎚各成聚落將來阡陌日增樹藝日廣則甘肅等處無業貧民前赴營生耕作汗萊闢而就食多於國家牧民本圖大有裨益夫利之所在雖禁之而不能止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將來必徐觀其效而已朕又何所為而先事勞之前此武功告成不過偏師嘗試之為而好議者或云肅武今辦理屯種亦止因地制宜之舉而無識者又疑勞民朕實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耳因閱對策特降此旨並將楊應琚奏摺通諭中外知之○軍機大臣議奏陝甘總督楊應琚奏葉爾羌舊制錢以普爾五十枚為一騰格作銀一兩回民歲貢兵丁月餉以此為準後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十四 市錢稍廣經舒赫德等奏請每銀一兩以七十文為定見在市錢日益平減至以錢百抵銀一兩並一百零十文不等官兵月領錢數十文不抵應關餉銀之用既無可加增又不便議令回民增錢上納請將見鑄之錢重如其舊惟較舊樣微薄而加廣於錢面添鑄回子字一分二字以錢百作銀一兩鑄出新錢即散為見駐官兵月餉所有回民歲貢亦照此為則查錢法之低昂由於市價之多寡聚散為權衡時增時減本無定準在內地尚不可強繩以官法節制以定價况在回部地方鼓鑄伊始收舊鑄新廣為流通則錢價日就平減亦屬物情自然此時止宜酌市價之貴賤以定出納之準若必拘以一文抵銀一分百文作銀一兩則該處白金本屬稀少見在白銀一兩已換至一百零五文至十文不等焉知將來不再加平減則官兵等支領百文之錢仍不抵其應關餉銀之

用况錢式早經頒定又復減薄分數於錢上鑄明定值強制回眾以不得增減微特勢所難行轉致更張成例該督楊應琚業回甘肅請交舒赫德酌量市值情形隨時妥協辦理所有該督請改定之處無庸議至所稱阿克蘇每年有貢納銅斤庫車亦有產銅之山應令該處回民量力輸納即於應徵貢賦內扣抵以資鼓鑄事屬可行應一併令舒赫德查明妥議具奏得旨依議速行○癸丑賜畢沅等一百六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午陝甘總督楊應琚等奏南路自哈喇沙爾至庫車一千餘里內多戈壁馬艱水草其自布古爾和屯至托和奈大戈壁內查有阿爾巴特一處可得水草又由托和奈東行有地名喀喇烏蘇者近北山之深溝亦有水草可資牧放其自庫爾勒抵哈拉哈阿滿一站其間另有捷徑小嶺不過數處修其山麓培土如棧道人馬俱可安行臣等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十五 前因布古爾和屯至托和奈中多戈壁因此二站內安設三站馬匹俾得輪流馳遞今既查有水草之處應將二站多備之馬儘數撥出另於阿爾巴特安設一臺再於喀喇烏蘇安設一臺於文報馳送既便馬亦無庸另添得旨甚好如所議行○癸亥飭八旗勤習騎射○乙丑吏部議准陝西巡撫鍾音奏陝省榆葭道所轄僅榆林府屬五州縣且與知府同駐一城其員缺可裁請即歸併延綏道轄改為延榆綏道移駐榆林府再該道舊轄鄜州所屬洛川中部宜君三縣距省較近請改歸糧道轄從之○庚午賜哈薩克阿克布勒巴木比特阿布賽阿布勒比斯哈木巴巴使臣教諭曰哈薩克阿克布勒巴木比特阿布賽阿布勒比斯哈木巴巴等爾等遣請朕安之瑚圖拜阿塔齊等由駐紮烏嚕木齊大臣護送來京朕召見奏對後加恩宴賚賜爾等蟒錦段匹綉綾器什若干其各

祇受又賜來使等頂翎冠服朝珠銀段器物各有差仍俾護歸遊
 牧據爾等使人奏稱厄魯特之地見俱開曠今阿布勒比斯屬人
 唐古塔爾見在巴爾魯克納喇巴圖在特穆爾綽爾渾哈爾克特
 部落屬人額森克勒德卓羅木巴特在塔爾巴哈台圖魯木拜屬
 人扎喇勒噶布在阿勒坦額默勒哈喇塔拉庫克烏蘇居住又額
 朕加恩將來准哈薩克人等至伊犁遊牧等語塔爾巴哈台等處
 向屬準噶爾遊牧朕以大兵平定爾哈薩克及布魯特塔什干安
 集延巴達克山俱輸誠內附爾哈薩克遊牧頗屬寬廣理宜守其
 舊界不可妄思踰越爾等若謂為朕臣僕便可越境遊牧則布魯
 特等亦皆朕臣僕各以遊牧為請豈有大兵平定之地而分給眾
 人之理見在伊犁等處內地官兵陸續移往屯駐故爾阿布賚前
 經懇請於塔爾巴哈台等處遊牧朕未允行今豈得遽行專擅且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七

從前準噶爾恃強爭奪爾等尚不敢近其邊界朕平定伊犁始得
 各安生業尙可不知足耶至伊犁將軍大臣等於此等邊地不時
 遣兵巡察若見爾等屬人棲止或行驅逐或竟行俘獲則反致失
 其生業非朕撫恤爾等之初心也爾等內附有年諸凡恭順或爾
 所屬無知之人私往遊牧即當明白曉諭令其移回故地方足以
 昭誠悃又來使等所奏布魯特等搶掠爾部情節其意蓋欲請兵
 報復朕為天下共主外藩諸部一視同仁儻不遵法紀致干罪戾
 者必遣兵往討若彼此小有爭鬪盜竊自當準情酌理務得其平
 豈可偏聽一面之詞遽興師旅昨巴達克山素勒坦沙會擒斬逆
 回自效因請兵往勦鄰部朕未嘗允行爾等應亦聞知且朕若發
 兵助爾等而布魯特復來請兵亦將與之否乎夫盜竊之事邊界
 時有能彼此教戒屬人勿貪小利而傷和好斯為安生之善策耳

將來布魯特有使至朕亦以此諭之再從前爾等部落貿易之人
 有謂內地商人貨物不佳價復昂貴未行交易者夫烏魯木齊貿
 易之舉特念爾部難得內地之物故招募商販遠行交易期有益
 爾等日用耳或商貨不能精好全備諭令善為購辦尙屬可行若
 價值則在交易之人因物計算賤賤隨時未便官為減損其或彼
 此不願亦難以相強也至去年爾部巴魯克巴圖魯等搶掠烏梁
 海爾霍集伯爾根之姪托科洛被獲詢係隨母往探親戚非同來
 搶掠之人因令使人等領回即交與伊叔仍以格外加恩之意曉
 示至巴魯克巴圖魯罪應致討北路將軍大臣即欲發兵朕以爾
 等恭順有年不欲以一人而驚擾全部因遣侍衛納旺齋前往諭
 爾等應使巴魯克巴圖魯服罪將從前掠獲逐一查還尙可曲為
 矜宥此時自必遵旨辦理俾納旺復命矣爾等果能懷仁向化惟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七

約束所部各守疆域以安生理庶可仰承朕恩常享無窮之福○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哈薩克使人瑚圖拜阿塔賚等奏稱厄魯特
 之地見俱開曠我哈薩克人等有在塔爾巴哈台庫克烏蘇綽爾
 渾巴爾魯克阿勒坦額默勒等處駐牧者我等皆天朝臣僕懇恩
 准至伊犁遊牧等語從前阿布賚請於塔爾巴哈台等處遊牧會
 經降旨曉諭今據來使所奏則伊等已漸次闖入自當驅逐見在
 頒給敕諭不允所請著傳諭阿桂等暫停按捕瑪哈沁以巡察邊
 界為由領兵四五百名前往塔爾巴哈台等處遇有哈薩克人等
 在彼駐牧者即明切曉示云此天朝平定之地爾頭目等從前奏
 請遊牧大皇帝並未允行何得擅行棲止因念爾等既經歸附姑
 寬治罪可即速遷徙伊等如果及時移出則已或有竟推諉遲延
 即應懾以軍威但不得遽行縱兵俘獲阿桂一切可相機妥協辦

理此行兵數不宜太少儻不敷用即合之安泰所領兵又得四五百名可以號稱二千其如何與安泰寄信會兵並約計休息馬匹二十日一同起行之處俱著酌議奏聞

六月癸酉朔命直省實力捕蝗○參贊大臣阿里衮奏率到諭旨令派人看守回部舊和卓木墳墓隨宣示各回人無不感激頂禮當委提督董孟公茂薩等查辦據稱回部喀什噶爾舊和卓木墳墓原有三十帕特瑪地畝錢糧看守回人十二戶仍照舊管理以供祭祀修葺餘為伊等養贖報聞○乙亥命甘肅免徵本年及來年耗羨銀兩○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刑部議駁吳士功條奏械關案件請分別戶族強弱辦理一摺部臣所見甚是已降旨依議閩省地處海濱民風刁悍聚眾械關最為向來惡俗該撫身任封疆正當執法鋤奸務在安善良而移風俗乃欲將族大族小分立科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六

條使械關者得以趨避其詞而司職者因而高下其手是欲博弄頑之浮譽而不知守弼教之常經法司所指伊尙能置喙乎吳士功自任巡撫以來辦理事件時露沾名習氣非明切訓示恐日久竟成錮疾悔之已晚試思朕慎持國憲臣工內有能假條奏敷陳巧為嘗試者耶著將此傳諭該撫令其刻自提攜慎毋故智復萌自貽伊戚○庚辰諭郡縣之外復設衛所原以所轄多係軍籍然在有漕之地清軍督運尙有所司而各衛之無漕政者本朝定制從無徵調諸役則名雖軍而實即民所理仍皆州縣之事乃充是任者向例率用武途中不勝營缺之人以襄庸武弁而庸民社必多貽誤月選牧令必經九卿詳加驗看引見時朕尙嚴其才品始行補放而猥以庸劣武夫寄同百里欲望其有益民生克稱吏職豈可得耶即如今日方觀承所參捕蝗不力之延慶衛守備褚廷

東華續錄 乾隆五一

查亦可略見一斑矣此等衛缺莫如量為裁汰設立州縣以專責成著吏兵二部公同詳查會議將各衛之無漕政者逐一分別或應改隸附近州縣或疆里較廣應另設州縣一併詳悉定議具奏○甲申吏部以革職太常寺卿黃登賢遺缺請簡得旨黃登賢前因班後憩坐交部議處自有應得處分即使部議革職原可從寬留任其罪不至竟行罷斥如果情罪重大無可輕恕者即降旨革職擊問何所不可而黃登賢所謂儀節之過非大罪也乃今日閱看吏部本內有太常寺卿開缺請簡一本究問其故始知前此部議革職進本時奏事太監錯遺漏初未呈覽見已查明重懲黃登賢著革職從寬仍留原任以示朕不遂非○戊子諭永貴為倉場侍郎以常鈞為刑部侍郎由刑部○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江蘇錢穀殷繁布政使一員專司總匯文案委積日給不遑即在敏幹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九

之材尙虞顧此失彼歷年慶廣相因不能依限釐剔未必不由於此因思見在安徽布政使隨督臣駐紮江甯所辦仍屬上江事件文移往返不免需時而親臨地方各員又非其專轄於封疆體制尙未允協若將安徽藩司仍回駐安慶而於江蘇增設藩司一員即駐紮江甯以江南之蘇松常鎮等處江甯及江北之淮揚徐通海等處所屬地方酌量分隸管轄職分則事易集一切政務自可從容就理所有區別府屬及衙署養廉官吏經費各事宜應如何通融定制之處著尹繼善陳宏謀高晉等會同悉心妥議具奏到日俟朕明降諭旨○以蔣炳為倉場侍郎由甘肅布○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海明等奏葉爾羌伯克等請鄂對不宜為阿奇木伯克懇請以額敏和卓補授隨咨商舒赫德傳集伊什罕阿布都喇伊木等嚴行申飭將呈擲還等語舒赫德指示海明所辦甚是但所

一一七

遞呈詞阿輝列名於前而伊什罕噶布納齊等皆在後阿輝乃回人內誦經識字者與準噶爾喇嘛相似從前厄魯特等不知事體聽信喇嘛致生變亂豈可使回人因仍舊習著傳諭舒赫德等曉示各城回人嗣後諸事惟聽阿奇木伯克等辦理阿輝不得干與至舒赫德諳練有年於新柱海明等務宜詳加指示不得因各有分駐之地遂生推諉並傳諭新柱海明等知之○准貴州酌買雲南銅斤開鑪鑄錢○葉爾羌辦事都統海明等奏五月二十五日據裕拉哩克卡上送到巴勒提貿易人等據稱我等係頭目默默斯帕爾烏蘇完兩處遺來貿易我等兩部落相隔一河各有八千餘人西接克什密爾又西接痕都斯坦南接哈普倫東接土伯特北接博羅爾兩部落結姻中間亦曾爭鬪仍歸和好向來在葉爾羌貿易今聞 天朝大兵平定回部各城是以欣悅願來歸附等語因呈獻兩頭目書禮臣等加以撫慰查所攜貨物無多以初次前來免其納稅並酌給口糧回人等俱感激叩首俟貿易事竣護出邊卡報聞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一

二十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二

臣 王先謙敬編

臣 周壽蕃恭校

秋七月甲辰戶部議覆湖北布政使公泰奏道員向有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銜俸銀分別三四五品支給乾隆十八年奉旨俱為正四品停其兼銜品級既經改正食俸應照品級今查湖北河南陝西等省道員原編俸銀照三品一百三十兩者九缺江蘇省九十五兩者一缺請嗣後道員食俸俱照四品支給應如所請再各省督撫均兼尚書侍郎銜其俸銀亦應照兼銜查兩江兩廣湖廣閩浙總督俱兼尚書銜而食俸仍照二品三品江蘇浙江廣東廣西湖北湖南巡撫俱兼侍郎銜而食俸仍照三品應請將各省兼尚書銜之總督均支食一品俸兼侍郎之巡撫均支食二品俸從之○乙巳申嚴生童冒籍例○調許松估為甘肅布政使以彰寶為湖南布政使額勒金為貴州按察使由甘肅臨洮道遷○辛亥 上視皇三子永璋疾○甲寅參贊大臣阿里衮奏臣於六月初六日奉旨起程回京初七日自喀什噶爾行至葉爾羌之雅木扎爾本日據駐防玉斯屯阿喇圖什城把總等報稱回人搶掠臺站人馬牲隻圍困城堡又准提督董孟報稱伯克邁喇木往尋舊居之伯什克勒木村莊並未在家隨派兵查緝於中途遇邁喇木所屬回人七騎即行擊解惟哈三和卓脫逃等語臣速回喀什噶爾據董孟告稱聞商伯克邁喇木妄造阿睦爾撒納越庫庫納克橫已取阿克蘇之言希圖煽惑人心肆其搶掠臣即派兵查擊行至伯什克勒木附近已有賊眾千餘排列臣率兵八百餘名力戰賊始入城堅守復以槍斃攻圍是夜四鼓聞城呼號乞命即行招撫詢據

供稱遇喇木同三四人渡河潛逃隨追獲喇木所屬托克托特瑪穆特索丕等知向牌租阿巴特一路逃走即行尾追至克色勒河據居人云牌租阿巴特之阿奇木伯克呢雅斯聞遇喇木逃來遂與同行不知所往臣分途追捕務期擒獲此次陣亡得傷官兵及隨吐魯番公品級茂薩擊賊得傷之回人等續行查明具奏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聞賊回搶掠臺站之信即回喀什噶爾擊敗賊眾撫定回人豐安楊甯等擒賊通信此次雖非大爭戰可比但應機立辦甚屬可嘉阿里衮著交部議敘伊子拜唐阿豐盛額著授為藍翎侍衛額敏和卓豐安楊甯茂薩亦著交部議敘色提巴爾第托克托和卓等酌量獎賞其力戰有功及陣亡得傷官兵俱著查明報部議敘尋奏遇喇木會同呢雅斯逃走隨追至薩林都尋蹤入布魯特即派茂薩前追臣領兵將布魯特出入要隘防守調楊甯等巡查堵截六月十八日巴雅爾等報稱追至和羅木魯克見賊眾方欲會食即率獲遇喇木呢雅斯將其家口屬人勒殺收獲馬騾軍器前來臣逐一審訊因呢雅斯聞多倫回人等傳說阿睦爾撒納之信告之遇喇木適值議派遇喇木輪班進京聞和什克伯克等戶口俱送京安插恐被留在內與呢雅斯商議行文搖惑人心而官兵來勦甚速隨糾集回人倉卒拒捕及攻潰潛逃投向呢雅斯呢雅斯又將所縛兵丁二十人殺害遂與同逃供認不諱見將遇喇木呢雅斯解京奏入得旨嘉獎授阿里衮子豐盛額三等侍衛後盛額藍翎侍衛封茂薩公爵授巴雅爾副都統職銜○實授阿思哈江西巡撫○戊午 皇三子永璋薨○諭海明奏稱葉爾羌伯克等採玉呈獻揀選送京並請諭和闐伯克有獻美玉者賞給段匹等語朕命大臣等駐紮回城原以鎮撫

東華續錄 乾隆五二

新疆綏徠初附至揀選玉石何關緊要舒赫德尙知此意著傳諭伊等嗣後除舊例照常貢玉外回人等有求售及來獻者酌給價值不可傳知回眾令其採辦至大臣等果能實心辦事自必優加恩遇若辦事平常雖購得美玉亦復何益伊等知此庶識事體之輕重矣○乙丑以朝銓為盛京刑部侍郎由給事中遷八月戊寅命廣州將軍副都統每年輪閱外海水師○己卯諭獻歲恭逢 皇太后七旬萬壽擬於新春敬奉 安輿時巡南服俯慰士民頌祝之忱並順道閱視徐州石隄及海甯塘工因降旨令該省地方官修整道路橋梁照例豫備今歲大江以南在在豐收惟夏間雨水稍多河湖盛長高寶興一帶低窪處所頗有漫溢前因河臣等先後摺奏特傳諭尹繼善查明下游被水之區豫籌撫綏復恐地方有司承辦南巡差務轉於賑恤事宜不能盡心經理是以諭令該督將實在情形確查具奏候朕降旨酌緩巡幸今據奏到高寶等處被水較重該處既見已成災亟宜以賑務為切要南巡一事原不妨酌量改期該督身任封疆自當權其緩急早為奏請何必待朕詢及始行入告耶所有南巡應辦差務暫行停撤改於壬午春恭奉 慈輦以慰輿情仍可攬民風而昭盛典大差既經停止自可專心辦理賑務該督等務宜仰體朕懷董率僚屬確按災地情形實力妥辦勿使窮黎稍有失所以副朕痾瘝在抱之意○己丑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獵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壬辰以阿桂總理伊犁事務授為都統○甲午吏部議准陝甘總督楊應琚奏赤金靖逆二衛經臣奏准改設為玉門縣但查靖逆衛西至安西首邑洲泉縣交界僅五十里東至肅州交界二百四十里地勢偏於西隅未便將縣治駐紮赤

一一九

金衛西距靖逆一百里自靖逆至淵泉縣交界五十里東距惠回堡九十里自惠回堡至肅州交界五十里居中扼要請將王門縣移駐赤金衛從之○丙申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定州縣起解錢糧撥兵護送例○戊戌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己亥增設江甯布政使以江淮揚徐海通六府州分隸管轄蘇松常鎮泰五府州隸蘇州藩司轄安徽布政使移駐安慶專辦上江事務○調託庸為江甯布政使許松佶為安徽布政使○命侍郎于敏中軍機處行走○辛丑以明德為甘肅布政使調吳紹詩為甘肅按察使以巴哈達為雲南按察使

由甘肅驛道還
九月丙午御史吳綬詔奏雲南學政李中簡奏稱滇省文風淺陋童生應試四書文兩篇不能兼及詩篇經義請裁去書文一篇以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二

一書一經一詩命題等語該學政所奏止就滇省而言未經槩行直省請嗣後各直省童生應試悉照該學政奏准格式以一書一經一詩命題試卷解部時照四書文一例磨勘下部議行○乙卯裁併山西歸化城七廳為五廳改協理通判為通判頒給關防○戊午吏部議准江蘇巡撫陳宏謀奏准安府屬之清河縣逼近黃河向無城垣伏土隄為保障前康熙年間曾有決口之事今年黃河水大一稜土隄寬僅數尺縣治終屬堪虞請移駐對岸之清江浦從之○丙寅定鄉會試磨勘官添用編修檢討例○己巳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辛未參贊大臣阿桂等奏伊犁耕牧城守各事宜一增派回人屯田查伊犁收穫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戶之食本年見有屯田回人三百名近經舒赫德增派五百名已照例整裝於來年春起程仍有應派回人二百名請俟伊犁麥

熟後遣發一增派官兵駐防屯田查伊犁收穫通來年增派回人五百名計之可敷官兵二千五百人之食見有駐防滿洲索倫察哈爾兵八百餘名應增兵六百餘名屯田綠旗兵一百名應增九百名以上增兵一千五百名應陸續遣發一增派官兵請隨時酌量定數查屯田回人一千計其收穫則壬午年即敷官兵三千人之食加以綠旗兵一千則所收又倍應酌量定額以多駐馬兵於邊防有益如駐兵五千則馬三步二駐兵四千則減步兵一千一次第建置城邑查伊犁要地河北則固勒扎河南則海努克其地土肥饒之處則察罕烏蘇應於海努克築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用兵數百名駐防西通哈薩克布魯特及回地諸路察罕烏蘇築城以綠旗兵一千名屯田並駐防伊犁河北一路固勒扎須築大城凡駐紮大臣公署倉庫咸在以為總匯其馬兵於草青時分路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二
五
巡查霜降後各回汛地擬於壬午年夏季派綠旗兵一千名辦理令回人協助一年內竣事一豫備屯田兵馬駝見議增派綠旗屯田兵一千必需馬匹查烏嚕木齊所易哈薩克馬六百匹尙不敷用應將陸續市易之馬令安泰等辦理千餘匹及查明哈密巴里坤有無馬匹應用其行裝駝隻查烏嚕木齊尙有七百應揀選五百解送即於伊犁牧放從容往來轉運得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伊犁屯田原屬次第辦理除見在回人三百名外舒赫德又派回人五百名於來春起程其續派之二百名仍令酌量若能一起前往甚善如不能則竟於秋收後發往庶回人不致竭蹶而伊犁糧石亦可節省至本年所收糧石既足官兵一千人之食則來年增額可以類推應如阿桂所奏此項官兵於春秋二季分起調往其官兵額數酌以四五千人為率但必隨時出派始不煩內地之力

應俟來年秋收後再行酌定其駐防年限照從前成議更換又所
奏建置城邑實為邊防長久不獨地當衝要亦宜相其形勢物產
查固勒扎地居曠野薪炭無資應於烏哈爾里克察罕烏蘇哈什
喀吉斯伯勒齊爾等木植多處或近山產煤之地築城駐兵仍令
阿桂等再行勘定其海努克察罕烏蘇二城俱應如所奏辦理但
另派綠旗兵一千築城未免張大其事且多浮費應令屯田綠旗
兵於農隙次第興築不必定以年限又所奏屯田馬駝查所易哈
薩克馬匹見議陸續解送烏嚕木齊有駝七百隻即可選出五百
俾運送一千人屯田器具至兵丁糧餉春初照初次遣兵例從阿
克蘇辦給米麩羊隻麥熟後則但給以程途口糧並請嗣後添駐
官兵總於烏嚕木齊阿克蘇調撥從之

冬十月丙子蘇崇阿緣事革職調彰寶為蘇州布政使以永泰為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二 六

湖南布政使鄧錫禮為四川按察使○丁丑 仁宗皇帝生 上
之第十五子也 母曰魏佳氏○戊寅調熊學鵬為刑部侍郎謝

溶生為兵部侍郎○壬午調宋邦綏為山西布政使以史奕昂為
廣東布政使高明安為福建按察使由廣西着 ○乙酉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丁亥增建順天大興縣常平倉於黃
村宛平縣常平倉於拱極城○庚寅以元保為湖北布政使石禮

嘉為江西按察使由湖北驛 ○辛卯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乙未江西學政謝溶生參奏巡撫阿思哈納賄勒派各款命劉統
勳常鈞會同尹繼善往鞠○丁酉命直省保舉堪勝知府人員○

己亥賞原任吏部尚書汪由敦之次子承需廩生授額外主事三
子承濤賞給舉人

十一月辛丑朔賜馬全等五十三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壬

寅定八旗巡倉兵丁按日輪派例○癸卯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
奏阿克蘇等城出產紅銅見據該伯克等懇請設鑄錢流通行
使並乞照葉爾羌之例范為阿克蘇字據至工役器具皆所必需
業經行文該督辦送器具其工役等若於葉爾羌分撥恐彼此俱
不敷用仍請於內地另行派撥等語錢文為回民日用所必需自
應照葉爾羌例一體鼓鑄著傳諭楊應琚即查照上年之例速行
妥辦派員送往○己未以定長為兵部右侍郎由副都統銜還 ○癸亥諭
軍機大臣等楊應琚奏稱葉爾羌見在市價每銀一兩得錢一百
二十文而回人交納錢糧則每兩七十文兵丁之領餉亦然及與
回人交易則不能不照市價殊未畫一請照阿克蘇等城之例每
錢一文作銀一分百文為一貫凡官兵回人銀錢出入一律辦理
等語回城設局鼓鑄錢文自應與內地之出入一律楊應琚此奏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二 七

或綠旗官兵等傳說太過亦未可定總之官兵回人俱不可有所
偏徇阿克蘇既出入相同葉爾羌等處自應照例辦理著傳諭舒
赫德新柱等公同酌議嗣後回人交納錢糧著以錢百文為銀一
兩備伊等以為交錢不便即著交銀務使市有定價則公私皆獲
其益並將原摺錄寄閱看○丙寅諭前謝溶生參奏阿思哈收受
屬員餽送贖款累蒙朕意阿思哈向來尚屬謹慎之人未必果有
其事是以遣劉統勳常鈞會同尹繼善前往查審今據奏到該撫
因生女收司道金錫綾段一節證據已確其他各款亦有端緒是
阿思哈收受餽送已屬顯然實為可駭巡撫身任封疆正己率屬
尚慮屬員巧為嘗試乃收納苞苴首先自大吏何以激吏治而飭官
方且以阿思哈平日操守尚似可信而置不飭一至於此在伊
納賄敗檢自取重戾固不足惜而朕亦將何以用人耶阿思哈著

革職交劉統勳等逐款嚴審按律定擬具奏江西巡撫印務即著
常鈞暫行署理○戊辰諭今日兵部帶領引見人員內其千總等
俱穿蟒袍此等微弁置辦不易嗣後文職自縣丞以下武職自千
總以下遇應服蟒袍之日俱不必定行穿著○是月陝甘總督楊
應琚奏甘肅州地方界當邊塞地多荒曠自開闢新疆以來肅
地為內外總匯見在商民輻輳查該州北鄉一帶荒土界在邊墻
以內者始則編戶疇畹未及開墾遠在邊墻以外者又以地有禁
限未許越耕但際此拓疆萬里中外一統不必區區以遠邊為限
請將肅州鄰近荒土盡令開墾並為相其流泉開渠引灌於軍需
平餘項下借支工需令承墾人戶分限繳還得旨甚好

十二月丙戌諭前因平定西陲版圖式擴朕本意欲於伊犁葉爾
羌等處皆置屯田令地方官管理因念陝甘總督所轄既廣勢難
兼顧是以准議將陝甘總督改為甘肅總督而陝西一省歸於川
督管轄然軍需之際恐隔省呼應不靈是以雖定有此制仍令照
舊統轄俟軍需辦完再降旨如新制今思新闢各處俱有大臣駐
紮無須更設道員則甘督無鞭長莫及之處莫若仍舊管轄將
甘肅總督仍為陝甘總督統轄二省其四川總督不必兼管陝西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統勳等奏審擬阿思哈婪賄派累一案已
批該部覈議具奏矣其中勒派董榕買物一款供單所開董榕代
買物件與方觀承訊取伊家屬供詞覈對大槩相符阿思哈亦已
承認但約計諸物價值不下數千金今摺內止稱代辦紗葛及紫
檀木器俱照價值發過價銀四百兩並無累其賠墊等語試思以數
千金而僅給四百兩其短發價值不問可知倘得謂並無累其賠
墊之事耶劉統勳等既未將短發價值之處詳悉覈究而於董榕

是否因派累而致虧空亦未查訊分明殊屬草率著傳諭劉統勳
等將此款再行詳訊具奏尋奏阿思哈派董榕代買諸物據實查
估委係短發價值虧空之故原由賠累而生並查贖關稅務收解
之外亦不無漏卮得旨著該部覈議具奏○調胡寶瑛為江西巡
撫吳達善為河南巡撫以明德為甘肅巡撫由布政使○戊子禮部
議准福建考官周煌等奏閩省舊設同考官十二房乾隆十八年
議裁易經一房見在易經三員書經二員詩經四員春秋禮記各
一員但詩經卷多每房各分及千卷校閱未能裕如請以原裁易
經一員撥入詩經內增為五房從之○以吳紹詩為甘肅布政使
文綬為甘肅按察使由安徽○己丑軍機大臣議覆回部厄魯特
駐紮大臣事務繁雜每歲請各給養廉二千兩查西藏甯甯坐辦
事務之大臣均歲給養廉銀三千兩未免過優請於駐紮西藏大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二 九
臣養廉內各減銀五百兩駐紮西南大臣養廉內各減銀一千五
百兩歸入駐紮西路辦事養廉款內從之○封吐魯番伯克茂薩
為輔國公○壬辰刑部奏定擬阿思哈收受屬員餽送一案得旨
阿思哈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其餽送賀禮之司道大員不
能正己率屬違例餽送自應照部議革職但該撫盤盤不飭致屬
員有意逢迎罪在阿思哈一人湯聘元保蔣衡高積俱著革職從
寬留任原任饒九道黃為兆著於補官日革職留任尹繼善著銷
去加二級紀錄四次抵降二級免其降調○丙申諭昨據欽天監

奏明年元日午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並繪圖呈覽請宣付史館
朕以七政同躔互運陵犯或所時有靈臺占候者轉指為瑞應以
飾聽聞則大不是因召諸王大臣及監臣等面詢據勒爾森等稱
五緯連貫相生不侵次舍實叶吉占並非以辰為祥等語朕於天

文象緯素未深究從不強不知以為知但思日月五星行有常度
史傳所載高陽氏時五星聚於營室年代荒遠已難具論即如漢
高祖元年五星聚東井宋開寶元年五星聚奎殆千有餘年始一
遇而其為實為偽亦莫可究詰我朝雍正三年日月合璧五星聯
珠相距宋時亦已七八百年今自乙巳至辛巳章部甫及兩周何
以遂應再觀耶據監臣奏稱較前度為尤昭明則安知將來不有
議此度之亦不昭明者耶邇日西陲大功底定版圖式廓遠逾二
萬餘里海宇宴安年穀順成內外諸臣大法小廉人民樂業其為
祥瑞孰有大於此者乎又如今冬京師風日晴暖正在望雪之際
而六花疊降四野均霑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省並陸續奏報得
雪而諸回城新闢耕屯亦有盈尺告豐之奏此則祥瑞之實而可
徵者固不在乎合璧聯珠始足以彰上蒼符應也在監臣等職司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二 十一
觀象諒不敢妄相附會以為潤色隆平之舉而接之於理終難深
信即使懸象著明星文表異實為我國家世運亨嘉之盛瑞惟當
益加兢業保泰持盈用以上承 靈庥以與我天下臣民共享太
平之福耳至謂元正嘉兆適逢 慈甯七旬大慶之年可徵 萬
壽延禧之祝朕惟心識之而默叩 乾睨若必宣付史館垂為慶
牒則各省文武大吏必競以甘露慶雲等事紛紛入告將日事虛
文轉致貽誤實政殊非朕敬 天勤民宵旰圖治之意所奏不必
行仍將此宣諭中外知之○以德敏為荊州將軍永貴為左都御
史調常鈞為倉場侍郎由刑部調○命永貴往葉爾羌換舒赫德回京
○是歲朝鮮南掌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萬七千九百七十七名口各省通共存倉
米穀三千一百九十七萬九千八百四十一石七斗四升七合九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濟蕃恭校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春正月壬寅紫光閣落成賜大學士公傅恆以下畫像諸功臣並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等一百七人宴○命裁得勝靈巖及西師俘獲軍器於紫光閣○丁未諭今日劉藻奏到滇省屬員賢否清摺朕以愛必達亦已具奏爰檢取覈對見伊等所注屬員考語大略相同因復將伊等上次所奏兩相比較亦毫無參差之處殊屬可異三年大計之外別令各督撫密奏屬員賢否原欲其覈實別真以備簡用是以此等清摺朕皆留中時披覽亦不令在廷諸臣與知該督撫等自當各就所見據實入告初不必彼此會同以示意見一且正惟不必畫一而朕於其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閱參互審量益可以得其人之真若必一督一撫毫無異同則與計典之會商論定者又何以異矣事密摺具奏乎即謂督撫辦事貴乎和衷然衷不可不和而識見則不必盡合縱使人才不甚相遠此見為優彼必不見為劣而各出衡鑒分別品題豈竟無大同小異之處乃必依據葫蘆若此試思此係兩人會奏之事抑係各人自奏之事如必瞻徇雷同隨聲附和則嚴覈人材密告君父之重典又將沿為故套豈朕所以寄耳目心膂之意乎愛必達等兩次所奏屬員賢否何以一例相同著兩人明白回奏尋愛必達劉藻各陳平日議論屬員賢否意見尚無參差以致具奏相同實情請交部嚴加議處得旨該部嚴察議奏○以柏琨為陝西按察使

由山西歸 ○乙卯賜哈薩克阿布賚阿木比特敕諭曰爾等使人卓勒巴喇斯等與侍衛納旺俱安善前來朕即召見加恩

賞賚錫宴特賜爾阿布賚阿木比特蟒錦段匹器什莽茶各若干交使人齎回其各祇受並賜來使翎頂冠服段匹器什銀兩有差至爾等所奏朕已鑒悉從前巴魯克巴圖爾搶掠烏梁海等駐紮烏里雅蘇台將軍欲發兵問罪朕念爾等素稱恭順不允所請特命侍衛納旺前往諭令擊送罪人查還所掠爾阿布賚即同納旺親行查辦送還烏梁海人口牲隻什物又遣使入覲代巴魯克巴圖爾請寬朕為天下共主凡外藩歸附人等果能自知其罪改過遷善亦姑予矜全惟枯終不悛始加征討今巴魯克巴圖爾既惶懼祈求而爾等又專使奏懇朕恩尚屬恭順巴魯克巴圖爾著免其擊送治罪嗣後爾等惟加意約束所部各守封疆善圖生計勿謂此次有請即允遂妄圖僥倖越境盜竊斯時將軍大臣等奏請發兵朕亦不能姑息從事必致擾爾游牧於爾復有何益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爾當以朕意徧諭所屬俾知遵守再爾等使人拜克奈等轉回謬言愛呼斯地方已蒙大皇帝賞給哈薩克游牧經伊犁大臣查詢具奏從前使人奏請在塔爾巴哈台游牧朕即諭以不應越境且載在敕書而爾等屬人仍造言生事若此是徼幸之心尚未止息已諭伊犁大臣等有哈薩克游牧者即行驅逐今卓勒巴喇斯等所奏又有南界綽爾郭西界沙喇伯勒中抵勒布西等語凡此數處皆厄魯特故地而爾使謂哈薩克俱有游牧隱躍其辭希圖窺伺更屬僥倖試思我國家以大兵平定之地豈可任爾等僥倖况爾等前為厄魯特所擾雖見在游牧之處亦遠徙避去仍不能免於搶掠今干戈甫靜共樂昇平爾等游牧並非狹小乃妄行陳奏朕必不允是徒有會得見小之名僥妄生窺伺或轉至失其所有甚無謂也至爾等所奏哈薩克全部已為臣僕願世世子孫永效

惻誠乞賜聖書爲券等語朕嘉悅覽之爾等果能遵朕所頒教諭約束部眾各安生業自必永綏福祿垂於萬年矣又爾阿布賽使人奏云爾所屬有三人爲烏梁海所獲乞查出發回所奏未爲合理卽如巴魯克巴圖爾係獲罪之人理應擊送尙加恩寬免此三人既爲烏梁海所蒙養何必致瑣計較如必欲查還可將巴魯克巴圖爾擊送前來朕再降諭旨適已命爾使傳諭因附及之爾等各宜領悉○癸亥以傅森著左都御史官保爲刑部右侍郎由副都統○甲子諭御史呂光亨奏請京員於察典之外照外省督撫分別屬員賢否例令該堂官各行密陳一摺所奏自屬近理三年舉行京察在部院大臣自無不和衷商榷詳慎甄別其是否允當亦俱在朕洞鑒之中惟是該司員等在署服官有目共見其賢否眾著者雖有私心愛憎斷不能不爲公論所屈若其意見參差又不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三

上等官者悉照此辦理再京察時到任未及半年者例不填註考語然既在署辦事賢否亦約略可見亦應於摺內聲明附奏堂官到任未及三月者准展限於本年十二月內補奏至府尹所屬之治中雖係五品然係應升員外之員無庸入奏從之○丁卯山東按察使沈廷芳奏會子及門十有二人子思而外子襄陽唐公明儀公明高孟儀檀子公孟子高樂正子春公明宣單居離沈猶行及本朝湯斌並請從祀 文廟得旨增祀之事議論紛如聚訟亦無實濟政要故不爲也○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沈廷芳請增從祀 文廟一摺所奏無關緊要已於摺內批示訓飭矣身爲臬司自有職任應爲之事所當實力辦理者從祀增損本無裨於實政昔人紛紛聚訟已屬無謂乃摭拾經生家言連篇累幅徒爲條奏塞責可乎國家激勵人才見在信賞必罰應之者尙恐不能捷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四

揀發時一體挑選是名為學校收課士之效而實為上下其手啓
 速化之門耳於教學用人俱無實濟嗣後此例著停止毋復滋僥
 倖其如何詳定章程之處該部定議具奏尋議嗣後國子監教習
 三年期滿該堂官照各處教習之例出具切實考語帶領引見或
 用知縣或用教職恭候 欽定毋庸分別等第並毋庸留學三年
 其奉旨以知縣用者俱令歸班候選從之○癸酉 上臨大學士
 蔣溥第視疾○諭前李侍堯題參陸川縣知縣應斯鳴等縱賊害
 良一本朕以鄂寶身在粵西何以毫無聞見降旨令其明白回奏
 今據鄂寶覆奏巡檢陸廷相受賄縱賊毫無證據語多迴護如果
 原控情節屬虛則鄂寶先不當與李侍堯會銜題參且稱案犯見
 在正須研審又何以遽將事主舉監徑行咨革前後辦理殊屬舛
 謬鄂寶著交部嚴加議處此案令馮鈞就近前往查審定擬具奏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五
 鄂寶尋降 召鄂寶來京以託庸為廣西巡撫調彰寶為江南布
 政使以安甯為蘇州布政使由蘇州○甲戌 上御經筵○申夢
 璽以徇庇屬員降調以曹繩柱為廣西按察使由河南南○庚辰
 上奉 皇太后啓鑾調 泰陵並西巡五臺山○壬午免經過
 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甲申 上奉 皇太后謁 泰陵○
 乙西安南國王黎維禱卒嗣臣黎維禱遣使告哀貢方物○命翰
 林院侍讀德保大理寺少卿顧汝修冊封故安南國王黎維禱姪
 黎維禱為安南國王並致祭故國王黎維禱○丁亥免直隸萬全
 等八州縣八年至十八年通賦○甲午 上奉 皇太后駐蹕五
 臺山○乙未免山西五臺縣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民借倉穀石樓
 等州縣通賦○戊戌 上奉 皇太后回鑾○是月雲貴總督愛
 必達奏安南國沙匪郡尋即滾尋越入內地滋擾前經移咨該國

王迅飭興化鎮目丁文坦督兵圍擊飭開化等府文武員弁親至
 塘邊邊界巡查堵禦賊城堅厚又築水城周圍空濠經丁文坦攻
 毀水城會議攻破卡道即可進偏賊巢報聞
 三月壬寅禮部議覆大學士蔣溥奏請定考試中書之例一摺查
 考取中書閣字與閱文並重既係本人書寫不無涉嫌疑今據
 奏稱於會試薦卷中挑取事屬可行但考官所校僅在文義似未
 可以場中所取之數槩行授官應請不拘省分以四十名為額再
 備取二十名隨同新進士引見恭候 欽定再中書若專用舉人
 遇會試之年恐俱願入闈應試辦事必至乏人應於新進士引見
 時請酌用數員與舉人中書一體補用從之○乙巳 上幸正定
 府閱兵○丙午知貢舉刑部右侍郎熊學鵬奏查會試及順天鄉
 試例應將擬中前十名元魁卷豫期另騰進呈請自本年會試為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六
 始所有擬中元魁十名即將殊卷封固進呈其向外簾取勝錄生
 進內另騰之例應停得旨所奏甚是如所請行著為例○戊申諭
 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熟諳河務實力有年前以老病懇請解任
 曾經降旨俾其在任調攝今聞濫逝深為軫惜著加贈太子太保
 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莊恪○以高晉為
 江南河道總督調託庸為安徽巡撫以熊學鵬為廣西巡撫由刑
 部○庚戌吏部議御史睦朝棟請將今科會試迴避舉子另行考
 試有心要譽甚乖職守應照溺職例革職得旨吏部察議睦朝棟
 照溺職例革職一本所以留中不發者朕意以為若總裁大員中
 查無應行迴避之人則該御史所奏不過博一時虛譽其罪尚屬
 可原今據知貢舉熊學鵬查奏應行迴避士子則有總裁劉統勳
 之胞弟胞姪二人于敏中之堂姪一人劉統勳于敏中既係軍機

大臣而哇朝棟見係軍機處行走之員此次劉統勳于敏中二人
不令隨駕外閒已揣其典典試事而軍機處之人固不待言矣况
朕向劉統勳等會面諭及之哇朝棟豈有不知之理則其所奏顯
屬迎合上官此風斷不可長前明師生堂屬黨援門戶之弊往往
假公濟私害及朝政最為言路惡習我 皇考十三年以來大加
整頓風紀肅清朕臨御二十有六年於臺垣章疏苟有一二可採
者未嘗不見之施行若其意有所屬瞻顧徇私者亦斷難逃洞鑒
哇朝棟何人而敢以此等伎倆巧為嘗試乎此在諸科道尚屬不
可况該御史之在軍機行走者乎今歲恩科會試已屬格外曠典
臣工得與文衡已可云寵榮逾分而更欲為宗戚侍中是於不知
足之中又加甚焉號稱讀書者宜如是乎此於政體官方士習均
有關繫哇朝棟革職不足蔽其辜著交刑部治罪劉統勳于敏
中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七
中之授意與否姑不深究然致屬員之如此假言獻媚則二人亦
不得謂無咎其劉統勳于敏中之弟姪應行迴避者梟著罰停鄉
會試一次以示儆戒○王子 上幸平陽旋行圍○禮部議覆御
史范斌士奏稱國子監學正學錄向由考取記名今內閣中書既
議於會試薦卷中挑取應請一例辦理於取錄中書額數最為寬
取數名不必議定款項統俟引見錄用等語查取錄中書名數議
准六十名其年力老成宜於課士者請於引見時量用數員交部
以學正學錄選用無容另定取額嗣後國子監需人先期各部辦
理從之○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海明奏稱查出布拉呢敦離異之
妾愛什阿哈察所生子薩木薩克將伊乳母及收養之回人博羅
特索不解京等語薩木薩克尙屬童稚不應緣坐送來京師惟加
恩養育可耳即博羅特索不留養書主之承情亦可矜俱著照例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安插但聞布拉呢敦尙有二子或藏匿回地亦未可定著傳諭示
責等以留養薩木薩克一事曉示回眾仍留心訪察其餘子嗣毋
任藏匿○調錢維城為刑部侍郎以范時紀為工部侍郎由副都統
○丙辰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丁卯改綏遠城建威將軍曰
綏遠城將軍○以喬光烈為河南布政使趙孫英為直隸按察使
由山西冀
南道遷 ○己巳南寧國王蘇嗎喇薩提拉准第駕公滿遣使表
賀 皇太后聖壽 皇上萬壽並貢方物賜 御書扁額賞賚有
加
夏四月庚午朔 上幸莊親王允祿第○幸大學士蔣溥第視疾
○辛未鄧錫禮緣事解任以蔡長溧為四川按察使由江南
壬申諭薩喇善係獲罪之人派往伊犁效力贖罪理宜作速起程
乃以患病生瘡不能前往伊子恆瑣具呈請代此特沽名之舉耳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八
漢人中有似此者朕曾降旨訓飭恆瑣身屬滿洲且係宗室豈宜
出此乃軍機大臣並不斥駁竟爾據呈轉奏如出於無心尙可若
以薩喇善係傳恆姊夫瞻徇情面乃為代表奏則更非矣即如傅恆
朕亦因其平日謹慎奮勉是以格外優待否則朕恩豈可長恃乎
軍機大臣此奏愛之適以害之耳此等情節豈能逃朕洞鑒再此
事若在他入患病不能前往朕或施恩寬免至薩喇善則斷難寬
貸薩喇善著仍發往伊子恆瑣著革去侍衛隨伊父前往○癸酉
四川總督開泰等奏金川土司耶卡稟稱我本 天朝土司為與
眾土司不和眾土司因將不法之事向內地官府前控告如今止
求作主剖斷情願格遵絲毫不敢多事等語臣等思金川與革布
什咱搆毀以致各土司圍堵兩載有餘耶卡既不獲逞其吞併之
謀且數經挫衄稟求剖斷若仍令各土司駐防攻守既不能剋日

奏功轉恐日久生懈隨委諳練員弁前赴綽斯甲布黨壩金川一帶會同各土司所遣大頭人宣揚恩德切指即卡罪惡明白剖斷將金川在黨壩界上所修碉卡押令拆毀侵占黨壩山地全數退還並差弁員前赴布拉克底令將金川所助番兵悉回巢穴然後傳知各土司將各處土兵及土練次第撤收惟是革布什咱兩被金川蹂躪殘破良多而巴旺毗連布拉克底人少力單仍留弁兵千餘名在革布什咱巴旺中間章谷地方駐紮以為聲援昨綽斯甲布黨壩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沃克什梭磨卓克采從噶克九土司以土兵均撤陸續遣人赴省請安臣等諭以即卡為人狡詭目下雖已竣事仍當時刻留心不可墮其詭計即卡亦遣人來臣等嚴行教誡諭以天朝之於土司正如雨露之於草木無有二致自己向順即享安全自己作孽即受災禍惟即卡自擇之頭人又

東華續錄 卷五十三 九

稱上年莎羅奔已死即卡懇求換給印信臣等復諭以即卡止見有罪未見有功即使分當承襲亦應照例取具各土司印結由地方官詳報請題方能換給印信頭人又稱即卡因莎羅奔之死欲遣人赴藏熬茶求給路票臣等復諭以熬茶本係善事即卡應遣大頭人虔誠豫備將隨去人數若干報知該管地方官轉稟駁辦該頭人俱領諾而去報聞○己卯諭大學士蔣溥居心純正奉職恪勤簡任綸扉綜理農部兼領翰苑久直內廷敬慎小心從無少懈前因患病增劇屢賜醫藥朕親臨看視尙冀就痊遽聞溘逝深為軫悼著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並賞銀二千兩治辦喪事朕於十三日親往奠醴以示恩眷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恪○命瑪納斯等處屯田並設伊犁至烏魯木齊驛站○辛巳調富明安為廣西按察使曹繩柱為福建按察

使○壬午 上臨大學士蔣溥喪次賜奠○甲申諭廷試為策士鉅典上年因朱栢條陳議定章程引見前列十名親定甲第並先期令讀卷官會集文華殿悉心校閱其制已為周備惟是增派王公大臣及御史等監試一節在讀卷諸臣有事讀卷而從而監之者終日坐視此不過防其爭執把持耳然各人意見時有不同勢難禁其折中商榷亦無取其同聲附和也若云把持獨斷則今日尙覺鮮有其事即果有之亦非監試數人所能察諸事朕惟務實有名無實不如不為自後王公大臣御史均毋庸如朱栢所云增派因思諸臣讀卷向俱各加圈點分別標識其間即各有參差不過如上之適中中之適下品題不無互見當不至相去懸絕其或相去懸絕者必各具成見恐有高下其手之弊應自本科為始俟臚傳事竣禮部即將讀過試卷請旨另派大臣覆行察看如有標

東華續錄 卷五十三 十

識懸絕者即行指明進呈候旨庶諸臣不敢稍以私意抑揚鑑別益昭公慎又讀卷官所進策目問條向有由內閣豫擬之陋例漏洩揣摩不可不防其弊應一槩禁止屆期令讀卷官密擬策問進呈候朕裁定發齋刊刻著為令○諭西路效力贖罪大員賞給一半養廉著為例○丁亥吏部議准陝甘總督楊應琚奏前議裁大通衛歸德所之衛備查大通在西甯府治西北東西二百七十餘里南北四百三十餘里幅員甚廣衛備既裁距各屬州縣並皆為遠應將距西甯遠之北川新添堡等處十八村莊撥歸大通管理改為縣治至歸德所距西甯三百餘里請改設西甯縣丞分駐該處從之○庚寅 上閱健銳營兵○壬辰李元亮因病解任以李侍堯為戶部尚書調蘇昌為兩廣總督愛必達為湖廣總督以吳達善為雲貴總督常鈞為河南巡撫溫福為倉場侍郎由內閣

○甲午賜王杰等二百一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雙慶為內閣學士原任倉場侍郎

五月庚子諭向來直省秋審成例相沿巡撫率同司道赴按察使衙門會同查審雖一切豫備陋規久經斥禁然以巡撫率屬並會司署隨帶員役究不無供應之煩非所以慎刑章而清吏治今常鈞奏明本年安省秋審見在會赴撫署辦理所見甚是嗣後各省均照此例行著為令○丁未命劉統勳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以梁詩正為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劉綸為兵部尚書金德瑛為左都御史由禮部左侍郎遷○戊申以安泰為刑部侍郎○戊午諭前據楊廷璋吳士功會審馬龍圖私用存營公項銀兩一案輒引自首例減等定擬悖謬乖張迥出情理之外朕即知此案立意必先出自吳士功而楊廷璋從而附和因降旨令伊二人公同明白回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十一

奏今奏到定案時雖係楊廷璋主稟而督參撫審吳士功實為主政往來商推具有原札可駁果不出朕所料吳士功身為巡撫以提督大員營私舞弊此何等重案乃敢妄逞伎倆欲從中高下其手且明目張膽冀於朕前直售其欺居心尚可問乎即據札內所稱幕友援引例文云云欲楊廷璋酌定之處尤堪駭異楊廷璋吳士功為封疆大臣即馬龍圖亦提督大員豈有二人胸中竟無定見悉藉幕友主張此語豈可靦顏告之同官奏之君父者其曲意幹旋不問可知况原審內有事前彌補之說朕豈將姚應夢供內該犯定讞送聘借銀五百兩曾於養廉項下扣清此項銀兩於未經參奏之前豫為彌補尚可自稱事前至買辦燕窩等銀一千餘兩俱係盤查時攢湊抵項且扯燒數簿以私冊掩飾其為事欺假捏更何待言如此而猶欲以自首脫罪有此理乎朕臨御二十

六年歷事不少人之情為素所洞悉吳士功本係張廷玉用人其生平貌為直類而城府甚深亦眾所共曉第以其人尚小有才且歷外任年久巡撫缺出一時不得其人因而擢用乃伊一得志又以閩省去京稍遠即肆無忌憚即如伊向因與張廷玉甚厚未免有得罪史貽直之處今又與史奕昂修好以冀解前恨則其人之居心邪正從可知矣朕本欲為之隱惡揚善而伊乃敢顯為攬權嘗試之計此而付之不問朕又將何以用人昨胡寶瑛於河南任內道員等收受鹽規漫無覺察具摺自請治罪朕以其實出無心即為姑宥若吳士功之有心欺謾情甚可惡者其相去又可以道里計乎吳士功著革職發往巴里坤自備資斧效力贖罪楊廷璋身為總督隨聲附和答固難辭但究係為吳士功所賣尚非發謀可比著革職從寬留任八年無過始准開復馬龍圖著解來京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十一

交三法司嚴審定擬餘著三法司嚴議具奏並將該督等前後奏摺及批諭廷寄一併鈔發將朕辦理庶政輕重大小不容纖毫蒙混並大臣等公罪私罪一切聽其自取亦不能纖毫假借之故俾中外臣工共知所懲勸○以定長為福建巡撫永甯為兵部侍郎○辛酉調謝浴生為禮部左侍郎以張映辰為兵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甲子諭戶部尚書李元亮老成勤慎宣力有年前因患病特予解任調理遣御醫診治並令伊子李侍堯即速來京省親以冀痊可今聞遠逝深為軫惜著加恩賞銀一千兩辦理喪事派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諡勤恪○丁卯參贊大臣舒赫德奏臣等風聞布拉克呢敦逃入巴達克山時曾將幼子三人攜往今據索勒坦和卓曠回之葉爾羌回人台里布和卓密告臣

額敏和卓云布拉呢敦三子一名和卓阿什木一名阿布都哈里克一名和卓巴哈敦見在巴達克山居住所有照管養育之人俱甚窮苦且慮傷害臣等詳議若向素勒坦沙索取恐伊藉端居奇正在籌議間適奉到養育薩木薩克之恩旨臣額敏和卓即密傳合里布和卓詢得實情隨飭親信屬人什不同葉爾羌伯德爾格回人數名前往因貿易之便通知養育布拉呢敦三子之回人等宣示 聖恩令其帶領來投再經過霍罕部落之要隘亦行文該處阿哈拉克齊密爾拜蘇爾令其照管前來一切俱以臣額敏和卓之意為詞其合里布和卓等俱酌加獎許令其相機辦理報聞六月丙子以觀音保為貴州按察使由河南開歸陳許道遷 ○庚辰以周煌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講學士遷 ○癸未予故刑部左侍郎伊祿順祭葬

○丙戌諭前因各省藩臬於地方政務陳奏寥寥會經降旨通飭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三 十四

而近來具摺言事者自雨雪情形外亦不過掇拾條例內一二無關輕重之文虛應故事迨下部議覆則其事之可行與否彼又若不與其責者然豈朕重官常飭吏治之義即如福建按察使富明安來京陛見朕詢以馬龍圖一案據稱彼時原知減等定罪之非且會稟明督撫因楊廷璋商之吳士功遂有幕友查例之說曾不思臬司職任刑名當日既見如此果能力為揀止吳士功等皆可免於罪譴所全固多或堅持不聽亦應據實奏聞俾職典得無撓枉其與尋常條奏塞責者相去何啻霄壤乃臨事委蛇既內擯上官之勢又外博長厚之名及至朕前復借此為自明諉過之地國家又安用此藩臬為耶且今日之兩司即將來之督撫設皆如此居心無論其身任封疆不足以資倚任即此時見膺方面品秩不為不優於督撫公事並非不應參與者何得俯仰趨避視同隔膜

朕撫御臣工從無偏任伊等共襄職業亦豈肯教之苟立異同使為藩臬者有意取巧或藉越俎陳言冀得行其傾陷是徒自取罪戾安能制人若不以官守為重而惟以緘默為善藏以模稜為得計其為阿附督撫則一耳曠官廢事莫此為甚儻將來竟相沿成習設遇關繫重案辦理乖張同僚不知共濟將督撫獲罪朕亦不能置兩司於不問也直省藩臬兩司著通行申飭並將此傳諭中外知之○乙未弛貴州民苗結婚禁

臣王先謙
臣周倫著恭校

秋七月辛丑以兆惠協辦大學士調舒赫德為刑部尚書以阿桂為工部尚書○壬寅諭軍機大臣等見在樂器需用特督按十二律大小為差江南靈璧縣素產磬石著交與高晉託庸遵照發去畫樣十二紙並寬厚尺寸件數如式採取石料每塊四邊俱寬留一分以敷琢造並令該督等選擇石質純淨無虧爛疵者依式照數妥辦務於九月初一以後十五以前解到交樂部承辦方可無誤冬至應用之期可將此傳諭該督等令其速行趕辦毋得延緩如其不能全得先將黃鐘律四塊解來其餘以次辦送此關大典即用正項辦造亦可毋得累民○丁未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四

鄂彌達卒遺疏聞得旨鄂彌達敷歷中外宣力有年今聞溢逝朕心深為軫惜著加恩賞銀二千兩辦理喪事仍派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子祭葬諡文恭○己酉以納世通為工部右侍郎○壬子命減緩決三次以上人犯罪○癸丑 上啓鑾秋彌木蘭以兩命誠親王允祕恭扈 皇太后駕候晴日啓鑾○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新柱奏謙珠特伯克黑斯裏遣伊子貢金隨酌量賞給又據告稱伯克納格爾吉勒梯亦願附進土物等語外藩小部落輸誠入貢固不當較其貢物之厚薄但必親身前來或遣其子弟始足以昭忱悃若僅遣使人即當酌量辦理至納格爾等與黑斯裏一體乃懇其代進將來之日久便成黑斯裏之屬人矣此風斷不可長嗣後若有免人附進者非但不加賞資

亦不收受著傳諭新柱等知之○戊午大學士禮部議覆總理樂部莊親王允祿等奏金石為八音綱紀故笙鏞擊拊著美虞廷雅頌所傳虞業特備自漢以來各史樂志俱載有鏞鐘特磬惟明代樂懸未興嘉靖時太常卿張鶴建言請設特鐘特磬因黃鐘律度未得不果我朝中和韶樂契合元音前者得西江古鏞鐘考定黃鐘真度上下損益更鑄為鏞鐘十二竊以條理宜備始終請仿周禮磬氏句博股鼓依律長短之法制特磬十二處與鏞鐘俱為特懸以備中和之盛其樂懸位次奏樂儀節考古制鏞鐘在東居編鐘之左特磬在西居編磬之右皆北向凡樂作起祝鏞鐘一鳴編鐘繼之樂闋擊特磬一乃奏敵凡大祭祀大典禮悉依應月之律各設鏞鐘特磬一處等語按周禮鐘師掌金奏鄭康成曰金謂鐘及鏞買公彥曰此擊不編之鐘也磬師掌教擊磬劉敞曰宮懸有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四

特磬十二陳暘曰磬與鐘相待以為用國語金石以動之是也磬有編有不編者明堂位叔之離磬虞書鳴球皆特懸之磬也爾雅大磬謂之磬大戴禮磬一懸而堂特則明有特磬也惟鏞鐘大小之制及賈疏磬無不編之說辨論紛紛朱子云鐘磬有特懸者有編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絲竹皆為所掩故但於起調畢曲時擊之以為作止之節其論與孟子始終條理之旨相合則特磬與鏞鐘固均重已應倣周禮磬氏句博股鼓依律制特磬十二處以備鏞鐘至樂懸位次奏樂儀節見今樂部編鐘編磬久列東西特懸應各從其器其北向之處考儀禮大射樂懸之法編鐘編磬之外又有所謂其南鏞者鏞即鏞也是特懸鐘磬東西定位北向自古而然其所稱大祀大典設應月本律之鏞鐘特磬各一考宋仁宗時詔定大樂馮元等言鏞鐘考擊之法十

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為節以便合樂其說最允今奏樂依應月之律洵合古制從之 御製鑄鐘銘曰自古在昔功成作樂辨物洵吉鑄此鐘鑄 皇祖正音中和大備詎獨是遺或存深意積底西旅瑞出西江考象制器協和萬邦一虞特懸用起律首編鐘繼奏簫韶成九寬橫樂舞必考必精慎遵 前憲敢或損增宣陽導陰立均出度萬事本根百王架瘦繫于小子蒙業重熙賴 天者定惟日際時範器識年悉新已盛銘無溢辭惕乾懋敬特鑄銘日子與有言金聲玉振一虞無雙九成遞進準今酌古既製鑄鐘鑿不可闕條理始終和闐我疆玉山是藎依度採取以命警叔審音協律咸備中和泗濱同拊其質則過圖經所傳浮嶽涇水誰誠見之鳴球允此法天則地股二鼓三依我釋如獸舞鸞鬃考樂惟時 乾禧 祖德翼繩承撫是萬國益懷保泰敢或伐功敬識歲吉 東華續錄 乾禧五十四

辛巳乾隆○己未軍機大臣等議覆參贊大臣舒赫德奏阿克蘇等處鼓鑄之錢宜派給回人行使錢法始可流通請將鑄得之七千餘騰格以四分存公六分派給回人來春收回人租稅以錢折價於十分內抽回二分續鑄亦照此辦理應如所奏從之○庚申 皇太后啓鑾○壬戌 上駐蹕避暑山莊○癸亥以安西種豆成熟命額徵糧改徵豌豆○甲子諭三寶善以道銜前往哈密辦事其直隸布政使員缺著觀音保補授同德在巴里坤辦事已經數載於採買羊隻等事俱辦理妥協著補授貴州按察使永甯著以侍郎銜前往巴里坤辦事同德俟交代後再行來京○丙寅 上詣廣仁嶺恭迎 皇太后鑾輿駐蹕避暑山莊○河南祥符等州縣河溢命侍郎裘曰修馳往查勘撫恤並籌堵濬

裘曰修前往會同辦理今據奏報見在漫水漸就消退地方城郭可以無虞雖因奏稍慰但河溜奪出楊橋直趨尉氏縣買署河舊流淤淺斯於河防最關緊要著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公兆惠星速馳驛赴豫督率查辦○以河南祥符等縣被水命劉統勳等會同常鈞嚴飭地方官隨查隨賑毋俟彙齊冊報展轉稽延○調南河官弁赴河南工次協助堵築○甲戌命截留河南山東漕運 陵糶粟米於直隸備賑○戊寅諭前蘇昌密奏周琬情性乖張奏事倒提月日掩飾已過一摺朕以其事無實蹟或係督撫臆見不合尚未遽信令愛必達於到楚後留心體察據實查奏今奏稱周琬遇事偏執與蘇昌有意掣肘於地方要務及保題委署等事係蘇昌曾經酌定者必欲反其所為以致司道等恐致遲誤詭以並未稟過督臣為詞其接見屬員如意所私喜者則竟日閒談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四

而實有公事急須面稟之員或屢日不得一見又如今歲天門潛江沔陽等各州縣五六月間因雨水被潦例應於夏災案內奏報而周琬竟以為每年常有之事匪不上聞於歸州知州趙泰交誼竊為盜宜昌府知府佛保住酷刑妄斷一案則意存曲庇種種行為乖謬等語周琬由刑部司員因其尙有才具應加簡擢用至巡撫理應感激奮勉乃竟於地方政務不能和衷共濟任意妄行而徇庇劣員玩視民瘼尤為深負委任周琬著革職發往巴里坤令其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蘇昌愛必達摺並發湖北巡撫員缺著湯聘補授河南見有堵築隄工及經理賑恤之事胡寶瑛無豫日久一切情形均所熟諳著仍補河南巡撫其江西巡撫員缺即著常鈞調補胡寶瑛速赴新任侯胡寶瑛到豫常鈞再往江西此時巡撫印務湯聘暫行署理俟常鈞到日再赴湖北之任湖北巡撫印

務著愛必違暫行兼管○軍機大臣等議覆左都御史永貴奏回部蕩平所設阿奇木等伯克請照各邊省土司之例給與印記等語查回部葉爾羌等城辦事大臣俱已鑄給印信其阿奇木等伯克自應一律鑄給圖記但圖記式樣宜加酌定以別等威查回部設立阿奇木共三十一城計其大小酌為三等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為四大城烏什英吉沙爾庫車闐展為四中城沙雅爾賽哩木拜庫爾勒玉古爾牌租阿巴特塔什巴里克哈喇哈什克勒底雅玉隴哈什齊爾拉塔克阿斯騰阿喇圖什阿喇古玉斯騰阿喇圖什英額奇盤巴爾楚克沙爾呼勒魯克察克托克三喀喇和卓洋赫克勒品為二十三小城俱給與阿奇木伯克圖記其大城圖記分寸視內地佐領中小等城以次遞減從之○庚辰命江南河道總督高晉赴河南協辦河工○辛巳命停運河南本年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四 五

漕糧○以雷明安為江西布政使調柏珉為廣西按察使同德為陝西按察使趙孫英為貴州按察使王檢為直隸按察使以程灝為安徽按察使由江蘇調○調亢保為貴州布政使徐垣為湖北布政使○庚寅撥山西倉米十萬石於河南備用○辛卯 上奉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水蘭行圍○癸巳郭貴人薨追冊為嬪○甲午命撥倉米二十萬石於直隸備賑

九月壬寅以溫敏為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使遷○甲辰以張達堯為雲南按察使由浙江鹽運使遷○丙午諭昨江西學政謝溶生奏到泰和縣逆犯李雍和潛逃逆詞狂悖不法一摺朕以悖逆大惡學臣一有見聞原應據實入告但事關地方重案即當與撫臣會審合奏該學政乃據為己有輒由驛五百里馳奏見小乖方不協事理已令軍機大臣傳旨申飭將本案交署撫湯聘嚴審定擬具奏今據湯

聘摺奏則不但謝溶生具摺之前並不知會撫臣且湯聘既聞知府等稟報即會同臬司親提審訊而謝溶生將該犯按出逆詞始終祕而不發其情尤不可解學臣職司課士使遇地方重大公事皆如此有心掣肘讞案何由而定向以謝溶生不過好事自用不達大體之人今觀其居心行事任私謬戾若此其於官方政體均有關繫又豈獨意欲見長不能和衷集事已耶謝溶生著交部議處尋議應照例降三級調用有加一級應銷去加一級仍降二級調用得旨謝溶生著銷去加一級仍降二級調用○戊午諭軍機大臣等胡賈瓌奏原任刑部主事余騰蛟詩辭狂悖請旨即行正法一摺朕初閱摺內所敘事屬大逆已批三法司嚴擬及檢閱詩文各稟即原首及籤出各條率多蹈襲舊人惡調語句踏駁不得謂之誹謗悖逆胡賈瓌或有鑒於從前胡中藻之案以為既經首出不得不嚴行處治且入告少遲又焉知不為謝溶生先得居奇是以如此具奏殊不知逆惡大罪國法不容胡中藻狂悖實蹟種種朕不能為之貸若此等詩辭豈可從一例論耶看來余騰蛟自恃曾為職官武斷鄉曲如余豹明所控幫助爭田等事實所不免然此亦自有應得之罪若摭拾詩句吹毛求疵置之重辟不獨無以服其心即凡為詩者勢必至不敢措一語矣朕明慎用刑一切扞網之徒輕重惟其自取從來不設成見況摺內既稱余豹明素屬健訟儘將余騰蛟竟行嚴辦才陷之風又可長乎胡賈瓌見已到豫著將此案交與常鈞令其詳悉研審將余騰蛟所有居鄉恃符爭訟各本罪按律定擬具奏原摺鈔寄閱看並傳諭胡賈瓌知之○庚申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劉統勳等奏開放引河形勢已成勢甚逼暢等因一摺辦理皆

中機宜已於指內批諭看來此次劉統勳等所辦楊橋工程較之
從前張家馬路漫工竣事更為迅速可見大工之集全在董理得
人則事半功倍非必帑費工多始堪奏效也昨者高晉摺奏南河
善後工程樂議增高培厚甚至估需銀四十餘萬非獨不知辦工
緩急次第且於事理全無體會必如高晉所奏因一處漫口全河
並須興作則見在自楊橋而下縣互數千里直至雲梯關入海其
將何所措手若以尋常修防動費帑金數十萬勢又安可為繼與
其以此妄費於下游無事之處更何如用濟楊橋急工之為得乎
想劉統勳等亦必聞其言而非笑之前奇尹繼善論旨已極明悉
可一併鈔寄劉統勳等閱看令其面詢高晉伊將何以自解著於
奏事之便附摺奏聞○乙丑 上奉 皇太后回鑾○是月雲貴
總督吳達善等奏安南沙匪郡尋竄入內地焚劫村寨疊經該國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五十四 七
發兵協剿茲據該國具報九月初五日於清波地方將郡尋生擒
當即飭令解送內地審辦得旨是

冬十月戊辰以明春恭奉 皇太后聖駕南巡命截留江浙兩省
漕糧各十萬石於駐蹕地方平糶○辛未 上奉 皇太后還京
師○壬申命再撥倉米二十萬石於直隸備用○甲戌命山東截
留漕糧十萬石備用○丙子轉程景伊為禮部左侍郎以何國宗
為禮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己卯調五福為工部右侍郎以彭啓豐
署吏部右侍郎俟服闋實授原任兵部左侍郎○辛巳葉爾羌辦事都統
新柱等奏辦理鼓鑄以錢五十文為一騰格除兌給三城回人仍
存三萬六千餘騰格查回人兌支普爾錢文近將七十之數增加
三十頗累貧戶請嗣後以盡收普爾錢文為止不必勒限報聞○
丙戌調蔣嘉年為陝西按察使以梁壽鴻為河南按察使原任廣西按察使

○丁亥諭成衣扎布奏車木楚克扎布等呈稱俄羅斯經格爾
圖喇瑪玉爾等奉伊吉納爾衙門來文將瑪哈沁色布騰等一百
餘人及軍器馬匹等物全行送出等語車木楚克扎布等駐兵那
林候俄羅斯信息曾經降旨訓飭今俄羅斯既行送出即已竣事
色布騰雖係俄羅斯違約呈獻非伊等擒獲但遠道追捕亦與有
勞績車木楚克扎布拜古賚著加恩賞段四端杜爾伯特貝勒巴
桑烏梁海散秩大臣圖布慎領兵追捕喀爾喀協理合吉恭格向
俄羅斯索取頗出力俱著賞段三端此次派出官兵及杜爾伯特
特烏梁海等官兵仍酌量賞賜以示鼓勵色布騰著嚴行押解來
京○戊子諭軍機大臣等豫省堵築楊橋漫工已將就緒可以指
日合龍見有劉統勳等在彼督率經理無需多人協辦高晉所管
南河如高郵甘泉等曾被風暴之處見有應行相度辦理工程且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五十四 八
南巡在即差務亦應料理著傳諭高晉令其即回南河總河任所
不必留駐豫省○辛卯以張若澄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壬
辰命裘日修回京○癸巳命劉統勳兆惠回京○甲午以安泰為
刑部侍郎○是月貴州巡撫周人驥奏黔省近年多種棉苧仁懷
廳等處兼放山蠶結繭數萬試織繭紬各屬倣行漸知機杼得旨
嘉獎

十一月乙未朔賜段飛龍等六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
申吉慶緣事革職調安泰為戶部右侍郎以阿永阿為刑部右侍
郎○己亥河南楊橋漫工合龍命於工所建 河神祠○庚子諭
沈德潛來京進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求為題辭披閱卷首即冠以
錢謙益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復仕國朝人品尚何足論即以詩言
任其還之明末可耳何得引為開代詩人之首又如僕郡王以親

藩貴介乃直書其名至為非體更有錢名世在雍正年間獲罪名教亦行入選甚至所選詩人中其名兩字俱與朕名同音者雖另易他字豈臣子之誼所安且其間小傳評註俱多紕繆沈德潛身既老憤而其子弟及依草附木之人慙慙為此斷不可為學詩者訓朕顧可輕弁一辭乎已命內廷翰林逐一檢刪為之別白正定矣至朕自來加恩於沈德潛者特因其暮年晚遇人亦謹愿無他是以令其在家食俸加晉頭銜以示優恤然莊有恭前任蘇撫時曾奏及伊子不知安分時為規戒俾不至多事累及伊父此正莊有恭存心公正所以保全沈德潛者不少見詩選刻已數年陳宏謀則近屬同城尹繼善雖駐江甯亦斷無不行送閱者使能留心如莊有恭據理規正不但此事早知檢點即其子弟等輩知約束安靜居鄉其所裨於沈德潛者豈淺鮮耶陳宏謀無足論而尹繼善華續錄 乾隆五十四 九 善佯為不知之錮習雖朕屢經諄諭尚執而不化耳著將此傳諭尹繼善陳宏謀令其知所省改○定京員改補外任仍准戴軍功賞例○辛丑裁歸化城都統綏遠城右衛西安副都統青州將軍移察哈爾都統駐張家口左右翼副都統駐遊牧邊界○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徐垣奏黔省新開南明河徒勞無益請查勘停止一摺已有旨諭部前此周人驥奏請開河原為運鉛而設若仍不利舟行且於官民均有未便自不應復行迴護前說貽累地方但愛必達前任總督數年此事原委諒所深悉何以未行奏聞著將該處河道實在情形若何及該撫前後辦理有無意存迴護之處一併據實奏覆並著傳諭吳達善令其秉公確勘實在情形即行據實妥議具奏尋愛必達奏此河前經撫臣親往查閱尚易開修會摺奏准隨委員辦理試運嗣臣赴楚過黔詢據撫臣稱河道

見無阻滯須歲修可久至黔省各處河道均一綫溪流今由新河運鉛實較川江為穩惟連履水手未悉路徑不免淺阻舣延得旨覽此語究屬迴護吳達善奏見自滇赴黔勘明另奏得旨周人驥辦事究竟如何據實奏來○丁未免河南祥符等四十三州縣漕糧項有差○戊申諭原任侍郎錢陳羣久歷鄉黨兼直內廷年逾七旬學問優裕前以養疴回籍有旨在家食俸用資頤養今來京慶祝召對之次見其神明不衰而居鄉素稱恪謹著加恩賞給尚書銜以昭優眷○壬子以索琳為浙江布政使調梁鴻為山西按察使以輔德為河南按察使由甘肅肅州道遷○癸丑諭本日尚書伍齡安讀加上 皇太后尊號表文舛錯甚多復不相連屬本年 皇太后七旬慶典天下臣民同深歡躍執事人員自應倍加敬慎伍齡安前因贊讀較優加恩擢至大員此次讀表並不敬謹頗誦致有舛錯實屬怠忽非尋常失儀可比著革職賞給贊禮郎銜仍在贊禮郎上效力贖罪○甲寅加上 皇太后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以永貴為禮部尚書○乙卯 上詣慈寧宮侍 皇太后宴綵衣舞奉觴親王皇子皇孫額駙等以次進舞禮成○丙辰 御製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連珠○以勒爾森為左都御史德保為吏部侍郎由署兵部○辛酉調錢汝誠為戶部右侍郎以張泰開為刑部右侍郎仍留順天學政任由左副都御史遷○以梁國治署左副都御史由廣東惠潮道遷署刑部右侍郎由廣東○授玉素布為參贊大臣駐葉爾羌○壬戌大學士等議奏據內務府郎中戴保住控侍郎吉慶前署殺虎口監督傅察納承辦西直門右道工程浮銷八千九百餘兩審保傅察納代吉慶彌補賠修之項輒於奏銷時浮開吉慶係總理大

員明知冒銷不行查問均罪無可寬應將吉慶傳察納照監守自盜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副都統傅景接管石工訊不知情但扶同吉慶參奏戴保住應照都統將軍貪婪副都統不行糾參發覺審實例降三級調用不准抵銷得旨吉慶傳察納俱依擬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傅景見派駐藏著加恩照所降之級從寬留任俟差竣回京視其如何奮勉出力之處再降諭旨○癸亥軍機大臣等議覆葉爾羌辦事都統新柱等奏回人以普爾錢文兌易新錢不能全交等語查葉爾羌鑄錢一年得八萬餘騰格阿克蘇又開鼓鑄與舊普爾參雜行使自可流通無庸急為收替俟新錢鑄至十萬騰格時舊錢收盡自當停鑄或尚有舊錢仍行添鑄以盡收舊錢為度每月不限定數至局鑄無多量減工役一半均應如所奏從之○甲子諭前因西陲平定新疆廣闊所有移駐大員官兵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四

上

歲需養廉經費比前或致增多是以特命在外辦事大臣等詳查奏聞頃據舒赫德覆奏軍機大臣通行較覈則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城駐防應需各項合之陝甘節省諸費視未用兵之前不但絕無所增實可減用三分之一其屯墾自給之糧既可不虞運費且將來種地日開所入倍當充裕又不在此時約計之內此皆一一指數可按者前用兵之初庸愚無識之徒好生浮議朕固不屑深辨今武功大定又或以長駕遠馭不無多耗內地物力為疑今經查覈不但未曾多費而且有所節省夫天子不言有無國家有當用者雖累鉅萬不可惜也朕非錙銖較量但因西陲用兵始末所關不得不詳為剖晰以曉庸眾俾知此番武定並非耗帑勤遠之為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解京訊係前在阿勒坦和碩戕害庫車辦事布政使德舒等屬實交刑部正法報聞○丙子宗人府奏請以故奉恩將軍啓昭庶子麟智襲職得旨此奉恩將軍著麟智承襲但定例降等遞封至奉恩將軍雖無可降之等然未經出缺以前其嫡妻所生之子年已及歲即考試封奉恩將軍是多一奉恩將軍矣殊屬大優嗣後此等奉恩將軍之子應封時暫行賞給五品虛銜仍食原錢糧俟應襲之奉恩將軍缺出再行承襲將此永著為例○戊寅諭熊學鵬奏廣西興安縣緝獲湖南湘鄉人鄧廷賢等私刻印票冒差需索一摺以該犯楚人歷經楚地該撫馮鈐並未奏聞傳旨令其查覆今據奏到自請交部議處並將藩臬道府州縣等一槩列參未免惶遽失措且以鄰省獲犯不無中存芥蒂均非封疆大臣持正奉公之道督撫統轄全省地方偶有匪徒越境滋事在本縣本府自不能辭失察之咎至司道以上所轄既廣即不當盡干嚴譴况在撫臣朕豈即以一二緝案督辦不前定其殿最耶諒中外臣工所宜共喻者是馮鈐所奏過當之處於率屬已不得其平若因此而歸咎熊學鵬自生嫌隙則於政體官方所繫尤為重大督撫同駐省會凡事固當和衷共理即地屬鄰封其中會咨協濟之處在國家並非二事如馮鈐於此案知會到省方當深服熊學鵬嗣此每有見聞共期實心仗助所見方為遠大設以私心未化因而膜視掣肘幾置公事於不問在督撫為不知大體在朝廷亦安用此大臣從前鄂爾泰等在封疆中已為不數見之材然以意見不合遂與李衛等抵牾生釁特因朝綱整肅勢不能成黨援門戶之漸然自來外吏吟域相持久成惡習不可不深引為炯戒也將此通諭各省督撫知之○癸未兵部等部議覆四川總督開泰奏石砬一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四

上

司界在川楚間與內地州縣接壤幅員千餘里土著流寓錯雜經
臣前議暫移同知駐紮官民究不無觀望不若竟設流官俾歸畫
一將該土司改爲直隸石砭同知量設佐雜汛防分營其應製世
職照苗疆例改授土通判不干與民事該土司原有另徵草籽秋
糧等銀卽定爲正額以抵同知增添養廉從之○乙酉諭工部奏
各省卓異官引見後向例文職賞給朝衣武職賞給蟒袍由工部
領銀製造轉發該員等不能久候親領易致書役等冒領隱匿諸
弊嗣後請停止賞給一摺卓薦人員旌以章服雖沿做車服以庸
之義第行之日久漸成具文司事官吏等領值既有虛浮工料又
非精好及由提塘分發展轉弊生不惟本員實用無裨且恐轉致
勒索停其製給實屬允當但違請議裁伊等循績旣昭雖回任候
升自應卽示獎勵嗣後著加恩循照內官京察一等者令於引見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四

准其卓異時各准加一級仍註冊回任候升著爲例○戊子命外
官迴避內外兄弟○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數數各省通
共大小男婦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五名口各
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四百七十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五石二斗
七升七合五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著恭校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春正月丙申諭今春朕恭奉 皇太后暨與
巡省江浙翠華所過宜沛隆施著將江蘇安徽浙江三省節年緩
徵及未完地丁各項槩予蠲免○己亥命五城設廠平糶○丙午
上奉 皇太后啓變南巡○丁未免直隸山東經過地方本年
額賦十分之三上年被災處所十分之五○戊申金德瑛卒以董
邦達爲左都御史程巖爲吏部左侍郎起莊存與爲內閣學士
禮部○甲寅納延泰卒以多爾濟爲理藩院侍郎○乙卯諭沈廷
芳向在道員任內奉職尚能勉因臬司缺員卽予簡擢乃自任
事以來一味因循獨善於刑名職庸並未實心經理上年忽條陳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曾子孟子門人請增入祀並將本朝湯斌從祀學宮似此摶摶浮
文何濟實政國家信賞必罰明示彰瘅尙未能使天下之人盡皆
知所省惕而猥以已往之人用虛言進退謂足轉移風俗能乎不
能此皆明季相沿陳腐惡習朕所深惡且沈廷芳身任臬司在臬
言臬律例之因革應言者不少而喋喋以此爲事其職任曠誤必
多當卽降旨阿爾泰令其留意體察嗣據覆奏沈廷芳於所辦事
件並經董率督催雖無貽誤而觀其才具實在難以勝任朕批諭
以旣無大過尙可姑容俟南巡時再行察看今日召見東省藩臬
見其精力衰頹已有老病之態詢以地方政務亦惟隨人唯諾並
有猶豫懷疑之意其所見旣屬悠謬重以觀望廢心尙冀其力
爲驅策克副兩司之職乎沈廷芳著以原品休致山東按察使員
缺著閔鶚元補授俟試事畢卽行任事見在印務暫交阿爾泰委

人署理○已未諭上年徐垣奏黔省新開南明河徒勞無益請行
 停止一摺伊以在黔身經之事至調任湖北後奏請未免取巧卸
 責然所奏自屬公論即降旨交吳達善秉公查覆今據勘明覆奏
 該處多係峭壁一綫河流洶湧直瀉見在巨石滿河船不能行地
 方官押令苗民終年負運荒廢農功甚為苦累請將巡撫周人驥
 及委勘之古州兵備道四十七混請歲修之貴陽府知府胡邦祐
 交部嚴加議處等語周人驥四十七胡邦祐俱著嚴加議處封疆
 大吏經理地方河運事宜即始議籌畫未周工程難以興舉自應
 據實奏明改正本無大咎若以通省官民兼累之事而因執己見
 始終迴護遂非則其居心行事大不可問况該省地屬苗疆見在
 邊圉永靖之時苗人雖有苦累亦為安分隱忍然巡撫竟漠然聽
 其屈抑而不顧尚能識安撫之義乎周人驥前在浙江獲罪復經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年 二
 朕棄瑕錄用自當益加奮勉實心圖報乃逞其剛愎之見有心文
 過若此不可復留巡撫之任周人驥著來京候旨古州道四十七
 係委勘大員惟知迎合德憑不恤地方勞費深為溺職貴陽府知
 府胡邦祐迎合上司不恤民瘼俱著解任來京其餘承勘承修承
 運各員均著交部查明分別議處其開河糜費各項銀兩俱著於
 各該員及該管各上司名下照例按數賠至徐垣雖屬取巧但
 此事究由伊舉發姑從寬免其交部貴州巡撫員缺著喬光烈補
 授輔德著補授河南布政使其按察使員缺著郭一裕補授
 ○諭軍機大臣等徐垣前奏南明河一摺雖係地方公務而奏
 請於調任之後未免取巧當即有旨傳諭並令吳達善查奏今據
 勘覆該處工程斷無可辦之理則周人驥之剛愎遂非各員之德
 愚誤事更不待言已有旨諭部矣在徐垣所言固不為謬但在任

時既不救正於前而取巧陳奏且請以節省蠲免分賠之項則巧
 為他人開脫更巧為本身卸責矣本應交部議處顧此事究由伊
 而發姑為寬免其應賠之項不但前任藩司本分按數著賠如此
 案各員名下尙有無力完繳者亦令徐垣代為完繳則取巧輕重
 分數適如其所自取將此一併諭令徐垣知之
 二月戊辰免江南浙江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去秋被水
 處十分之五○賞借江蘇宿遷等州縣地方籽種○己巳以沈作
 朋為湖北布政使高誠為湖北按察使○王申祭河神 上
 奉 皇太后渡河○閱清口東壩惠濟閣○諭原任左都御史梅
 穀成以康熙開舊人服官有年休致在籍今前來接駕雖齒踰八
 秩而神明不衰居鄉亦復安靜洵屬昇平耆瑞念其家計清素諸
 子內亦無通籍之人著加恩將伊子梅鈺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年 三
 示優眷○庚辰祭江神 上奉 皇太后渡江○閱京口兵○辛
 巳 上幸焦山○壬午諭月朔之期朝臣例穿補服若遇日食仍
 穿補服殊非敬畏之意嗣後月朔如遇日食著穿常服永著為例
 ○甲申賜哈薩克阿布勒巴木比特阿布特比斯沙呢雅斯蘇勒
 統罕和卓博羅勒蘇勒統救書曰爾等遣策伯克等入覲朕適巡
 幸南服特遣侍衛護送爾使人等至行在加恩宴賚今遣令起程
 所賜爾阿布勒巴木比特等段匹絀綾器什及使人冠服器什銀
 兩各有差從前爾等所告搶掠哈薩克之瑪哈沁查明首惡係色
 布騰等我兵追入俄羅斯該部落盡行縛獻訊出傷我官兵情事
 俱已正法至伊犁駐兵凡塔爾巴哈台巴爾楚克等處與爾等遊
 牧相近既為朕臣僕當聽將軍大臣等約束不可越境遊牧致遭
 驅逐又去年送爾等使人之喀爾喀梅楞達什敦多布遇瑪哈沁

被掠至爾沙呢雅斯蘇勒統所屬章呼斯巴圖爾巴雅木拜之地
即派沙爾噶勒岱等護送轉回具見爾沙呢雅斯蘇勒統恭順之
忱朕甚嘉悅故於常賜外賞實有加章呼斯巴圖爾等亦俱賞賜
沙爾噶勒岱此次親來又加賞銀兩其各祇受爾等惟約束所部
永矢惻忱以受無窮之澤○乙酉 上奉 皇太后臨幸蘇州府
○戊子 上謁 文廟○庚寅禮部尚書陳惠華奏 歷代帝王
廟正殿爲景德崇聖之殿舊制覆殿頂瓦用青色琉璃簷瓦綠色
琉璃考 文廟大成殿瓦前奉特旨改用黃色琉璃令 帝王廟
正殿所祀三皇五帝三代帝王皆以聖人在天子位亦應用王者
之制見值繕修除兩廡仍循舊制其正殿覆瓦請改純黃得旨所
奏是著改蓋黃瓦以崇典禮○癸巳增江蘇安徽浙江學額並減
軍流以下罪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四

三月甲午朔 上奉 皇太后臨幸杭州府○乙未 上幸海甯
閱海塘○丙申諭朕稽典時巡念海塘爲越中第一保障比歲潮
勢漸趨北大臺實關海甯錢塘諸邑利害計於老鹽倉一帶柴塘
改建石工即多費帑金爲民間永禦災捍患良所弗惜而議者
率以施工難易彼此所見紛歧昨於行在先命大學士劉統勳河
道總督高晉巡撫莊有恭前往工所籤試椿木朕抵浙次日簡從
臨勘則柴塘沙性澀汕一椿甫下始多扞格卒復動搖石工斷難
措手若舊塘連內數十丈許土卸宜椿而地皆田廬聚落將移規
石工毀斥必多欲衛民而先殃民其病甚於醫瘡剜肉矣朕心不
忍且並外塘棄之乎抑兩存而費流可乎以茲蒿目熟籌所可爲
吾民善後者惟有力繕柴塘得補偏救弊之一策耳地方大吏其
明體朕意悉心經理定歲修以固塘根增坦水石簷以資擁護庶

幾盡人事而荷 神庥是朕所宵旰慮懷不能刻置者至繕工欲
固購料不得不周見在採辦柴薪非河工秋葦之比向爲額定官
價所限未免拮据應酌量議加俾民樂運售而官易集事其令行
在戶部會同該督撫詳悉定議以聞朕爲浙省往復咨度之苦心
其詳具見誌事一詩督撫等可並將此旨於工次勒石一通永志
遵守毋忽○丁酉諭尖山塔山之閭舊有石壩朕今親臨閱視見
其橫截海中直逼大溜猶河工之挑水大壩實海塘扼要關鍵波
濤衝激保護匪易但就目下形勢而論或多用竹簷加鑲或改用
木樞排砌固宜隨時經理加意防修如將來漲沙漸遠亦即改築
條石壩工俾屹然成砥柱之勢庶於北岸海塘永資保障該督撫
等其善體朕意於可興工時一面奏請一面動帑趨辦並勒石塔
山以誌永久○戊戌 上閱兵○己亥諭據熊學鵬奏冊封安南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五

正副使德保願汝修將在安南來往文移錄送備案內有願汝修
單銜致責該國王之書鈔錄呈覽一摺該撫於德保等奉使回程
將一切往來文移留心體察據實入告甚得封疆大臣之體朝使
持節冊封所以示懷柔而昭威信如該國王儀節少愆即當據理
面飭俾知所遵循無稍假借若既恭順將事則一切無關緊要體
式並可無庸介意乃在伊境內時姑爲隱忍既出境復致書相責
此適足以形見小氣怯耳此非可以謬託不辱君命也該國世篤
奉上之忱且遠在海外無足重輕不知願汝修此舉爲何事誠屬
可鄙願汝修本非通達事務之人况出使外藩並不曾同正使擅
自移書詰責而所爭執者又不識大體著交部嚴加議處德保既
爲正使何以並不攔阻聽其單銜徑行著明白回奏其熊學鵬所
奏鈔撤著並發○諭軍機大臣等安南世爲本朝屬國凡遇朝使

册封至伊國內自應遵行三跪九叩頭禮乃該國王扭於小邦陋見與册使商論拜叩儀注原屬無知經德保顧汝修援從前杭奕祿等指示成例始知恪遵外藩不諳體制部臣應豫行宣示著傳諭禮部存記嗣後遇有安南册封等事即將應行典禮並雍正六年及此次業已兩次遵行三跪九叩首之盛告知派出之正副使令其永遠遵循無愆儀節○庚子免浙江節年未完地丁屯餉漕項並水鄉漕課銀○壬寅 上幸觀潮樓閱福建水師○諭朕奉皇太后安輿茲南服所以省方觀民勤求治理其各處舊有行宮清蹕所駐為期不過數日但須掃除潔淨以供憩宿足矣固無取乎靡麗飾觀也而名山勝蹟尤以存其舊規為得自然之趣從前屢降諭旨至為明晰迺今自度淮而南凡所經過悉多重加修整意存競勝即如浙江之龍井山水自佳又何必更興土木雖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年 六

成事不說而似此踵事增華伊於何底轉非朕稽古時巡本意且河工海塘為東南民生攸繫朕慮懷宵旰時切紆籌地方大吏果加意修防永資捍禦則茲之親臨閱視其欣慰當何如者而田疇豐潤井里熙恬即所以博朕恆覽不在彼而在此也嗣後每屆巡幸之年江浙各處行宮及名勝處所均毋庸再事增葺徒滋糜費即朽壤裱飾不至年久剝落亦悉仍其舊此實不僅為愛惜物力起見也該督等其各善體朕諭敬相遵守○賜浙江召試貢生沈初等二人舉人與進士孫士毅等二人並授內閣中書○癸卯上奉 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丙午 上奉 皇太后自杭州回鑾○丁未諭尚書銜錢陳羣原係刑部侍郎著加恩賞給刑部尚書銜○乙卯命潘築直隸各河隄代賑○丙辰命山西歸綏道移駐綏遠城○戊午 上奉 皇太后臨幸江甯府○己未 上

祭 明太祖陵○閱兵○庚申諭吏部開具在京部院三品以上官請旨甄別以重察典見在新疆辦事之尚書阿桂永貴宣力西陲懋著勞績著交部議敘在內之協辦大學士尚書兆惠梁詩正尚書李侍堯阿里衮劉綸舒赫德蔡蕙田富德侍郎明瑞于敏中俱勤慎稱職著一併交部議敘侍郎何國宗內閣學士世貴俱年力就衰著以原品休致寶光謙識見迂拙自是不宜副都御史之任著以對品另用餘著照舊供職○免江南江甯蘇州浙江杭州附郭諸縣本年額賦○辛酉賜江南召試諸生程晉芳等五人舉人與進士吳泰來等三人並授內閣中書○壬戌祭 江神 上奉 皇太后渡江○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朕車駕所經惟橋梁道路葺繕掃除為地方有司所宜修補其綵亭燈棚一切飾觀之具屢經降旨飭禁今江浙兩省塗巷尙有踵事因仍者此在蘇揚鹽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年 七

布商人等出其餘貨偶一點綴本地工匠貧民得資力作以活微潤所謂分有餘以補不足其事尙屬可行若地方官專欲做而效之以為增華角勝則甚非奉職之道嗣後督撫等其實力禁止一切展去浮糜以崇實政如有仍蹈故習者將來惟該督撫是問著通行傳諭知之○諭朕巡幸所至凡地方豫備一切飾具殊覺繁俗已屢降旨禁行斥禁因念回鑾直隸時節令適近端陽恐地方官不無點綴節景或於趙北口有供備龍舟之事著方觀承先期實力飭禁毋得稍踵靡文以副朕意

夏四月己巳兩江南瀕臨湖河沮洳之區霖潦堪虞朕為澤國生民求保障安全之計親巡規畫如金灣浚場清口六塘河所有應添石壩土隄及挑挖疏濬各工該督撫等悉心敷議以聞○庚午祭 淮神○上閱高家堰諭自濟運場至運口接建輒工○祭

河神 上奉 皇太后渡河○癸酉命莊親王允祿等恭奉

皇太后由水路回鑾 上登陸由徐州閱河○甲戌命總督兼御

前大臣內大臣衙者班次列將軍前○丙子 上閱黃河岸新隄

○諭徐州池西之毛城鋪石壩向遇黃流盛漲隨時啓放宣洩第

司事者經理或未協宜既恐分減水勢難以併力刷沙且過水太

多有妨民田廬舍前南巡時籌度指示令河臣等慎重封閉毋得

擅啓比年以來中泓刷深見至九尺三寸成效已著銅沛各屬生

計亦均改觀第念水東流深自屬經常不易之法其一時偶至暴

漲不無漫灘出槽積久遂成淤墊議者欲於北岸新隄改建石壩

以資減洩不知有洩則必有淤其為微湖荆橋等處之患尤不可

不為深慮今回鑾取道再行規畫與督撫總河諸臣悉心講求自

蔣家營傅家窪等處形勢不宜節宣當如常堅閉外惟毛城鋪迤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東之唐家灣向有倒句引河可以酌量分洩然不詳定水誌工員

無所遵守應遵洪澤湖開放清口見定之規於唐家灣引河亦視

徐城水誌長水一丈一尺無庸開放若長至一丈一尺五寸以上

再將引河開放俟漫灘水落即行堵閉仍令該督撫河臣於按誌

應放時一面奏聞一面辦理清口並照此例行其唯河為唐家灣

下游如遇減水稍淤宜相機挑濬俾引河減出之水無致壅滯

○丁丑閱嶧山湖○以伍齡安為禮部左侍郎原任禮部尚書○庚辰

上詣 孟子廟行禮○謁 先師廟○賜衍聖公孔昭煥幣○辛

巳 上謁 孔林○諭禮部侍郎員缺著張泰開調補仍留學政

之任刑部侍郎員缺著葉存仁補授蔡鴻業著補授副都御史仍

辦刑部侍郎事務其副都御史事務即著葉存仁辦理○壬午

上詣 岱廟行禮○調永泰為雲南布政使顧濟美為廣西布政

使○以蘇爾德為湖南布政使胡文伯為江蘇按察使由禮部○甲

申諭德保顧汝修奉使安南顧汝修於已離該國輒自致書詰責

見小乖謬德保雖稱曾經勸阻不從然伊既為正使所司何事且

並不據實參奏今復命行在德保身係滿洲翰林又何至遲到在

顧汝修之後雖據稱先至靈巖寫摺而朕至靈巖伊並未跪接至

晚始交奏摺其巧辨無能更不待言顧汝修已經革職德保著交

部嚴察議奏尋議德保照例降三級調用不准抵銷從之○

以全魁為內閣學士由祭酒○乙酉諭安南世守藩封夙昭恭順朕

心素所嘉予乃者國王黎維禱新嗣特遣使臣德保顧汝修持節

往封自受冊以迄禮成該國王深知感戴中朝恩禮敬謹有加乃

副使顧汝修於起程之後自行移書詰責且不與正使聯銜合劄

朕以其見小乖謬罔知體要已有旨交部處分至該國王於使臣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莅境時先請商五拜之儀必待使臣駁定始克如禮未免狃於鄙

俗實為弗當但念該國王一經使臣指示即遵定制亦可從寬弗

論矣該部可傳諭該國王俾知永遵三跪九叩之儀毋再隕越至

其送使臣之物亦止應用該國土產如食品布幣之類已足將敬

所有例備程儀銀兩究屬非體嗣後永行停止此次雖在未禁以

前亦應發還俟該國王謝恩使回之便令其攜往禮部詳悉行文

該國王知之○丁亥諭託庸奏查看毛城鋪引河之唐家灣高低

地勢恐將來一開草壩水性直注洪堆請添建滾水石壩並接築

子堰等因一摺著即鈔寄尹繼善高晉令其確覈情形會同詳悉

妥議具奏尋奏唐家灣係近河灘地漲坍無定草壩可隨時鑿修

斷難建立石壩相機啓閉亦不致有直注洪堆之慮至請倒句河

以東接築子堰查倒句河以東向留空地百餘丈以洩漫灘之水

入唐家灣引河若築子堰則漫水無歸必致淹浸民田託庸所奏均無庸議得旨朕早料汝等議較也○庚寅諭顧汝修奉使冊封安南回途輒自單銜移書詰責該國王見小乖謬已極閱其書稟見可鄙可笑之處不一而足如開章臨別贈言一語以尋常朋友之誼例朝使與外藩已全不識立言之體其他更何足指摘第以顧汝修猥瑣之見或自詡為不辱君命欲將此稟誇耀入集則不可付之不問也安南叢爾邊藩世奉朝貢今以嗣封請使其恭順自不待言而見即因其接詔之初咨商儀節以該國敬天五拜為請正使德保與顧汝修移文斥之該國王即恪遵三跪九叩可謂成禮蕙事矣至以該國築館曠野多陳兵衛以為蔽人之明塞人之聰近於曖昧此成何語下國方以備物備儀崇奉節使乃謂之任術自小如欲加害者然無論該國接待使臣原無別術之可施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如果欲加害試問伊等二人自揣輕軀發博之人勢比縛雞何異且安南加害伊二人欲何為乎至叢爾外國本無可採訪之處伊又何有聰明之可塞可蔽乎甚至見其衛設三象旗綵盈路幾致喪膽驚疑是又怯懦小夫所不應出此者朕以使臣不達事理若此未免貽咎僻遠是以交部議處示儆不知者或謬頌朕恐啓邊釁則大不然朝廷中外一家西陲數萬里新疆式擴悉主悉臣其強弱大小較之安南為何如且以顧汝修移檄詆訶曾不顧慮之區而朕轉斤斤恐其生事哉故凡不辱君命見幾而作之語皆非所論於顧汝修可鄙可笑之為者特以其支離悠謬迥出人情之外因各於本條稟悉指示顧汝修如將此付梓可備錄此諭及殊批一併刊刻俾萬目者皆知別白儻敢私自單行異日發覺朕必重治其罪用昭欺世盜名之戒批稟並發○辛卯兵部侍郎張映

辰緣事降調○免直隸大興等十州縣應節年未完銀糧○壬辰諭劉藻題參永北府知府馬琪珣營私不職一本向來保舉官員升任後遇有貪贓不法之款審實時將原薦舉各上司分別議處而部員三年俸滿堂官保道府一項向未議及第思司員中分別簡缺保送者其等差非特薦可比該堂官尚可從寬免議若既定為繁缺則必素信其堪勝艱鉅而保之其薦舉更何差別而該員犯貪獲罪竟不懲舉主以肅官方非情理之平也此案馬琪珣俟貪贓審實即查取原保繁缺之該堂官交部議處自後並將此通著為例○諭葉啓豐奏部院堂官於京察前各將司員分等密陳一摺意以事屬無裨何不請停止而乃隱躍其詞以謂似應裁酌更當如何裁酌耶上年呂光亨條奏原為甄別人材立法不嫌詳備既以敷衍員政守之賢否兼可規堂官衡鑑之公私且恐舉察時各部或因兼攝大學士及尙書一二人為政而侍郎等特謂不能自主未免退而藉口是以敕議允行昨閱各該堂官所奏仍係大同小異於察典實無所增損已欲降旨罷其事矣蓋京員辦事一堂優劣原所共見與外省情形不同無論正卿等本不敢任意自專侍郎等亦無從爭衡高下即使果有力能主持之大學士尙書料侍郎等亦不過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而已儻遇同堂實有瞻徇枉撓情弊侍郎等據實指參豈非朕所深望而不易得者然試問卿貳中如恩不彭啓豐程景伊觀保張映辰輩又何能獨具卓識起而佐其不逮乎是密陳既不足備參權則公察自當一循舊制以省繁文至其中激揚或不能允當待引見定奪亦自不爽矣所有京察前一年各堂官密陳司員賢否之例著停止葉啓豐摺並發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五月甲午朔諭鄂爾奇達遜經朕施恩在乾清門行走甚為奮勉
新來之厄魯特即能如此殊屬可嘉伊本係台吉之後本日擊獲
叩關之人亦甚勇往鄂爾奇達遜著加恩賞給三等伯爵○丁酉
上還京師○辛丑 上詣黃新莊恭迎 皇太后鑾輿居暢春
園○甲辰諭蘇昌等奏嘆咭喇夷商哨喇等以絲斤禁止出洋夷
貨艱於成造願懇代奏酌量准其配買情辭迫切一摺前因出洋
絲斤過多內地市價翔踴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織紵然自禁
止出洋以來並未見絲斤價平亦猶朕施恩特免米豆稅而米豆
仍然價踴也此蓋由於生齒日繁物價不得不貴有司恪守成規
不敢通融調劑致遠夷生計無資亦堪軫念著照該督等所請循
照東洋辦銅商船搭配紬段之例每船准其配買土絲五千斤二
蠶湖絲三千斤以示加惠外洋至意其頭蠶湖絲及紬綾段匹仍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十三
禁止如舊不得影射取戾○乙巳諭旺扎爾內廷行走宣力有年
茲聞溘逝深為憫惻昨已賞陀羅被著加恩賞銀二千兩治喪派
阿哥絲德帶領侍衛十員齎茶酒前往賜奠尋予祭葬諡恪慎
爾任理藩院侍郎○丙午以蔡長澐為兵部右侍郎由四川按察使遷○戊申調
海明為理藩院右侍郎觀保為吏部右侍郎以鍾音為兵部右侍
郎調鄂彌為陝西巡撫明德為山西巡撫常鈞為甘肅巡撫以明
山署江西巡撫原任浙江布政使○己酉以顏希深為四川按察使由山東
道○甲寅册封拜爾噶斯氏為 慎嬪霍卓氏為 容嬪○戊午
諭朕前因御史葉啓豐之奏降旨停京察密奏雖已曉諭其無足
重輕之意昨引見京察一等各員覈之各該堂官保列名單其中
等第參差率不甚相遠惟吏部郎中阿敏爾圖各堂官俱列一等
而彭啓豐獨列為二等則不免有心示異非偶然品題高下之比

阿敏爾圖係滿洲世族朕習見熟知伊果有出眾長才堪膺重任
外而封疆內而卿貳當已早經擢用豈尋常司必待留心甄擇
而定者况京察等次不過就本任職守而言並非即為一生定評
即如阿敏爾圖在部郎內安分供職而又能持正無私顧惜顏面
若避司之銓務銀庫之出入以該員素守論之實可信其無他彭
啓豐之意不過以其族望所在非特為區別何以知其獨立不懼
彭啓豐人如其學學不如其文亦從無一言建白一事指陳乃
欲於隨眾具摺之中小示異同如此獨立誰則不能朕衡量人才
如各部院兼攝之大學士尙書侍郎等亦止令竭其分量各抒己
見並不倚為黜陟其閒或同或異原不加之責備試問吏部各堂
官列阿敏爾圖於一等是保為封疆乎卿貳乎即彭啓豐之斤斤
示異若此為京察大典乎為取巧市名乎其事固不煩言而易曉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十三
第恐不得見用之人妄生議論以為即如彭啓豐之不與人同究
可謂能自立崖岸或又謂因有此奏始有此旨中外得悉朕甄材
用人之意然朕之勤政與否能識人與否廿七年於此矣天下宜
共悉固不待朕之朝綸暮綍以口舌化天下也將此明諭中外俾
共知之
閏五月癸亥朔喀什噶爾辦事尙書永貴等奏從前喀什噶爾查
出布拉呢敦等果園因伯克等初次呈報不無遺漏臣等曉示令
其首出免罪續據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等續報出果園二十七
處該伯克等始雖贖徇一奉曉示即盡行呈首情尙可原因的量
賞還數處以為伯克等來城住宿之地其餘入官果園內向產首
苜草每年可得二萬餘束定額徵收可供飼牧俱造具印册遵照
從之○丙寅郭一裕以老病休致以周景柱為河南按察使由陝

○戊辰論從前準噶爾部落素不安分憑陵眾蒙古自噶爾丹時即肆跳梁擾略爾喀西藏是以我 皇祖 皇考不惜帑金先後興兵征討數十年來上煩 聖慮伊等野性難馴喜相爭奪以致自生內亂互相殘滅爰有車凌等各率所屬歸誠朕以機會可乘特選將出師掃除尤逆大兵所至勢如破竹不一二年平定其亂肅清疆宇擬欲撫綏其眾俾各安生計詎伊等無福承受數應滅亡復生叛亂是以更遣偏師殲除醜類平定伊犁至回人素為準夷役使兩和卓木俱經拘禁額林哈畢爾噶我兵勒定伊犁時念兩和卓木均係派噶木巴爾後裔特命釋放送歸原處居住乃小和卓木霍集占受朕深恩毫不知感輒敢反噬傷我王臣因降旨令凱旋官兵乘勢將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回城悉行收服追勒兩和卓木直抵巴達克山部落該回目即將霍集占斬馘進獻此皆伊等罪惡貫盈上干天譴是以軍行所過降服者撫之兇逆者殄之數十載未竟之緒五年以來悉為底定拓地二萬餘里均照內地兵民駐紮屯墾誠自古罕有之奇功也在事奮勉諸臣現經部臣查奏請旨應得世職者約五百餘人朕以敵愾奏功勞績克著酬庸之典即稍從優渥亦非賞賚無節者比雖其間實有奮勇出眾及隨營效力之不同但宜力行開均屬勤勞王事正不必過為區別此內除達爾黨阿哈達哈皆債事獲罪無庸議給世職外其餘諸人俱照部臣所奏一體加恩賞給世職各於本身兼帶此皆滿洲世僕得此恩賞世職俸薪養贍家口更覺充裕而八旗添設世職五百餘員旗人生計亦大有裨益並將此通諭知之○戊寅諭顏希深來京陛見問知伊母年老尚欲隨任赴川伊亦不敢奏請改補近地似此母子俱知大義情實可嘉轉用惻然顏

希深著調補江西按察使其四川按察使員缺即著石禮嘉調補○己卯安甯卒調蘇爾德為蘇州布政使以來朝為湖南布政使赫昇額為廣東按察使由湖南○辛巳諭續文獻通考館纂進奏本朕閱宗廟考一門內附入致祀歷代帝王及本朝臣下家廟顧名思義於輯書體例何居蓋既以宗廟冠部則惟 太廟時給典有專崇方稱經常不易至 奉先殿之禮重家庭 壽皇殿 安佑宮 永佑寺之虔奉 神御於宗廟考中敬從附載尚為不失禮以義起之文若摭入歷代及臣下非獨其制絕不相蒙揆之分門本意亦復何取即云承用宋臣馬端臨原編舊式而往世儒生之識於大典未克折衷盡善類此者正復不少又豈得違禮而曲泥之朕意當以宗廟考專門備詳定制外其餘不應附入者別立羣廟考一門隸之俾名義既得所安而其書亦足垂遠館臣可錄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年 臣

朕旨並登卷中○諭王公之女予封食俸乃敦敘九族之典但年久宗室漸多而親屬亦漸疏遠若不立定節制則親屬無由區別嗣後除親王郡王之女仍著照例外貝勒以下止封嫡出一女其餘俱照庶出例庶出者照朕妾所出例著永著為例○壬午諭和親王等查審鑲藍旗蒙古印務章京等摺內奏稱平郡王慶恆署理該旗事務時飭查有無冒借宗人府滋生銀兩一事西甯等曾將假託姓名借銀之處稟知慶恆原欲參奏嗣因調任欲待新任都統辦理因而未曾查辦又佐領百福聲稱福甯保捐伊之名冒借滋生銀兩具控於納延泰納延泰止令福甯保交銀代百福支借其餘未曾查辦等因取具參領佛保佐領百福口供前來慶恆納延泰敢如此欺罔隱匿實堪駭異昨西甯等冒借銀兩一案慶恆恆署理旗務時未經查辦朕猶謂彼實出於不知失於覺察故於

伊明白回奏時權其應得之咎罰俸五年據此則是有心貽誤國事不知伊意欲何為慶恆身為王爵朕又加恩令其辦理旗務不意乃敢如此其堪駭怪慶恆著降二等作為貝子但伊所襲王爵伊祖上所立承襲已久今若因伊獲罪永遠降等朕心不忍慶恆本身作為貝子出缺再襲時仍襲郡王仍侍貝子俸十年納延泰在日於西甯等種種作弊之處未經查出雖追奪都統職銜並追繳立碑等項而所賞伊子主事之銜尚未追奪今觀西甯等於百福具控冒借銀兩時伊竟未曾辦理情殊可惡伊如一息尚存朕必將伊正法今雖物故若含糊了事無以示懲著將納延泰家產查抄所賞伊子惠齡主事之職亦著斥革仍令在筆帖式上行走

○丙戌以錢度為安徽按察使由江南○辛卯命西安將軍如松襲封信郡王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六

六月甲午諭愛必達等審擬兵部書役撞騙焚賊一案已交三法司覈擬速奏惟摺內將那爾保雅隆阿察倫泰擬罪之處過於輕縱實出情理之外武弁與書役交通舞弊已屬大千法紀况那爾保身係滿洲即不知畏法亦當稍顧顏面何至於下賤書役直以兄弟相稱卑鄙無恥至此已極我滿洲中豈有此臣僕那爾保著削去戶籍發往伊犁給與厄魯特為奴雅隆阿係和碩額駙伊林沁之子又曾任侍衛在內廷行走日久豈不知朕整飭吏治官弁升除非么麼猾吏所能高下其手乃竟傾心與之行賄作奸恬不知恥而察倫泰身為副將大員甚至手持書役字札分致屬員叩令各出己貲均為玷辱滿洲情難寬貸雅隆阿察倫泰俱著解京交與刑部從重治罪以示懲創朕前令八旗人員簡用外任原以伊等克守滿洲醇樸素風共知自愛且人材弓馬均有可觀

足為外省經營表率並非僅為伊等疏通進用之途多得廉俸起見也乃那爾保等並不思朕造就之恩自願行止竟至甘為敗類若此今姑示薄懲若再有似此者必將外用之制罷而不行此案定罪在馮鈐隨同率擬已屬不合而愛必達以滿洲世臣且專主定讞見此等專廉鮮恥之徒其視尋常旗員倍當髮指乃竟漠然不動於中思僅以薄罰完結豈朕平日倚任之意愛必達著交部嚴加議處馮鈐著交部察議並將此通諭八旗知之○命奉天山東運豆進京備糶○丁酉諭三法司覈擬黃在中等交通武員營謀作弊一案該督撫原擬將案內應發煙瘴充軍之劉煊馬元齡因係旗人照例解部完結經法司覈擬不准折枷請發黑龍江當差等語從前定例旗人犯軍流徒罪均准枷責發落者原因國初滿洲習俗淳樸顧顏面京師多留一人即得一人之用自宜格外培養又恐遣發外省地方官或轉有不能如法約束之處是以定有此例乃近來八旗生齒日繁漸染惡習浮靡薄殊失國初渾厚之風即如此案之那爾保等以滿洲職官竟至與書吏弟兄相稱交結往還無恥已極此尚可以從前風俗情理論乎况伊等每以銓補外任希圖便安幾與漢人無異獨至獲罪應遣則過於區分亦非大公之道至於漢軍原係漢人凡得缺升轉均屬一體並用犯法應遣更無庸另立科條而若輩向來侍有此例轉以為身係旗人即遇罪謫仍可室家保聚不至投畀遠方是非所以愛惜保全適長其遂非怙終之習而輕於扞法也且使此等倖逃法網之人聚集京師尤為有損無益嗣後凡滿洲犯有軍流遺罪如係尋常事故仍照舊例枷責完結備有似此專廉鮮恥之徒其人既甘為敗類矣何必復以滿洲成例待之自應削去戶籍依律發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七

遺其如何完結之處該部逐案聲明請旨庶不致日久高下其手之弊其漢軍人犯無論軍流徒罪俱卽斥令爲民照所犯定例發遣不必准折枷責著爲例所有此案之劉煊馬元齡卽著發往煙瘴地面充軍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丙午命直隸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備用○己酉以原任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鄂容安在伊犁竭忠全節命於 關帝廟後設位致祭○乙卯命直隸再截留漕糧十萬石備用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五

六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濟蕃恭校

秋七月乙丑命直隸再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備用○丙寅命河南運豆進京備用○戊辰 上奉 皇太后啓鑿秋穉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五○癸酉軍機大臣等議准陝甘總督楊應琚等奏沙州在安西府西南二百餘里氣局團聚土沃產饒其地利形勢非安西可比查自肅州出關至玉門縣屬之靖逆營卽係分途前往安西沙州之總路由靖逆自沙州抵哈密較之靖逆歷安西至哈密實近一百六十里且水草豐裕道路平坦應請令安西知府帶同經歷教授俱移駐沙州從之○甲戌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丙子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癸未以五諾爾爲湖南按察使由山西歸綏道遷秦勇均爲陝西按察使由山西平陽府知府遷○是月雲貴總督吳達善奏滇省西南徼外緬甸連年內訌不靖鬼家宮裏雁與落腳仇殺率眾奔孟坑等處被孟連土司刀派春招去勒索銀物押令歸降鬼家忿恨於閏五月放火劫殺孟連家口二十六人又殺死救護男婦夷人六十三名口奔往猛養孟坑四散竄匿查孟連土司刺削降酋以致鬼匪起意焚害原非外夷擅入邊疆劫殺然宮裏雁在緬甸構釁多年今復流毒孟連該酋一日不除恐滋事端卽飭永順鎮府迅督耿馬猛猛兩土司星速訪拏探知宮裏雁在石牛地方隨設法拏獲及其妾婢黨從共九犯俟到省辦理得旨好出力之士司等酌量犒賞

八月辛卯朔吏部等部議准護山西巡撫宋邦綬奏保德州屬河

曲縣僻處萬山城周七里戶僅千餘離城七十里之河保營一鎮亦設有城切近黃河界連草地兵民雜處形勢緊要設參將駐紮文員止一巡檢不能彈壓請將知縣典史移駐河保巡檢改駐縣城從之○丁酉多爾濟卒以富鼎為理藩院侍郎○庚子 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參贊大臣阿桂奏伊犁城垣公署於二月起工七月告竣回人等在固勒扎建造城垣與烏哈爾里克城相攸所造房屋亦俱竣工 欽定烏哈爾里克城曰綏定城門東曰仁熙南曰利渠西曰義集北曰甯漢固勒扎城曰安遠城門東曰景旭南曰嘉會西曰環瀛北曰歸極○壬寅賜哈薩克阿布賚敕諭曰皇帝敕諭哈薩克阿布賚爾遣使都勒特克喀爾蘇爾統前來進呈奏章懇請賜以聖書願世世子孫恪守藩服若非老成明達樂善循理何以及此果能常存此心朕必疊沛恩施永遠無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省不得交布政使攝篆著為例

九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壬戌改貴州靖江上江二協遊擊為都司○甲子諭朕閱刑部秋審招冊內有參革四川蘇州知州程嘉蓄婪贓妄斷一案該督開泰擬入緩決九卿改定情實初以為原擬姑息遺名已失司憲之正及詳覈全牘開泰於定擬後復將該犯限內完贖聲請減等此則謬戾乖方殊出情理之外於獄典尤有關係前以行吏虧帑情罪重大陳臬者率引限內完贖減等之條使不肖劣員平日既可恣意侵漁事犯又可出資未減使不為執法嚴懲是視帑項為重而弼教為輕豈國家慎重刑章轉為言利起見所降諭旨甚明夫蠹國與股民為害維均而因事魚肉窮釐其罪視盜臣尤重程嘉蓄與家人婪索陝民季興詩贖銀入己至六百兩之多是藉聽斷為肥索之謀而置民事於不問九卿覈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海安二營隸瓊州鎮轄○庚午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辛未裁江南常州府海防同知移駐六塘河專司水利○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朕檢閱刑部所進本年秋審招冊內江西一省經九卿改入情實者共有七件之多常鈞前在軍營少有勞績是以加恩擢任巡撫理應益加感勵實心奮勉况秋職大典更當詳慎數擬以肅刑章乃該撫一味意存姑息竟致改駁七件從前見常鈞有漸趨要譽之意是以將伊調任甘肅今於江西秋審一事觀之是其漸染沽名惡習已可概見常鈞著傳旨嚴行申飭嗣後急宜痛加前改諸事認真方不負委任封疆至意○丙子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戊寅以近京秋成稍歉命五城增廠煮賑○庚辰命貢院增建甌門並頒內府官本諸書於內簾○甲申建烏魯木齊城堡賜城名甯邊輯儀堡名宣仁懷義樂全寶昌惠徠慶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四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適因老格獲罪查伊什物據供伊之馬畜見俱在富德馬廠內牧放富德馬廠在張家口外第六臺附近地方馬畜並厄魯特男婦人等甚多臺站草京畢齊罕扣代伊管理等語朕以勳舊大臣數家內馬廠牧羣設或有之至富德乃烏拉齊伊何至亦有馬廠牧羣是以降旨交巴爾品查明具奏今據巴爾品奏稱富德牧廠內共有駝一百二十隻馬五百十五匹牛一百五十五頭羊三千隻此內除倒斃售賣外見有駝一百一十一隻馬四百七十一匹牛九十四頭羊一千四百六十隻此項馬畜內有少給銀段等物向扎薩克王公等購換者亦有竟向伊等索取者等語此誠意外之事甚堪駭異近年因蒙古等馬畜較前稀少一切官用尙且停止採買富德係理藩院尙書豈尙不知此而反向伊等購買索取馬畜數千有是理乎且其中雖云購買或竟

未給價即使給價以些少銀段便復如許馬畜亦與索取者無異富德前在軍營所據馬畜什物正復不少朕豈不知但身行閉稍有據獲索取尙可容恕是以伊等到來時朕並未深究今到京身為該部尙書豈可復向蒙古等混行索取馬畜耶今伊管理理藩院便如此向蒙古等索取馬畜若令伊管理銀庫即將國帑私行取用乎富德乃烏拉齊在軍前稍效勞績朕即施恩用為尙書領侍衛內大臣並令在軍機處行走因伊本係烏拉齊恐勳舊大臣或將伊輕視諸處往往留伊地步畀以殊恩即如去歲阿里衮到京論及伊等前在呼爾瑞打仗時富德曾被賊圍阿里衮送馬之便衝入將伊救出伊謂並無此事且在朕前爭論至變顏作勢甚屬非禮若係他人彼時朕必筆問治罪即明正典刑亦理所當然因念伊如禽獸之愚魯烏拉齊故姑容寬宥伊不思感戴朕恩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五

反如此貪婪豈謂身已成功便可肆行無忌乎即以此次大功告成而論亦朕諒為籌畫調兵發往而眾大臣兵丁等俱遵朕指示奮勇前進始能言成豈伊力之所能乎即以此次稍有勞績朕即格外施恩伊平日果能謹身慎行何至以此職私被朕聞知若謂諸大臣與伊不合將伊陷害而諸大臣之斷不敢行之於朕前者亦眾所共知也若將此事竟為隱諱不行奏聞始獲伊心豈朕前所能行之事耶即此看來心術不良之人肆行滋弊雖不自行首出天亦不容必致敗露即如富德寄信與賈成衮扎布之事朕何由而知亦經成衮扎布具奏朕始得知耳再老格之事與富德何涉因查老格什物供出伊所有馬畜數匹附於富德馬廠牧放等情又查出伊種種貪婪行止此非伊福量已盡不能承受朕恩天奪其魄惡蹟自然敗露而何前因富德微功朕即格外加恩用之

顯要之任伊如此行爲殊負朕恩著將巴爾品指鈔寄富德令其
 明白回奏至蒙古王公原不應私行餽送富德馬畜然富德乃該
 部尚書若不索取伊等因何餽送此次姑不深究嗣後蒙古內若
 復有私行餽送該部大臣馬畜者朕決不姑貸必一併治罪將此
 曉諭御前乾清門行走大臣侍衛等外並通行傳諭知之○戊子
 諭富德爲理藩院尚書忒意妄爲目無法紀實爲異事若不說明
 治罪嗣後何以用人著安泰福隆安馳驛前往將富德革職解
 來京○己丑以新柱爲理藩院尚書英廉爲戶部左侍郎○添設
 山西歸化城等四廳常平倉
 冬十月辛卯諭安甯縱容家人李忠在關舞弊侵課肥菓一案陳
 宏謀久在同城不先効奏有旨交部嚴加議處旋據尹繼善等查
 奏李忠在江蘇所獲貨產至三萬兩之多是其平日惡蹟昭著已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六
 爲有目所共見陳宏謀交坐膜視其意何居該撫向與安甯不合
 眾所稔知然以此等關繫地方利弊大事豈有引避小嫌之理陳
 宏謀果於安甯在時一一據實奏聞朕必深爲嘉予乃既有心隱
 徇於前直至事將敗露始乘其身後以一奏塞責蓋其模稜頹廢
 之錮習一成而不可變且自揣與尹繼善素號相能遂爾因循玩
 愒日甚一日若此則江蘇一切吏治尙欲望其力爲振刷能乎不
 能所有江蘇巡撫著莊有恭調補熊學鵬著調補浙江巡撫馮鈞
 著調補廣西巡撫湖南巡撫員缺即著陳宏謀調補所有降級之
 處著照部議准其抵銷儘不知痛自創艾復蹈故轍則自取罪戾
 朕不能更爲該撫貸也可將此通諭中外知之○癸巳軍機大臣
 等議覆雲貴總督吳達善奏鬼酋宮裏雁之妻攬占等焚殺孟連
 土司刀派春分別審擬一摺查宮裏雁係緬甸頭目與木梳之妻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藉牙連年仇殺力難抵禦逃入外夷值孟連土司刀派春招降宮
 裏雁猶豫未決先令伊妻攬占及頭目撒拉刺歸降自帶妾婢僕
 從暫駐石牛地方撒拉刺因該土司恣意勒取牲畜器物遂糾眾
 焚殺刀派春全家與攬占逃逸訊據黨從阿九阿占等供稱宮裏
 雁實不知情但伊以勢窮避地詭令妻屬歸投致撒拉刺啓讐焚
 殺罪有攸歸應如該督所擬宮裏雁照西人聚眾劫殺例擬斬立
 決傳首示眾阿九阿占訊係知情應照例枷號三箇月從重賞給
 功臣之家爲奴其在逃之撒拉刺攬占等嚴飭緝獲另辦刀
 派春之子刀派先年未及歲擇本族土舍照管成立後飭令掌管
 地方從之○甲午諭軍機大臣等近日查辦富德家產查出富德
 各處營運生理又奇銀與瑚爾起放債圖利隨朕南巡時曾帶人
 獲交與高恆變賣富德以微有軍功經朕施恩授爲尚書御前大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七
 臣乃至種種營私罪蹟昭著前命安泰等擊解來京仍念伊有老
 母其本地所有家產諭令毋庸查辦今看其如此圖利伊回時必
 有攜帶即著福隆安會同該將軍將伊本處所有家產查明入官
 伊舊住房屋著賞給伊母居住仍賞給銀二百兩留產業養贍查
 抄後福隆安即將富德押帶來京○丙申諭直隸總督方觀承設
 法疏濬被水窪地○丁酉諭工部議覆御史湯世昌條奏廣開溝
 渠以資蓄洩事宜一摺所辦尙未周悉自古力役一項或在方策
 以其事本爲捍衛民生而設則供官正所以自爲並非徵求無藝
 也第如摺內所稱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餬口一切並責之閭
 閻微特小民久樂昇平已素不識公甸之令設使地方不肖吏胥
 因而從中高下其手苛派賄賂何所不有轉非因利利民之本意
 自宜分晰籌量如其地與民田民舍甚爲切近而工程又屬細微

五九

民開願出己力從事者原可聽其自行疏築不必繩以官法外若其功非旦夕可既而民力更難以全任則仍當官為酌助口食之資庶民不艱而事易集於公私實為兩得是在封疆大吏飭屬善為之耳見在京城外道途低窪已降旨特派大臣會同步軍統領衙門辦理此事南城外應修溝渠道路亦非五城御史等所能任並著工部會同步軍統領衙門悉心確勘交辦○庚子諭國家秋穡大典上繫刑章下關民命慮囚時設情法未衷於至當何以昭弼教之苦心每歲刑部進呈各省情實人犯招册朕必將逐案事由一一披覽使獄情毫無遺漏而各案適輕適重又詳為稱量比擬有其迹雖涉疑似而情尚一綫可原者既於册內折角存記即情罪重大於法萬無可貸不得已而予句之案亦反復推勘於所犯實款隨其節目次第折角及句到前一日與臨句之時必再三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八

檢覈務俾毫髮無疑然後予句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皆無憾也夫緩重犯須臾之命使被害者銜冤不得自伸婦寺之仁刑官尚不應出此何況天下共主若以既罹三尺均屬應斷之刑而不為銖量權衡將案內細微同異之由並歸無憾則此輕掉之心已乖與眾共棄之本義此朕自揣兢兢明慎固不肯稍存寬嚴之見即督撫九卿已數為擬議猶未敢稍緣因任者也第向來句到事畢原閱招册止存貯內閣其問刑衙門不過與聞臨時商權之言而先事全局折衷所以一再不釋者未能盡喻又何以定司憲之準所有本年各省情實招册可於句到後即發交刑部其近今二三年內閣所貯册一併檢發該部詳悉披釋因端領會庶幾體朕意以求協中則成牘不為無助著為例○癸卯諭據新柱奏稱愛烏罕汗愛哈默特沙遣使齎表進貢請令沿途各督撫豫備

筵宴等語愛烏罕係一大部落其使人初次經行內地天朝百技俱所未覩所有經過各省會理宜豫備筵宴陳設戲具以示富麗嚴肅著楊應琚常鈞鄂弼明德方觀承等整齊備辦○乙巳設伊犁將軍以明瑞為之○以科布多舊城卑溼命於科布多南哈勒巴山改築○丙午諭今日句到河南省情實招册內有智洪義因父智順被趙二毆死趙二已擬絞候智洪義藉言報仇輒殺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及閣臣以趙二業已滅流將智洪義可否改入緩決之處夾籤聲明意雖近似於事理猶未剖晰至當儒生牽拘春秋復仇之說如唐陳子昂甚至欲以一時旌誅並行固為乖誕即韓愈柳宗元號稱善駁大率不越以其父死於法不死於法為斷殊不知其父已死於法則固無可復之仇即不死於法亦必其相關而殺者其情固可矜而其死固可寬亦無可復之仇也乃東華續錄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九

其子仍推刀仇人之言亦豈春秋之法所當予此在唐代刑制懈弛其說尚不能無弊况我朝百餘年來明罰敕法審慎周詳若使生殺不關讞司而一介不逞之徒竟爾私行報復其可乎且智洪義謀殺趙倉時毆死其父之趙二尚以論抵在監其時智洪義不得有復仇之說也以謀殺擬情實自為辟以正辟正義第統數前後緣起智順既為趙二毆死而智洪義又復抵償趙倉則是智姓兩命而趙姓一命於事會所值稍覺情有未平朕是以悉心研究將該犯傳句然後使徑行改入緩決則無以杜私復之源而與謀殺本律亦大相背戾該犯本年雖已傳句其下次秋審仍應入於情實俟將來年久或遇恩例減等之事再酌量辦理從前廣東省有會士標毆死會會昌律擬斬候而會會昌之子會朝宗復毆死會士標之子會亞二律擬斬決朕特降旨改為緩決蓋其情又與

智洪義不同此皆朕虛心定讞務期纖微悉協既不肯因其似而不研究其真亦豈可以廷議僉同稍存因任之見乎將此通諭問刑衙門知之○諭厄魯特需用牛馬加恩賞給免其扣價○丁未加五城各廠煮賑米石○壬子以徐以烜張映辰俱署內閣學士徐以烜原任禮部侍郎○乙卯定各城守尉協領等期滿引見張映辰原任兵部侍郎○丙辰命江西撥米二十萬石運浙江回任六年後再行送部例○丙辰命江西撥米二十萬石運浙江備用

十一月己未朔諭范時綬摺奏京南霸州文安等處地勢低窪易致淹浸請設法疏通添築堤埝改為水田一事此不過彼以近來一二年閒雨水稍多竟似此等地畝素成積潦之區殊不知見在情形乃北省所偶遇設過冬春之交晴霽日久便成陸壤蓋物土宜者南北燥溼不能不從其性即如附近昆明湖一帶地方試種禾田水泉最為便利而蓄洩旺減不時灌漑已難徧及儻將窪地盡令改作秧田當雨水過多即可藉以滯用而雨澤一歉又將何以救旱從前近京議修水利營田未嘗不再三經畫始終未收實濟可見地利不能強同亦其明驗但范時綬既有此奏著將原摺一條鈔寄方觀承閱看或有可以隨宜酌採於目下疏消之法神補一二者該督細心籌議具奏將此諭方觀承知之尋奏直屬試種水田滯澇不常非地利所宜惟京南之文安霸州保定所屬之安州新安等處其低窪各村莊遇水滯時令暫種稻田涸後仍聽隨宜播種得旨覽奏俱悉○辛酉設伊犁參贊領隊大臣○壬戌命新修寶譜及將軍印譜貯盛京鳳凰樓十寶之次○戊辰諭富

德以烏拉齊微末之人由侍衛擢副都統西陲之役初命察勘軍站見其尙堪驅策於大兵分路進剿授領隊大臣晉用參贊界

以副將軍數年來不過稟承指示奔走服勤實則覈其更事戎行副將軍不如參贊之久參贊不如領隊之久而身所涉歷率少險多平易以因人集事此朕非常之功不待非常之人之論與富德福將之品題不自今日始定也前昔凱旋懋賞念吉林將領中向無受殊榮膺峻秩之員加以侯爵重其職掌若御前領侍衛內大臣兼都統理藩院尙書軍機處行走試問此烏拉齊從來罕邁之典即令富德自敘成勞敢謂當此無愧否稍有人心亦必斤斤安分既可自保身名兼可全朕用人顏面詎意富德器小易盈肆行無忌以致墮官箴玩國法竟有出乎計料所不及者本年八月伊請假歸省將軍成袞扎布摺奏富德以其不用咨呈輒自移文呵斥朕特謂妄自尊大不識部院體制諭令明白回奏奏到種種支離矯飾不具論甚至大言今日之準部非昔日之準部今日成袞

東華續錄 乾隆五六
扎布之為將軍非昔日額駙策凌之為將軍此則復成何語彼時亦僅交部議處而老格以侵用官駝事敗供出馬匹寄牧富德廠內自來宗親望族猶不能盡有馬廠富德暴貴未幾安得有之隨令巴爾品查奏則廠中牲畜見有數千之多自軍營私留不交官馬外有直向扎薩克王公勒取者有少為給價抑令多多購辦者在常人已為篋篋不飭矧其出自專轄外藩之正卿比年以辦理軍務蒙古駝馬稀少雖官用每議增價並停其採買富德豈未之聞而恣意橫索至是又老格會掠回部鳴笛款特之媳鳴笛款特乃久經歸誠效力之伯克况經訴知富德已為行文詰責旋向老格指名索取自配家人深堪駭異甚且以明知不法之事表覆狡賴直行欺罔又詢出富德隨駕南巡時夾帶人護寄託高恆發賣已給價二千兩猶屬伊僕有再須多帶數千之語幸高恆不肯在

揚覓售而已給之銀息不大浮於本是以但行嚴飭不治高恆之罪若富德以內廷扈蹕大員於使腥羶之數不思避嫌明目張膽行同單儉其貪婪狼藉迥出情理之外因派員檢查家產乃獲貨至於三萬餘金計伊在營不越六七載分例所得每歲不越七八百兩加以先後恩賚即使在家在外不費一錢亦安能委積如許富德若此兆惠阿里衮舒赫德等又當何似此非從人設計婪取即為領兵假威劫掠無疑當令解京派和親王簡親王軍機大臣刑部堂官會審富德知出入之數鑿杓難符始稱出兵時曾令家人攜段布煙茶牟利所致詰以縱有奇贏寄歸一款不應累銀鉅萬復稱皆用臺站駝裝得省運脚因有倍徒之獲果爾則侵軍需而載私囊急負販而帶頒行此五年大功安知非一二年可就竟為此等黷貨因循老師糜餉其罪更何可言軍中兜鑿將卒藉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三

裏帶之餘便規什一朕皆早有聞見不為推究何則當官必嚴負乘之誅臨陣不諱詐貪之使理固並行不悖也若輩奮身鋒鏑覲餘潤以自封事本難為責備况富國家 鴻臚應期庸功大定所謂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酬庸以外固無須寸寸較量耳富德回京封賞之後負恩犯法其事連類而出曩者何嘗一言追論及此耶昨富德辭窮思遁又自呈告密一封捏攀兆惠家僕亦有營中賣駝各款其意以素與兆惠等不合今引兆惠等並罹一網非惟足快私憾並可張大讞牘使朕難以速結此尤小人無恥所為朕甯肯黑白不分遽為此等伎倆所動無論兆惠前事無憑而還朝以來臺省典司不少未聞見有不檢如富德所為者然使兆惠果不自愛朕豈靳多治一人朝廷遠有乏材之慮乃謂富德一經封賞有事重難究治充類至於跋扈不逞則如之何朕將何以用人為

也朕加恩富德憐其起家寒陋身為滿洲舊勳世閱輕視故遇事必為曲留餘地意轉不無偏向此廷臣所稔知兆惠等即與富德素不相能豈能乘伊告假於朕前為嘗試下石之計儻以富德所為移之於兆惠恐其早干嚴譴翻不能滯滯一二年如伊貫盈不已方始因人發覺矣昔富德往援兆惠時中途為賊所圍會阿里衮送馬適至得以衝鋒前進乃對朕口奏必自匿受困之由重沒他人仗助之力悻悻見於詞色時雖詫其謬戾尙或憫其無知何期驕縱不悛神覆其魄敗露一至此極乎且諸大臣並由朕手自提策日給使令之人幸際功成朕以功臣寵命之則可若以陳編所紀汗馬勳高曲賜保全為例又夢囈不當出此漢唐以來崛起之君與將佐本布衣昆弟一旦主臣位定勢疑地偪上以功忌下以功爭所謂彼一時也朕旁午焦勞敬承 皇祖 皇考數十年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三

經營未竟之緒鉅任獨肩兆惠等聽朕臨遣遵朕指揮止滿洲世僕之常分伊等既無所爭而朕又何所忌即忌亦必先自兆惠阿里衮舒赫德等而何有於微末之富德富德即云有微勞亦已階崇五等班接六卿所得不為不厚矣今使罪狀顯著猶為曲法隱忍是小功必賞大罪不懲百爾臣工將不知有三尺天下後世謂朕何如主哉茲王大臣等研質明確所有勒索營私各款已據供認不諱至軍前劫掠取財一節因見無左證囑曉不承然其事與軍營漁利劣蹟朕原已置諸弗問豈本罪既無疑議又必更加刑訊並煩朕之臨軒親鞫耶富德善即按律定擬具奏恐在外庸愚無識之徒未曉富德擊由自作始末或疑朕不能破格全其終始是用明晰宣示俾眾共知之○庚午諭據成衮扎布奏稱杜爾伯特盟長素諾木衮布因病昏憤不能辦事另請簡放盟長等語杜

爾伯特盟長著博斯和勒補授該部落歸化已久應照喀爾喀之例補放副將軍見在既有左右兩翼盟長副將軍應設二員車凌烏巴什著放右翼副將軍巴桑著放左翼副將軍所有頒給印信敕書均著成衮扎布查照喀爾喀之例辦理○辛未建喀什噶爾新城○壬申改山西平魯營參將為都司隸殺虎口副將轄○丙子諭軍機大臣等開泰等奏金川土酋即卡滋擾黨屬各土司前往援助已將所侵兒麥讓地方奪回見飭守備溫欽等詰責查辦一摺未免先事豫設調停之見於辦理機宜未能領會前該督等於乾隆二十三年奏金川與革布什咱結親構贊之事雜谷綽斯甲布兩路進攻屢經傳諭不必繩以官法惟有以蠻攻蠻之策或相機令綽斯甲布小金川分據其地而彼時開泰岳鍾璜不能體悉朕旨未免意存姑息是以但取解紛了事以致養成驕縱此時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年 十五

郎卡初為土司即已垂涎黨屬其明驗也殊不知此等鼠子野心即使目前詰責認罪又安能保其永遠受約安靜乎土司內有革布什咱黨屬等類其力之強弱雖殊然皆可藉此以為即酋之敵如果因其挾仇攻擊竟將即酋吞噬豈非策之最善者著傳諭開泰等見在斷不可有先事部署官兵協力仗助之計致涉張皇所有鄰近各蠻土兵既集或即協力勦除分有其地止可聽其各自為計番境轉可相安備各土司不能併力勦除而郎卡仍怙惡不悛有必須另行辦理者則亦非該提督等以川省綠營官兵所能任其事開泰等臨時據實奏聞候朕酌辦此時止須靜以聽之不可謂派紛紜徒駭番人觀聽也○甲申諭直隸開通溝洫○戊子皇十六子生逾四年而薨未命名

十二月辛卯諭雲貴等遠省督撫提鎮藩臬遇丁憂事故著驛遞

四百里馳奏○己亥諭向例盛京將軍管轄旗人奉天府府尹兼理民事原無統轄嗣因盛京係滿洲根本之地所有州縣官員皆定為滿缺凡應行查拏私濫經將軍派委官兵前往地方各官自宜會同查緝乃近日拒捕毆差之事不一而足地方官竟視同膜外鄉長保甲並不協力擒捕此皆因將軍府尹不相關涉各分畛域之所致是以各屬員亦存旗民分管意見並不和衷辦理於地方事務甚無裨益不可不為變通在府尹為全省大吏雖不可便為將軍屬員亦當令其聽將軍節制庶旗民事務歸一一切辦理不致參差嗣後奉天府府尹著聽將軍節制遇有應行查拏人犯該地方州縣官即協同將軍差委之人協力查拏如仍有似此拒捕毆差以及脫逃等事將該地方官交部一併治罪○諭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向因風俗醇樸地方膏腴是以三省旗員皆放本處之人即副都統城守尉大員亦有簡放本處者據今看來大非昔比犯人偷獲拒捕種種不法皆由該管官員平日互相徇縱不能約束所致該處大員之缺若仍放本處之人彼此迴護頹俗斷難整飭嗣後遇有東三省副都統城守尉缺出或由京師遣往或於別省調補著交該部臨時將在京及各省應放應調人員開列職名請旨著為例○丁未命於湖廣安陸府屬沔陽州之新隄鎮添設知縣與知州分地管理均改隸漢陽府轄裁駐新隄之安陸府通判○工部尚書歸宜光卒予祭葬諡昭簡○以董邦達為工部尚書彭啓豐為左都御史梁國治為吏部右侍郎張映辰為左副都御史賈光鼎署內閣學士原在左副○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新柱等奏稱巴達克山素勒坦沙統眾搶掠博羅爾遊牧圍困城池博羅爾沙瑚沙默特情急求救已遣使將素勒坦沙嚴行斥責

若仍不肯止息即當領兵問罪留額敏和卓辦事等語巴達克山博羅爾俱已歸順同為臣僕素勒坦沙不知守分託言欲報舊仇博羅爾因而情急請救若置之不問其何以服眾心如斥責不從自當進剿但新柱向來應練戎行額敏和卓頗悉回部情事自當同往葉爾羌已有鄂對何必留伊辦事即至巴達克山若必須用兵葉爾羌官兵甚少昨已派愛隆阿伍岱前往伊犁即於彼處派出滿洲索倫察哈爾兵千餘名厄魯特兵數百名撥給馬匹合之葉爾羌等處官兵以三千人為率始能集事見在霍罕額爾德尼亦有占據額德格納遊牧之事當量其輕重緩急相機行止新柱額敏和卓督辦軍務愛隆阿伍岱領隊進剿其和衷商榷妥協辦理並傳諭明瑞永貴等知之○葉爾羌辦事都統新柱等奏臣等遣伯克薩里等曉示素勒坦沙額敏和卓又密行寄書令其悔罪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七

獻俘遂將來使噶巴尼雅爾斥責遣回正在束裝奉再索取布拉呢敦妻子諭旨因思與其密為開導不若顯行索取遂向薩里等及該來使詳悉曉示並云收取布拉呢敦妻子時須詳加辨驗以防詐偽葉爾羌識布拉呢敦妻子之人甚多若辨驗不實則素勒坦沙之罪更重不能再邀寬免該使叩首敬聽遣令起程報聞○甲寅諭前因準夷未平涼州莊浪等處為西陲衝要故將西安駐防之滿洲蒙古漢軍兵丁派出數千名分地駐防今大功告成巴里坤以西皆成內地涼莊既非邊徼而該處並無行圍習藝之所致兵丁怠惰偷安俱歸無用見在伊犁建修城堡設立將軍駐防屯田與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即以涼莊兵丁掣眷遷移較為省便至內地之京口杭州等處亦不必多駐官兵從前漢軍人等原准其出旗撥補綠旗兵缺此二處兵丁亦應照例裁

汰撥補將所出額缺分別揀選素倫察哈爾餘丁派往伊犁駐防庶糧餉不致虛糜而伊等得以及時效用差操所得為國家增一勁旅著軍機大臣將涼州莊浪官兵作何掣眷遷移及裁汰京口杭州駐防揀選素倫察哈爾餘丁派往伊犁之處詳密定議具奏尋奏涼州莊浪舊駐滿蒙兵三千二百名見在無須防守應遵旨令其攜眷移駐伊犁其餘漢軍兵一千名裁缺交該管將軍或撥歸綠營或令為民杭州額設漢軍兵千九百名亦照此辦理惟京口漢軍兵三千三百名係水師營缺應留千餘名於江甯滿蒙兵六千名內擇其熟諳水務者撥往再將漢軍兵缺裁汰各項額缺給與素倫察哈爾餘丁往駐伊犁交該管將軍都統揀選素倫一千名察哈爾一千名作為馬甲照例於應得兵餉外給與鹽菜銀兩統計遣往兵丁共五千餘名並其眷口將及二萬名須陸續派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六

七

七合二勺零

乾隆五十七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倫蕃恭校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春正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近因巴達克山霍罕使人入覲詢素勒坦沙搶掠博羅爾一事據稱博羅爾沙呼沙默特於上年害素勒坦沙之弟是以統眾復仇並非以舊事支飾又詢額爾德尼伯克搶掠額德格訥一事據稱額德格訥人等曾搶掠安集延額爾德尼始行報復且俱云若遣人曉諭自當遵行等語看來外藩相攻亦互有曲直不得謂之無因永貴新柱等此時當行文曉示不必張皇辦理但該部落等一切情事自應據實奏報若專云曉示而不問情事之輕重儻有貽誤則伊等當任其咎俱著傳諭知之○癸亥清直隸河道○丁卯 上大閱於暢春園之西廠命各回部使臣從觀○修盛京句驪河西橋道○己巳賜愛烏罕愛哈默特沙敕諭曰爾遠在外藩向慕仁化遣使入覲具見誠懼朕以葉爾羌大臣奏報特派侍衛迎護爾使和卓密爾哈等前來入覲朕疊沛恩施屢申宴賚賜爾蟒錦段匹絀綾器什使歸日爾其祇受又賜爾使及隨從員役段匹皮張器什銀兩各有差並諭爾知之覽爾所進表文謂相去遠遠向為準噶爾回部所隔未能通使中國今聞諸部率服不勝欣慰是以入覲朕深為嘉悅至準回諸部朕非利其土地人民因伊等自相殘害羣生不安是用發兵拯救從前準噶爾達瓦齊乘機自立旋為大兵擒獲阿睦爾撒納已降復叛大兵窮追至俄羅斯遂伏其誅及回部霍集占兄弟負恩反噬敗逃至巴達克山為素勒坦沙所殺獻誠歸誠今伊犁葉爾羌等處咸入版圖霍罕布魯特諸部盡為臣僕

朕寬其貢賦有來修歲事者優加賜賚爾雖逃聽亦應聞知至爾所奏瑪爾塔汗納巴拉池聞爾取扎哈那巴特城鳩其鄰部合馬步各數十萬眾來爭至奇里納勒聞爾領眾前來伊等俱避入帕尼帕特城爾攻圍六月殲其大伯克數十人黨眾十萬餘獲金銀器械無算夫納巴拉池既能鳩合黨眾如許乃未經接戰即入堅城坐待誅戮其事殊不可解爾又云欲往攻布哈爾聞已歸附中國不便侵伐足昭恭順之忱朕為天下共主中外一視賞善罰惡惟乘至公爾此次因素勒坦沙抒誠遣使其循理守分可知且如爾奏數年來各處攻戰未獲稍安則爾之屬人亦殊勞苦尙其和協鄰封休養部落俾享太平之福以受朕恩澤於無窮特諭○賜巴達克山素勒坦沙敕諭曰爾所遣使人阿布都爾阿木咱等入覲朕加恩宴賚賜汝蟒段絀綾器什又賞爾使人及隨從員役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段匹皮張銀兩各有差並諭爾知之爾受朕恩深重應謹守天朝法度約束屬人和睦鄰封一切事務俱遵駐紮喀什噶爾葉爾羌大臣等節制再去歲汝弟為博羅爾殺汝因報復遂有殺掠但博羅爾係與汝一體內附之人汝等雖有仇怨亦不可奪其土地人民前據葉爾羌大臣等奏稱遣薩里等往諭汝歸所掠於博羅爾朕特面諭汝使汝奉到朕命宜即遵旨給還慎勿延緩庶可以示激隆恩若觀望抗違則葉爾羌大臣等必請旨發兵問罪悔無及矣特諭○賜霍罕額爾德尼伯克敕諭曰爾所遣使巴巴什克入覲朕加恩宴賚賜汝蟒段絀綾器什又賞來使巴巴什克皮張器什銀兩各有差汝受朕恩深重應謹守法度約束屬人和睦鄰封一切事務俱遵駐紮喀什噶爾葉爾羌大臣等節制再額德格訥之人去歲侵掠汝等安集延商人汝因報復掠彼鄂斯等

地但額德格納係與汝一體內附之人汝雖有仇怨亦不可妄肆
 攻奪前經喀什噶爾大臣移咨令汝給還所掠額德格納土地人
 民今朕已面諭汝使汝奉到此旨即遵奉歸還慎勿延緩則可以
 永邀隆恩若遲延不給駐紮喀什噶爾大臣等必具奏請旨發兵
 問罪悔無及矣特諭○賜額德格納阿濟比衣敕諭曰汝遣使色
 哩庫楚克入覲朕加恩宴賚賜汝段匹絀綾器什又賞汝使器什
 銀兩各有差汝受朕重恩應奉守法度約束屬人和睦鄰封一切
 事務俱遵駐紮喀什噶爾葉爾羌大臣等節制毋得抗違庶祇受
 隆恩於無替特諭賜齊哩克光瑪喇特比 衣沙蘇比衣敕諭同○賜右部哈薩克奇齊
 玉斯努爾里等敕諭曰汝等仰慕皇風輸誠表貢遣使入覲經駐
 紮烏魯木齊大臣等奏到朕心嘉悅已令護送到京加恩宴賚賜
 汝等段匹絀綾器什並賞來使等翎頂器什銀兩各有差汝遠在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三
 遐荒未通朝命聞巴達克山霍罕各部落各部布魯特及鄰近之
 鄂爾圖玉斯哈薩克阿布賚等俱已歸附祇受殊恩汝嚮風景化
 願為臣僕進貢馬匹具見惻誠念汝遊牧之地甚遠初通貢使賞
 賚特優汝受天朝大恩應謹守法度約束屬人和睦鄰封以期永
 膺優眷特諭賜右部哈薩克奇齊玉斯巴圖爾右 部哈薩克烏爾根齊於扎布敕諭同○賜哈薩克阿
 布勒畢斯等敕諭曰汝等所遣使入覲朕加恩宴賚賜汝等段匹
 器什又賞給策伯克索勒屯薩呢雅斯索勒屯圖庫索勒屯哈木
 巴巴索勒屯等段匹器什又賞來使翎頂段匹器什銀兩各有差
 汝受朕厚恩宜約束屬人安居遊牧毋得越境若恃恩貪利復潛
 往塔爾巴哈台等處遷移則駐紮伊犁將軍大臣等必申明約束
 驅逐出界傷汝牲畜朕不能為汝庇也當謹遵節制以副恩養特
 諭○王申命尚書阿桂軍機處行走○戊寅命永定河加築月埝

開減河以工代賑○壬午諭河南巡撫胡寶瑛幹練老成恪慎精
 敏敷歷中外宣力有年昨因舊病復發遣御醫診視尙冀痊可茲
 聞渣逝深為軫惜著加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所有應得卹典仍
 著該部察例具奏其遺摺內請入籍江蘇青浦縣之處並著照所
 請行尋子祭葬諡恪靖○諭葉存仁著補授河南巡撫蔡鴻業著
 實授刑部侍郎蔣棟服制將開著補授副都御史禮部侍郎事務
 仍著張若澄署理○裁直隸州縣額設應差車輛○甲申准大學
 士史貽直之子知府史奕瓊留京侍養以四品京堂用○授工部
 侍郎納世通為參贊大臣駐喀什噶爾總理回疆事務○命安徽
 正陽關稅庫移設道署○乙酉建巡河西隄木橋○戊子裁山西
 北路軍營臺站
 二月己丑朔命河南山東購黑豆五萬石運京平糶○弛奉天海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四
 運禁○辛卯 上幸南苑行圍○壬辰命方觀承葉存仁會勘漳
 河水利○甲午 上御經筵○丙申定慶賀 皇太后 皇上表
 文本內及貼黃用黃紙 皇后殿文本內及貼黃純用紅紙面葉
 俱用黃綾無庸加綴○戊戌諭方觀承奏疏消積水時屆春和農
 民力作伊始非竭力亟為潄涸何以使舉趾者無誤春畝前永安
 顧光旭會奏近京水利服務若令往勘自當盡心但地方散處恐
 難兼顧著揀派科道二員分路董司副朕軫念閭閻至意○己亥
 諭戶部議覆御史顧光旭條奏資送貧民回籍一摺援引前成
 案以此例一開恐致無業之徒混冒虛糜於災黎無益為言是僅
 推其流弊而未深究夫有名無實之本源無識者將未免仍疑為
 節省帑項起見非朕軫念窮民熟籌調劑之苦心也從前臣工等
 奏請咨送回籍曾經降旨允行者原因此等災民如果本籍自有

田廬固不當聽其播遷失業今經日久體驗流民中遠出謀生者
悉係故土並無田廬依倚之人而必抑令復還即還其故鄉仍一
無業之人耳且無論一領路費潛移別處去而復來有何查驗即
責地方有司實力奉行則必押解濫及無辜亦非政體也朕因直
屬兩年秋霖過多加恩蠲賑不啻再三又念京師為五方聚處之
會令五城加廠平糶給賑即費正供鉅萬無所靳惜又何有於區
區資送之一節然已洞悉其一無實濟而猶曲徇陳言矯情示惠
必不出此也且流民故鄉既無生計四出備趁即揆之古人無常
職轉移執事之條未始不可俾之並生並育又何至束縛驅策強
以勢所不能堪朕意以為與其資送無實濟不如加賑濟之期俾
民獲實惠之為愈也救荒無奇策惟以體恤民隱為要設令被災
至重甚至有田之戶亦禁行遠徙則所以籌撫綏必更有大為設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五
施者又豈待此資送虛文所能濟其萬一哉摺內已降旨依議並
通諭中外使明知朕意○改陝西滿洲漢軍副都統為左右翼副
都統滿洲蒙古漢軍人員一體補放○庚子命原任戶部尚書高
其倬之孫侍衛高焜以六部郎中用○辛丑定湖北糧驛二道庫
責成督撫盤查例○甲辰以海明為盛京禮部侍郎○調永甯為
盛京兵部侍郎以旌額理為兵部侍郎○乙巳增設廣西永甯營
○丙午定直省同知通判藩庫支給養廉例○丁未 上啓鑾謁
東陵○撥部庫銀八十萬兩於直隸備賑○命兆惠馳往天津
勘疏濬水道事宜○庚戌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回鑾○命截留河南山東漕糧十五
萬石於直隸備賑○改烏魯木齊副將為總兵歸巴里坤提督轄
○乙卯諭據葉存仁奏河南各屬挑濬河道溝渠俱一律寬深等

語是豫省水利工程已著有成效因思直隸連年積水未消見雖
多方宣洩看來終不如豫省之妥善從前河南疏濬河工皆侍郎
或曰修協同辦理此時表曰修服制將閱著即馳驛來京督辦直
隸水道溝渠事務○命江南瀕海之華亭寶山等縣改建塊石奠
塘
三月戊午朔葉爾羌辦事尚書新柱等奏據派往巴達克山薩里
等呈稱開導葉勒坦沙已交出布拉呢敦屍骸並伊妻子謹將表
文及致臣等書進呈下部知之表文曰巴達克山伯克臣素勒坦
沙謹奏請 聖鑒自為臣僕受 大皇帝深恩實出眾伯克之上
今布哈爾烏蘇伯克等皆以臣殺害布拉呢敦霍集占等結怨與
兵臣雖勉力支持然別無可倚賴所幸為 大皇帝臣僕實心效
力整頓部落即身故之日亦必屬付子孫無改臣在日恭順至臣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六
地所埋布拉呢敦屍骸及其妻子僕人蒙葉爾羌駐紮大臣等遣
使查取臣不敢遲誤即遣臣親隨密爾咱阿達里布等呈獻並令
入覲諭軍機大臣等新柱等奏稱素勒坦沙呈獻布拉呢敦屍骸
及其妻子遣使入覲惟伊侵掠之齊特喇爾尙在致書自辯未即
付還仍行嚴飭令薩里等同密爾咱阿達里布前往等語新柱額
敏和卓所辦巴達克山事宜甚屬妥協著交部議敘仍各賞御用
荷包鼻煙壺薩里等著賞給段匹以示鼓勵覽傳示素勒坦沙書
詞稍覺嚴厲伊進表致書頗屬恭順此次往問侵掠齊特喇爾之
事應加以撫慰但業已發行亦自無礙若素勒坦沙盡還侵掠回
善其或尙有遲疑推託亦不必遽示兵威即作速奏聞候旨○己
未 上還京師○庚申臨漳壩工合龍○壬戌諭去秋直隸瀕水
窪下之區因秋霖積潦猝難消洩恐誤閩東作屢諭方觀承令

其乘時設法疏導以重農功該督初奏一俟春融再行相度經理
 繼復以海不受水為詞俱於摺內批諭毋得稍事因循致誤地方
 受累然猶以方觀承身任總督情形自所熟諳且當兩秋雨過多
 多沮洳之壤未易一蹴施工兼以辦賑殷繁亦難以分身兼顧是
 以御史永安顧光旭等先後具摺條奏朕尚意伊等身居局外坐
 言易而起行難設令伊等與方觀承易地而處亦未必能剋期集
 事轉不無曲諒該督俾肩其責者無掣肘之慮此朕本意也嗣據
 該督具奏文安大城等處疏濬事宜築隄車戽從事既苦拮据奏
 功殊難迅速即令永安顧光旭並添派御史二員前往勘辦及至
 詢問接駕諸臣以天津海口不應專恃五閘宣導以致停淤不暢
 而鹽政達色亦僅圖融其辭以多增數口想係有益無損為對朕
 知此事非特遣大員不足以收實效因命兆惠馳往相度將各處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七

清開開放寬通不過數日之閒開口水落數寸而內地已涸出二
 十餘里靜海等窪地亦涸出十分之六是豈海之受水適當兆惠
 到彼時耶可見事在人為前此該督辦理遲誤之愆更無由置喙
 矣在直屬兩年被潦成災較重為大吏者經營補苴倍嘗竭蹶朕
 委任封疆雖細事必加體恤從不肯以歲時水旱之偏謬過督撫
 則為督撫者何所顧慮而不為民請命耶方觀承如果不存護短
 之見悉心早為籌議具奏朕或指示規畫或派員仗助何所不可
 顧乃一切模稜不惜曠時玩事若此朕安用此督撫為耶昨有旨
 已將方觀承交部察議今細覈見在積水消涸情形非按例察議
 所能示儆所有督理之方觀承及布政使觀音保並天津等各屬
 俱著交部議處以為玩視民瘼者戒至天津道那親阿霸昌道額
 爾登布天津府知府額爾登額俱專駐該處之方面六員率屬親

民尤為切近及早將一切疏洩事宜據實稟請督臣籌辦如言之
 不聽不但可以直揭部科即用摺據實密奏朕必深為獎予况朕
 於道府召對期望造就初不以有司之職待之中外誰不共曉那
 親阿等以滿洲世僕在部院中尚能曉事是以擢用外任俾知實
 心報效乃洵染外吏惡習一味仰承風旨於地方重務視同膜外
 若不重治其罪何以示各省道府之戒那親阿額爾登布額爾登
 額俱著革職發往巴里坤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夫以直隸近在畿
 輔而道府之承順總督畏首畏尾情狀若此又何論於各省乎嗣
 後直省監司郡守等員不知儆省有仍蹈此轍者朕必按此例嚴
 處直屬水利俟發日修到日會同通行勘辦外見在天津文安大
 城等屬積水減退情形並各處隄閘工程仍著兆惠同方觀承即
 速馳往審度經理副朕軫念元元至意○癸亥 上親耕藉田○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八

甲子 上啓鑾謁 泰陵○命直隸被災五六分以上州縣及車
 駕經過不及應賑分數通州等三州縣均予加賑一月○丁卯
 上謁 泰陵回鑾○庚午 上還京師○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永
 貴等奏稱挖穆齊圖等前往霍罕以利善曉示額爾德尼伯克即
 遵約束將所侵阿濟比之鄂斯等處交還指給等語額爾德尼伯
 克頗屬恭順伊將來若常能如此可以永荷朕恩著納世通傳諭
 伊來使等知之再納世通在京奏對曾有永貴新柱等所辦巴達
 克山霍罕事體稍覺過當之語今看伊等辦理如此妥協可見駕
 馭外藩若一味姑息伊等必致驕肆自當恩威並用俾先知所懼
 則其感益深足以豫弭滋事之端並傳諭納世通伊至喀什噶爾
 時遇此等事當慎持大體加意辦理不可苟且塞責○諭索勒坦
 沙遵奉傳飭送出布拉呢敦屍骸及其妻子所進奏章頗為恭順

朕深嘉悅著加恩賞給素勒坦沙段八端交伊使齋往並著新柱
 納世通等將朕鑒悉素勒坦沙悃忱加恩賞賚之處傳諭知之○
 甲戌諭前因天津文安等處積水停淤該地方官不能及時疏洩
 致誤春耕是以降旨將天津道那親阿霸昌道額爾登布天津府
 知府額爾登額一併革職發往巴里坤效力贖罪以為玩視民瘼
 者戒在該員等貽誤地方咎皆自取但覈其致罪之由微有不同
 若不量為區別轉無以儆職守而示創懲那親阿駐紮天津積水
 情形日所目擊乃竟漠不關心聽其淤過實屬罪無可逭額爾登
 布於所屬疏消事宜固多延緩然尙有查勘災賑諸務一時或難
 兼顧知府額爾登額雖未能早為籌辦但河務究非其專責並較
 那親阿情稍可原額爾登布額爾登額俱著加恩發往甘肅交與
 總督楊應琚差遣試看額爾登布以同知委用額爾登額以知縣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九
 委用俾各勉勵以觀後效○乙亥增貯山西太原府倉穀二
 萬四千石○丙子增築河南臨漳縣護城隄○設甯古塔獄○乙
 酉 皇后行躬桑禮
 夏四月甲午命撥西安滿洲兵二千名移駐涼州莊浪涼州留副
 都統一莊浪設城守尉一○乙未諭昨閱部本議處瑞昌縣知縣
 劉景福聲敘疏縱參革千總朱振清脫逃事由因飭查原參治罪
 本案則該弁始以侵用旗丁銀米繼復畏罪潛逃情罪甚屬可惡
 而刑部僅引平民犯罪脫逃例於本罪加等定案又復援赦減徒
 執法殊未明允職官與常人地分迥殊常人因逃加等示懲於法
 已足若既身列一命即不得藉口不知功令其愧懼當萬倍常人
 即有大戾亦惟束身歸罪而已乃竟悍然竄迹行如鬼域藐視刑
 章若分別差等俾共知懲惕則君子懷刑之義何在且既為職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官自不當與常人一例看守是易致脫逃而教人犯法也此案朱
 振清著交刑部另行治罪嗣後職官犯罪脫逃應如何準情定
 律比照平民加重治罪之處該部詳悉定議具奏尋奏律載犯罪
 事發在逃者加逃罪二等官吏杖一百所避事重者各從重論嗣
 後職官負罪脫逃除罪應斬決絞決者毋庸議外斬候絞候改斬
 決絞決軍流改絞候徒改軍杖笞改杖一百徒三年朱振清擊解
 到日即照此例辦理從之○霍罕額爾德尼還阿濟比衣侵地議
 敘辦事大臣永貴等有差○命五城各撥黑豆八十石平糶○裁
 吉林通判一○丁酉禮部議准安徽巡撫託庸奏桐城縣明故卒
 黃成當流寇圍桐時被執脅以贖城至城下畢吐賊情賊支解之
 桐邑得免請從祀忠義祠從之○戊戌命直隸東河冷口等十三
 汛額賦歸入溝同知徵收○己亥命奉天購米四十萬石山東河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十
 南各購米二十萬石運直隸備用○癸卯 上詣 黑龍潭祈雨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刑部奏湖北歸州民婦張吳氏犯姦
 一案據供伊夫張洪舜及伊夫兄張洪貴因盜案監禁等語查張
 洪舜等弟兄名姓與從前該州趙泰交濫刑妄斷案內之張紅順
 張紅貴字音相同前案審釋未逾數月如果係良民何以復犯大
 案且又並未題咨報部其中情節種種未協請交該督撫逐一查
 審一摺已批依議速行仍著該督撫即行摺奏矣今思此案疑竇
 多端若非徹底清查難分涇渭特派侍郎阿永阿會同河南巡撫
 葉存仁前往該省查辦務得實情著傳諭愛必達宋邦綏於阿永
 阿等未到之前將此兩案確查即行詳悉覆奏此事外聞輿論紛
 紛一經欽差查辦自難絲毫掩飾愛必達從前不過暫署撫篆為
 時未久宋邦綏更屬新任皆非經辦此案之人若從前辦理果係

舛錯不妨據實奏聞即未能訪聞更正過非出於有心尙可不加深責儻稍存成見迴護前非將來審案水落石出則該督撫取戾更重朕斷不能為之曲貸也將此傳諭知之○辛亥諭向來親老改補近省者赴補時即照例歸部坐補原缺得缺後然後引見但念該員等在部需次動輒經年其材具尋常者原不妨稍待時日儻其中或實有出眾之材坐令淹滯未免可惜嗣後著照病痊赴補之例一體帶領引見候朕酌量降旨分別錄用又例稱此項人員內在改補之缺一經卓異即改入升班免其坐補原缺同一養親而得遇薦剡遂為終南捷徑恐日久漸開夤緣趨避之風將來此等改補近省卓異人員並著該部於引見時將緣由附摺聲明其公當與否自難逃朕洞鑒如此則有用者既可及鋒而試而卓薦者亦可杜干進之門無枉無縱於銓政更為平允著為例○王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十一

子賜秦大成等一百八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寅裁歸化城都統命副都統二員分駐綏遠歸化二城協同將軍辦事

五月戊午以賈麟為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使遷○壬戌御史王懿德奏翰詹諸臣大考卷向不彌封雖大臣校閱矢慎究未免形迹之露請嗣後彌封並令閱卷諸臣在文華殿住宿得旨嗣後考試翰詹等官試卷俱著彌封至請在文華殿閱卷之處不必○以趙孫英為四川布政使由貴州按察使遷○癸亥命尚書阿桂馳往直隸霸州等處會同侍郎裘曰修總督方觀承督辦疏濬事宜○以熊繹祖為貴州按察使由廣東舉○甲子禮部議覆朝鮮國王李吟奏臣世子緯早亡復蒙天恩封子愷為世子今又身故臣年及髦儲嗣久虛宗祀孤危旦夕傷悼愷生有子祚年已十二國計人心繫此一綫伏願曲加矜察頒降封典小邦君臣感激無地等語查李祚年

未及歲與請封例不符而其情詞懇摯殊屬可憫應否准其請封所進禮物應否賞收出自 聖裁得旨准其請封所進禮物著暫收貯准作正貢尋遣散秩大臣弘映頭等侍衛廣亮往封○乙丑諭果親王年幼素不安分往往向人請託習氣最陋已交軍機大臣審訊矣至王府長史乃管一切事務之人王有過舉自當匡救今索柱竟視同局外並不匡正著革去長史交軍機大臣一併訊明定罪所遺員缺著永興補授永興即同王之諳達嗣後各事宜盡心辦理儻王不納其言永興即行參奏如坐視不能匡正並將永興治罪○諭前刑部奏湖北歸州盜犯張紅順等於前案業經開釋而後發盜案張洪舜字音相同該督並未報部事屬可疑因命阿禾阿葉存仁馳驛前往會勘並論該督撫先行奏覆乃愛必達宋邦綬奏到惟以前後文移往返游移之詞種種支飾而於兩案情節關鍵並無一言別白此則復成何語督撫於盜犯重案不問有司詳稟翻覆止知按例批飭已屬不成事體况即如所奏批飭往復塵案已極紛繁而何獨先斬於報部之一牘是其情固不問可知且使張洪舜果非真盜從前既貢奇冤又備嘗苦累豈有甫經昭雪旋甘自陷於大辟為誣曠者實其言此三尺童子不可欺誑之事而因循不悟一至於此甚乃以後案自認確鑿之盜甫經錄報旋復翻供並以一囚待質一賊待投坐使全案兇渠稽戮至三四年之久推此以觀地方吏治尙可言耶國家將焉用此督撫為也至宋邦綬莅任日復前案並未承辦受事之始既知案情矛盾又經趙奉交李作楨等具詞赴訴伊即據實奏聞朕自必深為嘉予又何憚而不為是其一味模稜不過瞻顧總督徇庇臬司耳殊不知朕教大臣以同寅協恭原期以奉公體民為重若似此

第 373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私心附會置公事民命於不問願可謂之和衷共濟乎且於同官不惜瞻顧徇庇而乃敢於朕前支詞蒙混則誠何心此案情罪輕重俟阿永阿等鞠訊明確後該督撫等自有應得之罪卽此一摺之支離牽混已出情理之外斷不可不加以嚴懲愛必達宋邦綬卽著交部嚴加議處看來伊等如此扶同捏飾非忱作朋從中力護前非播弄慾懣亦不至此况盜案枉縱司臬者本屬罪魁沈忱作朋卽著革職鞫問交與阿永阿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丙寅喀什噶爾辦事尙書永貴等奏據伯克噶岱特稟稱灌溉回部地畝水道一赫色勒河出喀什噶爾西喀布喀山中灌溉東南一帶托古斯恰特賽爾捫喀什噶爾哈喇刻爾多羅特巴克阿爾巴特牌租阿巴特等大小村莊過巴爾楚克歸羅布諾爾一托庸河出喀什噶爾西北托庸山中灌溉東南玉斯屯阿喇圖什阿喇古霍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十三爾干阿斯騰阿喇圖什伯什克勒木等大小村莊與赫色勒河合流過巴爾楚克一圖巴里克河出喀什噶爾西南吉斯嶺及西邊烏帕勒山中東流會於圖捫上流向東灌溉汗阿里克提斯委赫色勒布伊等三村莊下流向東北與赫色勒河合流過巴爾楚克俱匯羅布諾爾一庫森提斯委河出喀什噶爾西南英吉沙爾城西羌輝山中灌溉東北英吉沙爾各村地畝散流於戈壁惟赫色勒布伊提斯委汗阿里克三處分引圖巴里克河水不足用請自赫色勒河東南濬渠四十餘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村又托庸河水湍急地畝多衝今添建土石隄壩並鑿山石以弱水勢仍時加修葺報聞○己巳諭果親王弘瞻以朕幼弟自孩提養育迄於成人乃不知祇遵朕訓承受朕恩屢蹈魯尤罔知繩檢如從前開設煤窑占奪民產並奉命盛京恭送 玉牒謾奏先赴行圍等候種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種謬戾乖張難以毛舉朕皆以年幼無知不忍遽治其罪曲加訓飭冀可就悛詎意庸妄日增非法干求迹更彰著其所關於 家法朝綱人心風俗爲甚大有不得不與內外臣工剴切宣示者去年因富德罪案有於隨駕南巡時私託高恆售賣人獲一節因思法度肅清之日富德以新經任用之人輒爾恣意橫行若此則凡王大臣中保無有同蹈此轍者因召高恆至京面爲詢問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如大學士公傅恆協辦大學士公兆惠等有無授受情事高恆力言無有及再三嚴詞詰責始奏出弘瞻有責償買賣人江起鏞夙逋令護衛引起高恆家託其帶往揚州賈獲牟利經伊正言相卻其事深駭聽閱恐平日似此行爲不僅止是當命簡親王誠親王和親王會同軍機大臣查訊護衛太監等並諭弘瞻若再欺飾更屬罪無可追弘瞻始據實一一開出與所訊之供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十四無異竟至於各處織造關差等俱有略給價值派辦繕段什器不一而足其最可異者朕特命大臣揀選官員此何等事弘瞻竟以門下私人關說挑取請託阿里衮雖阿里衮執法力拒而弘瞻冥心干與朝政毫無顧忌一至於此此風一長將內務府旗員之不已外而滿漢職官內而部院司寺勢將何所不有且高恆等於弘瞻尙如此顧忌則將來諸皇子若效其所爲誰復有奏朕者朕實爲之寒心我 皇考御極之初阿其那塞思黑等狂悖不法並經苦心整頓此王大臣所共知揆厥所由因 皇祖臨御六十餘年聖壽崇高諸王等各爲闡侯所播弄分立門戶肆威漁利入者主而出者奴彼此交相傾軋無所不至非大加懲創國法將不可問然以當日事觀之此果 宗社之福王公卿尹之幸天下士民之樂乎否乎且如果殺親王在 皇考時任事最久賞賚亦最

七一

優諸王中較為殷富弘瞻既得嗣封租稅所入給用以外每歲餘不啻鉅萬何至交結侵漁不畏科條不顧顏面竟至此極耶又其最不可解者本年果親王母謙妃千秋 皇太后諄諭弘瞻令將豫備稱祝之儀陳設宮陛為果親王母妃增輝乃抗不遵循及蒙 懿旨屢詢猥以朕並未加賜稱祝不敢自行鋪張與朕鬪富是則復成何語朕續承 皇祖 皇考大統凡王公及大小臣工之所有何莫非朕之所賜即何莫非朕之所有而弘瞻乃以鬪富為詞非獨其識見鄙悖抑實緣自知所進菲薄難掩觀瞻是以詭言自文且復逞其私心憤激而已殊不知謙妃位分原非和親王母裕貴妃可比裕貴妃母年長於 皇太后朕孝奉 皇太后其次即應致敬裕貴妃是以自六旬以來隆禮稱祝固宜爾謙妃年甫五旬朕遵 祖宗成訓向不相見至千秋分例所有何嘗稍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十五

缺於供其祝禮之舉或俟之六表以後則於情理方協弘瞻乃轉以此自託微詞諷朕是誠何心且弘瞻坐擁厚賞於侍奉母妃之道方當竭誠備物以博歡心乃不惟不能自盡孝敬而轉時向母妃多所索取豈為人子者所宜出此耶弘瞻素恃口給恬不為怪如近日園中不戒於火諸王並皆進內弘瞻所居最近而其至轉在諸王之後且嬉笑如常毫不關心又強引到園會見誠親王巧言爭辨及誠親王以末至相見無解到遲詰之不覺語塞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孰過於此至若和親王與弘瞻恭詣 皇太后宮請 安其儀節僭妄尤非情理所有昔 皇考時 孝恭仁皇后宮諸叔輩皆例不得見 面請 安今朕諸叔咸在誰非身歷之事朕於和親王及弘瞻推恩悼愛視同一體於此可以自信願轉恃此不循軌度直於 皇太后寶座之旁膝席而跪坐按以尺寸

即朕請 安所跪坐之地也是尚知有天澤之辨哉又 皇考時朕諸叔奏對稱 聖祖仁皇帝並不敢稱 皇考今和親王與弘瞻於 世宗憲皇帝皆得稱 皇考朕待伊等為厚為薄必有能辨之者矧和親王於朕年相若久與朕典學肩隨至弘瞻乃自垂譽提攜至今朕又何所嫌忌即使有嫌忌之疑亦當先自和親王而歷年體恤於全毫無芥蒂眾所共悉又何有於弘瞻此雖天下腐儒以至一介無識者皆不應擬議及此然弘瞻既如此恣肆失檢朕若不加儆誠將使康熙末年之劣習自今復萌朕甚懼焉此即分長如諸叔輩設事關國家政治朕膺 皇祖 皇考付託之重何敢不奉法從事若朕諸皇子不知所鑒或尤而效之則朕之立予示懲固不止如弘瞻矣今王大臣等訊明各款合詞恭請削爵朕覈之弘瞻即請 安無禮及不遵 慈旨謾語相詆二節已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十六

應革爵圈禁治罪朕仍推同氣之恩從寬革去王爵賞給貝勒承遠停俸以觀後效其兼攝都統並內廷行走及管理造辦處圓明園各職掌槩行解退和親王於 皇太后前跪坐無狀亦著罰王俸三年餘俱如議行並將此通諭中外明示炯戒○以柏琨為湖北布政使由廣西按察使遷 ○庚午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王文治等三員為一等餘各升黜留館有差試滿洲由各部院升轉翰林詹事等官擢哈靖阿為一等餘罰俸休致有差○諭大學士史貽直練達老成年登耄耄敷歷中外參贊綸扉宣力三朝勤勞夙著前以衰老乞休奏請解任朕降旨慰留並令肩輿入直俾得從容頤養近聞患病遣醫診視尚冀速痊茲遠逝深為軫悼派皇六子前往奠醴著加贈太保入賢良祠並賞銀二千兩治喪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靖○辛未以雙慶為禮

部侍郎由內閣○以袁守何為廣西按察使由浙江○以曹繩

柱為廣東布政使淑寶為福建按察使山湖南○癸酉諭愛必

達等奏按察使司監禁人犯明亮等乘夜乞牆脫逃請將高誠等

嚴加議處一摺已交部嚴察議奏矣省會司監關繫緊要尤非郡

邑可比乃一任犯人換鎖穿牆成羣逃逸陳臬者所司何事高誠

人本無能今復任意玩愒若此若不加之重懲何以儆曠瘼而嚴

法紀且前此盜犯張紅順等一案見今特派大員查審在臬司者

又豈能辭咎高誠著即解任候質其按察使員缺著費元龍補授

○甲戌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徧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

賦十分之五○諭高誠覆奏歸州張洪舜犯盜一摺錯誤已極前

因該州先後兩案盜犯字音相同又事隔經年並不審訊報部形

迹可疑經刑部參奏在高誠雖非承辦但伊為臬司到任一載豈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竟毫無見聞是以令其據實陳奏今高誠奏到不特種種掩飾支

離大失司憲之體且該過於原任知州秦鏞用刑致斃夥盜馬祥

夫州縣官訊鞫重案即刑斃一盜犯亦不得謂之枉濫設以此欲

加秦鏞之罪豈伊等縱脫首犯轉得藉口無過乎其意不過以此

案由刑部舉發該州秦鏞係尚書秦惠田之姪妄疑秦鏞通信內

部故為此挾嫌砌陷殊不知事屬子虛而秦鏞以捕風捉影之談

徇私誣捏潛通消息不獨秦鏞罪無可道即秦惠田朕必不稍為

姑貸今此案冤良縱盜物議沸騰而通省督撫藩臬上下扶同一

氣有心蒙混若此秦鏞即直揭部科亦所應得又安得以通信為

嫌乎高誠乃謂愛必達署撫篆時每次照詳批示並無迴護宋邦

綏到任後聞改委承審亦無牽制之處且謂趙泰交秦鏞辦理不

善不得不加詳慎曲為督撫掩飾而歸過下僚其居心行事尚可

問耶高誠著革職擊問武昌府知府錫占以承審之員觀望遲疑

甚屬不堪亦著革職擊問交與阿永阿等一併嚴訊此案沈作朋

提訊批駁亦陳臬平反所常有但既偏執已見枉縱於前復巧飾

彌縫力護前非於後小人情態畢露不得不加以重譴耳至愛必

達歷任封疆辦理大案不應舛錯若此止以從前曾經參奏周琬

遂始終意存迴護不知周琬之取戾由於高傲乖張其不附參佛

保住特其劣蹟之一節又何必巧為文飾耶宋邦綏向來向屬能

事及用為巡撫頓不如前茲楚後既知案情矛盾又經趙泰交李

作棋等控訴乃不奏不辦一味模稜嚮深負委任之意督撫錮

蔽成風於吏治民生所關非小不便姑容貽誤愛必達宋邦綏俱

著解任來京候旨湖廣總督員缺著李侍堯補授湖北巡撫員缺

著補德補授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諭劉綸著調補戶部尚書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兵部尚書員缺著陳宏謀補授著即前往湖北署理湖廣總督兼

署巡撫事務俟李侍堯到任後再行來京供職湖南巡撫著喬光

烈調補布政使來朝暫行護理○乙亥諭阿永阿等奏查湖北盜

犯一案稱後案之張洪舜等即係李作棋案內縱脫之犯供證確

鑿並無絲毫疑義乃沈作朋承辦時既偏執枉縱致成冤獄及至

後案舉發復護前非暗中牽制經高誠勸令檢舉並不同答且在

督撫前聲言兩案俱毫無影響以致承審之知府錫占承順迎合

不行審辦遂使重案久懸良民冤累等語地方辦理大案批駁平

反亦司讞之常即狃於一時意見偶爾舛錯原可據實詳奏及早

救正以贖前愆乃沈作朋承辦重案不思懲暴安良俾冤抑得以

早雪轉從中有意牽制力護前非錫占復迎合意指冀欲淆亂黑

白坐致奸良倒置沈作朋錫占實為此案罪魁業經先後降旨革

職鞫問著阿永阿等將伊二人嚴加刑訊務得實情慎勿稍存瞻顧以紓楚人公憤至監犯張洪舜張洪貴展轉狡辯希圖漏網且已追罰二年情罪甚屬可惡不必照尋常案犯辦理此旨到日著於該處即行正法俾奸惡知所懲儆看來此案由該州秦鏞親赴監犯家起贓歷歷指明詳報究屬首先舉發之員能事可嘉秦鏞俟服闋後著以知府升用督撫藩臬為朕倚任大員乃於地方命盜攸關之案輒敢上下聯為一氣扶同蒙混若此吏治尙可問耶此而不嚴加整頓何以激官方而清案獄未邦綏甫經簡擢頓易前規初不料其猥瑣無能一至於此愛必達在總督中尙屬朕所信任乃因從前參奏周琬一節竟為沈作朋所愚弄挾制始終曲護實出情理之外愛必達未邦綏俱著革職來京候旨以昭炯戒並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以崔應階為貴州巡撫梁鴻為山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九

東布政使調王檢為山西按察使以裴宗錫為直隸按察使由前道○以佛德為河南布政使由陝西驛○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沈作朋辦理盜犯張洪舜一案乖謬已極業經降旨革職鞫問交與阿永阿葉存仁嚴審昨據高誠奏到知府錫占有意遲延是以將錫占革職鞫問今據阿永阿葉存仁所奏則沈作朋錫占二人實為此案罪魁在錫占久經承審明知張洪舜贓證確鑿即應將前案一併平反而遲延時日久懸重案其瞻顧沈作朋處分因為苟且了事之意顯然可見至沈作朋既經縱盜寬良肆行妄斷仍敢力護前非其意不過以愛必達曾於此案參劾周琬必不肯自行檢舉而隱以此為挾制總督之術是其居心奸險更出情理之外著傳諭阿永阿葉存仁即將沈作朋錫占嚴加刑訊務得掩護實情儘以其身任職官稍存顧惜顏面之見朕必親提鞠審恐

阿永阿等亦不能辭其咎也○丁丑諭愛必達未邦綏昨經降旨革職來京候旨但伊等辦理冤獄重案有心蒙混迴護僅予革職不足示懲俱不必來京愛必達著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未邦綏著留於該省交該督查有應修隄工令其認修果能奮勉出力三年後再行奏聞請旨○戊寅修陝西棧道○己卯諭據阿永阿等查奏歸州趙啓賢家被盜一案經該州秦鏞稟明張洪貴兄弟即係李作棋案內釋放之犯彼時正湯聘身任巡撫屢次批詳乃扶同蒙混並未據實奏聞又不咨部顯有徇庇沈作朋情弊設以業經離任竟使脫然事外何以飭官方而昭平允湯聘著革職交與阿永阿等一併嚴訊查辦○庚辰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調明德為江西巡撫以和其衷為山西巡撫○調曹繩柱為福建布政使以胡文伯為廣東布政使○辛巳諭今日阿永阿等奏到審訊委員單言揚等供出前後各情節藩司不肯檢舉督撫無意昭雪係湯聘任內之事其力持翻案逼役認贓係周琬任內之事等語可見此案縱盜寬良之首全係周琬沈作朋串通欺蔽則從前周琬之參趙泰交而不及佛保住者並非曲為徇庇實乃畏其退有後言漏洩真情耳愛必達始則為二人所愚弄其錯誤猶在懵懂繼乃墮其術中展轉自護遂成迷而不返之勢愛必達向為朕所信任即前此歷任督撫時亦尙不蹈扶同瞻徇上和下睦之陋習初不料其辦理此案之錯謬前後竟若兩人實所不解其委員陳銓等供出當時各盜稱該役在該犯家起贓按去自存銀兩一節嚴訊並無其事而周琬沈作朋必要審出著落遂坐於已故之蘇鳳擬徒之未明身上等語此事尤駭觀聽盜犯裁害尙須官為辨雪今出自巡撫臬司逼役認贓幾致覆盆莫白

周琬等之罪其可道乎至沈作朋錫占蒙混枉縱人人共憤通省以爲臬司若肯檢舉便易辦理而沈作朋漠不關心有意欺詐錫占迎合延緩冀圖消弭二人實爲此案罪魁外省官方積弊歷歷整頓漸次肅清即稍有舞智營私等事無不立見敗露今上下扶同弊混肆無忌憚若此地方尙有何事不可爲乎此案縱盜冤良已屬法無可貸乃敢朋比迴護非有心欺罔而何周琬先經贖罪周退著卽鎖解部嚴審究擬湯聘宋邦綏前後承辦掩飾之處已交阿永阿等訊明首先起意及力爲把持者究自何人則伊等情罪自見所有委審之單官場陳銓陳文樞等俱著一併革職究審阿永阿等奉命前往勘審既知湯聘係案內應行訊鞫之前人前摺不卽參奏已屬遲懦今復請令其明白回奏尤爲不知事理輕重並著傳旨申飭○修直隸大興等三十二州縣疊道○以錢琦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年 主

保住著該部帶領引見

六月己丑以諾穆渾爲內閣學士由大常○庚寅諭新柱等奏稱伯克薩里等往諭巴達克山素勒坦沙卽標違約束將伊弟齊特喇爾撤回其所掠人口牲畜什物俱查明交還等語新柱額敏和卓辦理妥協著交部議敘仍賞大小荷包一對鼻煙壺各一枚薩里阿布拉三甚屬效力薩里著賞三等輕車都尉世職阿奇木缺出列名請補仍賞段六端阿布拉三於應升處列名仍賞段三端素勒坦沙甚屬恭順著先賞大小荷包鼻煙壺仍將葉爾羌庫貯之段賞給十二端並傳朕嘉悅施恩之意令其知悉○癸巳分見在伊犁駐防及添駐之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兵丁爲四昂吉各設總管一佐領六○乙未諭據阿永阿等奏審明沈作朋等縱盜冤良各供情一摺其上司之妄斷迴護屬員之觀望迎合種種有心欺飾皆不出朕所料至愛必達在滿洲世臣中尙屬可以倚信之人朕前降旨將伊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尙以其不過爲沈作朋所愚始終徇庇因姑示薄懲耳今閱阿永阿等所稱愛必達於接到奏錄獲盜詳稟逐加批駁並飭臬司委員另審及沈作朋回任謁見時言及此案聞愛必達有就案辦案及此係臬司之事伊不必管之語沈作朋遂堅心播弄希圖消弭前案而委員錫占等亦遂承順意指扶同玩延是此案之釀成冤獄沈作朋錫占固屬罪魁而承審各員之觀望實愛必達有以啓之其蒙混欺罔在他人已屬罪無可道今愛必達敢於爲此尤出情理之外而非朕所能逆料者矣愛必達並著拏解來京一併審擬治罪所有承審此案之陳銓陳文樞扶同鍛鍊情罪較重亦著一併拏解來京與沈作朋錫占等質訊另辦其屢次承審之單官場張文燭談羽豐王

正功雖較錫占等稍屬有聞但其觀望迎合亦有應得之罪著阿永阿等查明分別劾參元保為滿洲世僕前在藩司任內揭參趙泰交附和會銜具詳亦難辭咎不可令其倖免著解任來京候旨趙泰交審理李作棋一案倒提年月尚非大過且被參以後屈抑經年著仍以知州用令其來京與佛保住一併帶領引見吏目夏念祖並著復還原官仍於應升處升用至秦鏞於張洪貴等犯案後即同遊擊李華把總李奇雄起獲原賊擒盜犯並將前後案犯確鑿緣由詳稟上司甚屬能事已降旨於服闋後以知府升用外遊擊李華著交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把總李奇雄著拔補千總以示鼓勵其奉委承審之知府傅顯是否審出實情及臨審告病之知縣胡翼如何託故規避之處亦著查明具奏朕於一切功罪務期允當在受誣冤抑者必急予昭雪而審斷乖謬及有心護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年 五

非與夫模稜觀望者亦觀其情節之重輕分別懲治斷不肯稍有枉縱至上司下屬平時紀綱所在自不可越分干犯若大員辦理重案不能公正自持其中有顛倒黑白之處屬員為其掣肘何妨直揭部科朕必嘉其直幹此案承審各員是非曲直經朕徹底查辦絲毫不爽凡為屬員者亦可犁然省悟矣何憚而不秉公據實甘為唯阿遷就自取罪戾耶其案內盜犯袁維四著即行正法在逃之盜犯張楚璧王宏義主謀引綫法難姑貸著嚴飭地方官密速嚴拏務獲毋使聞風遠颺稍稽顯戮可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申諭元保前在湖北布政使任內曾扶同附和揭參趙泰交並會銜濫行保舉陳銓陳文樞等亦有應得之咎著解任來京候旨所遺貴州布政使員缺著錢度補授○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永阿等奏俟湯聘到楚質訊後再行起程等語此案前後情節業

已傳諭伊等在楚無應行查辦之處即湯聘到後亦無庸再行質訊至湯聘辦理後案應徇袒護其情罪雖不至如愛必達之有心欺飾周琬沈作朋之朋比為奸然亦不能輕於朱邦綏著照朱邦綏之例交該督李侍堯於地方應辦工程在二三萬之數者令其認修俟工竣奏聞後再令回籍阿永阿奉到此旨即速起程將案內應行起解各犯押赴行在沿途加意防範毋稍疏虞葉存仁可遵前旨仍回豫撫之任並將此傳諭李侍堯知之○以富尼漢為安徽按察使由甘肅寬○戊戌諭開泰審擬巴塘喇嘛教誘番民聚眾一案及回奏博爾和患病各摺支離巧飾乖謬已極開泰當喇嘛等滋事之初並不親往查辦經朕飭諭始勉強一赴打箭爐聊以塞責展轉遞委之道府知州等官不待人犯解審輒藉查閱營伍為名前赴川南此有何不可緩之事乃置邊地重案於膜外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年 五

轉亟亟於常行事件乎在開泰不過中存畏怯託名避去耳其實似此居心行事即查閱營伍亦復何裨初不料滿洲世僕中竟有庸懦無能如開泰其人者種種謬誤深負簡任著革職賞給頭等侍衛自備鞍馬前往伊犁隨明瑞辦事四川總督著鄂弼補授明山著補授陝西巡撫其廣東巡撫著阿思哈補授明山未到陝西之前巡撫印務著阿里衮前往暫行管理鄂弼俟阿里衮到陝西時即行前赴新任○諭向來各省督撫於地方應辦事務往往飭委屬員以次轉詳遂成通例此於尋常事件則可若案情重大督撫自應躬先董率庶足以資彈壓而杜欺蔽乃積習相沿並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展轉推延初若不與已事者然夫為通省表率之大員遇事不能親身奮往而以責之遞委之州縣不知州縣官事權本輕且

不免有庸懦無能之輩涸廁其閒安望其必能奮勉集事哉即如
開泰於喇嘛堪布等教唆生事之初並不親赴該處查訊經朕降
旨申飭始行一赴打箭爐坐辦塞責旋委道府知州審訊伊復藉
口巡閱營伍竟往川南一帶查閱回省其畏憚不堪之態來摺已
自繪其狀是其平日養尊處優若以略一舉足即有失督撫之體
者獨不思督撫遇地方要務不辭勞瘁親身督辦所屬官民豈不
益加敬憚何失體之有若徒游衍衙署坐失事機不真可鄙之甚
乎又如愛必達徇庇沈作朋縱盜誣良一案使愛必達早能親提
確訊不難將案情徹底清釐何至為沈作朋所愚弄扶同迴護自
蹈欺罔以速罪戾乎此等耽逸偷安掩飾蒙混之惡習恐見在督
撫中尙不乏人幸而未值楚蜀兩省之事不至盡露其短若易地
以處亦未必不蹈此覆轍也朕日閱內外奏章於尋常案件何嘗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五十七 五

或無斷不能逃朕洞鑒但伊等既稱無有朕亦不肯深究即有此
事朕亦從寬不將伊等治罪嗣後諸王惟宜安靜守分善自檢束
儻因朕此次施恩不究仍不悛改有向外任鹽關織造等官妄行
干求之事經朕知覺必從重治罪斷不寬貸著曉諭王等知之○
諭阿桂在軍營殊為出力且在伊犁辦事亦甚妥協著加恩將阿
桂一族由正藍旗擢入上三旗○諭鄂弼自簡任巡撫以來實力
宣猷恪勤懋著昨降旨補授四川總督正望其及時效用忽聞瀆
逝深為軫惜著加恩賞贈尙書銜入祀賢良祠所有應得卹典著
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勤肅○命修浙江等烏程等二縣濠
港閘座○以阿爾泰為四川總督崔應階為山東巡撫圖爾炳阿
為貴州巡撫○命梁詩正為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以戶部尙
書劉綸協辦大學士調陳宏謀為吏部尙書以彭啓豐為兵部尙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五十七 五

倒訛謬是非失實若不力為整頓何以清吏治而肅官常故朕於此案有心者特從重處分其觀望揣摩者亦不令其幸而漏網以為有意模稜不實心任事之戒該部即傳諭各省知之○己酉諭向來欽差大臣出使高麗聞入境時該國王備輿迎候此固屬國敬禮天朝敕使以昭恭順但滿洲大臣素嫻鞍馬而身膺使命四牡宣勤尤不應乘用肩輿自圖安適著該衙門行文該國王嗣後欽差到境止須豫備馬匹其舊用肩輿之處永行停止在奉使者既不至耽逸一時致忘習勞之義而外藩亦稍省繁文以示體恤著為令○壬子諭簡親王效力多年茲聞溘逝深為憫惻著貝勒弘瞻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尋予祭葬諡曰勤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七

五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臣王先謙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丁巳諭查閱營伍除山東山西河南外俱歸總督辦理○

壬戌諭沈作朋等縱盜梟良一案經欽差阿永阿葉存仁等審明

各情節具奏竟係湖北通省前後辦理之督撫藩臬上下聯為一

氣終始扶同公行欺蔽坐致奸盜久稽顯戮良民冤累經年為通

省人民所共憤而有司莫敢為之舉發昭雪者似此肆行罔上實

為從來罕見之事是以命將沈作朋周琬愛必達等官犯提至熱

河親加研鞠據愛必達供實保辦理錯誤若因後案發覺再將前

案翻改惟恐有礙顏面所以未經推求此則復成何語朕初以李

作樞家被盜一案愛必達為屬員蒙混答在情懂是以僅予革職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發往伊犁效力贖罪既經查出趙啓賢家盜案秦鏐原報詳文愛

必達輒將詳內無關緊要之處逐層批駁則是有心迴護矣愛必

達身為總督欲顧自己顏面竟致奸良不問見今審出實情身罹

法網顏面更復何在愛必達為滿洲世臣乃竟恩欺蔽至此其罪

尚可追乎周琬前為刑部司員頗稱強幹今於此等緊要盜案惟

聽信沈作朋之言扶同徇庇既經親自提訊乃任盜犯狡翻轉將

趙秦交參劾其朋比為奸情弊已屬顯然至其平日任性乖張亦

幸而未與後案耳設令其仍在巡撫之任其堅護前非存心枉縱

更不知何所底止親鞫之下周琬已俯首無辭至沈作朋縱盜冤

良於前復播弄阻撓於後始終釀成冤滯實為此案罪魁且見供

失入強盜關繫四命若失入事主罪止軍流夫宜誅之強盜四命

何妨不宜罰之冤民一家已破設司臬者皆如此存心天下可以

無盜但輕罰告盜者聞向得安居乎錫占係知府大員專委承
審重案乃有意遷延致沈冤積年未白陳銓陳文樞單言揚等逢
迎緞鍊均罪無可貸但究係受上司挾制覈其情罪與周琬沈作
朋有閒高誠明知前案冤抑乃辦理遷延不即據實具奏實為庸
懦無能但將後案實情定讞尚無有心欺飾以上各情節經朕親
訊無不水落石出所有各官犯應得之罪著行在大學士九卿定
擬速奏並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尋奏沈作朋等縱盜冤良朋比
欺罔按律定擬沈作朋周琬愛必達應斬立決錫占應發伊犁當
差單言揚陳銓陳文樞均應發巴里坤當差得旨沈作朋著即處
斬周琬著從寬改爲應所監候秋後處決愛必達著從寬改爲應
絞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以李宗文爲內閣學士由少詹事遷○癸
亥諭湖北盜犯張洪舜等前後兩案承辦之上司屬員種種扶同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懲以申國法而抒民憤且使天下司憲者知善良不可濫免讞
不容淆亂於明罰救法之中萬懲一儆百之意昨訊沈作朋供
盜關繫四命事主罪止軍流此語尤爲喪心病狂夫審理盜案亦
止論賊盜之真確否耳既已賊真盜確即按律多誅數人亦法紀
之所應得若無辜之百姓雖一笞一杖亦不得妄加何得較量科
罪之重輕槩置黑白於不問朕於各省臬司陛見時每剴切訓諭
及之初不料沈作朋等竟藉口於人命攸關轉以縱盜冤良爲得
計甚至趙啓賢家被劫盜深以前案事主坐罪爲鑒不敢赴控若
非秦鏞之立時獲盜起賊稟詳切實則強劫得以肆行無忌聞
向可安居乎且秦鏞及遊擊李華按擊賊盜時當盜犯之家先令
捕役脫衣投檢以防他日栽誣地步正以愧前案枉縱之上司而
伊等猶恬不知恥仍欲售其蒙混消弭之故智不畏功令不恤人
言公行欺罔若似此而不爲之整頓地方尙有何事不可爲乎此
案沈作朋實屬罪魁立即正法愛必達護非欺罔周琬朋比爲奸
本均應正法但以案內尙未冤及人命故從寬改爲監候此後各
督撫藩臬等俱當觸目儆心共知墨戒毋蹈覆轍著將此通諭中
外知之○諭李祜以孫承祖其稱名仍作世子於義似屬未安著
交禮部考據經書及歷代史冊自來有無世孫名號並檢查會典
該國從前曾否有似此立孫之事務令悉心詳細稽考折衷一是
具摺奏覆○甲子諭明德審訊洪洞縣民鄭凌放槍捕賊致傷繼
母身死一案擬以凌遲具題三法司以本內所敘情形事由捕賊
放槍時適伊母在房靠窗窺視鎗砂散開誤傷殞命黑夜之中實
屬思慮所不及覈其情法尙屬兩歧駁令該撫另審妥擬等語擬
議尙未盡允協夫所謂過失殺者其在平人固無可議即以本家

親長而論亦止於伯叔兄弟尚可量從末減若子孫之於祖父母
 父母即實出於無心原情定擬試問為子若孫者尚何心偷生視
 息覲顏自立於人世乎春秋許世子止之義深可味也但究係犯
 時不知準情酌理自當免其凌遲已屬寬典即定以縲首立寘於
 法庶為平允著刑部另將律文斟酌定議奏准頒行至此案鄭汝
 致死繼母陳氏放槍雖由捕賊然既係繼母又同院居住豈不知
 伊母卧房所在輒向放槍致死尤不當令其苟活人世致乖倫理
 著三法司覈擬具奏尋議查向例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止擬
 杖一百流三千里實未允協請嗣後子孫有過失殺祖父母父母
 者擬絞立決毋得仍照舊例並通行各省載入例冊從之○戊辰
 諭據留保住奏稱青海地方西南界連川藏沿邊與內地合州沙
 州接壤凡民人唐古特交涉命盜及玉暑番子扎薩克等支領俸
 餉承襲官職並徵收巴彥囊產等部落馬匹賦稅辦理藏使行糧
 等項非給與印信恐致滋弊貽誤應請頒給西南辦事章京關防
 等語前因西甯無事不必專駐大臣是以將副都統撤回止留部
 院章京一員帶領筆帖式一員在彼辦理事務今因大臣撤回地
 方官員即有妄行給票舞弊情事看來必須仍設大員諸事方有
 裨益七十五著賞給副都統銜前往辦事該處見在乏人七十
 五不必來熱河請訓即於京師帶領撤回原印馳驛前往所有該
 處一切事件俱著照舊辦理○辛未禮部議准貴州學政李敏行
 奏嗣後各省考試選拔生員刪去判語改用五言八韻排律一首
 從之○壬申諭前內閣撰擬朝鮮世子誥敕朕意李祘以孫承祖
 其稱名仍作世子於義未安是以傳諭禮部詳覈查覆茲據奏該
 國王李昫本請以世子李愼之子李祘封為嫡嗣並無請封伊孫

為世子之說且考之史冊見有世孫名號昭然可據今李祘既係
 該國王之孫自應援例封為世孫方為名正言順乃不詳覈典故
 漫以世子加封若非經朕指出其何以昭天朝典制耶禮部堂官
 著飭行所有給予誥敕即行改正頒發○諭朕閱續文獻通考館
 所進職官考內有應增改數處俱經逐一指示發該館參考訂正
 其有一二條沿襲舊文於官制未協者所當斟酌釐定以符體制
 如四川總督條下註明兼巡撫事而直隸總督向無巡撫兼銜書
 內亦未註出但巡撫於地方一切考察駁轉皆其職任直隸見在
 既不設巡撫其所管通省事宜與四川總督無異嗣後直隸總督
 官銜著照四川總督之例添列兼管巡撫事務至外省知府向為
 正四品而巡道各視兼銜為差等則有三四五品之不同今道員
 既經裁去兼銜統為正四品知府乃其所屬自應量為區別著將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四
 各省知府改為從四品其封典內旗員武職六七品有封承德郎
 文林郎者名義亦覺未當應照漢官武職之例六品改為武信郎
 七品改為奮武郎但漢官武職至七品而止所有旗員之八九品
 武職仍照舊制為修職郎登仕郎庶名實相符而官制亦為允協
 俱著該部遵照辦理並諭令會典通考等館一體改正○己卯以
 王檢為廣西布政使由山西按察使遷○庚辰諭和碩履親王端謹性成
 勤勞匪懈前因抱病即派皇四子皇五子帶領太醫院使馳往診
 視以冀痊可茲聞薨逝深為震悼即擬回京臨奠而扈從馬匹一
 時未能調集計程往返須在中秋前後是以暫停親詣俟回鑾後
 再行親臨奠醮著令皇四子在王府穿孝並派皇五子及和親王
 穿孝仍派和親王恆親王內務府大臣英廉經理喪儀一應喪事
 所需俱動用官項以展朕優崇懿親至意尋予加祭一次諡曰懿

○以藍欽奎為山西按察使由湖南展阮 ○辛巳諭據莊親王等奏稱從前慎靖郡王薨逝時六阿哥於滿月墓祭後即行釋服今履親王薨逝請令四阿哥於初次墓祭後釋服等語慎靖郡王雖係朕叔然與朕同庚履親王年齒高邁且六阿哥承繼慎靖郡王時係王薨逝後朕所降之旨王在日尚不知然猶持服一月值朕萬壽自應釋服至四阿哥向蒙履親王養育多年且為王十分鍾愛若令於初次墓祭即行釋服朕心實為不忍著遵前旨令其持服百日五阿哥著同派出王等一同釋服庶可少伸朕哀悼之懷

○諭北方各疆吏廣裁卧柳○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開泰等奏九土司綽斯甲布等攻打金川一摺所辦尚未得款要開泰向於郎卡遣人赴蜀時每許進見且常加撫慰而陰縱綽斯甲布等與之攻擊在郎卡素性狡黠此等行為豈能掩其耳目即綽斯甲布

東華續錄 卷五十八 六

見此依違兩可亦將竊笑甚非天朝開示誠信駕馭番夷之道郎卡既於綽斯甲布等屢肆侵陵眾土司合力報復原不為過督臣既聞其事惟應明白宣示綽斯甲布等以郎卡既得罪於眾土司爾等悉銳往攻儻能剿滅番碉亦免爾等後患但不必官為應援而於郎卡來人嚴為拒絕且切諭以爾既結怨鄰境豈甘為爾輩食必將聯集各寨奮力復仇此亦爾所自取我等斷不肯曲為庇護如此則郎卡既不敢恃以逞強而綽斯甲布等亦可洩其積憤於事理方為兩得乃開泰既謫以籠絡郎卡復隱為援助土司殊失控制大體阿爾泰嗣後一切當以光明正大經理得宜毋事調停遷就致蹈開泰故習並將此傳諭岳鍾瑄知之○甲申命駐防將軍都統提鎮恭進表牋均照舊撫式

八月乙酉朔命哈密巴里坤伊犁葉爾羌等處駐防官兵養廉鹽

葉銀兩以甘肅等處散撤兵丁馬乾割抵索倫察哈爾莊浪移駐伊犁官兵養廉鹽菜銀兩以京口杭州裁撤漢軍兵丁分例劃抵○庚寅諭富德所犯之罪皆伊福薄未改烏拉齊積習之所致但富德前在軍營曾經出力行走著加恩寬免其罪補放散秩大臣效力贖罪○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永貴等奏稱哈薩克阿布齊遣使獻馬其自帶馬九十餘匹已准令貿易等語哈薩克前在伊犁烏嚕木齊往來並未至回地貿易且伊等至喀什噶爾必由布魯特等部落經過沿途頗有賊盜苟非貪圖重利焉肯前往見在伊犁等處貿易上等馬匹僅估價銀三四兩而回地則加倍有餘往來日久不但伊犁等處貿易大減亦恐滋生事端但阿布齊素稱恭順此次既經准其貿易嗣後伊等再來必禁絕回人私市但從官買較之伊犁等處價值更減不可稍令獲利伊即欲帶回

東華續錄 卷五十八 七

亦聽其便仍曉示來人以爾等從前並未回地貿易况回地亦無須多購馬匹其各項牲隻自有巴達克山安集延布魯特等處商販爾等不必前來如此則貿易不得便宜伊等自不肯遠赴並將此傳諭伊犁烏嚕木齊駐紮將軍大臣等知之○癸巳賜烏嚕木齊城曰迪化城門東曰惠孚西曰豐慶南曰肇阜北曰景惠特納格爾城曰阜康城門東曰綏惠西曰振威南曰麗陽北曰甯朔

○庚子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乙巳命杜爾伯特王公扎薩克等及歲子弟報部授職○丙午命各省督撫學政暨政藩臬兩司書吏不許私用頂帶○戊申吏部議准山西巡撫明德奏清源縣地處偏僻界僅三十里徐溝縣地方不過三十餘里請將清源縣裁汰統歸徐溝縣轄從之○辛亥賜庫爾喀喇烏蘇堡名曰綏來門東曰延和西曰迎顯南曰調薰北曰溥

值品河堡名曰豐潤門曰威甯曰同軌曰景風瑪納斯堡名曰迷
 成門曰即敘曰迪康曰單化○壬子以淑實為甘肅布政使未廷
 為福建按察使由禮部○是月湖南巡撫高光烈奏湖南嶽麓書
 院有宋大儒朱熹張栻於此講學人文輩出為海內四大書院之
 一明年發毀本朝修復再頒匾額復賞帑金惟房屋傾圮地偏山
 險淺窄欹斜工難經久稍束數十步原屬書院故址緊傍 文廟
 地勢平衍改築於此增建數十間足供諸生棲止報聞
 九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調王檢為甘肅布政使淑實為廣西布
 政使○調富尼漢為山東按察使閔鶚元為安徽按察使○己未
 何書劉綸奏蕭田奏臣等恭承指示校正韻書竊惟古詩賦頌箴
 銘韻從通叶 欽定叶韻彙輯一書義例精當久已成編惟律韻
 尚仍舊本謹按韻書昉隋唐分合異同源流滋別考證維艱臣等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五十八 八
 悉行參考就見在通行韻書中有應更改增損者折衷廣韻集韻
 禮部韻略五音集韻會舉要等書及諸家辨論參互得失之故
 列為凡例並將列韻格式先呈 御覽其新編韻書請賜嘉名得
 旨書名著定為音韻述微○癸亥諭前審訊湖北縱盜寇良一案
 根究始事之由詢及知州趙泰交據供有幕友浙江人徐掌絲盧
 培元等弟兄親戚盤踞楚省歷有年所與地方官交接往來徐掌
 絲在臬司沈作朋署內伊弟徐登三即在總督愛必達署內伊妹
 夫盧培元即在巡撫湯聘署內彼此串通一氣此案各衙門前後
 批詳皆出伊等數人之手等語地方大吏承辦重案竟至顛倒是
 非行私罔上固不得諉過旁人稍為寬貸而此等惡幕暗通聲勢
 從中把持實為民主吏治之蠹已降旨李侍堯熊學鵬等擊解刑
 部會同軍機大臣嚴審治罪在外省督撫藩臬衙門案牘紛繁書

記之任亦不可少然一切應准應駁必當自為主持豈可聽一二
 幕友操縱自由且此輩賢否不一甚至彼此潛相照應或援引黨
 類往還出入因而媒術招搖轉致受其愚弄向來勒薦幕賓例有
 明禁復經臺臣條奏嚴定處分乃楚省尙有敢於上下勾結縱盜
 殃民若徐掌絲等之甚者一省如此恐他省亦不能保其必無著
 傳諭各省督撫留心密訪嚴察如有此等久慣惡幕潛居省會倚
 託上司衙門因緣為奸者立即嚴擊重究以昭炯戒毋得稍存姑
 息僅以遞回原籍願預了事儻督撫等視為泛常不知實力整頓
 一經朕別有訪聞惟伊等是問並聞有前任督撫藩臬接用舊任
 幕友者徒因其經辦多年一切多所諳習遂爾相沿趨便不知若
 輩藉惡幕更事為名始終占踞一衙門官有去留幕無更易不肖
 之徒易於乘閒滋弊消消不息將為江河亦不可不杜其漸嗣後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五十八 九
 一體飭禁並將此通諭各省督撫藩臬等知之○乙丑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丙寅諭據蘇昌奏粵東田房稅契銀兩
 一項原係另款存貯以備本省建造工程等項動支今積至一百
 二十餘萬之多見在京外各處或有需用請即酌撥八十萬兩解
 交收用又另摺請將廣東團基隄岸二項鹽羨生息銀二十九萬
 餘兩解交內府工程處備用各等語各省開款銀兩存貯既多原
 可酌量籌辦然應存應撥止須據實陳明聽候敕部定議毋庸為
 他處工程懇懇過計蘇昌此奏似聞圖明圖見有修葺之處故欲
 將此開款充用所見甚小前熊學鵬亦有請將商捐辦差餘存銀
 兩解交內府之奏兩人用意略同殊不知圖明圖工程一切皆仍
 舊貫需費無多奚致遂煩督撫經營籌畫况天子不言有無外府
 內府仍屬一體又何必事此挹注之勞耶蘇昌等既為此奏恐各

省督撫尙有未能盡會者將此通行傳諭知之○戊辰命科布多屯田○己巳諭前因高晉運次奏報湖水消落情形未將黃河水勢及毛城鋪曾否過水緣由一併入告深慮朕念甫經降旨詢問今據該督奏稱毛城鋪因秋汛水漲過水九寸至一尺三寸不等下注洪溝以達濰河日內已漸消落等語濰河爲毛城鋪下游雖據稱儘堪容納在今年長水無多濰河自不致旁溢而毛城鋪滾灘亦自可計日斷流但濰河已久未疏濬亦應乘此豫爲籌畫侍郎裘曰修昨曾奏俟查辦直隸河渠事竣請假回籍著於歸途之便卽會同高晉託庸前往該處相度情形如有應行經畫之處卽行奏明辦理○庚午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癸酉改甘肅臨洮道爲驛傳道岷道爲擊秦階道○丙子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己卯諭託庸奏江浙等四省見議貢監收捐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十 穀石運補京通倉貯請將安省常平穀一百六十餘萬石先行碾米分附糧艘帶運一摺雖其酌劑積儲頗見勇往然朕熟籌此事於倉庾民食實在有無裨益情形卽九卿覆准侍郎英廉條奏本案並可無庸亟事舉行也陳編所載餘三餘一之文固爲足食本計第在當時原屬地廣人稀又列國各守其封域持籌者可以隨宜措置耳以今幅員之廣生齒之繁歲卽屢豐而三農生穀止有此數採購於官庾捐輸於紳士條款雖殊其爲地方所產則一與其展轉挹注名異實同又何如卽以此留之民間俾糶糴倍爲饒給乎朕御極以來曾議直省倉貯寬裕員補旋聞市價增長卽令停罷蓋以小民未獲將來糶貸之利而先受目前食費之艱譬諸日資四兩者先奪其一二而語之曰吾將爲爾他日待哺計也彼不生感而生怨矣此中先後得失其理較然不爽况朕念切民依

偶值偏災卽截漕動以億萬計而年來糧艘正供自足太倉之粟可餘備二三年而贏此亦足矣計臣卽鯁鯁較量朕皆不以爲然國家昇平富庶內府外府均爲一體凡官廩兵精歲支之數豈關於供若以補漕糧而議捐穀又因議捐穀而先運常平不獨徒費輸輓之勞且他省聞風踵事地方因緣壟斷必致米價騰騰閭閻轉滋弊累卽云不動聲色而似此多立規條轉相倣效其爲聲色更何待言揆之經常不易之道惟爲民食留其有餘國用自無不足居今承平日久戶口增而產米止有此數備民間或遇必資通融協濟之處亦不過臨時善爲補偏救弊耳無他一勞永逸之計也至執三十年制國用之說拘文牽義更制而事不可行譬之封建井田諸舊法又豈可復議於今日哉所有託庸碾運常平穀石之奏不必行其江浙四省貢監收捐本色之例並著停止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辛巳軍機大臣等遵旨將準噶爾家譜進呈 御製準噶爾全部紀略文曰自古無不志外夷而實者少外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語不通耶得什一於千百加以魚魯亥豕其堪信者鮮矣茲者平定準部止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駐將軍鎮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無紀故就親詢實事書之亦以便方略纂敘也準噶爾四衛拉特者綽羅斯部杜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是其輝特一部本附庸於杜爾伯特後土爾扈特歸俄羅斯故別輝特爲一部仍稱四衛拉特云衛拉特明史稱爲瓦刺其音頗近史所載脫歡太師蓋其始祖元亡而其疆臣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者卽脫歡之父也脫歡者蒙古準語同爲釜今準人語釜爲海蘇而蒙古語則仍舊蓋準人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脫歡速字汗其世次不可考李汗背

正妻與他婦野合而生子曰烏林台巴祖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孛
 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又十一世而傳至齊音諾顏哈喇忽刺是為
 策妄阿喇布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二人五日僧
 格策妄阿喇布坦之父六日噶爾丹博碩克圖其餘無事無足稱
 長日策臣次日巴圖魯策臣與巴圖魯殺其弟僧格噶爾丹博碩
 克圖始自藏中回舊部反俗為汗於康熙年間犯塞戰敗走死先
 是噶爾丹博碩克圖既殺兄僧格之次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
 舊臣七人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遠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
 多倫者漢語為七努庫爾者漢語為友蓋其患難相共所謂世臣
 並赦其子孫七死云及噶爾丹為我兵敗策妄阿喇布坦始還和
 博克薩哩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眾復成部落並縛噶爾丹子
 獻闕下遂自據汗位子噶爾丹策零噶爾丹策零子策妄多爾濟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十一
 那木扎勒其庶兄喇嘛達爾扎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
 納之計篡奪其位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之第七子布木之子
 大策零敦多卜之孫於策妄阿喇布坦為再從姪孫其小策零敦
 多卜則策妄阿喇布坦之祖巴圖魯渾台吉之弟歐爾根代青之
 曾孫其去策妄阿喇布坦世派蓋已遠矣先是康熙年間噶爾丹
 博碩克圖拘繫和碩特車臣汗收所屬人眾併入準噶爾鄂拓克
 其時有和碩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特地即願實汗之裔也子二
 人一名丹衷一名索爾扎丹衷由唐古特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
 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為妻後策妄阿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
 爾查達術事也 以兩釜夾丹衷身烙死遂令大策零敦多卜領
 兵六千襲西藏擒殺拉藏並擄伊子索爾扎我 皇祖仁皇帝敕
 諭策妄阿拉布坦不得釋騷唐古特地並發大兵進剿於是大策

零敦多卜擄索爾扎逃回厄魯特藏地復平迫雍正年間策妄阿
 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欲與唐古特和好給索爾扎戶十資養
 並以博托洛克與章徵和碩齊為妻其在丹衷處生子班珠爾給
 戶五資養彼時博托洛克復有孕未產適章徵和碩齊後乃生一
 子是日阿睦爾撒納雖為輝特台吉實與班珠爾皆丹衷之子噶
 爾丹策零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恐索爾扎之子納哈查逃往
 唐古特將伊禁錮至達瓦齊篡位始將納哈查釋放又和碩特羅
 布藏車凌者娶策妄阿喇布坦之女達什色布騰為妻噶爾丹策
 零時因羅布藏車凌率領伊屬萬戶欲往土爾扈特遂遣兵擒獲
 羅布藏車凌囚之以其妻給章徵和碩齊二子交烏嚕特鄂拓克
 宰桑烏巴什安置至青海居住之羅布藏車凌於策妄阿喇布坦
 時逃至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死後羅布藏車凌羅布藏車凌二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十二
 人謀殺噶爾丹策零嗣因羅布藏車凌被拘羅布藏車凌亦被
 囚遂欲逃往土爾扈特故雍正年間我 世宗憲皇帝索羅布藏
 車凌經拘繫之囚故不斬而且欲以為奇貨也噶爾丹策零於丑年
 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年幼其姊鄂爾巴雅爾同母出也每以
 善言相勸禁其淫亂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年既長遂不受其禁
 制並聽讒言謂其姊欲效俄羅斯自立為扣肯汗遂將鄂爾巴雅
 爾拘繫並殺戮多宰桑其後屠狗盜妻之事無所不為益無忌憚
 鄂爾巴雅爾之夫薩音伯勒克遂同噶爾丹策零庶子喇嘛達爾
 扎攻執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喇嘛達爾扎遂篡汗位有噶爾丹
 策零幼子策旺達什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欲誘出策旺達什立
 為汗後被喇嘛達爾扎知覺遂殺策旺達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

二人憐憫達瓦齊云喇嘛達爾扎既將與爾同仇之達什達瓦殺戮恐禍將及爾於是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三人同逃哈薩克至申年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復回舊遊牧處阿睦爾撒納遂殺其兄沙克都爾察其眾復與伊犁喇嘛等合謀殺害喇嘛達爾扎立達瓦齊為汗其次即阿睦爾撒納用事二人仍屬親厚有達什達瓦姪訥默庫濟爾噶爾者欲與達瓦齊分領準噶爾猝率兵一萬至伊犁與達瓦齊戰達瓦齊敗至舊遊牧額密勒處與阿睦爾撒納會用阿睦爾撒納計誘訥默庫濟爾噶爾誅之準噶爾眾仍立達瓦齊為汗達瓦齊聽伊犁眾宰桑言與阿睦爾撒納生隙阿睦爾撒納本垂涎汗位既失望遂與班珠爾納哈查及杜爾伯特訥默庫等會同哈薩克將額密勒一帶住牧者肆行擄掠且耕種額爾齊斯為自固計達瓦齊凡三遣兵勦阿睦爾撒納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十四

皆不克其後自領兵三萬至阿睦爾撒納遊牧之額爾齊斯燈之阿睦爾撒納勢不敵始投誠來歸此準噶爾始終構亂所由也至準噶爾鄂拓克昂吉之名各異者鄂拓克為其汗之部屬昂吉為各台吉之戶下舊鄂拓克凡十有二烏嚕特有四宰桑人五千戶為一鄂拓克喀喇沁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為一鄂拓克額爾克騰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為一鄂拓克克里野特有二宰桑人六千戶為一鄂拓克卓托噶克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布庫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阿巴噶斯哈丹各有一宰桑共人四千戶為一鄂拓克鄂畢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鄂羅岱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多果魯特有一宰桑人四千戶為一鄂拓克霍勒博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綽和爾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其後復立鄂拓克十有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二巴爾達穆特有二宰桑人四千戶為一鄂拓克庫圖齊訥爾有五宰桑人四千戶為一鄂拓克噶勒雜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為一鄂拓克沙喇斯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瑪呼斯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為一鄂拓克布庫斯特有一宰桑人二千戶圖古特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為一鄂拓克烏喇特有一宰桑人二千戶為一鄂拓克阿勒蘭沁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為一鄂拓克扎克沁有三宰桑人二千戶包沁有三宰桑人一千戶為一鄂拓克奇爾吉斯有四宰桑人四千戶為一鄂拓克特楞古特有四宰桑人四千戶鄂爾楚克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烏爾罕濟爾有一宰桑人八百戶為一鄂拓克明噶特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復有五集賽阿克巴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戶賽瑪里木集賽杜勒巴集賽推素隆集賽伊克胡拉爾集賽有一宰桑人各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十五

一千戶其後復立集賽四溫都遜集賽善披領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桑堆集賽品陳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戶此九集賽辦理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共六十二宰桑二十四鄂拓克一切供賦俱其汗公物其外復取烏梁海及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二十一昂吉為各台吉所有而統屬於準噶爾之汗昂吉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囉斯部之達瓦齊一昂吉達什達瓦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噶勒藏多爾濟一昂吉訥默庫濟爾噶爾一昂吉鄂爾齊伍巴什一昂吉杜爾伯特之車凌一昂吉達什一昂吉伯什阿噶什一昂吉和碩特之沙克都爾曼濟一昂吉輝特之塔爾巴哈沁薩音伯特勒克一昂吉和通額默根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昂吉業克明安巴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巴圖爾額默根一

八五

昂吉察罕圖克阿睦爾撒納一昂吉博洛果特合吉諾海奇齊克
 一昂吉土爾扈特合吉巴圖爾烏巴什一昂吉吞圖布一昂吉共
 二十一向於西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為其汗公屬者蓋考之而未
 詳茲始詳詢縷敘如右然各合吉雖分領其昂吉凡出師執役無
 不聽其汗之令則初所釋者亦未為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
 鄂拓克九集賽及各合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戶六十餘
 萬口成一部落者百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
 有餘吾於紀進噶爾之事益見其不爽實生所謂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莫雖夷狄之有君豈能外是道哉○是月直隸按察使裴
 宗錫奏熱河三廳各山場偏長紅葉係渡蘆樹土人止砍伐作薪
 不諳養蠶殊為可惜又八溝廳屬之難兒河與塔子溝屬之三座
 塔木城等處亦多長此樹應請令熱河三廳與八溝二廳地方凡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年 夫
 有曠閒山場俱勸諭百姓廣為栽種養蠶官給印票填明花戶姓
 名及頃畝數目三年後果有成效酌定租息給還地主若係官地
 照例升科於地利民生不無裨益得旨交方觀承實力妥辦○四
 川總督阿爾泰等奏金川土司郎卡滋擾鄰境綽斯甲布革布什
 咱巴旺小金川黨場五土司與金川連界結怨已久沃日松岡梭
 磨卓克基四土司距金川稍遠與綽斯甲布等五土司非親即族
 唇齒相依九土司中綽斯甲布勢力稍強可與金川相敵其餘或
 兵力微弱或土司庸愚分處各巢九土司共為合從之計以遏郎
 卡窺伺上年九月因郎卡侵佔黨場地方綽斯甲布發兵相助並
 約會各土司稟懇准其攻打以圖報復本年五月九土司會攻金
 川分路前進三月以來連得勝仗各土司合力進攻固可長除後
 患即一時不克郎卡亦必畏懼自守不至滋擾鄰近土司報聞

冬十月甲申朔諭自來內外大臣中有奉職克勤敏歷資深者皆
 晉秩宮銜以示優眷大學士梁詩正著晉加太子太傅協辦大學
 士尚書公兆惠協辦大學士尚書劉綸兵部尚書公阿里衮刑部
 尚書舒赫德奏蕙田工部尚書阿桂俱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陳
 宏謀晉加太子太保河道總督高晉晉加太子太傅漕運總督楊
 錫綬晉加太子太保浙閩總督楊廷璋湖廣總督李侍堯兩廣總
 督蘇昌四川總督阿爾泰俱加太子太保江蘇巡撫莊有恭雲南
 巡撫劉藻俱加太子少保○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李侍堯奏湖廣
 鹽價驟增一事當經傳諭高恆奏覆以楚省行鹽一切並由漢口
 商人經理是其增價情由當與淮南商無涉今聞李侍堯摺內稱漢
 口商人繳出淮南公札有屬令不可賤價輕售之語則不得專談
 其過於楚商矣但所奏春開每包價銀二錢一二分即謂淮南札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年 七
 致而然若衛鳳翔等竟行賣至二錢七八分之多又豈盡淮南教
 之耶看來鹽價之長落視成本之多寡物情雖本難齊而豫定價
 值自為節制商人之常法此則李侍堯之說終屬優於高恆也總
 之高恆在淮言准其意以恤商為重而李侍堯在楚言楚亦未免
 以荏任伊始汲汲欲為地方以平價便民使二人易地而處亦必
 更無異說然此究係意見所為非虛公無我之本心也著傳諭李
 侍堯等辦理地方公事惟在平心靜氣和衷商推酌中妥辦在漢
 口不得定價太苛致商人深苦餘息之愜在兩淮亦不得藉詞定
 價無餘勒指不往運售致閩閩重貽淡食之慮斯商民交便而體
 制尤為協宜將此詳諭知之○丙戌 上親臨履親王允禩喪次
 賜奠○丁亥諭豐納亨前在軍營甚屬奮勉材質尚可造就著加
 恩承襲簡親王爵補授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辛卯諭侍衛

日修見在告假迎養順道命勘離河著馳驛去○壬辰定州縣無故赴省及久留省會參處例○癸巳諭軍機大臣等見在修輯讀書聞安徽婺源縣有已故生員江永曾著四聲切韻表及音學辨微二書彙本已成未經刊刻著傳諭該撫卽飭該縣就其家購覓如因一時鈔錄不及竟將原本隨奏摺之便附封送京以備採擇書竣卽行發還○戊戌諭愛必達周琬以封疆大臣於歸州縱盜寇良重案獲罪論律均無可原朕覈其成誠端委則愛必達之責尤視周琬爲重蓋伊身任總督當後案發覺時知州秦鏞已詳悉具稟愛必達何難據實檢舉卽有處分亦不過革職留任凡爲督撫者所常有而前案卽可立時剖雪彼沈作朋等復有何伎倆敢於力迷前非乎總由愛必達迴護之見一成不變轉將稟詳斥駁以致湯聘宋邦綬等從而附和迎合勢不可解是釀成欺罔伊安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年 九

從寬釋放發往伊犁效力贖罪派乾清門行走副都統觀音保卽日押令前往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壬寅諭禮部職居官者立身之要雖不可妄行驕縱亦不應自處過卑以爲取悅上司之計如待衛及滿漢部屬於堂官接見同事俱有一定體制進行已久人所共知近聞侍衛部院司官內有見該堂官輒行屈一膝者或更有因懇求之事及本身稍有愆尤卽免冠叩首者至於途次相遇有彼此乘馬屬官竟行下馬者於定制甚爲錯謬向來滿洲除告兵告圍之外從無長跪叩首之例况侍衛係內廷行走人員卽在領侍衛內大臣前亦俱侍立同事從不屈膝邇來因新留京居住之索倫達呼爾等在軍營時於將軍大臣前每行跪叩以致一時不能記憶遂成習慣殊不思伊等既習於此其他侍衛又將何以行之况伊等既見任侍衛其本職禮儀自當學習熟嫻際此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年 九

無恥之人以諂媚為謙恭至於此極若久之沿為惡習所關非細
假如莊親王誠親王諸子內有冒封王爵而伊等已經退閒之後
其屬下人等以伊為見任親王之父稱為太王尚可今無故遽稱
為太王將何所指耶著嚴行禁止此後稱王等為太王及見王等
長跪請安者凡王大臣遇見亦即行參奏以儆弊俗著將此傳諭
中外知之○甲辰以顏希深為福建布政使廖瑛為江西按察使
由雲南驛
○辛亥停止文武鄉試錄登科錄恭進 皇太后及
皇后例

十一月戊午賜德灝等五十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庚申
諭各省將軍督撫提鎮等所轄弁兵除地方辦公外不得因私事
隨帶役使所以明職守慎官方也前因都察升任進京隨從弁兵
數十人及遊擊安苑將綠營兵任意差遣等事屢經降旨嚴行飭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年
禁乃昨因提督王進泰來京陛見詢知其隨來者仍有粵西干把
此甚非是從來官盛任使原為經理一切公務足敷調遣之用是
以大員於本屬辦差及巡查公出弁兵等自可供其驅策即遇齋
摺等差事屬因公於例亦所不禁至於陛見或升任入京則是本
身私事豈無家人長隨等可用而猶一一取資於官使伊等往來
道途遠離職役營伍日就廢弛於政體甚有關繫著再行傳諭各
將軍督撫提鎮等嗣後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者朕必重治其
罪○辛酉張師戴卒以葉存仁為河東河道總督調阿思哈為河
南巡撫明山為廣東巡撫明德為陝西巡撫輔德為江西巡撫常
鈞為湖北巡撫甘肅巡撫印務以總督楊應琚兼署○甲子諭張
師載老成謹慎辦理河務宣力有年今患病溢逝殊為軫惻著加
恩追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卹典並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

諭懋敬○丁卯大學士梁詩正卒遺疏聞諭大學士梁詩正老成
端重奉職恪勤侍直內廷晉階綸閣方資簡任遽聞溢逝深為軫
恤命皇五子前往奠醴並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一
千兩治喪念伊子梁敷書尚未到京寓次乏人著派內務府司官
一員前往經理其事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
文莊○壬申命皇四子永瑛襲封履郡王來年就府○癸酉命蒙
古王公謁見各大臣不得屈膝○己卯命楊廷璋為體仁閣大學
士兼兵部尚書仍留閩浙總督任○諭軍機大臣等大學士梁詩
正員缺朕念漢軍大臣中宣力年久者莫如楊應琚及楊廷璋二
人其先擢總督及辦事明練楊應琚實為最優是以出缺時朕即
欲加恩補放以獎賢勞第念楊廷璋見在已逾七旬其年較長而
楊應琚則猶為可待是以先將楊廷璋簡用著將此傳諭楊應琚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年
俾知朕意遇事益加奮勉用副倚任○庚辰命各省督撫保舉堪
勝知府人員○賞阿克蘇阿奇木伯克散秩大臣色提巴爾第公
品級○壬午喀爾喀親王成衮扎布之子瞻楚布多爾濟卒賞
銀五百兩治喪○雲南江川等五州縣地震
十二月甲申申誠驅吏巡歷地方務輕騎減從○甲午諭據輔德
奏布政使富明安係伊同族例應迴避等語富明安久任司道應
令出力報效著派往巴里坤辦理事務更換溫敏回京其江西布
政使員缺著張逢堯補授○乙未以蔣擲為兵部右侍郎由左副
遷○以良鄉為雲南按察使由熱河兵○戊戌諭崔應階奏請挑
荆山橋舊河一摺所見甚是東省南陽昭陽微山等湖匯為巨浸
每遇水漲之時窪地常遭漫漶濟甯魚臺二屬適當下游之衝田
廬所關甚重前曾特派欽差同地方大員辦理朕上次南巡復經

親臨閱視面諭河督諸臣隨宜設法籌辦但橋畔河淤日增日積非大加興挑何以去沮洳而資利導著派協辦大學士公兆惠於明歲初春馳驛前往會同尹繼善葉存仁崔應階相度會議奏請興工崔應階已於摺內批示不必來京陛見尹繼善亦著於新正計量日期前赴荆山橋俟兆惠到日熟籌妥辦○諭琉球國疏請購買絲斤部臣議駁自屬遵例禁第念該國為海濱遠藩織紉無資不足以供章服據奏情詞懇切著加恩照啖咭喇國例准其歲買土絲五千斤二釐湖絲三千斤用示加惠外洋至意餘悉飭禁如舊所有稽察各關口岸及出入地方仍加意覈查以杜影射○移浙江台州府同知駐甯海縣亭旁○己亥諭兩江總督尹繼善等合辭具奏請於乾隆乙酉年再舉南巡之典以慰臣民仰望一摺朕惟江浙地廣民殷一切吏治農功均關要計且襟江帶河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五

濱湖近海之區籌畫澤國田廬無一不重禁宵旰前以壬午歲恭奉 安輿時巡周覽凡淮河水誌節宣牘壩啓閉以及杭屬塘工勘建柴石料段諸事宜會與封疆大吏目擊手畫以期利濟羣生年來疊經督撫等疏報下河郡邑汎水恬流並無漫溢惟是浙中海湖漲沙雖有起機大溜尚未趨赴中壘是深所慮念而新修柴石諸塘亦當親閱其工以便隨時指示又近日遣大臣督修水利如淮河荆山橋等處亦為數省漕輸喫緊關鍵所以驗前工而程後效正惟其時矧東南歲事頻告豐登洪惟 聖母皇太后福履康甯彌臻純嘏於是承 歡行慶答士民望幸之忱稽典實為九協著照所請准於乙酉之春詠吉南巡其河工海塘應親臨省視者即行先期豫備至前次鑿綵繁文暨扈從人員雇覓巨舟並籤占公館諸禁已屢頒諭旨即朕所過行宮道路距上屆為日匪遙

止須灑掃潔蠲足供頓憩不得稍事增華勞費副朕仰承 慈深俯順輿情之至意將此通諭各該衙門知之○以羅源漢為左副都御史由順天府○庚子禮部奏休致之左都御史梅穀成病故係奉旨休致之員例不請卹查該員休致後奉恩賞給全俸可否照原銜依一品例諭祭葬並應否予諡又遺疏請入籍江甯應否准其入籍得旨著照原銜給與祭葬仍著予諡准其入籍江甯尋子祭葬諡文穆○辛丑以呂熾為左副都御史附禮部○壬寅諭甯郡王弘岐既經患病朝期俱不能到著停其食俸其本年期不到二十五次之德瑾著革去輔國公陪祀四次不到之永順承德僧圖俱著交部察議○乙巳命巴里坤提督移駐烏魯木齊烏魯木齊大臣移駐雅爾駐紮巴里坤大臣即行撤回○己酉定恩騎尉子孫犯貪婪私罪者不准承襲例○是歲朝鮮來貢○會計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八 五

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四百二十萬九千八百二十八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四百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二石一升五合八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九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正月丙辰封喀爾喀親王成衮扎布于額駙拉旺多爾濟為世子○庚午諭朝鮮劫殺人犯即於內地正法○壬申兩淮鹽政高恆奏漢口賣商挾制拖欠以致揚商虧本嗣後賣商侵蝕濫賒行店拖欠請俱責成鹽道如經揚商控告照例究處又江夏漢陽二縣向分別大中小鹽鋪發給印票令商人減價售賣名為公鹽而賣商仍以貴價轉售應將印票公鹽名色曉諭革除得旨所辦甚好又奏准商向於漢口設立公所公舉一二入專司支解應酬等事名為厘商並不經管行銷事宜如養廉生息楚省則由賣商於售鹽價內扣交厘商以致遲延侵欠貽累商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九

本至鹽務應酬沿溢日甚查養廉各項鹽道儘可承辦應酬例應裁減見與督臣李侍堯商酌將一切支解款目俱交鹽道辦理裁去厘商撤其公所得旨甚好湖廣總督李侍堯兩淮鹽政高恆奏楚省鹽價章程臣高恆赴楚公同體察緣准商成本各綱既不相同即一綱亦不能畫一如癸未綱每引實需成本加以餘息三錢計每包買銀二錢三分一釐應即照此定為限制見在各商浮濫費用詳加釐剔嗣後漢口賣價總以准鹽成本為準請以甲申綱為始每綱於綱首鹽船開江之日查取商人成本餘息覈定每包應賣銀若干移明楚省飭商遵照得旨如所議行餘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朕前諭高恆赴楚面同李侍堯會議鹽務事宜今據奏到所辦甚屬允協已於摺內批示如所議行從前湖廣行鹽之弊總由不按准商成本折中定價是以漢口賣商從中意為低昂甚

至擡價賒欠侵吞種種作奸而揚商遙遠阻礙遂不得受其挾制今高恆遵旨前往李侍堯與之協力清釐將成本覈定加以餘息明立限制情理皆得其平釐政可以永行無弊且撤去厘商節減廉費則商力裕而民食益充若非朕深究弊源以會商為兩省通氣之法安能得其要領若此不但該商民等當為歡忻感切該督該鹽政公同籌辦益當踴躍倍常溢於言表今覽所奏似不過就事完事初不以積弊有年始得洞中竅要為喜豈該督等彼此成見未化僅藉此調停了局抑以前此兩兩相持迄無定奪尚不足為鹽法之累耶著傳諭李侍堯高恆令其詳悉覆奏再長蘆鹽政原有每年自赴山東履查道庫體察商情之例楚省距維揚雖較山東稍遠然究屬該鹽政統轄之區見在一經親行已有明驗嗣後該鹽政或酌量於一二年中親往巡視一次之處著一併令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九

其定議奏聞候朕降旨尋李侍堯奏上年奉旨飭高恆赴楚會商詢明見在成本加以餘息酌中定價從此商力日裕成本日輕賣價平減皆由睿慮周詳無微不至乃臣等於從前辦理未當經奉旨遵照妥辦緣由並未切實奏明實屬草率非敢稍存成見得旨覽此奏甚明矣高恆奏鹽法兩兩相持商民並累幸蒙 聖恩教導與督臣李侍堯協力清釐得以永行無弊至鹽臣赴楚巡視年限查楚省距揚稍遠請嗣後二年一次奏明前往如二年內有必須查辦會商之處隨時奏請得旨知道了不必定年限於應去之時請旨可也

二月甲申 上御經筵○己丑調觀保為兵部侍郎以旌額理為吏部侍郎○辛卯 上啓鑾謁 泰陵○甲午 上謁 泰陵回鑾○戊戌停止經筵筵宴○己亥 上還京師○庚子諭向來外

省題請升調人員有前此引見未滿三年者吏部於本內聲明免其送部引見蓋因其人平日政績尚優見經大吏推擢且經朕鑒別未久原可無庸再行引見此乃體恤下寮之恩也至於呈誤人員議降議革本分所應得特以事屬因公准令送部引見候朕量其人材或照部議降革或帶處分留任及仍以原官錄用此又屬格外加恩愛惜人才之意然其情事則與名列升調之人判不相同豈得援已經引見之例令吏部本內失察邪教之王銘錫馬鵬飛等前已因公呈誤從寬錄用近復以失察邪教致干例議是一誤再誤其與阻勉供職者迥難相提並論而該部亦以引見未滿三年聲明雙請內閣復依摺票擬是於僥倖中復求僥倖深乖忠失之義非所以教羣僚也且此等被議人員並此一來往之費尙欲惜之交望其於地方政務留心奮勉乎此於吏治甚有關繫嗣後凡因公呈誤引見未滿三年聲明免其引見之處著停止王鳴錫馬鵬飛仍著送部引見候朕再降諭旨○辛丑以五訥璽為湖北布政使何逢信為湖南按察使由江西轉○甲辰署宗人府事誠親王允祕奏察室室公等承襲請不論嫡庶揀選嫺熟騎射清語者數人引見候旨從之○己酉命大學士等揀選翰林堪勝道府人員○辛亥諭劉藻摺奏貴州大計應於本年三月補行便新任撫臣圖爾炳阿約於五月始能到任若不先期趕辦勢必又請展限見將應舉應劾人員與臣吳達善會商秉公填註考語即行具題等語向來外省大計督撫等於接替交代時後任既以受事未幾聲明展限而前任又因受代將來轉行委卸甚乖急公之道該撫劉藻於圖爾炳阿未到之先即將補行大計先期迅速趕辦於撥揚大典不致稽延封疆大臣能如此實力奉行公事何難整頓所奏深可嘉尚劉藻著交部議敘以示獎勵

東華續錄 乾隆五九

三月癸丑祭 歷代帝王廟以重修工成 上親詣行禮 御製重修 歷代帝王廟碑文曰 歷代帝王之祀其準古遺廟觀德遺意而推而放之者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家以謂世祧者迭遷德盛者弗毀蓋就一朝為言而周禮鄭氏四類注稱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繁露引為自近邈遠之明證斯正合食所權輿然漢魏以來有司具儀率求之華迹建都而不聞立廟自唐迄明廟立而代以專祀開知為常其制又缺焉未備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一年 敕諭禮官增祀苟非失德失器即蒙業守成者皆得與饗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不續 先型詳定位次 臨御伊始 親詣視成著於 奎文者基悉開攷舊史所紀躬守難易之辨豈有折衷定論以是對揚曩昔所為法施於民者不克兼既其實獨斤斤於 殿於門於坊具顏之曰景德景德焉爾德故若是其偏而不舉耶寅惟 祖 宗懋敬厥德成秩孔修觀法之所存即知戒之所寓義至深遠大雅不云乎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召公夷迪王所天永命一則云監於有夏再則曰監於有殷浸假入廟而徵統系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一自昭代樂之皆名之為勝國有不深慮夫屋與墟之微而怵惕動容者哉顧於其間歷選 列辟若稽古之化泱泱人治光往牒者罔不穆穆棣棣式在 几筵崇異代同堂之報故於世數之遷而得其示戒於無形抑於世數之屢遷而不遷而得其垂法於有永稔乎此者觀德之意愈以畢然而興矣 廟自雍正癸丑繕葺距今且三十載爰以乾隆壬午出內帑金庀而飭之故事領餼蠶以純絲絃特易蓋 正殿黃瓦用昭易奕工告訖功適屆甲申季春吉祀祗

九一

承 家法躬薦 新官已為長律述事揭言其大指會所司請製

文並欽諸碑復詳聞之如此○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來保卒

遺疏聞諭大學士來保老成端謹誠篤恪勤年躋大耋久任綸扉

宣力三朝勤勞懋著前以患病特命御醫前往診視並賜葺葺以

冀速痊昨具摺請解閣職降旨慰留但令不必兼管部務俾得從

容頤養茲聞溘逝深為軫悼著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並賞銀三

千兩辦理喪務朕於初九日親臨奠醊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

具奏尋予祭葬諡文端○乙卯諭前因西陲辦理軍需令陝甘總

督駐紮肅州以便調遣迄今大功久竣新疆屯政亦已酌定章程

而該督仍駐肅州距西安會城較遠於腹地屬員案牘控馭轉多

隔礙朕意若將總督移駐蘭州巡撫原署則東西道里適均不難

居中節制而甘肅巡撫亦可裁汰因於常鈞陛見詢情形據奏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九 五 卽應遵旨乘時移駐始於體制允協當經傳諭楊應琚令其熟籌

妥議今據覆奏與朕所見脗合著將蘭州巡撫衙門改為督署令

該督移駐並兼管巡撫事無庸更設巡撫所有原設撫標卽改為

督標其舊設陝西督標改為提標卽令固原提督回駐西安管轄

至所奏河州鎮總兵改為固原總兵並摺內條議各標弁兵一切

裁汰撥給事宜該部詳悉定議具奏尋議固原係平涼重鎮應將

河州鎮改駐其地河州改設副將以花馬池協標移駐其花馬池

改設參將以鎮番營移駐又蘭州應添設城守營請以甘肅靖遠

下馬關參將等官改駐得旨允行○庚申 上臨大學士來保喪

次賜奠○壬戌召阿爾泰來京以阿桂署四川總督○諭軍機大

臣等據七十五奏番人郭羅克瑪克蘇爾衣布告稱見在郭羅克

等肆行盜竊從前提督岳鍾琪曾將伊父用為頭目管束不致散

處為匪今若將瑪克蘇爾衣布授為頭目可以約束應請特派大

臣前往查辦等語此事雖據瑪克蘇爾衣布稱岳鍾琪曾於三部

內將伊父授為頭目但當時所派番目是否足資彈壓今若將瑪

克蘇爾衣布統攝別部番眾果否足杜盜匪之源雖在該番不無

藉約束眾人以圖自利之意但見在地方果有盜匪竊發理應酌

量辦理且近年金川與附近番寨時相構釁雖經該督屢次摺奏

而一切事宜正須面為籌議見派尙書阿桂馳驛先赴西甯會同

七十五及章嘉呼圖克圖將派頭目管轄之處辦有端緒卽令

其前來四川暫攝督篆阿爾泰俟其到省交代起程任內一切應

辦之事可卽告知阿桂令其接辦在阿爾泰到京面奉指示則回

任辦理更身遵循而阿桂在川既悉情形將來回京籌酌於該省

事務尤多裨益將此詳諭阿爾泰知之○癸亥 上親耕藉田○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九 六 丁卯諭黑龍江佐領等官未經出痘者俱赴木蘭引見著為例○

辛未諭據尹繼善等奏覆議弛洋禁絲斤以便民情一摺前因內

地絲斤細段等物價值漸昂經御史李兆鵬等先後條奏請定出

洋之禁以裕民用乃行之日久而內地絲價仍未見減且有更貴

者可見生齒繁衍取多用宏蓋物情自然之勢非盡關出洋之故

會降旨江浙閩廣各督撫令其各就該省情形悉心體察將應否

卽行開禁之處詳悉妥議具奏今尹繼善等籌酌定議奏請弛禁

而莊有恭並稱前撫浙時體察杭嘉湖三府民情以絲斤弛禁為

便等語江浙之情形如此則餘省亦可槩見蓋絲出洋絲斤本係

土絲及二三盤纒之絲非腹地細段必須精好物料可比徒立

出洋之禁則江浙所產纒絲轉不得利是無益於外洋而更有損

於民計又何如照舊弛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為通商便

民乎况所產蠶絲既不准出洋勢不得不充雜於頭盤好絲之內一體售賣於民間組織尤多未便且嘆咭喇喇吧等國俱先後以織維不供懇請賞給貨真價已特旨准其酌帶配用是外洋諸國取給於蠶絲者正復不少亦宜一視同仁曲為體恤見在新絲將屆收成所有出洋絲斤即著弛禁仍遵照舊例行其中各省情形或微有不同應作何酌定章程及設法稽查之處俟各該督撫奏齊時該部詳悉妥議具奏尹繼善等摺並發○乙亥諭暢春園等處派員管理不必令奉宸苑專管補放官員不必令內務府帶領引見善為例○兩廣總督蘇昌奏安南行劫人犯眾多請審定奏聞即行正法從之○庚辰 皇后行躬桑禮

夏四月壬午朔以尹繼善為文華殿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任○丙戌諭高晉奏籌辦雲梯關黃河下游情形一摺所見甚是已於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九 七

摺內批諭雲梯關一帶為黃河入海尾閘平沙漫衍原不應設立隄岸與水爭地而無識者好徇浮言或以上流清口洩水分數較多遇海潮盛時或不免意存顧慮因有子念隄防之議殊不知清口暢洩其收利在下河州縣者不可數計至雲梯關附近不過阜南安東二邑所轄地面以此衝彼其輕重大小不待智者而知即令一時偶值盛漲所侵溢者不敵百分之一二耳高晉當守其定見既知下游之制防一切毋庸置議並可信清口之展放無難永遠力持於水利民生實為交有神益○癸卯諭各省督撫遇有子孫襲倫重案必須親審定讞毋憑州縣供詳致滋冤抑○己酉諭忻妃薨逝加恩照貴妃例辦理著四阿哥六阿哥八阿哥恩穿孝其應行典禮交該部察例具奏

五月己巳以赫昇額為湖南布政使調費元龍為廣東按察使以

東華續錄 乾隆五九

雷暢為湖北按察使由浙江 補道選

六月丁亥葉存仁卒以李宏為河東河道總督由江南淮徐 補道選○丙申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綽斯甲布等九土司與耶卡互相攻擊各情形內另摺所奏虛衷體察全局機宜不必急急辦理之處所見甚是其第一摺所奏將金酋罪在不赦傳諭各土司以破其疑等語則未免迹涉張大於見在事理未協在金酋等仇讐相尋正如鼠鬪穴中本屬外番常有之事督臣為邊方重鎮即欲相機辦理亦惟不動聲色先為體勘確情再行斟酌措置方得控馭大體况朝廷於此等麼醜醜類如耶卡之垂涎鄰寨固不為之護庇而綽斯甲布等之欲除害己亦不為之抑制此正所謂光明正大之道若如阿桂所云金酋罪不可赦則似耶卡實已獲罪天朝於理即當聲罪致討又豈應假手九土司竟類常人挑搆取事者所為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九 八

耶至遣官前往曉諭綽斯新任總督欽命來川云云又竟明示以出自朕旨特令阿桂為總督專辦此事者然無論有乖體制且徒使酋目等因此驚惶駭聽又安足以破其疑總之揆諸此時應行籌酌事宜均不免為過當也阿爾泰見既來京請訓阿桂在彼先事悉心熟計藉巡邊以審察其動靜一切務須安詳鎮定坦然行所無事惟自守其另摺之說待阿爾泰回任商推定局可耳將此詳諭阿桂知之○辛丑賜巴達克山伯克素勒坦沙敕諭曰據葉爾羌駐紮大臣進爾奏章及大臣與爾往復文書朕俱覽悉爾奏稱前此獻出霍集占首級意希重賞因道遠未得委曲陳奏又稱愛烏罕等時窺伺爾遊牧齊特喇爾乃爾先世舊地因葉爾羌大臣聽沙呼沙默特一偏之詞勒令給還懇恩查給並懇賞爾所屬萬人糧餉本年收取遊牧數處請俱為天朝臣僕等語從前霍集

九三

占兄弟逃入爾地爾畏我大兵又利其所有始決計獻骸朕已優加賞賚而逆賊所有資裝皆未索取獨非賞乎爾以獻骸為有功不思爾若再為容留尚能保爾遊牧乎且年來遣使入覲賞賚尤多此次給還齊特喇爾遊牧復加獎賞皆以爾恭順之故當益加謹恪若仍不知足是自取咎矣至愛烏罕等果窺爾遊牧似非無端生釁即如爾奏收取附近遊牧數處則爾之侵擾鄰封可知朕為天下共主一視同仁非於爾有所偏徇也齊特喇爾為博羅爾所屬在準夷時為爾舅氏沙瑪瑪特所據後沙呼沙默特之祖恢復故地皆我大臣所深悉爾肆行攘奪尙應問罪因業已遵諭給還反加獎賞可謂寬厚之至而爾詭詞具奏豈以葉爾羌大臣新經更替請可欺飾耶今駐紮大臣玉素布乃故哈密國王後裔豈不知回部舊事且前駐大臣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日後仍來更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九

替爾斯時又將以為詞爾從前稱額敏和卓為父乃伊甫回遊牧即詆其偏聽人言亦太反覆矣爾所稱萬眾糧餉以天朝之廣大何所吝惜但賞以酬勞非巧言可得爾之所屬未嘗與葉爾羌等處回人一體效力豈可無勞而獲賞哉朕念爾前功欲長加保護特降敕訓諭爾其循理守分勿萌僥倖無厭之心始可永承恩澤也勉之母怠○甲辰楊廷璋因事解任胡蘇昌為閩浙總督李侍堯為兩廣總督吳達善為湖廣總督以劉藻為雲貴總督○丙午調常鈞為雲南巡撫以王檢為湖北巡撫恆光為甘肅布政使○西道○調三寶為四川布政使以五訥璽為湖北布政使○命阿爾泰回四川總督任召阿桂回京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王先謙敬編

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辛亥朔諭前黃仕簡奏廈門洋船陋規內總督每年得受銀一萬兩巡撫每年得受銀八千兩等語朕以當此法紀肅清之日督撫受恩深重何至任意貪婪若此如果屬實則大奇之事亦必重治其罪但不得不徹底根究以覈虛實是以命舒赫德等前往據實查辦嗣據舒赫德等節次查奏該提督所參一萬八千陋規之說俱屬子虛是楊廷璋等尙不致罔顧朕用人顏面無所忌憚至購買燕窩等物定長惟沿習向例給價而楊廷璋於此外復有令屬員墊買人蔴珊瑚珍珠等物僅照所開平價給發致屬員添價墊買為婪收陋規者藉口楊廷璋溺職負恩罪實難追但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此等陋習料非僅福建一省為然別省幸而不致敗露則亦姑置不究今既訊有確據豈可不示以創懲楊廷璋擢任封疆以來尙能實心任事是以簡用大學士仍留總督之任乃不能正己率屬致啟屬員巧為逢迎借端欺蝕之漸不但不堪表率封疆即令其還京供職亦有何顏面復廁輪耶姑念其宣力有年齒復衰邁不忍遽加擯斥著加恩賞給散秩大臣來京效力定長本無大過著從寬留任○命楊應琚為東閣大學士仍留陝甘總督任以陳宏謀協辦大學士○調三寶為湖北布政使五訥璽為四川布政使○癸丑諭前黃仕簡奏廈門洋行陋規有總督每年得受銀一萬圓巡撫每年得受銀八千圓等語朕以此案關係督撫婪索多贖實堪駭異非徹底根究無以肅法紀而昭創懲因命舒赫德等前往查辦舒赫德等自應向溫泰究詰原單所開總督一萬巡

撫八千之數實在有無收受確據如彼毫無指證然後逐層研究
遞及道府廳員勒索陋規墊買物件各情由方合據案重輕先後
乃舒赫德等初至閩省置原參一萬八千之陋規虛實於不問輒
從起獲底簿將屬員代買物件枝節推尋所辦未得款要竟似朕
差伊等赴閩專為查訪督撫過失無怪乎楊廷璋前次之不能允
服轉疑舒赫德等有意吹求也節經朕降旨示以端緒伊等詳悉
研訊黃仕簡據溫泰所開督撫收受陋規數目全屬子虛惟究出
屬員等代購物件一節自應分別辦理朕前命舒赫德赴閩時曾
面諭以此案如果督撫婪贖屬實必當重治其罪定長或有應行
質訊之處即可傳旨將伊解任聽審其巡撫印務令裘曰修暫行
署理原以封疆大臣受恩深重設罔顧國憲貪黷公行則其身家
性命尚不能保更有於一官若黃仕簡所參既無確據定長惟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東華續錄 乾隆六〇

所買各項內並有將自用人濫等件亦託名列入者其流弊更無
所底止豈可不早為禁飭使不肖之員藉口為罔利營私地乎朕
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從不豫設成見或致稍有軒輊此案舒赫德
等查辦入手未得關鍵節經訓示更正及審明定讞則楊廷璋之
罷斥總督解退閣務及定長之從寬仍留原任皆視其所自取恐
中外之人未能深晰此中就裏特將案情原委明白宣諭知之○
甲寅冊封豫嬪為 豫妃○戊午諭據貝子弘曠奏請將開泰之
女賞給伊弟弘豐為妻等語近支宗室奏請指婚亦事所常有但
不應指名奏請若尋常聯姻必須彼此情願不願則止此伊等私
事何庸陳奏看來弘曠必會向開泰家議聘未遂輒思請旨以為
挾制殊屬不合宗室等指婚出自特旨非彼此締婚可比若如此
強制非但宗室即阿哥等朕亦斷不允行也弘曠著申飭並將此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九五

皆從坐大臣等以爾心懷叵測請發兵問罪朕思阿布都喇伊木向隨霍集占等為逆本應誅戮因其獻城納款是以加恩錄用今負恩謀叛孽由自作爾歸附以來頗知恭順此次一得逆書若即行首出必重加恩賞原爾之情蓋恐阿布都喇伊木或仍狡辨致生事端是以未敢出首始緩言相復則與逆犯結約原非爾本心朕觀爾行止尚屬曉事設爾竟如所約襲取喀什噶爾豈不思葉爾羌阿克蘇和闐皆有官兵伊犁有將軍大兵駐紮爾能守喀什噶爾乎恐大兵一至霍罕安集延盡皆殄滅悔之何及爾蓋籌計及此故數月以來並未私遣一信知爾不敢負朕恩而罪尚可追也今已諭駐紮大臣等不必進兵爾荷朕包荒大度當益加恭順恪守藩服以期永保福祿於無窮儻有不逞之徒以叛逆之事誘脅爾者即據實以聞勿為所愚特諭○丁卯 上奉 皇太后啓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錢糧十分之三○癸酉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

八月庚辰朔諭前日御史羅暹春參劾蘇昌保舉運使王槩一摺在蘇昌於屬員虧帑既漫無覺察又登之卓薦自有應得之咎官據實指參乃職所應爾是以批諭發京初不以為非是特其摺內有若非年老糊塗即屬有意瞻徇措詞忿激幾於唾罵其意若有必欲甘心於蘇昌者蹤迹殊為可怪昨閱刑部審擬廣東參革知縣劉紹汜一摺該犯即係與羅暹春江西同鄉而蘇昌又即參處該犯之總督其為藉詞潛行報復實屬朋比之風不可不悉心體究創懲以防流弊因諭刑部堂官詳悉查訊今據奏到羅暹春與劉紹汜雖無瞻徇實蹟然該御史具摺參劾不即於蘇昌失察原案發鈔之時又不於劉紹汜審擬已經定案之後該御史

亦自稱形迹之間百喙莫辨等語此等以鄉情各酬私怨其事本無實證豈對簿駁詰遽肯輸情吐露然亦不至因此即革職審問也封疆大吏果有罔上行私確據臺垣自應據實糾彈顧立言亦自有體中外大臣皆經朕簡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詈御史雖欲自著風力亦豈得以年老大臣盡斥之為糊塗且前如來保今如尹繼善傅森陳宏謀諸臣屢經敷歷其齒安得不老而生平奉職無愆豈遂一槩例以衰庸肆為詆訕可乎明季科道惡習立幟分門借政言之號行傾險之謀假公濟私無所不至為害甚大我朝百餘年來整綱飭紀朝政肅清斷不容有營私搏擊之人復得稍萌故智但遏邪防弊持之不可不堅今羅暹春之奏其為劉紹汜而發本非有證佐可質而任意詬毀已情見乎詞且不先不後之間自供亦無容置喙此而陽為不知於人心政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事所關非細羅暹春著交部嚴加議處○丙戌裁莊浪通判移駐涼州同知移駐伊犁○己丑諭羅暹春以御史瞻徇同鄉參劾蘇昌一事於朝政官方深有關繫降旨交部議處今吏部按例議以革職自屬罪所應得但其潛挾私心為劉紹汜代扞被參之憤其事本無證佐可質伊之自供亦惟稱不能自解非有請屬情節若遞照議擬革非朕廣開言路本意然以言官寬假糾彈白簡圖逞己私其人豈可復居臺諫之任羅暹春著從寬免其革職加恩以六部主事用○戊戌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

圍○諭尚書秦蕙田以見在病未向痊奏請開缺給假回籍就醫著照所請准其給假南旋既可乘便就醫而江鄉水土於伊調攝自必相宜可以日漸痊愈所有刑部尚書不必開缺其事務著劉綸暫行署理○庚子增伊犁雅爾等處領隊大臣二員○辛丑召

奉寬來京以雅德為盛京工部侍郎○戊申子故多羅甯郡王弘
皎葬祭二次諡曰良○是月河南巡撫阿思哈奏有舞陽縣民朱
狗因繼祖母與人通姦將姦夫登時毆死一案詳查律例止有父
母本夫伯叔兄弟及有服親屬捉姦分別擬議之文至子孫應否
亦許捉姦及殺傷姦夫作何治罪並無明條似子孫不應在捉姦
之列然愚民無知竟有激於義忿如此案者倫紀人命攸關未敢
輕率完結請敕下法司確加嚴議將子孫應否捉姦致殺姦夫或
止捉姦其子孫作何分別議擬之處明列科條著為定例俾問刑
衙門不致援引失宜所有朱狗一案候部覆到日遵照辦理得旨
此亦偶然之事何必定例以啓愚民之犯法乎竟置之不問可也
九月辛亥諭刑部奏審訊朱文呈首新選秦州知州賴宏典書寫
逆詞一案將朱文擬以斬決而於賴宏典僅定以充發開展擬議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六

文著即處斬賴宏典著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甲寅
論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奏秋讞情實人犯內將傷斃總麻尊長
之杜廷順黃焯權趙亞元三犯均請改為絞決一摺辦理深為乖
謬凡有關服制之犯不得改擬絞決蓋以重倫常而昭法紀正明
刑弼教本義是以向來督撫原擬九卿覈定並未有輕議更張之
事惟朕於句到時量其案情稍輕念總麻與期服有閒自可酌予
緩句是以見在冊內每年遞緩之案有積至七八次者權衡折衷
固已不憚再三審慎且此等人犯緩決已久將來或遇國家大慶
或特降恩旨未嘗不可省錄減等並予矜全若當秋審竟用奏贖
請定緩決規條則由此推類旁通如官犯等亦將曲加議緩是臨
期句到冊內並無一二情輕之犯待朕別擇大典不幾同具文乎
昔人稱舉陶曰殺之三竟曰宥之三是必先有皋陶之執法而後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七

殿行申飭摺擲還○丁巳諭提督李勳奏新甯縣民劉周祐等控告書役舞弊經府發縣鎖禁致街民散帖罷市一摺此等投散匿名揭帖糾眾罷市實屬莠民刁悍之尤為從來所僅見非按律重懲何以靖人心而肅法紀第嚴摺內前後情節劉周祐控告書役其事即干連本縣為知府者或親提審究或別委他縣查訊庶為秉公合理乃該署府王錫蕃仍發交本縣辦理而該縣李騰淵因商議調處甚將原告禁押置其事於不問則府之庇縣與縣之庇役固不問可知其實無以折服眾心致起事端是固地方官之不能辭咎者向來外省抗官之案雖事涉有司應行參處亦必首懲糾眾之人而於官員應得處分不即汲汲究治誠慮匪徒因此長奸不可不防其漸也今該府縣等既以心存袒護而措置乖方是先不能守其正己臨民之本又豈可與僅係稽查不力彈壓不嚴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者竟子一律論乎使復持緩治之議有意為之姑息將窮簷冤抑終無由上聞覆盆尙可言耶然小民畏官奉法自屬閭閻常分果以困吏蠹而控之府又何難以受府縣之覆護摧折而上控督撫乎豈得因一朝挾忿膽敢離金閉戶公然玩視王章國家三尺具在又豈能以一二有司之不職遽為刁頑曲貸哉朕治官莅民事無鉅細皆詳悉權衡折衷至當不使稍有畸重畸輕之弊此案所有投帖罷市各情節著該督撫即行確究首從按法定擬其王錫蕃李騰淵等亦即查明參處以昭平允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未諭據喬光烈奏湖南新甯縣傳帖罷市一案顯有徇庇屬員化大事為小事之意若果如所奏該縣已革蠶役而刁民猶不服以致挾制罷市則罪在民不在官又何必參處該令此案疑竇甚多著派刑部侍郎阿禾阿馳驛前往會同該督吳達善秉公查辦所

有隨帶之司員並著馳驛又諭昨據李勳奏新甯縣民傳帖罷市一案已明降諭旨並傳飭喬光烈矣今據喬光烈摺奏於地方刁徒糾眾抗官大案全不知事理之輕重種種紕繆已於摺內批示如劉周祐具呈控府名為控役實即控縣乃署府王錫蕃既不親審又不委員將案犯竟發本縣是直以原告交被告矣知府職在率屬而庸劣無能至此該撫僅以參處知縣了事而於王錫蕃並無一語指劾且以見犯不齊意為開脫試問犯即不齊何難自往提鞠即喬光烈身為巡撫於尋常案牘固不妨在省坐理若此等大案即當減從星速自行督辦庶奸民不致漏網庸吏亦知所提撕乃僅卸責監司深居不出藉詞敦體有意養高是朕以封疆界該撫而該撫自待會一巡道熊學曠之不如矣其徇庇怯懦實為深負簡用之恩喬光烈著交部嚴加議處○癸亥諭御史秦賢奏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戶部郎中馮光熊刑部郎中杜玉林俱係丁憂之員該堂官不應奏留一摺內稱若遇升遷外任又未聞以幹練留部其持論實中事情即該堂官等亦無辭可對官員遇有事故並聽離任終制原係恤下常經朕自臨御以來於臣工進退一切皆循定例開有特旨令仍在任署事者本屬寥寥無幾第以堂官而請留司員督撫而請留屬吏則上官之推情瞻顧與下僚之因事干求其流弊將何所不有况國家分職任才豈必少此一二二人與此一二二人三年少待之期而必權宜破格而為之誠亦可以不必若該御史遽謂因此斤斤執持即廣為教孝則又不然人臣移孝作忠原無二理既已名通朝籍致身之義豈未之前聞儻如明季科道門戶惡習爭論奪情如王錫爵之與張居正等案忿言交攻無所不至而於國是究鮮纖毫之益此又政體所關不可不懲其漸者朕虛公

御下從無成見嗣後凡朕特旨酌量令其留任外內而部院堂官外而督撫等均不得率行請留則弊端既無自而言官之撫拾建白者亦無從藉口著為例○丙寅諭尚書秦蕙田奉職西曹恪勤素著前以患病告假准其回籍就醫尚稟痊可茲聞在途道逝派為軫惻應得卹典已敕部察例具奏著再加恩賞給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以示優卹尋于祭葬諡文恭○以莊有恭為刑部尚書暫留江蘇巡撫任○己巳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癸酉 上奉 皇太后回鑾○甲戌諭明春南巡著江浙各截留漕糧十萬石於駐蹕地方平糶○乙亥諭向來期功服制情實人犯內停句二次者曾經降旨令大學士會同刑部省錄改緩其服係總麻案件因非由立決改監候者散入各省職冊本非前旨所擬雖句到時有以情節稍輕酌予免句而積至數年竟未得與服

東華續錄 卷六十六

十

追闡成勞昭示來許將傳世滋久不惟伊等功績莫彰無以使奕世子孫觀感奮發競知鼓勵甚至支派遠近漸亦艱於稽考即如顯親王康親王簡親王信親王順承郡王平郡王及軍功所封公等其酬庸世及中外固所共知然受封本末事具 實錄 國史簡牘尊藏祕府未便輕事披檢重以紀載體例不越因事繫年難免後先參互於一王一公之事蹟未經裒集成編其令大學士會同宗人府於 實錄 國史內如顯親王以下各王公等凡立功之端委傳派之親疏一一悉心采訂分繕成帙進呈以備觀覽○丁丑諭朝鮮國違禁越江偷打貂皮之朴厚贊等十犯部臣照該國王所咨奏請即行正法原屬罪所應得第念向來此等罪犯會邀格外從寬若遠前後參差未免或有向隅之憾是以定擬時已有旨改為監候今經秋讞復諭刑部九卿一體令入緩決然在中

東華續錄 卷六十六

十一

心為將來挾制之計撰成此奏該犯不過聽從賴宏典照寫是錢忠不過為生事過付之人其罪斷不至與賴宏典同科君臣大義非所責於長隨小人之流也該堂官等直行擬以立決且將其家屬斷令給付功臣何至此乎不獨於明允之義失之千里是於朕前降有意從嚴自取罪戾之旨豈亦未及萬目耶舒赫德等如因前此既經訓飭遂將案內續獲之犯悉以立決處之則是有心混淆故為刺謬其詞欲益顯前此賴宏典之定讞為過當耳其心向可問耶又豈以朕巡幸行在於此等重案定罪之摺竟不為留心衡斷耶著將該堂官交部嚴加議處摺擲還另行定擬具奏○丙戌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己丑以余文儀為福建按察使由粵道○庚寅以奉寬為內閣學士原任威京工部侍郎○王辰諭據阿永阿等奏新甯縣罷市案內應行審究之署知府王錫蕃乘閒自縊一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摺殊堪駭異前經降旨凡係應行看守重犯儻有疏虞惟該督撫是問原為案情重大恐該犯易有畏罪自戕情事若此案王錫蕃特以不行親審轉發錯誤按其應得處分至重不過止於革職何至輒爾輕生然王錫蕃為案內應行質訊關繫緊要之人該撫臬等正在承審之時竟任其乘閒自縊漫無防範則其平日於地方諸事不能認真辦理已可槩見喬光烈何逢傳著交部嚴察議奏○癸巳調圖爾炳阿為湖南巡撫以方世儒為貴州巡撫起未邦綬為陝西布政使革職湖北巡撫○甲午諭喬光烈由司道擢用巡撫於地方糾眾罷市大案不能彈壓而案內應行審究之署府王錫蕃又復漫無防範以致自縊其徇庇怯懦深負朕信任之恩喬光烈著照部議革職又諭昨因新甯縣罷市一案該撫臬等漫無防範致應行質審之署知府王錫蕃乘閒自縊該撫喬光烈已照部議

革職按察使何逢傳亦難辭咎著來京仍以吏部文選司郎中用其湖南按察使員缺著湯聘補授○調錢度為雲南布政使承泰為貴州布政使○丙申以新柱為西安將軍託恩多為理藩院尚書由署戶部尚書遷○丁酉吏部等部議准山西巡撫和其衷奏歸化城通判為分辦蒙古民事而設但既有道員同知儘可兼理請將該通判裁汰其蒙古民人事務悉併歸化城同知管理其餘清和托薩四通判悉應仍舊惟將承辦事務徑報歸綏道嚴明移司無庸另扣同知覈轉限期從之○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山東巡撫向來有歲進牡丹之例此等花卉京師皆能蒔植何必遠道進獻嗣後著停止可傳諭崔應階知之○甲辰諭刑部所進情實官犯本內將齊凌扎布出兵得功及委基曾祖陣亡之處照例入於情實冊內聲敘其屬非是齊凌扎布之祖父從前若有陣亡者朕不得而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知今伊本身之事則西陲用兵始末朕日夜籌畫何事朕不熟悉又豈待部中按例問之該旗該旗按例咨達部中部中代為按例聲敘乎况聲敘者止應陣亡之子孫非指本身即例亦不合也且舒赫德獨非在軍前辦事歸而又在軍機行走之人乎其知齊凌扎布之事應比該旗大臣為尤詳何待咨問甚可笑也若夫齊凌扎布之在和闐時會與噶布舒各守一城乃遇逆回搶劫不能力行拒守連棄城而出視噶布舒之堅持不去者豈可同日而語使律以守土死綬之義不特無功且當有罪特原其兵力本單是以不復深加責備均從在事優敘此事在他人或未稔悉若舒赫德亦豈能以不知自解乎即以犯人祖父陣亡例當聲敘而言其中情罪亦各自不同如存德以關殺之案本無謀故別情歷年秋審諒其祖父陣亡之勞未子句決至委基以知府侵稅數至萬餘若

竟以先世陣亡倖免又何以處同案無可聲敘之書敏乎國家縱有原功免死之條亦惟先論其犯案本非重大特貸其子孫之一死則可脫以其祖父一經陣亡而凡屬後裔均可世世屈法從事是以衷忠之典適為誘人犯法之階矣且該犯即與聲敘之例允符亦當由部臣查事蹟列入本後候朕定奪設因該犯子孫具呈懇求即為代奏其別無親屬申訴之犯又將任其挂漏可乎於事體亦深為未協再綠營將弁中有曾經致命疆場如豆斌高天喜等為國宣勞其功既有足嘉朝廷初無歧視子孫遇有罪犯非常赦所不原亦當並蒙矜恤今此例但行於八旗亦非一視同仁之意也嗣後遇有此等罪犯在八旗則由刑部先咨本旗及兵部確查事蹟在外綠旗則由督撫於審擬定案之始查明該犯祖父陣亡事實列入秋審冊內以憑覈定著該部分晰規條一一定議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具奏並將此宣諭各旗及內外問刑各衙門知之○諭前經降旨各省雜任候補之員有因前任案件望誤降調者令原隸之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但此等人員離任事故不同多有遲至二三年及數年後始行請咨赴部其原隸上司早經更易代任者又未悉其賢否何從懸擬考覈蓋由傳諭之後部臣未經分晰條例殊多隔礙嗣後著於該員等甫經請咨回籍時該督撫將該員居官如何出具切實考語即行咨明本籍督撫存案俟例應引見時徑由本籍督撫查照原咨考語敘入文內送部無庸再赴原隸上司衙門請咨注考以昭畫一著為令

十一月戊申朔命重修大清一統志○癸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綽克托奏羅克倫屯田兵移駐瑚圖畢築城告竣 欽定城名曰景化城門東曰熙景西曰寶成南曰阜薰北曰博信○甲寅諭

東華續錄 乾隆六〇

阿永阿等審擬湖南新甯縣罷市一案內有喬光烈將陽會巷等在省具控一節徑行刪除尤為謬戾荒唐等語前喬光烈具奏此案之初摺內語多含糊意存迴護朕知其不勝封疆之任是以降旨革職然彼時並不知其竟有刪改情節如阿永阿等所稱實出情理之外也可見身為大臣者天良一味冥冥中即已陰礙其魄而朕之于以斥革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喬光烈甫經拔擢而器小易盈輒爾甘心欺罔致干罪譴凡為臣子者不可不知所儆惕乎本案已交法司定擬喬光烈何逢傳均降革處分外其餘附參各員俱照所請交部分別議處○丁巳 上幸南苑行圍○戊午 上還宮○乙丑 上臨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公兆惠喪次賜奠○諭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一等武毅謀勇公兆惠質性精勤才猷明練西陲之役稟承廟略式界元戎盤錯屢經膚功懋集是用酬庸晉爵協贊禁廷入直宣勞正資倚任昨偶因微疾遣醫診視方意稍加調攝即冀就痊遽聞溘逝深為軫悼即日親臨奠醴著加恩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並賞給內帑銀五千兩治喪念伊子尚在年幼著派同族工部侍郎官保並內務府司官一員代為經理所有應得卹典該部仍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襄○丁卯以阿里衮為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託恩多為兵部尚書以五吉為理藩院尚書鄂爾爾為禮部侍郎○乙亥諭軍機大臣等納世通等奏稱四十七等至霍罕令額爾德尼伯克出城恭迎敕諭額爾德尼隨具奏懇求帶回又遣買易人等投遞呈文俟四十七轉回再將霍罕情形具奏等語所辦非是額爾德尼既有奏章縱不能親身前來亦應遣其頭目齎送乃僅交四十七代進而納世通遂為陳奏殊乖體制總由伊等心存怯懦四十七等又必以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為辦理不易遂致一味姑息者傳諭納世通等此時若霍罕貿易人等不知四十七接受額爾德尼谷文一事即行文額爾德尼云我大皇帝頒降敕諭尙遣侍衛前來爾既有奏章理應面陳縱爾難以輕離遊牧亦當派一大伯克齋捧入覲乃附懇代進殊屬不合一面將原奏駁回備業經准其代進即不必如此辦理總之回人性習狡黠斷不可示以柔弱納世通等嗣後辦理外藩諸事務知大體不可存苟且塞責之見

十二月己卯以伍勒穆集為內閣學士由光祿寺卿遷○庚辰 上幸皇四子永城第○甲申諭御史汪新奏崇文門胥役借端需索苦累行旅請於查稅處各派戶部司員彈壓一摺御史職在風聞言事因屬分所當然第所聞雖與目擊不同而其事必有端倪其人必有指實始可交部逐節推求辨其真偽若止虛懸約略即以爲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可以釐奸剔弊誰則不能且無論該御史糾彈無據不足服人即朕亦難執其說而繁行窮治也若不過頒一申飭嚴禁之旨則仍是空言何補實政且朕向因崇文門稅務殷繁不無滋弊恐胥役從中需索有累商民是以歷來俱特派親信大臣經理目今即係阿里衮上任則舒赫德溯此而上則爲大學士傅恆若果有此等弊端朕不獨將胥役嚴加懲創即司權之大臣亦必重治其罪斷不肯稍爲曲貸若如該御史所請多派部員彈壓於事理尤屬難通司員皆有本衙門承辦事件安有閒曹可供分道稽查且司員亦斷無不用胥役之理今以一二大臣尙不可信而令信如許司員是欲杜一弊而適開眾弊也朕於大小臣工一切並無成見該御史既有此奏著交見在管理崇文門稅務大臣明白覆奏其摺內所稱諸弊仍著交與汪新令其將所聞勒索者何更受累者何

人且計其歲月係在何時雖不能一一詳記必能摘取一二事確切奏聞以憑交部嚴審究治若含糊覆奏則是虛言邀譽塞責自取罪戾矣○丙戌諭昨御史汪新奏崇文門胥役需索苦累一事因其語涉空言並無端緒難以推尋查辦既令該衙門明白回奏並降旨令其指實具陳今據覆奏乃舉伊攜帶箱隻進城有巡役要去飯錢三百文一節爲詞復令軍機大臣等問其更有何事則稱此外別無款蹟果爾則其事乃係伊自爲三百錢之累耳而架詞入告不可鄙乎國家剔弊釐奸凡屬蠹積病民雖細不宥但此等之麼小人遇事藉名圖得飯錢正如吏部門阜之報喜探信刑部隸卒之刑杖手輕乘勢真覓微利情事大略相同其約束禁止在堂官等自當有犯必懲俾知所創艾可耳若謂嚴行立法使此輩盡絕陋習勢亦有所不能而因一二干犯即指以爲消銓政而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素刑章且必俟登之白簡候朕一一爲之進止則亦日不暇給矣使該御史當索錢之時卽告之該管之大臣阿里衮諒阿里衮必不屑爲袒庇不過立予革役加杖荷校便已了事若阿里衮竟不爲責處或抑而不發則該御史自應具摺參奏朕不惟嘉許必將

阿里衮議處矣今以如此瑣屑細故張大其事有如司課稅者皆邀人於路而奪之者然試問以今日之政事觀之司課稅者能如是乎而其所斷斷不已者總因被索三百錢爲累及己身起見既非爲國兼非爲人建言者固當如是乎但胥役勒索三百錢亦不可恕著交阿里衮查明自行執法處治汪新亦不必議處朕辦理庶務一切鑑空衡平從來不肯稍有偏任可將前後情事一併詳悉通諭知之○吏部等部議准河南巡撫阿思哈奏開封府屬河陰縣東西二十八里南北二十二里地僻事簡應裁併榮澤縣轄

從之○己丑輸據納世通等奏四十七等自霍罕轉回告稱額爾德尼迎接敕諭甚為恭敬以不能親身入覲欲遣人代為齎奉並因冬寒不及豫辦方物俟來春料理起程等語額爾德尼尚屬恭順所奏亦合情理但伊呈書納世通有云我仇人甚多嗣後有謗謗我者祈將其人發來質對以辨真偽等語雖屬畏罪之詞究因阿布都喇伊木罪狀似未顯著致伊蒙冤不白者然納世通覆書即應將審明各確據逐一指出並以大臣等欲進兵問罪大皇帝天恩念爾平日尚屬守分姑從寬免降旨訓諭仍以嚴詞斥責伊自然知所儆畏乃反云阿布都喇伊木之事業經蒙恩寬免無須再述是其意若以前事為歉然者殊屬非是納世通辦理此事始終怯懦著嚴加申飭並傳諭柏琨務遵陸續所降諭旨加意奮勉毋再以姑息從事○甲午陳惠華因病解任調董邦達為禮部尚書以楊廷璋為工部尚書由都統選○丙申以程蕙為安徽布政使安徽按察使○丁酉調李因培為倉場侍郎以李宗文為禮部侍郎○己亥諭色提巴爾第從前甚屬效力行走著加恩授為公爵○癸卯葉爾羌參贊大臣額爾景額等奏十一月二十三日侍衛楊桑阿回自巴達克山告稱十月十三日至巴達克山素勒坦沙跪聆敕諭奏云素勒坦沙僻處邊隅不諳體制妄行陳奏自知罪重今蒙恩降敕訓諭惟有痛改前非以盡臣僕之分遂遣親隨鄂斯敏伯克齎奏謝恩並呈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書函十二月二十日

相侵齊特喇爾之地臣意欲仍行賞給實甚糊塗臣處有眾萬人屬實但不知天朝無給餉之例妄行演請嗣後惟有約束部落不敢稍存異念以圖仰報 皇恩至額敏和卓臣稱之曰父何敢詐謗或因所遣和濟克蘭造言生事今已嚴加懲治一切俱懷遵敕諭不敢稍有違悖謹奏其呈額敏和卓書云巴達克山伯克素勒坦沙奉書吐魯番郡王接來諭甚為欣悅我原以父相稱望王以我為子前遣使人和濟克蘭至葉爾羌時大槩添造言語奉諭之後即將伊懲治專此辨明心迹尚望王於 大皇帝前善言陳奏謹呈臣等一併恭呈 御覽報聞○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九萬一千一十七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四百六十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石一斗九升二合三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倫蕃恭校

乾隆三十年乙酉春正月戊申諭今春朕恭奉 皇太后安輿四巡江浙東南黎庶望幸情殷宜布渥恩用光盛典前此三經臨幸恩旨盛頒所有江南省積欠地丁等項蠲免至二百餘萬兩維時地方大吏率多遵循舊例所應蠲者不論災熟積欠並予豁免而於因災緩帶之項其中存例不准蠲者轉未獲一體邀恩於情理未為允協因思成熟地畝當年出產本豐自不難踴躍輸將年清年款其陳積未完者實不免豫覲恩膏有心觀望若因災停緩之糧勢由歲歉不齊致滋逋負初非玩戶抗延之比今翠華所過慶典率修而此等殘薄之黎未蒙濺澤朕心深為軫念著加恩將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江蘇安徽乾隆二十五年以前節年因災未完蠲剩河驛俸工等款並二十六七八三年因災未完地丁河驛等款以及二十八年以前節年因災未完漕項暨因災出借籽種口糧民借備築隄堰等銀一百四十三萬餘兩又籽種口糧內米麥豆穀十二萬三千餘石槩予蠲免至浙江一省額賦本較江南為少其積欠亦屬無多著將乾隆二十六七八三年因災未完地丁銀兩並二十七年屯餉沙地公租二十六七兩年未完漕項等銀十三萬二千五百餘兩又二十八年借給籽本穀一萬三千七百餘石加恩悉行蠲免以均惠愷該督撫等其董率所屬實力詳查妥協副朕嘉于元元至意儻有不肖胥吏從中舞弊影射侵漁察出即予嚴參從重治罪該部遵諭速行○辛亥諭向來選拔貢生定例惟府學推選二名州縣學均係額取一名其江蘇安徽二省有分設各縣仍統

於新舊兩學中彙拔一人貢入成均肄業茲當翠華臨幸正值選拔之年因念分設各邑版籍既繁膠庠亦盛僅令兩學拔取一人懷才者或不免拘於長格何以昭鼓勵而廣甄陶著加恩將江蘇安徽二省所有分設各縣准於本年選拔時每學各取一人俾得均霑惠澤該學政其悉心秉公遴選務取文行兼優之士用副廣勵學宮至意○癸丑劉綸丁憂命刑部尚書莊有恭協辦大學士以于敏中為戶部尚書裘日修為戶部侍郎○調明德為江蘇巡撫和其衷為陝西巡撫以彰寶為山西巡撫調永泰為江甯布政使恆光為貴州布政使以喬光烈為山西按察使革職湖南巡撫○丁巳諭前經降旨八旗三品以上大臣子弟果有嫻熟國語練習弓馬者遇考試之期該父兄自行奏明准其入闈原因八旗醇樸素風近來未免沾染虛浮豔心詭遇且從而釣弋其名淵藪其弊是以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示之節制俾知崇實黜華非槩從禁制遏其進取之途也乃邇年來八旗大臣竟無奏請子弟應試者未免多生顧慮因噎廢食伊等既不潛心力學而於國語騎射又未見專攻嫻習頓覺出色自不如兼收並進猶可為造就之資也我國家滿洲世臣宜力贊政者多原不藉文章一途但承平百餘年滿洲詞臣文藻蔽飾亦不可少大臣子弟中果能於國語騎射之外兼習文藝在伊等延請師資擴充聞見較之寒素之家成材自易嗣後所有八旗大臣子弟仍准一體考試無庸奏明請旨儻伊等仍不以實學就考如前懷挾或進身之後仍蹈虛浮陋習託名斯文無裨實用朕又何難隨時懲治俾知所做惕乎可將此通諭知之○壬戌 上奉 皇太后啟鑒南巡○癸亥免直隸山東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甲子免直隸各屬舊欠及未完緩徵銀米○乙丑諭朕奉

皇太后安輿省方問俗凡清蹕所經止令灑掃潔淨毋事華飾屢經申諭而地方大吏以慈駕臨駐旃廬究不若屋宇之安善尙有葺治行館以供憩息者因其義適溫清且成事不說是以不復禁止著於直隸存公項內賞銀二萬兩以裕工作之用再山東新建座落二處亦著賞銀二萬兩充用○諭軍機大臣等輔德奏臬司廖瑛委查素章阿案內護道丁亭私扣銀兩一節並未推究確情止圖率結瞻徇顯然等語廖瑛身任臬司承審事件理宜悉心查辦乃兩次會稟不實不盡自應予以處分以示懲儆已如該撫所奏交部嚴加議處矣至請將張逢堯等一併交議則未免過於張大其事素章阿貪縱不法罪無可追然亦按律繩治足矣若因一人之不職而司道大員槩望吏議既於政體未協且恐無識之徒妄疑案外苛求亦不足以昭平允因將原摺刪節交部前因輔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三

用卽以見在藩臬而論滿洲並不少於漢人較之康熙雍正年間滿洲外用者有增無減何轉虞壅滯耶若謂滿漢司員同屬在部辦事欲令其一體升轉以示銓法之平尤爲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殊不思八旗人數與各省漢人孰多孰少願於銓擢一途強爲衡量如是而謂之平允有是理乎且滿洲漢人同爲國家臣僕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從不肯稍從歧視吏部此舉亦全不善體朕意矣至摺中所稱漢郎中歷俸三年截取之處尙屬可行但因此而欲飾其改例希恩之迹則未免涉於取巧更爲朕所不取吏部堂官著嚴行申飭摺擲還○免山東濟南等六府屬未完因災緩徵地丁銀兩及借款○丙子以劉星煒爲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二月己卯封回部台吉色提巴爾第爲輔國公○癸未免江蘇浙江經過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以宿遷桃源清河銅山四縣地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四

今日之兩司安知不即為他日之督撫朕所期待於伊等者甚厚而願可深自暴棄賈簡畀之任耶嗣後藩臬等遇地方緊要事件有應陳奏者即具摺奏聞儻仍觀望因循及僅以空言塞責必懲其不率以示儆若因有此旨輒復逞私挾詐以行其傾軋督撫之技則是自干重戾更難逃朕洞鑒再從前保舉堪勝知府皆以督撫為政藩臬兩司均不與聞是督撫各舉所知安保無徇一人之私以消薦贖者亦不可不防其流弊將來再有應行保舉時並著藩臬會同參覈以昭公慎或所舉非人兩司亦不得辭其咎也將此通行傳諭知之○乙酉廖瑛綠事革職以吳虎炳為江西按察使由河南河○丙戌命准徐道李清時隨總漕楊錫被往山東會辦湖河諸務○戊子祭 河神 上奉 皇太后渡河○閏清口東壩木龍惠濟閣○己丑江南河道總督高晉奏清口木龍工程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五

聖駕親臨閱視諭於四架木龍下緊對陶莊積土處添木龍一架俾挑溜全趨北岸衝刷陶莊積土收清黃並流之效臣遵即勘明應於四龍下相隔一百九十丈處添建擬長五十丈委員嚴辦趕伏汛前竣工得旨是○壬辰免江蘇布政使所屬州縣二十八年前以前熟田地丁雜款舊欠並經過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五○癸巳賞原任吏部尚書王安國之子生員念孫舉人○丙申祭 江神 上奉 皇太后渡江○丁酉閏京口水師○戊戌諭朕清蹕時巡所有經過地方大臣祠墓在三十里以內者例俱遣官致祭原任大學士史貽直之墓雖遠在溧陽念其宣力年久亦著加恩一體遣祭以示優卹○壬寅吏部議准湖北巡撫王檢奏沔陽州轄新隄地方前署撫愛必達奏准添設文泉縣治將原駐通判改為知縣鍋鎮巡檢改為典史請建城垣倉庫監獄在案見查該

處低窪城倉各項俱未興工且於民情不便請將新設文泉縣裁新隄等處仍隸沔陽即移該州州同駐紮定為沿江要缺在外選補無庸復設通判典史仍改為巡檢分司隄院從之○甲辰諭從前因貝勒弘瞻年幼不肯學好不遵 聖母皇太后懿訓喜事妄為屢經訓誨未知悛改是以將伊削爵降為貝勒誠欲令伊知過遷善悔悟自新俾得成就伊果能遷善有成則朕自必加恩今覽御醫所奏知伊患病朕心甚為憐念恭請 聖母皇太后懿旨封伊為郡王想伊聞命欣喜病勢自必速痊弘瞻著封為郡王該衙門查例辦理尋宗人府以封號請得旨仍用果字

閏二月丙午朔 上奉 皇太后臨幸蘇州府○ 上謁 文廟○戊申免浙江歷年未完漕項及仁和袁浦等場未完竈課南米借款錢塘等處緩徵租穀○己酉免江甯蘇州杭州附郭諸縣本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六

年地丁銀○免浙江經過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五○以承德為浙江布政使由杭嘉○庚戌諭海甯石塘工程民生攸繫深慮朕懷茲入疆伊始親臨相度先視繞城石塘實為全城保障而塘下坦水尤所以捍衛石塘但今潮勢頂衝外沙漸刷二層之外若普築三層於護城保塘尤資裨益該督撫等其董率所屬動帑興修無濫無浮以收實濟○增江蘇安徽浙江文章取額有差○辛亥 上閱海塘○減江蘇安徽浙江軍流以下罪○壬子 上奉 皇太后臨幸杭州府○癸丑 上閱兵○賜一百七歲之訓導王世芳 御書扁額及幣○甲寅 上幸觀潮樓閱福建水師○丁巳諭沈德潛錢陳羣浙江耆宿並以卿貳予告里居曩者省方東南存問所及特晉尚書階茲時巡莅止二臣咸扶杖迎謁耄耄而神明不衰朕甚嘉焉其各加太子太傅以寵異之沈德潛之孫錢

陳羣之幼子各賜舉人二臣益欣愉恬養以躋期頤副朕優高年
眷舊臣之意○阿克蘇辦事副都統卞塔海奏辦送沙棗樹科之
烏什回人二百四十名於二月十四夜聚謀城中槍傷綠旗兵副
都統素誠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登山拒守臣卞塔海於十五日
領兵往援烏什次日抵烏什之喀喇和卓遇賊八百餘人追擊捉
生詢問據供素誠被害阿布都拉被拘禁臣當將烏什城外關隘
據守七十八晝夜擊賊殲百餘人十九有馬步賊出城抗拒殺
賊百餘官兵陣亡七八十名見駐哲爾格濟克德飛咨德福添兵
策應其葉爾羌喀什噶爾兵亦催取赴援諭軍機大臣等卞塔海
奏伊領兵前往烏什捉生詢問知駐紮大臣已為逆回戕害見在
據城聚眾抗拒官兵等語初意回人小有變亂或不過械鬪案件
今乃戕害官兵焚劫倉庫此因素誠等平時辦理不善以致滋事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七

而回人等敢行叛亂情罪可恨若不盡行剿絕將來駐紮大臣何
以辦事適據明瑞奏一聞德福所報信息即派觀音保領兵前往
此時納世通額爾景額應亦赴援自計日蕙事但逆回潰敗之後
必分路潛逃斷不可防範稍疏致使漏網儻有投往額爾德尼伯
克處之人即向伊索取此時卞塔海等辦理若何仍作速奏聞○
戊午以錢琦為四川布政使朱奎揚為江蘇按察使由禮○已未
授浙江進獻詩賦之進士張培馮應榴舉人吳壽昌即用內閣中
書賜廩貢生陸費墀舉人授內閣中書○賞原任禮部侍郎蔡世
遠之子長汭江蘇巡撫邵基之孫洪舉人○庚申命阿桂明亮赴
伊犁辦事○命額爾景額總理軍務明瑞節制各城官兵○甲子
上奉 皇太后自杭州回鑾○子沈德潛錢陳羣在籍食一品
俸○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卞塔海等奏擒獲烏什回人額伊敏供

稱駐紮大臣等從前派出屯田回人前往伊犁所購馬匹牲隻及
採買官糧均未給價又將瘦羊四百隻每隻令回人繳價四兩此
項銀兩俱係哈密回人侵蝕至運沙棗樹科之時賴和木圖拉兄
弟謀逆伊父額色木圖拉阻止不從因在素誠署前放火拆屋素
誠與阿布都拉殺賊數人後見賊勢愈眾先殺其子復行自盡阿
布都拉被擒以女與賴和木圖拉之子為妻始未殺害等語前據
捉生詢問阿布都拉被回人拘禁朕尚以阿布都拉係玉素布之
弟必不肯屈節今觀伊平日縱容所屬侵蝕回人銀兩又納女於
賴和木圖拉希圖臨難苟免此與叛逆何異豈可以其為玉素布
之弟遂從寬貸著傳諭明瑞伊至烏什之日務將此等情節查訊
明確若果所傳不妄非獨逆回等當族誅示懲即阿布都拉亦當
明正典刑其運送木植累派回人之處俱著查明具奏○戊辰輔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八

德卒調明山為江西巡撫王檢為廣東巡撫以李因培為湖北巡
撫○已巳調范時紀為倉場侍郎李宗文為工部侍郎以程巖為
禮部侍郎○賜新築伊犁河駐防城名曰惠遠門東曰景仁西曰
說澤南曰宣闡北曰來安哈什回城名曰懷順○庚午以范時紀
為吏部侍郎由副都○是月湖廣總督吳達善奏迎鑾後於閏二
月初六日回任得旨覽今用李因培為湖北巡撫此人甚能辦事
學問亦好但未免自恃其才好居人上又係初任民事一切汝宜
留心若有不安善為規勸彼若不聽據實奏聞此人久未擢用亦
欲折鍊其氣質今覺比先改觀但恐其志滿則終於易盈朕造
就之意耳
三月丙子朔 上幸焦山○諭昨因烏什回人叛亂會諭嚴懲首
惡宥其脅從今卞塔海等既進攻數次而納世通至彼尚未竣事

是逆回等助惡者多情節實為可惡觀音保見在領兵前往若烏什回人等稍知畏懼或擒獻首惡乘開納降是其情尚屬可矜儻督不畏死仍行抗拒必俟我兵全至力竭始降自不得乘從寬貸著傳諭明瑞納世通等得城之後必嚴行查辦不可稍事姑息至叛犯婦女毋庸解京見在安插之厄魯特等歸居者甚多應送往伊犁酌量給配其烏什城亦不可留徑行拆毀以其地給回人耕種俱著明瑞等遵照辦理○辛巳 上奉 皇太后駐蹕江甯府

○壬午 上詣 明太祖陵奠酒○臨視織造機房○癸未 上閱兵○甲申圖爾炳阿卒調馮鈐為湖南巡撫以宋邦綬為廣西巡撫湯聘為陝西布政使沈世楓為湖南按察使由安徽甯○乙酉諭軍機大臣等納世通等奏稱閏二月十九日領兵進攻烏什賊人數次敗潰追至城濠勒殺頗多雖甚驚懼但恃險死守難於東幸續錄 乾隆六十一 九

即克聞明瑞領兵二三日內可至即會商進剿務期殲滅以安各城反側之心等語近據納世通等將進剿烏什無須明瑞前來行文阻止之處具奏朕即屢加申飭以納世通所見非是觀其行止斷不能竣事此次所奏愈覺不堪明係始以辦理烏什為易慮及分功今乃知其難又復巧為遮飾甚屬無恥至所稱安撫各城尤為悖謬烏什業經叛亂尙何安撫之有若指其餘各城則見在回人俱感激朕恩捐輸口糧牲隻領兵協助又何待於安撫蓋納世通方寸已亂將效力回人俱視為敵國尙可倚以集事乎即如攻城一事若克一城又有一城不得不急圖進取今死守者止此一城自當俟其困極自潰而納世通等株守城下兵疲力竭如此是納世通等全不曉事著傳諭明瑞此事惟伊是賴一切俱自行決斷不可稍有推諉又據德福奏稱烏什未亂十日前有布魯特等

乘開將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所收羊隻及牧人家屬十五名口掠去等語此等布魯特雖事發在前而相去不遠焉知非賊人等已陰相約結乘機搶掠明瑞到彼務將此事情節查明辦理將起意為匪之人正法示眾德福又稱納世通所失礮位並非大威遠礮從前係伊誤奏等語近因納世通下塔海俱將失礮之處奏請議處已交明瑞查辦並著於竣事後查明參奏○授江蘇安徽進獻詩賦之舉人鄭漢張熙純即用內閣中書賜拔貢生鮑之鍾等九人舉人授內閣中書○丙戌祭 江神 上奉 皇太后渡江

○丁亥果郡王弘瞻薨諭照親王例辦理喪事遣皇六子永瑤成服子祭葬諡曰恭○甘肅狄道州地震○禮部侍郎雙慶以辦理部務錯謬降調○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下塔海奏稱明瑞領兵於閏二月二十七日至烏什與納世通等會議明瑞觀音保攻城之東面納世通下塔海鄂寶攻城之西面等語明瑞已抵烏什既經定議夾攻何以具奏者僅下塔海一人著傳諭明瑞伊知下塔海有此奏否知知之何以不言若明瑞不知而下塔海私自爭先具奏不知是何意見况此議雖定究未舉行即限行六百里馳奏尤為可詫著明瑞據實陳奏毋稍隱諱此次辦理軍務納世通下塔海德福等乖張錯謬之處皆交與明瑞查明參奏但明瑞性情朕所深悉諸事惟委靡推讓伊若於此事不量輕重為周旋世故之舉斷不能逃朕洞鑒且將來若命阿桂續查伊能當其咎乎至明瑞定議攻城東面或因地屬緊要但東路通阿克蘇賊若逃潰必由西走是西面亦屬要地納世通等又豈能防其逃逸且盡獲要犯耶朕甚為伊等念之仍將進攻情形作速奏聞○乙未祭 淮神 上閱高家堰隄祭 河神 上奉 皇太后渡河○召尹

繼善入閣辦事以高晉為兩江總督李宏為江南河道總督高晉仍統理南河事務以李清時為河東河道總督由淮徐○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明瑞奏稱三月初一日東西夾攻烏什勦殺賊眾二百餘人等語此次進攻方謂之奮勇勦賊且奪據山隘斷其樵牧尤為知要觀音保負傷效力愛隆阿在雅爾聞明瑞前往烏什即遣恆瑣協助甚屬可嘉俱賞給荷包觀音保仍賜號卓哩克圖巴圖魯賞銀一百兩效力之侍衛官員兵丁及陣亡得傷人等俱著明瑞查明交該部分別議敘議卹○己亥以額爾景額為禮部侍郎○壬寅諭據明瑞奏稱素誠在烏什平日將回人種種科派苦累伊父子及辦事筆帖式等任意姦淫回人婦女此次辦送濟克得木植素誠將伊子派出押運沿途行李俱令回人背負以致所派之人甚多並將小伯克賴和木圖拉亦行派出而賴和木圖拉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十一

拒又不能奮勇抵敵竟將步兵百餘名斃三座俱行棄失敗走七八十里並將此等情節帶圖隱匿不即據實奏聞而納世通領兵甫至彼處始則恐明瑞爭功行文阻止繼復懇求援助無恥實甚彼時明瑞若聽其阻止竟行撤回尚不知釀成何等事端且正當撫輯未生事之回眾令其傾心出力之時反撥給觀音保回兵二百名以備使令是又具何肺腑即此撥兵一節其平日之任意苦累更不問可知納世通下塔海種種背謬乖張不可枚舉由此觀之烏什之始而激變繼而聽賊猖獗不能立時完結者皆伊等卑鄙無恥庸妄債事之所致實堪髮指此內素誠情罪尤屬可惡雖經自戕不足蔽辜著交留京辦事王大臣將素誠家產查抄其見有之子俱著革退差使發往伊犁充步甲當差納世通下塔海之罪雖不至將伊子一併治罪而伊等本身斷難寬恕所有納世通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十二

之妻從前又曾被素誠留宿因此蓄有嫌怨遂至作亂至下塔海領兵到烏什時並不查訊致亂緣由輒行施放烏槍至第三日用礮攻打城門回人始行出拒而下塔海遂爾敗北奔至七八十里之外致將步兵百餘名斃三座俱沒於賊再阿克蘇喀什噶爾大小伯克平日視印房等處辦事人員極為畏懼而納世通下塔海妄自尊大其接見領隊大臣侍衛等較從前軍營將軍參贊體統尤尊至待所屬辦事各員反覺過優昨觀音保援兵至彼納世通等即撥給回兵二百名令供樵汲使用觀音保不敢留用等語納世通下塔海素誠俱受朕深恩身為大臣各駐專城辦事乃素誠父子在烏什任意將回人科派苦累且姦其婦女納世通下塔海平日妄自尊大一聽所屬官兵將回人陵辱折挫至辦理烏什一事下塔海初到時並不查訊起釁緣由輒用槍礮攻城至賊眾出

併譯發○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查奏素誠納世通下塔海等情事朕已節次覽悉故一切專委明瑞辦理又命阿桂前往協辦阿桂至烏什即同明瑞傳旨將納世通下塔海於軍前正法看來烏什回人雖罪在不赦亦大臣等擾累所致自宜分別辦理著傳諭明瑞此時如尚未克城即將查奏情事宜諭招撫若抗拒如前仍盡行勦殺至善後事宜已派永貴前往喀什噶爾將來陸續辦理阿桂著速赴烏什一切事宜與明瑞會議具奏明瑞先回伊犁阿桂留烏什數月俟事定後與永貴交代再往伊犁接辦明瑞所管事務明瑞於來年回京亦可俱著傳諭知之○癸卯以官保為工部侍郎○乙巳河東河道總督李宏等奏永濟神白英導汶濟運功垂不朽請選嫡派子孫給八品頂帶承襲奉祀從之

夏四月辛亥諭原任刑部尚書王士正續學工詩在本朝詩人中
 流派頗正從前未邀易名之典宜示褒獎以為稽古者勸著大學
 士察例議諡具奏尋予諡文簡○諭甘肅布政使員缺著海明補
 授所遺按察使員缺著周景柱調補河南按察使員缺著何燭補
 授何燭久任河工於一切修防事宜素為熟悉所有豫省南北兩
 岸河道工程仍著何燭兼管○丁巳 上奉 皇太后駐蹕德州
 ○戊午命簡親王豐訥亨等恭奉 皇太后由水程回鑾 上登
 陸○己未諭各省道員副將及駐防協領等照例俸滿引見停止
 督撫將軍保奏○庚申諭江南淮揚徐二道向係兼管河工地
 方之缺嗣據原任兩江總督德沛奏請將海防道裁汰改設為淮
 徐海道專管三府州事務並將揚州一府歸常鎮道管理而令原
 設之淮揚徐二道專管河工久經部議允行今思河防分巡均
 屬地方要務原不應過分畛域見在淮揚徐二道專理河務而
 分巡之事不令兼司於地方官呼應不靈遇辦理一切工程未免
 掣肘且山東之兗沂曹河南之開歸河北各道俱不難於兼顧江
 南又何獨不然著將淮徐二府地方分巡事務仍歸淮徐河道兼
 管其揚州府地方分巡事務仍歸淮揚河道兼管俾事權歸一以
 資實效其添設之淮徐海道一缺卽行裁汰所有一切裁併應行
 事宜及見任淮徐海道應如何酌留另補之處著該督撫詳悉妥
 議具奏該部可遵諭行○丙寅 上還京師○庚午 止至三間
 房恭送 皇太后鑾輿居暢春園
 五月丙子轉四達為刑部左侍郎以綽克托為刑部右侍郎○丁
 丑諭巡視臺灣御史前已降旨三年簡派一次事竣卽回無庸留
 駐候代今思該處見有道鎮大員駐紮一應地方事務俱可隨時

經理而向來巡察御史在彼並未聞有所建白原屬有名無實若
 遽行裁撤則地方官或以遠隔海洋無人稽察日久不免廢弛亦
 不可不防其流弊嗣後屆三年請派之期該衙門仍照例奏請或
 暫停派往或數次後派員一往巡查候朕隨時酌量辦理其盛京
 等五處分班簡派稽察亦照此例行○戶部侍郎錢汝誠請回籍
 養親允之○多倫哈子伯克阿瑞謀叛伏誅○庚辰調王際華為
 戶部侍郎以陸宗楷為兵部侍郎○乙酉 上臨果恭郡王
 弘瞻殯所及簡勤親王奇通阿園寢賜奠○庚寅賜哈薩克阿布
 賚敕諭曰昨爾所遣恭請朕安之鄂托爾齊等來京瞻親朕顏覽
 汝表文並據鄂托爾齊口奏布魯特帶兵入爾哈薩克遊牧戕害
 多人掠去牲畜無數仰乞睿鑒等語前據駐紮伊犁大臣奏稱巡
 察塔爾巴哈台等處路過爾哈薩克之鄂羅木拜等稟稱阿布勒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十四
 比斯帶兵二千餘名將布魯特人畜搶掠無數彼此講和完結哈
 薩克布魯特俱係仰慕皇風為朕藩服朕一視同仁毫無軒輊今
 汝奏稱布魯特侵擾爾哈薩克然汝之阿布勒比斯帶兵二千餘
 名擄掠布魯特而回為我大臣所遇布魯特若以爾等入彼遊牧
 擄掠人畜入告朕將以誰為直耶看來爾二部彼此搶劫習以為
 常爾等兩處遊牧係屬比鄰理宜彼此和睦守分安居互相劫掠
 最為惡習兩俱無益布魯特擄掠汝等一事汝使人來後爾等哈
 薩克亦將布魯特搶掠報復業已講和完結嗣後爾等當感激朕
 恩恪遵訓諭改革搶掠之習循分安居戒除貪圖小利之心則長
 受朕恩各享昇平之福矣此事布魯特並未入奏伊卽入奏亦照
 此旨曉示無論何人朕不偏袒也外特賜阿布賚蟒段文綺若干
 爾其祇受朕之恩賜並賞來使鄂托爾齊三品頂翎額駙克拜吐

魯根摩呼資雅爾監博渾五品頂帶薩噶爾哲爾格齊薩坦巴朋
阿達伯克六品頂帶及前次賞給三品頂翎之瑪穆特五品頂翎
之和通額哩葉伯克和屯鄂羅滿圖滿等十七人服飾器用銀兩
有差再爾奏請人獲等藥俱如所請賞給爾一併祇領○辛卯京
師地震○癸卯明瑞等奏烏什軍務甚要納世通下塔海平
日辦事糊塗此次舉動尤為錯謬奉旨將納世通下塔海嚴擊正法
卽令觀音保明亮前往接辦納世通等分兵西北若解至臣營相
距數十里恐其聞信自戕未能明正國法臣等卽派領隊大臣觀
音保明亮前往將納世通下塔海交與侍衛訥蘇等護送前來稟
稱擊二人時齊集侍衛官員伯克宣讀諭旨回人布魯特俱歡喜
告語至愛隆阿伍彌泰因伊犁事繁不便遠離德福向在阿克蘇
雖辦事糊塗近頗知省改可否暫行寬宥俟俾克托伊勒圖到時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五
再將伊革職治罪報聞○甲辰諭前因烏什之事朕以回人斷無
無故作亂之理必係彼處大臣官員等將伊等苦累不堪致啓釁
端因交明瑞查奏嗣據明瑞等將納世通平素妄自尊大於辦事
人員過為寵信等款陸續奏聞今柏琨又將納世通在喀什噶爾
從前帶領回人行圍並主事烏爾袞任意勒索回人毆冒伯克種
種劣蹟查奏各城駐紮辦事大臣俱身受朕恩為一城統領大員
自應潔己率屬安撫回眾卽偶爾行圍藉以操練官兵原屬可行
但止應帶內地兵丁至於回人俱以耕種為生乃常派其出圍以
致伊等廢時失業有是理乎會見內地大臣有帶領農民行圍者
乎實屬悖謬不堪再回部伯克俱係恩賞職銜品級之人該管大
臣固不可過於優容亦不可任意陵踐至官員等尤非大臣可比
烏爾袞不過一主事耳竟敢將散秩大臣阿奇木毆辱實出情理

之外此皆大臣等平日過於寵信所致若不重治其罪何以示懲
是以降旨交明瑞阿柱等將納世通下塔海治罪外並將烏爾袞
等審明定罪著傳諭各城辦事大臣嗣後各宜守身潔己善視伯
克一切事務秉公辦理屬下人員嚴加約束毋令擾累回眾以納
世通為炯戒著通行曉諭知之
六月己酉李侍堯丁憂以楊廷璋署兩廣總督董邦達兼署工部
尚書○癸丑定八旗世職疏遠宗派及駐防兵丁不准承襲例○
乙卯册封 令貴妃魏氏為 皇貴妃○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明
瑞等奏稱賴和木圖拉中箭殞命賊眾仍另立伯克等語逆賊久
抗大兵罪深惡極未得生擒寸磔已屬倖免而賊眾仍一心死守
情罪可惡惟遵節次諭旨盡行剿殺拆毀其城不必多留官兵酌
派能事員弁一二人領兵屯田該處所產硝磺甚多應廣為採
取運解各城備用俱著於事竣後悉心商辦○丙寅以故果恭郡
王弘曠子永璘襲爵○丁卯諭朕恭閱 世祖章皇帝實錄內載
大學士甯完我劾奏陳名夏之疏有與魏象樞結為姻黨一款朕
向聞魏象樞在漢大臣中尚有名望乃與黨惡之陳名夏聯姻藉
其行私護庇則亦不得謂之粹然無疵之名臣矣因取國史館所
撰列傳止稱以事降調而不詳其參劾本末則後之人亦何由知
其事為何事而加之論定乎向來國史館所輯列傳原係擇滿漢
大臣中功業政績素著者列於史冊以彰懿懋其無所表見及獲
罪罷斥者槩屏弗與第國史所以傳信公是公非所關原不容毫
釐假借而瑕瑜並列益足昭衡品之公所謂據事直書而其人之
賢否自見若徒事鋪張誇美甚或略其所短暴其所長則是有裒
而無貶又豈春秋華袞斧鉞之義乎且以眾所共譽之魏象樞尚

有瑕隙可抵非今日因事稽覈誰復摘其隱微若罪惡顯著之陳名夏及楊義所參交結黨援之孫承澤俱曾身為大臣特以身名隕越國史攢而弗書將世遠年湮更無有知其罪狀之昭宣與夫糾彈之顛末伊等轉得以文詞著述掩蓋其生平則其餘美惡參半之人境過事忘因而彌縫隱護者益復不少即如索額圖明珠徐乾學高士奇輩當時非不藉藉人口而述其行事或則恃才自恣或則倚附結納交通聲氣雖學問或有可稱而品誼殊無足取此等若非官為立傳則世人毀譽任情久益流傳失實且其載之家乘大率不外乎行狀墓誌非其子若孫志在顯親即其門下士工於諛墓將必自撰私傳轉至掄揚溢分徵實難憑昔年滿洲醇樸之風從無是事而世代遞降薰於習染一二性喜詩文之人生前唱和吹噓身後假他人筆墨誇張阡陌者亦頗有其人矣即如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索額圖明珠揆敘阿靈阿等皆以世臣勳閥身罹愆尤國史槩從擯斥久之且不知其為何人又何以為一代汗青之據前命廷臣編纂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見已告成事實釐然可考因思大臣之賢否均不可隱而弗彰果其事功學行卓卓可紀自應據實立傳俾無溢美若獲罪廢棄之人其情罪允協者固當直筆特書垂為炯戒即當日彈章過於詆毀吏議或未盡持平亦不妨因事並存毋庸曲為隱諱從前國史編纂時原係彙總進呈未及詳加確覈其閒秉筆之人或不無徇一時意見之私抑揚出入難為定評今已停辦年久自應開館重事輯修著將國初以來滿漢大臣已有列傳者通行檢閱覈實增刪考正其未經列入之文武大臣內而卿貳以上外而將軍督撫提督以上並宜綜其生平實蹟各為列傳均恭照 實錄所載及內閣紅本所藏據事排纂庶幾淑慝

昭然傳示來茲可存法戒朕將特派公正大臣為總裁董司其事以次陸續呈閱朕親加覈定垂為信史著該總裁官將作何蒐輯酌定章程不至久稽時日之處詳議具奏○庚午諭從前承襲簡親王爵時朕較量房分加恩令奇通阿承襲當時以伊已襲王爵將本身所有公爵裁汰今閱王公表傳奇通阿所襲公爵係伊祖父父子陣亡加恩承襲之爵則其王爵係伊家內公同有分者此公爵不宜裁汰且豐訥亨此次軍營甚屬奮勉雖賞給雲騎尉世職而承襲王爵之後亦已裁汰論伊祖之勞績及豐訥亨見在軍營奮勉行走此公爵理宜加恩賞給伊家令其承襲此特褒獎功績之意即如以皇子分封之爵承襲時朕往往降等承襲其軍功所得之爵即獲罪謫仍令其子孫世襲罔替庶使有功者可以永受國恩而軍前奮勉者亦可以昭鼓勵著交宗人府將豐訥亨家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一

內應行承襲公爵之子弟查明帶領引見○巴里坤墾地四千餘畝○壬申以富德為兵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

臣王先謙
臣周馥恭校

秋七月甲戌朔諭前因明山參奏糧道王槩浮收倉米賣銀入己一案業經革職發審擬以斬候昨據刑部代伊奏請贖罪因思從前廣東糧道明福曾以浮收斛面等弊被參審擬治罪復經徹底查辦自應宿弊一清何得復有王槩之案且此十餘年中任糧道者不止一人如歷任道員並知潔己自愛而王槩獨干法紀則不准贖罪秋審時必且入於情實予句若歷任相沿陋弊而道員之或參或否止憑督撫之愛憎為是非又豈足以示平允因降旨令李侍堯明山逐一詳悉查奏今據李侍堯等奏稱自查辦明福以後梁鴻鴻范時紀李珏陳于中任內俱不敢多收及富明安到任斛面又漸加增此後多寡不一而富明安及金烈能釋祖又俱有折銀入己之事是其弊非始於王槩乃富明安於積弊激清後復敢開浮收折價之端與王槩原參時情罪無異而金烈能釋祖之效尤染指亦不能因其或故或升不加窮究可見前此督撫之未經舉劾非祖庇姑容即漫無覺察均不得辭其咎矣即王槩而論蘇昌素稱其能事則曲為保全明山不喜其為人則登之白簡察吏糾貪惟憑一己之好惡又能逃朕之洞鑒乎朕辦理庶政一秉至公從不肯畸重畸輕稍存成見此案既經查明自當分別辦理富明安能釋祖俱著革職押解廣東交與楊廷璋明山拘提案內應質人犯嚴審定擬具奏其餘歷任道員有無似此情弊仍著逐一確查毋稍隱飾王槩既係因仍積弊尚可量為寬貸著刑部查照前奏加恩准其贖罪李侍堯等摺並發並將此通諭中外

知之○乙亥以高積為貴州按察使由江蘇調○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明瑞奏派兵設伏勒殺賊眾毀棄糧食阿桂亦稱賊食將盡俟調兵一至即可攻圍等語看來伊等意見尚謂逆賊以死據守克復甚難雖窮蹙至此猶必待其自斃是從前未曾力戰可知即如所奏賊人尙在城外設立水磨儲積糧石則伊等前此並未近城或較納世通下塔海駐紮之地為稍近耳又如明瑞在城東駐紮今至西北埋伏亦屬可疑西北一帶係阿桂觀音保駐紮何以未聞會合策應昨據明瑞奏稱將擒獲牲口幼弱無用者發遣入城以分其口食且使之內潰是尙欲招降不知何意又欲於城之四周掘成深塹益屬錯謬烏什四面皆山若盡行鑿鑿當於何時可竣伊等辦理竭蹶即此可見明瑞阿桂著嚴加申飭再明瑞等雖東西分營駐紮仍須一體籌辦烏什並非大城東西相隔必不甚遠焉可仍蹈覆轍各存吟域將來功過伊二人同之務遵朕節次諭旨一心協辦不可稍有推諉之見○諭昨據成衮扎布奏稱桑寨多爾濟私與俄羅斯貿易朕命阿里查辦去後並派軍機章京往張家口稽查陸續報桑寨多爾濟將皮張物件於張家口等處售賣因命大臣等將桑寨多爾濟丑達家人提訊並據供吐實情看來私行貿易屬實桑寨多爾濟自幼養育內廷受恩深重於停止俄羅斯貿易後理宜嚴加查禁今乃首先給票射利深負朕恩阿里查辦圖靈阿審訊後自應將伊彼處什物入官但伊家產係伊祖丹津多爾濟所遺若一併入官朕心不忍今桑寨多爾濟雖獲重譴朕必擇丹津多爾濟子孫量賞官爵給予舊產著傳諭阿里查等除伊祖父舊產外俱著入官至額爾經額派往庫倫辦事之人大臣如此飭法既不阻勒又不報部且昨據桑寨

知之○乙亥以高積為貴州按察使由江蘇調○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明瑞奏派兵設伏勒殺賊眾毀棄糧食阿桂亦稱賊食將盡俟調兵一至即可攻圍等語看來伊等意見尚謂逆賊以死據守克復甚難雖窮蹙至此猶必待其自斃是從前未曾力戰可知即如所奏賊人尙在城外設立水磨儲積糧石則伊等前此並未近城或較納世通下塔海駐紮之地為稍近耳又如明瑞在城東駐紮今至西北埋伏亦屬可疑西北一帶係阿桂觀音保駐紮何以未聞會合策應昨據明瑞奏稱將擒獲牲口幼弱無用者發遣入城以分其口食且使之內潰是尙欲招降不知何意又欲於城之四周掘成深塹益屬錯謬烏什四面皆山若盡行鑿鑿當於何時可竣伊等辦理竭蹶即此可見明瑞阿桂著嚴加申飭再明瑞等雖東西分營駐紮仍須一體籌辦烏什並非大城東西相隔必不甚遠焉可仍蹈覆轍各存吟域將來功過伊二人同之務遵朕節次諭旨一心協辦不可稍有推諉之見○諭昨據成衮扎布奏稱桑寨多爾濟私與俄羅斯貿易朕命阿里查辦去後並派軍機章京往張家口稽查陸續報桑寨多爾濟將皮張物件於張家口等處售賣因命大臣等將桑寨多爾濟丑達家人提訊並據供吐實情看來私行貿易屬實桑寨多爾濟自幼養育內廷受恩深重於停止俄羅斯貿易後理宜嚴加查禁今乃首先給票射利深負朕恩阿里查辦圖靈阿審訊後自應將伊彼處什物入官但伊家產係伊祖丹津多爾濟所遺若一併入官朕心不忍今桑寨多爾濟雖獲重譴朕必擇丹津多爾濟子孫量賞官爵給予舊產著傳諭阿里查等除伊祖父舊產外俱著入官至額爾經額派往庫倫辦事之人大臣如此飭法既不阻勒又不報部且昨據桑寨

多爾濟之護衛等供稱伊係知情則其罪更難寬宥索琳身受朕恩特旨令其協同桑寨多爾濟辦事理應留心詳察當成衮扎布初奏此事時朕即著伊查奏乃竟扶同捏稱並無此事諒伊甫到庫倫未必即與桑寨多爾濟合夥但無論果否知情即其含糊具奏罪亦難寬將此傳諭阿里衮等一併查辦○辛巳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獨木蘭○壬午免經過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二○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成衮扎布奏怡克圖地方並未停止貿易等語朕會令索琳等查明具奏乃索琳扶同桑寨多爾濟掩飾並不據實陳奏今知阿里衮到彼查辦恐其敗露始行請罪殊屬不堪索琳著革去副都統自備資斧管理怡克圖卡兵在章京上效力贖罪著派福爾同瑚圖靈阿駐紮庫倫辦事福爾所遺理藩院侍郎原缺著伍勒穆集署理○丁亥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戊子勒爾森卒以親保為左都御史由兵部左侍郎遷○辛卯甘肅隴西等十二州縣地震○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錢琦奏請刪賦役全書內不經之名目一摺稱川省見值修刻書內載有起運蜀府草束銀兩之類不一而足此皆由前明賦役繁重以致多設科條自我朝釐定典章此等不經名目何得尚沿舊文至見在錢糧款項列入奏銷者最為簡明應請遵照刊刻等語川省如此恐他省如此者亦復不少著傳諭各該督撫通飭藩司逐一詳查凡涉瑣碎不經名色槩行查除畫一辦理可於奏事之便通諭知之○以期成額為兵部左侍郎由副都統遷○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額爾景額奏稱原任總兵和誠重利盤剝回人及折收金兩之處俱經審訊明確請將和誠解交明瑞再行覆訊擬罪等語和誠係特簡和闡辦事大員似此貪婪敗檢大干法紀實出情理之外可

傳諭明瑞等將和誠即在該處正法示眾仍傳諭回人等知之○諭據明瑞奏稱六月二十九日兩營合勢進逼賊城等語是伊等從前距賊巢尙遠今始近薄其城耳官兵屢次進剿賊眾惟以死相拒非痛加懲創不可著傳諭明瑞等將所獲生口俱即正法得城之日遵朕節次所降諭旨辦理我兵既直逼城下而五福之兵亦到不為不多務宜晝夜巡防俾賊眾不得休息絕其芻牧斷其樵採並於隘口嚴行偵候斷不可使一賊竄逸此次烏什賊眾雖屬小醜而兇狡實甚官兵及厄魯特布魯特等不避矢石有進無退甚屬可嘉即前此平定準噶爾及回部時似此格鬪之事亦少著明瑞等於事竣後將奮勉效力勞績出眾者查明分別奏聞候朕加恩優敘至明瑞身為將軍辦理無策以致曠日持久免咎足矣何可言功並傳諭知之○以高恆為戶部右侍郎由兩淮鹽政遷○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桑寨多爾濟係公主之子自幼養育內廷襲郡王爵受恩甚重後喀爾喀等騷擾時伊操心堅確毫無動移又微著勞績朕以此愈加眷注晉封親王補授副將軍遣往庫倫辦事今乃與俄羅斯私行貿易實出意料之外本應從重治罪姑念從前勞績著加恩革去王爵解京閒住令其閉門思過但此郡王爵係伊祖丹津多爾濟軍功所封伊雖獲譴與伊祖無涉著該院將丹津多爾濟子孫內應行襲爵之人帶領引見以郡王爵承襲八月壬子改延綏鎮歸西安提督管轄○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據瑚圖靈阿奏稱俄羅斯綽爾濟喇嘛丹巴達爾扎等遣索特巴桑稱伊等遊牧地近邊境情願歸順天朝但恐被俄羅斯追索致生事端請於和好改約時歸順方妥並探怡克圖停止貿易之故再請歸順時遣卡兵邀迎等語丹巴達爾扎等遣索特巴桑稟特以

我停止恰克圖貿易或構兵端如不歸順伊等遊牧地近慮先受害若豫歸順又恐我擒執送還故來採取確信著傳諭瑚圖靈阿如丹巴達爾扎等遣人再來瑚圖靈阿即云我皇上統一區宇外藩慕仁歸化無不容納爾若果輸誠歸順代表後必加恩收留如恐執送俄羅斯則從前俄羅斯曾收留我國逃人舍楞等此時豈有將爾等送還之理至於恰克圖貿易特因俄羅斯近年諸事推諉不能即速完結且增加稅額以致物價昂貴是以停止並非欲構兵端備俄羅斯敢於滋事彼時再行裁度丹巴達爾扎等如欲歸順聽從其便否則亦無抑勒之理若請遣兵邀迎我天朝亦斷不行此誘人之事曉諭後遣還可也○己未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癸亥黑龍江將軍富僧阿等奏據往探格爾畢齊河源之副都統瑚爾起稟稱自黑龍江至格爾畢齊河口計水程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 五

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陸路二百四十七里至興堪山其間並無人煙蹤迹又往探精奇哩江源之協領納林布稱自黑龍江入精奇哩江北行至托克河口計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陸路二百四十里至興堪山其地苦寒無水草禽獸又往探西里木第河源之協領偉保稱自黑龍江經精奇哩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復過英肯河計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口行陸路一百八十里至興堪山地亦苦寒無水草禽獸又往探鈕曼河源之協領阿迪木保稱自黑龍江入鈕曼河復經西里木第河入烏默勒河口計水程一千六百五里自河口行陸路四百五十六里至興堪山各處俱無俄羅斯偷越等語查呼倫貝爾與俄羅斯接壤之額爾古納河西岸係俄羅斯地界東岸俱我國地界處處設有卡座直至珠爾特地方復自珠爾特至莫哩勒克河口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

添設二卡於索博爾罕添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羅斯甯瑪爾斷難偷越其黑龍江城與俄羅斯接壤處有興堪山絲互至海亦斷難乘馬偷越第自康熙二十九年與俄羅斯定界查勘各河源後從未往查嗣後請飭打牲總管每年派章京驍騎校兵丁六月由水路與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兩河口及鄂勒布西里木第兩河間徧查回報總管轉報將軍三年派副總管佐領驍騎校於冰解後由水路至河源興堪山巡查一次同時呈報其黑龍江官兵每年巡查格爾畢齊河口照此三年亦至河源興堪山巡查一次年終報部得旨如所議行○乙丑命江蘇海州及贛榆沭陽河務分巡改歸淮徐道管理○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阿桂等奏烏什平定後酌議駐兵一事朕已諭將該處城垣不必拆毀各城駐紮大臣當以烏什為總匯之地著永貴駐紮辦事其阿克蘇毋庸駐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 六

蘇喀什噶爾事雖不繁柏琨一員尙覺不足著與額敏和卓同辦事務其各城大臣仍依舊制烏什等城俱聽伊犁將軍管轄隔一二年親往各城巡查一次至烏什地頗肥饒多駐綠旗兵似於屯田有益一切駐兵籌餉事宜著明瑞阿桂等會同詳議具奏

九月戊寅明瑞等奏克復烏什論明瑞等奏稱八月十五日克復烏什城等語烏什賊眾敢行叛逆據險死守久抗大兵甚屬可恨今罪人斯得著傳諭明瑞遵節次所降諭旨辦理此次烏什一事進剿半年僅能克復明瑞阿桂俱朕簡用之將軍大臣如此辦理遲滯幸免於罪尼矣豈當復予議敘其在事官兵俱各奮勉效力較從前平定伊犁回部時戰功猶覺過之著明瑞等將官兵內著有勞績及陣亡得傷者分別查明具奏交部議敘議卹其烏什駐

一一五

蔡大臣官兵之處俱遵前旨行○己卯諭據楊廷璋等奏積查廣東歷任糧道張曾張嗣衍王彥梁國治蔡鴻業又護道龍廷棟各任內俱有浮收折價之事除張嗣衍已經病故張曾告假回籍見咨河南行提王彥見在粵東就近質審外其侍郎梁國治蔡鴻業知府龍廷棟三員請旨革職並令交出管倉家人一併發粵質審等語該省浮收斛面一事自查辦明福之後即不應復有此弊乃富明安首先復犯情罪自為較重至歷任各員亦不應因仍積弊其浮收多寡不過視莅任之久暫稍有不同若不按律治罪無以服眾人之小梁國治蔡鴻業龍廷棟及告假回籍之張曾俱著革職與摺內有名人犯一併發往該省撫質審定擬具奏○庚辰調程景伊為吏部左侍郎以劉星煒為禮部左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以何逢信為刑部右侍郎由吏部中選○甲申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

山莊○丙戌賞已故河南巡撫胡寶琮之子鼎蓉舉人○戊子諭前以國史原撰列傳止有褒善惡者惟貶而不錄其所以為惡人究不知非所以昭傳信也因降旨開館重修特派大臣為總裁董司其事並令詳議條例以開今據該總裁等議奏開館事宜內稱滿漢大臣定以官階分立表傳旗員自副都統以上文員自副都御史以上及外官督撫提鎮等果有功績學行及獲罪廢棄原委俱為分別立傳等語所議尚未詳備列傳體制以人不以官大臣中如有事功學術足紀及過迹罪狀之確可指據者自當直書其事以協公是公非若內而部旗大員循分供職外而都統督撫之歷任未久事實無所表見者其人本無足輕重復何必濫登簡策使僅以爵秩崇卑為斷則科道中之或有封章建白實裨國計民生者轉置而不錄豈非缺典且如儒林亦史傳之所必及果其經

明學粹雖韋布之士不遺又豈可拘於品位使近日如顧棟高輩終於湮沒無聞耶舉一以例其餘雖列女中之節烈卓然可稱者亦當敦實兼收另為列傳諸臣其悉心參考稽之諸史體例折衷斟酌定為凡例按次編纂以備一代信史至立表之式固當如所定官階為限制仍應於各姓氏下註明有傳無傳使覽者於表傳並列者即可知某某之媿惡瑕瑜而有表無傳者必其人無足置議有傳無表者必其人實可表章則開卷瞭然不煩言而其義自見朕每覽歷代史冊褒譏率無定評即良史如司馬遷尚不免逞其私意非阿好而過於鋪張即怨嫉而妄為指摘其他更可知矣我朝百餘年來於大小臣工彰善癉惡一秉至公實可垂為法戒今悉據事實立為表傳總裁大臣公同商榷朕復親為裁定傳之萬世使淑慝並昭而褒貶不爽不更愈於自來秉史筆者之傳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

聞異辭而任愛憎為毀譽者耶將來成書時即以朕前後所降諭旨弁之簡端用示慎重修輯國史之意○己丑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辛卯諭明瑞阿桂等奏稱烏什賊眾擒獻首惡已分別正法及送往伊犁辦理等語昨據伊等奏報克復烏什語甚含糊距今十二日始以查辦賊眾具奏而所辦又極乖張錯謬即如賊人戕我大臣官兵以死拒守及長圍久迫始轉獻首惡希冀苟免誅戮準以天理人情豈復可赦惟盡以軍法從事始足申國憲而儆愚頑乃辦理半年不能速為擒剿仍待賊眾窮急自獻始稱竣事豈不貽各回部布魯特人等姍笑且朕屢降諭旨特以此等回人逞兇肆惡若不大示懲創將來或效尤滋事轉非辟以上辟之道今伊等既從事姑息著將送往伊犁人等即交二人養贖再伊等從前請於烏什駐兵屯田朕已諭令籌議今另摺所

奏忽將五福所領綠旗兵撤回何錯謬至於此極所有官兵來往
資糧俱著伊二人償補且前諭得城後查覈素誠阿布都拉等一
切情事原欲詳其願末傳諭中外而額色木圖拉既擒亦應訊取
確供再正典刑乃一味草率完結不知伊等十數日來所辦何事
由此觀之則所查正法之賊人亦皆聽信人言未能體合情理此
必明瑞顧念家室早欲回京而阿桂亦思早至伊犁更替明瑞阿
桂著交部嚴加議處俟烏什事竣均即往伊犁候旨尋吏部議請
革職得旨著革職從寬留任○癸巳河南巡撫阿思哈奏豫省運
河發源輝縣之百泉南注三十里至新鄉縣全河尖與丹水合又
一百五十里繞衛城北為兌漕水次又東北至濬縣會淇水達湯
陰內黃受湯河洹河二水迤邐至直隸大名縣張兒莊入臨清河
前河撫諸臣議於水入下游建草壩二十六座東水濟運並照東
東華續錄 卷六十二 九
省挑淺查夏秋盛漲無須收蓄一交冬令來源既涸支派甚微糧
艘開時水落沙停草壩又屬無益不若於上游來源處先期蓄水
臨時開放春夏兼灌民田自開兌至糧艘出境止堵閉民渠俾盡
歸官渠濟運每年官為經理原議草壩請停修築至濬縣十八里
溜之三官廟老鶴嘴等處為善化山根石柱砂礫最為險要該處
鹽商業捐費開鑿溜勢寬平其餘開斷浮砂應照舊例飭印汛官
於八九月集夫創挖報聞○免浙江二十六年民欠南米○甲午
以鍾蘭枝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乙未 上奉 皇太后還
京師○丙申諭游擊以下不得護理鎮篆○丁酉諭舉人選用知
縣需次動至三十餘年其壯歲獲售者既不得及鋒而用而晚遇
昔年力亦復就衰每為軫惜朕嘗中夜思維籌所以疏通壅滯之
法因查每科中額一千二百九十名統十年而計加以恩科則多

至五千餘人而十年中所銓選者不及五百人除各科會試中式
外其曾經揀選候選者尚餘數千經久愈多遂成壅積而直省知
縣員缺本止有此數即使一時彙行銓用亦屬缺少人多不能使
人人皆紆墨綬此固必然之勢也而不知者或歸咎於捐班之占
缺因復覈計捐班所選每歲亦不過三四十人縱令盡予舉班仍
屬無幾即如近日部旗所辦世職扣欠官項一事言者輒云世職
承襲因代扣欠項不能食俸者甚多朕聞之惻然因命查驗則統
計旗員世職共一千九百六十八員除本身借欠應扣止二十餘
萬兩外其代扣官項者纔一百五十八員應銀四萬餘兩此項雖
名為代扣其實子襲父職應行接扣者則有二萬九千餘兩之多
而承襲族中世職代扣還項者止數千餘金夫父借子還世之常
理豈得謂之代人扣賠可見前此扣項代還旗員多累之說盡屬
東華續錄 卷六十二 十
無稽浮議之不足憑大率如此見在捐例已停自可無虞占缺即
或將來再議開捐其知縣一條不必載入捐款至向來吏部截取
舉人例由各省督撫咨送往往意存姑息不加甄別及至部選得
缺經九卿驗看始以衰庸改補教職是督撫徒欲博寬厚之名使
此等衰邁之人僕僕道途終歸無益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嗣後
各該督撫於舉人截取領文時留心驗看如果實在精力已衰難
膺民社者或該員情願就教即於本省呈改以省跋涉之勞其有
自揣耄齡不願就銜者並令彙冊咨部請旨酌給職銜以慰其寒
窗積學之志明歲丙戌春闈各省舉人雲集當於會榜後特派大
臣分別挑選引見量其年力才具及時錄用其有科分已深非因
丁憂事故自分年老才庸不願赴京會試者亦聽其自便其作何
給予職銜如何挑選錄用及選班中更有如何可以疏通之處著

大學士九卿會同詳議以聞以副朕體恤寒暄及時登進羣才至

冬十月甲辰諭明瑞阿桂等辦理烏什回城一事外謬之處不一而足已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但所奏摺並未發鈔眾人不知其中原委或疑回人既已平定何以不行議敘轉加議處今將伊等奏摺鈔發俾眾共知之即如今春烏什逆回賴和木圖拉等因素誠激變據城抗拒特命明瑞阿桂帶領官兵前往辦理伊等初至時朕因烏什蕞爾孤城又無外援易於收服官兵毋庸悉銳攻城輕擾鋒鏑是以令伊等惟嚴圍困之計使賊回勢窮力蹙則乘機攻勦尤為事半功倍今圍城已經半載逆回勢極乏絕馬斃人饑自生離叛此時攻取易若摧枯况既知賊眾內潰並聞城內倉皇救火聚集驚惶即當統率大兵悉力攻城誅殺賊眾以揚我武乃兵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年

已臨城向退列壘內及經回眾將要賊獻出始行入城復開閉城門收獲槍礮弓箭種種示怯全不知奮勇任事則回城之復定尚得謂由伊等收取耶我國家定鼎之初兵威丕振雲梯所向立破堅城從未有稍存畏葸退縮不前之事不謂伊等於烏什彈丸之地選懦周章至於如此實損我國威伊等罪乃在此也至素誠等苦累回人姦淫回婦各情節雖從前得之俘囚之口今額色木圖拉等正犯既經就獲理應嚴訊起數緣由及素誠所犯是否屬實使情罪確鑿乃成信讞而眾共曉然方結此事之局伊等一槩置之不問輒稱將賊黨正法有是理乎明瑞阿桂此次辦理節節錯謬不得不交部議處以示懲創其在事將弁兵丁仍交部分別議敘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賞罰悉期允當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而於軍令賞罰之際更所慎重茲將伊等原摺譯發使眾閱看自知

其辦理之無紀緒也並宣諭中外知之○以廣桂為內閣學士由外郎○乙巳恆光因病解任以良卿為貴州布政使蔣舒為雲南按察使○戊申諭軍機大臣等劉藻奏滇省五華書院山長張甄陶自主講席以來迄今五載實能盡心訓迪著有成效請令為黔省貴山書院山長俟屆滿六年撫臣就近考覈或照例奏請議敘或送部引見示獎臨期再行酌辦等語所奏甚是已如議行矣省會設立書院所以樂育人材前經降旨令督撫等慎選山長如果教術可觀六年之後著有成效奏請酌量議敘原以山長為多士觀摩若徒視為具文漫無考覈既無以為激勸之資則日久因循未免怠於訓課惟知戀棧優游諸生或且習而生玩恐於教學無裨且在籍閑居之人未嘗無端謹績學可主講席者若實心延訪使之及瓜更代自必鼓舞振興共相淬勵方不負設館育材之意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年

乃自降旨以來各督撫並未見有遵旨具奏者即如齊召南之在敷文書院廖鴻章之在紫陽書院豈止六年之久何以從前未經辦及朕所知已有一人恐各省以此者尚復不少著各該督撫將因何不遵旨辦理之處查明具奏嗣後均以六年為滿秉公考察分別覈辦庶於勸學程功均有實濟著傳諭各督撫知之○癸丑軍機大臣等議奏會典載坐褥親王冬用貂世子郡王冬用猓獬孫線貂親王與上用制同無以示別應令親王用猓獬線貂世子郡王貂心線猓獬又軍器部載盜櫻式都統鷓鴣二都統副都統鷓鴣尾紅櫻直省督撫提鎮與都統同查直省各鎮於乾隆十八年改正二品受總督節制盜櫻應改用鷓鴣尾與副都統同副參以下改用猓尾與參領同至兩翼前鋒統領八旗護軍統領向用鷓鴣尾應並改正又禮服册敬載 皇帝冠服於卷首

軍器部甲冑制自親王始查大閱盛典 御用甲冑制度與禮服等重應敬載卷首從之○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新墾地畝分別升科及續墾荒地見在飭令地方官招集墾戶妥協安置並查明承業認糧確數以資清理一摺朕因阿爾泰於地方本計水利農田事務尚能留心經理此事諒非虛飾是以聽其舉行其實墾地升科本係良法但辦理不善轉致累民即如當日田文鏡查辦墾荒一事將升科銀兩灑派花戶徒務開墾虛名小民無授產之益而受加賦之累前車深足為戒今阿爾泰見在籌畫招墾不可不慎之於始如果實有曠土可耕能化荒蕪為腴壤固於惠養黎元之實政有裨但恐有司辦理不善或迎合邀功以無報有勢必貽累閭閻所關正復不小著傳諭該督務須加意查辦得其藝圃收穫之實據計畝起科使小民永享耕田墾井之利切勿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 七

至見任教職來京會試舉人向准就挑查該員已登仕版俸滿可升知縣且截取時仍得歸班銓選應毋庸與挑通計各省知縣共一千二百八十五缺此內升調遺缺准挑選人員題補乾隆十七年並二十六年挑選分發舉人二年餘俱即用完明歲就挑人多數應加增前次大省四十員應加二十中省三十員加十五小省二十員加十各帶領引見請旨以知縣教職分用其分發知縣者約計不過十之五六各省陸續請署請補不致壅滯其以教職用者數年內即可得官其年力已衰未經入選願受京銜者准其具呈即交派出揀選大臣查實奏請賞給中書科中書等銜將來即不與截取再查舉人應選班次有知縣直隸州州同鹽庫等大使三項銓例知縣雙月用五甲五舉四捐三升單月用四補四升四甲四舉共計雙單月各班內舉人應得九缺捐班無人以舉人抵補將來捐例人員用完後其抵捐舉人改為舉抵班又可多用人員直隸州州同向係專用舉人後因捐例議准雙月用二舉一捐單月用一補一舉一捐今請改雙月用四舉一捐單月用一應補一舉兩班後用捐納一人如應補無人以舉人抵選鹽庫等大使缺出向例一補一捐應補無人專用捐班俟捐納用完後再將已經截取舉人帶領二人引見錄用今請改為一補一捐一舉如應補無人以舉人抵用再知縣係舉人應選正途近各省每以同知州判知州等員借補知縣銓缺更少嗣後應不准借補舉人可以多選向例試用人員遇該省升調遺缺始准題補續經奏准揀選舉人發往各省試用者不拘升調缺槩准題補原係暫行今例捐知縣用完升調缺止補舉人且或遇部選人員未到或本省出差升調縣缺乏人皆可委署丞倅等缺出亦得暫攝挑發之員不致

守候無期若槩令題補歸部選缺無幾截取候選舉人又多墮滯嗣後舉人分發各省試用者仍照舊例止准題補升調遺缺至挑選人員以教職銓補者向俱先行選用查學正教諭雙月內有升選教習恩拔副榜等班單月內有舉人應補及恩拔副榜應補應選各班令挑選舉人槩行歷班未為允協請嗣後雙月用挑選舉人二員後將班內應用一員選用一人單月將挑選舉人與應補應選人員輪用此次疏通之後二三年內挑發之員即可用完應於會試之期請旨挑選從之

十一月壬申朔裁潘桃口監督歸張家口監督管理○乙亥大學士管陝甘總督楊應琚奏巴里坤附近田地漸闢地西四十餘里之花莊抵尖山卡座沃衍二十餘里黑溝之水足資灌溉舊渠漏沙處俱經修整並開新渠一道由舊渠上流抵尖山柵口長三十里傍山地盡可耕認墾者聞風趨赴自二十六年至今共墾地三萬八千餘畝得旨欣慰覽之○丙子分特納格爾兵五百移駐呼圖里○丁丑撥官帑修理各省城垣停止勸捐○九李治運回籍終養以圖桑阿為浙江按察使○戊寅諭向來奉天府尹事務令盛京將軍兼轄今思將軍與府尹所屬旗民事件各有專司若令將軍節制於公務未免牽掣莫若照京城侍郎兼管順天府尹之例於盛京五部侍郎內派出一員管理永著為令於體制更為畫一見在奉天府尹事務即著雅德兼管○己卯諭各省書院延師訓課向有山長之稱名義殊為未協既曰書院則主講習者自應稱為院長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甲申命明瑞特鄂拓克八戶交科布多大臣管轄撤回喀爾喀兵○乙酉以傅森為內大臣調託恩多為吏部尚書託庸為兵部尚書馮鈐為安徽巡

撫李因培為湖南巡撫以湯聘為湖北巡撫由陝西布政使遷○調錢琦為江西布政使張逢堯為四川布政使○調程燾為陝西布政使以富尼漢為安徽布政使富勒渾為山東按察使由山西冀道遷○庚寅諭恰克圖貿易一事近因俄羅斯不遵舊制違背禁約甚且多收貨稅苦累商人是以前旨停止原以俟其自知悔過抒誠祈請再准其通商貿易恐桑寨多爾濟身係蒙古未能深曉事宜復派大臣前往稽查彈壓協同辦理其所以責成者甚重當桑寨多爾濟起意私通交易時丑達係特派大臣理應正言阻止阻之不從即應據實參奏乃不惟不行阻止參奏並且通同舞弊貿易多次覈其贓私竟至數千兩之多藐法營私殊出情理之外及經擊解來京尚敢冀稽顯戮在途延捱負恩喪心實屬可惡此斷不可以一日容留丑達已依擬正法至額爾經額係隨往司員若丑達等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 十六
格遵禁令嚴絕貿易則額爾經額決不敢自行罔利其情罪較丑達稍輕是以改為應斬監候此中輕重權衡朕惟一秉至公毫無成見期協乎情罪之至當而已可將此曉諭中外並軍營辦事大臣知之○壬辰封 皇五子永琪為和碩榮親王○甲午五吉以徇庇革職以新柱為理藩院尚書由西安將軍遷○己亥諭據楊應琚奏甘肅蘭山書院於去歲延請丁憂在籍之府丞史茂來主講席一摺此甚非是史茂係回籍守制之員理應閉戶家居以盡三年之禮至讀禮之餘或在家課訓子弟自屬分所應為古人尚有廬墓終制者即不能取法亦當杜守里門若竟住居省會書院教授生徒與地方官長賓主應酬則與居官何異此不過冀得膏火以資贍給遂置禮於不問微特人子之心難安其又何以為多士表率乎督撫有維持風教之責摺紳中積學砥行足備師資者諒不乏

內大臣調託恩多為吏部尚書託庸為兵部尚書馮鈐為安徽巡撫李因培為湖南巡撫以湯聘為湖北巡撫由陝西布政使遷○調錢琦為江西布政使張逢堯為四川布政使○調程燾為陝西布政使以富尼漢為安徽布政使富勒渾為山東按察使由山西冀道遷○庚寅諭恰克圖貿易一事近因俄羅斯不遵舊制違背禁約甚且多收貨稅苦累商人是以前旨停止原以俟其自知悔過抒誠祈請再准其通商貿易恐桑寨多爾濟身係蒙古未能深曉事宜復派大臣前往稽查彈壓協同辦理其所以責成者甚重當桑寨多爾濟起意私通交易時丑達係特派大臣理應正言阻止阻之不從即應據實參奏乃不惟不行阻止參奏並且通同舞弊貿易多次覈其贓私竟至數千兩之多藐法營私殊出情理之外及經擊解來京尚敢冀稽顯戮在途延捱負恩喪心實屬可惡此斷不可以一日容留丑達已依擬正法至額爾經額係隨往司員若丑達等

人何必令丁憂人員覲居講席是應聘者固不能以禮自處而延請之地方大吏亦復不能以禮處人於風俗士習頗有關繫恐他省不無類此者特為明切曉示通諭知之○命阿桂赴雅爾辦事換安泰來京○辛丑裁廣東韶州惠州肇慶倉大使改瓊州倉大使為雷瓊道庫大使高州倉大使為高廉道庫大使

十二月戊申諭阿桂此次辦理烏什地方甚無章程暫且不必來京所有工部尚書員缺著蘊著補授蘊著所遺綏遠城將軍員缺著嵩椿補授○丁巳諭方觀承奏籌辦城工一摺內稱界連驛路之懷安等縣土城見在勘估改建甄城其餘偏僻小邑仍就土城黏補修葺工費較省等語所奏尚未悉辦理城工之本意前因各省應修城垣費繁工鉅特發庫帑五百萬兩分撥各省一律興修止期於衛民有益雖多費亦所不較况頻歲年穀順成庫藏極為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

七

充裕因思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庫中所積者多則民間所存者少用是動撥官帑俾得流通而城工亦賴以完整此朕本意也且國家一應工作料物皆按值購辦食用亦計日給資閭閻不但無力役之煩而無業窮民並得藉力作以餬口實寓以工贖民之意是一舉而數善咸備更無庸較量工費意存節省至土城改建甄城雖見在為費略多其實壯觀瞻而資鞏固且省不時修葺之勞視土城尤為經久即出於原估五百餘萬兩之外正亦何妨朕惟期有益於民豈計所費之多寡乎但承辦之地方官能實用實銷不致浮開糜帑則工程自然堅固而夫役工料等事皆實發價值絲毫科派里下庶於民生實有利賴前已降旨令各督撫遴委大員分辦經理以專責成如各省或有土城應改建甄城者並著一體確估覈奏該督撫等務飭督辦各員實心查察設致不肖有司

昌銷侵蝕草率了事及藉端擾累者若經發覺則該督撫不得辭重咎著將此通行傳諭知之○己未賜七世同居之陝西涇陽縣貢生張璘 御製詩章及幣○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劉藻等奏莽匪竄入猛捧等土司地方肆行焚掠見在飭派營協各員調兵進剿並親往督辦一摺此等醜類野性難馴敢於擾害邊境非大加懲創無以儆兇頑而申國法劉藻等既經調兵進剿必當窮力追擒搗其巢穴務使根株盡絕邊疆肅清恐劉藻拘於書生之見意存姑息僅以驅逐出境畏威逃竄遂爾苟且了事不知匪徒冥頑不靈乘釁生事視以為常前此阿溫波半扎乃占一案未嘗不重治其罪甫經半載仍敢怙惡不悛即其屢擾邊界已屬罪無可逭此次若復稍存寬縱難保其不再干犯養癰貽患之說尤不可不深以為戒著將此傳諭劉藻知之○諭高晉具題審擬段成功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

六

縱容家人書役詐擾累民一本內稱該員因患瘧昏迷不能檢點案牘家人龔玉等婪贓各款該員均未知覺等語所辦甚屬錯謬段成功不過一時患瘧並非重證且瘧或開日一至或一日一至亦不過一二時辰之久此人人皆知之高晉獨不之知乎何至不能檢點案牘一任家人等肆行無忌明係承審之員有意開脫冀圖從輕完結耳高晉自擢用總督以來甫經審辦參案即意存瞻徇巧為嘗試此等伎倆豈能逃朕洞鑒設使尹繼善在彼敢於如此辦理朕必重治其罪江南吏治廢弛已久見在正當督撫更換之時高晉尤宜加意整頓力矯積習何意竟敢於姑息蒙混若此看來此案必出自朱奎揚之意朕知朱奎揚素非善類不過因其在道任年久又有議其不能得尹繼善歡心者是以擢而用之若係交伊獨任其事伊必不敢姑息若不涉彼身之事督撫在前

則袒護飾其博屬員感悅高晉遂墮其術中漫無覺察耳本應將該督交部嚴加議處第念高晉新任總督初次獲咎且在總河任內尚能實心任事姑容寬宥此後若再不知改悔必不能為之曲貸也高晉此事實屬昏愴逾負朕恩矣著傳旨嚴行申飭此本已交內閣擲還該督另委賢員秉公確審務得實情以成信讞若尚迴護希圖了事朕必有另辦之法可惜朕造就高晉之恩矣大不是豈有此理著將此傳諭高晉知之仍令高晉傳諭朱奎揚令其小心○辛酉閩浙總督蘇昌奏江陰團坵次增闕請設大使駐紮裁福場三小團併赤杞團兼管添設海壇鎮哨捕兵從之○諭州縣不得委署本府州印○是歲朝鮮來貢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

九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壽蕃恭校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壬申諭朕統御萬方孜孜求治惟以愛育黎元為念自御極以來蠲賜所逮不下千億萬乾隆十年會恭依 皇祖普免直省錢糧恩例蠲除天下額徵正賦二千八百萬有奇期斯民家給人足咸臻樂利惟歲運漕米向以供給俸餉庫積之用非水旱特蠲例不普免夫八政以食為先閭閻蓋藏尤資饒裕恭閱 皇祖實錄康熙三十年特頒 恩旨將各省起運漕糧通行蠲免一周大澤均霑慶逾常格仰惟 皇祖沖齡踐阼臨御之三十年春秋未及四十朕年二十有五始登大寶膺祺受祉迄今亦閱三十年際重熙累洽之會必世昌期均符泰運其為慶幸倍深茲荷蒙 上天眷佑 烈祖鴻庥函夏詵甯疆宇式開北庭西域二萬餘里咸隸版圖外有耕田之種內無餽餉之勞且連歲年穀順成庶物豐殖京通倉貯儘有餘粟 天既誕貽樂歲惠洽昇平朕自當仰體 天心以推恩黎庶是用敬承 嘉貺懋繼 前謨使薄海億兆並裕倉箱之慶所有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應輸漕米著照康熙年間之例於三十一年為始按年分省通行蠲免一次其江甯京口杭州荊州等處駐防地方該省漕米既蠲所有估需兵食如何豫為籌備並各該省蠲免次第應行酌辦各事宜著該部速行定議具奏尋議各省歲輸漕糧請照康熙三十年分年蠲免之例再加籌酌三十一年免山東河南二省三十二年免江蘇省三十三年免江西省三十四年免浙江省三十五年免安徽省三十六年免湖南省三十七年免湖北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省以次遞免其隨漕銀米應照舊例輸免之省停運丁船例給城
半本折月糧在漕項款內動支餘存銀米報部撥用有漕省分兵
米杭州荆州豫東等處於地丁徵收兵糧款內動支江甯於漕項
米內支給均無庸另行籌辦惟京口向於起運漕糧內截撥三萬
七千餘石今漕糧已免應照江甯之例照數撥給從之○甲戌給
浙江天台等三縣貧戶一月口糧並仁和等六縣災民籽種○免
甘肅靖遠等十四廳州縣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陝西延安等三
府州屬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民欠銀糧○辛巳諭前因高晉審
擬段成功一案稱係該員患瘧昏迷以致家人龔玉等婪贓等語
朕以高晉審理此案甚屬錯謬因降旨嚴行申飭並令明德據實
查奏今據奏稱段成功家人龔玉出票滋擾段成功俱屬知情其
中尚有染指之處承審之蘇州府孔傳炯主臬審轉之臬司朱奎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二

之耿馬孟定孟連等土司地方界連緬國惟藉波弄江為天塹年
來土司懦弱失防每有土匪偷渡滋擾之事近據永順鎮永昌守
稟報木梳莽已覺領兵到木邦猛店地方駐紮向耿馬索取舊規
不給即渡江來襲又據順甯守稟報莽子竄入孟連地方並及閩
空有人七百馬七匹各等情查該匪兩路分進是否虛實其人眾
若干未據確探且既稱索耿馬舊規其竄入孟連又因何事隨飛
檄永順鎮府會差土練偵探該匪已拔營退去查木賊莽已覺即
布普拉因塞卡嚴密無隙可乘退歸屬實第夷性叵測且耿馬土
司罕國楷已故恐有乘間潛窺之事是滋弄江之防範未可一刻
稍疏已分行永順鎮府嚴飭各土司督率目練常川防守庶俾耿
馬無虞得旨知道了不可苟圖了事戒之○癸未諭前因高晉審
擬段成功一案稱該員患瘧昏迷以致家人書役婪贓等語辦理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三

揚明知其裝病瞻徇未究等語朱奎揚素非善類不過因其歷任
年久尚無顯過是以擢任臬司至孔傳炯人似幹練經朕特加擢
用調補繁缺乃承審參案輒敢瞻徇姑息希圖蒙混了事深負朕
恩朱奎揚孔傳炯俱著革職交刑部治罪其成招會轉之布政
使蘇爾德雖無承審專責但以藩司大員若果持正爭執朱奎揚
等豈能施其伎倆乃竟扶同會轉亦難辭咎蘇爾德著交部嚴加
議處至從前會審之候補知州德甯安雖亦審理不實念係微員
尚與藩臬有閒著交部察議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情罪輕重悉
視其人自取邇來吏治肅清外省審理參案從未有敢於顯然袒
庇至此者高晉辦理此案實出朕意想之外著將前此申飭高晉
諭旨鈔發與眾閱看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以李永普為江蘇
按察使道由蘇松 ○壬午雲貴總督劉藻等奏永昌順甯二府所屬

伊彼時若仍任江蘇巡撫決不肯如此姑息了事亦不肯為此隱
瞞兩可之語其意不過以五日京兆離任在即何必結怨故留此
弊除即使他日審出實情伊可居救之不得之名如因捏病一節
得以藉端開脫即可解怨市恩此等卑瑣居心行事尚安得為純
臣乎至高晉如此據實覆奏若令尹繼善身處其地不過具摺引
罪而已必不詳奏及此蓋高晉因朕洞鑒確情伊又係初任總督

恐罪及已故和盤托出耳今尹繼善見在朕前惟有俯首心服即問之各省督撫朕於此諸人微暖窺見底裏確中與否諒亦不能為之置辭也莊有恭原參抱病被蒙一語實出意想之外因令內閣檢取原本閱對則有本官抱病家人蒙官舞弊之語並詢問莊有恭據稱該司府等審究龔玉等僉供段成功時適患病係伊等蒙蔽所為隨據揭敘稟題參未能即將段成功斷非患病之處明白指駁實屬錯謬此語更屬取巧莊有恭若果知其實患病則又何必嚴參其所以嚴參者蓋恐後任參出朕將問及故不得不參而為之隱躍其辭耳莊有恭受朕深恩特加擢用乃敢為此巧於市恩之術此非前任受尹繼善局弄之過可比是有心欺朕矣莊有恭著嚴加議處高晉雖奏稱莊有恭原參有抱病被蒙之語伊審辦時即應究出實情何竟聽屬員袒庇開脫遂爾扶同率結外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四

謬殊甚並著交部嚴加議處外省上和下睦之習最為惡陋屢經整頓懲創庶幾稍知改悔不謂尚有復蹈故轍若此者伊等其以朕為何如主而敢以此等伎倆巧為嘗試耶當此綱紀肅清之時而伊等錮習牢不可破實所深恨諸臣當痛加前洗毋得自罹罪愆朕必欲力挽頹風法在必懲勿謂言之不諛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戌諭楊應琚覓赴雲南有交辦事件著馳驛前往○雲貴總督劉藻奏總兵劉德成等報稱十二月十九日攻九龍江一路破賊營一座二十日攻橄欖壩一路破賊營六座又據報稱二十一日官兵行至猛往莽遇莽匪由山箐夾衝將軍裝搶去遊擊明浩被賊鏢傷參將何瓊詔等不知下落送差弁往查飛檄防兵土練前往應援並咨會提臣達啓等相機接應二十四日又據整控差弁面稟何瓊詔等已沒於賊查整控江有山僻小徑可至普

洱府城軍需銀兩及火藥軍裝悉貯於此所繫更重乃暫至普洱駐紮至何瓊詔等原令其在整控江防匪竄入乃不率軍令妄圖邀功輕進致敗罪有攸歸謹由四百里馳奏得旨如此軍機何不即用六百里飛遞適又據常鈞奏報刀派先一案並有旨諭卿總之此事似不可中止小小懲創了事莫若大舉以靖其源或俟兵威齊集再行進發亦可卿止宜調度鎮撫攻戰之事應督催達啓奮勇為之綠旗兵已不足稱勇況土練乎若再加之以詐偽更不可問矣此最宜留心者諭軍機大臣等劉藻奏進剿莽匪情形一摺已詳悉批諭矣該督因整控江有山僻小徑可通普洱因回至普洱府駐紮防守所見亦是但此等莽匪敢於抗拒官兵非小小懲創所可了事况綠旗兵本不能勵勇衝鋒而其素習詐偽更不足信若調遣無多輕率前進既於征剿無益且恐賊匪輕視官軍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五

轉得肆其猖獗該省各鎮協駐兵不下數萬自應調遣精銳以供驅策此時不妨暫為整兵解鎮俟各路兵調集後即行鼓勇前進扼要剿擒俾賊匪無從竄逸庶得盡絕根株以清邊徼至摺內稱十九二十等日由小猛養分兵渡江攻九龍江橄欖壩等處並有捷獲今按圖內道里詳為記誌則橄欖壩等處在小猛養之前猛往在後官兵既分路剿截何以莽匪復得潛越小猛養渡江退至猛往竄伏以致衝散官兵明浩何瓊詔等有遇賊被傷之事其理殊不可解此非繪圖有舛即係所報不實著將朕硃筆記誌之圖發去該督細看自知仍著另繪詳細清圖註明貼說呈覽軍行要務奏報宜速此後如有應行奏聞機宜俱由六百里馳遞將此傳諭劉藻知之又諭據常鈞奏永順邊境木匪滋事請俟普洱莽匪辦有端緒再將孟連土司之案辦理一摺所見亦是前於乾隆二

十八年開會經降旨以此等鼠竊狗偷原屬不成事體止可如此辦理係就彼時情形指示若匪徒敢於侵擾邊境則當搗其巢穴務使根株盡絕自無庸拘泥前旨但普洱莽匪見經劉藻率兵進剿若將木匪一案卽於此時併辦該處地壤相錯恐致彼此勾連難於速結著將此摺鈔寄劉藻閱看令其於辦竣莽匪之後次第接辦至劉藻見在追擒莽匪前已傳諭令其不得狂於書生之見意存姑息稍爲寬縱况總督旣已親行督兵進剿設復苟且了事轉使此等醜類罔知畏懼何以申國威而示懲創但劉藻本係文臣軍旅非其所習不必勉強臨陣若居中調度審機宜而彰賞罰尙係力所能爲達啓見在同往普洱伊身係滿洲且曾經出兵可責令其統率兵弁勇進剿以期肅清邊界該督辦竣此事後卽將木匪一案嚴行查辦亦不得稍示姑容草率完結至該撫所奏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六

孟連土司刀派先係緬甸國支裔應襲土司之刀派新時與緬甸往來一節從前該督撫等何以並未奏聞此種夷性叵測使恣其交結或致漢奸從中勾引易滋事端亦不可不防其漸自應嚴行禁止但見在辦理進剿事宜此事不必卽時查辦俟剿滅莽匪後該督撫等再就該處情形會商妥協辦理可將此傳諭劉藻常鈞等知之又諭見在征剿莽匪一應軍務均須調度得宜總督劉藻辦理地方事務素屬妥協然究係書生未嫻軍旅設於用兵機宜稍有不當旣於剿賊之事無裨而用違其材亦非朕所以成全劉藻之意楊應琚久任陝甘籌辦軍需事務伊所熟諳楊應琚著調補雲貴總督吳達善著調補陝甘總督湖廣總督員缺卽著劉藻調補此旨且不必頒發該督見在普洱調集官兵督率攻剿恐此旨一經宣示未免屬員等意存觀望呼應不靈所有一應軍務該

督仍實心妥協辦理不可存聊待後人之心俟楊應琚到滇後再行一一交代起身赴湖廣新任著將此傳諭知之○戊子劉藻奏據總兵劉德成連次報稱由大渡口進攻莽匪奪獲土鍋寨賊營一座攻破九龍江賊營三座參將劉明智等分翼夾攻砍開白塔寺賊營一座土弁先率練追入雙龍寺賊營殺賊甚多官兵會合連踏賊營五座分兵搜伏將小渡口一帶賊營悉行焚燒乘勝奪回宣慰土城一座見在合兵暫紮江地俟探明賊巢再行進攻查莽匪東竄西突日集日多檄檄壩一路隔江拒壘九龍江一路擁眾迎敵整控江一路伏箭夾衝復於土鍋寨圍困官軍非大加攻擊直搗巢穴奮爾野夷罔識國威且不乘此時添兵深入一屆三月瘴癘盛行官兵不習水土便難攻戰反致多糜帑項目前雖大挫其鋒而整哈猛遮等處尙多嘯聚整控江外土城亦多未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七

平官兵不敷分遣遂加調提標楚姚開化等鎮營官兵及臣標兵約共二千餘名迅赴軍營剋期掃蕩得旨是迅速齊力前進不可徘徊誤事又奏據劉德成報稱正月初七日晚聞令遊擊施聖學選熟悉路徑之土目暗渡驪山探得莽賊於整哈江岸把守極嚴江岸後有營四座去江稍遠不甚防備遂於是夜二更派土干把帶練攜硫磺礮硝火礮火箭等物由上流渡江抄出賊營後分伏左右又另派兵練於江外之蠻紅抄伏賊人歸路並派員保護糧石兼堵江口去後於初八日申刻據該遊擊等回稱昨渡江至四更甫畢分投潛伏土弁領練將火礮等物一齊引著拋入賊營火光並起伏兵齊出槍礮並施賊眾亂竄被兵練砍殺及火燒槍斃者遍野堵江餘匪聞聲赴援官兵堵截賊不能進復奔江岸被槍傷斃無數查此次夜襲賊營斬殺甚多整哈渡已經打通但據稱

猛進一路賊匪恃險固守所得土司土城猛海猛何猛往等處皆連營直接整控江岸應俟添兵到時方能一鼓蕩平直搗巢穴得旨小小之捷何足豔稱且綠旗虛詐之習止可信一半耳常鈞奏永昌順甯二府屬邊外耿馬土司稟報探聞木梳木邦確情並孟連猛遮連界應次第查辦情形查莽匪木賊在外域原屬相連雖彼此各分畛域其實狐羣狗黨忽東忽西總恃其荒僻劫掠本無定向今據報木梳調練情形似實而日久安靜是該匪等詭詐謀為聲東擊西安知非別往外域滋擾又安知非見在九龍江猛遮等處之莽賊即係若輩且見有莽匪五十人至孟連要孟連助攻猛遮之事則野夷之彼此句結已可概見惟夷情難豫定而邊防尤不可不嚴見酌會督臣就近查詢見在占據猛遮之莽子是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八

否即係召散木匪果否為追索召丙啓覽且木梳木邦前調之練或仍有潛藏窺伺耿馬孟連之意亦未可定九龍江已報大捷賊匪聞風喪膽勢可解散其督臣續調之永順鎮騰越協營兵到日已可無須勒辦報聞○庚寅吏部議奏前任江蘇巡撫莊有恭題參蘇州府同知段成功並不據實嚴參巧為解怨市恩之地應照例革職兩江總督高晉扶同審結應照例降調得旨莊有恭於題參重案巧為解怨市恩如此居心豈可復留翰屏之任著革去協辦大學士餘侯四達等審明到日再降諭旨高晉著革職從寬留任○辛卯兵部奏侍郎五福家炭戶領票燒炭前於雍正元年停止王公炭票時既已蒙混未經革除及五福身為大臣明知炭票不應請領又不報停以致領票辦炭之人藉端滋事應交部嚴議其炭票永遠停止諭五福身為工部堂官乃於早應革除之炭票不行停止以致匪徒認充炭戶影射生事甚屬不合五福著革去

工部侍郎降為頭等侍衛管理圓明園茶膳房等處事務仍著嚴察議奏○調程景伊為工部侍郎何運儀為吏部侍郎以吳紹詩為刑部侍郎原調甘肅布政使○甲午諭前因朱奎揚孔傳何原審段成功焚賊一案一任該員捏病狡飾其中必有授意指使之入當經降旨四達等令其嚴行究訊務得實情具奏今四達等訊據孔傳何供段成功參後飭審時曾經莊有恭面諭如果他家入書役不供出段成功知情得賊也就罷了又朱奎揚供面見莊有恭曾面諭段成功一案府審止係家人書役得賊段成功不知情可照此揭參竊窺莊有恭意在從寬遂亦不加深究各等語此實出情理之外深可駭異矣朕初意莊有恭不過因難任在即為解怨市恩之巧計然亦不過隱躍其言後任審虛伊固可市恩即使審實亦可居救而弗得之名此尚外省所素有之惡習耳是以吏部議將莊有恭革任時僅將伊協辦大學士革去俟四達等查奏到日再降諭旨今閱四達等所奏此案之上下相蒙俱由莊有恭授意指使以致臬司知府扶同欺混其居心欺詐若此實非意料所及莊有恭從前學政任內接收大逆丁文彬逆書不行奏辦一案巡撫任內將應擬斬首之朱聘擅行准贖外結一案已疊獲重罪皆經乘瑕錄用復加恩升授尚書協辦大學士朕之施恩於莊有恭者有加無已苟稍有天良自應實心圖報乃於將次離任之時敢於奏審重案授意屬員巧為欺蔽深負朕恩此皆朕之不能以德感人以明識人深用為愧若再姑息其過何以董正天下督撫哉莊有恭著革職交刑部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又諭莊有恭前在學政任內有應罰未完銀兩曾經加恩寬免今莊有恭於段成功一案如此喪心負恩所有從前寬免之項仍著照數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九

不行停止以致匪徒認充炭戶影射生事甚屬不合五福著革去

追繳○署內閣學士徐以烜因病乞休允之○乙未論向來各省督撫辦理案件瞻徇欺蒙上下通同舞弊習氣最為惡劣前歲湖北盜犯張洪舜一案經朕徹底查辦嚴加懲治以為各省督撫自應懍慮洗心奉法惟謹乃未及三年不意又有罔上行私毫無顧忌如莊有恭之甚者可見各省督撫之錮習相仍牢不可破段成功詐擾累民賦蹟顯著莊有恭身任巡撫不思秉公參究轉授憲臬司知府令其委罪家人書役巧為開脫以遂其解怨市恩之計居心欺詐凱法負恩莫此為甚此而不痛加懲創其何以飭吏治而正人心故將伊革職擊交刑部令軍機大臣會同審擬外聞無識之徒未必不以此案較之湖北案情為輕而處之則同不知張洪舜止係細民盜犯愛必達等並非有意袒徇乃因週護已過遂將後案延閣然究未敢公然授意屬員乃屬官承其意指相與顧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十

得賊情弊具揭又不將段成功自己標判應卷回明送看等語所供情節亦係一面之詞難於憑信即日朱奎揚擊解到京彼此實證自可得其底裏設稍有枝梧掩飾亦何難加以嚴鞠使之水落石出耶外省吏治弊壞皆由督撫不能正己率屬專以上下和同聯為一氣以行其蒙蔽欺詐之伎倆各省皆所不免而江南為尤甚在伊等相習成風恬不為怪不思此等鬼域形迹斷難逃朕洞鑒一經敗露惟有力加整頓執法不撓務在廓除積習俾吏治肅清該督撫等各宜猛省自愛毋得以身試法將此通諭各直省督撫等知之○調李侍堯署刑部尚書董邦達為工部尚書以張泰開為禮部尚書范時綬為左都御史調陸宗楷為吏部侍郎以史奕昂為兵部侍郎 乾隆六十三 十

瑣詔等陸續逃歸該督又不究從前謊報情由治以畏葸退縮之律尙信其一面虛詞謂係輕進失事其何以申軍律而懲欺罔乎卽如何瑣詔所供架着藤牌撲殺並稱被莽子刀戳其馬連馬滾跌入江之語試思馬上豈能使用藤牌此其枝梧捏飾難以欺三尺之童者而劉藻竟坐受其蒙混而不覺不更可笑乎又如前次所報官兵六百人過江遇賊被傷約贖二百餘人陸續回營者一百餘人而此次奏稱見回思茅兵丁高士德等一百五十五名則合之前此回營之兵固所傷無幾且安知此未回之一百餘兵亦非敗逃藏匿則從前所謂遇賊被傷之說更不可盡信矣又前摺奏明浩等兵器皆駭行裝猝遇賊人不及措手以致敗衄而此次摺內稱兩相對敵因火藥已盡勢不能支前後自相矛盾該督於此等突緊關鍵處全不細心根究何憤憤乃爾劉藻本屬書生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十一

軍行機宜非所嫻習故朕不肯責伊以所不能至於調度賞罰諸事尙可力爲籌辦乃於審訊此案情節竟外謬若此豈堪復勝總督之任劉藻著降補湖北巡撫達啓身爲滿洲何至懵懂畫諾伊二人著交部嚴加議處總兵劉德成著交楊應琚查明再降諭旨見令楊應琚前往接辦軍務楊應琚未到之先劉藻須實力經理若稍存五日京兆之見以致貽誤事機必更重治其罪向因緣管積習浮誕不堪故西陲用兵全未藉此輩也今雲南一案如此可見伊等錮習全未能改各該督提等務須實力整頓毋稍姑息將此通行曉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劉藻前後奏報攻勦莽匪一案惟任緣管捏飾稟具奏辦理全未允協已將伊降補巡撫並將辦理錯謬之處降旨宣諭矣此種莽匪鼠竊狗偷原屬不成事體何至今其肆行侵擾敢於抗拒官兵跳梁邊境皆由該督等

平日不能實力整頓遇事嚴懲遂致匪徒積玩無忌曠成事端然此必非一朝一夕之故大約滇省諸務廢弛已久不獨劉藻見在辦理不善卽從前吳達善等所辦恐亦未能妥協著交與楊應琚到任後詳悉查訪務得確情據實奏覆備有不實不盡之處經朕別有訪聞或經發覺惟楊應琚是問本日所降諭旨並劉藻各摺並著鈔寄楊應琚閱看著將此傳諭知之○以定長爲湖廣總督調李因培爲福建巡撫常鈞爲湖南巡撫楊聘爲雲南巡撫由湖廣調○甲辰 上御經筵○丙午諭蒙古內元清吉思汗之裔均係博爾濟吉特氏而元史內稱元帝爲奇渥溫氏以漢字譯蒙古文聞有語音不合處然亦不至如此河漢見在校正史書書內舛誤甚多而污蠟蒙古之語亦不一而足不可不爲之前雪成衣扎布係喀爾喀舊人或伊得自傳聞或該處舊有記載著傳諭令其查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十一

明具奏外並交理藩院亦行文內扎薩克查伊等有無傳聞記載之處令其各自聲明報部由部彙題奏聞○庚戌 上啓聖謁東陵○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岳鍾瑛奏據維州副將同知稟稱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半夜聞黨黨額額一帶槍聲不絕遂令該土司前往接應見金川番眾聚集圍攻並於格藏嘉噶爾河設卡截斷額額道路至二十八日將額額攻破占據用礮轟擊黨黨格藏官寨經駐紮梓斯甲布千總袁國璉撥兵救援又於正月初一日催到從噶克土兵援助已將金川新設營卡攻開番眾見據額額山梁拒守又據打箭爐遊擊同知稟稱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正月初一二等日金川同布拉克底眾眾圍巴旺卡卡角燒毀寨房殺擄人口詢係巴旺頭人陸塔爾弟兄句引見飭革布什咱等土司星速赴援初四日與金川戰於羅哩地方奮力擊退等語查

黨壩巴旺地小兵單今被金川分路滋擾亟需援助見飭禪斯甲布三雜谷小金川革布什咱各土司併力協攻務期捷勝得旨看此光景金川又略有猖獗之勢究當如何制勝不可隱飾姑息○辛亥諭四達等審擬段成功詐擾焚賊一案請將從前保舉堪勝知府之上司查明讓處成功係和其衷所保按例自有應得處分但聞段成功在陽曲縣任內曾有虧空當升用同知離任時上司代為彌補朕以為若果有此情節則和其衷之罪更不止於濫舉匪人是以諭令彰寶確實查奏今據奏到段成功於升授同知時虧空銀一萬兩以上司知情彌補俱屬確實此事可謂大奇從前蔣洲虧空庫帑派焚賊一案經朕大加懲治方謂凡有人心者皆當知所儆懼而省覆轍在前尤當引以為戒不意未及十年復有上下關通營私欺罔若和其衷之甚者實出朕意料之外是其罪較莊有恭更重矣莊有恭參段成功時故為隱匿其辭市恩解怨已屬有心取巧和其衷明知屬員虧空盈萬不但不參劾究治轉為出資伙助掩飾彌縫其玩法欺蔽之罪尚可貸乎若和其衷因曾經保舉恐參出虧空致罹罪愆不知上司保舉屬員豈能保其終身之必無過失或當時見為能事則登之薦剡及其劣蹟昭著即予以糾劾原屬兩不相妨且以見封疆大臣立心公正朕方嘉予之縱使讓以濫舉處分亦不過止於降調朕尚予以從寬留任從未因此等吏議將舉主遽行罷斥和其衷久膺外任豈尚未深知而必為此委曲隱蔽之事殊不可解且段成功僅一縣令何至虧空如許之多即云首邑用度較繁亦不應妄費若此而通省各上司何以互相容隱竟無一人舉發其事和其衷甚至給銀五百兩代為湊補是段成功平日必有交結逢迎之處不可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十四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十五

不徹底根究若和其衷竟受其饒送遂爾曲意周旋則更不能稍稽刑憲矣和其衷前次曾獲重懲經朕棄瑕錄用擢至巡撫竟敢如此徇私藐法深負朕恩和其衷著革職拿問派四達前往山西會同巡撫彰寶將此案各情節秉公嚴審定擬具奏並著舒赫德前往甘肅將其衷鎖拿就近訊問明確即遣委幹員押解山西質審至文綬係專管錢糧大員明知屬員虧空縱容彌補劉墉係親臨知府並不揭報虧空通同容隱按察使藍欽奎前任冀甯道富勒渾知情不舉均非尋常徇庇可比俱著革職交與四達等將有無授意及助銀彌補之處一併究審朕辦理庶務從不豫設成見凡有重大情弊莫不自行敗露即如莊有恭題參段成功本進呈時朕閱情節可疑交軍機處題奏嗣經高晉齊擬舛謬親加指駁遂得實情至段成功虧空一案伊等自以隱飾為得計不期事閱年餘仍然水落石出可見欺誑營私之事天理難容日久自然發覺不獨內外臣工均當深知畏懼即朕披覽此等奏牘益覺彰輝昭然如有使之者亦用自惕然矣著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尋四達彰寶覆奏段成功僅一縣令且在陽曲半載輒虧空銀一萬兩以外則平日結交餽送必有隱情且查出庫簿開載幫銀州縣共三十二處在交代限內即能彌補足數苟非上司授意焉能迅速齊全容再逐層根究庶無滲漏再段成功升用同知離任時係銓宜祿接署因銓宜祿旋升甘肅平涼府知府未經收清出結但侵虧何項及如何湊交還庫各情由該著令必知詳悉亦應咨提解晉質審以成信讞得旨既已水落石出不難窮源到底惟應得其實情少有假借惟汝二人是問○調明山為陝西巡撫以吳紹詩為江西巡撫周煌為刑部侍郎○以阿甯阿為山西布政使調吳

虎炳為山西按察使以按義為江西按察使○以勒爾謹為山東按察使○癸丑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詣 孝賢皇后陵奠酒回鑾○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劉統勳等將審訊莊有恭朱奎揚孔傳炯供詞呈閱其中情節向未能詳細推究即如孔傳炯供係五月間即將段成功藉端擾累之事稟知巡撫朱奎揚亦供於六月十九日即同藩司面稟莊有恭至七月初八日始將訪單轉發飭審既係府司等稟知在前何以莊有恭又稱係伊先得之訪問至莊有恭原發款單內即有段成功差後患病諸務廢弛一任家人書役肆行擾詐等語是患病之說莊有恭已先見之紙筆豈得盡委過於屬員著傳諭劉統勳等將以上各情節悉心根究務得實情毋使案情稍有遁飾○庚申 上還京師○辛酉刑部議奏莊有恭原發款單即有段成功患病之語而具東華續錄 卷六十三 七

題參劾復先敘入豫為將來卸罪之地是此案徇縱實由莊有恭開其端而孔傳炯朱奎揚揣合意指不加究結莊有恭應照罪該處死巧言諉免暗邀人心律孔傳炯朱奎揚應照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律均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得旨此案莊有恭原參段成功抱病被蒙之處朕初意以莊有恭題參案索重案巧為開脫不過因難任在即為此市恩解怨之舉以博去後之思今據審訊莊有恭及朱奎揚孔傳炯等各供覈其情節莊有恭等並非袒護段成功而於保舉段成功之和衷則曲意為之瞻徇蓋和其衷為新任巡撫明德弟兄恐事發累及舉主有礙顏面遂爾心存瞻顧上司屬員意會色授各相喻於不言因置段成功受賂情事不復深加詰究妄冀含糊結案若非朕摘發其蒙蔽情形則擾民墨吏不轉得倖免乎殊不知督撫保舉人員其後有以贓敗者定例不

過降調處分朕從未有以濫舉之故將原保之督撫遽行降革不過仍行留任蓋以人實難保過出無心也莊有恭等豈見不及此而必為之委曲遷就巧行其展轉徇私之術耶至和其衷見在所獲罪愆則因與段成功彌補虧空一事天理難容自然敗露若和其衷止係濫舉公錯部議時朕必予以從寬留任何至於革問治罪乎外省上下和同官官相護積習最為惡劣若不急為整飭將漸啓黨援門戶之弊於世道人心深有關繫朕力挽頹風遇有此等案件一經發覺惟有嚴加懲創以飭紀綱內外大小臣工各宜守法奉公痛自前洗務使錮習一清毋蹈覆轍莊有恭身為巡撫屬員視其趨向自應依律問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朱奎揚孔傳炯究係為從寬免其死罪發往軍臺效力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壬戌 上啓鑾謁 泰陵○諭軍機大臣等劉藻辦理莽匪事宜東華續錄 卷六十三 七

拘於書生之見動輒錯謬伊今日所奏三摺閱其情節又俱不知事體已於摺內批示矣即如施尙賢以內地民人膽敢與莽匪結為姻黨探聽消息實為漢奸之尤其莽匪滋擾情形該犯自必深悉若果嚴行訊究斷無不供出實情之理乃劉藻不過草草一問輒謂嚴鞫無供遽將該犯正法置緊要關鍵於不問復何由知逆匪底裏乎至孟良土司猛孟容之堂姪召散與猛孟容父子不協召散遂勾引莽子將猛孟容擊去並欲追殺召丙是莽匪滋擾之由召散實為禍首若將該犯擊獲則惡逆無人煽惑賊黨自更易於掃除劉藻乃欲於既搗整欠後再勦孟良則昧於先後機宜矣又另摺所稱孟連地方一聞木匪空溝搭橋之語稟報驚惶不過無知土練等遇事恇怯略有風聞遂爾張大其事而劉藻既不深察速思其乘虛蔓延又何無識之甚耶此事斷非劉藻所能辦理

著交楊應琚於到滇後酌量情形逐一查辦至所稱遵奉恩旨軫念瘴鄉整兵稍待再圖大舉等語則更大謬前此降旨原以該處如或調兵未齊至瘴盛之時不妨稍待今既集兵七千有餘定期進剿正當剋日迅奏膚功又豈得託言瘴癘忽爾撤兵甯不慮為遠夷所輕玩乎設我撤兵而莽子或乘此隙進至內地滋事其罪又誰當之况瘴氣所聚並非瘴地皆然或此處有瘴彼處即無則兵行止須越過瘴毒之處便可無患若云瘴癘人必不可觸冒我兵既畏其氣莽匪又何獨不然豈可為此遷延觀望之說以誤事機耶楊應琚到滇後一切進兵機宜自能悉心籌辦見在楊應琚尚未及到劉藻此時仍當督促調集之兵奮勇征剿斷不可惑於瘴癘之說輕議撤回再干罪戾著將劉藻摺鈔寄楊應琚閱看並傳諭劉藻知之尋楊應琚奏施尙賢既與莽匪結為姻黨探聽消息其情形自所深知研究即得實情何至嚴鞫無供乃劉藻將原供刪去並未全行奏出今將原供鈔錄呈覽施尙賢罪大惡極家口亦應緣坐已飭查擊究擬又木邦久欲投歸內地懇內地土司轉達是以莽匪欲搭江橋木邦必先通知耿馬土司應即迎機允准查莽匪大局已定惟嚴催追捕賊首訪擒漢奸斷不敢苟且了事得旨嘉獎○癸亥吏部議雲貴總督劉藻雲南提督達啓均應照例革職得旨前因劉藻辦理莽匪一案種種錯謬已將伊降補巡撫今據伊屢次奏報覈其前後所辦理無一事能合機宜即如去歲聞莽匪滋擾土司邊境伊既親行帶兵前赴思茅自應駐守該處就近調度以期速剿醜類乃輕信何瓊詔等語報猛往失事之語心懷畏葸託稱整控江有小徑可通內地懼賊竄入邊自思茅退回普洱其恒怯無能實可駭異殊不知思茅為近邊要地總

督既駐兵鎮守忽爾退避撤回甯不慮見輕於賊匪耶至何瓊詔等渡整控江失事之故由於將兵器捆載行裝將弁徒手散行毫無紀律突然遇賊衝出星散奔逃旋即陸續投歸劉藻始則率報弁兵陣亡張皇失措繼則罪以貪功輕進何瓊詔等以不備致逃豈為昌勇輕進其顛倒是非前已明降諭旨有識者當無不知其悖謬至其檄調通省兵丁忽爾撤漫無成算而節次所奏諸摺可笑可鄙之處尤不可枚舉普亂乖方實出意料之外設使吳達善在彼亦如此辦理朕早治其罪矣特念劉藻本係書生未嫻軍旅不忍即加重譴但復令其視顏尙為巡撫其何以示懲創亦何以示各省督撫慎重封疆耶劉藻著照部議革職留滇效力所有調兵不合定例糜費軍餉之處將來報銷時俱著落伊賠補提督達啓身係滿洲遇有攻剿逆匪之事自應統率兵弁身先奮往並將辦理機宜隨時奏報乃伊惟聽從劉藻指使儼若偏裨數月以來毫無調度亦未據專具一摺入告是誠何心提督平日於地方事務固不宜干與以掣總督之肘至於領兵征剿則係提督專責又豈可推諉總督緘默自安竟若置身局外乎達啓亦著照部議革職交與楊應琚令其兵丁上效力贖罪俟軍務告竣再行請旨○以鄂甯為湖北巡撫由禮部咨○以珠魯訥為禮部侍郎由副都統
○乙丑 上謁 泰陵回鑾○戊辰 上還京師
三月辛未諭元清吉斯汗之後裔俱係博爾濟吉特氏而元史謂元帝為奇渥溫氏彼此不符因令成衮扎布查奏今據稱蒙古台吉等素稱奇岳特後裔係博爾濟吉特氏查閱清吉斯汗時紀載世系之書亦然看來漢字書為奇渥溫尙屬有因蓋伊等以漢音譯蒙古字故將奇岳特諱為奇渥溫耳著將漢字史書內奇渥溫

改書奇岳特並傳論成衣扎布該處既有清吉斯汗世系記載檔
 案著錄一分進呈以便史書漢文有應行查對之處改正畫一○
 以金牲為內閣學士由唐事選○癸酉諭劉藻辦理莽匪一事措置乖
 方畏葸無能已屢降明旨通諭中外矣今日復據奏稱正月初間
 染患中滿之證於審訊何瓊詔等時勉強支持不能記憶前後情
 節詳究詐偽等語尤屬支離可鄙劉藻於何瓊詔等一案初次奏
 報即已荒唐以後節次摺奏因仍乖舛而於審訊定罪之處全然
 昧於事理此皆伊庸懦無識所致豈託言患病所能解免况前此
 並無一語奏及有病今乃忽為此奏明係自覺前非希圖掩飾所
 謂欲蓋彌彰其誰信之若使患病果實則必由於驚恐使然劉藻
 向係讀書明理之人軍務即非其所長何至遇事漫無主見懼怯
 張皇因而沮喪成疾甯不慮人恥笑而尚視顏為此奏乎劉藻已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子
 降旨革職無庸交部治罪○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奏金蠻圍
 攻額爾占占巴旺卡卡角地方情形一摺看來此次賊番搶奪額
 卡該處土司未免驚惶失措金蠻在諸番中雖稍強橫若九土司
 果能齊心協力聯絡聲援不難奪卡進攻搗其巢穴自屬以警攻
 蠻之善策但恐土司等因連次挫衄心存畏沮遂爾聞風輒怖裹
 足不前致金蠻益得肆其猖獗究於番地有礙此等邊方小醜不
 過自相殘殺並未敢稍侵內地不至用大兵申討若僅僅小試兵
 力又恐於事無裨然金川所攻者非各土司之地乎苟人自為保
 亦不至失其土地若董之以官則各土司方且以為當官差而猶
 豫日生氣漸餒而勢漸渙不肯奮勇攻拒久之將孱弱難振此亦
 不可不告之以為伊等之故也况以蠻攻蠻止當用其力而不可
 使之知若坐視其敵而不為之經理伊等或覩見意指豈肯復為

我用此非天朝控取番夷之體該督提等當詳察機宜或於攻剿
 之時量增賞恤以勵其心或於駐防處所酌助軍費以壯其氣俾
 土司兵目有所恃而不恐立效自當較易但須坐鎮運籌不動聲
 色方合事機著傳諭阿爾泰岳鍾璜將該處情形悉心籌畫斟酌
 盡善據實妥議覆奏尋奏即卡雖狡詐強桀僅於鄰近單弱土司
 侵其二一碼卡無須大兵申討各土司如松岡梭磨卓克基沃日
 距金川遙遠革布什咱兵少止可隨眾攻守綽斯甲布小金川地
 勢兵力堪與金川為敵因即卡未大挫衄觀望不前黨壩巴旺貧
 懦番民甚少且賊番據險下攻則易而黨壩巴旺仰攻則難見擬
 擇土練兵之精壯者分撥黨壩巴旺地方助其軍費果能奮勇攻
 勦量增賞恤至綽斯甲布小金川等土司若能於防守外奮力進
 攻亦可使金川挫衄已諭以進攻獲勝不但可分其地兼除伊等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子
 子孫之害總使金蠻分投抵禦黨壩巴旺即可乘虛而入得旨覽
 ○丁丑 皇五子榮親王永琪薨○戊寅 上臨 皇五子榮親
 王永琪喪次賜奠○諭軍機大臣等劉藻奏二月二十三等日
 攻剿猛籠葫蘆口連破賊營數處及得猛籠土城木寨十餘座跟
 查賊蹤潛走猛歇兒在進兵追攻等語小小克捷尚無當於攻剿
 大局此時楊應琚計已到滇一切機宜自能妥協籌辦見在既連
 破賊營數處賊匪潛逃即宜乘勢鼓舞勇直前搗其巢穴以期淨掃
 根株况調集之兵多至七千餘人軍聲甚壯尤當勸其銳氣迅奏
 膚功斷不可惑於瘴盛之說必待秋冬再舉以致遷延時日坐失
 機宜至莽匪見已鼠匿務當悉力窮追不容刻緩而兇渠所在尤
 當躡迹追擒毋任漏網但摺內既稱賊蹤潛走猛歇為整欠之門
 戶從此即可直搗整欠賊巢又稱總兵華封與參將哈國興由猛

混攻破賊營之後直達猛遮猛阿莽匪聞風遁據孟良以為巢穴等語似莽匪賊巢不止一處抑係賊蹤潛匿處所傳聞不真不可不偵選得實毋輕信詭詞致有疏縱或當督兵分路追剿或扼其要隘併力殲擒著傳諭楊應琚就彼處情形詳悉深籌剋期報捷劉藻摺並鈔寄楊應琚閱看尋奏劉藻在滇九載於邊情未細心訪察以致遇事茫無調度查煙瘴有無輕重原不盡同非槩地皆然已飭兩路軍營乘此兵威直搗巢穴不許藉口瘴發再查孟良整欠賊首原係兩路句結至九龍江會合孟良係召散占據整欠係素領散撰賊巢得旨覽奏俱悉○己卯諭據舒赫德奏訊問和其衷代段成功彌補虧空一案供出伊前赴熱河陸見時係段成功代雇騾腳又帶信令賈皮張共用銀九百八十兩回任後先給還四百八十兩段成功臨起身赴任時又找還銀五百兩等語前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五

員劉墉係專管知府竟爾串通一氣彌縫欺庇如此上下和同舞弊充其伎倆將何事不可為和其衷已經舒赫德委員解往山西段成功亦據江蘇起解赴晉對質之下自應水落石出但此等情節重大恐四達彰實未能根究底裏著傳諭四達等於和其衷解到時先行嚴鞫確情一面奏聞一面即著四達押帶和其衷段成功分別解京候審文綬劉墉並著分別解京審訊至案內有必須質證要犯著四達等酌量解京其干連應訊之人及幫銀各州縣即著彰實就近查審分別究擬至文綬前已降旨革職尚謂其咎止於失察是以加恩賞給郎中銜前往庫車辦事今既有此情節不可復為寬貸已另降旨將伊革去職銜矣劉墉係大臣之子若與段成功有餽送情事尤為罪不容誅四達等備因此稍有瞻徇斷難逃朕洞鑒諒伊等亦不敢為他人任咎也舒赫德原摺及和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五

故輕生軍行要務將欲委之於誰若非朕早令楊應琚前往接辦則軍務兵弁竟無所統屬或因軍心惶懼偶失機宜豈不貽誤國家大事劉藻既統官兵即與主將無異如前者兆惠明瑞於喀喇烏蘇被圍時勢懸呼吸若伊等彼時略無主見畏葸捐軀則全軍將不可問又安望其成大功乎設使劉藻因調度未協軍行或有失利遂致抱慚畢命情尚可恕見今猛籠等處俱日克復猛歌猛混諸路亦俱攻破正宜乘勝勦洗賊巢之時有何窘迫竟至於此無論屢次降旨傳諭並未有加伊重譴之語即使果欲將伊治罪則國憲所在為大臣者亦當靜候成命以伏刑誅又豈可效匹夫之見豫辦一死以逃法網劉藻向係讀書明理之人豈於君臣大義全未講明耶從前朕於劉藻曲從寬典實係格外矜全今伊無故自刎罪愆實由自取不可不加以嚴懲見據奏劉藻向未氣絕楊應琚到普洱時可撥醫速為調治俟傷痕平復即傳旨擊問將伊因何自刎之故詳悉嚴訊奏聞明正其罪又據奏劉藻自刎後書桌上有紙包一封面寫三月初三日到硃批摺四件廷寄一件一併恭繳等語恐外邊無識之徒疑硃批及廷寄內或有嚴旨督責勒令自裁之處今四摺具在一為請安其三皆屬事批論而廷寄尚係令其不可存五日京兆之見一切並須實心經理之諭則劉藻此舉之荒唐可詫眾人當亦不能為之置解也著將常鈞奏摺及代繳硃批摺四件廷寄一件彙行發鈔與眾閱看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丑諭前以歷科舉人積次壅滯思所以籌辦疏通俾得及鋒而試特降旨令於會試時揀選引見候朕分別錄用乃朕嘉惠寒畯格外加恩與尋常揀選下第者不同見在士子聞風踴躍雲集京師視歷科應試者為數倍多若循例於榜後始

行揀選引見則伊等守候時未免艱於旅食朕心深為軫念莫若即於月內定期揀選列為三等其應引見者候朕於 時享常粵齋戒進宮時即行分次帶領引見亦省其赴圓明園車馬往來之費其入選人員內榜發中式進士者原有揀擢甄錄之途而挑選未入者下第後即得過程歸里不致久滯都門於寒士尤為有益至前經太學士九卿等議奏按省分之大小酌定人數多寡雖比較向例量為加增而覈計止七百餘人尚覺限於成格為數無多並著廣為挑選其列在一二等者統以二千人為率分別簡用其年逾七十以上者著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加銜俾得普被殊恩各遂其彈冠慶幸之志副朕體恤士林樂育羣才至意著派簡親王裕親王誠親王和親王劉統勳阿里衮陳宏謀託恩多李侍堯福隆安公同遴選該部遵諭速行○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楊應琚奏莽子一種素出為匪潛入土司境內上年係分兩路一從左進由猛彝等至小猛倫橄欖壩渡江攻破九龍江蔓延至猛混一從右邊打樂而進攻破猛遮與左一股莽匪會合焚毀附近村寨延至整控皆因孟良應襲土司召丙之堂兄召散謀奪其地句結莽子打破孟良召丙逃至南掌國後又至內地土司猛遮藏匿前經提鎮同請發兵而劉藻含糊其事僅令附近土練前往以致賊益猖獗請由思茅退回普洱今參將彭雄楚等連次克復猛籠猛混總兵華封克復猛遮內附土司境地廓清已出隘進勦孟良景線等處總兵劉德成打破外城猛歌猛混見俱催令乘此搗穴盡絕根株不許藉言瘴氣漸發稍有疏漏得旨入境即能得其領要何愁此事不辦欣慰覽之○壬辰以瓦爾達為盛京戶部侍郎由大理○丙申楊應琚奏據總兵劉德成報稱參將劉明智等於

三月初四日進剿與整欠相近之猛辛斃賊數十名帶傷者無數生擒莽匪十八名搶獲木城三座一面按剿山箐相機前進查猛辛距整欠百餘里莽匪倚爲門戶今副將孫爾桂已抵整欠劉德成亦將抵大巢莫若令提臣達啓將擬攻猛勇一路官兵亦親身率領進攻整欠三路協剿賊巢不日可平並於隘口堵截勿任漏網至華封所攻孟良亦係賊巢且有召散首惡在內此路應令專攻不必再分其勢至賊匪中如有厥棍漢奸在內尤須生擒活口以便解赴內地根究懲治得旨諸凡皆妥行候捷音○己亥諭前因歷科舉人銓選壅滯特命揀選分別錄用廣爲疏通其年齒衰邁難以服官任事者並令查明奏請量予職銜以慰其寒窗攻苦之志今據王大臣等奏各省舉人內驗看及自呈實在老邁龍鍾不堪民牧並不能司鐸者共六十餘人此內八十以上者著加恩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天

賞給六品京銜七十以上者著賞給七品京銜六十以上及雖未及六十而驗其實屬衰頹者著賞給八品京銜俾頽齡寒峻均沐殊榮以副朕格外優恤至意○是月河南巡撫阿思哈奏相國寺建自北齊爲豫省名藍祝國保釐之所年久倒塌仰懇酌發帑金重修敕賜嘉名得旨好可於公項內酌動既經復修不可圖省減其舊規也修成時繪圖來請名可也○楊應瑞奏據華封呈報官兵於猛腊猛麻四山搜捕餘賊已被兵練截殺又參將哈國興帶領兵練並飭召丙頭人在大猛養堵禦截殺土練先由猛養後路進攻莽子三百餘人在大猛養紮營占據當經攻敗賊已逃回孟良至大猛養大小頭人百姓等原係召丙舊人見已招來投順查係大小二十三寨頭人二十三名夷人男婦千二百餘名口尙有各處山箐夷人未經到齊令召丙清查安插哈國興即自猛麻一

路進剿華封亦進剿孟良查大猛養本係外夷應襲土目召丙所屬前爲伊堂兄召散等占據今既經召丙招降似應准其投誠其中如有前已順賊擾害邊境抗拒官兵者仍查明治罪並飭華封將孟良賊巢剿平擒擊賊首召散五定瑞凍召猛烈務獲得旨是此最不可姑息若兵到投降兵撤復叛成何事體總之此番既用兵威不可苟且了事又奏據劉德成報稱三月初五日潛抵整欠江邊紮筏搭橋飛渡至城遂奮勇攻進賊人不能相顧殺死無數連日按躡近巢已無匪匪但附近整欠賊徑繁多見復各路按剿得旨嘉獎又奏據華封稟稱三月初八日領兵至邦龍箐令哈國興等進攻賊匪阻拒隨退又分遣兵練由賊隘左右深箐潛至山梁初九日賊潰遂乘勢砍柵破營一座獲首五十餘級槍斃擊斃二百餘人初十日兵至孟良壩口之夏法街分路進攻抵孟良城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天

砍開盡係空營迨至猛引等處亦無蹤迹弁兵同召丙四山搜捕得男婦八十餘名口其孟良土城係依山空濠周圍約十一二里得城時倉糧已自燒毀惟得牛百數十隻當交召丙收用惟召散召猛烈召猛珍尙未獲傳言逃赴阿瓦已派兵嚴拏得旨知道了即果逃至阿瓦亦應向彼勒索不可苟且了事又奏前以整欠爲剪賊平定之區若聽其荒蕪恐無業莽子潛聚滋事請令先擇管轄照甘省土司例給指揮職銜並以孟良係召丙故土請兵除匪得復舊業應更傾心向化可否賞給內地土司職銜業經奏聞今孟良賊巢已得召丙如准爲內地土司與叭先捧一體給以指揮使職銜俾地土皆附入版圖伊等自長爲臣僕至整欠孟良兩處地方及原管各堡寨多水田有業夷戶已散應令招來歸附其並未從賊者卽爲安插俾速布種其兩處賊首仍飭該鎮嚴行剿

捕與召丙先捧協力擒拿得旨諸凡妥當如所議行又奏整欠孟良賊匪兩路句結孟良係召散巢穴整欠係索領散撰巢穴整欠賊首六人已除其四惟召散乃此案構孽渠魁已飭委谷國興等追擊再召散殺死召丙之父占踞孟良召丙與伊原係深仇並令商同追緝得旨如此認真辦理方是

夏四月甲辰刑部奏參蘇州同知段成功在陽曲縣任內恣意侵蝕庫項數至逾萬與徇縱營私之巡撫和其衷均應一律擬斬並請即行正法扶同容隱之藩司文綬知府劉墉應擬斬監候俟處斬和其衷著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文綬劉墉並著從寬免死發往軍臺效力贖罪藍欽奎富勒渾著該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乙巳賑盛京被水官莊並免額賦○丁未以莽匪平免雲南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普勝等十三土司地方本年額徵正耗銀米及猛籠舊欠銀兩○壬子諭向來新進士殿試朝考後復派王大臣驗看分別等第原因人文並重且使邊方遠省名次在後者亦得均與館選也但思進士原係通行引見其人可造與否朕皆臨時甄別錄用自可無庸豫為揀選嗣後新進士引見時著各按省分仍依甲第前後分班帶領並將上次每省錄用人數詳晰開單呈覽如有朝考錄取者並於綠頭牌及排單內註明其如何分省分日引見之處該衙門臨時酌辦奏聞○甲寅楊應琚奏莽匪一案原屬不成事體但向來聚匪無多僅於土司境內需索財物糧米無識土司狃於便安亦即賂以財物並不呈報嗣因外域年年殺奪夷戶離散不能種地僻壤收成又薄無業莽子艱於覓食以致賊首召罕彪率眾赴外域之整賣六官暨南掌國之潑邦均被燒掠蔓入邊地土司

所管猛籠地方其時莽匪僅二三百人而沿途脅從者至二千餘人經文武官調六困土弁刁鎮猛混土目召龔等率土練來助剿召龔等被殺總兵劉德成會商知府請添官兵進攻前督臣吳達善未准嗣召罕彪被槍身死餘賊退去未經嚴懲劉藻接辦之初該鎮等具稟莽匪盤踞九龍江偏近土境亦批令撥練協逐不可擅動官兵輕入夷地此從前之實在情形查莽匪既敢糾眾肆擾彼時即應嚴勦示懲乃惟令土練堵禦並不派撥官兵督率進剿致賊無所顧忌誠由平日不能實力整頓雖地方官據實稟報督臣既不認真查辦又不令官兵對壘其咎實在吳達善等論雲南莽匪滋事之由朕料必因歷任總督平日姑息不能實力整頓所致因降旨楊應琚令其據實查奏茲據奏到莽匪於乾隆二十八年間即已侵擾土司境內彼時吳達善據總兵知府稟報僅批撥

兵防禦不令與賊對壘遂致伊等積玩無忌等語怯懦者必有以吳達善為持重不生邊釁為是者不知督臣庸封疆重寄似此養癰貽患致令匪徒敢於跳梁邊境釀成事端所謂持重不生事者安在今賊巢雖已勦平而前此辦理不善之愆難為曲貸吳達善著交部嚴加議處楊應琚甫經蒞滇辦理動合機宜見在根究賊首逃匪處所四路設法追擒並籌辦善後事宜俱屬井井有條深可嘉予楊應琚著交部議敘夫以本係易為之事使劉藻居此亦可以告成功而邀恩敘乃畏怯急遽以致自裁為措紳羞不亦大可笑乎所有楊應琚奏到各摺並著發鈔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奏賞給土目先捧指揮職銜管理整欠之處業經軍機大臣議覆降旨准行該督辦理莽匪動合機宜見在籌畫善後事務尤能井井有條朕心深為嘉悅已於摺內批示並降旨交部議敘伊孫

楊茂齡昨交領侍衛內大臣帶領引見已授藍翎侍衛矣楊應堪
著再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藥錠一對以示優眷著再傳
諭知之○楊應堪奏查召丙父猛孟容世居孟良弟召猛必以滋
擾夷民被逐攜子召散住卡瓦身故猛孟容人本無能整欠大頭
目素領散撰兇惡常至孟良欺陵召散謀占孟良以一姊一妹給
莽匪召猛烈為妻所結莽匪被官兵剿滅見恐召散或赴卡瓦藏
匿已飭令召丙遣人至卡瓦查拏又莽匪曾至南掌國潑邦地方
焚掠召散等必不投彼藏匿孟良整欠二處已留兵各八百名猛
撤江口係威遠順甯門戶應將原駐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兵二百
名暫留駐其餘官兵士練悉撤得旨處處留心條條有理嘉悅之
外更無可諭已有旨交部議敘矣○甲子賜張書勳等二百一十
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寅楊應堪奏查上年召猛烈句結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三

過愆亦應抵其人以罪耳不應議及其世襲也然舊例一品班序
未免太優遽降五品又未免過於貶損且其法官婁近垣見係四
品而伊品秩轉卑亦覺未協今正一真人既來朝進京著加恩視
三品秩永為例○己卯 皇十七子永璘生○諭伊犁等處戍守
官兵俱已撤回見在該處官員戴翎者甚少伊犁係新定邊疆協
領總管等俱係轄兵大員俱著賞戴花翎以壯觀瞻著為例○辛
巳諭朕昨見十五阿哥所執扇頭有題畫詩句文理字畫尚覺可
觀詢之知出十一阿哥之手幼齡所學如此自屬可教但落款作
兄鏡泉三字則非皇子所宜此蓋師傅輩書生習氣以別號為美
稱妄與取字而不知其鄙俗可憎且於蒙養之道甚有關繫皇子
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期有裨於立身行己至於尋章摘句已為末
務矧以虛名相尚耶皇子中或年齒已長聞有書齋名字見之圖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三

皇朝禮器圖序特暢申其旨會令阿哥等課誦邇來批閱通鑑輯覽於北魏金元諸朝凡政事之守舊可法變更宜戒者無不詳切辨論以資考鑑將來書成時亦必頒賜講習益當仰體朕之思深計遠矣阿哥等誕育皇家資性原非常人可及其於讀書穎悟自易見功至若騎射行圍等事則非身習勞苦不能精熟人情好逸惡勞往往趨於所便若不深自提策必自習為文弱而不能振作久之將 祖宗成憲亦罔識遵循其患且無所底止豈可不豫防其漸耶阿哥等此時即善辭章工書法不過儒生一藝之長朕初不以爲喜若能熟諳國語嫻習弓馬乃國家創垂令緒朕所嘉尚實在此而不在彼總師傅董率眾師傅等教以正道總諸達亦督令眾詣達時刻提撕勸勉勿使阿哥等耽於便安著將此諭實貼上書房俾諸皇子觸目儆心咸體朕意毋忽○壬午諭嗣後正

東華續錄 卷六十三 丙戌 上詣

一真人來朝並隨帶法官仍照舊例准其馳驛○丙戌 上詣黑龍潭祈雨○丁亥諭嗣後前往駐藏辦事大臣俱著出缺○楊應琚奏孟良賊首係召散召猛烈召猛珍五定瑞凍四人前已擊獲召猛烈又獲召散胞兄召猛養四月十五日獲召猛珍及召散之母喃容妻妾喃畏喃占丙妹喃交並家屬男婦共八名口在猛卡深山獲召猛烈妻霍英罕係召散之姊幼子交衣妻妹霍綠亦係召散之姊並使用男婦五名口查召猛珍亦係召散胞兄除撤提親訊外仍將召散五定瑞凍設法查拏務期迅獲得旨好又批嚴催緝獲不可姑息○甲午諭今日國史館進呈新纂列傳內洪承疇傳於故明唐王朱聿劄加以偽字於義未爲允協明至崇禎甲申其統已亡然肅王之在江甯尙與宋南渡相彷彿即唐桂諸王轉徙閩嶺苟延一綫亦與宋帝昞帝昺之播遷海嶠無異且唐

王等皆明室子孫其封號亦其先世相承非若異姓僭竊及草賊擁立一朱姓以爲號召者可比固不必舉從貶斥也當國家載定之初於不順命者自當斥之曰偽以一耳目而齊心志今承平百有餘年纂輯一代國史傳信天下萬世一字所繫子奪攸分必當衷於至是以昭史法昨批閱通鑑輯覽至宋末時如元兵既入降安帝焯身爲俘虜宋社既屋統系既亡是房二王竄居窮海殘喘僅存並不得比於紹興偏安之局乃續綱目尙以景炎祥興大書紀年曲徇不公於史例亦未當因特加釐正批示大旨使名分秩然用垂炯戒若明之唐王桂王於是曷亦復何異設竟以爲偽則又所謂矯枉過正弗協事理之平即明末諸臣如黃道周史可法等在於當時抗拒王師固誅僇之所必及今平情而論諸臣各爲其主節義究不容掩朕方嘉子之又豈可槩以偽臣目之乎總裁等

東華續錄 卷六十三 丙申 以邁拉遜爲內閣學士

承修國史於明季事皆從貶固本朝臣子立言之體但此書皆朕親加閱定何必拘牽顧忌漫無區別不準於天理人情之至當乎朕權衡庶務一秉至公况國史筆削事關法戒所繫於綱常名教者至重比事固當徵實正名尤貴持平特明降諭旨俾史館諸臣咸喻朕意奉爲準繩用彰大中至正之道○丙申以邁拉遜爲內閣學士○楊應琚奏滇省內地土司所屬夷民尙皆蓄髮狀貌服飾與外域莽子木匪相似是以莽匪及各野夷入境猝難別識請令沿邊土司地方及新定整欠孟良等處夷民一體薙髮留辨俾遵國制並杜莽匪漏滑得旨嘉獎六月丙午楊應琚奏外域猛勇頭目召齋召漢喃投誠內附並貢馴象二隻猛勇向係召齋之父管轄前遭莽匪殺死伊父占奪其召齋兄弟隨即恢復嗣莽匪在外域劫殺召齋等又失故地共圖

報復乾隆二十八年莽匪擾入猛龍土司時召齋等中途截殺旋奪回猛勇地方今願內附實出至誠又有猛竜沙人頭目叭護猛呈稱我所管地方約二十餘里並所管沙人暨莽高共七十餘寨計一千餘戶稟請內附查猛勇係孟良整欠兩處適中之地此地歸附則彼此聯絡聲息相通且召齋召漢喃人甚勇幹爽眾悅服又素與莽匪為仇若令協擊匪黨必認真出力至叭護猛等原籍內地廣南夷民流落外夷居住見聞大兵攻克整欠募化來歸邊外夷人種類甚多一種之中又有數種惟沙人止係一種幅員廣闊若准歸附可與整欠孟良犄角相倚直與南掌老撾接壤且沙人武勇邊方得此尤資防範似應准各頭目投順請賞給召齋召漢喃土千總職銜歸普洱鎮府管轄沙人向係雄長一方今來效順請賞給四品銜見在臨元鎮每年派撥弁兵巡查慢丟地方該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委

處與猛竜路徑相通應將猛竜撥歸臨元鎮元江府管轄至二處所屬各堡寨暨田地戶口數目並如何輸納貢賦之處查酌具奏得旨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尋議猛勇頭目召齋伊弟召漢喃猛竜沙人頭目叭護猛等率眾來歸實可收沿邊控制之效應准其投誠將猛勇頭目召齋召漢喃賞給土千總職銜由該督發給委牌歸普洱鎮普洱府管轄猛竜沙人頭目叭護猛賞給指揮同知職銜另行題請頒給號紙歸臨元鎮元江府管轄仍照土司之例缺出准其承襲猛勇所進象隻准令入貢從之○辛亥以官兆麟為湖南按察使由山東○甲寅諭軍機大臣等九土司會攻金蠻一事相持已將數載尙無就緒茲詢之岳鍾璜亦未有善策惟奏稱土司中與金蠻最近之黨孺力弱兵單難以抵禦其地處阻遠如沃日等土司大率意存觀望不為策應而其中裨斯甲布

又與金酋迹涉姻黨不無首鼠兩端看來土司等性多狡猜以蠻攻蠻之計似難責效伊等並稱金酋備知悔罪歸還黨孺願懇請網開一面施恩寬宥等語所奏未得此事要領金川侵擾土司乃番夷互相仇殺並不敢干犯內地本無庸加以兵威又何罪之可有若欲為解怨息爭之說潛遞消息令其設誓願恩此不過賄緣營虛誕惡習以圖掩飾耳目於事仍無實濟如慮金酋漸肆蹂梁欲大加以懲創則豫籌運糧密偵地利然後厚集兵力分路夾攻一舉而殄滅之並非難能之事但用兵究屬無名亦不值一辦至該督平日遣往宣諭之員文職不過府廳州縣武弁不過參遊都守欲得通達事體者亦頗難其人萬一指辭失當轉致誤事機而損國體且傳述或有粉飾更不能得該處實情就目前大局而計莫若阿爾泰會同岳鍾璜親赴該地傳集九土司詳悉開導諭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委

以金蠻與爾等構釁殘殺並不敢侵犯邊境本與內地無涉爾九土司情願協力攻剿原係爾等自為保守報復並非中國欲藉爾眾土司之力為勦滅金蠻之策况金酋自悔罪抒誠以來頗為恭順並不欲加之申討設彼敢作不靖為征伐之所必及則以國家全盛之勢鋤強誅暴不過一舉手之勞其事無難立就即如準噶爾之強橫諸回部之驍悍不數年閒悉已勦平收其疆土爾等豈不聞知何有於金蠻取之更不啻摧枯拉朽奚藉爾眾土司之助力乎至爾九土司地廣人眾如果齊心奮力聯絡聲援抵敵亦非難事豈有合九土司之力不能制一金蠻轉使小醜恣其猖獗之理此皆爾等各懷猶豫畏縮不前其中又有暗存瞻顧之人以致眾志不齊事功難就爾等自為計尙不肯同心盡力朝廷豈肯無故發兵為爾等雪仇洩忿乎爾等如此因循觀望致金蠻得肆騷

張勢必近者先被其併吞而由近及遠漸遭蠶食甚為非計此亦爾等自貽切膚之患於天朝毫無所損且俟金蠻將爾眾土司盡行占踞即當特發大兵搗平金川巢穴並將爾等地方樂行收取改土歸流以永靖蠻服若爾九土司中敢有與金蠻潛行勾結稍犯邊疆者即將干犯之土司先行殲滅再行勦洗金蠻以申國威而昭炯戒朝廷之大旨不外乎此其禍福利害一任爾自行抉擇毋貽後悔如此明白申諭則九土司必知猛省當不致復蹈從前故轍並可察伊等情形若何得其梗槩以定進止至督提大員親臨該地即金酋未必不懾然畏服或可召之使來與九土司同聽約束俾知感悔輸誠否則阿爾泰等竟直入其境剗切曉諭以彰威德亦無不可然須至彼酌量時勢隨機應變非有一定形迹所能豫為籌度也見已令岳鍾璜回川著將此先行傳諭阿爾泰俟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吳

岳鍾璜到日即會同前往悉心妥辦具奏至見在該處情形若何或有應另須籌辦之處並著迅速據實奏聞候朕再行降旨○乙卯諭御史劉天成奏薦舉無許空言以杜冒濫一摺所稱今之薦舉人才不過謂精明強幹有守有為通套之語而於平日居官事蹟毫無指實請嗣後督撫薦舉人員務必確切著明事蹟如虛即坐罪舉主等語其言尚為近理在該御史之意以為必著明事蹟始有實際但所云實際者亦不過與學校行保甲等事仍屬空言無補即如保甲一事有司如果實力奉行何至地方遇有匪徒逃犯不能迅就盤獲耶究之有治人無治法不在虛設科條使徒循具文以課吏於實政又何裨益乎若因和其衷保舉段成功一案謂凡督撫所保之人皆不足信則又未免因噎廢食夫段成功侵帑不法未嘗不終歸敗露明正刑章亦足以昭炯戒豈有因此一

人之獲罪而疑凡庸薦劾之員皆由奔競亦無此政體且使天下皆如段成功之輩專以逢迎干進為事則段成功之案又何由查察得實乎至摺內稱賢能本屬兩科能吏足以理國事而賢吏乃以培國脈之語則謬妄實甚夫賢能理本一致豈能歧而為二設官所以養民即錢穀刑名何一不關斯民要務能者曠盡裕如聞閭陰受其福非賢而何周書推賢讓能又曰舉能其官不聞釐為二事右賢而斥能也若如劉天成所言則是碌碌無能之徒居官一無所表見轉得自詡為悃悃無華不知其於地方公務廢弛已復不少如是而號為賢員民生其又奚賴若督撫所薦不公謬以小有材者為能或且黃綵奔競則言官風聞原有參奏且朕所簡任督撫大臣以及兩司道府亦皆擇其能理民事者而用之果皆能於其職則大法小廉吏治自有成效此即賢也劉天成之意不過為庸懦者流文其陋劣而強判賢能為二支離害理且誤襲前人撫字心勞之說掉弄筆頭以逞其猥鄙之見殊屬瑣屑總之朕理庶務惟求實際似此摺拾空言有虛名而無實益者一槩不足動聽劉天成著飭行○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楊應琚奏辦理莽匪一案已將賊黨召猛烈召猛珍及召散親屬俱各擒拏惟賊首召散等尚未獲見令總兵華封劉德成分路搜緝等語莽匪巢穴業已掃除賊黨並就擒捕惟召散等竄身逃匿原屬釜底游魂不難計日擒戮若因此一二小醜令總鎮大員統兵搜捕久稽時日既徒致虛糜軍餉且其事亦不值如此辦理該督自奏明追捕以來已兩月餘曾否緝有蹤影未據續報備此時召散等業已就擒自可竣事若尚未拏獲即應將該鎮等所領官兵撤回另籌設法嚴緝諒此等逸匪經剿平懲艾之後縱使苟延殘喘斷不敢

再行滋事設使稍有蠢動亦不難再行查辦以淨根株著將此諭
楊應琚等知之並將見在探捕情形若何據實覆奏尋奏土司叭
先捧人雖勇往尙欠老成是以留整欠官兵二百名見於內地土
司內選擇能幹士目給土千總士把總銜令分管各猛地方凡事
與叭先捧商辦俟布置停妥將兵撤回惟孟良路通木梳木邦見
籌辦木匪似應留兵彈壓堵禦至召散逃往阿瓦詢知緬甸係真
阿瓦其城卽謂之阿瓦城見飭土司繕寫緬文前往索取得旨萬
里以外之事不可過度卿當相機勉力爲之○乙丑諭督撫大吏
向不令其歲時進奉屢降諭旨甚明其有以土物充貢如紙筆香
扇等類尙可召備賞賜之用亦藉以聯上下之情從不使其購珍
奇以滋糜費此中外臣工所共知者昨廣東巡撫王檢賈物內有
小珍珠一項甚爲不取夫珠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於實用有何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完

官辦理職庸於緊要情節自不容妄有增刪致滋疑竇若此等兇
犯狡賴之供定案時刪去以省繁瀾自與妄改初供者迥別豈可
過事苛求至該縣於此案失察書役犯賊一節自有應得處分但
究係公罪卽交部議亦不過止於降罰乃該撫遽以爲昏庸溺職
卽請斥革何以服該縣之心督撫職任封疆察吏當分涇渭如果
係庸妄劣員自應立登白簡以肅官常如此等詳慎讞獄之員縱
小有過愆尙堪造就當使瑕瑜不掩以昭懲勸之公若指摘微眚
輒行劾罷將有司更代紛煩屢經新手地方公務必多貽誤且使
凡爲州縣者意存顧忌一切案件轉致顛覆了事不肯悉心研究
所關於吏治民生者甚大朕於內外章疏卽尋常題達事件亦必
披覽周詳此案若非朕細心體察則李玳馨功罪幾無由別白該
撫所辦不大失情法之平乎督撫等率屬宣猷當思爲國家愛惜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三 完

人材以收羣力之效嗣後糾劾屬員務須確當其罪期於無縱無
苛用副朕整飭官方培勵羣材至意著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彰
寶此本著發遣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蔚蕃恭校

秋七月己巳朔撥戶部銀三百萬兩交甘肅備賑○禁各省首縣代辦上司衙門鋪設○壬申停陝甘省捐監例○諭雲南省山麓河濱聽民耕種槩免升科○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李因培奏請來京請訓無可面諭惟所陳湖南屬員賢否一摺殊未允當已於摺內批示矣即如沈世楓由臺垣簡用外任歷膺司道其為人朕所深知外貌雖似能辦事其實乃一模稜兩可不肯實心出力之人李因培稱其老成謹慎尚不得謂之過當即云心地安和亦不難其鄉原本苞至謂其辦理刑名頗盡心力則大謬矣沈世楓循分供職固不致有劣蹟可指若云其精研案牘實力整飭斷有所不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能該臬司前以保舉匪員被議此次又以審案錯誤降調朕因其不肯實力奮勉且兩次獲譴遂照議實降該撫乃誘之州縣不能應手是有心為之開脫思以取悅下僚殊屬非是李因培素有好奇高自是而復沽名習氣至今尙未能化甚非封疆大吏所宜該撫見在調任閩省海疆要劇諸事尤當認真不可稍存陋習有負任使若仍不知悛改復蹈前轍決不能曲為寬貸也李因培著傳旨申飭○丙子 上奉 皇太后啓鑿秋籟木蘭○諭見在特發帑金將京城內外街道溝渠槩行修整工竣後必須妥員實心經理著工部及步軍統領各揀選司官二員都察院保送御史二員帶領引見派出管理仍每年更換○丁丑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壬午未刻 皇后崩○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癸未諭據留京辦事王大臣奏皇后於本月十四日未時薨

逝皇后自册立以來尙無失德去年春朕恭奉 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 歡洽慶之時皇后性忽改常於 皇太后前不能恪盡孝道比至杭州則舉動尤乖正理迹類瘋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宮調攝經今一載餘病勢日劇遂爾奄逝此實皇后福分淺薄不能仰承 聖母慈眷長受朕恩禮所致若論其行事乖違即予以廢黜亦理所當然朕仍存其名號已為格外優容但飾終典禮不便復循 孝賢皇后大事辦理所有喪儀止可照皇貴妃例行交內務府大臣承辦著將此宣諭中外知之○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應琚奏木邦土司呈稱因遭緬酋殘刻情願歸附請俟天兵到彼即將緬匪遣來監視之人擒獻並見今召散逃往緬甸已行文前往索取如其不獻應發兵辦理等語已於摺內批示楊應琚久任封疆夙稱歷練籌辦一切事宜必不至於輕率喜事其言自屬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可信况緬夷雖僻處南荒其在明季尙入隸版圖亦非不可臣服之境但其地究屬遼遠事須斟酌而行如將來辦理或可相機剿發剋期奏功不致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時集事儻必須勞師費餉或致舉動張皇轉非慎重邊徼之道該督務須詳審熟籌期於妥善以定進止可將此傳諭知之○辛卯諭木蘭英額溝向有湯泉在園場界外蒙古患病即前往坐湯近因扎什泰恐致驚走牲隻稟知嚮導大臣具奏禁止改由他路行走嗣後尋常行路之人令由新改路行走如蒙古人有願往坐湯者不必禁止至索約勒濟園場內亦有湯泉著富倫阿旺諾爾布一體無庸禁止仍不許尋常行路之人行走○丙申發帑修湖南常德府隄境○調赫昇額為湖北布政使三寶為湖南布政使○丁酉諭據常鈞參奏沅陵縣知縣王元位於被災輕重情形並未確查撫恤辰州府知府

諸重光亦未親往查辦扶同該縣欺蒙飾混請一併革職等語知府知縣所以爲民也而爲民之事莫要於災傷賑恤凡知府請訓無不以是爲諄諄今諸重光竟若罔聞牧民之謂何常鈞奏奏甚是諸重光王元位俱著革職但僅令其罷官回籍轉得置身事外不足以示儆戒並著仍留該處差遣辦理災賑事務效力贖罪至此等辦災不力玩視民瘼之員李因培卽應據實參奏何以俟至新撫常鈞始行查辦該司道等亦所司何事李因培昨已降旨交部議處沈世楓業已降調所有布政使赫昇額辰沅道富泰並著傳旨申飭○楊應琚奏補哈大頭目噶第牙翁次子麻哈喃率眾投附又猛撒頭目喇鮮細利解獻莽匪十人均應准其投順並請賞給職銜下部知之

八月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劉藻前在雲南總督任內辦理莽匪一案張皇失措種種錯謬繼復畏葸自戕是伊係已經革職應行治罪之員將來旅櫬回籍止可照常人歸葬不得聽其家覲願建立墓碑書刻原任總督及歷官事實欺誑鄉愚著將此傳諭俾應階知之○癸丑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李因培緣事降

調以莊有恭爲福建巡撫○諭軍機大臣等前以莊有恭題參段成功一案有心徇庇豫爲開脫地步不得明示懲儆是以將伊革職治罪今念其事尙屬外省相沿陋習各督撫似此者諒亦不止莊有恭一人且所犯亦不至若和其衷之甚特加恩免罪仍降旨補授福建巡撫該省撫篆出缺已久李因培到閩未幾今復離任海疆重地未便懸缺久待朕見已啓鑾幸木蘭莊有恭難以進哨著留京辦事王大臣傳諭莊有恭奉到諭旨卽速前赴新任不必至行在請訓卽謝恩原可繕摺具奏也○乙卯諭軍機大臣等

聞內地農民皆祀劉猛將軍及八蜡神伊等雖係邊徼其耕種亦與內地無異理宜倣內地習俗著傳諭明瑞等令其建祠設位供奉亦不必特作一事聲張辦理○銅山縣韓家堂河溢○癸亥諭各省副都統俱與將軍都統一處駐紮辦事其別城駐紮之副都統雖隸將軍統轄一切事務係自行承辦惟察哈爾左右翼二副都統既不與都統一處駐紮辦事而其下復有總管等員辦理呈報伊等不過轉達都統仍須都統裁定徒有副都統之名而無承辦事件轉非設立副都統本意不若裁汰之爲愈著將察哈爾左右翼二副都統裁汰止留一缺駐紮張家口與都統一同辦事一切應報應行事件著八旗總管等俱呈報都統副都統辦理在都統既得一協辦之人遇有巡察差務印務亦可有人署理集福卽著調補察哈爾八旗副都統駐紮張家口與都統一同辦事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四

九月乙亥免直隸宛平等十七州縣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通賊○丙子楊應琚奏接奉諭旨籌辦緬匪事宜臣斷不敢冒昧喜功惟因緬匪屢次侵擾土司邊境若不乘時辦理恐土境不得常甯萬里邊疆之外須永圖輯甯之計今緬甸既人心渙散木邦情願歸順是機有可乘前已密遣土司所屬安幹夷民潛往彼處將地方廣狹道路險易暗行詳悉繪圖到日進呈 御覽至豫備調撥事宜見在密爲布置不令稍有張皇臣擬於九月內赴迪西查閱承順等鎮官兵卽駐永昌督辦此事臣仰膺重寄固不敢坐失事機亦不敢輕舉妄動得旨嘉獎○己卯 上駐蹕避暑山莊○銅石禮嘉爲湖北按察使以李因培爲四川按察使○庚辰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岳鍾璜奏臣等會同出口查辦印卡事務於八月二十日起程行抵雜谷腦口外據印卡差大頭人當囑爾

拉等投稟內稱即卡前蒙 皇上天恩赦過宥罪本不敢多事惟因黨壩各土司連年擾害我謹依天朝大臣飭諭拆去戰礮退還所掠之人不期黨壩潛來我地暗放夾壩我無處稟訴復來奪占額礮今奉嚴諭自當即行拆還惟求博噶古留礮五座保守門戶並懇諭令綽斯甲布與即卡連姻將兩家邊界清楚至布拉克底所占卡卡角當勸其退還並懇賞給新印賞還自藏回川喇嘛七人開通赴成都及進西藏之路等語臣等諭以嶺上礮座與乾隆十四年所定界址不符不便准行即卡與綽斯甲布結姻係屬爾土司私事聽爾等自為說合不便官為辦理至明正土司失去人口應候查辦爾等既知感恩畏法惟有安分住牧自守巢穴該頭人等無不戰慄領諾去訖查即卡一聞臣等出口巡邊之信即差人迎稟退地還礮稟詞雖屬懇切臣等仍當親至其地示以威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五

稜曉以利害如果感悔輸誠即飭委員督令退還各處礮卡並取各土司收明退還地方印結劃清界址各安住牧即卡既與各土司同聽約束將來差人赴省投稟貿易等事似可准其與各土司一律遵行其求還自藏回川之喇嘛亦應給予至金川土司印信見貯司庫恐該酋反覆靡常擬俟察看數月果屬安靜明春再行給發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奏即卡遣人懇請退礮息爭及查辦情形一摺似有將就了事之意金首原未干犯內地不過與土司互相仇殺本無庸聲罪致討且不值一辦至九土司各懷觀望不能併力進剿以蠶攻蠻之說既屬無益斷無轉助其兵力代為合剿之理前諭該督提等親赴該處明悉曉諭原欲令細察番眾情形若何審度事勢以定進止如果即卡實心畏懼輸誠面求退還額礮安靜守分不敢再行滋擾或可察其悃忱酌量奏辦今該

督提等並未身履其地又未親見即卡止據伊所遣頭人稟懇之詞信以為實即宣諭以後輒云戰慄領諾亦未必果屬真情况其所奪之礮尚未拆毀侵占土司之地亦未退還是其實在畏威悔罪與否尚未可定乃遽聽其所懇奏請給還人口喇嘛並欲給予貯庫印信與眾土司一體羈縻諸事悉遂其所欲為此和事老人之舉適足為外夷所輕殊不知蠻性反覆靡常見在不過懾我先聲姑為乞憐倖免之計豈能保其永遠不復滋事若止圖苟且了局何以尊國體而靖夷情阿爾泰年齒就衰岳鍾璜又復善病設或各存止圖目前之念以為十數年後皆非伊等所及見不復籌出萬全則是自貽伊戚儻此次辦理不善將來或仍不免跳梁滋擾朕惟原辦之人是問伊等各有所子孫家業豈能保無身後之慮乎總之此事若無從籌辦竟不必置論則可而欲就事完事數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六

行塞責則斷不可著將此傳諭該督提等知之○辛巳諭駐防伊犁兵丁脫逃獲日即行正法著為令○丙戌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諭伴送貢使禮部司員如有沿途滋擾者督撫參奏撤回另委員伴送著為令○己丑閩浙總督蘇昌奏臺灣攸武乃社兇番不靖經臬司余文儀等帶同文武員弁率領兵勇於八月二十七日往蛤仔口進剿擒殺番眾三百餘人餘匪四散奔逃勢已膽落即附近屋蓋獅子等社生番亦不敢結連幫同拒敵臣見在批令該司鎮等或假以招撫誘令投首或直搗巢穴盡殲其眾務使海疆甯謐得旨嘉獎○癸巳諭前向到秋審情實官犯內湖南省饒佺一名以其迴護已過業已子句嗣因閱看浙江招冊內諸暨縣書吏侵糧一案知縣黃汝亮即行正法知府高象震承審迴護經侍郎四達等審擬發往軍臺效力因思兩案情事相

類而一真重典一發軍臺同罪異罰不足以昭平允特命速諭該撫將饒佺暫停處決一面令刑部詳查高象震供詞與饒佺案情逐細覈較再行降旨今據查奏高象震因生員陳駒控告書吏優糧經巡撫批發親審乃並不詳細根究遂即轉詳復因錢名標等俱未到案心存成見一時迴護前詳遂將原告陳駒詳請斥革至饒佺則明知十串較冊浮多恐干失察處分欲圖迴護授意知縣等改換印串以符微冊幾至重犯漏網實屬執法欺蒙是高象震與饒佺雖俱係迴護而情罪迥不相同高象震承審時受人蒙混不能究出實情繼復固執己見仍照前詳率結昏憤無能尙屬無心之過發往軍臺效力已足蔽辜若饒佺授意改串則因袒護舞弊屬員曲爲徇縱以知府大員敢於有心欺罔於法實無可貸著該撫仍將饒佺卽行處決秋讞爲明刑大典朕披覽招冊必詳慎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七

地懇請發兵早爲臨境保護今已近期天朝諒已出兵該酋已將緬匪差來監視之人殺害懇請天朝大人迅速發官兵到境等語臣已一面調撥豫備鎮營官兵三千餘名前赴附近木邦之內地土司遮放地方駐紮俟伊等前來即便受降又查蠻暮地方亦與木邦相埒距阿瓦城不遠該處爲入緬要隘又居上游頗稱險要因知木邦已經投順亦願來歸是緬匪之地愈覺控制便自無難臣於九月十二日起身前往永昌察看情形如果易於集事卽當乘機妥辦備木邦歸附之後緬甸亦有向化之機自知悔罪將召散擒獻臣自當請旨辦理斷不敢草率上虞宸衷並將緬甸輿地形勢繪圖貼說呈覽得旨欣悅覽之佇俟佳音餘有旨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奏籌辦緬甸木匪緣由一摺稱木邦見在傾心歸附而入緬要隘之蠻暮亦願來歸伊見赴永昌察看情形備木邦等收撫之後緬甸亦有向化之機將召散擒獻當請旨辦理等語所辦甚好木邦蠻暮遠在邊陲今皆懷德畏威輸誠內附該督親往受降順夷情而綏遠徼深爲嘉悅至緬酋距永昌計二千餘里該督既圖其道里悉其情形自當胸有成算今復親至永昌相機督辦必能動中竅要籌出萬全如緬酋此時因所部蠻眾相率內屬亦知懼我先聲願效臣服該督能不動聲色一併招撫歸降固爲妥善若其畏避潛匿卽將召散擒獻則罪人既得莽匪全局已竣天朝本無事求多於外夷亦可收功歲事儻或怙惡不悛果有可乘之會不致重煩兵力深入而成戡定之功以永靖南服尤爲一勞永逸該督老成歷練遇事有斟酌一切事宜悉聽其隨時審量妥協經理可耳茲因留心籌畫緬酋召徠木匪不憚勤勞遠涉特賞荷包二對以示優眷如能順時集事招致緬甸迅奏膚功

另當格外加恩用昭酬獎著將此傳諭知之

冬十月丁酉朔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應琚繪進緬甸地圖內有附近阿瓦城之罵達喇地方因思康熙年間曾有雲南所進馬達爾名色苗人在馬前導引行走是否即係圖內罵達喇之人罵達喇附隸緬甸從前並非內屬地方督撫何從致送來京復於何時遣回事越多年無憑查考滇省或有檔案亦未可定其如何遣送往返緣山著楊應琚查明具奏至從前進京苗人內或有二三十歲遣回迄今尚存者均未可定該督見在辦理緬甸若得此等會來內地苗人就近詢問彼此情形得悉其大槩豈不更為有裨著將此傳諭楊應琚令其遇便留心亦不必作緊要事件辦理○己亥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庚子諭據阿思哈奏徐州韓家堂塔築漫口需用工料業經陸續起運今據高晉等咨稱稽料已足敷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九

用槩行停運此項物料例應仍給民戶繳價歸款其路遠之處礙難給選請候商酌妥辦一摺此皆高晉等原辦過當所致漫口需用工料自當按照工程確數估計以濟急需則鄰省辦運既易為力而事後亦不致籌畫周章豈可蹈河工多備少用陋習令協濟省分徒費採買辦運今阿思哈請將近地稽料仍給還民戶路遠者另行酌辦之處所議亦尚未妥協不知民間物料一經官辦地方官即照時價給買小民已恐不能盡沾實惠若復將原料給還令其繳價歸款則一出一入耗損必多難保無吏胥藉端中飽擾累勢所不免所有豫省傳運工料除留該省備用外並可撥山東河工儲為來年之用如再有多餘仍著解運江省備工槩不必給還民戶以示體恤閭閻之意嗣後凡有採買物料官用有餘者均照此辦理著為令○辛丑諭問擬發遣人犯越獄即行正法○壬

寅命裴日修等查看江南淮徐等處支河隄工○甲辰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奏自雜谷親至金川康入達地方即卡畏懼率眾跪迎叩額業經退還額碩人口及辦理各情形一摺未免存將就了事之見金酋與眾土司互相仇殺並未干犯內地原無庸聲罪致討且其事亦不值一辦特因九土司各懷觀望不能齊心併力共勦金酋則以蠻攻蠻之策難以復行是以諭令該督提等親赴該處明白曉諭各土司俾其咸知鼓勵合羣力以自相捍禦使金蠻不敢侵擾鄰封如土司等游移兩端致為金蠻蠶食或潛相黨附則並土司之地收斂之改土歸流永靖邊徼仍令細察番眾環聽之際能否畏悟感奮以審事機或並至金川地界傳諭即卡示以天朝威德規其情形若何以定進止並非欲招致即卡完結目前之局也嗣據阿爾泰等奏行至中途即卡遣人懇請退還息爭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十

各緣由朕以該督提等尚未見即卡之面率信其來人稟願數語遽令盡如其願未中此事竊要當經降旨詳悉飭諭今復據阿爾泰等稱親抵金川地方即卡率領土舍頭人環跪叩首畏罪輸誠情願將所占額碩山梁並先後所搶各土司人口退還各安住牧不敢再出滋擾該督提業辦完結並面許以准頒承襲新印及給還喇嘛人口既已允其所懇自不便復有改移此時亦止可將錯就錯以完此案矣但該督提如此辦理究未妥善不知蠻性反覆靡常見在姑為此乞恩倖免之計果能保其永遠不復更滋事端耶即如從前辦理金川時即卡畏懼兵威歸誠悔罪今甫十餘年已不能謹守約束尚有肆擾鄰境之事阿爾泰等自問一督一提親臨其地較前此平定之役聲勢輕重若何而謂蠻酋竟誠心懾惕從此遂與各土司共安住牧永無侵軼耶此奏姑從所請辦理

但該督提等遷就苟安實未能體朕原諭大旨著將此傳諭阿爾泰等知之○諭各省將軍奏事令副都統列名○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外省常平捐監事例原令其捐輸本邑以備倉儲乃行之年久漸至多收折色承辦官吏不無浮收需索及那移侵蝕等弊自不若在部報捐者轉屬簡便妥協前已降旨將陝甘捐例停止仍令赴部報捐復經查明各省捐監事例未經停止者尙有九省所有安徽直隸山西河南等省見在降旨並著一體停止外其雲南一省產米本少商販又難於接濟福建廣東本地米糧亦屬不敷或取資於臺地外洋或藉給於船舶販運則常平倉穀果能多捐本邑自於積貯有益至湖廣一省向稱產米充裕若平時寬餘儲備不特本省有備無患設遇鄰省需糧亦可酌量撥發然止可多存本邑不可言及折色且各該省向設常平事例是否實在收貯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十一

本邑見今或已足額無需再捐或尙須仍留本省收納並果否裨益倉儲不致有名無實及啓官吏私徵折色藉端滋弊之處著傳諭各該督撫將實在情形及此事應行應止逐一查議據實奏聞候朕另降諭旨○戊申楊應琚奏整賣頭目召齋約提景線頭目兩案景海頭目召罕彪各率夷民前來孟良投誠並據召齋約提稱六本頭目召猛齋隨即前來等語查整賣舊名景邁又名八百媳婦國元時曾大費兵力征之不下其景線景海亦外域最大部落今俱歸誠向化似應從優賞給擬將召齋約提兩案均賞四品宣撫司職銜其景海地方較小擬將召罕彪同六本頭目召猛齋均賞土守備職銜應納賦稅照孟連等土司之例每年徵收差發銀兩得旨著照所請行該部知道○辛亥賜白成龍等五十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韓家堂漫工合龍○癸丑論史奕昂朕

東華續錄 乾隆六四

念其爲大學士史貽直之子且曾任藩司辦事尙無貽誤服闋來京候補其階級與侍郎相等是以擢用兵部侍郎此係朕垂念老臣格外推恩之曠典伊履任兵部以來屢經召見察其言語舉動雖似小有聰明而其不能安分之意時復流露偶值召對之次論及兵部大臣大學士尹繼善在軍機處行走不能每日進署託庸年齒近邁且係初理部務彭啓豐又係碌碌無能爲之人鍾音蔣櫛亦未能練習部務汝與期成額尙屬解事應隨處留心此原不過令其於日行事件稽覈司員勤惰查察書役弊端而已乃伊恃有此論遽爾沾沾自喜大言不慚遂欲獨侵事權放恣自用意似朕以部務專任伊一人者卽如戶部侍郎英廉裘曰修等召見時朕亦曾諭以傳恆阿里袁子敏中俱兼軍機處爾等當加意經理部務又豈卽以戶部之事專委之二人乎而伊等並未因此稍有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十二

喜事矜張之態史奕昂豈未之見耶昨期成額奏伊在部面斥彭啓豐有不稱尙書止宜爲司員之語今詢之彭啓豐堅稱史奕昂並無此言但其平日有願爲外任之意及召詢鍾音則稱實係共聞因令彭啓豐面爲質對伊始唯唯承認史奕昂此語本屬無稽彭啓豐亦何妨直陳不諱而乃自居蘊蓄不言人過甘效唾面自乾則不但選懦無能其居心並欠誠實此又彭啓豐之結習未除也至史奕昂希心外任如果其材堪任封疆朕豈不欲多得一人任使卽如鍾音才具並未過人亦經歷任巡撫辦事回京尙可昇以侍郎之任若史奕昂用爲巡撫其辦事斷不及周琬而干咎必更有甚於周琬者何則周琬以氣陵人則有之而操守尙可保若史奕昂則並操守亦不可信矣又史奕昂因朕萬壽會與鍾音同日進貢物朕以侍郎秩居二品原非分所應進是以一體卻回並

無歧視迫後申飭王檢進貢前旨內有聯上下之情一語史奕昂未免退有後言向同官遂有我等不用聯情之語前經蔣棟奏及朕尚未深信及詢之期成額鍾音亦稱實有此語史奕昂如出之有心敢於怨望即置之重辟亦所應得但朕深知其平素輕率妄談心口多不能相應故不加以深究但其在部甚不安靜總因器小易盈不能承受恩澤本應重懲示儆究念其為老臣之子姑從寬降為三品卿銜令其回籍閉戶讀書變化氣質數年後如果改悔自新將來再加恩錄用亦未可定儻在家仍怙惡不悛則是伊自取罪戾耳至其言虛實有無史奕昂亦當自知設使期成額蔣棟鍾音和同傾軋造為此語史奕昂不妨據實直陳朕當特派大臣究訊無難水落石出即治伊等以証奏之罪斷不肯顛預了事也彭啓豐學問尚優辦事本非所長今復意存模稜並不據實奏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三

對殊失大臣之體史奕昂兵部侍郎員缺即著彭啓豐降補並將此宣諭中外知之○甲寅以陸宗楷為兵部尚書調程景伊為吏部左侍郎轉李宗文為工部左侍郎劉星煒為工部右侍郎轉程巖為禮部左侍郎以羅源漢為禮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戊午准各省督撫用紫花印○辛酉調顏希深為江西布政使錢琦為福建布政使○壬戌吏部議准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楊應琚奏滇省迤東道轄曲靖等十三府見在普洱府十三土司之外復設有孟良整欠二土司該道遠駐尋甸稽察難周請於普洱府添設迤南道一員駐紮府城將附近之鎮沅元江臨安三府併歸管轄又永北一府並無屬邑事務亦簡該府設有同知一員堪以管理請以永北府同知改為掌印同知將府裁汰至迤東道所轄除撥隸迤南道四府外尚有九府究屬遼遠應將雲南武定二府分隸

鹽道其曲靖廣西廣南開化東川昭通澂江七府仍歸迤東道轄從之○癸亥以申甫為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乙丑禁八旗參領等大員子嗣挑養育兵

十一月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常鈞所奏覆審桂陽州民侯嶽添被毆身死一案甚屬含混此案服制攸關或弟或兄定擬生死懸殊斷不宜聽其稍有疑竇前因李因培原奏情節游移是以諭令常鈞悉心研究務得實情乃該撫委派司府會審案情反覆無定且會審之員各存意見持議參差尤屬不成事體該撫如果見侯七郎覆審時翻供之處實有可據何妨將宮兆麟指參乃摺內惟稱會訊之時宮兆麟在坐默無一言則該臬司之是否中心折服無可置辨抑或另有所見不隨同附和俱未可定此等關繫倫常重案司府等既不能審訊得實該撫即當親提嚴鞫使之水落石出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十四

以昭平允乃復委之一府一縣會審安見此所委之員必能盡無枉縱乎看來此案非常鈞等所能定讞見已派侍郎期成額前往湖北會同定長審理並令宮兆麟將應行質訊人犯隔別解往湖北毋得令其串供狡飾可將此傳諭定長及常鈞知之○辛未賜八世同居陝西三水縣民趙資 御製詩章扁額○甲戌 上幸皇八子永璇第○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湯聘奏大學士楊應琚在永昌忽患痰證病勢似覺稍重朕亟望其調理速痊設或不能就愈該省見有辦理緬匪事務需人籌畫員缺最關緊要接替頗難其人楊廷璋歷任封疆尚非選懦之流堪任此事但此時未便明降諭旨因思廣西與雲南接壤該督可藉巡邊為名先往廣西邊界候信兩廣總督員缺見在亦不降旨另授如楊應琚已經痊愈該督可仍回廣東否則即有旨馳諭該督即由彼取道迅赴

永昌接辦但滇省邊外多瘴癘楊廷璋年逾七旬雖精力尙健而調護亦宜留心並著傳諭該督如赴滇省時凡有煙瘴地方不必親身前往以期珍重副朕優眷之意惟在運籌有方不在身先士卒凡事與提督李時升和衷妥辦以得其力爲要所有楊應琚節次奏到各摺一併鈔寄閱看又諭據湯聘奏楊應琚舊時痰疾復發見卽東裝前赴永昌察看病勢等語覽奏深爲慮念已批交該撫令將近况如何速奏以聞因永昌遠隔萬餘里不能遣御醫前往診視今將內府所製十香返魂丹十九活絡丹二十九丸由驛飛寄此二藥素有神驗可以酌量服餌並賜荷包六箇該督務加意調攝以冀速痊一切毋致勞神慰朕眷念至意又諭雲貴總督楊應琚見在永昌辦事茲聞其忽患痰疾甚爲軫念已將內府所製藥丸馳寄以冀速痊但老年病體侍奉有人似更易於向愈伊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十五

子楊重毅見任寶慶府知府距滇尙不甚遠著傳諭常鈞令其卽速前往看視所有寶慶府知府事務該撫揀派妥員暫行署理○乙亥楊應琚奏緬夷大山頭目壘管遣弟星榮等猛育頭目坤線遣子坤巖等猛答頭目衍歌遣子衍轟等猛音頭目衍界遣子衍宋等先後至駐紮巡放之總兵烏爾登額軍營投誠並獻土物又前次投誠之木邦頭目呈獻馴象得旨覽奏俱悉又奏臣前在甘省卽有心神驚悸風痰流注之疾今因自省前赴永昌舊疾復作見雖力疾辦事而軍務重大臣心神恍惚恐有貽誤仰懇簡員來滇接辦得旨已命楊廷璋前往佐卿俟彼到時若病勢痊愈亦不妨留彼多住數日共相籌策必精神復初然後可令彼回粵也交印一事朕不忍言卿其善爲調攝以慰懸念○丙子賜直隸衡水縣衡水橋名安濟橋○戊寅李永書以不職解任以楊重英爲江

蘇按察使○吏部議覆貴州按察使高積奏貴州苗獠性喜佩刀出入每釀人命又孟春男女會合於野擇平地爲月場讎浪終日暮擊所合而歸名曰跳月應責成地方官嚴禁定以年限處分明示懲勸等語查苗疆積習相沿惟在隨時化導未便繩以官法亦難定以限期應令各督撫飭屬設法曉諭庶可漸次轉移得旨吏部議覆高積條奏禁止苗人佩刀跳月請責成地方官定以年限處分苗人向化日久耕鑿安恬至其習俗相沿本無庸瑣屑申禁今內地齊民地方官尙且不能道德齊禮而於苗疆乃欲嚴立科條紛更滋擾徒屬有名無實甚無謂也著交軍機大臣另行妥議具奏○乙酉以鄂寶署左副都御史庫車辦○丙戌諭據明德奏查辦孔繼衮攜帶空白奉祀禮生劄付審係衍聖公孔昭煥差往浙江清查族譜令其帶往請將孔昭煥交部嚴加議處並將孔繼衮等分別定擬一摺所辦甚屬公正國家加恩聖裔禮遇甚優衍聖公身膺顯爵自當益矢謹慎以承先澤而副優眷卽如承修族譜一事雖相沿已久越數年修正一次亦止應就籍隸山東確有支派可考者隨時查輯若其同宗散處各省累次旣屬遙遠勢難逐一清釐徒使差委之人藉端滋弊嗣後應示以限制至 廟庭設立贊禮奉祀各生原以肅將祀典自應慎擇本省醇謹之人充補俾得就近襄助駿奔若令外籍無稽之人濫與其選轉非所以昭虔恪又豈尊師重道之本意乎孔昭煥年幼無知受人愚惑輒以空白劄付委交孔繼衮帶至江南覓人填給甚屬不合孔昭煥著交部嚴加議處其奉祀生禮生等項從前任意充補未免太濫嗣後亦應酌定額數會同該巡撫學政慎選各部充補其如何定立章程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詳悉定議餘著該部嚴擬具奏

尋議各祠宇奉祀生節經議定額缺頒給部照今孔繼表等仍有
 濫給劄付應飭交該督撫學政詳察如有額外濫設即行裁革將
 衍聖公所給執照追銷並將見充祀生冊送禮部嗣後山東省祀
 生缺出令衍聖公會同該撫學政於嫡派子孫內選補其江浙等
 省祀生缺出令各該督撫學政詳查孔氏嫡派子孫頂補仍取地
 方官印甘各結咨部換照再各省先賢先儒奉祀諸生有無額收
 浮多一體飭查送部其補缺並照見定章程辦理至贊禮生前經
 議定直省 文廟准設四名皆以生員充設其餘先賢先儒家廟
 並無額設禮生之例亦應將從前私給執照追毀至孔氏承修族
 譜應遵旨就籍隸山東確有支派可考者隨時查輯毋許差委遠
 出從之○癸巳命乾清門侍衛福靈安帶御醫馳往雲南視楊應
 琚病○甲午吏部等部議准閩浙總督蘇昌等奏臺灣熟番戶口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十七
 眾多應將淡水彰化諸羅一廳二縣所屬番社設立理番同知一
 員凡有民番交涉事件悉歸該同知管理查內地泉州府西倉同
 知地方綏靖無事請裁改為臺灣府理番同知從之○楊應琚等
 奏據總兵朱崙報稱督兵赴楞木地方與緬匪相遇自十一月十
 八日接陣至二十一日計四晝三夜並未停息官兵奮勇爭先賊
 匪四路抗拒該鎮按其險要分路勦殺賊匪抵禦不住俱滾匿山
 箐及殺死賊匪約共四千有餘奪獲器械甚多得旨知道了
 十二月癸卯吏部遵旨議覆御史戈濤奏直隸候補同知王銘
 琮歷喪引見赴補一摺查該員赴部引見時臣部未將丁憂原案
 查明聽其遽赴直隸迨服滿咨部又未查明參處請交都察院分
 別議處得旨知道了此等丁憂人員該部自應查明於引見時奏
 明扣除乃槩行帶領引見給咨發往辦理已屬不合嗣後凡調取

引見人員內有見經丁憂者該部詳查聲明扣除俟該員服闋後
 補行引見如有特旨不拘事故即令引見者不在此例著為令○
 召常鈞來京調鄂甯為湖南巡撫以鄂甯為湖北巡撫○赫昇額
 緣事革職以閔鶚元為湖北布政使○乙巳諭據期成額定長奏
 查桂陽州民侯隸添被毆身死一案該州知州張宏燧先審候學
 添為兇手及按察使宮兆麟審出正兇後仍復迴護原招湘陰縣
 知縣劉善謨長沙縣知縣李時奉委會審並不秉公勘訊請旨將
 該三員革職署布政使驛鹽道熊學驥不與宮兆麟會印兼以會
 訊並無確供具稟巡撫亦請解任等語張宏燧劉善謨李時俱著
 革職熊學驥著解任一併交與期成額等秉公質訊確情據實具
 奏其初審未得實情之司道府州各官俱著交部分別議處諭軍
 機大臣等據期成額等查審侯隸添被毆身死審明侯七郎確係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十六
 此案正兇一摺已降旨將張宏燧等分別革職解任交期成額等
 秉公質審至常鈞身為巡撫乃於審理倫紀攸關命案一任屬員
 扶同弊混不能查究據實嚴參似此糊塗無識豈復勝封疆之任
 常鈞已令其來京陛見湖南巡撫見令鄂甯調補矣至另摺所奏
 宮兆麟呈出知府李拔密稟張宏燧與赫昇額營私行賄請將赫
 昇額革職審訊等語殊可駭異赫昇額身任藩司命案非其專責
 何至偏執成見始終迴護若此或赫昇額與張宏燧別有結交袒
 庇情弊定長等或有訪聞是以徑請革職亦已照所請革職著
 期成額會同定長將李拔稟內各情節逐一研訊務使水落石出
 令事之虛實輕重毫無遁情以成信讞若常鈞有所交涉亦應審
 出實情不可為之隱飾可將此傳諭知之○九鍾蘭枝回籍終養
 以倪承寬為內閣學士由太僕少卿遷○丙午以陳輝祖為安徽按察使

由直隸天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應琚奏賞賜藥丸調服後
精神長發飲食加進痰氣日就消滅可望復元等語並據湯聘同
日奏到實深喜慰該督病甫向愈更宜善為調攝以冀速痊至楊
廷璋見已自粵東起程前赴永昌勤助到彼後湯聘即可回雲南
省城專辦巡撫事務所有督臣一切應辦事宜楊應琚此時且勿
分心勞頓楊廷璋不妨留住數日公同商辦俾得安心靜養如楊
應琚精神業已充復可以無須仗助楊廷璋年齒已逾七旬未便
久令遠涉兼顧況兩廣地方事務亦屬緊要楊廷璋即可仍回粵
東辦事伊二人俱係朕信任大臣自皆以公事為重其應行應止
之處聽二臣自行面商妥酌可耳朕本日披閱來奏喜不勝言前
賜藥丸服之既有成效著照前再行賞給又聞良玉左右手各握
其一可療風痰之證今特奇賞玉子暖手二枚該督可隨時擊握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十九
用資頤養並著加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瑯琊煙壺一具
以誌欣慰著將此傳諭楊應琚並楊廷璋湯聘知之○壬子諭平
定伊犁回部八旗陣亡人員均予恩騎尉世襲罔替○乙卯調圍
桑阿為廣西按察使以歐陽永禱為浙江按察使由河南河○丙
辰諭彰寶奏哈密郡王品級貝勒玉素布在山西靈石縣病故等
語玉素布宣力多年甚為奮勉前聞伊患病朕即加恩賞藥令布
政使喀爾阿前往看視今聞溘逝朕心深為憫惻著加恩賞銀五
百兩治喪即動彼處庫帑命喀爾阿親身帶往賞給伊子宣諭朕
旨賜奠仍令吳達善彰寶明山沿途派員加意照料送至伊遊牧
處○裁綏遠城副都統增右衛歸化城副都統各一員○庚申禮
部左侍郎程巖奏請終養允之○辛酉 大清會典成 御製序
曰自 郊 廟朝廷放之千百國荒微服屬之倫而莫之備自創

業守文繩之億萬葉矩矱訓行之久而勿之逾非會典奚由哉願
維 聖作 明述政府祭陳其有因者即不能無損與益而要之
悉損益以善厥因則方策所麗乃一成不易之書非閱世遞輯之
書也國家膺 大寶命 列聖肇興禮樂明備 皇祖聖祖仁皇
帝康熙二十三年始 敕釐定會典則以時當大業甫成實承肩
我 太祖 太宗 世祖三朝之統緒不可以無述而述固兼作
矣 皇考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 申諭閣臣敬奉成編考衷條
繫則以累洽重熙更兼 皇祖景祚延洪化成久道不可以無述
而述且未遑於作矣暨朕寅紹丕基祗祗翼翼豈惟法 祖宗之
法心 祖宗之心發冊披圖罔或逾尺寸寸會西陲大功告厥幸
續承 祖宗欲竟之志事而凡職方官制郡縣營戍屯堡觀饗貢
賦錢幣諸大政於六曹庶司之掌無所不隸且我 皇考勵精圖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二十
治十三年之閒立綱陳紀復不可無紀以垂永世爰咨館局次第
具草乙夜手批是正而誌之曰嚮者發凡排纂率用原議舊儀運
篇並載是典與例無辨也夫例可通典不可變今將援典而傳例
後或摭例以般典其可乎於是區會典則例各為之部而輔以行
諸臣皆謂若網在綱咸正無缺而朕弗敢專也蓋此日所輯之會
典猶是我 皇祖 皇考所輯之會典而俛焉從事於茲者豈真
義取述而不作云爾哉良以抱不得不述之深衷更推明不容輕
述之微指稽典者當瞭然知宰世馭物所由來無自疑每朝迭修
為故事耳若夫治法心法表裏兼賅精之而貫徹天人擴之而範
圍今古如往牒所稱惟雖麟足以行官禮者是數典之原嘉會之
本也朕其敢不懋諸敢不與子孫臣民交勛諸○是月閩浙總督
蘇昌奏屋蓋末毒獅子等十三社俱係內山生番近見攸武乃社

兇番被勦官兵路過各社秋毫無犯眾社番畏威懷德俱請輸誠歸化並每社每年獻納鹿皮四張小米四石以作稅糧報聞○是歲朝鮮琉球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八百九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六百九十六萬二千四百三十六石六斗九升二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四

三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臣王先謙敬

臣周濟恭校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春正月丁卯諭據期成額等查審已革知州張宏燧營私交結一案究出伊見有虧空及從前李因培赫昇額會令伊代武陵縣馮其拓彌補虧空銀一萬餘兩等語覽奏深為駭異李因培前在順天府尹任內曾經獲罪朕不次加恩任用擢至巡撫乃於查辦常德災賑一事玩視民瘼諸未妥協是以將伊照部議降調復念其材堪驅策擢乘殊為可惜旋即用為四川按察使初不料其在湖南巡撫任內竟敢授意張宏燧代馮其拓彌補虧空至一萬餘兩之多實為深負朕恩李因培著革職尋聞解往湖北交與侍郎期成額等質訊至常鈞辦事本屬平庸特因其前此曾在軍營出力是以屢用為巡撫今於侯七郎毆死侯嶽添一案迴護固執庸懦無能毫無主見不堪復勝封疆之任因降旨令其來京然尚欲畀以侍郎或副都統以策後效今觀其面諭張宏燧等於會印稟帖內倒提月日補送是為欺詐矣又豈表率屬員者所應出此但較之李因培於虧空之屬員顯然授意徇庇欺蒙之罪尚可稍從末減常鈞著革職赫昇額身係滿洲乃受張宏燧投拜門生始終徇庇實屬卑鄙無恥應俟此案審明定擬到日再降諭旨向來各省虧空案件最為錮弊雍正年間經 皇考嚴加整頓稍知斂戢每恭繹 硃批諭旨於此事不啻三令五申人亦不敢輕犯意諸弊漸就肅清朕御極以來三十餘載雖未特降旨查辦然亦有犯必懲乃邇年來不肖之員營私亂法之案疊次發覺豈若輩因稽察稍疏故智復萌耶朕惟自愧水弱之失與誠

之不能感人若再不能執法則朕亦非甚懦弱姑息之主也至督撫爲國家大吏乃於屬員虧空曲爲徇隱其欺罔實法所不容在伊等平日未嘗不以彌縫隙漏爲得計孰知天理昭彰終歸敗露卽如段成功一案其貪贖發自江蘇而侵虧遂敗於山右此案本爲查究侯七郎命案正兇乃於張宏燧供吐見在虧帑情形展轉究詰遂致其拓之事水落石出足見天道可畏斷無久而不敗之理外省似此巧爲掩飾之伎倆未經舉發者尙恐不免朕亦不肯令人告訐惟俟其自敗卽行按法懲治決不稍爲寬貸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戊辰諭昨因李因培令張宏燧代馮其拓彌補虧空一案將李因培革職解往湖北質審所降諭旨未將李因培徇庇欺罔之罪敘明恐不知者或疑李因培已將虧空之員參革究擬似無袒護情形何以復治其罪因命取李因培原奏本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示俾中外共知之○以金柱爲禮部左侍郎由內閣○調黃元龍爲四川按察使以富勒渾爲廣東按察使由山西雁平道遷○乙亥楊應琚等奏據總兵朱崙報稱緬匪自楞木潰敗大兵復乘勝追剿二次共殺賊六千餘人當有伊領兵頭目莽聶眇遮來營懇請罷兵歸順並呈獻金錫紅呢花布等物臣以匪酋猛毒狡詐恐陽言納款陰圖益兵再舉仍飭朱崙加意防剿旋據報該酋加調匪眾不下二三萬由僻徑越至土司邊界焚掠經我兵迎擊於十二月初六七等日殺賊千餘人又於十一十二等日斬獲賊首三百二十餘級時銅壁關大弄種二弄種及止丹各野人均奮勇出力殺賊千餘人又於十六日朱崙劉德成分路剿殺共斬賊首三百四十餘級計前後剿殺已幾及萬人我兵惟遊擊馬成龍力戰陣亡查緬甸原係邊南大國密菁崇山阻江爲險水土惡劣瘴癘時行若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耳今種匪地隔邊隅勢難遠度而綠旗之兵力又非滿兵可比若該督奏報稍有未實其何以籌畫奏績耶故此事原令該督相機酌辦朕亦並無成見前此屢降諭旨甚明該督既身任其事休戚誼同一體更無庸稍涉虛浮猶之一家之事彼此分理而仰家長為主持又何所疑慮而不以實告耶前遣侍衛福靈安帶領御醫往視楊應琚病勢計此時將抵永昌福靈安本係侍衛出兵之事職所應為且前此平定回部時會隨軍營有年軍務素所諳習若已離永昌則亦可以不必若尚在永昌著就近馳往軍前詳悉體察如見有可乘之勢不過一月半月可以得彼處要害城池福靈安即不妨同往統兵進剿如該處勢難籌辦伊即可一面據實詳悉入奏一面回京朕亦得知微外確情以定進止至福靈安此行與該處進兵本屬兩事楊應琚係公忠體國大臣所見素為正大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四

諒必不因有此旨稍存觀望推諉也又楊廷璋另摺所奏先示之威信豫為陳說之處想楊應琚前此業經辦及如向未籌畫到此則楊廷璋到永昌後二人不妨從長面商妥協行之至楊應琚見在病勢日漸向愈精神亦漸能復舊即可無需助理楊廷璋到後恐一省兩督調度事宜不能無絲毫同異在該督等均屬重寄彼此必不稍存意見但恐屬員等不免窺測疑揣或致無所適從於事轉屬無益况兩廣事務亦屬緊要楊廷璋接到諭旨後可即仍回粵東楊應琚於進剿緝匪一事始終經理責成既專自更易於集事若楊應琚尚宜調攝數日楊廷璋即再住數日幫辦亦無不可再見在進剿之事及楊應琚病體刻虛朕懷此次奏報殊覺遲滯嗣後如遇打仗得勝緊要事件不拘三日五日俱當隨時加緊馳奏即軍營尋常光景及該督就愈情狀亦當十日一奏以紓遠

念發去孔雀翎五支藍翎十支交與該督察看實在出力將弁酌量賞戴用示鼓勵著將此傳諭楊應琚楊廷璋及福靈安知之○辛巳諭期成額定長奏審訊知府李拔所稟員金賄託各情不察虛實輒行稟告請交部嚴加議處並訊出張宏燧代熊學驥員金及張何衡等探信各情由請分別辦理等語李拔原稟止係密送宮北麟經宮北麟呈出始行逐一研究並非竟向期成額等捏詞誣控是其所稟雖未盡實轉不必以此加罪其張何衡吳世賢之探聽亦屬外省常有之事均無庸交部熊學驥令屬員員金並短發價銀實屬有罪著革職交部嚴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題成額等查審馮其柘彌補虧空一案分別擬罪之處已批三法司擬擬具奏矣此案李因培赫昇額授意屬員以致展轉那移巧為彌補實出情理之外巡撫為封疆大臣藩司係錢糧總匯一省之整飭稽察惟於撫藩是奇乃伊等竟敢上下扶同徇情蒙蔽充其伎倆將何事不可為是伊等之罪實在於有心欺罔較之監守自盜更為重大今期成額等以赫昇額依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律問擬斬候於情罪既不相符而牽引侵盜錢糧律文轉似故為周內亦不足服赫昇額之心赫昇額不必就此案完結李因培前已降旨革職湖北質審俟解到後與赫昇額對明確即照此旨定擬再行具奏並將諭旨敘入摺內可傳諭期成額定長知之○壬午諭據期成額等查審馮其柘虧空至二萬餘兩之多李因培授意張宏燧代為彌縫報少及赫昇額令屬員幫同彌補一案飭法營私實出情理之外州縣虧空本有應得之罪若私自通同幫補既使劣員伴逃法網且必復貽累他人效尤侵蝕弊將無所底止深可痛恨上年山西段成功虧帑累累各屬幫銀填補業經大加懲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五

創不料未及一年湖南復有此案可見外間上下扶同之習固結不解各省皆然吏治尙可問乎從前州縣侵虧那掩之弊錮習相沿經 皇考御極嚴加整頓始得肅清朕方謂謹守成規即可臻大法小廉之治而刑罰世輕世重張弛互用道亦宜然不意近年藐法欺蒙之案屢懲屢犯此未必非因朕三十年來水弱易玩所致如此則不得不力爲整飭朕亦非不能振綱飭紀者也督撫爲封疆大臣藩司爲錢糧總匯一省之察吏糾貪乃其專責如遇屬員侵虧帑項據實參劾則屬員自必共知顧忌何難使諸弊激清况督撫等皆朕所簡畀深加倚任之人亦何忍不共勵天良力持公正而乃專事彌縫通同徇隱甘蹈欺罔重罪而不辭是使朕竟無一可信之大臣亦伊等不能承受朕恩享安靜無事之福也試思督撫膺高爵厚祿待之不爲不優而幸際昇平並無折衝宣力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期成額等奏審訊馮其柘虧空情節及李因培赫昇額授意張宏燧代爲彌補竟與山西段成功之案事同一類實出意料之外其稱李因培於張宏燧清查稟覆時告伊虧空太多汝係能辦事之人好好去辦我也不用細說等語於緊要處轉付以隱躍含糊全不成話此非當日實在情節難以憑信至赫昇額令各屬員幫同彌補巡撫斷無不知之理其事或係李因培未調任之先或在常鈞接任之後何以並置不問李因培之爲人平日好任機智立崖岸又豈肯隨波逐流與人分過即以常鈞之遇事頗預亦未必情愔若此而謂李因培竟甘受屬員愚弄而不顧其誰信之若云因通省倉庫錢糧業經題保無虧恐盡數指參致受奏報不實之咎較伊見在所得罪愆孰輕孰重李因培又豈不知審度決擇何至昧昧然自貽他日之累乎此皆情理所必無豈足以成信讞試問定長設遇此等虧空之案肯無故曲爲掩蓋致日後發覺因人獲罪乎看來李因培與馮其柘若非別有關於隱情必不肯無端徇情開脫此中關鍵豈可不切實根究將來李因培到案時著逐一嚴行究詰務得確切實情勿少任其狡詞飾混期成額定長如意圖將就完案稍有不實不盡之處朕或另派大臣復往查訊恐伊等不能當此罪也○己丑子原任工部侍郎范琛祭○庚寅諭朕巡幸天津周覽河隄淀闡指示機宜永求畿輔民生利賴萃華臨蒞宜沛恩施所有經過地方及天津閩府所屬本年應徵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以昭乘春布澤之意○楊應琚等奏據總兵朱崑等稟報緬酋猛毒之弟卜坑及領兵頭目莽聶叻遮屢赴軍營乞降據稱前因蠻毒及各土司近年貢獻逾期率眾索取原非抗拒大兵今已屢被懲創情願息兵歸

順至蠻暮新街等處實係夷人資生之路並懇賞給貿易批如此則前此受降之事何以完結且能保我兵既撤彼不誅夷此二處乎又批緬甸亦一大部落彼若乞降富有國王之表同安南暹羅之例或可將就了事然亦必將蠻暮新街獻於中國方可又奏臣等隨飭朱崙傳喚卜坑等詰以猛毒狡詐難信如果畏服當先撤兵輸誠旋據莽叟眇遮等報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已將匪眾遣散見在委員前往確查得旨另有旨諭此奏大不安前已有旨此更繼為嘗試而來非公忠體國與朕同心大臣之所為大不是矣甯不想病後朕所加恩乎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等奏緬匪屢次乞降並懇請將蠻暮新街等處賞給貿易見在酌辦一摺所奏大不是已於摺內批示矣前據該督以木邦蠻暮相率歸誠已得緬甸要隘請乘機辦理朕以該督素稱歷練必非輕率喜事者因令其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八

審勢熟籌以定行止續經該督親往受降自必操成算於胸中豫定善後之計故爾勇往直前並非朕意存成見必令該督如此舉動也昨據該督節次奏報勦殺萬人軍威大振又稱地險瘴多得不償失前後已自相矛盾如果我武既揚賊匪膽落何難乘勢長驅膚功迅奏而轉為畏怯不前之語恐所奏非該處實情業經傳諭切切指示今復據奏緬目願遣散兵眾請賞給蠻暮新街照常貿易是緬匪名為乞降實不過暫退其眾且欲得其故地此等狡詐伎倆其將誰欺而該督遂甘受其愚據以入告可見所奏全非實在情形不過粉飾虛詞藉此以撤兵了局耳試思緬夷亦大部落如實係誠心乞降願附屬國其酋自當請罪納款具奏輸誠效安南暹羅之通職貢奉正朔並將蠻暮新街呈獻中國尚可將就了事朕亦無求多於荒服之心即或事屬難圖亦當將該地見在

情勢據實奏聞候朕酌量定奪今率據綠營將弁捏詞稟報以匪目遣散兵眾為得意氣欲遷其歸附之地息事苟安尚復成何事體豈該督辦理初意即思如此草率完局獨不計蠻暮新街等處既已納降並遵定制應即成內地版圖今若准其貿易則其地仍歸緬匪楊應琚能保此數處人眾不遭緬匪荼毒乎且蠻暮而外尚有木邦整欠整賣等處前此懇求內附時並請我兵保護今該督亦置之不言是緬匪既得蠻暮則木邦等處亦將悉還之而聽其戕賊乎如此則幾視受降如兒戲何以靖遠夷而尊國體設因緬匪兵眾既散遠將我兵撤回致有貽誤則伊等之錯謬更不可問矣至於就事完事乃向來督撫等額預陋習此施之地方政務尚且不可况邊徼用兵何等重事而亦欲圖聊且塞責耶楊應琚尚屬公忠體國大臣乃竟屢以空言嘗試頗不類其平日所為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九

豈伊病體尚未痊愈調度不能自主或出自湯聘李時升等從旁慫恿楊應琚亦遂附和苟同故為此奏耶且李時升以提督統兵之人何未一臨陣而止聽一副將之報遂欲將就了事乎楊應琚若神志不昏則無論朕素日倚重之恩不當稍存欺飾即其患病以來朕日夜繫思賜醫賜藥體恤存問何等優渥楊應琚甯不知感激奮勉實心妥辦以副朕懷而所奏乃出意料之外實非所以報答朕之逾格恩施矣著速傳諭楊應琚等就該處實在情形妥協經理仍速將見在光景如何切實馳奏楊廷璋此時或尚在承旨未經回粵並著會同確商籌辦務期妥善將此一併傳諭知之○辛卯諭雲南永昌府見有辦理事件著楊甯即速馳驛前往○諭軍機大臣等昨楊應琚等奏緬匪請將蠻暮新街等處賞給貿易等因一摺所見實大不是已有旨詳悉飭諭矣今復細思此事

楊應琚等辦理既已不得竅要恐其中茫無主持調度機宜必致
日益歧誤於事大有關係且將來籌畫安辦朕仍不能他諉若俟
其償事而後為整理則須另起爐錘不若此時覈實斟酌審機集
事之為愈因復明白諄諭使其知所猛省不墮迷途從前辦理緬
匪之初原因莽逆召散竄入彼處向其索取若緬酋將召散獻出
原無事多求既而該督以蠻暮木邦等處相率投誠請中國發兵
保護為奏朕彼時原以緬甸僻在荒陬其事亦不值一辨並未嘗
有興師勦遠之意因思該督閱歷有年必非輕率喜事者故諭令
量勢熟籌以定進止該督自當慎之於始如木邦等處實因彼等
眾心畔散窘急來歸固可就其已渙之勢設法招徠使其自成瓦
解然亦應計及受降以後如何撫馭綏靖禦其外患俾之永隸版
圖若其間稍慮有棘手之事原無妨拒而不納此所謂可行則行
東華續錄 卷六十五 十
可止則止之要領也乃該督輒前往親受其降朕以該督既如此
勇往自必胸有成算此後諸事皆無難迎刃而解方嘉該督之實
心體國冀奏膚功以加渥賚及緬匪率眾至蠻暮騷擾以業經歸
附之疆自不可聽其蹂躪既已發兵進剿即當盡殲賊眾以衛此
降蠻迨新街小挫因致退兵益當策勵士眾奮勇前進以揚我武
乃達聽其頭目一語謂彼酋長乞降轉請給還已附之地遂欲將
就了局方在交鋒之際並未制勝克捷遽思歇手尚復成何事體
朕辦理庶務從不稍任頹頹完事况用兵邊徼乎試思我大清
國全盛之勢何事不可為即如前此西師之役平準夷定回部在
行間者未嘗不經歷艱險終成大功皆由我國家將士同心效忠
有進無退所致蓋爾小醜有何足畏遂欲半途而廢甯不慮見輕
於外夷楊應琚未身親軍旅前在陝甘總督任內西陲書定一

東華續錄 乾隆六五

事朕如何運籌指示竟毫無見聞乎至見在調集之兵一萬四
千有餘兵力不為不盛更不當稍存畏阻乃伊等自新街一戰即
退回楞木而兩次所報交兵之地又止稱銅壁關鐵壁關以外按
圖而計楞木已在新街之內兩關則並退至我界內矣而該督所
奏屢次殺賊萬餘究在何地及如何禦戰剿殺之處並未詳晰聲
敘則其所謂得勝仍不過緣營虛誇粉飾惡習必不能出朕所料
設果如伊等所云緬匪此次挾以侵擾蠻暮新街之眾前奏止有
二萬若殺至萬餘則已去其大半賊匪甯不靡落奔逃尙敢擁眾
相拒而此大猶以遺散賊眾為詞則前後奏報之不足信益顯然
矣又如莽暮叆遮等既有請軍營乞降之說楊應琚見在病中即
不能親往查詢李時升所司何事亦豈不可親至軍營察其誠偽
而率委之總兵朱崙任其處分朱崙又不親見匪目復委之參將
東華續錄 卷六十五 十一
哈國興出營傳諭此何等事而該提鎮輕忽若此有是理乎且李
時升身為提督統兵乃其專責見在駐守何處何未聞其親歷行
陣督率進兵以張軍聲而作士氣而總兵華封劉德成又在何處
何以止令朱崙烏勒登額分兵守勦於華封等總不提及且就地
圍嚴其形勢新街止水路要隘尙有木邦等東中兩路可通阿瓦
城又何以不派華封等往彼相機辦理以成犄角之勢令其首尾
不能相顧耶况辦理緬匪本因索取召散而該督自去歲夏秋以
來於內地如何往索及緬匪如何答覆擒獻與否之處總未一語
奏及務末而忘其本又安能得事之肯綮乎總之此事既已辦理
斷不能如伊等所奏為草率苟且之計即此時瘴癘漸發我眾未
可冒涉亦當俟秋深瘴退之後另籌分路進剿搗其巢穴一舉而
蕩滅之使蠻荒永靖方台正理若楊應琚實見有必不可辦之處

一五七

朕亦非欲必窮兵黷武但業經選調兵馬征勦緬甸眾所共知豈能遠爾無端中止此事實楊應琚始終經理因何圖昧舛謬若此伊實不能辭其責以楊應琚平素老成歷練實不類其所為或伊赴滇時本係病後神志昏憤一切不能自主誤聽綠營將弁誑飾怨恚遂致辦理貽誤亦未可定則當據實陳奏誤聽之實故懇請重治其罪並即嚴參其誤事起釁之人朕亦當明降諭旨以朕誤聽楊應琚之言辦理緬匪之失布告天下且謝朕用人不當之過庶可罷兵戡事朕此次開誠訓諭楊應琚當知感激自勵盡布悃誠毋得稍有隱飾以速愆戾至前寄去孔雀翎藍翎令其察看實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三

在出力將弁賞戴以示鼓勵從前西陲用兵亦係如此但彼時皆我領兵大臣目擊將士等殺賊立功並有實蹟可據故賞罰明而人心益奮今觀楊應琚等節次奏報率屬虛詞恐其功績未能悉當若不過止給巧於飾對之總兵副將各員戴用以圖誇耀則濫賞冒功其咎更大亦非朕獎勵本意矣又昨奏摺內有弄種止丹等地名皆前圖所無著另行詳悉繪圖呈覽此後或駐兵戰勝之處其地名有圖所未備者即將附近圖內何地之處隨時聲明以備披覈將此即速傳諭知之又諭楊應琚等辦理緬匪之事種種舛謬之處已降旨明切飭示由六百里加緊馳諭矣茲復按閱地圖再四審度愈覺該督等前後所辦其大不是實出情理之外不勝憤懣該督前奏蠶蕃等投誠時已令蠶髮留辨並將我兵駐紮新街占據地勢則此兩處皆為中國版宇而兩處降附之人即同內地人民自當加意守護扼其險要以為進兵之地前此新街小挫尙意其不過偶然失事我兵仍駐守其地以圖勦賊而其後乃稱退至楊木漸且銅壁鐵壁二關今按圖詳閱楊木距新街已隔

猛英高里兩土司之地而二關則並在我界內我兵既已退回則是蠶蕃新街早已棄而不守其兩路地方見在作何著落降附之人或盡為緬匪戕害或復為緬匪竊從該督屢次奏摺總無一語提及若此兩處尙隸內地何以不照前在彼駐兵轉退至楊木以內設仍為緬匪侵占其地已復為賊有又何以有請賞給貿易之語矛盾支離殊不可解又如該督兩次所奏殺賊萬餘是我兵威業已大振縱不能即乘勝直入深搗賊巢亦當及此克捷先聲復進據蠶蕃新街搜逐賊匪更不應退回內地矣看來該督邇日所奏皆係聽信綠營粉飾全非實情即從前所稱受降諸事亦不過詭語鋪張希圖發聽今則破綻自露雖欲掩飾而不能盡掩豈公忠體國大臣所宜出此乎再從前投誠之眾如整賣景線景海等處俱經該督奏請賞給職銜已允所請交部發鈔又中外所共知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三

者此等人地見在作何光景該督亦未籌及今於蠶蕃新街之事謬誤若此若整賣等處緬匪又復效尤肆擾該督等亦將置之不顧耶至李時升前來陛見尙覺奮勉爰練是以將伊調任滇省提督冀其出力報效乃伊到滇以來並未聞其親至軍營督率士卒奮勉進剿至今不知其逍遙何地身為統兵大員如此養尊處優玩忽從事是不能承受朕恩亦必如達啓之自取愆尤矣再從前湯聘等參奏趙宏榜在新街輕進失事復將傷病官兵器械收入草屋放火焚燒退回內地請將伊革職治罪彼時以趙宏榜如果係輕進則尙係勇往前猶可原諒但恐輕進之語亦未可盡信是以諭令該督等確查具奏另辦迄今數月何以尙未奏及不知伊等在彼所辦何事前因該督聞信即往永昌似屬實心為國出力是以傳諭嘉獎賞資並欲待以酬庸渥典由今以觀則其前此

所奏不過文飾敷衍無實際既受朕恩便欲將就了事其視朕爲何如主此等伎倆竟能巧爲嘗試乎見已諭令據實覆奏且俟奏到再行定奪著將此嚴切傳諭知之○以故郡王品級貝勒玉素布之子伊勒巴喇伊木隨父入覲卒於途加賞銀五百兩俟喪回哈密再賞銀五百兩賜奠○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昨因提督李時升身爲統兵大員並不親赴軍營督辦一味玩忽因循不堪復膺專閫之寄是以降旨革職留滇效力贖罪適楊甯陞見卽將伊補授雲南提督並令其馳驛前往代李時升任事朕之所以簡用楊甯者以前此西陲用兵時伊曾隨歷行閱身經戰陣衝鋒殺賊之事素所諳習必不至如達啓李時升輩之畏葸不前且伊身係滿洲亦斷不肯效綠營虛誑惡習是其實心出力乃所優爲朕之期望於彼者亦不過如此頃會面論及之至軍營一應調度機宜則係楊應琚專責切不可稍存觀望况楊甯之職止在督兵勦賊而其可倚又在誠實不欺若運籌決勝原非所嫻朕並未以此相委寄卽楊應琚始終經理緬匪一事功過惟獨任之此時更不得妄思推諉也此事初辦時朕實毫無成見因該督屢奏有可乘之機朕以該督素爲歷練必不至輕率喜功且必胸有成算方待其建績策勳不意該督前後所辦竟爲綠營將弁所証病昏不察信以爲真而李時升憚於親往既爲其下所愚復轉以愚該督而該督又輕據若輩粉飾虛詞率爾入告朕亦誤聽楊應琚之言爲所蒙混今見其諸未妥協因綜其始末詳覈熟籌始知該督種種謬妄至此乃水落石出而其最甚者如兩次所報殺賊一萬有餘尤爲荒誕夫殺賊果至盈萬則填屍流血其占蔽地面當復不小伊等果能悉數其戰勝之處乎且該督等前奏自新街小挫卽退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十四

同榜木似蠻喜新街皆已棄而不守若斬獲果眞則兵威大振先聲所布何事不可爲縱未能乘勝深入直搗賊巢而奮我銳氣逐北追奔無難徑抵蠻喜新街擒賊匪徒收復故地何未聞伊等仍至彼兩處駐一兵殺一賊乎且從前平定準噶爾回部征勦邊除不下百餘戰統計所戮尙不及萬人乃謂兩次交鋒俄頃之間方隅之地竟能殺賊如許有是理乎楊應琚辨此一事旣已誤之於前此後不宜再誤屢次所降諭旨甚明况辦理緬匪一節楊應琚旣已承擔其任卽與朕誼同一體更不容稍有欺隱如該督果見其勢有難行卽遵前旨據實陳奏亦可另爲裁奪若欲如前奏之虛蒙文飾便圖顛預了事楊應琚其何以對朕而朕亦何以對天下豈朕平日所倚任爲公忠體國之大臣可出此耶至該督前此之誤原因病軀不能親至軍營而李時升亦不往惟任將弁等捏詞愚弄今楊甯至彼自可得該處實在情形不特朕可灼知萬里以外卽楊應琚深悉實情亦可相機妥辦期收效於桑榆於彼實有裨益但恐外省陋習妄疑專遣大員馳赴軍營必倚其主持經畫則大不然無論楊應琚至此難以卸責卽朕或以楊應琚爲不可復用何難另簡督臣往代而專派一提督以掣其肘乎楊應琚若誤會朕意略有瞻顧諉謝之心則是自速重愆矣著明白傳諭卽令楊甯齋往諭令該督知之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十五

要楊應琚病既未痊惟為眾所欺哄經理恐難妥協伊子楊重英向來尚屬明幹任事不失世家舊族之風著即令其馳驛迅往永昌省視伊父並勸助一切軍務楊應琚復得一子在側病體自更易就痊且調度有未當之處伊子亦可從旁代為籌畫於公事自屬有益並可令其隨楊甯前往軍營做古來監軍之意協同辦事則彼處實在情形楊重英皆得備知可以轉告伊父並可一面據實奏聞從前楊應琚因病軀未能親莅行閱邊外確情未經目擊故領兵將弁得而蒙蔽之遂致有捏報殺賊萬餘荒唐不可信之語然在旁人或可粉飾虛詞以欺楊應琚致楊應琚誤信亦以飾詞妄奏今楊重英親往斷不肯稍欺其父亦復不肯更欺朕以致其父仍蹈前此虛謬之愆即朕亦得灼知聞外切實情形得以指示裁度諒楊重英所奏必不肯稍涉虛浮也所有前後寄信楊應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十六

琚諭旨並著鈔寄楊重英閱看伊見在江蘇著傳諭明德接到此旨即令其迅速前往所有江蘇按察使員缺著明德另委委員暫行署理並將此寄諭楊應琚知之○丙申諭前因開館續纂文獻通考一書並添輯本朝一切典制分門進呈朕親加披覽隨時裁定全書見在告竣經該總裁等奏請將館務停止因思馬端臨通考原踵杜佑通典鄭樵通志而作三書實相輔而行不可偏廢曩因舊本多謬曾命儒臣詳為校勘鐫刻流傳嘉惠海內今續通考復因王圻舊本改訂增修惟通典通志尚未議及補輯士林未免抱闕如之憾著仍行開館一體編輯所有開館事宜著大學士詳悉定議具奏其修書義例有應仍應改之處該總裁等務博稽前典參酌時宜而要之以紀實無論可垂久遠至見輯續通考一書從前所進各門僅載至乾隆二十五年以前而陸續呈進者並纂

入三十一年之事先後體制尙未畫一著交新開書館將所纂二十四考彙行增輯編載事實悉以本年為準增添各卷即速繕呈覽以便刊板頒行其通典通志二書亦以三十一年為限以期畫一至於朕之敕修諸書固以闕往開來備乙覽而曠後學亦使詞館諸臣得效編摩之職且於常俸以外復叨月給餐錢用示朕體恤之惠承辦各員自當悉心蒐考無漏無譌以期完善所有節次繕進各書皆經朕詳加釐定其間字句差謬及文義錯謬者即為指示改正不一而足諸編纂者亦當知愧改過實心校錄矣而茲閱輿地考內所載南海子一條言自萬泉莊匯注於此試思萬泉莊水勢南高北下從清河一帶迤邐通行即有涓流旁溢亦當入長河以達會通與南海子無涉而該纂修竟以旁近之萬泉寺誤為萬泉莊此係目前易考之地何以不加詳覈疏略若此著將該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十七

纂修交部議處嗣後在館諸臣務益加意參稽勿得率爾操觚致貽譏謬以副朕典學右文之意○丁酉諭據期成額等究訊馮其柘等供出虧空緣由實係李因培與赫昇額商令張宏燧代為彌補扶同欺飾一摺是李因培心存欺罔巧為授意已無疑義因檢閱赫昇額供詞據稱馮其柘虧空事發時即往見李因培李因培向言馮其柘虧空倉庫二萬多兩其倉穀一項即缺一萬幾千我纔保題通省倉穀無虧如何辦得出去遂與赫昇額相商令張宏燧設法辦理而張宏燧則供稱李因培傳我進見說錫爾達並不上省面稟即將馮其柘虧空如此通揭混關爾往見藩司即往武陵妥辦及張宏燧查辦後與錫爾達先後回省錫爾達又續揭馮其柘署龍陽縣任內虧空五千餘兩李因培傳張宏燧面言近日焉有如此大虧空必致有欵差查辦倉穀虧缺仍舊要出來須辦

小些纔好當時李因培還要尋別事參錫爾達令圖明阿查伊庫
項並訪其款蹟各等語其於李因培神情口吻歷歷如繪自屬實
在情形李因培身為巡撫察吏是其專責乃聞知府揭報屬員虧
空不即據實糾參轉因其不先面稟遽行通揭為嫌欲圖尋事參
劾而於劣員虧空授意屬吏設法彌縫諱多作少上下扶同希圖
蒙混其居心險詐敢於罔上行私已足定其罪案其餘情弊雖不
可不徹底根究然亦未必更浮於此李因培並非昏庸無識之人
其於利害輕重豈不自知決擇即云甫經題報倉穀無虧恐馮其
柘虧空太多欲圖掩飾甯不思彼時即按實情參出雖亦有應得
處分不過止於失察及查報不實之咎其事向屬因公豈若此之
有心欺飾情無可恕乎而李因培正以此獲譴較和其衷受段成
功之賄而曲為庇護者其情更不可解必係李因培平素處心積
慮隱微多不可問為天理所不容故令其自取重愆展轉敗露報
應昭然不可為炯戒乎至錫爾達揭報屬員虧空絲毫無隱為上
司者方當獎其持正且幸得一實心仗助之員共襄廉法豈可因
其不先請示轉嫉之如仇意圖尋隙洩忿即此已見其心術不端
看來此等惡習未必創自李因培或伊久任外省習見各省風氣
如此遂爾效尤滋甚亦未可定但未經發覺朕亦不肯輕為逆億
故復明切訓誡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從不豫設成見而於大小
臣工悉推誠相待惟冀多得一公忠體國之人乃督撫等向不知
實心圖報朕常深味為君難之言即知人任用亦其大端矣至封
疆大吏坐享高爵重祿且受朕倚任厚恩若自昧天良忍於欺隱
上蒼必誅其心而奪其魄使之自搜法網李因培車鑿具在督撫
等不可不痛自猛省復蹈覆轍也錫爾達揭報其柘虧空不願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六

上司情面甚屬可嘉著該部調取來京引見期成額等摺並發並
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亥 上御經筵○幸莊親王允祿第視
疾○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屢次所奏殺賊盈萬及緬酋乞
降欲圖將就了事種種外誤不一而足業經節降諭旨明白開示
嚴飭訓戒矣茲據奏稱查緬匪反覆不常應豫集兵馬俟春夏瘴
過進剿以期永靖南服等語已於摺內詳悉明示該督此次摺奏
較前稍覺醒悟是其近日病勢漸次就痊神志不復似從前昏憤
果爾則伊自當略得主見於情事虛實勦捕機宜必悉心參酌籌
畫以正向來之謬以贖前愆實亦朕所深願辦理緬匪一事朕初
無成見以該督謂有可乘之機遂聽其籌辦不意該督自受降以
後茫無主持日就差錯至連次所奏愈覺失枝脫節則底裏已畢
露矣看來該督初辦時必係誤聽趙宏榜之言未免稍涉喜事不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六
復通盤籌算遠謂可指日奏功及見新街小挫事稍棘手以致惶
愧成疾而朱崙遂乘該督病中警戒又見阿穆呼朗病亡因詭捏
虛詞誇張報捷以逞綠營欺詐伎倆楊應琚當風疾迷眩之後不
復能細加體察信以為真湯聘李時升等見朕軫念楊應琚病勢
優渥加恩便思趁此機會急圖結局楊應琚為伊等慫恿亦竟不
能自主遂欲將錯就錯草率告竣伊等隱微若揭實不能逃朕之
洞鑒也殊不知朕之所以加恩楊應琚者原因其為國家出力且
此事始終係伊經手恐其因病貽誤故速冀其痊以期於事有濟
若以恩眷加隆即圖恃以息事試思朕辦理庶務從不肯聽其順
預完案况邊陲軍務何等重大豈有因優恤大臣之故遽爾中止
乎緬甸為南荒僻壤並未嘗必欲加兵此與從前籌辦準噶爾回
部之不得不勦平者情事有間但蠻蕃木邦等眾既已相率歸誠

隸我土宇早為眾所共知且就伊等退兵情形而計似蠻暮新街亦皆得而復失豈可竟置之度外該督此時若能嚴飭將士奮勇進兵仍將蠻暮新街收復驅殺賊眾撫輯降蠻使我軍威大振緬酋或聞而驚怖悔過輸誠並將召散擒獻未始不可予以自新若因其頭目乞降一語遽思乘勢撤兵其何以申國憲而靖蠻服耶伊等此時含混歇手又甯不慮將來之不無後患自貽伊戚耶至歷次朱崙所報殺賊萬餘之語實為荒唐不可信夫殺賊盈萬其勢甚大非復尋常之捷遠近傳聞必皆如風聲鶴唳驚而卻走何有此區區賊眾尚爾擁聚不退敢冒鋒鏑之理且朱崙並未親歷行陣率眾力戰是其畏怯較之趙宏榜更甚該督何以始終甘受其欺不據實嚴參治罪耶又所稱差員查探實情未據回覆更不成話此等軍營要務楊應琚即因病後不能親往李時升乃提督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三

大員統兵是其專責何以亦憚於親赴該處確覈形勢督辦前既為將弁等所誑惑至此仍復委之屬員往查又安保其不扶同蒙混是終不得其要領也該提督以專問之人竟若身處局外所司何事至請將趙宏榜賞給都司職銜效力之處更屬非是前因湯聘等劾奏趙宏榜竊敵輕進致損官兵請將伊治罪彼時以趙宏榜如止係輕進則尚知臨敵勇往情稍可原是以令該督等查奏今既據查非畏葸遁逃自可貸其軍律但甫經獲譴革職之員即云熟悉邊情亦止應令其赴軍前奮勉立功以圖自贖如果能實心出力克復蠻暮新街即仍授以副將亦未為不可若此時並未會稍著勞績豈可遽請給銜示獎乎楊廷璋既經回粵此事全係該督責成朕如此推誠開導該督亦當幡然猛省務宜妥協籌辦仍將確實情形奏聞毋得仍蹈故轍自取罪戾也將此傳諭知之

○論據楊廷璋奏見在楊應琚痰疾已愈即由雲南回粵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看來楊廷璋不過以此事難於辦理因即避回粵省其畏難避事之意已見於言表但兩廣事務亦關緊要督篆未便久懸且雲南一省兩督調度事宜或不能無絲毫同異恐轉致屬員無所適從於事亦屬無益楊廷璋此時既回粵省朕亦不深加責備至緬匪見在情形該督既與楊應琚會摺具奏有業已訪查另行籌辦之語則於將弁等之捏詞粉飾及楊應琚誤信人言辦理外謬之處當已窺見端倪者即將在永昌時所見所聞據實覆奏以備覈正如稍存模稜兩可之見故為隱隱其詞希冀顛預了事則是自取罪愆見飭各處查實情斷不能終於掩飾將來水落石出該督豈能辭欺罔之咎乎可將此傳諭知之○以曹秀先為內閣學士 由祭酒遷○癸卯諭學政升任應否留任槩行請旨著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三

為令○丙午定世職官員無人承襲給孀婦半俸例○丁未楊應琚等奏前因緬匪散眾乞降委員前往確查據報猛卯邊外有匪眾數千欲至木邦等處滋擾批如何向之所稱非欺而何又奏臣李時升會同朱崙派撥官兵迎勦於正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約殺賊二千有餘追至底麻江賊眾浮水渡江計溺斃及槍斃傷死又約二千餘餘俱過江逃遁打死賊馬五十九匹奪獲軍械無算又批此等虛辭止可欺汝不能欺朕必無之事也又批四千餘賊止五六十匹馬有是理乎又批緣營惡習實在可惡非正法一二入伊等斷不知懼又奏此次官兵惟遊擊毛大經都司徐斌守備高乾追抵江邊被賊回馬標傷陣亡臣等因緬匪既已乞降又復率眾侵擾反覆背叛見在揀選將備仍飭朱崙親督官兵星馳進勦得旨李時升總戎大員不身歷行陣惟稱調度豈伊自比於楊

應琚之運籌帷幄耶可笑可恨論軍機大臣等據楊應琚奏猛卯邊外匪眾數千欲至木邦滋擾經李時升會同朱崙派兵迎勦前後殺賊四千有餘等語荒唐悖謬實出情理之外閱之不勝駭異楊應琚前此輕信綠營誑語屢報殺賊萬餘早知其必係虛妄已節次降旨明切訓飭今又奏稱殺賊四千有餘果爾是我軍威大振賊當望風披靡何至遊擊毛大經等轉為賊兵傷害其為捏飾欺罔尤屬顯然而前次所奏緬酋遣頭目乞降之語亦全係粉飾捏報今復滋擾木邦何以楊應琚總視為泛常之事又摺內稱李時升會同朱崙派撥官兵星馳迎勦等語可見李時升自到滇後總未一至軍營督勦即朱崙始終亦從未統兵臨陣如此畏葸偷安實堪髮指伊等身為提鎮大員衝鋒打仗是其專職當此軍務緊要之時乃僅派弁兵迎敵塞責仍不親往督率調度竟若置身局外全不以事為事玩律負恩莫此為甚若不嚴加懲治何以使凡隸戎行者知所儆懼李時升朱崙並著革職解來京交刑部治罪至李時升朱崙如此怠玩事機該督何以視若尋常不行參劾轉據伊等虛詞入告是誠何心而華封劉德成見在何處又何可以不令其領兵赴木邦勦賊摺內亦從未提及此二人殊不可解楊應琚辦理此事前後錯謬之處屢經開導指示如該督福運未盡當及早省悟遵旨據實妥辦尚可稍贖前愆或可仍前受朕恩眷若再不知改悔甘為將弁欺蒙致有貽誤則其取罪更大斷不能曲為原貸矣將此嚴切傳諭知之○己酉調鄂甯為雲南巡撫湯聘為貴州巡撫方世儒為湖南巡撫○以伍勒穆集為理藩院侍郎由內閣○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等節次奏報捏飾謬妄種種未協已屢降旨嚴飭矣茲復按圖校閱其閒舛謬不符之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三

東華續錄 乾隆六五

處不一而足如上年九月趙宏榜帶兵駐紮新街已得緬甸要隘即猝遇賊人偶爾小挫亦當整兵拒守以待應援何至即退回賊壁關內則不但蠻驀乘而不顧即新街亦不能守矣而楞木自十一月打仗之後亦不言及有無官兵駐守是我兵惟在銅壁鐵壁二關以內此後並未聞有出關勦戰之事何以能殺賊多至萬餘則其荒唐不足信更不待言矣且圖說聲明以藍綫為界而前奏所稱緬匪偷越蓋達及今次所奏至猛卯邊境二處皆在藍綫以內而蓋達之外則有萬仞巨石等關隘猛卯相近則有虎踞天馬二關何以容賊匪出入無忌且見在調集之兵已一萬四千有餘縱不能統率大軍鼓勇進勦收復蠻驀新街等處而沿邊一帶緊要關隘亦當分兵嚴密防守又豈得謬為兵力不敷乃前此緬匪至蓋達焚燒由何路偷越竟未聞稍有堵禦而此次至猛卯滋擾我兵亦僅前往迎敵而非勦截則伊等惟株守銅壁鐵壁兩關而置其餘關隘皆一槩視如膜外當此軍務緊急之時邊防疏懈若此有是理乎又昨摺內稱賊眾欲從猛卯侵擾木邦緬匪向在鐵壁等關之西因何繞關而東得至猛卯其由何地竄入亦未據聲明至猛卯距木邦尚遠今賊兵既過底麻江而去則已偏近木邦華封劉德成見在何處何以不飛檄兩鎮至木邦邀殺賊兵而僅云派兵尾追又於事何濟且底麻與宛頂相近烏勒登額既駐兵在彼又何以不聞率兵掩擊該督於一切喫緊關鍵均未能籌畫調度詳悉奏聞惟據朱崙等一切虛詞代為轉報實所不解總由楊應琚病後神志昏憤甘受綠營將弁之欺而不悟其胸中全無主持已可槩見率是以往軍營其何由倚賴著將該督所進原圖照繪一分黏籤發去令其將諭旨詢問情節及圖內籤註之處即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三

一六三

速逐一明晰速行覆奏毋得再有支飾將此傳諭知之○辛亥楊應琚覆奏節次所報殺賊幾及萬人均經臣差人查覈又經李時升就近查明實係確情批此即欺罔之一端又奏緬匪部眾繁多遇有殺傷即隨時加添而永昌邊外十四土司延袤四千餘里山僻要隘在在均須防守見加調官兵七千餘名僅敷分遣如直搗賊巢仍恐兵分勢寡惟應鼓勵官兵奮勇扼要截殺又批既分防要隘何以緬匪尚入內地又奏楊廷璋所奏先示威信謀為陳說之處臣早經辦及該酋節次乞降府宣播天威曉以大義但該酋執迷不悟反視侵擾邊地為得計又批既執迷不悟何又節次乞降此等語句欺汝昏憤糊塗之楊應琚則可欺朕則不能也又奏該匪見已屢經敗衄懍懼更深已非前此情形可比似有可乘之機又批真是大言不慙可笑不謂楊應琚一至於此又奏臣見與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孟

李時升揀選將弁仍飭朱崙由木邦一路進剿又批此二人誤事不小已有旨拿問速即派人送京若至自戕汝當隨之又奏臣身受國恩乃以病軀刻虛聖懷近得御醫診視痰氣已清願勿以臣病為念得旨不安之處不可枚舉大不是矣朕之過矣何不提起福靈安一句蓋汝恐彼到軍營將汝等欺罔處盡露耳此時汝先喪膽矣又另摺奏總兵朱崙統領軍務宜力為多見又親督官兵追剿臣已宣示恩諭賞戴花翎得旨此當正法之人而汝與之花翎不知何意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節次奏報辦理緬匪一事捏飾乖謬屢降旨嚴切飭責並令將該處情形查明據實覆奏尚冀其悔悟猛省不致終涉虛浮債事獲譴今閱奏到之摺仍屬一派虛詞不意其竟忍於負朕厚恩甘蹈欺罔不顧實出情理之外不勝憤懣已於摺內逐一批抹嚴飭矣如所稱節次勦殺萬人此等

荒唐不可信之事朕豈能為所蒙蔽而楊應琚尚靦顏屢以為言雖病後昏憤糊塗何竟昧心若此又稱添兵分防各處要隘果爾則遠達猛卯等邊境何以復容賊匪竄入而我兵並未聞有出境勦殺之事其為欺飾尤屬顯然至稱鼓勵官兵扼要截殺更不成語試思伊等數月以來扼要者何地截殺者何時不過堅守銅壁鐵壁二關並未統兵出邊奮勇掩擊收回蠻寨新街二處所謂鼓勵者又係何事是其頓兵不前畏葸退縮之情形畢露方為賊眾所輕肆其猖獗乃尚云欲使其懾我軍威紙上誑談竟恃以為得算有是理乎且既稱緬酋屢次遣人詣軍營乞降何以又稱其執迷不悟即云緬匪反覆無常亦斷無一面乞降一面執迷之理看來即乞降之說亦是伊等粉飾虛詞而楊應琚竟言之鑿鑿不自知其支離可笑此等緣營詐妄伎倆在楊應琚神志昏惑自爾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孟

恬不為怪乃欲於朕前售其欺偽能乎不能至謂見在該匪喪亡日眾懍懼更深等語如此大言不慙不知楊應琚何以形之奏牘緬匪如果因喪亡懍懼則必勢窮力絀風鶴皆驚方奔潰之不暇又安能久聚邊境屢肆滋擾乎且所云賊眾約三萬餘遺有殺傷隨時加添之語尤屬荒誕此不過朱崙因前報殺賊萬餘而賊仍不滅故飾為此語希圖迴護前非耳緬匪近邊即有十餘土司豈能調補如此之便楊應琚總深信前報殺賊之語一切槩不加詢察似此毫無見識軍務尚足倚賴乎至前發翎支原以鼓勵行閱實心出力之人若朱崙之畏怯不進捏詞欺罔獲罪重大所當立正刑章以示懲儆而楊應琚輒以花翎濫行賞給更不知其具何肺腸李時升朱崙前已降旨革職拿問此旨到後著即將伊二人鎖拿選派委員速行押解來京備途中管解疏虞致有自戕等事

恐楊應琚不能當其罪也計楊爾將到永昌提鎮事務不慮無人
接辦即彼向未到滇此時委人暫署亦無不可李時升朱嵩二人
在軍營原無濟於事此時即將伊等解於軍務毫無關輕重朕亦
籌度及此楊應琚奉旨後更不必稍有遲疑也至前遣福靈安帶
同御醫診視該督病勢旋復有旨令其就近體察軍務實情今福
靈安已奏於祿豐縣接奉諭旨迅即馳回永昌何楊應琚摺內並
未提及一字蓋其意亦知事勢已涉虛妄難於掩蓋恐福靈安到
彼底裏畢露此際遂兩神魂失據故伴為置之不論耳此次辦理
緬匪一事專心委寄因其久任封疆素稱練達故爾深信不疑又
因其從前向屬匪勉任事優獎軫念格外加恩初不料其荒謬欺
飾乃至於此朕於彼亦竟不能復有所期望且視其往後所辦若
何禍福惟聽其自取摺內矛盾之處非批示所能盡著將此再行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壬
明切嚴諭知之○乙卯諭和碩莊親王老成端謹懋著勤勞見在
諸叔中年德最邵前聞抱病會親往問疾並擬於明晨再至邸第
看視尙冀調理速痊遠聞薨逝深為震悼即於次日親臨奠醊並
命皇四子皇十二子穿孝所有一切喪儀及飾終典禮各該衙門
察例具奏以展朕篤念懿親至意尋予祭葬諡曰恪○以揆義為
江西布政使調吳虎炳為江蘇按察使石禮嘉為山西按察使以
朱珪為湖北按察使原任福建按察使○丙辰 上詣莊親王允祿第賜
奠○戊午改直隸州知州為正五品○己未 上啓鑾幸天津○
癸亥 上閱淀河

民居不無淹浸殊堪軫念本日朕閱看子牙河特命阿里衮分道
往勘據稱無隄處所東西約長十餘里其中間有民修隄埝被水
衝缺數處每當雨水過多之年村民一二千戶地畝千餘頃常被
水患村民見有欽差前往踏勘築隄無不歡欣踴躍云從此子
子孫孫皆可永遠澤恩且隄內之地亦可盡成膏腴實於居民有
益等語從前修築格定隄原為捍衛村民今三灘里至莊兒頭十
餘里獨無隄岸以資保障村民未免向隅著交與方觀承再行詳
悉相度接築長隄即覈實估計妥議具奏尋奏接築隄自文安縣
屬之三灘里千里長隄起至大城縣屬之莊兒頭格定隄止共長
二千七百七十二丈頂寬一丈六尺底寬五丈酌就地勢高五六
尺不等需用土方估銀六千九百五兩零見飭大城文安二縣逐
段興修務於汛前完竣仍飭該管之子牙河丞天津道往來督察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壬
報聞○諭前年因莽匪滋擾劉藻辦理不善特用楊應琚為雲貴
總督前往接辦彼時尙有木匪一案經常鈞具奏請俟剿滅莽匪
後再行辦及朕以此等邊外蠻觸原屬不成事體皆因吳達善劉
藻各任內不能實力查辦養癰貽患所致亦諭令一併辦理務使
悉絕根株以昭懲創為永靖邊圉之計楊應琚到滇後莽匪業已
勦平不過經理疆界搜勦逸賊諸務嗣因莽匪召散逃入緬甸楊
應琚行文向彼索取並奏稱如彼不將逆首擒獻即與問罪之師
朕以緬甸僻在荒陬從未敢侵犯內地其事亦不值與兵動遠旋
據奏木邦蠻暮相率投誠朕以楊應琚久任封疆歷練有素必非
輕率喜事者比諭令酌審情形以定行止楊應琚自應將邊備夷
情通盤籌畫或木邦等實因緬首殘暴眾心渙散窮蹙來歸固可
設法招徠使成瓦解之勢並當計及受降以後如何撫綏防禦俾

之永款與圖不貽後患乃該督即親往永昌受降且云機有可乘不難籌辦朕謂該督必已操成算於胸中自能相機妥辦方嘉其實心體國勇往任事隨即加以獎諭並望其迅奏膚功以膺懋賞不意該督自受降以後毫無調度新街雖已駐兵而一旅孤懸於蠻蕃並無聲援犄角之勢所謂善後事宜安在迨緬匪率眾侵擾戎行前驅深入剋復蠻蕃新街以揚我武乃李時升朱崙節次退回內地置新附地方於不顧而楊應琚見事稍棘手憂惶成疾朕以該督為國宣力忽染沈疴深為軫念賜藥賜醫體恤倍至以冀速痊而該督病後神志昏憤竟無主宰且又適當總兵阿穆呼朗病故軍營重務惟委之朱崙一人李時升又不親自董率任其逞綠營虛張粉飾惡習屢次誑報楊應琚竟甘受其愚漫不加察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天

惟知據稟轉奏全不見有運籌決勝機宜則是以辦理軍務之總督竟成軍營報事之人不甚可笑乎朕覽其屢次所奏殺賊一萬餘人即疑其未必確實旋復據奏緬酋屢遣其頭目詣營乞降情願遣散兵眾懇請賞給蠻蕃新街照常貿易且云地勢險惡進兵得不償失是該督始則冒昧貪功繼則欲圖苟且完事肺腑如揭而前此奏報殺賊之虛誑益復顯然因按所繪地圖詳加審度前後所奏種種乖謬不可枚舉因傳諭詢問該督即如蠻蕃新街等投誠時已令其遵制薙髮留辮即成內地版圖自當扼其險要以為進兵之地乃新街一挫遽爾退回鐵壁關內則是蠻蕃新街早已棄而不守賊眾又何必復請賞給貿易似此支離荒誕其將誰欺且緬匪亦一大部落如果誠心乞降願附屬國其酋長自當請罪納款具稟輸誠效安南暹羅之通職貢奉正朔並將蠻蕃新街

呈獻或尚可議及撤兵戡事乃率據綠營將弁捏詞誣報以匪目遣散匪眾為得計輒欲還其歸附之地且蠻蕃而外尚有木邦整欠整賣景線等處前此均准其內附設緬匪又復效尤滋擾該督亦將置之不顧有是理乎又如前奏殺賊萬餘則是軍威大振縱不能乘勝深入直搗賊巢亦當及此克捷先聲收復蠻蕃新街搜剿賊匪不應退回內地又伊等前奏賊眾二萬人如果剿殺萬餘則業已殲滅大半羣賊甯不望風驚潰騰落奔逃又何敢糾合餘爐偷越邊境肆其滋擾如果殺賊盈萬則我之兵威可謂大盛何反讓地退兵又不知楊應琚何以深信不疑受其蒙蔽而不悟因念該督病雖小愈而志氣未清致為人所愚惑特明白開示令將該處情形據實查奏即果有難辦之處亦應切實奏聞候朕裁奪今據覆奏仍屬虛詞而於事之關鍵總不明晰似此執迷不悟可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天

見該督之病憤無能矣至於賞罰嚴明尤行軍之要領李時升以提督大員衝鋒勦賊是其專責乃動輒派委員弁迎敵並不躬親行陣督率進剿若無與己事者然且按圖詳校由楞木退至鐵壁關復以次退至杉木籠而朱崙亦自戶腊撤退至隴川皆係漸回內地並未奮勇進兵惟以捏詞欺罔為能事是二人實為此案之罪魁業經降旨革職等因乃楊應琚此次仍不將李時升朱崙嚴行參處僅以副將陳廷蛟等五員奏請革職如果伊等臨陣退縮即當以軍法從事亦非止予罷斥可了若不過尋常過犯又豈可以効此數人便足示軍營懲創種種錯謬均出情理之外此楊應琚前後辦理緬匪情節也總之辦理緬匪一事朕初無欲辦之心因楊應琚以為機有可乘故聽其辦理及至緬匪侵擾內地則必當殲渠掃穴以申國威豈可遽爾中止且我國家正當全盛之時

準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區區緬甸而不加剪滅乎而楊應琚竟思就事完事實為大謬至此時尚不知翻然改悔奮勇自效深負委任之恩若非念其痰病糊塗必將重治其罪但如此漫無措置軍務斷非伊所能辦理若仍令其復膺重任必致債事失機其為貽誤更大楊應琚著回京入閣辦事俾得安心調攝其功過於事定後再降諭旨雲貴總督員缺著明瑞補授前往經理軍務相度辦理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辦理緬匪一事種種錯謬不能復勝此任已降旨令其回京入閣辦事其雲貴總督員缺令明瑞補授前往永昌接辦軍務明瑞此行專為進剿緬匪調度軍營一切機宜並令其奮勵將士鼓舞奏功是其專責至於地方應辦之刑名錢穀銅廠等事斷難兼顧鄂甯以巡撫駐紮省城一切皆當實心承辦並不必關白督臣即稽察屬員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候朕酌定何以前此並不籌及進兵日期竟以勦賊重務置之度外經朕諭令酌量春夏瘴過與師進剿楊應琚即藉以為苟且了事稍延時日之局實不知其具何肺腸也又楊應琚前奏令朱崙統兵進剿今告福靈安則以朱崙切齒緬匪往彼堵禦俟賊至即可多殺數人不但荒唐不堪亦自相矛盾朱崙前由楊木退回戶腊撤復由戶腊撤而至隴川漸次退回內地其怯懦無能可知今復自西而東豈得謂之統兵前進况朱崙往木邦一路在賊匪由猛卯渡底麻江之後朱崙尾追尚不能及又安能越過賊眾至木邦堵禦是朱崙之往木邦不過僅圖退守即堵禦且不可言又豈得謂之前進乎竟不料楊應琚信口枝梧欺誑至於此極伊從前飾詞奏報朕猶意其風痰病後神志昏迷為將弁所蒙混今病已就痊仍復為此支離誑飾之語以文過遂非其居心更不可問楊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屬自相矛盾我兵自新街失挫之後朱崙李時升漸次退回內地以致賊眾猖獗偷越蓋達邊境復竄入猛卯侵擾土司地界我兵從無抵禦是賊眾見在毫無悔懼倘安得謂彼有歸順之意乎其為荒唐不足信尤屬顯然至所稱差委安人前往查探尚未據探明回報等語今距該督前發奏摺時已將兩月所探情形若何亦當早已覆到何以延緩多時該督屢次奏報並無一語提及更不可解看來楊應琚前此尚因病後神昏輒據朱崙等說欺欺彼之言轉奏欺朕今病已就痊經朕屢次降旨嚴飭伊計無所施遂為此蒙混支離之語希圖塞責朕何如主而容彼逞此等伎倆乎著傳諭楊應琚因何含糊覆奏及差探之人所探實在情形若何即據實覆奏無得仍前支飾自速罪愆○免直隸通省通賦○庚午上閱鹽池○閱天津駐防滿洲兵以弓馬及國語生疏命議都統富當阿等罪示懲○辛未 上駐蹕天津○壬申閱綠營兵○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福靈安奏稱於龍陵地方遇見李時升告知朱崙在暮董地方駐兵將及一月等語前楊應琚節次奏稱朱崙已由木邦一路進剿匪眾並稱李時升親率官兵占據新街以為進兵之計朕彼時即知其荒唐捏飾業經降旨飭問今福靈安稱朱崙在暮董駐紮已將一月暮董又在木邦之內朱崙駐彼遲留觀望退縮不前與木邦有何干涉而楊應琚猶詭稱其統兵前進天下有如此不顧情理任意掉謊者乎至李時升既見在龍陵其地在騰越以東更屬內地土司境界距新街甚為遠闊與楊應琚前奏率兵進剿占據新街之語尤屬矛盾况李時升朱崙俱係軍營統兵大員既皆由西而東則銅壁關一帶地方又委之何人經理其各該處要隘見在作何駐兵防守緬匪賊眾見聚何處並

未見其明晰具奏行軍何等重務而可如此漫不經意乎至從前新街小挫之後兵既退回朕料及發暮新街必皆棄而不守因諭楊應琚以該處既隸版圖自當奮進收復扼其險要為進兵之地伊即當按其地風土情形據實籌辦如或交春瘴發不宜輕涉亦應將實情奏聞候朕定奪乃以李時升進兵一語希圖搪塞其將誰欺且此時微外瘴漸盛朕豈肯令士卒冒瘴遠涉不加體恤乎楊應琚不懲李時升朱崙從前畏蕙僥倖事之失至此復冒昧妄行既不因時又不恤下種種乖謬是誠何心若因錯誤在前曲為迴護冀以虛詞蒙蔽朕何如主而容彼施此伎倆乎楊應琚如此迷而不悟恐其福氣已盡不至自取罪愆而不止著嚴切傳諭楊應琚令其即行據實明白回奏毋再仍前支離速答○免伊犁屯田回人舊欠麥穀○甲戌 上回鑾○乙亥諭朕此次巡行河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聖 淀閱視隄防今由運河回鑾經臨筐兒港察看減河形勢見壩身出水處高於河底七尺則遇汛漲時所減之水下注過猛易致跌落成坑排椿不無撼動自應於石工之外接築灰工十五丈使坦坡漸平以導其勢至王家務捷地興濟三處減河皆所以宣洩盛漲保衛隄工別由一路入海不使三岔河之水匯積尤為畿南水利攸關亦宜一律疏濬流淤期於深通易達再子牙河故道自谷家莊以下至吳家溝一帶河身窄狹並應普律展寬用消滙水以衛民田所有各處工程著該督方觀承按工覈實估計奏聞動帑興修務使疏洩得宜俾河務民生永資利賴副朕省方嚮咨至意○丙子移江蘇蘇松糧道駐蘇州兼巡蘇州府○丁丑 上幸南苑行圍○諭緬甸僻居荒徼前此未聞其跳梁侵軼本無庸加以兵誅並未嘗因國家富全盛之時邇年來平定準夷回部我武遠

楊更欲並炎方蠻服一併掃平為拓土開疆計也今楊應琚覆奏稱緬酋猛毒頻年滋擾土司邊境若不乘時捷伐誠恐養癰貽患等語此皆從前吳達善劉藻等不以為事因循貽誤所致使伊等將此情形早行入告朕斷不肯過事姑容必特派能任事之大臣前往督理亦決不以此委之楊應琚矣至楊應琚初到滇時以緬匪自作不靖欲為籌辦其意亦未嘗不善但既欲用兵必須通盤計算扼肯綮以決機宜朕向謂楊應琚久在外任閱歷已多雖軍旅非其素嫻而審勢運籌自當確有成算孰意其當蠻募新街等處相率歸誠時惟稱有可乘之機不致重勞兵力並未統策全局布置周詳使新附之區永隸輿圖無貽後患遽爾輕率受降已為失算至於新街一帶既為緬甸扼要又不知嚴兵駐守據為入緬先聲致趙宏榜冒昧徑行一旅孤懸無援敗衄更屬毫無調度而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三

楊應琚自新街小挫旋即憂惶成疾其後病雖愈而神志終迷漫無主宰一任綠營將弁捏詞虛報展轉欺蒙恬不為怪朕節次覽其奏牘覺情節多屬可疑始詳悉指駁令其據實陳奏今據奏到則從前所稱殺賊盈萬及緬酋乞降俱係朱崙趙宏榜虛張粉飾歷來錯誤之處一一不出朕之所料楊應琚諸事荒謬至此若再令其在滇經理其誤事更不知何所底止而緬匪本篡逆餘孽且敢侵擾邊疆惡貫已盈罪難輕追更不可不亟加剪滅因命明瑞代其總督之任奮勵將士務期克捷奏勳此仰賴 上天默佑啓迪朕衷先幾已燭其情偽尚可及早圖功並非有人能指其謬誤將萬里以外情形陳於朕前也楊應琚覆奏原摺並發眾人見之當無不共曉者可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庚辰 上還京師○辛巳諭楊應琚辦理緬匪一事種種欺飾錯謬不可枚舉已將此事

始末宜諭中外矣即此番覆奏各摺調度乖方更出情理之外如總兵劉德成本與華封同在東路駐守朱崙在西路征剿乃楊應琚於去冬輒將劉德成調至近西之蓋達一帶而勦截底麻江賊眾則又舍附近之烏勒登額不行專檄堵殺又不委東路之華封等相機迎擊轉令朱崙自西而東從後尾追當此軍務緊要之時而東西更調措置失宜實不解其何意想該督漫無定見亦未謂度任無能之總兵等東西自由雖稱勦賊實乃避賊耳至另摺所奏劉德成遷延不進乃去冬之事何以遲至今年二月杪始與烏勒登額之觀望不前一併參劾明係楊應琚此時自知難以隱諱姑為此奏塞責夫賞罰嚴明乃行軍先務而漫忽因循若此尙何以示勸懲勵將士乎但二人俱係總兵大員而習為畏葸怯懦既據參奏亦斷不可姑容貽誤劉德成烏勒登額俱著革職鞫解交刑部治罪總之楊應琚辦理此事狂於前此勦除莽匪之易以為緬夷亦不過偶爾滋擾無難驅散使思微幸居功及賊眾侵據新街等處又毫無主宰不能決機制勝鼓勵前進振我軍聲惟任綠營將弁粉飾欺蒙於賊少處駐兵躲避而楊應琚不知事理輕重尙據軍營謊報謂緬酋遣人乞降求賞新附之地冀朕允行便得將就了事若非朕燭其情偽嚴切飭詢其底裏安能舉露設如楊應琚前奏遽爾罷兵則竟視內地土司任賊匪侵陵而不顧尙復成何事體而緬賊稔惡至此若不亟加剪滅又何以申國威而靖邊徼乎朕前此尙原楊應琚病迷所致是以加恩降旨令其入閣辦事其功過俟事竣再定今舛誤日甚一日斷難期其後效雖稱親赴沿邊一帶督辦見在已非進兵之時諒亦不過虛應故事楊應琚負朕委任恩眷豈可以虛偽詐妄之人謬廁輪扉著革去

大學士仍交部嚴加議處○命陳宏謀為東閣大學士兼理工部
事劉綸為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壬午諭楊應琚辦理緬匪種
種謬妄已屢降諭旨宣示中外矣茲據覆奏從前詢問各情節其
乖舛荒唐之處皆不出朕所料如所稱沿邊地方衰延一千餘里
附近各關山僻小路並未設法堵剿其餘巨石萬仞等關亦止各
派兵二百名以致匪眾越至盡遠並漫入戶腊撤隴川等語我兵
自新街小挫之後使能得其要領鼓勇直前收剿新街等處擒斬
一二賊渠則烏合之眾自必聞風奔潰何轉致紛竄內地皆由李
時升朱崑畏葸餒怯惟擇賊少處所退避倖安不能掩擊追捕轉
使賊眾乘虛闖入益無忌憚敢於肆行滋擾二人皆統兵大員如
此懼敵失機此而不予以重懲何以示儆而楊應琚從前竟視為
泛常姑容貽誤不知具何肺腑且自十二月以後總未出關剿賊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奏

及烏勒登額駐紮宛頂並不就近掩擊底麻渡江賊眾皆經朕洞
燭及之按圖嚴詰楊應琚知難以再為隱飾始一一傾吐則伊前
此所調度者何事屢次所疏報者何心不意其盡昧天良一至於
此著再將此諭部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應琚覆奏詰問各情
節其種種舛謬果不出朕所料實為盡昧天良業經明降諭旨矣
如總兵烏勒登額駐紮宛頂於賊匪過底麻江逃竄時並不調兵
掩擊其坐失事機之處從前奏報並無一語提及經朕降旨嚴詢
昨始據將該總兵參劾乃楊應琚今日奏到則稱前已奏參在案
計其發摺之期相距僅隔一日而竟若其事已早經辦理者明係
因朕切責及此自知參奏遲延難以支飾故倒提月日先為前奏
然亦不過隔一日耳何能希圖姑脚復作止含糊之語朦朧文過
其居心更不可問著將此嚴切傳諭楊應琚令將前後兩奏是何

意見據實覆奏○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據湯聘等奏緬匪竄入孟
良地方將整賣景線乘虛佔已同楊重英夔舒前往普洱就近
督率料理一摺已另有旨諭矣此事先據楊應琚奏稱探聞緬匪
有欲滋擾整賣之信普洱相距甚遠已飭該土司並附近土司協
力防禦見在作何辦理及堵剿情形若何此次緬匪竄入孟良等
處楊應琚曾否據報籌辦著傳諭楊應琚即速覆奏湯聘摺並著
鈔寄閱看又諭楊應琚辦理緬匪一案調度乖方種種舛謬錢度
在永昌軍營辦事一切情形自所深知楊應琚屢次奏摺謬妄支
離不可枚舉而近日覽其覆奏各摺似覺稍有條理或由錢度代
為酌商亦未可定著傳諭錢度將楊應琚前後辦理各情節及李
時升朱崑欺罔軍情各實蹟速即據實詳晰覆奏藩臬兩司遇有
地方緊要事務督撫辦理不善原許其具摺奏聞錢度從前不行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奏

入告或以事關軍務不敢從旁干預朕亦不深責此次經朕詢問
若不據實陳奏則是自取罪戾矣况楊應琚乖張欺飾之處皆經
朕諒為燭照因而底裏畢露並非有人指摘此時楊應琚罪狀已
定錢度即和盤托出於楊應琚功罪亦毫無增減錢度更不必稍
存掩護代為受過也著將此傳諭知之尋奏楊應琚辦理緬匪一
案先因騰越副將趙宏榜稟稱蠻彝土司投誠我兵已據新街遂
以為機有可乘調兵三千六百名即令趙宏榜先往受降迨行至
滾浪地方接據趙宏榜告急文書知新街已失始加調各鎮營兵
並提督李時升總兵朱崑於十月初同至永昌督辦十一月初八
日官兵初抵楞木與緬匪接仗彼此互有殺傷詎緬匪分眾由萬
衝散楊應琚即飭總兵劉德成於蓋達等處剿殺李時升亦遣遊

擊馬成龍由戶册撤堵禦旋被種匪衝散馬成龍陣亡賊眾將截
鐵壁關李時升朱崙竟將榜木兵一齊撤出以致新街之賊乘空
竄入會同戶册撤賊匪焚燒隴川十二月底官兵陸續到齊又誤
聽該匪投誠之詐未經環擊致匪眾伺懈於正月初旬竄入猛卯
由底麻渡江宛頂官兵未能截殺種匪遂將木邦占據楊應琚隨
飭李時升等奪取新街朱崙等追勦木邦賊眾官兵復遷延未進
僅將新街收復查滇省綠旗兵除昭通東川開化曲濶四鎮尙敢
與賊對仗餘皆退縮不前李時升朱崙均未親行臨陣混報斬獲
並不以首級耳記爲憑楊應琚取下姑息染患痰證既未能察究
虛實迨病勢稍定又不立將蕙官弁參處惟以該匪投誠具奏
實屬欺罔得旨覽奏俱悉○刑部等衙門議奏欽差侍郎期成額
等審訊原任湖南巡撫李因培於署常德府錫爾達揭報武陵縣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六十五 天
知縣馮其柘虧缺錢糧二萬餘兩因甫經保題倉庫無虧礙難入
奏與布政使赫昇額商令桂陽州知州張宏燧前往查覈代爲彌
補止將有抵之項八千餘兩轉揭題參並欲將原揭之錫爾達尋
事參劾實屬營私欺罔赫昇額扶同徇隱並擅發藩庫銀五千兩
給張宏燧代爲補苴任意舞弊請照軍務錢糧合奏公事規避增
減緊要情節朦朧奏准因事發露斬候例擬斬請旨卽行正法至
馮其柘侵虧錢糧至二萬餘兩張宏燧迎合上司擅將官項那移
代人彌補並致本任庫項虧缺一萬餘兩俱合依侵盜錢糧一千
兩以上斬候例擬斬候查該犯等恣意侵蝕數至逾萬應請立斬
均應如所擬得旨李因培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馮其
柘侵虧公帑至二萬餘兩之多張宏燧專事結納交通輒敢將帑
項任意取攜私行彌補虧空實屬湖南通省劣員罪魁均屬法無

可道張宏燧馮其柘俱著照部議卽行處斬至赫昇額於馮其柘
一案令張宏燧覆查減改虧項代爲彌縫事由李因培專主赫昇
額扶同巡撫辦理情節自較李因培爲輕不應以此爲赫昇額罪
案其擅將鉛價五千兩發給劣員並素與張宏燧交結保舉及侯
七郎一案懇恩常鈞徇庇張宏燧顛倒案情其罪實在於此著軍
機大臣會同刑部再行嚴訊明確另擬具奏再降諭旨○甲申發
健銳營兵五百名赴雲南○以德風爲內閣學士由舊○乙酉諭
太學 文廟前經改用黃瓦楹楹鼎新迄今閱年已久宜重加丹
牘式煥宮牆著交見在派修宮殿工程處諒日鳩工敬謹繕葺用
副朕重道右文至意○丙戌諭前廣東糧道有折收米石之案因
思此事自查辦明福以後積弊既清復自何人發端不可不徹底
根究重懲示儆諭令李侍堯明山據實查奏旋據李侍堯等奏稱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六十五 天
折色之弊復始自富明安是以降旨革職鞫問令該督撫等嚴審
定擬嗣經楊廷璋王檢訊奏則於富明安是否首犯並不能確有
證據轉以所供例得折色之數浮多七百餘兩遂指爲批外勒索
併賊科罪當時閱其情節支離似乎有意周內不足以服其心因
命將富明安解京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質訊今據查覈卷冊詳
悉研究則楊廷璋等所審富明安批外勒索一款毫無影響卽原
奏未經入版之米一百一十七石業經富明安移交後任糧道張
曾接收見有交代印冊可據是富明安並非此案罪首而作備之
故又當於張曾是否問至李侍堯等初次查奏時據收米草簿見富
明安任內有未註入版之項且經倉書人等供認因指富明安爲
首先復犯但不根查交代冊籍亦難辭疏略之咎李侍堯明山均
著交部察議至楊廷璋王檢等於富明安到案時犯證具在無難

質訊明確以成信據如其事屬子虛即應據實奏聞另行審辦何必遷就原參曲為入罪使非朕令解京覆訊幾致重輕顛倒豈所以協情法之平楊廷璋王檢及承審各員並著交部嚴加議處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從不稍存成見使富明安果為此案罪魁自難輕宥今既訊與富明安無涉自應究及接收之張會儻張會到案後又能供辨有據確指始自何人則張會又為無罪之人亦不難遞行根訊接收之人朕於富明安張會並無所愛憎於其間惟欲使其事水落石出實在首犯毫無遁情以正刑章而飭吏治斷不肯聽其含糊了事也恐外省督撫審理案件似此依違迎合者正復不少可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丁亥 上親耕藉田○己丑諭前湯聘等參奏趙宏榜在新街輕進失事請將伊革職看守彼時以趙宏榜如果係輕進向屬勇往向前猶可稍從末減因止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將伊革職令在軍營效力贖罪今覈此案情節則趙宏榜於新街挫趾之後即逃回鐵壁關以致新附地方棄而不守且前此又係伊怨恚楊應琚啓釁此後又從未聞其鼓勵戎行率兵前進而楊應琚方且保奏欲以都司復用是其諂媚總督畏蒞貽誤軍情之罪不可不重懲以昭軍律趙宏榜著即交刑部治罪○庚寅諭李侍堯服制將滿著回兩廣總督之任楊廷璋著來京補授刑部尚書○諭楊重英著以按察使銜留於雲南聽總督明德派辦軍營事務所遺江蘇按察使員缺著吳壇補授○癸巳諭楊應琚辦理緬匪一事種種捏飾乖張俱非情理所有節經明降諭旨宣示矣今復據奏因聞緬匪竄入孟良擬親往普洱就近督率堵剿等語所奏尤屬荒謬可笑楊應琚前此具奏親往沿邊一帶督率將士亟圖克復新街以為進兵之地今忽將新街一路委之一副將

哈國興藉稱堵禦孟良前往普洱試思普洱距永昌尚遠計伊到彼賊匪又不知竄往何地且目下已非進兵之時伊即親往又何益於事明係因新街有賊憚於前進故欲退回普洱希圖潛避顛倒錯謬若此實不解其具何肺腑此皆楊應琚罪案昭著之處難以自行掩飾者所有楊應琚奏到之摺並著鈔發俾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鄂甯密奏楊應琚毫無調度粉飾遷延一摺已於摺內批示又楊應琚奏見在親往普洱就近督率堵禦等語明係欲避新街之役故藉詞往普洱堵禦亦降旨宣示中外矣楊應琚辦理緬匪一案債事失機乖張錯謬種種不可枚舉此事已斷非伊所能籌畫且伊大學士及總督業已革退即令伊仍在雲南暫管事務將弁等亦必不能聽其約束徒因彼在前得以售其欺誑更於事體無益楊應琚著革職鞫傳諭鄂甯即遴委委員押解赴京交刑部治罪明德未到之先所有總督印務即著鄂甯暫行署理緬匪敢於侵擾內地抗拒官兵不可不與師問罪大示懲創但此時已非進兵之期楊應琚零星調兵抵禦並未能有克捷之處徒傷官兵元氣益令將士心生畏怯即鄂甯所奏獎舒稟請加調貴州官兵之說亦屬無益且恐眾人聞知轉生驚疑鄂甯此時惟當示以鎮靜不可稍涉張皇恐邊外瘴癘已盛亦不必復令將士冒觸輕進莫若暫為按兵不動使得養蓄銳氣俟明德到彼相度時勢剋期深入以奏膚功至楊應琚請將召丙革職鞫問並欲將臨陣退縮土練等正法一節尤屬不知事體楊應琚以督臣庸勦賊重任尚不能督勵士卒鼓舞長驅致緣營將弁畏葸債事楊應琚前此惟任欺蒙曲為徇庇此時乃欲於新附土司求全責備何顛倒若是乎况召丙並未為緬匪脅從僅因力弱無能攜家潛逃

尙屬情理所有而土練等尤不宜令其獨當一面如果善於驅策自當與官兵同效疆場又豈可脅以刑威過於刻責乎若此時將伊等一體治罪既不足以服其心轉使徼外土司心生疑畏又安能望其歸誠用命乎召丙及土練等俱不應如楊應琚所奏辦理若彼已將召丙拘執卽命鄂甯釋放並宣示朕旨俾其感戴德意永受綏懷其見在一切軍營應辦之事並著鄂甯悉心籌畫務期妥協至進剿機宜俟明瑞到滇辦理可將此傳諭知之

夏四月乙未諭昨鄂甯奏抵滇查詢原由一摺內有接據署普洱府黑光等稟稱欽差監軍楊之語其名甚屬不經已於摺內批示恐該省無識之人尙有襲爲謬稱者不可不明白宣諭前令楊重英馳往雲南軍營辦事其時楊應琚乖張荒謬各罪狀尙未昭著朕念其或因病後心神失據致爲緣營將弁所蒙貽誤重務伊子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聖

楊重英平日尙屬曉事是以令其星馳前往襄助伊父辦理一切至原諭內所云做監軍之意亦猶楊廷璋前在粵西義甯以道員而該省督撫委以辦監軍之事今楊重英在滇亦不過令其同總兵等與聞軍營諸務並非加以監軍之名也乃該省竟稱爲監軍且冠以欽差字樣實爲不諳事體楊應琚以總督膺勦賊重寄斷無命他省臬司往監督臣之理况楊重英又係其子豈有以子而監父者乎設朕前此欲遣人往監其軍必特派大臣前往經略彼一按察使烏足以當之看來此稱未必非出於楊應琚之意或以伊子奉命赴滇輒自引爲榮寵遂爾張大其詞不顧稱名之妄而所屬各員轉相傳述加以豔稱幾如明季令內監監軍之事成何體制不可不亟爲改正見在已命明瑞前往總督雲南辦理軍務楊重英交與明瑞以道府銜聽候差委至楊重毅前此諭令至永

昌侍伊父疾今已回省城將赴湖南原任楊應琚見在自取重戾雖罪人不孥其子原無庸一體坐罪但楊應琚如此負恩誤國其子豈可仍舊服官宴然安享爵祿乎楊重毅著革職同楊應琚進京有問訊之處並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楊應琚奏副將哈國興等兵抵新街緬匪一面應敵一面上船逃遁見在我兵據守新街嚴行搜捕防禦等語可見緬匪原屬不成事體卽從前楊應琚節次所奏賊眾數萬聚集新街之語亦全不足信皆由將弁畏葸退怯不肯出邊勦賊遂致賊眾得蟻聚新街今我兵一到緬匪卽不敢抵敵惟事奔逃則烏合之眾猥劣無能更可槩見使楊應琚早能策勵士眾奮往直前不獨新街久經克復卽乘勝長驅徑搗賊巢亦易爲之事何至遷延玩誤動以虛詞誑報自取重戾乎將此宣諭中外知之○軍機大臣等議奏前因天津駐防水師營兵武藝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聖

平常甚至不能清語乘騎奉旨將該都統等治罪仍著臣等查明天津水師營設自何年兵額若干及應如何分遣另駐之處詳議具奏查天津向無滿兵雍正三年因天津界海爲福建浙江江南盛京等處商船出入要隘駐兵二千名乾隆九年增一千名二十五年奏裁五百名見駐二千五百名養育兵三百四十二名此項兵爲防海口而設今海面久已甯謐自可移撥他省查福州駐防末隊兵二百二十九名見經該將軍奏請調取廣州駐防二隊兵四百九十八名向來缺出亦係由京調取似可將此項兵分別派往福州見在請調到時卽可補額廣州見未有積缺請調到時令暫食原餉俟缺出補額再查涼州兵前經移駐伊犁所遺駐額亦可派一千名往補原缺餘兵七百餘名請分駐山海關保定府永平玉田三河昌平等州縣所剩養育兵三百餘名亦應一體分派

帶往所有水師營額請悉裁從之○辛丑諭戴第元奏請增至聖誕辰祭祀一摺殊非正理誕辰之說出於二氏為經傳所不載國家尊師重道備極優崇釋奠二丁自有常制據禮經實不同於尋常廟祀且昔人於孔子生日辨論紛如尤難臆定况孔子儒者之宗也尊孔子者當即以儒者所聞孔子之道尊之戴第元乃欲於彝典之外輕增一祭轉為褻越而不足以昭隆禮士不通經所奏宜擯○甲辰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閱楊應琚明白回奏一摺更不成話如所稱與楊廷璋會奏當厚集兵力俟至秋間分路進剿以期永靖邊陲等語實屬支離掩飾上年十一月以後節次披閱楊應琚等奏報知緬匪負固跳梁斷不可苟且了事是以傳諭伊等令其豫為調度俟春夏瘴過與師乃朕籌度邊情先期指示並非楊應琚等從前已有此議且其與楊廷璋會奏摺內所稱遵旨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或幸朕從其納降苟且完事之意非能實心痛恨緬賊決機進剿之奏也今楊應琚乃以奉旨飭辦之事遂據為先行籌及之事有是理乎至楊應琚初辦緬匪時朕尚不知緬酋前此滋擾情形因思緬酋如果將召散獻出即可無事多求且其國僻在荒徼亦不值一辦是以諭令楊應琚等酌量事機妥協經理今緬匪敢於抗拒大兵傷我士卒並且竄入內地侵擾已成騎虎之勢斷難中止此而不大張撻伐何以振國威而申天討耶楊應琚前此所為相機籌畫者何事後此遽欲草率了局者何心不可不詳加詰訊前已降旨將伊革職解來京著傳諭明瑞於中途相遇時即將此等情節逐一究詢錄供覆奏况緬匪一事係楊應琚始終承辦其一切情形及詳晰始末明瑞亦當向彼細問以備稽覈如所言尚

存虛飾或果為將弁欺蒙種種情節明瑞到軍營後覆加考察其底裏自然畢露既可知其確切罪狀即軍務邊情亦未嘗不可因以究辦酌籌得其竅要至李時升朱崙等並經擊解在途明瑞不拘何處遇見亦著將應行研鞠之處詳加訊問一併奏聞即稍稽半日之程亦無不可將此傳諭明瑞知之○丙午嚴禁各省將軍大臣調任擅帶弁兵○己酉 上詣 黑龍潭祈雨○庚戌諭昨楊應琚覆奏辦理緬匪一摺支離謬妄之處更不能掩今日又據鄂甯奏其欺飾乖謬情形皆彼實在罪案無可置辨者如朱崙等以統兵大員並不奮勇剿賊漸次退回其畏葸不前之罪皆經朕於萬里外洞燭其情偽屢行嚴切飭諭楊應琚前此並未早為參劾且據朱崙等治罪轉稱前據稟時即疑其言未必確實果如是見朕將朱崙等治罪轉稱前據稟時即疑其言未必確實果如是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則前摺何以不言及為大臣而如此居心巧詐倘得謂之稍有大良乎至所稱差遣民人李自新往東路查探等語所奏尤為錯謬探訪賊情乃軍營要務自當慎重辦理楊應琚所屬豈無幹練員弁足供任使顧令一介小民前往偵探安能得賊中真實消息即使其言之鑿鑿又果足盡信乎如此措置失宜更不可解其具何肺腸矣至鄂甯摺內所稱湯聘懷詐塞責之處湯聘誠不能無罪前已降旨將伊交部嚴加議處但湯聘本屬書生未諳軍旅用兵之事朕原不於彼責成况楊應琚身膺重寄尚且庸謬若此於湯聘更無足怪但楊應琚種種欺罔乖張湯聘若早如鄂甯之據實陳奏朕必嘉其公正乃竟隱忍不言是誠何心其咎固在此而不在于彼耳著再將此宣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閱視河淀情形見鳳河有斷流之處於回鑾駐蹕南苑時令查勘上源疏

濬以達河流今據阿里表等查奏團河下游即為屬河一畝泉下
游即歸張家灣運河俱應行開挖深遠已有旨給發帑金及時修
濬矣但此二河下游皆係地方官應行經理之事聞其中亦不無
淤淺阻塞今上游既議修治而下游若仍聽其淤梗是尾閘不能
暢達疏濬水源亦屬無益著傳諭方觀承即派委明習妥員前往
查勘將應行開挖之處及時興工務使一律暢流以資宣洩仍將
勘估情形據實覆奏尋鳳河自南苑東南開口起經大興通州
東安武清各境其自南宮村至大清河口入北淀下游一律深通
南宮村以上瀝水下注泥沙衝入每易淤墊一畝泉自南苑東紅
門開口起至張家灣入北運河水盛時未能暢注臣遵旨率同明
習工程之員逐段查勘鳳河自開至南宮村長二萬一千一百二
丈內大興境一百八十八丈通州境九十五丈武清境七千四百七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哭
十三丈無庸挑挖實應挑河身一萬三千三百五十四丈一畝泉
自開口起至張家灣運河長六千九百二十七丈河身本窄兼有
須裁灣取直之處兩河均應展寬河面五六丈底寬三四丈深五
六尺不等共估帑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見已派員分段興修得旨
嘉獎○諭昨楊應琚奏秋冬進剿緬匪事宜一摺種種未協已交
軍機大臣議駁矣如摺內首稱調撥官兵五萬之處全然不知事
體從前勘定準夷回部迅奏膚功所需兵力亦未嘗動至數萬楊
應琚歷任陝甘豈無聞見而為此悠謬之說明係其心仍不欲進
兵故為張大其詞以見事非易集苟不如數撥給又可藉口於兵
力不足非伊退阻不前之咎如此取巧伎倆敢於朕前嘗試其天
良不幾喪盡耶至欲約會暹羅夾攻一節更屬荒唐可笑用兵而
藉力外藩不但於事無濟且徒為屬國所輕乃斷不可行之事明

季資其援助實為恒怯無能豈可引以為據况我朝兵威遠播所
向懾服安藉此海外窮荒為王師犄角若將來緬酋窮蹙竄入暹
羅或匿其近境則馳檄索取飭其擒獻如巴達克山之於霍集占
獻賊獻功未嘗不可相機籌辦此時固不必豫為計及也摺內惟
兵糧一條令各土司乘奢廣為播種以備進兵時購用之需其事
尚屬可行明瑞到彼與鄂爾肅悉心籌畫安辦所有楊應琚原奏及
軍機大臣議覆各摺俱著鈔寄閱看可將此傳諭知之○壬子諭
楊應琚明白回奏一摺其李時升朱崙畏蕙遷延各情節無不一
如朕所豫降諭旨此二人之罪固無可逭但前此楊應琚何以並
不據實參奏及至朕洞燭其欺詐情形屢降旨詰問始據將朱崙
等參革治罪豈欲以事後一劾遂思掩其前愆耶又據稱從前種
種辦理乖謬實係病中貽誤初時朕亦何曾不鑒諒及此迨伊病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 宅
既就痊而掩飾支離仍復如故則又何說之辭至緬匪前自新街
至猛卯渡江復往木邦滋擾毫無顧忌朱崙領兵不過尾追其後
其沿途耽延並不肯急為掩擊賊眾何至奔逃而摺內尚稱緬匪
遁往木邦此皆緣營將弁惡習信口謊談恬然不以為恥實屬鄙
惡不堪至於蠻暮新街前此已為賊踞今賊眾散去我兵仍駐其
地並非用力攻剿所得而輒謂之克復猶得謂有蓋惡之心乎
所有楊應琚奏摺並著鈔發俾眾知之○甲寅命各省大計藩臬
兩司由督撫出考○庚申諭張泰開著以禮部尚書專管左都御
史事所有禮部尚書事務著嵇璜署理○辛酉以恩錫漕糧命業
戶佃租減交餉數之半
五月甲子朔設下五旗包衣人等官學生缺○丙寅諭蔣楷係大
學士蔣溥之子因加恩擢用至兵部侍郎伊受任以來尙知感恩

勤慎今聞遠逝深為憫惻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伊子原任知州蔣日烜俟服闋之日該部帶領引見尋予祭葬○調周煌為兵部侍郎以蔡新為刑部侍郎服闋刑部○已已諭楊應琚辦理緬匪一事種種乖謬湯聘從前並未奏聞朕以軍營之事湯聘或未能深悉尚可不加深責僅從寬交部議處仍將伊調任貴州巡撫今據明瑞奏到李時升呈出書札稟本則李時升於此事前後情形無一不告知湯聘李時升係提督大員一應軍務皆當隨時入告固不能因此稍寬其罪但湯聘既據李時升手札則於楊應琚債事乖方之處詳悉備知竟爾扶同諱飾匿不上聞封疆大臣敢於瞻徇蒙蔽若此其心實不可問湯聘著革職交刑部治罪所有貴州巡撫員缺著鄂寶調補即由該處馳驛前赴新任其湖北巡撫印務著定長暫行兼署○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明瑞奏到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哭

事件已於摺內批諭矣同日據楊甯奏稱木邦約有賊匪萬餘我兵未及四千彼此相持等語見在木邦統兵打仗之事自屬楊甯專責至一切調度機宜非其所長計明瑞此時已抵滇省即當悉心籌辦前曾降旨鄂甯令其於驅賊出界後將沿邊一帶嚴密堵禦其進剿官兵暫行撤回俟秋深厚集兵力再行深入但賊匪見在江內結寨恐我兵一撤彼即尾隨入內侵占地方亦不可不加審慎目下瘴氣方盛已非進兵之期但今已屆五月距深秋進兵之期不及半年撤回後仍須調遣往來僕僕亦不免徒滋勞頓况瘴癘非隨地皆有賊眾既在木邦屯聚或該處瘴氣稍輕如此際機有可乘自不妨添選官兵先將木邦收復剿殺賊匪震以先聲且為將來進兵之地或伴為撤兵誘彼出寨得以出其不意邀截掩殺亦設奇制勝之一法或在彼駐兵無益即撤回以蓄我兵銳

氣秋間更調新兵亦無不可俱著明瑞確按該處實在情形熟籌妥辦再嚴閱李時升所存書稟察本內有漢奸句串賊匪從萬仞關竄入蓋達之語是此次緬匪滋事皆漢奸暗中勾結此必當先行查辦使謀無所施賊無所恃最為緊要乃楊應琚李時升前此並未辦及亦未奏及一語其失機債事病根蓋由於此明瑞到彼可即速留心偵訪嚴密查拏盡法處治務使淨絕根株以杜奸宄可將此傳諭明瑞悉心經理將籌辦各情由即速奏聞○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明瑞奏到李時升呈出往來書稟察二本內有永昌府檄緬甸文稟閱之深可駭異緬匪連年侵擾邊界自應加以問罪之師非可僅煩文告設欲責論大義使之震懾先聲尤當奏聞請旨豈可匿不上聞率行馳檄且傳諭外夷立言亦自有體乃其中有數應歸漢一語實屬舛謬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况我國家中外一統即蠻荒亦無不知大清聲教何忽撰此歸漢不經之語妄行宣示悖誕已極即如此平定準夷回部時如哈薩克巴達克山未嘗不加傳諭曾有如此荒唐者乎且召散逃往緬甸向彼索取檄內何無一字提及俱不可解而所稱調集精兵五十萬大礙于尊等語既張大其詞不成事體主稱楊大學士威德之語尤為恬不知恥永昌府知府何人率意妄行乃爾必係楊應琚授意所致但檄文出自誰手及差何人持往緬甸緬甸又如何回覆並楊應琚如何不先行入告之處俱著明瑞逐一確查覆奏將此傳諭知之○發健銳營兵五百名赴雲南○以范時綬為湖北巡撫命常鈞駐哈喇沙爾辦事○調張泰開為左都御史嵇璜為禮部尚書○辛未禮器館總裁于敏中等奏恭查 御用雨衣雨帽用明黃色一品大員以上 御

前行走侍衛各省督撫用大紅色文三品武二品止用大紅兩帽至三品以下官員及跟役人等亦應區別以辨等威今擬文武三品皆准用大紅兩帽四品五品六品俱用紅頂黑邊七品八品九品及有頂帶人員用黑頂紅邊交禮器館增入官服圖並入會典知照禮部通行在京各衙門及直省文武一體遵照在內廷行走之員向不論品級俱戴大紅兩帽仍應照例得旨所奏是應照此辦理○丙子以觀音保扎拉豐阿額勒登額等為領隊大臣領健銳等營兵二千名赴雲南○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楊甯等奏稱四月十七日夜賊寨施放槍礮不絕我兵相持至曉賊勢甚眾臣等調集各路官兵盡力決戰詎右翼各營弁兵散亂賊遂乘勢侵擾所餘兵丁俱由山梁退避賊分兩翼將營盤圍住臣等聚集散兵退至龍陵拒守請將臣等嚴加治罪等語緬酋等敢於滋擾邊境抗拒王師皆由前此楊應琚等毫無調度所致楊甯等甫至軍營未及二旬且見在大軍未集賊兵乘隙跳梁楊甯等原未可深罪至單內所列逃兵二百四十餘名伊等臨陣畏葸望風遠颺情罪深為可惡我朝軍紀嚴明人知奮勇自效從未有見敵潛逃毫無顧忌至於若此之甚者此等皆軍律國法所不容著交與明瑞鄂甯逐一查明嚴行緝拏即正顯戮以昭炯戒其右營官兵因何遽行散亂領兵員弁俱係何人俱應一併查辦嚴懲但此時明瑞等方經到滇應辦重務甚多且不必蒼黃急辦總於進兵以前詳悉查明分別情節明正其罪以示軍紀看來滇省綠營兵丁積習延懦不堪實難望其奮勉出力見在續撥滿兵二千分次前往合前次共有三千此外綠旗之兵尚需若干即於四川貴州兩省內就近酌量調用不必更用滇省之兵以收實濟須於進兵九月以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辛

前到永昌方不誤事明瑞可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再楊甯奏稱至遮放地方所有運糧文員及帶兵防守之守備陳謨等俱已散去此等文武員弁非兵丁等可比情罪尤為重大著交與明瑞等一體嚴行查辦所有楊甯摺單並鈔寄閱看速行覆奏○免雲南大兵經過州縣及永昌等三府州本年額賦並通省額賦十分之五○庚辰免雲南各土司本年錢糧○丙戌諭滇省辦理緬匪一事楊應琚挾詐乖張提鎮等復退卻貽誤屢經明降諭旨其尤足寒心者彼此一味欺蒙而於軍中弁兵功罪一切置之膜外若不明白宣示何以作士氣而振戎行昨覽李時升呈出札藁內有遊擊班第守備江紀不知下落而楊應琚並不查明具奏遠謂班第等未便作為陣亡止可作為受傷身故等語咨商李時升及廷訊李時升亦有用兵以來不乏陣亡將士之供此等將士皆心知大義捐軀報國使其一登奏牘朕必優加軫卹楊應琚竟甘昧天良使忠盡之氣鬱而莫訴於天理國法尚可容乎朕撫馭臣民賞功罰罪不使稍有失當而於軍律尤為慎重向者西師之役刑賞勸懲不遺纖悉天下莫不共見共聞此等隨營士卒日久未回者其中脫有臨陣潛逃之事固當嚴行究緝俾正刑章若其效力疆場致命遂志而統軍大員竟爾視同草菅不得一與錄功之典將復何以用人何以集事著明瑞鄂甯將歷次打仗之陣亡官弁兵丁詳悉查明奏請卹賞以昭激勸其有雖非陣亡而迷失不歸及染瘴身故者亦屬以死勤事之人著一併查奏候朕酌量加恩用昭軍紀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壬辰命王魯斯為領隊大臣赴雲南六月己酉命李侍堯檄諭暹羅國嚴防緬匪竄匿○壬子召永泰來京以卓爾岱為江甯布政使○甲寅山東巡撫崔應階奏查九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辛

河故道徒駭一支由露化縣入海向來運河異漲每資宣洩今地形轉高河身窄曲一時難議興挑勘有舊河漫口河形徑二十五里南高北低地勢順利於此開挑支河俾兩道分洩歸海較速茲於四月興工計河長四千三百餘丈岸寬二十丈及四五十丈不等今河身寬五丈五尺至十一丈不等深五六尺不等兩岸俱築新隄於五月內一律工竣報聞○辛酉諭朕恭閱 實錄內所載海澄公黃芳度閩門殉節忠盡可嘉業經准襲公爵十二次以酬義烈因思綠旗世職向無承襲罔替之條但如黃芳度之捐軀授命大義炳然自應破格施恩賞延於世以昭褒忠盛典至如征勦吳逆時將軍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平定噶爾丹時提督孫思克諸人並各懋建勳庸昭垂史冊其承襲世職亦當一體加恩予以罔替又如提督陳福於王輔臣之亂勦勞聞奇被賊暗戕及近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聖

日勦平回部時提督豆斌總兵高天喜等雖不如張勇等之勳勞茂著然均能奮勇疆場抒丹效命皆宜厚予恩卹用慰忠魂其襲次滿時俱著照八旗例賞給恩騎尉俾其子孫得資以上進承遠承恩世食忠貞之報此外有似此等應行分別加以優卹者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詳悉查明具奏候朕再降諭旨國家承平百餘年中外一統滿洲漢人皆我臣僕朕亦從不肯稍分畛域綠旗將弁中果有為國盡誠克奏膚功者自應錄敘從優恩施後裔若其身歷戎行而選輒恒怯債事失機如近日李時升朱崙等之負恩誤國亦必明正典刑俾師武臣力知所儆戒總之示懲示勸亦惟其人功罪所自取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所以昭信賞必罰之大經皆於是乎在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侍郎額爾景額著馳驛前往雲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著給與欽差大臣關防○諭軍

機大臣等明瑞等奏籌辦進兵各事宜俱甚妥協已於摺內批示矣惟木邦乃進兵要路距永昌尚千餘里為內地至阿瓦城適中重地必須大員統兵三四千駐紮如從前西路用兵時巴里坤駐紮辦事大臣之例則一應軍務自更易於策應見已降旨著侍郎額爾景額前往在參贊大臣上行走俟明瑞秋冬進勦時鄂爾仍於永昌駐紮額爾景額在木邦駐紮俾明瑞得以專力進攻直搗賊巢而軍營一帶聲勢聯絡於調度機宜更為有益所有應駐木邦兵丁著明瑞酌量調撥至所奏查辦管糧官弁一摺胡邦祐已著革職留於軍前效力贖罪陳謨罪案俟孫爾桂到京後訊明再定著一併傳諭知之○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明瑞等奏沿邊關隘甚多在在駐兵防守則兵四分適為敵餌若秋冬大舉深入則賊匪必救護巢穴不暇分兵他出等語所見甚是已於摺內批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五年 聖

示今木邦重地已令額爾景額帶兵駐紮最為扼要其餘如九龍江隴川黑山門等緊要處所固宜揀派精兵併力防守至於邊界蔓延一千餘里隘口零星原難彙行備禦且將來我兵大振聲威直搗巢穴賊匪等方將自救不暇又何能四出滋擾即聞有遊魂假息竄入邊隘以為牽制大軍之計亦不過所屬土司之地當令其堅壁清野以待彼亦何從肆其侵擾轉不必僕僕調撥致分兵力且如戶腊撤等沿邊一帶本屬土境地方該處夷民並非有蓄藏積聚戀土難遷即遇賊警不難暫匿山箐避其焚劫原無庸屑屑為之顧計也可將此傳諭明瑞知之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倫蕃恭校

秋七月癸亥朔軍機大臣等議准陝甘總督吳達善奏嘉峪關外至哈密一路軍臺係屬新疆孔道一切遞送報函暨商旅往來不絕該處安設臺站原由安西行走前督臣楊應琚奏稱自靖逆沙州至哈密較靖逆歷安西而至哈密近一百六十里係將多餘里數勻分於各站之中以致人馬往還均虞疲乏經臣逐站查勘丈量沙州新路較之安西舊路實遠二百里有餘且沙州一帶水泉惡劣戈壁山坡綿長車輛易於竭蹶不惟文報稽遲即馬匹亦多倒斃實為官民往來之累若由舊路至哈密其長流水黃蘆岡二站水草豐美即格子煙墩數站間多戈壁而沿途空有井泉味平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可飲兼之自安西以歷靖逆煙村相望民戶團居尤屬輿情所便自宜循照前規將沙州臺站仍設安西至楊應琚於紅柳峽設有拽運柴草車輛本屬苟且塗飾之計今臺站既議改移其車輛亦裁又哈密既有欽差駐紮又有通判佐雜足資料理見在移駐哈密之安西道無甚緊要應令仍回安西彈壓從之○甲子命軍前奏事用清字行軍以鳴角為號○福建巡撫莊有恭卒○乙丑嚴定蒙古盜賣牧場馬匹罪○丁卯諭軍機大臣等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湯聘據稱孟良土司召丙人甚庸懦夷情不服以致該處地方復為賊匪殘破蔓延九龍江實係楊應琚用人之誤又稱支放糧餉並無憑據可查以致承辦之知府達成阿不能銷算等語孟良當緬匪滋擾之後必得強幹土司方足資其整頓楊應琚徒以召丙會為召散所逐遂不察其人之庸懦率令管理地方種

種貽誤外謬已極著明瑞鄂甯即體察孟良情形召丙不堪勝任另擇夷人中素所畏服足資彈壓之人令其襲職以收驅策之效至辦理糧餉必以稽冊為憑始可杜冒濫侵漁之弊乃該處雖有派員一切支放竟無稽查實據至今難於覈銷尤楊應琚措置乖方所致並著該督撫將前後所辦軍需詳悉確查立法妥辦乘便即行奏聞○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我兵進剿緬甸見在廣集兵糧期以秋冬大舉自必勢如破竹迅奏膚功使西南邊境救甯為一勞永逸之計但思緬地僻在荒徼兼以山巒重阻風氣隔閡將來平定以後自難設立郡縣同於內地即欲如新疆回部留駐大臣坐鎮彈壓亦恐水土惡劣瘴癘時發我兵久駐非宜至匪酋惜駁自其父喪藉牙篡弒以來濟惡虐眾連年侵擾邊地近復敢犯我顏行尤為賈益孽重自當犁其巢穴剪彼鯨鯢以彰天朝威遠服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叛之典而既經剿滅其土地人民皆我幅員赤子亦不可不為撫靖俾共享太平之福若欲另立酋長自無如仍擇莽瑞體苗裔但恐其後人久經禍亂或復選悞無能設竟委以重任未必能控羣蠻而闡聲教甚或同於井蛙之見仍然蠻觸相尋自滋猜釁轉於柔遠無益莫若量各城大小分置土司使各守其疆界不相聯屬則伊等勢渙情睽不能駭合為一或不致滋生事端亦眾建而少其力之意而各土司定則納賦咸受吏職更為易於制馭但須度其疆域險易詳審制宜如阿瓦猛密木邦諸城自較為重要其餘亦當酌量道里遠近畫界區分俾不相親附而所擇土司尤宜視其傾誠向化才堪效用而心可信任者授以土官俾之長世自衛共沐國恩其或桀驁叵測及強宗大姓雖一時震懾附難必其不心懷兩端則當如回部之霍集斯等移其族黨妥為安置以

示保全兼可承杜後患此皆大功告成後所必應籌辦及之者明瑞進兵時當隨地留心豫操成算將來辦理善後事宜即可就所經歷秩然有條措置自裕如矣至我大兵深入聲勢甚盛所向必皆披靡自不難掃蕩賊巢而既定阿瓦規模甫就遠人心志未必遠能齊一不可不暫出重兵以鎮之或外地不便久留則於邊境要區權宜遙控此亦凱旋時所當計及者著於明瑞奏報之便諭知之俾得從容籌度以期萬全○乙亥定試用人員因公降調送部引見例○辛巳調崔應階為福建巡撫以李清時為山東巡撫嵇璜為河東河道總督裴日修為禮部尚書由戶部左○壬午上奉 皇太后啟鑿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丙戌調范時紀為戶部侍郎羅源漢為倉場侍郎以倪承寬為禮部侍郎由內閣○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奏稱楊甯於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三

進勦提調之任似非所長且自本邦退回不能服將士之心貴州提督譚五格曾任滇省有年請將譚五格就近與楊甯對調等語已明降諭旨將該提等對調矣楊甯原止令其統兵勦賊至於軍營提調諸務本非其所長且年齒漸就衰老留之在滇亦屬無益今既調任貴州即令其赴黔任事譚五格久任滇中於該處情形素所諳習自可資其臂指之效至黔兵調赴雲南協勦者原係譚五格統領前往該提久與士卒相習驅策原易於用命且黔省尙有帶兵之副將等於本營董率約束亦為便易所有在滇黔兵似著譚五格兼管尤無呼應不靈之慮將來統率進勦時總在明瑞斟酌調度以期迅速集事至素柱挾詐偷安已照所請革職令其自備資斧留滇效力所遺員缺緊要若由京補放恐道途遙遠到任需時該省見有揀發以副將委用人員著明瑞於此內揀選妥

員一面委署一面奏聞補授更為妥速可將此傳諭知之○戊子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庚寅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明瑞奏到各摺已明降諭旨並將原摺改寫臣字發鈔矣嗣後如奏報軍務及一切地方公事俱照例稱臣著將此諭令明瑞知之○辛卯明瑞鄂甯奏覆查木邦頭人原係罕莽底與緬匪藉牙父子不睦彼此不時攻殺乾隆二十七年閒罕莽底病故緬匪擅將罕莽底異母弟昆象立為頭人木邦人眾不服將昆象戕害罕莽底子線五格被緬匪挾以為質木邦人又將罕莽底胞弟獲團立為頭人去歲楊應琚招撫獲團以木邦頭人在前明時原係宣慰司職銜是以賞給獲團二品頂帶授為宣慰司嗣因賊匪至木邦占據地方該處夷民或為賊匪所擄或竄伏山林惟獲團自攜三百餘戶來奔線五格亦由賊地逃出與獲團在奔什南山居住此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四

次在木邦打仗其頭目人等並未幫助賊匪惟微末夷人內有不及避入山箐者被賊擄去役使尙無與賊合夥與我兵打仗等情報聞

閏七月丙申諭巡撫莊有恭已經病故所有伊學政任內未完銀六萬餘兩著加恩寬免○甲寅諭楊應琚辦理緬匪一事調度乖方種種錯謬屢次所降諭旨甚明而其情罪難恕為法所不容則不在於失機偵事而在前後掩飾支離有心欺罔去歲用楊應琚為雲南總督查辦莽匪木匪事宜朕實推心委任伊於一切邊情軍務自當據實詳陳無稍隱飾方不負倚畀之恩迨其節次奏報殺賊萬人及欲受降撤兵朕覽奏時察其語涉荒唐傳諭詢問其欺偽情形乃漸次敗露並未有人在朕前奏奏一字也至其罪狀彰著朕猶念其或係病中受人欺誑猶可云誤於不知屢於伊摺

內詳悉批示並傳寄諭旨反復開導不啻再三尙冀其翻然悔悟遂一和盤托出以圖收效桑榆乃伊始終執迷不悟屢次覆奏各摺仍然含混遮掩卽云病後神志昏迷實不能任此重務亦應早爲披瀝直陳朕必另派人前往更代斷不令其耽延貽誤伊又計不及此但一味朦朧心存欺飾實係伊自速重罪朕雖欲格外原之亦不能廢法曲貸矣今楊應琚於鞫訊時俱已無可抵諱惟叩求立置重典卽將伊明正典刑以彰國憲實屬情真罪當特念緬匪一事原因劉藻前以養難貽患以致畏懼自戕楊應琚至彼實有不能不辦之勢而其初辦時尙無畏難之見情稍可原姑從寬免其肆市但伊措置乖張致在事兵丁多所傷損此時朕卽欲貸其一死伊亦何顏立於人世耶著派署刑部侍郎珠魯訥前往將此旨傳諭楊應琚加恩賜令其自盡所有伊此次供單及從前覆奏各摺並朕前後所降勸導各諭旨俱著一併鈔發俾中外咸共知之○戊午諭軍機大臣等鄂甯等奏據總兵書敏差弁到省面稟小猛崙地方約有賊匪千餘將防守兵練衝散閏七月初三日已到茨通見經提督譚五格帶領兵前往辦理等語已於摺內批諭矣看來此次竄至茨通賊匪似與緬子無涉若係緬匪敢於滋擾則當在永昌一路不應繞至普洱此等烏合之眾或是召散餘黨與扒先捧有仇見其退避遂乘勢欲圖報復或邊外難民結隊流竄因而滋事皆未可知見在譚五格統兵前往甚合機宜到彼總須相度實在情形或勦或逐迅速妥辦此時瘴氣尙盛譚五格亦不必帶兵深入靜聽明瑞於九月以後剋期大舉但滇省弁兵大率氣餒膽懦遇事不免風聲鶴唳驟難期其鼓勵將來進兵之時總恃京城勁旅壯軍聲而資制勝並濟以川黔新調之兵用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五

其銳氣自卽可克敵奏功至各處所有滇兵除防守外不必調充征勦鄂甯見在省城辦理普洱之事總以鎮靜爲主卽譚五格書敏亦不可稍涉張皇著將此傳諭明瑞鄂甯譚五格知之○是月兩廣總督李侍堯奏遵旨檄諭暹羅國搜擒奔竄緬匪一節傳諭曾充暹羅國貢使船戶及通事等據稱自廣東虎門開船至安南港口地名河仙鎮計水程七千三百里該處係安南管轄有土官莫姓駐紮又自河仙鎮至占澤問地方計水程一千四百里係暹羅管轄有土官普蘭駐紮自占澤問至暹羅城計水程一千六百餘里統計自廣東虎門至暹羅共一萬三百餘里九月中旬北風順利卽可開行如遇好風半月可到風帆不順約須四十餘日如有公文照會暹羅交付土官莫姓及普蘭均可齎去但前往該國係屬外洋內地兵船水道不熟未便令其前赴茲查有本港商船於九月中旬自粵前往安南港口貿易計到彼日期正係十一月間查有左翼鎮標中營遊擊許全熟諳水務臣遵諭備繕照會暹羅國王之文發交附搭商船往安南港口諭令查探齎投仍令取該國王回文報聞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六

竟敢不顧統兵將領四散奔竄其情實為可惡此必因前次楊甯在木邦打仗右翼官兵逃散未將查出逃兵嚴行治罪故九龍江兵丁仍蹈故轍此次若再不示以嚴懲則各處兵丁相率效尤何以飭軍律而作士氣况木邦之事尚可云楊甯初到正值楊應琚辦理不善之後是以未能振作茲則鄂甯在省籌辦普洱事宜明瑞到滇已將三月一切措置自當另具規模何以賊匪竄入邊界該處兵丁復有望風逃避之事豈明瑞等僅於永昌一帶籌畫進勦機宜而於普洱邊外未經留心調度乎亦不免疏略之失念其尚係初次姑從寬宥此後若再有此等情事明瑞鄂甯即不能辭咎矣譚五格見雖馳往九龍江一帶其責在於勦逐賊匪至查辦逃兵一事非伊所能經理著鄂甯即行前往該處確查辦理俟辦竣此事再赴永昌亦正當集兵進勦之時矣至德保所奏兵丁聞有賊船即行潛逃遠避如果係實情則德保尚可從寬免究以勵後效所有逃兵速即查拏重加治罪以示懲儆若德保所奏不實或別有畏葸退縮情事即將德保嚴參重處此項賊匪或係緬子由木邦繞至其地或係莽子由整欠關入邊內抑係邊外避難土民借端滋擾俱應明晰確查又所稱兵丁多因染瘴患病不能禦賊果爾則賊眾又何能冒瘴遠來看來兵丁內未必無藉稱受瘴巧為躲避者亦不可不徹底查覈並著明瑞鄂甯一併查明據實覆奏將此速行傳諭知之德保摺並著鈔寄○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德保奏總兵書敏於閏七月二十日在九疊地方病故小猛崙等處俱被賊匪占踞關緊要已於二十四日帶領官兵五百名自思茅前進勦賊一摺所奏總不明晰已於摺內批諭矣前經降旨令該撫鄂甯前往該處確查辦理鄂甯到後所有賊匪情形及

係何處烏合之眾並德保從前因何退至思茅今又領兵前進各情節自應查明具奏至九龍江邊外一帶見在瘴氣既盛譚五格帶領黔兵前往止宜相機勦逐妥協速辦使內地土司無擾以待將來大舉斷不可冒瘴深入亦無庸帶兵久駐邊外此等賊眾看來並非緬匪正賊不過召散餘黨或邊外流民借端滋擾土境原屬不成事體此時總宜靜鎮譚五格於辦竣此事後可暫回至思茅駐兵防守候將來進兵時再聽明瑞調度至所奏書敏病故一事或係病故或係染瘴身故及該鎮領兵向在何處因何欲回思茅在中途病故且書敏既在前德保何以先行退回亦著鄂甯查明覆奏再降諭旨著將此傳諭鄂甯譚五格及明瑞知之尋鄂甯奏覆查德保駐守九龍江於閏七月十七日逃回思茅復於二十四日領兵前往彼時賊匪已散無賊可勦乃並不據實奏明猶敢以虛詞妄瀆其畏葸欺蒙情節經臣等查奏自難逃洞鑿批實在可惡罪浮於李時升等亦是汝等公忠方能如此查奏若楊應琚又復欺奏矣然豈終能欺朕耶又奏查此股賊匪係召工召洲等為首勾結鬼家整欠等處烏合之眾實非緬匪正賊書敏自賊匪竄入小猛崙不能堵禦由猛窺茨通退駐倚邦前據普洱府等報稱於閏七月二十日行至九疊地方病故查明委係染瘴所致至書敏與德保本係兩路分駐一在補角一在九龍江書敏因賊匪竄入退至倚邦離思茅尚有五站德保則在九龍江背道由小路直奔思茅是以德保退回在書敏之先批亦係退回無可寬罪○癸酉調董邦達為禮部尚書袁日修為工部尚書○丙子以溫敏為盛京禮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丁丑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己卯諭嗣後蒙古王公子應襲者不必計其年歲即給與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八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八

應得職銜○乙酉王檢因病解任以鍾音為廣東巡撫奉寬為兵部右侍郎由內閣○己丑賜哈薩克汗阿布賚救諭曰伊犁將軍大臣派員護送爾使臣至木蘭入覲將爾所呈之書具奏霍罕額爾德尼伯克於去歲殺爾弟依斯干達爾汗又殺其四子擄其妻子以去爾等前往攻戰擊殺多人額爾德尼敗北入畢什克特城內不出爾欲攻取城池又無大礮仰懇大皇帝發兵二萬並乞大礮等語所奏甚屬過當爾哈薩克霍罕等皆係歸服朕之臣僕爾爾德尼在朕前並無過犯豈有助一臣僕攻一臣僕之理如因爾請兵攻額爾德尼朕即行賞給儻伊亦因攻擊爾等請兵朕又將何以處之此事斷不可行且數年爾等漸近內地遊牧經我將軍大臣等具奏欲行治罪朕加恩曲為寬免茲復降旨卡座以內空閒地方准爾等窮民遊牧此特因爾等均屬恭順之藩夷俾各得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九
休養安生爾宜與同藩和好以圖永沐朕恩如一味仇殺彼此報復又何所底止此兩敗俱傷之事也適爾爾德尼亦遣使恭請朕安到時朕亦如此訓示朕為天下共主所有歸服藩夷臣僕俱一體眷顧並無左袒爾所遣來使都勒特克呀等朕施恩令其瞻仰隨圖與宴賞賚有加又特賜爾蟒段等物交爾使臣齎回爾惟恪共臣職和睦同藩勿替朕嘉惠至意特諭○諭前據德保屢次奏報見其詞語閃爍支離即料其必有畏葸捏飾情形諭令鄂甯前往查辦昨德保復由六百里馳奏則於賊退之後領兵前往詭稱賊匪逃遁冀文其過種種荒唐欺飾之處不能自掩已降旨將伊革職今據譚五格奏德保在九龍江並未見有賊蹤一聞千總蘇起文稟報檄撥官兵被賊衝散之信即令土司刁維屏引往小路而走眾官兵亦隨俱走致所存兵糧軍械被賊燒搶等語情罪

甚屬可惡實出常理之外聞之不勝髮指前因滇省綠營將領怯懦債事嚴行懲創德保於今春陛見時請赴軍營出力念其係滿洲世僕必知顧惜顏面倍加奮勉是以將伊調任滇省乃伊於九龍江一帶並未遇賊輒爾心存懼怯一聞謠報賊信不但不能董率兵丁向前勦擊轉從小路退回致官兵相隨潰散並將兵糧軍械棄置不顧且屢次誑奏欲飾其退避之迹其無恥喪心與綠營惡習何異思之實堪痛恨著傳諭鄂甯將德保鎖繫解京治罪並須遴選妥幹之員沿途小心管解毋稍疏虞致令畏罪自戕所有報聞賊信之千總蘇起文亦著革職擊問解京究訊德保家產見已查封其任所貨財著鄂甯一併查辦至書敏在小猛崙遇賊不能身先士卒衝鋒打仗僅隔江施放槍礮已屬畏葸不堪乃僅留都司那蘇泰在彼堵禦而已退回三十里外之緬寺駐紮其罪更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十
為可惡使伊尙在必當重治其罪今既身故已為倖逃軍律其屍骸不必官為料理送京至譚五格身任提督所屬總兵皆資統轄乃見德保如此退縮並不嚴行參劾請治其罪僅照常聲敘奏聞殊屬不知事體譚五格著傳旨嚴行申飭並傳諭明瑞知之
九月壬辰朔以鄂忻為左副都御史由郎中選○壬寅 上駐蹕避暑山莊○甲辰明瑞額爾景額奏查進勦緬匪之兵由京派出八旗滿兵三千名檄調四川兵八千名貴州兵一萬名內除派往普洱兵一千尚餘九千本省兵五千共綠旗兵二萬二千名俟陸續到齊之日臣等擬將大臣侍衛各官員分領三路互相策應一路自宛頂出口由木邦前進木邦係夷部四通之地最為緊要應派兩營滿兵一千餘名三省綠旗兵七千餘名臣明瑞親自統領派滿洲領隊大臣扎拉豐阿伯玉魯斯總兵國柱李全一同行走一路

自鐵壁關出口由猛密前進此一路與新街水路較近大金江以外夷人亦宜鎮以威力應派兩營滿兵九百餘名三省綠旗兵七千餘名臣額勒登額同提督譚五格統領商辦派總兵王玉廷一同行走奉殊批令額爾景額在此路總統又令珠魯訥前往珠魯訥未到之前如木邦地方需人時將譚五格暫行留駐又奏再扎防以南由山前經過猛固猛浦此一路更屬險隘由此派兵前往與猛密中路互為聲援且可直搗賊匪巢穴但此路能多容兵馬應酌派兩營滿兵九百名三省綠旗兵三千餘名令領隊大臣觀音保統領派總兵長青一同行走又批額爾景額觀音保此二人汝再酌定又奏將乾清門侍衛及一百名巴圖魯侍衛官員兵丁分為三隊在緊要地方備用尚餘二省綠旗兵四千餘名令總兵達興阿統領至木邦後駐防永昌至木邦山多路窄各隊兵丁不能擁集一處令駐紮木邦兵在進剿兵之後兩三日陸續起程再將該夷部之兵調撥四千名伊熱悉山路林箐帶領行走以為犄角之勢使賊匪驚潰可蓄我兵力以備臨陣接衝將續行趕到者酌派各隊餘添於騰越州駐紮防守又查龍陵原有駐兵千餘名杉木籠駐兵二千餘名進兵之後龍陵已屬內地毋庸駐兵將此駐兵千餘名挑取數百名令在木邦行走使之熟悉道路餘移於宛頂黑山門等處駐紮以為木邦接應杉木籠原駐兵二千餘名特為防守騰越州隘口而設未便改移仍駐紮總匯之處臣思賊匪節次抗拒官兵今秋大兵進剿伊等亦必揣知豫防惟及早進兵乘其不備三路合攻蔽功似屬較易得旨待汝等捷音○丁未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以喀爾阿署刑部侍郎富明安署山西布政使○辛亥以尹嘉銓為山西按察使由甘肅西甯道

○癸丑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己未諭見在雲南綠營兵丁武藝平常而戰陣怯弱毫無勇往之氣風俗頹敝此皆歷任督臣不行整頓任其積習相沿所致從前愛必達劉藻吳達善曾任彼處總督平日不以武備為事以致流弊至於此極也應封疆要任者如此辦事必當嚴示懲創愛必達已治其罪劉藻亦業已物故吳達善著交部嚴加察議為各督臣炯戒
冬十月辛酉朔以永甯為內閣學士原任盛京禮部侍郎○壬戌諭朕檢閱朝審官犯冊內李因培辦理馮其柘虧空一案始為減數具題繼復授意彌補甚至將據實揭報之知府錫爾達不惟不加賞識轉欲別為構毀指參其為昧天良而亂國憲實非尋常干犯功令者可比封疆大臣受朕深恩分應奉公守法乃因迴護曾經保題庫貯無虧而甘心罔上行私推其流弊勢將何所不至即明正顯戮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年 三
亦其罪所應得第念前此和其衷徇庇段成功之案雖同一彌補虧空而先經收受賂遺其貪黷欺蒙情尤可惡是以即行子句以李因培較之尚無得贓之款與其衷究屬有間若梟令肆市權衡殊未允符然欲更為曲貸則準之情法均不可以為訓因命侍郎四達御前侍衛索諾木策凌前往傳諭加恩賜令自盡以存大臣之體特恐庸愚無識之徒或謂李因培與莊有恭皆係巡撫衙庇屬員獲譴而一則竟子復職一則僅令自裁未免妄生擬議殊不知莊有恭於段成功之巧為開脫與臬司知府等有意從寬彼此相喻無言尚未有顯然授意指使情節猶屬外吏相沿積習是以定讞示懲旋仍施恩錄用揆諸李因培之任意舞文乖張挾詐者迥不相類並非輕於莊有恭而重於李因培也再如湯聘身為撫臣目擊總督楊應琚欺誣僨事並無一言入告自不得不加以

重罰然湯聘不過一庸懦無能隨人俯仰之人耳使以他人處此亦未必不蹈其故轍求其二莅滇境卽具摺盡發其奸不過鄂甯等公忠體國者能之豈可以之深責湯聘哉是其罪尙可量從末減已命法司改入緩決以昭平允夫刑賞國家大柄朕臨御以來慎重刑章雖細民案牘無不詳加校覈務使無纖毫之爽况以大員重案視其情罪虛衷斟酌適輕適重各如其人之自取而無所容心其犯出無心者雖必示之懲創未嘗不許其前滌自新且或棄瑕錄用若其營私藐法肇由自作此而曲爲姑息將使職任封圻者互相效尤如用人何如國典何四人皆係大臣其治罪差等判然難以槩例者如此不得不明切曉示俾各省督撫知朕明罰救法一秉大公卽朕亦不得自主惟其人之自取尙其共知儆惕副朕整飭官方激清吏治之至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以伊克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年 三

坦布謝埔俱爲內閣學士伊克坦布由內閣侍讀學士謝埔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選○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奏稱猛密一路進兵必得更事大員方於事務有益見派額勒登額譚五格同往一切進攻事宜委之額勒登額綠營兵丁令譚五格統領至駐紮木邦辦事最爲緊要珠魯訥一時不能遽到進兵後一切機宜明瑞仍同額爾景額辦理俟珠魯訥到日額爾景額再領兵由猛密一路續進等語明瑞等此奏殊未達朕意朕命額爾景額統領此路者非不用譚五格與額勒登額也止以各路進兵參以綠營必和衷共濟方於事體有益譚五格出自包衣佐領雖久任提臣未更戰陣額勒登額雖久任戎行未免有烏拉齊習氣器度狹隘若令二人同在一路必至各執己見於事無益額爾景額身係滿洲雖未經戰陣若論辦事額勒登額決不能及伊係參贊大臣令其統領大兵應約束者約束應

調停者調停旣可收兵丁之力而額勒登額等亦不至各執己見矣若謂珠魯訥不能遽到進兵後木邦辦事乏人殊不知大兵前發木邦已成腹地有何可慮一切事務留一軍機章京在彼俟珠魯訥到時卽可交代明白著傳諭明瑞等卽遵照辦理○分江蘇秦州屬東臺鎮爲東臺縣裁東臺同知缺爲知縣秦州州判缺爲東臺水利縣丞○召慶舒來京調宮兆麟爲雲南按察使以梁國治爲湖南按察使由山西冀甯道遷○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奏稱猛密一路甚屬緊要額勒登額事體練達故派於此路額爾景額暫留木邦俟珠魯訥到彼卽帶兵續進等語明瑞此奏竟視額爾景額與額勒登額等矣前據伊等以猛密一路派額勒登額並令譚五格同往管轄綠營兵丁額爾景額同明瑞暫駐木邦辦事俟珠魯訥到日再行領兵前進朕卽降旨以譚五格出自包衣佐領未更戰陣額勒登額雖經戰陣而有烏拉齊習氣額爾景額身係滿洲辦事亦非額勒登額所能及令其統領大兵旣可收兵丁之力而額勒登額等亦不敢各執己見今明瑞尙未奉到此旨是以復爲此奏著傳諭明瑞猛密一路仍遵朕前旨令額爾景額統領行走至伊等已抵何處情形若何卽速奏聞額爾景額亦不可稍存推諉總當彼此和衷以期濟事朕深爲爾等望之○庚辰諭明瑞前在伊犁原任將軍今又帶兵前往雲南整飭兵丁進剿緬匪一切事宜係伊統理雖係總督見在行間究以將軍名號足彰威烈明瑞著爲將軍管理總督事務○丙戌召周景柱來京以蔡鶴業爲甘肅按察使由鞏秦階道遷

十一月丙申頒秋審條例於各省○戊戌諭月令有冬至麋角解之文欽天監時憲書久經沿襲登載前以鹿與麋皆解角於夏卽

疑禮經傳習不無承謬嘗著鹿角記為之辨論而未究其所由昨

因時值長至偶憶南苑內欄有馴育之鹿俗名長尾鹿者此時會

否解角令御前侍衛五福前往驗視則蛇角或雙或雙正與節候

相叶並持新蛇之角呈覽自來疑義為之頓釋說文有訓鹿為麋

屬之語名苑又稱鹿大者曰麋然三者實迥然不同北人知之而

南人則弗能辨是以展轉滋舛夫窮理格物乃稽古所必資已詳

為著說以識並著將此交與欽天監自後時憲書內即行改糜為

鹿俾示信四海毋仍昔誤○諭方觀承題參子牙河通判張在怠

玩誤公復擾累舖民一本已降旨將該員革職看來張在曠官滋

事雖咎由自取然究其所以實因本籍之人得為本地河員以致

易滋弊端則向來河工各官准令原籍人員投效立法未為盡善

在定例之意雖為入地相習起見殊不知地方官迴避本省何嘗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年 十五

因籍難離必難資為輕就熟之效學養子而後嫁已為自古所

議且河道總督及河道等大員隔省簡用於河務自能諳練又何

必獨令屬員就近服官不為防微杜漸之計耶嗣後所有河員不

避原籍之例永行停止其見在河工本省人員作何對調之處著

各該總河酌量分別咨部另行妥議具奏○甲辰諭朕幾務之暇

時及臨池閱年既多每自驗詣力覺往日所書未能愜意凡內府

藏弄卷軸及宮殿苑囿題詠者屢經更易惟從前頒賜臣工御書

尚多舊時筆法昔宋米芾以轉益多師擅長藝苑麻幾十萬散布

人間每欲持以換少年之作人或斬之朕非欲與藝林文士較長

翰墨之閒第工候淺深既堪自證又豈肯惜一舉手之勞而不臻

最實求精之境耶所有乾隆二十年以前賞過內外大臣等御書

俱著繳進候朕酌量換寫給還其已經成造扁聯及摹勒上石者

仍將墨蹟原本呈繳聽候另換○乙巳命翰林院讀講學士及詹

事府庶子等官京察照四五品京堂歸王大臣驗看列為等次引

見○壬子召范時綬來京調鄂寶為湖北巡撫以良卿署貴州巡

撫由布政使○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奏稱伊等領兵至木邦

緬匪棄城而遁所遺糧米除給兵丁口糧外尚有餘糧五六百石

俟珠魯訥到時碾米以為木邦駐紮兵丁口糧其遠運村莊人戶

俱已逃匿糧米應令搜查等語軍行口糧最為緊要明瑞所辦深

合機宜但木邦之人為緬匪蹂躪暫出逃匿一聞大兵駐紮必陸

續來歸前據明瑞奏稱緬國尚屬可用即將瓊圍留於珠魯訥處

令其招聚伊屬下逃散人戶伊等逃竄之際糧米諒多埋藏來歸

人等將所知者獻出加以獎賞或給價購買可省內地轉運之勞

著諭明瑞珠魯訥等留意遵照辦理再附近木邦土司宜招撫者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年 十六

即行招撫其難信者亦宜作速辦理以靖進兵後路○調張達堯

為貴州布政使海明為四川布政使佛德為甘肅布政使以何焜

為河南布政使兼管河工事楊景素為河南按察使由福建汀漳龍道遷

十二月辛酉朔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額爾景額具奏分兵自猛密

一路前進於龍泉地方生擒賊謀審訊等語迄今半月有餘並無

摺奏額爾景額前進距馬騰子山老官屯不遠諒不日即可抵阿

瓦城伊等到彼情形何以不行具奏朕深為慮念昨據明瑞奏稱

自木邦前進不設臺站派兵遞送事件朕節經降旨令珠魯訥由

留駐木邦兵內派千餘名接應設臺額爾景額一路如何馳遞事

件亦宜與明瑞謀為熟籌乃明瑞將木邦以外馳遞之事具奏而

額爾景額並未籌及又許久亦未奏事朕已降旨鄂爾令其亦照

本邦一路辦理至明瑞自木邦前進抵白小地方攻取賊匪隘口

營壘令官兵分頭登兩面山峰攀緣憑高而下賊匪措手不及破營壘所辦深為得力著傳諭額爾景額攻取隘口亦應照此辦理再發去花翎十支藍翎二十支交鄂爾爾遣官兵送交額爾景額秉公賞給奮勉官兵以示鼓勵此時伊至何處事體若何之處奉到此旨即速奏聞○壬戌以汪廷璽為內閣學士由事○申甫緣事解任以傅為訖為左副都御史由宗人府○己巳諭朕披閱清文鑑定本見所列文武官階倘有未盡妥協者如文職自二品以下減分正從惟一品俱誥授光祿大夫未別等差而一品武職所授榮祿大夫考之前代本屬文臣一品所授之階若移為從一品文臣封典於體制更為盡善至文武事同一體武職二品至六品並分正從而一品七品獨未區分亦未免參差失當著吏部兵部酌古準今詳覈定議具奏至清文內所有文武官階繙譯之處並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年 七

著緝書房詳妥改定俾品目秩然以昭畫一尋讓嗣後文職從一品誥授榮祿大夫武職正一品誥授建威大夫從一品誥授振威大夫正七品授奮武郎從七品授奮武佐郎從之○壬申以羅布藏錫喇布為理藩院額外侍郎散漢○甲戌諭楊甯在木邦與賊匪打仗未能盡力勦滅且辦理諸事均不妥協著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丙子諭湖南學政盧文弨條奏一摺全屬不諳事體其意專務弋取虛名於學校士習大有關係已據各該部按款繕晰議駁即如所奏州縣官責處生員應申報學臣一條此係乾隆元年議准條例載在學政全書者已為深切著明今該學政復多方附會有心為不肖青衿開寬縱之漸殊不知士子果能安分自愛地方有司自應優以禮貌若其甘為敗檢法所難寬則按律示懲俾知悛改且以儆戒其餘則其所保全者甚多該

學政乃巧為袒庇撥拾瀆陳是將使恃符滋事者恣意妄為自干法網愛之非適以害之乎至所稱民人控士子令教官接受傳訊劣等苗猫生員免其對讀及散給貧生租銀請照兵丁紅白事例數條既使司鐸者侵官滋弊且令考覈失勤懲之義卸貧開冒濫之端皆屬曲意徇市恩邀譽於整飭士風之道毫無裨益盧文弨所見如此紕繆若仍令其典司學政必致諸生罔知繩檢風氣日瀆豈朕造就多士之本意耶盧文弨著即撤回交該部嚴加議處○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奏稱帶兵至大疊江選會水兵下搶搭橋梁過渡直抵錫箔生擒賊匪五名據供錫箔向有緬子罷夷千餘人數日前聞大兵進剿俱各避去隨將捉獲賊匪正法復於附近地方搜出埋藏米穀等語明瑞帶兵抵大疊江搭橋搶渡訊得賊匪情形搜獲米穀甚屬可嘉大兵一至賊匪聞風即遁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年 六

儻欲於險要地方合力以拒我兵我兵過渡畢竟費力今此等險要地方並無賊匪拒守即使合力拒我諒亦有限大兵雲集自可勦滅奏功著傳諭明瑞伊等見抵何處如何勦戮賊匪一得捷音迅速奏聞再今日賞御前大臣額駙等福字明瑞奏摺適到昨已賞伊福字今再賞給伊母並發去小荷包六箇火鏢一箇鼻煙壺一箇賞賜明瑞著傳諭知之○明瑞奏大兵出木邦交界經過大山所屬波竟等處土司頭目均極恭順並稱伊等被緬匪蹂躪不能為敵今大兵一到各部落均享太平該地米糧甚豐酌量採買作為木邦兵丁口糧可省內地轉運前來獻馬牛人等已量加獎賞並給土司羅外耀特頂帶令往木邦見參贊大臣珠魯訥即會同彼處土司團協助防守並將大兵經過隘口及軍營情形俱寫清字一分令其遣熟識路途之人從深山捷徑送至猛密交額

爾景額閱看得旨所辦可嘉額爾景額之摺月餘未至甚為慮念不能釋懷汝處若得信時速行具奏○己卯諭據額勒登額奏稱參贊大臣額爾景額領兵攻取緬匪木城晝夜靡甯積勞身死殊堪憫惻朕心不勝悼惜著加恩贈都統職銜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再額爾景額雖係病故然時在戰陣與軍營病故不同著該部將應給世職之處議奏○諭軍機大臣等據額勒登額等奏稱伊等帶兵至老官屯圍攻木城賊匪死守驟不能下恐傷損兵丁因收兵於形勝地方設卡防範以便相機辦理等語此路勦辦賊匪最為緊要額爾景額業經病故額勒登額著授為參贊大臣伊柱授領隊大臣看來賊匪為官兵圍攻勢已窮蹙額勒登額等直相度機宜擣其巢穴以奏膚功但路險地狹賊匪結壘固守而我兵一力以攻城為務難保必無傷損不若以計攻取即如賊匪固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十九

守木城其旁有江我兵或於遠處為造舟搭橋之形設疑以誘僞賊匪前來衝擊則乘機可以勦戮即彼覺而不出不過嬰城自守諒無他技我若別尋路徑行道而進置此城於軍後賊必棄城不守亦可乘機勦殺若專以攻城為務賊反得以逸待勞矣惟宜斟酌萬全方為有益觀額勒登額此路情形明瑞前進若遇此等要隘賊匪亦必死守能即行勦克固好如稍費力總當以計攻取或明瑞暫撤兵回木邦額勒登額暫撤兵回鐵壁關熟計情形再進俾得迅速完結但此亦設想之言諒亦必不至此惟地方遙遠總宜熟籌妥辦如於無益之地徒傷兵丁或遇險阻之處伊等拚命死戰則斷不可著諭明瑞額勒登額等知之再額勒登額此次攻取木城官兵陣亡者九十名得傷者四十餘名此內或係滿洲係綠旗或有土司獵夷人等之處著查明奏聞○庚辰原任禮部侍

耶齊召南坐徇隱近族齊周華逆詞革職○辛巳諭前經降旨令河員一體迴避原籍旋據總河嵇璜奏請將河南山東兩省河工人員彼此酌量調補吏部議覆欲俟直隸江南一併詳查查明到部再為通行嚴議朕意各該省河工員數多寡既不能適均酌量對調亦難於恰當而其中酌調江南河員一節視他省尤不免更費周章蓋南河額缺本繁若撥往北省惟河南山東毗連各處情形猶不甚懸至以直隸工務相較南北不同辦理轉恐未能妥協因思此等人員專管河工原非地方有司經理民事者可比但不至近鄰鄉里與親故難以避嫌其於職守官方原無隔礙嗣後凡河工同知以下各員有官居本省而距家在三百里以外者俱准其毋庸迴避如此則工員不致移調紛煩而河務益可駕輕就熟實為一舉兩得著各該督等即遵旨妥協籌辦具摺奏聞○王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二十

午吏部議覆廣東布政使胡文伯奏鄉會試考官取中之人適為上司下屬或迴避另補或咨部存案定例嚴嚴惟受業師生向無其例查受業師生情誼較鄉會師生尤為親切自應一體照辦應如所奏嗣後外任官員受業之人為上司而業師為屬員令官小者迴避業師為督撫司道受業為屬員者分別報部存案遇有舉劾隨本聲明至知府直隸州知州與所屬州縣刑名錢穀盤查尤關緊要業師為知府直隸州知州受業為屬員亦令官小者迴避著該督撫於見任別府州縣內酌調若在部月選出缺有受業師生應迴避者令該員於過堂時呈明以別缺掣補隨匿不報及捏稱師生希圖規避者議處從之○是歲朝鮮安南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九百八十三萬九千五百四十六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八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二

十四石七斗五升九合四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

三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臣王先

周瀚蕃恭校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春正月辛卯明瑞奏自大疊江進兵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勦殺賊匪五百餘人次日遇伏復殺賊四十餘人生擒四人二十九日兵抵壘結賊由密林內突出我兵盡力勦殺賊匪敗回斃賊二百餘人臣親登山瞭望見賊匪甚多所設十六寨俱屬險要密林之內隱約見有埋伏又見排有象陣不但山勢險峻兼深林密箐並無可通之路設法挑誘終不出戰因與諸大臣各侍衛官員商議先破其中堅餘寨自不能據守於十二月初二日分隊前進時值大霧我兵衝擊木寨賊匪施放槍礮臣等俱在兵弁前首先追擊人人奮勇用槍刀砍傷象隻象即倒奔衝突賊匪不支紛紛敗竄我兵衝目槍礮盡力攻擊甚至彼此抱持以手相搏賊人不及施放槍礮但隔木寨用槍刀砍戮並拋擲火毬我兵力戰不退奮身直入木寨先係扎拉豐阿攻得一處臣明瑞續攻得一處觀音保亦攻得一處至晚賊復來奪我兵奮力擊殺相持至二更時所有埋伏賊人及他處防守各匪俱棄寨奔逸我兵進勦搜拏地方俱已廓清計殺賊二千餘人報聞又奏此次攻奪木寨臣審度情形不得不身先行列不意臨陣時右眼眶被有槍傷臣毫無困乏惟稍覺頭暈看字費力以致奏報稍遲伏思統領戎務不應輕身冒險請交部議罪以為領兵重臣不能持重者戒得旨何忍治卿之罪以後稍為留意可耳又奏臣由壘結進兵行至隔弄山相近天生橋渡口係有名險隘聞從前鬼家部落宮裏雁會將數百名堅守此地緬匪數萬皆不能過臣因遣官兵偵視

據稱天生橋乃隔弄山中斷之處下有河一道其勢險急兩岸石峰高出二三里峰上盤曲小徑止容一人行坐其橋係天生一片大石賊人將兩旁舊有幫植大木俱行拔毀不但乘騎不能過渡即步行亦難詢之通事民人馬必與告稱往北有小路可以繞過遂令達與阿帶兵二千名仍留大路作奮取渡口之勢臣等帶兵進至河水發源處水雖不深而湍流甚急臣等催備兵丁於十二月初十日俱行渡河先將山梁占據是日擊獲三賊訊稱賊眾以大兵但知大路是以加緊防守至此地水源渡口雖立兩木柵向未撥人看守忽聞大兵已渡賊各驚惶逃赴宋賽等語臣等已過奇險之地惟有協力勦賊以成大功報聞○王辰諭據明瑞奏報見在進勦緬夷已過蠻結地方官兵奮勇攻擊連破賊壘十六座殺賊二千有餘賊匪喪膽竄逸等語明瑞秉性純誠才優幹濟前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者西陲之役每身先士卒效績宣猷昨歲自伊犁來京陛見方值緬酋滋事前督臣調度失宜因令節制雲貴並授為將軍領兵進勦自任事以來凡辦理軍營諸務均能悉心籌畫動合機宜近自木邦整隊入於曰小地方統眾毀柵今行次蠻結復親冒矢石殲賊因糧摧堅陷銳以致目受槍傷猶鼓勇直前克揚我武自此酋眾望風驚潰刻日直搗賊巢佇聞捷奏朕心深為嘉慰明瑞見在所襲之公係承恩世爵今既屢著殊績自應特沛恩施用示優異明瑞著授為一等誠嘉毅勇公賞給黃帶子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用所有原襲承恩公著伊弟奎林承襲並將原摺鈔發俾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額勒登額奏稱帶兵圍攻老官屯木城賊人死守不出孟連壩蘇帕等處賊匪若在旱塔馬勝子要隘處所紮寨必致分我兵勢因移兵旱塔擊退襲後賊匪賊皆藏

匿木城因馬勝子山不可令賊占據先派綠營兵三百沙練兵三百至馬勝子山於通新街銅壁鐵壁等關各要隘建立卡座令可固守復調取虎踞關杉木籠等處兵丁如此數處兵少另於騰越永昌酌量添撥已移咨鄂爾等語額勒登額此奏甚不明晰伊等或仍由老官屯一路前進或由別路前進並未明白陳奏備仍欲由老官屯進兵見賊固守不出伊等已撤兵在旱塔駐守如何能進備欲由別路進兵伊等並未籌及可以進兵之路惟思在旱塔馬勝子山固守豈有固守即能勦賊之理額勒登額等前往老官屯惟欲攻賊木城曠日持久徒勞兵力已屬無能今尚不另籌破賊之計更屬錯謬著傳諭額勒登額如勦辦賊匪已過老官屯即整頓兵威由猛密一路直抵阿瓦城備向在旱塔駐守即捨老官屯帶兵探聽明瑞一路接應前進再據奏稱有上年投誠賞以六品頂帶之擺夷頭人暹觀猛帶兵三百名來營效力等語此等擺夷宜多為招撫安插軍行所過就各村莊覓購糧石甚有裨益若查明並非土司擺夷即係緬匪種類沿途勦辦既可多得糧石復省內地解運之煩額勒登額等宜盡心籌辦並傳諭明瑞知之○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額勒登額奏稱伊等退至旱塔後賊入潛出於林箐深處紮寨大寨七八座施放槍礮固守不戰等語額勒登額等初至老官屯若果身先士卒攻取木城則老官屯得之已久既稱誘賊勦辦而賊出復不能勦反致賊人乘隙紮寨伊等並未設計討賊其先奏身先士卒攻取木城等語皆不可信明係退回旱塔觀望而已著傳諭明瑞令伊於破阿瓦城後將額勒登額等所奏進兵情形及帶兵奮勉虛實之處留心詳查據實具奏不可稍存姑息瞻徇之意○己亥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成 御製序

日編年之書莫備於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蓋是書集三編為一部自三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綱擊目謹予嚴奪足以昭萬世法戒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然 皇祖雖嘗抉精微微辭旨著論百餘首亦惟析疑正陋垂教後世耳於其書則一仍厥舊無所筆削也故全書篇幅雖多而議論乃什倍於事實即如前編之中總論史論音釋辨疑考證紛不一家正編之中凡例發明書法考異集覽考證正誤質實濫觴益甚至於續編之作成於有明諸臣其時周禮沿尹起莘例作發明而廣義則出於張時泰效劉友益書法而為之者夫發明書法其於歷朝興革正統偏安之際已不能得執中之論而况效而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不右本朝而左勝國此亦理之常也况三編中嬗代崛起之際稱太祖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六十七 四

體例也故命儒臣纂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全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閒觀是書者懷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書中批論一依 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之七而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弗點竄者亦七之二云○庚子李清時卒調彰寶為山東巡撫以蘇爾德為山西巡撫調胡文伯為江蘇布政使以歐陽永琦為廣東布政使由浙江按察使○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鄂甯奏查看額勒登額軍營情形及籌辦普洱邊境二摺其意專在各處分兵防守甚屬錯謬已於摺內詳悉批飭此次用兵原為直搗賊巢勦擒首首以伸國威而靖

邊徼見在我軍深入如已攻得阿瓦則其餘零星賊黨勢成瓦解方且逃竄不暇焉敢闖入邊界此理本屬易曉今鄂甯惟以撥兵嚴防鐵壁虎踞等關為計不但兵力徒分於事無益且沿邊一帶千有餘里又安能處處分布周密如此措置則與楊應琚前此之調度乖張又何以異且以此等防守兵力彙集繼進以助明瑞聲援則我軍倍增壯盛賊益望風膽落可以迅奏膚功乃計不出此但知職在守邊總總以備禦為事竟不顧明瑞業已懸軍深入鄂甯果能悉力仗助則明瑞功成之日鄂甯亦當並與酬庸備明瑞或以後無兵眾接應稍有貽誤則鄂甯不獨無顏見朕又安能以防邊無失遂足保其首領乎至額勒登額等逗遛早塔不進鄂甯既遣孫爾桂前往查探孫爾桂回至永昌自必將額勒登額等不能振作情形詳悉告知鄂甯即應將額勒登額譴五格遷延誤事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六十七 五

之處據實參奏何得轉據伊等之言分兵四出防堵况朕意鄂甯聞額勒登額軍營信息必以伊等為不足任大事方將自請前往督辦庶不愧大學士鄂爾泰之子試問孫爾桂既可直抵早塔一路鄂甯又有何艱阻而憚於一行乎顧惟信庸懦無能幕賓之言並不知事理之輕重且欲模稜了事大非朕委任之意亦殊玷其家聲鄂甯著傳旨嚴行申飭然不可因有此旨倉忙前進反誤永昌接應之事但將額勒登額軍營情形一切據實奏來或免罪謹耳况已有旨令明瑞嚴查軍營眾人耳目將來班師豈能瞞朕並將此傳諭珠魯訥知之○以曾日理為浙江按察使由江南河道○丁未諭閩浙總督蘇昌自簡任封疆以來老成謹恪宣力有年茲以陞見來京患疾溘逝深為憫惻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于祭菲諡愨勤○諭將軍公明瑞見在自宋賽統兵進剿其

猛密一路參贊大臣雖已降旨令額勒登額補授但於督率調度未能勝任協辦大學士公阿里袞著前往雲南辦理軍營策應機宜即授為參贊大臣所有隨帶人員俱著一體馳驛○諭軍機大臣等據珠魯訥奏稱原任總兵索柱等防守錫箔橋有賊千餘拒戰二日被賊占據橋梁等語著傳諭額勒登額令其尋路速通大營信息沿途殲剿以期肅清道路為將軍聲援至旱塔馬脖子等處皆係新得地方儘復被賊占據則我兩路大兵均難退出宜留雲南兵數千交譚五格防守額勒登額簡選貴州等處強壯綠營兵丁暨滿兵四五千名令滿兵在前邊發接應明瑞可也○以崔應階為閩浙總督富尼漢為福建巡撫陳輝祖為安徽布政使由察使○戊申諭軍機大臣等征剿緬匪與準夷回部情形不同準夷生覺抗拒又偏近喀爾喀地方回眾則初為準夷所困自我平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六

定伊犁釋放霍集占伊不感恩反行戕害使臣此皆不可寬貸者是以朕決計勦滅專派大臣駐紮彈壓若緬甸係絕徼極邊部落即得其地斷無遣派大臣駐紮之理特以劉藻辦理不善楊應琚又復貪功輕進使賊勢猖狂驟難結局朕始派將軍大臣分路進討特欲揚天朝兵威使賊知懼並非必欲破阿瓦城也况緬地瘴盛我兵雖勇止能臨陣奮勉賊若堅守不戰亦無用武之地今自明瑞進兵以來連破堅寨想賊已經喪膽若果有畏懼情形宜酌量辦理不可拘泥必破阿瓦城如準夷回部之例也儻賊不知懼竟有抗拒猖狂形狀則決不可輕恕○改江南武鄉試歸總督考試○以曠善為安徽按察使由江甯鹽運道遷○己酉命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各撥銀十萬兩酌給幫貼夫馬民人並免雲南大兵所過永昌府屬額賦其非經過地方亦免十分之五○雲南巡撫

鄂甯奏正月初八日參贊大臣珠魯訥八百里加緊奏摺到永昌並無文移及摺底寄臣臣即將摺拆閱始知錫箔橋梁為賊占據查該處為將軍明瑞文報往來之路急須剋日奪回因思旱塔離木邦不過十餘站目今旱塔官兵不下八九千名既為緬賊據險固守不能前進似可留兵數千防守分兵數千星即接應木邦向為捷近已札商額勒登額令其分別留防援應得旨所想亦是但有旨令額勒登額直進接應大軍不知此旨到否爾等再速為酌量將摺拆閱句批是如此方為知輕重可嘉之至緬賊據險固守句批此處額勒登額未奏明甚誤事矣又奏將軍明瑞已經深入雖蠻結一捷賊已膽落餘匪根株未盡仍須痛勦滇省兵丁零星調撥恐難濟用臣已飛咨貴州撫提酌調官兵二千名以備遣撥得旨更好滇省兵丁皆遇敵即遁實不可用矣餘有旨諭軍機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七

大臣等據鄂甯奏將旱塔兵丁分撥接應木邦等處一摺所見亦是已於摺內詳悉批諭矣但前此曾經傳諭額勒登額令其由猛密一帶接應大軍未知此時會否接到見在復諭額勒登額如尚未奉到進兵猛密之旨即班兵回至木邦與珠魯訥妥協商酌或取道大山為明瑞接應以壯軍威而通聲息鄂甯惟安速探聽情形有應籌畫接應者即上緊辦理總以速通明瑞信息為要至該撫摺內稱旱塔官兵既為緬賊據險固守在相持不能前進等語此必孫爾桂前自軍營回時將所見情形告知該撫者可見該撫前此未嘗不知額勒登額逗遛情節乃該撫前摺並未詳悉入告殊非公忠大臣體國之意是以傳旨申飭今朕亦不復追究惟期妥籌速辦於事有濟軍務告竣之日功罪亦自無難定論也此時惟以妥協辦理速得明瑞大軍消息為要所得信息即速奏聞

將此傳諭知之○庚戌諭額勒登額辦理諸事不善不勝參贊之任阿里衮到滇時可即傳旨令額勒登額仍在領隊大臣上行走○壬子鄂爾琿奏正月初九日接統領木邦官兵普洱鎮總兵胡大猷稟稱正月初四日珠魯訥遣兵往護錫箔橋行五六十里即聞橋已失總兵索柱參將王棟俱由千家寨撤兵回葫蘆口因聞賊匪分兩路來抄木邦見在俱回木邦保護同知陳元震知府郭鵬翀等俱於是日逃回永昌等語臣因事在緊急即飛行額勒登額星夜帶兵赴援查木邦有兵有糧何至如此光景胡大猷稟內情節恐未必的確但珠魯訥不能撫輯招徠前將棄擲軍器就擒之四十餘人盡行斬戮以致匪眾無路可投鋌而走險至錫箔橋實為要地乃毫無措置竟至不能抵禦種種不善實難辭咎總兵胡大猷於失橋時始帶兵前往及遇撤回之兵既不能整頓戎行又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八

不能堵禦葫蘆隘口致木邦軍營張皇紊亂應請旨治罪再查木邦旱塔兩路軍營參贊止額勒登額一人仰懇簡派熟諳軍務曉暢戎行之大臣速赴軍營管理一切得旨已派阿里衮前往但恐路遠未能速至又批另有旨諭軍機大臣等鄂爾琿奏胡大猷稟報軍營情形一摺初疑木邦及沿途臺站或有賊匪猖獗及將全摺閱畢乃知胡大猷所稟悉屬訛傳誕謾遇事張皇即如木邦裹帶糧石可至正月而又有滾運接濟之糧乃速稱木邦見已無糧又陳元震懷印逃回等語尤荒唐不可信胡大猷身為總兵大員統兵防守橋道遇賊不能奮擊輒爾率眾退回已屬罪無可追乃復敢捏飾虛辭驚惶妄稟搖惑軍心其情罪甚屬可惡見經降旨珠魯訥將伊革職擊解永昌俟解到之日著鄂爾琿嚴加刑訊究其捏詞誑報實出何心及得自何人傳播逐一研審明確即於永昌

正法示眾以為綠營怯懦虛誑者戒其布造謠言之人亦應查出從重治罪至額勒登額久駐旱塔逗遛貽誤殊屬不堪今已派阿里衮前往督率調度鄂爾琿此時一切總宜鎮靜以安眾心有應接濟策應者務上緊妥協辦理見在木邦情形若何並會否探有明瑞軍營信息及額勒登額領兵見至何處各情節速行詳晰具奏○甲寅諭向來各衙門保舉撫民同知通判例由吏部請旨特派大員考試第思此項人員原不過取其通曉字義標判文書而止並非場屋衡文可比若一一傳集校藝恐其中轉易滋代倩傳遞諸弊甚屬無謂嗣後各衙門保舉此項人員彙送吏部照月選官之例令其赴部親筆繕寫履歷以憑覈對不必另為派員考試著為令○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據鄂爾琿奏珠魯訥咨稱同知陳元震於珠魯訥出城禦賊時將參贊大臣印信及賞賜將軍荷包攜帶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九

潛逃知府郭鵬翀亦不知何往等語陳元震本係革職人員令在軍前隨參贊大臣辦事當此軍務緊要之時乃以看守印信等物輒行攜往潛逃而郭鵬翀以知府大員且專派支放糧石乃一同竄逸按其情罪重大幾與叛逆無異著鄂爾琿將陳元震郭鵬翀迅速擊至永昌嚴行訊鞫一俟審得實情著即行凌遲處死所有伊等任所贖財一併嚴密查封並查二人之子隨任者著擊送刑部治罪至革職總兵胡大猷前經該撫以其誑報軍情摺參治罪當降旨令將胡大猷審明正法今據該撫查得賊匪實有圍擾木邦陳元震等潛逃之事則其所報尚非造言生事全無蹤影者可比該撫於審訊時如無別項情節惟坐以應得本條用昭平允至明瑞見在統兵采入看來一時尚未能剋日奏功見據鄂爾琿選派幹弁前往探信如此時軍務可竣自不必更為措置若不能即時咸

事則俟回至木邦永昌等處時即傳旨明瑞令其速行馳驛來京將該處形勢一切面為陳奏商酌再定添兵事宜方為妥協已傳諭調撥西安駐防馬三千匹荊州駐防馬二千匹解送滇省接應復令四川廣東廣西等省酌備壯健馬匹陸續解送約計可得一萬有餘京兵及素倫兵亦令挑撥七千名見酌量豫為籌備此等兵馬沿途各該督撫已傳諭令其從容經理其到滇以後一應口糧草豆等項需用緊要尤宜先為部署備將來不須應用臨時自可知會停止若侯明瑞進京後始行措辦恐已緩不及濟將此傳諭鄂甯酌量滇省情形悉心妥密籌辦仍一面即速奏聞○丙辰旌十一世同居陝西汝陽縣民楊涼○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額勒登額奏稱接到鄂甯令伊往援木邦移文因各處要隘賊皆聚寨防守其勢日增若即分兵從間道前往計程雖近但路甚偏窄不能乘騎宜暫收兵退至鐵壁關之隴川地方再派兵三千或臣額勒登額或臣譚五格帶領急速往援俟至隴川相機籌辦等語額勒登額此奏愈屬不堪木邦係將軍明瑞退兵要路將軍已經深入若失木邦則退兵無路而珠魯訥所領者又係綠營無用之兵額勒登額豈不知之既得鄂甯移咨反欲緩緩撤兵至隴川再議是何言耶至譚五格專管綠營不能管轄滿兵使往援木邦但令綠營前往然則額勒登額竟帶領滿兵在隴川坐守乎伊帶領重兵安坐早塔不能勒賊致賊多紮寨壘今尚言相機進剿無恥之極朕數年來辦理準夷回部事宜信賞必罰毫無姑息額勒登額豈不知之伊此時如已迅速接應木邦朕或另有辦理若仍在隴川等處坐守恐伊不能保其首領也將此詳悉傳諭知之又諭據鄂甯奏接到珠魯訥移咨正月初八初十等日與賊拒戰情形

珠魯訥帶領數千綠營無用之兵晝夜防守木邦未被賊占伊豈但無罪尚屬能辦事之人今鄂甯已派袁夢麟陳言志前往又令喬冲杓繼進珠魯訥此時協力夾攻必能勒賊著傳諭珠魯訥勿以木邦被圍將軍信息不通引罪自懼惟當加意防守俟援兵至時內外夾擊諸事熟籌辦理○吏部議准四川總督阿爾賽奏雅州府通判兼管雅關稅務查雅州道府知縣同城駐紮知縣儘可兼理稅務通判一缺應裁從之
二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據鄂甯轉奏珠魯訥差人送到移咨據稱賊匪兩次約請楊重英議事因欲得將軍信息賞賊段匹賊復來請以賊詭詐未可深信斥逐而退等語賊匪遣人乞降自因明瑞追剿深入之故珠魯訥於賊叩請時即令楊重英前往甚是但將急探將軍信息之意洩漏於賊已屬錯謬而賊再來時並未將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十一
天朝兵力厚集之處明白宣諭僅僅斥逐尤為失體著傳旨申飭鄂甯奏把總李進采等由木邦小路回至永昌臣細加詢問據稱木邦大營五座木城木柵甚堅濶亦深闊營中牛馬甚多有米一倉可支數十日緬匪於小河之南立營時來窺伺不敢逼近大營等語查木邦營盤尚堅兵食未乏賊匪不敢逼近見在總兵喬冲杓馳往並統領遊擊袁夢麟守備陳言志各兵飛往應援自可由木邦洗剿深入接應將軍明瑞得旨何向無勒賊之信總之綠旗兵甚無用耳一得信息即速奏報○癸亥 上御經筵○甲子轉諾穆渾為禮部左侍郎以德福為禮部右侍郎由副都 ○鄂甯奏查此次大舉經將軍明瑞商定由猛密木邦兩路進剿至前途會同以壯聲援乃額勒登額譚五格為猛密一路統領久駐老官屯既不能攻破賊寨又不能繞道進取轉退回早塔老師糜餉臣

因額勒登額久歷戎行退回旱塔必有長策乃名為誘賊實未設
伏出奇反使賊匪得以連築木柵致明瑞大兵深入不能會合援
應賊匪得以要截木邦肆其猖獗道路阻梗大軍音信不通臣恐
他處檄調官兵緩不濟急隨將汛卡各兵盡數撥往並飛行額勒
登額等速為援應伊等果具人心即當速往剿逐接應明瑞大營
乃半月來經臣七次飛催尚未前抵木邦致臣遣去之遊擊袁夢
麟守備陳言志所帶兵八百餘名因無接應被賊衝散置將軍明
瑞於膜外坐失事機實屬罪不容誅應請旨將額勒登額譴五格
嚴加治罪以昭炯戒得旨有旨諭部又奏臣前與將軍明瑞熟商
大兵前進直搗賊巢賊匪自顧不暇必不能旁及是以將可用之
兵明瑞盡行帶往僅留一千數百名於杉木籠等處防禦永昌亦
止留數百以運軍糧而普洱一路又離阿瓦遠遺其餘皆懦弱之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十三

緊急更須於永昌總為料理未敢冒昧請往致有貽誤得旨汝此
時豈可離永昌與前降旨時情形不同不去者正是若去更大不
是矣○丙寅諭緬甸本南徵必磨久置化外原不足重煩天朝兵
力即與沿邊土司舊屬相尋亦屬事所常有封疆大吏果能綏靖
有方俾知懾我德威自可相安無事乃自愛必違吳達善等先後
姑息因循不克示之節制遂致養癰貽患及劉藻以書生接任一
聞與土境交訖無故自生惶擾既以貽誤邊陲輕生殞命因台楊
應琚往督滇省意其久稱歷練自可不動聲色示以創懲便可一
舉集事詎伊始則意在招納投誠旋墮賊計一經棘手措置茫然
復以病迷之際甘受人愚且不惜懷欺罔上乖張債事更僕難言
其實或稱莽匪或稱木匪究與緬酋是二是一且不能悉其種類
何由責以奏功因將在事將領正其失律之誅以申軍紀而聲罪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十三

衡失當致匪徒懷疑滋事固不得為無過但其兢兢固守能不改其本心何嘗過為責備此即其明驗也著將此旨亦令珠魯訥知之至鄂爾見在永昌料理一切軍務繁多所奏稱未敢輕往軍營致有貽誤所見允協已於摺內批示矣將此一併傳諭阿里衮鄂爾並珠魯訥知之又諭前經降旨命明瑞回至木邦即來京面授機宜再行前往辦理進勦事務計明瑞起身時阿里衮亦已到滇所有雲貴總督印務即著阿里衮暫行署理留駐永昌鄂爾可將見辦軍營諸事交代暫回省城將地方應辦事件悉心料理即如採買鼓鑄銅斤之類及一切吏治民務皆需該撫親行酌辦不能遠駐永昌分身兼顧俟明瑞自京回滇將屆進兵之期鄂爾再行前駐永昌照料一切至伊此時雖回省城專辦巡撫之事而軍行所需辦理諸務仍係鄂爾分內之責不特阿里衮暫署時不可膜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視即明瑞回滇後一切仍當鄂爾力任不容稍諉也至鄂爾簡任巡撫未久此次辦理軍營諸事向屬妥協以後務期益加奮勉以副委任將此諭令鄂爾並明瑞阿里衮知之總之爾三人合為一人方於事有濟○諭見在降旨酌調吉林所屬熟悉水性兵一千名並福建水師三千名豫備分路會剿所需駕駛船隻此時即應豫為造辦庶免緩不及濟著傳諭鄂爾將一切需用物料迅即購備齊全並知會楚省選撥熟習造船工匠星即赴滇辦理再上年明瑞摺奏於沿江將木柁順流飄下原因不用水師故作疑兵之意今趨辦船隻以利師行則不可先期洩漏致賊匪得為豫備應於新街上游內地與賊人隔遠之處慎密妥協毋令竹頭木屑稍入江流使之猝不及防鄂爾可約計船隻足敷四千人之用止緊豫造完足以待冬初應用並將此諭令參贊大臣阿里衮知之尋

東華續錄 乾隆六七

奏新街上游水路與內地相通者乃騰越州西南之銀江一帶水道紆回崇山屈曲舟楫不能通達其南甸所屬蓋西橫榔江直至壩尾二百餘里水深數尺數寸不等然均係砂石節節坎壈人力決難開鑿得旨既如此則造船一事竟可不言矣○以明亮為參贊大臣帶吉林兵赴雲南軍營○辛未 上啓鑿調 泰陵○諭佛德前在京陛見因伊曾任永昌府知府詢以該處情形據稱木邦南境有茂隆銀廠凡行廠事件及廠委文稟俱由木邦等語當經傳旨訊問鄂爾則茂隆廠在木邦東南中阻一江彼此隔越並不與連佛德所奏全屬舛謬因令明白回奏伊亦自知難以自解惟有請旨交部從重議處足見平日於地方諸事並不留心據實辦理雖在任有年而該處情形全然不知體察一經垂問輒爾冒昧陳奏此等隨口枝梧言之轉似鑿鑿有據深屬外官惡習佛德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上得旨佛德著降二級調用○鄂爾奏木邦臺站被賊衝散將軍大兵在外急須援應額勒登額等擁兵不進臣前後十次飛催置若罔聞茲於二月初一日據副將王振元孫爾桂稟稱額勒登額譚五格因猛卯有賊衝出將滿漢官兵沙練俱撤回壘籠駐紮並撤虎踞鐵壁等關官兵同至壘籠另候分撥等語不勝駭異查壘籠在隴川之內係內地土司地方額勒登額等何以漸次退回內地即使猛卯有賊何難奮力勦逐乃退入壘籠離宛頂木邦一路更為遙遠臣飛行總兵喬冲杓帶兵星夜前往通路接應將軍大兵額勒登額等可痛恨之處實難枚舉得旨實實可恨又奏據木邦軍營之前鋒委署筆帖式官德東稱木邦四面被賊圍困至正月十八日晚間將參贊珠魯訥中營圍住五更時珠魯訥自盡身故等語查木邦既已殘破急須整頓恢復

一九七

見將陸續調到之兵飛令前進其已調未到者催令隨到隨即撥往並覓素諳緬地道路之人給與清字書札令其探聽將軍明瑞大營投遞知會明瑞見在兩路光景酌量統兵回勦再圖進取得旨一得信息即速具奏○癸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額勒登額帶兵至老官屯不能勦辦賊匪反移兵旱塔致賊乘隙紮立多寨仍不奮勉打仗安坐貽誤抄其家產時以伊所犯之罪尙不至連坐弟兄故止孥伊父子監禁伊弟隆安保家產仍行賞還今明瑞深入木邦復被賊圍鄂爾咨催十餘次伊並不急速援應帶兵退回壘龍內地伊隊內有兵數千反調取孫爾桂之兵使棄要隘保護伊等情甚可惡著傳諭舒赫德仍將隆安保家產查抄並孥交刑部監禁○甲戌 上謁 泰陵回鑾○乙亥諭軍機大臣等雲南進勦緬匪一切調度軍行事務最關緊要江蘇巡撫明德久任封疆且曾隨黃廷桂辦理軍需素稱幹練欲令前赴滇省經理兵馬糧餉諸事必得該撫即速來京先行面授事宜方為妥善見已降旨高晉令其赴蘇兼管撫篆明德著即馳驛起程○鄂爾奏臣前聞額勒登額等退駐壘龍之信飛飭孫爾桂等查探據孫爾桂稟稱賊近日潛伏猛卯之底麻江邊其邦中山並未見賊虎踞鐵壁關外之賊不知潛伏何處並未竄入旋據額勒登額譚五格札稱賊人將邦中山占踞龍江渡口亦被賊擾擬帶兵由猛岳小道前赴死頂見今虎踞鐵壁猛卯各路探聽賊有數萬等語查額勒登額等與孫爾桂所言大相刺謬額勒登額等擁八九千有用之兵不能鼓舞勦賊以致銳氣消磨今又徘徊觀望不能速援木邦乃為此驚惶失措之言必是豫為欺罔張本實實可恨罪不容誅得旨竟誤事至此之極惟有速孥二人解京正法消恨耳又奏將軍

明瑞遣木邦擺夷線當弄線二人來內地投文臣面加詢問據稱該擺夷係木邦頭目線五格手下人隨將軍大營自木邦進兵一路俱獲全勝到宋養往前三站之寫哄地方糧食無可尋覓聞猛弄有糧故撤兵由猛弄一路勦殺打破夷寨得有糧石見在將軍又往勦大山大山土司辦糧數百石解送大營因賊人攔截尙未前進等語臣面加獎賞仍令該擺夷迅即前往探聽得旨覽此則明瑞大軍自屬無妨直是額勒登額誤事不淺可恨可恨○丙子諭鄂爾奏報調度接應軍營情形各摺所見俱中窳要該撫自調任滇撫以來一切籌畫軍行具見實心經理於邊疆事宜毫無貽誤又准持以鎮靜並不稍涉張皇實不愧為大學士鄂爾泰之子朕心深為嘉許著加恩賞給內大臣銜並賞荷包四箇以示優眷○丁丑 上還京師○諭巴圖濟爾噶勒領隊到雲南時著在參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九 贊大臣上行走○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據宋邦毅奏接准熊學鵬咨稱浙江逆犯齊周華書內有已故謝濟世贈該犯添壽記序移交查辦當即委員嚴查伊家內並無此件原稟惟有所作梅莊雜著一本中多乖謬怨悵之語見將伊子謝夢熊等研審究擬等語謝濟世性情乖戾屢獲罪愆今閱雜著所籤各條誠不免語含怨望使其尙在自當明正其罪以昭懲創但其人已物故多年自可無庸復加審究惟伊所作書詞既多謬妄不應復任存留該撫即飭令地方官將已刷之書及原刊板片盡行查出銷毀毋使稍有疏漏著將此傳諭知之○庚辰 上至 南壽宮視 溫惠皇貴太妃疾○鄂爾奏二月十二日接效力原任建水州知州徐名道稟稱差往大山投文之馬夫董上勳回到宛頂據稟伊同擺夷二名自宛頂起身由暮道寒蓋小路到猛臘見將軍明瑞大營紮在

一第 2 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 反文內

坡頂四圍賊紮營七座伊等住二日不能進去是以回來等語查
猛臘係猛育地方離宛頂不過八站而此八站董上勳等止兩三
日即回至宛頂則取道甚易臣見飛行額勒登額喬冲杓等裹糧
速往援應得旨嘉獎又奏知府郭鵬翀同知陳元震等解至永昌
訊明恆怯竄逸屬實遵旨將該二員極刑處死至吏目黃詔鳳係
派往辦事之員竟隨同逃匿亦應請旨正法其把總張傑不過在
營聽差陳元震既假參贊之諭令伊護送印信該弁自不敢不遵
實非竄逃尚可寬宥報聞○甲申鄂甯奏據總兵喬冲杓稟稱二
月十三日途遇總兵長青哈國興詢問將軍明瑞信息伊等不肯
細說徑馳往宛頂見額勒登額譚五格並有副參遊守滿漢兵丁
甚多俱隨二鎮赴宛頂等語查長青哈國興係隨將軍明瑞之員
今俱衝出必有他故額勒登額等前此已失機宜後由小隴川一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二十

是額勒登額喪盡天良有心貽誤其罪可勝誅乎時將軍公明瑞
方統眾奮力勦禦以綠營兵丁疲病者多不忍拋棄進行令將領
等分整隊伍以次衝出明瑞親冒矢石督師殿後猶殺賊數千我
軍藉以保護而明瑞悉力擊戰以致受傷身殞其相隨之都統扎
拉豐阿護軍統領觀音保總兵李全亦先後陣亡聞之深為軫悼
在緬匪微外么膺本不值與兵辦理朕並無必欲剿滅之意前降
諭旨甚明特以劉藻楊應琚等失律於前而額勒登額等喪心
債事又出意料之外致將軍大臣奮勇捐軀辦理勢難中止見已
特派經略將軍參贊大臣並調撥八旗勁旅厚集糧進以期掃蕩
蠻氛至明瑞等夙秉純誠盡心國事效命疆場並宜優加恩卹以
慰忠靈明瑞著照班第之例從優議卹其一等誠嘉毅勇公即著
伊子承襲扎拉豐阿觀音保李全亦著一併優予卹典俱入祀昭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三

疾○丙戌諭將軍公明瑞自襄結大破賊兵之後進至宋賽因前
路並無賊匪蹤迹而額勒登額等又不能從猛密取道會兵同進
遂由猛弄一路破壘因糧屢有斬獲繼復由大山移駐小猛育數
日間攻擊賊營連次取勝此時若額勒登額領兵由外進援腹背
夾攻賊眾何難糜潰詎額勒登額始於早塔逗遛老師挫銳迨退
回虎踞關又因賊眾尾至猛卯一路轉避賊繞從內地由小隴川
等處紆緩而行以數日可達之程遲至二十餘日方抵宛頂經鄂
甯屢檄促援一切置之不問致老官屯賊眾轉得併力拒我大軍

卹賞又諭見在續派官兵赴滇籌辦進剿緬匪一切機宜關緊
要必須重臣前往督率調度以期迅奏膚功大學士忠勇公傅恆
著授為經略阿里衮阿桂著授為副將軍舒赫德著授為參贊大
臣阿桂見已傳旨令其來京再赴滇省舒赫德即行馳驛前往雲
南與阿里衮鄂甯豫辦軍營事務俟將次進兵再行前往所
有雲貴總督員缺即著鄂甯補授明德著調補雲南巡撫明德未
到之先其總督印務著阿里衮暫行管理鄂甯仍著辦理巡撫印
務至隨舒赫德前往之司員等並著一併馳驛○諭額勒登額身
為參贊大臣統兵進剿乃有心退縮貽誤經撫臣屢調進援一切
置之不問實為罪不容誅見今降旨革職解來京治罪額勒登
額本烏拉齊微末之人前此皆由富德袒庇戚誼多方緣飾疊次

保薦擢至大員派往軍營竟偵軍旅大事從來外省監舉匪人該督撫等尚有應得處分今額勒登額喪心失律至此非尋常敗檢劣員可比為舉主者安得聽其置身事外以長朋比頹風富德著革去散秩大臣擊交刑部治罪○以福隆安為兵部尚書軍機處行走由鑾儀衛掌印○能學鵬丁憂以永德為浙江巡撫劉純煒為浙江布政使由杭嘉湖道遷○調彰寶為江蘇巡撫富尼漢為山東巡撫鄂寶為福建巡撫以程燾為湖北巡撫爾謹為陝西布政使調尹嘉銓為山東按察使以夔舒為山西按察使原任雲南按察使○丁亥上親耕藉田○諭將軍公明瑞夙秉忠誠歷著勳績昨命統兵進剿緬匪明瑞身先士卒屢挫賊鋒乃以懸軍深入而額勒登額等有心逗遛後援不繼因於猛臘地方保護諸軍身留殿後衝冒矢石以致受傷身殞已降旨加恩優卹並入祀昭忠祠以酬忠盡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五

從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勤克死事曾敕建雙忠祠秩在祀典茲明瑞勤事捐軀戰烈尤堪嘉尚著循前例於京師特建專祠舉行嚴祀其先後陣亡之都統扎拉豐阿護軍統領觀音保總兵李全王王廷均予入祠從祀用慰忠魂所有應錫祠名及建祠事宜各衙門察例具奏尋建祠於地安門外賜名曰旌勇○諭侍郎珠魯訥以參贊大臣駐紮木邦策應軍營因索柱領兵赴天生橋遇賊退回並棄錫箔橋梁不守以致賊匪尾入滋擾木邦珠魯訥悉力拒守禦戰相持經十餘日尋以所統兵丁俱係綠營懦怯成習見旁近小營失火紛紛潰散珠魯訥獨力不支即於營內自盡雖與臨陣捐軀者相去一閒其情亦屬可憫所有應行優卹之處該部察例具奏至總兵胡大猷前此不能堅守葫蘆隘口曾降旨革職今既隨同珠魯訥堵禦賊匪陣亡前愆可無追論著加恩仍給

還總兵原銜以昭平允尋予珠魯訥祭葬○飭各省道府按部錄囚三月己丑朔諭朕惟 關帝歷代尊崇遠經國朝尤昭靈貺前於順治九年 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至康熙雍正年間復晉爵所生澤延世裔典禮備極優隆朕式展明禋以 神原諡壯穆未孚定論爰飭禮官易諡神勇是皆考行定名俾彰義烈若夫靈威默相屢荷嘉庥宜備懿稱益昭美報可加封 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其官建祠宇秩在祀典者並依新號即敬謹設立 神牌以申崇奉○諭額勒登額獲罪甚大孽戾不足蔽辜著將額勒登額之妻即行發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為奴○諭軍機大臣等征剿緬匪今歲暫止進兵伊犁將軍阿桂可不必趨行前來著仍在伊犁駐紮辦事候朕再行降旨阿桂既不前來著伊犁圖仍在喀什噶爾領敏和卓仍在葉爾羌辦事○以鄂忻為工部侍郎由副都統遷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五

○庚寅以蔡鴻業為甘肅布政使宋弼為甘肅按察使由肅州道遷○辛卯以雲南民人辦運兵糧命再賞銀三十萬兩○壬辰諭軍機大臣等吳紹詩奏查出李紱各集語多憤嫉請革去生前官秩並將伊子孫革職解赴質審其李任漢傳占衡集內亦多狂悖不法並將伊子孫查辦一摺所奏未免過當檢閱各籤如李紱所作詩文其間誠有牢騷已甚之辭但覈之多係標榜欺人惡習尚無悖謬訛謗實蹟即其與戴名世七夕同飲原在戴名世未經犯案以前且坐中不止一人無足深究至李任漢之與呂留良語多推許然其所指不過專為講章時文而彼時該犯罪案亦未發覺初非甘心附會逆惡若傳占衡狂吠之語其人生於明季濡染末流無知妄作之風當時類此者恐不特傳占衡一人且其人均久經物故子孫又閱世遠遠如一一根究滋擾蔓延於事體既為未協並

恐無識之流或疑其以文字獲罪轉得遂其詭激沽名之隱甚屬
無謂該撫所奏將李紱子孫革職審擬及查封家口房屋並查覈
李茹民馮詠馮謙萬承倉吳名圻黃石麟等之處一併無庸置議
但此等紕謬語言既已刊刻成書儻仍聽其謬種流傳其於世道
人心貽誤不淺所有各項書本版片該撫可逐一查明即行銷毀
毋令稍有留遺原摺並發還將此傳諭知之○甲午諭都統扎拉
豐阿護軍統領觀音保隨明瑞進剿緬匪勤事捐軀深堪嘉尚已
降旨兵部從優議卹若僅循例議給世職殊未副朕逾格酬庸之
意扎拉豐阿舊有承襲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著加恩給予世襲男
爵觀音保舊有騎都尉世職著加恩給予世襲輕車都尉其總兵
李全著照王玉廷之例給予世襲騎都尉加一雲騎尉○己亥阿
里袞鄂爾奏昨奉旨令楊重英至京以備詢問查楊重英並未自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二
木邦出來嗣據伊家人朱貴到永昌稟稱正月十九日楊重英走
離木邦至金塔緬寺地方遇賊截住楊重英拔刀衝突連馬跌入
溝內被賊擒去等語查朱貴係楊重英家人且得之目擊自是實
情得旨覽○辛丑諭前降旨將額勒登額之妻發遣伊犁乃額勒
登額之叔上駟院侍衛佛爾賽膽敢將額勒登額之妻鴆死實屬
目無法紀可惡之極著將佛爾賽交軍機大臣嚴審定擬佛爾
賽之妻著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其子俱著交刑部監禁○壬
寅 溫惠皇太貴妃薨○侍郎彭啓豐左副都御史呂熾以原品
休致○以宋邦綬為兵部侍郎巡撫○癸卯 上親奠 溫惠
皇太貴妃○調慶舒為湖北按察使朱珪為山西按察使○乙巳
調鄂賈為廣西巡撫鍾音為福建巡撫良卿為廣東巡撫以錢度
為貴州巡撫宮兆麟為雲南布政使○調圖桑阿為江西

按察使吳虎炳為廣西按察使○戊申以諾穆親為雲南按察使
由鹽驛○己酉予明瑞諡果烈扎拉豐阿諡昭節觀音保李全祭
葬○癸丑阿里袞鄂爾奏虎踞關糧員張遐齡回至永昌該員係
隨額勒登額之員臣等因細詢額勒登額逗遛情形據稱額勒登
額等正月十七日到虎踞關住一日十九日抵遮坎又住六日二
十六日起行不遠即將營紮住二十七日由大隴川復回鹽驛二
十九日由杉木籠山至喇嘛住五日因連奉諭旨始於二月初四
日由喇嘛谷小隴川芒市赴宛頂到遮坎時糧員即稟知離宛頂
甚近乃額勒登額先檄調二十日口糧又在喇嘛裹帶滿兵五日
綠營兵十日口糧先檄調軍裝馬一千匹又令騰越州買馬四五
百匹又檄取軍需銀二千兩無非藉以遷延之計且忽而撥兵鐵
壁關忽而撥兵邦中山忽而調兵堵禦南甸沙冲口到處停留延
緩其實自入虎踞關後沿途未遇一賊等語查遮坎距宛頂止三
站額勒登額正月十九日已抵遮坎即應順道星馳乃忽前忽卻
有意耽延貽誤至於此極其心不可問罪不容誅臣等既又查出
情節自當據實續奏得旨實實可惡○甲寅諭鄂爾在滇已逾一
載彼處情形自能諳悉且伊母年老鄂爾著來京省視其母俟朕
面詢軍營一切情形後再行回任
夏四月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此時大臣陸續到滇省駐紮賊等畏
懼遣人乞降亦未可定但賊等甚屬詭詐或係誠心乞降或係使
人試探均宜詳察辦理將此傳諭舒赫德伊到彼時賊匪遣人乞
降或其酋長親來或遣大頭人來時舒赫德代為具奏請旨若僅
遣微末頭人前來則不可信即向伊等云爾等係蕞爾小部敢與
天朝抗拒情甚可惡斷難輕宥我今統兵將爾等盡行剿滅爾等

果自悔罪誠心乞降必得爾王親來或遣大頭人來我當代為奏懇大皇帝或憐爾愚蠢從寬末減亦未可定若但遣微末頭人來不但不代為具奏爾等所呈文書亦不拆看如此曉諭一面駁回一面奏聞若乘賊等遣人乞降即藉此苟且了事斷乎不可著傳諭舒赫德會同阿里亥鄂爾遵照辦理尋奏查此番額匪呈遞乞降文書其大頭人一名未到僅交與被擒之兵丁帶呈其所呈文書內復牽率土司攏夷為辭看來仍屬藉此試探臣等商議不但不代為奏請亦不須給與回文但見在出來兵丁許爾功等云賊匪自知罪重大頭人不敢即來 大皇帝如肯恩准伊等投誠隨後即遣頭人呈進貢物表文等語是以本年暫不進兵且聽伊信臣等遵諭作擬駁文呈覽其應如何之處出自睿裁得旨是少加修飾但徑行發文前往反似先去催逼矣莫若權且不發俟伊著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壬

急自必復遣人來○甲子諭鄂爾覆奏額勒登額退卻遷延喪心貽誤所有奉到廷寄及清字奏摺並不告知譚五格一摺實出情理之外深堪痛恨今日適當理事之期諸王大臣等俱在因將鄂爾奏摺及朕去歲秋開極論額勒登額譚五格之不堪任事節經傳諭案檔令眾閱看可知朕早已豫料及之矣進剿額匪一事前經劉藻楊應琚等種種措置亦方其勢出於不得不辦屢降諭旨甚明至明瑞奉命往蒞其事一切經畫調度俱能勇往振作所至致果克捷賊眾望風披靡計自木邦宋賽以至猛弄一路摧破賊壘擊敗醜徒一一力爭勝勢亦已宣示中外莫不共見共聞惟明瑞初議欲令額勒登額分道督兵前進一節朕早燭其委任非人豈為傳旨訓飭不得已特令額爾景額前往參贊以資救正迨額爾景額在軍營病故雖非意料所及然使爾時朕若早計及一軍

整頓乏人即令阿里亥前往統率即不能直進阿瓦亦必能應援明瑞而木邦已得之城又何至復為賊眾覬覦乃朕既輕視額匪且以道里遠遠恐鞭長不及未即別簡大臣往代其軍致額勒登額節節貽誤紆道曠期甘心引賊併力於我大軍試問從來償事失律之人有至於此極者乎此則朕不能不深自引咎者至明瑞深入賊境鼓勵將士殲滅因糧無不自操勝算即至小猛育之役猶分遣偏裨率領前隊自以大營疲病之兵不忍輕棄乃身為殿後擁衛全軍且行且戰迫乎屢冒鋒鏑履險如夷遂不惜捐軀臨陣蓋其秉志堅貞先有自誓百折不回者否則文員在軍如錢受殺馮光熊等尚皆隨隊旋歸並無撓阻况以將軍統率大眾更何難回至宛頂哉又如明瑞所領兵眾為數萬餘數月經歷瘴癘處處衝突接仗今合計次第撤回者所失乃不過十分之一二可見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壬

前此深入以來我兵奮擊連勝並不至大有損傷特額首以不足比數之汗裸而失我為國勤事之蓋臣為重可軫悼耳若額勒登額之罪大惡極迥非情理所應有但其素行即甚無良敢於悍然不顧亦何至冥心決裂竟出於此朕細思或由比年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而朕持盈保泰之心猶有操持未至是以天心仁愛於席豐履順時默示以滿損之儆耶朕於此又不致不倍增實畏矣見在阿里亥舒赫德已先後抵滇與督撫鄂爾明德會同熟計俟京兵陸續會集將或邊進剿機宜詳籌定議外所有此次軍行始末及朕前後辦理不肯委過臣下之本懷明切宣諭俾眾共知之○諭額勒登額所犯之罪甚重情殊可惡著將伊女交刑部監禁其已嫁者令其離異查抄家產亦交刑部監禁○以景福張若淮俱為左副都御史 景福由大理寺卿張若淮由通政使選 ○丁卯諭軍

機大臣等前據阿里表奏九龍江外見有賊匪滋擾當經降旨阿
里表等俟秋冬瘴退時酌量機宜將普洱以外零星賊匪先期剿
滅今據阿里表奏到據該處鎮將等稟報有探事兵目路過自賊
營逃回夷人詢係眼見莽子約有三四百人其餘是猛勇整欠猛
迭蠻狂蠻累罷夷共有八九百人聽得說官兵很多伊等傷損二
百餘人連夜逃往猛混等語猛混距九龍江不遠豈可令賊匪在
彼盤踞且此等烏合人眾屢在土司邊界敢於侵擾若不示懲
創恐伊等玩視肆行罔知畏懼至此輩係召散餘黨其勢必與緬
賊狼狽為奸縱令近邊侵軼是又當先翦其羽翼以壯我聲威計
京兵前後赴滇者幾及六千餘人又有安西新選之厄魯特兵皆
係得力之人征勦緬匪今年已暫緩進兵若集我勁旅以除么虜
小醜自非難事阿里表可遵照前旨至期統兵前往相機妥辦至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天

此皆督撫等所當隨時留心探察據實奏聞者再近邊各土司素
以耕種為業去歲會向彼購易米糧此次行軍後各該土境是否
仍安耕作今歲若往彼採買能否照前供應又大山土司久請內
附昨明瑞至彼亦會供饋軍糧極為恭順前諭鄂甯酌加賞賚會
否辦及該土司近日動靜若何我大兵退出後該土司會否遣人
前來復申前說其木邦土司喪團見在作何下落俱未見阿里表
等奏及著傳諭阿里表鄂甯將以上各情形逐一確查即行切實
覆奏尋奏查緬夷仰給內地者鋼鐵鑼鍋綉布藝器煙茶等
物至黃絲絨綾之類需用尤亟彼處所產珀玉棉花牙角鹽魚為
內地商民所取資往來俱有稅口自用兵以來築行禁止臣等嚴
加防範商民俱不敢偷越至該土司等或有潛往商販亦所不免
自新街壘著一帶經兵火後已成廢墟近亦無人到彼惟緬夷地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天

界荒裔或通海洋或通西藏番夷貿易自必尚有市肆但內地貨
販久經斷絕緬夷必不能不形缺乏至近邊土司每歲秋成俱有
餘糧足供採買今歲又雨澤應時可望豐收必敷購買其大山土
司前據差探木邦消息之姚闊海等回稱我兵撤回後緬賊將大
山寨子殘毀該土司兄弟俱無下落報聞○命良卿仍留貴州巡
撫任調錢度為廣東巡撫○戊辰吏部議准江蘇巡撫明德奏通
州向有海門縣明季裁歸通州管轄見因屢漲沙洲其東南與崇
明接壤兩處居民爭搶沙地通州崇明均礙難斷理應將蘇州海
防同知裁改海門同知移設沙洲適中之地凡通州崇明新漲各
沙歸併海門同知管理原設通州沙務州同即裁崇明縣原設半
洋巡檢移駐豹狸鎮從之○壬申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吳省
欽等三員為一等試由部院入翰林等官擢巴彥學為一等餘各

升黜留館有差○丙子諭朕前以譚五格之罪視額勒登額較輕因降旨將伊提京審訊再行治罪昨據阿里衮奏稱譚五格曾與額勒登額商議欲由騰越州行走是譚五格願係畏縮不前欲回內地情殊可惡譚五格之子亦著交刑部監禁○舒赫德鄂甯奏查訪宮裏雁之妻子詢問久住孟良地方之郭榮禮周通等並稱宮裏雁之妻囊占其子小宮裏雁自乾隆二十七年焚燒孟連後居住孟良之景莫壩後因莽匪蹂躪孟良移住三島山外之猛叭山三十年囊占帶領頭目百十餘戶赴孟良華總兵營投誠三十二年緬匪竄入孟良囊占仍奔回猛叭山又稱囊占已嫁鬼家遂凍四臘其子仍稱宮裏雁等語是其人尚在邊外得旨另有旨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鄂甯等另摺所奏招撫宮裏雁之妻囊占一事亦不必聞普洱邊外賊眾侵擾土司地界時即有鬼家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三

黨羽在內果爾自不便輕有且此等殘敗餘孽本屬不成事體而其與緬匪是合是分亦難輕信此時無庸招撫俟秋閒應辦猛混等處賊匪時一併隨宜籌辦將此傳諭阿里衮等知之○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昨舒赫德鄂甯密陳情形一摺所見大謬已傳旨申飭矣征勦緬匪一事朕初未嘗有必辦之心因楊應瑞措置乖方其勢出於不得不辦然見在相機籌辦其地路險瘴重不得不審慎為之原非必欲殲渠搗穴為勞師勤遠之策舒赫德在朕前皆所習聞何以一經赴滇竟茫然不省若此即如辦理糧馬該省情形未免拮据朕於新正閱鄂甯摺早已鑒悉即降旨詢問且令鄂甯來京面商一切舒赫德在京同軍機大臣無日不備聆訓旨豈滇省辦理棘手之處朕尚未周知而必待伊等張皇其詞妄為恐嚇耶至所云每京兵千名需馬三千九百此亦拘泥成例而言若

因時制宜自當通融酌量况前此西北兩路用兵五年之內成此大功亦未嘗必需十萬之馬舒赫德在軍營甯不知之又如康熙年間征勦吳逆未嘗不用兵滇黔若必如此措置周章則吳逆尙不知若何猖獗又安能剋期翦滅耶至欲設法招致緬匪一節尤為荒唐無恥可鄙可怪緬匪僻在荒徼即果難於進剿亦何妨降旨撤兵尙屬光明正大之舉特以國體所關勢難中輟此時原可從容經畫以俟機會即彼有乞降之信尙當加之駁斥不宜輕許屢經傳旨甚明伊等豈得諉為不知且舒赫德前此聞楊應瑞受莽毒眇遮之降有進獻鹽魚等語方且以為非笑即起程前朕慮其偏於苟且完事舒赫德自以更歷已久斷不致復蹈前轍為奏乃一離朕前竟爾自相刺謬實在情理之外獨不思緬匪專以詐降為長技彼自來尙當拒絕豈有轉授意招之使來是其可笑並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三

出進獻鹽魚下矣至摺內稱鄂甯在永昌時即與錢度商酌招致之事其見幾與綠營粉飾陋習無異大學士鄂爾泰之子不應若此且鄂甯與明瑞同任此事明瑞勤事捐軀始將伊擢用總督伊甯不動於心思欲殄仇雪忿顧忍付之漠然且甘為不惜顏面急圖草率完事耶今年既暫緩進兵請事正可從長籌度有何迫不及待遽為此自欺欺人之事此必舒赫德目擊沿途接辦兵差彼又兼程勞頓遂爾氣餒鄂甯亦因承辦軍需不無竭蹶即欲藉此息肩是以一見投合不自知其謬妄二人俱委任軍務而庸猥至於此極獨不捫心自問天良耶舒赫德鄂甯著再傳旨嚴行申飭至舒赫德奉差原因滇兵惟怯不堪動輒退避逃散必須大加整頓是以令伊前往專任此事俟京兵到日即會同阿里衮鄂甯悉心查辦以示懲創繼復降旨以京兵抵滇或尙需時則俟鄂甯陛

見回滇再辦今伊二人既有旨令其即速來京此事如尚未辦及不妨暫緩之處竟待鄂甯將來回任再行妥辦著將此並諭阿里衮明德知之○戊寅諭昨舒赫德鄂甯奏密陳籌辦情形一摺甚屬乖謬可鄙可笑已傳旨嚴飭今日將原摺令王大臣等閱看內如計算進兵馬匹一事拘泥成數每兵千名應馬三千九百通計需馬十萬餘匹其說甚誕兵丁給馬自應隨宜調度使必膠柱鼓瑟勢將跬步難行試問前者平定準夷回部豈此么庸可比然用馬何嘗至如許之多即康熙年間征勦吳逆滇黔一帶未始不調集兵眾亦不聞辦馬竭蹶若此滇省籌辦糧馬原不無少有拮据朕新正閱鄂甯奏摺即已洞鑒所以密諭舒赫德往辦此事並屢諭該督撫從長計議乃舒赫德一到滇省未見面目即張皇其詞愚忙入告有似滇省之事朕總不知藉彼奏而朕始悉其端委者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然有是理乎至摺內稱設法招致緬匪投誠所見尤屬荒唐無恥迥非情理所應有進勦緬匪一事朕初無必欲辦理之意屢降諭旨甚明因楊應琚措置乖張其勢難以中止遂令明瑞往戡其事明瑞統兵采入督率將士奮勇攻堅自蠻結一路連摧賊砦幾數千里因糧確操勝算即由宋賽整軍前進直至小猛育轉戰幾數千里凡遇賊眾無不擊斬披靡所統萬人皆不至大有損傷獨以額勒登額逗遛債事屢促赴援喪心不顧以致賊匪轉由猛卯抄出前路窺伺大營時明瑞猶於猛腊坡前駐紮兵勢尙整因營中閒有疲病兵丁不忍輕棄遂遣偏裨按隊先行自率扎拉豐阿觀音保等殿後擁護使明瑞等彼時亦欲取道而出則統率全軍同回宛頂亦復何難即如錢受毅馮光熊等以文職漢人從軍尙且旋歸無阻何況將軍蓋其秉志堅貞諫存不肯中道輕還之意是以親

昌鋒竊爾為臨陣捐軀其實取計陸續回營弁士所損不過十之一二此軍行實在情事莫不共見共聞至見在籌辦機宜原欲從長審慎並無急於堵穴殲渠之計第將軍參贊既勤事效節義難置之不問而國體所繫應行應止亦當隨時制宜如機有可乘則整兵繕邊厚集繼進無妨稍需時日設以其地險瘴重不值勞師勤遠而明瑞在軍營所有經歷形勢急難措手之處亦屬令侍衛等詳悉轉奏夫知己知彼為自來行兵大要使將來果不必辦理朕即明降諭旨暫行撤兵中外聞之孰不以為光明正大若如舒赫德所奏乃漢唐宋明庸懦無能之君臣所為我堂堂大清勢當全盛簡卒待糧殄此醜類於力有何不給而肯效掩耳盜鈴恬不為恥耶且緬匪每以詐降為狡獪長技楊應琚等已屢受其愚即此時賊眾自知得罪天朝懼于申討或有遣人乞降之信尙當嚴加拒斥責令兇酋束身歸命或遣大頭目齎表輸忱庶可允其代奏朕亦屢經諭及並曾傳諭阿里衮等舒赫德在京早熟聞之即起程前朕慮其偏於將就完局會面加訓誡伊亦自以更歷已久必不敢再致荒唐為對何一離朕前竟爾自相刺謬至是幸而當今綱紀肅清一切皆稟承朕旨伊等欲為此鄙謬之舉尙不敢不先行入告朕得及時飭駁急令停止儻如前代庸懦無能之時其臣粉飾以諛其上其君亦竟不加深詰聽其所為有不為賊人輕笑者耶朝廷一舉一動皆臣民耳目所屬何所庸其粉飾况軍國重務豈可自欺欺人設無知之徒聞有此奏疑朕授意舒赫德所為無論朕不肯受且朕何如主若於此等事稍有游移前此底定西陲何以克奏膚功於二萬里之外哉舒赫德尙在左右承朕指示調度辦事尙能妥協一經奉差輒難專任此次所奏竟爾復蹈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故轍鄂甯自簡任滇撫以來諸事尚知奮勉今籌議此事又何以前後如出兩人舒赫德鄂甯俱著交部嚴加議處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舒赫德見在交部嚴加議處刑部尚書員缺著託庸調補工部尚書員缺著福隆安調補阿桂著補授兵部尚書阿桂未到之先兵部尚書事務著託恩多兼署○甲申諭額勒登額著即凌遲處死譚五格著即處斬額勒登額身為參贊大臣乃逗遛貽誤決裂乖張債事失機甘心引賊實與叛逆無異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擬將伊父雲代及親叔兄弟姪等均照大逆緣坐律擬斬立決實屬罪所應得第本朝法制從無族誅之條雲代著從寬免死交刑部永遠監禁其親叔及親弟姪等並著從寬發往伊犁給與厄魯特兵丁為奴○乙酉 上臨奠明瑞扎拉豐阿觀音保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五月

五月乙未諭傳為訖奏請停止御史兼辦部務一摺向來各部司員補授御史該堂官等有奏請仍兼本部分行走者雖為熟諳部務起見但御史有稽查各部之責若仍令兼司部事不無意存瞻徇究於政體未協傳為訖所請事屬可行嗣後司員改任御史奏請留部之處著永行停止其見在御史中兼部行走者並著撤回至摺內所奏科道輪班條奏一節所奏甚屬無謂御史職任建言遇有應行指陳彈劾之事果能據實入告朕必深為嘉予若遽定為輪班奏事按人限日令其虛應故事不惟剽竊浮言毛舉細故且有撰擬條陳轉相購覓不惜貽笑班聯者於政務更何裨益况前此何嘗不試行之而文具相沿毫無實際傳為訖甯不聞之願以必不可行之說摭拾具奏耶且御史留部不便之處一二語即可明白乃搗搗鷹犬猛獸等陳編謬悠之詞希冀張皇聳聽夫朕何

忍以鷹犬畜類視御史耶此緣甯經邊播思以此博建白之名而不知其自蹈陋習自比禽獸矣雖邊省見聞淺陋然已服官有年亦何至不諳事體若此傳為訖著傳旨申飭○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奏稱由彼處逃出之兵丁方汝霖供稱楊重英被賊擊獲賊匪令其戴白頂乘馬帶至阿瓦城等語此次賊匪如果遣伊來呈遞文書阿里衮暫且安慰將賊之阿瓦城形迹如何賊勢如何一切詳細訊明俟得實後將楊重英即行正法再審訊楊重英時將賊匪酋長見楊重英或起見或坐見賊匪如何動作伊如何見賊說何等話賊匪酋長係何人在旁皆係何人有我天朝奸民否再賊匪所居房屋若何猶有款式否似我何處地方俱詳細審訊奏聞○庚子准旗丁於通州糶買餘米○甲辰阿里衮舒赫德覆奏查普洱邊外九龍江檳榔壩等處九龍江土司即古之車里係緬甸分支康熙年間土司刀孟桃內附屬宣慰司統轄普騰六田整董猛旺烏得猛烏猛腊猛阿猛遮倚邦易武猛籠是為十二土司加以宣慰司為十三板納自各土司內附屬緬甸屢屢滋擾土境而各土司俱不為賊用至召散本係緬甸所置孟良土司猛孟容之姪後謀奪伊叔之職眾夷不服共立猛孟容之子召丙為土目復為召散驅逐召散遂分擾打樂九龍江等處其整欠夷人亦係緬甸附屬前年官兵出口該夷逃竄楊應琚將隨征效力之士司叭先捧立為整欠土指揮眾夷又不服致整欠頭人召教召淵及猛勇之召工等句結緬賊與叭先捧仇殺由整欠攻破猛勇追逐叭先捧此等賊匪實與緬賊狼狽為奸至是莽是緬在內地夷民呼為緬子外夷則稱莽子不過強為分別其實各種皆為緬賊實屬一事統容臣等秋深瘴退後帶兵前往普洱思茅一帶確勘情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五月

五月乙未諭傳為訖奏請停止御史兼辦部務一摺向來各部司員補授御史該堂官等有奏請仍兼本部分行走者雖為熟諳部務起見但御史有稽查各部之責若仍令兼司部事不無意存瞻徇究於政體未協傳為訖所請事屬可行嗣後司員改任御史奏請留部之處著永行停止其見在御史中兼部行走者並著撤回至摺內所奏科道輪班條奏一節所奏甚屬無謂御史職任建言遇有應行指陳彈劾之事果能據實入告朕必深為嘉予若遽定為輪班奏事按人限日令其虛應故事不惟剽竊浮言毛舉細故且有撰擬條陳轉相購覓不惜貽笑班聯者於政務更何裨益况前此何嘗不試行之而文具相沿毫無實際傳為訖甯不聞之願以必不可行之說摭拾具奏耶且御史留部不便之處一二語即可明白乃搗搗鷹犬猛獸等陳編謬悠之詞希冀張皇聳聽夫朕何

形務在勦殺以清邊境得旨另有旨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阿里
衮等奏到各摺其中多有早經傳旨詢問久應覆奏之事阿里衮
前此何以未經次第辦理直至舒赫德到彼方行彙奏看來阿里
衮於領兵頗能向前而經理事務則未能剖決明捷若舒赫德於
常行案件似所優為而於大處又不足恃可見用人之難著傳諭
阿里衮嗣後諸事務須加意提策隨到隨辦毋致再有遲閣○丙
午命兵部奏派大員揀選各省請發參將以上人員著為令○戊
申命廣西四川貴州採買馬匹○壬子嚴禁雲南騰越等處馬匹
偷販出境

六月丁巳朔 上詣 黑龍潭祈雨○庚申諭前據鄂爾琿奏自
稱誤聽舒赫德之言冒昧入告因令舒赫德明白回奏今據覆奏
則稱鄂爾琿先已密交錢度辦理自書奏摺邀同具奏等語是伊二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五

人所見乖謬相等舒赫德鄂爾琿並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舒赫德
著賞給都統職銜前往烏什更換永賈鄂爾琿俟到京日再降諭旨
○阿里衮奏五月十六日據遊擊巴勒塔等由龍陵驛送貴州兵
許爾功等齎緬匪乞降文書來到永昌臣等詳細根究據供許爾
功劉先元楊清俱係貴州兵羅以德係雲南兵俱隨珠參贊駐紮
木邦本年二月間被賊擊至阿瓦分給被擊我處官員使用聞賊
匪猛毒之母不願與天朝打仗時常勸阻伊子惜駁與其屬下頭
人頭人等聞大兵到來亦皆望風生長是以商議乞降其所呈文
書初意遣楊重英等齎送後因伊頭人眇旺模勸阻遂改派我等
八人呈送文書因一人病死三人落後是以我等四人前來等語
臣等折看一係賊匪呈遞我大將軍文書因緬字難識經楊重英
譯出漢字其大槩不過懇恩罷息干戈仍通買賣之意一係楊重

英等呈稟內稱守備程敏盧懷亮馬子健王呈璫等於上年四月
丙道府衙楊重英等於本年二月內俱在木邦遣擒先後解到阿
瓦詎料緬王不殺屢有投誠之議且緬國各頭目俱願投誠是以
苟延至今又有內地人李萬全尹士份等貿易緬城熟悉夷情與
我等宣諭我國德威極力招撫先讓遣官前來後又改易是以一
同留住阿瓦今具緬文專差擒來兵丁許爾功劉先元等八人齎
呈祈懇如蒙允准望即差官兵持文前來該國即辦貨物遣令緬
目同楊重英等解送前來等因今將緬匪原文二件並楊重英等
譯出緬匪文書並伊等所呈文書共三件及詢問許爾功等供詞
一併呈奏外竊思明瑞一隊之兵逼近阿瓦又由猛籠等處往返
殺賊將及萬人復將寶結蠻化二處賊匪痛勦賊等畏懼是以呈
請投誠但賊匪如果誠心乞降理宜惜駁親來尚可代為奏請今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五

惟令我兵齎來文書伊頭人一名未到緬匪狡猾難信不過力竭
計窮為此緩兵之計臣等公議此時仍當整兵前進肅清邊徼至
齎文兵丁四人內擇其能指賊之地勢及知賊等情形之許爾功
劉先元解送軍機處以備訊問至楊重英程敏等俱係職官被賊
擊獲並不自裁苟且偷生為賊譯文甚屬選輒無恥若經賊處送
至或脫身前來即將伊囚禁奏請從重治罪諭阿里衮奏緬匪遣
回兵丁許爾功等呈送緬文祈請投誠進貢並擬斥駁文檄呈覽
一摺所辦尚於事理未協前經傳諭阿里衮等以緬匪即有悔罪
乞降之事亦必該會東身歸命或專遣大頭目齎表前來始可酌
量代為奏達今該匪會未專遣一人僅令內地被掠兵丁齎文投
獻實屬不成事體此種稟夷醜類即用檄嚴詞指斥其迹已同於
酬答於中朝體制斷不應出此見已傳旨阿里衮竟無庸給發

回文俟日後緬酋作何行徑再為辦理並將原摺譯漢發鈔令中外共知之至楊重英世受國恩身為大員被賊拘執不能捐軀致命乃復覘顏視息轉據賊情具呈軍營大臣實屬喪盡天良不得更齒人類所有楊重英之子著擊交刑部治罪其程轍盧慎亮馬子健王呈瑞等身為守備非微末弁兵可比乃亦無恥偷生隨同具稟情罪均為可惡所有伊等之子著一併查拏解交刑部治罪

○辛酉以周元理為直隸按察使由清河 ○乙丑諭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見在患病理藩院尚書員缺著伊勒圖補授 ○丙寅命內閣中書於會試薦卷內酌取硃墨各卷同朝考入選未用進士試卷派大臣總閱錄取引見補用 ○丁丑諭前因鄂甯辦理軍營糧餉諸務尚能黽勉是以賞戴孔雀翎並加恩給予內大臣銜以示優異乃伊與舒赫德連銜所奏招降緬匪一事甚屬乖謬因交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部議處並令來京陛見再行降旨今面詢一切觀其胸中全無定見於軍行重務難以擔承所有原賞之內大臣銜著革去亦不必戴翎餘仍候朕再降諭旨 ○戊寅諭據張泰開奏年老患病給假調治已及三月尚未痊愈懇請解任休致等語張泰開在上書房行走有年頗著勤慎年躋八袞因病乞休著加恩賞給太子少傅禮部尚書銜准其致任回籍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舒赫德鄂甯具奏密陳情形一摺內有設法招致緬匪投誠之語所見荒唐乖謬降旨令伊等明白回奏嗣經奏到彼此爭執推諉益復不成事體是以將舒赫德等並交部嚴加議處今鄂甯來京朕面加詢問務得二人在滇如何商辦實情據鄂甯一一指出內有舒赫德自稱面奏若該匪有幾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裝點幾分還可以使得及稱朕之言鄂甯就打發人去也使得罷了等語其言深堪

駭異尤出情理之外前命舒赫德往滇之前將軍營事宜往復商推並慮舒赫德或意存苟且完局屢經諄切戒諭此不獨舒赫德一人聞之即軍機大臣等具在朕前孰不共聞之今以此二節徧問軍機大臣無不以為怪誕甚至有失笑者舒赫德獨何心乎在此事久經明白宣諭且已將伊等議處原可不必再行深究但天下無知之徒好生擬議或以朕實曾經示意舒赫德及伊具摺奏請轉加指斥處分遂爾難於見面因令赴烏什辦事則此事竟成莫大疑團牢不可破矣試思朕辦理庶務三十年以來即朕有過何難自己承當雖微末之員尚不使稍有屈抑中外莫不共見共聞何惡於舒赫德而忍加之文致耶然其言駭異若此而不徹底明究則直欲歸曲於朕朕豈肯受耶著將鄂甯自書清單鈔寄舒赫德令其速行據實覆奏見在旨詢問阿里袞自必直陳不能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年

代為解釋舒赫德如向存迴護掩覆之見希冀預了事則是重取罪戾不能曲為之貸也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彭寶等奏查辦兩淮節年提引一案歷任鹽政等均有營私侵蝕等弊實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將普福高恒革職運使趙之璧暫行解任該商等革去職銜並傳諭富尼漢傳旨將原任運使盧見曾革去職銜派員解赴揚州併案質訊矣該商等藉稱辦公名色以提引應交官帑冒稱樂輸報效濫邀褒獎又將支用所餘應輸運庫之項亦乾沒不交其情甚屬可惡理應徹底查辦示以懲創著傳諭彭寶等即速按款查究除摺內所稱綱引應交官帑各商未繳餘利六百數十餘萬兩並該商等代鹽政等一切圖濫支銷應行追出歸公之項自應按數查辦外至歷任鹽政等如此任意侵肥審明有應著追之項如力不能完亦應於商人等名下按數分賠再該鹽政

等在任日久其中必有留寄兩淮等處令商人生息漁利情事該商等即應一一供明和盤托出如此時稍有含糊將來一經發覺亦惟該商等是問並著彰寶曉諭各該商前此意謂伊等勉力自效即加之優獎今假公濟私恣意肥囊即應照款著賠示儆國家賞罰一秉至公初無成見該撫等仍將本案嚴查確訊詳悉據實具奏並將此傳諭尤拔世知之○以范時綬為左都御史由都統選○壬午諭前因舒赫德鄂甯妄奏招致緬匪投降一事經部議處革職降旨俟鄂甯到京再降諭旨今詳詢鄂甯此事向由聽信舒赫德之言不能力為主持所致而鄂甯之最難辭咎者則在前此屢檄額勒登額進援不應而不身赴軍營督辦也在額勒登額乖張決裂其事本非意料所及但鄂甯以滿洲總督且係大學士鄂爾泰之子目擊大軍深入而援師又任催罔應即親赴旱塔一路自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七 四

行部勒額勒登額之兵相機策應朕方嘉其能知緩急機宜深得大臣之體豈有轉以專擅奪軍責備鄂甯之理乃不知出此而惟以難離永昌藉口試問鄂甯果能統眾直進則身當賊人前路賊何由繞道窺伺永昌設云賊眾甚張其勢竟可逼近內境則鄂甯雖株守永昌於事亦復何益此事理所易曉非委畀封疆重任者所當立圖自效者乎今雖事屬既往而其原委不可不明白宣示以訓將來之封疆大臣也鄂甯既於籌畫軍務不能確有所見已降旨革去內大臣所有雲貴總督事務亦難望其勝任第念伊前在湖北等省於內地巡撫事務尚能勉辦鄂甯著降補福建巡撫其革職之案帶於新任十年無過方准開復雲貴總督員缺著阿桂補授至良卿前有旨仍任貴州巡撫鍾音亦著仍留廣東巡撫之任錢度著補授廣西巡撫鄂爾賚著來京以待即用○諭昨

據彰寶等查奏兩淮議行提引一案歷任鹽政運使等營私侵蝕情弊甚大已降旨分別革職解任令該撫等徹底查審具奏但思從來總督有稽查鹽政之責伊等如此恣意妄為甯竟毫無聞見尹繼善久任江南何以視同局外不行據實參奏至高晉與高恆更非尋常同官可比乃伊弟籃籃不飭若是而甘心緘默隱忍尤不得辭其咎均著交部嚴加議處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去秋李侍堯奏聞暹羅於前歲即與花肚番構兵被花肚番將城攻破該國王逃竄無蹤見令遊擊許全查探虛實等語其探問如何至今未據覆奏近又聞暹羅即為緬賊所併昨緬賊遞與將軍文內亦有管理暹羅之語是花肚番即係緬賊所屬因疆土毗連肆其吞噬亦未可知但此時暹羅或偶被侵陵或竟為緬匪蠶食尚無確信粵東粵門等處向為外番貿易之所該國商船來往必多著傳諭李侍堯留心察訪該商內曉事之人詢問該國近日實在情形該國王見在何處及暹羅至緬甸水程若干陸程若干遠近險易若何逐一詳悉諮詢如能約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略繪圖得其大槩亦可存備參酌目下並非必欲由海道捷取為此迂闊之計且輕動舟師經越外洋恐島外遠夷妄生疑畏自於事無濟若該國王尙有志於恢復心存釋怨而力不能支欲求助天朝發兵策應是即可乘之機未嘗不可酌調水師前往仗助以期一舉兩得但其事當出之密慎辦與不辦尙在未定李侍堯止宜善為詢訪密之又密切不可稍露圭角致涉張皇仍將詢得情由即速據實奏聞○禁哈薩克等轉販俄羅斯貨物於內地貿易○戊子轉劉星煒為工部左侍郎以曹秀先為工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庚寅停止伊犁卓異及年滿人員咨部引見○辛卯以佛德為江西按察使布政使○癸巳 上奉 皇太后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甲午調託庸為兵部尚書以官保為刑部尚書○乙未諭據劉統勳等奏查辦兩淮鹽引

一案盧見曾先得信息藏匿貨財訊問伊孫盧蔭恩據供係伊戚紀昀先告知兩淮鹽務有小菜銀兩一事見在查辦伊即於六月十四日差家人送信回家後見郎中王昶談及王昶告伊並非小菜銀兩乃係歷年提引事發隨又雇人送信回家嗣復見刑部司員黃駿昌傳說高恆見已查抄家產伊叔盧謨心懼隨於六月二十七日起身回家等語所有漏洩此案情節之紀昀王昶黃駿昌均著革職交劉統勳等分別嚴審具奏○己亥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嚴定州縣官疏脫重犯處分○辛丑以伊勒圖為伊犁將軍仍兼理藩院尚書○以德福為湖北按察使由員外○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等奏查訊兩淮提引一案辦理尙未詳盡如所稱各鹽政雖俱在任年久細加查察尙無留寄商人生意餘利銀兩究詰各商仍無出首似不敢欺瞞等語所見非是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高恆普福在兩淮鹽政任內歷年俱久今查高恆家產幾值數十萬一應精靈什物具存且其平昔費用奢侈其見存資產不甚相懸似此外不應更有隱飾若普福家當查辦時所存貨財無幾而京城即查有寄代營運之事則其在任時豫為寄頓地步斷不能免伊用度遠不及高恆且以每年所得養廉計之為數亦復不少何至其家竟空諸所有乃彰寶等竟謂其並無留寄朕實所不信至引盧見曾楊重英名下查出隱寄銀兩即指為各商不敢他有隱瞞之證尤為舛謬盧見曾一案由東省據供交查楊重英一案由該旗奏聞飭辦該商等知其無從抵賴不敢不據實承認並非伊等先期自行首報也今普福查出財產既屬寥寥而其往時又無多花用所積歷年廉俸何所歸著彼與各商交結甚久豈有不託商家代為封殖而其今年調任之後心存疑畏又豈能不向

兩淮巧為安頓乎商人等特因未有指實故不肯矢口輕承或念
普福多分提引舊情不肯和盤托出彭寶等豈可聽其一二支飾
之詞遂據以為實然乎著傳諭彭寶等即提各商到案詳悉開導
逐層研詰務令供吐實情水落石出不得任其含混抵飾如各商
執迷不悟其事豈能終不敗露將來別經發覺則是各商自取重
罪即該撫等亦不能辭其咎也至餘引無著銀三百九十六萬餘
兩其中雖有代高恆普福盧見曾墊辦器物之項亦係各商等有
意結納巧於趨奉且浮冒價值仍係各商侵蝕所致所有此項無
著銀兩將來無可追抵仍應於該商等名下追還同一應行入官
之項何必為普福狡展隱匿甘心代人任過耶各商等前於屢次
南巡承辦陳設諸事彼時因念伊等出力急公故稠疊厚加恩賚
孰知伊等即以官窩正款冒認已貴既邀頂帶優榮又復坐獲厚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六十八 三

利且因並無稽查任意浮開妄費如此存心天良何在今案情自
行發露實屬天理難容朕從寬不加伊等罪譴已屬逾格施恩今
止令其歸還款項於情理既屬當然而眾力亦非不給可將此剴
切諭商眾知之至盧見曾令商人辦買古玩未給價銀至一萬六
千餘兩之多可見其上下串通分肥侵蝕俟解到揚州時一併嚴
審究擬具奏其解任運使趙之璧既訊無染指情弊姑免深求但
伊在任目擊鹽政如此妄行不能阻止及據實入奏自有應得處
分俟此案審結照例查辦可耳○乙巳除廣東香山縣鴉鴉萌仔
等圍鹽課改種稻田○己酉劉統勳等奏審訊盧見曾寄頓贖財
一案先後究出向與盧見曾認為師生之候補中書徐步雲伊戚
翰林院侍讀學士紀昀並軍機處行走中書趙文哲軍機處行走
郎中王昶漏洩通信應照例擬徒其刑部郎中黃駿昌信口傳說

業經革職應毋庸議得旨徐步雲與盧見曾認為師生過此等緊
要案件敢於私通信息以致盧見曾謀行寄頓甚屬可惡著發往
伊犁效力贖罪紀昀瞻顧親情擅行通信罪亦重著發往烏魯
木齊效力贖罪餘依議○辛亥兵部議奏都統職銜烏什辦事大
臣舒赫德前辦理緬匪一事輒以設法招致投誠具摺密奏甚屬
乖謬續經舒赫德自請從重治罪奉旨交部嚴議應將舒赫德革
去都統職銜並雲騎尉世職得旨舒赫德著革去雲騎尉世職暫
留都統職銜俟伊回京之日交該部提奏

八月丁卯諭瑚圖靈阿等奏恰克圖通商一事業將理藩院議定
十三條行知俄羅斯廓密薩爾廓密薩爾一一欽遵辦理等語俄
羅斯既知遵照章程著准其通商其由內地前往貿易人等交理
藩院辦理遣往○辛未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王申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六十八 四

諭方觀承老成歷練任直隸總督兼理河務二十年來奉職恪勤
方資倚任昨該督至石槽迎鑾見其病後氣弱即令回任安心靜
養繼因其患瘧增劇特賜經驗藥丸並遣醫診視以冀速痊今聞
溘逝朕心深為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
敏恪○以楊廷璋為直隸總督調表曰修為刑部尚書以蔡新為
工部尚書張若淮為刑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甲戌諭軍機大臣
等李侍堯奏暹羅國情形各摺朕初閱其奏聞該國貢使不雅嵩
統呵浦回船至粵詢問暹羅殘破一事所言殊未明晰又另摺稱
遊擊許全奉差在洋患病身故之處亦恐非確情隨於摺內批示
及閱至查明覆奏一摺並麥森呈稟莫士麟呈文其事敘述已明
許全之死亦無疑義而欲將甘恩救請封原文擲還嚴飭來人陳
美之處所見甚是但辦理尙未能盡合甘恩救本係內地微賤之

人飄流海徼為其夷目與暹羅國王誼屬君臣今彼國破主亡乃敢乘其危亂不復顧念故主恩誼求其後裔復國報仇執思自立並欲妄希封敕以為雄長左券實為越理犯分之事若僅將原文擲還或來人陳美回國時不將該督嚴飭之語逐一轉告無以懾服外邦自應給以回文申明大義俾知天朝禮教廣被褒貶一秉大公此等負恩僭竊之人必不肯稍為假借庶奸回有所懼而島夷共懷德威但恐該督處措詞未能盡協因命軍機大臣代擬諭棄寄交李侍堯按式行文付陳美齋回諭示其河仙鎮目莫士麟既將該國形勢繪圖呈送而暹羅王之孫逃居該境又為安頓留養頗知禮義亦應諭以數行稍示嘉獎已一併令軍機大臣擬就寄發至前諭令查訪暹羅情形如彼有志恢復欲求中國援助或可酌調水師以期一舉兩得原屬備而不用之說今暹羅既遭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五

花肚番侵掠難夷口食不充其所屬祿坤等三府又與甘恩救稱兵內訌勢已孱弱無餘自顧且不暇又安能復圖釋怨匪番所有取道海洋一說竟可不復置議將此傳諭李侍堯知之外寄軍機大臣代擬李侍堯諭棄二諭暹羅國夷目甘恩救曰爾遣陳美來粵齋投該夷目呈文懇請 天朝封敕於理不順暹羅國王越在海嶠世供職貢 大皇帝嘉其恭順願賜褒封今游被花肚番侵擾焚掠國破身亡爾既為其夷目誼屬君臣目擊爾主遭此鞠凶即應堅秉忠貞志圖恢復以期殄仇雪恥即或因殘破之後夷眾流離艱食孱弱不支勢難驟振即當求爾主族裔扶戴復國以續爾故主宗祧則暹羅眾僚目孰不推爾匡翊忠勳共相欽服即爾嗣王繼立奏告 天朝自必敘爾功績 大皇帝聞之亦必深為嘉予况聞爾與烏肚汶仔婆麻勒殺得勝又入山搜尋象牙犀角

等物給贖難民是爾之才幹頗為可取爾主席兄詔王吉孫詔萃詔世昌見皆避難潛居境內爾不思與眾頭目擇立擁戴垂名不朽乃竟乘其危亂鳴張自立並欲妄希封敕僭稱王似此干名犯分蔑禮負恩不祥孰大反之於心豈能自安且爾本係內地民人必知大義豈不聞中國名教於亂臣賊子不少假借乎即為爾計彼世祿祿坤高烈三府因爾欲雄長其地共切同仇與爾稱兵相拒彼則名正言順爾則逆理悖倫天道助順惡逆勝負之勢較然豈可自貽伊戚乎 大皇帝撫有夷夏惟以仁育義正表率萬方如爾所陳情節深乖法紀不可以據詞入告仍擲交陳美齋還本部堂典守封疆職在宣布中朝德化於爾愚迷特為剴切申諭爾如翻然改悔效忠爾主仰體 聖朝興滅繼絕之經自可永受 大皇帝無疆福庇慎毋怙終自誤特諭又諭河仙鎮目莫士麟日爾僻處海疆心知向化因聞 天朝查訊暹羅情事即將海外各夷地形勢繪圖具文差夷官林義等齋投甚屬恭順業經據情奏聞 大皇帝鑒爾之誠深為優獎又聞爾於暹羅國王之孫詔萃逃入境內即為安養資生頗知禮義亦屬可嘉今特給爾回文並賞段匹用示恩意爾其敬承之特諭○己卯諭內外大臣中有奉職恪勤及敷歷宣勞者宜晉宮銜以示優眷吏部尚書託恩多戶部尚書于敏中閩浙總督崔應階俱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託庸直隸總督楊廷璋俱加太子少保○乙酉刑部議准江蘇巡撫彰寶奏原任兩淮鹽運使盧見曾隱匿提引銀兩私行營運奇頓照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從之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六

九月己丑以蔣元益為左副都御史由順天府府尹遷○甲午移建江西上泗港石閘於王字湖口○乙未 上駐蹕避暑山莊○改雲南

雲南武定二府歸糧道管理○戊戌軍機大臣刑部議奏原任兩淮鹽政高恆普福侵蝕鹽引餘息高恆收受銀三萬二千兩普福私銷銀一萬八千八百餘兩均應照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願蒙懷包攬漁利應依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從之○己亥諭前日內閣進呈奉天秋審本內有夾片稱徐大等五案俱九卿改為情實朕以奉天案件自係朝銓審擬伊久任盛京刑部非不諳曉律例何以竟縱至此是以降旨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及昨日細閱招冊內則惟徐大一案係朝銓定擬其咎當阿一案乃係黑龍江將軍富僧阿所審而馬大薛三伊勒圖三案均係吉林將軍恆祿承審之事是朝銓僅止一案尚不至於交議使彼不敢陳辨甘受處分既不免於屈抑若據實奏明情節其將何以答之朝銓毋庸議處其恆祿所擬各案經九卿改入情實者至三起之多殊屬意存輕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七

縱著將恆祿交部議處庶足以昭平允至大學士傅恆等進呈閱本尙可云未及細檢招冊而劉統勳則係承辦秋審之本部各省冊案皆所閱定且見在熱河所奉諭旨皆同書呈覽何以並不據實奏聞應將劉統勳交部議處彼在朕前實亦心悅誠服朕辦理庶政一秉至公卽有檢閱未周之事所賴大臣等查明覆奏何難隨時改正朕不執意文過也卽如進秋審本時見部駁奉天多案卽降旨將朝銓議處及親閱招冊知非其罪卽爲開釋並不憚於反汗亦並無絲毫成心朕於大臣等尙時加訓勉不令文過飾非若稍存迴護之見其何以風示臣工耶將此通諭知之○辛丑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壬寅以梁國治爲江甯布政使王太岳爲湖南按察使由陝西○甲辰吏部議覆湖北巡撫程燕奏武昌黃州二府屬江面盜竊之案向歸各州縣承緝嗣改設

武黃同知將沿江之黃岡蘄州廣濟蕪水黃梅大冶武昌興國等八州縣捕務均歸管轄查所轄江面六百四十餘里該同知駐紮廣濟呈報踏勘往返需時請仍歸各州縣就近查報承緝同知統爲督催等語應如所請該同知既專司捕務除督催外仍一體偵緝逾限不獲與州縣一例處分從之○丁未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戊申諭據高晉等奏洪澤湖水於九月十四日加長分注運河夜閉因東北風大致將裏河南岸王家田頭連上之隄工漫決十五丈見在搶築工竣等語已於摺內批飭矣洪湖於九月開水既加長至在在盈隄拍岸如能及時展拓清口使宣洩通暢亦何至有漫溢之事前於七月間高晉等奏本年清水未長東西壩口門戶未經拆展一摺卽諭伊等以前此南巡時令視五壩水誌開清口以洩尾閘原專爲洪湖異漲而設如果黃強清弱自當收縮清口以爲抵禦將來洪水或復長發則又當按度情形再行展拓此等消息機宜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全賴河臣隨時籌酌悉心妥辦朕豈能一一料及豫爲指示於千里之外而爲河臣者又豈可膠柱鼓瑟必待朕指授機宜方爲辦理前降諭旨甚明高晉等覆奏亦自稱此後當時時籌度不敢稍誤何以當此清水驟長之時竟不豫籌妥辦所司何事高晉李宏著交部嚴加議處其該管道府及文武員弁俱著交部察議具奏○己酉諭前因匪犯偷割髮辮一事傳諭各該督撫率屬悉心緝捕務盡根株此事蔓延山東直隸各省而江浙實爲先發覺之地爲大吏者果能一有見聞卽行嚴督地方有司實力擒拏自可得其端緒正犯不致漏網乃始則因循貽誤不卽據實入告希冀化有爲無及朕嚴切訓諭始行飭屬查辦雖據山東安徽江浙各有所獲朕恐其中有刑求屈

抑者因命提犯解京實訊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步軍統領衙門
詳悉研鞫則供詞多涉游移並有畏刑屈指者可見各該省隱瞞
於前復又塞責於後而實在首惡究屬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擾
閩閩於政體殊未允協此案見在竟可無庸查辦其江浙兩省養
癰貽患之督撫有司不可不明示懲創以飭吏治高晉明德彰寶
馮鈞熊學鵬永德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至蘇有德在江蘇最久
漸染惡派錮習尤深此案初發既不行陳奏及擢任山西巡撫該
省犯案疊疊仍復踵其故習不知悔改此豈可副封疆重任貽誤
地方蘇爾德著以按察使銜前往新疆與五訥璽更換辦事吳壇
素日辦事尚知勉在江蘇到任未久而督辦亦屬延緩著與浙
江前任按察使歐陽永琦見任按察使曾日理一併交部察議至
邵大業申夢璽乃屢經獲罪復用之員在江南久任方面大員號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年

稱能事其實薰染上和下睦之類風素性模稜兩可謂可自居無
過從不肯實心任事以致地方釀成匪案又一切置之不問其情
更為可惡俱著革職發往臺站效力贖罪所有江浙承辦緝犯旋
告旋釋之州縣等官均著交與該督撫逐一查明請旨革職仍出
具考語送部引見再降諭旨○以鄂寶為山西巡撫前任廣西巡撫○庚
戌停止卓異知縣升任京員引見時聲請改擢外任例○辛亥諭
軍機大臣等永貴等奏據所使探信人回稱愛烏罕之兵已退素
勒坦沙收復拜蘇巴特等城臣見使人前往探聽並令訪布拉克
敦子薩木薩克下落又額敏和卓見亦寄書詢問素勒坦沙等語
愛烏罕之兵既退素勒坦沙遊牧已復即可完局不必遣人探問
素勒坦沙素性每欲爭奪土地此次收復遊牧後備不知足欲請
兵進取永貴等斷不可許務駁回以絕其望再布拉克敦之子下

落亦不必訪查即使薩木薩克來至巴達克山豈能至喀什噶爾
葉爾羌乎即使能至亦無難臨時拏獲再永貴等寄書於素勒坦
沙何妨公同列名乃僅書額敏和卓者蓋恐素勒坦沙請兵難以
駁回耳此又過慮矣葉爾羌見無應辦事件永貴常駐彼處反覺
聲張著即回烏什俟舒赫德到時交代來京○癸日修丁憂調蔡
新為刑部尚書以嵇璜為工部尚書吳嗣爵署河東河道總督江
蘇准徐○甲寅賜哈薩克阿布賚救諭日前以厄魯特台吉蒙固
勒捐驅行陣聞伊弟綽諾寄居爾處因那旺查辦邊卡之便向爾
詢問爾即將綽諾送出並派人同那旺至京朕甚嘉之今朕加恩
將綽諾承襲伊兄之職賞戴翎頂並恩准留京綽諾係爾養子爾
如思念越數年可命綽諾暫歸省視今加恩賞爾蟒段粧段各一
錦段八絲段各二爾接奉朕旨益當恭順誠切以期永沐朕恩特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年

冬十月丙辰以伊克坦布為戶部右侍郎○以蔣元益為內閣學
士由左副都 ○庚申冊封慶妃陸佳氏為 貴妃容嬪霍卓氏為
容妃貴人鈕祜祿氏為 順嬪○辛酉臺灣竊賊黃教糾眾滋
事諭鄂甯等嚴飭勦捕○丁卯諭前因山西學政呂光亨失察逆
犯張廷瑞一事交吏部檢查辦過議處成案該司員等但查出馮
鈞會奉特旨從寬革職留任一案而於吳華孫李宗文等實降之
案並未查送朕知其中必有瞻徇情事令軍機大臣再行詰訊則
係姚左垣於所管廣東甲內自行檢出此案馬道周又自以值日
行文徑行封送而於各案等差俱置之不問因交都察院按例議
處該衙門輒以姚左垣等與呂光亨並無同鄉年誼僅將姚左垣
照推諉例議以降一級抵銷馬道周照不行詳查例罰俸一年夫

有同鄉年誼者必應徇庇而無同年鄉誼者自不徇庇有是理乎
姚左垣等雖與呂光亨並無同鄉年誼而所檢之案有意避重就
輕其為徇庇更無疑義若非朕屢經指出該部或竟從輕議結姚
左垣等有不向呂光亨市恩結納者乎是伊等查案時彼此特相
喻於不言之表以為巧於高下其手耳儻不照例議處將復何以
示儆自來官官相護之習為害於官方政體者甚大不可不力防
其漸朕於臣工功罪輕重一切惟其自取從不豫設成見此案已
將擬議失當之都察院堂官交部嚴加議處姚左垣等均照改議
降調仍將前後緣由通諭中外知之○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阿
里袞奏結些見與緬賊搆讐當諭軍機大臣擬寫傳檄文稟發交
阿里袞等揀選妥人以將軍等之意曉諭該夷令其歸附中朝以
資驅策之用繼思此時如即遣人往諭該夷必以中朝先有急於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十一
招致之意徒使中持兩端游移觀望將來即欲用之轉致不能得
力見在莫如且為停止俟該夷前來請附然後將此諭知則靜以
待動尤為適協機宜著傳諭阿里袞等目今彼處實在情形止宜
不動聲色就附近一帶遴委妥人探聽確信以便隨宜應變至緬
匪如有人來懇乞投順仍遵前旨相機辦理將此諭令知之○己
巳命劉統勳查勘黃運兩河工程○庚午以黃登賢為左副都御
史由宗人府丞遷○辛未諭錢度奏賀縣疏縱逃軍能後越獄脫逃一
案請將典史謝霖革職鞫問而於知縣鄭之琳請革職留任殊屬
非是該縣監禁脫逃匪犯既不上緊辦理又不嚴密巡防致要犯
黃夜免脫非尋常疏縱監犯可比自應將該縣即行革職仍留該
處協緝事理方為允協今錢度初到粵西輒爾心存寬縱請將該
縣留任使庸玩劣員仍得優游綠樓何足以示懲儆明係錢度有

意沽名沽染外省惡習不知檢改錢度著交部嚴加議處鄭之琳
著革職仍留該地方協緝嗣後有似此者均照此辦理著為令至
改發新疆積匪猜賊在配及中途脫逃情罪甚為可惡一經拿獲
即應立正典刑又何必開查原案往返需時致令匪犯在獄日久
得以乘間潛逃辦理本屬未善將水各省如盤獲此等要犯訊究
明確即行正法毋致曠時貽誤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又諭錢度
另摺議奏學政事宜其中所定擡送人役早程用夫一百二十名
水程用船七隻尤屬有意沽名並非覈實辦公之道試問學政巡
歷各府即有應帶文卷諒不過箱篋數擡已敷檢閱何至需用夫
船如許之多其意不過欲務從寬備以博學政等同官情面之歡
而不知供應紛繁勢必仍有濫索濫應之弊為地方擾累錢度擡
任巡撫不知感恩奮勉痛自肅除外省惡習乃到任之後輒敢以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十二
此等伎倆於朕前巧為嘗試豈可復稱封疆之寄姑念其在滇省
辦理軍需事務尚為熟習著仍補授雲南布政使以觀後效儻再
不力為檢改則是自速罪戾不能再邀曲貸矣其廣西巡撫員缺
著宮兆麟補授○己卯諭前以額勒登額有心退縮貽誤軍事富
德係原保之人多方薦舉袒庇戚誼經法司按律擬斬朝審情實
自屬罪所應得今句到屆期凡情實各犯例應綁赴市曹候旨處
決因念富德獲罪緣由究係因人連累臨時尚可不至予句富德
著加恩改為緩決○辛巳諭今日朝審官犯句到如高恆普福以
鹽政大員於提引應歸官帑銀兩恣意侵漁數至累萬均屬法無
可貸但普福則居心狡黠豫為彌縫高恆則一味耽惑毫無顧忌
迹異而所犯則同若於伊等稍從姑息則凡前此官犯以貪贖正
法者何以示無屈枉而將來侵虧敗檢之徒將執法示儆乎抑廢

法長奸乎且前據高恆供有實係糊塗獲罪之語侵蝕帑項係何等事若亦得以糊塗自解則凡悍然飢法者又何事不可肆意妄為耶又如達色一案初以其罪不過在短發價值與高恆普福侵貪入己者稍異及閱招冊各款有商人門禮不遂抑令不准進見之事則是示威脅眾窮蹙無厭設令易河東為兩淮其狼藉豈在二人之下是以一併予勾至通武一犯雖冒銷銀兩至七千有餘即按例予勾彼亦何辭但其人本屬工匠出身又因造辦器具浮開侵用獲罪以物玩之微抵人於法朕亦豈肯出此又提引案內之願藜懷雖由慾慝高恆已亦牟利釀成大案本難曲宥第該犯乃一商賈末流近利貪財是其常情且彼即能誘人犯法設令高恆能不聽其愚弄又安得售其伎倆是以將此二犯俱停其予勾試思朕之視高恆豈轉不如通武願藜懷等然情法所在差等自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六十八 十三

有較然不可移者其海明素械阿拉克多爾濟阿拉西等所犯情節尚有一綫可原著於次年朝審一併改入緩決以昭平允慮囚大典所以彰國法而正人心關繫甚鉅朕於庶獄權衡銖兩惟虛衷推勘務使適輕適重各如其人情罪所自取此中裁斷一準於天道之大公非朕所能自主又豈能稍存成見意為高下於其間哉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壬午以素爾訥為內閣學士由給事中遷○癸未撥戶部銀四十萬兩於直隸備賑

十一月乙酉朔諭吏部兵部議處文武各員因公者照例准抵其因犯私罪者柴不准抵著為令○丁亥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奏據各土司探訪緬賊駕般數十隻由新街蠻暮赴夏鳩江停泊又有賊匪由水路三四百名旱路二三千名屯駐夏鳩江又夏鳩頭日索揚帶領緬兵前來該江割會趙宏榜等又據猛固頭日金猛

等執送賊匪探信達木告稱猛下地方尚有五六十人各等語據此情形或係緬賊不知本年暫不進兵仍似上年在老官屯腊戌等處為防守之計耳如果屬實自應統兵進剿阿里衮等即派曉事如長青等驍勇如海蘭察塔瑪爾等員酌帶兵二三百名直入捉生詢問賊勢相機進止務使賊匪自相驚擾以疲其力阿桂到彼與阿里衮豫籌辦理不可在彼株守坐失事機至夏鳩係賊匪所屬地方若非彼中內亂何以自行搶擄而夏鳩頭目又復致書內地且今歲何以不防守老官屯腊戌等處而深入夏鳩屯住種種可疑阿里衮等詳悉查訪迅速奏聞○裁兩淮西亭小海二場鹽大使○壬辰諭前會降旨令順天鄉試同考官南省人迴避南血卷北省人迴避北血卷邊省人迴避中血卷滿洲漢軍迴避滿字台字卷所以防弊實而慎掄才願行之未久旋經給事中吳焯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六十八 十四

條奏停止此例亦遂允行今御史史猷奏請順天鄉試房考閱卷仍應迴避所見甚是南北中血雖總數省合編究之本籍人等或同鄉戚友適分入本房難保無暗為照應之事况鄉會試事同一律會試房考閱卷既迴避本省鄉試何獨不當迴避本籍乎取士大典所關綦重不可不杜漸防微而遠嫌疑以助公明於考官士子均為有益嗣後順天鄉試並仍照乾隆六年所降諭旨行著為令○乙未以胡季堂為甘肅按察使由山西遷○丙申召費元龍來京以孫孝愉為四川按察使○己亥諭修葺文廟見屆落成大學規模式昭輪奐惟門題殿榜尚應詳考彝章用肅景仰向來正殿稱先師廟二門曰廟門而大門未有書額蓋沿習明代舊文未知董正夫廟門之號於禮經所稱祖廟既涉嫌疑而先師廟額揭諸殿楹名實尤多未稱應於大門增先師廟額其正

殿改爲大成殿二門改爲大成門庶符會典定制朕親書勝
字消吉恭懸以彰崇道尊師之至意○癸卯命署戶部侍郎索琳
軍機處行走○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臺灣賊匪聚眾不法一案前
據該督撫等奏到各情形王巍等辦理不善之處大略可見節經
諭令吳必達妥協經理今日崔應階奏據鎮道等稟報情節一摺
是此事初發時該鎮道尙意在彌縫則平日之姑息養奸不問可
知而通覈種種原由措置尤爲失當如原報十月初二日一聞黃
教糾眾暨旗即統率官兵剿捕今摺內稱初三日在城盤獲賊犯
劉恭等二名又續獲洪答等三十餘名鎮府既領兵前往則城內
獲犯者何人城內既獲如許賊犯可見匪徒結聚已久不止岡山
一處且稱黃教等暨旗聚眾原想搶奪村莊並無謀爲不軌之意
此語更爲大謬試問賊搶奪村莊非不軌而何即此足見伊等欲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十五
化大爲小化有爲無矣又前摺內稱王巍於初三日帶兵前赴岡
山知府鄒應元隨往協辦該道張珽留郡彈壓防護是鎮道並不
在一處今摺內何以稱連據鎮道具稟伊等既行守相隔何以會
合稟報或王巍往岡山後旋即回至臺灣並未親身督勦耶再摺
內有第八名正犯方龍第九名正犯韓筆之語賊匪並未散割
傳帖等事何由知其次序殊不可解此語得之何人又稱賊首雖
未就擒而賊眾驚惶他處賊匪難以會合此語益爲荒誕昨據鄂
甯等奏賊匪蔓延北路有焚燒拒捕之事可見其並未解散今驚
惶瓦解之語得自何來前後矛盾甚至稱挑選年力精壯熟識
山徑之人改裝進山探聽賊蹤等語更非情理所有帶兵原爲勦
賊况兵丁皆臺灣土著何至不識路徑另待挑人若云竄入生番
兵即不能追捕尤覺可怪臺地與生番接壤平時尙當懾以聲威

至賊匪竄入其境何難一面諭令擒獻一面統兵直入曉以勦緝
內地逸匪並不滋擾番地方爲正理乃因番境相隔卽生退阻設
使生番稍有不靖竟將置之不辦乎又王巍初二日差人齎奏雨
水情形一摺今日亦已遞到計其拜摺日期卽係黃教事發之時
該鎮何難具摺由驛速奏可以早爲指示且總兵等准其奏事原
爲地方要務起見而緊要事件並許驛函飛遞今賊匪滋事之案
地方公務孰有要於此者並非前此吳士勝馳摺謝恩可比王巍
又向拘泥若此竟不飛章渡海告之撫臣速赴郵傳耶看來該鎮
道專欲消弭隱諱故從未奏聞而節次稟揭措詞亦多粉飾殊不
知盜賊竊發原不能保其必無如漳浦縣逆犯盧茂等一案文武
各官上緊辦理妥貼朕卽加恩獎敘其出力員弁並予升賞王巍
等豈無見聞若黃教之事一有端倪卽迅速掩捕何至賊眾逸出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十六
生事乃不此之務妄思以詭詞塞責其取戾更甚又何如先事之
據實直陳耶王巍等俟此案辦結後再降諭旨吳必達見已領兵
赴臺一切勦賊緝犯自能合宜所有已獲各犯並著交吳必達會
同余文儀迅速嚴審仍遵前旨卽行在彼正法如鎮道及在事員
弁有乖方貽誤應行究訊者卽一面令其解任一面奏聞亦無不
可仍卽將日來查辦情形星速具奏並將此傳諭崔應階鄂甯等
知之○己酉諭國學崇祀 先師規制法程美備是飭我 列聖
右文重道尊禮有加朕臨御之初卽詔易黃瓦儀惟其隆邇以殿
廡歲久弗葺特發帑金二十餘萬鳩庀鼎新敕大臣董厥成輪奐
視舊增益工旣告厥而門殿諸額向沿明張璠陋議非所以肅觀
瞻明折中也旣依會典定名躬爲榜書並宣諭釐正大指茲復親
製碑記具修建原委且於幾暇手書付鈐表示鄭重將以明年仲

春詣學釋奠落成之彰盛典焉返樞闕里 廟堂有後漢時儀象
諸尊以為觀美爰擇內府所藏周範銅鼎尊占壺簋簠爵洗
各一頒置大學陳之 大成殿中用備禮器夫孔子志在從周禮
開列姬朝法物於義惟允所司其敬懷將事典守弗替以克副朕
意

十二月乙卯朔諭賊匪黃教糾眾不法一案該鎮王魏於九月初
一日抵臺灣即據地方官報知其事自應刻即親往剿捕盡獲匪
黨以淨根株乃僅派守備把總入山搜擊遷延一月致賊匪得以
肆行無忌直至十月初二日聞匪眾豎旗之事始帶兵親往昨閱
伊奏摺其觀望畏蕙情形畢露即此一節已難勝總兵大員之任
王魏著革職俟督提等查參到日再降諭旨○丙辰諭軍機大臣
等據阿里衮等由六百里馳奏一摺詳加披覽止係尋常事件而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七

於如何辦賊之處仍無一語奏及甚屬非是阿里衮身為將軍尚
書兼領侍衛內大臣帶有滿兵數千在彼駐紮理宜分派巴圖魯
弁兵捉生攻掠使賊匪自相驚擾久而窮蹙自來投誠豈有坐待
之理顯係心懷畏蕙欲圖草率了事阿里衮自京起程時看其尙
屬奮勇不意到彼惟以駐守塞責而於一切布置毫不經意殊負
朕恩著傳旨嚴行申飭○戶部議准御史虞鳴球奏勸田一項係
前明勸臣產業散在江浙諸省其賦較別項田畝為輕且不納漕
米見在執業並非勸臣後裔而田賦科則相沿邀恩殊為未協應
敕各督撫按冊立限飭各州縣清查並令民戶首報布政司覈實
一體輸將從之○己未諭前據山東省查獲蔡廷章斬貫子通果
等供認割辦確鑿朕降旨詢問該撫如何設法成招而富尼漢
覆奏並未刑求到案即行供吐及至解京後經軍機大臣會同刑

部審訊其外省所取供詞皆係承審官刑逼妄供而各犯身受刑
傷種種見在尙未平復是富尼漢前次覆奏實屬捏飾已將伊交
部嚴加議處又程蕪奏擊獲僧人普闍不加刑求即自認為割辦
匪犯及河南巡撫阿思哈將普闍案內應質人犯於普闍解至該
省時就近提質交出普闍向湖北都司田國恩任所尋父經田國
恩妄擊送交黃岡縣查訊該縣楊儀軌加刑訊普闍畏懼信口混
供及查起辦藥毫無確據已傳諭將田國恩楊儀及普闍等解京
審訊俟審結時再將程蕪議處割辦匪犯蔓延各省擾害良民督
撫等自當飭屬上緊嚴擊但獲犯到案必須細察情由反復研訊
豈得濫加刑拷累及無辜屢經傳諭各督撫極為明晰乃各省並
未獲一真實匪犯而山東湖北二省輒將無干之人妄加鍛鍊展
轉株連若非朕洞悉其情提解覆訊幾成冤獄至富尼漢始而頗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六

知認真繩緝程蕪則因朕旨詢問始行盤獲一二游僧塞責最其
初辦情形富尼漢與程蕪判然不同而以刑逼成招之案敢以不
事刑求誑奏則兩人如出一轍督撫等偶有無心之過尙可加恩
寬宥乃辦理此等重大案件公然有心欺飾且二人皆初經委任
之員竟不知以誠實自矢即重治其罪亦所應得若僅予以革職
留任未足蔽辜而似此居心豈可復膺封疆之寄富尼漢著降補
山西布政使革職留任其山東巡撫員缺即著富明安補授程蕪
著降補江西布政使革職留任其湖北巡撫員缺即著揆義署理
○漕運總督楊錫紱卒予祭葬諡勤愨○以梁善鴻署漕運總督
尹嘉銓為山東布政使雷暢為山東按察使 庚申託
恩多以前署步軍統領失察步軍協尉等曠誤革職調承貴為吏
部尚書以觀保為禮部尚書素爾訥為左都御史德成為內閣學

士由給○甲子定長卒調吳達善為湖廣總督以明山為陝甘
總督由陝西○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衮等奏派海蘭察巴
朗塔瑪胤領兵三百餘名分路前進等語阿里衮等接朕前旨派
海蘭察等帶兵捉生攻掠但為數無多恐有疏虞計此時阿桂已
到著傳諭伊等速即領兵策應以壯聲援又據奏自緬逃山之何
士順供稱結些帶兵三萬駐紮邊境俟大兵到時即攻取阿瓦城
等語看來結些與緬匪搆屬實可將本年暫不進兵之處曉示
結些令其明歲會兵協勦俟平定緬匪後即以該處地方給令移
駐實為妥便阿里衮等務宜相機籌辦勿誤事宜仍將海蘭察等
見在進兵情形速行奏聞○調阿思哈為陝西巡撫以文毅為河
南巡撫由哈密○戊辰諭據鄂爾素奏臺灣道張珽於辦理逆匪
黃教一案平日既不能率屬稽查奸宄及賊匪蔓延又復安坐郡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十九
城並不親往督捕且一味存心諱飾捏混欺蒙請旨革職等語張
珽著革職仍留臺灣令其自備資斧協擊逆匪俟事竣之日另行
降旨所有臺灣道員缺緊要必須熟諳強幹之員方足以資整飭
孫孝愉著以按察使銜管理臺灣道事務其四川按察使員缺著
劉益補授○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阿里衮由六百里加緊馳
奏達禮善海蘭察等於南坎登揚地方各勦殺賊二三百名將糧
米器械盡行燒毀一摺朕詳加披閱南坎登揚地方距邊境不及
百里達禮善等並未深入賊巢輒將附近羈夷濫殺塞責此等羈
夷與緬匪何涉從前殊魯訥妄殺羈夷四十餘名因而走險附賊
即前車之鑒達禮善等理應加之撫慰取其牲畜糧石以資進兵
之用乃槩行殺戮並將見有糧石無故燒毀實屬不曉事體違禮
善等著嚴行申飭阿里衮等於伊等同時並不嚴斥其非反以為

功加緊奏捷亦屬非是著傳諭阿里衮等仍派達禮善海蘭察前
往奮勦阿里衮亦即多帶勁兵隨後策應如獲有糧石即為往來
口糧勿得燒毀仍將如何辦理之處速行奏聞○癸酉諭軍機大
臣等阿里衮辦理達禮善等勦殺羈夷一事種種錯謬伊從前凡
遇行陣頗知奮勉詎到該處惟知擁兵駐紮以戌守塞責阿桂在
京時籌畫亦甚周妥行至中途即欲釋回緬匪謀者冀圖將就了
事伊等如此辦理必至貽誤機宜殊堪痛恨朕今添派索倫等兵
二千名前往著傳諭阿里衮阿桂務遵節次諭旨率領進勦務使
賊匪畏懼之降尚可將功抵罪儻仍退縮株守稽延時日朕彼時
另行遣員勦辦伊等能不顏厚耶此事究應作何完竣著各據所
見明白回奏○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衮阿桂奏聞賊匪見
在夏鳩地方派海蘭察瑪格巴朗克車德依那木扎勒豐昇額等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二十
帶領官弁三百餘員在前隊伊等親率侍衛官弁一百餘員接應
派綠營兵五百名令哈國興長青等帶領出萬勿關遙為聲援均
不攜帶行裝等語所辦尚屬妥協此次阿里衮等輕裝前進馬匹
口糧雖不能充足儻能多有斬獲儘可資進兵之用著傳諭阿里
衮等轉飭海蘭察等至夏鳩地方設所獲賊糧米甚多務量力進
取即添兵續進亦無不可但大兵前進後或被賊匪從後抄襲亦
不可不豫為之慮惟在伊等臨時籌度萬全可耳再據奏各處所
有馬三千餘匹疲瘦居多酌選四百餘匹令官弁等乘騎等語此
係經管官弁等不善飼餵所致來年進兵如何充用阿里衮等亦
宜豫期查辦並將近日辦理一切情形詳悉速奏○辛巳諭軍機
大臣等前降旨普洱一路軍務阿里衮等不能遙顧特派永瑞五
福駐紮九龍江等處令其探訪賊匪消息勿懈兼施會據奏分路

駐防而於該處情形作何辦理之處尙未覆奏見在永昌一路已諭阿里衮等酌量進兵其九龍江一帶若有緬匪潛踞或別部人有從賊者亦宜乘瘴氣未作之時速往捉生攻掠以分其勢不可株守防邊致誤機會著傳諭永瑞等速將附近九龍江等處係何項部落會否歸附緬匪之處遵旨詳訪相機妥辦仍速行具摺奏聞○壬午諭見在豫省尙有承辦軍需事務阿思哈著仍留河南巡撫之任其陝西巡撫員缺即著文綬調補○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八

三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王先謙

周澐 著 恭校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春正月丙戌免雲南官兵所過地方及永昌等三府州本年額賦其非經過地方免十分之五並免湖北湖南貴州三省官兵經過處所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丁亥命署副都御史傅顯護軍統領烏三泰往雲南軍營監造兵船○戊子命河南光州等七州縣平糶○庚寅諭軍機大臣等緬匪乃蕞爾蠻夷朕原無意取彼土地因近年輒敢越境騷擾邊氓始不得已派委兵弁辦理朕意緬匪本無知蠢愚憐畏威悔罪傾心投誠尙可加恩曲宥撤兵停剿今及年餘緬匪雖曾投款並未遣其大頭人前來且書詞多不恭順阿里衮阿桂去歲屢次遣兵毀其卡座擒其活口並未深入其境痛加懲創是以特遣傅恆前往總理其事阿里衮阿桂均係副將軍而阿桂任兼總督未免分心即同阿里衮辦事亦屬掣肘著卸去總督與阿里衮同心協助傅恆辦理進兵事宜委軍機章京舒斌齎送副將軍印二顆前往伊等接受後惟辦軍營事務再綠營兵甚屬無用除前調索倫兵二千名外再調索倫吉林兵各一千名遣往著該副將軍等即將所調湖廣等省綠營兵多為裁撤並將此際應備辦者妥為備辦○辛卯諭據鄂爾參奏臺灣總兵王巍於賊匪黃教登旗焚殺一案措置乖張畏葸退縮且心存諱飾屢次捏報僅將守備劉國棟揭參希圖卸罪請旨拏解質審等語王巍前已降旨革職著即拏解來京交軍機大臣嚴審定擬具奏守備劉國棟等有應行質訊之處並著鄂爾參送委委員一併押解來京聽候審訊○賞吉林索倫兵所過地方

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銀各十萬兩○以明德為雲貴總督
甯阿為雲南巡撫○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袞阿桂奏稱海
蘭察瑪格等帶領官兵馳赴南底壩侍衛官兵三百餘名馬匹俱
已疲乏因擇官兵馬匹較健者二百名率領擒捉設卡賊匪徑襲
夏鳩村莊將其三大村莊屋宇悉行焚毀官兵放箭截殺有中箭
死者有情急投江者有競渡登舟舟覆落水淹斃者約計不下千
名對岸雖有賊匪二千餘名設立壘寨但我兵太少又無船隻因
整旅而回等語我兵二百餘名剿戮賊匪千餘海蘭察等因人少
無船而回合機宜然此不過賊匪展放之卡並未直逼賊境烏
足使其懾服至所稱行至南底壩馬匹俱已疲乏殊堪駭異彼處
之馬皆係發往餵養年餘且阿里袞等復係擇其壯者帶往何以
行走五六日即形疲乏看來伊等不願進兵因故將馬力不及之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六十九
處稍帶聲敘以諒為之地耳今甫行五六日即至疲乏秋閒進兵
止行五六日而已乎彼時將復何以處之此事所關非輕阿里袞
從前豈竟未嘗籌辦著傳諭阿里袞阿桂將馬匹何以疲乏若此
或南方果係馬匹不宜或餵養官兵辦理不善之處據實明白回
奏如謂朕有旨申飭稍存掩飾致貽誤事體之後恐伊等不能當
此重罪又據奏稱阿里袞於九月間親赴龍陵等處關隘指定設
卡地方安設兵丁完畢十一月間官兵始陸續到齊等語朕遣伊
等原為剿賊並非令其防賊設卡等事皆須阿里袞親赴辦理是
非勦賊特防賊之侵擾也阿里袞不識事體輕重徒勞跋涉以致
耽延時日若然今秋策將安出進兵乎或防守地方乎彼能保賊
匪不來乎此事伊等計算如何了結之處著據實奏聞○命撥通
倉米二十萬石補直隸霸州等十二州縣賑糶○丁酉命兩廣總

督李侍堯多購阿魏解送雲南軍營辟瘴○庚子諭大學士忠勇
公傅恆前往雲南經略軍務今擇於二月二十一日起程所有應
行事宜各衙門察例辦理○辛丑以官保署戶部尚書○裁甯夏
滿城右翼副都統員缺○裁拉林副都統員缺歸阿勒楚喀副都
統轄○癸卯諭吏部彙奏三年內各省甄別俸滿教職佐雜及隨
時甄別各員一摺統數數目雖多寡不等然皆尚有休致斥革之
員惟雲南省及河東總河二處總計三年內休致僅各一員在雲
南猶屬承辦兵差之時至河東佐雜額缺多至八九十員嵇璜在
任已及年餘理應悉心激汰何至甄別竟無一人明係膜視察吏
姑容瞻徇嵇璜著交部嚴加議處○賜經略大學士公傅恆 御
用盜甲各一○丁未禁通州私立米局○戊申以刑部尚書官保
協辦大學士○己酉諭軍機大臣等鄂爾肅奏臺匪情形一摺吳必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六十九
達全不實力督辦甚屬非是吳必達帶兵渡海之初頗似勇往乃
一至臺灣竟爾安坐郡城並不親往勦賊提督為總統大員豈有
不身歷行閒親為調度之理况前此因王巍種種貽誤是以令吳
必達前往冀其能妥協經理今該提仍復憚於親身臨陣甯不有
鑒於王巍覆轍耶且賊匪僅二三百人而前後所調官兵多至數
十倍何難併力剋期勦捕乃遷延時日至今毫無措置是吳必達
之不知緩急機宜已可槩見即如摺內所稱劍門坑山徑陡絕僅
容一人出入賊匪據險自守等語其地本非賊匪巢穴特因官兵
追捕避匿其中斷不能驟積糧食即果路窄難行賊徒恃以負固
豈能不出掠口食在內久聚縱官兵未能奮勇深入獨不能扼其
要害使羣賊窘迫就縛乎若賊眾雖據此險別有閒道覓糧延抗
又何難訪其路徑腹背夾攻賊雖狡黠又將何往乎且山徑即屬

險峻並非人迹不到之所賊既能往官兵又何獨不能若賊眾出沒之處官兵竟不能追躡其蹤尚復成何營伍而營中又何必留此庸懦無能之人至於審理匪案交余文儀專辦吳必達賁在統兵剿賊又豈可以在郡會審為詞吳必達平時似覺明練乃辦此數百賊眾竟因循若此則其所謂曉事亦不過全工口給毫無濟矣吳必達著傳旨申飭仍令將因何不行親剿及捕賊遲緩各緣由明白回奏吳必達既不督兵剿賊在彼亦屬無用轉恐掣葉相德之肘今予之一月之限若一月限內果能親身督獲正犯則聽其在臺督緝若自度不能不可久延吳必達著即回伊本任候旨葉相德尚知認真出力所有剿捕賊匪一事即交其專辦前會降旨令其帶領水師二千前往雲南此時為期尚早著葉相德即上緊統兵剿擒黃教等首夥各犯務期剋日竣事再行赴滇其應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四

派水師前諭葉相德就各營內挑選今伊回至內地尚須時日即著崔應階如數挑取熟練得力水師分派將弁陸續管領先行發往滇省葉相德隨後起程亦無不可崔應階審辦建甯案件要犯業已就獲亦可速為審結即赴廈門駐紮以資調度鄂爾亦即回省城辦理諸事所有臺灣剿獲賊匪情形崔應階一得有該處稟報隨即迅速具奏將此並諭葉相德知之○壬子諭朕於二月初六日舉行經筵行聖公孔昭煥見在來京著令其隨班觀禮○癸丑諭據永瑞等奏南掌國王之弟召翁差遣土目齎稟探聽進兵消息一摺所見固是而於辦理機宜尚未允協已於摺內批諭召翁既為緬匪拘留五年今忽遣人探問消息其情形原屬可疑但伊所遣下人即詳加詰訊豈肯盡以真情吐露正無庸過事吹求惟應告以今年調集各路精兵合力進剿因前此取道木邦錫箔

一路未協地利今欲改由落卓來卡一路統合大兵前往如南掌別有捷徑可通或較來卡等處為便原可分兵一支令爾國之兵隨同進發但爾國既志在報仇倚賴天朝聲勢爾國自當輸誠效力計官兵萬餘人及隨營馬匹雖所需日用芻糧自行運帶但既經爾國地界一應糧餉草料爾等亦須豫為儲備以資接濟雖官兵斷不騷擾爾地而平價買取亦所必有傳諭之後不妨即將所遣二人發回不必再行羈留儻該國聞信後仍有回稟遵諭辦理永瑞等至秋閒進兵時亦可由此路領兵數千率同南掌兵丁會合進剿但須諸事留心防察不得稍為所愚至於進貢一節直當告以南掌素屬恭順屢經入貢如此時果欲進象即當照往例具表見在所投召翁之稟不便轉奏若另遣爾國大頭目齎奉表文前來即當代為奏達如此方與事理允協將此傳諭永瑞五福並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五

諭阿里袞阿桂知之

二月甲寅朔重修太學 文廟成 御製碑文曰舉江淮河濟以養海吾知其不知海舉嵩岱恆華以贊地吾知其不知地然則舉道德仁義以贊 孔子者其亦類於是乎夫江淮河濟豈不為海所納而不足以形海之大然海固不拒江淮河濟以為水也嵩岱恆華豈不為地所載而不足以究地之厚然地固不讓嵩岱恆華以為土也道德仁義豈不為 孔子所垂而不足以盡 孔子之量然 孔子固不外道德仁義以為教也教之義始見於虞書而未定所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是國學所昉乎夫三代既有學亦必有教而吾以為 孔子立道德仁義之教者何蓋三代以前之教非 孔子不明三代以後之教非 孔子不立亦猶江淮河濟非海不納嵩岱恆華非土不載道德仁義非 孔子不

垂也國學始於元太祖置 宣聖廟於燕京由元及明代有損益
修葺至本朝而崇奉規模為大備 列聖右文臨雍必事輪奐乾
隆戊午朕詣學展 先詔易蓋黃瓦聿昭茂典然丹雘雖致飾壯
觀而上棟下宇風雨燥溼歷年既久侵欹是虞爰以歲丁亥發帑
二十餘萬特簡重臣司其事越己丑仲春告厥工朕親釋奠以落
成焉先是言臣有以乘此時修復辟雍圖水之制為請者禮官以
為三代之制弗相沿襲實政不必泥古朕以其言良是遂從之門
殿諸額一準會典皆親書各懸於其所舉大工者必勒碑以誌故
敘其事書之若夫述 孔子之言仍以頌 孔子是猶繪日月星
辰以象天朕有所不能○吏部議奏工部尚書嵇璜於前任河東
總河任內膜視察吏應照例降調得旨嵇璜著降三級調用
○以程景伊為工部尚書由吏部左侍郎遷 ○丁巳釋奠 先師孔子○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六

近有因在大內養育與皇子等一體用金黃轡者微覺過分乃又
有因分府居外遂用藍色者亦與體制不合宜酌定章程以示區
別嗣後皇子等乘馬俱著用金黃轡皇孫等未經朕賞用金黃轡
者俱著一體用紫轡皇孫元孫等亦著一體用紫色其鞍座各
按轡色絲德縣恩俱係長孫著加恩仍賞用金黃轡永遠為例著
交上駟院內務府總管衙門存案遵行○諭馮鈐題參太和縣知
縣郭世誼蕩檢不職該管之潁州府知府史魯番縱庇劣員一疏
已降旨將郭世誼史魯番革職交該督確審究擬矣史魯番身為
方面大員乃令族叔在所屬署中作幕是其上下通同逢迎挾制
諸弊皆所不免此等惡風斷不可不嚴加儆治該撫馮鈐平日豈
毫無聞見何竟不早為查參直待史魯番告病詳請解任以後始
以劾參塞責外省徇庇屬員陋習每遇劣蹟彰著尙欲為之設法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七

己巳以耀海為盛京禮部侍郎由奉天府尹遷○壬申賜經略大學士公傅恆及隨征將士等宴○癸酉轉何逢億為吏部左侍郎以羅源漢為吏部右侍郎由倉場侍郎遷○甲戌實授索琳戶部右侍郎○以黃登賢為倉場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辛巳命江蘇上年被水各州縣平糶○壬午弛洋船帶硫磺入口禁

三月乙酉命伊犁將軍伊勒圖帶索倫兵往雲南軍賞銀千兩○丁亥 上親耕藉田○戊子軍機大臣等議副將軍阿里袞等辦理馬匹不善應革職得旨阿里袞阿桂明德著從寬各留本任看其如何出力俟軍機告竣再降諭旨○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良卿奏會將黔省地方事務應否移交之處劄商新任督臣明德覆稱恭臚制篆與兼將軍者不同一切應照舊例辦理等語此非明德欲急公辦事不過欲辦總督之事而卸軍務之責耳試思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軍儲要務與尋常雲貴總督之事孰繁孰簡孰重孰輕正欲傳旨申飭今日據明德奏到各摺則荒唐之處更多明德向來尚屬能事何以近日頓不如前殊不可解已於摺內詳細批抹矣如所稱軍需一切奏銷例應撫臣主覈等語其意竟欲以奏銷重務專委之於新任巡撫喀爾阿而彼直如置身局外試問明德由滇撫升授總督屢降諭旨令其專心督辦軍儲自去年至今一切皆其經手將來銷算軍需非彼之責而誰責乃轉以不敢歧視為詞豫為後日推卸地步是誠何心明德向隨黃廷桂辦事豈竟情然毫不記憶黃廷桂當日承辦西陲軍務何等盡心伊竟全然不思效法倘有何顏面見黃廷桂於地下乎又另摺內稱上年霜降後京兵前赴沿邊防守其語更屬悖謬殊出情理之外去年調集京兵赴滇原為征勦緬匪之用因諸事尚須從長籌備是以暫停進勦並

非為沿邊防守計且緬匪敢於抗拒天朝不可不整師勦滅以存國體實有難於中止之勢凡具人心者宜無不共知以我堂堂大清時當全盛集中國之力何事不可為何憚此么膺緬賊而調八旗勁旅遠赴防邊乃明德竟視頽作此等語恬不為怪不但毫無羞恥即天良亦漸滅殆盡矣至於馬匹一項尤為軍行第一要務滇省見存馬匹餒養已及一年而海蘭察等所騎之馬甫五六日即已疲乏不堪是伊等全然不以為事深可痛恨今尙加恩將伊等從寬留任以觀後效此時各省採辦解滇馬騾幾及五萬餘以資秋間進勦之用伊等若尙知畏懼痛自悔悟即上緊加意餉餉令其一律應壯以利軍行或可稍贖前愆今聞明德所奏惟以派令提鎮大員督率經理便欲了其餒馬之責竟不議及如何實力籌畫親身董察不致虛糜貽誤如此重務僅責之數提鎮則朕委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任總督何為至述朕旨阿里袞阿桂不得推諉於彼之語為自行解免張本獨不思阿里袞阿桂不可諉之明德明德又可諉之彼二人乎總之此事固明德專責萬無可諉即阿里袞阿桂又豈能輒思卸擔儻仍彼此觀望不知協力同心籌辦妥協豈能逃朕洞鑒伊等即不能為身家性命計獨不為其子孫計乎此次嚴切訓諭之後今秋應用馬匹若再有疲乏貽誤之處伊等三人即不必復思見朕矣明德著傳旨嚴行申飭並令阿里袞阿桂一體懍遵並諭經略大學士公傅恆知之○以明善為內閣學士由給事中遷○瑛為左副都御史降調工部尚書○庚寅 上啓鑿幸湯山○癸巳 上幸盤山○乙未以富勒渾為浙江布政使富松為廣東按察使由南道遷○戊戌 上回鑾○庚子 上還京師○乙巳諭吏部議處前任直隸按察使裴宗錫誤給驛站車馬照例議以降調並照該

督原咨將自行查出檢舉之處聲明雙請內閣票擬亦用雙籤今特依補官日降用一籤批發其故不可不明示中外直隸臬司管理通省驛站偶有一二誤應之處原屬無心公過而裴宗錫經朕由府道用至臬司觀其為人頗可造就尙欲再加遷擢數年來因其母已年老相依官署難於迎養他往是以久留不調今丁憂離任朕之於大小官吏凡遇公過處分多有留任者眾應知之今閱此本則由楊廷璋據按察使呈稱准裴宗錫移咨此明係周元理到任後查出錯誤令裴宗錫補行此文移爲周旋僚友之地而楊廷璋亦附和聲明雙請安得謂裴宗錫自行檢舉耶外省官官相護積習最爲不堪朕方欲力爲整頓豈肯令如此蒙混乎此等尋常公錯若據事直敘在他人尙不至於寬降况裴宗錫爲朕所深知又何必爲之顧慮而令其作此趨避是裴宗錫之降實因楊廷璋周元理等瞻顧使然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今爲明白宣諭使內外臣工知朕批閱章疏雖細微節目亦不忽略卽裴宗錫知此獲譴之由亦必心服而感悔也至周元理委曲敘詳楊廷璋據詳咨部均屬非是俱著交部議處並將此通諭知之○丙午諭彭寶見在丁憂江蘇巡撫員缺緊要一時不得其人明德自擢任雲貴總督以來辦理諸務皆不及從前實力奮勉而於餼養馬匹一事尤漫無經理因循誤公豈宜令其仍爲總督卽留滇省亦於公事無益姑念伊前在江蘇於地方情形尙屬熟悉著卽降補江蘇巡撫以勵後效明德未到任之先巡撫印務著高晉卽速前往蘇州兼管其雲貴總督員缺仍著阿桂暫行署理○丁未諭察哈爾侍衛往查牧場水草與章京等兼覈馬匹著爲例○壬子諭軍機大臣等雲貴總督員缺見已降旨令阿桂暫行署理將來進剿時阿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十

桂尙須帶兵前往總督承辦軍需諸務最關緊要且彼時或尙有須分路統兵之事必得幹練之人方克勝任因思阿思哈前在烏里雅蘇台辦事一切軍行事宜曾經閱歷且其人尙曉事亦肯實心出力卽欲用爲雲貴總督其河南巡撫員缺令喀爾阿調補雲南巡撫員缺令彭寶前往署理均俟臨時再降明旨見在官兵經過河南正須籌辦阿思哈俟官兵全過豫境卽速馳驛兼程前赴永昌任事所有滇省應辦事務及進兵機宜已節次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阿思哈問之傅恆卽可遵照辦理不必來京請訓計阿思哈起身時總河吳嗣爵當至河南防汛可將巡撫印務傳旨交吳嗣爵暫署以待喀爾阿如吳嗣爵尙未到豫阿思哈卽寄信吳嗣爵令其速至河南接辦阿思哈至期將此傳諭吳嗣爵不必更候明旨至彭寶百日服滿卽令馳驛前往雲南彭寶至雲南然後東華續錄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十一

查奏今據奏到則上年二月因額勒登額退兵繞道潛行致尾隨之賊竄入戶腊撤搶掠滋事經副將王振元等稟報鄂甯將此等情形竟敢匿不上聞希圖隱瞞了事其獲罪甚重豈可復任封疆鄂甯著革職賞給三等侍衛銜發往雲南軍營自備資斧效力贖罪此係朕格外加恩鄂甯若尚不知感悔實力奮勉報效必當重治其罪所有福建巡撫員缺著溫福補授溫福未到任之先著崔應階兼署巡撫事務溫福由署烏魯木齊提督遷○諭吳必達辦理黃教一案並不親督弁兵上緊剿捕首犯遂巡玩誤殊負委任若竟撤回內地僅照尋常議處轉令其脫身事外無以示儆吳必達著革去提督降補臺灣鎮總兵仍革職留任責令剋期擒獲賊匪以觀後效如再不知奮勉即重治其罪所有福建提督員缺即著葉相德補授馳驛前赴雲南軍營辦事其提督印務著崔應階於所屬總兵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內酌選一員奏明署理○傳恆奏三月二十四日已抵雲南詢問緬匪情形專恃木柵抗拒我師向來用尋常槍砲攻取無濟於事臣訪聞茂隆廠一帶有善造大砲之人將來進兵時兵弁各帶銅鐵一斤遇攻柵時隨地暗鑄大砲出其不意自可立破賊寨用過後仍可鎔化攜帶批果破一二大寨亦自如破竹之勢賊望風而散矣又奏臣入滇境後早麥登場晚麥結穗雨水雖不甚充足旬日內得沛甘霖尚不甚遲得旨京師雨澤係從來未有之霑足即今每日作陰甚有雨意為此略慰而思及軍營則竇總念不快也

○壬戌 上閱健銳營兵○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永瑞五福奏稱伊等帶兵二千由普洱起程前至小猛養因通事沈聯奎告稱召綱與召散接戰召散退守孟良城召綱不能攻取退兵至大猛養土練悉回猛混永瑞等是以由小猛養回至思茅等語召散係

逃往緬地滋事要犯前永瑞等奏帶兵由普洱前進朕即恐其辦理不能決斷故降旨令其務獲方免罪譴伊等未接諭旨以前已經進兵至小猛養又得召散下落自當乘機進取即伊占據孟良尤應及時擒獲乃永瑞等並未進兵反藉稱外夷言不可信道路不通將兵回至思茅甚屬庸懦無能可恨之至著將永瑞五福革職賞給三等侍衛銜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並傳諭經略傅恆將伊等詞至永昌委用又據永瑞五福奏稱前移付南掌諭文該國深知欣感但該國裝束原類緬夷應造給號衣以便識認等語永瑞等前此何以不行奏聞及降旨詢問尚稱外夷言詞不可輕奏實不可解看南掌如此情形自是誠心助順乘此由落卓進兵會同南掌進攻以分賊勢於正路大兵亦有裨益前經朕降旨於阿思哈伊勒圖二人內派一人督兵由此路前進備一人不能周備可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令傳諭傅恆協同前往並著傅恆熟籌落卓進兵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妥辦再永瑞等此奏傳恆雖經路過以為尋常事件並未拆閱故未行夾片將此詳悉傳諭傅恆令其遵辦○諭據傅恆奏稱賊首苗溫率賊五百尋覓線索圍前至毗連我界孟良地方經侍衛克車德巴朗等率滿兵百餘奮勇攻擊斬首二百餘級生擒賊匪四名獲馬匹器械無算等語克車德等甚屬奮勉經略傅恆甫經到彼即得此捷音可謂順利但克車德等若再奮力前進擒獲苗溫則愈善矣茲既退回且休養兵力俟進兵時再悉心籌辦其隨從克車德等前往官兵著照傅恆所奏分別獎勵至奏請停止調派猛密雜谷瓦寺兵丁之處似應另有專摺乃反復詳閱即敘於陳奏苗溫摺內甚屬含糊可傳諭傅恆再繕摺時務須明晰○戊辰諭御史孟邵條奏請定翰林編檢額缺一摺所見不知事理

向來所以不限定額者因庶吉士散館之後編檢人員自必較多中間遇有考試升降其數亦無壅滯之患即如該御史所奏定以額缺而所餘各員仍令額外學習候補是有限制之名仍無限制之實至所稱編檢聽其去來不足以昭慎重等語不知伊等遇有告假等事資俸例應扣除不能越次遷轉儻其間有以領俸前後巧為趨避者自有定例本難趨避即令有一二見小不惜顏面之徒亦將為士林所不齒國家又何必屑屑為之防禁耶另摺所奏佐雜印信嚴禁私雕一事佐雜等官卑人冗所用止係鈐記若悉令由部頒發事體尤屬紛煩朕意莫若交與各直省督撫於省會地方定一鐫刻鋪戶如官代書之類令佐雜等報明上司將應用鈐記即就官鋪鐫刻但不許懸挂包刻門牌以除陋習其餘市肆一槩不准私雕已足備稽查而昭信守於事理庶為允協該部即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十五

遵諭行○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傅恆等奏稱鑿著以北野人山頂可得造船木料已令傅恆帶兵一二千名前往修造等語此項兵丁必須滿漢兼派方妥彼處修造船隻若野人稍不恭順即應立時勦辦此等野人不可深信恐其佯為恭順陰通緬夷務宜留心籌度再前經降旨著烏三泰在落卓一路進兵已調伊為成都副都統今傅恆復派令造船則落卓一路須另派一幹練領隊大臣至造船一事朕徹夜思之所關甚要觀所進地圖野人山西北即係賊人巢穴相距甚近儻野人陰通緬匪來侵有誤船工大有關繫必須重兵駐守方可無虞計今歲於七八月間進兵此山既距進兵路近瘴氣亦輕莫若移兵屯紮於此以為聲援九月間想船隻亦可造竣矣如此辦理若何可傳諭傅恆令其察看地勢相度事機熟籌妥議具奏此事甚要朕時慮念也○壬申諭軍機

大臣等傅恆等奏此次大兵由嘉鳩水陸並進務須全據江面兩岸其江東猛密地方尤為緊要得此處可壯軍威亦可震驚阿瓦至普洱落卓等處尚不甚要請將普洱滿漢兵內調取三四千名會同索倫兵二三千名直取猛密普洱一帶酌留荊州成都滿兵二千名令永瑞沿邊屯紮以為疑兵等語永瑞等始終辦理不善嗣因疏縱召散業經革職傅恆未知故有此奏落卓等處既不甚要止須酌派一人督兵以張聲勢南掌雖籲請助順我天朝亦斷不藉外夷兵力致討惟猛密最要即派阿桂統兵前進傅恆進兵老官屯尤為緊要著於阿里衣伊勒圖阿思哈三人內酌留一人統兵在老官屯防守將此傳諭傅恆令其遵辦又諭據傅恆等奏稱暫停究辦通賊之漢奸並招致熟識路徑之擺夷以資委用俟大功告成後再行分別賞罰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前阿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十五

里衣阿桂等辦理攻勦之事並未留心惟圖將就了事反恐嚇於人使皆不敢陳訴究竟未獲一人今傅恆甫到即如此辦理伊等甯不愧乎著傳旨申飭進兵以前內地貿易者何處不至即由阿瓦行走亦屬常事傅恆即向此等民人查詢賊匪情形路徑甚是又據奏稱緬匪謙贊供稱二月間因被戶漢人搶奪遂率三百餘人與戶漢打仗順探大兵信息等語戶漢諒係線變圖土司屬人既能搶劫緬匪其勢尚壯而線變圖見在何處及可否委用之處可傳諭傅恆令其查辦○諭前以明德餒養馬匹漫無經理是以將伊降補江蘇巡撫其雲貴總督員缺令阿思哈補授見令阿桂暫行署理並將喀甯阿調補河南巡撫彰寶俟百日服滿後前往署理雲南巡撫今據傅恆等奏稱一切軍需皆明德一人經手次第辦有章程恐驟易生手難以遽得端緒請將明德暫留雲南以

巡撫衙辦理總督事務等語明德承辦軍需既難驟易生手而餒
 養馬驟乃其專責若遂令其起程前往蘇州轉得以置身事外為
 幸俾恆等所奏亦是著暫署總督侯阿思哈到滇再行交印彼時
 亦進兵之時馬驟皆付兵丁亦無藉其料理矣彼時明德即可令
 其赴江蘇之任不必留侯軍務告竣俾則有功之列至於阿思
 哈彰寶平日尚能辦事滇省正當軍行需人之際多得一二人任
 彼經理於事更屬有益見已傳諭阿思哈侯官兵全數過豫再行
 起程計八月內可至永昌尚可不誤進兵之期彰寶六月二十五
 六即可自京起身計中秋後亦可抵雲南阿思哈如有須派往他
 處統兵之事彰寶已到亦可署理總督事務河南巡撫已諭令吳
 嗣爵暫署喀爾喀彰寶到滇後再赴河南新任將此傳諭傳恆
 等知之應行轉傳者即轉傳諭旨○傳恆阿里衮阿桂等會奏臣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七

傳恆於四月初八日赴騰越龍陵一帶察看邊隘情形並指示添
 餉馬匹事宜原可即駐騰越緣永昌為軍需總匯查辦諸務較便
 且索倫等兵到滇必須由永昌給馬大駝亦在彼試鑄均須臣親
 身督辦仍擬往來其間俟一切辦妥再駐騰越臣阿桂前赴迤西
 一帶將各廠馬匹稽覈餉養臣阿里衮瘡口未合精神尚好即與
 督臣明德於附近永昌一帶查辦馬匹事宜務期一律廉壯以濟
 軍行報聞又會奏敬陳軍營事宜一老官屯為賊人水陸咽喉今
 擬於上流蠻葛夏鳩一帶造船進兵時一由夏鳩江西取道猛拱
 猛養直搗木梳一由水路令福建水師順流而下別遣兵一支在
 江東猛密地方相機勦殺老官屯腹背夾攻不戰自潰一前拘泥
 避瘴九月後進兵緬匪得計期豫防此次應出其不意先進數十
 日將來師旋不致遇次年盛瘴更可從容展布一馬匹已由達及

近遞調沿邊餉養進期可期應壯惟分馬時先儘大臣挑用次官
 員再次兵丁非鼓勵軍心之道今擬分為三等應壯者分給索倫
 次及別項兵丁大臣官員分例本多再次者均勻搭散一火藥鉛
 彈照兵丁應得分數給與每致遺失今酌於應得之數十給二三
 其餘專員運送隨時接濟向來用竹篾木箱裝貯遇雨輒漏且易
 拋散今酌改用牛皮袋一弓箭非綠營所長此次毋庸佩帶箭枝
 轉可勻給索倫備用綠營兵飭令多帶鳥槍藤牌刀矛又思短兵
 相接用斧亦可而攻斫木柵尤為得力見飭製三斤重斧酌量配
 帶一見兇善鑄大礮工匠先造礮模並帶銅鐵隨時鑄造應用又
 多帶劈山五子各礮均能打遠適用至鳥機等礮徒費扛擡不
 濟實用俱不運帶至綠營鳥槍大半堂空口薄止食子藥三錢演
 時多在平地臨陣下擊火未發而子已落見按提水槍法令槍子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七

與槍口脗合開有小者將黃土樹葉採塞並新造食子藥四錢鳥
 槍分給演習一兵將貴於相習見交提督哈圖與查明各歸各伍
 續到之兵亦各按標營統歸一隊即有添派別省將領者亦必豫
 期指派一從前進兵意在緬匪其脅從土司不忍棄誅反致尾擾
 大兵此次除實在歸誠者收其米石牲隻備首鼠兩端即行勦滅
 一見在運貯並各處採買之米共九萬餘石合計調集之兵見給
 兩月口糧約需二萬五六千石所儲尚有贏餘進期時口內按站
 關支口外分領裹帶並多備乾糧便於輕齎速進一永昌順甯所
 屬十四土司荷戈禦賊原非所長此內或有熟悉賊中徑路及與
 邊外土司相識者亦擬不拘名數酌帶備用其邊外波竜養子野
 人擺夷等如有賣心投順者亦可供嚮導之用以上各條酌舉大
 端未能預定者隨時陳奏得旨覽奏欣慰阿里衮阿桂豈肯如此

用心○癸酉諭崔應階等奏臺灣匪賊黃教被賊夥砍傷竄入諸羅山內至三月二十九日經官兵分路合圍將黃教及匪弟黃芳砍傷擒獲並生擒賊黨七人殺死十三人等語黃教以么磨小竊竄迹荒山本屬不成事體特因文武員弁於發覺之始不能及時悉力追捕以致遷延數月向爾捕誅及降旨屢經督策方就弋獲是此案身司統領之吳必達等已為功不掩過無庸交部議敘道員張珽自革職後猶知感奮自效屢經設法追剿此次又擒獲匪首其人尙有天良守備蒲大經首先刀砍黃教頗為奮勇俱著送部引見其餘在事文武員弁及兵丁等有實在出力應行分別獎賞者並著崔應階查明具奏候朕再降諭旨○丁丑諭刑部議覆廣東省何長子姦污十歲幼女致已母廖氏服毒身死比照婦女與人通姦父母羞忿自盡例擬絞又稱二罪相等從一科斷合依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六

以為該犯之母已死非命不忍復以其子立重典此則不明大義庸愚姑息之見司刑者豈宜出此所有此案定擬失當之刑部堂司各官著交部嚴加議處都察院大理寺向惟隨眾畫諾而退有後言至此等欺侮傷化之事反置而不問則何用其會議乎亦著交部察議此本著發還另行擬擬具奏並將此宣諭中外衙門知之○賜陳初哲等一百五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傅恆奏臣抵永昌後即調取從前曾往來阿瓦之人細詢緬地情形據騰越州民寸存福云向因貿易由大南金江西一路到過木梳一路平坦自怕烈而西可通車行又該州民李申功曾於三十一年地方官差往戛鳩江西招降猛拱土司辦理未能妥協查猛拱為江西擺夷內最大土司將來我兵進勦時如傾心歸化即可用為前驅若復觀望渡江後先行勦滅以絕賊人脅從批甚好此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九

旨何謂朕見及此此實 天佑大清國也去歲勅政殿所降旨眾
所共知也非公忠與朕同心之人誰肯為此說誰敢為此說今將
所製詩扇寄去見詩如見朕又奏前被緬匪擄去之遮木夷人賴
君選及民人楊廷秀等五人今俱脫回臣詳悉詢問據賴君選供
稱本年正月間緬匪與洞烏起釁搆兵發兵八千打仗使實有其
事將來進剿時緬匪未免顧彼失此亦可稍分賊勢又稱緬匪因
阿瓦城內百姓恐大兵進剿思欲躲避暗令擺夷假作南掌國入
貢以安眾心據此則阿瓦惶惑之狀已可想見得旨看來緬匪今
年當破此皆彼之惡機而我之善機也○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傳
恆奏到各摺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及閱賀丙供詞稱係夏鳩舊
頭目賀洛之子伊父見在野人山居住已有數年未見等語賀洛
既係夏鳩頭目必深悉該處情形且夷人情性於舊日頭人最為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三

依戀自當令賀丙至野人地面尋見其父前往夏鳩招諭該處夷
人投順自是極好機會但其地有賊目蓋拉機帶兵千名防守當
相機於可遣時再行遣去若賀洛即行願往不妨即令前去若夷
人果有意投誠即可令其作為內應與我兵合力夾攻賊目自無
能抗拒因此而收取夏鳩較為事半功倍夏鳩既得則後路聲援
相續江西一帶便可長驅直進且控扼老官屯上游於舟師會剿
亦殊得濟將此傳諭傳恆妥酌辦理○己卯諭嗣後東三省人不
必補綠營官著為例○辛巳諭覽傳恆查奏附近永昌騰越各土
司內惟南甸潞江芒市干崖所屬未遭緬匪蹂躪其猛卯蓋達遮
放隴川等處前經竄入焚掠戶口凋敝督撫等竟未奏及此事自
劉藻楊應琚等先後措置乖張節節貽誤賊匪遂恃其險遠竟敢
抗我顏行國體所關實難中止然去歲所以暫停進兵者以緬首

或知悔罪乞降猶可貸之寬網乃遲待至一年之久逆酋仍然怙
惡不遣一人揆之情理斷無可恕因命大學士傅恆前往經略其
事於今秋厚集申討以張國威而靖荒服且朕從前所籌慮者沿
邊土司與緬賊壤地相接萬一我兵既撤之後賊或騷擾土司恣
其蠶食若因此而令大兵久駐則是以八旗勁旅遠防外屬緬匪
成何體制然此不過先事逆料恐其或出於此耳今據傅恆所奏
是猛卯等戶口久已被其毒螫則賊匪之不敢侵及騰越永昌邊
界者特畏我滿洲兵在彼難以輕犯耳至阿里亥阿桂明德前後
到滇於土司切近情形豈毫無見聞何緘默不以奏聞使伊等
去歲即令朕知亦可早為措置矣邊防軍務如此漫不經心阿里
亥阿桂明德是何意見著即明白回奏無識之徒不知此中原委
妄疑國家撫全盛之勢準夷回部既已次第削平何必乘此勝兵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三

誅及炎微茲將土司節次被擾不得不用兵進剿之處宣諭中外
知之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永瑞等奏安南
夷目黃公續等向居南掌猛天寨地方今被黎維禱攻打力不能
支率眷屬民人四百餘名懇求內附等語黃公續等原係安南莫
氏之後遁匿南掌境內近因黎維禱往攻窘迫求附但安南恭順
素著黃公續等既係該國之人於理不應允納然伊等見當窮蹙
來歸如竟拒而不納又非中朝一視同仁之體朕意此時且令曉
事道府大員前往撫諭將來投人等於邊內暫行安置不必告以
曾經奏聞如伊等或有不安本分滋生事端者不妨徑行正法示
儆至黃公續等或在安南獲罪逃竄外出黎維禱或係該國王差
往拘拏俱難懸定見令軍機大臣擬寫文移一道以明德之意詢

問安南國王其中實在緣起若何俟覆到時再作區處庶於事理允協再南掌前有通信夾攻緬匪之請其情本難憑信今黃公績久居該國猛天寨地方其稟請附或即保南掌從中設法嘗試亦未可定著傳諭傅恆一併留心體察妥協辦理或喚彼曉事之阮勵求至永昌問以南掌緬匪情形亦可悉知彼中梗槩並將移文稟及永瑞原摺供單鈔寄閱看○以實麟為倉場侍郎由左副都御史○丁亥諭供鍾上行走宗室覺羅官員等因祭祀時與侍衛一體執事是以賞戴花翎若奉差外出即不應戴用乃明善既派巡漕見有解任質訊之事仍然戴翎殊屬非是著即拔去嗣後供鍾上行走官員凡遇差槩不許戴用花翎同京供職仍准戴用至文職至三品京堂武職至副都統以上不必兼供鍾上行走著為令○戊子王魏伏法○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傅恆奏稱不必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三

由普洱一路進兵等語雲南軍營滿洲索倫兵弁雲集昨又派京兵一千兵力充足應或由普洱或由落卓多進一路以分賊勢是以降旨令阿思哈帶兵於此兩路內酌定一路前進傅恆即派滿洲索倫兵二三千名阿思哈到軍營時令伊帶領前進仍派幹練領隊大臣一員協助令精銳官兵在前哨探如不可進阿思哈等斷不可輕進整兵屯紮但作欲攻之勢以為聲援若賊因我兵由猛密裏鳩兩路夾攻賊眾盡於此處抗拒落卓一路無賊防守阿思哈等即乘其不備長驅深入直搗賊巢如略有阻滯仍不可輕敵將此傳諭阿思哈於進兵時務須持重相機辦理萬勿貪功輕進朕意不過欲伊等作為疑兵以分賊勢非責其直抵阿瓦以成功也其或由普洱或由落卓進攻之處著傅恆定議速奏此次勦辦緬匪賴我兵力無藉外夷南掌助順與否無關緊要但恐伊等

與賊通謀從後抄襲亦不可不豫為防範著傅恆相度機宜指示阿思哈遵行○裁江甯副都統員缺○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交阿桂奏稱前永瑞五福等疏縱召散伊等並未咨催自甘認罪已將伊等交部議處矣但阿里交阿桂貽誤之事不止於此此尙其小者也朕命伊二人前往雲南專為勦滅緬匪以靖地方伊等自應相度地形賊勢將應辦理之處酌定具奏乃阿里交諸事因循阿桂復隨同附和以致諸事均未辦有端緒其意不過住守一二年緬匪不來即為地方無事遂可還京前猛卯等處土司所屬地方有被緬匪搶掠之處傅恆甫至軍營均經查出具奏而阿里交等見在軍營於此等事豈竟不知伊等之意以賊匪不過擾犯極邊之土司見有滿兵屯紮斷不敢侵犯內地然則即永駐邊疆乎抑尚撤回乎我兵撤後賊復內侵又將何以處之阿里交阿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三

桂在京時與傅恆同在軍機今雖在軍營何事不提撕訓誨寄信曉諭此次辦理諸事不安屢經降旨想傅恆至軍營必傳諭伊等斷無隱匿不告之理阿里交等聞知亦當猛省追悔前非即應將如何同心協力奮勉辦公之處陳奏方合大臣之體乃二人置若罔聞不發一言惟聽傅恆調度實為怪事阿里交阿桂喪心何至於此直是無用之物亦無容多諭緬匪之事究竟應辦與否伊等能辦與否著明白回奏並傳諭經略傅恆知之○諭據傅恆奏遣回鄰省辦差人員一摺所奏甚是已於摺內批示並明降諭旨如所請行矣鄰省道府等官調赴滇省辦差原係阿里交鄂甯所奏其事本不甚妥協昨會計及此等人員在滇一時既不能盡得見缺遇有要辦事件必致呼應不靈而各員本任職守轉不免久曠於公事殊屬無益已傳諭傅恆令其酌量辦理今傅恆尙未接到

前旨即有此奏與朕所見不約而同非公忠大臣實心體國安能
 在在留心籌畫恰當如此覽奏實深嘉慰將此傳諭傳恆知之○
 傅恆奏接到軍機處詢問解京之緬兵桑瓖供內稱從夏鳩到阿
 瓦兩岸俱有汙河不能沿江由旱路直達臣等留心體訪如所言
 果實進勦時如遇渡河淺則浮渡深則搭橋並撥官兵到處偵探
 以防伏賊見距進兵尚有數月進勦道路當再確探奏聞得旨自
 應如是留心者○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永瑞等奏安南國莫
 氏裔孫黃公纘率屬投誠一摺會降旨將該夷民暫為安插並令
 軍機大臣擬寫明德移會安南國王文稟一件令行文該國王查
 明情節咨覆並傳諭傳恆留心體察妥協辦理今據傳恆等奏到
 見已行文永瑞將黃公纘送赴騰越詢問並擇地安插居住等語
 所奏甚為允協已於摺內批示即此可見傳恆之隨事實心經理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臣

若阿里交阿桂必置之不問矣至黃公纘等窮蹙來歸自應加以
 撫納即不令該國王與聞亦無不可但思黃公纘等究係安南屬
 人而該國王恪守藩服向稱恭順今將此情節明悉傳諭更足昭
 中朝正大之體於事理尤為周至所有前次擬有文移自應即行
 就近發往諒該國王不敢稍有異說設或不知分量向內地索取
 投誠之人則竟當駁飭云爾國不能和輯屬人聽其久居外境致
 令窮迫無依今既歸誠內附豈得轉因詢問妄思索回殊乖承事
 天朝之禮且爾國本係藩臣爾之屬人即與內地編氓無異豈爾
 之所得專主如此直斥其非該國自益當畏服於安插夷人一事
 更為妥協將此傳諭傳恆等知之○壬寅以志信為左副都御史
 由通政使選

由通政使選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旌額理額敏和卓奏稱巴達

克山之素勒坦沙遣使來云請赴京入覲並稱愛烏罕之愛哈瑪

特沙於來年協助布拉呢敦之子起兵伊力不能支持請助兵一
 萬伊等業將素勒坦沙妄為之處痛加駁斥等語奏到時朕會降
 旨以素勒坦沙欲請來京不過空談不必阻止伊欲入覲甚善可
 豐其節致遣赴京師至請兵一事從前素勒坦沙若將布拉呢敦
 之子執獻何至復來愛烏罕滋事自貽伊戚天朝豈有助兵之理
 即允其請發兵一萬行李資糧又豈素勒坦沙所能供給宜以此
 等語剴切曉諭遣回旌額理額敏和卓等宜留心妥為辦理並令
 隨時覆奏○甲辰諭各省之滿洲蒙古副將五年俸滿來京引見
 參將七年俸滿引見著為令

六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略傅恆等奏稱本年及早進兵雖
 不必待全軍到齊亦必待二三千得力官兵到時方可前進業經
 行文各隊大臣及沿途地方督撫令其作速催趨等語索倫兵丁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臣

早到誠於事體有益著飛咨直隸總督楊廷璋及河南湖廣貴州
 雲南各督撫並各起領隊大臣侍衛等將陸續起身之滿洲索倫
 等兵務設法趨行如各站馬匹不敷即通融折價料理惟期進行
 無誤並將如何設法料理迅速前往之處即行奏聞此次進兵傳
 恆等一切籌畫甚周自應照所奏相機辦理惟摺內奏稱與其由
 夏鳩取路進發不若就近由蠻暮進勦奪取新街渡口賊匪如仍
 守夏鳩我兵攻克新街斷其路徑遣一旅之師即可殲滅等語如
 此進兵雖云近便但夏鳩地方究在我兵後路備猛拱賊眾與之
 句通亦甚可虞不可不留心防範諒傳恆等已見及此而摺內未
 經詳敘故論及之○丙辰諭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明
 時身躋膺任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存陟列卿大節有虧實
 不足齒於人類朕從前序沈德潛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曾明斥錢

謙益等之罪黜其詩不錄實爲千古立綱常名教之大閑彼時未經見其全集尙以爲其詩自在聽之可也今閱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背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夫錢謙益果終爲明臣守死不變卽以筆墨騰謗尙在情理之中而伊旣爲本朝臣僕豈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刊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之羞尤爲可鄙可恥錢謙益業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書籍悖理犯義豈可聽其流傳必當早爲銷毀著各該督撫等將初學有學二集於所屬書肆及藏書之家諭令繳出彙齊送京至於村塾鄉愚僻處山陬荒谷者並著廣爲出示明切曉諭定限二年之內俾令盡行繳出毋使稍有存留錢謙益籍隸江南其書板必當尙存且別省或有翻刻印售者俱著該督撫等卽將全板儘數查出一併送京勿令留遺片簡朕此旨實爲世道人心起見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止欲斥棄其書並非欲查究其事所有各書坊及藏書之家原無干礙各督撫務須詳悉諭知並飭屬員安靜妥辦毋任胥役人等藉端滋擾若士民等因此查辦反以其書爲寶不行舉出百計收藏者則是其人自取罪戾該督撫亦不可姑息若將來犯出惟該督撫是問其京城地面著提督衙門五城順天府一體辦理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各省學政舉報優生會同督撫考覈○己未諭前據崔應階奏報臺灣賊匪黃教等已就殺獲一摺隨傳諭崔應階將在事之文武員弁勦殺賊匪實在情形逐一查明據實具奏至所稱革職千總萬其芑把總吳化龍等俱能直前殺賊之處彼時卽疑提鎮等或因該弁已經褫革輒思乘獲賊之時爲伊等贖罪地步亦不可定並令該督確查今據崔應階奏稱據臺灣道蔣允焄稟覆在臺文武俱係買綫緝捕有守備滿大經千總聶世

奇購得熟識黃教之民人鄭純周寅進山將黃教殺死經文武驗明擡回黃芳一犯亦係影匪蘇彩龍等在山後帶傷擒獲其文武官兵止有堵截圍困之力並無當場殺獲之功至萬其芑吳化龍陳元璋等並未親手砍殺擒獲各等語是其僥倖冒功果不出朕所料緣旗欺詐一至於此當朕正在整飭之時尙敢貪功罔上實堪駭異吳必達等統兵勦賊並不實力奮勉剋期竣事已屬咎無可追乃於奏報獲賊時又爲革弁冒陳功績直是喪盡天良非降留薄懲所可示儆吳必達卽著革職令其自備資斧往雲南效力余文儀尙爲刑部司官尙能辦事且係文職著從寬革職以刑部員外郎用仍帶革職留任俟十年無過再予開復葉相德見在派往雲南軍營著革職仍留提督之任自備資斧在滇帶領水師以觀後效仍交經略大學士傅恆留心察看如該提督尙不感奮出力卽奏明以軍法從事副將戴廷棟首先捏飾稟報尤爲此案罪魁著革職發往雲南在水師隊內行走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如仍前不知悔改卽以軍法從事崔應階前次不加詳覈據稟率報雖有應得處分今既據實覆奏所請交部察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朕於臣工功罪大小輕重悉視其人所自取不肯令有絲毫屈抑亦不容其稍涉倖免此臨御三十四年以來所可自信亦天下臣民所當共信者至於批覽章疏並非豫存逆詐億不信之成見而其中略有情僞自難掩覆所謂物來畢照實亦先覺之出於自然者如此案一經指詢其虛飾之迹果無遁形又如湖南巡撫方世雋查辦傳布謠詞一案竟欲歸之已故之李文有顛預了事及傳諭該撫確切根究則展轉傳寫之犯及知縣陳夢湘隱飾教供諸情節無不水落石出可見虛僞之端實爲天理所不容天理所不容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即不能逃朕之照鑒朕非欲自矜明察而揆情度理自皆歷歷不爽則弄巧罔上者徒自取罪而總不知朕實心愍之所有崔應階各摺及從前廷寄並著發鈔將此諭令中外知之○以孫孝愉為福建按察使由江津○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略傅恆等奏稱詢問木邦線團據稱屬下戶漢足可招集千人請酌賞口糧火藥當奮力殲剿匪情懇切因曉諭線團令其將伊屬下盡數招集赴腊戍擒拿苗溫辦理完竣時各處戶漢必有聞風而至者再招集由落卓一路前進更為妥協見已曉諭遣回等語線團原係木邦土司為緬匪殘擾情願將所屬戶漢等招集自效傅恆等即將擒拿苗溫一事責成辦理甚合機宜即照所奏酌賞口糧火藥令其前往但不可僅派伊屬下人等仍應派我兵線團圍究係外夷不可深信恐苗溫就縛以擒獲渠酋恃為己功妄生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无

希冀見在軍營兵數頗多普洱一路並不進兵不過在彼駐紮防守無庸三四千兵即由普洱兵內派出二千名備相距較遠礙難撥調即著於軍營兵內抽撥一二千派往亦妥除派傅顯統領外仍由烏三泰長青五福三人內派一人協同前往再普洱紆遠是以不由此路進兵不過屯兵防守有雅耶阿鐵保在彼毋庸另行派人前往即查拳召散之事亦非急務大兵攻得阿瓦傳檄可得伊將焉往又據奏稱大功告成後派之師查按來卡落卓等處彼時令普洱之兵接應夾攻即可將零星賊匪剿除淨盡肅清道路所議亦是彼時大功已成備道路不甚遙遠竟遣阿桂統兵前往將此路按查並順便留心查拳召散將此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恆等相機酌辦又據奏稱猛拱人等急欲辦賊索倫兵已到數百名再合見駐之兵數千名先奪取夏鳩渡口此雖相機措置以期及

早成功但既得一見成機會仍須堅定熟籌方妥不必過於急切傅恆惟遵前旨諸凡持重妥辦再昨據良卿奏稱貴州提督拜交阿經經略傅恆等檄調前往永昌朕即降旨飭查傅恆等並未奏聞可傳諭令其查奏○傅恆等奏提督哈國興自野牛棚來騰據稱該處樹木甚多內畫楠夜槐二種尤為適用見在砍伐將及二千株每日督工趕造船隻約於指定數目外更可多造該處氣候甚好兵役並無疾病無不欣喜從事得旨欣慰覽之○乙丑諭梁鴻鴻不宜漕運總督之任傅顯著補授漕運總督伊見在出差著黃登賢前往署理倉場侍郎事務即著梁鴻鴻署理○諭各省分發舉人需次遲速不齊各就鄰省分撥俾益疏通○戊辰命各省鑄化小錢○己巳倉場侍郎寶麟等奏據都統官保奏稱興平倉米色潮潤遂親赴查驗米色微潮久貯恐致虧缺應於本年內甲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年 无

米搭放再今年江浙米色俱未純淨因各幫遠涉江河未便駁回飭令風瞭入倉得旨依議此項廠米潮潤皆由梁鴻鴻辦理不善所致從前楊錫綬任內並無似此者即有因被災米色不純亦必奏聞今米石既有灰暗潮溼過淮盤驗時梁鴻鴻因何輒行轉運並不奏聞亦不將該省收兌之官查參或當時向屬純淨而旗丁等沿途偷換摺雜亦未可定然總因梁鴻鴻不能實力查察實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寶麟黃登賢等既經驗明米色微潤溼氣蕭蒸即應參奏辦理乃竟率行收倉直至官保查出奏聞尚以各船遠涉江河未便按幫駁回為詞亦屬不合實麟黃登賢並著交部察議尋議上得旨梁鴻鴻著降三級調用寶麟黃登賢俱著降一級從寬留任○壬申傅恆等奏鑄工匠見已熟悉本月初五日製得大駝一位用銅二千餘斤中安大鐵子一重十六兩羣子

十餘各重二兩豎立木柵約三里外安墩施放礮子直衝木柵復
迸散山石入土五六尺若將礮子略放即三千斤重礮亦屬易辦
查礮礮先分節作成泥坯模子臨時將模子對縫埋入土坑然後
灌入銅斤四三時礮身可就土坯必俟自乾不可火烘又中間所
用鐵桿亦須豫造用時將官員兵役分帶銅斤立時鎔化即可成
鑄礮身熱退約須二日掘取土坑以及鑽打火門統不過四五日
即對敵施放無論水寨賊城無不應手立破得旨欣慰覽之○乙
亥諭據傅恆奏野牛壩地方製造戰船板料檣樁等物七月內俱
可完竣將來運至河岸擬營兵與滿洲兵丁更換運即跟隨之
家奴等亦令分派輪擡一摺所辦甚是他人斷不能似此已於摺
內批諭矣滿洲兵騎射素嫻進剿時自宜資給馬力至於習勞之
事則與綠營兵丁既同隸行閱原不應區分彼此向特因綠旗惡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三

造船處所覆奏及傅恆既至永昌即遣人往勘則於銅壁關外野
牛壩地方即得可以成造船隻之處樹木既足供船料且氣候涼
爽可以屯聚兵匠而野人又極恭順服勞無異內地編氓同此沿
邊地壤非自今日始通何以前此竟無一人見及而傅恆得之竟
爾便於取攜可見事無難易人果專心致力未有不成功者無如諸
人皆豫存畏難之見於胸中遂以為隔閡不可行以傅恆今日所
辦觀之向所謂斷難籌辦者然乎不然乎傅恆摺著譯漢發鈔並
將此宣諭中外知之○傅恆等奏據差往老官屯偵探之獲夷金
襖稟稱由虎踞關至老官屯並無緬匪攔阻惟老官屯江邊離去
年舊柵三四里又立一柵共計三層內用礮砌中間排立大木外
層加築土牆周遭空濼寬二丈深如之前開一門搭有吊橋後門
通江四隅築有礮臺高與柵等柵內有賊四百餘江內有空船二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三

習惟怯無能臨事每多退避是以有犯必懲若其服役辛勤當與
滿洲兵一體愛惜以均其勞逸前此領兵大臣惟知體恤滿洲而
於奔走服役專派綠營不復念其勞動豈一視同仁之道今傅恆
於運送船料令滿洲兵輪流乘騎分擡不使綠旗偏於勞瘁並以
大臣官員跟隨之家奴等皆乘馬安行於理未協亦一例分派輪
擡籌辦實為公當綠營兵丁稍具天良有不知感激奮勉願為國
家出力者乎此實從來所未籌及自非公忠體國與朕同心之大
臣豈能酌理揆情均平妥協若此凡有領兵之責者皆當奉以為
法傅恆如此存心必蒙 上天所垂佑迅奏膚功自可豫小朕心
深為嘉悅至於造船一事水陸並進為征緬最要機宜乃朕屢次
詢問而阿里衮鄂爾阿柱等並以該處崖險澗窄難行船為辭
即朕今年特派傅顯烏三泰前往專辦此事亦以沿江一帶實無

十餘隻夜間敲榔鳴鑼防範甚嚴等語查老官屯為水路扼要賊
搆我兵必仍照上次專由旱塔進攻故防範倍密今擬攻其不備
臨時先遣兵一支由新街渡江搆其西岸之柵批此是勝著又奏
並令撥暮船隻順流而下奪其江內賊船或潛分輕兵一隊繞過
老官屯木柵在下游斷其歸路使賊人知阿瓦之船不能往來自
驚惶思竄雖堅柵可不攻而破得旨爾等所籌大礮亦足攻破矣
○定參處州縣並議處守巡各道例○以富察善塘古泰俱為內
閣學士富察善由內閣侍讀學士○戊寅湖北黃梅縣江隄決命吳
達善揆義勘之○庚辰諭諸王等遇齋戒日期俱在紫禁城內住
宿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王先謙敬編

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恆等奏請將明德暫留雲南協同阿思哈辦理軍務所奏甚是明德係辦理軍需熟手前已傳諭令其俟阿思哈帶兵前進仍令明德署理督篆留永昌照料策應矣見據阿思哈奏報已於六月二十六日起程計八月望前即可至永昌接受總督印務河南巡撫亦屬緊要吳嗣爵以總河兼署恐屬員等未免觀望因循喀爾阿著仍遵前旨俟阿思哈到滇即將撫篆交明德署理速赴河南新任見在傅恆奏於七月二十日起程赴野牛壩等處督辦一切今索倫吉林等處官兵次第到滇福建水師七月內亦可抵軍營約計八月中即當合兵進剿彼時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銅壁關外一帶必須大員駐兵接應著阿思哈於新街營暮早塔適中扼要之地帶兵駐守籌辦前後策應機宜其總督印務交明德署理明德即當移駐騰越經理一應軍務彰實見在起程計其時亦可到永昌接受撫篆任事如此則內外聲勢更覺聯絡於進剿諸事更為有益阿思哈明德彰實俱係國家大臣同辦軍旅重務總宜合力齊心不分畛域將此一併傳諭傅恆等知之○曉善以屬員疏脫重犯不行詳揭革職以姚成烈為安徽按察使

○戊子 上奉 皇太后啓鑿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傳恆奏據線官猛來騰越稟稱老官屯賊目諾爾塔經賊匪情較調回阿瓦城約止留兵五百把守將夏鳩之賊眾由水路全行撤回又奏稱有猛密土司遣人來稟情願內附等語此係最好機會夷人性愚多疑伊等地方

又與緬賊毗連若我兵少無進剿之意自不無觀望或揚言內附緩我之師均未可定今見大兵進剿緬匪即日殲滅伊等可永享太平輪誠內附情勢所有並無可疑且老官屯賊兵止留五百看來緬匪被野養子擊敗之語亦屬不誣我兵前進背後既無可慮夾攻老官屯亦屬不難矣前經降旨令傅顯由木邦進發今據線官猛所稟伊屬下戶漢等已將猛尾地方收稅之緬賊搶掠苗溫已經回去是木邦一路已無賊匪不必以得力之兵往無用之地傅顯著在大隊內行走奮勉立功今猛密已得進攻自易若直取阿瓦城仍宜留心謹慎阿桂務隨同經略傅恆前往至老官屯猛密司等處收服之後宜留大員駐紮老官屯著伊勒圖防守猛密是尚有歸順之意伊屬下頭目四人不從情殊可惡傅恆進兵時務將此四人擒獲勿致免脫再攻取阿瓦城後彼處夷人部落甚多我大臣等未便駐紮若另授緬王必擇能辦事務可守地方之人方為妥善再傅恆前奏所造之砲用後復行銷毀等語今見有船隻若得老官屯時即將船載往不必銷毀將此傳諭傅恆等遵照此旨到時諒已進兵一有捷音即速奏聞○諭據李侍堯奏到查訪暹羅國情形一摺看來詔氏子孫式微已極大勢俱為甘恩救所占難復望其振作亦止可聽其自為蠻屬原不必藉其力亦不必為辦理也見將該督所奏原摺及莫士麟原稟圖說鈔寄傅恆閱看所有前寄李侍堯撤諭暹羅國文一道原令該督如果暹羅係詔氏後裔恢復自當寄去今該處既為甘恩救所占即毋庸覓便寄在其原摺撤諭稟底可且留廣東如該鎮目莫士麟有續行稟報之處或甘恩救有覆該督去歲撤諭之文仍著速行據實

奏聞將此傳諭該督知之○設巴顏佔城領隊大臣一○甲午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揆義自擢
任巡撫以來於地方事務並未見有實力整頓之處其屢次陳奏
不過僅以尋常糾劾屬員具摺塞責按之總無實際且聞其前在
江西藩司任內不甚妥協恐其於巡撫不能勝任或並有劣蹟亦
未可定會諭吳達善令其密行查察據實奏聞近於盜犯龔在山
一案揆義初奏稱係廣濟縣知縣劉長靈差役追至懷甯縣地方
被捕役盤獲而富尼漢則奏係安省千總王光國在桐城縣盤獲
因兩人所奏不符隨降旨傳詢揆義始以廣濟縣所稟係差役得
信於懷甯捕役告知獲盜情由而富尼漢咨文內原有千總王光
國督同兵役擊獲之語前奏失於查敘等語奏覆是其前奏並非
詞語含混實係有心取巧豈得以糊塗竊率自解見已交部嚴加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漸痊今聞溢逝甚為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子祭
葬諡文恪○諭前聞建昌府知府黃肇隆有倚恃上官任意妄行
之事因傳諭吳紹詩查明具奏今據該撫參奏黃肇隆果有倚勢
縱恣聽用家人藉端索詐並需索屬員違迎上司各款請旨革審
等語黃肇隆著革職交總督高晉與案內有名人犯一併嚴審究
擬具奏至揆義於盜犯龔在山等一案以安省盤獲之犯擄為湖
北盤獲有心捏詞取巧已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今據查揆義在江
西藩司任內待黃肇隆甚優升任後黃肇隆尚有餽送優人之事
則其平日與屬員交結不知檢束已可槩見豈可復任封疆重寄
揆義著解任來京候旨吳紹詩身任巡撫屬員劣款纍纍不能先
事查劾經朕傳旨詢問始行據實參奏所為察吏者安在吳紹詩
著交部嚴加議處○己亥調陸宗楷為禮部尚書蔡新為兵部尚
書以吳紹詩為刑部尚書海明為江西巡撫劉益為四川布政使
阿揚阿為四川按察使由郎中○以梁國治為湖北巡撫調陳輝祖
為江南布政使以范宜賓為安徽布政使由太常寺○辛丑諭月
選州縣官掣籤後告病者附下月引見下次未痊即行開缺至遇
巡幸前兩月託病不即引見冀歸下月驗放者即扣除開缺將來
另選得缺仍著引見著為令○壬寅召程燾來京以顏希深為江
西布政使○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恆奏見擬七月二十日帶
兵四千餘名從夏鳩過渡由猛拱陸路前進直抵蠻暮西岸占據
渡口等語所辦甚合機宜但經略重臣統兵進剿軍聲必須極盛
更可震懾邊夷今所帶僅四千餘名雖俱係精練勁旅所向自能
得力但為數無多恐尚不足以張聲勢著傳諭明德將未到官兵
即速催令兼程進照原定經略一路統兵九千三百名之數陸

續趕赴軍營毋得稍有延緩見諭令伊勒圖在騰越等候續到官兵帶領前進明德於官兵續到永昌時一面催趨進行一面通知伊勒圖妥協辦理仍將官兵續進日期迅速奏聞此旨到日計阿思哈亦已至永昌並著傳諭會同遵照辦理並將此諭令傳恆知之又諭傳恆等奏據猛拱頭目脫猛烏猛等稟稱賊匪情駁已於四月十五日身死見議立子弟未定一切事俱賊目雷迴步管理今臣等因乘機進兵等語賊匪身死如果屬實此 上天眷佑賜一機會更不難集事傳恆等渡過戛鳩由蠻暮西岸進兵甚合機宜賊匪死後立子立弟一得信息即速奏聞傳恆等務將賊匪族黨擊獲解京勿致漏網惟是傳恆係天朝經略大臣止帶兵四千餘名體統未稱著諭明德等催趨各隊兵前進必足九千三百之數令伊勒圖帶領趕赴接應戛鳩地方雖無賊匪亦必當防守即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著伊勒圖派兵駐紮傳恆等攻克老官屯伊勒圖即調駐老官屯另派人防守戛鳩總在計出萬全毋稍疏忽見在情形速行奏聞將此傳諭傳恆明德等知之○丁未彗星見○諭傳恆奏總理糧運事務大臣傳顯在野牛壩地方染瘡身故等語傳顯在軍營辦理造船事宜頗屬奮勉茲聞溢逝深為悼惜所有應得卹典該部照例給與伊子服闋後著軍機大臣帶領引見尋子祭葬諡襄勤○戊申傳恆等奏七月初十日賀丙同猛拱大頭目脫猛烏猛等來至騰越稱我兵在野牛壩造船緬子早有見聞恐於蠻暮西岸設伏滋擾臣等察看形勢須派兵數千從戛鳩過渡由猛拱陸路直抵蠻暮西岸占據渡口俾東岸造船官兵得從容集事一面令脫猛烏猛等先在戛鳩預備渡船臣傳恆領見之兵於二十日自騰越啓程分撥兵千餘名安設戛鳩一路臺站臣阿桂亦於二

十日啓程前往野牛壩督理造船事務至脫猛烏猛等見在投誠臣等另寫曉諭該土司檄文即令其齋往至結些與緬匪係屬舊仇臣等並寫曉諭結些土司檄文令猛拱差人寄往得旨覽○己酉揆義以緝盜獲功革職

八月辛亥諭軍機大臣等見在經略傳恆統兵由戛鳩進發阿里阿桂心細而敏捷伊二人同在一處雖陳奏事件阿桂名次在後所有諸事主見決斷朕皆責成阿桂當竭力抒誠妥協為之儻若不肯盡心貽誤軍務朕必重治阿桂之罪斷不稍加寬宥昨夜念及於此故特傳諭阿桂並傳諭傳恆知之○乙卯諭期成額見在出差韓克托著專署兵部侍郎其刑部侍郎員缺著伍訥聖補授○丁巳諭前者朕五十誕辰恐直省臣民有起經壇立碑亭貢獻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稱祝之事或致糜耗物力會豫敷禁止之明年八月居朕六十正誕意中外耆庶必有以遇甲聖節非五旬大慶比欲申祝釐以抒愛戴者情固難卻而非朕心所樂從用是明切宣示朕臨御三十四年以來承累治重熙之盛海宇又甯民氣恬樂復仰荷 上蒼眷佑連歲屢豐方思上答 鴻庥宏敷愷澤以嘉惠吾民益臻熙阜國家之瑞莫大於此且越歲辛卯即恭遇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 璇闈慶典亙古稀逢朕將率天下臣民臚歡舞綵敬迓 慈禧自當聽衛巷謳歌共展尊親之義又何必因朕躬慶辰頻年祝嘏多此繁文縟節為哉其布告天下咸體朕意一切仍遵二十四年所降諭旨不必舉行各省督撫亦不必以來京叩祝為請並不必進奉珍玩及綉段表裏等物至在籍大臣中如尙書沈德潛壽屆期頤錢陳羣亦年逾八表不宜復以遠涉勞筋力已諄復傳

諭令其毋庸親詣京師叩祝俾黃髮耆臣領袖江鄉父老攜杖呼
嵩為熙朝盛事不亦美歟著將此通行傳諭知之○庚申裁庫車
地方綠營都司守備及印務處辦事章京各一員○甲子賜巴顏
岱城名曰惠甯門東曰昌慶西曰兆豐南曰遵軌北曰承樞○乙
丑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己巳諭據崔應階奏參革
興泉永道蔡琛竊禁司監自縊身死一摺殊堪駭異蔡琛以監司
大員恣意貪婪私繫繫為國法所必誅既經定罪入本年秋審
情實自應嚴加監禁乃竟令其自縊不得明正典刑實屬不成事
體司監寬縱若此則州縣獄禁尙可問乎朕念孫孝愉尙能辦事
且係孫嘉淦之子屢次加恩優擢在道員任內未久即用為四川
臬司又因其母年老有疾不能迎養准以升銜留任昨福建按察
使缺出即將伊補授所以體恤成全之者無所不至使伊稍具天
良自宜感激報效乃於典守重責漠然不顧致緊要官犯倖逃憲
典迥出情理之外必係孫孝愉因與蔡琛會同為刑部司官瞻徇
舊日情面豫漏信息以致自戕情罪甚為可惡此非尋常失於防
察者可比孫孝愉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崔應階亦著交部
嚴加議處司獄賈聯玉著革職奉問同禁卒人等交崔應階一併
嚴審定擬具奏○雲南提督本進忠於軍營病卒贈太子太保賞
銀一千兩治喪○庚午傅恆奏臣於七月二十九日至南底壩河
水勢寬深難以搭橋有賀丙豫備渡船運送臣親指示官兵隨到
隨渡於八月初一日渡完臣即統領鳴布舒所帶索倫兵五百與
提督哈國興所帶綠營兵二千一同進發已於初一日令賀丙前
往翼鳩催辦渡江船隻查蓋達以外均係野人地界官兵經過伊
等初懷疑懼躲避臣令通識言語之人曉諭互相笑語環集聚觀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七

東華續錄 乾隆七〇

每人於竹木叢密處砍伐枝株以見靈心臣賞給銀牌鼓勵伊等
不復心向緬匪俱各安處得旨欣悅覽之○以李本為福建按察
使由四川松 ○甲戌添設廣東廣州協都司一員○乙亥諭軍機
大臣等賊匪趙三等藉緬匪聲勢在普洱地方滋事景線孟良等
前已歸順此二年又從賊匪若不痛治斷難收服著傳諭阿桂攻
克阿瓦城後由羅諸一路緝擒趙三等最為緊要景線孟良等部
人等或應威服或應撫綏務期妥籌果斷永靖地方斷不可姑息
因循並傳諭傳恆知之○傅恆等奏臣傳恆於八月初二日自南
底壩起程初四日至翼鳩見賊寨一座並無賊匪即帶同賀丙沿
江查勘將渡口安設允帽寨適脫猛烏猛自猛拱來率沿江各頭
目迎接並稱願隨勦緬匪脫猛烏猛懇給限與眾頭目趕辦渡船
次日送來小船十隻竹筏二十排及撐船擺夷數十人據稟見在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八

一三三九

阿桂即須與傅恆分兵前往攻取阿瓦而老官屯係水陸扼要之區必須大臣統兵防守以聯絡前後聲勢前經降旨令伊勒圖在彼留駐今思猛密司曾有投順之信既得老官屯即當分兵收定猛密莫若令伊勒圖帶兵前往既定其城即著伊勒圖駐守策應而老官屯則令阿思哈統兵防守以成犄角之勢既可壯我軍聲而有此數處駐兵與內地聲息相通後路尤為安固至永昌騰越一帶督辦軍需糧馬諸務明德原係熟手即令其暫署督篆在彼往來照應一切實力妥辦毋稍延緩俾傅恆等得以迅速進取早奏膚功將此傳諭伊勒圖阿思哈明德一體遵照並諭令傅恆知之數日未得軍營信息甚為繫念以後隔數日即行奏聞一切情形毋稍遲緩○傅恆奏八月初一日奉到七月十一日廷寄欽遵辦理外臣等行抵南蚌路徑尤覺險隘官兵人等皆須步行所有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九

奏報事件俱由步站較前未免遲延時日南蚌去夏鳩不過五六里適值陰雨連綿水勢正湧小溪成河必需搭橋前路尚有南龍河已遣人前往築橋約於初四日方可渡夏鳩候至蠻暮西岸會合野牛壩造船兵直抵銅壁關時方可按程安設臺站得旨好此摺接到尚無過遲今日自伊瑪圖進圍首矢即中一虜已交福隆安令其寄汝矣機會甚好朕亦並未馳驅也

九月庚辰朔諭嗣後杜爾伯特王公台吉等子弟年至十八即照內扎薩克等分別賞給台吉職銜承為例○傅恆等奏八月初九日眾頭目復來謁見並獻鹽米瓜煙等物臣等分別賞給綉布並面加詢問據稱一名猛雅一名坎連一名僧蠻長一名僧九越一名興桑瑪俱向受緬子蹂躪今大兵進剿願隨營調遣等語當將猛雅等酌留差用令脫猛烏猛先回猛拱豫備一切再賀丙之父

賀洛於初八日來至軍營據稱三十一年天兵進剿緬匪伊從夏鳩率屬歸誠被緬匪衝散數年來潛身阿結地方手下尚有擺夷四十戶今聞大兵已到允帽親來叩見並稱聞緬匪欲在暮魯地方派兵堵禦願往探消息等語查賀洛係年老誠實人前往探聽自可得賊人確信至賀丙此次甚屬出力前已賞給千總銜今請升賞守備銜以示鼓勵報聞○辛巳諭本日內閣進呈河南巡撫題本一件票籤內於宏字缺寫一點甚屬無謂避名之說朕向不以為然是以即位之初即降旨於御名上一字止須少寫一點不必迴避後因臣僚中有命名相同心切不安屢行陳請者始許其易為宏字其實臨文之體原可不必故於前代年號地名凡有引用之處樂令從舊不准改易至於臣子尊君奉上惟在殫心宣力為國為民方為克盡誠敬豈在字畫末節拘拘於小廉曲謹哉且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十

宏字已屬避寫即與本字無涉若因字異音同亦行缺筆展轉相仍必至八紘等字乘從此例勢將無所底止復成何事體耶此籤即著補點嗣後俱照此書寫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福康安著馳驛前往看視伊父經略大學士傅恆○諭軍機大臣等傅恆阿桂等奏夏鳩蠻暮並無賊匪猛拱人等豫備船隻俱屬恭順官兵已據地安營等語事機順利不日即可成功但恐我兵過後賊人或由山林僻路潛出滋擾即見在投誠之猛拱人等經緬匪逼勒又復從賊均未可定著傳諭傅恆等宜加意防範計出萬全總之用兵不可不慎朕心甚為慮念務熟籌妥協為之○戊子傅恆等奏近日各頭目小心供役將米石牛隻送來軍糧儘可籌辦查邦木納至猛拱沿途有南隄南拱二河十七日該二處頭目三人來見一名僧節歌一名僧瑪東一係龍坑野人官並稱聞大兵到來

已在南隄南拱二處搭有橋梁因連日大雨被水衝淹今聞經略過江先來迎接即回去料理等語臣等量加賞給即令各回本處至賊人信息俟賀洛同日另行奏聞得旨覽奏俱悉○己丑 上駐蹕避暑山莊○癸巳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八月二十六日卡外竹林中拾得賊人書信內稱知大兵渡夏鳩由猛拱前進伊等由老官屯派兵八千從水路迎接又由阿瓦出派多兵從旱路在暮魯防守哈坎亦已豫備等語此係賊人未及准備場言以緩我兵之意阿桂所稱不必答書俟傳恆到時即定戰攻之計甚屬有見但賊人投書妄言不可使兵丁傳播再從前令阿桂襲取老官屯原因無人防守是以令其早占要隘今諾爾塔既回至老官屯則輕進無益阿桂此時不必發兵俟三路兵俱集蠻暮會同傳恆仍由江西岸前進阿瓦由水路前進阿桂由江東岸前進則一舉即可成功再稱八月二十一日有賊船四隻約六七十人遙向大營放礮等語大兵既占賊人地方賊必來哨探著阿桂妥為防範乘機擒擊宜令葉相德酌撥水師埋伏俟賊來時突出擒擊獲其一二人即可知其情形此不過擒賊以知虛實耳非以水師與賊打仗阿桂不可拘泥本年進兵較早後隊兵未免遲滯阿桂隊內兵數尙少今伊勒圖已領兵前赴蠻暮到時阿桂如有用伊之處即留彼協助否則令其前往猛拱迎接傳恆阿桂送伊過江即據住渡口策應伊勒圖須帶兵二千名前往方安道路遙遠俱賴將軍大臣等相機辦理再傳恆前奏暮魯有賊防守等語但未知見在情形如何至蠻暮一帶小部落從前歸順緬匪今因大兵至彼故來投誠雖無可慮然我進兵後或恐其滋事若竟將伊等勦辦又屬無益著傳諭阿桂約束獎勵加意辦理至見在得有賊匪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十一

信息作速奏聞並傳諭傳恆知之○乙未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丙申散秩大臣噶布舒於軍營病卒賞銀五百兩治喪○庚子諭高晉奏沈德潛於九月初七日在籍病故等語沈德潛績學工詩著儒晚遇受朕特達之知由翰林游擢侍郎令在上書房授讀嗣以年高引退特許歸田俾得頤養天和為東南縉紳領袖前者屢次南巡見其精神強健疊沛恩施加授尚書銜晉階太子太傅並令在籍食俸年來復時子存問方冀壽躋百齡益承優眷今聞溘逝深為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師入祀鄉賢祠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子祭葬諡文愨○辛丑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壬寅命劉統勳德成會同吳嗣爵富明安查勘山東運河○癸卯諭據經略大學士傅恆等奏稱九月初二日猛拱頭目興堂扎回營稟稱伊到節東寨內尋見土司渾覺並頭目添龍籠等諸人一併帶來投誠隨即酌量安撫辦理等語傳恆等不避雨水泥濘迅速進兵收服猛拱措置有方即措辦口糧等項亦均妥協朕心深為嘉悅已於摺內批示矣經略大學士傅恆著賞給三眼孔雀翎小荷包四箇並賜詩示獎阿瓦著賞給小荷包三箇向來三眼孔雀翎無賞給大臣之例傳恆自出師以來籌辦軍務實心實力悉合機宜是以格外加恩賞給傳恆接到即行戴用於行兵更覺威嚴且使緬子雅夷等觀瞻益知尊重至渾覺從前雖稍懷瞻顧而一見興堂扎即隨至投誠且其年僅十八情尙可憫伊係倡議迎降之士司著加恩賞給孔雀翎並荷包二箇即交傳恆傳旨賞給其頭目脫猛烏猛興堂扎及賀丙亦屬奮勉俱著加恩賞戴孔雀翎渾覺係該處土司或賞以二品三品頂帶其脫猛烏猛等三人或賞以四品五品頂帶之處傳恆等視伊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十二

等勞績酌量賞給○丁未傳恆奏興堂扎自南養地方同時稟稱並無賊匪蹤迹聞緬子在暮魯一帶招集獯夷築寨堵禦所集獯夷大半逃走猛養土司亦領屬人躲避等語從前緬子所恃惟猛拱猛養一帶土司今猛拱收胆猛養地方亦猛拱所屬臣收服猛養後前至蠻暮即可會兵直抵阿瓦下部知之尋又奏臣等至猛養地方前哨兵擊殺數賊興堂扎奪取猛養寨並令官兵搜取附近賊寨十七日留住一宿官兵尋得已熟田禾數處即令刈穫以作軍糧渾覺脫猛烏猛等所辦糧石陸續運至猛拱足以敷用臣等於十八日起程住南洞干地方三更時候千總霍明崇把得隆及興堂扎等還報奪取南隼寨莫邦寨外復奪二寨共奪得牛二十八隻糧十五石男女三十五名口寨長鄧陸莫邦博孟一併擒來臣等審訊鄧陸莫邦博孟俱未從賊抗拒寬宥不殺以示恩惠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交渾覺興堂扎帶同前進以備驅使所擒拉匿拉賽即行正法祭肅臣等復行三站至蚌板雅地方派兵搜剿賊皆逃避尋得熟田六七頃令官兵收穫充糧得旨欣慰覽之伊勒圖奏臣與阿桂行抵新街船隻亦於十八日畢集訪知自新街前進必至哈坎始可渡江間哈坎地方有滾弄洲洲內有賊寨若自滾弄洲渡哈坎可就近按查商諸阿桂意見相同遂於二十二日渡滾弄洲二十四日渡畢於各寨內搜獲男婦五人已送交阿桂辦理臣至洲之西涯查勘江之西至哈坎地方皆峻嶺深叢凡坎上可登之路皆立長卡卡內賊匪約二三百名以鳥槍相拒臣遂分派兵三百餘名於二十六日五鼓時令領隊大臣明亮等分三隊攻取臣與提督伊昌阿侍衛官員等於江岸放礮助威及黎明賊始知覺我兵船隻抵岸奮勇爭先賊棄卡竄走我師遂得其卡作速渡江並於各

處搜覓生擒二賊次日渡畢即起程赴猛養迎會經略得旨欣悅覽之汝實長進矣勉之阿桂奏臣至野牛壩有蠻暮夷目率官弄地方獯夷來見詢以賊人情形據獯夷烟底噶稟稱本年情駁蓋造大寺派官弄五寨人解運木植七月間解送至節蓋住九鈕地方三日並未聞情駁死信等語報聞

冬十月己酉朔諭今日召見廣東按察使富松奏對全以漢語深染漢人習氣伊係富達里之子久任道員一味養尊處優自耽安逸不復知有滿洲舊風豈可令其仍居外任富松著留京候旨另用廣東按察使員缺著阿揚阿調補李本著調補四川按察使其福建按察使員缺著張鎮補授○庚戌諭前以東三省人員不識漢字難以辦理綠營事務諭令兵部查奏遇綠營員缺停其補放至伊等子孫生長在京者原與舊滿洲無異自應分別揀用此次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撤回人員著引見後候旨並交八旗都統等查明在京已歷兩代者嗣後仍准其選補綠營但不可因有此旨於騎射清語皆不學習○染漢人習氣○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曹秀先奏浙江餘杭縣南湖久經淤塞占墾民田以致山水發時杭嘉湖諸郡易被淹浸請救地方官查勘疏濬永杜水患一摺所奏甚為近理餘杭南湖既承天目山之水以資杭嘉湖三府灌溉之利所關甚重自當令其濬得宜俾無淤墊乃因久未開濬致令無識鄉民因葑淤占墾專利病鄰止顧一隅有限之熟腴而阻三郡無窮之美利於理既未平允即以升科而論歲徵不過一百七十餘兩而一經山水驟漲節宣無地遂使杭嘉湖府屬窪下之區多被淹浸勢必分別蠲緩賑恤所費何啻什倍尤屬得不償失其間輕重權衡較然可見著傳諭永德即親往履勘悉心籌畫如果湖田梗遇水道即

當設法挑濬寬深使下游各府永藉灌輸利賴並查明上南湖舊有之田鄉民於何時侵占因何報墾升科詳悉清釐妥協辦理若該處形勢不盡如曹秀先所言或上湖之田藝闢已久無礙水源則又不必盡棄民恆產惟應將下湖通身濬空並量設堰閘使得容蓄來源疏通泉脈於水利農田兩不相妨方為妥善永德務須實力承辦毋得稍涉粉飾及為遷就調停之計即將實在情形據實奏聞如或草率了事將來或尚有滋害之處惟於永德是問所有曹秀先摺並著鈔寄閱看尋奏南湖開自漢濶平開舊有上下兩湖上南湖地勢本高前明淤漲成田勢難濬復下南湖承餘杭上游之水西南一帶有關壑升科田畝占據湖身應行清釐至茗溪諸水本不與南湖合無關杭嘉湖三府水利惟湖東設有滾壩壩內阜英塘關繫餘杭民田應加培補請照紹興修築南塘之例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五

按畝出錢官收民辦得旨如所議行○壬子諭前以揆義於江西藩司任內與屬員黃肇隆交結並有託買優伶及收受禮物等款因降旨交高晉將黃肇隆提審具奏今據奏稱黃肇隆與揆義逢迎結納各款一一供認並究出揆義濫行卓薦黃肇隆及違例豫借養廉請交刑部治罪等語揆義前於盜犯龔在山獲為湖北盤獲一案已照部議革職令以三等侍衛銜前赴喀什噶爾效力今既據高晉審出貪鄙營私各情節自應按律治罪揆義著革去侍衛職銜交刑部訊明治罪○諭曠著著往喀什噶爾更換范宜忠來京徐績著以按察使銜赴哈密辦事○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思哈奏軍營糧馬不敷情形一摺甚屬非是已於摺內批飭矣軍營所需糧馬自當豫籌妥協至師行以後即應就所至之地隨宜籌辦或於投順之猥夷等發價購買其未經歸附者亦不妨掠

東華續錄 乾隆七〇

取充用即如經略傅恆自夏塢一路前抵猛拱沿途所需糧石皆買自猛拱所屬猥夷其數甚為充裕可見事在人為若措置得宜則軍行皆得實濟儻必須盡由內地接濟且必滿意計算勢將一步不可行有是理乎又如馬匹一項固由進兵期早致沿途不無倒斃但今歲全賴師期較早兩月是以猛拱一帶皆為我有若必瞻前顧後則緬匪必早已得信拒守夏塢又安能長驅直入乎看來今歲進兵一節惟傅恆勇往直前實心籌辦即阿桂已不無卻顧遂巡之意而阿思哈則更怯懦不堪伊前日奏辦糧情形已微露畏難之意今竟顯為此奏明欲先占地步在伊未嘗不以此奏為得計獨不思行軍之事功過皆當共任豈能因其謀為奏及遽得為之寬解且此番進剿緬匪實有難於中止之勢若如阿思哈所見竟以為萬難措手直欲阻撓軍務全不顧國體所繫是誠何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六

心阿思哈如此行為竟不能受朕恩矣至所稱後隊兵到蠻暮藉壯軍聲更不成語我兵正當漸次前進傅恆一到即可分路攻取老官屯其蠻暮等處不過後路策應並非大兵屯駐之地又何必須藉以示壯而阿思哈所言竟庸謬畏葸若此阿思哈著嚴行申飭但伊既以糧馬為言內地亦不可不多方設法廣為接濟使彼得有所藉口明德辦理糧馬乃其專責屢經飭令加緊督辦且已籌及年餘何至今尚不能源源繼續而彰寶以協助之人甫到滇省一經催趨所屬即爭先急公明德豈竟全無人心何竟不知愧奮著傳諭明德彰寶令其查明見在糧馬等項因何遲延究係何人督辦不前即行據實參奏並著將應用糧食設法迅速接運務在多多益善及馬騾牛隻亦竭力轉送以資應用彰寶任事奮勉此時即協同明德妥協經理無分畛域明德若因有彰寶同辦妄

一一四二

生諉卸之心是又重自取戾不能復為寬有矣將此明切傳諭並諭傅恆知之○癸丑彗星復見○諭軍機大臣等據欽天監奏七月內彗星見光照西南經日度遂滅今又見於西南光照東北等語從前彗星光射西南以為勦滅緬匪之兆今乃復見殊覺可疑見在傅恆等領兵前進賊酋懼駭或親身投誠或用計擒獲則犁庭掃穴即可奏凱旋師僕情駭逃往暹羅亦不必遣人追取凡事之成功原有難易應戮力者自須竭力辦理如盡力為之勢必不能亦當知難而退傅恆等計由老官屯直取阿瓦須防我兵深入賊人潛襲其後所關甚重不可少有疏忽萬一道路險阻進兵不易須早作退步老官屯係緊要關隘即於該處駐兵據守亦可但道遠難以懸揣惟在傅恆等相機辦理此旨特因彗星復見使知謹慎之意著密諭傅恆知之○乙卯諭向來朝審秋審緩決人犯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七

每閱數年即降旨該部酌予減等以省淹繫今自乾隆三十年查辦以後又經四載人犯為數漸多此等罪犯秋職時固難遽邀矜減而屢經議緩情罪尚不甚重徒令久滯囹圄誠願轉滋塵積著該部將朝審秋審各犯曾經三次緩決者覈其案情分別請旨減等以副矜恤庶獄之至意○諭前用阿思哈為雲貴總督以其曾在北路軍營辦事諸務尚能諳習乃伊甫至騰越即奏該處辦糧情形已存異難之見及至蠻寨所奏糧馬事宜專欲仰給內地竟不知就所到之處實力籌辦一味取巧豫占地步不復具有天良深負朕委任之意阿思哈著革去總督給與副都統職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以觀後效彭寶簡用巡撫甫經到滇即前赴永昌騰越一帶催督軍儲甚為奮勉明德承辦軍需屢經訓諭始終不能實力籌畫豈堪復攝督篆彭寶即著署理雲貴總督明德著署理

雲南巡撫仍帶革職留任江蘇巡撫員缺著永德調補熊學鵬回籍守制已將二載著署理浙江巡撫其所降之級即著隨帶○諭軍機大臣等昨以阿思哈具奏糧馬不敷情形專圖取巧自占地步已降旨嚴飭頃據明德奏前後糧米共運過一萬餘石其數不為不多阿桂等如能就所至之地籌畫費用何至專仰給內運即如經略大學士傅恆前往夏鳩一路僅裹帶一月口糧內地並無續運而經過之地即向糴夷等設法購辦食用頗屬充裕若亦如阿桂阿思哈之專圖坐食何以能不煩饋運從容給足如此阿桂阿思哈豈不聞知何以竟不稍知感發天良出力籌畫耶况阿桂既至新街其猛暮新寨等處附近地面皆可購覓何以全不計及豈將軍等專以打仗為事而糧餉等項可置而不問耶且阿桂等又並未實有衝鋒殺賊之事則其在軍營更復有何急務設口糧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六

閒有不敷亦當如傅恆之通盤籌算節支發若隨所運糧石多寡儘給弁兵聽其併食浪費即一月可耗數月之糧猶復藉口於運餉不繼勢將一步難行又安用若輩庸劣無能之將帥為耶在伊等之意未嘗不以糧馬等事竭蹶由進兵期早之故曾不思此次進剿幸而期早兩月是以傅恆得直渡夏鳩進收猛拱可以進無阻即阿桂所奏滾弄江口水柵亦是緬匪聞信後倉卒備禦若阿桂一至蠻寨即領兵前赴新街彼更猝不及備並此處亦可不須接仗矣且老官屯緬賊至今不過五百而所集糴夷波竜亦僅千餘可見賊人並未能豫為防拒若阿桂於蘇明燦到營時即領兵徑取老官屯則賊眾更不及施其糾集之計豈非阿桂坐失極好機會伊此時甯尚不知悔懼乎進剿緬匪一事實非得已今傅恆督兵深入諸事皆實心經理動合機宜深能仰體朕意而阿

桂等一味意存觀望竟若此事專係傅恆一人獨任其責者不知是何肺腸軍營經略將軍皆係朕簡任之人並當同心協力共襄國事在內辦理軍需者自應安速接濟多多益善而領兵大臣則應隨地籌買經理得宜以期足用若各坐分畛域不思驅勉自效豈真傅恆一人當爲朕出力而伊等皆非食祿受恩者乎阿思哈前日所奏之摺全無良心實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將伊革去總督賞給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向係格外加恩儻將來仍不痛自愧奮卽當重治其罪彰寶簡用巡撫若如喀爾阿之安坐雲南省城亦不能辦及永昌運務乃伊一到滇省卽迅往催督軍儲上緊趨運是其本心誠篤可嘉因令其卽署督篆而明德始終不知策勵閱其兩次所奏之摺敘述彰寶催辦糧運等語竟恬不知恥若此卽如馬騾一項明德謂滇省無從購辦而稱彰寶運糧馬騾皆應壯可用試問此項馬騾獨非滇省所有何以明德辦理年餘轉不敷用而彰寶初至其地卽能應手裕如耶若再令其兼署總督必至貽誤因令其署理巡撫仍帶革職留任以觀後效朕臨御三十四年於臣工功罪惟視其人之自取絲毫不存成見如從前西師之役信賞必罰尤眾所共知並未嘗有濫邀恩眷及處分稍有屈抑者阿桂等豈竟全不記憶而不思激發天良以期合力贊助迅奏膚功耶將此剴切申諭並諭傅恆知之○諭各回城大臣奏事副都統一體列名○吏部議覆直隸總督楊廷璋奏熱河八溝理事同知二缺四旗喀喇河屯塔子溝理事通判三缺事務繁重應如所請改爲調缺至三年俸滿理事同知通判向例與在京主事較俸內升其所稱在外題升之處應毋庸議得旨依議本內有該督楊廷璋奏請將所調理事同知通判三年俸滿在外保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十九

題升用一節經部援例議駁但思此等人員揀調之後於外任事宜自爲熟悉若槩令推升京缺則口外地方屢易生手於公務無裨若歷俸僅止三年卽准升用外任仍屬調用他缺且未免倖開捷徑嗣後調任熱河等五廳人員遇積俸推升京官時著該督詳加區別除循分供職者仍照例以京員補用其中果有辦事出色才堪外任之員該督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候朕裁定有准其外升者令仍留本任三年再行遇缺題補如此則地方既得諳練之人而廳員亦不致濫邀遷擢於課績程材均爲允協著爲令○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恆等奏稱領兵至猛養地方土司等俱逃往暮魯遂令興堂扎投取牲畜米穀前赴暮魯等語大兵遠行坐待內地運送米糧軍需安能接濟傅恆乘賊逃逸卽投取寨柵所獲甚多可見事在人爲阿桂何以不能如此辦理耶且其至暮魯後蘇明燦前來通信阿桂若能乘機襲取老官屯早可占據要隘今據傅恆擒獲蘭尼供稱緬匪船隻俱在提澗可知蘇明燦來時老官屯並無多賊阿桂坐失機會實屬可惜此事已過朕特加恩寬宥嗣後若復如此瞻徇必將重治其罪再傅恆奏請暫留瑚爾起在猛養屯駐俟攻取老官屯後分路勦辦暮魯所籌亦是瑚爾起著卽在猛養照應臺站仍於猛拱頭目內揀選一人駐紮見在所得猛養地方卽賞給渾營管理伊當愈加奮勉但土地寬闊又有未便並著傅恆酌量辦理○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大兵見在據守滾弄已遣伊勒圖領兵渡江迎接傅恆想此時傳恆早到卽可進取老官屯備師行順利直抵阿瓦一舉成功朕所深望萬一不能我兵既克老官屯已據要隘卽暫將索倫厄魯特兵撤回騰越荆州成都滿兵及京兵綠營兵俱屯駐老官屯俟明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二十

年再辦亦安再摺內奏稱獮夷波占薩稟稱阿瓦更換新王不令舊王主事見在招集戶漢人等抗拒大兵如不能敵即來投誠等語緬匪既立新王我兵前進時如將舊王擒殺獻則巨醜已獲軍威已振亦可蕪事若必不推其投誠欲攻阿瓦反似與舊駁復仇殊可不必著傳諭傳恆知之○賜卹雲南軍營病故總兵吳士勝○癸亥諭貴州布政使張達堯見已起程赴京陛見且其年亦漸衰俟到京後再降諭旨按察使高積亦有應行解任質訊之事黔省見乏大員經理所有貴州布政使員缺著觀音保調補貴州按察使員缺著增福補授俱著馳驛速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直隸布政使員缺著周元理補授按察使員缺著李湖補授至直隸軍臺文報前經特派觀音保專司督查今觀音保既已調任即著周元理專管○諭軍機大臣等威甯州知州劉標虧缺銅本鉛運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等項銀十餘萬兩經良卿參奏已將劉標及該管道府永泰馬元烈革職派內閣學士富察善前往同良卿查審昨戶部奏據糧驛道永泰揭報劉標虧空緣由並揭臬司高積營私帆法各款內有與良卿干涉之處則良卿不便令其會審此事亦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辦者矣復派侍郎錢維城前往會同吳達善赴黔查審但思錢維城雖係馳驛行期究未能迅速而黔省此案所關甚大不但臬司應解任質審即良卿諸事模稜亦不必令其仍任封疆且恐伊等串通一氣若更延時日益恐扶同滋弊見已降旨將黔省兩司另行補授馳驛前往著傳諭吳達善即將總督印務及所署荆州將軍印俱交梁國治暫行兼署此旨一到該督即日起身馳驛兼程前往一到黔省即將各案緊要關鍵速即訊究確供如良卿高積等有應革審者一面奏聞一面革職拘禁毋任稍有贖

那扎飾及疏虞自戕等事俟錢維城到黔並會同富察善逐案秉公詳悉嚴審務令水落石出以懲積弊所有永泰原揭著鈔奇吳達善看本日良卿奏到查出劉標實在虧缺銀數一摺看來亦未可盡信並鈔奇吳達善等一併查辦又本日遞到阿桂自新街拜發報匣一件包袱內夾有普安州民吳德等具控該州官吏目等侵蝕恩賞銀兩私派累民之事款證鑿鑿甚可駭異自滇省辦理軍務以來經由各省俱特發帑金賞賚急公奉上之民屢經飭令該撫悉心董察務使閭閻均霑實惠復經御史紀復亨奏及黔省辦差有苛累民苗之處特飭該撫據實訪查並經良卿節次查覆以官員胥役人等實無絲毫侵擾回奏今閱此呈詞則前者良卿所奏全係捏詞欺飾不可不徹底根究良卿之罪實在於此並著寄交吳達善等按款密查務得實情審擬具奏毋得稍有瞻徇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至此等呈詞關繫貧吏累民固不可不竭力查辦以示懲儆但軍營奏匣沿途俱係臺站弁役馳送安能入小民之手以此等呈詞瀕入其中必係與臺站人等串通夾帶軍報事關機密敢於私啓包袱附遞詞紙達御實屬膽玩不法必當確究嚴治使知炯戒呈內所言係普安州之事自當先就該處附近驛站挨查其連名具呈之人或實有其人或捏造名姓及如何起意商同瀕入緣由均著吳達善等一併悉心查訊確情覆奏良卿簡用巡撫數年來辦事總不實心今復有各案接踵敗露是其負恩曠職罪已難追吳達善到黔審有端倪即傳旨將良卿解任其貴州巡撫事務即著吳達善暫行署理良卿所有任所贖財並著吳達善留心訪察勿令豫為隱匿奇頓將此密諭知之○諭據伊勒圖奏稱領兵渡江迎接傳恆於九月二十六日見江岸哈坎地方賊人築礮防守遂

於是夜分兵三隊直抵南岸奪取喇卡急將接應兵馬渡過等語
伊勒圖從前雖在軍前行走未歷戰陣今遇賊奮勇朕甚嘉悅着
賞給小荷包二箇仍令其將此次出力官兵存記獎賞其加倍奮
勇者給與功牌但未擒獲賊目稍不愜意耳○賜錢治平等四十
七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諭據經略大學士傅恆等奏
收取猛拱後即帶領官兵及猛拱土司運覺土目興堂扎等攻取
猛養又於九月十八日自猛養起程前赴蠻暮已行三站至蚌板
雅地方前在猛拱一帶買取糶夷等糧石應用今過猛養地面沿
途割取穀石甚多軍食俱極充裕等語所辦悉協機宜如此方合
大臣忠誠體國實心出力之道傅恆自七月中由騰越統兵進剿
僅裹帶一月口糧而自夏鳩渡江以後經歷猛拱猛養已兩月有
餘所至購辦軍糧隨宜措置並未資藉內地續為轉運而贖軍裕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五
如且足用之外尚可留餘備給蠻暮新街一路軍營之用可見事
在人為果經理得宜自收因糧於敵之益若阿桂自抵蠻暮屢次
奏摺即懇懇以內地運糧不繼躊躇卻願為詞而阿思哈因身任
總督軍需是其責成一到蠻暮亦即以辦糧拮据入告意在豫占
地步且經明德等陸續運送至萬餘石而隨到隨支發止圖仰
給內運安居坐食在途並未自為計畫就各該處情形或買或取
以濟軍儲且伊等備帶銀兩至一萬五千有餘竟不知動用購辦
似此一籌莫展將安用此統兵大臣為耶馬匹一項長途涉歷山
徑原不能保無倒斃此固由進兵較早之故然使非早期兩月緬
匪必豫為防備儻或拒守夏鳩南籠一路則糶夷且為彼用我軍
安能徑渡大江由西岸直收猛拱等處使後路廓清長驅無阻乎
朕前見及此曾傳諭傅恆軍營尚未接到今傅恆摺奏情節萬里

之外與朕所見不謀而合可知辦事總此一理果能得其要領遠
近本無二致若阿桂阿思哈心存畏難之見故動覺周章初不料
二人向在西陲頗曾更事今竟退縮無能一至於此今年進剿緬
匪事非出於得已屢降諭旨甚明至此時我兵已偏老官屯更萬
無中止之勢若如阿桂等中懷鄙怯之見畏首畏尾豈大兵已將
深入忽半途而返將復有待來年耶抑竟置之不問耶見在傅恆
自至新街與阿桂等會合籌酌分路進剿已傳諭傅恆一切相機
調度阿桂等竟全不足恃矣所有傅恆實心任事經畫得宜及阿
桂等懷懦無能不知盡心奮勉之處明白宣示俾眾共知之傅恆
奏摺並著譯出及前次所降諭旨一併發鈔○諭軍機大臣等阿
桂此次在軍營諸事畏怯竟不可恃進攻猛密司豈伊一人所能
辦理阿桂著革去副將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伊勒圖人尙勇往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五
著即授為副將軍猛密司一路即領兵前往仍著阿桂協助若再
不知奮勉阿桂自思將復何所逃罪並著傳諭傅恆知之○調喀
爾阿為貴州巡撫富尼漢為河南巡撫以胡文伯為安徽巡撫姚
成烈為江蘇布政使增福為安徽按察使由直隸熱河道遷○以金祖靜
為貴州按察使由湖北荆南道遷○乙丑命彭寶往駐老官屯籌畫撫輯
事宜○丙寅諭昨因高晉奏請將失察邪教部議降調之副將劉
鵬程遊擊白雲上仍留差委一摺朕以此等案件地方文員責成
較重武弁情節本輕且案內文員已有旨從寬留任而武弁竟照
部議降調未免偏枯已降旨將該員等從寬留任矣地方文武官
弁承辦公事固應協力交濟均難諉卸但其中事理各有專屬則
職司亦有區分自當酌理準情俾文武各員處分均得其平方為
允協即如地方有聚眾抗官及江洋盜劫私鹽拒捕等案武弁之

責應重於文員一經聞信卽當實力追擊毋任竄逸漏網其有緝捕不力及不能先事彈壓防範者自應將該弁等嚴定處分而於文員稍爲酌減若民間邪教賭博燒鍋等事體察查辦乃有司專責與汎弁無與卽尋常鼠竊小案州縣官設有捕役人等自能隨時加緊緝拏懲治原可不資營兵之力遇有疏防處分當以文員爲重而武弁次之卽此類推其情形不可枚舉乃向來舊例輒以文武俱干吏議不復條分縷析何由使伊等各知勸懲轉且視爲具文謬爲抱屈甚無謂也著交吏兵二部將各項案情通行較覈悉心釐定何者爲文員專管何者爲武弁專管何者文武並有考成而同案之中或應文重武輕或應武重文輕一一明切分別定議著爲則例使犁然不致牽混以便永遠遵循又如文員獲犯兼免武弁武弁獲犯兼免文員一條亦屬從前相沿陋例如近日解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五

員遺失餉鞘經地方官獲犯而京師押解之員竟得獲功開復經朕飭部改正定例矣該部其舉一反三詳查例案逐一酌定條款具奏其失察邪教經部議處各案武員劉鵬程等之外或尙有已經降調離任者並著兵部查明請旨尋奏查文武處分奏准各成案頭緒繁多若照常扣限酌辦恐滋舛漏請各臣等分條詳酌次第進呈恭候 欽定編入新例通行見在到部各案仍請暫循舊例辦理從之○丁卯吏部議奏失察江西星子縣知縣李應龍乘災舞弊一案該管各官照例議處得旨錢琦顏希深佛德俱著革職從寬留任程壽見在患病不能供職年力已頽無上進之心卽著革任至此案星子縣知縣李應龍乘災舞弊冒銷侵蝕至一千七百餘兩之多非尋常漁利之劣員可比該管道府等俱係親臨上司平日何以全無聞見外省習氣不堪如此不可不嚴加懲治

若照常予以從寬留任伊等且視吏議爲無關重輕毫無做懼吏治更何由整肅若僅照籤依議無識之徒或以爲議處未經出名之人朕未留心詳閱雖予以應得處分亦不足以示炯戒所有廣饒九南道福彭阿前任南康府知府陳子恭裴志謙前署府事同知陳時謙楊大觀及會勘出結之前任南康府通判陳有光建昌府同知朱鑑均著照部議革職○戊辰諭明德辦理軍需糧馬是其專責屢經飭諭加緊督辦總不肯實心出力所運糧石不能源源接濟已屬咎無可辭今據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十月初一日已抵新街會兵刻期采入而後隊繼進之兵尙未到齊前因官兵未能迅赴蠻暮已屢諭明德令其設法催趨前進何以至今尙未全抵軍營可見其平日辦理軍務專事空言塞責毫無實際竟成疲玩痼習卽如馬匹一項明德先奏滇省購買甚難尋復奏稱彰寶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五

運糧馬驟均屬騰壯可用已解往軍前試問此項馬驟獨非購自滇省何以彰寶甫至永昌卽能一呼而集而明德辦理年餘轉形竭蹶乎此言卽明德所奏其意卽自安無能甘讓彰寶實力任事可謂恬不知恥此時若卽將伊罷斥治罪伊轉得置身事外明德著拔去花翎照錢度例革去頂帶加恩仍暫署雲南巡撫革職留任以觀後效至阿思哈自擢任總督以來卽心存畏難之見一至蠻暮輒以糧馬不敷爲詞豫占地步圖卸承辦之責繼復以邊外不能購買糧石入奏惟思坐食內地運餉艱難無能深負委任之意前已降旨將伊革去總督賞給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今據傅恆等所奏新街情形糧馬等事尙需臨期措置則阿思哈在軍營月餘竟屬一籌莫展全不以軍行爲事是誠何心阿思哈著革去副都統職銜留於軍營效力贖罪伊二人如再不知愧奮

是自速重戾不能復爲寬貸矣朕於臣工處分輕重惟視其人之
自取况軍營信賞必罰尤不肯使略有屈抑總期協乎大公至正
並不能稍參絲毫成見也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令
阿桂等由巒暮進兵原因此路尙近欲其先行籌備船隻兵餉傳
恆一到即可進攻老官屯今據傳恆奏到於十月初一日已抵新
街一切尙需措辦阿桂所司何事前已降旨將伊革去副將軍令
伊勒圖補授本日傳恆摺內又稱伊勒圖於哈坎遇賊時圍守竟
夜次早賊俱逃逸等語看來伊勒圖亦未必可恃軍營見在無人
進兵猛密司事關緊要著傳諭傳恆無庸拘泥前旨卽行札商阿
里袞於伊勒圖阿桂二人內秉公酌定一人一面授與副將軍印
信一面奏聞再明德於十月初六日具奏各隊兵丁約計此時可
抵軍營等語看來未必足憑明德與傳恆前後奏摺僅隔兩日何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者似此玩不率教何以副朕孜孜求治之意思之實可痛恨著通
諭直省督撫藩臬等各宜正己率屬於會奉禁革之事實力遵行
毋稍懈忽若再不知儆悟甘蹈罪愆非特國法難寬亦爲天鑒所
不容矣並將此明白宣諭中外知之○諭本日召見請訓之知府
刁玉成張允觀謝自泌三員雖均屬簡缺看來刁玉成似尙堪循
分供職其張允觀謝自泌人甚平庸俱難勝任知府有表率屬員
之責卽非要缺亦豈可使闕茸無能之流濫竽充數貽誤地方張
允觀謝自泌俱著帶知府升銜以同知用向來俸滿推升人員本
有該督撫出具考語之例但從未見督撫等加以切實甄別彙行
循資送部卽予銓升舊例原未允協此等歷俸年久之員第因資
格已深按例推用其才具非出眾可知卽在各本任尙恐不免竭
蹙若竟擢之方面必致曠職誤公或因事旋罹糾劾於課吏官材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準罪人不孥之義並子從寬免句固屬法外施仁其中酌理準情亦當有所區別如逆犯家屬內所有弟兄妻子自當按律緣坐至本犯之父則更較別項親屬不同設使於伊子肆行悖逆之事原係知情是該犯之父教子不軌即屬逆案正犯不得謂之緣坐備伊子所犯平時實不知情及並未同居無從覺察者事發之後遂行因子及親一槩坐以大辟於情既覺可憫於義尤屬未協嗣後遇有此等逆案家屬應照大逆緣坐律治罪而該犯之父實不知情者應如何酌量定擬明著為令俾可永遠遵循著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悉心詳議具奏尋議比照大逆定罪之犯本與實犯正案不同其親屬緣坐自應分別辦理查律載謀叛未成者父母祖父母俱流二千里嗣後比照大逆緣坐之案如該犯之父實不知情應照謀叛之犯父母擬流律改為流三千里其祖父伯叔亦分

東華續錄

一乾隆七十

元

晰減流從之○辛未吏部議奏國子監遺失書籍該管各官分別議處得旨吏部議處國子監遺失書籍一疏將觀保議以革任陸宗楷等議以降調公過處分邇年率從寬仍予留任使眾人見因公議處仍得安享高官益增其平日不肯實心任事之念此案諸人又各有當去之譽降黜分所應得如觀保自用為部院大臣兼管旗務以來二十餘年於各任內應辦之事從未見其認真經理虛有其表毫無實際陸宗楷以其居官年久由國子監祭酒未及兩年擢至尙書屢經召對從未一語奏及政務咨詢所及惟是唯諾而已良誠曾用為通政使旋以獲罪罷斥復經棄職錄用亦並未見其加意奮勉梁錫璵初以經學進用近來年力已衰學問亦漸荒落伊等皆非國家得用之人何必令其徒曠職守若僅照籤批發不為明白宣示恐無識者必以為此本朕未加詳閱照例批

發矣不知朕於諸臣功罪權衡銖兩輕重務協其平即尋常議處本內例不出名之人尙留心檢覈况伊等皆簡任大臣耶觀保著革任仍在上書房效力行走良誠陸宗楷俱著降二級調用梁錫璵著銷去紀錄四次仍降一級調用○以王顯緒為山西按察使由甘肅肅○王申調永貴為禮部尙書託庸為吏部尙書伊勒圖為兵部尙書伊勒圖見在軍營以託庸兼署○調吳紹詩為禮部尙書以裘日修為刑部尙書○癸酉禁福建廣東民人私赴臺灣見流寓者編設保甲毋任藏奸○乙亥諭大臣子孫子廕為國家推恩令典亦所以酬獎勤勞渥澤所加自宜嚴實乃向來議廕止論品秩之崇卑不復詳加區別定例原未允協文武大臣一品中如大學士尙書都統總督等官二品中如侍郎巡撫副都統等官皆分職任事為國宣力之員循例子以廕生固屬分所應得即世

東華續錄

一乾隆七十

三

難從減並照一品子廕亦與延賞之義相符若子爵男爵之一品二品或先世功績稍差或襲次久而遞減伊等得列崇階已為厚幸且其平日並無職任微勞僅以朝期上班或該旗應差而竟與內外大臣等及公侯伯爵一體授廕殊非所以重官聯昭風勸也朕恭閱雍正二年 皇考上諭將世職一品二品俱照三品給予廕生誠慎重名器之至意因交吏兵二部詳查頻年所辦敘廕之案仍沿舊例而奉 旨以後並未將此等世職分別給廕此皆舊日部臣存官官相護之見蒙混濫賞干譽所致第以事越多年姑免深究嗣後子爵子廕著照三品例讓給男爵子廕照四品例讓給其作何分別授以文武官資及情願改用旗員應授何官之處著吏兵二部詳悉奏議具奏尋議嗣後滿洲子爵三品廕以通政

司經歷太常寺典簿部寺司庫光祿寺典簿用男爵四品廕以鴻臚寺主簿註冊一時無缺以各部院筆帖式銓用蒙古三品廕照漢軍例以七品筆帖式用四品廕以八品筆帖式用漢世職三品廕以中書科中書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典簿通政司經歷等缺用奉旨外用者以知縣銓選四品廕與捐納監生一體考定主簿吏目職銜輪班選用至願改旗員者入旗無七八品員缺三品廕作為七品廕監生四品廕作為八品廕監生令隨旗行走遇應升缺出與應用人員一體揀放漢世職改武者三品廕以千總分別營衛用四品廕以把總用從之○諭各旗王公所屬人員服官在京者向遇年節生辰一赴本門叩謝尚屬分所當然若伊等既膺外任則均有當官公事其迹易涉嫌疑各宜自知防檢前以王公等於所屬外任人員每多需索會降旨嚴切申禁比來諸王公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主

頗知奉法自愛不敢踰閑而此等因公赴京人員尚多照常問謁雖見在不致有結納逢迎之事但恐日久因循王公等或罔知顧忌謁見之不已且託其購辦器物購辦之不已且從而關說事端甚至忘公徇私習成流弊其所繫於官守朝常者甚大用是明晰誥誡為之杜漸防微亦正所以先事保全之也昨於行在召見永定河道滿保奏稱伊係四阿哥屬下人應往叩謁朕思令行自近自當舉一以例其餘嗣後各王公屬下人等惟京員向各門往來仍照舊不禁外其有見居外任職官因事來京者槩不許於本管王公處謁見通問以清弊源著為令儻仍不知省改或久而復沿故轍一經發覺除本人從重治罪外其本管王公等亦一體懲治必不稍為寬貸將此通諭知之○命直隸入官地畝停止旗員查丈定租○丁丑傅恆等奏臣等進攻老官屯據住江口十月

東華續錄 乾隆七〇

初八日賊眾潛至江灘左右紮寨遂派海蘭察鄂呢濟爾噶勒前往捉生擒獲厄諾一名訊據見有得楞子頭目呀得諾帶船十隻蓋拉機帶船百隻從阿瓦前來定鮮普帶兵百名從西岸前來等語臣傅恆阿桂遂在東岸豫備阿里袞伊勒圖在西岸豫備約定分路夾攻初十日賊船三十餘隻沿江前來遂分派策應見有穿紅衣賊目駕大船插紅纛侍衛阿爾蘇那帶兵直攻賊船護軍校烏什哈達躍入水淺處射傷賊眾大船內賊目持槍抵禦被披甲烏雲保射殞江岸賊俱擁出適海蘭察趕至與阿爾蘇那等棄船上灘合力勦退奪獲大寨三座器械米糧無算計東岸官兵共殺賊五百餘名臣阿里袞帶領明亮等由西岸直衝寨壘擊敗眾賊乘勝追入大寨正安劈山礮攻打賊已逃散計西岸官兵共殺賊五百餘名細察賊眾情形無多伎倆議定嗣後進剿乘其未立寨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主

時併力克取得旨初次接仗即能如此獲勝覽奏甚為欣慰○賜卹雲南軍營病故副都統蒙武爾岱

十一月己卯朔傅恆等奏臣等奉旨令進兵阿瓦時若急難攻取即撤回老官屯駐守酌量辦理查老官屯地方係江中洲渚東猛密西猛野南阿瓦北猛拱猛養水陸交通若撤兵屯駐四面受敵且該處駐兵虎踞關一帶亦須接應一時恐難照顧容臣等攻克老官屯後相度情形請旨遵辦報聞○庚辰傅恆等奏臣等公同商議由水陸兩路進攻老官屯查老官屯在大江之東東岸俱係密箐並無道路水路兵船沿江行走恐有賊匪潛伏深林阻其前進臣傅恆見在協同阿桂領兵向江東開路進取並可保護船隻又寄信早塔調取龍陵兵亦由東岸前來併力夾攻得旨好佇候爾等喜音○癸未諭向來御門日期奏事處人員遇各衙門及科

道封口奏章不轉遞此皆伊等拘泥舊例甚屬無謂朕綜理庶政凡內外臣工章奏無日不進御披覽豈有納之於平時而於御門聽政之日轉御而弗納之理且御門不過片刻既退仍照常辦事本屬兩不相妨而此等封口奏章或係糾彈或關建白其中緊要之事並有須即予施行者若既至宮門復行駁回於公務既無延緩且恐無識者轉疑奏函有壅於上聞之時於政體亦屬未協在前明朝政廢弛君上每不樂親為聽覽臣下望風希旨往往藉故稽留以售其蒙蔽之術我國家綱紀肅清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從不使臣工得以阻格自專別奏牘上陳豈宜稍有屏過嗣後御門日期凡有封奏事件俱著一體接收呈覽著為令○諭向來萬善殿有年幼太監十餘人在內讀書派漢教習一員專司其課該處復係僧徒典守與學舍雜居既屬非體且太監職在供給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三

使令就使讀書不過教之略識字體何必派選科目人員與之講授令其通曉文義乎在前明閣學擅政司禮秉筆惟所欲為因使若輩通文便其自利之計甚至選詞臣課讀交結營私此等批政朕每深非而痛斥之我朝宮府肅清太監等從不令干與政事即不識字何礙或伊等閒有登記檔冊之處但能嚴辦字畫足矣見今讀清書之太監等在長房一帶派內務府筆帖式課之此等讀漢書之人原可附近該處另選內務府筆帖式之會讀漢字書者授之句讀又何必為之專設一漢員教令讀書乎所有萬善殿派用漢教習之例著永遠停止其如何酌撥房屋選派人員各事宜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戶部奏據革職知州劉標遣人赴部控告銅廠賠累及各上司歷年勒索底簿一摺所開俱有款證可指似非盡由劉標之畏罪反噬而其中方世

備需索多至六千餘兩且有徑索金銀之事殊堪駭異見已傳諭觀音保即將方世備解任就近詰訊後解赴貴州質審將原呈及印簿交吳達善等即行按款嚴加究訊務使水落石出此時且不必令方世備聞知俟將證佐人等審有確據即一面奏請將方世備革職擬罪其韓極圖默慎或應解任候訊或即應革職究審並著吳達善等就查出情形參奏辦理所有貴州布政使印務著吳達善酌量委員暫署附摺奏聞仍將各案見在如何查審及會否得有確情之處即行據實速奏○乙酉諭尚書果毅公阿里亥久侍禁廷敷歷中外公誠恪慎宣力有年前此平定西陲懋著勞績曾經圖像策勳是以征緬之役特命前往滇南俾膺副將軍之任去年因其身患瘡疾遣御醫馳視並賜藥餌調攝旋即向痊而精神未能全復朕心方為慮念昨自夏鳩進次猛拱所至頗稱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三

勤瘁及在新街分兵勦賊奮勇奪壘純盡足嘉乃因體弱遺疾猶統舟師前進正冀其速愈以副委任遽聞溘逝深為軫惻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子祭葬諡襄壯○諭前經降旨令傳恆於阿桂伊勒圖二人內酌定一人補授副將軍今阿里亥見在病故軍營無人阿桂仍著在副將軍上行走其從前移給伊勒圖之印仍交阿桂管理阿里亥所遺副將軍員缺著伊勒圖補授烏三泰長青著授為參贊大臣○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恆等奏稱率領官兵占據南江上游合力攻勦賊寨等語傅恆所辦甚合機宜看來見在情形賊匪新添木寨甚為強固我兵併力夾攻又增鑄大礮諒易克取此時若已破老官屯賊必膽裂逃竄即乘勝前驅犁庭掃穴儻賊眾全力固守直至此旨到時仍在老官屯抗拒則已相持月餘勢難必克又何能深入阿瓦况前途瘴癘更甚我兵

恐不能支自應尋一屯駐處所或遣人往諭緬匪投誠或以已獲大捷奉旨撤兵之言宣示於眾即可籌畫旋師著傳諭傳恆等酌量辦理不可拘執○調官保為戶部尚書以素爾訥為刑部尚書託恩多署左都御史原任吏部尚書○丁亥吏部議奏升任江西巡撫吳紹詩於災地應緩漕糧遲延具奏應照例革職得旨吳紹詩自簡任巡撫以來於地方政務未能振作有為恐久益因循貽誤第念其尚無大過又係刑部司員出身於刑名素所諳習是以加恩用為刑部尚書嗣因其任內不能察劾屬員之案屢經發覺是其昏蕙無能已可槩見豈堪復膺劇任因調為禮部尚書或尚可勉供職守昨於南昌等縣緩徵漕糧一事不及早入告遲至十月杪始行奏聞全不以民事為重是以降旨交部議處災地收成歉薄小民豈能復事輸將封疆大吏如果先事陳奏朕無不立沛渥恩以東幸續錄
乾隆七十
紆民力乃吳紹詩明知應緩之糧遷延不辦直待開徵將及一月始以一奏塞責是誠何心見在雖已傳諭速予停緩而該省展轉施行尚需時日是急公者納糧既不免拮据而疲窘者徒受催科之累此皆吳紹詩於閭閻生計漠不關心有以誤之也吳紹詩近日疊經部議降革並從寬予以留任此則玩視民瘼並非過屬因公實難復為曲貸且其年亦衰老不能復望其改悔奮勉吳紹詩著照部議革任昔宋仁宗於吏部選人一坐失入人罪者即終身不遷朕今亦做其意以事繫民生休戚者為督撫黜陟並為明白宣示俾眾皆曉然於其咎實自取且使凡為司牧者咸知儆惕○戊子諭昨以尚書公阿里衮病故已降旨察例賜卹今念阿里衮雖因遘病溘逝而見在軍營統兵前進不辭勞瘁實屬為國宣力之人目前者平定西陲成勞懋著阿里衮著加恩入祀賢良祠以

東華續錄 乾隆七〇

示酬庸令典○傅恆等奏臣等於十月二十二日分兵兩翼由江岸左右攻擊賊寨臣等在中懸催趨哈國與帶兵直抵東南一面拆毀木柵丈餘殺傷甚眾西柵賊匪來援經西岸官兵擊退江心賊船乘勢衝出經東岸官兵擊損大船六隻賊眾逃入寨壘放槍固守查賊匪新立大寨五座木植縱橫編排堅固難以軍力攻取見一面仍近柵環圍一面伏兵僻處由溝外掘入拆去木椿攻其不備得旨已有旨矣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恆等奏稱十一月二十二日領兵由江岸三面環圍賊壘攻奪東南木寨一處等語此次官兵接仗勇往爭先哈國與尤為奮勉甚屬可嘉均當加恩升賞其受傷弁兵並著傅恆等查明具奏看來賊眾情形豎立柵寨驟難攻克此旨到時萬一仍相距守則環攻已有月餘賊壘之內糧石何由接應是必先有儲備矣我兵與其曠日持久多傷勇士不東幸續錄
乾隆七十
如相機徐圖即令已得老官屯亦當計出萬全阿瓦為緬匪巢穴固守必甚見在軍營人少奎林鄂呢濟爾噶勒等亦皆受傷尚需調養即令由京派人前往已屬無及若不悉心籌畫恐有疏失况此次大兵已將夏鳩猛拱猛養等處收服軍威大振撤兵不為無名傳恆等於擊獲賊人內擇其明白者諭以緬匪罪重理宜全行殲戮但大皇帝好生不忍盡殺爾等告知懺悔罪投誠將軍等即遵旨撤兵如此曉諭後將兵馬船隻籌備由新街一路分隊而回土司渾覺興堂扎等如願內移即擇一善地安置其所屬小戶仍令各居本處總之辦事之道固不可輕徇眾論亦當審時度勢勿徒執己見也著密諭傅恆等知之○庚寅以王際華為禮部尚書由戶部左○辛卯諭據傅恆等奏稱領兵圍攻老官屯十月二十五日夜間賊從水寨突出衝我伏兵經海蘭察等擊敗復令伊

二五三

勒圖率領舟師乘勝掩襲奪取船艙等語所辦甚是但據擊獲賊兵供稱賊船尚多船隻沿江前來顯而易見若多遣水師擱截自易擊殺柵內之賊出援亦便勦滅此兩得之計甚關緊要著傳諭傳恆等飭令水路兵眾留心哨探再據摺內所奏賊匪固守情形從前擊獲生口供稱柵地內亂之言殊不可信即將蓋拉機喚回等情亦係有意將夏鳩委之於我以疲兵力此際傳恆等當知其狡獪矣儻大兵深入須防賊等從後抄襲不可墮其術中○調未邦綬為戶部左侍郎以蔣元益為兵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癸巳諭原任大學士蔣溥宣力有年其諸子中見無身列大員之人伊次子蔣賜榮由府道擢用山東運使看來尙堪造就著加恩補授倉場侍郎黃登賢自署理總漕以來尙屬奮勉即著賞授漕運總督原任貴州布政使張達堯於劉標等揭報上司需索案內獨無沾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三

梁似能廉潔自守者但其年已就衰才力亦不能整飭屬員藩司劇任自非所宜著降補山東鹽運使○諭將軍永瑞提督五福二人前在普洱辦事不善革職後賞給三等侍衛令在軍前效力此特子以自新之路俟其立功再行加恩今隨營前進於途次病故殊堪憫惻並著賞給副都統銜交部照例議卹○甲午傳恆等奏臣等率領兵弁攻取老官屯於十月三十日有賊船三十餘隻潛至江岸構巢遂令海蘭察等領兵截剿賊俱逃竄十一月初一日又有賊百餘名由林箐衝出經翹蘇勒接戰殺傷三十餘名臣等酌於沿江東岸安設伏兵阻其去路於江中安排船隻截其來援相機夾攻得旨應如是辦理但汝極為勞乏兵丁皆好否○乙未福建水師提督葉相德在軍營病卒贈太子少保入祀旌勇祠賞銀一千兩治喪子祭葬諡壯果○丙申傳恆等奏臣等進攻老官

屯日夜屢勉急圖成功見在賊情不過藉木柵為固守計若分兵前取水梳猛密等處賊必接應再繞後夾攻自當易克奈因本年瘴癘過甚交冬未減原派各營兵三萬名滿兵一千名見計僅存一萬三千餘名加以領隊大臣亦多患病未能分路擊取賊匪得以全力自固得旨以此觀之撤兵為是早已降旨矣論軍機大臣等昨傳恆等以攻擊老官屯情形具奏已節次降旨令其籌畫萬全儻勢難前進即乘時撤兵及聞今日奏到摺內見居冬令瘴氣未消葉相德等皆染病身亡緬地氣候惡劣徒傷人眾斷難深入傳恆等當即遵前旨辦理老官屯既不可久駐野牛壩地方尙高酌量於該處留兵屯守並著土司等於關外相度地勢駐紮防範令其以暫時退駐明年再行進兵之言宣示於眾諒賊等必不敢來犯此內惟猛拱土司渾覺我兵一到即行投順理宜內徙安插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三

伊若不願聽其自便著傳諭傳恆將善後事宜交阿桂籌辦即速馳驛來京○戊戌諭揀選一等二等武進士引見著為令○傳恆奏臣自到永昌以來察看阿桂諸事勉勉前在野牛壩催趨船隻頗為竭力其所過新街蠻暮一帶已被緬匪蹂躪糧石無可掠取老官屯賊去歲即知大兵前進立柵防守蘇明燦到時阿桂僅領兵三千餘名即使前往未必能克尙非坐失事機見在軍營賴其協助副將軍印務仍暫令阿桂辦理候旨定奪得旨可已降旨矣○己亥以託恩多為西陵總管內務府大臣起觀保署左都御史原任禮部尚書○庚子諭據吳達善等奏查審威甯州知州劉標虧缺銅本鉛運及永泰揭報高積等勒索劉標一案請將按察使高積等革職審擬等語高積圖默慎韓極俱著革職交與吳達善等嚴審定擬具奏方世傳亦著解任押解黔省聽候質審○諭孫孝愉

在福建按察使任內官犯蔡琛在監自縊情節可疑孫孝愉與蔡琛同在刑部年久明係賄徇舊情洩漏消息是以降旨將伊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並諭崔應階查審蔡琛因何自縊緣由昨據該督覆奏蔡琛問擬重辟後係伊家人進監探望通信以致畏罪自戕等語是孫孝愉尚無差人通信之事其罪尚可原減臬司職任刑名監獄是其專責乃一任重犯家人潛行出入通信徇情疏縱之咎實所難辭孫孝愉前為刑部司員尙能辦事著加恩免其坐臺令來京仍以刑部主事用○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閱興漢鎮總兵張大經奏函於恭祝 皇太后萬壽摺外又有恭請 聖安摺一件殊與體制未協而近日督撫提鎮中亦頗有似此者 皇太后萬壽聖節普天同慶凡屬臣工自應具摺恭祝以伸誠悃至於奏請 聖安則非伊等分所應爾向來惟 皇太后回鑾時在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完

京王公滿漢大臣等有同赴 宮門請 安之事其內廷行走大臣及內務府大臣奉差回京者亦許趨詣請 安若督撫將軍陸見來京尙不敢率行奏請况總兵乎嗣後督撫等遇拜發恭祝 皇太后萬壽摺不得另具請 安奏摺著於奏事之便通行傳諭知之並令轉傳各該省應行具摺大員一體遵照○甲辰諭副都統瑚爾起副都統銜總兵阿第木保前在軍營著有勞績此次收取猛養等處亦甚奮勉今皆病故殊堪憫惻著交部照陣亡例議卹○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稱傅恆身染瘴癘見患腹泄頗形羸弱等語此次進剿緬匪事難中止從前軍營大臣等並未將實在情形明白具奏及傅恆請往朕早謂地方險峻氣候惡劣究竟可辦與否須到彼詳加審度復以事機難定於今歲祈穀時獻祝 昊蒼若此事必難辦理則傅恆患病即不復舉兵前已諭知傅

恆及軍機大臣矣乃傅恆至騰越一路無恙收服猛拱猛養等處並在新街蠻寨屢獲大捷是以令其前進及至老官屯水土毒惡日夜攻取積勞成疾今未就痊此即 上蒼垂示無庸深入之意也且官兵俱不耐瘴癘伊等皆朕之臣僕心實不忍且以緬賊故而致多損傷亦屬不值此旨到時傅恆即馳驛來京留阿桂在彼籌畫撤兵先於歸路兩旁設伏防其後襲隨將吉林索倫厄魯特兵編隊前行其餘於野牛壩地方酌量暫駐所有船隻或即燒毀或尋一妥處安放彭寶想已到老官屯著傳諭阿桂即會同彭寶辦理○丁未諭何焯奏截取知縣之舉人徐廷槐人甚衰弱難膺民社不敢因已經截取濫行送部應請改用教職等語所奏甚是各省舉人截取屆期督撫等不過循照舊例彙行送部從未將年力衰邁之員甄別具奏何焯乃能於驗看之時據實奏聞具見其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早

實心任事但此等人員需次有年或自忘其衰老不甘廢棄若即據奏改教伊等必謂督撫任意遏抑阻其上進之路轉不足以服其心嗣後督撫驗看截取舉人如有衰弱難膺民社者即著照此陳奏其有自不服老情願引見之人著該督撫照大計六法官例送部引見候朕臨時定奪著為令徐廷槐即照此例行○諭據經略大學士傅恆等奏總兵德福攻打賊寨勇往爭先受傷陣亡等語德福身先士卒奮勇捐軀深為軫惻著入祀旌勇祠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傅恆等奏大兵圍攻老官屯賊勢窘迫賊目諾爾塔致書懇乞解圍經臣等傳諭訓飭嗣又遣小頭目節級齎呈情致書函願請停兵詞頗恭順諾爾塔復謁見哈國興叩求回書臣等察其情詞似非狡詐遂繕書曉諭令其具表求降送出內地被留之人其投誠土司嗣後不得侵擾若能悉遵約束

即當奏請撤兵付書遣去得旨知道了另有旨諭傅恆又奏臣自抵騰越以來領兵前進惟期迅奏膚功詎意夏鳩渡江後官兵多苦瘴癘臣到老官屯即患腹泄至今未痊誠恐有誤國事更念此次用兵眾以為難獨臣執意請行致負委任應請從重治罪得旨另有旨諭○諭緬甸僻在炎荒不足齒數自來潛蹤廢衛從不敢侵軼邊界而中朝亦惟以化外置之乃歷任總督自張允隨即已廢弛邊備不能整飭營務嗣是愛必達吳達善等亦因循不振致緬匪易視內地綠營與沿邊土司漸滋事變而劉藻辦理莽匪侵擾九龍江一事既已畏蕙無能由思茅退回普洱輒行畏懼自戕緬匪遂爾鴟張無忌此歷來貽誤情形也至命楊應琚往彼接辦調度乖方致賊匪闖入關內騷擾土司雖覺端不由伊肇而其種種欺謾屢飭不悛其取罪實在於此及再命明瑞前往仍令以總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望

督經理邊情並未遽欲與師遠涉而所統八旗勁旅不過二千且又分其半與額勒登額由旱塔一路取道合勒迨明瑞自錫箔蠻結拔寨殺賊乘勝架入轉戰至小猛育為時已久屢促額勒登額移兵往援乃敢抗延不赴又復紆回內地明瑞等猶沿途接仗力期殿護全師竟以策應不前捐軀以殉其事遂難中輟彼時緬酋懼駭雖曾具書軍營懇停進剿而所遣乃內地被留之兵丁許爾功等數人並未專派大頭目齋表乞降此則國體所關豈宜輕納是以置之不答然猶冀其悔罪輸誠果能請命如禮尙可有其既往並非必欲勞師動眾為犁庭掃穴計也詎待至一載逆酋仍頑梗怙終而我國家當全盛之時豈可任小醜跳梁竟不示之懲創况滇省綠營恒怯積習久為賊匪所輕而阿里衮阿桂在彼亦未能相機部署是以調遣吉林索倫等憤能殺賊之人並聞省水師

同赴滇省水陸夾攻又因大學士傅恆屢請前往督辦情既懇至誼亦難辭且其實心體國經畫有方至彼體察形勢所言始為可信遂命為經略往莅其事朕不得已用兵之苦心屢經籌議不特軍機大臣聞之至熟即王大臣等亦嘗諄諭及之也至傅恆於七月間自騰越進兵視前此師期較早兩月賊匪未及豫為防備因得由夏鳩一路統兵直進收取猛拱猛養而其所經山徑崎嶇江河紆阻越險濟軍備嘗勞瘁且因敵刈糧不藉內地轉饋及至新街會兵策勵將士無不買勇爭先於江岸沙洲已連奪賊砦殲賊五百餘並殲其頭目獲取舟航器械皆望風披靡如此殫誠宣力不畏艱阻實從來領兵大臣所罕觀者及進次老官屯率眾攻勦而賊人守拒甚固卒未能下遂克彼屯西一寨誅戮賊眾絕其糧援復悉力圍其大寨勢可計日而取但其地水土惡劣官兵在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望

彼多生疾病即領隊大員亦間有染患身故者見今冬令瘴退之後屯駐尚不相宜則當陽生春至以後雖得老官屯不可以深入明矣且將士等為國抒誠效力義應不避鋒鏑若對敵畏卻不前尚當治以軍法其能殺敵致果者雖歿於行陣朝廷自有優卹之典即伊等亦安於分誼所當然願以我勇敢士卒不用之於戰陣而徒令其嘗試毒癘於心實有所不忍前經傅恆等節次奏到朕以國威固不可不伸而疊經奪砦獨賊殄彼渠兇亦既奮揚我武况瘴鄉絕徼氣候與內地迥殊我兵之不宜久留彼土實屬地勢所限非兵力不足軍儲不充也朕籌辦軍國重務一切惟順天而行今審時度勢自當知難而退不宜復執直抵阿瓦之說是以於半月前即疊傳諭旨決計撤兵惟諭傅恆等將善後事宜妥協經畫實朕熟思審處久定於中者今據傅恆等奏緬酋懼駭奉有蒲

葉書遣老官屯大項目諾爾塔齋詣軍門願請貸其聲討傅恆等
移檄使受約束義正詞嚴前既諄諭撤兵此時自應姑從所請以
完此局在么膺醜類反覆不常原難保其經久馴服但賊眾甫經
創匪諒不能遽萌故智即或遲至數十年後復有蠢動自可隨時
措辦以靖邊圉因以原摺令王大臣等閱看任眾人未嘗不以為
此事為機會適合或有喜動顏色者而朕實覺不然若竟以此舉
遽為忻幸則與眾人之見何異至傅恆另奏請罪一摺若僅以攻
寨未能迅克為歉則阿桂亦同時任各尚為近理乃以為力違朕
議執意請行將此次出兵引為一人之罪殊為未喻朕意此次出
兵原屬萬不得已並非好大喜功而傅恆承命經略職分應爾設
以為辦理非是朕當首任其過其次方及傅恆豈宜獨以為己責
昔我 皇祖於吳三桂一事 諭令廷臣集議眾議僉以為不可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聖
遽移而主撤藩者惟米思翰明珠數人後逆藩抗命眾皆歸罪議
撤之人甚有以請誅之說進者 皇祖深闕其非宣 諭云朕自
少時以三藩勢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因吳三桂反叛遂誤過於人
大哉 聖言足為萬世法守朕惟仰紹 祖訓奉為權衡傅恆此
事即可援以為例前於傅恆收服猛拱時曾賜三眼孔雀翎以示
褒寵傅恆即具摺懇俟功成後再行戴用今既未經攻克賊巢前
所賜翎即著繳回仍用伊原戴之翎即此與伊請罪之意適足相
當想王大臣等亦當誠心允服將此宣諭中外並將原摺譯漢發
鈔所有撤兵各事宜著傅恆悉心妥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
傅恆等奏稱憤駁遣人呈書並諾爾塔叩見哈圖興額請撤兵解
圍等語前因緬地水土毒惡官兵不耐瘴氣曾經降旨撤兵今情
駁又遣使乞降自應照所請辦理但此後須定規模不可令緬首

駱縱即如書內懇求通商一事尚應斟酌情駁如願為臣僕納貢
輸誠則緬地皆我版籍貿易無妨相通儻止求撤兵未請納貢通
商斷不可行著傳諭傅恆等即將此旨明白曉諭再嚴禁內地商
販不得出關交易

十二月己酉朔諭朕尊養 璇闈展愛承 歡一切務臻隆備前
者每逢 慶典加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悉遵會典成規敬製金
冊金寶以為準儀昭度程式宜然近檢稽體仁閣尊藏法物則
孝莊文皇后玉冊玉寶具存皆康熙年間 皇祖歷次加奉 太
皇太后徽號所進者乃知冊寶原有刻玉之制因思國家 傳寶
質皆珠玉而下逮親藩封爵冊寶亦得范金是嘉玉較視良金尤
為寶貴越歲辛卯恭遇 聖母八旬萬壽朕將躬率羣臣恭加
徽號用洽彝章所奉冊寶自宜備極珍崇以稱朕尊 親茂慶之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聖

志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博稽舊典敬謹詳議以聞尋議奏臣等謹
按歷代崇奉母儀皆以宮稱至宋始隆尊號並有加上冊寶之文
考其制度刻玉與范金互用惟宋仁宗天聖二年上皇太后應元
崇德仁壽慈聖之號用玉冊琮寶哲宗元祐以後凡崇上徽稱皆
如天聖故事元統二年上皇太后玉冊寶明史詳於儀注而制
度不詳蓋自昔典章互有異同而冊寶用玉其禮特重宋樂志所
云寶鏤精珍冊錫華玉物盛禮崇丕昭羣目是也我朝禮教修明
尊奉 慈徽超軼往古 聖祖仁皇帝加奉 太皇太后徽號恭
奉玉冊玉寶大內珍藏萬世為憲 皇上尊崇 聖母頻上 徽
稱 躬進冊寶制因會典實以黃金固已尊養兼隆禮文具舉茲
者上稽法物聿繩 祖武詔以辛卯之歲恭逢 聖母八旬萬壽
普天抃舞敬奉冊寶嘉玉為宜備極珍崇用彰盛典臣等伏考周

官曰王者晉大圭大圭一名珽左氏春秋以為昭其度也又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氏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禮記曰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以天下之至貴奉特重之典制是以尊揚懿美宣示隆文載命工倕敬書 鴻號環球琳之美質發圭璧之光華絲 景福於無疆紀 徽音而有慶較之錯采鏤金愈益欽其貴重華美者也矧今 聖化覃敷琛寶畢集闕河崑崙之珍上貢闕廷用以恭製冊寶象功昭德奉進 璇宮 天章之巍煥昭 慈教之恢宏信所謂合中外以尊親受共球而歸善自古帝王未有倫比臣等遵旨謹議此次恭奉 皇太后冊寶皆用嘉玉以隆慶典所有一應制度及冊匣寶蓋應行製造事宜俟命下之日交該衙門敬謹辦理從之○庚戌以陸宗楷為內閣學士原在禮部尚書○辛亥諭據楊廷璋奏 浣河神宇告竣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請奉 皇太后安輿拈香祝釐一摺天津近依輦轂朕前此親臨巡視經理浣河工程俾得永資樂利復以 神庥昭應歲稔安瀾敕建 浣神祠宇用答嘉貺該督既稱茲當輪奐維新之候喜值普天同慶之辰畿輔輿情願切瞻就自宜俯從所請於明春掖 輦承 歡祝延瞻禮以慰蒸黎望幸之忱明年為朕六旬慶節敬 當展謁 東陵 西陵禮成旋謁正屆春和即敬奉 慈輿啟吉前往該督其飭所屬一切務從儉約毋事增飾繁文副朕行慶省方嘉惠何民之至意所有應行豫備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豫備○以降旨撤兵免雲南辦理軍需地方及永昌等三府州明年額賦十分之五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等省官兵經過各州縣並免十分之三○調官兆麟為湖南巡撫以陳輝祖為廣西巡撫姚成烈為江甯布政使以薩載為江蘇布政使由蘇州○以德保

為廣東巡撫由吏部○壬子諭據傅恆奏滇省水師船隻用日無多即有損壞再四思維於心實覺難安請將用過物料價值及匠工人等所支各項查明賠補等語所奏不可行此次進剿緬匪兼用舟師乃出自朕意並非傅恆一人倡議承辦且伊於造船一節任勞任怨始能剋期集事至船身大小尺寸與江路不能適合原非可以豫料若因此遽行引咎自認賠補揆之事理既未允協而將來遇有國家公事大臣等誰復肯一力擔承辦理乎傅恆所請賠補船隻之處竟可無庸置論並將此諭眾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恆等奏緬酋得祿萬遣人到營請安並請出寨相見等情得祿萬輸誠求見經哈國興明白曉諭情願納貢所辦甚為得體此次哈國興諸事奮勉坐辦一切似更優於長青是以將伊調補雲南提督已另降諭旨矣再摺內奏稱頒給渾覺印信暫未交付等語渾覺首先內附願為臣僕故特鑄給印信應即頒發仍問其情願內移與否妥為安置至與堂扎裏懇解象來京不過瞻親遊恩之意著准其前來到京後再降諭旨○軍機大臣等奏查汲古閣刻十三經十七史唐詩鼓吹吳偉業梅村集王士正漁洋集等書均有錢謙益序文應請撤去得旨知道了其經史及諸集內所有錢謙益序文語無悖謬者俱不必撤毀○癸丑諭前因阿思哈於軍務尚為諳習特用為雲貴總督乃甫到任即以前辦理糧馬竭蹶為辭顯係心存畏怯豫為倭卸地步封疆大臣身任軍行重務如果於邊外情形確有所見自應將其風土事宜妥籌全局詳悉入告方為合理而阿思哈當大軍鼓勇進剿之初遽以動出萬難搖惑眾心豈臣子仔肩軍旅重任之義是以將伊革職留於軍營效力贖罪今已降旨撤兵阿思哈在滇無事且覈其前此所奏

雖意存取巧而其言尙不甚失實阿思哈著加恩令其來京補授
吏部侍郎仍帶革職留任以觀後效○諭據楊廷璋奏驗看推升
遊擊之靜海營都司蘇璋精力衰老弓馬不堪不特不宜升任遊
擊並難勝都司之任請旨勒休等語所奏甚是各督撫驗看推升
武弁其中卽有年力衰頹不能勝任者往往以已經升用心存姑
息榮行送部楊廷璋乃能於驗看之時據實奏聞具見其實心任
事昨經何焜奏將截取舉人徐廷槐改用教職一摺會降旨允行
並令各督撫詢明其中如有自不服老不甘廢棄者卽照大計六
法官例送部引見候朕定奪以服其心嗣後督撫驗看推升武弁
亦照彼畫一辦理著爲令蘇璋卽著該督遵例行○乙卯諭據傳
恆奏護軍統領烏三泰在軍營病故烏三泰白到滇以後臨陣勦
賊甚爲奮勇從前造辦船隻亦頗得力今聞溘逝殊堪憫惻著加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請將巴爾品等分別治罪並令卓勒齊將圖伯特帶回哈薩克辦
理等語圖伯特雖未經盜馬從前在禁脫逃究屬有罪應行責懲
乃僅交卓勒齊帶回辦理未免姑息舒赫德著嚴行申飭巴爾品
於此案頗預了事甚屬不堪著發往伊犁柳號示眾扎隆阿扶同
巴爾品草率完案著交部嚴加議處永貴查出實情不卽具奏亦
係瞻徇著交部議處尋議扎隆阿應照例革職永貴應照例降三
級調用得旨扎隆阿著革去副都統職銜仍留塔爾巴哈台自備
資斧效力贖罪永貴著降三級調用○丁巳以袁守侗爲吏部左
侍郎由太僕寺卿遷○甲子命裁雲南各鎮冗缺○乙丑諭歐陽永禱奏
大計才力不及之員例應降調請將科目出身之知縣槩以教職
降調一摺所奏甚屬非是大計爲激揚鉅典所以飭吏治而示創
懲六法官各有應得處分定例遵行已久豈容輕議更張至才力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擇官之計明係袒徇科目取悅庸流實屬有心取巧明季科目官
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債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
痛斥者方欲悉力屏除豈肯聽以此等伎倆巧為嘗試乎歐陽永
禱著交部嚴加議處○副都統公豐安於撤兵後病卒命照軍營
病故例議卹○傅恆等奏於十月二十六日至虎踞關暫駐地方
雖覺寬闊霧氣甚大官兵仍不能勝因思既已撤兵不若前至騰
越永昌一帶駐紮可省內地運糧之力但兵俱全退將來情駁納
貢至關無人駐守不足示威遂令馬彪雅爾江阿領兵一千五百
名在虎踞關暫駐馬得勝領兵一千名在蓋達暫駐孫爾貴領兵
一千五百名在遮放暫駐其餘滿洲吉林錫伯索倫厄魯特兵分
隊前行各緣營兵亦隨後續退此內惟成都福建兵駐派日久即
令各回原省餘俟到永昌另籌具奏報聞又奏臣等行至虎踞關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有緬子頭目得楞覺蘇蓋答角蘇帶六十餘人前來請安據稱探
問守關大人確係何人以便進貢時經由關口求其指示道路等
語遂令叩見馬彪雅爾江阿並酌給賞資察其情詞實覺喜出望
外得旨覽○丙寅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召見各省陸見將軍副都
統等問及官兵因公出差借貨官項有動用馬價者有豫先扣存
俸餉臨時借給者官兵借項動用存公銀兩向屬可行若豫扣俸
餉不惟有損伊等生計且亦不成事體著通行傳諭各省將軍副
都統嗣後一切差務須少派官兵以惜其力其有緊要差使應須
借貨官項者除紅白賞銀外另籌款項備給不得扣存俸餉○丁
卯諭軍機大臣等滇省見已撤兵一切善後事宜自應及時熟
籌妥辦所有裁汰總兵一節昨已諭令傅恆等會同彰寶即行查
辦因思滇省不特營餉應議裁併即知府一項額缺亦多冗設有

一府不過一兩屬者甚至有竟無屬邑者數其所治尚不及腹內
一劇縣之大而寄以知府專城殊非體要蓋由從前鄂爾泰辦理
雲南邊務時意在張大其事而未加覈實於地方事務毫無裨益
自當就各府情形量為改併裁減以重官制而專職守至與緬夷
貿易一事前已有旨如果該酋奉表稱臣誠心歸順尚可俯從所
請但商民貨販出入諸事亦當豫定章程前此邊務廢弛聽商民
往來自便致多流弊今若准其交易自應酌定會集之時並於新
街等處指定地面至期選派文職同知武職守備各一員酌帶兵
役數十名前往稽察彈壓事畢督令商民即回內地毋許逗遛滋
事其非交易之時各邊隘仍嚴禁奸民偷越方為兩得再如永昌
邊外茂隆廠銀礦向有內地民人赴彼開挖之事其地距關口寫
遠稽察有所難周伊等特無檢制與羅夷等雜處牟利奸弊潛生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緬地漢奸大率不過奸商及礦丁兩種自當設法嚴禁以清其源
此等諒皆遊手無賴之徒藉棲異域止圖自贍其身罔顧利害甚
且漏洩內地事情實為沿邊毒病設邊內良善貧民亦有資此為
生計之處似又未便一例禁防但滇省自用兵以來邊禁既嚴編
氓自不能輕出伊等連年日用之需又向所賴務須查明實在情
形如果滇民有必資贍給之處則當另籌妥辦否則竟宜永遠禁
止庶淨蕩蕩至普洱邊外十三板納向俱歸附自經莽匪滋擾竟
有為彼侵占者伊等見在是否仍隸內地能否無誤耕作照常納
課否又雅耶阿近復有招降者應作何辦理前會傳諭傅恆於平
定緬匪後交阿桂由來卡一路前往就近查辦今既已撤兵此事
亦應籌及但阿桂不能復出彼路則普洱一帶又當另派能事大
員往彼清理並使沿邊各土司永得安居樂業又前據傅恆奏附

近永昌騰越入土司經緬匪擾害以後戶口凋零俟軍務告竣設法招徠善為撫輯等語想傅恆等此時自已妥議及此著亦入於善後事宜款內一併酌辦奏聞至今秋進兵征勦時恐逆酋窮蹙竄匿南掌暹羅等處會諭傅恆檄知南掌國王協力邀截擒拿其暹羅因係甘恩款竊據未經檄諭而李侍堯則曾奏明就便檄示河仙鎮目莫士麟一體防緝今既撤兵竣事應將緬人屢次遣大頭目至營願乞投誠情詞恭順已經奏聞俞允經略等已班師情事諭知南掌國王以完此局其河仙鎮目莫士麟另諭李侍堯照此檄示矣以上各條皆朕日來偶然籌憶所及不可不妥善經理因詳晰諭令知悉此外如有相類之事亦須此時措辦者著傅恆等與彰寶再四熟思悉行酌定毋致稍有挂漏計傅恆行程此時應過永昌接奉此旨不必復費往返即著阿桂彰寶馳就傅恆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會同妥議覆奏拜摺後傅恆仍緩程回京阿桂等再赴永昌等處商辦回兵諸事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已已 以上來年春月奉皇太后謁 東陵巡幸天津免經過地方及天津府屬三十五年應徵額賦十分之三○以阿桂為禮部尚書阿桂在軍營以素爾訥兼署○壬申軍機大臣等會議大學士陳宏謀奏請停辦洋銅一摺查洋商每年承辦銅九十八萬餘斤合之歲產滇銅分解京局各省以供鼓鑄若將洋銅全行停辦分撥必致不敷其所慮商人居奇之說尚係當日情形見在各商承辦俱無缺誤自可毋庸另議至奏稱廠天係食力之民必須贖發工本以資採辦等語應如所請仍令該撫飭所屬銅廠責成課長出結按期交納逾限勒迫如有虧缺令該管廠員及課長分賠從之又議調任浙江巡撫永德奏覆籌議浙局停辦滇銅一摺查滇省各廠每年產銅一

東華續錄 乾隆七〇

千三百餘萬斤供應京局及各省配鑄共須銅一千二百餘萬斤原屬有餘向因經理不善積成虧欠見在奉旨整飭自不致有誤採買該撫因一時銅運未到遽請停辦並於搭放一成兵餉內減半放給頓改鑄額有礙錢法至所稱洋商四分民銅扣繳二分等語查各商聽留四分民銅前經戶部奏准令其於此項銅內分年兌交代完欠項該商所餘無幾未便再令扣繳均無庸議從之○癸酉諭前經降旨令方世儒解任押解黔省審訊今據吳達善等奏稱方世儒得受劉標銀一千兩已據伊家人李四供認不諱請將方世儒革職嚴審又劉標之子劉飛熊係捐納通判職銜在署經管帳目應行細加根究並請革審等語方世儒著革職劉飛熊革去職銜交與吳達善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永德奏請浙省停辦滇銅而大學士陳宏謀又有請停洋銅之奏二說俱未允協已經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駁矣至陳宏謀奏豫發工價一節意欲援為歷來銅廠虧缺解免所見非是但慮及該督撫等或有懲於前事不肯照常豫發則辦銅必須周章自為近理已據議覆允行矣雲貴兩省辦理銅鉛節年多有虧短遲誤之處皆由經管大員等經理不善如滇省道員羅源浩並不力為清理以致積欠纍纍是以將伊革職追賠治罪又有黔省之知州劉標甚至從中侵蝕並有該土司需索分肥之事見在革審究治經此番懲創之後督撫等當董率司道及專管之員力為整頓勿令復蹈前轍自可使積弊一清至廠夫採辦銅鉛若不豫給工價一切皆無所資勢難責其墊辦設或該督撫等存畏首畏尾之見慮及日後干連賠累不肯照前豫發所謂因噎廢食於銅務實屬有礙著傳諭該督撫嗣後應給工價時仍行豫發但須按期追

令完繳以清年款毋任屬員拖延至向來遲緩之故亦由廠員督飭不前乃往往藉口於雇覓夫馬艱難及米食燈油不能充裕多方委卸其意未免以為近年承辦軍需不能兼顧銅鉛缺誤其來已久前此未辦軍務之時又將何辭以解著該督撫等悉心妥協籌辦務令各項供用無乏俾銅鉛皆得源源接運以濟京局及各省鼓鑄如仍奉行不力稍有稽延虧少惟承管之督撫司道是問將此切諭知之○諭承德奏浙省錢局需銅向係滇洋並辦部議奏所駁甚是已降旨依議矣浙省錢局需銅向係滇洋並辦以一成錢塔放兵餉相沿已久昨因滇省運銅稍遲恐不能如期供鑄諭令將能否添辦洋銅以省滇運之處悉力籌議該撫既知洋銅之難以添購即應就實在情形據實籌畫奏聞乃欲於洋商四分民銅內扣繳二分以濟鼓鑄所增既屬無多遽請停辦滇銅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

減半放餉是於銅務錢法均覺有礙殊為不曉事體承德著傳旨申飭該撫見已調任江蘇江省事務殷繁較浙省尤為難辦伊如此糊塗冒昧率是以往恐劇要之任非所能勝深為彼慮之新任藩司薩載在蘇年久人亦明白能事臬司吳壇平日稽習刑名二人皆可相助為理承德遇有一切事務當與兩司悉心講論妥協經理庶不致貽誤地方設自逞臆見不能慮衷集益致公事稍有舛誤則是不能承受朕恩矣並將此詳切傳諭知之○乙亥諭獻歲為朕六十慶辰元旦筵宴羣臣用昭愷惠定例惟宗室王公及大臣中之指定班次者得入殿與朝正外藩按序就寢其一二品與丹陛羣工聯齒齒坐尚於體制未協所有元旦太和殿筵宴大學士尚書俱著各依班次列坐殿內以示洽禮辨儀至意著為令

○諭據喀爾阿奏盤查司庫雜項銀兩有前撫良卿長支本年冬季養廉銀九百九十餘兩係原任布政使張逢堯經放請將張逢堯交部嚴加議處其良卿豫支銀兩並於張逢堯名下勒令追賠再張逢堯進京陛見亦會借支養廉銀九百三十餘兩見在移咨追解又良卿尚有豫支三十五年春季養廉銀八百兩高積署布政使時長支養廉銀七百八十餘兩皆係高積經放歸於審案著追等語各省養廉例應按季支放今黔省既有透支之事恐他省似此者亦所不免著再申諭各督撫藩司嗣後無論大小等官養廉一槩不准透支其藩司自支養廉並將支用日期報明督撫存案如有故違豫支者該督撫即行參究追賠如督撫徇隱不奏及自行濫支者一經發覺將督撫藩司一併從重治罪至張逢堯身為藩司乃於良卿豫支養廉徇情透給且於起身時自行豫借養廉均屬違例張逢堯著交部嚴加議處所有伊經放之良卿豫支養廉及伊借支養廉共一千九百二十餘兩均著落張逢堯名下十倍賠繳以示懲儆○傳恆等奏臣等遵旨詢問土司渾覺情願內移與否據稱蒙 大皇帝天恩原欲在內居住但家口俱在猛拱且所有屬下地方亦須前往管束仍願回至猛拱為邊外土司等語遂酌量賞給送回令其就近出萬勿關並一面移文緬甸嗣後不得滋擾得旨覽○是歲朝鮮水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一千二百二萬三千四十二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七百五十七萬九千七百三石五斗五合三勺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著恭校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春正月己卯朔諭朕寅承丕緒撫有萬方申
 巨求衣無日不以勤恤民依為念是以劬農省歲減賦追徵不靳
 多費帑金靳閭閻共臻康阜湖在乾隆十一年丙寅朕御宇周旬
 肇敷闡澤曾恭依 皇祖普免天下錢糧恩例蠲除直省額徵正
 賦二千八百萬有奇越在三十二年丙戌際當必世興仁益惟比
 戶饒裕是計復下詔將應徵漕米省分照康熙年例槩蠲一次俾
 各省倉箱盈衍倍積耕餘邇年以來寰宇乂甯民氣和樂惟 上
 天自佑我邦家游錫康年頌符綏履朕祗膺 昊蒼鴻眷其可不
 究澤推仁以與我海內元元答茲 嘉貺我國家席全盛之模內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外經費度支有贏無絀府庫所貯月羨歲增因思天地止此生財
 之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多聚左藏無甯使茅簷蔀屋自為流通
 迺者仰紹 列祖貽庥化成熙洽為民藏富欣際斯辰且今年朕
 六十誕辰明歲恭逢 聖母八旬萬壽普天忭祝慶洽類年尤從
 來史冊所未有是宜更沛非常之恩以協 天心而彰國慶茲用
 乘春頒令誕布陽和著自乾隆三十五年為始將各省應徵錢糧
 通行蠲免一次其如何分年遞蠲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即速
 詳議具奏○庚辰諭今年八月舉行恩科鄉試來歲三月舉行會
 試○諭彰寶甫到滇省督辦糧馬諸務俱能安速經理及擢用總
 督以來亦頗知實心任事著加太子太保銜以示優獎○諭各省
 輪捐之年勸諭業戶照蠲數十分之四減佃戶租○命封七公主
 為固倫公主○丙戌諭國家熙洽化成薄海共躋壽寓昇平人瑞

實應昌期是以每歲直省題報老民老婦年至百歲及百歲以上
 者不可勝紀因思向來所頒時憲書後葉紀年止載花甲一周為
 斷殊不知周甲壽所常有而三元之序數本循環成例拘墟未為
 允協著交欽天監自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為始於一歲下添書六
 十一歲仍依干支以次載至一百二十歲則開表烈然期頤並登
 正朔用符紀歲授時之義○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昨因緬酋尚無
 奏表信息恐有遲回觀望情形不可不留心防範已傳諭酌留貴
 州兵丁分駐永昌等處協同戍守今據彰寶奏稱老官屯頭目布
 拉莽儒兩處差人呈送檄葉緬文欲通貿易等語看來緬匪前次
 額請解圍實不知我兵聲勢幾路進師故懼而請命及許其撤兵
 以後必窺見我兵有不得不退之勢遂將奉表一事置為緩圖或
 並且悔其前說則沿邊一帶斷不可不豫為防備但滇省綠營兵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實在惟怯不堪即哈國興力為整頓亦須數年後方可冀其改觀
 此時必不能適用著阿桂彰寶即遵前諭選派貴州兵丁二千名
 於永昌及沿邊要隘處所與滇兵分配駐守庶乎得濟雲貴同一
 總督所轄調撥最為便易且綠營兵口糧不至如京兵之繁費即
 令其多住一兩年亦無不可但須不動聲色妥協經理作為尋常
 善後事宜一例籌辦不必令眾人知此底裏方合機宜至貿易一
 事緬匪急於相通觀其兩次所遞之書情詞畢露幸朕諒為料及
 節次諭令俟其奉表後再行奏聞許通交易是以此次所給回書
 尚得要領不至仍以姑息了事總之緬匪降表一日不至一日不
 可許其與內地通商此一節乃中國制馭外夷扼要之道把握自
 我而操最為長策從前之準噶爾近日之俄羅斯皆如此籌辦把
 守關隘乃總督專責著彰寶選派妥幹員弁於各邊口實力防詰

不許內地商貨絲毫透漏於事庶為有濟彰實尚係認真任事之人此事尤當實心董察若稍不經意致官弁等仍以具文塞責或有疏懈之處惟彰實是問若緬首已奉表納款果屬誠心即可奏聞許令通商即滇兵亦無庸留駐阿桂彰實惟當隨時妥協經畫副朕諄切籌諭之意並諭令傳恆知之○己亥調曹秀先為戶部侍郎以徐績為工部侍郎○癸卯吏部等部議覆原任貴州巡撫良卿奏威甯州向轄猺夷為苗疆要缺五年俸滿加銜留任再滿三年升用今番民向化日久撫綏較易應如所請刪去報滿加銜即升之例照內地題缺揀補從之○丙午平定準噶爾方略告成御製序曰平定準噶爾方略書成纂言者以序請夫序者所以序其事之本末而因文以悉其肯綮也事之本末則方略三編盡之矣大學之碑磨崖之銘西師之詩開或之論亦既悉其肯綮矣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三

如是則可以不煩重序雖然五年之間大勳兩集又十年而後書成是不可以無序且朔漠金川前例具在也乃允其請而為之序曰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幸不可以屢徵志不可以少侈夫用兵中國自古為難而况踰沙漠天山萬里而遙乎旰斯宵斯劬劬以至有成功非虛而名非偽是僅可免後人之指摘耳若夫揚揚自謂以為誠若能操必勝之券則不惟致物議而貽口實於心亦誠恐若也藉眾之力幸底於績然我士卒之櫻鋒鏑者不為少矣故此書之輯率因忠魂義魄不忍令其泯沒無聞具載以誌之而猶不在於擴土開疆之為也既平準噶爾延及回部悉主悉臣耕作賦役興焉此亦一再徵幸矣而猶不自知足欲屢試我銳而別有圖是志侈也志侈者不祥故近日撤征緬兵之旨甫降而彼適投誠我兵振旅以還告成事焉此非盈虛消息之理捷若響

應乎是則此序之作不惟回思而若有驚亦且永圖而懷有戒也○丁未吏部議奏前任貴州布政使張逢堯於巡撫良卿養廉賸徇透給又自行豫支請照不應重私罪例降三級調用得旨前以劉標揭報上司婪索案內張逢堯尙無染指情事是以加恩仍令降補運使今於巡撫養廉既徇情透給又復自行豫支且伊身任藩司有整飭通省屬員之責乃以劉標等如此虧空疊疊並不卽為查參一任姑容收檢致貴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若此而伊僅以斤斤自守冀為卸責之地國家於此等頹廢職守之藩司將安所用之若僅照部議就其透給豫支一節予以降調不足示儆張逢堯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授喀爾喀和碩親王成衮扎布世子額駙拉旺多爾濟為固倫額駙○浙江巡撫熊學鵬奏恭逢巡幸天津應督率浙商慶祝並以浙商情殷祝嘏請公備銀十萬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四

兩佐萬佛樓工卻之

二月己酉諭良卿在熱河道任辦事尙知奮勉是以加恩擢用巡撫豈意伊志滿意足又恃地遠或易為欺乃於劉標虧空一案發覺後經承泰等前後揭部控其與臬司高積交結並勒索餽送各款因特派吳達善等前往查審節據訊出良卿與高積受賄交通聽其販賣水銀並任幕友往來無忌已屬敗檢不法至劉標積年虧帑侵公數至二十四萬有餘良卿既已明知故縱並授意令人彌補復請添移錢局冀為通融掩覆及經部駁知事必敗露始以一參塞責又不嚴追虧項輒批令將出借銀兩私留作抵不行列入查封款內而於平越府之私交兵米折色侵蝕口袋腳價等項並不覺察劾究是其徇縱劣員毫無顧忌致通省效尤罔知檢束吏治官方不可復問良卿負恩若此實出情理之外甚至普安州

民人吳國治告官吏科派一案不即嚴行查辦轉令被控之本州知州陳景一同會審致使抑勒和顛項了局是其心存消弭喪盡天良公行欺罔並不止於飢法焚賊封疆大吏敗裂至此天理國法尙可復容乎良卿著依擬處斬卽於貴州省城令欽差大臣監視正法俾各省督撫共知炯戒至方世儁在黔擔任內焚索劉標貨物並於開礦一事受賄盈千其罪亦無可追但所犯專在得賊較之良卿欺君長奸目無法紀者尙屬有閒方世儁著從寬改爲應絞監候秋後處決並將此通諭知之○庚戌 上御經筵○吏部議覆經略大學士公傅恆奏雲南外連夷疆地方遼闊從前欲借大員彈壓設郡至二十三府之多今諸夷向化原設冗繁應如所請雲南府爲省會大理府爲提督駐紮地方曲靖臨安楚雄昭通澂江屬邑俱多東川爲礦廠最勝之區開化界接安南麗江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五

通連西藏永昌順甯普洱臨緬邊地且郡境廣闊均照舊存留武定府轄二縣一州元江鎮沅二府無首邑轄一廳二州不成郡均改直隸州武定旣改州所屬和曲州裁隸勸州改縣同原轄之元謀縣俱歸武定直隸州轄元江府屬他郎通判鎮沅府屬威遠同知不便歸州統率改附近普洱府轄廣西府屬五嶺通判改附近曲靖府轄元江府原轄之新平縣歸元江直隸州轄鎮沅府原轄之恩樂縣歸鎮沅直隸州轄廣西府原轄之師宗彌勒二州俱改縣歸廣西直隸州轄姚安府僅轄一州一縣不成郡應裁姚安原轄之姚州大姚縣歸附近楚雄府轄鶴慶府本有原管地方距麗江僅八十里改州與所屬之劍川州歸麗江府轄廣南府止有同城之寶甯縣不成郡改直隸廳同知寶甯縣同城應裁改設照磨一員以資佐理又永北蒙化景東三府無屬邑不成郡但地方遼闊距府屬遠歸併他郡一切徵輸審解未便將永北蒙化景東三府均改直隸廳同知麗江順甯二府無首縣與體制不合應將專管地方改首縣管理臨安府首邑係建水州改縣以符體制從之○庚申飭禁督撫指名奏請揀發○壬戌諭前以阿思哈簡任雲貴總督甫到滇省軍營卽心存懼怯以兵馬糧石辦理竭蹶情形屢行入告其時正當大兵督剿阿思哈以總督專理軍需不思設法籌辦輒爲畏難之語豫占地步不願搖動眾心關係甚重因節次降旨將伊革職留於軍營效力贖罪嗣於大兵旣撤之後念伊前奏尙非由於虛捏且覈其平日辦事亦不至竟當廢斥是以加恩授爲吏部侍郎今阿思哈來京召見奏對時仍申其糧馬難於措辦之說及詰以彰寶到滇在後何以購備轉得充裕而先任總督者竟至束手無策阿思哈始無辭以對若謂經略大學士傅恆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六

激愧奮是其漸染錮習甘於委靡無用全無滿洲勇往誠樸之氣
 又安望其改悔振作乎即此一節其心更不可問而罪更不可道
 阿思哈仍著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朕於諸臣功過
 應黜應陟一秉大公從不稍存成見如其人雖曾罹罪而情節略
 有可原未嘗不棄瑕錄用儻竟執迷不悛有恩而不知感有罰而
 不知懼則又當顯示創懲俾眾人共知儆惕阿思哈乃其明驗要
 之一予一奪悉視其所自取初無絲毫偏倚於其間也將此通
 行諭眾知之○諭良卿原係包衣佐領小戶施恩用至巡撫乃任
 意欺罔孤負朕恩嚴其所獲之罪實難容於旗僕之內理應將其
 子孫一併正法著施恩將良卿之子富多富永免死銷去旗籍發
 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為奴富多著即帶領發往伊弟富永解到亦
 即發往○乙丑 上奉 皇太后諭 東陵○己巳 上調 昭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西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壽祺皇貴太妃 溫惠皇貴太妃園
 寢 孝賢皇后陵奠酒○庚午 上奉 皇太后回鑾駐蹕盤山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征剿緬匪一事因老官屯水土惡劣我兵
 在彼疾病者多勢難久駐是以降旨撤兵適緬酋情駁遣使至軍
 營投誠姑允所請以結此局雖不過就事完事其實亦不能不如
 此辦理但緬酋既誠心投順何以距今三月餘尚無信息看來其
 初遣人投誠時必係聞新街戰勝之信懾我兵威且不知我兵聲
 勢若何遠爾懼而請命及我兵既退彼或窺見端倪漸生觀望且
 其遣使至軍營時係哈國與之接見傳語未必非哈國與狂於
 緣營積習急圖了事從中遷就調停為之粉飾其詞竟若緬酋實
 能恭順輸誠者至渾覺本一茫無定見之人其在猛拱投降原係
 為與堂扎尋至迫於無可如何今遣伊回歸緬境必諉罪於與堂

扎而將我軍中虛實盡行告知以圖倖免緬酋聞此必且悔其前
 此投誠之舉不然彼即辦理貢物何至濡遲許久且如前此呈送
 軍營禮布諸物未嘗不可以充貢彼何所畏懼必欲造辦奇巧貢
 品曠日稽時且彼土又有何奇物可辦必待遲之又久不即奉表
 納款急踐前言乎緬酋既如此遷延其情偽殊不可信彼所略
 顧戀者惟貿易一節急欲求通中國而內地亦惟此一節尙足以
 扼其肯綮總之彼貢表一日不至沿邊貨物一日不可令通此時
 務須設法嚴查勿使奸劣商民絲毫透漏若稍有疏漏仍歸有名
 無實則並此不足恃更復無可把握所繫非淺鮮也更可慮者緬
 酋或知我進兵時糧馬運送之難及將士病損者眾而見在八旗
 勁旅又俱撤回彼深悉滇省營兵之怯弱無能益復無所顧忌或
 漸擾我沿邊土司地界亦未可定今永昌騰越尙有黔兵屯駐較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滇兵稍為得力萬一匪酋或有侵擾雖不值復為征勦而就近揀
 派留駐黔兵統以勇敢將弁出邊剿殺盡殲醜徒使知儆畏庶足
 示威杜患並當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前此緬匪之事皆由愛必達
 吳達善劉藻歷任總督之姑息養癰繼以楊應琚之乖張債事縱
 令賊匪日肆鴟張遂致大費兵力經理數年仍不能集勦厥事此
 因循貽誤之咎不可不引以為戒也彰寶向日頗屬能事到滇
 以後又能實心出力是以即用為總督此時既已撤兵即阿桂亦
 不能在彼久駐滇省沿邊諸事乃伊一人專責朕亦惟伊是倚哈
 國與雖在滇年久究係武夫識見有限或並沿襲緣營惡習遇事
 一味掩飾彌縫止圖弭目前之非而不顧貽後來之患彰寶斷不
 可為其所惑與彼扶同一氣上下相蒙也若稍不經意措置不能
 合宜或緬匪侵擾沿邊不知痛加懲創甚且匿不上聞設或賊眾

漸至闌入內地並且侵及騰越永昌尙能諱匿乎若至彼時再行
奏聞朕惟於彰寶是問楊應琚覆轍具在是爲炯戒卽彰寶自付
亦復何顏見朕乎著傳諭彰寶務須實體朕意以副委任仍將見
在邊禁如何嚴密訪查及緝匪有無貢表消息卽行奏聞並將此
諭令傳恆知之尋彰寶奏緬性多疑眞僞難定前遵旨留黔兵並
雲南昭通兵共三千餘名分令昭通鶴麗永順三鎮臣帶駐虎踞
關之隴川及蓋達遮放等處嚴查商賈偷漏又於沿邊小口嚴飭
地方官防範其永昌騰越沿邊道路添派弁員稽查見據永昌守
令報於龍陵訪獲違禁私販外夷鹽斤之人再查緬夷從前貿易
俱在秋冬間詢土人知交四月後兩大瘴發道路難行不能通市
其進貢尙無消息各處官兵呈羅基布聲勢聯絡俟有瘴時酌移
龍陵南甸等處離各關隘不遠聲氣相通緬夷必不敢犯邊設有
東華續錄 九 乾隆七十一
侵擾定率弁兵勦殺如遇事有未得主意處惟據實奏聞絲營怯
弱而永昌騰越尤甚地較緊要見在選練操防有截存糧可敷留
駐兵支用得旨此亦尋常覆奏何亟亟六百里爲也○裁雲南永
北鎮改設參將一裁曲尋楚姚總兵各改設副將一○癸酉阿里
衮靈樞到京命 皇四子永瑛 皇十二子永璘散秩大臣侍衛
等往奠

旨了○辛巳召喀爾阿來京調宮兆麟爲貴州巡撫以吳達善兼
署湖南巡撫○吏部議奏外省查參之員由保舉得官者奏摺中
多不將原保官附劾應請飭行如漏者一併議處至奏請訓繁自
與保薦有閒然亦應不時稽查有不加奮勉頓改前操者卽分別
嚴參或該上司以甫經調繁曲爲徇隱別經發覺照例降三
級調用從之○壬午 上奉 皇太后啓鑾謁 泰陵巡幸天津
○都察院議奏吏部侍郎羅源漢在順天府尹任將出身不正之
幕友程芬混行送考應降調得旨都察院議處吏部侍郎羅源漢
前在順天府尹任內將出身不正之程芬濫行移送中式一本
將羅源漢議以降調向來諸臣公過處分本內朕必量其情事並
察其人才多有加恩仍予留任者至士子送考事關大典順天府
尹給文理應慎重况程芬以出身不正之人在署作幕其生平履
歷斷難諉爲不知卽云知之未眞乃因其懇求直用府尹公文移
送一切地方加結俱可不用是直府尹身爲作弊豈尋常公過可
比且羅源漢屢經升用洊至侍郎於各任應辦之事多係俯仰隨
人從未見其稍有自見之處亦難更事姑容致瘵職守但若僅照
籤批發外閒無識之徒或疑朕未加詳閱不知朕於諸臣功罪銖
兩輕重務令悉協其平卽尋常議處本內無不留心檢覈豈於大
員進退轉肯稍爲因任乎羅源漢著照議降二級調用○癸未諭
軍機大臣等前以緬酋奉表納貢遲遲未至情僞殊未可信而內
地之尙足扼其肯綮者惟貿易一節業經明切傳諭彰寶令於沿
邊一帶實力嚴查勿使奸劣商民絲毫透漏因思緬酋所以遲疑
不至之故必係我兵昨歲退撤時彼已窺見端倪而渾覺一去更
得悉我軍中底裏未必不悔其前此投誠之舉故爾觀望遷延然

此兩端但能得我軍營虛實而於內地辦理糧馬情形彼尚未深
 知也特恐邊地莠民視窺入緬地為常事如前此尹士賓等皆騰
 越州人至流為漢奸安知無從而效尤者此等無藉之徒罔知大
 義惟利是圖儻或逸出邊外竟將我邇年辦理軍需情事備細告
 知以博其安身牟利匪首若更知此閒虛實益復無所顧忌或致
 復生事端所繫非細此時邊隘官弁於稽查貨物自不敢不實力
 奉行而於隻身行旅或不知加意防閑致容偷越於邊防大有關
 礙彰寶務宜嚴飭各關隘一體實力查禁毋使一人得以潛蹤越
 邊方為妥慎若督察稍有懈弛仍然有名無實致奸徒窺匿滋事
 惟於彰寶是問至緬酋所請遣人進表一節迄今三月餘杳無信
 息儻竟置之不問非威懾外夷之道或恐轉為所輕且奉表納貢
 尚可聽其自至毋庸督促至所云送還羈留內地人民則不便聽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其不遵教約因令軍機大臣代阿桂彰寶擬寫檄諭緬酋文稟伊
 等接到後即速派明曉緬文之人譯為緬字並連漢字發往其
 作何寄發之處著阿桂彰寶妥酌辦理選派安幹都守一員隨帶
 二三十人齎檄赴老官屯交該處頭目諾爾塔等令其即行轉遞
 阿瓦速取回信無庸多領兵眾致啟疑懼並令該員告知該頭目
 以奉將軍總督諭令將來檄交爾等轉送我等交付後即回駐虎
 踞關聽候信息如有回稟即可遣人送至關口如此方為妥協視
 其如何稟覆即速據實奏聞阿桂奉到此旨時如已離滇省即無
 庸復往永昌可暫駐雲南省城與彰寶札商妥辦且阿桂回京本
 無甚應辦要事即在滇候緬酋消息再行起程亦無不可若此旨
 到時緬酋所遣之人已至邊內或將抵關門得有實信即可無庸
 寄去阿桂亦可回京設貢表雖至而內地被留之人尚未送還

則又當另為檄諭並不可允其遠通貿易即應奏聞候旨遵行將
 此諭令阿桂彰寶知之外寄軍機大臣代擬檄諭一道檄諭緬甸
 國王知悉爾緬甸僻處炎荒久阻聲教我 大皇帝憫爾遠夷羣
 愚置之化外然猶聽邊氓與爾國交易俾裕爾生計阜爾民人恩
 至渥也乃爾自作不靖甘棄生成竟敢擾我邊外土司甚至闖入
 內地侵軼無忌是爾不知感戴 聖主格外包容自絕於天罪無
 可貸前督院等因統兵問罪爾猶負固不服抗我師旅爾惡益盈
 我 大皇帝尚不忍速加殲滅惟飭我邊防斷爾貿易冀爾或知
 悔罪仍可曲賜矜全乃待以一年爾竟冥頑無知始終執迷不悟
 實為覆載所不容國法所難宥於是始命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
 恆偕本將軍本督部院等統率八旗勁旅及各路精兵水陸並進
 厚集征勦我經略及本將軍等恭膺簡命督策將士奮勇爭先巨
 礮強弓威武無敵去秋自夏鳩濟師即收復猛拱進次新街兩岸
 夾擊繼以舟師遂盡破爾檣奪爾船奪爾灘射殲爾頭目殲戮爾
 醜徒爾眾之僅存者喪膽奔逃勢如瓦解我大軍乘勝進攻老官
 屯數日之間拔爾江岸數營並晝夜攻圍大寨礮矢交加爾眾力
 不能支破在旦夕爾懼我兵威自知危窘從阿瓦遣人至老官屯
 同彼處頭目諾爾塔齎爾書詞詣我軍營數次懇請解圍情願奉
 表納貢送還內地被留人眾情辭迫切恭順有加我經略及本將
 軍等因會奉 大皇帝恩命以緬酋如或自知悔過納款投誠姑
 免其巢穴臨時奏聞定奪遂暫退六軍據爾呈詞星馳入告蒙
 大皇帝如天好生鑒爾誠悃俯允所請降旨班師以全爾眾乃
 爾自上年十一月遣人奉書以來距今數月負教夷約竟不稟覆
 是何情理今大兵雖暫退大學士忠勇公雖遵旨還朝襄贊政務

而本將軍尚在滇省本督部院亦董理糧馬軍械坐鎮邊地以觀
爾動靜爾之奉表遲速本不足計以我中國撫有函夏東自高麗
琉球及東洋西洋諸大國南則交趾以南諸國北則準噶爾全部
西則回部數百城並入版圖歲時朝貢何物蔑有爾彈丸僻壤即
竭力具貢有何珍異足以比數原無所容其督促且爾貢表一日
不至內地貿易一日不通爾果安於自誤更無庸代爾籌畫但爾
所稱送還內地被留之人有何難辦有何顧慮而遷延許久信息
杳然殊不可解設我 大皇帝詢及爾遲延之故本將軍等豈肯
為爾掩飾欺罔乎抑爾前此敢以鬼蜮伎倆巧為嘗試乎萬一
大皇帝責爾欺慢之罪復命本將軍等率兵進剿爾自度爾國力
量尙能當我大兵之壓境乎為此開誠剴切檄示爾速自熟思審
處決擇禍福迅即具稟申覆送還內地人眾則爾國土地人民庶
得安全儻仍游移觀望後悔無及爾自度之特檄○命辛卯年十
月正科武鄉試於恩科武殿試傳臚後舉行○調曹秀先為吏部
侍郎蔣賜榮為戶部侍郎以歐陽瑾為倉場侍郎由順天府○以
德福署湖南巡撫秦鏞為湖北按察使由荆宜○會日理以不職
革職以郝碩為浙江按察使由山東登萊青道○丙戌 上諭 秦陵○
丁亥阿桂等奏木邦土司線變團蠻暮土司瑞團等稟稱已與緬
夷為仇回本處恐被殘害懇求安置內地擬於沿邊附近之永昌
蒙化大理一帶擇地安插量其家口多寡建屋給田查大理府屬
並蒙化地方有舊存馬廠官莊田可撥給其搬移家口略給路費
於軍需報銷再猛密司所屬孟連土目線官猛於三十三年投誠
住隴川之戶南山地土荒蕪生計維艱應一併賞資安插又夏鳩
投誠之士目質丙係瑞團所屬見已飭俾俟其來日一體安插得

旨如所請行○戊子廣直隸學額○己丑免經過州縣及天津府
屬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積欠地糧銀及常借災借穀石○免直
隸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積欠地糧銀及折色銀兩○庚寅 上
閱文安隄○減直隸軍流以下罪○免直隸三十一年至三十
三年因災緩徵銀兩穀石○甲午 上奉 皇太后駐蹕天津府○
丙申 上閱駐防兵○召見自雲南還京經略大學士公傅恆○
丁酉諭前據楊廷璋奏直隸辦送雲南振旅官兵係循照舊例每
兵三名給車一輛跟役搭坐而河南省此次供應兵車係二兵連
跟役給車一輛等語因降旨富尼漢令將何以不照成例辦理之
處明白回奏今據奏稱係據藩臬兩司並驛道會議辦理實屬錯
謬等語振旅之師三兵一車向來並無不敷乘坐之事富尼漢於
司道議給官兵車輛時並不查照舊例覈明駁正率意辦理甚屬
不合著交部嚴加議處所有會議率詳之司道亦屬非是著交部
一併嚴加議處○戊戌 上奉 皇太后回鑾○召富尼漢來京
調承德為河南巡撫以薩載署江蘇巡撫李湖為江蘇布政使裴
宗錫為直隸按察使原任直隸按察使○諭軍機大臣等朕恭奉 皇太
后巡幸天津適山東巡撫富明安至此迎鑾奏稱山左臣民望幸
情殷請於明春掖 輦登岱承 歡祝 釐情詞極為誠切因念
曲阜自壬午南巡回鑾臨謁 孔廟以來已屆十載而見在發帑
修理泰安岱廟及山頂碧霞宮將次落成明歲恭逢 聖母八旬
萬壽 慈諭亦欲親詣拈香遂面允所請諭令毋事繁飾俟另降
諭旨舉行東巡之典江南與山東接壤恐地方官聞有此信亦欲
效其所為則斷乎不可乙酉南巡時因念 皇太后聖壽漸高江
浙路程紆遠川途跋涉未免過煩曾諭督撫等此後不必再為南

巡之請今以山東距京不過十餘站水程多而陸程少乘舟安適尚屬可行若江南則道里數倍遠隔江湖往返動需數月勞頓頗煩殊非養志頤安之道著傳諭高晉務須深體朕意即東南黎庶情切就贖亦不可代為陳請外省習氣每視鄰封舉動轉相效恐高晉因山東舉辦東巡之信輒以必不可從之事妄行瀆奏甚至豫為部署朕非惟不允且當加以斥責將此並諭熊學鵬知之○賞天津祝釐之浙商於每引額定鹽斤外加鹽五斤免輸課一年○命淮南商賈項展限六年○癸卯上奉皇太后還京師○丙午諭朕祇肅明禮恭遇郊壇大祀竭誠致慎向於致祭園丘先期敬宿齋宮必躬詣神位前升香展禮其省親還豆臨期由禮臣請旨或循例遣官或降旨親莅而朕每親莅者多今朕年屆六旬郊祀大典歲歲躬行即將來晉表日高仍當弗懈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益虔惟是儀文品節之閒略宜折衷至當可以永遠率由行之無敦如先期赴壇時神位前允宜躬親展謁其省親還豆應按例專遣臣工莅事不必更請旨至赴壇所經道路向由昭亨門外降輦步履遙遠當質明行事轉恐失儀嗣後應改由廣利門入於向時祭畢乘輦處降輦○定教職俸滿保舉知縣升任後復行改教者議處原保之督撫學政例○是月四川總督阿爾泰等奏小金川沃日兩土司爭地起釁用兵相攻由小金川土司澤旺年老伊子僧格桑與多事頭人德源生事明正革布什咱各土司勒阻不聽經委員前赴夷巢彈壓責以擅自發兵小金川稟即停止用兵但沃克什既詛伊父子致病又關時殺傷伊多人應照蠻禮打傷人口罰賠命價求斷沃克什一二寨與伊耕種見飭委員嚴行查辦務使多事者知畏退斂報聞

夏四月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昨以緬首奉表投誠一事為時已久並無信息即疑匪首始而懼我兵威懇請解圍及我軍退撤時彼或窺見端倪且渾覺既回該處斷無不將我軍中底裏告知彼必悔其前此輸誠之說節經諭令阿桂彭寶等留心整備邊防並擬發檄索詢詰緬酋催其送還內地被留之人彼時即疑匪首狡黠或亦向我索還該處已經歸順之士司今據彭寶奏三月十四日有老官屯緬子四人持該頭目布拉諾爾塔蒲葉緬文來至虎踞關求將木邦蠻葛猛拱之士司放還伊處等語果不出朕所料今我傳檄未至而彼文先來轉以所辦落彼之後且使匪首接檄後或疑我將軍總督等因彼書來方為此答是前檄不能得力惜乎籌慮稍遲未及先發制人耳看來匪首詭詐百出甚為可惡此時雖不值復興兵征剿但其或至侵擾內地土司邊境不可不先事豫防前因哈國興熟悉邊外夷情是以調為雲南提督繼聞其於緬酋遣使投誠時不無從中粉飾遂就是伊綠營積習錮蔽難拔曾密諭彭寶留心防察不可為其所愚今閱譯出緬文內稱滿洲領兵大人向我大頭目說止要把話說明白木邦等三土司自然給爾們之語則是哈國與昨冬與緬酋接見時頗存將就完事之見信口應許成何事體若再留其在滇非惟無益且恐於邊務大有關礙自不若長青滿洲世僕之足可倚信矣因降旨令哈國與來京陛見仍將長青調補雲南提督並諭長青與彭寶同心合意無分彼此共襄國事彭寶亦當深體朕意不得稍存畛域之見於事方為有益至緬匪貿易一事眾人皆以為彼所急欲求通今閱緬文並未提及交易一語則其不專以此為重可知非若俄羅斯欲通貿易可比蓋俄羅斯貨物較多若准其通商彼國每年可多

得數百萬金於彼大為有益是以意多繫戀至緬甸蕞爾邊夷貨市有限獲利無多其所易內地諸物並非日用所急需且彼處向亦通洋並不專恃內地是貿易一節實不足以制其死命雖邊隘實力防禁不可稍有懈弛然謂嚴查商旅偷越即可以杜後患尙非緊要關鍵彰寶等當知緬酋既有此舉或復潛萌滋事正未可定斷不可掉以輕心因循自誤為掩耳盜鈴之計萬一匪眾敢於近邊略有侵犯務須奮力勦擊大示懲創不得稍存姑息若彰寶等不知實心任事措置失宜則楊應琚前事具在足為炯戒至向緬酋索取內地被留之人尤為國體所繫阿桂彰寶既見彼降表遲久不至即應早為籌及向彼飭備乃必俟於萬里之外燭照遠及代為草檄而郵程馳遞遂已後期機宜甚為可惜且諾爾塔以蠻陬頭目尙知作書向我索取降人阿桂彰寶身為國家大臣不能早計及此所見竟出諾爾塔之下甯不知愧將此詳切諭令知之○癸丑諭九江粵海等關一年期滿報部請旨著為令○甲寅四達因病休致以喀爾阿為刑部侍郎○左副都御史傅為訥以年老休致○庚申阿桂彰寶奏奉到諭旨並檄文即遵旨譯寫交明白妥幹之奇兵營都司蘇爾相並明曉通事段彩霞撥路熟健兵二十名於三月二十九日齋赴老官屯交該處頭目速取回信俟回稟一到即星飛奏聞得旨已有旨了諭軍機大臣等前以緬酋貢表稽遲未至情偽殊未可信因命軍機大臣代阿桂彰寶擬寫檄稟督促送還被留內地之人使彼知在滇辦事大臣識見遠到庶幾稍有忌憚或於事有益詎意前旨未到而諾爾塔來文竟有請還木邦等三土司之語是朕雖燭見幾先而到滇傳檄轉落緬文之後本欲先發制人變而為應答後著前檄斷不能得力深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惜籌度之不早而阿桂彰寶身任國事漠然不知動念竟未謀及此其智實出諾爾塔之下甯不知愧業經嚴切飭諭今據阿桂彰寶覆奏奉到檄稟一摺僅稱派員齎送事宜而於彼此文檄往來孰先孰後有濟無濟全無一語計及似此循分奉行誰則不能阿桂彰寶平日尙非全不曉事者何遽懵懵若此殊不可解至諾爾塔來文彰寶前奏未嘗不知其荒誕可惡而見在作何飭覆以絕彼妄念且前檄已經譯發此次檄文又當如何措辭得體均未奏及不知伊等所辦何事可見伊等惟思遷就完局苟幸無事而於國體邊情漫不經意向得謂之具有人心乎至阿桂另摺奏稱准彰寶札緬子報遞文書求放還土司查上年緬子乞降時哈國與同領隊各員在彼申明約束並未有給還之說必係緬夷見近日關隘防範嚴密心懷疑懼不知內地作何辦理故為此含混無根之語探聽嘗試等語尤為無職此明係緬夷窺見我撤兵時力不能支並聞渾覺告知軍中虛實遂悔其前此投誠之說且見彼已遷延四月餘而內地無片詞詰責深料我在滇大臣之無能心存輕忽故敢於侮玩若此乃阿桂等全然不知憤怒轉以賊情疑懼為解其不知恥幾於唾面自乾矣又彰寶另摺覆奏體察哈國與一節稱哈國與面商親往龍陵勸辦移營諸務即日可回永昌等語亦不明晰彰寶前奏以諾爾塔來文有哈國與許其給還三土司語行文詢問覆奏當於摺內批令喚問哈國與彼時尙以哈國與與彰寶相隔遠遠自須即行檄調面詢乃該提近在龍陵距永昌不過三百餘里調詢更非難事何遲至十餘日尙不問明且哈國與自軍營回程即在永昌同彰寶辦事已將數月於居心行事豈竟略無所見經朕傳旨密問之後始欲俟其復回永昌再行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察看則其平日之不以為事為事可知彭寶初至滇省尙知認真何亦模稜乃爾耶至伊等本日奏到各摺並非緊要機宜而用六百里馳遞亦屬不知事體阿桂彭寶種種不合均著傳旨申飭仍將近日緬夷情形及伊等如何辦理之處即行詳悉覆奏○甲子諭鄉試考差不必分別等第止進呈擬取卷引見候用○丁卯召佛德來京降歐陽永壽為江西按察使仍帶革職留任調閱鵝元為廣東布政使以富尼漢為湖北布政使原任河南巡撫○庚午 上詣黑龍潭祈雨○辛未四川總督阿爾泰等奏小金川土司澤旺攻掠沃克什土司色達克拉寨落牲畜查係色達克拉呢詛起釁澤旺患病其子僧格桑擅自發兵嚴詰僧格桑據稱往搶呢經被沃克什傷損多人番人向例賠償求將沃克什三寨准小金川耕種作抵仍俟澤旺病愈妥商稟覆報聞○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戶部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九

議駁彭寶奏請停止各省採買滇銅及令各委員暫行回任一摺所議甚是已依議行矣各省鼓鑄原為搭放兵餉之用近年錢價平減實由官錢廣鑄流通所有採辦滇銅省分相沿已久豈得遽行停止致使供鑄無資而委員等在滇守候多時一旦令其素手而歸不特往返徒滋耗費且使市僧奸商聞知此信以為滇銅缺少勢必藉口居奇頓昂錢價於錢法甚有關繫况滇省前此多開子廠頗有成效自封禁後遂致獲銅無多今彭寶既請添開子廠新廠則將來採銅自必日增何轉至虞其不足即就見在情形而計亦當如部臣通盤籌畫何得僅為滇省總總慮而置各省鼓鑄於不問豈封疆大臣為國實心經畫之道至滇省銅局本係巡撫專責明德起身時曾面諭其實力整理且該撫見回雲南省城自當就近妥辦酌定章程彭寶因係總督兼轄及地方要務原

為分所應為但見駐永昌於銅廠未能親歷即有酌辦事宜亦當與明德札商會奏或彼此所見不合並不妨於摺內聲明乃不令明德與聞所奏又不協事理殊不可解彭寶平時尙屬曉事何以近日頓不如前即如詢問哈國興去冬在老官屯傳述緬匪語言有無粉飾及緬匪索取土司彼時如何答覆等情節並非難辦之事乃自奏聞緬匪差人遞書摺後幾及二十日總未提及一字實不解是何意見直至四月二十七日始據將詢問哈國興之處覆奏已屬遲緩且摺內所稱接到哈國興回信日期係三月二十八日乃又遲半月始行入告而奏函僅用四百里遞發全不知事理輕重且所給老官屯頭目檄藁又不嚴正飭責顯有畏縮之意是彭寶竟已另換肺腸實可駭異已於摺內嚴切批飭看來緬匪種種狡詐甚為可惡迹其索取土司一節已露不復畏懼內地情形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三

而彭寶情然不以為意不知邊夷性情狡猾一切機宜皆當隨時酌量若該督將伊等舉動消息纖悉必以上聞朕尙可遙為籌度今彭寶如此居心竟漸染外省虛偽惡習將來匪眾設有蠢動必將匪不上聞而又不能示以創懲復致如前此之養癰貽患浸漸蠶食土司侵擾內地皆所不免或竟闖入騰越永昌地面尙復成何事體彭寶彼時豈尙能掩諱乎且楊應琚等覆轍具在恐彭寶不能當此重戾實為彼慮之彭寶著傳旨嚴行申飭又此等關繫邊情事件阿桂見在留駐滇省理應時刻留心今彭寶既將檄文稟札商阿桂阿桂自當協同妥酌不應僅以柔輒言詞率為諭覆且應籌及緬匪敢向內地索人其狂悖端倪已露當思所以豫防之道詳悉奏聞即彭寶所詢哈國興之語是否伊去歲在彼目擊情形亦當據實具奏乃竟置若罔聞既不會銜又不專奏是誠何

心阿桂在滇遇有地方公務如銅斤等項自不便越俎干與至邊境事宜本其專責即以軍機大臣而論亦分當與聞况伊見帶副將軍印更屬無可推諉設或緬匪有滋擾邊境之事應就近調兵者尙當與彰寶同辦乃竟以有關邊夷要務視爲彰寶獨肩之事不復過問並不發一奏函殊非朕留彼在滇協籌妥辦之意豈竟安坐省城靜候緬匪回文遂爲畢事回京可乎阿桂大不是太無良心矣著傳旨申飭並著明白回奏○彰寶奏老官屯緬目布拉諾爾塔稟懇放還木邦蠻蕃各土司臣飛札詢問哈國與曾否許給據哈國興覆到上年緬酋乞降時送字往諭各頭目稟稱木邦蠻蕃土司隔遠不敢求還惟求將猛拱土司賞給彼時同各領隊大臣並無賞還土司之語臣卽與阿桂酌寫檄文飭駁送往老官屯檄稟恭呈 御覽得旨如此要務所奏甚遲係屬何心且檄文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主

亦不嚴正明係爾畏緬矣若再加以諱飾將來成何事體前轍具在朕甚爲爾憂之此事以四百里馳奏而不中理之銅務反以五百里是何緣故豈爾更換肺腸耶○乙亥諭考試天津接駕之休致翰林鄭岱鍾等以檢討主事知縣驍騎校分別錄用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庚辰以劉秉恬爲左副都御史由鴻臚寺少卿

○壬午諭八阿哥未行奏聞輒自進城觀保湯先甲係阿哥師傅並未勸阻殊屬不合觀保湯先甲俱著革職○癸未諭阿哥等在書房讀書所以檢束身心自當出入有常跬步必謹如每月派祭 奉先殿等事原可循例徑行其餘或有他故外出必須以實奏聞庶舉動不得自由且有合於出告之禮今八阿哥以己事入城並未奏知又不關白師傅殊屬非理且皇子每出例派散秩大臣侍衛等護行非惟體制宜然亦所以致其防閑使不得行止任

情趨於所便也乃八阿哥僅帶親隨及圍門護軍數人策騎同往有何急務而慮遽若此縱不自重其如大體何率此以往或相習效尤無所顧忌必將肆意游行無所不至且恐外間愚妄之徒得以藉端詭遇馴至結納依附諸弊皆從此隱伏其所關繫尤鉅不可不爲先事之防况阿哥等漸皆長成尤宜慎於所習卽在書房原非專事儒生佔畢惟當循循規矩使心志不至外馳且弟兄輩昕夕相聚砥礪交資盡化其畛域忮忌之見亦甚有益其阿哥等之未習職事者固當以就學爲先務卽如四阿哥派管武英殿等處六阿哥派管內務府縣恩阿哥派管前鋒統領遇有應行事宜及有與同事大臣商酌者自不妨各就官所辦公其無事之時仍當日理常課卽文書畫諾亦可攜至齋中正復並行不悖其他更不容稍有曠廢矣至於八阿哥進城之事朕初亦竟不知因近日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主

派諸皇子詣 黑龍潭分班祈雨八阿哥與十一阿哥同班適伊二人下班之期朕遣人喚至傳旨詢及雨壇事惟十一阿哥對答始知八阿哥之私自入城朕並非有意覘察而其蹟自然發露得以因事提撕小懲大誡未必非諸皇子之福在八阿哥惟當益深感懼卽眾阿哥亦當共知奮勉方不負朕教育成全恩意若八阿哥謂十一阿哥許發其私隱懷嗔恨此乃不明理之見諒亦不出此試思十一阿哥當朕問及時設稍爲其兄掩飾彌縫豈非欺父若喚來面詢何能復隱且朕非特慈愛諸皇子爲之杜漸防微實敬念我 祖宗貽澤之長惟期世子孫永守無斁因不惜諄諄教迪諸皇子宜善體朕心恪遵朕訓志日篤而業日修復彼此相親相愛式好無尤方能永承福慶至師傅爲皇子授讀豈僅以尋章摘句爲能竟不知隨事規勸俾明大義而總師傅則尤當盡心

誨導凡事納之於善勿使稍有過愆方為無忝厥職今於八阿哥
 擅自出入一節漫無覺察所司何事且朕昨歲即聞書房中諸務
 懈弛乃總師傅從無人奏及一語此非漠不關心即係務為姑息
 以致阿哥等不復畏憚釀成此事所謂愛之適以害之又豈朕委
 任老成本意乎若諸達等之不曉事理自取咎戾更不足責備矣
 今已將八阿哥及師傅諸達分別示儆並為明切誡諭令錄一通
 實貼上書房使皇子等朝夕觀省知所勸戒○諭永貴自署理伊
 犁將軍以來並未實心任事所辦哈薩克馬匹一案伊明知巴爾
 品被人蒙蔽乃隱忍不奏經朕降旨詢問始行奏聞又涼州莊浪
 兵丁應賠倒馬銀兩將並無干涉之熱河官兵俸餉一併扣存亦
 未據聲明具奏是以令伊來京自應即予革職但永貴平日尚屬
 謹慎不至竟當廢棄永貴著加恩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革職留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五

任效力行走不准戴用翎頂○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彭寶奏都
 司蘇爾相齋送檄諭至老官屯該處緬目諾爾塔堅留該都司在
 彼住歇五六日等候阿瓦回信等語並將諾爾塔緬字原稟譯出
 漢字呈覽所辦殊未妥協伊等既派該都司前往老官屯齋交檄
 文即應將如何告諭諾爾塔之語豫為指示使蘇爾相不致措詞
 失體任彼款留方為得要乃伊等計不及此僅將檄文交給遞送
 遂為了事已屬非是至諾爾塔所遞緬字來稟自應一併進呈乃
 僅將譯出漢字進呈稱其詞語恭順殊不可信必係阿桂彭寶因
 其蒲葉原書別有肆慢之語故隱匿不敢上呈可見伊等意存粉
 飾惟圖遷就完局率此以往則一切邊防事宜皆任意裝點又將
 何所不至阿桂等尚得謂具有天良乎至阿桂原因邊務未竣留
 其同彭寶商辦何以竟不前往永昌就近而籌乃安坐省城惟恃

文移往來商覆其意何居阿桂彭寶俱著明白回奏仍將緬字原
 稟呈覽○戊子諭據佛德回奏王濟與揆義黃肇隆因借銀不遂
 挾有嫌隙情節既有見聞未行具奏請旨嚴加治罪一摺佛德身
 任臬司原有奏事之責不但王濟與揆義等索借挾嫌情節明知
 其事並不奏聞即從前揆義與黃肇隆交結違迎款蹟累案事關
 本省官方不飭司臬者豈得視同膜外竟爾諱匿不奏是其取悅
 同官袒庇劣員取咎益難自解佛德著交部嚴加議處○己丑以
 湖南輪免錢糧並免乾州等三廳城步等二縣苗糧○辛卯諭本
 日吏部奏請引見十年俸滿之武清縣知縣甄克允係因親老改
 補近省之員據咨列入引見殊屬非是已令該部將該員扣除矣
 此等改補近省人員定例在任停其升轉因該員日後尚應坐補
 原掣遠缺所以杜其擇缺規避也若因十年俸滿遠行准其引見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五

設令得隨久任人員量加升用是該員竟得藉此超擢轉滋僥倖
 之階於例意實屬未協嗣後凡有改補近省人員不得援引十年
 俸滿之例帶領引見著為令○乙未以前兩命刑部清理庶獄減
 軍流以下罪○戊戌諭前因吉林將軍傅良具奏佐領額爾圖等
 擊獲創獲人犯受賄私放一案並不分別首從違將額爾圖等擬
 以立決絞候二十餘人經刑部議奏朕觀其情節辦理原屬過當
 是以降旨令其解送來京交該部另行審訊並即罷傅良將軍之
 任令來京候旨今據刑部定擬具奏則竟將各犯槩擬發遣枷杖
 完結是非矯枉過直有意市惠沽名全不顧情罪之輕重辦理
 甚屬錯謬且如案內佐領額爾圖身為職官敢於得受人賄三兩
 六錢故縱私獲案犯自應按律問擬以昭炯戒乃該部止議以枷
 號完日發往伊犁當差夫官兵發往伊犁不過三五年無過即可

歸本處此與無罪何異經朕面加詰訊而妻曰修輒以計賊論罪未及八十兩為對試問該犯得受人獲三兩六錢計其所值應得若干此亦盡人可知者而猶以為未及滿貫欲以此售其嘗試伎倆將視朕為何如主耶朕臨御三十五年事無鉅細無不準情酌理而於辦理庶獄輕重銖兩務協其平從無絲毫成見即如本日軍機大臣等會議軍營馬匹分別賠銷一摺朕以緬地水土惡劣兩多路滯馬驟易致受傷非官兵等不善飼牧及別有情弊之所致是以格外加恩免賠補雖數至累萬無可吝惜若此崇之意存寬縱該堂官自以養奸為積德而於憲典輕重所關竟棄置之不問朕若不明斥其非將亦聽其廢法可乎朕綜理庶政一乘至公一切惟視事理為權衡並不稍設成心此實可對天下臣民者即以前日所辦二事言之朕向嘗有從寬從嚴之見存於意中乎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著將此通諭中外使揣摩者知所愧而嘗試者益知所懼所有刑部堂官著該部嚴察議奏○諭辦理緬匪一事原出於不得已屢降諭旨甚明及去冬官兵攻圍老官屯因所經之地水土惡劣軍中多有病者勢不可以久留即使攻破其砦亦難長驅深入因念我八旗勁旅不用之於戰陣而以嘗試毒癘之鄉於事體實為不值且既已收服猛拱猛養而新街一戰又已大挫其鋒足示懲創是以降旨撤兵彼時並不知緬匪有乞降之事亦不知經略大學士傅恆之在營染病也乃朕旨未到軍營而緬匪適自阿瓦遣人至老官屯同該頭目諾爾塔詣軍門懇請罷兵其意實因甫經挫衄休我兵威於理自應聽許但傅恆身抱沈疴勢難於自主而阿桂身任副將軍凡軍營要務經略而下即應身肩其責自當先送傅恆入關調理而阿桂留駐彼處整飭部伍或五日或十日漸

東華續錄 乾隆七一

次徐徐退兵庶緬匪不能窺見淺深妄生輕視耳乃阿桂一得緬匪投誠之信如獲更生即將諸路攻圍之兵同時俱撤即日慮忙而歸致緬匪知我兵利於速退得以料我虛實遂生慢易之心及渾覺遣歸彼益得深悉營中底裏豈復有所忌憚在渾覺之不慮遽遣朕固不能為傅恆諱即傅恆回見朕時亦自知病中辦理之失至亟亟撤兵一節則其咎全在阿桂阿桂受朕厚恩委以軍務重寄竟全不以國事為念惟圖自了可謂毫無良心實為可恨朕於大臣功罪一秉大公絲毫無所偏倚如傅恆之為國出力不避艱險雖嬰疾而勤瘁不懈豈能復加之責備况傅恆在彼病勢甚重幸得力疾歸程可就調攝完此用兵大局設留滯老官屯或有意外不虞其於國體所關甚大此皆 上天嘉佑朕實深為欽感若阿桂之始終不肯出力節節貽誤豈能稍為寬貸乎至於緬匪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情願納款一節傅恆奏到時朕因先有撤兵之旨亦遂就事完事原難必其果能遵受教約如期入貢及送還內地之人曾向軍機處屢次諭及而眾人多信緬匪為實以為必來並無稍有遠見者及數月後緬匪尚無消息朕因思緬酋狡惡非常貢表之有無遲速固不足計而所許送還內地之人經久不遣必係賊人見我退兵急遽情形心無所畏方悔其前此求降之舉豈肯復即為送還或並向我索還彼處投歸之人俱未可定因即命軍機大臣代擬檄諭緬匪文裏催索應還之人乃朕旨未到而諾爾塔竟致書將軍等索取木邦蠻猛拱三土司是我所發檄文轉落其後朕方惜籌畫稍遲而阿桂彰實及在此之軍機大臣竟無一人能見及先幾者朕實惡之今日阿桂回奏之摺尙稱就見在情事而論若緬夷敢於侵擾邊境以為必無其事等語是誠何心試思緬匪若

一七五

果憚我聲勢豈有不即遵去冬教約送還內地之人且前說既已付之不理而諾爾塔何物輒敢向將軍等索取土司揆其心迹又豈尙得謂之稍有畏懼乎彼既輕忽將軍總督之漫無措置即將來侵擾邊境勢所不免阿桂猶以為可保無事果何所見而云然朕並非願緬夷之不靖欲復事征勦為此幸災樂禍之語而審勢度理實不得不為此慮阿桂非糊塗不曉事之人豈竟全不見及揣其意不過恃有巧言令色之技工於掩飾即緬匪有侵擾之事必與彰寶匿不上聞然充其伎倆亦止蒙蔽一時萬一養癰貽患侵及內地豈能終於掩諱在伊等身獲重譴固其自取然至其時即將伊等立寘重典於國事復有何裨乎又今日召見劉秉恬博清額詢以軍營諸事據稱上年攻圍老官屯時緬子差頭目懇求解圍並請給與回字其時經略傅恆病勢雖重總欲攻克賊砦盡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力迫勦不肯允其所請而副將軍阿桂以氣候惡劣人多疾病勢難再進不如就緬子見在懇求允其撤兵給與回字經略終不以爲然阿桂又帶領各領隊大臣提督總兵等來稱見在光景實以就勢撤兵爲是並各出具甘結經略心中甚憤即欲將眾人參奏因病中精神恍惚未經辦及其結見存博清額處等語其事尤可駭異阿桂與傅恆事同一體阿桂如因經略有病勢難再留自應將軍中實在情形詳晰具奏候朕裁奪何至轉率領隊大臣等懇求傅恆撤兵出具甘結計圖遷就了事實不知其是何肺腑朕非不欲息事甯人豈肯如無識者流爲苟安姑息之見因召大學士尙書同軍機大臣等將阿桂前後種種錯謬情節明白宣示爾等以爲阿桂所行之事尙在情理之內乎將此通諭中外並令阿桂明白回奏○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阿桂回奏之摺甚屬荒唐已明

降諭旨宣示矣阿桂之意竟欲治去彰寶自爲雲貴總督此等伎倆豈能在朕前巧爲嘗試在彰寶近日辦事實遠不如前且滇督見辦邊情任大責重原亦不免竭蹶至阿桂不過小有聰明豈果必勝於彰寶遠能勝任愉快且朕何如主又豈肯受其愚弄輕爲更置耶又伊等附奏所付諾爾塔檄票內有據情入奏蒙大皇帝如天好生之恩俯允所請降旨班師之語尤爲憤憤上年緬匪遣人至軍營投降甫允其請即行撤兵相距不過數日緬匪豈不知京師去滇萬里即欲轉奏而驛傳往來動需經月焉有不逾信宿遂有允准班師之旨其中失枝脫節徒然示之以弱適爲緬匪所嗤笑阿桂等豈竟未之思者而甘於自欺欺人乎其餘檄內措詞又並無一嚴厲之語惟事婉言遷就又何必多此一舉且蘇爾相爲諾爾塔所留今又遣鮮玉前往設彼處並留此人尙成何事體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乎阿桂彰寶種種錯謬屢經嚴飭總不知稍有悔悟率是以往尙安望其實心籌畫有裨邊事言之不勝憤懣阿桂彰寶著再傳旨嚴切申飭○命山東購運麥石交五城平糶○己亥諭今日刑部改擬鞏獲創獲人犯受賄私縱一案將額爾圖孟忒二犯擬絞請即正法所辦又屬過當此案前因該將軍傅良定罪過嚴漫無區別是以降旨交刑部另辦乃該堂官意存寬縱槩以發遣枷杖完結經朕面加訓飭令其按律改正今又於定律絞候之外加以立決則所謂過猶不及均非情理之平也額爾圖身爲佐領與驍騎校孟忒皆係職官既查獲偷獲人犯即應解送究治乃敢受賄故縱實屬藐法營私其罪在此並不當與在官人役因事受財者僅從計贓科罪也但額爾圖等雖實犯死罪即計贓淨於滿貫究與焚索數逾千萬者不同止應入於秋審情實而亟亟於決不待時

又豈得爲情罪允協耶論辦理案情錯謬乃該堂官所同昨面諭時並非專於裴曰修加之詰責特以裴曰修平日爲人原有辦事之才而取其局量規模頗似舒赫德而小在朕前駕馭器使尙可節取所長若令其獨當重任卽不免自恃聰明難於深信卽如從前派伊同舒赫德往福建審事甫經到閩略一查訊卽奏聞摘取巡撫定長印信裴曰修遽行署理其迹已難自掩然非獨裴曰修覬覦撫篆卽舒赫德之意亦未嘗不隱圖總督一席而代之試思封疆大臣皆經朕慎擇委畀豈能聽人妄生冀倖况欽差查審督撫一經去官卽令欽差坐補其缺又復成何體制朕何如主豈肯任其售此伎倆耶之二人之見薄於朕早已在此矣又昨阿桂覆奏摺內詞意之閒竟欲治去彰寶自代其任經朕嚴切批飭阿桂之爲人亦舒赫德之流亞朕素所洞悉彰寶近日辦事雖漸不如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元

前卽將來或須更易亦必另簡堪以勝任大員豈有意授阿桂之理用人大柄朕自操之豈臣下所可想望而得者朕接見廷臣情誼聯泱未嘗不視同家人父子但察其人語言心術今日果屬奉公自當加之以雨露明日或涉私意亦必震之以雷霆一切皆其所自取而朕無所容心於其間亦不能稍存遷就調停也卽此番明切訓諭尙欲冀伊等痛自湔滌無負朕諄切造就之恩不獨裴曰修等當知所愧悔卽諸臣亦當共知儆惕將此通諭知之○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外委鍾朝相回關帶有諾爾塔回文狂吠可恨等語彰寶此時始知不出朕所料又復何益此事皆係阿桂所誤去冬在老官屯緬酋差人懇請解圍彼時大學士傅恆病勢甚重精神恍惚豈能復爲計畫阿桂身爲副將軍自應將傅恆先送進關調理彼仍整兵駐老官屯以觀動靜或五日或十日

徐徐撤退庶賊人不能知我淺深乃一聞賊匪納款之信如獲更生各路官兵同時俱撤賊眾窺見我兵利於速退回軍狼狽之狀致賊心生輕慢而遣回渾覺尤爲失算渾覺與我兵同行日八軍中一切虛實皆所熟悉雖云邊外野夷知識淺陋其耳目所及豈能瞞彼安得云彼竟無知阿桂在彼何以全不計及率行遣歸渾覺旣去豈有不將我軍營情事盡告賊酋自圖免禍之理賊眾聞知尙復何所畏懼有不悔其前此投誠之說乎朕籌慮緬事之必不妥順實在我兵輕撤及遣回渾覺之時不待今日始知其反覆也至彰寶請卽時進兵之說實屬大謬去年厚集兵力所用皆八旗勁旅奮勇直前雖有新街一捷而水土惡劣尙且不能成大功今瘴癘方盛所留不過雲貴兵萬餘勢不及上年百分之一輕率前進徒令士卒損傷於事毫無裨益卽此可見彰寶之不知事體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辛

但窺其意亦不過以身任總督姑爲此語自存地步原非出於誠心大臣爲國家籌辦邊情自當策及萬全何得以此必不可行之事巧爲塞責乎此時自宜處以鎮靜嚴飭邊守以防賊匪之潛謀侵軼或俟冬閒瘴退時選派精銳二三千人統以勇敢將領乘其不備襲擊而進掩殺賊眾以申我威棧雖於事無甚大益亦庶幾稍紓憤懣耳至摺內所稱將千總解玉追回所見亦是但蘇爾相爲彼拘留尤難置之不問自應再發檄諭嚴飭諾爾塔向其索還已命軍機大臣代擬檄稿寄到後可卽令通習緬文之人繹出緬字同漢字一併繕寫如式發往卽遣此番送信之外委鍾朝相齎去並令其面諭蘇爾相云爾身爲都司帶有兵丁同行豈無藏有防身器械前日諾爾塔請爾進城通爾接阿瓦來信爾卽當同眾兵捨死併命殺傷彼眾卽不然亦當挺身罵賊何竟束手無策聽

其拘絆即此已為武職大員之玷使彼時即為賊目所害爾子孫亦必蒙優卹乃竟甘心隱忍為此詰責時當令諾爾塔聞知並不妨告以爾即將我陷害我亦無所畏怯我子孫亦必蒙大皇帝加恩等語使彼外賊目知天朝兵弁仗節不屈庶足以折其心不得復如蘇爾相之默默無能也阿桂此時自已前赴永昌惟富與彰寶同心協力妥籌一切不得稍存畛域自速重戾總之此事貽誤實由阿桂將來如自知悔悟竭誠奮勉尚可稍贖前愆若竟下愚不移自問當得何罪乎至哈國與於老官屯接見緬匪傳述言詞其中自不無粉飾去歲傳恆病中或亦為其所蒙今伊將次到京經朕面詢自難逃朕洞鑒但此時因諾爾塔向蘇爾相索取土司輒謂粉飾顯然亦不足以服其心已於摺內批諭並將此詳悉傳諭阿桂彰寶知之至緬匪近日情形若何及此次撤諭後如何回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覆務即速據實奏聞外寄軍機大臣代擬檄諭一道檄諭老官屯頭目諾爾塔知悉上年官兵攻圍老官屯時爾阿瓦王子差人至爾寨中同爾詣軍門齋書懇求解圍情願奉表納款送還內地之人彼時本將軍等鑒爾王子情詞恭順遂與爾立定教約給爾回書撤兵停剿乃遲至數月杳無信息本將軍等以爾投誠之語曾經代爾奏聞 大皇帝爾等即敢於欺誑本將軍等如何敢於

大皇帝前蹈欺罔之咎因檄示爾王子索取被留之人此爾王子遣爾諾爾塔等向我軍營懇求之事何竟敢行反悔今爾王子並無回信爾諾爾塔何物輒敢向我索還土司並拘留我送書之蘇爾相且敢投書與本將軍肆行狂吠實為覆載所不容矣蘇爾相一微末武弁汝即留彼書被於天朝毫無所損正恐爾負此重罪莫可逃誅且爾緬國生靈又將塗炭矣爾自思爾一蟲蟻不如之

人輒敢違爾王子去年納款書詞向本將軍等抗詞蔑禮爾尚可比於人類乎本將軍總督奉命鎮守邊境視爾窮荒匪目何等之屬豈容爾妄自尊大出言無狀乎亦豈容爾以爾王子願受約束之語擅自反覆乎為此再檄諭爾諾爾塔即將我所遣都司蘇爾相如禮護送入關並即寄信爾王子將從前所留之人速即查明送還以全爾王子之禮信毋稍執迷不悟自貽後悔禍福惟爾自取慎之懷之特檄○辛丑諭朕授阿桂為副將軍伊當感激深恩竭誠辦事經略傳恆患病阿桂尤宜於一切事宜奮勉措置乃阿桂自赴雲南以來並未實心辦理而撤兵時傳恆病重阿桂並不將所撤之兵按其營隊約束整齊緩緩行走惟期市惠於眾慮違撤回甚屬非是實負朕恩除令阿桂明白回奏另降諭旨外所有阿桂之子三等侍衛阿迪斯藍翎侍衛阿彌達俱著革退○諭軍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機大臣等昨歲征剿緬匪選派八旗勁旅厚集采入乃其地水土惡劣官兵在彼多染疾病難以久留因傳諭撤兵曾未到而緬酋適已差人詣軍營投誠亦遂就事完事原不必緬匪之果奉表納貢也但彼既稟受教約其被留之人自應即行送還因其日久不至恐賊匪見我去冬退兵急遽明示之弱而渾覺遣歸斷不能不洩我軍中虛實未必不心生反悔會諭阿桂彰寶檄諭緬酋催其速行送還被留之人乃老官屯頭目諾爾塔於未奉檄諭之前輒敢致書將軍等索取木邦蠻暮各土司且將我齋檄之都司拘留在彼而所遞書詞肆行狂吠其反覆已屬顯然窺其意不過自恃險遠且深知我軍行拮据欲以此激我用兵而彼得以逸待勞坐乘便利自不可墮其術中且師出無名亦不值復有徵調此時且宜處以鎮靜惟嚴飭邊防無稍疏懈或於冬閒瘴退時就雲貴兵

丁中選派精銳前往襲擊掩殺稍可振我軍威但彼處綠營將弁率係懦怯無能不足勝帶兵之任見在選派侍衛等前往滇省以備巡邊及統兵之用俱隨時陸續起程若各該督撫於伊等經過各省時止須按尋常出差之例不動聲色由驛應付不必照上年官兵經行大為豫備至見在緬事未竣滇省文報往來尙關緊要並著各督撫轉飭各驛站照前上緊遞送毋稍遲誤其原派稽查驛站各大員並留心妥協查覈毋涉張皇將此密諭各督撫知之○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吳達善等及宮兆麟奏古州黨堆寨苗人聚眾不法拒傷兵役即前往該處相機剿捕等語所辦尙爲迅速此等匪苗滋事自應即時擒捕立賞重典以示懲儆今宮兆麟一聞稟報即親往該處協同該鎮緝拏吳達善等亦已同往會商妥辦自能措置頑苗敢於抗拒其罪自不容誅但野性獷愚易生驚畏若辦理稍有不善致各寨聞風勾結合力殺死其勢轉難解散此時止宜就黨堆一寨糾眾傷人各犯嚴行拏獲立賞重典以儆其餘設取負固不服不妨即爲勦洗此外各寨宜曉諭撫輯俾知官法所及止頑梗生事之徒其守分良苗桀不株累以安其心自皆懷德畏威不敢輕動即聞有一二附近黨堆無知苗眾隨聲逐隊原可無庸徹底根求正合裔從罔治之道非若內地民人糾眾附和之案必當窮其黨羽毋任漏網也吳達善等平日尙屬曉事自當就該處實在情形妥協籌辦一切機宜皆須隨時措置朕亦難爲懸定指示總之辦理此事有應擒捕者速宜就獲毋稍稽延有應撫諭者處以鎮靜毋使疑駭設或苗眾竟敢自作不靖彼此句連漸成事端則又當用兵勦蕩勿稍姑息不得因有此言妄生揣度遂思化大爲小化有爲無遷就完事也至啓釁之由盡歸罪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五

於興學海亦未必然總由良卿數年來吏治廢弛敗壞已極如順安刁民控告桐梓奸徒聚眾之案不一而足良卿實死有餘辜但興學海辦理不善之處俟本案辦完亦當查究看來興學海係尙氣好事不知大體之人即如丹江兵米一案不稟上司遽揭部科其心已可槩見總因降官之後急欲有以自見冀圖復用興學海過於求細滋毀之語係魏涵暉在省據伊子魏傳曾所稟其言自出於公論非由同官等之事後諉過也但興學海係魏涵暉正屬平日見其舉動即應早爲提策或申報上司乃竟聽其任意妄行是魏涵暉之不能駕馭屬僚亦難辭咎並著於結案後查明參奏至見在辦理情形若何仍即速行奏聞將此傳諭吳達善等並宮兆麟知之○乙巳諭葉相德前在福建將備任內擒拏匪犯蔡榮祖一案頗爲勇往奮勉是以加恩錄用不數年間擢至提督昨歲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五 派令帶領舟師赴滇協剿冀能感激竭誠策勵弁兵力圖報效嗣聞其在軍營病故特予恩賚優卹原念伊爲國宣勞雖非臨陣捐軀亦當厚其飾終之典俾眾人共知激勸也及軍營侍衛等回京詢悉閩省水師兵丁進征時種種恒怯無能甚至一聞槍礮輒行股慄竄伏該提督職司統領目擊眾兵如此不堪竟不知董導約束申嚴紀律以儆其餘是其器滿自盈不改綠營惡習惟事逐隊隨行全未實心出力大學士傅恆回京亦奏其若在必當參處軍行賞罰務期覈實使葉相德尙在且當重治其罪豈宜復令濫邀優典所有葉相德病故以後一切加恩賚卹之處著槩行追還不必給予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五

之人因照部議革任但竟予罷斥轉得遂其安閒伊曾任刑部司員於刑名尚為熟習著加恩以刑部員外郎用帶革職留任其刑部侍郎員缺著邁拉遜補授仍兼總管內務府大臣事務○己酉以柏琨為內閣學士○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吳達善等奏查辦逆苗情形一摺所稱曉諭各寨苗人不使疑懼之處頗為得要至黨堆匪苗香要實為此案渠魁必須擒捕就獲立置重典以示儆戒見在竄入生苗地界尤不可聽其匿迹遠颺昨據陳輝祖奏到廣西連界苗寨處所已令地方官宣諭就近苗寨協力堵禦如匪苗逃至其地即令擒獻自可不慮其他逸今吳達善等差萬忠由間道往佳居寨諭令縛獻首黨各犯程國相柴榮春亦統兵合剿斷其後路自應剋日就擒但程國相節次所辦剿捕之事並無實濟如攻打烏牛等四寨未聞斬獲一人所燒僅係空寨不能使之畏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備且苗民搭蓋山寨非其所難今聞官兵一到即紛紛竄匿及官兵退後難保其不仍回巢穴結寨安居是彼視進剿可以趨避倖免勢且心生輕忽何以懲戒將來總之辦理此事其隨聲附和者自當用務從罔治之例其倡惡首犯斷不可聽其漏網必須上緊擒捕速完此案切不可徒以焚燒苗寨收獲器械遂為了事也程國相辦理既多未協即帶兵前往恐難深恃吳達善等既在下江部署悉其情事何以僅令該護鎮往捕竟不勒兵續進親為督促豈以駐紮調度遂畢乃事乎至此事初次奏到尙以或係襲學海激成及閱續奏歐韻清供稱黨堆匪苗有擅自稱王之事往報該同知因差土舍等往彼查辦是其分所應為並非喜事今據所獲之老兩等供稱黨堆寨苗香要揚言脅眾向其磕頭不從者即行殺害等語黨堆各寨皆係歸化熟苗乃敢如此妄作不靖豈可不

行懲治是襲學海之遺士弁查訪竟屬實心任事不得轉加之責備而魏涵暉庸碌無能平時既漫無整飭且必時有嫉怨襲學海之言伊子習聞遂有初次之稟此案之過實在魏涵暉而不在襲學海朕於臣工功罪惟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肯存成見亦不容其稍有諉卸蒙蔽著吳達善等於結案後秉公查明據實具奏將此詳諭知之○命截留漕糧二十萬石於天津北倉備用○甲寅諭軍機大臣等見在軍機處行走之滿洲大臣人少因思溫福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有年尙為熟練曉事著傳諭溫福奉到諭旨即馳驛速行來京所有巡撫印務交崔應階暫行兼管其員缺候朕另行簡放至崔應階前據奏於四月二十六日由延平邵武汀州及浙省之溫處甯紹等府巡視至杭計崔應階此時自已至浙境奉到此旨後即速起程回閩沿途迎見溫福接署撫篆仍回福建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省城兼署將此並諭崔應階知之○丙辰諭今日各部旗大臣等具奏以本年為朕六旬慶辰請於御園豫備稱祝所奏不必行園中地本不寬勢難令文武大員聯班並列且越歲辛卯即恭逢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普天慶洽朕將躬率臣工舞綵膺歡用以敬迓 慈禧宏敷慶典九卿等屆期自可共抒忭蹈之誠若因朕躬誕辰頻年稱祝為此無益之舉實非朕所樂從昨歲恐中外臣民因朕週甲聖節懇請建設經壇延釐祝嘏徒致耗糜物力已明降諭旨豫為飭禁今復思大臣中有因萬壽備物進獻者伊等身膺顯秩藉此以申忱悃原非過分但亦當予以限制如內而大學士尙書都統外而總督巡撫尙可允其奏進其在京侍郎副都統以下並外省提鎮學政藩臬等人數既繁若紛紛呈進在諸臣既徒事分心購辦進覽時朕又增檢閱之煩甚無謂也所有伊等豫

備之處驟不必行並敕奏事處毋許傳進朕臨御三十五年以來夙夜孜孜圖治惟期推仁究澤嘉惠元元於以仰紹 列祖貽庶祗膺 昊蒼鴻眷其所厚期於諸臣者惟能以朕心為心以國事為事愛養黎庶整飭官方行之以實心實力使綱紀愈以肅清海宇益臻康阜其視崇尙繁文縟節冀為朕躬稱慶實為遠勝况將來由七旬八旬而上晉袞益高原可俯順羣情抒誠懇正無藉此時之喁喁叩請為也用是明切宣諭知之○己未諭裘曰修等奏在永定河武清東安連界撲捕蝻孽忽見飛蝗南來漸往西北周元理即帶領員役追視其所落之處撲打自應如此辦理至摺內又稱寶光縣帶同都司糜大禮前往池南一帶照飛來方向尋覓所辦甚屬錯謬寶光縣為人拘鈍無能自顧尚且不暇焉能徹底根查得其實情裘曰修平日尙屬曉事如即親往查勘當不至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天

為涪水衝卸無地遷建應裁附近之羅江縣令綿州移駐原駐豐谷井州判移駐該州舊治從之○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小金川僧格桑與沃克什土司彼此相攻委員查勘據稟僧格桑託詞觀望色達克拉請兵攻剿僧格桑復圍其官寨防守官兵進剿各路等語擬派官弁督各土兵圍攻俟其力盡求免再行請旨臣與提臣董天弼即親往查辦得旨所辦尙是汝等既往情形如何速行具奏尋奏親往查辦小金川沃克什攻圍一案僧格桑聞知畏懼稟求撤兵見在圍兵已退而占地未還守兵未撤仍令各土司進攻示儆已將事宜交副將接辦臣回省辦理審案後再行前往報聞○乙丑永定河北岸決命德成馳往會同楊廷璋堵築○命於德勝門外另建滿洲火器營並增設馬額○丁卯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周元理會同西甯等奏到撲捕蝗孽一摺業已隨摺批示發回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天

意立異是視周元理身分太高諒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節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達事理耶可笑之至將此傳諭周元理知之○戊辰以謝墉為內閣學士服閣內○壬申諭據楊廷璋查究飛蝗起處即係武清東安二縣地面果不出朕所料摺內請將玩視民瘼之知縣甄克允郭麟紱革職鞫問該管各員嚴加議處等語已交部嚴察議奏矣該縣等於螻蟻初萌之時並不按尋創捕以致蔓延飛散貽害田禾罪無可追該管上司自有應得處分至籍昌道王錫命係監司董率大員乃一味狂於外吏蒼滑習氣並不實力督辦殊屬有乖職守王錫命即著革職所遺籍昌道員缺著定敏補授此次飛蝗初起自武清東安之間由南而北旋即南回散落黃華店一帶其為即係該縣等地面所生更無可疑前經裘日修等初奏時朕早已洞悉及此當即傳諭令其確切查究此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完

等蹤迹在寶光縣誠不足以知之至裘日修豈得亦以不知自諉乃先將河淀隱僻無人一語豫為地方官開脫地步昨據覆奏果以並無蹤影為辭其為心存取巧又安能自行置喙若寶光縣之為人本係拘鈍無能此次查辦蝗蝻所奏各摺總無一語清楚豈能勝府尹之任寶光縣著以四品小京堂用所遺順天府府尹員缺即著裘日修降補其不能嚴督屬員實力按捕所有應得處分仍著交部嚴加議處○甲戌諭軍機大臣等辦理緬匪一事固出於不得已去歲進兵太早由葛鳩紆路行走人馬受傷於事無濟阿桂在彼年餘地勢事機自無不知傳恆甫經到彼未能深悉伊應勸阻如傳恆不從即應參奏乃並不披陳所見又不據情具奏但以為有傳恆在彼一味推諉非有意貽誤國事乎即以阿桂一路之兵而言伊在蠻春時蘇明燦前來告稱賊目諾爾塔黃夜令

伊入壘復乘夜遣出彼時緬匪向未有備阿桂誠能率師掩襲自可攻克老官屯乃遲疑不進致失事機其後守禦既嚴水土又甚惡劣徒致弁兵受傷朕洞鑒其情是以諭令撤兵此旨未到之前賊匪被官兵痛剿又復急攻其壘軍威大震當撤兵之際阿桂若揚威振旅使緬匪震懾伊又何敢於乞降之後旋即食言一至於此若謂傳恆有病不便在彼人住宜先將傳恆送回伊統兵在彼多住數日乃於此等處並不留心而與哈國興水乳相投希冀草草了事一似撤兵即得重生將軍大臣下至兵丁等並無隊伍紛紛而回緬匪始得知我虛實前據伊等將撤兵時二更起程兵丁被人戕殺一事奏到朕即降旨飭諭撤兵不比進兵應整旅緩退黃夜亟行成何事體若謂水土惡劣久留徒傷多人然官兵所傷已多再留數日亦不過多傷數人而已焉有因此即不顧貽誤事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甲

機之理阿桂之意以為即使得罪情願自任以沽為眾之名此非阿桂昧良喪心乎人生莫不有死阿桂令眾人感念其死豈能將伊入祀賢良祠果能將國事辦理妥協日後必加恩入祀伊甯不計及此乎至渾覺係隨營最久之人我兵丁傷損情形伊皆目覩將伊遣回是使之告緬匪也傳恆至京自行請罪云遣回渾覺所辦錯謬伊若病勢漸痊朕必不寬貸今病勢昏督朕何忍將伊治罪彼時傳恆患病諸事皆由阿桂辦理不過於具奏時列傳恆之名而已豈可諉過於傳恆乎將此傳諭阿桂令其明白回奏朕今並未治伊之罪僅將伊二子革去侍衛嗣後但宜遵旨加意奮勉若仍復如此心存草率貽誤國事應得何罪阿桂自知至蘇爾相至老官屯緬目收其器械理宜慷慨奮拒即為所戕朕必加恩於其子嗣乃任其鎖辱實屬有玷官職從前達什扎布乃一新降之

厄魯特因不屈罵賊而死彼無子嗣朕尙施恩將伊弟彥扎布補放三等侍衛在乾清門行走蘇爾相何不思抗節邀恩甘受賊辱乎此時諾爾塔若將蘇爾相送回即派妥員解送來京至綠營員弁殊屬無用即巡邏撲擊亦不可全仗此輩瘴氣消退之時由京另遣侍衛等員前往將此傳諭阿桂彰寶知之○阿桂覆奏上年七月進剿緬匪係與經略傅恆定議迅辦不意雨多瘴盛致損人畜道回猛拱土司渾覺原欲藉憤駁戕害結怨於彼未念及告知軍中虛實批若然汝每日在夢中乎又奏未奉旨撤兵以前情駁請降將軍伊勒圖與臣議擬給回書允准傅恆令詢問領隊大臣及侍衛等意見云何眾人意見相同傅恆令將伊等所言逐一畫押未覺傅恆動怒及書押後傅恆怒形於色即欲繕摺參辦臣等並未多言而退至撤兵雖奏稱二十日實自十七十八兩日將傷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病兵先撤十九日傅恆帶撤兵三千臣與伊勒圖擬於二十日帶兵起程又批汝尙以爲遲真不足與言矣又奏是日因未得毀船確信又住一日於二十一日撤回其時傅恆尙明白在湖右地方等候同行夜間起程護軍福爾蘇哈被賊實臣疏防迨緬匪改悔親望又未先發檄諭致失機宜愧恨莫及奏請整軍進剿止因一時憤激今蒙訓示無辭登答又批實係忘恩仍復巧辨汝尙有人心乎將倉速撤兵之處付之閒言豈非汝之詐術汝視朕爲何如主耶著明白回奏又奏臣辦理不善應從重治罪蒙恩僅將臣二子革去侍衛稍示薄懲予以自新之路惟有竭力報效以贖前愆得旨已有旨了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奉到令其明白回奏之旨雖逐一回奏而詞意之閒仍有自占地步巧言掩飾之處即如伊恩遠撤兵一節並未明白聲敘於閒言中混過復稱十四日發給緬

東華續錄 乾隆七一

子書字於二十一日伊始領兵起程以見伊並未遽退遲遲而歸之意十四日發給緬子書字即可謂之事畢乎況阿桂原定於二十日退兵因是日緬子進獻物件遲滯一日於二十一起程阿桂摺內乃稱二十日未得拆毀船隻信息是以多宿一日於二十一日退回是狡詐以欺朕也阿桂復有何辭伊視朕爲何如主阿桂尙有人心乎實忘朕恩矣

六月丁丑諭索諾木策凌往密雲捕蝗○己卯諭哈國興昨歲在老官屯於緬匪遣人投誠時自不免存遷就完事之見至諾爾塔所稱哈國興曾許給還土司一節詢之哈國興堅稱並無其語在賊匪一面狡詞難執以坐哈國興之罪而哈國興所稱實未許其給還之處見在無可對質亦難深信其有無伊於綠營粉飾積習未能悔改若仍回滇任事於邊防要務無益但念其屢次領兵打仗頗屬奮勉尙不至竟予罷斥見在貴州古州鎮總兵余大佐尙未到任其員缺即著哈國興降補以觀後效余大佐俟有總兵員缺另降諭旨○庚辰禁奉差兵丁私買人口○癸未以劉秉恬爲刑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甲申諭軍機大臣等見在緬匪敢於食言恣意陸梁特以內地之人不服彼處水土激我進兵賊計甚屬狡狴我若大舉進兵即隨其術中徒傷士卒轉使賊匪得計此事斷不可行然若竟置之不辦任其猖獗亦無此理宜令賊匪不得休息相機往擊蹂躪其地海蘭察哈國興皆係閱歷之人亦悉賊匪情性阿桂彰寶即選精兵千名交伊二人或一路行走或分兩路前進令常保住長青各帶兵千名策應遣往之時阿桂彰寶宜剴切曉諭伊等及官兵務宜竭力勦殺斷不可掠取附近羈夷人等塞責亦不可一味深入不能退出務期驚擾賊匪且可退出通盤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子書字於二十一日伊始領兵起程以見伊並未遽退遲遲而歸之意十四日發給緬子書字即可謂之事畢乎況阿桂原定於二十日退兵因是日緬子進獻物件遲滯一日於二十一起程阿桂摺內乃稱二十日未得拆毀船隻信息是以多宿一日於二十一日退回是狡詐以欺朕也阿桂復有何辭伊視朕爲何如主阿桂尙有人心乎實忘朕恩矣

二八三

計算黽勉從事再哈國興已授為古州鎮總兵阿桂彰寶將伊調來之後古州總兵所屬地方緊要即令貴州提督拜凌阿兼署嗣後總兵若奉調差務即照此令提臣兼署○乙酉以范宜賓為左副都御史裴宗錫為安徽布政使由直隸按察使○丁亥調官保為刑部尚書以素爾訥為戶部尚書○戊子命英廉索諾木策凌馳勘熱河水災加倍撫恤○以孫孝愉為直隸按察使由刑部主事遷○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寶光鼎奏各處旗佃應一體出夫捕蝗已批如所請行復思撲蝗原以保衛田禾非特旗佃當協力赴公即大糧莊頭亦不應稍存歧視未知直隸向來作何辦理恐寶光鼎未能深悉原委因令楊廷璋查明具奏今索諾木策凌回京問及此事則稱蝗蝻長發處所不但旗佃人等盡力爭撲即王公屬下旗人無不協同撲打並會面詢周元理亦稱他處俱係如此辦理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聖

語看來寶光鼎前奏竟屬荒唐乃伊言之鑿鑿果何所見而云然亦當有所指實著寶光鼎明白回奏並著傳諭楊廷璋將見在確情徹底查明據實覆奏毋得稍有隱飾瞻徇○壬辰諭託庸不必兼署兵部事務所有兵部尚書員缺著豐昇額署理○增火器營翼長並賞生息銀十萬兩以備獎賞○甲午諭邁拉遜兼管之事較多刑部事務難以專辦著以侍郎銜署理內閣學士其刑部侍郎員缺著瑚世泰補授○命伍訥璽馳往古北口會同提督王進泰查勘水災發帑銀二萬兩加倍撫恤並開倉賑糶○以貴州需平糶命阿爾泰德福陳輝祖於四川湖南廣西購運米石備糶○貴州古州逆苗香要就獲並其親屬皆伏誅○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請派兵三千名分駐隴川遮放至冬閒派員帶領襲取猛密各兵俱令步行裹帶口糧仍派兵二三千以為後援等

語因所言尚覺奮勉已諭令至期派海蘭察哈國興為前隊並令阿桂在後策應今思猛密更在老官屯東南我兵前往該處必不能飛越老官屯境地萬一賊人佯為不知讓入而於旱塔馬脖子等處截我歸途不可不慮即有援兵在後亦止能防其最近一層而老官屯距猛密賊匪路可通豈能盡為堵禦再我兵一經分駐賊人斷無不知若猛密謀得信息堅壁清野欲進則無所得退則賊乘我後是腹背受敵為行兵所最忌且今歲選派之兵不過就滇黔綠營內短中抽長較去歲所派八旗索倫勁旅百不及一轉欲深入重地攻取堅城何所恃以無恐至我兵但令步行以省馬力固為近理但軍行仗械及火藥鉛丸必需之物自係各兵隨身攜往豈能復有餘力裹糧而一兵所需兩三月之糧即極為掙節數亦不少今既不用馬匹又何法裹帶不知伊等曾否籌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一

聖

畫及此且賊匪反覆狡詐明欲激我用兵若我所辦局面愈大費用愈多賊人愈為得計朕意原不過就冬閒瘴退時派兵一二千攻其無備掠取村莊以挫賊勢我得操縱自如有利無害設如阿桂等所議派兵至五六千人已不免於勞費豈不轉墮賊人之術不知伊等如何畫策而貿貿然出於此但萬里之外諸事難以槩為懸揣或伊等實操必勝之算斷無意外之虞奮勉一往以伸國威豈不甚善見已傳諭阿桂等令將因何如此籌辦之處詳晰回奏哈國興在滇年久緬地情形最為諳習見在阿桂等所議進兵之路兵行之法是否合宜此舉能否得利哈國興知之必深計之必當且伊即係領兵之人著傳諭哈國興悉心籌酌直抒所見據實覆奏如哈國興以此事為可行能保握全勝而無後患則彼原係帶兵之人即當以此事任之備非動出萬全則國體所繫自不

可輕爲嘗試哈國與毋稍存調停遷就之見依違兩可負朕詢問之意將此傳諭哈國與知之並鈔寄阿桂等閱看○命再撥內務府銀二萬兩於古北口備賑○丙申諭宗人府奏奉恩將軍普祿病故請將嗣子官成揀選襲職等語普祿係肅親王曾孫因伊父魁亮係貝勒延壽之側福晉所生是以照例准襲奉恩將軍肅親王之孫若無別職僅此奉恩將軍自應准其嗣子承襲見在肅親王之孫內有顯親王承襲其與普祿相類者尙有奉恩將軍額爾德蒙額等五人普祿如有所生之子尙可照例襲職既已絕嗣復以嗣子承襲殊屬過優從前宗人府以嗣子普順博勒和康麟惠文承襲奉恩將軍已屬錯誤但已加恩亦止准其本身承襲一次不准再襲嗣後王公等孫內如此等照例承襲將軍止有一員實無承祀之人者仍加恩准其嗣子承襲其絕嗣者卽行停止普祿東華續錄 一 乾隆七十一 罪

所出奉恩將軍缺毋庸承襲著爲令○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彰寶奏今年冬季進兵撲擊徑取猛密司等語朕思此非萬全之策猛密司在老官屯東南地方險遠不惟步兵難行且恐進兵之後賊匪從後襲我或於隘口建柵固守不待接戰我兵卽難退出阿桂等此奏特激於氣憤欲捐軀以塞責耳其自爲計則得矣然未爲朕之官兵計也此仍高視伊等之言論其本心未必卽願捐軀亦不過搖唇鼓舌而已彰寶於兵事未嘗諳練伊又身係總督焉能不與之扶同况彰寶卽知不可行亦不能阻止其咎不在彰寶皆係阿桂逞其狡詐嘗試於朕前朕何如主臣工中取巧者孰能逃朕洞鑒阿桂夫豈不知乃尙敢出此其意何居再此事朕意賊匪此時不過激我進兵以逸待勞何敢犯我邊境見在彼處兵丁除防守關隘外於邊外附近地方稍稍蹂躪尙足敷用雖不

可大舉深入亦不可徒擁重兵坐守邊境仍遵朕前諭乘賊不備前往掩襲此事關繫甚大不可稍有輕忽惟期辦理有益如不得遂志卽整旅收兵而回不可深入使賊得計○諭歲屆夏間王公大臣官員秋冬俸米卽於七月十五日起支放○諭五經博士凡遇慶典俱在各本籍隨班行禮停止來京朝賀至衍聖公遇應行朝賀之事先期奏請著爲令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澹齋恭校

秋七月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遊擊蔡漢回粵齋有河仙鎮目莫士麟暨羅裔孫詔萃稟二件並詢問蔡漢因何往返遲滯緣由一摺已於摺內批示通羅僻在海外地勢遼遠固非聲討所及即丕雅新纂竊鴟張自相吞併止當以化外置之若河仙鎮目莫士麟欲為鄰封力圖匡復亦惟聽其量力而行更不可必過問但所請檄諭花壯番一說則斷不可行彼既具呈懇告自當給發回諭因令軍機大臣代該督繕寫檄稟為彼陳說利害俾知中朝大臣體恤外國代籌萬全自為得體該督接到後即行覓便發往俟彼有覆稟再行奏聞至遊擊蔡漢自上年七月起程直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至本年正月始回此等綠營惡弁原不可信其中必有舛延情弊不得僅以在洋被風斷桅折舵藉詞搪塞並著該督將原駕船戶及隨往兵丁等逐一訊究務得確實情形具摺速奏毋得稍有徇縱外寄軍機大臣代擬檄諭一道檄諭河仙鎮目莫士麟曰爾鎮遠處海濱傾心向化 大皇帝崇嘉爾忱懼寵賚頻加且自暹羅殘破後裔流離爾欲為詔氏力圖克復慕義尤可嘉尚茲爾以丕雅新逞兇借據與兵攻討未能取勝聞花壯番已降服天朝欲求 聖旨宣諭使之恢復暹國以謝前愆在爾以為其勢甚易願未反復深思昧於事理非計之得也花壯番本篡奪餘孽怙惡不悛前此暹羅遭其劫掠國邑破亡人民塗炭其兇殘無賴爾之所知且彼既與詔氏構怨於前安能望其匡復於後而不雅新之敢於僭竊未必非私相勾結藉為聲援假使彼引兵至境轉與丕雅

新狼狽為奸是為虎添翼一書未除一害滋益暹國虛後遺黎豈堪復罹荼毒浸假而及爾河仙兩敵並臨其何以濟即幸而殄滅逆新復立詔後彼必自謂有德於暹羅遂欲擾為所屬悉索敵賦惟所欲為稍不順意殘虐立被譬之引寇入室禍由自致河仙唇齒之地庸能免乎且花壯曩者侵擾暹國猶是島夷自相仇殺無可藉口也今若授以中朝威命彼益自以為兵出有名無復顧忌遂仗以恐嚇逼民誰敢與抗是又鬼蜮伎倆所必然 大皇帝豈肯於此狡詐蠶食假以事權聽其貽患海外乎爾所請斷不可行本部堂不便為爾妄瀆天聽爾不忍詔氏宗祧不祀且欲討逆繼絕用意良厚夫名正言順眾不能違以此號召諸府必有從而應之者且高烈祿坤未嘗不心乎詔氏徒脅於逆新之勢強顏相從爾鄰封尚奮同仇若輩聞之有不慷慨自勵者必非人情況前此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第以後期敗績若豫為密約剋日舉事更無可慮者而以正定亂以順取逆勝負之勢較然爾自量力而行誠能一舉而殲渠魁復亡國遠近聞之孰不稱爾義推爾功本部堂自當為爾轉奏 大皇帝亦必獎爾守正扶危嘉予褒賞不亦美歟若爾所計則有害而無利實未見其可也爾既以誠懇來告本部堂為爾推究籌畫詳舉以示爾其善度之○以增海為黑龍江將軍溫福為理藩院尚書調瑚世泰為吏部侍郎以綽克托為刑部侍郎○丙午諭軍機大臣等前以高晉奏稱胡文伯與范宜賓不相和洽共事日久恐於吏治無益當經降旨高晉令將二人居官究係誰是誰非秉公據實查奏復據覆稱范宜賓雖知努力向上但辦理一切尚欠熟諳且於巡撫指駁之事不能虛衷等語是其曲自在范宜賓不便令其復為藩司致公事參差貽誤但覈其平日尚無他過適有

副都御史缺出因令來京補授乃今日范宜賓奏到鳳陽等處報有飛蝗一摺據稱屢行具稟前往撲捕該撫未經批發及面告胡文伯復以飛蝗無定難於查看為詞不令前往范宜賓不敢因循誤公一面通稟自往查看等語此其曲又在胡文伯而不在范宜賓地方遇有飛蝗即屬員未經稟報為巡撫者一經訪聞即應身先率屬竭力往撲豈有屢經藩司稟請自往而該撫轉為阻抑之理朕於臣工辦理公務其功過曲直從不肯稍存成見今如范宜賓所言又豈能為胡文伯曲解耶所有摺內陳奏情節著胡文伯明白回奏○命和爾精額伍訥聖馳往古北口籌辦河工○壬子諭據吳達善等將辦理古州黨堆寨逆苗案內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周克開等奏請議敘一摺著交該部照例議敘至此案初發時經吳達善等奏係龔學海差人往苗寨查察以致逆苗抗拒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三

不可信矣因復傳諭吳達善令其秉公查奏嗣據奏到果係龔學海聞報查辦是以香要等逆謀得早敗露又當逆苗聚眾時豫收下江船隻令其不得過河猖獗是龔學海辦理此案始終實力任事竟屬有功而無過而魏涵暉庸碌無能有乖職守豈堪復膺監司之任龔學海從前曾任道員其降調亦非大過魏涵暉見在交部嚴加議處所有古州道員缺即著龔學海補授朕於臣工功罪惟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豫存成見賞罰一秉大公總期覈實以示激勸此案前後查辦情由節次寄吳達善等諭旨具在著鈔發俾眾閱之當共曉然也○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查辦小金川與沃克什土司構釁一摺意在勦撫並行所辦亦是番夷自相仇殺其事本不值一辦乃小金川敢於恃強侵占沃克什地方督提大員既親臨查辦自當速令解怨息爭各守境土何得任其頑梗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四

土司自必感發天良帖然服教勝於派兵會勦多矣該督等奉到此旨即遵諭行仍將宣諭時該土司作何對答及其神情詞色若何迅速據實奏聞至阿爾泰雖係滿洲大臣此事乃地方邊務既與提督董天弼會辦所用又係綠營弁兵非若軍營調派滿洲兵丁者可比若用清字奏摺恐彼此不能公同商酌而該督衙門所有筆帖式於清文亦未必盡皆精熟奏事轉恐不能盡達其情嗣後著樂用漢字會摺具奏將此傳諭知之○癸丑 上臨和親王弘晷第視疾○定大計卓薦俸次未滿三年者照督撫越次保題例察議○乙卯諭據寶光飛回奏派撥旗莊人夫一事請將順義縣知縣王述曾三河縣知縣周世溼解任並傳東路同知劉我北路同知張在赴軍機處質問等語所奏膠執支離尤屬不曉事理此次直屬撥夫捕蝗無論地方官原係循舊規旗莊民田均勻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五

派用即如寶光飛所云旗莊之夫或出或否到場難而較遲據此已足為均派之明驗更何事嘵嘵置喙雖該督楊廷璋查詢時該同知知縣等或稍為遷就其詞亦屬情理所有於事本無關緊要若因言語傳述參差小節遽令兩縣兩廳同時解任徒致曠廢公務殊覺無謂設因此數人赴質之故並將寶光飛職對簿又復成何政體且亦不值如此張大其事至寶光飛另摺所奏護田夫一項以若輩盡力巡查且至荒廢本業復為總總過計以衣食無由取給為虞所見更為迂鄙可笑護田夫之設不過令於蝻子萌生時各隨本處田地搜查或遇蝗孽長發會力撲捕並非使之長年株守田畔於三時農業槩行拋棄也即如設兵防守汛地亦第於汛內輪番偵邏稽查又豈責其終日登高瞭望方為斥候若如寶光飛之論直是跬步難行有不聞而失笑者乎寶光飛前此奏

獲惟知因事借題造作塵腐空文自為解嘲地步今又將派夫一節連篇累牘鋪張條奏而於事體之可行不可行全無理會其拘墟膠轕之處正復不勝指摘猶且始終堅持臆說牢不可破向固知其僅一硜硜之小人毫無能為乃不意執迷紕繆若此且以空言折辨互相指斥漸成門戶乃前明陋習此風斷不可長寶光飛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上得旨寶光飛著革職○丁巳諭朕弟和碩和親王秉性純誠持躬端恪昔年共學友愛實深自備位親藩懋昭敬慎方冀六旬同慶棣萼言歡昨以偶嬰微疾暫請給假調理即遣御醫診視尙意稍加攝治即可就痊比知病勢加劇親臨省視見其形神委頓殊切隱憂面屬其安心靜養以期痊可遞聞薨逝深為痛悼即於次日親臨奠醑著派皇八子皇十二子穿孝賞內庫銀一萬兩治喪並派誠親王皇六子侍郎德成副都御史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六

志信經理喪事所有一切喪儀及飾終典禮各該衙門即行察例具奏尋賜祭葬諡曰恭○諭太保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恆才識超倫公忠體國德心孚契翼贊深資自早齡侍直禁近即規其器宇非常洵膺委任旋以金川建績錫爵酬庸用是擢冠綸扉綜司庶務盡誠匪懈罕有其比西師之役獨能與朕同志贊成大勳及崇爵再加堅讓不受尤足嘉焉昨歲進勦緬甸傅恆堅決請行朕亦以萬里懸軍情難深悉而廷臣中更無可當斯寄者因授為經略統率勁旅專征傅恆自夏鳩濟師以後身先士卒艱瘁備經用能收服猛拱迨會師壘壘新街斬馘孽旗賊皆潰竄遂進攻老官屯時傅恆業已身染沈疴猶力疾督勵兵眾晝夜兼攻剋期可下逆酋畏懼具書懇請解圍而朕亦因其地水土惡劣軍中多病先期降旨撤兵並遣醫馳驛往視春間傅恆於天津行在復命

見其形神頓異隱慮難以就痊猶冀其安居調理以臻勿藥詎自五月以後病勢日益加劇漸成不起每朝夕遣使存問賜以內膳羹糜俾佐頤養復開數日親臨視疾見其有增無減軫念彌殷今聞溘逝深為震悼所有衾禭之屬業經從優頒賜似此鞠躬盡瘁允宜入祀賢良祠並賞給內帑銀五千兩治喪並著戶部侍郎英廉經理其事朕仍親臨奠醑其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賜祭葬諡文忠○諭福隆安見在穿孝工部尙書事務著溫福署理○戊午 上臨和親王弘晝第大學士公傅恆第賜奠○諭大學士公傅恆溘逝昨已降旨從優賜卹復念伊錫封公爵向俱循用民公分例今辦理一切喪葬儀節著加恩照宗室鎮國公之例行以示優異○辛酉諭邁拉遜等查審陸宏方國秀控告劉永相偷用寄放銀兩一案省城銀鋪與藩司吏胥表裏作奸最為弊藪今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七

所有案內各犯俱著交刑部覈擬速奏該督楊廷璋布政使周元理未能早為查出均難辭咎著交部嚴察議奏其原告陸宏方國秀領出官銀寄放銀號係向來常有之事且因其情急控告始得究出銀鋪舞弊情形乃竟擬以加杖致令兩敗俱傷則將來遇有銀號人等借端侵騙勢必顧畏吞聲不敢申訴其何以扶弱鋤奸所擬殊屬非是朕辦理庶獄一秉至公務期情罪允協適視其人之自取雖一杖之微亦不肯使之稍有屈抑將此通諭知之○諭觀音保兒已降旨革職貴州布政使員缺著三寶調補胡文伯前於撲捕蝗蝻一事布政使范宜賓欲自行前往屢稟不准亦不即自赴督辦及觀望數日見范宜賓竟自去查捕始以奏明親往自圖塞責因令明白回奏今據奏覆復以辦理審案遲延為辭伊回任二十餘日有何要件耽延似此玩視民瘼豈能復勝巡撫之任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八

胡文伯著即降補湖南布政使其安徽巡撫員缺著裴宗錫補授○壬戌以增福為安徽布政使海成為安徽按察使由山東糧道遷○乙丑諭周煌見出學差其兵部侍郎員缺著劉秉恬調補刑部侍郎員缺著余文儀補授○己巳諭據倉場侍郎寶麟等參奏祿米倉監督因接收麥石與直省委員互相推諉一摺所奏甚不明晰此項運京平糶麥石若該監督有意藉詞勒指不即接收該監督自難辭咎若東省起運後途中防護不謹致有潮溼其咎專在東省原解之員或直隸接運後續經滯溼其咎又在直隸接辦委員乃寶麟等不辨是非曲直將監督及直隸委員槩請議處而於東省解員置之不問亦不究其溼自何處已屬含糊然此猶不足以盡其辦理錯謬之咎該侍郎等見在駐紮通州麥石抵通聞有溼潤之處即當就近前往驗看應令轉運京倉與否無難立辦乃聽其

率行運京及委員監督彼此推延實麟等又不親赴查驗致遲誤十餘日之久試問伊等所辦何事而在署養高竟置職守於不問耶似此顛預怠廢豈復能勝倉場侍郎之任瓦爾達著調補倉場侍郎實麟著調補盛京戶部侍郎仍革職留任俟瓦爾達到通州再赴盛京歐陽瑾著解任交部嚴加議處所遺員缺著劉秉恬補授此案監督推諉延捱及山東解員直隸委員如何致溼麥石咎在何人之處著尚書溫福即日前往查明具奏再將貽誤之員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辛未以和靜固倫公主下嫁喀爾喀親王成袞扎布之世子額駙拉旺多爾濟○壬申諭前以實麟等參奏祿米倉監督因接收麥石與直省委員推諉遲延一案該侍郎等並不親赴查驗種種辦理不善已降旨將實麟調補盛京戶部侍郎仍革職留任歐陽瑾解任交部嚴加議處今據溫福查明覆奏則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九

實麟等於麥石到倉並不親身調度經理一任監督縱容花戶勒指延捱是實麟等不但失於覺察竟置此事於不辦殊乖職守昨以實麟平日尚屬謹慎於倉場要缺雖不相宜而盛京侍郎或向能勉勉奉職是以將伊調補今如此顛預怠廢即盛京侍郎亦難勝任且伊在倉場年久其咎較歐陽瑾尤重若同案異罰恐無識者流疑朕因實麟身係宗室有意從寬不足以示平允朕於臣工功罪一秉至公從不稍存畸輕畸重之見實麟亦著解任一併交部嚴加議處所有盛京戶部侍郎員缺著塘古泰補授○明德卒以諾穆親署雲南巡撫○以法明為雲南按察使由道運

八月丙子諭湖南布政使員缺著吳炳補授胡文伯見已革任著加恩補授廣西按察使仍革職留任效力贖罪○戊寅兵部議奏副將軍尚書阿桂於撤兵一事辦理倉皇及奉旨明白回奏又

巧為掩飾請照例革任得旨阿桂近日辦理事務一味取巧疊干罪譴已屢加寬宥今此案該部議請革任難以再為曲貸所有領侍衛內大臣禮部尚書鑲紅旗漢軍都統均著革去著以內大臣革職留任辦副將軍事令其自效○己卯諭永貴著補授禮部尚書觀保著補授左都御史均革職留任准用頂帶仍不准戴翎○庚辰四川總督阿爾泰等奏據僧格桑親來叩見臣等遵奉 上諭剴切開導僧格桑面赤汗流叩頭謝罪據稱我父子深受 大皇帝厚恩從來安分不敢與鄰封滋事因沃克什土司欲以呪詛之術害我父子性命由是發兵攻奪色達克拉自知理短願將地方給我以為禳解之費嗣委員至沃克什官寨色達克拉倚委員在內又思背約調集多人欲與我等決戰我等惟恐受虧添兵屯駐以為防備並未敢於攻擊今奉面諭願將所得附近達木巴宗之壘穆爾吉日古嚕各地方及所搶沃克什之母舅僧格並番民二十四名一併交出其沃克什願給地方之處仍聽眾土司調處亦不敢抗違自取罪戾等語臣等察看僧格桑神氣辭色尚知感激懼取罪戾其愧悔實出誠心當日即將附近達木巴宗地方及所搶沃克什母舅番民一併交出其沃克什願給地方臣等未便繩以官法應聽各土司自行清理報聞○辛巳以直隸糧價昂貴命東安等處秋冬二季駐防折色兵米每石加價三錢○甲申諭軍機大臣等黃登賢前在京師奏添建倉廩及請將岳州幫船分撥荆沔等四衛兌運二摺戶部議駁甚是且伊面奏回任欲往丹陽查閱運河尤屬事外干與當經傳旨申飭令其覆奏黃登賢七月中奏摺或尚未接諭旨不及覆奏猶屬可原今則相距將及兩月且已經回署豈有尚未接奉之理何以本日之摺止報抵署日

期而於前降諭旨竟無一語奏及殊不可解若黃登賢明知前奏之非故為隱而不言以圖混過則其不是更大矣著再傳旨申飭並著黃登賢將因何不行覆奏緣由據實回奏尋奏臣條陳建廠撥船二摺並面奏欲行看河一事已屬不諳事體及奉到廷寄諭旨又不即行陳奏實屬昏愎請交部嚴加議處得旨該部嚴察議奏尋議照應奏不奏私罪律降三級調用從之○賜霍罕伯克那爾巴圖敕諭曰朕披覽來表爾繼爾祖額爾德尼為霍罕伯克篤誠遣使奏請朕安甚屬可嘉使臣拜默特來時朕加恩賜宴茲特賜爾蟒段龍爾其祗受再爾奏稱謹記爾祖額爾德尼訓詞較前倍加效力等語朕甚嘉悅嗣後爾當益矢篤誠恪遵法度約束屬下毋使滋事惟宜輯睦鄰封不可恃強陵弱一切懷遵喀什噶爾葉爾羌大臣等命令安常守分以期永沐朕恩○命撥通倉米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應徵番糧草束其河東西額徵屯糧草束免三分之一○庚寅以福德為內閣學士由內閣侍讀學士遷○壬辰以羅源漢為左副都御史部侍郎○乙未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託庸素爾納奏稱秋審班內有福建省陳招弟與湯宋氏通姦毆死本夫湯乃明毀屍滅迹一案九卿等會審時將湯宋氏仍照不知情擬以緩決未敢隨同畫題等語朕初閱情節已降旨令刑部會同九卿再議繼閱溫福摺亦奏及此事因係伊前在福建巡撫任內所改情實之案言之較詳此案湯宋氏本係犯姦之婦且目覩其夫為姦夫毀屍滅迹向以檢柴溺斃詎告夫兄即擬以情實亦不為過但向來辦理因姦謀死本夫之案其審係本夫故縱賣姦者雖由姦婦起意同謀向以斬決論罪不擬凌遲則姦婦之不知情者其罪更當有開若以為伊夫令其姦則從之教以拒絕則不從且目覩支解夫屍並不阻擋是乃責以大義天下之不知大義身犯刑辟者不知凡幾尚不能盡以禮義相繩何獨於此等淫蕩之婦而為之斤斤責備乎總之湯宋氏之入於情實與否俱無不可而秋讞大典滿洲三尚書與刑部九卿異議交章論奏則於政體有關所繫甚大在溫福會經承辦此案於分原所當言而託庸素爾納則何所激而出此若果係國計民生要務滿尚書數人獨能持正不肯依阿眾論據實入告朕必深為嘉許而此種尋常讞牘無關重輕實不值如此矯矯示異設伊等意在從寬或案犯亦係旗人則已將伊等治罪念所言尚係懲治淫兇且心無所為故不加責但不和衷商榷顯立異同恐啓門戶之漸於事體大非所宜至劉統勳任大學士已久刑名又其專責當託庸等講論時自應委曲婉轉極力盡言以表一是即朕見在

所降之旨非劉統勳不能見及者何妨如此明白開說早為定案乃竟聽其兩議入奏劉統勳亦不得謂之職大體矣若僅令刑部九卿再議尙恐未喻朕意著傳諭劉統勳與託庸等虛衷集議仍令九卿等合詞妥擬入冊具題毋各稍存意見○戊戌裁江蘇金山同知復改為蘇州府海防同知○己亥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癸卯諭據胡文伯參奏舒城縣知縣龔海採買穀石分派部民富戶代為買繳其不願代買之戶勒令交納幫買價銀入己至數千兩之多此外尙有婪索鹽商及於命案得受銀兩情事均屬大干法紀等語龔海著革職拏問交該督高晉與案內有名人犯嚴審定擬具奏摺並發至此案係胡文伯任內之事該縣似此婪贓飢法胡文伯豈漫無聞見何以不早行查參直至離任時始以一參塞責明係見裴宗錫將次到任恐其查出嚴參故以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一奏自留地步實屬有心取巧胡文伯著交部一併嚴加議處九月甲辰朔吏部議准貴州巡撫宮兆麟奏思州府地非苗疆又不繁劇應裁所管地方撥歸玉屏青谿二縣管理青谿歸鎮遠府轄玉屏歸銅仁府轄從之○乙巳諭陳樹蕃見在病故著加恩賞銀一百兩○丙午命阿爾泰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留辦四川總督事○王子孫孝愉因病解任調王顯緒為直隸按察使以桂林為山西按察使○四川總督阿爾泰等奏臣等見駐達木巴宗色達克拉病痊來見臣等諭以爾本弱小土司何以呪詛挑釁自取禍患色達克拉自知錯誤懇求免罪並稱沃克什官寨被小金川圍攻日久糧食已盡寨落已殘求住達木巴宗以便修理更懇暫留土練數百名協同防守臣等查沃克什地方本係瘠弱而色達克拉構釁鄰封致其侵害本不足加之愛護且川省

沿邊土司其中削弱者不少原無內地撥兵代防之理但該土司既為內地所轄亦難任鄰境欺陵因暫留把總一員帶兵二十名駐紮達木巴宗又留土練四百名分防各卡俟數月後小金川如果安靜而沃克什亦稍為整頓陸續撤回至沃克什番民所種之麥已被蹂躪見在乏食應給口糧籽種使得久長安業報聞○甲寅命五城散給煮賑銀米○戊午 上駐蹕避暑山莊○王戊以朱椿為廣西按察使由湖北○癸亥以楊景素為甘肅布政使由廣東高隆阿奏請將伊犁回城各將軍大臣等養廉按數目多寡酌量裁減添給隨往之章京每月銀十五兩筆帖式每月八兩其米麪等項仍照舊支給從之○撥熱河四旗喀喇河屯三廳穀六萬石於古北口備用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十四
冬十月甲戌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乙亥諭本日閱順天府進呈恩科鄉試錄內有中式舉人姓名與已故尚書張照全同者其人籍隸宣化該處為直隸邊境見聞僻陋或偶然適合亦未可知但張照係舊日大臣且其學問字法近所罕有豈新進後生所能幾及即使心存慕蔭亦不應矜妄若此又旗人有名乾元者不知此二字著於易義豈臣下所能命名均著禮部查明即行更名註冊○庚辰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辛巳召崔應階來京以鍾音兼署閩浙總督○壬午召阿爾泰來京以德福署四川總督吳達善兼署湖南巡撫○召薩載來京以李湖署江蘇巡撫○癸未諭從前暫開捐例原屬一時權宜以達海內士民急公上進之願究於事體非宜停捐以後曾有奏請再行開例者朕皆斥而不允今國家帑藏充盈儲積廣有朕方屢次加恩普錫糧

賦惟期藏富閭閻國用更無虞不足開捐一事竟當永遠停止至於見行事例如報捐貢監並徵末職銜及封典加級等項皆於名器無妨原可仍聽照舊捐納因思未登仕籍之人冀邀冠服章身並有加捐實級請封藉以顯揚者自屬人情之常且所指定係虛銜既無礙正途銓選亦不致濫竊誤公若僅以末職卑階為限未免阻人希榮之志或可推廣其例量以何銜為止俾伊等各隨所願量力自為報捐至降革留任人員原屬因公處分且其人尚不至於擯棄是以量予加恩俾得在任自效但一經議處即停其升轉直待數年無過方准開復從前曾有捐復之例復經部議刪除第念此等人員內未嘗無可及鋒而用之人若以微言淹滯多年亦覺可惜自當仍准援例捐復俾得勉自新以上各條應如何定例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各該部詳悉妥議具奏尋議見行捐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十五

例外官自未入流以上至州同為止武職自把總以上至遊擊為止並無京官職銜今擬照豫工例京官自未入流從九品及一應小京官以上至郎中為止外官自未入流以上至道員為止至武職舊例係捐至遊擊職銜已屬三品毋庸再議俱准其捐納職銜不准選用從之○諭本日梁壽鴻以選補四川永甯道缺具摺謝恩內有總漕任內因米色潮潤辦理不善降調之語意欲將所得過愆輕減其詞以飾人耳目殊不知處分緣起不明非特無以見該員前後黜陟之由即朕進退人材始終不得已之苦心亦難以共喻不得不為明白宣示梁壽鴻係朕所深知其人本一忠厚無能為之人前者第因其久任藩司尚無大過是以特加擢用乃自任總漕以後辦理動形竭蹶且聞其有耽飲好逸之習豈可復膺重寄適遇有處分之處因即照部議降調若米色偶有潮潤亦凡

為總漕者所常有使其別無他故何至遽以公過去官梁壽鴻豈得僅援此為解嘲地耶朕臨御三十五年於內外大小臣工功過勸懲一惟其所自取從不肯令有絲毫屈抑每念國家得人不易豈能一遇因公望誤即加罷斥凡於部臣按例議處之案無不詳悉披覽即官小秩卑者猶以事非私罪量予從寬留任何况大員今大員中革職革任屢犯而從寬留任者不可屈指數其有照議實予降革者則必統覈其生平實不足以稱任因為明示懲創俾眾人共知所儆此朕從來用人權衡慎重之本懷自信可與天下共白而中外臣工宜亦無不共見共聞梁壽鴻不自維獲譴之故猥思以小過自文恐無識之徒見其摺奏或從旁代為稱屈於黜陟本末且無由共喻然梁壽鴻素不諳曉文義即此摺亦或假手俗幕所為原屬不值一噓但其措詞失實於朕造就羣材之意殊有關繫是以明降此旨通諭中外知之○癸巳諭和碩和親王王爵著永壁承襲照永瑋例在乾清門行走平日不必戴翎至隨駕行圍時仍著戴翎○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稱老官屯賊首諾爾塔遣人致書請停止今歲進兵等語今歲進兵原因緬匪生性奸猾言語翻覆欲使賊匪震怖但今所派兵數無多即進攻亦不過在賊邊境擾其屯莊而已今諾爾塔既已遣使前來今歲暫止進兵尚屬可行但都司蘇爾相在老官屯並不與賊匪抗言竟似順從賊匪而阿桂等並未詳察即所答書札詞意亦謬朕辦理緬匪一事原非本意然事須可以完結時始可完結豈可因伊等心存畏懼因循中止耶彰寶係由外任錄用之人於錢穀刑名尚能籌辦用兵事伊未曾閱歷尚不足怪至阿桂在軍機行走有年朕平素如何辦事豈不知之乃不知體貼朕意和衷共濟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十六

卽如辦理緬匪一事其可以中止與否阿桂非不知也伊竟飾詞
枝梧是存何意著傳諭嚴行申飭明年進兵時儻緬匪復遣人致
書是顯爲狡計以緩我師應將伊遣來之人盡行監禁卽乘賊不
備起兵前進此等事將軍等俱應豫籌若必待朕一一指示爾等
所司何事見所留緬匪二人卽派委員解送來京並嚴飭所派
兵弁於沿途加意看守儻有疏縱阿桂更當得何罪並諭令知之
又諭阿桂等奏接到蘇爾相稟詞及諾爾塔書字隨代哈國興給
與回文一摺其識見詞意種種錯謬不知是何肺腸已另降清字
諭旨嚴飭阿桂等既欲給以回書自當剴切駁飭義正詞嚴庶賊
匪稍知畏懼若照阿桂等所給回文彙通體措詞軟弱無一語切
實顯露遷就了事之意徒見輕於賊匪且必爲所竊笑尙肯將羈
留之人送還乎至仍可反悔句尤爲大謬不通緬匪自去冬遣人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七

至軍營求降情願送還內地之人並奉表納貢始解老官屯之圍
乃延捱三四月之久杳無信息明係匪酋生心反悔因代彰寶作
檄稟諭令遣人齎往詰責實在情形如此阿桂身親目擊豈尙不
知就裏乃轉云仍可反悔竟似天朝亦有反悔之事有此立言之
體乎阿桂非不曉文義者何竟悖理不通若此至回書內自應先
責其違誓逾期之罪繼則申明前次遣人傳檄之意以爾等猶如
蛆蟲螻蟻一般貢表之有無遲速原亦無關輕重並不向爾催促
至所留內地之人有何難辦而遲久不行送還其過實在於此因
遣蘇爾相持檄傳問爾復敢將蘇爾相羈絆不放爾取罪更重尙
敢狡詞抵飾乎至嚴守關隘禁止交易實因爾屢次反覆自取斥
絕何得轉欲枝梧詭問爾自思爾種種罪惡實爲覆載所不容任
爾狡諂使爾我等豈不能窺見底裏鬼蜮之計又將安施如此嚴

切指斥方爲得體亦不失將軍大臣實心任事之道阿桂等惟思
以婉詞完局而不綜計前後情事此事如何歇手阿桂等自問尙
得謂之稍有天良乎且阿桂等不但與賊匪回書意存餒怯卽其
措內所稱緬甸貢物從前聞有象隻甌子故賊匪狡詞聲敘微露
其意以掩其貢表揆延之迹等語竟是在朕前欲代緬匪婉言說
和尤出情理之外朕於此事並非必於欲辦前此用兵實出於萬
不得已然猶待以經年而後動早已屢降諭旨卽如今年賊匪留
我齋書之人意欲激我出兵朕實洞燭其奸諭令不可墮其狡計
朕之心事阿桂尙未喻目前如果實有可以完結之勢朕豈不
願邊圍無事若以阿桂等之掩耳盜鈴並扭於唾面自乾之見朕
實有所不能且令緬匪輕視中國必不能速完此事阿桂等身爲
大臣委以邊夷重務若僅籌畫未到尙可諒其爲才識所限而此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六

等處非伊才識所不能到者也乃竟不能體朕深衷與朕同心妥
辦思之實可憤懣至閱蘇爾相稟詞僅述諾爾塔向詢之語並未
以其背誓狡悔罪蹟抗詞切責且轉代其言總是疑心交易人不
來恐怕天朝不完事其人竟喪心病狂或已降順緬匪爲之代進
說詞情罪甚爲可惡若緬匪將其送還仍遵前旨詳晰訊取供詞
明確卽於次日當眾緬匪之面正法示眾蘇爾相奉差傳檄甘心
受賊人羈絆已損威重今其稟詞又復如此不但其身爲國法所
不容卽其子孫亦當加之罪譴向來遇有宣力效忠之人必錄敘
其後裔似此負恩無恥之犯其妻孥亦豈得置之不問賞罰原應
相等見交兵部查明該犯原籍另行查辦外若係籍隸雲貴著彰
寶卽飭所屬將伊家屬鎖拏派委委員解送刑部嚴行治罪至蘇
爾相之稟如此乖謬見者應無不切齒阿桂等竟恬不爲怪措內

並無一語提及是誠何心著阿桂等明白回奏並將此詳切嚴行申飭○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桂等奏緬匪差人遞書隨給與回文一摺閱其奏摺及文彙頗有急欲了事之意甚屬錯謬已降旨嚴行申飭但伊等錯謬處甚多尙有前諭所未盡者如交易一節緬匪情形本與俄羅斯不同俄羅斯地雖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須仰給內地且其每年貿易獲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國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若緬匪與畜類蟲蟻無異茹飲穢惡迴與人殊並非急需內地之物卽向來交易彼亦無大利可圖且其境與洋通諸貨尙可購之海船雖不通商實不足以制其死命前曾詳論及之阿桂等因其書詞及蘇爾相稟均言買賣事輒信緬匪此次差人遞書專爲求通交易所見已左且視此爲可以敷衍完局之機遂以柔輒言詞答覆希圖遷就尤屬大謬無論禁絕交易實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二十九

非賊人所畏彼不過藉此爲詞斷不宜恃爲可操勝算卽使賊人微有通市之望我之駁彼亦當詞氣愈嚴身分愈重彼或懼而懇求若稍露餒怯形迹措詞失體徒然見輕於賊彼尙何所忌憚乎卽如近年辦理俄羅斯交易一事中國行文屢加斥詈彼仍堅竊通商始令稟受教約俯允所請阿桂前在軍機處皆所目擊豈竟全不記憶臨事茫無主宰耶至緬匪所遣三人阿桂等酌留其二所辦雖合但賊匪性情狡詭彼既留我持檄之蘇爾相鍾朝用等豈不慮我亦留其齋書之人其敢於竟爾遣行者必轉冀我拘留得以探聽內地消息且所遣三人一爲小頭目擺扎機一爲他矣細一爲波囊阿桂等因留其小頭目及波囊而將其次之他矣細遣回阿桂之意未嘗不以小頭目爲彼稍有關係之人留而不遣尙自以爲辦事周到獨不思緬匪詭計百出或將彼處極無用之

人冒充頭目而以其得力者潛列於次以防我焉留亦鬼域伎倆所必至阿桂等果何所據而信擺扎機之實係小頭目又何所爲而將其次之他矣細放回設或因其應對稍明將伊遣去豈不轉墮其術中阿桂等辦此事時自應細察其中之最無能者令其歸而傳語何竟蠱略若此阿桂才識於此等情節皆非不能見及者何以全未深思熟計率意徑行不能審慎以處其良心尙安在乎又據奏總兵哈國興等訊問緬子其謬更不可解哈國興於去歲在老官屯與緬匪等接見傳語實有粉飾通融之處恐仍留在軍營不免迴護誤事因將伊降補貴州總兵前論極爲明晰此時令將伊調至永昌第因其在滇年久熟悉邊外情形令其領兵襲擊較之生手自稍得力並非委其協辦緬事阿桂等或因諾爾塔書字專呈哈國興卽代爲作書令其出銜行文尙無不可而此事則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三十

不當使之與聞若因其見辦襲擊之事遂將緬匪一切要務榮令干與則海蘭察亦係派出帶兵者豈亦當委其同辦乎朕之不令哈國興在滇實因其深染綠營惡習所言殊不足信而去冬緬匪求降情願送還內地之人等語皆哈國興與之議定若果所辦切實何至賊人之頓萌反悔今復令其訊問緬子彼復從中損益其詞其真情更不能得所繫甚大阿桂等甯不籌畫及此竟似此事非哈國興不行而調彼至滇亦若專爲此事設世無哈國興將置緬夷之事不問乎昨歲老官屯受降之事尙疑哈國興誑詞瞞哄經略將軍今視阿桂所爲竟阿桂授意哈國興令其捏飾虛詞欲圖完事因大學士傅恆正在病中遂思以此共爲蒙混其心尙可問乎著再傳諭嚴行申飭將此情節仍一一明白回奏○戊戌申禁宗室王公容留僧道星相人等○定部員兼攝六庫限三年

更換例○己亥命再撥部庫銀三十萬兩於直隸備賑

十一月乙巳諭前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體國公忠鞠躬盡瘁已

降旨入祀賢良祠復念傅恆曩者金川奏績時以其祖父世篤忠

貞流光鍾慶會諭令建立宗祠自其會祖哈什屯下官為春秋致

祭今傅恆自應令其一體入祠酬庸俎豆至尙書果毅公阿里袞

宣力殫忱克彰勞勩昨歲賜卹時曾令入祀賢良今思其先世額

亦都遏必隆並以崇勩建有宗祠得膺祀典阿里袞亦應附食邀

榮而其父領侍衛內大臣音德尙未列入著與阿里袞一併入過

必隆宗祠用獎勵蓋該部卽照例行○軍機大臣等議准副將軍

阿桂等奏請賞還戶撒土職額國宣後裔賴君愛戶撒長官司土

司腊撒土職蓋世祿後裔蓋邦榮腊撒長官司土司均歸騰越州

管轄照例頒給號紙印信從之○壬子改天津府理事同知為古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三

北口理事同知○癸亥諭軍機大臣等緬匪恃其險阻煙瘴料內

地之人不能受此激我進兵而又拘留蘇爾相計殊狡猾甚屬可

惡固不可墮其術中若置之不問又於天朝體統有關是以降旨

令每年少派兵丁乘其不備往勦並蹂躪其地賊力自然疲乏昨

據阿桂彰寶等奏請各派兵由猛密一路攻勦朕以伊等之意尙

屬奮勉况僅於沿邊撲擊亦無緊要是以允其所請但思去年特

遣將軍大臣出派滿洲索倫吉林等兵數萬攻擊並未滅賊僅至

老官屯半途而止今各處兵俱撤彼處止剩綠營兵卽派侍衛等

往與去歲兵力懸殊焉能望其克奏膚功况猛密在老官屯之東

南儻我兵過後賊匪從後阻斷何以處之且進兵所需糧石甚多

伊等如何備辦摺內並未聲明惟含糊奏稱調兵進取是存何意

或阿桂等因賊本難辦不願進兵姑為此奏以嘗試則大謬矣為

臣子者辦理國家政務理宜籌畫妥協務期事有實濟豈可因事

較難遂將就以一死了事卽阿桂有可殺之罪亦當明正典刑朕

豈肯使賊匪戕害以壞大事阿桂如此居心實屬良心喪盡豈能

逃朕洞鑒耶著傳諭阿桂等令其據實明白回奏至哈國興在彼

最久彼處事件伊皆深知並著傳諭哈國興將如何辦理之處奏

聞候朕另行裁度再降諭旨○乙丑召宮兆麟來京以三寶署貴

州巡撫○辛未以富勒渾為浙江巡撫王直望為浙江布政使

東按察使○壬申諭向例應封宗室特派大臣等考試按照等次復

封原欲使宗室勤習騎射繙譯伊等得以承受國家優恤隆恩但

此內業經考試與應封之例不符者若下屆仍准考試未免太無

區別不足以昭勸懲所有此次考試例不應封之永修永封景煥

和倫泰除此次停封外嗣後俱不准其再入下屆考試之內將來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三

應封宗室等如有考試與應封之例不符者俱不准其再入考試

將此永著為例○以姚立德為山東按察使由江南准

十二月甲戌免新疆本年額糧十分之三○乙亥諭今日偶有詢

問四阿哥之事遣人至書房傳旨知四阿哥因祀神竟未進內祀

神行禮原在清晨祀畢仍可照常進內乃四阿哥藉此為名一日

不進書房殊屬非是但較之夏間八阿哥自圓圍擅行入城者

其過稍輕此次姑從寬免責向後如不知省改一經查出不能再

為曲恕其師傅諳達所司何事著卽查參議處○丙子諭崔應階

歷任督撫向日辦事頗能認真近歲以來履行錯謬恐伊年逾七

旬精力不能振作因降旨令其來京陛見今召見奏對察其神志

果遜於前但未至於衰邁封疆重寄自非所宜而總漕事務不繁

尙堪勝任崔應階著補授漕運總督高晉俟崔應階到後仍回省

城專辦總督事務其閩浙總督員缺見令鍾音兼署候朕另降諭旨至崔應階於辦理楊開鼎等將駕廠應修戰船被水衝擊僅令賠補了事不即據實參奏殊屬非是仍著交部嚴加議處○以裘日修爲工部侍郎由順天府尹遷○己卯諭裘日修著仍兼管順天府事務其順天府府尹員缺著吉夢熊補授寶光龜前因捕蝗一事照部議革職但究係拘鈍無能尙非大過所有通政使司副使員缺著加恩令其補授○庚辰諭向來州縣官升用京職者有卓異應升及即升俸深三項其中惟俸深之員多因事簡之缺歷任日久循資按格升授即令在外亦不必盡能見長原無庸議至卓異人員多係才能出眾特薦劾於地方事務素稱諳練而即升者或錄其微勞或獎其稱職均經督撫甄覈亦多有外任得力之員及一經循例內升雖有遷擢之名轉令投閒置散不獲展其所長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五

該員既日就頹靡而在外有司又少一堪資驅策之人於器使人材慎重吏治之道均無裨益嗣後凡州縣已升京職人員於吏部月選後俱著直省督撫量該員年歲才具填註切實考語送部該部另班帶領引見候朕裁奪分別內外錄用其從前由外任已經升補京缺者並著該部查明即帶領引見再行酌量降旨至行取之例久經停止但見在京員中或有前由行取內升者並著查明亦即帶領引見○壬午命五城粥廠每廠日增米一石○乙酉諭范宜賓於藩司任內因捕蝗不力節經部議降調無缺可補念伊前爲御史時尙屬勉著加恩仍以御史用○諭向來吏部定例四品以上京堂降至六品以下者既無應補之京堂員缺又以京堂品秩崇優若補用司員與體制不合遂停其補用殊屬非是京堂品級雖優如因事獲譴既經予降自應按品授銓用人乃朝廷

東華續錄 乾隆七二

大權黜陟進退惟視其人之自取設官雖有崇卑示謫本無同異即由崇階而降爲末秩惟上所命孰敢抗違若拘堂不降司之說輒以會膺高位不屑於復就下僚是國家詔祿之典竟任臣下自專揀擇紀綱之謂何且以堂官降爲司員與體制又有何礙若因而停其補用則此等人員一經鑄級遂致擯錮終身所謂愛之適以害之於伊等又有何益此皆相沿前明陋習不可爲訓著該部另行改議具奏尋議奏嗣後除降至從五品以上係有缺可補之員仍照例辦理如降至五六品以下應與各項降官一體以對品之缺敘補從之○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桂奏緬匪遣人送書即作回書令他矣細齋回餘人俱留未遣朕即降旨申飭今再四思維伊等所辦大錯緬匪狡獪我遣往之人彼既拘留必遣微末緬子不遣真正頭目我若遣之使還賊匪可以得我消息即留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五

而不遣彼亦無所顧惜且賊匪留我多人不行送還而賊匪遣來之人我反放回有是理乎阿桂等一聞賊匪遣人前來即謂可以草草了事並不詳計即將他矣細遣回不但賊匪可得我消息且轉爲其所輕阿桂等亦意料不到乎此事在阿桂彰寶二人係出於何人主見著據實明白回奏賊匪此際已得我消息諒再不遣人前來萬一復遣人來斷不可遣回即全行送京今年雖不遣兵若依阿桂之意一味草率完事亦斷不可從前平定西北兩路往往不利其後反得乘機奏功因得平定準夷回部今辦理緬匪殊非西北兩路可比此皆由阿桂等辦理不善所致坐失機宜然緬匪獲罪於天滅亡有日我宜相機辦理近據阿桂等以老官屯賊目諾爾塔遣人送書前來懇請今年不必進兵而我今年自遣蘇爾相後並未另遣人去今阿桂等復將他矣細遣回賊匪聞今年

二九七

不進兵信息必不設備此機斷不可失明年瘴退之後乘其無備
 整旅勦滅賊匪方為妥協但我兵明年進發斷不可稍露形迹即
 騰越等處人亦恐有潛行通信與賊者宜密而又密著順便傳諭
 阿桂彰寶此際密訪識路人按該處地方形勢詳問何路瘴輕利
 於進兵如何整兵進勦使賊匪防備不及之處通盤籌算詳細妥
 議具奏○庚寅諭丁憂回旗在原衙門行走之滿洲蒙古道府人
 員及卓異候升丁憂回旗之知縣以上等官並理事同知通判會
 經卓異內升者俱查明帶領引見嗣後著軍機大臣三年題奏一
 次○秦勇均因病解任以畢沅為陝西按察使○吏部議奏貴州
 巡撫宮兆麟於辦理運京鉛斤奏報起運日期前後不符及戶部
 參出又不自行檢舉請照例革任得旨宮兆麟前在湖南按察使
 任內辦理張宏燧一案與巡撫常鈞不肯隨聲附和辦事尚屬認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三
 真是以疊加擢用升授封疆近見其所辦事件動多屬率貽誤惟
 恃口舌為能毫無實際難以復勝巡撫之任宮兆麟俟到京之日
 再降諭旨其貴州巡撫員缺著李湖補授○辛卯以吳壇為江蘇
 布政使調胡季堂為江蘇按察使降宮兆麟為甘肅按察使○壬
 辰諭御史陳聖時摺奏火器營房工程經督辦大臣奏請交內閣
 六部都察院派員承辦御史有稽察刷卷之責若分辦工程恐彼
 此意存瞻顧與從前兼部事屬相類合行停止等語所奏非是工
 程處派送御史於承辦之中兼寓稽察之責該工支放奏銷其中
 如有情弊自當隨時糾劾其職掌正屬並行不悖况派工御史數
 止二員其言官之未經司工者尙數十人該工設有弊端伊等一
 有風聞獨不當據實舉發耶其於官制職掌有何妨礙至該御史
 以御史停止兼辦部務為詞不過借為援引之名欲巧行其敦體

好名之計於政體尤有關繫從前御史兼辦部務其來已久於事
 並無窒礙因傳為訛會經奏及以衙門各有專司本任或難兼顧
 此例遂爾中止其實御史在部兼辦該堂官或有行私舞弊情事
 較之不在部中者見聞確近即行據實參奏朕必以其不憚上官
 深為嘉許即該堂官向在本部善於彌縫朕亦必秉公究理所派
 大員當此綱紀肅清之時亦誰敢徇官官相護之情不惜以身試
 法自貽伊戚耶况兼部御史即因堂官稍存隱忍之見其他專司
 稽察該部之御史及不兼部務各員又豈毫無見聞甘心緘默耶
 近日兼部之例一停各部或於保送御史時以平日幹練司員不
 肯聽其離部將中材碌碌者舉出充數乃係情勢所必至則停例
 之舉為有益乎我朝乾綱獨斷大權不稍下移 皇考世宗憲皇
 帝曾令六科歸都察院堂官管理彼時無識之徒尙有惑於臺無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三
 長官之陋說聯名瀆奏者賴我 皇考睿斷舉行至今諸事整飭
 該御史復囿於積習輒以言官不涉司員職任妄自尊大欲於朕
 前巧售其術能乎不能明季科道頹風專務自矜標榜馴致黨援
 門戶牢不可破其時國事敗壞此輩實為厲階此真可引為前車
 炯戒者不可不力防其漸也嗣後各部司員有已用御史而該員
 於本部素稱得力者仍許該堂官奏請兼部行走陳聖時所奏不
 可行著傳旨申飭○甲午諭耀海任科道時年久是以歷加擢用
 今所辦事件甚屬糊塗難勝侍郎之任見有查詢案件著留京俟
 詢明再降諭旨其盛京禮部侍郎員缺著志信補授○諭軍機大
 臣等據阿桂奏緬匪畏懼天朝故將楊重英等至今尙留養阿瓦
 城且拘留蘇爾相不送阿瓦仍置之老官屯此次復遣人來呈遞
 書信看來賊匪料及事無底止頗有悔心且自禁止貿易以來伊

處必用之黃絲等物價增十倍見在上下莫不需此而去歲亦頗有苦於兵革之狀等語緬匪天性狡猾敢於食言拘留使人毫無畏懼之意阿桂所奏甚謬至緬地貿易與俄羅斯不同俄羅斯每年以數萬金由內地買其必需之物至若黃絲並非緬匪必需要物無關輕重乃謂藉此可以制賊之命乎且不得黃絲上下急迫之語乃緬匪故造流言殊不可信阿桂等因存草率完事之見藉此為詞甚屬錯謬再伊等欲添兵辦理雖合機宜乃又稱明年再將賊匪情形察看一年並未提及進兵之事一味展轉枝梧不願大舉故如此塘塞具奏緬地險惡難攻朕豈不知但今年賊匪遣人送書因而停止明年豈可又不攻勦耶此際必須密行備辦務期明年進兵俟瘴氣一退即行前進出其不備痛加勦殺緬匪拘留我所遣之人若彼處再遣人來斷無遣還之理悉行留下盡數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二 三

解京看來賊匪不將拘留人送還諒再不遣人復來著傳諭阿桂等妥協辦理明年大舉加意訪察賊匪消息如遣人再來送書或訪得一切情形即速奏聞○乙未軍機大臣等議奏據伊犁將軍伊勒圖等奏稱兵丁民人發遣伊犁效力贖罪充當苦差者於三年期滿時能改過者滿兵駐塔爾巴哈台為兵漢軍入綠營為兵民人為民分晰辦理至發遣永遠充當苦差之人果能當差出力改悔前非似應照此辦理等語查罪人准其為兵為民原予自新之路然須視其犯罪之輕重分別辦理若本犯重罪永遠發遣者自與效力贖罪之人有別該將軍並不分別一例懇恩釋罪為兵為民所奏殊屬非是請交部察議但重罪之人果知罪改過效力奮勉者亦宜酌予以自新之路請嗣後所犯重罪人內如有改過奮勉者定為十年限期期滿該將軍大臣奏明請旨從之○是歲

朝鮮琉球來貢○會計天下民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三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五百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三十七石八斗一升九合四勺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三

臣王先謙

臣周濟蕃恭校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春正月免福建臺灣府屬本年額徵粟米○
 乙巳免廣東廣州韶州等府州屬本年官租十分之一廣西桂林
 等七府州屬本年官租及桂平等府州學租十分之三○丁未免
 四川甯遠等四府州屬建昌鎮標各營雷波等廳民番本年額糧
 ○辛亥命侍衛宣力有年因老病致仕者俱准戴原品翎頂著為
 例○癸丑撥部庫銀二十萬兩倉米十七萬石於直隸備賑○己
 未諭彰寶著來京陛見阿爾泰見令仍回四川總督之任德福侯
 阿爾泰回任後即馳驛前往雲南暫行署理雲貴總督印務彰寶
 侯德福到後即馳驛起程○戊辰以瑪興阿為左副都御史由給事中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二月癸酉命旌額理為烏什辦事大臣以邁拉遜署吏部左侍郎
由內務府○甲戌 上奉 皇太后啓鑾東巡○丙子免經過直
 隸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丁丑諭今日至寶稼營登舟見所
 設水營外圍席牆槩行幕以黃布甚屬非是向來巡幸所經水程
 營盤外牆率以葦席為之儘足以蔽內外惟江浙兩省因葦稀少
 代之以布即與內布城相屬高下亦略相等今乃於葦席之外復
 加布製且高逾數仞儼如大墻其意何取布匹為小民被服所需
 豈宜妄為耗費即如武清等縣去夏曾經被潦因加恩從優賑恤
 幸而民無菜色稍為慰懷若留此布為貧民補袴之用資衣被者
 不知凡幾顧置有用為無用使不知者幾擬於土木衣文繡豈朕
 省方觀民之意司牧之謂何曾不知體下情承上德乎前途有似

此者著即撤去所有布匹聽民閒買用庶不致成棄物山東毘連
 直隸恐亦聞風效尤並著速行除撤至水營內所備坐落數椽該
 督之意為朕披覽奏牘召對臣僚而設亦甚無謂且又未豫為奏
 明尤屬冒昧朕自辛未南巡以來川途所莅每日辦理庶務延見
 臣工俱在御舟諸凡甚為便適且並未以舟車廢事眾所共知此
 次允富明安之請巡幸山東所重在問民疾苦嘉惠羣黎實不欲
 絲毫耗及閭閻物力猶恐地方大吏踵事增華屢經諄諭一切務
 從儉約毋飾浮靡不啻三令五申楊廷璋何竟不知仰體朕意若
 此著傳旨申飭並將此通諭知之○諭各直省設立將軍副都統
 原為管轄駐防兵丁無將軍副都統處則設城守尉管理城守尉
 雖係三品其職幾與副都統相等且又獨駐一城辦事亦在大臣
 之列補授後謝恩請訓例應自行奏聞至與各城協領一體於年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旨陛見如不准來於次年再行請旨著為例○辛巳諭大學士陳
 宏謀老成端謹敷歷宣勤簡任綸扉正資倚畀前以抱恙屢次懇
 請解任調理節經降旨慰留令其安心調攝無庸開缺冀春和可
 待復元今據奏精神恍惚仍復如前若再因循戀職實難自安請
 開缺回籍調理等語情詞肫切勉從所請著加太子太傅以原官
 致仕並賜御用冠服朕親賦詩章以寵其行令伊孫刑部主事陳
 蘭森隨歸侍養回籍後仍加恩按原品食俸俾得蠲疴頤養期臻
 耄耋用昭優眷老臣至意○免直隸滄州等五州縣民欠借穀並
 武清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五○癸未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御舟過
 興濟臨閱視大槩情形似宜僅用減水石壩不應更立厓座該處
 河道本屬深通當春合水發之時底水猶然寬裕以朕所御安福

艚而計船身受水約三尺餘浮送尚屬便利則江廣重運糧艘儘足遊行無礙毋庸更資插座節蓄常時既不藉其利而一遇運河漲盛插口窄小難容又有金鋼牆攔阻不能立時宣洩易致漫溢為虞若拆去插牆改為減水石壩使河流隨時暢瀉自為因地制宜之道且插底見在高出河面約五六尺若俟漲滿平底方令減網其勢已遲或將舊有插底落低數尺改為滾壩坦坡以次漸落並將下游引河及歧口入海處所逐層疏導俾成建瓴之勢無稍壅滯則較此特長水三尺即可隨時由壩滾消無慮積久而溢而出口水誌比今尚餘三尺並無慮重運之或致膠舟此工庶不致虛設昨楊廷璋因去夏雨水過多運河漫溢淹浸田廬而興濟以下更無減水之處議於天津城西芥園左近添設減水壩一座以洩盛漲朕昨親臨相度可覺其地距津城太近不能經久無弊因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勘悉心籌度據實詳悉妥議具奏楊廷璋等尚須至山東境上送駕表曰修奉到此旨亦不必如馳驛之迅速須按程而行約計楊廷璋等同至滄州適與相會尚可從容妥辦不必赴山東行在復命俟回鑾至直隸面候閱定再為指示所有御製興濟插及芥園壩工二詩並著鈔寄閱看○兵部議覆兩江總督高晉奏武職官員子弟其隨任入伍年久者向無禁止本省應試之例但伊等究係官員子弟一經中式即占該省武舉名額請將此項兵生無論在營年久槩不准其應試等語應如所請嗣後不惟禁其應試並不准其入伍食糧即籍隸本省之遊擊都司守備其子弟入伍應試亦俱令各歸本籍州縣從之○甲申諭前於寶稼營登舟見所備水營外圍席牆以黃布又添設座落板房均為過當楊廷璋並未先行奏聞輒爾糜耗物力不能體朕省方問俗之本懷業已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昨據尹繼善等將審訊賽哈賴謀毒格格致死使女寨罕寨一案情形具奏尙未明確卽如究出喇嘛巴爾丹格隆與賽哈賴有姦給與毒藥一節卽係索琳等在彼曾經詢及之事此等糊塗喇嘛導之使言安知其非信口妄供豈遂可爲此案的實證據至賽哈賴平素與格格有何仇嫌何至設計下毒自必有主使之入如果根究得實毫無疑義則將賽哈賴處以寸磔自不爲枉若竟出自納遜特古斯之意卽並加以重罪亦所自取若因關礙格格惟向一面推求執喇嘛給藥之言妄加鍛鍊則又何求不得人命至重豈可使案情介於疑似遠處以極刑乎朕意此案疑竇甚多其關鍵似不在此昨啓鑿前曾向尹繼善劉統勳詳悉面諭何不遵旨細加詰訊耶如所稱見在使女惟桂格一人係莊頭之女性極愚蠢爲格格所不喜而見所親信之一二人俱係蒙古使女等語殊未明晰此案所最喫緊處乃當時中毒未死之使女四人或全係蒙古或有內地之人一爲訊明卽可得其中要領而彼時給使女同喫或卽當賽哈賴賞給或俟其退出後再給尤爲扼要情節何舍此不問轉就見在使女而言乎且格格乃親王之女媵婢當必不少豈無可親信伏侍之人何至轉用蒙古女子卽據弘旰所云當時媵婢原有六人後退回兩人復又如數換往其年長者已在彼婚配卽不許進內服役等語其理亦不可解媵婢既有六人且又經更換何至皆不堪使令僅存一蘇蠶之桂格况格格與納遜特古斯不睦何轉擇彼處使女加之親信而媵婢一經婚配卽不令進內納遜特古斯有何威令竟能嚴切若此其情節卽多滲漏皆所當逐一訊及者前曾諭尹繼善等如格格有應行質問之處不妨面詢卽傳言往問亦當選明白章京前往今摺內並無一語

提及豈有所顧忌尙未辦至此乎至於納遜特古斯平日別有曖昧私情格格嫉妬不容遂爾參商自屬情理所有卽格格平日不能孝敬納遜特古斯之母因而憎惡亦難保其必無然亦何必竟欲致之於死卽或因格格今年例應進京納遜特古斯等懼其洩漏彼間情事殺以滅口設其計果行甯不慮格格身死不明爲王府所詰責乎至土默特貝子哈穆噶巴雅斯瑚朗圖業因索琳等在彼查審事件驚懼病亡茲將此案人犯解京質訊致其家不能與之持服若再不加意精詳始終難成信讞輒將彼地之人抵以重辟更復成何事體格格爲天潢近支如果訊無別情朕豈肯過加責備若謀毒案情果實亦豈肯偏向納遜特古斯等曲示保全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雖匹夫匹婦亦不使稍有冤抑况關繫格格及額駙乎著傳諭尹繼善等遵朕此旨備細研訊務得確情卽行據實具奏○庚子賜山東召試諸生初彭齡等二人舉人○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等查審土默特一案前日所奏情形未爲明晰昨已將案內應行查訊緊要關鍵詳細傳諭今據尹繼善等奏訊出納遜特古斯令喇嘛巴爾丹格隆配合毒藥謀毒格格各情節其事實屬大奇已於摺內詳加批示矣納遜特古斯何以必欲謀毒格格其故殊不可解若止因夫婦不睦則其分居已經數載納遜特古斯縱有私情苟且之事惟所欲爲格格原未能禁阻何至勢不兩立必不相容設云畏格格今年例應進京恐洩其事納遜特古斯又有何事慮其洩漏若不過因與格格參商則誠親王家早已備知初無待格格之面訴卽格格向誠親王盡情告述誠親王又如納遜特古斯何若云納遜特古斯實有懼格格告訐之事除是謀爲不軌否則何至殺以滅口而土默特乃內扎薩

克伊父子受國家厚恩朕視之不啻如子孫伊等有何怨望而忽懷異志且朕何如主今何如時眾扎薩克皆懷德畏威亦豈肯容其略萌逆蹟無論納遜特古斯斷無此心即欲作不靖能乎不能此固可信其必無其餘更無從揣其甘心謀殺格格之故且納遜特古斯豈不計及格格與彼雖不相和好留之豈能為害若將格格致死甯不慮太監等之告發罪且安逃納遜特古斯雖愚當不至是尹繼善等亦曾平心請求及此否據見在所取之供其中即多疑竇巴爾丹格隆既供毒藥係伊配合必當究其係何藥味今尚有無存留非根究明確實有證據不足以成信讞至所稱諸婢女中毒後令巴爾丹格隆診視伊如果與謀何妨伴為不知或託言他病以掩其罪蹟豈肯轉向同人送飲食與否且為之用藥解毒乎此又情理之不可曉者若此等皆不加詳慎遽爾顛定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九

案何以服其心如果訊有實據眾供僉同不但賽哈賴罪應寸磔即納遜特古斯敢於忍心謀害格格罪亦應死設或案情不真羅織成獄令賽哈賴等皆以冤死而土默特一部落竟至家破人亡則將來扎薩克子弟尚敢復娶諸王之格格乎看來此事必係索琳等在彼誤認兇謀要犯妄加疑訊此時意存迴護遂仍照原審情節招尋而軍機大臣等又無能持正之人任其遷就取供急圖了事觀賽哈賴之委頓難堪則索琳等前此之曾經鍛鍊可知矣試令索琳自思如果當日確見賽哈賴為此案正犯則納遜特古斯乃應行質訊之人何不即在彼逐層根究轉將要犯交付竟爾回京甯不慮其串供狡賴乎今已諭令索琳馳驛前來行在尹繼善等務宜虛公研訊毋得稍存成見致失平允從前面諭應行訊問格格等之處實為緊要關鍵尹繼善等曾否問及何以兩次摺

內不是一辭豈竟信見在之供為可據以定案遂將格格一層付之不問乎格格為誠親王之女朕豈肯過為苛求轉備向納遜特古斯之理但事期聚實獄貴持平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此案斷不能聽其草率完結如前諭所指應問格格各條訊明果無疑義即詢明用毒情節於格格處實有關係亦當究其藥從何來如何下藥眾證確鑿方足為據又豈可使之稍有枉抑乎但降此旨時並召見色布騰巴勒珠爾扎拉豐阿據奏聞得納遜特古斯去歲曾將伊親兄吹扎布下毒幾死經喇嘛醫治至今未愈眾所共知朕從來不存成見此語出伊兩人之口又當不虛納遜特古斯於其親兄尚且不顧何有於格格其事又難保其必無矣即吹扎布一節亦當一併訊明即可為此案印證納遜特古斯自更無從抵飾朕亦非必欲故為開脫將此傳諭尹繼善等總之無冤人無曲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十

法可也○是月欽差尚書裘日修等奏查青縣滄州兩處減河之設原因洩泄河盛漲非同插座啓閉兼以蓄水且見今插座皆高出河面數尺水淺既不藉插版之節蓄水發則惟賴減河之暢流况插口原不甚寬每口又有難心堵間隔轉使水勢不免壅滯誠宜用滾水石壩不應更立插座其滄州捷地原插形勢兜灣改壩應近河邊裁曲就直以順水性至減河因節年過水受淤俱有壅塞必須測量高下節節疏通使其順流達海見由捷地勘至入海歸宿之處復折回勘至青縣之興濟將應挑濬事宜悉心妥議候回鑾指示遵行得旨是知道了

三月壬寅朔增山東本年學額○吏部議奏戶部侍郎索琳審理上默特一案錯謬旋回奏自請嚴議應降三級調用署刑部侍郎博清額隨辦錯誤應降二級留任從之○癸卯以桂林為戶部右

侍郎德文為山西按察使由甘肅○命降調戶部右侍郎索琳
署內閣學士在軍機司員上行走○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查
審土默特一案降旨時並召見色布騰巴勒珠爾扎拉豐阿原以
事涉蒙古使伊等知朕辦事一秉大公不肯因誠親王之女稍有
偏向致蒙古人或受屈抑此朕本意也乃伊二人同奏稱聞得納
遜特古斯去歲有謀毒伊親兄吹扎布之事此語出自伊等之口
當自不妄伊等同係蒙古又素無嫌怨豈肯造言傾陷可見天道
昭彰此等虧心害理之事斷無不敗露者納遜特古斯忍於毒害
其兄何況格格從前朕尚恐承審大臣等未免因礙格格專就
賽哈賴一邊有心鍛鍊是以屢降諭旨務令持平今既有此情節
則納遜特古斯之陰險兇殘實無可疑矣但謀毒吹扎布一事其
情罪較謀毒格格更重自應嚴訊得實前據究出賽哈賴毒藥得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自巴爾丹格隆而濟爾泰亦屬與謀則納遜特古斯謀毒其兄斷
無不與此兩人同謀之理可即就此兩犯嚴加鞫訊自必底裏盡
露迫眾供確鑿一經質訊即納遜特古斯諒難復為支飾其案可
以立定則謀毒格格一案更可片言而折矣至將來結案自當以
謀毒吹扎布一節定罪即如內地案犯弟謀殺胞兄已行者律當
凌遲而夫謀殺妻雖已行止於絞監候若兩案並犯從重歸結今
納遜特古斯設計謀毒其兄圖襲伊父之爵其情甚為可惡以此
定其罪案辦理時更覺名正言順而為扎薩克除此逆倫敗類即
眾蒙古聞之納遜特古斯獲罪並不由格格更當心服賽哈賴謀
毒其主亦自律有明條將此諭令尹繼善等即行審明按律定擬
具奏○乙巳 上至曲阜展謁 先師孔子廟○丙午 上釋奠
先師孔子○丁未 上謁 孔林○祭 少昊陵 元聖周公

廟○賜衍聖公孔昭煥合族銀幣有差○諭前歲修葺太學告成
因念闕里 廟堂設有犧象諸尊爰擇舊藏周范銅鼎尊等十事
陳之 大成殿用備禮器茲臨幸曲阜謁 先師閱視所列各
器不過漢時所造且色澤亦不能甚古惟茲昌平 聖里宜陳法
物以為觀美著做太學之例頒內府所藏姬朝銅器十事備列
廟庭用愜從周素願俟朕回鑾後慎選郵發交與衍聖公孔昭煥
世守勿替以副朕則古稱先至意○戊申 上奉 皇太后回鑾
○辛亥秦鏐緣事降調以劉秉愉為湖北按察使由湖南○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等奏審訊納遜特古斯已將謀毒伊兄
吹扎布情節供認不諱業於摺內批示矣既經訊明俟吹扎布來
京一為質證即可定案見在可無庸再為研鞠致伊轉生疑懼止
須嚴密防範毋令稍有疏虞至將來定擬納遜特古斯罪名摺內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並應敘明謀毒格格一節不過夫謀妻律絞候今伊謀毒親兄忍
心害理實為罪大惡極自應從重擬以凌遲雖律載謀殺期親尊
長已行者斬已殺者凌遲處死但律設大法而緣情定罪貴有權
衡如納遜特古斯之謀毒格格即令侍女分食中毒而死是其計
行而格格並未入口尚可謂之已行而未殺至謀毒伊兄吹扎布
業令飲藥得病吹扎布幸而醫治不死而納遜特古斯必欲致死
其兄之兇謀已遂即與已殺無異正不得拘泥律文曲為輕貸著
傳諭尹繼善等定案時將納遜特古斯照凌遲律定擬並將伊謀
殺親兄情真罪當並不由謀毒格格之故明晰敘候朕另降諭
旨俾眾蒙古聞之知朕辦理此案一秉大公至正而蔑倫兇惡之
徒罪由自取當益感恩畏法將此諭令知之此數日閒得雨否若
得雨速奏來○乙卯盛京兵部侍郎富德內閣學士陸宗楷以年

老休致○召金祖靜來京以蔡應彪為貴州按察使○戊午諭去歲福建巡撫鍾音查奏楊開鼎捏報小修戰船一案朕以該督崔應階僅令賠補了事不即據實參奏知其年力就衰未能振作難以復膺封疆之寄因令崔應階來京陛見調為漕運總督至閩浙總督員缺鍾音未嘗不可勝任但案由鍾音舉發若巡撫劾一總督即以其缺授之恐開覬覦傾軋之漸是以止令鍾音暫署彼時原欲用富明安為總督又因其今春有應辦東巡事務今由水程回鑒明日即出山東境伊並無經手未完之事富明安著補授閩浙總督即赴新任其山東巡撫員缺著周元理補授所遺直隸布政使員缺著楊景素調補甘肅布政使員缺著尹嘉銓調補山東布政使員缺著海成補授所遺安徽按察使員缺著圖思德補授○以福德為盛京兵部侍郎降博清額為內閣學士以瑪興阿署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刑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署 ○庚申免甘肅通省民欠籽種口糧倉穀○壬戌以圖桑阿為甘肅按察使由陝西驛道遷 ○癸亥吏部議奏署雲貴總督彰寶前任貴州巡撫宮兆麟喀爾阿布政使觀音保按察使金祖靜等於署威甯州知州高璋等短缺鉛斤米石及短發工本等款不行查揭應照例降革得旨依議宮兆麟著革任彰寶著降一級留任金祖靜著降三級用○甲子 上至捷地閱隄定捷地興濟二屆為減水壩罷芥圍減水壩工○乙丑諭去年十二月誠親王具奏額駙納遜特古斯之子乳母於送和碩格格食物內置毒格格未食致使女誤食身死懇請查辦朕以此事甚屬荒唐可疑然不可不究特派羅卜藏錫喇布索琳博濟額等面降諭旨令前往土默特秉公審辦斷不可以王女意存偏徇用藥毒人乃奸民伎倆蒙古風俗醇樸決不出此或係格格誣賴亦未可定爾

等到彼不可屈枉於人務得實情具奏旋據索琳等奏稱使女委係中壽身死提一應干連人犯逐加嚴審眾供僉同朕即降旨以索琳等辦理此事並未審出確證惟拘泥誠親王原奏將納遜特古斯之子乳母賽哈賴嚴加究審遽以為實甚屬非是因降旨令索琳等將案內人犯並納遜特古斯一併解送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辦並令將格格一同護送前來仍將索琳等交部議處但此事愈想愈覺可疑納遜特古斯於格格何至懷仇有用藥毒害之事其中不免另有別情屢經降旨承審大臣如有應問格格之言不妨當面詰問必須審辨詳明使外藩不至屈抑後據承審大臣陳奏審出大槩情形仍係照索琳等將賽哈賴審訊具奏朕猶以為斷乎不可如果賽哈賴置毒是實即將賽哈賴凌遲處死亦非屈枉即納遜特古斯亦有應得之罪但此案罪名甚重關係多命若惟嚴刑窮鞠何求不得必須詳之又詳訊出證據定罪方無冤抑復經降旨訓示尋據尹繼善奏稱此事審係納遜特古斯令喇嘛巴爾丹格隆配毒將格格謀害此事令人愈不可解納遜特古斯何故必欲謀害格格縱伊夫婦不和亦何至用此毒計若謂今年係格格進京之年恐其怨知於王亦不應謀害如此之甚即使怨知於王伊等夫婦不睦非大關緊要之事王亦何能過問如有致死格格之事即非用藥毒害彼處太監等豈肯緘默自必告發治罪伊雖至愚諒無不知此案疑實甚多若即據此定罪嗣後扎薩克子弟皆不敢向娶王女矣因召見軍機大臣並色布騰巴勒珠爾扎拉豐阿等據色布騰巴勒珠爾扎拉豐阿奏稱去年納遜特古斯曾用藥毒害伊兄吹扎布垂危急救得生至今尙未痊愈此事眾所共知朕以既有此奏因傳諭尹繼善令吹扎布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來京歸案質審茲據尹繼善奏稱吹扎布供伊弟納遜特古斯謀害是實訊之納遜特古斯亦皆供認質之各犯矢口不移納遜特古斯謀襲伊父貝子毒害親兄實屬罪大惡極雖未致死已與業經殺害者無異是用藥謀毒格格之罪尙輕請照謀殺期服尊長律凌遲處死等語據尹繼善此奏看來納遜特古斯謀害伊兄誠為怪事蒙古向來稟性醇樸惟知念經敬佛禱祝之外從無此等兇險惡習是以朕於審訊納遜特古斯之時屢經降旨指示今承審大臣審訊謀毒伊兄之事甚明據稱納遜特古斯謀害伊兄成疾羅布藏錫喇布曾為請假送回游牧至納遜特古斯必欲謀害伊兄者不但謀襲父爵並因以每逢進京吹扎布因其不肯屢加管教回至游牧將伊貪酒聽曲之事稟知伊父將伊責處因此懷恨用毒謀害似此喪心蔑倫實堪痛恨不但於法斷難寬宥亦為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十五

天理人心所不容即朕蒙古亦為納遜特古斯所玷辱矣理應即將納遜特古斯凌遲處死但念係年幼愚昧所致是以施恩免其凌遲改為斬決其用藥謀毒格格之濟蘭泰寶哈賴巴爾丹格隆俱照律凌遲處死將此通行曉諭眾蒙古等嗣後各教訓子弟遵循蒙古醇樸舊俗敬佛念經奮勉當差痛改惡習以承朕恩眷○已已諭昨阿桂忽奏請今年大舉征剿緬匪因降旨嚴飭並令明白回奏今阿桂奏到頓改前言謂伊前此奏請大舉之說並非於本年即辦欲及早將糧石等項從容籌備以期諸事就緒復將伊意所見及臚列清單具奏阿桂此奏又屬取巧緬匪性極詭詐知我兵大進斷難取利是以有意激我使我耗費兵力轉於彼有益朕早已洞燭其奸若彼無量可乘斷不可輕議大舉屢降諭旨甚明然彼既食言則相時勦襲使賊匪不得安息以疲其力亦不可

東華續錄 乾隆七三

少也阿桂果有礙難辦理之處即將實在情形聲明具奏亦無不可乃前此惟以今年大舉進剿為詞稱請來京有面奏事件請訓後回至軍營尙不誤進兵之期今又變其前說謂並非今年即欲大進而摺內所列六條亦不過尋常籌辦事宜並非機密要務不便形之奏章不可告之彰實必須前席面陳者其意何居總之阿桂辦理此事始終茫無主見又思家念切故以前說妄行瀆奏經朕鑒察其隱降旨詰責伊無詞可對始如此巧為文飾則其思家畏事之心不啻肺肝如揭矣如阿桂摺內所請籌備馬騾一節共需馬騾三萬四千餘請交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等省分辦等語四川貴州廣西等省產馬本屬無多數年用兵以來購辦已為竭蹶若此時復令辦解實有所難即如李侍堯見至行在陛見試問伊粵西省辦馬二千匹能乎不能則四川貴州等省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十六

之辦理不易更可想見又前歲進兵時經過地方絲毫不使累及閭閻並為加恩賞賚惟期民共安恬而馬騾必待齒力長成方堪適用若本非產馬之地素鮮蕃孳安能咄嗟而辦阿桂豈見不及此而故為此必不能行之說非空言塞責而何至於辦理緬匪一事朕初非好大喜功必欲窮兵荒遠前因其騷擾近邊土司不可不加懲創而賊匪公然抗我頗行自難曲宥然猶待以一年仍不知悔罪輸誠實有不得不辦之勢始大集兵力進剿迨大軍攻圍老官屯無如水土惡劣官兵多有損傷即傳旨撤兵休息適賊酋又遣人至軍營呈願投降納款遂允其所請赦罪班師乃緬酋狡黠為心旋即反悔竟不進表及歸我擄人該總督移檄責催反敢將差往之都司蘇爾相拘留賊寨是緬酋深知我兵限於天時地利激我再舉彼得坐乘便利設或墮其術中徒然勞費無益於事

三〇七

此理實爲易曉故屢飭阿桂等不宜輕舉第賊匪反覆無常敢以
講謀激我因令阿桂等於秋冬閒酌量情形以備師擾其邊界俾
賊疲於奔命以待機有可乘乃阿桂並不遵旨熟籌轉奏請復圖
大舉試思老官屯撤兵甫閱年餘今若復議進剿非惟適中賊計
亦且師出無名若爲拘留蘇爾相起見彼不過一總督差官又何
值興師動衆乎阿桂妄爲此奏朕固知其非出於誠心特因降旨
詰責姑撫拾浮詞圖掩前言之失耳如摺內所稱辦理糧石等項
及今豫備一二年內可期就緒等語尤屬謬誕滇南徑險山多糧
餉艱於輓運且甫辦軍需以後何能即時儲備充盈亦猶馬匹之
不能驟長供用若如阿桂所奏需兵四萬餘糧馬各若干萬斷非
一二年內所能如數籌備極速亦須以十年計而此十年之閒內
地且日以爲用兵不息豈有爲此么膺小醜爲此無益之理乎且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十七

就見在情形而論不宜大舉進剿天下無不共知獨阿桂創爲此
說卽令雲貴兵民間之有不竊笑而痛恨者乎阿桂在滇已經數
載彼處情事皆所深悉乃將斷不可行之事故欲爲其所難豈其
本心果若是乎阿桂實乃喪盡天良不堪極矣伊如因思家念切
不能自制何妨據實懇求朕或令其來京亦未可定似此任意取
巧飾詞具奏朕何如主豈容其施此等伎倆乎阿桂辦理此事始
終不肯稍效悃忱實力籌畫惟知逞其小智巧飾妄奏實不足齒
於人類阿桂著交部嚴加議處仍令其明白回奏並將此旨及阿
桂摺單令行在大臣等閱看仍譯漢通諭中外知之○盛京工部
侍郎耀海以不勝任開缺以三品小京堂補用

夏四月癸酉命各衙門堂官司員每日辰時入署辦事不得遲緩
○甲戌命戶部侍郎桂林軍機處行走○乙亥諭前諭各省督撫

將州縣升授京職人員填註切實考語送部另班引見原欲爲外
省多留熟練之員期於吏治有益今日引見月官內有籤升中書
之山西省卓異知縣王巨源該撫鄂寶所出考語不過尋常品評
業降旨依擬用第思此例行之日久恐不免有流弊雖人才優劣
不能逃朕洞鑒固無慮註考之獎許失真但人情喜外任而不樂
京職大抵皆然督撫或因其久隸下僚託留熟手爲名心存遷就
而不肖屬員或並因此啓夤緣倖進之風亦不可不防其漸卽以
辦事而論州縣雖有刑名錢穀之責然案牘悉由自理難保其必
無高下任情自不及部院衙門之事有準繩集眾思而成公是且
外官每耽安逸亦不若司員之終日服勤誠令伊等在京供職數
年留心學習再行簡擢外用未嘗不更可造就成材昨曾諭吏部
將見任京員中由卓異等項內升者查明帶領引見並予甄錄記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十七

名備用自無慮其終滯曹司亦可無庸豫爲別擇所有月選內升
人員督撫出具考語送部之例可不必行嗣後吏部將此項人員
每三年查辦一次列名帶領引見候朕酌量錄用着爲令○丁丑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戊寅諭前據范宜賓奏各省藩臬陳
奏事件不應先行呈送督撫閱看一摺曾諭令各該督撫明白回
奏今據先後奏到十餘處大率稱督撫藩臬於奏報收成晴雨等
事恐其錯誤往往互相質證至條奏地方公事兩司亦有稟商督
撫者若不呈閱亦不向其索看等語朕殊不以爲然向來藩臬條
陳不過各就該省之錢穀刑名事件摺拾敷衍朕或批交督撫議
覆或批令告之督撫酌量可行則行是地方公務原不妨彼此商
榷其事轉無甚關礙至收成晴雨等事令藩臬亦得專摺奏聞者
誠以水旱豐歉情形事關民隱冀得互相參覈不致粉飾欺蒙以

收兼聽並觀之益若彼此商同入告依據葫蘆無裨覈實則督撫一奏足矣安用是重見疊出者為耶至若督撫果有不公不法之事藩臬聞見既真原應據實入告然朕並不以此責之兩司俾得鈐制上官致開告密之漸而兩司亦從未有劾奏督撫者即如近年以來良卿方世儒等在法營私為天道所不容惡蹟自然敗露各正刑誅而該省藩臬初何嘗於朕前奏及一語則大吏之自取重戾又豈必待兩司之舉發乎且督撫既膺委任豈轉不及藩臬之足信朕亦不肯過為逆億若使藩臬中實有廉正可信逾於督撫者亦即以督撫任之又何肯不加擢用轉令其隱為糾伺乎總之整飭吏治之大要恃朝廷綱紀肅清自不敢有扶同蒙蔽之事初不在乎設法峻防若燭照稍有不周則雖檢制加嚴適以滋弊此為君之難也即如近日范宜賓與胡文伯意見抵牾朕因高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二十九

奏知留心察覈初未有所偏向及見胡文伯在任辦事種種未協難以復膺封疆重寄因子罷斥並非由范宜賓之劾奏而范宜賓查奏捕蝗不力一事彼亦同干吏議又何嘗因其不畏巡撫特為獎賞乎朕辦理庶務惟崇實政不欲斤斤乎禁令之具文呈閱摺橐一節督撫與聞及不與聞皆無關事理輕重如兩司慎密自矢固屬分所宜然設欲借此為諂事逢迎亦彼自甘庸下總不能逃朕之洞鑒前此督撫等覆奏之初曾交軍機處臬齊再奏定奪今奏到者已及大半想續奏者亦不過如此毋庸俟奏齊再為定議即以此明降諭旨通諭中外知之○己卯諭福德留京仍以內閣學士在軍機司員上行走所有盛京兵部侍郎員缺著伯興補授○庚辰命山東購麥運京備糶○辛巳諭京察滿洲翰詹各員兼部行走列在一等者即入部員數內比較其原衙門另班聲敘之

例不必行又各部院到任未滿半年之員所有原衙門註考之例永行停止至各衙門人員在緝書房行走保送一等者准其自為一項吏部帶領引見並著為令○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崔應階奏臺灣地方半係粵莊俱廣東民人居住若地方官亦係粵人恐不無瞻徇同鄉即或遇事秉公又易生嫌怨滋事辦理頗為掣肘請嗣後廣東人任臺灣文員者槩令迴避一摺彼時以其為調劑官民起見似亦防微杜漸之道是以批交該部議覆准行今金門鎮總兵龔宣來京陛見召對之次詢以臺灣地方情形據稱前歲冬間粵莊民仇殺一案曾經派委文武員弁內籍隸閩粵省分者曉示伊等以同鄉相信易於聽從旋即解散况見在臺郡武職閩籍並不迴避而文職則槩屏粵人設遇兩莊間有構爭之事若專令閩籍武弁往諭粵莊未必不疑其偏向恐不足服其心於海外情形轉屬無益等語所奏似屬有理臺地閩粵錯居易生仇讐若不過私相聚鬪豈能盡以官法繩之又不便聽其積嫌滋事是員弁等之隨宜調劑亦不可少而佐雜兼用粵人頗覺相宜况閩人任臺地武職之例並未改更獨於粵籍文員申以例禁事理亦未平允即或因縣令職司民牧僅於寄居粵戶瞻徇鄉情公事不無掣肘尚可云杜漸防微若佐雜微員本非親民之官既無慮其迹涉嫌疑且可資以消弭釁若慎選粵籍中之明幹者遷調數人任隸臺郡於地方公務實有益而無損惟應階前奏乃不拘大小文員槩令迴避未免因噎廢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又有一也著傳諭鍾音將此例另行詳悉妥議具奏尋奏臺灣惟廣東惠潮二府嘉應一州三屬人居住為多嗣後知縣惟惠潮嘉三屬人員不與選調其餘文職均照武職不避閩人之例通行選調從之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三十

例不必行又各部院到任未滿半年之員所有原衙門註考之例永行停止至各衙門人員在緝書房行走保送一等者准其自為一項吏部帶領引見並著為令○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崔應階奏臺灣地方半係粵莊俱廣東民人居住若地方官亦係粵人恐不無瞻徇同鄉即或遇事秉公又易生嫌怨滋事辦理頗為掣肘請嗣後廣東人任臺灣文員者槩令迴避一摺彼時以其為調劑官民起見似亦防微杜漸之道是以批交該部議覆准行今金門鎮總兵龔宣來京陛見召對之次詢以臺灣地方情形據稱前歲冬間粵莊民仇殺一案曾經派委文武員弁內籍隸閩粵省分者曉示伊等以同鄉相信易於聽從旋即解散况見在臺郡武職閩籍並不迴避而文職則槩屏粵人設遇兩莊間有構爭之事若專令閩籍武弁往諭粵莊未必不疑其偏向恐不足服其心於海外情形轉屬無益等語所奏似屬有理臺地閩粵錯居易生仇讐若不過私相聚鬪豈能盡以官法繩之又不便聽其積嫌滋事是員弁等之隨宜調劑亦不可少而佐雜兼用粵人頗覺相宜况閩人任臺地武職之例並未改更獨於粵籍文員申以例禁事理亦未平允即或因縣令職司民牧僅於寄居粵戶瞻徇鄉情公事不無掣肘尚可云杜漸防微若佐雜微員本非親民之官既無慮其迹涉嫌疑且可資以消弭釁若慎選粵籍中之明幹者遷調數人任隸臺郡於地方公務實有益而無損惟應階前奏乃不拘大小文員槩令迴避未免因噎廢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又有一也著傳諭鍾音將此例另行詳悉妥議具奏尋奏臺灣惟廣東惠潮二府嘉應一州三屬人居住為多嗣後知縣惟惠潮嘉三屬人員不與選調其餘文職均照武職不避閩人之例通行選調從之

○定武職捕蝗不力處分○乙酉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獄減軍流以下罪直隸亦如之○丙戌 上詣 黑龍潭祈雨○丁亥諭昨降旨令滿洲翰詹各員兼部行走者京察時入於各該部司員內一體考察固以防浮濫之漸亦因滿洲翰林多有由各部院升授者向既未工文墨在本衙門轉無可見長而在部中留心辦事頗為有益但既已兼部則平日之勤惰優劣該堂官皆所深知較掌院等更為親切視其見在供職而殿最之自屬覈實之道至太常寺鴻臚寺讀祝鳴贊等官其職專於宣贊自以儀嫻聲亮者為優聞有升各部院衙門者仍兼本寺行走遇典禮執事如常並不藉其專心部務與翰林兼部者不同是其考察又當責之本寺堂官而不必歸於部院矣乃向來京察太常鴻臚寺官升任部院者皆由所升之缺注考而本寺即置之不問所列一等率取其劣者濫充既非所以示平允亦不足以昭勸勵即如前日引見鴻臚寺京察人員該寺因永信已升刑部而以烏林太為一等夫永信在刑部不過旅進旅退即二等尚屬過分而在鴻臚傳贊實為傑出之員迥非烏林太所能及因將二人等第更置今日太常寺之德明扎勒漢亦然若仍拘泥成例於造就人才之道無益嗣後讀祝鳴贊等官升任後仍兼本寺行走者俱由該寺堂官注考保送著為令○諭本日引見京察各員內翰林院庶吉士亦有列入一等者該員尚未散館授職不應遽薦薦剝著撤去嗣後庶吉士保送一等之例著停止○庚寅以王杰為內閣學士由少詹事遷李瀚為江西布政使由山東道遷○壬辰諭大學士尹繼善學識優通老成端謹歷封疆者三十餘載綏輯協宜洎入贊綸扉兼直禁近恪勤奉職倚畀方殷今春東巡歷蹕前見其精力就衰時嬰微疾令留京安

攝冀得速痊每於閣章郵便詢悉病勢漸增特派御醫診視論其服藥調理以起沈疴並令在家靜養不必力疾趨覲回鑾後時遣侍衛存問知其日漸委頓慮念有加今聞溘逝深為軫悼著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帑銀五千兩辦理喪務並派皇八子前往奠醊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賜祭葬諡文端○癸巳御史張霽奏近科新進士於朔考詩題有賦二首及四首不等者請飭禁止遵定式止賦一首此外如庶常散館翰林大考以及考試試差均不得違例多作得旨嘉獎如議行○甲午諭前因殿試對策貢士等多用頌聯甚非先資拜獻之道屢經降旨飭禁今日讀卷諸臣將擬定十卷進呈閱其文詞仍未免頌多規少其間且有語涉瑞應者朕意深為不取夫文章華實不同即關繫士習瀆瀆之辨貢士等進身伊始若徒擗膚辭習為諛頌豈敢尚實學本意見就各卷中擇其立言稍知體段不至過事鋪張者按列前茅其措詞近浮及引用字句失當之卷酌量抑置以昭激勸並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乙未賜黃軒等一百六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丁酉諭向來各衙門派往新疆辦事人員三年期滿由該處大臣出具考語保送引見以應升之缺即用原所以示鼓勵但新疆自底定以來久隸版圖與內地郡縣無異且各給與養廉而新疆事務又極清簡該司員等出差三年不過循分奉公與在京各衙門辦事亦無差別乃因期滿遠行保奏該管大臣率以與例相符不復問其才具短長輒注上考是該員等一經派出即可借此計日超遷轉足開蹕等者升除捷徑殊非覈實課績之道嗣後新疆辦事人員期滿時止令該處大臣給咨送部引見其間果有出色之員朕自當隨時量加擢用若照常供職者集令

仍回本衙門辦事照伊等原官補用於事理方為允協所有該管大臣出具考語保奏即升之例著停止○命五城開廠平糶○戊戌吏部議覆御史邵庚會奏稱內閣中書分撰文辦事兩衙遇中書典籍缺出由辦事中書題管向無撰文中書題管之例應一體選補司經局正字無專辦事件向例內閣中書兼銜請裁應如所請至以部寺司務原係從九品請改為正七品查司務由國子監學正學錄典簿典籍等官升選由正從八品升九品未為允協但以從九品改為正七品未免懸殊今擬照八品筆帖式升主事之例改為正八品從之

五月辛丑朔諭前據高晉查審知府李枝昌一案內有墊用前任巡撫明山修理書房銀兩之事因令該督撫秉公確查並令明山明白回奏旋據明山覆奏彼時因書房窄狹拆去截板所費不過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五

十餘金俱係隨時發價而所需工匠不得不令首縣代雇因自請交部議處朕以明山所奏如果屬實尚不致有干吏議而其事既係首縣承辦無難徹底根查因交高晉一併查明具奏今據高晉奏查明山於廣東調任江西時即先行札飭中軍轉諭南新兩縣修改衙署所費約五百餘金見有印封原札可據呈覽與伊回奏所稱無涉等語實出情理之外明山不應如此督撫到任修理衙署令首縣代辦亦事所常有但不當以此累及屬員即或發價稍遲其罪亦小乃經朕傳旨詢問並不據實直陳輒敢託詞捏覆希冀蒙混封疆大臣為朕所倚任顧可心存欺隱乎且小事如此則何事不可為大事尚足信乎明山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明山見在交部嚴加議處伊係革職留任之員部議自應革任向來督撫等遇此等處分或事屬公過或情尚可原每以人材難得多有酌

量加恩仍予留任者如高晉一人所帶革任註冊之案甚多而其年來辦事公誠可信實為督撫中傑出之人因得屢邀恩免即如伊查奏此案並不絲毫瞻徇情面據實直陳而於查審裴宗灝目銷運脚一案亦將巡撫裴宗錫並無徇庇同宗之處剖晰明確深得大臣秉正不阿之道凡為督撫者不當如是乎今明山於覆奏修理衙署一事敢於欺飾蒙混其心亦不可信且其近日辦事動輒舛誤頓不如從前之精到亦既屢令軍機大臣傳諭嚴飭矣然人材難得尚望其改過自新今竟敢為欺飾豈可復膺封疆重寄明山著即解任聽候部議陝甘總督員缺著吳達善調補吳達善未到任之先著陝西巡撫文綬前往暫署陝西巡撫印務著布政使勒爾謹暫行護理湖廣總督員缺著富明安調補吳達善見在兼署湖南巡撫德福見又署理雲貴總督其缺未便久懸未德著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五

調補湖南巡撫其河南巡撫員缺著何煇補授仍兼管河務鍾音著補授閩浙總督其福建巡撫員缺著余文儀補授○命河南購麥十萬石運京備糶○壬寅以巴延三為河南布政使由直隸大○癸卯命減秋審緩決三次人犯罪○甲辰以吳紹詩為刑部侍郎由刑部○乙巳諭立決人犯當省刑之際暫緩行刑著為令○乙巳諭昨因阿桂奏請大舉以斷不可行之事用智取巧飾詞瀆告實為喪盡天良故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並令明白回奏今據阿桂奏到自知咎無可逭仍復支離其說以自售其遁飾之長阿桂尚得謂之稍有人心者乎緬匪兇頑詭詐恃其有險可憑兼之水土惡劣我將士深入非宜意在激我用兵彼得坐乘其利故斷不可墮其術中即以徵調饋運而計方今帑藏充盈八旗又多勁旅用非不贍力非不給無難大舉集事第因辦理軍務以後馬騾不

及孽生並不欲以轉輸執役之勞屢煩我內地民力前降諭旨甚明實深悉其事為天時地利所限非可拂逆而行所謂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若漢唐宋明之君臣習尚怯懦託於大度包容而飾為得人不足臣得地不足守之虛言朕不肯為也但緬匪於乞降納款之後旋生反悔竟不歸我虜人且敢將總督所遣持檄責催之蘇爾相拘留賊寨其罪惡實甚若竟置之不問則與唾面自乾何異國家當全盛之時願聽么磨之鳴張自恣不為控制威令安在因議用偏師襲擊積以歲年使賊匪不得休息以疲其力此亦事之所不可少而理之斷不能已者今阿桂乃謂賊性狡猾若我兵前往掩襲賊或豫行躲避乘閒取路轉滋擾我沿邊土司及羅夷地方其說尤為荒誕其心更怯懦不堪賊匪不過負其險阻恃其瘴癘是以我兵難於深入制勝耳若至平地接仗賊匪不但不能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五

敵我八旗勁旅即綠旗無用之兵賊人亦不能禦其鋒也且彼設果有窺伺近邊之意我即不往彼亦能來豈有因我襲擊彼方為報復之理大臣身膺重寄不能視國事如己事輒復構此謬談妄思罷役歸家可乎阿桂既無以自解其前言其辨愈曲其設心愈不可問伊自委任滇省軍務以來全不知自效惘恍稍圖出力始終惟逞其小智昧良妄奏若此難以望其後效實不可復示優容但竟令罷斥閒居轉得遂其畏葸自全之願阿桂著照部議革任仍留於軍營在兵丁上行走效力贖罪溫福著馳驛前往雲南署理副將軍事務此旨即著溫福齋往宣諭並將此通諭知之又諭阿桂辦理雲南軍務毫無端緒將伊治罪之處已另降諭旨矣若止坐罪一人不足蔽辜其子阿廸斯著發遣廣西右江鎮阿彌達著發遣廣東雷瓊鎮交該部於本日即行發遣○丙辰諭王公之

女子以格格品級指配之人封為額駙原係推恩本支之誼但年久生齒日繁世代漸遠若不論遠近惟視王公等品級予封近派遠支轉無區別應如何辦理之處著宗人府會同軍機大臣定擬具奏尋奏王公等之女指配與蒙古王公台吉者遵行已久仍照例辦理其餘指配與八旗勳舊子弟者自 世祖章皇帝子孫之女照例按王公品級封為格格額駙其餘王公之女止以王公品級封為格格額駙虛銜毋庸給俸再向來在京王公格格額駙較蒙古王公台吉之格格額駙所得俸過優應酌減一等得旨京城近支格格額駙等應得之俸亦如蒙古格格額駙等應得之數一體按其品級給與銀段伊等既在京居住著加恩按照伊應得銀數仍賞給米石餘依議○丁巳諭吳紹詩之子郎中吳垣係特調刑部之員不必迴避○諭匪犯糾眾地方官三月以內擒捕者免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五

議著為令○庚申諭禮部所奏向來一二品大臣身後未具遺本及該處未經具奏者禮部將應否賜卹之處奏聞請旨嗣後請將奉旨予卹者照例具題其餘毋庸置議等語大臣身後議卹乃國家飾終令典未便槩行停止嗣後一品文武大臣身故除已經特旨予卹外著吏兵二部及各該旗隨時咨報禮部該部將應否議卹之處專摺具奏候朕酌量加恩其二品大臣著照部議毋庸奏請○壬戌命高晉為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仍留兩江總督任召阿爾泰入閣辦事以德福為四川總督○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等奏革布什咱頭人句連大金川占據草地官寨革酋不知下落見委遊擊宋元俊馳往嚴諭飭調土兵土練前赴彈壓並陸續起程親往督辦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革布什咱土司索諾木多布丹素行苛虐召禍實由自取而蠻夷互相仇殺亦

屬常情其事原可無庸查辦但金川土舍索諾木幼小罔識利害而革地頭人又復頑劣不法則備以兵威自不可少阿爾泰等一聞員弁稟報即飭調兵練前赴分布防察並先後親往確勘情形相機辦理頗為妥速協宜即摺內所稱俟招復故土後擇革酋支派中眾所悅服者立為土司亦必應如此措置惟查追兇番正法一節此時尚宜姑緩該頭人敢於勾引金川占據革地戕害革酋其情固屬可惡但見在金川蠻眾分據革地寨落擾攘未甯若速於窮治罪人持之過急恐其聞風畏懼鋌而走險更與金川固結猝難解散轉致不成事體阿爾泰等至彼惟當遣人前往宣諭大金川以郎卡自經懲創以來承受天朝撫輯深恩極為恭順今索諾木父故未久輒擅發兵襲占鄰地實為非理念索諾木年幼無知且受人慫恿姑從原恕特遣員明白曉諭該土舍速將土兵全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七

行撤回仍還革夷土地本閣部亦不復加深究使其曉然於恩威禍福自當斂眾歸巢阿爾泰等便可撫定其地擇立革酋宗派承襲土司俟一切甯貼後再行從容根究兇番按法處治亦不至慮其漏網如此辦理於事機較有次第不致張皇雖明正土司稍有驚慌情形而見有兵練在彼彈壓亦自足安其心阿爾泰等務須鎮靜查辦行所無事方為合宜將此詳諭知之仍將目下情形速行奏聞○貴州巡撫李湖奏思州府一缺前撫臣宮兆麟奏裁經部議准臣思黔省僻處邊圍在在俱係土司苗寨惟藉大員管理與內地郡守體制迥別況思州為滇黔門戶川楚要津夙為奸匪出沒之區若以原轄之玉屏青澗分隸銅仁鎮遠二府鞭長莫及請仍留思州府就近駐紮使事權歸一得旨所奏是著依議行六月庚午朔諭明山著發往烏魯木齊自備資斧效力贖罪換徐

續回京○辛未諭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丙子諭據梁國治奏德安府同知賈鍾琪先經吏部推升福建福甯府知府因該員赴滇辦銅谷部開缺另選今察看該員才具中平難勝知府之任請敕部毋庸再選等語自應如此辦理至將該員請以升銜留任並不聲明送部引見則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此等論俸推升人員大率循分供職者居多第因在任事簡職閒處分本少是以俸滿升遷較易其中原未必有出色之員昨因推升知府內經該督撫驗係堪勝者向令出具考語恐久之或滋流弊會降旨停其注考令送部引見定奪至此等不能勝任府缺之員其人才較彼尤遜若不送部引見竟准以升銜留任是庸才既得以藏拙且省其正署交代往來跋涉之勞安坐而得叨榮頂帶為若輩別開捷徑於事體殊覺非宜恐衰朽無能者並得藉以姑容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天

戀棧其弊更無所底止嗣後各省推升知府人員該督撫驗係堪勝者仍遵前旨辦理外其不能勝任之員亦著一體送部引見或仍令回任或留部另用候朕臨時分別降旨其向例升銜留任未免過優應改照卓異人員例加一級以示平允著為令○丁丑接陝西庫銀二百萬兩於甘肅備用○己卯諭伊犁見在投誠之士爾扈特等其大台吉均令來避暑山莊朝覲著派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馳驛往迎所帶侍衛章京十員兵丁十名一併馳驛○壬午諭原任大學士陳宏謀老成敦樸才品端方中外宣勞恪勤素著去歲以來屢因抱恙未痊懇請解任調理節降旨慰留今春復據以衰病日深堅請開缺回籍念其情辭懇切俯俞所請親為賦詩寵行加賜冠服並命伊孫隨侍養沿途令地方官照料護行以期長途安穩昨東巡回鑾時伊於寶孫營行在陞辭見

其精神尚不至疲憊猶冀過歸故里得以頤志獨病今聞於韓莊舟次溢逝深為軫悼著入祀賢良祠並於歸櫬抵家之日加祭一壇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恭○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巴圖濟爾噶勒奏此次投誠之士爾扈特情形不可深信請由喀爾喀賽因諾顏阿爾台烏梁海杜爾伯特扎哈沁等部落內選派二萬兵備用等語喀爾喀等素畏出兵若派兵滿萬伊等未免驚擾從前辦理準噶爾時亦用兵萬餘今於喀爾喀派兵五千由別部選派五千然此項不過防備尚無用也渥巴錫並未犯罪舍楞前雖獲罪迹似可疑但其屬下能有幾人渥巴錫既已投誠舍楞勢孤同來亦應有之事若謂俄羅斯明知伊等投誠佯為不知或同商偽順斷無是事朕謂其投誠十分之九或渥巴錫誠欲投降但因舍楞一人教唆觀望猶豫應即曉諭渥巴錫並其屬下人眾言聞爾等來投即行奏聞大皇帝大皇帝降旨伊等乘游牧而投誠意在承受朕恩若遺頭目入覲朕必加恩即舍楞雖係獲罪之人今既知悔前非朕必恩施格外並曉諭渥巴錫爾俱係阿玉奇汗之嗣並無干冒大皇帝之處今舍楞尚施恩免罪爾等無罪之人自必更沛殊恩毋因舍楞一人耽誤己事如此曉示伊等若盡行投誠則無庸議儻舍楞稍存異心爾等乘機設開令伊等離異舍楞屬人無多爾等會同渥巴錫合兵辦理亦不費力若渥巴錫舍楞均無投誠之意即須酌量整兵重懲以色布騰巴勒珠爾為將軍舒赫德巴圖濟爾噶勒為參贊大臣帶兵前進務從重勦辦伊勒圖仍守城備辦軍需伊犁地方兵丁若干是否敷用如何豫備馬匹軍需之處亦宜早為籌畫著傳諭色布騰巴勒珠爾舒赫德等務宜妥協辦理再伊犁烏魯木齊塔爾

巴哈台等路驛站關繫甚要應遣幹員不時巡查以防賊匪擾擄然此亦不過籌畫豫備想斷無是事也大抵此事惟在色布騰巴勒珠爾舒赫德等相機辦理不必過為疑慮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丁亥諭據伊勒圖舒赫德等奏稱土爾扈特台吉策伯克多爾濟遣格隆訥木庫巴勒珠爾察桑集布贊等請安並將其投來情形具奏看伊等力窮遠來投誠屬實一切迎撫安插所關甚要此內渥巴錫係土爾扈特阿玉奇汗之嗣原係無罪之人因與俄羅斯之俗不同是以來投應遣人往迎想此際納旺等已由哈薩克回至伊犁再添派碩通同往於事有益舒赫德等接見台吉時即行曉示前我將軍大臣等聞爾等投誠之信奏聞大皇帝大皇帝降旨爾等俱係久居準噶爾之人與俄羅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聞厄魯特等受朕重恩帶領妻子遠來投順甚屬可憫理宜急加撫綏安插遣大頭人來京入覲但念爾等均未出痘京城暑熱甚不相宜避暑山莊涼爽如九月中旬可以到彼即帶領前來否則俟朕明年臨幸時再來入覲朕與車凌車凌烏巴什一例施恩再策伯克多爾濟所遣格隆即係喇嘛我天朝定例凡投誠之各部夷人不易其習爾等欲往西藏熬茶亦無不准見今西藏俱隸我版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黃教中無有逾此者今特派御前大臣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領侍衛官員多人前赴伊犁迎接爾等再舍楞畏懼前罪故在後隊起程觀望納旺等迎見渥巴錫等時聞舍楞信息即尋往見面曉示云大皇帝降旨舍楞等雖係獲戾之人若係擒獲自當治罪今自行投誠儻將伊等究治非惟不足揚威抑且貽笑於各部落朕為天下共主凡投誠之人無不施恩況舍楞等力窮投誠朕斷不究其前罪務與渥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三

巴錫等一體加恩再伊等陸續前來辦理安插較易此內除杜爾伯特烏梁海人等令駐紮該處外其土爾扈特綽羅斯等理宜指地另居若指與伊犁之沙喇伯勒等處附近西邊易於逃竄烏魯木齊一帶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住塔爾巴哈台東科布多西之額爾齊斯博囉塔拉額密勒齊爾等處方安朕前雖降旨令色布騰巴勒珠爾舒赫德等統領進兵因伊犁圖未經戰陣令在伊犁坐辦今安插此等伊犁圖係將軍在伊犁多年不可稍為推諉再巴圖濟爾噶勒亦熟悉該處情形彼此籌酌何項人等指令何處居住作何安插卽速奏聞再伊等投誠未免窮迫應賞銀兩及接濟馬匹牲畜著傳諭舒赫德卽酌量接濟但彼等生性詭詐不可深信恐僞作力窮乘我無備亦當豫防舒赫德等辦理安插時須密爲留意此旨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命各部院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慎選新疆辦事司員年六十以上者毋得保送○壬辰御前大臣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奏查由俄羅斯逃出之土爾扈特厄魯特與準噶爾之厄魯特不同另一部落阿玉奇汗之嗣原未投誠亦非準噶爾所屬聞土爾扈特之厄魯特歸俄羅斯不過四五十年見今車凌烏巴什沙克都爾曼濟之父前帶領萬戶出土爾扈特向準噶爾地方居住伊等之俗崇信黃教是以前曾懇請赴藏熬茶俄羅斯與回教相似經教不同互相不睦今準部全平想伊犁等處閒曠渥巴錫等率領八九萬戶投誠欲往伊犁行伊黃教皆屬應有之事誠如諭旨不必過疑一切當謹遵辦理儻不投誠卽行彙備勦辦得旨無庸如此辦理矣○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等奏查辦革布什咱情形一摺內稱郎卡之子索諾木懇乞將革布什咱地方百姓賞給當差等語此斷不可允行前因革布

什咱頭人內變句結金川占據其地阿爾泰等已親往督辦因令遣員宣諭使其曉然於恩威禍福如索諾木速將土兵撤回仍還革夷土地斂眾歸巢原可就事完結不加深究今索諾木乃請將革布什咱之百姓賞給當差顯係覬覦土境妄思占據此則斷不可稍涉遷就致彼無所顧忌滋生事端至革布什咱土司雖已被害仍須如前奏所云擇其近支眾所悅服者立爲土司豈有歸併金川之理看來索諾木年幼愚頑罔識利害阿爾泰若稍露就便完局之意使彼得逞其欲勢必於附近土司漸圖蠶食又復何所底止正不可不防其漸此時若過涉張皇遽加兵力固非所宜若一味姑息游移急圖了事於邊境大有關礙著傳諭阿爾泰等務須酌量機宜詳慎籌度以期經久無弊方爲妥善前有旨令彰寶到滇後德福卽赴四川總督之任阿爾泰入閣辦事今金川與革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三

布什咱構釁一節其情形乃阿爾泰所深知且業已經手董辦不便遽易生手見有旨令德福由滇赴京陸見阿爾泰可將革布什咱一事辦理完妥並籌及善後事宜俟德福由京赴川後再行起程來京仍將金川土舍於奉到傳諭後情形若何迅速奏聞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著恭校

秋七月甲辰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奏小金川土舍圍攻沃克什請臨以兵威以挫其氣一摺所見甚是已於摺內批示矣查夷自相仇殺雖屬常情不值煩我兵力但小金川去歲與沃克什構釁占據其地經阿爾泰等親往飭諭業已遵奉退還乃為日無幾復敢稱兵侵擾似此怙惡不悛非復可以理喻且見在金川與革布什咱之事尚未辦完小金川又復效尤滋事此而不加以懲創伊等將視內地大臣專務調停和事不復知所畏忌於撫馭番夷之道甚有關繫小金川地方非若金川之險要今董天弼既親往該處甚為合宜當統兵直搗其巢穴或以計誘致或竟以力取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一

將僧格桑擒解省城候旨另擇馴謹奉法之人立為土司安撫其地若僧格桑聞董天弼親至其地仍來求見即設法誘擒亦無不可斷不可仍以和解了事庶微外頑番稍知儆惕不復敢構怨相殘且可使金川聞風震懾稟受教約敘述歸巢自為一舉兩得將此傳諭阿爾泰董天弼知之其兩處辦理情形若何均著由驛迅速馳奏○乙巳命侍郎桂林帶庫銀一萬兩赴古北口會同提督王進泰撫恤水災並開倉平糶○丁未諭原任建昌道張若淳於辦理安南國黃公績一案不詳細稟商上司輒以州境並無其人率令該州移覆殊失信外夷之體固屬咎有應得第念伊係大學士張廷玉之子見在張廷玉子孫無名列仕籍者殊為可憫張若淳著加恩免其治罪以四品小京堂用○諭烏什駐紮辦事侍郎旌額理病故殊堪憫著加恩賞給都統銜仍賞銀五百兩治

喪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據明正土司甲勒參得沁稟稱僧格桑本與土司郎舅素好因僧格桑發兵圍攻沃克什土司屢勸藥石成仇見發兵將土司納頂等寨占據小金川如此跋扈本宜即加攻剿但革布什咱之事未完沃克什之圍未解四面疲我兵力亦為非計見令明正土司於要隘撥兵防守計提臣此時已到沃克什或小金川畏懼斂兵則可相安無事如敢抗拒急宜襲擊臣亦於南路夾攻使其首尾受創得旨所奏已遵○以邁拉遜為吏部右侍郎由內閣○戊申 上啓鑿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辛亥以密雲白河水漲橋梁未成 上回鑿○撥庫銀五十萬兩於直隸備用○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小金川因金川與革布什咱相仇敢於效尤滋事其情甚為可惡就兩處情形而論亦判然不同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二

朕意宜先辦小金川擒其兇渠治以重罪則金川自當聞風畏懼敘述歸巢斯為一舉兩得阿爾泰何竟見不及此且前此進剿金川至今不過二十餘年從前隨征弁兵必有存者小金川路徑自所熟識即可用為嚮導更無難於深入若籌及兵力或有不敷則檄調滿漢官兵士練約足五千人並非難事前降諭旨甚明此外復何顧慮至阿爾泰督兵攻剿原非所長但將領中豈無勇敢明智堪以帶兵者阿爾泰須就近隨時調度示以機宜更不得諉為力所不給此時自宜速與董天弼商酌剋期兩路夾攻勦擒僧格桑相機而行務在必得此事方能完局豈可稍涉游移耶阿爾泰初奏言僧格桑非可復以口舌化導令董天弼前往西路酌量進兵頗為有見及前次所奏即有恐四面疲我兵練復曉以利害禍福之語意已猶豫不及初念之堅今乃云酌撥兵練防禦明正要

隘備再肆滋擾一面相機辦理等語更屬非是試思價格桑去歲甫受約束曾未逾年復攻圍沃克什且又侵及明正土司即宜與師問罪以儆兇頑尙何所用其遲疑緩待必欲縱令鴟張坐貽養癰之患耶阿爾泰久任封疆不應不曉事若此至金川形勢險隘非小金川可比原不便輕率用兵且果能將小金川迅速嚴辦示之炯戒則索諾木自當聞風知畏不待勒而自退何至慮及一併用兵需兵多而糜費重阿爾泰豈全未審度事理重輕惟急於完事卸責乎阿爾泰著傳旨嚴行申飭至董天弼自往西路以來爲時已久於何時進兵及價格桑會否擒獲至今未據奏及亦諭令迅速奏聞仍與阿爾泰聲息時通協力妥辦○丙辰命截留漕糧五十萬石於天津北倉備賑○丁巳 上奉 皇太后啓鑾○命文綬赴哈密等處購備賞給土爾扈特降人性畜衣服○庚申諭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三

承辦草率之咎難以輕貸和爾精額王進泰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土爾扈特等投誠人眾急需養贖會諭令文綬前赴巴里坤開展哈密吐魯番一帶購辦牛羊等項解往接濟昨據舒赫德奏土爾扈特等人眾時屆冬寒須給與防寒衣服請由內地購辦皮衣二三萬件發往等語朕已諭令文綬即照數購辦運往但思所需皮襖爲數甚多一時恐未如數購足此等新附人眾見在衣不蔽體止取急資禦寒即棉襖等類亦無不可因憶文綬前奏到估變哈密應協庫貯物件單內開棉襖二千五百件種衣八百餘件此等殘舊衣服即變價所值無多若就近解交伊犁爲伊等禦冬之具亦屬一舉兩得著傳諭文綬即行揀湊運往但湊用恐亦不能足數文綬務須酌量情形迅速通融籌辦如數購足統於九月底解到伊犁俾得及時撥給方爲妥協此諭著六百里加緊發往文綬接到後速即上緊趕辦毋得刻遲仍將作何辦理何時運往之處迅即由驛馳奏並將此諭令舒赫德知之尋文綬奏前發到舒赫德奏摺稱土爾扈特窮困或衣服破爛或靴鞋俱無其幼孩有無一絲寸縷者臣查哈密應協二庫估變各物有棉襖種衣號褂棉褂帽鞋棉襪等項共六千有奇並皮布簾等項請挑取可用者充賞得旨甚好如此留心朕得一好大臣何樂如之雖細事誠可嘉也但期此後諸事如此留心則益善耳又奏甘省向產皮張惟是六七兩月已販往各處本地甚少見飭各府州縣將衣料儘先購買如有不敷即購買皮張覓工趕做俟辦有二三萬件即陸續運往再土爾扈特擊眷來歸其婦女均知縫紉儻皮衣不敷即將皮張搭運並豫備絨絨散給伊等自製又查哈密庫內有皮布棉簾棚簾布簾等項巴里坤有夾布口袋

二萬餘條俱可改製帳房衣服容臣挑取運至甘省民人無皮衣者俱以瓊衣禦冬而價較皮衣稍省應購數千件搭散得旨嘉獎

○癸亥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見在辦理小金川一事胸中竟無定見惟圖急於遷就了事已節經傳諭飭示小金川土舍僧格桑去歲與沃克什構釁經阿爾泰曉諭解圍乃甫受約束不及一年近因小金川土司索諾木與革布什咱相仇輒復效尤滋事且敢侵及明正土司其罪實無可追阿爾泰初議懾以兵威尙為有識小金川之地非若金川險隘我兵向曾經行無難深入董天弼既往西路進兵阿爾泰亦即當會兵兩路夾擊出其不意執彼兇渠或以力擒或以計誘聲其罪而治之然後另立土司撫定其地則金川聞而知畏自當不待征剿敘迹歸巢方合控制機要乃阿爾泰遷延不決一味畏首畏尾殊味緩急輕重之宜今此事辦理已覺滯滯若再因循時日致兩酋潛相聯絡滋蔓難圖於邊夷要務甚有關繫阿爾泰久歷封疆樸誠任事凡察吏安民講求地方實政乃所優為伊由部員出身未嫻軍旅且齒邁軀肥於驅馳行陣殊非所宜即令其獨任運籌而意涉游移亦恐於事未必有濟因思德福已調任川督邊務乃伊分所應為况伊曾在阿克蘇等處辦事於調度軍務亦所諳悉而阿爾泰係多年總督且已授為大學士其責亦無可諉兩人協力妥商自能和衷集事斷不致彼此稍存畛域前諭德福於彰寶回滇後即來京陛見再赴新任原不過欲面詢滇省軍營應辦諸務今此事關繫緊要其滇省之事德福如有應面陳者不妨具摺奏聞著將此旨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德福此時想必自永昌起身途中接奉此旨即由該處取道四川迅速馳驛前往會晤阿爾泰公

同商辦務期妥善所有阿爾泰節次奏摺及朕傳諭阿爾泰之旨並鈔寄德福閱看至該處帶兵亦須練習之人但此事原係該督等辦理本省邊情不值由京派人前往已諭令鐵保帶領成都滿洲兵二百名馳赴該督等見駐處所以備領兵進剿再於通省滿洲總兵副將內揀選得力之員調赴該處著將此並諭阿爾泰董天弼知之德福接奉此旨於何日起程於何路前往先行具摺覆奏到川後仍將商辦情形迅速由驛奏聞尋奏臣遵旨於八月初四日轉回貴陽取道畢節由四川永甯瀘州一路飛馳阿爾泰駐紮之所和衷商辦務期安速仰慰 聖懷得旨嘉獎

八月庚午諭據高晉奏江南河道總督李宏因感患暑熱病故等語李宏自簡任總河以來辦理一切修防事宜頗為妥協今年督辦搶築各工不辭勞瘁尤屬奮勉出力今聞溘逝深為軫惜所有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六

應得卹典著該部覈例具奏尋予祭葬○諭吳嗣爵著調補江南河道總督所遺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姚立德署理其河東河務並著何煇兼管○辛未以國泰為山東按察使由中選○乙亥阿爾泰奏近接提臣來札小金川已各處添設礮卡而官兵尙未到齊故先行詳請曉諭以利害第小金川占據沃克什距巢穴甚遠勢須先擊退攻圍沃克什之兵然後擄其巢穴兵力應否酌增見與提臣商辦備因調兵已多茶息銀兩不敷請動庫項其金革一案據遊擊宋元俊稟稱素諾木差人懇伊親臨其地臣即令其前往飭諭撤兵退地得旨諸凡不妥恐汝不能辦此事早有旨命德福去幫汝若再不知和衷更可鄙矣戒之又批彼既修卡據守曉以利害反令其知爾等欲將就了事之意矣如此不曉機宜奈何奈何又批汝等已遲延時日矣尙云稍需乎看此光景即應增兵更何

待商之提督可笑○己卯四川提督董天弼奏臣於七月初二日抵瓦寺之卧龍關與小金川見占之巴朗拉距八十餘里賊人已砌砌修卡而沃克什之達木巴宗木耳宗日隆宗在巴朗拉西南是小金川已將官兵進剿之路隔絕臣約計達木巴宗糧貯足供數月無虞內潰先諭小金川曉以禍福利害如仍執迷俟官兵到齊即行掩襲得旨總不成事體已有旨了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董天弼自打箭爐西路酌辦進兵業經五十餘日總未見奏及作何辦理節經傳旨申飭今閱該提督所奏總不成事體已於摺內批飭矣董天弼既往瓦寺一路酌辦用兵自應乘其不備迅速進剿擒獲渠魁乃七月初二日已抵卧龍關至初六日尙爾茫無措置豈兵貴神速之道且董天弼身為四川提督川省兵丁皆其所轄何難飛檄催趨迅速掩擊使彼猝不及防乃一味遷延坐待轉以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七

奏賊人所占之巴朗拉山勢險峻難以仰攻惟距卧龍關四十餘里山神溝小路可以繞出巴朗拉之後臣先行偵探得圍困達木巴宗之賊番約有二千沃克什尙能堅守若由山神溝前往五日可到茲定於八月初七日進發其巴朗拉山下鄧仍地方令總兵福昌駐紮相機攻勦得旨仍屬遲緩既得捷徑觀汝如何奮勇成績耳○癸未阿爾泰奏明正地方見集漢土兵練五千五百餘名除防守要隘兵二千名外尙有三千數百名似可敷用但小金川與明正交界隔一大河須用皮船過渡而皮船僅容一二人且小金川沿河設備是以趕造木船並設法遮護賊人槍礮使兵練得以多渡至僧格桑與索諾木本係同族又兼姻親地界毗連實不能斷其來往再小金川近復於木坪連界地方添設礮卡臣見撥兵防禦得旨總不中機宜不見奮勇如何如何○甲申諭軍機大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八

小金川地界雖與金川毗連其路徑並非若金川險隘昔年官兵進剿取道安行未聞小阻何至今日忽變為險熾難於深入即金川之不宜輕進亦因刮耳崖等處不能並騎長驅非其番夷果皆驍悍難制若彼輕離巢穴至小金川之地相濟為惡抗我顏行則彼已自失其險何妨一鼓而併殲之豈不更為直捷乃惟以不能斷其往來藉口豈因價格桑有金川黨助竟欲置之不問乎且小金川設礮之處西路在瓦寺界南路在木坪界並非處處皆有礮卡拒防我兵何難避越番礮別尋進路即如董天弼在卧龍關訪有山神溝開道以圖密進雖未知其成績若何然可見賊巢之原非無間可入阿爾泰在南路何未聞購覓捷徑率眾進攻為守株坐待之見豈其智並出董天弼下乎即或因伊等虛張聲勢曠日緩期致狡酋得以豫為之備一時未可猝議進剿獨不當多調兵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九

練為國困計竟爾束手無策其番夷全賴耕種為食心不能終年防守自棄農功更不能築礮護田廣為守望若乘其懈而急為襲擊或就其地而頻與蹂躪使之應接不暇久將自潰乃阿爾泰一味畏首畏尾於近計遠籌漫無措置縱彼未嫺軍旅豈平時實心任事之忱悃至此亦復盡忘而竟甘於苟安玩視邊務若此所為公忠體國之道安在著再傳旨嚴行申飭昨德福奏至已於八月初四日自貴州由永甯瀘州一路馳驛赴川計此時可至阿爾泰駐兵之地阿爾泰務須自勵夙誠與彼和衷妥辦速期奏績若再稍存吟域之見計圖推諉則是自取罪戾矣將此並諭德福知之該處見在進兵情形及與董天弼如何知會兩面夾攻之處仍著速行由驛覆奏○命侍郎副都統並提鎮學政藩臬等無庸進獻稱祝○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暹羅丕雅新將擒獲花

肚番頭目男婦差人解送來粵見在委員押解進京查訊等語暹羅送到之花肚番男婦是否即係緬匪自應解京審訊其真偽無難立辨至丕雅新當暹羅殘破乘機竊據妄冀敕封曾令軍機大臣代李侍堯擬寫檄棄正詞斥諭今復藉奉檄擒獲花肚番逆匪為名冀邀賜懋朝貢自不應允其所請但去歲遊擊蔡漢往諭河仙鎮目截擒緬酋時蔡漢聽信莫士麟之言曾行文丕雅新一體擒獻今丕雅新既以遵奉憲令為詞尚知敬奉天朝大臣亦不必槩付不答絕之太甚自應即以該督之意酌量賞給段匹稍示羈縻該督仍給以檄文回覆丕雅新諭以爾所送花肚番男婦是否實係緬匪其事虛實本部堂難以憑信不便率行陳奏但爾既已送到姑留內地收管另為查辦因爾奉令惟謹遣人航海遠來本部堂特給爾段匹付來人齎回以示獎勵至爾所稱乞恩賜懋許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十

照舊例朝貢之處本部堂更不必代為轉奏已於前檄明白示覆矣如此宣諭於駕馭外夷自為得體可將此傳諭李侍堯知之○丙戌禮部議覆朝鮮國王李昉奏國內流傳康熙丙子年間朱璘所撰明季輯略本於明人陳建皇明通紀載其先世之事因論襲謬誣妄含冤請將二書中有關小邦之語並行削去查朱璘輯略於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巡撫楊廷璋奏請銷毀其陳建通紀見編訪京城書肆並無售者是二書在中國久已不行無事改削該國王所稱誣載其國祖康獻王旦世系及其四世祖莊穆王宗事蹟二條今恭閱 欽定明史朝鮮列傳載其始祖世系及國人廢璋立倧之處考據已極詳明乾隆三年我 皇上允該國王所請刷印頒給該國自應欽遵刊布使其子孫臣庶知所信從若陳建通紀朱璘輯略二書應令該國王於其國中自行查禁焚銷以杜疑

竇從之○戊子諭伍勒穆集見在身軀不能轉動所有理藩院侍郎員缺著福德補授其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員缺著福康安補授伍勒穆集雖屬艱於轉動似尚可以坐辦事務著加恩賞給侍郎全俸仍管唐古特學及經呪館事務如有應行繙譯事件仍令繙譯○己丑諭據伊勒圖等奏稱將軍成衮扎布病故成衮扎布自授定邊左副將軍以來著有勞績宣力多年昨聞其病發曾降旨令伊子德勒克多爾濟額駙拉旺多爾濟帶同御醫馳驛前往診視今聞薨逝朕心深為悼惜著加恩賞銀一千兩以資冥福即由烏里雅蘇台庫內支給仍派乾清門侍衛一員前往奠醑其應如何加恩致祭之處著該部察例具奏又諭定邊左副將軍員缺著加恩令車布登扎布補授額駙拉旺多爾濟既係世子所有扎薩克和碩親王即令拉旺多爾濟承襲其盟長事務即著車布登扎布兼理車布登扎布所遺喀爾喀副將軍員缺著交理藩院開列應放人員職名請旨○諭軍機處行走之署理藩院侍郎福德見已補授侍郎著不必在軍機處行走○庚寅諭各省舉人歷科遞積滋繁銓選向多壅滯朕心深切軫念會為籌計疏通之法於丙戌會試後降旨分別揀選引見量其人才年力以知縣分發教職注授並許借補丞簿等官令得及鋒自試越今六載俱經各督撫陸續題咨補授所餘待缺者已屬無多廣登進以免積薪於寒峻甚為有益今歲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特開鄉會 恩科俾歡洽彙征永為例事其年臻耄耋耆業於今春榜後視其齒序恩予職銜 壽宇覃釐用徵士林嘉瑞而雲集觀光之眾亦當令其同沾 慶澤益廣 慈禧著於今歲春闈後仍照丙戌年之例將應試舉人分別等第揀選引見錄用俾得乘時筮仕以示振興

並彰錫類作人之至意所有辦理事宜該部臨期再行奏聞請旨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高晉奏懇於防汛武場事竣後赴京恭祝 萬壽未允所請今因永定河連年漲溢瀕河州縣低窪地畝節次被淹動需賑恤而漫口之處今秋復較去夏倍寬此蓋由河身淤高隄岸卑薄所致勢不可不設法修治以杜後患原擬派裘日修會同楊廷璋勘辦但楊廷璋於河務本未諳悉且已年逾八十精力亦漸不如前恐不能籌度盡善即裘日修雖疊經委勘水利河工尚係學習辦理所見未必悉中窳要若僅交彼二人經理尙未能輕重合宜朕十月初回鑾後即有應辦 慶典等事又不能親在相度指授深為躊躇因思高晉於河防一切機宜最為明練平素又實心任事確有定議從不肯稍涉沽名亦不僅為節省錢糧起見辦此一事自無出其右者且如裘日修查勘工程或估至二十萬兩朕亦不能信其必不虛糜若高晉經辦之事即多至二百萬兩朕亦可信其斷無浮濫蓋裘日修尙不免高興好名亦不及高晉之老成誠懇足資倚任也見在南河防汛之事已竣吳嗣爵想亦可赴新任著傳諭高晉於奉到此旨後即將總督印務交薩載暫行兼署其武關之事亦即令薩載辦理至河工應辦來年工料諸事即告之吳嗣爵令其查覈吳嗣爵為人尙屬細心自可不至貽誤高晉交代後即起身前赴行在面請訓示即往永定河一帶會同裘日修楊廷璋逐一履勘將應行繕治事宜詳悉通盤籌畫繪圖貼說具奏其北運河亦連年漫溢並宜籌辦減洩豫防之法亦令高晉等就便一併查辦高晉於查勘河務葺事正屆 聖母大慶之時即可遂其來朝拜舞之忱而在廷見無滿洲大學士高晉來此領袖班聯恭與 慶典於禮儀亦為

相合高晉於慶祝後仍可回兩江總督之任河工經彼勘計則按其所定章程臨時再派大臣董辦自可臻妥善矣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壬辰欽差侍郎德成直隸總督楊廷璋奏永定河漫口於八月十六日合龍並新填加高培厚統於十七日竣工得旨覽○

癸巳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甲午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奏辦理小金川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據稱遊擊宋元俊業已前往面諭索諾木該土舍禮貌雖極恭順而以弟兄五人商明再覆為辭顯係推阻之意看來索諾木之頑劣不即遵教總因僧格桑甫受約束旋與沃克什構讐又復侵及明正土司尙未加以懲創遂致無所忌憚今惟有將小金川上緊攻勦擒獲兇渠削平其地而分屬之則小金川自必聞風畏懼不敢復行梗化辦理之法無有踰於此者昨據董天弼奏已於八月初七日由開道進攻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十三

此時當已搆其巢穴見在阿爾泰所奏亦稱約計十四五日即可進兵果能剋期夾擊僧格桑自必首尾不能相顧斷不敢仍前抗拒如官兵到彼僧格桑即能就擒其局自易完結設或僧格桑勢窘力感竄入金川亦不值引兵復進金川勒取止須查其家屬及黨惡之人收捕分別查辦仍遵前旨將小金川地方分給附近之沃克什雜谷明正等各土司管理並酌留官兵駐守彈壓一面傳諭索諾木令將僧格桑擒獻其事亦即可了阿爾泰便可來京辦事德福亦可回至省城惟暫留董天弼在彼統兵鎮撫俟日後局勢大定董天弼再行回署仍派明幹將領在小金川與金川扼要地界駐兵並不妨守禦一二年番酋等自不能經久受困也至前諭令索諾木抄掠小金川彼時因未知兩土酋之已經聯絡今就該處情形而論則兩酋久相比附狼狽為奸索諾木豈復肯與小

金川自相殘賊乃阿爾泰仍以駕取索諾木抄掠為言可謂拘泥而不達事體見在專辦小金川不必復向金川告諭若僧格桑或向金川逃匿則於傳檄索取時並諭以僧格桑自作不靖竄入爾界今官兵已平定其地散給附近各土司分管仍留兵駐守是僧格桑永遠不能歸巢爾今留彼養贖其眾何時能了是爾無端為彼貽累在爾亦殊失計爾索諾木之父即係久經歸化之人爾若能將僧格桑擒獻自當將爾獎賞番蠻等本屬見小之人為之明白開導其勢必不能久合如此方得要領至遊擊宋元俊前因其不即向金川曉諭懦怯無能諭令阿爾泰奏今阿爾泰以宋元俊於邊地情形頗熟派令統兵攻勦該遊擊如能奮勇自效不但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十四

不必劾究並當論功錄用若專務緣營欺罔惡習仍不努力向前即一併重治其罪可即飭令該遊擊遵奉馳勉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阿爾泰德福董天弼知之仍令將各該處進兵情形迅速具奏○丙申四川總督德福奏緬匪狡詐與苗種相仿然無妄念止圖報復不敢侵擾邊界從前起釁俱係土司與緬屬夷人爭鬧並非情較輕犯邊境且關外崎嶇林箐兼有瘴癘我兵不能久駐請暫停襲擊之舉於冬內令哈圖興帶兵關外駐紮差傳諾爾塔前見賊酋曉以利害伊若懼禍表貢其事即已善全備照常冥頑仍嚴守邊關不通交易數月後出其不意可操必勝得旨看汝如此識見朕又愁金川亦不能奮勇辦理矣如何朕不能識人不能化導汝等大臣惟自咎自愧而已亦無他論矣○丁酉諭德福至四川所陳緬賊各情形一摺識見甚為乖謬新地水土惡劣我兵難於深入自不宜復議大舉墮其術中而賊匪反悔頑梗亦豈竟置之不問因議於秋冬之間派兵襲擊出其不意並非欲

直搗阿瓦亦非欲竟取猛密不過躡彼疆境乘勢誅掠焚燒令賊
匪知我並未歇手庶幾稍識畏懼送還內地之人以完此局就事
而論實有不可不如此辦理者何至過於顧慮襲擊亦不可行耶
前諭德福到川即接受總督印務辦理小金川軍務若執此懦怯
庸謬之見恐其於進剿事宜轉致貽誤所有四川總督印務仍著
阿爾泰兼管德福著即來京候旨

九月戊戌朔諭據永德奏通省典商情願公捐銀兩恭祝 萬壽
擬即將此項重建鐵佛寺並請敕賜嘉名等語殊屬非是已於摺
內批飭矣本年恭遇 聖母八旬萬壽朕躬率寰宇臣民臚歡掖
聲於京城敬陳 慶典衢歌巷舞惟忭同申至於各省官吏紳耆
屆期第須齊集公所拜舞呼 嵩以祝 慈禧而抒忱悃即建壇
誦經亦不宜聽其輕有舉行若典商不過里巷逐利細民並非准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十五

浙鹽商各有職銜世受國恩者可比鹽商等向有公捐之請朕向
不允行至此等徵末經商即其姓名亦不宜輕達今忽請捐費從
來無此情理永德若稍知事體當伊等具呈時即應詳晰曉諭不
准所請乃竟輕為允納且為籌建寺宇並令官為仗助竣工以此
等斷不可行之事轉若視為盛舉沾沾入告豈伊身任巡撫竟以
典商募金建寺為得意全不顧朝廷大體乎所有伊等已繳之銀
俱著即行發還永德識見卑鄙著交部嚴加議處○己亥諭軍機
大臣等昨德福奏緝匪情形一摺識見鄙謬已傳旨嚴行申飭矣
今細閱德福所奏名為不必襲擊緝匪其心實因不肯辦理小金
川起見觀其欲令哈國興往招諾爾塔之意隱以價格桑與諾爾
塔相類仍欲遣人招諭完事不過指東擊西冀售其詭譎之計耳
德福如果確有所見籌畫出自良心則彼自今年三月接署雲貴

督策以來距其七月間自永昌起程為期已將半載何不於在任
時及早敷陳直至入四川境方為此奏若以為事體重大必須面
請則彼八月初甫至黔省途中雖兼程而行亦須俟朕行圍事畢
出哨後始得陛見已屆九月中旬即使朕允其所請迅速傳諭溫
福計溫福接到時業已進兵襲擊德福豈不籌度及此其意不過
以幸得總督實缺急圖將就完局撤退軍務安享封疆之樂而又
不敢明言故藉緝事以巧施其曲說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
耶况前此諭令德福赴川時曾將阿爾泰等節次所奏辦理小金
川事宜各摺鈔寄閱看德福豈不知價格桑之滋擾鄰境土司屢
經阿爾泰等曉諭受約歸巢會未數月復敢與金川狼狽為奸乘
閒攻圍沃克什及明正土司豈可仍以口舌化導若不急事剿擒
使番蠻稍知懲儆朝廷威令安在且何以綏靖邊方德福何尚狂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十六

其懦怯之見仍萌在阿克蘇時之故智耶朕前以德福近日頗似
實心任事或可助阿爾泰所不及因令其星速赴川協同辦理昨
閱阿爾泰覆奏之摺似能體朕節次諭旨自知改悔自可望其奮
勉成事若留德福在彼逞其乖妄之見必致掣肘貽誤是以令其
來京候旨但德福前日所奏敢於取巧不但深負委任其居心實
不可問著傳諭德福令其即行明白回奏此時董天弼已由開道
進攻破其大礮阿爾泰自亦派兵夾擊若能擒獲價格桑撫定其
地或逆酋畏懼逃匿將小金川分隸管轄駐兵鎮守以結其局固
善否則俟溫福襲擊緝匪事竣於開春統率八旗勁旅馳赴川省
奮力進剿自能剋日成功將此於阿爾泰溫福奏事之便一併諭
令知之○庚子阿爾泰奏據宋元俊稟稱查有附近章谷之巴旺
及布拉克底土司與小金川所占明正之納頂等境毗連若由此

進兵可將所占明正地方全復已密飭該土司遵辦嗣據稟稱兩處願以兵一千五百引路見在調集是以未即渡河攻勦報聞○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董天弼奏由山神溝山路進兵至德爾密地方連奪石卡並攻克大礮一座勦殺番眾數十人餘俱越嶺而逸我兵已扼險要因該處雨雪交加各兵俱係裹帶乾糧不舉煙火者已有八日未免稍形疲乏見俟分兵畢旺拉一路探有消息兩路會合進攻並照會鎮臣福昌守禦山神溝後路等語董天弼辦理此事尚屬奮勉已於摺內批示矣該提督雖係閒道往攻裹糧而行但豈無繼運兵餉俾資接濟亦豈無續進之兵以為聲援阿爾泰初聞董天弼進兵之信曾否籌辦及此迨探知董天弼攻礮之後曾否速為策應著傳諭阿爾泰即行據實覆奏至巴朗拉一面為攻小金川大路董天弼原議令總兵福昌進勦以挫其鋒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七

彼由小路密進兩路夾擊今董天弼進兵後已攻克卡礮福昌自八月初七日分兵以來至今已將一月曾否進兵往攻及巴朗拉一路有無賊匪拒守該鎮會否與之接仗所辦情形若何並未據奏報一字總兵本有奏事之責况當統兵分勦尤應隨時入告豈宜緘默若此並著傳諭福昌令其迅速詳晰覆奏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緊發往○癸卯命理藩院侍郎慶桂軍機處行走○乙巳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入覲 上御行幄受朝賞給頂帶冠服有差 御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曰始逆命而終祿服謂之歸降不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若今之士爾扈特攜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犁薄賦稅於回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為外圍而羈縻之若安集延若巴達克山益稱遠徼而縶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

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為我僕屬哉而茲土爾扈特歸順則實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可以不記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年間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要領令侍讀圖爾琛等假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為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令今之汗渥巴錫者即阿玉奇之曾孫也以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擊全部投中國與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啓行由額濟勒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六月抄始至伊犁之沙喇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烏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有舍楞其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為之少惑而略為備焉然熟計舍楞一人豈能變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十之一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汛設偵備儲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且拾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既命隨圍觀獵且於山莊宴賽如杜爾伯特車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 皇祖昔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賽車凌等之後遂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閒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斯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為

我大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操先券閱後成愜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答 祖恩益懷 天寵惴惴焉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念茲在茲違敢自詡為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為不宜受俄羅斯叛臣虞啓邊釁夫舍榜即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既來歸即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乏食之人既至近界驅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將何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新築城而諸邑人皆賴耕牧為活是壁亦不易堅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向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眾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為况體天御世之大君子發帑出畜力為優恤則已命司事之臣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御製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曰歸降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九

歸順之不同既明則歸順歸降之甲乙可定蓋戰而勝人不如不戰而勝人之為盡美也降而來歸不如順而來歸之為盡善也然則歸順者較歸降者之宜優恤不亦宜乎土爾扈特歸順原委已見前記茲記所以優恤之者方其渡額濟勒而來也戶凡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犁者僅以半計夫以遠人向化攜孥挈屬而來其意甚誠而其阽危求息狀亦甚憊既撫而納之苟弗為之贍其生猶弗納也贍之而弗為之計長久猶弗贍也故自聞其來及其始至以迨於今惟此七萬餘眾凍餒疴瘠之形時懸於目而惻於心凡宵旰所究圖郵函所咨訪無暇無輟乃得悉其大要於是為之口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穀而資耕牧則以屬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出我牧羣之孳息驅往供饋則以屬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總督吳達善而嘉峪關外董視經理則以屬之西安巡撫文綬惟時諸臣以次馳驅入告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厄魯特凡市得馬牛羊九萬五千五百其自達里剛愛商都達布遜牧羣運往者又有四萬而哈密關展所市之三萬不與焉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庚米麥四萬一千餘石而初至伊犁賑贍之茶米不與焉甘肅邊內外暨回部諸城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製布六萬一千幅不與焉計費儲用帑銀二十萬兩而賞貸路費及宴次資予不與焉其台吉渥巴錫等之入覲者乘傳給餼而來至則錫封爵備恩禮其往也復慮其身之生不宜內地氣候則命由邊外各臺歷巴里坤以行而迎及送並遣大臣侍衛等護視之用以柔懷遠人俾毋致失所或有以為優恤太甚者蓋意出於鄙吝未習聞國家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三

成憲毋惑乎其見之隘也昔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時喀爾喀土謝圖汗等為厄魯特所殘破率全部十萬眾來歸 皇祖矜其窮厄 命尚書阿喇尼等往撫之發歸化城張家獨石二口倉儲以賑其乏且足其食又 敕內大臣費揚古明珠等齎白金茶布以給其用採買牲畜以資其生遂皆安居得所循法度樂休養訖今八十餘年畜牧日以蕃生殖日以盛樂樂利殷阜十倍於初其汗王台吉等世延爵祿恪守藩衛一如內扎薩克之效臣僕長子孫莫不感戴 聖祖德澤及人之深得以長享昇平之福也朕惟體 皇祖之心為心法 皇祖之事為事惟茲土爾扈特之來其窮厄殆無異曩時之喀爾喀故所以為之籌畫無弗詳賙惠無少靳優而恤之且計長久庸詎知謀之勞而費之鉅乎冀茲土爾扈特之眾亦能如喀爾喀之安居循法勤畜牧務生殖勿替厥志

三二五

則其世延壽祿長享昇平之福又何以異於今之喀爾喀哉用是
 臚舉大凡勒石熱河及伊犁俾土爾扈特汗王部眾咸識朕意且
 以詔自今以往我諸臣之董其事者 御製土爾扈特部紀略曰
 事不再三精覈率據耳食以為實君子弗為也言不求於至是已
 覺其失護已短而莫之改易君子弗為也必知斯二者然後可以
 秉史筆以記千載之公是公非余之為土爾扈特部之紀略亦豈
 是而已土爾扈特之初來也蓋嘗詠之詩載之記皆以為始自阿
 玉奇汗溯而上之荒略不可考此亦迷向之所聞者而書之而不
 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奇茲以其糜至乃得一一詳徵其實
 為之重記何必隱約弗明以諱吾前言之未精覈哉阿玉奇之父
 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
 卓立甘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則曰貝果鄂爾勒克自貝果鄂爾
 勒克溯而上之實遠不可徵其入俄羅斯也則自阿玉奇之曾祖
 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時其時四衛拉特各自
 為汗無所統屬又不和睦和鄂爾勒克因率其子書庫爾岱青
 等至俄羅斯之額濟勒地其時阿玉奇尚在襁褓因留巴圖魯渾
 台吉處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而回向渾台吉索阿玉奇歸俄羅
 斯巴圖魯渾台吉為阿玉奇之外祖以時代計之適相當而阿玉
 奇汗時其子散扎布台吉率所屬一萬五千餘戶往投策妄策妄
 盡留其屬而逐散扎布歸額濟勒則向記所云阿玉奇策妄不睦
 亦未為大誤也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
 勒克有子六人一即書庫爾岱青餘三無子其二皆有子孫式微
 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二絕嗣其一曰那木策楞四傳而至巴
 木巴爾今封郡王其一即棚楚克四傳而至渥巴錫今封汗棚楚

克之子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子嗣其一曰衮扎布有子嗣
 今之封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者其曾孫也衮扎布乃渥巴錫之祖
 沙克都爾扎布之親弟故其子孫為渥巴錫近族與沙克都爾扎
 布子孫皆隨渥巴錫而來其尸口之數已見前記茲惟記其始祖
 所自出並證前之失精覈而未實者至其重黃教置鄂拓克宰桑
 之類率同準噶爾但具體而微蓋準噶爾之紀略紀其全部之盛
 衰而茲土爾扈特之紀略則紀其世系之詳悉云爾○丙午賜土
 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鞍馬囊橐令隨圍與觀○丁未諭額駙色
 布騰巴勒珠爾奏帶領入覲之士爾扈特台吉等沿途經過地方
 文武各官全然不以為事以至多有貽誤並有總兵臬司道府等
 大員前來認罪自稱奴才免冠叩首等語土爾扈特台吉係新來
 投誠人眾前來入覲所有經過地方官員理宜豫備整齊使知天
 朝體制業經朕特降諭旨令該省督撫妥協辦理乃各省官員尙
 敢不以為事以至諸多貽誤狃於惡習殊屬不堪自應嚴加議處
 然此尙屬事之所有至總兵阿明阿恆德按察使德文河北道明
 琦知府博爾敦身係滿洲且皆地方大員經理不善亦無顏面但
 何至向色布騰巴勒珠爾自稱奴才免冠叩首卑鄙至於此極若
 謂色布騰巴勒珠爾係額駙則見額駙從無叩首之例如謂伊係
 王爵則滿洲謁見宗室王等亦不可自稱奴才免冠叩首阿明阿
 等如此行事實屬卑劣已極有玷國家官爵真大奇事非尋常過
 失可比阿明阿恆德德文明琦博爾敦俱著革職發往伊犁自備
 資斧效力贖罪向來出差人等如果騷擾驛站經地方官詳報該
 督撫據實奏聞朕必將騷擾驛站之人治罪仍將該地方官深為
 嘉予今地方官全不以事為事亦太不堪若不嚴加治罪何以力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三

第 2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卷 史部

挽積習著將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參奏之遲誤馬匹食物各官俱交部嚴加議處此事若非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據實具奏朕何由悉外省官員忘玩至於此極如此相仍將來更無底止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不避眾怨據實奏聞甚是且伊此次帶領土爾扈特台吉前來亦頗奮勉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著交部議敘並將此旨及原摺一併譯漢通諭中外知之○戊申諭軍機大臣等閱阿爾泰今日奏到之摺不意其糊塗無用若此已於摺內批飭阿爾泰身為滿洲大學士凡有關於國家要務何一不當實心籌辦况係川省總督番夷之事尤其專責乃自五六月間既奏稱督辦進兵至今四月餘尙安坐打箭鑪並未發一兵未移一步所謂督辦者安在豈以專理地方日行案件便爲盡總督之職而於邊情軍務皆置之不問乎其意不過以爲德福將到即可藉以息肩豫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與彼毫無關涉全然置之度外豈滿洲老大臣實心體國之道言之不勝憤懣阿爾泰著傳旨嚴行申飭仍將此旨由六百里加緊發往著阿爾泰速將該處如何進兵情形及董天弼近日消息如何阿爾泰作何探聽接應之處迅速覆奏又諭今日阿爾泰奏到一摺實屬糊塗無用見已降旨嚴行申飭頃復據董天弼奏所得硃卡復行失去畢旺拉一路亦爲小金川奪去見退兵堅守要口等語是賊兵竟敢抗拒我師甚爲可惡豈可不加申討輕爲歇手至董天弼所請交部治罪之處且可不必得失乃行兵之常董天弼前次進兵尙屬勇往而此時之退失皆由帶兵本少不敷調撥緣營積習又皆懦怯無能阿爾泰復不早爲籌撥以至於此且看其此後如何奮勉自效以定功罪若再不知努力則其獲譴更深矣但所稱賊兵乘霧雨迷漫之時於左右山梁峰屯據聚而至守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硃之瓦寺土兵輒行驚潰等語殊覺可笑賊既能乘霧來攻我兵豈不能乘霧迎勦是兵力之不堪大槩可知且瓦寺與小金川同係土司何以賊之土兵皆屬有用官之士兵卽屬無能此皆調度不善之故阿爾泰在川最久豈竟漫無見聞何以不詳慎精選聽以懦弱充數不能得力所辦何事著傳諭阿爾泰明白回奏至董天弼本係乘閒攻其不備今德爾密一帶既有賊兵屯拒自難仍由原路再進亦不必復與攻奪所失之硃萬一少有挫折更覺不成事體但我兵卽不能深入而守禦隘口不使賊匪外逸尙屬力所能爲自當派撥弁兵嚴爲堵截西路見有總兵福昌在巴朗拉駐守則山神溝畢旺拉兩處卽可交該鎮一併抵禦以緩賊勢董天弼在彼亦無可施展伊於番地情形稍爲諳練且曾經從征金川尙係熟手今阿爾泰坐守南路毫無主見見在無可協同辦理

之人董天弼著即馳往阿爾泰軍營會商進剿或可得其仗助之益惟是綠旗恒怯之兵實不足恃看來未必遠能集事設或調度又不合宜致損威重更難完局第當圍困賊人要隘勿令輕出以待厚集兵力擣穴擒渠以靖邊徼前會諭令溫福俟襲擊緬匪事畢於明春帶兵馳赴四川妥辦今思襲擊一事原不過蹂躪其近邊悉力焚殺以振兵威並非圖直抵賊巢期必進者可比即遲一年再辦亦無不可且緬匪未嘗不豫備我進兵今復緩其掩襲虛虛實實轉屬出其不意况既欲用我八旗勁旅之力若令於襲擊後再往四川長途奔走或不免於疲乏亦不可不從長籌畫即就目下情事而論緬匪之暫停襲擊操縱在我而小金川敢於負隅逆命若不急為翦除養成賊勢於事大有關繫自當權其輕重以期有濟溫福前奏原議於十月初進兵此時尚在永昌部署著傳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奏

諭溫福於奉到此旨後即帶軍營所有之滿洲兵星馳取道赴川奮力攻勦務擒賊酋僧格桑分隸其地使番蠻稍知畏懼其黔省綠營兵除派守邊隘外並精選勇銳者千餘名一併帶往若以見有黔兵距川較遠即仍照溫福前奏奉旨後酌定應用兵數飛咨黔省於川省相近營鎮速行選派精兵即令前往自覺更為妥便其原派帶兵之人亦應酌留滇省防守照單內點出者溫福帶往餘俱留於永昌所有副將軍印信溫福即帶往備用至參贊大臣伍岱於軍務頗為練習亦著同溫福前往會商進剿阿桂留於滇省亦屬無益著溫福隨帶赴川差委效力至於滇省邊務惟有派兵緊守關隘加意巡邏並令帶兵侍衛等分派各處守禦設有緬匪潛至邊境即奮勇掩擊戮使之喪膽此事著交長青海蘭察哈圖與辦理毋稍疏懈彰寶並宜實力稽察經理勿致貽誤若此

時緬酋或遣人至關投遞文信不論多寡俱行留住惟擇其中最無用者一人遣回並令傳諭緬酋如將所留內地之人全行送回方可寬宥否則斷不歇手亦不必寫回書所辦滇省軍務不過如此至阿爾泰等見在進兵若能乘閒得利固善否則莫如極力圍守以待溫福到川一舉集事川省綠營兵即多為調撥亦未必能得力並著派成都滿洲兵一千名迅赴軍營聽候溫福派用其各兵所需馬匹糧餉著交阿爾泰即諫為熟籌速備若稍有玩誤惟阿爾泰是問恐不能當其重戾也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緊分路發往董天弼摺並鈔寄溫福並諭彰寶長青海蘭察哈圖與知之○以黃檢為山西按察使由山東克○己酉諭戶部侍郎桂林著即馳驛前往四川辦事其隨往之軍機處行走郎中汪承霈亦著一併馳驛○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辦理小金川一事全無主見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奏

斷難望其有成昨已降旨詳切飭諭並令溫福即帶兵馳往四川妥辦矣看來阿爾泰董天弼於土司之事惟圖遷就了局從前小金川小金川與附近土司互相仇殺伊二人率自往勸諭而止已非一次阿爾泰等既意存姑息習以為常而番酋等亦視督提為和事老人狎不知畏本非綏靖邊圉之計至僧格桑上年甫受約束旋即抗違其情甚為可惡尤不可不痛加懲創無如阿爾泰等狃於外省積習畏難苟安即其初奏稱僧格桑不復可以口舌化導必當示以兵威貌似認真其實全無措置仍欲空言塞責及接奉朕屢次飭責之旨始行籌及遂至兵不敷派糧無繼供此董天弼一路之所以難由間道進攻得而復失也今小金川竟敢抗拒我兵尤不可以輕宥奈阿爾泰始終毫無成見於需兵若干作何調撥及何路可以進擊何路當為堵截並未通盤籌畫不過東那西

掩敷衍目前若似此意忽遷延必至養癰貽患至小金川形勢並非若金川有險可憑難以深入第因玩誤日久頑酋得以豫爲準備而阿爾泰等至今尚未得其要領雜湊怯之兵零星塘塞豈能制勝自不可不厚集兵力督率大進以期搗穴擒渠是以令溫福卽行馳往但溫福自滇赴川未能一時卽至而見在之局卽不能奮勇克捷亦當嚴密圍困使賊匪不能外軼以待大兵一舉集事恐阿爾泰仍無定議復爾疏懈因循於事甚有關繫今令桂林前往協同辦理桂林在軍機處行走於朕前後所降之旨皆面聆深悉至彼自可詳悉告知阿爾泰惟當與之和衷商辦不得稍存畛域之見致令掣肘亦不可稍有推諉之心一切膜視阿爾泰久任封疆盡心民事實爲出色之人是以加恩擢爲大學士而此次辦理軍務一味敦體養安坐守無策不知全朕任用顏面實爲憤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五

簡用綸扉有何可疑之端卽伊自問在任所辦大小諸務又有何可查之處若朕果欲究其過失則就小金川一事已足加罪又何待他求乎阿爾泰惟當屏去妄念竭力自效以副朕成全之恩願惜老大臣體面則得之矣至於行軍要務於該處山川形勢及統兵諸人所在地方並軍營見兵幾何皆當繪圖陳奏朕得以遙爲籌度乃阿爾泰從未辦及全不識用兵機要著阿爾泰卽將小金川一帶毗連境壤及我兵進攻要隘詳繪一圖並將董天弼前在何處進兵福昌今駐何處宋元俊見在何處及阿爾泰久駐之地近日前進幾程逐一貼於圖內並將見在軍營實有綠營兵若干名一併具摺速奏至伊等向來於官兵之外多用土練其意不過爲節省錢糧起見甚屬非是不知土練之法與官兵相仿而臨陣易退每不足恃如前日守礮之瓦寺土兵百名賊至卽行驚潰已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五

善至溫福前奏以所謂黔兵僅有三千名既經進剿撤回復自永昌赴川轉為遙遠且向須酌留協駐邊隘欲於貴州下游與川省毗連之處各營調撥等語係就前日情形籌酌今既不辦襲擊則黔兵並不疲勞而分駐沿邊尚有滇省見調之兵可派所留黔兵亦屬無多溫福即當選擇勇銳者二千餘帶往其不敷之數再飛咨黔省於下游近川一帶揀選精兵如數足用派將領等星馳帶赴川省軍營聽候派用至單內昨日點出帶兵者三十一員其存留永昌者尚有常保住等二十一員為數未免過多今復於單內點出各員溫福可一併帶往至所留之侍衛等自當令其巡防沿邊要隘遇有賊匪近邊及託名擺夷潛入內地者不拘多少即行擒獲此事長青即所優為去年曾經盤獲賊匪已有成效今復留海蘭察哈國興在彼昨已有旨以此事專責彼三人伊等但能同心協力諸事自為周密且有侍衛等往來巡查較綠營將弁亦更為可信但恐侍衛等因溫福起身後無人管轄不肯出力而彰實又以客禮相待則留駐亦屬無益著將所有留滇各員即交彰實海蘭察管理酌量調遣若伊等不服拘管即行據實奏聞著將此旨由六百里加緊馳發諭令阿爾泰溫福彰實及長青海蘭察哈國興知之○庚戌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奏宋元俊進攻小金川奪回賊人所占明正地方一摺所得不過納頂邊谷數處何至過涉誇張輒稱全勝已於摺內逐一批飭矣斬賊尚有實據可稽自不敢捏詞粉飾若所稱滾崖落水死者不計其數乃綠旗虛誑惡習阿爾泰何竟信而不疑形之章奏乎我兵此時尚未深入即明正被侵之地所復亦僅一隅不足言捷而阿爾泰遽有報功之苞窺其意總欲圖姑息苟安設或此時逆酋出而認罪求饒阿爾

泰必將遷就此斷不可小金川屢經該督等曉諭遵依復敢反覆滋費若又因其請而宥之彼益輕視內地大臣為無用我兵甫撤賊眾旋屯更復成何事體况僧格桑竟敢抗拒官兵實為可惡尤不可不大示懲創總以剋期覓道進兵將其巢穴擒獲兇渠將該處番地番戶分給就近各土司編管撫治並將僧格桑之妻孥近族及其黨惡土目盡行伴繫請旨辦理其事方能完局至德福摺奏阿爾泰自五月開辦軍務以來業已籌辦兵糧及軍裝火藥等項雇夫運送並調驛馬安臺從前未經具奏等語殊不可解此等皆行軍要務阿爾泰既經辦及何憚而不即上聞况軍需事宜隨辦隨奏亦可表其並非安坐玩日且可藉以見長阿爾泰久任封疆事皆歷練不應疏略若此豈其盡而志昏計不及此乎又土練一項向多臨敵易退且派自各土司恐於賊人瞻顧不肯向前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年 三

或致洩漏機密昨會諭令此後毋庸派調今此次奪回明正地方土兵尚覺出力是此輩又未嘗竟不可用惟在善為駕馭令其奮勉向前耳著傳諭阿爾泰仍照前酌量調撥土練但須慎選精壯得力之人勿令以老弱充數並當與官兵相閱配用毋使獨當一面致其游移怯退至見在攻打約咱及收取仲濃等處情形若何並阿爾泰見在何處均著即速據實覆奏此旨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並諭桂林知之○劉益因病解任以李本為四川布政使李世傑為四川按察使○撥通倉米三十萬石於直隸備賑○辛亥諭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舍楞等和碩特台吉恭格等因與俄羅斯風氣不同且不時興兵爭奪不得安生仰企朕推廣黃教安撫四夷之化率數萬人跋涉遠途不辭勞瘁歸誠效順殊屬可嘉自應指地安插使伊等衣食有裨並予以孳生牲畜以

資久遠之計除業經飭交伊犁大臣辦理外茲特加恩錫以封爵
封渥巴錫為烏訥恩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哩克圖汗策伯
克多爾濟為烏訥恩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布延圖親王舍楞
為青察圖奇勒圖新土爾扈特部喇哩克圖郡王巴木巴爾為畢
錫喇勒圖郡王恭格為巴圖色特奇勒圖和碩特部土謝圖貝勒
默們圖為濟爾哈朗貝勒旺丹為鄂勒哲依貝子沙喇扣肯為烏
察喇勒圖貝子奇布騰為伊特格勒貝子雅蘭丕爾為阿穆爾哈
貴貝子額墨根烏巴什為巴雅爾圖貝子拜濟瑚為輔國公諾海
伯爾哈什哈為一等台吉俱作為扎薩克阿喇克巴博克班蒙袞
德勒德什巴雅爾拉瑚策登博羅業林巴木巴爾之子達木拜扎
勒桑根敦諾爾布之子騰特克等十人俱為閒散一等台吉諾爾
布策楞烏梁海扎克錫禮玉增濟布藏巴特瑪等六人俱為二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三
台吉三達克額林沁達克諾木理等三人俱為三等台吉巴布勒
達克諾音格楞巴圖爾圖古勒扎納木羅布藏楚魯木扎林業林
之子舍楞圖古斯蒙庫三達克之子懸澤等十一人俱為四等台
吉爾等仰叨朕恩其加意管束所屬咸務生理延及子孫永荷安
全之福矣勛諸勿懈○壬子董天弼奏達木巴宗被困已久急宜
救援臣復探得木坪之堯磧一處從山梁而下渡至河北即係達
木巴宗小路臣一面帶兵迅速起程一面咨商阿爾泰等務期設
法渡河以斷賊番歸路則福昌亦可乘勢徑進得旨此行頗覺勇
往看汝如何以功抵過耳○癸丑諭軍機大臣等董天弼奏見由
木坪之堯磧地方帶兵攻其不備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董天弼
因德爾密畢旺拉一帶賊匪俱添人拒守復覓閒道進攻尙屬勇
往但伊八月二十日具奏之摺稱兵丁不舉火者已經八日距此

次拜發摺奏時又將半月尋常無事之人久不火食尙難支持况
當攻勦之時而令兵丁枵腹從事又無此情理或於何處覓有糧
食並何時得有續運兵餉接濟總未據董天弼奏及朕自聞兵丁
八日不舉火以來無日不以伊等疲餒情形深為慮念董天弼何
轉不以為意豈因續經得食遂不復置論抑前說係緣營虛誇之
習過甚其詞耶著傳諭董天弼即行明白回奏再兵行糧隨乃一
定之理即欲令官兵因糧於敵亦不可不籌運以為接濟阿爾泰
既辦軍務何以於此等處竟未籌及並曾否於董天弼一路運糧
接濟之處前已詢問阿爾泰並著速行據實覆奏再董天弼摺內
稱見用兵之堯磧與甲金達相近甲金達一處已經阿爾泰派有
遊擊陳聖矩帶兵前往等語而阿爾泰九月十一日具奏之摺止
有遊擊宋元俊奪回明正侵地情形雖有另派參將薛琮鄭國卿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三
都司廣著守備李天貴陳尙禮各員亦仍係宋元俊一路其陳聖
矩前往甲金達之處並未據奏及該督究於何日派其進兵及令
其與董天弼作何聯絡聲援最關緊要因何尙未陳奏殊不可解
至董天弼已督兵再進而阿爾泰除宋元俊會約巴旺進攻外並
未另籌分路並進與董天弼成夾擊之勢使賊酋首尾不能相顧
會勦機宜安在近日阿爾泰會否籌畫覓路進兵及親自移營董
促之處並著即行據實覆奏此旨仍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並諭桂
林知之○甲寅 上駐蹕避暑山莊○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
董天弼奏從木坪之堯磧地方順山而下中隔一河即係達木巴
宗若由捷徑前進易於攻破一面帶兵五百名星速起程一面飛
商阿爾泰等語此摺於九月十五日奏到距今又將十日尙未據
將進兵以後情形奏聞其與阿爾泰相商之處作何辦理亦未據

阿爾泰奏到殊不可解計該提督進兵之程日以五十里為率旬日當行五百里即以三十里為率亦可行三百里小金川疆界並非甚廣豈有行三百里尚不能直抵賊巢之理是董天弼前奏仍不免沿綠營積習以空言塞責而阿爾泰又視董天弼之進攻與否不以為意遂置之不論耳豈知朕於此事宵旰慮念自聞董天弼得路進兵之說即日計其行程盼其信息伊等何總不知仰體朕意隨時奏報乎行兵之事大小悉繫機宜計日計程雖若細務而實為軍營要領非此不能得先後緩急之宜籌克敵制勝之策朕前此辦理金川及平定準部回城諸務悉皆詳為指畫鉅細不遺用能剋期奏績阿爾泰董天弼何皆視軍旅若泛常於進兵情形並不隨時入告以待朕之揆機遙度得所稟承乎看來阿爾泰等於攻勦小金川一事並未通盤籌畫布置得宜即董天弼之問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道進攻亦不過擊其一隅實未嘗計及全局如此安能有濟著傳諭阿爾泰董天弼仍將見在進兵實在情形迅速覆奏○丁卯諭德福前在阿克蘇辦事會獲罪譴經朕棄錄用數年之內由臬司簡任巡撫因其尚知實力奮勉復加恩擢用總督乃甫至四川即意存自滿全不似向年之實心任事且敢逞其乖謬之見借漢省事宜欲以諷諭罷小金川之事夫小金川番酋格桑去年秋開與沃克什土司構釁擾經阿爾泰前往曉諭格桑即遵守約束敘述歸巢彼時以番蠻互相仇殺乃其常事且既已遵諭退回原可無庸再辦會未半年而僧格桑復敢乘閒攻圍沃克什且及明正土司此豈可復以口舌化導若不用兵勦擒使番眾稍知懲儆何以申威令而靖邊隅乃阿爾泰辦理此事毫無定見惟圖遷就完局因令德福即赴川督之任協同辦理冀其經畫得宜剋

期集事孰意德福尚未接印即生畏事之心希欲阻撓軍務妄奏取巧深負朕委任之意著革去總督賞給三等侍衛以己力前往伊犁聽候差委所有四川總督員缺著文綬補授其陝西巡撫員缺著勒爾謹補授○諭永德辦事拘謹於要缺不甚相宜著調補廣西巡撫所有湖南巡撫員缺著梁國治調補其湖北巡撫員缺著陳輝祖調補

冬十月戊辰朔諭昨降旨將德福革去總督雖略言其應行罷斥緣由與小金川大槩而於德福之乖謬取巧及小金川不得已於聲討之故尚未詳為宣示恐無知者且將為德福稱屈而疑朕之意或喜兵不可不明白申諭使眾共曉小金川乃九土司之一久隸內地曩為金川侵擾摧殘特與師命將征服金蠻二十餘年得以安居樂業數年前金川開與綽斯甲布各土司交關節節督提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等遣員誠諭隨即輯和朕知番俗蠢頑穴鬪乃其常事原可毋庸過問去年春聞小金川土司指稱沃克什土司用法詛咒致其父子同時染病僧格桑遂藉技取經呪為名引眾前往攻殺經該督委員查辦雖暫停兵革仍未遽解圍彼時阿爾泰意欲勦撫兼行朕以其端雖曖昧難明而蠻觸相爭互存曲直不宜有所偏向輕議加兵且僧格桑犢性未馴罔知利害因諭該督等詳悉開導冀其感悟自新阿爾泰董天弼即於八月內前至土境僧格桑迎見督提跪聆訓教悔罪汗惶情願退地撤兵永不侵犯具結遵依遂亦宥其既往執意僧格桑怙惡不悛抗違教約於本年六月乘閒攻圍沃克什並占瓦寺之巴朗拉拒阻援兵尋且侵及明正土司地界是其藐視督提肆無忌憚豈復可以口舌化導而阿爾泰等惟思姑息了事意見游移雖云當臨以兵威不過虛張聲勢無論

其不足以懾兇渠之膽即使其暫時求息勉強面從而我兵甫回賊眾復集致令封疆大吏僕靡甯成何事體且小金川以內地土司敢作不靖暴侮鄰疆弁髦國法此而不聲罪致討朝廷威令安在况撫馭番蠻懷畏自當並用若於梗化之人不大加懲創則懦弱者無以自存而獷悍者必效尤滋甚漸至徼內土酋跳梁化外何以綏靖邊圉至於佳兵之戒朕所深知豈肯稍存好大喜功之見如前此平定準部回城皆由叛賊之負恩逆命罰在必伸即近年征討緬匪亦因憎駁之屢抗顏行事難中止然察其水土惡劣官兵非可久留隨命振旅而還不復再議大舉即賊酋狡計激怒不肯墮其術中是朕不欲贖武之心與知難持重之意實無不可共白於天下也若今僧格桑之冥頑不率非擒戮無以肅憲典而欲擒兇監非攻勦無以抵賊巢是此小金川之兵誠有不得不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五

用者然猶不欲特發京兵勞師遠涉惟以阿爾泰未嫻軍旅恐誤機宜因命溫福兼程赴川董率調度以冀剋期集事無使我兵練等久勞行陣此朕審慎籌度之衷與必應翦刈之勢更無不可共白於天下也且朕春秋已逾六旬御宇三十六載經事已多臨事知懼豈不欲甯人偃武頤適幾餘况既云用兵運籌每繫宵旰而軍書夜閱甯不疲勞即如前日董天弼開道進攻久無奏績輒為庶念不置至於廢寢朕又何所樂而必用兵乎而用兵之事於朕躬有益乎無益乎此愈無不可共白於天下也至德福前在阿克蘇時一聞烏什之事即倉皇無措思棄阿克蘇而回因將伊革退留於新疆效力而派明瑞統兵勦定其城意彼經前番儆戒或稍知改悔是以棄瑕錄用復不次超擢授為巡撫頗覺奮勉因命其兩署督篆其初至雲南時所奏各摺尚似實心整頓方謂其足以

任事為國家得力之人因即命為四川總督令馳驛進行往助阿爾泰協力安辦軍務乃伊既至四川省城並不計及小金川之當作何籌辦轉具摺陳緬賊情形謂不宜進兵襲擊其識見乖謬實出意料之外夫襲擊一事與大舉不同並非欲直搗阿瓦亦非欲徑取猛密其速辦緩辦原屬不關緊要第因賊匪敢於反悔詭詐豈可竟置之度外不過出其不意蹂彼近疆乘勢誅掠焚燒令賊匪知我並未歇手稍為畏懼且涉冬而往開春而還亦不致輕冒瘴癘何至過於顧慮以為必不可行耶至所稱恐其報復尤屬荒唐可鄙緬匪所恃者地險而氣惡惟能以逸待勞並非勇於戰鬪從前數次之闖入內地皆由彼時沿邊無備而趙宏榜李時升朱崙又庸劣不堪兼之滇省綠營兵弁恒怯無用致賊匪得以尾追直入今數年來邊防頗為整飭且特派大臣統八旗勁旅在彼若賊匪敢於輕離巢穴侵及邊境正可奮勇出擊悉力殲擒使之喪膽何反虞其乘機掠我土司耶至其所畫之策則欲令哈國興屯駐邊外差傳諾爾塔到營宣諭更為愚謬無識以諾爾塔之狡諂哈國興用何法招之使來且彼未經控紐又何畏哈國興而能一呼即至揆之情理實所必無並恐諾爾塔不來而哈國興轉為誘往昨年彰寶所遣之都司蘇爾相為賊拘留特一偏裨耳思之尙為切齒今哈國興以總鎮大員設為賊羈而不反豈不失體損威德福身係封疆大臣獨不思以國事為重而逞其臆見自詡為能操勝算乎然察其所奏名為不必襲擊緬匪其心實不肯辦理小金川故為指東擊西以售其詆欺之術耳如果確有所見發自天良則彼自今年三月接署雲貴總督距其七月間自永昌起程已將半載何不於在任時及早敷陳直待行抵成都方為此奏若以

為事體重大必須面達則彼八月初甫至黔省途中雖併程馳傳亦須俟朕行圍事畢出哨後始得陛見已屆九月中旬即使朕允其所請迅速傳諭溫福計溫福接到時業經進兵襲擊已屬無及德福豈不籌度及此其意不過以幸得總督實缺急圖完局撤兵安享豐厚而又不取明言故借緬匪以巧飾曲說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乎至其明白回奏之措一味支離理窮辭遁不啻見其肺肝更無論矣今彼兩摺具在均著發鈔使見之者知其罪由自取乃德福負朕委任期望之恩朕於彼並無絲毫屈抑也將此一併通諭中外知之○諭鄂寶本一拘迂自守之人近復不肯實心任事難勝封疆重寄著來京候旨山西巡撫員缺著三寶補授即行來京請訓前赴新任其貴州布政使員缺著圖思德補授○以畢沅為陝西布政使敦福為陝西按察使由湖北襄陽道遷○調王太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岳為雲南按察使法明為湖南按察使○己巳 上奉 皇太后

自避暑山莊回鑾○以楊魁為安徽按察使由江蘇松太道遷○庚午諭各督撫每年有題報並無逆犯馬朝柱一疏具文相沿殊非覈實之道馬朝柱於犯案時雖倖逃法網未得明正典刑但該逆犯罪大惡極為覆載所不容其事又閱二十餘年之久自己早伏冥誅且方今法紀肅清所在督撫訪查奸匪亦頗為實力使逆犯或果匿迹偷生亦必久經弋獲斷無尙容其潛竄之理是各省之所為踴緝原亦不過循海捕虛名而歲煩奏牘遂成故套甚無謂也况愚民無知每有假逆犯為名捏詞誣告轉致羅法者而不肖胥役或藉稽察之名勒索里下亦所不免是存此無益空言轉滋流弊尤非所以崇簡易務實要也光天化日之下魑魅必無從遁形嗣後各省每歲題奏並無逆犯馬朝柱之例即著停止○阿爾泰奏

臣等前此收復納項等處地方一面飛飭該將弁等乘勢掩殺臣又於九月初二日親往章谷軍營督催攻勦節據宋元俊稟稱自官兵渡河之後帶領土百戶等連日奮勇進攻又收復仲濃大寨索布密喇瑪哩五處殺死小金川大頭人一小頭人二及賊番二百餘生擒五十餘我兵陣亡二名帶傷四十餘名其明正土司喇寨七百餘所已全克復又攻得小金川噶中拉莫茹納扎功拉四處地方見在進攻小金川約咱大寨等語臣見同副都統鐵保督催官兵奮力攻擊其收回明正番民稠寨業交明正頭人管領安插寨內藏匿被擒之賊照例分賞各土司其陣前擒獲及訊明會經抗拒者立即正法再董天弼改由木坪一路開道進攻所需兵糧亦經趕辦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奏克復明正土司被侵之地並得小金川噶中等四處見在進攻約咱大寨所辦略有起色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阿爾泰因朕節次飭諭實力督催將弁等亦稍知自勵因得屢獲

克捷可見人果奮勉向前其效立見阿爾泰益當加意董催乘勝深入直搗賊巢前諭令溫福赴川督辦並諭阿爾泰此時且暫停攻勦俟溫福到後合兵進討刻期集事昨又授文毅為四川總督令其赴川助辦今阿爾泰既已得手正可鼓其銳氣一往直前並促董天弼等上緊夾擊並派練習帶兵之將領分路合攻使番酋首尾不能相顧自可得制勝要領不必拘泥前旨坐待溫福文毅若能於此時即抵賊巢擒格桑分定其地尙係阿爾泰全功設因此次小勝遂存自足之心不復努力非惟自怠垂成事機可惜且溫福文毅到後堵穴擒渠其功即與阿爾泰無涉矣至遊擊宋元俊勇往立功殊堪嘉獎遇有川省副將缺即行奏補其出力各土司業將俘獲番眾分給所有跟隨宋元俊進攻之士百戶等阿

爾泰亦當量加獎賞以示鼓勵○乙亥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覆奏籌辦調兵事宜及接運糧
石各摺總不中事之肯綮如所稱調兵二百添派參將觀太前往
西路幫同福昌妥爲固守之語太不成話前因阿爾泰安坐數月
漫無調度必致遷延貽誤是以諭令溫福往彼督辦兼以阿爾泰
等庸懦無能恐其舉措不合機宜轉屬無益因諭伊等如不能奮
勇進攻即當嚴密圍守使賊匪不致外軼以待溫福到川妥辦原
以激阿爾泰等冀其稍知愧奮昨阿爾泰既派宋元俊由巴旺一
路帶同土兵進剿將明正被侵之地已全行克復所辦似稍有起
色正當奮力深入以期迅抵賊巢不應仍爲坐待之策即董天弼
一路原有兵練及添派之兵共六千八百餘名而董天弼帶赴木
坪者共三千八百餘名尤當奮勇速進使賊酋首尾不能相顧方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董天弼覆奏稱兵由開道進攻恐煙火爲賊人驚覺因令裹帶乾
糧等語今阿爾泰奏亦相同是各兵既有乾糧可以充饑並非枵
腹從事官兵爲國宜力分所宜然豈身臨陣必待張筵恣啖然
後謂之飽食耶此乃董天弼深染綠營惡習專務虛誇實爲可鄙
可恨至阿爾泰所奏見駐章谷督兵進攻之處並未將章谷距彼
前駐之打箭鑪計程若干及章谷是否即係用兵攻奪之地詳悉
聲明是阿爾泰之意惟圖含糊掩飾設果係督兵進攻之地則彼
前奏九月初二日親往章谷今兵已漸近而彼仍駐章谷不移其
非隨兵深入已可槩見如此而附名進攻何異身在京城籌辦古
北口以外之事亦可謂之親督耶阿爾泰身係滿洲大學士承辦
軍務自當實心出力倍於眾人不應置國事爲無關重輕視國法
爲不足畏懼朕於軍興之際執法嚴明如前此西師之役策楞哈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四

合行軍要領至福昌在巴朗拉一路亦有兵三千餘名兵力不爲
單弱縱其地見有賊人拒阻難於直入亦當籌酌形勢相機攻打
俾賊眾疲於支應以挫其鋒何得僅爲固守計金川小醜豈有調
兵如許之多爲時如此之久惟資坐守不獨玩失事機甯不爲賊
人所輕笑耶總由阿爾泰等辦理此事始終毫無成見一味心存
觀望如何能剋期集事即所復之明正侵地尙恐其未必能周防
無失昨已傳諭令其選派將領統兵駐守無稍疏虞今日溫福奏
到已於九月二十八日帶領滿洲兵及黔兵三千名分撥由永昌
起程馳赴川省計其到軍營甚速此時阿爾泰董天弼如能分路
夾擊擣穴擒渠以贖前過斷不宜復有懈弛若竟自揣無用甘於
讓人止可俟溫福到川辦事朕亦無如之何矣再董天弼帶領由
山神溝進攻之兵八日不舉火一節朕初聞其奏到深爲慮念昨

三三五

於朕之顏面有關朕雖欲再行寬恕亦思無可施而法難曲徇訥親炯戒具在毋謂朕戒之不豫也著嚴切傳諭阿爾泰令其痛自猛省及早奮勉自效並將所詢各情節及見在進攻情形若何迅速覆奏至軍營文武各員功罪前已諭令溫福桂林留心察覈俟事竣後據實分別奏聞候旨著再諭溫福等除阿爾泰董天弼二人前後所辦之事絲毫不能逃朕洞鑒毋庸另記外其餘大小各員並逐一詳加覈記毋稍疏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一併傳諭知之○丁丑諭新土爾扈特郡王舍楞等恐在科布多阿勒坦附近地方居住以期永荷朕恩情詞懇切已允所請矣舍楞著加恩授為盟長沙喇扣肯授為副盟長與車凌烏巴什一體輪駐科布多學習行走應得印信及應編旗分佐領各事宜著交該部俱照車凌烏巴什等之例辦理○辛巳諭昨據吏部將各部分別堪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三

勝繁簡缺知府之人員帶領引見內有保送簡缺兵部郎中張萬國一員朕閱其人年力衰庸即簡缺亦難勝任因降旨將該員仍行留部並令查明係何堂官保送則係官保署事時同蔡新等註考咨送引見甚屬非是各部院司員在署辦事情形該堂官皆所習見至年滿截取分別繁簡自當秉公覈實不得稍事姑容方為允協夫尚書侍郎身係國家大臣乃於保送一事惟知奉行具文莫博屬官虛譽此在品秩卑微者已難辭識見猥鄙之咎况堂官有為國甄別人材之責而不知顧名思義可乎且此等截取人員出為知府有表率僚屬整頓地方之責是一人之得失所屬州縣百姓之利病隨之今欲姑息一衰庸無用之人俾得遂其一麾出守之私願而置地方利病於不顧范仲淹之語該堂官等甯未之前聞乎向來外省驗看截取舉人率多沿襲故套不能實心激汰

惟何焯前護撫兼時曾有請將衰老舉人徐庭槐改教之奏當經明降諭旨令各該督撫照遵行而兩年來各省仍未見一據實奏辦者昨惟何焯復有請將舉人申超改教職一摺所辦甚是又申諭各督撫實力舉行以重民社之寄今以部院司員截取知府大員職任尤鉅若該堂官等如此心存瞻顧漫不經心竟以外任以受該員賢否諉之該省督撫設令該督撫亦如此居心則貽誤甚大就使到任後一經體察即行登之彈章於該員既難保全而人缺紛更官方已深受其弊大臣等撫衷自問亦何所為而因循出此耶所有此次濫行咨送張萬國之兵部堂官官保蔡新綽克托李宗文蔣元益俱交部議處嗣後各部院堂官於保送堪勝繁簡知府之員如有仍蹈此轍者必不再為寬貸將此通飭各部院衙門堂官並直省督撫等知之○甲申禮部議准護陝西巡撫勒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三

爾謹奏陝西涼州一府鄉試士子試卷應准其歸入通省卷內無庸另編字號其甘肅西甯編為隸左號肅州安西烏嚕木齊等處編為隸右號准其各取中一名其隸左右號每科於通省卷內取中補數之例應行停止從之○乙酉諭向來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及侍讀侍講中允贊善等官有需次候補者例俱坐補原官不得通融借用此等詞曹清秩額缺有數一經回籍至來京應補時輒格於成例未免守候需時因思讀之與講繁銜雖殊品秩相等而漢缺中允贊善亦非若滿員之銓用殊途分別五六品頂帶者可比從前坐補之例未免過於拘泥即稍為變通於體制亦無妨礙嗣後此等候補人員讀講中贊准其各自通融補用著為令○論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委員解到暹羅丕雅新擊獲番男八名番婦四名交軍機大臣詢問雖係青羅國民人居多而馮都燕達

一名實係緬匪小頭目丕雅新之遺撤擒獻何非無因而其心頗知恭順前歲丕雅新遣人奉書李侍堯欲求轉奏請封李侍堯因其於暹羅殘破之後戕害詔氏子孫乘機竊據不應妄冀封號會奏聞拒斥今歲以擒花肚番逆匪爲名仍希封賞復不從所請其論雖亦近理而不免過甚荒徼島夷不知禮義其易姓爭據事所常有如安南國陳莫黎諸姓亦屢更其主非獨暹羅爲然况丕雅新當緬匪攻破暹羅時以報復爲名因利乘便並非顯有篡奪逆蹟而一聞內地大臣檄諭奉命惟謹卽遣兵攻打青羅其所擒獲更有緬匪頭目是其實與緬夷爲仇已無疑義且屢次邀封望澤尙知尊戴天朝自不必固執前見絕之太甚至其代立原委原不必拘於名分從而過問丕雅新初立勢孤欲求依附若中國始終擴棄弗納或彼懼而轉投緬匪非策之善也著傳諭李侍堯嗣後東華續錄 一 乾隆七十四 星

不雅新處若無人來則已設或復遣使稟請加封願通朝貢不必如前固卻察其來意果誠卽爲奏聞予以封號方合羈縻控馭之道著於該督奏事之便傳諭知之○丁亥賜林天彪等五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諭楊廷璋年齒已逾八旬精力漸不如前總督職任繁劇恐不能鉅細周到而內部事務尙可從容經理著來京補授刑部尙書范時綬著專辦正白旗漢軍都統事務直隸總督員缺著周元理補授其山東巡撫員缺著徐績補授○戊子阿爾泰奏臣攻約咱一路自克獲噶中茹納拉莫等處地方後續又攻得附近約咱小礪三座賊番於昏夜潛來偷奪營哨兵望見各將備等率兵奮力迎殺追趕賊番逃逸查驗槍斃賊五十六割獲首級十三生擒三名參將鄭國卿等俱得石傷漢土兵練內受傷一百六十餘名陣亡二十八名除分請卹賞並飭嚴密防守

外又飛行藩司將該路兵糧就近措辦接濟見已運赴軍營米二千餘石麪一萬斤尙有續辦米石隨卽運往並辦火藥等項以資官兵併力合攻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奏續得小礪三座並掩殺潛來奪礪之賊稍覺奮勉所有出力攻礪殺賊之弁兵等自應確查錄記俟事竣通行覈辦其在事兵練之傷亡者亦應查明照例分別賞卹今既續得賊礪戮番眾已少挫賊人之氣自應乘勝深入阿爾泰可不急思奮勉以圖晚蓋乎惟阿爾泰稱九月初二日起程初七日至章谷其地相距四百餘里何至需期六日况軍行機要刻不容緩不應滯遲若此至所稱辦運軍糧火藥接應之處均係行軍要務但見在溫福自滇赴川省之滿洲兵及黔兵共三千餘名而川省各鎮營兵續有添派兵數較前倍多則糧餉亦當籌備無缺而所需火藥鉛丸尤關緊要必須寬裕豫備方爲得力設臨時供用稍有不敷惟阿爾泰是問○庚寅董天弼奏臣於九月三十日到木坪查看道路自小關子起至堯磧一帶多係山巖一至堯磧以外卽可直抵甲金達見在甲金達地方已有陳聖矩帶兵前往小金川亦於附近要隘修立戰礪臣擬先破戰礪占據形勢則東北可以救援達木巴宗西北可以覓路進攻小金川之美諾與出本布爾桑岡等處較爲便捷况甲金達一路天氣尙爲和暖非比臥龍關外早有冰凍之患見在挑取精銳由堯磧前進計十一月二十三兩日督兵攻奪報聞○壬辰以拙瑛爲工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甲午諭陝甘總督吳達善久任封疆老成練達近於陝甘任內辦理諸務更見周詳妥協昨以患病奏請解任調理會經降旨特遣御前侍衛帶領御醫前往診視並令文毅暫行留甘署篆俾得安心調攝以冀速痊今聞渣逝深爲軫惜著

加恩晉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勤毅○調文綬為陝甘總督由四川調

十一月丁酉朔定邊右副將軍尚書溫福奏臣於十月十八日抵

成都詢知桂林於十月十六日前往打箭爐至阿爾泰久駐章谷

董天弼已於九月初自西路卧龍關改由木坪一路目下攻勦情

形無從詢悉適各路差人回省詢稱南路打箭爐至章谷四百五

十里阿爾泰見在駐營約哨去章谷二十五里副都統鐵保等領

兵攻打阿爾泰於十月十五日亦往約哨又雅州前抵木坪至堯

磧一百三十里董天弼定於十月十四五日由木坪進攻堯磧又

西路自汶川縣至卧龍關二百七十里卧龍關至山神溝口七十

里總兵福昌於該處安營近日建礮一座防守路口八月十三日

帶兵千餘進攻巴朗拉奪得石卡三座攻打礮樓因連日大雨槍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礮難施十九日仍回山神溝等語臣查此事辦理之始所以兼從

南路進兵者原因金川占據革布什哨是以於此進勦道路迂遠

本非進兵正路察看情形當以西路為正路南路自章谷進攻西

路自北直進取其中堅前後夾攻使腹背受敵自不難於殲滅董

天弼舍此不攻改由木坪不解何故擬同阿桂先赴章谷與阿爾

泰公同商推約計官兵到日趨赴西路統領進勦又見在所謂征

兵南路為多此路雖距賊巢較遠但兵丁已前往若西路奮力攻

勦南路亦可乘機進取以分賊勢自不便將見駐兵分移西路臣

見帶貴州兵三千又密飭貴州豫備二千飛調赴川徑往西路但

統計西路福昌見帶之兵及臣帶往滿兵二百餘兵三千續調二

千數僅七千該處在在堅礮口隘甚多均須派兵分布臣先統見

有之兵儘力攻勦揆度事勢尚須添兵查陝甘兵素稱強壯且與

川省毗連似可調用得旨所見已得要領佇俟捷音諭軍機大臣

等辦理小金川一事總由阿爾泰董天弼姑息了事並未早為籌

辦將來辦理蕪事阿爾泰董天弼功罪自不容掩此時姑且無庸

置議况董天弼不過武夫非若阿爾泰以閣臣兼辦總督經理不

善者可比而漸染綠營惡習專務虛誇實為可恨伊見從堯磧一

帶進攻若果自知奮勉勇往建績未嘗不可抵蓋前愆設復觀望

不前坐昧機要即於軍營正法示眾亦其罪由自取必不能復為

曲貸耳至溫福以西路與賊巢最近欲於西路進攻自為扼要之

見但其情勢亦不可不為審度賊人所以拒守巴朗拉者原因攻

圍沃克什遂於要隘設築礮卡扼我接兵賊既倚為負隅之勢且

圖自衛其死守之必固而番人之礮卡其料皆取於近地集眾合

作不難終日而成無論大礮轟擊未必能頃刻摧堅即幸藉大礮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之力攻破一礮賊即乘其殘壘退而復築勢豈能層層攻擊若於

用礮之外令士卒輕冒矢石奮力攻取儻或稍有挫損更覺不成

事體看來小金川壤地有限人戶無多除約哨巴朗拉兩處外斷

不能分布抵禦此時南路既有重兵西路復添兵力聲勢極盛僧

格桑自必盡力守此兩處不暇他計朕意總以為攻取之要策必

當避其礮卡越道而進使賊人失其憑恃官兵得以乘閒搆虛若

能徑抵賊人巢穴擒獲兇渠則兩路雖有堅礮不攻自破如此方

為制勝之道况小金川蕞爾蠻陬尤非緬地瘴癘可比而其人眾

又俱資耕作為業更非能經久相持惟在各路急攻弗懈使賊首

尾不能兼顧並遵朕昨降之旨設法招誘使其自相解體可望速

奏膚功至此次進勦小金川必當一舉集事如兵尚不敷分撥即

添撥陝甘官兵備用亦所宜然朕惟期於事有濟並不惜此添調

之費見已諭令文綬密為選備二三千名兼為籌辦軍械等項聽候調撥著傳諭溫福悉心籌辦如果尚須添兵若干即飛咨文綬如數派撥將此並諭桂林知之○戊戌軍機大臣等議准伊犁將軍舒赫德奏遵旨籌畫新疆駐兵請於烏魯木齊駐滿兵三千添設參贊大臣領隊大臣各一員巴里坤駐滿兵二千添設領隊大臣一員其領隊大臣令參贊大臣兼攝俱統轄於伊犁將軍塔爾巴哈台見有成兵千餘添兵作為二千名從之○以黃登賢為左副都御史原任漕運總督○己亥諭鄂寶本拘謹自守之人雖不宜巡撫之任而被議尚非大過著補授刑部侍郎其革職處分即帶於新任綽克托著實授兵部侍郎不必兼辦刑部事務伍訥璽見在出差瑪與阿仍著署理刑部侍郎事務期成額以兵部侍郎在葉爾羌辦事俟差滿回京後再行補缺○乙巳溫福奏臣於十月二十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七

軍營見有桂林前往臣不敢拘泥前奏仍往章谷轉致稽遲即率領已到官兵前往西路進攻得旨嘉獎○丁未諭本年恭逢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慶洽敷天直省督撫各級芹曝之私以達下忱而申祝嘏自屬禮所宜然乃諸臣中呈進貢物未免臚列太多甚有以金器充飾過滋糜費者在諸臣備物抒誠諒不致累及民間取飲下屬必出自養廉購辦但養廉一項乃國家優恤臣工厚予祿精以資辦公之用若悉以備物進獻則於衙門公事用度轉致缺乏且此次貢物竟有浮於歲入養廉之外者似此踵事增華仰惟 皇太后九旬百齡大慶 慈壽無疆諸臣貢物歷次遞增伊於何底既非所以體 聖母敷錫逮下之慈懷亦不能副朕推恩體恤之至意即如朕上年六旬誕辰諸臣所進不過酌留一二以聯上下之情並無取乎誇多競勝從前疊經降旨甚明各督撫等嗣後務宜恪遵朕諭無再徒事彌文果能各盡職守實心宣力共佐昇平之治朕之所寶孰大於是著將此通行飭諭知之○戊申冊封貴人汪氏為 惇嬪○庚戌董天弼奏甲金達距堯磧八十餘里小金川於甲金達對面山梁要口修有碉房二座臣帶領將弁於二十四日併力攻擊斃賊十數人餘皆退入碉房連日礮打未能即破山梁北下係沃克什牛廠即小金川來路二十七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八

北如巴朗拉一帶賊已多建碉卡而福昌一路兵力單弱未能即進今董天弼果能直抵達木巴宗則福昌等乘勢進攻不惟可與董天弼會合且從此直搗美諾勢較便捷况董天弼既經深入其情形與前不同自當添兵接續見可調往木坪者有成都滿兵四百甫抵雅州令其前往堯磧速赴董天弼軍營至西路巴朗拉一帶賊人防守雖嚴然督率勁旅夾擊必不能首尾相顧况阿爾泰

日臣分兵繞道潛往戮守牛廠賊二十餘人又將牛廠據住至二十八日半夜賊番直撲營盤官兵俱有準備施放槍礮賊番退走牛廠東北尚有橫互山岡賊番在上修卡又分路上攻立時占據至十一月初一日從所占山梁向上攻擊賊番驚逃所有木坪沃克什及小金川三土司交界要隘已全攻獲自此向西北進兵一

至本布爾桑岡即距美諾不遠由東北四十餘里可直救達木巴

宗今沃克什土司色達克拉之弟雅滿塔爾自達木巴宗突出稟稱知救兵已至專候速進內外夾攻等語臣思達木巴宗待救甚急且相離較近若將圍困達木巴宗賊兵先行擊破則已出巴朗拉之後俟副將軍溫福迅赴西路兩面夾攻至巴朗拉道通則小金川進兵之地又不止於本布爾桑岡一處臣當會同溫福妥商辦理分路進兵速期勦滅諭軍機大臣等據董天弼奏攻得甲金達山梁並占據牛廠所辦稍有起色其地既去達木巴宗不遠董天弼自當乘此勝兵進攻達木巴宗以扼巴朗拉之後路且色達克拉之弟既能逸出則達木巴宗聲息已通內外夾擊施功尤易據董天弼奏稱攻取牛廠繞道潛往可以邀截而得可見攻勦要策必當避其堅礮尋覓閒道始為事半功倍至僧格桑敢於圍困沃克什抗拒官兵情罪實難輕宥設逆會因我兵全力進攻勢難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吳

支禦窮蹙乞降斷不可許節次所降諭旨甚明阿爾泰溫福務須遵朕前旨分路夾攻直搗巢穴擒獲逆豎分定其地切勿稍存姑息遷就完事○辛亥撥湖北等四省庫銀三百萬於四川備用○丙辰 上自圓明園奉 皇太后御輦乘騎前導王以下文武各官暨大臣命婦並在籍紳士人等於恭祝 萬壽亭前跪迎賞賚有差 皇太后駕還宮 上還宮○恭上 皇太后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皇太后○欽差侍郎桂林奏查進剿小金川見有三路一從瓦寺之巴朗拉入小金川咽喉是為大路次從甲金達救援達木巴宗而趨美諾攻擄小金川腹心是為中路再次則繞小金川尾間由約咱進攻僧格宗是為末路此一路自打箭鑪至約咱經過茂鈕等處俱與金川所占革布什咱地界相連自不應由此而進臣細加察訪始知阿爾泰原因

籌辦革布什咱一案駐紮打箭鑪又值小金川潛行肆逆攻圍沃克什並奪取明正地方遂飭宋元俊等統兵前進宋元俊帶領見有之兵並駕馭巴旺布拉克底收復明正之納頂邊谷等處阿爾泰並未通籌全局即思由此進取繼而宋元俊統兵渡河克復明正地方並克小金川扎功拉等寨所得礮卡均須留兵防守及至約咱兵力既分遂難深入嗣宋元俊屢以派兵為請又復游移中止今聞董天弼已克甲金達山梁副將軍溫福復帶兵改赴西路兩處悉銳以擄賊巢阿爾泰此時支絀屢見勢不得不議請添兵誠為迂緩但該會等狼狽為奸設金川或阻歸途或斷糧道關繫非輕若竟撤兵改途進發已復之地又為金川所有更復成何事體是約咱本屬無足重輕之地致成最關緊要之區必須大增兵力分防各隘並派撥兵練訪覓閒道直趨美諾襲取賊巢見督將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辛

領相機進攻與木坪巴朗拉兩路遙為聲應俾賊首尾不能相顧以期迅奏膚功阿爾泰查明正土司地方與金川所占革布什咱連界處甚多自喀勒塔爾以至茂紐東谷剛察章谷一帶約三四日之程均係見在進攻約咱之後路據布拉克底差人密告宋元俊言小金川屢求索諾木發兵阻截大兵糧道宋元俊措詞譚諭以安其心索諾木始行撤兵又小金川防所屬番民投順內地將各路賊番調換守卡使有家室可戀並於約咱礮內創空地窄礮外創空地遠皆如金川當日之故智南路兵練雖有八千八百餘但此內派赴各糧站山梁礮卡防禦外進攻約咱之兵不過二千實不敷用且喀勒塔爾等處界連革布什咱防兵尙覺單弱可虞索諾木此時雖未敢妄動儻或慮及唇亡齒寒且為小金川句結萬一絕我糧道關繫匪輕計南路喀勒塔爾茂紐章谷一帶

須添兵五千始足以壯聲勢並可消阻索諾木之異志約哨軍營
須添兵三千方足以迅速攻取懇於附近川省之貴州陝甘湖廣
等處共撥兵八千選派勇幹將領速帶來川仍令川省各營招募
新兵數千名隨時撥用諭阿爾泰辦理小金川之事養癰玩寇漸
成大事自五月內即往打箭爐駐兵三月有餘株守不動及接朕
節次促令進兵之旨始行拮据籌畫調兵造船渡河為攻擊之計
以致賊番得以從容設礮支禦是官兵之未能迅速進攻皆由阿
爾泰貽誤朕復促令督兵直進始移至章谷旋次約哨到約哨後
又已而月仍然按兵不進及聞溫福將到始趕鑄大礮計圖掩其
遲延之迹其心更不可問朕屢加開導不啻十餘次冀其痛自猛
省以收桑榆之效初不料其執迷不悟一至於此總督統理全省
軍務於邊陲要地撫馭諸番尤其專責况阿爾泰係滿洲大學士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至
當以國事為重乃竟漠然不以為念惟圖掩飾偷安直至此日始
請添兵攻勦意存諉卸若他人如此負恩貽誤即當按軍法從事
朕向念阿爾泰平時辦事之誠暫從寬典阿爾泰著革去大學士
總督留於軍營辦理一切軍營糧餉等事效力贖罪若再稍有遲
誤即於軍營正法示眾伊在川日久地方情形皆所熟悉一應大
小文武皆其舊屬斷不致因其罷職呼應不靈若果有抗違不從
阿爾泰原不妨據實參奏即將違誤之人重治其罪溫福著加恩
補授大學士所有四川總督員缺即著桂林補授將此通諭中外
知之○丁巳諭素爾訥著調補理藩院尚書戶部尚書員缺著舒
赫德補授舒赫德未到京之前所有戶部尚書事務仍著素爾訥
兼署戶部侍郎員缺著福康安補授○溫福奏臣於初十日抵臥
龍關總兵福昌先已帶兵進駐鄂仍計距卧龍關一百餘里臣一

日即可趕至該鎮營盤查福昌前因兵力單弱未能前進所以巴
期拉賊匪情形未能深悉俟臣抵彼時覓路進剿至由滇赴川之
黔兵三千名計抵軍營須在十一月盡十二月初臣見帶滿洲官
兵五百餘加以福昌處所有兵一千七百餘共二千二百餘名兵
力實未充裕臣抵山神溝鄂仍等處察看事機如果刻難少待即
就見有之兵奮力前進儻不得不稍集兵力則俟黔兵三千名到
齊併力進攻似此三路會剿不但沃克什地方可全克復而小金
川逆酋亦斷不能稍稽蹙萬一賊人死守窟穴尚藉添兵臨時
酌量情形謹遵諭旨一面飛調黔省續派之二千並文綬選備之
陝甘兵二三千務在埽穴擒渠一舉集事得旨所見俱合機宜佇
俟捷音○戊午賜三班九老宴遊香山命於次日赴乾清門內合
畫工艾啓蒙繪圖文職九老顯親王衍潢恒親王弘旺大學士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至
統勳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官保吏部尚書託庸刑部尚書楊廷
璋理藩院尚書素爾訥刑部侍郎吳紹詩工部侍郎三和武職九
老都統四格都統曹瑞散秩大臣國多歡散秩大臣銜甘都副都
統伊松阿副都統薩哈岱副都統李生輝副都統福僧阿副都統
色端察致仕九老刑部尚書銜錢陳羣內大臣福祿禮部尚書陳
惠華兵部尚書彭啓豐禮部侍郎銜鄒一桂左副都御史呂熾內
閣學士陸宗楷詹事府詹事陳浩國子監司業銜王世芳○庚申
予經壇祝嘏人員加級復銜有差○辛酉 皇太后聖壽節 上
詣 慈甯宮侍 皇太后宴綵衣舞奉觴 皇子 皇孫 皇曾
孫額駙等以次進舞禮成 御製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 鴻
稱積慶頌八章○壬戌溫福奏董天弼於十月二十四日往甲金
達攻打二十七日占據牛廠十一月初一日甲金達賊人棄礮遁

去官兵見距遠木巴宗四十餘里昨又聞該提督於十一月初七日分兵兩路攻奪賊人所建木城未及占據山梁被賊衝下官兵受傷及逃失者甚多且有遺失槍礮之事見飛札查明確數具奏至總兵福昌雖報稱進至鄧仍其實距山神溝僅數十里今營內見存兵一千七百餘經連次挫衄之後兵氣頹懦已極且董天弼前往木坪之時凡有將就可用者俱行挑往所存多係受傷患病之人是該鎮福昌前次之進征失挫及後此之株守無能實屬咎無可諉以目下情事而論兵力疲弱又當山路險峻冰雪凝結之時該鎮之不能速行進取亦屬實情因一時不得領兵之人暫令該鎮管領原兵以觀後效俟將來覈定奏明請旨又奏本月十三日據福昌報稱巴朗拉坐卡官兵拏住小金川番人七名押送軍營訊問並將該番所帶番稟呈送前來譯係小金川土司澤旺及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年 寄

僧格桑投送都司馬詔蛟之稟僧格桑生性詭詐所具番稟既已支離狡譎又以伊父澤旺向存故為同列銜名希冀稍緩大兵進討自不值復加飭諭查澤旺向日向屬恭順若諭以僧格桑鈐制其父妄肆鴟張今大兵進勦玉石俱焚不獨小金川從此滅絕即澤旺亦難倖逃顯戮父子之間必生離異其番目人等向為僧格桑驅脅未必堅心出力且僧格桑連歲稱兵番人耕作久荒資生無計亦必心懷怨恨若諭以禍福勢更無難解散敬將前奉諭旨詳加演說擬繕檄文三道一諭澤旺一諭小金川頭目番眾一諭僧格桑譯寫番字於小金川遣來七人之內令結迪等四人齎檄前往報聞○甲子董天弼奏十一月初一日攻克甲金達上面山梁喇卡據守牛廠嗣於初五日夜賊番來營侵擾被我兵槍傷多人又搶獲攜牌等項軍械查由牛廠前進遠木巴宗尚有路可通

小金川須先據守絕其應援初七日派兵由西北山梁前往適遇賊番據險官兵勦殺互有損傷是夜又踰溝潛來直犯牛廠營盤其東北橫互山岡防卡各兵馳下接應不虞另有番賊衝上山岡占去石卡臣於初八初九兩日督兵奮力攻奪賊番添人堅守驟難攻克以牛廠營盤相去石卡不遠即令漢土兵練撤上山梁於總要路口屯紮初十日夜賊番復來侵犯被官兵擊敗惟是甲金達山梁總口並各處要隘糧臺均須撥兵嚴防至甲金達相近尚有可通遠木巴宗之路見在躡探進攻所有未能嚴兵防守失卡之遊擊曹永言都司福敏察咎有攸歸臣亦未能防範周密實難辭責應請旨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董天弼奏已經攻得牛廠之石卡復為賊奪去且於官兵損傷逃失及遺失槍礮之事皆隱約其詞希圖掩飾竟深染綠營惡習甚屬不堪董天弼屢次得而復失其咎實無可追但伊見在統兵進勦若另易生手轉恐難於著力且一時亦難得堪勝帶兵之提督是以所請議處不即交部總之伊等功罪自在或向知奮勉可以酌量相抵或仍長慈貽誤自速重愆絲毫不能假借此時尚難於遽定統俟成功之日再行覈實辦理至常保住見已至甲金達軍營與董天弼會合常保住帶兵自較綠營將領得力但伊本係烏拉齊且任總兵數年或不免綠營習氣今與董天弼一路恐亦蹈其惡習仍不足恃而約咱一路惟有一宋元俊稍習地理然帶兵之是否勇往無由深悉桂林在彼不可不隨時試看策勵以期於事有益至溫福見已馳至巴朗拉扼其要害而伍岱又係優於帶兵之人較彼兩路自能制勝但其地山嶺險峻並與賊巢相近喇卡又多進勦亦非易事該處所有川兵不及二千且漢兵土練遇事俱不足仗

萬一稍有退阻僅存溫福所帶之滿洲兵二百名其勢未免單弱
溫福前奏至彼察看事機如刻難少待即就見有之兵奮力前進
固屬勇於任事但亦不可不詳審形勢明於彼此進退之機方可
進攻若銳意深入兵力不充賊人既無所畏俾且恐約甲金達
兩路未能同時合勦更不足以壯聲援稍有疏虞於大局甚有關
繫溫福務當善體朕心加意慎重蓋天弼宋元俊兩路惟恐其懈
於急攻溫福一路則惟恐銳於輕進慮念相同而於溫福尤甚將
此詳悉傳諭知之○乙丑諭昨閱工部題銷順天府庚寅科鄉試添
補器具等項一本表曰修即係兼管順天府之人乃於工部堂官
內仍行列街以自行報銷之案旋復自行考覈於事理實屬未協
在同堂大員秉公覈實或不敢彼此瞻顧而司員書吏人等以承
辦之人見為本部堂官據操覈銷之柄難保無畏懼迎合情事何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奏
可為訓由此類推如戶工二部錢法堂侍郎專管局務若遇本部
覈奏時該侍郎亦行列街均非覈實辦公之道嗣後在京各衙門
凡有似此者俱令一體迴避著為例○丙寅裁廣東福建教習官
音學
十二月丁卯朔諭九公主著指配公扎蘭泰於明年成婚封為和
碩公主一切應行典禮交該衙門照例辦理公扎蘭泰授為散秩
大臣仍在御前行走○戊辰命溫福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
書○己巳以達爾吉善為直隸按察使由浙江○庚午溫福等奏
臣等帶領滿洲綠營兵二千從山神溝起程十八日至向陽坪地
方察看巴朗拉山勢峻險山頂建立大碉七座又於右手山梁設
卡防守其上尚有高峰東手兩碉之間又一峰較各碉更峻若將
右手山梁卡座奪取占據高峰再將兩碉中間山峰占取向下夾

攻賊必棄碉卡而逃二十一日分派侍衛官兵將右手山梁攻克
並將兩碉中間山峰搶奪圍住賊竄連奪賊卡六座占據東面碉
後高峰賊兵二次來援俱被官兵擊敗無如所領綠營皆隨董天
萬打仗受傷心存畏怯守至二十二日子時賊人吶喊來衝兵丁
驚退將已占山峰失去臣等謹遵不可撲碉多損官兵之旨暫行
收兵即在向陽坪駐紮此次打仗斃賊甚多滿洲綠營官兵亦有
陣亡受傷者查明辦理看來四川綠營全不可用俟黔兵到日攻
勦臣等冒昧進攻請嚴加治罪諭溫福等帶領滿洲官兵攻打巴
朗拉碉卡殺賊頗多殊屬實心任事惜其時兵數無多而綠營士
卒又皆怯懦不克成功溫福伍伍何罪之有俱著交部議敘至我
滿洲官兵不過數十名而全無顧慮惟知奮勇方不愧為我滿洲
臣僕甚屬可嘉此內侍衛章京等有分外著績應賞給巴圖魯名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奏
號者著溫福等奏聞賞給仍將效力官兵一併查出交與該部從
優議敘所有滿洲綠營兵丁內受傷陣亡者亦著查明造冊咨部
照例議卹至占關納納蘭圖向在軍營均屬奮勇此次歿於行陣
殊為可惜著格外施恩將占關納納蘭圖本身原有軍功世職合
計此次應予何官查明加贈並將伊子帶領引見○桂林奏臣等
於十八九等日用礮轟擊賊碉殘缺更甚二十一日合力分取搶
占碉卡賊番驚竄生擒四殺死一百十三割首級三十一尙有不
及逃出者退守寨碉我兵四面合圍賊番於東面山溝潛來救援
官兵施放礮擊敗救援之番又擒賊二殺死三十四割首級九
約哨地方已全攻獲此次進攻副將宋元俊深知威奮參將薛琮
都可沈寬往來督率奮勇攻撲甚為出力陣亡兵練三十三名其
帶傷及勇往殺賊弁兵分別賞賚生擒賊番全行正法至僧格桑

聞約咱已失勢必固守卡了若進取稍遲該會得以豫為準備查
 扎功拉東山梁尙有大礮石卡數處賊番防守臣等先派兵攻奪
 並分兵由西面山溝攻取喇嘛寺一面酌抽各隘官兵俟東山梁
 礮卡一得卽速搭橋剋期前進直取卡了諭據桂林等奏已於十
 一月二十一日攻得約咱賊寨官兵合力奮擊摧奪礮卡殲斃賊
 番一百四十餘名見乘賊人喪膽之時派兵繞山奪隘直取卡了
 等語小金川逆酋恣肆不法罪惡難追見在官兵分路進剿桂林
 等督勵將士奮勇攻獲約咱大礮自此摧堅深入不日自可搆穴
 擒渠軍營大有起色副將宋元俊前因率領兵練克復明正土司
 地方曾予加銜示獎茲復感恩奮勇著績戎行殊堪嘉尙著加恩
 賞給總兵銜有缺卽補以示鼓勵參將薛琮都司沈寬等協力攻
 剿亦能奮往用命著一體加恩交部從優議敘阿爾泰前此節節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奏
 貽誤遷延本屬咎無可道但伊所鑄大礮此次攻剿轟擊頗為得
 力一節之善朕亦不肯輕沒阿爾泰著賞給散秩大臣銜令其仍
 督辦糧餉軍需等項以觀後效至董天弼身任提督軍行是其專
 責其罪本與阿爾泰相等乃自西路進兵以來已經半載深染綠
 營惡習一味觀望遂巡前在德爾密已得石卡既不能固守反改
 途赴木坪一路惟知緣邊繞道曠日玩時坐失機宜比至甲金達
 山梁濡滯市月致已經攻得之牛廠又得而復失且於前駐巴朗
 拉時所有綠營兵擇其可用者攜以自隨所餘疲憊無用之卒付
 之福昌全不適用以致巴朗拉一路不能剋期破賊直前夾擊其
 罪更重看來此次用兵始終皆由總督提督二人意存延玩所致
 是阿爾泰與董天弼厥罪惟均今阿爾泰既經斥革董天弼豈宜
 復留原職董天弼著革去提督以兵丁留於軍營效力贖罪四川

提督員缺卽著阿桂署理董天弼交與阿桂差遣委用儻仍不知
 痛自檢改稍有退縮卽於軍前正法示眾無庸再行請旨朕於諸
 臣功罪一秉大公其人果有勞績必加獎擢如不知感奮效力亦
 不能稍存姑息一切賞罰悉視其人之自取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丁丑諭富德著加恩免罪在三等侍衛上行走○戊寅諭前以
 批閱通鑑輯覽見前史所載遼金元人地名率多承謬襲襲展
 轉失真又復銓解附會支離無當甚至於對音中曲寓褒貶尤為
 鄙陋可笑蓋由章句迂生既不能深通譯語兼且逞其私智高下
 其手諱以傳譎從未有能正其失者我國家當一統同文之盛凡
 索倫蒙古之隸臣僕供宿衛者朕皆得親為諮訪於其言語音聲
 俱能一一稽考無纖微之誤是以每因摛文評史推闡及之並命
 館臣就遼金元史國語解內地人職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數詳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奏
 晰釐正每條兼繫以國書證以三合切韻俾一字一音咸歸脗合
 並為分類箋釋各從本來意義以次進呈朕為親加裁定期於折
 衷至是一訂舊史之踳駁今金史國語解業已訂正蒞事而諸史
 原文尙未改定若俟遼元國語續成彙定未免多需時日著交方
 略館卽將金史原本先行校勘除史中事實久布方策無庸復有
 增損外其人地職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確駁改正其遼元二
 史俟國語解告竣後亦卽視金史之例次第釐定畫一仍添派纂
 修官分司其事總裁等綜理考覈分帙進覽候定用昭闡疑傳信
 之至意一切事宜著總裁等卽行議奏不可濡滯○吏部等部議
 准護理山西巡撫布政使朱珪奏平陽府屬霍州路當孔道政務
 衝繁請改為直隸州以趙城靈石兩縣隸之吉州一缺所屬鄉南
 一縣僻處山陬民醇事少請將吉州改為散州與鄉南縣並隸平

陽府轄從之○己卯寶授瑪興阿刑部左侍郎○庚辰諭福昌身
係滿洲且為總兵大員乃自七月閒駐卧龍關外至今半載一味
逗遛觀望並未見其實心奮勉屢經傳旨訓飭今據溫福奏稱該
鎮原屬無用之人不但打仗進攻不知紀律即尋常亦不能整飭
營伍等語福昌著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其松潘鎮
總兵員缺即著宋元俊補授仍令其隨桂林等帶兵進剿○辛巳
命書麟領西安八旗兵二千名赴四川軍營○乙酉以伊滿為左
副都御史由通政使遷○庚寅溫福等奏貴州官兵於本月初十日內
到齊大礮鑄成臣等商定十二日夜不令賊人知覺派兵交待衛
三達勒等令其占據右邊山梁攻得卡座章京瑚尼爾圖等令其
占據左邊山梁侍衛廣音素等領滿洲兵總兵馬彪等領貴州兵
合力攻取山頂礮卡臣等隨後接應侍衛明仁等攜帶新鑄大礮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堯

仗甚屬奮勉實堪嘉予似此聲勢賊人必皆膽落不日即可集勦
所有此次大臣官兵奮勇出力宜沛恩施以示鼓勵溫福著賞給
小荷包二對伍岱著賞給小荷包三箇阿桂著賞給小荷包一對
侍衛章京內奮勇著續應賞給巴圖魯名號者著溫福查明具奏
其打仗奮勉並受傷陣亡及貴州官兵一併查明送部議敘議卹
○辛卯溫福奏查巴朗拉一路乾隆十二三年征勦金川原係進
兵正道其沃克什達木巴宗小金川美諾等處皆大兵駐紮及安
設糧臺處所約至美諾一百六十里自巴朗拉至美諾經由沃
克什各寨統計亦止一百四五十里且巴朗拉地勢礮卡較他處
更為險阻一經攻破已斷賊匪咽喉即可乘勢而進是以臣節次
具奏均以巴朗拉為正路至福昌前次駐兵之鄧仍董天弼奏其
地為山神溝緊要後路查董天弼彼時因改赴木坪進兵則山神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李

前進其奪據兩邊山頂之官兵乘夜上山將賊人十數處石砌攔
牆全行攻克攻取山頂礮卡之兵亦至巴朗拉最高嶺下按隊排
列明仁等一面放礮攻打侍衛章京鎮將等督兵直取山頂礮卡
十三日官兵奮力上前先圍大礮一座天晚未能摧毀十四日黎
明又令兵丁施放槍礮攻至午刻兵丁奮力衝抵不避槍矢或竟
拆礮根或攀上礮頂並將相連石牆亦全奪占臣等督兵復將賊
人礮卡分頭圍困至十五日將大礮六座小礮兩座又山頂石牆
一座全行克取此次打仗計殲戮賊人數百名俘獲十二名即行
正法再巴朗拉係緊要隘口一切糧餉鉛藥等項俱由此路運送
已派四川兵四百駐守臣等俟搜捕逃匿賊人完竣即進兵直取
達木巴宗諭溫福等奏稱帶領官兵奮勇攻破賊礮斃賊眾已
過巴朗拉等語溫福等以滿洲官兵在前綠營官兵在後晝夜打

既由巴朗拉前進則山神溝鄧仍向陽坪均在營盤之後已非緊
要之地業將福昌及所駐之兵帶至軍營所有鄧仍山神溝及卧
龍關內外各站不過為糧運臺站所經每處酌留官兵數十以資
接濟通計不過三四百名無須專派大員駐守又董天弼見駐之
甲金達原距美諾不遠前次董天弼具奏攻得牛廠摺內有西北
進兵本布爾桑岡即去美諾不遠由東北四十里可以直救達木
巴宗若將達木巴宗攻破則扼斷巴朗拉後路等語是董天弼之
所以不徑搆賊巢因達木巴宗更近於美諾而土舍雅滿塔爾又
急求赴援之故今臣既統兵攻破巴朗拉前距達木巴宗不過八
九十里如何分搆達木巴宗及美諾之處當與阿桂相機酌辦報
聞○癸巳溫福阿桂奏臣等於本月十三四五等日攻克巴朗拉

將賊人險要礮卡拆毀派兵搜捕獲賊數名均已正法臣等次日
起程行過巴朗拉山梁道險冰滑前抵松林口內有礮卡數座賊
先遁去又次日帶兵前抵日隆宗賊亦望風逃竄所有日隆宗寨
內沃克什番眾六名賊於臨去時殺死五人僅有阿瓊一名臨時
逃出臣等詳加詢問據稱本月十六日早開聞小金川頭目七圖
安堵爾使人傳說大兵攻打巴朗拉若巴朗拉失守松林口日隆
宗斷難守禦汝等應即移往資哩是日又聞傳說甲金達提督大
兵又從蒲松岡一路抄來小金川兵已逃一半就要進至達木巴
宗對面十五日又見畢旺拉德爾密守卡賊人因巴朗拉已破退
回其守日隆宗之頭人魯勒爾即帶賊眾竄去等語臣等正在查
辦聞所有跟隨常保住董天弼之侍衛哈爾九等從達木巴宗來
至日隆宗稱董天弼等於本月初八日由蒲松岡小路進兵十四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日早已抵達木巴宗賊人即來接仗官兵獲勝賊人於是日逃竄
救出沃克什土司並攻得木耳宗等語是晚沃克什土司召達克
拉來營進見稱土司懦弱無能為僧格桑欺陵占據各寨並圍達
木巴宗寨內見存三百餘人僧格桑屢次偪降土司因世受天恩
斷不肯為其所屬如今糧食已盡蒙大兵垂救餘生土司惟有世
世子孫感戴鴻恩等語臣等諭以僧格桑侵擾爾境並敢抗拒大
兵實為罪大惡極爾能堅守數月實屬可嘉見在官兵已將爾各
土境克復爾當招集百姓令乘時耕種加意撫綏並宜安分毋釀
事端至爾地方百姓不忍再派出兵惟派熟識道路之人十數名
以供隨營差遣該土司聞言叩謝去訖臣等又於次日前抵達木
巴宗召達克拉將從前被圍時打仗擒獲賊人及此次突圍夾擊
所獲一同獻出臣等並將沿途所獲賊眾共二十名逐一嚴訊錄

取供詞進呈外即將各犯悉行正法其自巴朗拉至達木巴宗舊
有寨落百餘處俱交各土司收管至阿桂仰蒙恩命署理提督印
務茲董天弼已抵達木巴宗臣阿桂即行接印任事見將該管一
切事宜竭力整頓即與臣溫福併力進剿得旨兩路官兵會合正
當乘勝進攻務擒僧格桑以完此事速待捷音之至○桂林奏臣
進攻卡了地方因喇嘛寺賊人據險防守我兵不能繞越山梁隘
口進取甲木特遣喇嘛二名密赴該寺暗行句結昨喇嘛回稱寺
內喇嘛因賊番屯占均已散住他處僅存五名以供香火據稱我
等極願投誠奈賊番看守嚴密難以內應等語臣思既已差人查
探若遲延走漏消息恐反墮其術中當與阿爾泰商酌令總兵宋
元俊等統率官兵於十六日密赴山梁守備陳定國帶領熟習山
路漢土官兵潛由山梁進發轉至該寺附近處暗伏約定次日山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前礮響即行攻奪臣同阿爾泰鐵保督同總兵英泰帶領兵練於
黎明時施放大礮排槍進逼卡了俾賊番悉眾來拒不能兼顧宋
元俊等已豫飭派伏兵突出奮攻砍斫木柵賊番猝不及備止於
礮內放槍擲石我兵乘勢搶進木城賊番棄奔逃我兵分路追
擊殺死賊番九十三帶回乞降喇嘛五攻破木城八小木城石卡
二十六喇嘛寺礮寨二十八搶占該寺東向之墨爾多山梁一道
一面派撥官兵分駐東向山梁斷絕西山梁賊竄小道一面占據
南北隘口密探山後路徑以便進趨甲木並訪聞甲木地方有
別路可通僧格宗而僧格宗為賊酋緊要礮寨若果得開道可通
進取更捷惟是賊酋見喇嘛寺已失必於各隘嚴防因令探路員
弁密查籌辦見在督率將領等進取卡了賊番僅於礮眼內放槍
並不對仗而官兵士練等感奮倍常有可乘之機即鼓勇向前萬

不敢少存顧慮坐失機宜得旨一切布置合宜欣慰覽之於無意
中用汝竟能得力亦賴半載在軍機處日聽朕訓也今溫福等已
過巴朗拉解達木巴宗之圍正逆賊喪膽之時不日即聞捷音矣
○甲午撥庫銀五十萬兩修直隸河工○乙未顯親王行漢慶諭
顯親王薨逝著加恩派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員攜茶酒前
往賜奠所有應得典禮著各該衙門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曰謹
○是歲朝鮮南掌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
二萬一千四百六十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
千八百九萬七千四百五十五石七斗五升三勺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四

空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臣王先謙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春正月庚子諭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
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緗載籍極博其鉅者羽翼經訓垂範
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即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
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為游藝養心之一助是
以御極之初即詔中外搜訪遺書並命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
史徧布賢宮嘉惠後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及三通
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弦者既已薈萃略備第念讀
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蒐羅益廣則研
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
一一徵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
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
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
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詩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幃壽言
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騫編刻酬唱詩文瑣碎無當
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理學治法關繫世
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註攷覈典章考暨九流百
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
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
范任啓運沈德潛輩亦各著述成編並非勦說虛言可比均應彙
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即檄令進呈其有未經鐫

刊止係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指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送令廷臣檢覈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部七略益昭美備稱朕意焉○辛丑免奉天錦州二府額徵米豆○免浙江玉環海甯兩廳額徵銀穀○免山西大同二府額徵兵餉米豆穀麥並太原等十四府州及歸化城各屬十分之三○王寅桂林等奏僧格宗距賊巢不遠為赴美諾必由之路賊層列堅礮占據要隘臣等見分兵截取卡了一經得手即籌勦此路至前繪地圖止就賊緊要處黏籤茲復詳繪呈覽再喇嘛寺西南兩面俱懸崖峭壁寺旁東向墨爾多山經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該酋封禁應飭官兵伐木縱火開清山徑寺北山後開道險仄難行距甲木十餘里中隔郭松寨見在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俱經攻獲雖南路兵力未裕賊當窘迫諒不能為掩襲計因與宋元俊等籌畫密抽附近各隘兵剋期進勦得旨所見俱合機宜佇俟佳音當乘機速入擒獲逆賊也○癸卯諭楊廷璋久任封疆老成歷練前因其年逾八旬畿輔事務殷繁恐未能鉅細周到是以用為刑部尚書見其精力尚未頹邁於部務自可從容經理乃於去年偶感風痰遽茲溘逝深堪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勤愨○以崔應階為刑部尚書嘉謨署漕運總督由江南河○乙巳諭諾穆親著來京陛見雲南巡撫員缺著李湖前往署理其貴州巡撫印務著圖思德暫行護理○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彰寶奏諾穆親為人謙見才具不能

展布開拓每日惟專心於案牘簿書到任後從未一離省城即兵制營伍亦未校閱等語所奏甚是尚嫌其入告已遲諾穆親本一拘謹之人前為司道時尚能勉供職及令署理巡撫屢形竭蹶其才具自難勝封疆重寄見已令其來京陛見李湖向來辦事頗能認真自擔任黔撫以來經理諸務更屬妥協滇省地處邊圍巡撫一席較黔省尤為緊要已有旨著李湖前往署理其貴州巡撫印務令圖思德暫護李湖接奉諭旨後可即前赴滇省諸凡加意整飭至於該省營制當積習委靡之後尤宜時加整頓昨已降旨令巡撫將督提各標代為巡查考覈李湖到任後即遵旨妥協辦理勿拘牽成例少存畛域之見其銅廠鹽井尤滇省要務更當實力調劑清釐李湖務益加奮勉副朕委任至意著將此傳諭知之○溫福等奏會頭溝為小金川後戶奉旨命與桂林酌從開道進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兵夾擊以擊賊肘查斯底葉安一帶見已攻破與未過巴朗拉時情形迥異會頭溝一路有兵擄其後戶直取底木達及布朗郭宗則美諾不能守於事有益總兵書明阿帶固原兵一千名已抵維州臣等一面咨會桂林一面行知書明阿令帶兵速赴會頭溝並令副將色倫泰領西甯兵一千徑抵沃克什一帶俟臣等攻抵美諾寬道往迎桂林其貴州兵二千陝西兵一千札知桂林令邁赴約咱接濟得旨是○丙午諭宋元俊自隨征小金川以來屢著勞績已節經加恩擢用總兵今據桂林等奏攻克卡了情形宋元俊甚為奮勉著賞戴花翎以示獎勵都司李天佑亦甚勇往並令桂林遇有副參缺出越次奏補其餘在事出力之滿漢官弁均著查明交部議敘○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據桂林奏攻克郭松甲木情形連得險隘礮卡擬即乘勝迅擄賊巢甚為奮勉溫福前奏斯底

葉安山口賊礮已獲破統兵圍攻資哩諒亦計日可得從此兩路夾擊實有破竹之勢逆渠自可迅速就擒但須深為設法防截勿令其畏懼逃入金川又煩申討方為妥善僧格桑就獲後即當在軍營嚴加刑訊凌遲示眾仍傳旨曉諭使諸番休目警心共知畏懼設或澤旺此時將逆子僧格桑擒獻亦不可稍存姑息寬宥蓋小金川乃內地土司豈宜如此跳梁梗命若澤旺擒獻逆子在官兵未進之前或可原於格外今賊眾竟敢抗拒官兵顯然叛逆不但僧格桑寸磔難免即澤旺亦應緣坐誅之犯或念彼向為逆子所拘不能自主姑可貸其一死但不宜仍留小金川之地即移之成都尙恐其信息易通久或滋生事變莫若即將澤旺檻送進京派員沿途嚴行管束毋致疏懈至該處番眾則照黔省古州之例改作屯兵令其耕作自食不必官為給餉養贍仍移設同知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添聲勢愈壯且乘此新勝銳氣自必倍加奮勇勦擊賊寨無難但加兵嚴密攻圍絕賊水道糧道賊眾勢將自潰惟在溫福等相機勉力為之若僧格桑竄入金川而索諾木竟敢抗不擒獻必當移兵申討即令豫選之健銳火器兩營勁旅迅速起程即或更須添調鄰省綠營精兵亦無不可果能並滅金川實一勞永逸之計朕亦斷不惜費昨歲已撥餉三百萬兩解往備用將來並不妨再添撥三百萬兩見諭戶部查議另降諭旨此時部庫所積多至八千餘萬朕每以存積太多為嫌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今較乾隆初年已多至一半有餘朕實不欲其多聚若撥發外省公事動用稍減盈積之數亦屬調劑之一端將此意亦令溫福等知之○癸丑建烏嚕木齊城駐兵屯田○丙辰桂林奏督兵齊集甲木合攻噶爾金共破大小礮十一石卡七賊逃回東山梁屯踞其甲木山後小路賊布卡甚密不能繞越進攻見與宋元俊密商探明可繞達烏直抵僧格宗路設法分路進勦得旨欣慰覽之益當奮勇前進想續增之兵亦當至營軍勢加勁自當剋日擒獲兇渠佇待捷音也○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十一十二兩日賊番俱繞山梁而來潛圖偷劫經官兵奮力擊敗並派兵設伏邀截所辦俱合機宜至所稱對仗時令土兵留心瞭望大半皆係金川番眾並見有金川頭人額諾等語昨據溫福奏擊獲賊犯沙拉訊係金川勒烏圖人並供金川派兵約七百餘令頭人帶領相助小金川等語是兩路軍營俱有賊兵自山梁潛來偷奪如出一轍必係金川之人暗為指使其情甚為可惡金川賊眾既為小金川出力抗拒或於兩路潛派賊兵截我之後以阻臺站餉道皆不可不防今陝甘兵已據溫福奏正月十五日可至軍營而貴州兵亦據王萬邦報稱十

二月二十六日已抵成都正月二十左右可至桂林處是兩路續添官兵聲勢甚壯正可合力夾擊擄穴擒渠並各選派勇幹弁兵在後路嚴密防禦毋致賊人逞其伎倆最關緊要至我兵見攻之資哩僧格宗兩路均係小金川要隘金川助惡之兵更由何路徑赴賊巢則賊眾潛趨美諾之來蹤恐即為逆首將來竄往金川之去路不可不調問明確豫為伏兵堵截以防僧格桑之駭走方為妥協至於索諾木竟敢顯然助惡更不必慮其知覺生疑此時若仍佯為不知轉使賊人隱為得計自應作為桂林之意派明幹之人前往金川檄諭索諾木以僧格桑抗違教約侵占鄰疆及至官兵壓境尚敢率眾抗拒罪在不赦至爾金川本係無罪之人即與僧格桑誼屬姻親原無緣坐之例且自爾父即卡投誠以來承受大皇帝恩惠二十餘年今我兵攻勦小金川擒捕逆犯罪有所歸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六

與爾金川無涉乃昨在卡了山梁望見小金川賊眾內竟有爾金川頭人在彼率眾相助而大兵所獲賊番沙拉訊係爾金川之人並供金川派兵七百頭人二名往助小金川之語則是爾金川竟顯與小金川黨惡甚為非是並據沙拉供爾頭人止令看守山梁不令與官兵打仗今看此光景爾兵既至小金川即屬助逆是爾自謂詭狡其實至愚爾索諾木悖理妄行至此非惟無益於人並且貽害於己實為自取罪戾本督部堂念爾父即卡向來恭順奉法不忍遽行聲罪致討特差員弁齎檄傳諭爾索諾木奉到檄示之後若即將派助小金川兵眾迅速撤回並將所占革布什咱之地盡行退還或僧格桑畏罪逃入金川即行擒獻則平定小金川以後原可不波及金川仍得保守土境樂業安居爾若執迷不悟則勦滅小金川之後即便移兵問罪見在各省精兵數萬已集

軍營並選發八旗勁旅數萬合力攻擊小金川即爾榜樣官兵所至勦洗無遺彼時悔無及矣特為明切檄諭利害爾自擇之如此傳檄既可使其所傲畏並可規其舉動若何以便相機辦理但所遣之人須擇明曉大義勇敢可任令其前往於事方為有益如索諾木敢於抗違則勢難中止又莫若早為籌辦桂林即當據實具奏便可令京兵迅速起程赴川及早集事計汪騰龍所帶之添調陝甘兵三千名二月初旬外亦可至桂林軍營足資攻勦金川之用若如桂林前此之咨令停止陝甘兵一節未為得當今亦不深責也至章谷一帶既已札致阿爾泰嚴加防範甚中肯綮其餘有似此應行防守之處並宜一體留心○王戊諭前於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會試曾降旨分別挑選各省舉人以疏壅滯闕今已逾六載業經加恩降旨於本年春闈後照例舉行但思前次挑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七

選所有新中舉人不應遽行入選者止扣除切近兩科而派出之王大臣等於驗看時多取年力精壯之人是入選者仍係近科舉人為多其科分較陳者仍致艱於與列豈朕設法疏通本意自應再為參酌使官人造士並得其中方為允協今計切近兩科如庚寅辛卯年分竟與本年直接即推溯至戊子乙酉兩科距今亦不過五年七年舉子半屬年富力強所歷科分未久自會試中式以及中書學正學錄及教習膳錄等項皆可資以進身較之乾隆初年舉人覈計懸隔三十餘年者實屬相去霄壤槩予甄錄甚非情理之平此次挑選著將乙酉戊子庚寅辛卯四科舉人均行扣除王大臣等就應挑各科舉人內量其鄉科較深而人材出色可用者列入一等以備分發各省試用俾得及鋒自效無憾久淹其科深而才力不至近衰堪勝司鐸之任者即予列入二等以教職銓

選補用俱照例引見候旨定奪其按省酌定人數俱照上屆例行此朕愛惜士子慎重官方不得已調劑之苦心在歷試場屋者既不致坐傷遲暮可以乘時報稱其初登鄉薦者亦宜安於資序本淺當知上進有階自不應希心速化於廣勵士風之道尤有裨益該部即遵諭行○癸亥諭上年因永定河北運河等處遇夏秋雨水過多每不免於漫溢宜急籌修治宣洩之方以杜後患特派高晉裘曰修會同總督周元理履勘數辦業允所請發帑興修見在春和冰泮正屆開工之期自應及時經理興作但此兩河應辦工段極為繁重所派承辦之員甚多動用錢糧亦大必須逐一妥協稽覈庶工程得歸實用周元理一人耳目恐難徧及且該督有地方之責亦未必能常至河干著尙書裘曰修前往協同周元理將一應修濬工程及支銷錢糧等事董率各員妥辦實力稽查裘曰修仍不時往來其閒悉心伙助務使大工迅速告成永資恬章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八

二月丙寅諭昨據御史富爾敏奏嗣後揀發人員請照驗看月官之例派出科道一同揀發一摺所奏非是各省奏請揀發人員經朕特派大臣遴選帶領引見原係隨時辦理之事與驗看月選人員例派九卿科道者不同况驗看月官一事自朕臨御三十七年以來從未見科道等有將大臣驗看不公據實糾參者是特奉行成例難期實濟已可槩見若揀發人員已派大臣而復令科道隨班監察事出分歧既於政體未協儻因各省請發奏到交部開列科道銜名辦理徒費紆回否則科道人數眾多朕又安能一一記憶為之從中簡派乎朕辦理庶政止期務實若此等專事空名無裨國是實所不取恐中外不喻朕意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伍岱參奏烏什哈達馬彪不遵號令請一併革職令其效

力贖罪溫福摺內又稱烏什哈達私離汛地即欲辦理烏什哈達隨帶兵復往占據山峰等語伊等不遵將軍號令固不得謂之無罪但溫福即欲辦理烏什哈達亦覺過當烏什哈達理應看守所占之處遣兵奇信溫福不應將兵帶回此其罪也但烏什哈達從前已會攻碉奪卡今棄山岡而能復行占據亦可以抵罪烏什哈達馬彪俱著加恩革職留任令其出力自贖溫福平時口吃在朕前奏事尙不能達其意性又頗露急躁官兵不知其如此必謂將軍性暴兵眾難堪又因不能即克地方中心煩躁不論地險雪深一味催迫官兵如此辦理恐失軍心不可不戒也再行軍之道固當嚴肅亦應審擇地勢酌量能行而後進若不惜兵力不論地之險阻惟知勇往直前恐於軍事反無所益數年以來凡臨陣退縮者朕必治罪然於山險雪深難於進攻之處並未嘗不愛惜官兵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九

惟令催促前進也伍岱阿桂皆係舊人從前皆同溫福歷練行陣二人亦當將此情節婉勸溫福再此時書明阿張大經所帶之兵諒已陸續將到此兵到時軍威益盛爾等其一乃心力共圖滅賊迅奏膚功○丁卯諭阿桂著授為參贊大臣仍加恩將伊子阿迪斯阿彌達寬免回京○諭軍機大臣等伍岱參奏馬彪烏什哈達摺內密奏溫福自以為是不聽伊言以至眾兵寒心等語朕以溫福性躁一時不能攻得實哩催促官兵前進以至眾兵寒心亦未可定至伍岱會從兆惠經歷西路軍營又授為都統參贊或遂輕視溫福又或伍岱竟有過失惟恐溫福參奏故為先發制人之計烏拉齊之惡習如此均未可定在將軍參贊理宜和衷共濟方可

以任事圖功今若以伍岱所參之摺即寄溫福閱看伊必轉滋疑惑是以伍岱所奏夾片已經焚毀但溫福在軍營實在如何舉動

未能深悉從前訥親在金川時並未親臨戰陣坐守營盤是以將伊正法今溫福日與賊人交仗豈如當日訥親安坐營中任性迫促官兵乎阿桂雖係提督然是滿洲世僕且在軍機行走多年係朕加恩棄瑕錄用溫福所行之事伍岱尙且奏及何以阿桂反不奏聞今伍岱所奏彼此有何爭競其何以不睦之故著傳諭阿桂據實密奏看來二人在一處於軍務大為無益不如派伍岱隨往桂林隊內亦可將此一併密諭阿桂作速據實覆奏○諭據桂林奏連日攻勦噶爾金前面山梁情形並於夜間設伏擊敗偷營賊眾及躡探路徑繞越礮卡各情形所辦俱好賊番屢次乘夜潛來偷劫必係金川所為甚為可恨十五夜間截殺五十餘賊雖足稍挫其鋒使之警畏惜未能盡殲其眾即此幫助小金川一節索諾木之罪已難輕道前諭桂林選派再幹之員持檄往諭斷不可少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十一

至索諾木既與僧格桑句通一氣亦未必不防官兵之併為勦擊固無慮此時之豫洩事機致賊首知覺準備也見在溫福攻勦資哩已得其對面山梁所有資哩賊寨計日可破今桂林復尋覓間道進攻果能得其要隘兩路俱可乘勝直入攻勦美諾勢如破竹若即擒獲僧格桑處以極刑則諸番自然震懾軍務即可告蒞但恐逆酋逃入金川而索諾木竟敢負隅抗命勢不得不移兵征勦見在陝甘貴州等省續調添調之兵俱陸續到營惟覺滿洲兵太少朕意或將豫派之京兵二千即令起程前進自為得濟但派遣京兵即使兼程進此時亦不能迅至軍營供見在攻勦之用且京兵行動聲勢甚大以此朕心尙未能遽定况用兵之事實非朕本懷不特金川險僻不欲窮兵黷武即辦理小金川一節朕初意即不肯加兵是以於阿爾泰格外矜原若其誤全出於阿爾泰一

人之意則與向年訥親之債事何異是阿爾泰早經正法又豈能僅予罷斥旋復授為散秩大臣乎著將此詳諭溫福桂林即將見在情形通盤籌畫若索諾木藏匿罪首又不退還侵地不可不聲罪致討即當奏請京兵遣往合力勦擊俟伊等覆奏到日以定行止○戊辰諭據徐績奏軍犯李作良自配逃回利津原籍經該犯之父李海赴縣首稟例應如罪人自首免罪但該犯屢犯竊案在配又不安分殊屬玩法仍擬斬決等語此等軍犯逃回原籍自屬怙過不悛之徒本無足惜但見經伊父首稟於律既有如罪人自首免罪之條自可量從末減李作良著從寬免死仍發原配地方嗣後有似此者俱照此例行但因首告而貸死已屬法外之仁止可一次若到配後仍不知懲艾復敢脫逃雖有父兄等再為首告亦不准其寬減於情法更為允協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伍岱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十一

密奏摺內有溫福自以為是不聽伊言頗寒官兵之心等語朕謂將軍參贊在營辦事必彼此一心方於軍務有益今閱伍岱所奏則已露彼此不睦之意朕已將其摺片焚毀並降旨詢問阿桂然朕徹夜思維儻溫福知之轉生疑懼論溫福伍岱阿桂三人朕自信用溫福無反信伍岱阿桂之理即前日溫福等奏摺遞到朕先為閱看因其辦理烏什哈達頗為過當朕即以過當批之後始閱伍岱奏摺非因伍岱之言也總因溫福平素口吃性又急躁一時不能即破資哩其心更增煩躁所以急欲嚴辦烏什哈達由此可以想見其性情矣然溫福身任勦賊其煩躁固宜即伍岱阿桂亦豈有不煩躁之理此尙非溫福之過其曲自在伍岱若使溫福亦如當日訥親在軍營時偷安退縮從不一至接仗之地但知嚴促兵丁進攻則不但伍岱應行參奏即阿桂亦當聲明其故一同參

奏朕昨日密寄阿桂諭旨竟不必機密即令溫福伍岱阿桂同看或果係溫福性暴蔑視伍岱致寒將士之心溫福即當改悔從前之失朕意伍岱在軍營較之溫福更多歷練或因一時不能取資哩恐溫福委罪於伊乃以此密奏為先發制人之計其欲自占地步已屬顯然著溫福伍岱阿桂據實奏聞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從無偏倚如此反復申論者正以伊等皆受朕重恩且當軍旅要務若彼此生釁必至誤朕大事至於此等瑣細朕亦不加深究著傳諭伊等各自屏去嫌疑合心共濟速冀勦滅逆酋以慰懸望○己巳 上御經筵○壬申諭軍機大臣等諾穆親奏滇省銅廠有應行查辦之事已派侍郎袁守侗馳驛前往雲南會同該署撫李湖秉公查審據奏到單內有布政使錢度第三子起程及藩幕葉姓行二回浙之語二人係案內應行質訊之人著薩載富勒渾即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十二 於各原籍密行查明迅委委員押赴滇省質審仍行具摺覆奏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甲戌 上啓鑾幸盤山○桂林奏賊屯踞鳴爾金後山梁經臣密派備弁帶兵潛由甲木下溝進攻復飭侍衛將領等分領兵伏鳴爾金山下聞槍接應夾擊殲賊六十四奪大小石卡四十餘復攻破邦科礮卡殲賊十五取礮房石卡二十餘餘賊潰竄樹林被東山梁賊救應上山東山梁陡險礮卡有金川番眾屯守若徒於此仰攻恐稽時日因與鎮將等一面攻東山梁一面設法度河襲隔岸阿仰地方並派弁兵裹糧從鳴爾金後山梁赴墨壘溝山嶺潛進覓路直抵達烏得旨一切皆合機宜佇俟大捷喜音○乙亥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閱溫福阿桂奏摺不列伍岱之銜朕疑伍岱接仗時或有挫失及細閱摺內則仍有伍岱之名前因伍岱單銜奏事朕謂將軍參贊彼此不和必因伍岱

自恃軍營歷練又以朕用為都統參贊遂先狂妄或因溫福目無伍岱至於不睦已降旨令伊等據實覆奏矣今觀此奏是非關伍岱之故必溫福阿桂以伍岱是烏拉齊人因藐視之夫朕用伍岱原以其久歷軍營欲其於行間出力至於信任大臣以圖集事豈有舍溫福阿桂反信伍岱之理溫福阿桂皆係滿洲世僕且為朕任用舊人若如此居心是其識見與伍岱相等數年以來朕留心察看將軍大臣往往如是夫朕任用一人將軍等即當體朕之心諸事含容冀服其心而得其力豈宜好生枝節轉開釁隙之端溫福見任將軍且加恩至大學士更應度量含宏隨材器使使人心翕服將士效命不應居心如此著傳諭令其改悔以收羣策之益○丁丑 上駐蹕盤山○己卯桂林奏督兵攻東山梁賊憑高固守對面阿仰地方賊人沿河設卡兵亦難暗渡因令總兵宋元俊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十三 王萬邦等仍力攻山梁派參將薛琮等領川練兵二千令土兵引路分兩路一由甲木翻山一由新得鳴爾金後山梁繞道俱潛赴墨壘溝山嶺繞出東山梁後從上壓取比到齊時賊於山脊要路憑木城石卡堅守麾兵奮擊占據大木城四石卡二十一殲賊四十六追至半山兩峰壁立徑險僅容一人賊據守山卡兵傷難進因令薛琮等帶兵暫屯仍飭上緊設法攻開取道直抵達烏得旨自當督飭官兵鼓勇向前亦應愛惜兵力勉為之一切佇俟捷音○癸未溫福等奏接奉諭旨以見勦之資哩僧格宗俱小金川要隘金川兵由何路赴賊巢命確訪伏兵豫堵查兩金川境壤相連據脫出沃克什之番民章喀爾等供僧格宗南半日程為來章寨來章南一日程為金川所屬克舟九寨克舟距鳴拉依不遠金川兵從克舟至來章從來章至僧格宗再抵美諾各該處均在美諾

西南官兵經過處在美諾東北俟攻得美諾訪明各境分兵嚴防
 報聞○甲申諭刑部侍郎員缺著吳壇補授吳紹詩著調補吏部
 侍郎袁守侗著調補刑部侍郎吳壇未到任之先吳紹詩仍著辦
 理刑部事務俟吳壇到任後吳紹詩再赴吏部辦事袁守侗見在
 出差所有刑部侍郎事務著閻循琦暫行兼署○調增福為江蘇
 布政使以楊魁為安徽布政使瑋琦為安徽按察使道○乙酉
 免江蘇蘇州等屬道賦○丙戌 上還京師○諭軍機大臣等桂
 林奏分兵先復革布什咱一摺所見亦是索諾木黨惡幫兵其情
 甚為可惡將來之果否獻兇退地尚不可知與其籌辦於事後自
 不若豫發於幾先此時分兵直擊革布什咱使之猝不及防盡取
 其地既可懾索諾木之膽令其稍知儆懼兼可絕賊首要求之心
 且革布什咱既得與章谷聲勢相連我卡了官兵後路糧餉軍臺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十四
 均可保無他慮而索諾木見幫小金川之兵若聞我攻取革布什
 咱之信自不暇復顧他人必將撤兵自衛金川兵一撤僧格桑失
 其所恃各隘踞守必懈官兵乘間進攻自更易於得手溫福等可
 留心偵訪一聞金川撤兵之信即加意攻擊自屬極好機會如此
 尤為一舉兩得况見在所攻之東山梁及墨壘溝一帶地勢險仄
 不能容集多人官兵在彼徒為閒住則分兵往襲革布什咱更可
 及鋒而用於振勵士氣亦為有益但恐綠營積習因見在攻勦
 山隘稍難思另攻得新地以為掩抵而於應行急勦之要隘轉致
 稍懈於事甚有關繫桂林不可不知今汪騰龍已到軍營自應同
 桂林由僧格宗一路進勦迅期掃穴擒渠而令宋元俊統兵收復
 革布什咱方為妥協至所稱滿洲勁旅遠勝綠營但番地跬步
 皆山非平地對仗可比云云此必桂林見成都滿洲兵無用又未

深知健銳營之兵所向無敵實為得力故有此言今京兵且不起
 程俟溫福奏到時再行定止但溫福處尚有能帶兵之滿洲侍衛
 等而桂林處見在無人已令明亮及派出帶兵之侍衛十六人由
 驛馳赴桂林軍營隨同進勦即用以督率綠營亦屬得力總期刻
 日奏功至所請再調貴州兵三千名已飛諭署撫圖思德提督拜
 凌阿即行選派聽候川省調取速即起程○丁亥諭色布騰巴勒
 珠爾著授為參贊大臣同豐昇額由驛前往四川軍營查辦伍岱
 案件○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伍岱種種任性乖謬妄行著派御
 前大臣公豐昇額參贊大臣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前往軍
 營將所降諭旨至溫福處當面曉諭並詢問伍岱此等情事如果
 屬實即革去參贊大臣作為兵丁自備資斧效力○阿桂奏溫福
 性本急躁又因勦賊未即成功督率言語未免過嚴侍衛將弁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十五
 雖懷畏懼不至寒軍士之心待伍岱亦無藐視形迹伍岱雖久經
 戰陣但不曉大體性好猜防至參奏馬彪烏什哈達並未送臣會
 銜臣意以為不應參奏故未列名報聞○戊子諭副都統富勒渾
 著加恩賞銀一百兩無庸請訓明日即馳驛追及派往四川軍營
 見已起程之護軍校巴克青阿等一路約束前往到彼後著溫福
 等酌量令其領隊行走○諭軍機大臣等據圖思德奏審擬歐頓
 清焚索苗民一案已批交該部速議矣至另摺奏稱李湖前此詢
 出勒索情由未將該管道員龔學海指參不免意存迴護等語所
 奏甚當此案前據彭寶查奏時朕即知李湖必因曾經保留龔學
 海之故礙於顏面不即將案內情節專摺參奏當即一面傳諭圖
 思德秉公查審一面令李湖明白回奏至李湖奏到亦僅以曾於
 巡查營伍摺內牽連線及數語為辭其迴護之迹究亦不能自掩

已經節次批諭今閱圖思德之奏果不出朕所料李湖歷任司道辦事頗為實心乃朕所深知之人是以擢用巡撫卽其保留龔學海一節亦曾降旨嘉予敘錄至歐韻清滋事不法關係苗疆雖前此曾著微勞業已賞銜獎勵豈可因此曲爲寬縱致令擾累苗民該管官不加究治原屬不合但其獲咎亦不至甚大李湖若卽據實查辦加參道廳等亦止照常議處與該撫保留顏面無關何必過爲顧慮此事殊不類李湖平日所爲至今案情畢露在李湖亦將無以自解但李湖係朕特加識拔在巡撫中尙屬得力之人朕豈肯因一眚輒加廢斥而其過失則不可不令其自知著將圖思德原摺鈔寄李湖閱看嗣後務宜益加策勵力矢誠懇以期永遠承受朕恩至龔學海亦朕所稔知前此已屬棄瑕復用嗣因辦理香要一案頗爲能事特由同知超擢道員昨歲因公議處復加恩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七

爲可喜今復改趨向北亦其溜偏使然惟當於北岸塘工勤加相度修繕俾無衝齧之虞瀕海田廬藉其保障方爲切實要務若開空引河雖亦尋常補苴之策而當溜趨沙激豈能力挽回瀾正恐挑港鑿沙徒勞無益况浙湖靈奇非他處可比必有神默司其契豈宜強施人事妄與爭衡富勒渾止當實力保衛隄塘以待潮汐之自循舊軌不必執意急爲開溝引溜之計必欲以人力勝海潮也將此傳諭知之○以王太岳爲雲南布政使韋謙恆爲雲南按察使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癸巳戶部等部奏乾隆三十五年軍機大臣會同吏戶兵三部奏准革職離任人員內奉旨賞職銜頂帶者准照原官降一等捐復前議雖遵成規但該廢員等既經邀恩似無庸限以降捐之例請將例得捐復文武人員賞原銜者照官捐復願降捐者聽降等賞銜者內或願捐復原官准聲敘案由結呈戶部移吏兵二部覈明合例者文職州縣以上武職衛千總以上傳令取結赴部各該部札開履歷案由帶領引見欽定奉旨准捐原官者各照原銜捐復未經引見及引見不准捐復原官者仍照降等銜報捐願遞降者聽其例不引見人員賞降等銜願捐復原官者由戶部咨送吏兵二部覈明合例者移咨戶部辦理知照到日彙題從之○乙未免陝西西安等十二府州上年額徵本邑租糧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七

該省截留將該家人解滇查辦等語此事殊堪駭異錢度係停給養廉之人何得有金器四百餘兩計值銀數約在四五千兩以上苟非焚索屬員取自暮夜安能有此其為貪賊敗檢已可槩見著將原摺清單鈔寄彭寶李湖即將錢度嚴行審訊務得確實情節迅即從重定擬由驛奏聞袁守伺此時自已至雲南亦著會同查辦將此並諭知之○乙巳以豐昇額為四川軍營參贊大臣○丙午調敦福為湖南按察使以王綬為陝西按察使由福建調○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渾奏報海塘沙水情形一摺以新舊兩圖比較上月南門外有漲沙一片此次全行刷去且相距不過一月而形勢不同若此可見海潮來往靡定非人力所能爭前此富勒渾欲開引河一道意圖分導其徒勞無益曾為明白切諭今潮勢既已趨北臺則北岸隄防自關緊要隨時加意查勘葺護毋使稍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六

有疏虞此則所當盡力者至南岸蕭山一帶前歲熊學鵬奏請改建石塘朕以自古南岸無塘且該處偶被風潮事非常有不應做北岸魚鱗坦水之規恐於事無濟徒為奸胥墨吏中飽開銷因不允所請昨召見侍郎周煌偶詢及海塘之事據奏南塘自井亭至蘆葦河又自蘆葦河至富家池兩工沙地去海甚近為最險自富家池至長山頭土塘為次險其意亦以為宜建石塘朕以浙海向本無塘自吳越王錢鏐因建都臨安始築錢塘捍衛其後遂相沿修繕登石日增藉為北岸保障亦因海潮大勢趨北時多不得不倍加防護耳至南岸向係土塘自古及今未聞其時有衝蓄且水勢所趨貴於因勢順導若亦束以石塘使其勢不能游衍自非所宜即如直隸之永定河兩岸築隄議者尙有築牆遏水之論况海溝鼓盪噓吸不可端倪者乎朕於關繫民生之事雖數百萬帑金

亦所不惜正恐徒事更張行之無益而有損不得不加慎重耳若以為塘身距海甚近不可不謀為籌備亦正未必盡然蓋潮趨南臺則蕭山一帶必當其衝然數百年來豈無一趨南岸之時未聞蕭山一帶受其害也或潮由中臺慮與南岸尙近則乾隆十六年朕南巡時海潮正由中小臺彼時南岸之塘去海遠近若何見在海潮趨北臺中臺尙未至何慮及蕭山乎著富勒渾即行查明據實具奏周煌又稱石塘之說非倡自地方官乃該處民人自願捐修赴省具呈果爾又不當過於拘泥小民如果灼見利弊所在欲圖自衛原可聽從其便亦如民間隄堰陂塘隨宜築治果屬與情利便有司自不當抑遏不從朕亦斷不因有前旨稍存成見也著富勒渾一併確查據實覆奏○庚戌桂林奏革布什咱已遵旨令宋元俊帶兵前往收復臣仍統將弁等由噶爾金一路進攻再攻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十九

革布什咱須由約咱章谷一帶取道若該處全復不必回原路即從革布什咱連界之布拉克底雪山等處直趨達烏僧格宗與臣等見攻東山梁墨爾多山嶺兵中途可合已密飭宋元俊復革布什咱後分兵由間道抄合夾攻報聞○王子諭桂林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木巴拉博租薩瑪多堅藏布覺等處共得地方七十餘里收復碉寨甚多招撫番民甚眾等語金川逆首索諾木敢於侵占革布什咱地方且敢幫助小金川抗拒官兵其情甚為可惡不法亦當並為勦滅不得謂之輕開邊釁也此次桂林分遣將備剋期攻復殲殺番眾兵氣奮揚足禡索諾木之魄辦理甚屬可嘉桂林宋元俊及在事將備人等均著交部議敘○甲寅 上閱健銳營兵○乙卯諭溫福等奏攻克資哩賊寨殺賊甚多見在攻圍阿喀

木雅等語溫福阿桂調度有方將領等亦能奮勉出力從此軍聲益振自可乘勝迅擄賊巢速擒逆豎深為嘉予溫福阿桂及在事之侍衛將弁等均著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桂林籌辦革布什咱一事甚為妥速昨已交部議敘桂林於前歲冬間由按察使陞見朕看其人尚明白且知係鶴年之子昨歲春間遇有戶部侍郎缺出特加恩擢用並著在軍機處行走俾得留心學習至伊奉差赴川時行走不過半年從前又未充當軍機章京並非若溫福阿桂之曾經練習軍務而自擢任總督以來措置悉為妥協近日不肯坐待專攻墨壘溝而分兵收復革布什咱先發制人攻其無備尤合機宜朕以無意中用之不意其出息竟能如此深為喜慰桂林惟當益加奮勉以受朕恩眷辦事之道與學問無異不日進則日退桂林若因朕屢次嘉獎稍存自滿之念則非朕所期望於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三

彼者矣至見已攻得革布什咱之木巴拉博租薩瑪多堅藏布覺各寨其餘所侵革布什咱之地自亦無難收復然既有此舉動則金川總在不能歇手之中想索諾木此時未必即作準備或可分兵直取金川出其不意即將索諾木擒獲則勒擒小金川逆首更屬易事况今派有明亮往桂林軍營於帶兵更為得力設或急切不能進攻金川而桂林統兵由布拉克底雪山一帶直取達烏僧格宗彼處無賊守險自是最好且係僧格桑竄往金川之路所必經並可沿途邀截更不慮其狡脫尤為一舉兩得但進兵之地距金川甚近恐索諾木或派賊番斷我軍行後路餉道此則甚有關繫不可不防雖桂林昨奏令宋元俊星赴墨資溝堵截金川救兵並令陳定國往約韓斯甲布占奪甲爾壘壘以阻金川要路籌備固屬周到但番地山蹊僻境處處相通豈能信其必無他路潛越

而土司心懷兩端者多即如布拉克底昨歲雖曾出力收復明正土司但近日會聞其有差人往小金川之語亦不可不留心密為防範總期動出萬全方為妥善至於行軍機要本無定形朕於六七千里外豈能一一懸揣桂林惟當隨時籌度見何情形即作何妥辦朕惟專盼捷音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海明奏德化縣知縣擊獲錢度家人王壽等八人查出銀二萬九千餘兩並錢度親筆家信有趙王壽回南寄歸二數好為收貯或作地窖或作夾壁以作永久之計等語批閱實堪駭異錢度在布政使任內計三四年不給養廉前經給省查出金玉器什約值銀四五千兩以上已出情理之外茲王壽等帶回奇家銀兩復至二萬九千之多若非婪索多贓安得有如許積聚必係慮事將發覺遂遣人寄歸蓄積埋藏以圖三窟之計且縱子售賣玉器數復盈萬並其家人亦私蓄銀六百餘兩是其贓私狼藉已非一日初不意錢度之負恩敗檢竟至於此可見營私貪贖之人實為天理所不容今因朱一深揭報一節其贓蹟自然敗露正所謂天網恢恢近來辦理各省貪婪之案必徹底嚴究按法創懲以期綱紀肅清常謂司道大員必不致復有簞篋不飭之事不料仍有肆意婪贓盈千累萬如錢度之甚者實可痛恨若不嚴審究擬如官常國憲何彰實見駐永昌未能親身審辦著傳諭袁守伺李湖即傳朕旨嚴訊錢度問伊任藩司亦非甚久即支食廉俸摺節盈餘伊既獲罪革職留任數年不給養廉之人因何積有金銀如許實係婪得何人其欲埋藏地窖夾壁是何肺腑務令其逐一據實供出儻伊狡展不認即嚴加刑訊亦不足惜伊子錢郵等摺貨售賣多贓均屬可惡於沿途盤獲解到時亦著一併嚴審至其

家人王壽既為錢度父子攜帶銀兩必係親信知情之人即為案內緊要人犯並著嚴刑訊鞠務得實情至錢度之事雖由朱一深揭報而發今既查出賊私聚則伊自有應得重罪即當另案辦理不必俟朱一深全案審明一併完結再錢度名下尙有應行分賠之項今既有銀數萬兩不行交納反為肥藥之計即此一端更屬罪不容追著傳諭袁守伺李湖逐一嚴訊明確即行從重定擬速奏所有錢度應賠銀兩若干前已完過若干並著李湖查明一併具奏至錢度罪重萬無可貸自應嚴加看守明正典刑若伊自知斷難倖免或致畏罪自戕惟於李湖是問將此由六百里發往傳諭知之○諭桂林奏克復革布什咱之吉地官寨及默資溝地方並據溫福等奏攻得阿克木雅情形辦理俱好但金川所侵革布什咱之地既漸次為我收復索諾木聞之自未必遽肯甘心退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五

讓今默資溝雖已占據阻其應援而甲爾壘壩又豫約綽斯甲布派兵堵截自不慮索諾木之復來爭奪但所收革布什咱地方若駐兵鎮守最多亦不過四五百名按汛分派為數更少將來大兵既撤不能保逆酋之不復出而滋事今宋元俊所統兵練甚多莫若趁賊人防守未定之時出其不意乘勝直搗其巢並將索諾木擒獲果能將金川翦除其餘各土司更自畏威守法方為一勞永逸桂林當酌量該處情形隨機安辦總以動出萬全為要至另摺所奏墨壘溝山嶺一帶擬將槍礮暫緩施放飭令各兵密於巖洞藏伏賊番防禦久疲見此心必疏懈我兵即可乘機奪隘所辦甚合機宜亦屬出奇制勝之策其溫福所奏分兵攻勦普爾瑪美美卡木蘭壩等處自當乘勢進攻務期速得至於西路賊人拒守資哩堅碕已閱數月忽爾棄碕奔潰及退至阿喀木雅正當死守而

我兵一至即張皇驚竄因係官兵勢盛賊眾力難再支或金川已知收復革布什咱之信將所幫賊兵撤回自衛小金川人心惶懼不復能悉力抗拒皆屬情理所有但賊詭譎多端或因官兵深入暫避勇銳之鋒將賊眾撤避另由閒道抄襲我後以阻餉道軍臺於事甚有關繫溫福當加意慎防不可稍有疏懈官兵既已深入後路聯絡策應尤為緊要溫福更當時刻留心隨宜布置朕亦不能於六七千里外一一悉為懸揣也著傳諭溫福桂林並令汪騰龍鐵保知之○庚申諭福德見在出差理藩院侍郎事務著刑部侍郎鄂寶署理其刑部侍郎員缺著雅德署理雅德未到京之前刑部侍郎事務仍著鄂寶兼辦俟雅德到任後鄂寶即專辦理藩院事務瓦爾達著調補盛京工部侍郎並兼管順天府尹其倉場侍郎員缺著申保補授○辛酉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來京陛見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五

朕問及舒赫德據奏形容消瘦頗露年邁光景舒赫德身本單弱今伊家口已去伊父之事諒已聞知此雖人子理宜傷感但伊父年老今既如此亦無可奈何舒赫德當自排遣以朕事為要著賞寄荷包四箇令伊加意調養以期與朕出力○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攻得扎寨哇崖下碕卡情形設法調度深合機宜不意其竟能如此實嘉慰出於望外至所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沙冲黨哩亦俱妥速今宋元俊督兵攻圍丹東並分兵攻取覺拉喇嘛寺據稱務於日內全行收復剋期竣事其意似以收復革布什咱後即併力小金川迅為掃穴擒渠便可完局此於善後之計尙未為周妥索諾木敢於黨惡不法實屬野性難馴若不一併剿除終難保無後患且既將所侵革布什咱之地盡行攻得又裁其留駐賊番索諾木豈肯甘心不思報復不能不駐兵防守但大兵既撤之

後革布什咱一處不便仍駐重兵備索諾木出而爭奪少有損失又復成何事體自不若乘此僻力勦定金川將索諾木兄弟槩行擒獲方為一勞永逸之計溫福桂林務當通盤籌畫相機妥辦以期永靖邊圉○溫福等奏接奉諭旨以前奏金川及梭磨兩稟經章嘉呼圖克圖譯其文義不甚相合命將莎羅奔及扎勒達克是一是二明晰具奏遵即詰訊通曉番語兼能漢話之格特布及各通事據稱莎羅奔扎勒達克皆非人名番人稱出家為莎羅奔謂掌管印信為扎勒達克至索諾木不於稟內列名因承襲土司未給內地號紙註定名字故不於稟內稱名但以掌管印信為詞其嫁僧格桑者乃索諾木之姊報聞

夏四月丙寅朔諭桂林等奏分兵四路連日攻得阿仰東山梁墨壘溝達烏各地方是處為賊緊要門戶峻險異常桂林調度深合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五

機宜鼓勵將兵得此要地實屬可嘉在事之將領弁兵並著交部從優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桂林等奏設法進取分路奮攻調度甚合機宜將領弁兵等亦俱奮勇出力深為欣慰已有旨交部從優議敘矣桂林從未經歷軍務乃能籌辦妥協若此特賞御用玉韞以示嘉獎鐵保汪騰龍亦各賞荷包一對益當加意奮勉迅成大功其將弁等出力攻殲賊者著桂林將備賞花翎分別賞戴其中如有勇往超眾不拘滿洲綠營並奏聞賞給巴圖魯號俾將士等並知鼓勵王萬邦英泰亦著賞戴花翎桂林既已攻得墨壘溝達烏一帶險要見在進攻僧格宗賊番甫經受創心膽皆驚自必望風而靡官兵即可乘勝直入迅擄賊巢擒獲逆豎剋期蕪事但僧格宗為小金川咽喉賊眾捨死固守該處賊寨較大或向須多兵分勦俟全得革布什咱後即令宋元俊回至僧格宗協同

進攻若僧格桑喇卡易於攻破不須宋元俊之相助即無庸急於調回朕意革布什咱若經全得其地已與金川相近此時索諾木似尙未能多為準備宋元俊見統兵練亦不為少或竟出其不意乘勝直進扼金川噶拉依之險官兵將來進剿尤為得力果能如此則宋元俊之功不小但亦須審度萬全不可不惜兵眾冒昧輕進此等行軍機要朕亦不能懸斷著桂林與宋元俊迅速札商就該處實在情形熟籌妥辦○諭據海明奏截擊錢度幕友葉士元帶有銀二萬餘兩見將葉士元及家人解澳質審等語實堪駭異前經海明查獲錢度父子寄回銀至三萬餘兩伊係數年不給養廉之人焉有如許積蓄其為婪賊顯然已有旨諭該侍郎等嚴行審辦今截獲其幕友復帶有銀二萬餘兩葉士元在澳作幕所得脩金據供每年不過八百兩即使託人營運豈能積至二萬餘金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五

看來竟係實主串合通同婪索實出情理之外深為可惡著傳諭袁守侗李湖於該犯解到時即行嚴加刑訊與錢度父子逐一隔別嚴鞠務得實情按法究擬毋任其狡展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免甘肅積年民欠○丁卯諭今日全魁於覆請折本事件全不記憶甚屬不堪著革去內閣學士在乾清門當差○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續又攻得格烏巴桑那隆三處見在覓閒進攻僧格宗所辦甚好此時兵氣益揚惟盼擒渠掃穴速得捷音至另摺奏報革布什咱之地全行收復辦理頗為迅速惜所籌未能妥合前遣陳定國往綽斯甲布調令發兵占據甲爾壘壩該酋業已發兵今既盡得革布什咱之地正當乘勝進剿金川攻其無備乃宋元俊飭令綽斯甲布番兵暫駐界上聽候調遣失此極好機會甚為可惜蓋宋元俊見革布什咱全行收復其意已足遂不復計

及金川尙不免狃於綠營習氣使宋元俊即乘官兵新勝之銳徑擄金川據彼噶拉依諸險其功績為何如朕賞功之典又當何如惜乎所辦僅止於此此次全行收復革布什咱本應予以優敘因此一失功過止可相抵矣又摺內稱該地當人心初定自應於要隘之處駐守官兵以資防範等語桂林所見亦誤革布什咱之地久為金川侵占今經官兵收復節次嚴其防守番眾甚多又殺其頭人三名索諾木豈有不知况聞索諾木已將幫助小金川之賊兵撤回必係知官兵復其侵地懼而自防尤當乘其未備之時出其不意先發制人今宋元俊辦理既錯桂林即應就近申飭不當聽其坐守觀望桂林在軍營節次所辦事務悉能安合惟此一節則不免於失算至索諾木從前敢於占據革布什咱已與僧格桑占據沃克什之罪無異且又潛發賊兵幫助小金川更屬黨惡不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法即使僧格桑就擒金川之事亦難歇手與其待彼置兇拒命再為擒剿何如及此時豫辦之為省力乎朕非必欲窮兵黷武但就見在情勢而論大兵既撤之後豈能保索諾木之日久不出滋事是此賊不除終為番地之患不可不籌一勞永逸之策以靖邊圉今既有可乘之勢昨又傳諭文綬備調兵三千名兵力不為不厚豈可稍事因循仍貽後患耶溫福桂林惟當竭力相機妥辦勿止圖擒獲僧格桑便思完事○參贊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等奏臣等嚴訊伍岱據供前此副將色倫泰陣亡因總兵馬彪所領官兵並不遵照撥給而烏什哈達亦不遵派委是以自行具摺參奏自去歲十一月十三日進攻巴朗拉乘夜打仗綠營官兵鼓譟退回非我畏難不進又既得巴朗拉以後日隆宗賊番先行逃遁並未敢妄報殺賊得功至前在成都起程沿途更換驛馬有道員查禮

監放未嘗捨馬帶至軍營等語復傳集在伍岱隊內之侍衛官員隔別研究眾供俱屬相符請將伍岱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諭軍機大臣等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辦理此事甚為錯謬摺內但將無關緊要之事者實數款其有關緊要者如伍岱參奏溫福僅圖安逸並不親身打仗致有失機如果屬實則罪在溫福若無此事即係伍岱居心奸險自占地步事之有無皆軍營官兵共見共聞有何難於剖白何以伊等皆未詳悉詢問即或溫福誣奏伍岱伊等亦當並參溫福勘取兩造合詞定案不可徒就一面之供作為證據再如伍岱奪取驛馬之事伍岱不肯認承即當詢明更換何驛之馬提同質審斷無不得實情之理若止將跟隨伍岱之侍衛官員密訊伊等許告伍岱即係許告自己且旁無證見自不肯承凡事務得實情斷不可以顛覆了事著傳諭色布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騰巴勒珠爾豐昇額另取兩造供詞其中孰是孰非之處務再逐一審明具奏○乙亥寶授李湖雲南巡撫剛德貴州巡撫○丁丑諭諸穆親著加恩作為頭等侍衛前往烏什換圍桑阿來京諾穆親至彼自備資斧辦理領隊大臣事務○以景福為盛京工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江西盤獲錢度父子寄回銀約三萬金並查出親筆家信有令伊子埋藏地窖夾壁之語則其原籍必更有詭秘藏匿賊私等事因令高晉薩載嚴行查辦今據該督等奏於伊江甯家內搜出埋藏銀二萬六千餘兩又查獲金子二千兩亦係埋藏聞擊寄頓合計又值銀二萬餘兩不意錢度竟敢於負恩狼藉至於此極實出情理之外伊乃數年不食養廉之人安得有如許積蓄而通賾金銀各項多至八九萬兩實係從何處婪得不可不嚴加刑訊徹底根究毋任稍有狡展至

伊子錢鄴不特在滇焚索多賊深為可惡並據高晉等訊出錢鄴近在常德定原任定遠縣知縣陳長鈞之女為妾並聞伊設計哄騙致墮術中即此喪心敗行亦非人類是錢度父子情罪均極重大恐外間尚未能盡得實情著傳諭袁守伺李湖即將錢度錢鄴迅速嚴行審訊明確定擬具奏一面將伊父子遺委委員小心隔別管押解送來京承審或有不實不盡經朕另行訊出惟袁守伺等是問途次或有疏虞致令畏懼自戕則袁守伺李湖獲罪不小伊二人豈不復思見朕耶將此旨由六百里發往傳諭知之高晉等原摺並鈔寄閱看○以蔡應彪為貴州布政使由按察使遷○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南北兩山打仗情形及索諾木澤旺使人稟話伊等酌量曉諭等語看來阿桂處殺賊甚多所辦甚屬奮勉溫福雖亦攻勦未能痛殲賊番此必伊處略覺費手然亦當設法前進以冀成功至伊等曉諭索諾木來使令將僧格桑獻出已屬錯誤且又賞給段匹其誤尤甚索諾木未助惡之前以是語曉諭尚可今同惡相濟已屬顯然又何可伴為不知與之言語乎再逆酋所使之人未必實為索諾木所使或僧格桑使其冒稱索諾木均未可定僅係僧格桑所使伊豈肯即行遵諭即使索諾木遵檄縛獻則索諾木轉為有功之人將來金川之事辦乎不辦此等賊匪狡詐百出斷不可信今雖力竭計窮願求免死豈能保其永遠不復反乎總之事已至此務將索諾木一併擒獲兩金川地方全行平定方可永除邊患再索諾木澤旺聞知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一至軍營即使人來賊中因何得信甚速或試探消息或實來請安均未可定溫福必當留心不可墮其狡計再索諾木稟內有掌管佛教之語看來此等番人狡而信佛色布騰巴勒珠爾

本係蒙古若因賊匪崇尚佛教略為姑息是即為其愚弄朕令伊等前往原為滅賊安邊並非令其將就完結豈可徒為草率之局乎○調韋謙恆為貴州按察使以圖桑阿為雲南按察使由鹽運使遷○壬午軍機大臣等議准陝甘總督文綬奏安西道移駐巴里坤改為屯田糧務兵備道照舊兼轄哈密關展烏魯木齊等處其原轄之安西府請就近改歸甘肅道管轄該道更名安肅兵備道至安西府一缺仍移駐淵泉縣甘州府一缺就近改歸涼州道統轄該道更名為甘涼兵備道所有巴里坤道同城既有滿兵且統轄哈密等處時有清丈事件而所轄丞倅又俱滿缺應請將巴里坤道於陝甘兩省滿員內揀調其烏魯木齊糧道係屬差缺今糧務已歸巴里坤道兼轄此缺請裁從之○戊子諭鄂寶著調補理藩院侍郎其刑部侍郎員缺即著雅德補授雅德未到任之先仍著鄂寶兼署○諭瑪興阿見在出差刑部侍郎員缺著綽克托調補所遺兵部侍郎員缺著期成額補授期成額未到任之先著慶桂兼署○庚寅賜金榜等一百六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巳以喀爾崇義為內閣學士高樸為左副都御史俱由給事中遷○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桂林等奏攻勦達烏東岸山梁及開道襲取甲爾木等處帶兵人員間有陣亡自以籌畫未能周密請交部嚴加治罪此可不必桂林自統兵攻勦以來屢次克捷故官兵倍加鼓勇行軍之道豈能常得便宜即小失亦不足異斷不可因此氣沮致生畏怯惟當益勵銳氣切齒逆酋急圖殲滅為陣亡諸人報仇方不愧統兵之任至所奏陝甘續調之三千兵與南路相近見在咨商溫福就近調赴軍營等語此項兵丁前經溫福奏請撥赴西路備用今桂林既因需兵接濟調往南路溫福處再為撥補已諭令文

殺將陝甘豫備之三千兵即派員帶領赴川矣又桂林奏果洲一帶山溝四月初有連日雨雪之事此必賊番扎答所致其法在番地用之頗效然亦可用扎答阻回見在派善用扎答之三齊拉布薩哈勒索丕二人令翼長富瑚章京扎勒桑帶領馳驛分往溫福桂林軍營備用該處番人及紅教喇嘛內多有習其術者著溫福桂林留心訪覓精通扎答之人隨營聽用使賊番技無所施此次進攻礮寨對仗時多係金川賊眾且聞僧格桑將我兵未經攻獲之地許給金川甚為可惡溫福等前將索諾木差人賞賚遣回尤為錯謬索諾木敢於黨惡梗命其人來至軍營必係探聽我軍虛實否則係僧格桑詭計託言金川所使以售其奸皆不可知自應留而不遣嚴刑訊鞠令其供吐實情或可稍得賊中要領豈宜仍行放回轉藉以安定番心實為失算溫福等或因有此一節進攻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三

稍懈則誤事更為不淺嗣後如有賊番差來須拘禁營中嚴加刑訊務得實供並派委員解京聽候審問勿再如前貽誤

五月乙未朔溫福奏色布騰巴勒珠爾聽信員外郎明德之言總以招致賊人為是臣勸阻不聽原議剋日攻取阿喀木雅南北山梁今官兵意中皆謂賊番不久即降自三月二十九日修卡後至今未修亦未攻奪至伍岱開色布騰巴勒珠爾前往審訊豫遣人迎接到營審訊即欲將伍岱開脫因臣在旁遂交明德辦理伍岱明德倚仗色布騰巴勒珠爾之勢朋比為奸陷臣於罪難逃洞鑿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色布騰巴勒珠爾種種妄行不可仍在軍營著將伍岱鎮擊即交色布騰巴勒珠爾同軍機章京明德押解來京其帶去章京等仍留軍營隨隊進兵又諭色布騰巴勒珠爾人本糊塗因其屢次懇赴軍營向亦練習軍務遂令代為參贊猶

諄切教誡冀其自知改勉不意到軍營後不思協力勦賊偏袒伍岱據其一面之詞苛求溫福欲加之罪以致進剿事宜月餘延緩其乖張貽誤之罪實無可追色布騰巴勒珠爾所有爵位職任著俱革退並將明德革職鎮擊解京訊究至所奏溫福在軍營如實有欺罔之處或未過巴朗拉而捏稱已過未得資哩而詭稱已得其罪自無可辭即朕亦不肯廢法曲貸乃所指不過分改十二人供詞及資哩非由攻得兩節均屬毛舉細故况番人新濟古勒原係擒到活口訊明正法其餘十一人俱有姓名首級或當初未及鞠訊即予駢誅補寫供詞本亦無關輕重至溫福奏得資哩原摺亦稱賊人露有奔逃形迹因得其礮寨並未捏報打仗殲戮之事覈其節次所奏溫福並未涉欺本無可加之罪至於行軍要領惟功罪大端不容稍有欺偽而批覽軍書躬親籌畫亦斷不能逃朕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三

之洞鑿若細微節目略為粉飾乃軍營所常有朕亦不過於吹求朕賞罰一秉大公諸臣果能忠誠為國朕酬勳從重眾所共知溫福亦當感激思奮督勵將士竭力進攻擒獲逆豎仍與桂林商辦進剿金川事宜和衷共濟迅奏膚功○丙申諭色布騰巴勒珠爾聽明德之言偏護伍岱欲陷溫福致誤國家軍旅大事豈尋常貽誤可比色布騰巴勒珠爾所有職任已盡革退但念伊前在軍營尚屬出力著加恩令伊子鄂勒哲依特穆爾額爾克巴拜承襲貝勒其明德伍岱一併解赴熱河交軍機大臣嚴審定擬具奏○諭侍郎鄂寶派往四川一帶應辦事件著即馳驛前往所有隨帶司員景祿著一併馳驛○免直隸滄州等十五州縣應積年民欠○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哈國興在滇見無緊要事件而此時官兵進討小金川正需大員統率著哈國興馳驛前赴溫福軍營毋稍

濡遲○諭舒常永平均著授為領隊大臣前赴四川軍營舒常派赴西路永平派赴南路○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奏桂林在軍營乖張捏飾各情形實出意想之外已派福隆安馳驛前往查審並諭阿桂迅往南路辦理進兵之事矣福隆安未到之前仍令桂林辦理阿桂不可豫有洩漏但據奏桂林毫無定見一切機宜恐不能措置恰當見在進剿小金川甚關緊要阿爾泰受朕厚恩且係舊時總督軍營之事本無可諉其卡了及章谷一帶應派兵防守者急須妥辦經理以防賊番抄截至攻勦僧格宗一路尤應相機速辦阿爾泰不可推諉因循致滋歧誤至所奏兵心憤怨恐致變生於事更有關繫昨從後山進攻官兵失利人情未免驚惶阿爾泰務須處以鎮靜隨宜調劑勵眾心而弭事變又諭阿爾泰奏桂林各款如修屋居住終日酣飲歡聚及聞官兵覆沒毫無惻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三

進攻僧格宗先能得手今又不足恃朕實深為憤懣温福當迅速進攻立擒逆豎○王寅諭軍機大臣等温福等奏到脫出沃克什番民錫喇布供稱聞得南路大兵由西山進兵欲截小金川甲爾木後路不意金川之兵潛從後路抄出將官兵截在中間圍困七日傷壞甚多其數目傳說不一等語是桂林派往西山進攻之兵傷損甚多桂林寬爾隱諱不奏實為可駭行軍接仗傷亡亦所不免設所傷無多稍有粉飾猶屬軍營偶有是以前次降旨桂林因侍衛等陣亡自行請罪尚予寬免若竟至二三千眾全軍覆沒則關繫甚大乃亦匿不上聞是因懼罪而轉涉於欺致令死事者泯滅無由邀卹良心何在即此一節桂林之罪已為不小至官兵被圍七日為時甚久桂林若於薛琮初次告急時發兵策應何至失挫若此乃竟視同膜外以致官兵無援陷歿問之桂林尚能置喙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三

也設或阿爾泰所奏全虛西山損兵不過數百而張大其事妄報三千及交銀贖人一節毫無影響並齎銀之拉塔爾亦屬子虛則是宋元俊構詞誣陷自當奏明請旨另辦但就錫喇布供詞官兵傷損過多之說已有端倪其餘諒亦不妄未必是非顛倒大相懸絕至於如此也○命戶部侍郎福康安軍機處行走○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彰寶奏稱將海蘭察鄂蘭等分作兩隊回京川省見在用兵海蘭察等會歷軍營從漢前往自屬近便著鄂蘭帶領長生保綏庫阿坦保利保住赴南路軍營海蘭察帶領額爾登布塞布騰庫伯赴西路軍營分道遊行務期奮勉自效○丙午諭前據桂林奏報官兵進攻墨壘山侍衛六十一等陣亡一摺於兵丁傷損情形並未明言即疑其中必有含糊捏飾當經傳旨詢問嗣據阿爾泰參奏桂林派往北山進攻所失將備兵丁甚多桂林竟隱諱不奏且復措置乖張修屋居住終日酣飲歡聚聞官兵被陷毫無惻隱之心甚至密令汪騰龍交銀王萬邦贖取陷賊兵丁其事尤堪駭異以此失律欺罔情罪重大實出情理之外已派福隆安馳驛迅往查辦一經審實即當從重治罪今日據宋元俊奏桂林自此次失利之後並未與賊人接仗一切應辦事宜不置可否以致軍營無所稟承又索諾木投遞夷稟送回把總李朝林桂林即行札屬宋元俊不必聲張致生議論看來桂林始因進兵挫衄毫無策應及軍中節次告急並不速為救援遂爾坐視失機茫然失措惟知堅持掩覆之計不恤喪心罔上自蹈重罪豈復意料所及見在軍務關緊要福隆安到彼尙需時日未便久延阿爾泰著即行署理四川總督一面傳旨將桂林革職嚴行看守候審至南路帶兵進剿之事昨已令阿桂星馳赴彼接辦到時即行執率

官兵實心妥辦剋期集事朕於諸臣功罪從不稍設成心况軍務大事信賞必罰所關尤鉅如桂林自抵軍營節次調度合宜屢經破礪收寨著有成績朕方降旨亟加優獎實不料其器小易盈荒唐謬戾一至於斯是桂林前以甫經任用之人既不意其驟能出息如此而今之天奪其魄無福承受恩澤遂爾本心頓失重誤軍機則亦非由自取初非朕之所能逆觀又豈朕之所能曲貸耶朕實不勝憤懣慚愧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丁未諭軍機大臣等閱阿爾泰原奏從前由卡丁攻取達烏時宋元俊會將各路險易情形具稟桂林並不省視致臨時號令不一官兵傷亡六百餘名賴陳定國從山後抄截始得達烏等語因檢閱桂林等奏攻得達烏一摺止云兵練均各奮勉出力亦且傷損無多並云傷亡官兵查明照例辦理並未奏及六百名之數已屬心存欺飾又據刑桂林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派侍衛章京同薛琮從墨壘溝山後進發約定親至前敵山梁接應夾攻乃桂林與鐵保汪騰龍於初八日至彼略一進攻即行退守十二日並將明亮鐵保汪騰龍撤回是其節節貽誤之處均不可不加窮究至明亮等係帶兵大員攻勦乃其專責因何略攻即退並聽桂林撤回鐵保本一無能為之人汪騰龍亦深染綠營浮滑惡習此二人原不足恃至明亮平日尙知勇往任事世臣勳親尤當以國事為念乃亦不顧軍務緊要惟憑桂林指揮與鐵保汪騰龍等旅進旅退且見桂林乖張欺罔並不臆實密奏隨同隱忍是誠何心以上各情節著福隆安逐一研訊毋任絲毫遁飾至汪騰龍以提督總兵進剿見桂林如此乖謬亦不據實參奏豈可復庸專問著即解任候審哈圖與雖不免綠營習氣其帶兵行走尙知出力昨已諭其迅速赴溫福軍營聽用所有西安提督員缺即

著哈國興補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稱三雜谷情願出兵隨同進剿小金川自當聽溫福酌辦至該處為進攻會頭溝正路距布朗郭宗及底木達不遠其地係逆酋之父澤旺所居且其妻亦會潛往自當一併勦除屢經諭令阿桂分兵往辦總因軍營之兵不敷分調而止今既有此機會而後調之陝甘兵三千又已起程見復催調哈國興迅赴西路軍營或令哈國興或令董天弼即帶陝甘續到之兵並督率三雜谷土兵由會頭溝一路徑取布朗郭宗底木達似為妥便若果攻得此兩處並擒澤旺及逆酋眷屬於進剿機宜亦甚有益著傳諭溫福即速悉心籌畫○丙辰諭袁守侗等查辦錢度貪婪不法一案審出錢度遇藩庫支放銀兩每百兩扣平餘銀一錢七八分不等計前後放過銀二千二百餘萬共扣平四萬餘兩其支放時係家人掌平隨時帶進等語錢度身為藩司支放庫銀竟敢扣平如許之多可見天理難容自然敗露藩庫放銀雖不經督撫抽驗而積久扣剋豈竟毫無見聞滇省既有此等情弊各直省藩司恐亦難保其必無著傳諭各督撫將該省藩司如何支放有無扣收餘平及家人掌平之事即行查明據實覆奏毋得稍有瞻徇諱飾自干咎戾將此遇有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己未 上奉 皇太后啓鑿秋彌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甲子諭湖廣總督富明安歷任封疆老成勤慎方資倚畀今聞偶患痰喘遽爾溘逝深為軫惻著加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恭恪○以海明為湖廣總督海成為江西巡撫國泰為山東布政使孫廷槐為山東按察使由運河

克東瑪賊寨豐昇額馬彪調度頗協機宜俱著交部議敘在事侍衛將弁等亦皆奮勇立功並著查明咨部議敘其兵丁等量加賞賚以示鼓勵又諭豐昇額等帶兵圍突槍石攻取東瑪官兵如此奮勉出力則色爾渠美美卡等處不久俱可攻克朕惟佇望捷音又據溫福奏富勒渾等帶兵奪獲數礮並據山絕頂向下攻取木關壩富勒渾著賞戴孔雀翎仍俟攻得木關壩加恩議敘○諭阿桂奏三雜谷暨綽斯甲布皆願出兵助剿金川見在查明籌辦等語所見甚是前已有旨令由會頭溝一路督率三雜谷土兵直取底木達布朗郭宗擒擊澤旺及逆酋之妻以斷小金川後路並諭令宋元俊同侍衛等統兵赴綽斯甲布率領該土司兵練直剿金川以掣賊酋之勢阿桂尚未接奉前旨而所奏適與朕合但會頭溝一路因調哈國興赴川令其順道帶兵並令董天弼同辦今思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哈國興自滇入川尚需時日見在三雜谷既願出兵效力機宜不容刻緩著再派董天弼往彼統兵董天弼於番地情形熟悉且自去歲革職以來在軍營尚知改悔奮勉昨已加恩賞補副將今見出有和邦額重慶鎮總兵員缺即著董天弼補授溫福可傳諭董天弼益當實心感奮勉期集事以贖前愆而勵後效至宋元俊前往綽斯甲布之處阿桂到營後即與福隆安阿爾泰會同商酌揀派侍衛章京並酌選兵丁若干令其迅速帶領馳往妥辦庶幾出其不意成功尤速○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奏稱淘金奎屯河與巴木巴爾等處游牧相近且一百二十名兵每年淘得之金較種地所收糧食迥少可否將奎屯呼圖畢河二處淘金之兵全行撤回之處請旨等語此項兵丁原為屯田而設伊等既不善於淘金且轉誤屯田正事今既試淘不利自應全行撤回仍令屯

田但金乃天地自然之利果所產豐盛聽民淘取官兵於十倍之內或抽一二分於事尙屬有益若出產減少任民淘取不加管束不免生事莫如嚴禁槩不准淘有私淘者一經拏獲盡行入官著傳諭舒赫德巴圖濟爾噶勒索諾木策凌巴彥弼等將見在奎屯呼圖畢河淘金兵撤回仍令屯田外此二處所產之金或應令民人淘取官為抽分或應嚴禁不准淘取之處伊等妥議具奏惟期於事有益不得見利而貽害也○王申諭軍機大臣等宋元俊奏駕馭各土司所見頗為合理是以前據阿桂等奏綽斯甲布情願出兵助力即諭宋元俊帶兵前往督率綽斯甲布土兵進剿其三雜谷願出兵二千五百名隨勦底木達布朗郭宗亦諭令董天弼帶兵往勦矣但至今並無進兵實信乃稱請調湖南湖北近山營分之兵再於山西甘肅兵內撥給數千共得二萬之數分路進攻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壬

等語未免過涉張皇見在綽斯甲布進攻原係牽制金川之勢使其掣兵自衛以便乘間攻取小金川俟小金川平定後再併力會勦金川此時難以兼辦也且計節次調赴川省之兵貴州已有八千陝甘已一萬七千加以豫備之五千覈計共及三萬合之本省綠營及土兵之數不為不多况番地跬步皆山調往之兵跋涉不易至於險隘處所仄徑單行雖多兵亦無從施展而所云七月內齊集軍營之說更恐遠道不能如期全至著傳諭福隆安會同阿爾泰阿桂將該處情形通盤籌畫並問宋元俊詳悉覈計是否必須添兵接濟覈實酌議以期萬安又前此金川用兵共調兵六萬二千五百餘名計覈銷銀七百十二萬七千餘兩見在軍營約存軍需銀三百五十餘萬自當敷用將來尙須添撥亦即據實先行奏聞以便籌辦又諭總兵宋元俊看來尙能辦事且熟悉番地情

形伊亦尙有心奮勉若用之有方可期得力但其人似乎狡猾好事究難深信若使過於得志難保其不滋驕縱務須留心駕馭方為有益著寄信阿桂惟當量能取力勿令知覺留心鈐束○庚辰諭富勒渾自抵軍營奪礮殺賊諸凡奮勉今忽病故深堪軫惜著照烏三泰之例加恩議卹仍俟伊子服滿之日帶領引見○壬午諭據李瀚奏請停編審造冊一摺所見甚是已批交該部議奏矣第思編審人丁舊例原因生齒繁滋恐有漏戶避差之弊是以每屆五年查編造冊以備考覈今丁銀既皆攤入地糧而滋生人戶又欽遵康熙五十二年 皇祖恩旨永不加賦則五年編審不過沿襲虛文無裨實政况各省民數細數俱經該督撫於年底專摺奏報戶部覈實具題付之史館紀載是戶口之歲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更無藉五年一次之另行查辦徒滋紛擾此摺毋庸交議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壬

嗣後編審之例著永行停止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甲申調文綬為四川總督海明為陝甘總督以阿爾泰署湖廣總督○尙書公福隆安奏臣馳抵卡了軍營傳集桂林汪騰龍王萬邦等隔別研訊先將阿爾泰宋元俊參奏桂林乖張捏飾各款逐一訊問據桂林供攻取達烏並未傷損六百餘人至壘壘溝失事一節因傷亡及迷失官兵數目不及詳查是以於摺內聲明另行咨部軍營內遇有會議都統提督等偶爾留飯並無歡飲之事南路買賣稀少酌量購買食物從內地送至軍營給發價值並未勒派供應至詰以宋元俊另摺所奏脫出之把總李朝林帶有遊擊雷祿稟帖何以屬令不許聲張據供雷祿係滿洲遊擊大員見其隱忍偷生實為切齒但官兵失恐聲張有亂眾心又詰以交銀五百兩令贖取兵丁一節堅稱並無其事詢之宋元俊據稱於四月二十一

日自革布什哨回營至汪承需處據言金川搶掠兵丁傳說有送
出邀賞之語令汪騰龍將銀五百兩交王萬邦酌辦恐其不能料
理宋元俊隨往見總督稟明此乃損威失體斷不可行總督不答
亦即辭出據王萬邦供汪騰龍差士兵拉塔爾送銀五百兩書信
一封內云金川情願將人送出邀賞如果送出可將此銀酌賞追
後二日金川並無動靜遂告汪騰龍將銀取回並寫書告知宋元
俊等語又據汪騰龍供王萬邦差人來稱金川送出官兵一名要
求賞賜隨見桂林面述桂林言可即遣令回去次日送銀五百兩
令轉送與王萬邦酌賞隔二三日桂林又令將銀取回臣思汪騰
龍將金川送出官兵之故面告桂林其時桂林並無賞銀之說何
以忽爾差交銀兩所差何人傳何言語再四窮詰汪騰龍始供係
汪承需差人交來當即詢問汪承需供是時據知州曹焜同知林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四

爾泰思得潛售其術耳惟是見在正當集兵進剿宋元俊又熟悉
番情邊務為軍營得力之人非伍岱之去留無關輕重者可比所
有案內情節此時且不必向其窮究並須設法駕馭令仍鼓舞自
勵統俟軍務告竣總覈功罪再行定奪如其功績不能相抵再為
詰辦著傳諭福隆安體朕此意密為妥協辦理至所稱據宋元俊
送到甯祿稟帖桂林以甯祿身係滿洲且為遊擊大員見其隱忍
偷生實為切齒彼時正當官兵失挫之後令不必聲張以安眾心
等語桂林見有手札為宋元俊呈奏此乃桂林事後遁飾之詞不
足為信至於用銀贖人一款尤為最重情節乃桂林供稱並無賞
給銀兩之說而汪承需則供認出自其意殊屬可疑必係桂林揣
此一節罪為最重豫屬汪承需代認試思汪承需係隨往司員軍
務非其承辦即兵丁迷失不出與伊何涉而必欲代籌懸賞覓回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年 五

有可稽考之官員聚行送回方成事體其餘弁兵被留後存歿未
 定卽有缺少尙屬無關輕重若得魯蘊實係親身款關納貢送還
 之人又能如式卽可許其投誠奏聞請旨定奪不必復將來人拘
 留惟受降如受敵亦不可不加意防範至於貿易之事緬酋如果
 恭順亦可仍弛邊禁但貨物出入必須官爲經理如恰克圖之例
 立法稽覈毋許私通仍當嚴飭關隘加緊盤詰不得容游手奸民
 藉名負販洩出滋事此又善後章程之不可不精心者設或得魯
 蘊止齎貨物而來或送還者不過無足比數之兵目則又不當輕
 允卽以彰寶之意諭之云爾緬酋梗化多年輒敢將內地官員屢
 次羈留獲罪甚重爾緬酋自知畏罪改悔將被留官員全行送
 還本督部尙可鑒爾誠惻代爲懇求大皇帝格外寬宥若止此微
 末兵目豈得妄稱送人且天朝何物蔑有豈屑爾芟芟貢禮此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望

詭譎安能輕爲嘗試卽將貢物擲還叱而不納若得魯蘊親至軍
 營亦並留之否則仍將孟矣等囚人繫而不遣各種機宜惟在彰
 寶隨時審酌妥協辦理又非朕所能一一遙爲指示也至哈國興
 既見有需辦之事不妨暫緩起程俟此事辦妥卽馳驛迅赴四川
 西路軍營協力進剿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傳諭知之將辦
 理情形若何卽速覆奏○丙戌諭阿爾泰年力衰邁於封疆重寄
 究非所宜卽湖廣恐亦難勝任著仍以散秩大臣留於川省南路
 軍營專辦糧運事務所有湖廣總督員缺仍著海明補授其陝甘
 總督員缺卽著勒爾謹署理富勒渾著調補陝西巡撫其浙江巡
 撫員缺著熊學鵬署理俟服闋之日再行實授○諭福隆安奏查
 審桂林案內發銀交王萬邦向金川贖回兵丁一款均係宋元俊
 指使不但心迹陰險兼且行同無賴甚至有恐令帶兵前進去則

必同薛琮不去則羅參幼之語真是喪盡天良昨以宋元俊傾陷
 桂林尙係欲圖卸過先發制人與伍岱無異而宋元俊熟悉番情
 尙可用其所長俟功過將來相抵今既審出各種情節竟是一奸
 狡負恩之人豈可復行姑息貽誤大事宋元俊汪承需均著革職
 擊問同桂林一併解赴行在候訊再行降旨至王萬邦初爲宋元
 俊所愚一經詰訊卽吐實情此案得以明確其情尙屬可原且伊
 領兵打仗頗爲勇往著從寬免其革職治罪仍在軍營領兵以勵
 後效知州曹焜同知林儒議取賞號銀兩雖未賞用亦屬輕舉妄
 動曹焜林儒著革職仍交文綬阿桂差委俟軍務告竣再行奏聞
 明亮鐵保汪騰龍前已降旨革職鐵保仍遵前旨留於軍營自備
 資斧效力贖罪其成都副都統員缺已令書景阿補授並令馳驛
 卽赴南路軍營代鐵保管領滿洲官兵事務明亮著賞給頭等侍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望

衛銜汪騰龍著賞給參將銜均自備資斧帶兵前往綽斯甲布督
 同都司李天佑駕馭該土司等進剿金川至於綽斯布甲一路進
 兵甚爲緊要李天佑雖諳番情但係都司未必爲番人畏服明
 亮汪騰龍初至其地恐亦不能卽與相習著阿桂於南路軍營大
 員內熟籌一明曉番地情形者令其同往以資控馭○戊子諭軍
 機大臣等前據阿爾泰宋元俊參奏桂林各款彼時以阿爾泰老
 成篤實所劾自非虛飾桂林如果乖張謬妄至此卽應審明立賞
 重典曾經宣諭中外並將原摺發鈔特派福隆安前往查審茲據
 福隆安審明原參最重如造屋居住實係貯米板屋三間軍營相
 聚酣飲亦無其事質之在營將弁等眾口一詞阿爾泰在旁聽聞
 惟稱原參係宋元俊開給我實未能深知至發銀向金川贖人一
 款訊係司官汪承需等聞布拉克底巴旺代覓綠旗迷失之兵應

加賞號卽向軍需局取銀五百兩交王萬邦備賞其取銀月日實
在金川未經送人到營之前乃宋元俊於福隆安未到時豫屬王
萬邦附會原參供作向金川贖人並教令王萬邦捏寫字札宋元
俊亦給覆札彼此執以爲據且向王萬邦言我若不參桂林俟陝
甘兵三千全到必令我帶往進剿若不去彼必參我怯懦經王萬
邦供吐明確宋元俊亦自認不諱業已畫供後復向人言若再問
我卽行抹脖等語初據福隆安奏到查審大槩情形以宋元俊不
過因墨壘溝失事一節桂林曾派其救援恐爲桂林所劫故爲先
發制人之舉與伍岱無異但伊熟悉番情尙可留其在營帶兵俟
事竣後功過相抵今復據福隆安奏到宋元俊各種情節不但其
存心陰險惟以傾陷爲能亦且行同無賴而其不知威奮畏懼帶
兵止圖自顧全不以國事爲念真是喪盡天良斷不可留其在營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五 署

會同行在三法司擬速奏矣至摺內稱查審宋一深所揭彭理
各款或係挾嫌誣捏或係旁人撞騙俱訊非彭理入己等語前據
彭寶等參劾彭理婪索朱一深銀物奏到時以彭理身爲道員輒
敢向屬員勒索情罪較重因將伊本旗家產查封今既審係虛誣
其咎止於失察所有原封家產仍著給還該員在滇年久辦事尙
可得力著仍留滇省遇有道府缺出酌量補用至額魯禮聽憑朱
一深拜認門生向其索借銀兩法明傳爾瑚訥各收受朝珠短發
價值俱係婪索入己自應按律定擬所有各該員本旗家產已交
英廉查封其任所贖財並著李湖卽行嚴密查抄毋任絲毫隱匿
寄頓並著李湖傳諭彭理伊既經訊明無罪卽將已封家產發還
且加恩錄用額魯禮等賊款屬實卽令將各貨產查抄賞罰輕重
悉視其人之自取朕惟一秉至公不存絲毫成見該員當益知感
激奮勉以圖自效至法明前已調任湖南臬司所有該員任所贖
財卽著梁國治一體嚴密查抄如該員任所家屬已經回旗亦卽
查明據實奏聞另辦將此並諭梁國治知之○湖廣總督海明卒
予祭葬諡勤恪○以富勒渾爲湖廣總督巴延三爲陝西巡撫張
鎮爲河南布政使由按察使選○壬辰以廣德爲福建按察使由直隸口北道選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甲午朔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彰寶奏緬匪頭目得魯蘊自老官屯差孟矣等四人至長青等軍營稱得魯蘊因辦送貢禮還人前來之事差伊等送信請將原差之羅夷奔線等二人換回自行定限於六月初十日得魯蘊親自到關納貢還人一摺會諭以如果緬匪心出於誠將所留內地官員盡行送回原不妨允其所請今據彰寶奏到初十日僅有紅瓊等物差羅夷拉撒等二人到關云與大人們送禮詰以納貢還人之語據供奔線同時也會聽得後即不見說起等語其事殊不可解得魯蘊以緬子四人換回兩羅夷其多寡輕重已覺不值即以爲後來四人非真緬子而原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差之羅夷二名係彼要人來此探聽信息亦不可知但奔線等不過至張鳳街所見亦止長青哈國興無由得知內地消息何以甫經放回復改前說緬匪果屬詭詐難信亦不應變幻出於情理之外至所稱哈國興是否在營其說尤屬難曉哈國興雖在滇稍久緬匪略知其名然並未會帶兵多殲賊眾何至獨爲其所畏且非哈國興在彼內地豈別無將領鎮守而沾沾以此爲問豈邊備之有無轉恃一哈國興乎彰寶將拉撒等拘留同孟矣等一併嚴訊解京所辦甚是此後或果得魯蘊親自款關將所留內地官員盡行送回悔罪納貢體察屬實原不妨仍遵前旨酌辦若似此虛誕難據無論幾人幾次槩行羈留不放見在籌辦亦止可如此或賊匪思欲乘便侵擾近邊則沿邊關隘見俱有兵駐守正可趁此截斷使之畏懼諒彰寶亦斷不致疏懈弛防也至所稱俟冬初機有

可乘即奏明襲擊之語則其言非本誠心且襲擊雖與進剿不同然亦必有堪勝統兵之將及嫻習領隊之員方於事有濟今溫福及侍衛等俱調赴四川辦理攻勦金川之事滇省見更無人豈彰寶長青即能勝襲擊之任乎設所辦不得要領非惟於事無益轉恐爲賊所藐視斷不宜輕舉妄動即孫爾桂日前欲襲孟良之說亦不可行總宜靜以俟之使賊人見內地數年竟不出兵無從窺見端倪難以揣測將來乘其無備一爲襲擊自可得力而禡賊人之魄方爲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傳諭彰寶知之○乙未諭川省辦理軍營糧務甚屬緊要西路已派侍郎劉秉恬專辦其南路糧事宜原係阿爾泰專辦但伊年已衰老辦運恐未能妥速著派侍郎鄂寶即行馳驛前赴南路會同阿爾泰督辦並給與欵差大臣關防○丁酉寶授勒爾謹陝甘總督○戊戌諭軍機大臣等軍行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糧餉不繼所關甚重朕因此益增繫念阿桂向來遇事持重此次進攻必實有可進之機斷不致冒險輕進見嚴飭阿爾泰上緊趕運軍糧以資接濟朕惟盼捷音速至耳又諭阿爾泰自上年賞給散秩大臣令其專辦糧務伊久任川省總督文武皆其舊屬不得諉爲呼應不靈何辦理半年餘尙貽誤若此阿爾泰著嚴行申飭今阿桂見由東山覓閒進兵糧食所關尤爲緊要阿爾泰務即上緊辦運以資接濟若有遲誤惟阿爾泰是問見派鄂寶往南路同辦糧運阿爾泰備稍存倚仗推諉之心則自取罪戾矣○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此薛琮由墨壘溝進攻告急時桂林會令宋元俊帶兵赴援渠以不得進路爲詞去而復返又欲改由革布什咀取道亦未成行已有遲誤之咎其於桂林用銀贖人一款種種情節俱不能無罪因念其於番地情形尙所熟悉特從寬宥仍令帶兵

往綽斯甲布督率土司兵練進攻宋元俊如知感恩奮勉實心籌辦將來功罪原可相抵若竟能得聞架入掃穴擒渠必更膺勳渥典或竟意存觀望惟蹈綠營虛誇積習則其取戾更大宋元俊自遊擊不數月擢至總兵受恩較常人尤重益當力圖自勉朕辦事一秉大公禍福惟其自取將此嚴切飭諭宋元俊知之○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從東山梁進攻雖得有數卡殲戮賊番及其頭目兵氣稍覺奮揚但以路險山高不敢深入旋即撤回仍屬有名無實是該處形勢進取頗難據阿桂另摺奏稱昭通湖廣兵各三千名到日可期得力如果阿桂訪有僻路可繞過僧格宗前後夾攻添此新到之兵自屬甚善若不過漫為籌畫何如仍遵前旨將續調及見有餘兵稟行調往西路併勢進攻阿桂仍駐紮南路以緜賊勢遇有罅隙仍可相機進剿是南路坐收牽掣之功西路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年

實資多兵之助著傳諭阿桂速行妥議具奏○乙巳諭入旗補放步軍校無庸帶赴避暑山莊引見著為例○丁未定道府以上等官如有同胞及同祖兄弟叔姪同在一省俱令官小者迴避○戊申諭阿桂此次辦理甚屬用心奮勉著加恩賞戴花翎至綽斯甲布等差人投稟尤為極好機會自當速籌進取所有該處軍糧飭令阿爾泰即行趨運並著文綬加緊督催毋稍遲緩○己酉諭前派色布騰巴勒珠爾審訊伍岱捏參溫福一案色布騰巴勒珠爾護庇伍岱並未將伊詳審轉將溫福無關緊要事件反復按尋治罪亦所自取但其人本糊塗尚非有心壞事者可比至伍岱意欲參奏溫福自占地步亦屬小人常態但無顯然實證朕亦豈肯以未行之事苛求治罪著施恩將色布騰巴勒珠爾撤去黃帶在家圈禁伍岱著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並諭中外知之○丁

已諭阿爾泰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實心察吏安民克副任使因擢授四川總督其於地方一切政務仍復認真且聞其偶爾臥疾即於枕上辦公益憐而嘉許之是以特加恩簡任綸扉仍膺封疆重寄前此因修建天壇鐘竿需用枅木材料尺寸較長而大行令川省採運前任督臣未經辦及阿爾泰到任後即購得委員解京會將伊及辦解之員議敘並加賞資仍令其將採辦工價報部開銷伊因解送鐘竿之便會順帶木植料件據稱伊將養廉銀三千兩指辦初以其出自惻忱留於工程備用旋即降旨以後停其購解見有軍機處檔案可查乃近日聞其曾向人言有將來必因此累及之語即此已見其昧良飾詐豈受恩任事之大臣所宜出此至小金川一事固由阿爾泰經理不善然其初以小金川與沃克什土司蠻觸相爭原不值輕議加兵且因其時征剿緬匪之事未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年

竟豈宜復興軍旅因諭令妥協撫馭以靜邊隅及阿爾泰等親至土境面諭僧格桑悔罪受約退地歸巢遂亦有其既往此實朕不欲勞師動眾之本懷若當時出自阿爾泰之意希圖將就了事以致逆酋無所顧忌養癰貽患必早將伊明正典刑矣此實番夷重務朕未能先幾果斷惟自悔前此之姑息必不肯諉過臣下是以於阿爾泰格外原有即伊獲罪罷斥之後旋即賞銜任用如昔年皇祖時有欲撤三藩之意下大臣等集議惟米思翰明珠以為應撤遂即允行及吳三桂叛逆廷臣中因有請誅建議撤藩之人者皇祖以其事斷自宸衷不肯歸罪臣下會頒明旨宣示朕之不加罪阿爾泰亦惟守祖訓為權衡耳至兩金川均係內地土司乃僧格桑與索諾木狼狽為奸敢於自作不靖抗拒王師而索諾木竟敢幫兵助逆其情罪深為可惡若不併為剿滅兩酋

必更逞其兇逆恣肆橫行漸至吞併附近各土司聯為一氣甚或
 侵及內地皆不可知倘復成何事體此在事勢機宜實有難於中
 止之局朕於邊務番情惟欲計及久遠萬全之策並非好為窮兵
 黷武也且自辦軍務以來朕宵旰運籌不能稍暇甚至盼望軍書
 竟夜廢寢朕亦何所利而好為煩勞若此乎況兩金川久隸版籍
 更非若準部回部可比因其叛而申討理所當然即速為勦定於
 中國境壤初無所增實與唐時之平淮蔡無異雖其地較淮蔡稍
 遠亦不足言勦績又豈得疑朕為好大喜功乎朕用兵不得已之
 苦衷屢降諭旨甚明茲復將此詳晰宣布俾中外咸喻朕意至阿
 爾泰自上年冬加恩賞給散秩大臣銜令其專辦糧務伊久任總
 督運糧員弁皆其舊屬何至呼應不靈近復令其署理督篆尤當
 上緊籌辦乃於南路軍糧節次遲誤見在籌及綽斯甲布一路分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五
 兵攻勦專待糧集進發昨據阿桂奏阿爾泰辦理此路兵糧催趕
 幾及一月尚無運到者則是伊有心貽誤軍務實在於此乃伊每
 向人言金川一事將來必致貽累頃竟奏稱年衰昏憤運糧事務
 亦不能勝任請革職留於軍營效力俟軍務告竣另請當差等語
 是始終不肯以國事為念惟圖置身事外倚老負恩天良何在阿
 爾泰著革職擊問交與文綬派員看守候訊將此通諭知之○戊
 午軍機大臣刑部等奏審訊原任雲南布政使錢度侵欺勒索賊
 私屬實應請旨即行正法從之○以錢鑾為陝西按察使由甘肅
 選○己未諭據弘昉奏閩海關各口岸委員徵收稅課請咨部分
 記功過一摺所辦非是各關口分派委員稽察就其勤惰分記功
 過以示勸懲乃該管關衙門自應酌辦之事本非可由部議敘議
 處是以前歲弘昉條奏時即批不必交部令與鍾音詳酌辦理爾

據鍾音議覆此款應聽該衙門自行辦理而文員考覈功過毋庸
 另辦因為允行今弘昉奏到竟按分數盈絀開列清單請咨部稽
 覈殊屬瑣屑不成事體國家設立權關原以稽查姦宄巡緝地方
 即定額抽徵亦恐逐末過多藉以遏禁限制至各口岸商船出入
 每月多寡不同稅額即因之盈縮豈能預為定數且委員等如果
 有多徵少報及勒索賄放等情弊查出即應治罪若因此繁設科
 條按月額為殿最非惟事涉紛繁不成政體並恐委員等畏過貪
 功違例浮徵苛刻商賈其流弊將無底止即如昨歲准關監督方
 體浴因上年過關船少額數不足遂爾多方煩擾轉致商販裹足
 不前經朕察其辦理不善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即寓防微杜漸之
 意朕辦理庶政務崇大體從不肯為繁碎難行之事至徵權一事
 惟嚴稽官吏之侵剝不使絲毫累及商民弘昉所奏不可行並著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六
 傳旨申飭仍通諭中外知之○庚申阿桂奏西路軍營以沃克什
 為正路而會頭溝為協勦之師南路以卡了為正路而綽斯甲布
 革布什咱為協勦之師必卡了一路軍威強盛則南路各土司方
 可藉以無恐且見在溫福一路搆小金川之東又有會頭溝一路
 以據其北若卡了再得多兵搆其西南賊番腹背受敵必難支禦
 若將南路調撥所餘及續調未到官兵歸併西路約自一帶止為
 駐守之計則是名為三路實僅有兩路賊番窺南路力單必撤其
 精銳潛赴會頭溝沃克什等處固守恐西路亦未必能即速奏功
 論軍機大臣等阿桂覆奏南路之兵不宜分往西路所奏甚是所
 有南路節次調派之兵應仍歸阿桂統領妥辦昨據溫福議將第
 五次調赴南路之陝兵二千改赴西路如見在未赴西路即令其
 仍歸南路備用而以續調之湖廣兵二千調往西路若前項陝兵

已赴西路軍營即將湖廣之二千兵調赴南路著傳諭溫福阿桂酌量檄調並諭令陳輝祖知之

八月丙寅溫福等奏木坪土司甲爾參納木卡瓦寺土舍索諾木雍中並續派土兵協勦懇請酌量獎勵諭軍機大臣等甲爾參納木卡索諾木雍中俱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賞甲爾參納木卡誠勤名號索諾木雍中謹慎名號以示鼓勵○己巳諭據阿桂奏報七月二十一日由墨壠溝一路晝夜進兵於二十二日五更至甲爾木乘大霧瀰漫之中攻據山梁連得石卡二十餘座石礮四座木柵一座賊人披靡奔逸經官兵追擊殲戮甚多並殺死頭目一名又將路通金川之格魯克古地方派兵占住等語阿桂自到南路軍營以來督勦將士調度得宜今復乘閒襲據山梁殲賊甚眾直壓僧格宗賊巢又分兵控扼金川要險軍威大振殊屬實心任事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七

阿桂著加恩授爲內大臣其在事之將領弁兵等實力奮勉均屬可嘉著交部查明一併議敘○諭軍機大臣等布拉克底土司安多爾巴旺土婦伽讓俱各督派所屬土兵隨同大兵進剿誠悃可嘉安多爾著賞戴花翎並賞恭順名號伽讓著賞恭懿名號並賞段四匹以示鼓勵○壬申諭昨兵部將揀發雲南武職人員帶領引見內由綠營漢官揀用者止有一員詢之該部因向來遇有揀選漢員內合例者甚少未經保送到部是以多將各處保送之滿洲人員揀補但思綠營將領雖屬滿漢參用亦必須所占員缺多寡適均方合體制若似此將滿員揀發之日久勢必綠營盡成滿缺非所以廣揀選而勵人材卽或成例稍有窒礙難行亦何妨斟酌變通俾武臣登進之途益昭公允著卽交與兵部將揀選武職人員如何立法令滿漢間用之處另行詳悉妥議具奏至巡

捕營各員本在應行揀選之列因該員等俱有降級留任及停升

處分爲例所格不能與選第京城人眾事繁巡捕營有巡緝專司該員等易干吏議覈其情節多屬因公不至阻其進之路嗣後巡捕三營官員見有降級停升處分者遇應行揀選時仍准其一體揀選其處分之案卽令其帶於新任尋奏巡捕營員業蒙恩旨凡有降級停升處分俱准與選嗣後請將行走已滿二年之漢侍衛與巡捕營八旗滿洲蒙古人員令各該管大臣保送請派大臣會同揀選引見記名後遇各省奏請揀發卽與在部候補候選者按滿漢分派引見將次用完再照此辦理如請發多人而在京漢員不敷揀選請於需人之鄰省將卓異及軍功邊俸應升綠旗人員內論俸擬用仍夾單請旨再查揀發人員例補題缺而武職題缺多沿邊沿海苗疆要缺必先儘本省豫保之員伊等未免守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八

候嗣後請將揀發豫保人員相間題用如應用揀發而人地不宜許該督等於本省簡缺內對調從之○乙亥四川總督文綬奏鄂寶改赴西路劉秉恬尙在西路未回見阿桂乘勝進攻糧務緊急調夫應用經糧員飛稟阿爾泰乃並不拆視直送省城臣卽馳赴南路督率催辦諭軍機大臣等阿桂攻克甲爾木山梁調夫一千名應用阿爾泰接到糧員飛稟稟不開視轉迂道郵送成都於軍糧重務視同膜外實屬有心貽誤前將阿爾泰革職擊問著文綬將此情節併案嚴訊定擬具奏○戊寅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官兵因風雪雨雹氣候寒冷將已得之甲爾木山梁退回不守見今七月下旬卽使雨雹交作何至頓改寒暄此必係綠營懼怯架詞撤退明亮等若於其時詢明倡議之二三人駢誅示眾軍心自定乃見不及此隨同撤回實

有應得之咎領隊大臣隨從將軍參贊固不可任意專擅若獨當一面遇有怯懦弁兵難於約束即於陣前斬徇以肅軍紀此又與專擅者不同如見在甲爾木官兵竟將已得之地棄而弗守似此軍令廢弛何以鼓勵戎行阿桂可弗憬然動念乎此次著照阿桂所請明亮降為二等侍衛烏爾圖納遜降為四等侍衛念係初犯僅予薄懲若不知儆復蹈前車軍律具在不能復為寬宥也至退兵一節或彼時實係雪後風寒我兵衣單難禦即勉強駐守山梁究竟不能施展萬一賊番乘機掩襲更覺不成事體則全軍退回未可盡謂之失計但在阿桂權宜酌辦則可將領以下不得援此藉口也再官兵退回正恐繼進不易如其地難以急圖窺入又當於綽斯甲布一帶分途並進以為牽制金川之計總之軍行機要務在隨時斟酌合宜著傳諭阿桂就見在情形悉心籌畫具奏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九

以慰懸念○庚辰諭據周元理奏永定北運二河並淀河之千里長隄及天津之格淀隄等處修築竣工請親臨閱視指示機宜通省士民得遂望幸之忱倍深踴躍等語畿甸河工水利關係民生朕廑念閭閻勤求至計屢經巡省期慶安瀾上年因積潦稍多特命重臣前往勘畫並大發帑金詳議興修俾瀦咸宜田廬共資利賴見在工作方成仰荷 天庥告瑞秋收豐稔物阜民和自當及時酌定章程用垂久遠且畿南一帶羣黎生計尤切於懷正思親歷周咨規悉其景象盈甯以慰連年瞻念允宜曲徇輿情俯從所請著於明歲仲春諷吉恭詣 泰陵禮成即順道臨視淀河及永定下口由水程進莅津門還閱北運河工相度疇咨以答悃忱而籌鞏固副朕軫念畿氓至意並著周元理嚴飭所屬所過但可略事埽除毋得稍有增飾繁費○癸未諭前據阿爾泰宋元俊會

參桂林乘張欺罔一案如稱薛琮在郭舟山一帶具稟告急桂林並不派兵救援甚至有將銀向金川贖取迷失兵丁之事實堪駭異因將桂林革職擊問特派福隆安馳往軍營勘問如查審屬實即欲將桂林在軍營正法示眾旋據福隆安審明桂林並無造屋居住驕縱不法各款至薛琮告急稟至桂林即派宋元俊赴援彼未得路前往其發銀贖取兵丁一節係司員汪承需及知州曹焜等以布拉克底巴旺土兵尋覓綠營迷失之兵頗為出力向糧員取銀備賞曾經稟知桂林支發並非欲賞金川之人並弔取宋元俊所封糧餉簿冊覈對其取銀日期適當布拉克底巴旺覓回兵丁之際確鑿可據實與金川無涉並審有宋元俊構陷串飾情節則桂林尚非法所難貸但其在軍營日親麪斃食飫珍羞止圖己身安逸不能與士卒同甘苦且北山梁損傷兵丁數目並不查明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十

據實陳奏意存掩飾亦不得謂之無罪但未若原參之甚耳桂林前歲由山西按察使進京陛見看其人尚曉事可以造就旋即擢為侍郎令在軍機處行走冀得學習有成其於軍務本未經練上年以阿爾泰等辦理因循節節貽誤因派桂林前往察看原非欲畀以封疆重寄後因其陳奏軍營諸務頗屬實心且中窾要而阿爾泰日益衰庸誤事是以即授桂林為四川總督統領南路官兵伊自受任以後攻取約哨卡了達烏等處董率奮勉甚合機宜以無意中新用之人乃能經理妥協若此實為喜出望外及閱阿爾泰等參奏則桂林竟爾改弦易轍前後如出兩人又非朕意料所及今既審明各款非若從前張廣泗之有心貽誤可比覈其情罪尚不至於死桂林著加恩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交與舒赫德令其在印房學習當差至汪承需不過隨往辦事司員其與

曹焜林備相商取銀備賞一節如果向金川贖取不特桂林罪無可寬卽汪承需等亦當從重治罪今訊明實係備賞布拉克底巴旺之人且經宋元俊汪騰龍屢次教令申供汪承需不肯扶同諉卸傾陷桂林尙屬具有本心亦著從寬免罪復還其郎中帶革職留任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黃焜林備與汪承需本同一事俱著加恩復還同知州均帶革職留任交與文綬仍令其酌量辦差宋元俊前經桂林派其帶兵往援薛琮初以無路可進退回旋欲改由革布什咱取道亦未成行已難辭貽誤之咎而於桂林案從中捏飾咬供意圖傾害本當按律治罪念其自去歲隨征以來頗知奮勉且此次尙屬初犯是以從寬仍留總兵任令其在軍營益加感奮宣力以勵後效朕於諸臣功罪辦理一秉大公從不絲毫稍存成見此次桂林之案如果阿爾泰原奏屬實則其人必不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十一
可留於人世當卽於軍營立正典刑俾共知儆惕朕亦斷不肯稍存姑息今其重款雖已審虛而本分應得之罪自在亦不肯因其經人誣陷並爲原免其餘寬宥各員或恕其已往或勉以後圖亦仍視其人之自取此實朕法外之仁伊等惟當益知感恩畏法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溫福等奏由德爾蘇至貢噶山梁賊番新立礮卡經海蘭察哈國與帶同章京侍衛等攻撲賊不能支遂得搶占二卡其南山梁一帶亦經章京德保等連奪三卡得旨嘉獎○甲申諭各省馬兵取進武生留營食糧仍准鄉試○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暹羅國鄭昭稟送粵省海豐縣民陳俊卿等眷口回籍並據河仙鎮莫士麟差人齎送文稟李侍堯擬以己意檄覆兩人俟鄭昭處送到內地民人量爲獎勵以示羈縻亦止可如此辦理但梁上選等係內地民人輒敢糾伴率眷潛赴外國港

口居住甚屬不成事體此等民人於送到時均應訊明按例懲治沿海居民出口例禁甚嚴守口地方官弁何得任其攜家擅出漫無稽察則平日海禁之廢弛已可樂見著李侍堯查明失察梁上選等出口之該管地方員弁據實參處嗣後仍須嚴飭沿海各口實力稽查毋得稍有疏縱將此傳諭知之○阿桂奏據綽斯甲布土司稟稱金川派兵圍占黨壩官寨黨壩土婦和爾郭求援已發兵往助臣以黨壩附近會頭溝當卽行知董天弼前往駐防並咨明溫福就近督辦惟是金川爲小金川死力拒守名爲幫助實已併吞今當分兵先攻金川庶可堅各土司歸順之心且使賊番撤回自衛則小金川失恃衆人不難是綽斯甲布一路官兵實難姑待臣令宋元俊剋日起程而宋元俊見請添兵應俟糧運稍充續調兵到酌量撥往諭軍機大臣等綽斯甲布一聞黨壩告急發兵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十一
往助實屬恭順著阿桂酌加獎賞以示鼓勵計賊番到黨壩地方較董天弼進兵之期尙早一日賊近我遠誠恐緩不及事未知董天弼辦理若何至宋元俊帶兵往綽斯甲布旣可得其駕馭之力兼可控扼金川相機襲擊該鎮見請添兵自應酌量派給以厚兵力今已飛諭滇楚等兵馳赴南路阿桂將應派綽斯甲布之兵先檄知帶兵人員卽由打箭鑪徑往○辛卯飭道府州縣等員凡遇丁憂及革職者毋得寄居原任地方○壬辰以韋謙恆爲貴州布政使國棟爲貴州按察使 由准關 監督選
九月甲午阿桂奏據脫出之屯兵供稱索諾木派勒烏圍以上賊番禦西路噶拉依以上賊番禦南路是賊黨鴟張今日之辦小金川與辦金川無異但綽斯甲布土司必俟官兵前進方肯多派土兵助勦而南路各土司又必俟綽斯甲布協助方能實力奮攻是

此路進兵尤急近因宋元俊染病稍遲數日俟其病體稍愈糧運充裕立即進發論軍機大臣等前阿桂奏官兵自甲爾木山梁退回俟有續調兵到即行前進占據之語續據雲南湖廣督撫奏聞官兵入川日期阿桂處應有帶兵大員稟報何以今日摺內並未奏到又阿桂另摺奏稱綽斯甲布一路進兵更難稍緩但宋元俊染患時疫未能迅速進兵阿桂宜將應派之兵派員先行帶往並諭宋元俊在後繼進方屬妥協設或宋元俊病難速痊又尚須另籌接代之人不可因循姑待坐失事機且據金川脫出屯兵供詞索諾木將所有賊眾盡派助小金川支禦西南兩路則境內自必空虛此時若由綽斯甲布乘間直入或將索諾木勦擒全局竟可不勞而定自是極好機會惜乎進兵稍遲不能先發制人耳至綽斯甲布之兵由革布什咱挑撥前往革布什咱甫經收服其地為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十三

章谷後路所有派駐之兵不宜過於抽撥今見調之昭通及湖廣兵六千名早入川境阿桂酌調數千選員帶赴綽斯甲布較之專調革布什咱之兵更為得力阿桂當就見在情形通盤籌酌務出萬全○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金川賊酋悉力抵禦西南兩路料其境內空虛會令阿桂派兵由綽斯甲布一路為攝慮之計今據溫福奏訊沃克什脫出番人供詞索諾木惟恐綽斯甲布土司引導官兵進剿並稱該土司自行發兵攻打等語則綽斯甲布一路實為有隙可乘著傳諭阿桂速撥兵四五千選派勇幹將領帶往並駕馭綽斯甲布土司作為嚮導出其不意乘間進攻實為事半功倍阿桂務須努力為之○辛丑 土駐蹕避暑山莊○壬寅

溫福等奏南北兩山賊卡於八月二十六日賊眾自行燒毀臣溫福即從阿喀木雅前進壓至木蘭壩臣豐昇額亦從美美卡壓至

日喀爾橋嗣據哈國與海蘭察李煦等稟稱賊酋屢在瑪爾迪克卡外喊求願盡退沃克什地方當即諭以僧格桑如果悔罪應將各卡全行撤退二十六日賊眾果將各卡柵毀撤該提督等隨壓至沃克什舊寨見賊聚守於路頂宗一帶山梁苟延殘喘臣等仍督兵進剿論軍機大臣等溫福等正當攻圍之際忽見賊寨焚燒即應乘機急擊痛殲醜類方足振威解恨乃竟聽賊自去自來而於已逃出卡之賊尙不能勦殺則駐兵在彼何為至賊在瑪爾迪克山梁甫經哈國與等許降何以能同時將各卡盡行毀撤均不可解溫福此時惟當督兵併力進攻不可因此稍懈如賊酋以退地求饒之說向溫福等支飾即當責以罪惡重大天兵申討不滅不休雖將原地退出不能稍為寬宥若逆酋或向哈國與等別有求饒之說原可量其情形計誘智取又不妨隨機應變務出萬全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十四

至我兵見已深入其瑪爾迪克喇布楚克等處皆係我兵後路賊番在在可通不可不防其抄襲溫福等當一體留心防護切不可稍涉大意至董天弼奏報於九月初一日從納雲達一路先攻取大板昭等處是董天弼見有奮進之勢溫福派翼長富瑚侍衛明仁彰嘉布參領額勒登布等往同協助自更為得力○甲辰 上恭送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乙巳阿桂奏據駐蹕綽斯甲布之副將李天佑稟稱該土司已選土兵二千並指引進兵之路一由日旁山攻勒烏圍上首一由俄坡攻勒烏圍中閒一由牧畜溝攻噶拉依但見在兵力不敷分撥應先酌要路進攻臣一面派將領帶兵前進綽斯甲布一面飭遊擊馬應昭同李天佑駕馭該土司督兵前進論軍機大臣等綽斯甲布土司盼望官兵速往自屬實情其分路多兵之說亦必應如此辦理見在昭通湖廣頭起官

兵陸續可抵成都著傳諭阿桂即速酌調派員帶領前進李天佑原以副將候補之員今見出有陝西挑峽協副將員缺即令李天佑補授馬應詔係候補遊擊著加恩以參將用伊等自當愈加感奮但二人究屬偏裨於統領大兵不足以壯聲威舒常原係領隊大臣曾經帶兵閱歷見在西路帶兵之人向多即令舒常迅速起程迨赴綽斯甲布領兵進剿並諭阿桂令音濟圖爾圖納遜二人陸續帶兵往綽斯甲布隨同舒常前進○丁未溫福等奏臣等察看路頂宗山梁形勢於兩山中突起一峰三面距河石礮排列險隘異常查北山美美卡下至日喀爾橋綠山有小路可登地名兜烏近可抵康薩爾遠可抵明郭宗見派馬彪額森特帶兵五千由此路進剿仍令李煦留駐貢噶以防策布丹後路並令牛天昇由木蘭壩南山梁擊卡保護貢噶糧路總兵張大經帶兵駐阿喀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五

奉 皇太后安輿周覽畿甸以洽 慈歡並請由趙北口登舟一路均係水程較為安適等語朕俯循輿望恭請 懿旨仰蒙 慈諭欣悅允行明歲 皇太后自京啓鑾由黃新莊涿州至紫泉一路於趙北口登舟所有應行豫備事宜各該衙門照例敬謹豫備○丁巳禁各省自巡撫以下不得延請本省幕友及流寓帶有家屬在五百里內者並限定五年更換○己未諭向來旗下家奴有酗酒行兇者一經本主報明該旗即行送部發遣其妻室有年老殘廢及不願隨帶者俱不同發定例未為周密如近日秦璜即有將發遣家奴之妻留占為妾之事不可不另定章程以防流弊蓋家奴犯法其妻亦屬有罪之人自當一體發遣但此等犯罪旗奴妻室自不值官為賞送若其中果有實在不能隨帶者或令於親屬依棲或聽本婦另嫁自不便仍留服役以杜嫌疑嗣後該部旗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六

省請敕下儒臣取十三經正文依許慎說文顧野王玉篇陸德明釋文校定點畫擇翰林中之工書者以清漢二體書之摹勒上石揭於國子監之壁昭示萬世得旨此奏雖是待朕緩緩細酌

冬十月甲子諭據魯贊元奏新科武進士挑授侍衛外其餘應揀選營衛守備用者請照文進士之例一同帶領引見恭候分別錄用等語所奏似屬近理但新科武進士朕御紫光閣親試騎射技勇原係一體通行閱看即可定其等第無庸另派大臣揀選著兵部即於紫光閣校閱時將上屆分別營衛人數開單進呈候朕一併酌量分記錄用並無庸重複帶領引見著為令○戊辰晉封皇六子貝勒永瑤為質郡王○壬申諭據董天弼奏報於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帶兵攻得穆陽岡及木了山梁等處克取石卡三十餘座大卡木城三座殺賊百餘人等語董天弼等督率官兵分路奮勇攻剿甚屬可嘉董天弼寫瑚明仁佛遜沈寬及旗營各員並打仗官兵等均著溫福查明咨部議敘至遊擊沈寬自派赴黨壩以來頗為奮勉出力並著溫福遇有參將缺出即行奏請補授以示鼓勵○乙亥阿桂奏臣見派明亮領漢土兵八千餘由甲爾木山梁一路進攻其壘壘溝迤東泥壘一處派令總兵伊常阿領兵千名間道前往以綴賊勢至達烏大營留兵千餘臣親身督率由正面攻擊於十月初七日登山攻取各處礮卡得旨嘉獎

○丙子賜李威光等五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壬午諭據阿桂奏報於十月初四至初八等日分四路進攻將甲爾木山梁全行占據並前次未得之第四峰第五峰礮卡石城亦俱攻克殺死賊番百餘名並殺紅衣賊目三名搶獲木城一座礮卡二十餘座等語明亮等帶領官兵不避雨雪破卡殺賊甚屬奮勉所有此

次打仗之侍衛員弁兵丁等均著阿桂查明咨部議敘以示鼓勵

○以副都統華山為領隊大臣往四川軍營○癸未諭朕閱三通館進呈所纂嘉禮考內於還金元各代冠服之制敘次殊未明晰還金元衣冠初未嘗不循其國俗後乃改用漢唐儀式其因革次第原非出於一時即如金代朝祭之服其先雖加文飾未至盡去其舊至章宗乃槩為更制自應詳考詮次以徵蔑棄舊典之由並酌入案語俾後人知所鑒戒於輯書關鍵方為有當若還金元可例推矣前因編訂皇朝禮器圖會親製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輕言改易及批通鑑輯覽又一發明其義誠以衣冠為一代昭度夏收殷咄本不相沿襲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謂禮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說至還金元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輒改衣冠盡失其醇樸素風傳之未久國勢凌弱洊及淪胥蓋變本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忘先而隱患中之覆轍具在甚可畏也況揆其所以議改者不過云衮冕備章文物足觀耳殊不知潤色彰身即取其文亦何必僅沿其式如本朝所定朝祀之服山龍藻火燦然具列悉皆義本禮經更何通天絳紗之足云耶且祀莫尊於天祖禮莫隆於郊廟溯其昭格之本要在乎誠敬感通不在衣冠規製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推原其義實天遠而祖近設使輕言改服即已先忘祖宗將何以上祀天地經言仁人饗帝孝子饗親試問仁人孝子豈二人乎不能饗親顧能饗帝乎朕確然有見於此是以不憚諄復教戒俾後世子孫知所法守是創論實格論也所願奕葉子孫深維根本之計毋為流言所惑永恪遵朕訓庶幾不為獲罪 祖宗之人方為能享 上帝之主於以永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景祚實有厚望焉其嘉禮考仍交館臣悉心確覈還金元改制時代先

也因命於明珠傳中全列郭琇參本俾天下後世得喻此事本末共知我國家立綱陳紀朝宇肅清從無有宵小僉王如前代之得以怙權干政而我皇祖聖明英斷刑賞持平實為執兩用中之極則朕稟承祖訓凡一切用人行政無不本此意為折衷用是剖悉原委宣諭中外仍命錄載傳後使定論昭然永以示傳信而垂法戒焉○庚寅阿桂奏明亮進攻真登梅列賊番拒守四峰礮卡排列而最北一礮之下有山脚一路賊番築有二礮從價格宗一帶運送口糧必經由其下繞至後面方可前進十月十二日令官兵向下連築卡座以斷賊番來路得旨此舉乃斷其後路最要策也○辛卯溫福豐昇額奏臣等酌抽南北兩山官兵併力攻路頂宗如此舉尚難得手即合攻兜烏儻仍難攻克見查有別斯滿一路即抽調各處兵前往分剿報聞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三

十一月癸巳諭軍機大臣等近據溫福等奏見在合兵攻路頂宗阿桂一路亦已占據要隘山峰董天弼又進勦大板昭是於小金川地方業經三面夾擊而汪騰龍等由革布什咱攻吉地舒常等由綽斯甲布攻俄坡索諾不必將助逆兵撤還自救西南兩路自當擣穴擒渠但恐價格桑鼠入金川索諾木豈肯立時擒獻惟須急勦金川並縛兩酋方能通完此局至價格桑及索諾木兄弟就擒駢戮必當倣照前此辦理雜谷腦改土歸流之法安營駐兵盡成內地庶為一勞永逸之計此雖係善後事宜溫福等不可不豫知此意但須密為籌畫不可稍露端倪致番眾生心滋事○乙未諭據溫福等奏報十月二十二三等日攻克路頂宗及喀木色爾賊寨共攻破大小卡寨五十餘座礮房三百餘間殺死賊番數百名俘獲金川賊人九名奪得大礮三座及軍械火藥糧食甚多一

摺此次溫福豐昇額督率將士調度有方海蘭察哈國興額森特及在事攻勦之將佐弁兵士練等均各奮勉出力甚屬可嘉俱著交部查明分別議敘其將弁內實在奮勇出眾者不拘滿漢並著溫福等確查奏聞賞給巴圖魯號即綠營兵丁內果有勇往超羣者亦著破格查賞以示鼓勵至海蘭察額森特帶兵甚為奮勉海蘭察著交兵部遇有蒙古都統缺出即行奏請補授其所遺副都統員缺即令額森特補授所有溫福等奏摺並著譯漢發鈔○戊戌阿桂奏明亮帶兵進攻真登梅列所取山脚石礮旁有小山一座上有石卡明亮於十月十八日派兵於山溝左右潛伏復派官兵直攻小山石卡各處賊眾分路來援我兵佯退賊眾追至山溝伏兵並起退兵復還殺賊甚眾並殲大頭人二名前有兩峰相接處地名翁古爾壟賊番悉力拒守見令官兵略為休息偵探道路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三

情形以期深入諭軍機大臣等明亮此次帶兵甚屬勇往計畫亦為得當阿桂當傳諭令其益加努力以冀勉副酬勳至伊常阿由泥壟進兵何以尚無信息而阿桂在達烏亦未見有寸進即以堅礮非可急取亦豈容過於遲疑坐待見在溫福等已將抵明郭宗阿桂若即能克價格宗則兩路夾擊可敵小金川之局著傳諭阿桂將見在進勦情形迅即敷奏○己亥溫福豐昇額奏十月二十四至二十八等日官兵進攻兜烏山梁及附近賊寨哈國興額森特巴雅爾阿爾蘇納等攻取穆拉斯郭大寨占據兜烏山頂與馬彪合兵悉奪兜烏附近礮卡翹蘇勒帶兵從沃克什舊寨之北鼎達實諾爾山奪取礮卡海蘭察帶兵從色木價格山前進至格實迪連奪礮卡進取木城見在據守要隘取路進攻明郭宗報聞○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瓦寺土舍索諾木雍中請將伊所賞名

號花翎移給伊叔土司索諾木旺丹等語索諾木旺丹感戴朕恩因年邁不能從軍令索諾木雍中帶領所屬人等隨營效力殊屬可嘉著加恩於見在職銜上加升一級並賞戴花翎給與名號以示優獎其索諾木雍中見在軍營出力所有原給名號花翎無庸移給○癸卯諭據文綬奏暫請開捐以裕軍需一摺所奏大非已於摺內批飭矣捐資入官本非選舉正格朕御極之初召見內外臣工不但捐納出身之人卽科舉出身之人亦多有言捐納中可得人材者因姑試廣求以期克當任使乃歷年來報捐人員雖不乏尙堪驅策之人求其才識超羣體用兼備者竟未多觀卽今內而部院大臣外而督撫其實能爲國家辦事者孰爲起自貲郎者乎捐納事例一開必致正途滯積朕實深知其無益是以降旨永行停止茲科目銓選甫得疏通豈可復使紛淆阻滯乎方今國家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五

當全盛之時左藏所儲日以充積乾隆初年戶部銀庫止三千三百萬而今已多至七千八百餘萬奚翅計倍而贏然此並非有加派重徵之事因平定西陲以來摘減沿邊防守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銀九十餘萬兩歷今十有餘載歲需出數較少約積存千有餘萬庫帑之增大率因此憶乾隆二十年以前內務府存備之項或因支給不敷奏撥部帑數十萬協用者有之今亦以歲會溢於舊額尙將內務府餘銀撥貯部庫朕雖不謂儉而府藏充盈實爲從來所罕有也每念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上卽在下與其聚諸無用之地曷若使民間多得流通所以遇有災荒賑恤會不惜大費帑金又兩次普蠲天下正賦俾得藏富於民方思乘此邦計裕饒因公多爲動用以益閭閻樂利之庶豈可轉復爲培益之說耶至進剿

兩金川一事本屬勢不得已因價格桑索諾木二酋俱係內地土司敢於狼狽爲奸阻兵抗命侵擾鄰封若不厚集兵力掃穴殲渠日久必貽後患不可不爲一勞永逸之計用以靖邊徼而輯諸蠻其一切軍興待備所需雖多費實無稍靳今節次撥帑濟用一千四百萬兩而太府之儲未嘗少減且兩路大兵聚入小金川自可迅奏捷音卽將來攻剿金川或略延時日再費二千萬兩亦可成事庫貯尙在五千萬以上又何慮見細文綬顧欲藉軍需之名孽孽言利將已停指例復開乎至所奏請照從前金川之例每米一石定價二十五兩等語明係欲爲地方官豫開浮冒之端此更不可爲訓外省開捐包攬折收諸弊無所底止卽使實報實收而上司下屬亦皆資其餘潤川省各員辦理軍需種種未協方負罪之不暇又何必復曲爲體恤耶朕以文綬辦事實心特調任四川總督冀其襄理軍務於事有益今乃率爲此奏初不意其識見淺狹罔識大體竟至於此文綬著交部議處仍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午溫福豐昇額奏十一月初四日夜額森特由穆拉斯郭山繞至博爾根山頂占據大寨哈國興由喀木色爾北山旁進奪額爾奔山柵海蘭察自山後進奪賊卡復奪取瑪覺烏大寨此處甚關緊要見已添兵駐守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此次進兵分隊占據博爾根山並攻克瑪覺烏寨落取路前進甚合機宜但細閱地圖簇拉角克納拉覺等處賊礮林立與我兵後路相通者甚多溫福等宜善爲防範其進兵則仍應照攻取路頂宗等處籌辦分路方爲有益○丁未諭朕御極以來夙夜孜孜惟以敬 天報本爲念每屆 郊壇大祀必躬親昭事用展悃誠二十七年於茲未敢稍懈向來謁 壇行禮日由降輦進至拜位以迄薦獻禮成中間履

蹈升降儀節最爲繁重朕惟虔恪以臨無有愆忽今自念春秋已越六旬其於動容周旋差不能及前此之從容中節幸朕躬康疆如昔仍得祗循儀度經久不渝第思敬意所持貴乎內外交養若精力過勞恐心志轉未能純一與其拘於行走末節弗克致其寅恭且或因此而憚於親詣何如酌損步陟繁文得專於升警告備時肅將劫愆更足以嚴對越而抒誠悱乎自古履帝位而臻壽考者載籍會不多觀我朝景運遐昌化成熙洽上荷 昊蒼鴻眷列祖貽朕周甲已逾勵勤未怠真可謂國家祥瑞之大者茲特降此旨非敢自惜其勞惟其要之於久從此更增年歲當永矢此昭格之誠我世世子孫承庥衍慶即可奉此爲法守且知朕六十歲以前不憚經曲之繁六十歲以後冀申專壹之敬初無二致也所有升級次數及降輦步行之遠近無關大體諸儀節應如何酌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五

定合宜之處著大學士會同各該衙門敬謹詳悉妥議具奏○戊申諭據阿桂奏稱本月初三日督率將弁黑夜渡河分路攀援據山頂及各處要隘攻破東面之翁古爾壘西面之布拉克尼德古及紐寨各地方計奪得大木城一座礮寨一百餘間石卡五十餘處殺賊二百餘名生擒活口一名並獲軍械口糧各物等語此次阿桂實心籌畫調度有方甚屬可嘉阿桂及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兵並著查明交部議敘至攻取大木城時有貴州千總郭士才首先拔開木柵騰身躍入以致陣亡實堪憫借著加恩贈都司銜交部照例議卹仍著賞銀一百兩給付其家並著阿桂查明郭士才有無子嗣如年已及歲卽送部帶領引見○諭昨原任川東道託隆回京詢以阿爾泰在任行事據將其贓蹟各款逐一開出因令軍機大臣詢問阿爾泰之子明德布據供阿爾泰派屬員代買物

件有少發價值之事又前任龍安府知府馬權保舉卓異曾有送給松石朝珠及皮張各件等語是阿爾泰婪索情節已屬確鑿無疑不可不徹底根究業經諭令文綬併案嚴審矣馬權見於陝西道員任內緣事降調離任卽著革職令該撫巴延三派員押解來京交軍機大臣等訊問至李本身任藩司軍需局事務是其專責乃於辦理夫糧及運送火藥等事種種貽誤且於所派辦差正印各官不卽委員署理至誤地方公事其罪愆已不爲少念其尙屬公過是以屢經傳旨申飭仍予姑容冀其或思儆戒改悔今訊出阿爾泰在任聲名狼藉若此豈託隆遠在川東尙能縷析指陳李本與之同城共事最久轉漫無見聞之理李本係藩司大員何竟聽其恣意貪婪不早據實陳奏似此徇情容隱其居心實不可問難以復加寬貸李本著革職交與文綬一併嚴審確情定擬具奏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五

四川布政使員缺著錢益補授其陝西按察使員缺著劉墉補授○庚戌諭皇子原與外間王公有間一切服用悉如親王見在皇子中四阿哥六阿哥俱封郡王其俸銀及護衛官員自應視其爵秩而一應服用仍應照皇子之例俟朕八旬開六歸政時再各按爵秩方爲允協○壬子溫福豐昇額奏臣等於十一月初六日黎明督令哈國興帶兵攻達克蘇山巔大礮其時普爾普等領兵奪據山巔向下賊礮以斷賊人來路海蘭察等領兵上攻達克蘇山復令章京觀音保帶兵由山下小路進奪賊礮與海蘭察兵上下合擊將此山礮卡以次奪據其山巔大礮雖未攻克見令哈國興等留兵紮營以綴賊勢臣等統領大軍由達克蘇山腳進攻明郭宗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攻取達克蘇山賊寨礮卡所辦自合機宜但高峰礮內賊人尙有牽綴之兵南山三道大溝仍有通我

兵背後之路益當留心防守再擒獲賊番所稱番眾心變亦勢所必然如果將僧格桑擒獻即應亟予獎勵加恩撫其餘眾則辦理小金川之局便可完結並可令金川賊番聞之心動更有裨益至海蘭察哈國興及侍衛章京等節次進攻均屬奮勉俟攻克明郭宗之日一併議敘○癸丑諭奉 皇太后懿旨向來每遇慶典令節 皇帝詣 慈甯宮朝賀至永康左門外即降輿步入今 皇帝春秋已逾六旬雖體氣強健精力如常而禮數過勞之處亦宜隨事撙節嗣後遇元旦行禮在 慈甯門東階下降輿 萬壽行禮在 慈甯門西階下降輿並就門旁著內監設便座以資小憩以示憊憊愛護之意欽此朕欽承 慈命敢不祇遵著傳諭各該衙門載入儀注敬謹遵照○諭據阿桂奏官兵續攻西山梁連克得里日寨扎覺木等處碉卡甚多伊常阿並於初六日四更督兵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年 壬午 潛上岳魯山梁將卡柵全行奪得其甲爾木一帶明亮等亦於初六日督兵進攻更餘尙未能克明亮等以賊人抵禦疲乏且料我兵必不連夜進攻正可乘其不備因分隊派兵於三更後潛往直攻真登梅列高峰同時奮力撲上賊人不能相顧各自棄碉驚潰共得砌卡三十餘處平石房五十餘處德赫布等亦於初六日早攻得格魯克古山頂大小卡十餘座並殺斃賊人奪獲槍械等語阿桂此次分兵越險攻奪賊碉甚眾董率有方明亮伊常阿德赫布倍著奮勉在事將弁兵練亦甚出力深為嘉悅均著交部查明議敘再明亮德赫布已另旨各賞副都統銜所有伊常阿總兵任內降級留任之案並著加恩開復守備崔文傑等均屬奮勇出力崔文傑業照阿桂所請准其升補都司其守備馬廷亮范玉光並著量加一等升用以示鼓勵阿桂摺並發西山梁甲爾木及正地

山口各處打仗官兵間有傷亡者並著阿桂覈實報部照例議卹○大學士禮部等衙門議奏 大祀禮儀期於斟酌適中今遵旨敬謹詳議凡 郊祀前一日 皇上莅齋宮乘輦入 西天門由齋宮南御禮轎至 神道西階輿步入琉璃左門詣 皇穹宇上香禮成出至降輿處升輿還齋宮閱視 壇位即令原遣視牲之親王恭代行禮祀之日 皇上自齋宮乘輦至 神道西階下幄次相對處降輦升階由 櫺星左門步入行禮時 皇上初升至二成拜位立贊引奏升 壇 皇上升階上香畢還至二成拜位行迎 神禮典儀官唱奠玉帛 皇上升階行奠玉帛禮還就讀祝位立以次進俎三獻及飲福受胙禮成仍還至二成拜位行謝福胙及送 神禮畢出至降輿處升輿還宮祀 方澤日行禮亦如之凡 祈穀前一日 皇上莅齋宮乘輦入 西天門於齋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年 壬午 宮東御禮轎至西甌城左門開降輿步入琉璃左門詣 皇乾殿上香禮成出至降輿處升輿還齋宮祀之日有司先設幄次於祈年門東間 皇上自齋宮乘輦至東北角道適中處御禮轎由新設門入至南甌城門外 神道西階上降輿由甌城左門步入就幄次自 祈年左門入行禮禮成出至降輿處升輿還宮凡歲暮禘祭 太廟日 皇上乘輦由闕左門入西北門至 太廟北門外御禮轎入左門循東牆行至戟門外東階下降輿步入左門升階進 殿親詣 肇祖原皇帝位前上香派皇子親王分詣列祖 列宗位前同時上香畢行禮如常儀禮成出至降輿處升輿還宮祭 社稷壇日有司先設幄次於拜殿內 皇上乘輦由闕右門入東北門至 社稷壇北門外御禮轎入左門循戟殿東行至拜殿東階下降輿升階詣 壇行禮如常儀禮成出至降輿

處升輿還宮祀 先農壇日 皇上御禮轎自外北天門入內北天門循 太歲殿後轉至 壇東北隅降輿詣 壇行禮禮成出至降輿處升輿詣 太歲殿上香如常儀從之○甲寅論軍機大臣等何焯奏覆購訪遺書一摺並將購得書籍目錄開單進呈朕披閱之下因憶籍隸該省之原任侍郎胡煦平素究心理學曾有著述朕所深知今單內並不見其姓名則此外之似此遺漏者當復不少著傳諭何焯令其再悉心蒐探並飭屬實力奉行不得以書籍無關政要一任草率塞責俟續有購得即行彙單具奏○丁巳阿桂奏臣於本月十三日派侍衛三寶等進至西山之邦甲山梁章京圖欽保等沿溝而上從邦甲山頂繞出賊後合兵攻擊奪取邦甲山梁石城大礮及各石卡遊擊谷生炎沿河進攻策爾丹色木之喇嘛寺已克邦甲之兵向下夾攻賊眾潰逃官兵追殺頭人一名奪取喇嘛寺復進取公喀爾將山頂後礮房一併攻取臣已令明正土兵豫備皮船派守備鄂輝領兵渡河攻取東山梁下拉宗等寨及溝內坡上各礮房又進至拉約焚燒七寨番人盡降翁古爾薩高峰上賊人亦遁統計東西兩面山梁攻克礮寨三百餘間土守備阿忠保又攻取西山梁後之登藏寨東山梁官兵復與明正土兵督率拉約降人攻至宅壘焚燒寨落番人亦皆投順此二寨共降番民二百餘戶精壯番丁二百餘人查僧格宗一帶為小金川西南門戶田地稍饒戶口最多礮寨亦密今番人接踵乞降臣遵奉諭旨投降者盡予撫輯拒守者即加駢戮番人已盡解體但番情詭譎未可深信見在拉約宅壘兩處精壯番丁令各土兵分帶隨營以便防制其餘番戶派明正等處土兵看守至西山梁後處處與金川接壤已派兵分布防範並拆毀攻得礮寨俾

賊不得乘間占踞諭據阿桂奏報攻克東西山梁之邦甲拉宗等十數處所得石城大卡礮房數百座剿殺賊番多人餘各跪懇投降其分兵攻克之宅壘番人亦復哀求投順並收獲糧石牛羊甚多等語覽奏深為嘉悅阿桂連日屢報克捷今又攻得邦甲拉宗等處在事官兵俱奮勇直前所向無阻實屬可嘉皆由阿桂董率有方故能疊著勞績均著交部議敘其打仗受傷弁兵及陣亡之士司頭目等並著查明咨部照例賞卹○起伍岱為藍翎侍衛赴四川軍營○己未諭據溫福等奏於本月十五日派撥官兵分路進攻將附近明郭宗一帶之山溝及沿路所有番賊礮卡共九十餘座盡行攻得殺賊甚多擒拿番賊十一名所得軍器火藥牛羊糧食等件無算見在乘勝用大礮轟摧明郭宗等語此次官兵俱能奮勇出力所向無前皆由溫福等董率有方於分攻合剿機宜無不諳練是以隨宜運用迅速奏功甚屬可嘉均著交部議敘其有打仗陣亡受傷兵練並著查明咨部照例卹賞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三

名追戮奔竄之賊五六十名十八日將日本則扎爾瑪等處一帶
礮寨及拉咱寨丹扎噶察丹嘉等處礮卡盡行攻克又分兵順河
進取東山一面之茨寨築寨殺賊百餘名前後共收獲降番六百
餘口攻克礮寨七百餘間占據山梁三道十九日亥刻用皮船渡
河分爲兩路潛至僧格宗礮房一面攻壓一面繞截賊人去路賊
人於寨後拆牆逃潰官兵追殺二十餘名帶傷逃竄者甚眾攻得
大礮一庫平房小礮一百五十餘間奪取槍礮刀矛火藥鉛子
牛羊糧食甚多等語僧格宗距美諾不遠爲小金川險要門戶賊
人負隅拒守甚堅阿桂能殫心籌畫調度有方將士等均各奮勇
爭先連日攻奪各處要隘礮寨殲戮多人賊番喪膽所至降潰復
乘其不備黑夜分路潛師襲擊僧格宗賊棄險驚逃乘勝克捷深
合機宜朕心深爲嘉悅阿桂及在事將弁兵練並著交部從優議
敘以示獎勵○諭明正土司甲勒參得沁帶領所屬人等奮勉出
力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賞給佳木拜屯名號以示獎勵○諭軍機
大臣等僧格宗係賊巢門戶地勢極爲陡險今我兵於黑夜分道
架入毀礮殲賊從此直搗美諾小金川之事自當剋日告厥皆由
阿桂籌畫調度悉合機宜是以陷銳摧堅要寨應手而得著賞御
用黑狐冠以示獎異所有應行優敘之將弁兵練阿桂可查明功
績等次咨明辦理其所奏進取僧格宗時巴旺布拉克底頭人雍
忠爾結等與我軍定議前進頗見誠心效力並交阿桂酌加賞賚
○阿桂奏南路由章谷起東面山後即係小金川汗牛地方計長
百數十里皆與賊界相近必須留兵防守翁古爾壘至僧格宗六
十餘里其中納圍納扎木等處係金川大路防守亦屬緊要見在
南路進攻之兵不過數千因酌撤達烏等處守兵並無關要隘地

方之兵添爲勦擊之用至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兩路之兵原爲牽
制金川賊勢今既攻克僧格宗正進攻美諾之時舒常奏請添兵
不能不候小金川事竣再籌畫合勦金川諭軍機大臣等西南兩
路官軍深入正值需兵緊要之時斷難分此要路之兵而攻不能
入之地朕屢經降旨令舒常相機辦理今阿桂奏到情節均與朕
旨符合不但見在形勢如此卽擒獲僧格桑後接辦金川亦止須
溫福一路阿桂一路豐昇額一路舒常則令其助豐昇額進兵足
矣著傳諭阿桂善爲籌畫速抵美諾緝取逆酋舒常但以分賊兵
勢爲要著切勿冒險輕進致有損傷再此次官兵攻取僧格宗拉
布東阿李植善尤爲出眾應否升級賞給巴圖魯號著阿桂查明
具奏其餘各員並著一體查奏○乙丑溫福豐昇額奏明郭宗北
有甯扎山西南有公雅山賊於兩山對峙處築礮拒守臣等於十
一月二十一日令海蘭察哈國興額森特帶兵襲擊公雅山進至
山頂占據卡座見進攻明郭宗報聞○庚午諭于敏中之妾張氏
於例原不應封但于敏中見無正室張氏本係伊家得力之人且
其所生次女已適衍聖公孔昭煥長子孔憲培係應承襲公爵之
人將來伊女亦可並受榮封張氏著加恩賞給三品淑人○阿桂
奏千總劉世勳等督兵攻取卓克寨明亮等分兵三路進攻古嚕
賊番分爲兩路下山衝突官兵先將中路賊番擊敗逃回死守其
右山梁之賊欲圍官兵所占石卡都司許世亨督兵奮力迎擊短
接七八次又派陝兵二百餘名前往夾擊賊始潰逃遂將古嚕地
方攻克又章京拉布東阿守備李植善收服鳩寨瑪爾里寨番民
八十餘戶日吉嚕寨番民四十餘戶明亮收復僧木則等寨番民
百四十餘口其布隆喀咱他克撒瑪爾里木巴里各礮寨亦均陸

續來投查自策爾丹色木至僧格宗其中如噶察等處山崖峻削偏橋皆為賊番焚毀見修理以利饋運其由達烏至僧格宗據侍郎劉秉恬察看應設糧臺二處亦經派員撥夫安設見在西山梁一帶惟納圍納扎木二處尚有遺孽其地在僧格宗西北若俟盡數掃除恐延時日自應徑擣腹心迅攻美諾惟是西面山梁攻得各處均須留兵分駐見派副都統書景阿駐翁古爾龍總兵英泰駐僧格宗其納木覺爾宗溝口係通納圍納扎木大路令總兵伊常阿駐禁僧木則一帶尤為緊要派章京備弁等分防各隘口並令副都統永平統領駐守各處分布之餘所存漢土官兵共七千名臣親督前進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督率官兵不日攻取賊巢克建大勛自有酬庸之典此時且不必交部議敘惟此次打仗官兵有出色效力者著即查明咨部分別議敘都司許世亨千總劉世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年 三

勳奮勉出眾均著賞給巴圖魯號許世亨遇有參將缺出即行奏補其另摺所奏雍忠爾結色爾奔並著賞給巴圖魯號仍加守備職銜賞戴花翎以示優獎見在南路已破僧格宗乘勢直抵美諾查閱番人供詞有僧格桑到布朗郭宗今又回美諾之語逆會當此軍威逼近豈肯安坐受縛蓋由平日禁錮其父甚且悖叛跳梁罪惡貫盈天奪其魄致令株守美諾官兵得擣穴擒渠第該番所供有美諾若破即退守帛噶爾角克再退守底木達我兵尤當設法遮防偵其所向躡迹窮追務擒僧格桑以完小金川之局方可接辦金川若徒得美諾空寨則小金川一役亦未可云告戢也再如除夕元旦等佳節人情於此時必稍疏懈恐賊番窺揣及此潛向官兵劫營滋事不可不慎重周防令狡計無從施展我兵於此等日尤當乘其不備相機剿戮自更易於奏功著傳諭兩路大營

加意辦理○辛未溫福豐昇額奏公雅山之前有木爾古魯嘉巴日果爾烏谷二山下有大溝一道踰溝前進亦可直抵美諾臣等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子刻分路進兵至大明時哈國興海蘭察額森特等兵至木爾古魯山脚奪取溝內賊寨及各卡座並將嘉巴占據派兵駐守又奏臣籌畫攻打明郭宗若由南山進攻隔山溝三道驛難越過其北山無可通之路若一面從達克蘇山梁壓下渡河於南岸正路分兵數隊使賊不能相救方可攻取當令海蘭察牛天昇等領兵二千自北山壓下搭橋渡河直由南山之布喇克占得固循梁壓取明郭宗臣溫福同海祿等前往接應又令額森特等領兵一千自北山下渡河由納拉覺仰攻又令總兵馬彪等帶兵一千前往南山自格實迪壓下臣豐昇額同普爾普等前往接應並令哈國興等領兵一千渡河自南山中間鄂爾濟仰攻

將賊眾截斷併力攻取各路俱於十五日進兵海蘭察等潛至河岸趕搭橋座渡河即登南山攻取布喇克扎喀爾二寨殺賊甚多牛天昇等自達克蘇山梁壓下占據明郭宗橋直取得木達奪獲礮寨三石卡七有賊二百餘出溝抵禦官兵擊退其殺傷及落水淹斃者更眾臣溫福帶兵前往會合自明郭宗東邊壓下攻打其額森特等所領兵夜半渡河至南山納拉覺地方向上仰攻克取賊礮十二卡十五臣豐昇額前往合攻並分兵往勒格實迪時馬彪等所領兵已從格實迪上面壓下兩路奮攻賊俱棄礮逃竄至哈國興亦自南山鄂爾濟直上奪獲賊寨四卡五查明郭宗礮房堅大拒守賊人甚多必先用大礮力轟一有摧陷方能攻取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附近明郭宗賊番礮卡俱行攻克見在進取等語溫福等此次分路派兵使賊不能防備救援克礮殺賊直抵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年

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年

三

明郭宗用礮摧攻所辦皆合機宜至伊等擒獲番人所稱僧格桑在布朗郭宗念經同老土司商議之語看來賊勢窮促窘迫必由彼逃往金川大兵一抵美諾若即獲僧格桑固為美事即或僧格桑遁去而小金川已被大兵占據從此直搗金川不惟僧格桑在所必俘即索諾木亦將焉往著傳諭溫福豐昇額等惟有速蕩小金川巢穴占據地方加意相機辦理此時當已克明郭宗往攻美諾得有捷音即行速奏○癸酉諭見在據阿桂奏報官兵已攻克僧格宗可以直搗美諾而溫福一路亦直抵明郭宗逼近賊巢路僅十餘里西南兩路音信已通自此合兵會剿小金川之局成內即可告厥至金川索諾木助惡主謀罪更浮於僧格桑即應移師併剿殲此渠魁庶杜邊夷後患理勢斷難中止屢降諭旨甚明此時兵力糧糧一切儲備師行聲勢更大應分三路進發用壯軍威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三

而西路所帶副將軍一印尚於軍營體制未符溫福著即投為定邊將軍阿桂豐昇額俱著授為副將軍各行統轄弁兵分路進剿其溫福一路著舒常為參贊大臣阿桂一路著海蘭察為參贊大臣哈國興雖係綠營漢員但見係提督於軍營領兵征剿之事曾經練習且原在乾清門侍衛上行走與滿洲大臣無異所有豐昇額一路即著哈國興為參贊大臣一俟平定小金川之後即相機分道進剿金川以期迅奏膚功懋氣永靖其將軍及副將軍印信著派侍郎副都統福康安馳驛齎送前往即留軍營為領隊大臣○諭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此次進兵以來誠心奮勉毫無瞻顧甚可嘉尚著加恩賞給段六匹仍給尊追歸丹名號以示獎勵天朝用兵討賊擄穴擒酋理無中止今僧格桑索諾木擾害各土司其罪甚重若一日不滅谷土司一日不安此番剿賊正使各

土司永遠安生著將此意曉諭工噶諾爾布俾知感戴竭力一心以期埽殄逆賊永受天朝有加無已之恩○諭溫福一路派福興常保住巴朗額森特阿爾蘇納為領隊大臣德爾森保賡音素普爾普巴雅爾為領隊侍衛阿桂一路派興兆奎林齊哩克齊明亮華山書景阿音吉圖為領隊大臣三寶蒙固勒和隆武烏爾圖納遜為領隊侍衛豐昇額一路派董天弼福康安百靈阿永平伊常阿德赫布為領隊大臣彭鵠阿爾都明仁為領隊侍衛其餘提鎮侍衛章京等著溫福等公議分領若止分兩路進兵其豐昇額隊內人員著歸溫福一路行走○丙子諭據溫福等奏十二月初五日分兵四路乘賊不備攻取明郭宗普爾普等帶兵奮勇先登克其碉卡殺死賊番甚眾惟西南賊寨有念經樓一座內有紅衣賊目抵死守拒我兵復攻圍斷賊去路並堆聚木柴火藥焚燒賊樓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三

將賊目及守碉賊番俱行焚死此次共殺賊三四百人擒獲活口二十七名奪取牛羊馬騾糧食軍械火藥無算見在整兵直搗美諾賊巢等語溫福等屢經攻得木爾古魯及公雅等處山梁前經降旨俟攻取明郭宗後再行議敘今溫福等督兵進剿調度有方將賊人緊要門戶既行克獲且殲賊甚多賊皆膽落從此乘勝直搗美諾自可迅奏膚功溫福豐昇額俱交部從優議敘其餘在事將領滿漢土練官兵亦俱奮勇出力並著溫福等查明咨部從優議敘其間有陣亡受傷之兵練亦著咨部賞卹再瓦寺土司都司職銜噶實布隨官兵一體奮勉效率行間今聞其臨陣捐軀情殊可憫昨曾諭部議定土司加恩之例所有噶實布應得卹典即著照新例行○丁丑諭原任刑部侍郎錢維城學問素裕材具亦優侍直內廷勤勞夙著今春以父憂回籍因宿疾未痊遽聞溘逝深

為軫惜著施恩加贈尙書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敏○諭據阿桂奏十二月初三四等日派兵攻克池木初五日抵美諾明亮德赫布等分路撲剿將美都喇嘛寺賊人殲戮甚多遂進偏賊寨官兵三面合擊於初六日寅時將美諾寨全行攻取並率獲喇嘛及男婦等二十四名是日辰刻溫福豐昇額亦即會合見在迅速督兵籌辦追擒逆酋等語覽奏深為嘉悅阿桂統率官兵由達烏踰險進攻適日連奏克捷一月之間即直搗美諾雖僧格桑暫行鼠竄不過在布朗郭宗等處勢如釜底游魂不日即可就獲而賊巢已破我武維揚阿桂調度有方懋著勞績著交部從優議敘所有在事出力將弁兵練等並著阿桂查明各部一併從優議敘○庚辰阿桂奏美諾以西之彭魯爾入寨番人已就招撫附近明郭宗之達伊達克蘇噶沙里尼雅布角等寨並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三

別斯滿五寨中之兩寨悉已撫定此路軍糧經侍郎劉秉恬前來美諾趕辦足敷支給臣酌留官兵駐防各要隘即於十一日起程前赴布朗郭宗查溫福豐昇額兩路並進所帶兵數相仿而豐昇額一路與金川隘口相通必須官兵續進更足以壯軍威臣即由豐昇額一路續進再小金川所屬地方汗牛最大形勢險絕臣令明正土司甲勒參得沁設法招撫今據報汗牛等十四寨均經投順臣即令甲勒參得沁派出頭人暫為管束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籌辦美諾事畢即於十一日起程前赴布朗郭宗所辦甚是與昨溫福所奏即由美諾前進追捕逆豎其遲速前後俱合機宜至所奏撫定彭魯爾等寨極為妥協汗牛一帶業經明正土司招撫更足慰懷該土司甲勒參得沁即著阿桂傳旨嘉獎俾其益知鼓勵惟據圖內地形別斯滿賊寨均在美美卡之北為西路應防後

路其距美諾較遠因何以並為撫定或係舊圖方向未確著阿桂補繪呈覽又所奏豐昇額一路必須官兵續進是以從達巴溝分路帶兵繼進一節所辦亦是再溫福等昨奏於達巴溝山梁派員駐守因其地關繫緊要會諭阿桂添派多兵並令選派領隊大臣前往今阿桂既由達巴溝分路進兵則此一帶形勢皆由目擊尤應善為籌辦以期於事有益至金川賊眾焚礮而遁自必退守巢穴官兵既掃清美諾即日可勦金川如噶拉依勒烏圖等處雖向稱險隘諒亦與西路之路頂宗至明郭宗南路之翁古爾壘至僧格宗形勢相仿溫福等惟當堅持定見勦平金川擒縛索諾木方為盡善○辛巳溫福豐昇額奏臣等於本月初十日帶兵至岱多喇嘛寺有喇嘛一名出降據云寺內僧格桑派有金川人二百餘眾請為內應當令還寺仍督兵急攻寺僧皆出內外合攻殲賊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三

甚多遂進至布朗郭宗此寨周圍五六里礮房千餘間我兵分據要隘進攻自未至成寨內火起賊番潰圍而出我兵奮擊殲戮據活口供稱僧格桑昨日至布朗郭宗即將伊妻妾及心腹頭人等由寨後美卧溝送至金川今早聞官兵已過肩噶爾角克礮即到底木達求見澤旺澤旺閉門不令進見遂從底木達過河亦由美卧溝小路逃往金川等語臣等旋由布朗郭宗過河至底木達各路兵續到次日進圍官寨澤旺出寨乞降當派哈國興看守侯部署稍定即派委員解京又別斯滿土舍安都爾及通事虎兒並跟役七名到營請降見在逐一嚴訊辦理再投降頭人阿克里願差人招降大板昭頭人末利阿什咱等隨派沃克什通事廣噶與阿克里所派之人同往並令董天彌來底木達會合至僧格桑所走美卧溝據番人稱路甚險仄僅容單身行走且沿途少水兵行不

便查功噶爾拉係乾隆十三年進剿金川之路布朗郭宗迪西族
 拉角克溝有路可通功噶爾拉不須繞回美諾見在籌辦口糧俟
 董天弼兵到即由此路前進再小金川全境蕩平必須清查戶口
 察其地理形勢以為辦理善後之地董天弼在川年久熟悉番情
 見令帶兵一千駐紮布朗郭宗其查辦戶口冊籍須文員協助革
 職松茂道查禮承辦邊務向稱幹練已咨明文綬飛調至營俾協
 同董天弼逐處細查註冊俟勒平金川後通籌全局辦理論據溫
 福奏大兵由帛噶爾角克碉追剿僧格桑於十一日攻得布朗郭
 宗僧格桑已於前一日潛竄金川隨即進克底木連擒獲土司澤
 旺解京其別斯滿土舍亦已來降大板昭一路已遣人往諭即可
 傳檄而定見籌合力追擊逆豎併勒金川等語前據阿桂攻克美
 諾賊豎喪膽奔逃溫福等即督兵迅速窮追蕩平巢窟見在僧格
 桑雖尚在喙走偷生而伊父澤旺及其頭人通事等咸已就縛其
 別斯滿等處並經降順而大板昭一路亦已前往檄諭便可望風
 就撫小金川地方全行底定朕心深為嘉悅溫福豐昇額督勵將
 士機宜允協均著交部從優議敘所有在事出力之將弁兵練等
 並著溫福查明咨部一併從優議敘○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文
 綬查奏前任藩司劉益任內起出庫吏草冊內開乾隆三十六年
 三月阿總督四月分養廉內扣存辦柁木備用銀三百兩下註五
 月初六日送院四五月每月並皆扣銀三百兩註明送院月日
 至七月扣八月分養廉銀三百兩註明先為墊送各字樣又採木
 夫工銀米先於司庫借動復於通省官員養廉內攤扣彌補等語
 阿爾泰採辦柁木前經面奏每年自扣養廉三千兩委員購運朕
 以其扣數無多且出於本意又不累及官民遂允所請乃竟虛開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

扣存之數仍暗行收回並且派官擾尚種種弊混實出情理之外
 已傳諭富勒渾嚴行查審併案定擬矣至劉益不過小有才具其
 家風本屬平常前因阿爾泰在朕前極口保薦是以擢用藩司在
 川年久乃其私繳阿爾泰扣存養廉一事敢於串通欺飾甚至將
 採木夫工銀兩私那庫項攤派屬員歷年俱係劉益一手經管逢
 迎滋弊殊屬不法劉益見已告病回籍著傳諭高晉即將劉益革
 職拏問即速派委妥幹員弁解赴川省交與富勒渾一併嚴審定
 擬具奏並飭委員沿途小心防範勿致疏虞所有劉益家產貨財
 並著高晉嚴行查抄毋得稍任其隱匿寄頓著將此由六百里傳
 諭高晉知之○癸未實授薩載江蘇巡撫○丙戌召瑋古泰來京
 以瓦爾達為盛京戶部侍郎○丁亥諭文綬原係棄瑕錄用之人
 因其在陝西巡撫任內辦事尚屬認真加恩擢授總督又以四川
 軍務為阿爾泰貽誤而文綬於軍需向所諳習特調為四川總督
 令其整頓經理乃伊聞命之初尚似勇往及到任以後於各路糧
 餉仍均有遲誤一切軍營事宜亦未見其實心妥辦甚至借軍需
 名目妄請開捐竟為屬員冒銷地步初不意其乖張若此會降旨
 通諭中外並將文綬交部議處尙欲視其向後是否能改悔奮勉
 再為定奪至今年七月內聞阿爾泰在川聲名平常並有繼伊長
 子明德布向屬員勒索之事因傳論文綬密行查訪及文綬覆奏
 惟稱明德布與屬員漸熟往往進見於是人言嘖嘖雖勒索等事
 尙無實指而阿爾泰縱容干與情弊顯然等語朕以文綬不過就
 旨敷衍其事雖略有因由俱無指實若僅以人言嘖嘖為憑即莫
 須有罪案何足以服阿爾泰父子之心朕從不肯以風聞無據之
 言輕治臣下之罪復論文綬於該省屬員內設法查訪據實覆奏

三八九

不得仍事含糊乃閱數月之久並未查明積奏嗣因原任川東道託隆回京傳旨詢以阿爾泰任內之事據稱阿爾泰令屬員承買玩器物件短發價值其辦連柁木杉木派令重慶府多辦幫木運京售賣肥己又龍安府知府馬權卓異時聞有餽送之事各款蹟一面傳旨詰詢文綬明德布見在拘禁候訊即命軍機大臣會同內務府大臣詳加研鞫據明德布親供見已直認不諱並非得自刑求豈有為子者捏詞陷父之理其非風影浮談已無疑義阿爾泰在川狼藉若此託隆係川東道距省較遠尚能列款開出則在省官員尤當知之親切一經確切稽詢眾人斷不敢代為隱飾文綬身任總督奉旨密查即應實力訪察據實覆奏方不失為大臣秉公持正之道乃竟意存袒徇輒敢蹈官官相護之惡習實出情理之外後任督撫訪查前任之事無難令其水落石出似此肆行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年

欺罔於吏治人心大有關係若各省從而效尤朕將何以任人是文綬之罪斷難復追因命富勒渾馳驛前往四川將阿爾泰之案詳加嚴訊另辦乃文綬料明德布在京定然供認又見富勒渾將到自揣事必敗露始將劉益前在藩司任內為阿爾泰扣繳養廉科派屬員苦累木商等事查出參奏則其從前之袒護欺飾已屬顯然業經有旨將劉益革職解交四川審訊文綬身為封疆大吏如此存心豈可不重加懲治文綬著革職交與富勒渾一併嚴訊如有應行問罪實蹟即按律定擬若尚無別項贓款即將文綬發往伊犁令其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以示炯戒其四川總督員缺著劉秉恬補授仍在美諾布朗郭宗等處督辦糧運經理諸務所有總督印務著富勒渾暫行署理留於省城辦理地方事務至內地應運出口各路軍糧並著富勒渾悉心經理毋使稍有遲誤不得

以專辦日行事件稍存膜視其湖廣總督事務仍著陳輝祖就近若理俟勒平金川後劉秉恬再回成都任事富勒渾仍回湖廣總督之任將此通諭知之○溫福阿桂豐昇額奏金川賊巢惟噶拉依及勒烏圍為心腹之地其由功噶爾拉至喀爾薩爾係擣噶拉依正路臣溫福由此進剿其自僧格宗納圍納扎木至當噶爾拉亦係進攻噶拉依要路臣阿桂由此進剿至舒常見由綽斯甲布進兵其俄坡地方係徑攻勒烏圍近路前此僅有土練兵八千名今酌撥漢土兵四千臣豐昇額帶領由章谷吉地前赴綽斯甲布與舒常合力攻勦得旨嘉獎又奏小金川漢化禪師印係康熙五年所給見從澤旺處收取送京又於布朗郭宗寨內查出銅印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六年

一鑄崑州長官司印洪武十一年造一鑄揚塘安撫司印永樂四年造一鑄別思寨安撫司印宣德十年造檢查四川通志並無此

三土司之名據土人稱小金川地方原係五土司之地被小金川吞併別思寨一印即係土舍安都爾先世之物其餘四土司年遠無從稽考報聞○戊子調倪承寬為倉場侍郎由禮○是歲朝鮮琉球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一千六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五十八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二千七百八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九石八斗九升一合五勺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6 頁 內

臣王先謙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春正月壬辰諭元旦升殿受賀在朝百寮及外藩陪臣例應以次分班行禮乃昨日朝臣班行禮畢階下已贊鳴鞭詢之禮部據稱高麗安南兩國陪臣已綴朝臣之末為一班先期會開入儀注進呈是以未經另摺具奏等語典禮專司不應顛預舛誤若此上年冬安南陪臣到京該部曾經具奏綴朝臣之末一同行禮此係隨時升殿謝恩朝臣員數多寡本無一定不妨因便帶領朝見若元旦正節大禮攸關中外觀瞻所屬藩國陪臣豈可與朝臣班聯參錯並無次第向以藩服來朝者眾若一分班臚贊未免需時會命於朝臣班外將諸藩統列一班今該部乃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併此一班亦省入朝臣之班更不特摺請旨臚臚列入儀注內夫所進儀注特係歲歲常行刊板不移之規自朕臨御三十八年以來禮部所進儀注皆躬親素所熟嫻即過壇廟大祀於一切儀注亦不過舉手加額用展誠敬其間儀文次第更無待逐一更為檢視也元旦眾臣朝朕之儀何用朕披覽將以朕之未經檢視儀注為不能勤政可乎如六曹奏牘本多內戶部刑部之事尤為殷劇其題奏之案朕惟就其有關係要者悉心斟酌若錢糧名目字數案件彙結姓名又豈必逐一研討而後定其進止耶况專務於此無論日不暇給並慮逐其末而忘其原大非慎憲救幾之道於政要又復何裨禮部堂官等以似此朝會鉅典於常例有所增損之處不為妥議專摺請旨轉以列入儀注為辭咎將誰諉著禮部堂官明白回奏尋奏臣等因上年十二月 皇上升殿請將安

南貢使入於百官班末行禮此次元旦朝會大典率將高麗安南兩國陪臣隨班行禮載入儀注並未專摺奏明實屬糊塗應請嚴議得旨交部察議○諭永德見在來京陛見看其器局小而不甚曉事不稱巡撫之任廣西巡撫員缺著熊學鵬調補三寶著調補浙江巡撫鄂寶前在巡撫任內尚無大過仍著補授山西巡撫伊見在川省軍營辦理糧務其巡撫印務著巴延三暫行署理所有陝西巡撫印務著畢沅護理○諭三和見在告假在家未能辦事所有工部侍郎事務著高樸以副都御史署理向來巡撫回京應補授三品京堂永德著即署理副都御史○癸巳諭溫福奏提督哈國興在軍營病故哈國興自前歲征剿緬匪以來頗屬勇往上年調赴四川西路軍營擢任提督帶兵攻剿疊著勞績是以特加恩授為參贊大臣並將伊子用為守備見在小金川全境蕩平正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值進剿金川需人之際倚任方殷遽聞溘逝深為軫惜著賞銀一千兩存卹其家並加贈太子太保以示憫勞節終至意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子祭葬諡壯武○溫福奏金川黨惡助兇必當申討臣與阿桂豐昇額籌議臣由喀爾薩爾進兵阿桂由當噶爾拉進兵均攻噶拉依直搗腹心豐昇額由綽斯甲布進兵會同舒常徑攻勒烏圍制其要害見在商議陸續進發從前大兵未抵美諾及底木達之時小金川之南北境俱防賊番抄截今各寨落收服東南北三面已非應防之後路惟美諾係糧運總匯酌議留兵又曾頭溝堪卓溝木了山大板昭一帶路通金川且僧格桑原從底木達之美卧溝逃往恐賊酋見此路空虛從小路潛來滋事是以撥兵二千交董天弼分駐要隘並令其留駐布朗郭宗底木達等處防範後路至功噶爾拉係金川與小金川交界其

山與巴朗拉相似而較為高峻地氣亦屬陰寒臣審度事機刻難延緩業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統兵啓行於簇拉角克溝之南昂噶爾角克喇之北覓路徑赴牛廠前進較之回赴美諾再趨功噶爾拉更為便捷得旨所辦俱妥行侯捷音○以甘肅提督馬全為領隊大臣馳赴四川軍營○甲午舒常奏十二月二十日土司工噶諾爾布來營據稱索諾木畏懼已於本月十七日將甲爾壘地方綽斯甲布舊壘三座金川新壘三座及附近甲爾壘壘之斯根等處新舊壘五座一併退還見已派頭目土兵據守等語臣即面諭以汝能實心出力督率土兵助攻將來受恩正多隨酌給獎賞諭軍機大臣等舒常奏索諾木將甲爾壘壘退出所辦深合機宜看來逆酋此舉自係聞大兵已破小金川即日移兵分路進剿而綽斯甲布一路見有官兵督率土兵進攻其意妄以為退還甲爾壘壘可圖目前完事且俟大兵撤後復出而侵占豐昇額舒常即當明諭工噶諾爾布以此次進剿實為眾土司剪除後患不滅不休益堅其效順之心不復存顧畏之念方為妥善惟是金川之番賊較之小金川狡謀更深其於竊劫營盤抄截後路尤為長技前已詳悉傳諭溫福等加意豫防營中守禦宜嚴途次巡察宜慎使賊眾技無所施或賊冒死而來即當乘機盡殲大示懲創庶不敢復為輕視且官兵漸次深入後路尤關緊要一切餉道軍臺並須實力守護儻賊眾潛伺我後萬一少有疏虞成何事體此一節所關甚大溫福等各路人等當留心規畫調度得宜勉之○乙未阿桂奏十二月二十二日據音吉圖汪騰龍等報稱攻得正地溝口礮柵普吉保帶兵即赴甲爾壘壘行至中途有綽斯甲布頭人安布差人迎稟已得甲爾壘壘其地有礮六座見經綽斯甲布土

兵占據並據稱離此六七十里之協雅地方有礮三座我頭人生根亦已攻克等語臣思革布什咱一路原與綽斯甲布官兵共緝金川賊勢今既攻得正地溝口甲爾壘壘即已控扼金川要隘各處防兵均可量為裁撤惟查巴旺布拉克底之馬奈馬爾邦亦係乾隆十二年進兵之路該處路通金川應撥兵千名駐守其餘官兵可酌分當噶爾拉綽斯甲布兩路侯議定具奏又奏查別斯滿地方共有五寨其二寨先經撫定此外三寨有兩金川賊人監守未敢遽投臣已投番民前往招撫與監守賊番接仗其未投之番民從中接應殺死監守賊番據稱我等見雜谷百姓自改作屯練土司不敢欺陵今止求改作屯練不願分給各土司等語其所請實出真情臣等見已准行又奏奉諭旨以綽斯甲布一路進兵須臣阿桂前往臣豐昇額於各處番情均屬初辦再工噶諾爾布固為逆酋親戚至如索諾木之母之妻皆係布拉克底土舍安多爾之姊之女見在金川其安多爾又娶索諾木之姑見在布拉克底均係世為婚姻臣豐昇額即帶領當噶爾拉一路官兵亦須駕馭巴旺布拉克底之人始得其力彼中情形尚未深悉况小金川既滅又分道進攻金川臣豐昇額統兵分剿則金川之不滅不休工噶諾爾布諒亦可揣而知見在舒常在綽斯甲布兩月有餘於該處事宜漸已熟悉今若令臣豐昇額督率此路官兵令舒常參贊軍務可期得力况臣等原定三路中之工噶爾拉當噶爾拉兩處皆為進擣噶拉依之兵綽斯甲布一路為進擣勒烏圍之兵者原以噶拉依一帶地勢更險攻剿多費兵力至綽斯甲布一路則一得達爾圖日旁山梁向前賊境皆勢居下游稍易攻取三路中不論何處得手則他處均可得力臣等已撥定官兵日內即當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四

起程若再行會商更調恐於進剿稍稽得旨所奏俱是佇候奮勉成功以待酬庸茂典○戊戌温福奏十二月二十六日抵功噶爾拉山下牛廠地方見牛廠之前功噶爾拉之下有大卡五座當派兵四千分爲兩隊乘夜雪攻撲賊遂逃赴功噶爾拉喇卡內併力拒守查功噶爾拉嶺巒立與巴朗拉路頂宗相似惟中有丁口如一綫羊腸礪卡排立仰攻非易且連日嚴寒積雪深至四五尺官兵見已占住半山俟噉到糧敷即相機前進報聞○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曾頭溝一路向來董天弼由此進兵今小金川全境雖已蕩平而此一帶實爲官兵後路萬一逆酋潛令賊眾由黨壩軼出抄截我後或於糧運軍臺略有疏誤成何事體再昨據温福訊取齋粟賊眾供詞內有僧格桑由美卧溝逃往金川後將此路隘口用樹木柵斷等語此甚可疑雖賊酋懼官兵追剿堵截路徑使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五

期萬妥其各路糧臺軍站並遵照前旨派委妥員往來加意巡查勿稍疏懈温福等各路人當留心防察總期於事有益不可惜費將此由六百里加緊一併傳諭知之○以敦福爲湖北布政使農起爲湖南按察使道選○庚子阿桂奏抵僧格宗後派土兵等往探勘得自納木覺爾宗溝口上山約行四十餘里即係納團納扎木自此向北上山約三十餘里大嶺一道遠與功噶爾拉相連即係當噶爾拉爲金川界址山勢極峻堅礪十四座排立兩峰了口開守禦甚密一得此嶺則金川各處皆出其下但嶺下險坡有林箐二十里冰雪頗大再進即金川之克舟九寨等處地稍寬敞查僧格宗河東河西地方及汗牛十四寨雖均投順究係新經撫定而此一帶通金川之路又多且僧格宗納木覺爾宗係糧運總匯已派大員經理留兵防範臣帶領漢土兵一萬二千餘人前進又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六

在山東巡撫任內頗能察吏安民實心任事因擢授四川總督初至川省於地方政務尙屬認真是以加恩簡任綸扉仍膺封疆重寄至小金川與沃克什構釁一節朕以蠻觸相爭自屬番夷常事原可無庸問罪與師且阿爾泰業已奏明親往查辦因其老成歷練必能妥協經理遂不復為慮念乃阿爾泰親見僧格桑之桀驁不馴並及早籌辦以除兇孽轉將沃克什地方斷給小金川致逆豎得以藉口益肆鴟張漫無顧忌阿爾泰惟圖遷就完事仍以僧格桑遵約歸巢之詞欺飾入告而於金川之父子濟惡繫不置問既將土司印信輕給郎卡及索諾木遣人赴藏仍復給照護行益為逆酋所藐視兩金川遂爾狼狽為奸梗化拒命是兩金川之事阿爾泰實為禍階及伊前歲來京陛見朕以其事屢加面詢阿爾泰一味含糊粉飾而於兩逆酋之狂悖不法及索諾木欲吞併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七

各土司侵至維州橋之語並皆匿不奏聞設彼時即於朕前陳述得以洞悉其情雖初意不欲興兵而知其事難輕結必為籌制幾先使兩酋不得句連逞惡不待其逆蹟昭著大煩師旅此又阿爾泰養癰貽患之罪也然朕猶不加嚴究僅罷伊總督之任並念其宣力有年在川最久特賞散秩大臣銜在軍營督辦糧運俾得自效後桂林因罪罷職復令阿爾泰署理督篆亦以其為輕車熟路冀可收效桑榆乃伊仍不知感激圖報當大兵深入之際於接運糧石動輒稽延甚至遇有軍營催糧公牘妄以受代為詞竟不拆閱其罪尤無可追然朕亦不即加窮究即上年夏間福隆安命往四川查審桂林一案其時並未疑及阿爾泰或有劣蹟交其密為查訪迨回至熱河覆命以阿爾泰近日庸謬誤事迥不類其平日所為因詢其精力是否比前衰邁據福隆安奏阿爾泰精力尙覺

照常惟在川時聞伊子明德布干與公務與屬員交結之事亦未即深信但地方大臣果至縱谷子弟滋事營私於吏治甚有關繫隨諭文綬就近訪查及文綬頗預覆奏朕亦不加深詰及川東道託隆來京令軍機大臣詢以阿爾泰任內之事託隆隨將伊勒派屬員代買物件短發價值並多辦幫木肥己及收受馬權朝珠等款開出朕尙以託隆係福隆安一家亦未肯遽為憑信因即交軍機大臣詢問伊子明德布於託隆所開款蹟一一直認並非得自刑求是阿爾泰之在川狼藉已無疑義復據文綬查出原任藩司劉益將阿爾泰捐辦木植養廉暗為繳送甚至將庫項那用攤扣屬員養廉苦累商民等款尤可駭異但文綬於奉旨之初有心袒徇不即據實查出及復交令覆查料明德布在京必皆供吐難以再為掩飾始行和盤托出是文綬不過小有才之人後此之續參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八

適以顯其前此之欺飾不得因此稍為解免昨已明降諭旨至劉益因阿爾泰屢次面為保奏是以擢用藩司不意彼此通同弊混假汲引以便其私圖則阿爾泰之罪更萬難輕道矣今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覈議富勒渾原奏將阿爾泰照有心貽誤軍機例擬以斬決於罪固為允當但阿爾泰前此之希圖了事因循諱飾究因朕不欲窮兵黷武屢諭就事安辦遂爾意存將就尙非伊之敢於逞私債事朕惟自咎初辦之過於姑息以謝天下不肯諉過於阿爾泰朕於賞罰權衡一本大公至正况事關軍務乎惟是阿爾泰經朕加恩簡任總督擢授大學士乃竟老而貪得易轍改弦受所屬多賊甚至懷私薦舉藉以侵動庫項似此蠶食不飭若復貸其一死將何以任用督撫使知儆惕乎但念其曾任大學士加恩免其肆市賜令自盡即著富勒渾傳旨監看以為大臣負恩貪

贖者戒餘依議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前以兩金川賊眾恃險拒守其槍礮所用火藥鉛丸產於何地或購自他處抑由內地偷漏各情節會諭前任總督文綬查辦具奏其覆奏亦未明晰而軍營所訊俘獲番眾供詞言人人殊茲澤旺解送到京訊據供稱小金川素不產硫磺其鉛斤向來原有鉛礦在美諾僧格宗相近之勒博地方從前曾經開過因開採後年歲不好遂即封了後來所用鉛斤係購自木坪三雜谷等處至金川向有礦廠其鉛子聞於附近之綽斯甲布等處購買等語木坪三雜谷綽斯甲布等處俱係內地土司兩金川所用火藥即使未用兵以前陸續購買亦不能豫備數年之用其中自不無番夷私行偷賣今小金川全境蕩平該處向日所用火藥鉛丸如何製購無難確詢得實如勒博等地境果產有鉛斤硫磺等項可供製配火藥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九

者即當就近採辦應用可省內地遠道解運之煩更屬便益著傳諭劉秉恬即速查明妥辦據實具奏至金川所用鉛鐵既有員自綽斯甲布之供尤宜設法嚴禁見由此路進兵軍火所需更關緊要且綽斯甲布隨征土練等各應給備用火藥鉛丸恐該處番人等於關支後私行省減轉售賊番則與藉寇兵而齎盜糧何異更不可不加意嚴防著並諭豐昇額舒常曉諭該土司嚴飭各土練等懷守法度不得將火藥鉛丸絲毫偷漏致干重咎豐昇額仍於軍營嚴密訪察如查有偷賣之事即行盡法嚴懲以示炯戒並著劉秉恬於附近金川賊境各處飭屬實力嚴查申禁不可稍有疏懈將此過軍報之便一併諭令知之尋劉秉恬奏澤旺所供鉛礮據思巴寨寨首温布稟稱澤旺父湯朋曾於科多橋地名安博落山空過尚有舊礮基址等語查安博落在美諾僧格宗之間

看來即係澤旺所供之勒博地方已飭調工匠試採如果苗旺即當趕製鉛丸以資軍火至番夷私行偷賣之弊已嚴諭金川連界各土司毋許偷漏違者即寘嚴刑並懸立重賞傳諭帶兵頭人等徧示諸蠻令互相覺察如有能告發私賣子藥鉛鐵者賞銀一百兩俾知所賞倍於所賣當必爭相查許不嚴自絕報聞○癸丑温福奏功噶爾拉了口賊礮雪深路險必須分路進攻正月初九夜普爾普額森特帶兵直抵了口賊礮堅固未能攻克維時烏什哈達德爾森保等左右兩翼亦至山梁將賊番分防之卡全行奪獲隨即分擊卡柵以偪賊礮又將運到之四將軍礮位儘力轟擊並連夜移前敵大營於新卡總匯要路以防乘閒衝劫報聞○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昨温福奏索諾木差人遞到番字稟帖於僧格桑逃往金川之說全不提及轉自誇其兵力強於各土司冥頑無知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十

已極可惡甚至請內地大臣或差官員往彼議事冀欲竊存為質公然以敵國自居尤屬狂悖不法而稟內稱其父即卡為納木喀濟雅勒布妄談悖逆更為覆載所不容查納木喀濟雅勒布即西番語之天汗其意以為番語非中國所能通自矜得意豈知我國家中外一統西北關地二萬餘里累譯皆通而西藏喇嘛久隸天朝凡西番字語內地素所通曉此等鬼域伎倆其將誰欺况即卡么磨雜種僅若螻蟻前此大兵進剿掃穴無難朕念其歸命投誠宥其大罪仍賞給土司印卡尚不得擬於天朝臣僕之列何得以天汗為稱至索諾木童年兇悖禽獸不如乃於稟內不稱父名妄加名號又自稱莎羅奔掌印土司而隱匿其名種種違悖天理不過自取滅亡將軍等即將朕此意繕給回文嚴切問罪即徵末兵弁亦不可遣令前往墮其術中各路官兵更宜迅速攻剿以靖邊

氛再驚壩地界與豐昇額軍營相近尤當加意防範以備逆西
 出即時擒縛並嚴諭郭羅克毋得藏匿致速罪戾○乙卯朔李宗
 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戊午諭阿桂著補授禮部尚書阿桂
 未到任之前著素爾訥署理其戶部尚書事務著永賚署理
 二月庚申朔諭各督撫甄別特用道府人員○嚴定外省官員失
 察子弟干與公事處分○王戌諭睿親王多爾袞當世祖章皇
 帝沖齡踐阼時攝政有年威福自專不能恪盡臣節身歿之後因
 其屬人首告經諸王大臣定罪除封成案具在第念我朝定鼎之
 初睿親王實先統眾入關肅清京輦檄定中原前勞未可盡泯今
 其後嗣廢絕而瑩域之在東直門外者歲久益就榛蕪亦堪憫惻
 著交內務府派員前往相視其牆屋傾頽者酌加繕葺仍為量植
 松楸並准其近支王公等以時祭掃用昭朕篤念成勳瑕瑜不掩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之至意○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奏稱巴木巴爾回至游牧酌
 酒席下種種乖張當嚴札訓飭等語巴木巴爾人本蠢頑舒赫
 德既行申飭可密令雅郎阿等加意看守如不知悛改伊屬下人
 或有窮迫逃避違抗等情殊不成事見係耕作之時巴木巴爾不
 遵期奉行亦屬無濟伊既欲往伊犁不如暫且留住伊子達木拜
 扎勒桑稍知道理令雅郎阿挑好宰桑令其遵奉指示妥為耕種
 孳養牲畜儻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等不知辦理原由妄生疑懼
 舒赫德可將此明白曉諭咸令知悉○朝銓因病解任以喀爾崇
 義為盛京刑部侍郎○癸亥諭勒爾謹奏巴里坤地方近來生息
 增繁兵民子弟敦書講射漸已蔚然可觀請照烏魯木齊迪化甯
 遠二廳封題代試之例專設學額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自平
 定西陲以來關外耕屯日闢商旅往來生聚滋繁久已共安作息

其秀民並知蒸蒸向化絃誦相聞漸成樂土前已議准辦事大臣
 所奏於烏魯木齊等處專設學額今巴里坤復請照例取進生童
 將來人文日盛即當建置膠庠使遐方文德誕敷聲教廣被實從
 來所未有惟是該處民居稠密閭井殷繁兼之屬國來王征輶輻
 輳實為邊陲一大都會今既議定學額而原駐僅一同知尚於體
 制未合自應將巴里坤改設為府烏魯木齊改為屬州或將安西
 府移於巴里坤而改安西為州並令統隸於邊郡規模尤為闊遠
 其應如何定制設官酌予嘉名及建立學校之處著大學士九卿
 詳悉妥議具奏尋議查安西府距嘉峪關不遠應改為直隸州將
 所轄淵泉縣裁原轄玉門敦煌二缺仍為屬縣巴里坤改設知府
 添附府知縣一員烏魯木齊同知改為知州原設甯遠城通判改
 為州同特納格爾縣丞改為州判附近之關展同知哈密奇台兩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通判均歸巴里坤新設知府管轄所有改設府州縣應予嘉名伏
 候 欽定得旨如所議行 欽定府曰鎮西州曰迪化縣曰宜禾
 ○諭嗣後大計之年督撫等於藩臬考語另摺奏明毋庸於本內
 夾單著為令○甲子 上御經筵○乙丑軍機大臣等議覆安徽
 學政朱筠條奏撥緝遺書事宜一漢唐遺書已少遼宋金元之經
 注文集及九流百家子餘史別苦無刊本請購取官鈔等語應遵
 奉前旨如係家藏未刊之書繕錄副本將原本給還仍令各省安
 協蒐採一宋臣鄭樵作圖譜金石二略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
 蕭崇義則錄圖譜並為考古依據請兼收圖譜一門將各省所有
 鐘銘碑刻拓取彙選查古今金石源流可供考證者具在至山林
 荒寂之所必令官為拓取恐致紛擾毋庸瀆辦一前明永樂大典
 一書陳編羅載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以備著錄查此書原

共二萬二千九百餘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册就原書目錄檢查其中不恆經見之書頗有若槩不分別選擇殊非採訪遺書本義應揀派修書翰林逐一查校如有實無傳本而各門湊合尚可成書者摘開書名伏候訓示一前代校書著錄如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等編俱可師法應令儒臣於每書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卷首以便觀覽查宋王堯臣等崇文書目晁公武讀書志就所藏書籍編次目錄另為一書最為簡當應仿其體例分經史子集詳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垂示久遠得旨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內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為書一節議請分派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前往檢查恐責成不專徒致歲月久稽汗青無日蓋此書移貯年深既多殘缺又原編體例分韻類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難期貫串特因當時採摭甚博其中或有古書善本世不恆見今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十三

路攻擊殲其大頭人二名小頭人四名並槍斃屍三十餘具負傷者五十餘名各等語此次官兵進剿當鳴爾拉雖未能全克賊寨而阿桂等調度有方帶兵之將領俱能奮勇出力奪礮殲賊甚屬可嘉阿桂明亮著交部議敘其在事之將領弁兵著阿桂等查明覈定功績等差咨部分別議敘○庚午諭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覈永樂大典一摺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為總裁揀選翰林等官詳定規條酌量辦理茲檢閱原書卷首序文其言採摭蒐羅頗稱浩博謂定津逮四庫及覈之書中別部區函編韻分子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彙曰是以踳駁乖離於體例未為允協即如所用韻次不依唐宋舊部惟以洪武正韻為斷已覺陵雜不倫况經訓為羣籍根源乃因各韻轉轉於易先列蒙卦於詩先列大東於周禮先列冬官且採用各字不論易書詩禮春秋之序前後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十四

從事釐輯更係棄多取少自當剋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謂汗青無日仍將應定條例即行詳議繕摺具奏尋議上得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辛未命阿桂議政處行走○壬申以嵩貴為內閣學士由唐○甲戌諭大藏經中呪語乃諸佛祕密心印非可以文義強求是以槩不繙譯惟是呪中字樣當時譯經者僅依中華字母約略對音與竺乾梵韻不啻毫釐千里之謬甚至同一漢字亦彼此參差即如納摩本音上為諾牙切下為模倭切而舊呪或作曩謨或作奈麻且借用南無者尤多皆不能合於正其他牽附乖離類此者難以縷數嘗命莊親王選擇通習梵音之人將全藏諸呪詳加訂譯就正於章嘉國師凡一句一字悉以西番本音為準參之蒙古字以諧其聲證之國書以正其韻兼用漢字期各通曉編為四體合璧大藏全呪使唱流傳唇齒喉舌之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十五

開無爽銖黍而於呪語原文一無增省且按全藏諸經卷帙編次字樣並為標注以備檢查書既成序而壽之劄劄列為八函茲裝潢葺工若交該處查明京城及直省寺院向會頒過藏經者俱各給發一部俾緇流人眾展卷研求了然於印度正音本來如是不致為五方聲韻所淆庶大慈氏微妙真言闡揚弗失不可謂非震旦沙門之幸若僧徒等因傳習已久持誦難以遠調憚於改易字音者亦聽其便將此傳令各僧眾等知之又諭大藏漢字經函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經亦俱繙譯付鐫惟清字經文向未辦定揆之闡教同文之義實為闕略因特開清字經館簡派皇子大臣於滿洲蒙古人員內擇其通曉繙譯者將藏經所有蒙古字漢字兩種悉心校覈按部繙作清文並命章嘉國師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審正進呈候朕裁定今據章嘉國師奏稱唐古特甘珠爾經一百

八部俱係佛經其丹珠爾經內有額訥特珂克得道大喇嘛等所傳經二百二十五部至漢字甘珠爾經則西方喇嘛及中國僧人所撰全行列入今擬將大般若大寶積大集華嚴大般涅槃中阿含等經及大乘律全部繙譯其五大部支派等經八種並小乘律皆西土聖賢撰集但內多重複似應刪繁就簡若大乘論小乘論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乃後代祖師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無庸繙譯等語所奏甚合體要自應照擬辦理粵自白馬馱經梵文始傳震旦其間名流筆授展轉相承雖文字語言未必即與竺乾悉協然於佛說宗旨要不失西來大義速撰集目錄者以經律論區為三藏於是大乘小乘哀集滋繁且於佛經外兼取羅漢菩薩所著贊明經義者以次類編入部在西土諸佛弟子尚係親承指授或堪羽翼宗風洎乎唐宋以降緇徒支分派別一二能通內典者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十六

輒將論疏語錄之類觀得續入大藏自謂為傳燈不墜甚至拉入塔銘誌傳僅取鋪張本師宗系乖隔文離與大慈氏正法眼藏去之愈遠殊不思此等皆非佛說真言列入續藏內已為過分豈可漫無區別如章嘉國師所云實釋門之公論也昔我 皇考曾命朕於刊刻全藏時將續藏中所載叢雜者量為刪訂嗣朕即位後又令大臣等復加校覈撤去開元釋教錄略出辨偽錄永樂序讚文等部其錢謙益所著楞嚴蒙鈔一種亦據奏請毀撤所有經板書篇均經一體焚汰期於激闡宗門茲清字經館正當發凡起例之始如不立定規條致禪和唾餘剽竊亦得因緣貝夾淆亂經函轉乖敷揚內典之指可將章嘉國師奏定條例清單交館詳晰辦理並傳諭京城及直隸各寺院除見在刊定藏經毋庸再為刪削外嗣後凡別種語錄著述止許自行存留儻有無識僧徒妄思衰

輯彙錄詭稱續藏名目覬欲竄清正典者俱一槩永行禁止庶幾
梵文嚴淨可以討眞源而明正見但此事關繫專在釋教毋庸內
閣特頒諭旨著交與該管僧道處行知各處僧綱司令其通飭僧
眾人等永遠遵行○禁各省商籍人員毋得服官本土○阿桂明
亮奏納扎木靠西山梁前經官兵占據見又令伍岱等設法擊卡
再行進逼二月初二日子刻伍岱等帶兵三百乘賊不覺奪據礮
前山梁見擊卡二座卡牆一道距賊甚近俟新鑄礮運至梁上望
東平打既爲得力而德赫布等所帶之兵又順山梁自南而北向
上合力轟摧賊礮自難支守一得此礮即可審察情形繞截賊後
報聞○乙亥諭宋元俊本一綠營武弁因其久在川省稍悉番情
當小金川用兵之初伊率眾前往克復明正侵地尙知奮勉是以
由遊擊洵擢總兵用示鼓勵乃伊險詐性成自以旣叨委任遇事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七
意存取巧全不實心自效且於墨醜溝貽誤之後惟恐日久情形
顯露因爲先發制人之舉於上年五月內與阿爾泰會參桂林乖
張欺罔各款情節甚爲重大經朕特派福隆安前往審訊則所奏
多屬捏飾而未元俊平日臨陣換戴小帽以避賊人槍擊至薛琮
失陷一節桂林曾派令帶兵往援以無路可進爲詞竟行退回又
欲改由革布什咱取道亦遷延未往又於參奏之後向王萬邦恐
嚇改供且教令彼此串寫字帖爲據並宣言我若不參倒桂林必
令我帶陝甘兵前去若去就同薛琮一揀不去必被參劾各情節
俱行逐一究出是其設心傾陷天良盡喪實出情理之外是以質
訊確實卽傳諭令將宋元俊革職鞫問並將伊任所原籍家產質
財抄出以申軍紀尋因福隆安阿桂摺奏宋元俊尙習番地情形
軍營見資驅策若令其帶罪自效俟將來功過相抵或可收效桑

榆因復降旨加恩將伊原籍查出家產給還並仍留其總兵之任
俾知感悔圖報乃伊貫盈罰亟爲天理所不容旋卽自行病斃猶
念其身旣歿其前次一切罪狀姑且置之不問原屬格外從寬至
薛琮等被困桂林旣派宋元俊帶兵往援乃竟逗遛未進桂林因
何不卽將伊據實參奏實不解其何意會諭令舒赫德俟桂林到
伊犁時嚴訊確供具奏今舒赫德奏到訊據桂林供桂林一聞薛
琮告急卽派宋元俊帶兵齎糧星夜赴援宋元俊以該處山勢陡
險難進爲詞稟稱必須從布拉克底與金川交界之所帶革布什
咱士兵從山梁壓下較爲得力桂林卽飭作速起身伊仍遷延不
進桂林未能卽時參奏實屬糊塗錯謬等語宋元俊若當桂林派
往救援卽從薛琮原路統兵急進賊眾聞我援兵聲勢自必望風
解散薛琮等未嘗不可全師而還孰意其惟圖自全坐視不救是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七
薛琮及官兵二千餘人之命皆由宋元俊一人甘心膜視所致言
之實堪痛恨使其身尙在卽立行正法已不足以謝臨陣捐軀之
眾若因已伏冥誅猶任其子孫得以保守家業國法安在且見值
官兵進剿之時信賞必罰乃軍行第一要義儻於此等有心詭怯
誤公之人更加曲貸將何以激勵我將士使人人皆知用命乎著
高晉卽將宋元俊二子宋學宋魯鞫解刑部治罪如宋學尙未自
川回籍卽著川省及沿途督撫於所到之處查拏解部其原籍家
產高晉卽行嚴密查抄其任所贖財著富勒渾一併查辦毋任少
有隱匿寄頓俾在營將弁兵丁等共知身受國恩良心不容自昧
雖一時物故暫稽刑法而日後罪狀盡出亦必難邀寬典凡有敵
愾致身之義者可不憬然猛省勉圖實殫心力以期功成受賞身
名俱泰乎將此通諭川省各路軍營咸令知悉○丁丑戶部議准

本部侍郎蔣賜聚奏關差赴任向在戶部請領精微批文一道由戶科挂號請用 御寶以杜假冒實緣明季稅差雜出莫可稽考相沿至今無裨實政宜刪去以符體制從之○已卯諭軍機大臣等據陳輝祖奏湖北鄖陽施南二府所屬向多荒地近年戶口日繁流寓人眾所在開墾緣不諳定例未盡隨時報升科則請令民間自行首報分別升科並請將從前督臣永常所議封禁官荒之處均令停止等語民間開墾荒地自應查明按例呈報升科豈宜任其因循違限至從前永常封禁官荒一節伊本不明事理所辦原屬拘泥方今生齒繁滋地利所有自必趨之如鶩且見在即有私墾之事可見前此之官為封禁仍屬有名無實又不若聽其耕闢升科俾小民獲自然之利而在官復有籍可稽較為兩得陳輝祖所奏亦屬應行但止令自行首報不復官為覈驗愚民惟利是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九

務誰肯全數開呈弊將百出若止係墾多報少尚屬藏富於民亦可不計正恐因有隱匿之事地方里正遂爾串通胥吏藉端挾制魚肉鄉愚或遇不肖有司甚至從中染指於政體大有關係不可不慎之於始自非官為查丈不能徹底清釐而查丈之事亦非易辨如找繩略有鬆緊量弓稍有故斜積少成多畝數即因之增減是又當董以公正明察之大員親履實勘使無絲毫隱漏方為萬妥然水清無魚朕亦不肯因辦此一事致閭閻或至見絀甯可於丈清之後酌為百姓留其餘經官明給不愈於民間之私相欺隱陰滋流弊乎此時若即交陳輝祖查辦自必秉公經理但伊籍隸湖南與湖北究屬同省未免礙鄉情即有掣肘之處且恐無知之徒從而妄生議論於陳輝祖亦甚不便此事本非急務是以諭令暫行停止將此旨交軍機處密記陳輝祖原摺一併鈔存於宮

勒軍回任後再行傳諭知之○辛巳溫福海蘭察奏功噶爾拉賊喇牆堅凍滑賊番自恃負隅若拘定進攻實為非計查昔嶺一路從前由噶爾薩爾前往計程三站若從額森特所經固木布爾山進抵木果木止須一日臣溫福見由此路赴彼親為察看額森特駐兵昔嶺之下離賊寨甚近已運大礮二尊轟擊由木果木山梁回看功噶爾拉丫口反在背後丫口以下有巴都智固德爾拉三卡過此方抵喀爾薩爾均可指數木果木前山巖俱經官兵占據由儘北一股而下即係昔嶺山脚其中一股可至色爾里寨南一股即功噶爾拉賊番後路噶拉依雖隔山溝據番人指點方向相去約不過四五十里臣等悉心商酌功噶爾拉派李煦常保住帶兵三千防守仍似大兵在彼時晝夜摧擊木果木北面山梁派德爾森保多隆武帶兵一千二百防駐簇拉角克一帶派張大經帶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二十

兵五百防駐以期迅搗賊巢不致株守無益報聞○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昨溫福奏功噶爾拉賊喇牆難以立時攻破因帶兵至木果木山梁會同海蘭察等攻勦昔嶺而留派德爾森保多隆武李煦常保住等各帶兵分駐等語溫福相度機宜故爾分兵另剿朕按圖察看我兵業已深入後路各處均關緊要賊匪本屬狡詐不敢明為接仗或乘閒由大兵之後前來偷襲亦不可知殊為慮念德爾森保多隆武既派令防守木果木之北面山梁此一帶即伊等專責儻賊乘隙突出殺之甚易著傳諭德爾森保等時刻留心瞭望毋稍忽略致干咎戾其功噶爾拉喇卡久經溫福進攻自不可忽然中止致賊酋知我分兵但仰攻較難而賊眾伺隙壓下頗易且竊劫營寨是其長技尤不可不防李煦及常保住在彼照常轟擊不過牽綴賊勢原非藉其果能攻克但駐兵三千儘足以資防

守備有疏虞則李煦等之獲罪不小著傳諭伊等務須實力奮勉勿自貽誤昨已諭令劉秉恬帶兵五百於昂噶爾角克簇拉角克等處駐守此兩處距木果木後山梁不遠而功噶爾拉地方劉秉恬又曾親至其地照應均為便易著劉秉恬於帶兵移駐之便先往木果木後山梁及功噶爾拉兩處察看情形與德爾森保李煦等詳悉講論如有應辦事宜面為商定妥協調度仍即據實覆奏以慰廑念總之不責伊等以攻勦而責伊等以守禦毋致溫福等有後顧之慮是即伊等之功勉之慎之尋劉秉恬等奏查木果木後山梁在溫福軍營之北翻過山梁溝內即德爾森保等駐紮之地該處東北直接金川之勒物溝設卡五處其附近隘口安卡二十二處分布巡防至賊人所據山口在功噶爾拉軍營之頂我兵於山腰設有石卡每日常礮轟擊復於左右緊要處所排列卡隘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三

二十九處防範嚴密不致賊人有掩襲之事得旨覽奏俱悉○甲申豐昇額舒常奏連日派侍衛富爾賽巴三泰等由達爾圖大礮正面進攻侍衛彰勳佛倫泰等由大礮之東西進攻侍衛烏爾圖納遜提督馬彪等帶兵接應十二日黎明一齊擁上賊番見勢急有由礮卡溝壕內逃出者俱被官兵擊斃當令佛倫泰等帶兵五百名向西橫進作取徑欲上之勢賊番驟有二百人從達爾圖山梁前來向西抗禦復經擊斃三十餘人見令舒常分兵潛往日旁會合音吉圖等擊其不備臣豐昇額仍設法攻取報聞○乙酉諭圖桑阿奏武職自副將以下守備以上請照文職丁憂等語夫父母之喪解任丁憂係人子各盡孝道亦應視事之當然酌辦文職例應丁憂亦有經該督撫奏請在任守制者因伊等情願方如此辦理武職自參將以下職分較微得項無幾遇有喪事回籍

服滿引見未免徒勞往返定例各員本籍丁憂與在任丁憂均屬一體在任丁憂即為不孝回籍丁憂即為孝乎圖桑阿係滿洲臣僕不守樸實舊習舞文沽名殊屬不堪著嚴行訓飭○丙戌命瑯古泰在內閣學士上行走原任盛京戶部侍郎○署戶部尚書永貴奏查八旗恩監例監止准考試中書筆帖式及繕本帖寫筆帖式其咸安宮學宗學覺羅學教習向不與考請嗣後如有通曉繙譯之恩監例監一體送考於學校似為有益從之○己丑諭據劉秉恬奏將軍溫福見在取道進攻昔嶺迅速移營但道路初開恐糧運稍有稽遲即日馳赴木果木大營山功噶爾拉一帶地方沿途查辦將道路設法開修臺站妥為安設並催趨在途米石速赴軍營接濟等語所辦甚好昨因溫福業已進兵諭令劉秉恬於軍營適中之地帶兵防駐並令先往木果木及功噶爾拉兩處察看情形今尙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三

未接奉前旨一聞溫福移營之信即迅速前往與朕所降諭旨適合可嘉之至劉秉恬向在軍機處行走有年久經歷練而又不肯稍存畏難之見不辭勞瘁動合機宜深得大臣實心體國之道實能副朕委任深用嘉慰似此勤勞軍務即與統兵督戰無異劉秉恬著交部照軍功議敘以示優獎

三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壬辰 上啓鑾謁 泰陵○諭朕此次祇謁 泰陵禮成取道畿南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閱視河工所經過地方及天津關府所屬俱著蠲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癸巳 上閱永定河堤○丙申諭據阿桂等奏於二月二十五日夜分兵四路攻取賊礮三寶級庫等在納圖西邊山散一路領兵拔開木柵躍過深濠推倒石牆並將北面礮根刨挖毀拆砍殺賊眾五十七人頭人克窩一名遂將自西而東之第五礮占住

其東面各碉賊人前來接應抵拒者又被官兵槍箭殺死四十餘名納圍納扎木兩路亦擊死賊人二三十名並搶獲軍械等物所有賊聯絡之勢見已中斷仍設法繞截分攻等語均屬奮勇可嘉而攻碉殺賊則三寶綬庫等尤為勇敢三寶綬庫等著交部從優議敘阿桂明亮調度有方其餘各將領亦俱奮勇出力均著交部議敘並著阿桂將在事將領弁兵等實在出色應加鼓勵者查明奏聞交部分別查辦○丁酉 上謁 泰陵○諭溫福等奏於二月二十五日分兵五路攻取昔嶺賊碉內額森特巴雅爾率領官兵進攻第九第十兩碉將火彈拋入賊碉乘賊驚潰官兵一擁向前殺賊四十餘名餘俱被火燒斃又海蘭察與額森特烏什哈達普爾普馬全阿爾素納復合力進攻數碉賊退避碉內因借撤回之勢引賊出碉回身殺死一百人並獲口糧鉛藥等物見已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年

奪住九十兩碉仍乘勝攻勦等語此次官兵不避槍石破碉殺賊均屬可嘉其中海蘭察額森特巴雅爾烏什哈達普爾普馬全阿爾素納尤為奮勇出力著交部從優議敘溫福董率有方其餘將領亦俱奮勇均著交部議敘其官兵內有實在出色應加優獎者並著溫福查明分別咨部查辦以示鼓勵○戊戌 上命簡親王豐訥亨恭奉 皇太后自暢春園啓鑾○免蹕路所經之宛平等二十州縣及天津府屬各州縣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通賦○己亥免直隸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通賦○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山東巡河經明臣宋禮用老人白英之策築壩濟運功業不朽雍正四年敕封宋禮為甯漕公建祠以其子孫世襲生員奉祀敕封白英為永濟之神配食乾隆三十年賞給白英子孫世襲八品頂帶查宋禮典崇專祀其子孫自應一例給與八品頂帶以

隆崇祀得旨允行○庚子 上閱視淀河○諭今日閱視淀河內鷹鷺壩及鹿疇兩處應添引河工程其鹿疇引河據周元理擬挑九百丈已足資取直之益自應即如所擬行至鷹鷺壩曲處該督止擬開挑引河一百二十七丈渠西河頭仍恐射隄彎處不能引溜歸槽者向西北展長百十丈則大隄不致受頂衝以資保障河防原以衛民惟期盡善即為費較多亦所不靳著周元理即照指示機宜動帑妥協辦理仍飭大員董率稽查務令工歸實濟民資利賴○甲辰減直隸軍流以下罪○乙巳 上奉 皇太后駐蹕天津府○丙午 上閱駐防兵○諭朕於祇謁 泰陵禮成後便道閱視河工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距京師不過數程較之熱河道里尤近非若巡幸他省可比如河東總河及山東河南二省巡撫以壤地相接就近奏請觀光原為合理即如鹽政織造等呈進備賞之物亦尚有因至各省督撫等差人齎摺請安已可不必乃督撫等竟相率進獻方物甚屬無謂念其遠道而來已費跋涉難以槩行屏卻因量收食物數種以備隨營資予但封疆大臣惟當善體朕心似此非禮之禮實所不取嗣後凡朕巡幸近畿各督撫務恪遵此旨不得復有進獻將此通諭知之○丁未豐昇額舒常奏攻撲達爾圖大碉官兵奮勇進至半坡侍衛佛倫泰等首先砍斷木欄藍翎侍衛富爾賽等即擲火彈將護碉短牆攻破賊番驚竄俱被官兵擊斃隨進攻前面大碉雪深冰滑難以措手賊番在壕中抗拒自午至酉殺賊約八九十名弁兵間有傷損臣舒常攻取日旁派領侍衛普濟保等直抵壕邊用噴筒火彈傷斃溝中賊番碉卡內槍石緊密復派參將馬應詔帶兵從北澗箐林中夾攻斃賊三四十名報聞○己酉 上奉 皇太后自天津回

鑿○賜召試舉人杜兆基內閣中書生員顧莖等舉人○免通州寶坻等九州縣三十六年進賦○庚戌諭文安大窪連絡四淀向來積水難消前此會命協辦大學士公兆惠往勘設法疏治水即退涸三十二年經行閱視業已徧種春麥彌望青蔥省視實深欣慰迨三十五年巡閱所經又多積水此次所見仍復汪洋一片若久遠難以涸出恐妨民業致完無田之糧朕心深為軫念特命周元理查明水占頃畝錢糧數目並交軍機大臣將作何籌辦之處會同該督嚴奏茲據奏稱此項窪地每遇積水未消時村民捕魚為業水涸後普種稻粱即成沃壤是以從前康熙年間甫經題豁錢糧旋即陸續報墾請復蓋小民既資為恆產不肯輕棄其業即水占未涸尚可收魚蝦之利若將糧額槩行豁除則水涸人思報墾轉無定界易啓爭端等語所奏雖屬近理但念各業戶等所有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五地畝本藉耕藝資生若積水占田糧從何出雖該處賦則本輕水小時尚可佃漁覓利究不若力田收穫之多備令照常輸將民力仍不免拮据自應查明分別酌辦以恤民艱嗣後著將此窪地視積水之多寡以定賦則之等差水大則全行豁除水小則量為減賦若水涸耕種有收仍按額徵輸如此則恆業不致有失而民力並得常舒俾瀕窪黎庶永沐恩膏共臻安阜以示觀民行慶至意其如何查覈地畝納糧確數酌定章程仍著周元理派委明幹大員實力詳查妥議覆奏○壬子 上閱永定河下口隄○吏部議准伊犁將軍舒赫德奏涼莊地方移駐京兵旗民雜處防守彈壓經理需員應設理事通判一員定為簡缺歸部揀補從之○甲寅上幸南苑行圍○乙卯吏部議准御史沈成熙奏定例同知直隸州推升知府遇有方不勝任者改為加一級仍回本任查同知

係府佐開曹尙可黽勉供職直隸州知州刑名錢穀本有專司又有表率稽查之責與知府職任相同未便以不勝知府之員仍留直隸州之任應令該督撫詳加考覈或酌以對品同知改補以重官方從之○丙辰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閏三月庚申朔以瑪興阿為禮部侍郎○壬戌阿桂明亮奏當噶爾拉山梁前於所克第五碉設立營卡橫斷賊礮尙未扼其要害若將靠西山梁第一雙碉之東二碉攻得則納扎木三四兩碉更易攻取再將緊接納圍之第八碉占據六七兩碉左右皆是營卡賊勢更孤當撥官兵於二十一日夜間陸續分進潛至各碉崖礮之下賊番立柵防守官兵拔柵過濠攀援直上賊番紛紛潰逃被官兵追殺百餘其進攻第八碉及攻靠西山梁第二碉官兵未能速克因日午冰融暫行撤回已將所得碉卡拆毀派兵拏卡與前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五所得第五碉聯絡駐守其迤東迤西各碉即可相機進攻報聞○乙丑兵部議准大學士兩江總督高晉奏江西甯州與新昌縣交界之黃岡洞周圍百餘里前明寇盜盤踞嚴行封禁深險曲遠難保不藏匿奸匪應於新昌之老屋場雙港口三峰嶺鵝公嶺甯州之麻崧山老鴉山正岡山小西坑八處各設卡房一座巡兵五名以資防守又稱該處界在兩邑易滋推諉請將洞內專屬新昌洞外民山專屬甯州統歸銅鼓營同知管轄從之○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譯出緬匪回信並訊取蠻羈供情一摺緬匪狡詐百端本不足信且得魯縝尙未復至老官屯又未給有孟矣回信其遞來之字係苗溫出名而蘇爾相所具稟詞仍係蓋拉機授意尤不足憑此時總宜付之不理不必給與回檄使之無從窺測至所云求大人們差一明白人賞一明白字其說更屬荒唐切不可

墮其術中又云聞天朝見在辦理軍務要調四十萬兵進木邦各路某處若干造船一千隻直下阿瓦緬國誰人敢當等語名為畏懼天朝其實深知官軍不習彼處水土而天時瘴癘又不相宜必不能在彼久留為攻圍之計且從前我兵攻老官屯將士得病者多旋即退撤賊匪皆所熟悉故欲以此示怯聳我進兵彼得坐收以逸待勞之利斷不可為其所愚至於乘便伺隙以出奇襲擊止可俟將來相度機會而行此時無庸辦理若云盼望開關貿易思享太平亦不過變地人民私見則然未必真出緬酋本意或其承管頭目希冀於中覓利亦未可定彼既以此為言惟當嚴飭各關隘加緊巡邏勿使貨物絲毫偷漏或亦控制之一法至昨歲得魯蘊差孟矣等進關懇求原說將羈留內地之人全行送還並進貢乞降果如所言尚可將就完事今忽改作僅送回蘇爾相多朝相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三

二人其局如何可了恐緬匪竟送蘇爾相等回內地並附有貢物彰寶不得主意臨時始行請命轉為所笑著傳諭彰寶如果緬匪將蘇爾相送到時止將蘇爾相等收留其貢物不拘多少仍行發還諭以從前緬酋憤駮差人至老官屯軍營納款原稱將阿瓦所留內地官員等稟行送回仍納貢請罪彼時據情奏聞蒙大皇帝格外矜宥俯俞所請嗣以該酋查無音信逾四月之久本督部院恐干欺罔咎愆因遣蘇爾相等齎書詰問該匪目等竟敢將蘇爾相等多朝相拘留其情固為可惡但此僅係本督部院所委偏裨尙與全局無涉非若楊重英等內地官員為緬匪所掠久在阿瓦羈留也楊重英等在內地原屬無關輕重之人但緬酋敢於久拘不遣實屬頑梗抗違如果全行送還尙得謂之誠心悔罪因而進貢輸誠大皇帝原許網開一面宥其前非仍准開關交易使爾等共

享安恬今乃以蘇爾相等摺塞此輩未弁尤非所必需業經奉有諭旨本督部院不便因此瀆奏至中國富有四海何物不得豈屑視爾小邦貢器爾若全還內地之人具貢請罪或可鑒爾悃忱代為進獻今復悔前說僅送回一二弁員是匪酋尙未知獲罪之由豈可便令進貢所有貢物仍飭令付來人齎回並為明白曉諭爾果欲求弛禁如常交通貿易非將楊重英等稟行送回難於允准勿再以此等詭計輕於嘗試也利害爾自擇之如此檄諭且視其舉動若何再行奏聞定奪至蘇爾相多朝相送回時均應解京質訊多朝相不過微末土弁且係隨蘇爾相同行無足深責止須照常押送若蘇爾相身係都司乃任賊拘繫顏苟活此次具稟非但聽賊指揮且措詞用意隱欲為緬匪卸罪該員在老官屯兩年之久或竟至降賊亦未可知其情罪實為重大自應嚴加鎖紐選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三

派幹員管押解京仍飭委員沿途小心防範勿致疏縱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庚午吏部議准江西巡撫海成奏查九江府所轄五縣地處衝繁為江西水陸通衢僅設同知一員難以兼顧瑞州府地僻政簡僅轄三縣設有同知一員近駐銅鼓營足資彈壓其通判一員同在郡城所管水利儘可歸併同知辦理請將瑞州府通判改為九江府水利通判殊有裨益從之○辛未吏部議准御史唐淮奏御史一官由編修及各部郎中員外保送郎中員外自額外主事游升歷俸已久惟編修等官一經授職定例即准保送未免俸淺資輕應俟散館後俸滿三年方准與送以抑躁進從之○丁丑予金川陣亡襄陽鎮總兵馬虎祭葬入祀昭忠祠夏四月庚寅命內閣學士博清領赴四川軍營○庚子諭此次常雩大祀豫期詣 皇穹宇拈香仰瞻 列祖神牌見有字色模

糊之處諭交太常寺堂官查辦乃該堂官止將上年冬至祭祀時恭請出龕入龕之祀丞任策祥送交刑部治罪而刑部亦並未切實根究僅以任策祥照律問擬顛預具奏朕夙知郊壇大典非一祀丞專司其責恭請神牌係捧爵贊禮郎之事且其日即經德福奏稱向例如是何得僅諉之微末祀丞而置贊禮郎於不問必係德福袒護滿員希圖蒙混了事因令軍機大臣詳悉查詢始據德福稱恭請神牌出龕入龕係祀丞任策祥其自供案請入亭內恭昇至壇及祭畢由壇迎奉供案係贊禮郎珠通阿並查明珠通阿係原任副都統雅爾呼達之孫是德福之意存袒庇已屬顯然而素爾訥當德福面奏時亦在旁與聞其說何亦隨同附和平朕臨御三十八年辦理庶務從不肯稍涉含糊亦無人能於朕前取巧欺飾德福何人竟敢以此嘗試耶此案若非朕洞鑿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三

其隱則任策祥獨當重罪而珠通阿竟因堂官袒庇得以脫然事外何以服任策祥之心而使太常寺官員知所懼縱以任策祥過或無心不即如部議正法秋審時亦不予句而臨期綁赴市曹其驚悸亦去死無異朕綜理庶獄凡笞杖小罰尚不使其稍有枉縱况大辟重犯乎朕嘗讀唐史云人君無不銳始而工於初其半稍怠卒乃瀆漫不振朕嘗引以為戒今朕雖逾六表而精力強盛如常不憚萬幾之勞動嘗欲俟八旬以後春秋漸高酌量精神視古帝王耄期倦勤之義或可稍安頤養而此時正振作有為之日方當乾惕日加勵精求治不肯纖毫自懈大臣中或有高年者亦當體朕之用心服勤勿怠所謂莊敬日強堂廉交儆之道亦正在此所有任策祥珠通阿一案見令軍機大臣審擬具奏另降諭旨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尋議奏壇官任策祥珠通阿應依大不敬律

治罪堂官素爾訥德福請旨治罪其餘新舊各堂官交部嚴加議處得旨任策祥珠通阿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德福素爾訥著革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永貴及其餘太常寺堂官俱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己酉以阿揚阿署刑部侍郎榮柱爲廣東按察使○庚戌諭素琳前以戶部侍郎與署侍郎博清額前往土默特查審事件未能妥協是以將伊革去侍郎降爲內閣學士令其在軍機司員上行走嗣因駐藏需員復給與副都統銜前往辦事乃於民人杜華身死不明一案部議請革去職銜彼時因素琳駐藏在外當經降旨俟其更換回京之日再降諭旨後又因藏內及前在浙江藩司任內例應議處三案共應降七級調用均聲明換班回京之日請旨今經兵部彙案具奏素琳著銷去副都統銜加恩授爲內閣學士革職留任俟八年無過准其開復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三

○命署禮部侍郎索琳所有禮部侍郎員缺仍著素琳暫行署理○軍機處行走○辛亥命慶桂以理藩院侍郎副都統爲伊犁參贊大臣○壬子准渥巴錫游牧移居珠勒都斯並給口糧籽種銀兩○調譚尚忠爲廣東按察使榮柱爲河南按察使○甲寅諭州縣擬重罪過輕部駁改正者實予降調無庸仍委覆審○戊午諭內外大臣中有奉職恪勤敷歷宣勞並見在軍營督師轉餉勞績懋著者宜晉宮銜以示優眷大學士溫福戶部尚書舒赫德工部尚書福隆安俱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際華工部尚書裘日修俱加太子少傅禮部尚書阿桂兵部尚書豐昇額直隸總督周元理閩浙總督鍾音四川總督劉秉恬俱加太子少保

五月己未朔諭朕幾餘懋學典冊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載籍未能蒐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冊府爰命四方大吏

加意採訪彙上於朝又於翰林院署舊藏明代永樂大典其中墜簡逸篇往往而在並敕開局編校艾蕪取朕每多世不經見之本而外省奏進書目名山祕笈亦頗夏括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計不下萬餘種自昔圖書之富於斯為盛特詔詞臣詳為斟酌釐其應刊應鈔應存者繫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為四庫全書簡皇子大臣為總裁以董之閒取各書編閱有可發揮者親為評詠題識簡端以次付之剞劂使遠近流傳嘉惠來學其應鈔各種則於雲集京師士子中擇其能書者給札分鈔共成善本以廣蘭臺石渠之藏全書卷帙浩如煙海將來皮弄宮庭不啻連楹充棟檢玩為難惟搗藻堂向為宮中陳設書籍之所牙籤插架原按四庫編排朕每憩此觀書取攜最便著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蓋彼極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適相助庶縹緲羅列得以隨時流覽更足資好古敏求之益著總裁于敏中王際華專司其事書成即以此旨冠於薈要首部以代弁言○辛酉諭工部尚書裘曰修品學端醇才猷練達入直內廷屢膺使命宣力年久倚任方深今春偶患噎隔特遣大醫院堂官診治復常遣御前侍衛前往看視比因病體加劇奏請解職未允所請並賜詩示慰昨又降旨晉加宮銜俾之舒心攝養以冀速痊茲聞溘逝深為悼惜著加恩派散秩大臣一員帶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所有在任革職降級之案俱著開復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達○以嵇璜為工部尚書由工部○甲子以巴彥學為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丙寅上奉 皇太后啓鑿秋欄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壬申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乙亥以謝墉為工部

侍郎由內閣○丙子阿桂明亮奏查西山梁第三洞山陰下有山般一道賊番據此地架棚築卡一路直接山梁大洞互為應援係賊要地初三日有賊百餘下壓我兵分兩翼夾擊連斃數人初五日乘賊不備進擊直衝棚根侍衛科瑪等帶兵用刀斧砍斷木棚推牆擁入立將頭人砍死餘賊盡殲生擒六殺死四十三遂乘勢攻撲連接石卡又殺賊二十餘忽林箐中有賊約三四百來援俱被擊退竄入礮棚堅守勢難遽克以次撤兵隨有二十餘賊出礮至濠邊計圍衝壓被我兵槍箭擊斃一半餘俱遁入固守報聞○丁丑諭從前因烏嚕木齊駐防滿洲綠營兵丁曾放參贊大臣管轄俱聽伊犁將軍調遣今烏嚕木齊所屬地方寬闊而距伊犁遠兵民輻輳應辦事繁將參贊大臣一缺改為都統一員於管轄兵丁辦理諸事尤為有益而於體制亦屬相符索諾木策凌在烏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至

嚕木齊辦事以來向屬盡心妥協竭力奮勉即著補授烏嚕木齊都統嗣後作為烏嚕木齊都統缺仍屬伊犁將軍節制聽其調遣所有應奏應辦之事一面奏聞一面知會伊犁將軍仍著交該部另行改鑄都統印信發給○己卯猛遮土目叭立齋等率屬內附○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月二十日在京所發本報應於二十一日巳午之間遞至熱河行在今於二十三日辰刻始行遞到較常遲隔兩日查係因懷柔密雲一帶水發所阻見值三伏雨水原所時有懷柔密雲各處橋梁道路自應隨時查察料理以利進行未便任其阻滯但該縣等職分輕小其餘武職員弁未免呼應不靈勒昌道駐紮昌平距懷柔不遠該道並無緊要事務必須在署坐辦若令暫駐懷柔亦與昌平無異著傳旨令盛住即移駐懷柔並於密雲一帶往來查察如遇重報本報或偶因雨水間阻懷柔原

有繞道可行密雲白河亦有上哨後處可渡該道即督率地方員弁悉心照料妥辦毋致再有延誤嗣後朕夏間駐蹕熱河總派精員道留駐懷柔一帶辦理○丁亥諭據彰寶奏請將車里司宣慰土缺裁汰於其地改設專營移駐都司守備撥兵巡防等因一摺所見甚是車里土司設立之初原因其率屬投誠頒給印信號紙授以宣慰之職遞傳四輩前此莽匪滋擾該土司刀紹文懦弱無能躲避獲罪雖經革退仍令其子承襲已屬格外施恩今刀維屏無故棄地潛逃實係自行滅絕斷不應令其再襲並據該督查十二猛各土職俱非頒給印信號紙土司若於此內選擇一人升襲未必遽肯受其鈐制自應將車里宣慰司即行裁汰改設專營移駐都司等官帶兵鎮守兼轄十二土弁於邊境夷情更為得要且於高爽瘴輕之地建立衙署營房自不慮其沾染瘴癘而近邊干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五

把兵丁與彼水土素習較由他處撥往者自更相安即所需移駐之守備都司亦可擇各員中之能耐瘴氣者前往酌定分年輪換於事尤為有益況前有宣慰土職時內地兵役常往勒索近經彰寶查明俱即正法此後兵丁等自更知畏懼而有專營大員在彼駐守其餘彈壓稽查亦必倍加嚴密無慮復有擾累土境之事至該土司所屬夷民或可做照川省屯兵之例量給口糧令其一體當差防守伊等自必共知感奮出力所有安營設官及酌改兵屯各事宜並著彰寶詳悉妥議具奏○以李友棠為內閣學士由宗府丞

○戊子戶部議奏藩司到任委員盤查所屬倉穀宜定期限前議令各該督撫按本省情形定限具奏各省陸續奏到殊不畫一定例督撫到任盤倉不計道路遠近倉儲多寡統以三箇月為限嗣後各省藩司到任委盤應照督撫例勒限三箇月盤清結報

至廣東各府或稱數多或稱途遠又甘肅之安西府及哈密等處離省更遠應令該省扣除委員赴盤程途日期外勒限三箇月結報福建之臺灣府應照廣東之瓊州扣程勒限奉天未設藩司據府尹奏請令治中知府赴盤定限自一箇月至兩箇月不等應如所奏再督撫藩司到任同時或相隔未久尚在限內者或適值年例盤查者併案聲明結報藩司盤查後即遇升調新任藩司到任在三箇月內者加印結詳報均無庸重盤藩司署任未及三月者統歸接任藩司查辦至雲南四川江西未據議奏該三省情形大約相同亦請照三箇月限期結報以昭畫一從之

六月甲辰諭本朝朱彝尊日下舊聞一書博採史乘旁及稗官雜說薈萃而成視帝京景物略燕都游覽志諸編較為賅備數典者多實之第其書詳於考古而略於覈實每有所指率難徵據非所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五

以示傳信也朕久欲詳加考證別為定本方今彙輯四庫全書典籍大備訂謫衷是之作正當其時京畿為順天府所隸而九門內外並轄於步軍統領衙門按籍訪諮無難得實著福隆安英廉蔣賜榮劉純焯選派所屬人員將朱彝尊原書所載各條逐一確覈凡方隅不符記載失實及承襲謬舛遺漏未登者悉行分類臚載編為日下舊聞考並著于敏中總其成每輯一門以次進呈候朕親加覽定使天下萬世知皇都闕麗信而有徵用以廣見聞而供研鍊書成後並即錄入四庫全書以垂永久其如何釐定章程發凡起例之處著于敏中等悉心酌議以聞○諭軍機大臣等溫福阿桂等奏據糧員稟報賊番滋擾並接劉秉恬札稱見將登春所有之兵前往接應等語賊番既有搶占之事不可不即奪回今劉秉恬業已親往該處溫福阿桂又均撥兵派令大員帶往協剿其

事諒無難辦海蘭察一到自能上緊攻奪儻海蘭察攻打略措時日溫福不妨留兵昔嶺等處牽綴賊勢暫緩該處進攻即親身馳赴底木達奪回礮寨剽淨賊番溫福等當就見在情形妥酌辦理再原調之黔兵二千見經劉秉恬調取自應即令馳往此兵一到交與海蘭察帶領攻剿事竣之後即歸溫福一路應用又昨續調之黔兵一千亦令赴溫福軍營是溫福一路計已添兵三千足壯聲勢其阿桂奏調之雲南兵二千徑赴豐昇額軍營湖廣兵二千徑赴阿桂軍營兩路俱添有新兵自更易於集事所有沿途應付事宜著富勒渾即速妥協經理以利進行至董天弼屢經獲罪經朕棄瑕錄用今伊擅離專駐巡防之地回至美諾冀耽安逸其情實為可惡董天弼即著革職擊問派委委員解京治罪○乙巳阿桂明亮等奏據查禮稟稱喇嘛寺糧臺被賊圍陷底木達布朗郭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三

宗傳聞亦被賊占總督劉秉恬於木波地方遇賊對敵不能取勝等語隨飭伍岱帶兵星赴美諾明郭宗等處相機夾擊並迅速開通溫福劉秉恬兩處軍臺文報論軍機大臣等底木達布朗郭宗兩處果為賊番侵占海蘭察一到自必奪回並即通道安臺其事為見在第一要務若尚未辦妥阿桂即親自領兵馳往底木達將此路迅速籌辦萬全再辦進攻至底木達失事皆董天弼辦理不善所致但劉秉恬在彼不早查參亦未免失之大意溫福等向後益當加意經理於軍務方為有益其喇嘛寺糧員被賊傷害俟此事完後再行咨部查明議卹○丙午諭昨據阿桂奏接准劉秉恬初二日來札稱據布朗郭宗糧員稟報昨夜三更時有賊人襲占底木達等處董提督見住官寨未知下落當經撥兵飛赴策應同日又據溫福奏接據稟報隨派撥官兵令海蘭察等就近前往保

護糧臺上緊籌辦等因本日又據海蘭察劉秉恬各奏到已將箴拉角克賊人擊退見在帶兵赴喇嘛寺底木達一帶剿賊收復等語金川賊人敢於乘夜前來搶占底木達布朗郭宗實為可惡可恨但此等不過零星賊匪見董天弼毫無準備遂爾乘勢滋擾本不成事體見今溫福阿桂兩處各派兵飛赴剿擊新調黔兵亦陸續前往自無難剋日剿滅無遺至董天弼係特派在布朗郭宗一帶防守大員乃昨據溫福奏先聞伊退住美諾經溫福嚴飭檄催始於五月二十四日從美諾起程回駐不閱數日該處旋即有事今復據劉秉恬奏查詢該處被賊緣由竟因董天弼並不在官寨駐守嚴防卻自住一小營以致賊人窺覘空虛乘便肆其搶占是董天弼之怯懦玩誤實為罪不容誅昨已降旨將伊革職擊問據奏見在不知下落即或事急自戕或竟為賊所害亦屬死有餘辜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美

其子並應查拏交部治罪所有原籍及任所贖產從前會加恩賞還者仍著嚴行查抄以示懲儆至此賊人侵擾原屬猝不及防其疏忽尚不足為劉秉恬責惟董天弼本屬罷職無能之人前經切諭劉秉恬令其留心查察儻不實心任事即行據實參奏治罪乃董天弼始則擅離防守之地退居美諾溫福處向知其行為劉秉恬豈漫無見聞迨經溫福飭責移往底木達又不在官寨駐防另立一小營安住以致被賊乘間襲占董天弼種種乖方劉秉恬因何均不早參奏該督之咎實在於此劉秉恬著交部嚴加議處○戊申欽差內閣學士博清額署四川總督富勒渾奏初七日臣等抵明郭宗查此一帶糧站已被賊番阻截又據報阿思通科多郭橋各處營卡俱被賊搶占崇德亦有賊番滋擾臣博清額即帶兵三百先赴美諾策應臣富勒渾在明郭宗竭力防範論軍機大

臣等博清額富勒渾奏賊番竟敢如此肆擾實為可恨雖有海爾察等在彼尙恐未能迅速妥辦前已有旨令溫福阿桂留兵在當噶爾拉昔嶺各處牽綴賊勢溫福阿桂即速馳赴底木達一帶上緊克復若不將此一帶剿辦全完亦斷不宜輕進而於美卧溝斷賊歸路尤為第一要務海爾察等必須速派勇幹將領擇精兵五六百名實力堵禦至溫福阿桂既移兵回擊底木達一帶之賊其昔嶺當噶爾拉等處賊眾斷無不知或因攻擊稍疏賊即將此兩路守拒之眾撤向底木達等處添助勢力或即於向來進攻之處乘閒出而滋擾更有關繫至新添黔兵源源而進已與伍岱會合即當通知海爾察將自明郭宗至登春之賊先行剿除使簇拉角克一帶略無阻滯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己酉督理糧餉山西巡撫鄂寶奏據卓克采站員稟稱六月初一日賊番從大板昭山口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五

下來搶卡五處初二日竟將大板昭營盤搶占臣即馳回覺木交督率防察論軍機大臣等賊番搶奪大板昭卡座營盤正與底木達等處失事時日相同是賊番竟敢設心截我後路搶劫糧臺尤堪切齒大板昭一帶距黨壩較近今賊既至小金川則黨壩一路尙非要地著傳諭五福即速帶兵馳赴大板昭並諭卓克采土司派撥兵練堵禦賊番歸路勿使仍由此路竄回並著溫福等選派勇幹將領帶兵馳往大板昭堵截賊番去路勿使外軼總計賊眾安得如許之多必係將三路要隘守拒之賊潛行撤回應用見據豐昇額等奏初五日午開賊番連放數槍疑其或有埋伏夾壩暗號等語是必抽減各路賊眾同往底木達一路或竟將空寨乘讓否則看守亦必疏懈豐昇額等原不妨乘便奪據為得寸則寸之計但不宜輕於深入俟雲南新調之二千兵全到軍營再籌進取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渾奏言崇德功噶爾拉一路當乘賊番未集帶兵進攻已飛咨博清額伍岱兼程前進與劉秉恬會合其末起黔兵擬留駐明郭宗守禦所辦甚是此時開通臺站使各路聲息相通最關緊要而嚴守明郭宗使賊番無從窺伺亦為扼要先務今惟富勒渾一人在彼尙恐難於兼顧文綬見在桃關距明郭宗不遠即著馳赴隨同籌辦一切文綬伍岱均著賞授頭等侍衛至豐昇額奏令五福帶兵由大板昭徑進之處昨聞大板昭失防已諭令五福帶兵往彼今思此路亦關緊要五福恐尙不足恃莫若留舒常於宜喜日旁等處牽綴賊勢豐昇額即帶兵一二千馳赴大板昭令五福為領隊大臣統率前往至溫福阿桂聞賊如此滋擾自必迅赴該處剿擊一面選派將領於美卧溝斷截賊番歸路並一面派人堵截大板昭之路而兩將軍分兵技勦喇嘛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五

寺帛噶爾角克一帶占據臺站之賊隨即分勦底木達布朗郭宗兩處侵據官寨之賊果能似此嚴密布置賊必全數就殲不能漏網惟富勒渾摺內稱沃克什土司言明郭宗後山寨落各番均帶器械聽候賊番調遣等語此或係土司氣餒心疑草木皆兵之說富勒渾總以靜鎮為主斷不可略涉驚惶但番性反覆不常觀望無定亦不可不防其漸將軍等當設法曉諭各土司令其深悉底裏不致為賊搖惑至富勒渾等處亦當照此諭示並當令沃克什知之再豐昇額領兵前赴大板昭其後路糧臺著鄂寶實力設法接濟濟用毋稍延誤○辛亥諭見在征勦金川尙需兵力著挑派健銳營滿洲兵一千名火器營滿洲兵一千名前往進剿所有派出官兵應得之項速即照例辦給色布騰巴勒珠爾著加恩仍為固倫額駙授為參贊大臣帶兵前往富德見係三等侍衛著授為

頭等侍衛領隊行走此次挑兵著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並該管大臣挑選其領兵侍衛章京等即著詢問該管大臣等視其漢仗好曾經歷練者挑取派往至於兵丁行走以二百名為一起其於何日起程之處著王大臣等即行酌擬具奏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富德於挑兵事竣後速赴熱河請訓再行前往○海蘭察奏六月初七日夜聞德爾森保等木柵已為賊踞即趕回木果木大營將軍溫福議暫撤昔嶺附近之兵移防後路乃綠旗兵一聞此信即棄營私遁初九日東北木柵被賊奪踞初十日後面木柵亦被搶奪溫福隨率臣乘賊占踞未定帶兵攻擊綠旗兵紛紛敗亂忽有賊千餘直犯溫福臣迎上鏖戰而溫福胸左著槍殉節賊眾即入大營放火臣帶滿兵越過山溝夜半始至功噶爾拉牛天界營內十一日帶功噶爾拉之兵行至崇德亥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年 五月

刻劉秉恬亦從登春奔至十二日行至美諾會博清額伍岱和隆武籌議一面開通將軍阿桂後路一面從美諾至巴朗拉添兵固守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失事皆為綠旗兵所誤去年春朕已派健銳等營精兵數千備調因溫福阿桂奏以京兵較綠旗兵費幾數倍朕為其說所游移遂爾中止今事已如此悔亦無及見降旨選派健銳火器營兵各一千黑龍江吉林兵各一千即日分撥起程令色布騰巴勒珠爾以固倫額駙為參贊大臣統領前往竟須另整規模迅圖進剿此時海蘭察已與劉秉恬富勒渾會合一處惟當示以鎮靜即將美諾至明郭宗一帶辦理周密其餘各緊要處應開通者迅速開通應剿殺者盡力剿殺總須占住小金川沃克什地方整頓兵眾鼓勵士氣以期另辦阿桂聞賊猖獗自必統領大兵撤回殺賊止須阿桂與海蘭察等會合大局即定至溫福軍

營綠旗兵盡皆潰散實堪髮指若不將倡首及附和者正法多人軍律安在但見在軍營尚未甯定阿桂當留心查察此時且不必宜露至於宜喜一路留舒常帶兵駐守豐昇額即由該處徑往阿桂軍營會商妥辦其黨壩一路仍令五福帶兵千餘在彼防守堵截再貴州續調之一千兵雲南續調之四千兵又今日續調之陝甘兵二千到川境後應赴何處或在何處暫住聽調即著阿桂通盤籌畫檄知帶兵將領遵照而行至文綬已授為頭等侍衛應即馳往明郭宗妥為幫辦○諭博清額即留川省軍營授為領隊大臣領兵行走春甯特成額俱無庸回京交阿桂酌令領兵行走○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前令德爾森保駐紮木果木北山梁因此處係將軍後路防守賊番潛出截後甚關緊要曾經降旨諭而賊番竟爾突出致將山梁奪占德爾森保所司何事先既未能瞭望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年 四月

賊蹤報將軍防範而於賊番奪占之時德爾森保如何抵敵海蘭察摺內雖未提及諒無不知領隊等帶兵征剿規避亦所常有著阿桂詢問海蘭察據實奏聞○癸丑諭前據將軍大學士溫福奏接劉秉恬札知六月初一日夜三更時有賊人從美臥溝襲侵底木達等處董提督不知下落當經溫福撥兵一千名令海蘭察飛赴應援嗣據海蘭察奏報初十日卯刻賊從木果木山後猝至溫福軍營綠旗兵紛紛潰散溫福隨帶滿洲兵百餘人迎擊殺賊數人身受槍傷陣亡等語實為駭異上年攻克小金川時逆酋僧格桑竄往金川將軍等統兵進剿念軍營後路最關緊要特派董天弼於底木達布朗郭宗等處駐守並巡防美臥溝一路要隘其溫福所攻昔嶺之木果木後山梁派有侍衛德爾森保帶兵駐守乃先據溫福奏董天弼竟退往美諾經溫福嚴札飭催始回駐底

木達仍另立一小營居住不閱數日致賊覘其疏懈得肆侵擾而德爾森保自移駐木果木山梁後其作何巡防之處並未有效字奏及可見其全無設備致賊眾闖入溫福軍營是溫福之失事實由董天弼德爾森保二人所誤董天弼死有餘辜德爾森保亦罪無可追見在查明另辦至溫福軍營綠旗兵一見賊至盡皆奔潰實堪髮指見已有旨令劉秉恬富勒渾等逐一嚴查倡首及附和之眾盡法誅戮以肅軍紀而示懲儆總之此次潰變皆由未用滿洲兵致軍營無可倚仗遂爾僨事去年朕原已派健銳等營精兵數千備用因溫福阿桂奏京兵較綠旗兵費幾數倍朕亦為其說所游移因而中止亦事機合有此小挫以致如此悔已無及見在選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黑龍江兵二千伊犁厄魯特兵一千簡勵將士用壯軍聲今據阿桂奏見在派兵防守殺賊多人並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至

潛回故地煽惑降番肆侵擾尤為罪惡實盈其父澤旺本係大逆例應緣坐正法之犯今春械送京師以其衰老待斃且因僧格桑負罪潛逃是以不即正法今僧格桑如此肆逆其父斷不應稍稽顯戮著交刑部即將澤旺凌遲處死懸首藁街以彰國憲將此通諭知之○諭浙江按察使郝碩著馳驛前往四川幫辦一應軍需事務其按察使事務即著徐恕暫行署理○諭大學士劉綸品行端醇學問博雅久直禁廷簡畀閭務勤勞夙著倚任方殷今春偶患腮頰浮腫即派御醫診視並令加意調攝入春以來慮其未能輕減屢差侍衛存問嗣聞其體氣虧弱特賜人參俾資培益用冀速痊昨以重受暑風復加沈劇倍增慮念茲聞溘逝深為悼惜著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其任內革職降級之案均予開復並賞銀一千兩辦理喪務並派皇十二子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定○甲寅諭小金川逆酋僧格桑侵占底木達等處並擾及木果木軍營之事昨已有旨通諭矣至溫福軍營失事其罪不在劉秉恬而小金川一帶後路不能妥密謀防及不查參董天弼之處劉秉恬實不能辭咎本年春間因將軍等分路進攻金川所有美臥溝等處通連賊境要隘隨諭令劉秉恬在美諾彈壓又令其移駐拉角克往來巡防若果兵少不敷防守即當早奏調兵今賊人仍從美臥溝潛出侵擾則劉秉恬所設法嚴防者何事又前令董天弼於底木達布朗郭宗駐守並巡防美臥溝一帶又以董天弼懦弱無能復交劉秉恬隨時查察儻不實心出力即據實嚴參治罪乃前據溫福奏董天弼退住美諾冀耽安逸經溫福嚴飭札催始回底木達其另立一小營並不在官寨駐守不閱數日旋致失事則係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至

秉恬於事後始奏明者溫福身在軍營攻勦向知董天弼措置乖方之處卽行飭責劉秉恬近在簇拉角克豈轉毫無同見何不早爲參奏則該督之駐彼經理又屬何事此次賊匪滋擾皆由董天弼玩誤所致實屬死有餘辜而劉秉恬之罪亦與董天弼相去無幾前因劉秉恬在軍營督辦糧運諸務頗能奮勉出力不辭勞瘁是以加恩授爲總督並賞戴孔雀翎晉階太子少保今以防守後路緊要大事貽誤若此實不能復爲寬解若不加以懲儆轉似朕有意曲庇何以服眾人之心卽劉秉恬自問亦何顏復戴花翎忝任總督乎此若在他人卽當重治其罪第念劉秉恬係初經任用之漢人且平日辦理他事尙屬認真姑從寬典劉秉恬無庸俟該部嚴加議處卽將伊總督及所加宮銜槩行革退拔去孔雀翎以示炯戒仍加恩賞給按察使銜在軍營隨同辦事俾勵後效所有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聖

四川總督員缺卽著富勒渾調補在美諾等處辦事照劉秉恬例用欽差大臣關防文綬去年獲咎之由係沾染外省袒護惡習尙無大罪在當時不得加以創懲念其向來頗能辦事尙可棄瑕錄用文綬著加恩補授湖廣總督仍照富勒渾之例署理四川總督印務在省辦理地方事務如有關繫軍需之事仍著往來查辦其湖廣總督印務仍著陳輝祖暫行署理至此大富勒渾本因查辦糧運出口繼以山水漲發留駐督辦橋道一聞賊人侵占底木達之信卽帶領頭二起已到黔兵馳赴蒙固橋策應防守料理俱能妥協博清額係派往審事之人亦卽同富勒渾帶兵馳守蒙固橋彼時賊勢鴟張若非富勒渾博清額二人統兵在彼防範更不知成何事體而博清額旋卽前往美諾與海蘭察督兵聲援連日海蘭察奏到諸摺具有條理必係博清額爲軍機章京辦事年久

熟習機宜故能周到若此富勒渾博清額均屬可嘉俱著交部議敘博清額並賞戴孔雀翎朕於諸臣功罪辦理一秉大公至軍旅重務賞罰尤不肯絲毫假借輕重權衡悉視其人之自取將此傳諭劉秉恬使知感愧並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海蘭察等奏稱美諾南山一帶見已派兵前往分別勦撫道路易通等語是南山一帶之路此時自己開通惟北山科多新橋等處賊眾甚多且係阿桂後路最關緊要須卽將此一帶賊番盡行勦滅並卽速赴底木達布朗郭宗兩處上緊克復乘賊番占據未久攻之尙易偪令賊酋勢迫仍竄回金川可先清小金川地界將美臥溝大板昭等要隘選派將領分撥重兵防守並將沃克什至卧龍關一帶後路防範周密官兵卽可於小金川地方暫行屯住爲另籌進剿之計又富勒渾已實授四川總督自應回至美諾明郭宗等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聖

處總辦一切其巴朗拉一帶或令博清額或令劉秉恬前往妥協辦理○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昨豐昇額奏番人供詞有索諾水帶兵由噶拉依往巴旺布拉克底之語其地爲阿桂軍營後路且與章谷一帶相近所關甚重不可不留意稽防再當噶爾拉軍營者明亮留兵防守若其地非多兵不能據扼卽當令明亮統兵駐僧格宗與美諾爲犄角之勢則當噶爾拉一路賊自無從竄入卽達烏至章谷一帶亦可控制無虞阿桂當就該處情形悉心籌畫又昨據劉秉恬奏木果木軍營民散在前兵潰在後究係未能先事豫防所致且營中槍礮火藥若早派重兵嚴守礮局何至爲賊搶劫而客民匠役數千亦當收之營內備人數以助軍威未爲不可不應堅閉營門聽其散去旣示賊番以弱且徒搖惑眾心是溫福未免倉皇失算至其營中兵眾不下一萬數千當時潰散若干著

交阿桂卽行確查具奏再將領中實係陣亡與巴朗相似者均應
奏聞予卹其隨將軍衝出之滿洲兵一百名有陣亡者亦一體查
明議卹若所列未出人數內或有蹤迹未明不能定其存亡者亦
開具姓名奏明交部備覈○丁巳諭據阿桂奏於當噶爾拉至章
谷後路一帶將小金川精壯男番殲滅礮寨盡行燒毀並派兵在
達烏翁古爾壘等處防勦其色木則一處令奎林崔文傑堵截撲
殺多人又添兵防護納圍糧站將河以南之拉約寨痛加勦戮焚
燒寨落並殺死金川賊人又令崔文傑攻勦僧格宗對河之榮寨
殺賊五六十人焚燒礮房三四十座其餘寨男番俱經洗盡金川
遺來之賊三起並皆擒殺卽日與海蘭察等會合勦除河北之彭
魯爾等寨則美諾一帶之餘孽便可掃清等語阿桂所辦甚合機
宜且殺賊甚多殊屬可嘉著交部議敘所有在事出力之將弁兵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七 聖

丁等並著阿桂查明咨部議敘以示鼓勵○諭富德著授爲領隊
大臣帶領頭起兵丁前往四川軍營其末起兵丁著派藍翎侍衛
訥蘇肯帶往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王先謙敬編

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戊午朔諭軍機大臣等美諾明郭宗等處地方緊要海蘭
察等帶兵駐紮清釐一切地方勦殺賊眾辦理接續臺站事務皆
合機宜前經降旨令海蘭察暫駐美諾辦事俟阿桂回美諾後海
蘭察再帶兵攻勦今閱伊等奏摺南路一帶之賊額森特等已經
痛殲前進而留兵看守之橋仍被賊占雖因留兵數少不能抵禦
以致被奪但額森特等去時業將賊眾俱行勦殺並燒毀寨落則
此項賊番又從何來或於勦殺時躲避俟伊等過後復出侵擾乎
抑或他處賊番來奪此橋乎今普爾普自沃克什帶到貴州兵三
百名卽派其前往奪橋殺賊普爾普人誠實漢仗亦好海蘭察等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酌量領兵接應所辦甚是至沃克什土司與兩金川素有仇隙雖
自當固守地方但力弱不能禦賊今防守沃克什之事僅劉秉恬
一人前往恐不能濟事著海蘭察於滿洲領隊大臣侍衛等擇其
曾經歷練之人派令前往方爲有益○己未定順天府府尹府丞
等官缺出開列凡籍隸直隸人員俱迴避例○庚申豐昇額奏據
知府盛英稟稱綽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告稱聞索諾木潛使
人誘約三雜谷土司令於智固山一路截斷宜喜糧臺隨行知五
福官達色李天佑實力嚴防並獎勵各土司令其照前出力並嚴
守智固山地方仍札諭優獎工噶諾爾布示以信任之意令其派
人探聽隨時報聞又沃克什土司色達克拉所屬人眾俱隨溫福
大營所餘惟有婦女老幼已飛咨富勒渾妥爲查辦諭軍機大臣
等豐昇額此次調度均屬合宜不意其竟能如此爲之稍慰逆酋

潛謀斷路實屬可恨計其為時已久尙無動靜自可以保無虞然究當留心防範至沃克什一路關係緊要已早諭富勒渾等酌派將領帶兵往駐今豐昇額所辦與朕意適合且計其移谷日期在朕降旨之前富勒渾接到即辦自更妥速目今急務惟盼阿桂速至美諾整兵剿賊恐阿桂以退兵為嫌不肯輕撤然朕自六月二十三日至今已屢次詳悉傳諭阿桂自應遵旨回兵美諾迅即剿復布朗郭宗盡殲羣賊廓清小金川見在之事無有要於此者旬餘以來盼望阿桂信息至廢寢食阿桂當善體朕意將此一併傳諭知之○諭美諾明郭宗已俱失守海蘭察見退至日隆駐兵防守賊眾竟敢如此猖獗殊堪痛恨總由營中未派滿洲兵無可倚恃致屢為怯懦不堪之緣營所誤實切憤懣此時急務惟接濟阿桂為要美諾之路既斷阿桂難從原路退出自應速由達烏一帶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二

回至章谷已有旨令富勒渾博清額普爾普成德四人帶兵往迎阿桂並飛諭圖思德將續調之黔兵一千星速起程進徑赴打箭爐一帶接應阿桂奉到此旨即速整兵由章谷一路退出毋稍遲疑至僧格宗為當鳴爾拉至章谷要路阿桂前奏已派兵嚴守昨額森特伍岱復自美諾勦洗河南一帶賊寨與阿桂通路想已至僧格宗守住或當酌從深嘉布等處經由巴旺布拉克底一路而出阿桂自能妥酌辦理此時總以阿桂整軍而出為要他事皆可緩商也至豐昇額等一路前已屢降諭旨令其撤兵赴大板昭勦殺賊眾並斷賊番後路今美諾等處既不能守賊勢方熾豐昇額等不宜復往大板昭一路勦賊計伊等接奉前旨自已起程若仍由正地一帶原路退回恐太迂遠自應由黨壩三雜谷一路回至巴朗拉等處暫駐但須於撤兵時辦理妥密毋致緣營輟動並

論各土司等此時雖暫撤兵俟新派之滿洲勁旅到齊即分路另籌進剿仍須至該處進兵該土司等毋得稍有疏懈如此方為妥協阿桂等即將何日退兵迅速加緊覆奏以慰注念○癸亥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當鳴爾拉軍營防剿賊匪情形所辦俱合機宜朕心稍慰賊匪敢於如此猖獗阿桂見在鼓勵眾心尙能堅守兩三月其志甚屬可嘉但美諾已不能守海蘭察俱撤兵退至日隆阿桂即在當鳴爾拉駐守亦難急圖攻剿而小金川之地又難即時克復且賊勢方熾我力稍單阿桂自應速由章谷一路整兵而出為要是以前日一聞海蘭察退回日隆之信即傳諭阿桂迅速由章谷退兵且俟新派京兵及續調陝甘雲南湖廣各省綠營兵到齊另籌分路進剿並諭富勒渾博清額普爾普成德帶兵往迎阿桂今復授富德為參贊大臣諭令先行馳驛兼程赴川如遇新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三

派之西安駐防兵二千及自請赴營之成都駐防兵五百並貴州續調之一千兵湖南已經起程之二千兵有可帶往者即速帶領前赴章谷迎接阿桂並令色布騰巴勒珠爾亦按程趕赴成都俟有陸續兵到即行帶領由打箭爐前往接應但看阿桂之意不肯輕退者必因營中兵力不足在外又無應援若急於撤兵恐綠營軍心易動而賊人轉得伺我之隙在後追躡所籌亦是今富勒渾等及富德接續到彼官軍聲勢漸盛阿桂自當趁伊等到後即將當鳴爾拉軍營料理周妥與富德等內外夾攻以次整兵而出回至內地地方慰懸注至豐昇額等一路朕心亦深慮念前諭其移兵往勦大板昭之賊昨聞美諾退兵一事復諭令即帶兵由黨壩三雜谷一路回至巴朗拉若此旨到時豐昇額等尙在宜喜則自彼由革布什咱巴旺布拉克底之境至當鳴爾拉軍營較為徑捷豐

昇額等就該處見在情形斟酌萬全行之再成德一員前已有旨
補授川北鎮總兵所有鎮遠鎮總兵員缺著阿桂另揀軍營出力
之員奏請補授至所請調兵之摺於阿桂未經奏到之時已分別
派出其山西兵路既遙遠且亦不甚得力自可無庸調往今通計
所謂兵共一萬七千軍勢亦可大振統俟到川後阿桂等悉心妥
議另籌分路進剿迅奏膚功○吏部議准江西巡撫海成奏稱贛
州府屬定南縣地處萬山界連江廣政繁事劇向設知縣不足以
資彈壓請裁定南縣知縣一缺將贛州府同知移改為定南廳從
之○甲子命舒赫德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調阿桂為戶
部尚書以永貴為禮部尚書○丁卯諭前聞溫福在木果木軍營
倉卒遇變臨陣捐軀特加恩賞給一等伯爵世襲罔替嗣據劉秉
恬奏初九日未申時忽有客民二三千並匠役人等奔赴登春詢
稱木果木礮局已被賊番搶劫大營四門關閉客民無可依倚因
各散回初十日賊番悉眾湧至斷截大營水道綠營兵紛紛潰散
遂致失事等語是溫福軍營民散在前兵潰在後實係溫福未能
先事豫防所致營中礮火係三軍之命若聞賊擾布即郭宗之信
早派精兵嚴守後路防護礮局何至為賊搶劫而客民匠役數千
亦當收之營內為被護持即備人數以助軍威亦無不可斷無堅
閉營門聽其散去之理既示賊人以弱且致搖惑眾心則溫福之
倉皇失算其死乃由自取今復據海蘭察富勒渾等查奏溫福軍
營陣亡文武大小各員多至數十人而將弁兵丁之未出者至三
千餘人此皆溫福乖方債事以致折將損兵使其身尚在即當立
正典刑以申軍紀豈可復膺五等之封所有賞給伯爵著銷去但
念其究係陣亡仍著交部照例議卹其應得何世職卽令伊子永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四

東華續錄 乾隆七八

保承襲至劉秉恬身任總督令往美諾彈壓又令其移駐族拉角
克往來巡防並因董天弼懦弱無能屢論劉秉恬隨時體察儻不
實心出力即據實嚴參治罪乃劉秉恬於美卧溝要隘並及早
奏請調兵駐守設法嚴防而於董天弼退居美諾經溫福嚴飭始
回底木達劉秉恬又並不查參及董天弼另立一小營不在官寨
同眾兵駐守賊匪因得伺隙竄入劉秉恬亦於事後始行奏及是
美卧溝之失守致賊匪侵占肆擾皆由董天弼所誤實屬死有餘
辜而平時措置失宜又復漫無覺察釀成事端劉秉恬之咎亦實
無可追前降旨將伊革去總督仍賞按察使銜在軍營隨同辦事
尚不足以抵其罪劉秉恬著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效力贖罪
如不知感激愧奮復有貽誤一經將軍總督等奏聞卽行正法示
眾至德爾森保係專駐木果木後山防守之人乃不能實力防禦
致賊匪衝突溫福大營兵潰失事况德爾森保前隨明瑞軍營已
獲重譴復經棄瑕錄用仍不知改悔奮勉誤事若此其罪與董天
弼等不能因其已死曲為原宥著將伊子孛交刑部治罪並將家
產查抄以為負恩失律者戒所有提督馬全牛天昇皆係出力有
用之人副都統巴朗阿爾素納屢經勇往立功今皆力戰死事實
堪軫惜馬全牛天昇著交部照豆斌之例議卹巴朗阿爾素納著
照扎拉豐阿之例議卹仍查明伊子交御前大臣帶領引見候朕
另降諭旨總兵張大經雖未著有勞績而效命亦殊可憫著照高
天喜之例酌減議卹其餘陣亡武職兵丁及被害文員著將海蘭
察富勒渾查到原單交該部查明均照陣亡例一體議卹此等歿
於王事之人在國家雖有優卹旌褒渥典以慰忠魂而自將領至
兵丁三千餘人同時陷歿不惟心慟亦且顏報國家百餘年用兵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五

四一五

多矣從無此事然溫福軍營潰出之兵經海蘭察等收集者尙有一萬數千是其隨征將士幾及二萬兵力不爲不足何以賊番一至手足無措潰散竟至於此總因營中無滿洲兵可爲倚恃遂使絲營懦卒驚潰無存亦由溫福等倡議不用京兵所誤是溫福之失策債贖實不能復爲之諱而朕之誤任溫福又誤信其不發勁旅悔已無及惟有引咎自責而已朕之誤任溫福原因其於軍務尙曾經練此外別無可任之人當阿爾泰等屢次因循玩誤不可不急爲整頓遂命其由滇入蜀代阿爾泰統兵伊甫至軍營即攻克巴朗拉收復達圖等處軍勢大有起色因卽授以將軍伊亦頗知威奮初不料其昧於馭下疏於自防敗績喪師輕以身殉卽起溫福九原而問之伊亦無能自解非朕於事後諉過臣下也至於征剿金川並非朕有意窮兵黷武念朕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六

武功已赫濯矣豈復不知足矧此蕞爾蠻陬久授土職卽盡剗平其地較之開闢西陲不及萬分之一何足言功朕又有何貪冀而必欲不吝帑金不恤士卒不憚焦勞決計爲此乎總因從前莎羅奔即卡侵擾鄰疆其罪已不可追及命將申討兩酋卽窮蹙乞降朕特格外包容宥其一死仍令備職土司乃即卡野性難馴未及十年卽與近境土司時相侵奪屢經督臣等調停完事朕亦樂免深求不欲復因蠻觸相爭勞師動眾卽此次兩逆酋滋事之始經阿爾泰等奏聞朕仍聽督提等往彼誠諭息爭不肯輕煩兵力及至前歲夏間阿爾泰始將僧格桑不受教約復攻占沃克什官寨擄其人戶並侵明正土司境壤而索諾木亦占踞革布什咱之地戕其土司各情節奏聞並稱兩逆酋狼狽爲奸鴟張無忌非復能以口舌化導不可不懾以兵威乃逆酋黨惡梗化公然抗拒王師

實難再爲遷就朕方深悔前此之姑息貽患若復置之不問必至眾土司盡爲蠶食流毒無窮此實不得已而用兵之苦心軍機大臣日在朕左右承旨皆所深知且屢經宣諭再三諒亦人所共曉若謂朕飾詞愚眾吾誰欺欺天乎此時若再姑息了事何以服眾土司之意且何以慰死事者之心卽謂溫福毫無調度自喪其軀不足深惜而馬全等將佐官員及三千餘士卒之委命疆場儼不爲之報仇雪恨於心實有所不忍雖欲中止其可得乎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勞無日不以愛民爲念每遇災歉不惜數百萬金錢粟米賑濟窮黎卽偶有用兵之事絲毫不累閭閻並且多方蠲緩而於綜理讞贖雖匹夫匹婦之獄亦必折衷至當不使稍有含冤如此次溫福軍營潰逃兵眾卽立置典刑亦不爲枉因其多至數千若悉予誅誅實覺不忍特從寬免其死遣配以示矜全而自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七

西師大功告成以來朕亦不敢意存自滿惟兢兢業業懍持盈保泰之心返躬自問實可以俯對天下臣民仰邀 上蒼昭鑒者至於兩逆酋以內地土司敢於背恩反噬抗我顏行害我兵將罪惡貫盈實爲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其滅亡自可立待今特派入旗及各省勁兵數萬並簡曾經立功之大臣等帶赴川省軍營與阿桂另籌進剿使我軍壁壘一新所向克捷埽穴擒渠以快人心而中國法著將此事原委及朕不欲用兵之本懷與此時不能已於征討之深意通諭中外知之○戊辰諭前據辦理四庫全書總裁奏請將進士邵晉涵周永年余集舉人戴震楊昌霖調取來京同司校勘業經降旨允行但念伊等見在尙無職任自當予以登進之途以示鼓勵著該總裁等留心試看年餘如果行走勤勉實於辦書有益其進士出身者准其與壬辰科庶吉士一體散館

舉人則准其與下科新進士一體殿試候朕酌量降旨錄用○癸酉阿桂明亮奏色木則之旁有古嚕一處令參將富金保帶兵分駐賊番屢次侵擾俱被官兵擊退其往攻色木則之兵因賊番所據礮座地勢較高雖節次攻撲究係仰攻不能得力惟晝夜嚴防使賊不能截斷僧格宗往來之路再策爾丹色木墨壘溝卡了翁古爾壘等處皆與金川接壤雖此一帶叛番均經殲戮其最關緊要之隘口亦撥兵防守而其間道路叢雜前後左右皆可偷越此時最要事機莫急於撤出官兵先防後路官兵均可安全無恙而嚴守各隘尙可待續到之兵爲合力進攻之舉其後路中有前已經駐兵者加兵助守其前未駐兵者酌量安設且如章谷吉地等處亦卽爲綽斯甲布後路於此一帶周防嚴密臣等與豐昇額信息相通彼此籌辦於事機頗爲有益因於二十五日陸續撤兵分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八

餘名計其陸續到軍營通計二萬數百名阿桂卽當酌定章程另籌進剿一面妥辦一面奏聞至豐昇額等一路昨令馳赴阿桂軍營策應今阿桂旣已回駐翁古爾壘等處無庸豐昇額接濟軍營機宜移步換形不可稍涉拘泥亦非朕所能懸斷著傳諭豐昇額如未起程卽當駐宜喜軍營以備再進或已行至中途亦不妨帶兵仍回宜喜並可隨處諭知各土司以將軍見已整師而出滿洲勁旅及各路精兵十萬亦俱陸續調派卽日復籌進剿以此鎮撫眾番方爲妥協豐昇額等卽酌量該處情形一切與阿桂札商而行劉秉恬仍令在巴朗拉一帶辦事文綬卽馳赴成都辦理兵行事宜並籌辦潰兵以及地方要務其桃關一帶卽令富勒渾前駐往來照料無庸再赴阿桂軍營又奏臣等因賊匪蔓延四出前敵旣不能驟撤後路更屬可虞正在籌辦聞據前敵屯土各弁稟稱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九

來仍易於進攻於事轉有把握莫若將計就計權為撤出新兵一
至即可統率再進為雪憤場巢之策惟是今昔情形迥殊且此事
關係甚大 皇上自必特簡大臣來川容臣阿桂等公同籌辦以
定勦滅兩金川之局諭軍機大臣等阿桂此次辦理事事妥協甚
屬可嘉已授為定邊將軍統辦進剿之事實堪倚任此外大臣等
亦罕有能出其右者阿桂即當實力擔承此事不必稍存疑感惟
進剿之路不可不通盤籌畫豫為安定看來昔嶺當噶爾拉及宜
喜等三路皆係仰攻未必有益將來再進時此等止可為牽綴賊
勢之用必須另籌安地以期克捷制勝因閱地圖內金川之噶拉
依勒烏圍兩處險隘皆在河南賊番悉力拒守攻之非易若於河
北覓可進兵之路一在革布什咱之境由西而東一在綽斯甲布
或黨壩之境由東而西攻其不備自可易於得手若能得其河北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之地則河南賊勢自必動搖併力夾擊便可掃穴擒渠剋期奏績
阿桂應即悉心籌度密詢熟悉道路之人就該處山川形勢詳細
酌量是否可行即速繪圖貼說據實覆奏候朕定奪○甲戌諭昨
據阿桂奏當噶爾拉後路翁古爾壘至章谷吉地等處並關緊要
均應嚴密防範因於六月二十五至七月初一等日將各營盤官
兵次第徐撤退親自斷後振旅而出見駐翁古爾壘等語辦理
深合機宜朕心實為欣慰已將奏到各摺宣示中外矣阿桂自聞
木果木軍營之信能鎮靜嚴防鼓勵將士當賊人屢次侵擾俱經
官兵剿殺今全師撤駐翁古爾壘不獨南路一帶可以無虞並可
與豐昇額等宜喜軍營聲息相通以待新調之八旗勁旅及各省
精兵陸續到營收復美諾等處另籌進剿金川甚屬可嘉所有隨
阿桂自當噶爾拉撤出之兵未嘗非綠旗士卒乃能與賊相持十

餘日悉力拒擊凝然不動整隊撤回較之溫福營中綠旗兵同為
受國恩養之人一則知方一則非人類著阿桂傳旨將在事之
綠營屯土兵練各賞一月鹽菜銀兩以示獎勵其中或有身雖在
營而委靡不出力者亦當查明扣出毋令濫邀恩賞至溫福軍營
有兵不下二萬何至一聞賊至紛紛潰散實出意料之外將帥之
於三軍倚為捍衛若猝遇有變至棄將軍於不顧相率潰竄以致
主帥失眾捐軀按律應悉駢誅罪在不赦今特汰其甚者從寬免
死量予遣戍實出法外之仁然朕究不免失之姑息而此輩實為
倖免遣戍省分之各該督撫俱應共深憤嫉於此輩不少姑息有
犯法者即當立正典刑庶以彰國法而申軍紀至見在隨征之綠
營兵眾並當聞而知恥引以為戒痛加改勉以冀立功膺賞設仍
狂於怯懦之惡習怙終不悛將來或有臨敵輕退易動之事必當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盡行誅戮即人數略多亦斷不可惑於罰不及眾之說曲為寬宥
也朕於軍律賞罰嚴明惟秉大公以期平允即將此通諭軍營及
中外知之○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見在仍須先攻小金川令阿桂
在南路富德在西路統兵進剿收復其地所有一切機宜昨已傳
諭阿桂酌量妥辦並密諭阿桂除見剿金川三路外另於河北一
帶訪覓安路攻其無備今思阿桂在南路必仍由僧格宗一路進
攻若僧格宗尚能守住自為便易即或張玉琦亦已帶兵退出究
係輕車熟路攻取亦較上年省力但既至僧格宗必仍俟攻復美
諾後再行收剿底木達等處恐逆酋僧格桑聞信豫行竄逸豈不
失此機會著諭阿桂於富德到營後與之講論明晰令其由成都
馳赴日隆帶兵同海蘭察進剿於攻得資哩後即帶兵往截美臥
溝斷絕賊首歸路或由沃克什明郭宗前進或由別斯滿一路前

進臨時酌量而行俟富德等截住美卧溝之路阿桂速偵訪逆酋下落若在美諾即統兵先剿美諾若仍在底木達布朗郭宗即先剿底木達等處與富德成夾擊之勢方為萬安今西安駐防兵二千已於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全數起程到營必速已諭文綬俟其到省時南路西路各分一半令即馳赴其各省所謂之兵貴州一千最早餘如湖南雲南陝甘湖北亦俱可陸續到川各按兩路分撥前往阿桂於此各處生力兵到後約敷兩路之用即通知富德等同時進兵總須於今冬將小金川全行克復仍分路進剿金川愈速愈妙看來兩金川氣候冬令尚多晴霽是以前此攻克巴朗拉美諾等處皆於冬底成功此皆已事之可見者阿桂務須竭力熟籌妥辦並即豫籌將進剿金川之路分兵進攻出其不意以期克捷○阿桂明亮奏兩金川賊人自侵軼底木達布朗郭宗東華續錄 一 乾隆七十八 土

以來牽連肆擾致木果木美諾一帶臺站地方皆不能固守以各路大兵進討彼即竭力負隅猖獗何至於此實由董天弼本係衰庸疏於防範且不守碉卡另立營盤賊番窺伺已久而各處臺站兵本無多又皆怯懦是以底木達等寨一經失守各處軍臺望風奔潰至該督等查拏夾壩並不於賊番出沒之處督兵擒剿轉照內地緝捕之例分派兵於降番各寨逐一搜查以致番眾驚疑生怨賊匪得易於句引一處煽動各處皆因而滋擾木果木一路每次進攻未曾得利徒致損傷而所拏卡柵零星分布其中有僅十餘人及二三十人者賊番窺破併力於一二處則其餘各處相繼潰散至木果木失事時登春牛廠賊眾尙屬無多惟因散出客民兵夫從此經行兵即不戰而逃而美諾沃克什相繼失守覈其潰敗之由實因兵自逃散並非賊番之力能至於此且據功噶爾拉

木果木脫出兵供稱賊番分頭搶撲於木果木登春一帶所獲鉛藥槍礮軍器米糧等項為數雖甚多而其打仗賊番止有此數實無可加添即小金川降番剿殺之餘俱依附金川亦不過千餘人臣等一面俟派調滿漢官兵來川一面將續辦進攻情形通盤籌畫並將西路各兵設法鼓勵以作其氣申明軍律以悚其心務痛剿賊番先清美諾進堵金川誓必不令兇狡兩逆酋倖逃法網又奏六月二十九日准豐昇額來咨詢當噶爾拉一路是否需兵應援臣等以見在南路防範嚴密無庸接應惟西路官兵除新調黔兵一千數百並臣等南路派往千餘外其餘出來之兵均不足恃新調黔兵應令即赴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以資防守並已飛咨劉秉恬富勒渾等辦理至臣等帶兵殿後撤出時見沿途各隘皆有土兵駐守接應始知巴旺布拉克底土司已將得力頭人盡數東華續錄 一 乾隆七十八 土

派出並擴集土兵把守後路其明正土司及革布什咱土都司亦各向知報效不肯為賊番等所眩惑此次後路防範嚴密賊番不敢前來窺伺甚為得力又奏查從前底木達布朗郭宗等寨為賊所占其時未久自不能即為堅拒上緊攻剿或可期其速得今美諾扼要之地已經失守而小金川沃克什地方官兵經年所攻克者均為所占南北阻絕不通此際情形與從前迥不相同已無分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之路而南路兵力僅敷堵守亦不能更攻開此路至奉旨令豐昇額舒常由大板昭剿賊之處查收復底木達及布朗郭宗地方自應於別斯滿及大板昭等處分路進攻但此時西路非俟新兵到日不能舉動而各省所調新兵非三四月不能全到見既未能進攻底木達布朗郭宗則豐昇額等此時亦尙可無庸移駐致啓綽斯甲布土司之疑計綽斯甲布距大板昭路

途不遠俟將屆進兵之期或仍酌留舒常在日旁宜喜等處率級賊勢再令豐昇額統兵前赴大板昭一帶合力攻勦似為妥善臣已札知豐昇額酌安辦至滿洲勁旅自較綠營為足恃今蒙派調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索倫厄魯特兵五千陸續前來於攻勦既為得力而此時失事之餘軍心亦藉以自壯臣遵旨將見派滿洲勁旅數萬添勦之處曉諭各營兵並傳知各土兵等使共知賊酋勢在必滅庶足以作其勇往之氣其新調官兵應赴何處備用亦俟鑿定全局後檄知帶兵將領遵照分進又奏昨准海蘭察劉秉恬等將美諾明郭宗沃克什等處失守情形咨會前來綠營兵本多怯懦而西路又失於撫恤以致人無戰心但自木果木而美諾自美諾明郭宗而沃克什望風退避處處皆成瓦解此時海蘭察退守日隆劉秉恬先至巴朗拉查自巴朗拉以至美諾此路實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七

為進勦小金川正路但道路延長其間如斯底葉安資哩沃克什路頂宗明郭宗形勢均為險絕自前歲進勦以來官兵節節力攻如資哩攻至三月有餘沃克什攻至五月有餘路頂宗明郭宗二處亦皆攻至兩三月有餘而資哩尚以截後而得沃克什尚以設計而取歷時一載始能逐次開通其大板昭一路董天弼亦攻至三月之久並無寸進直至美諾既破然後底木達布朗郭宗望風而下今此數處既復被賊番占據則其備禦愈嚴死守愈力而大兵進勦事宜亦當早為豫備美諾木坪兩處道路不通文報皆由省城來往動至旬餘於實任消息既難迅速相通且於緊要事宜更難乘機酌辦富噶爾拉後路險隘之所均為我兵所據如翁古爾龍以前之思紐迪西之真登梅列等處悉已防守嚴密或與僧格宗喇塞相望或據其上游俟新兵調至攻取尚不為難至明亮

於此一路甚為熟習自應遵旨令其帶兵駐守以緩賊勢臣將各處防守事宜督催辦竣輕騎簡從擬於數日內自南路起程馳赴巴朗拉達木巴宗一帶察看情形與諸大臣等亟整兵力熟籌進取之策並與督臣等將撥夫運糧接濟等事悉心經理約計爾時色布騰巴勒珠爾亦抵軍營更可將一切機宜公同商酌再行詳悉奏請訓示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覆查辦軍營事宜及陳明賊番滋擾緣由皆與朕節次所降諭旨脗合美臥溝失事之故皆為董天弼所誤實屬死有餘辜而劉秉恬不早參奏其罪亦無可追見在添兵易將氣象一新從此舉動順利自可仰邀天佑迅速成功阿桂等當實力勉為之至見籌收復小金川自須仍由西南兩路進攻而西路多係木果木潰出委靡之兵不可不急為整頓阿桂親往經理於事更為有益茲已另諭色布騰巴勒珠爾富德俱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十五

馳赴日隆一路與阿桂會商諸事西南兩路何者尤為緊要阿桂即同色布騰巴勒珠爾進攻其一路則令富德同明亮進勦至大板昭一路或令舒常帶兵或另派人前往均著阿桂詳晰妥籌悉心調度又前據阿桂奏一聞賊番侵擾底木達等處之信料其必有小金川番人為內應即察各寨頭人內之迹涉可疑者羈留營中不令回寨所辦甚為得要此等頭人看守軍營作何處治未據奏及亦著阿桂附摺奏聞又阿桂另摺奏請將後調黔兵一千令赴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以資防守已飛咨劉秉恬富勒渾辦理等語所辦甚是西路潰出之兵驟頽不振不可不酌添新兵另為措置以冀改觀見在添調滿漢各兵幾及二萬已分兩路前往備用阿桂可悉心斟酌令於各兵到省後即按兩路分撥照料前往至豐昇額等軍營見兵不及六千力太單弱且又無滿洲得力之

兵著阿桂於新到各兵內酌量撥給並須籌及進勦金川時或應仍在宜喜一帶另覓進攻之路亦豫為撥往備用以省臨時更調之勞其阿桂見駐之翁古爾董一帶後路均已派兵嚴防可無他慮惟豐昇額等在宜喜軍營其後路未經辦及恐賊窺見阿桂見已撤兵海蘭察等又退至日隆料小金川地方尚無攻勦之事或注意豐昇額一路潛出滋擾不可不豫為防範昨已諭令各營卡盡力嚴守設有賊至必須奮力殲除使之破膽但其後路毗連賊境之處頗多均須設法防守著阿桂一併籌畫派員帶兵分防以期萬安至所奏巴旺布拉克底土司派出土兵把守後路其明正土司及革布什咱土都司亦經添派土兵前來甚屬可嘉見已明降諭旨酌賞綵段以示獎勵令其益加奮勉至頭人穆塔爾於昂噶爾角克碼既破數日後率其眷屬來降似無他意富勒渾未免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六

心多怯懦尤不可不亟為振作鼓舞以期奮勵阿桂自應在此一路領兵令色布騰巴勒珠爾為參贊大臣其別斯滿一路令副將軍豐昇額統兵以海蘭察為參贊帶兵進攻至南路統兵尚需副將軍一人如阿桂因明亮在營辦事年餘於各土司已能駕馭可勝此任即令明亮為副將軍富德為參贊大臣若阿桂以富德久經練習於統兵之事相宜即令富德為副將軍明亮為參贊大臣帶兵由河南一路攻打美諾惟在阿桂熟思安酌總期於事有益據實奏聞請旨其攻打美諾似當從後山由上壓下前已於圖內貼說論商阿桂當隨時酌量安辦至進攻沃克什之兵一經攻得亦應量度彼時情形或即進取明郭宗與美諾一路會合或明郭宗已經克復即並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為甚便總在阿桂相機安酌而行又所稱綽斯甲布一處酌留大員攻打並為牽綴金川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七

昇額等奏見仍駐兵宜喜與朕意適合且不拘泥前旨甚屬可嘉
惟後路關繫緊要已屢諭添兵前往並飭阿桂妥為籌辦照料今
豐昇額奏與阿桂處聲勢相通得以隨時酌商則由宜喜至章谷
一帶後路可以無慮其黨壩至三雜谷一帶在在與金川賊境毗
連俱係宜喜後路不可不實力防範業經諭令五福仍駐黨壩加
意嚴防其官達色所帶之兵並令豐昇額調回宜喜備用豐昇額
自當隨時妥為措置至宜喜一路即使能得賊壩亦止於山頂駐
守不宜深入此時距分剿金川之期尚需數月既不便頓兵不動
致擊士卒銳氣又不宜不審利害隨時攻撲賊壩為當差塞責之
舉必如何方為妥善亦著阿桂悉心籌畫通知豐昇額酌辦至目
下收復小金川自以西路為要蓋西路中又兼沃克什別斯滿兩
路自非阿桂不可昨已將應派將軍副將軍參贊何人在何路進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六

勦之處詢商阿桂今阿桂即日將抵日隆而各省所調之兵尚未
到齊阿桂酌看情形或可先帶兵移駐資理仍於臨進時將各路
應用兵眾派調停妥一面通知豐昇額馳赴別斯滿訂期會剿以
便迅速集事或豐昇額不便調來即當另派大員領兵前進惟在
阿桂妥酌而行頃檢閱將軍印譜內定西將軍印係順治年間將
軍愛星阿征剿逆賊李定國等追擒朱由榔時所佩帶成功甚速
最為吉祥因即授阿桂為定西將軍並將愛星阿會用之清字原
印交兵部由驛遞送阿桂即祇受行用迅奏膚功又諭見在收復
小金川之舉西路尤為緊要而西路又分沃克什別斯滿兩路其
中通賊徑隘極多自非阿桂帶兵不可而別斯滿一路或令豐昇
額前往或另派妥員昨已諭令阿桂酌辦其南路情形見據阿桂
奏真登柵列甲爾木以及緊要隘口均屬我兵據守一俟應進之

時即可前進恢復看來南路進攻尚易前已諭商阿桂或以明亮
為副將軍富德為參贊或以富德為副將軍明亮為參贊令其妥
酌覆奏定奪是南路統兵之人亦有定局且明亮於彼處路徑已
熟阿桂尤當在西路及早調度約計新兵到營足敷派用即可會
期進剿專盼捷音又據奏上緊整頓西路舊兵並通籌全局議定
道路剋期迅速似將來應進之路阿桂胸中已有成竹朕意今年
所攻之富噶爾拉功噶爾拉兩路賊人守拒甚堅若再從此兩路
進兵仍屬無益即宜喜軍營亦未能得力此三路止可為牽綴賊
勢之用究須另覓別路進兵就圖中形勢而論三雜谷及黨壩似
較易進不知實在如何或此外更有勝於此路者諒阿桂自必籌
之已熟軍營一應機宜朕惟阿桂是倚阿桂亦更無可諉惟當密
為妥籌迅速具奏以副朕望○以程景伊協辦大學士調王際華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九

為戶部尚書蔡新為禮部尚書嵇璜為兵部尚書以閻循琦為工
部尚書○庚寅免渥巴錫交納借給馬匹○辛卯諭前
因溫福在軍營漫無調度倉卒遇變輕以身殉致陣亡文武大小
官至數十員而將弁兵丁之未出者至三千餘人同時陷沒實為
從來用兵所未見揆其失事之由皆因溫福之倉皇失算以致折
將損兵其死乃由自取豈可復邀五等之封已將賞給伯爵銷去
並明降旨宣示中外矣昨巴雅爾至熱河詢及木果木軍營致潰
情形據稱溫福性褊而復參贊以下之言槩置不聽又不察地勢
之險易不知士卒之甘苦常令攻碉多傷兵眾其實並未能得賊
人緊要碉卡安營之後復距水甚遠平時既不得人心臨事又全
無措置以致於潰然巴雅爾係厄魯特人其言向未足盡信今富
興至行在復面加詳詢據所稱溫福之急躁乖方不聽人言於參

贊將領等不能虛衷商榷大率與巴雅爾所言相合而其不愛恤兵力常令伐木運石築柵擊卡不得休息且派撥萬餘兵分守千餘卡以極盡兵力散處零星均歸無用實為失策此皆其從未奏及者至於隔數日派兵攻碉明知碉堅路險難以施功猶不肯撤退致兵丁輕冒槍石無故損傷而其每次攻碉打仗如官兵傷亡過多即不按數奏聞輒以查明各部之語含糊具奏又分派各路將領時溫福營中除德爾森保外不留御前及乾清門侍衛一人恐於朕前洩其情狀是溫福竟敢意存欺罔實出情理之外前因溫福在烏魯木齊辦事認真親率兵剿捕倡亂逆賊且曾隨兆惠等在軍營閱歷因命其由滇入蜀代阿爾泰統兵伊甫至軍營即攻克巴朗拉收復達圖等處軍勢大有起色因即擢任大學士並授為將軍伊亦頗知感奮初不料其躁妄乖張不恤士卒失策債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年 一

轅一至於此使其身尚在即當立正典刑以申軍紀今已歿於王事朕斷不肯追治其罪惟諭阿桂豐昇額等當引以為戒不可蹈其覆轍並自悔前此之誤任溫福又誤信其言不發滿洲勁旅悔已無及惟有引咎自責仍不欲於事後諉過臣下所有應得世職仍著該部照例給予並將此再行通諭知之○癸巳瓦爾達綠事革職以德風為盛京戶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戊戌諭明亮著授為定遠右副將軍即著富德為參贊大臣在南路一同帶兵進剿○庚子吏部議准浙江巡撫三寶奏杭州府屬海甯縣係海疆要地賦重差繁兼有塘工修築應升為州其事簡之湖州府屬安吉州應降為縣從之○壬寅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御製避暑山莊紀 恩堂記文曰圓明園之紀 恩堂紀受 恩之自避暑山莊之紀 恩之蹟名同而實異文異而事同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蓋 皇祖養育予於宮中之旨原降於圓明園之紀 恩堂茲不復贅然其時實仍居 皇考藩邸中及從 皇祖來避暑山莊乃 賜居斯堂之側堂即三十六景中所謂萬壑松風者夙興夜寐日觀 天顏梯几繙書或 示章句玉筵傳膳每 賜芳節批閱章奏屏息侍旁引見官吏承 顏立側或命步射以示眾臣持滿連中 皇祖必為之色動至於釣魚而得則令持去以給 皇考若隔旬餘半月則 遣往獅子園以謁 聖母而其年秋隨 皇祖幸木蘭又有宜紀者入木蘭初圍場曰永安莽喀圍中有一熊 皇祖御火槍中之熊伏不動久之 皇祖謂其已斃 命御前侍衛引予去射之意欲使予於初圍得獲熊之名也其時予甫欲上馬而熊突起奔前 皇祖御虎槍殛之事畢入武帳 皇祖顧 溫惠皇貴太妃指予曰伊命貴重乃以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年 三

射熊事告之曰使伊至熊所而熊起馬驚成何事體又一日虞者告有虎 皇祖命二十一叔父後封慎郡王者往予跪奏願去 皇祖曰汝不可去俟朕往之日攜汝去耳似此 深恩彼時不知至於今每一念及即欲墮淚夫五十餘年之事歷歷如昨而予六旬有三亦視曾孫矣不有以紀之子若孫其何由知之此予所以追憶而涉筆也子若孫其向念我 皇祖何以眷顧我之深及我之乾乾矻矻何以不敢負 皇祖之恩將億萬斯年永丕基而承 天眷胥在是矣詎惟一堂之記云乎哉○癸卯吏部奏河南歸德府通判岱清阿升貴州平遠州知州以親老請改補近地得旨親老改補近省本屬漢員相沿之例在漢員各居本籍若一告親老即扣除其缺並不令改補近省轉無以遂其祿養之私故定例先期豫為呈明將來坐補原缺既防規避亦體人情行之原屬無

礙若八旗人員與漢員本不相同即不為外任在部在旗均得當
差報效豈可因憚於遠涉仍聽其在外希榮戀棧乎况我滿洲舊
習惟知體國奉公遇有差遣從不敢畏難避遠今若效尤漢人事
例則尊君親上之誼久必漸忘於風俗人心甚有關繫吏部照漢
員一體定例之處殊未允協嗣後八旗升遷官員如實係親老不
能遠離者得缺後許其呈報該部聲明緣由帶領引見候朕臨時
酌量或以旗員或以部缺改用自無不可俟該員養親事畢仍照
伊原得之缺坐補其豫為地步巧行規避之例永著停止庶不致
陷襲虛名有乖舊俗著為令所奏之岱青阿即照此例行○乙巳

轉謝塘為工部左侍郎以李友棠為工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選○壬子
諭內大臣工部侍郎三和宣力有年恪勤匪懈昨冬因患病請假
隨命御醫診視時復遣使存問今夏特賞給人蔭俾得從容調攝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五

以冀就痊忽聞溘逝深為軫惜著賞銀五百兩料理喪事其任內
革職降級之案准其開復凡有一切應賠應繳各項著加恩槩行
寬免所有內大臣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恪
勤○吏部議准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兗州府泇河通判管
理河湖開墾事務殷繁請改為兗州府泇河同知其事簡之沂州
府沂河同知應改為沂州府沂河通判從之○以劉浩為工部侍
郎由副都統選○癸丑刑部議奏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人員如僅
止革職及原擬杖徒者到戍後如果奮勉出力為期已滿三年應
仍令各該處辦事大臣奏聞請旨定奪若所犯本係軍流不足蔽
辜加等改遣新疆者雖三年期滿行走無過一槩不准回籍無庸
奏請得旨改發新疆人犯內情罪較重者從前槩定三年期滿之
例原未允協今刑部請照軍流永戍於法固屬得平第念新疆究

與內地不同若永遠不准放還又覺過重但三年為期太速且不
當與情輕人犯漫無區別嗣後由重罪改遣新疆人犯到戍後如
果奮勉自效已及十年者著加恩准該將軍及各辦事大臣等接
引此旨奏聞一次其應否准令回籍之處候朕臨時酌奪著為令
○四川總督富勒渾奏臣前派兵在松林口山梁施放槍礮原為
牽分賊勢將來大兵到齊分路進攻掃除賊人各寨使逆酋前後
不能照應得旨此事尤可笑溫福在營時每晚令人放槍徒費火
藥竟成何事不謂綠營惡習中之深如此可恨可鄙亦無怪汝
之以此為妙計也

九月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奎林至詢及阿桂在當噶爾拉撤兵事
所言甚詳阿桂於此事措置得宜從容中度可謂善於經理至賊
酋索諾木屢次差人具稟並差賊日丹巴沃咱爾來營欲求官兵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五

議出阿桂因將計就計全師而出所辦必當如此彼時賊意欲官
兵撤至章谷阿桂若漫無見識輕率退舉上年費力攻得之地
盡行棄去即不能無罪今退至思紐翁古爾壘既有要隘可據後
路可守整兵再進收復小金川尙有可憑之勢是阿桂此次退出
所繫甚重朕前此為之日夜懸望及聞其既出不但不以為非且
深為嘉慰至見在收復小金川自較易辦而將來進剿金川不免
稍難今年所用之當噶爾拉功噶爾拉及宜喜三路俱屬仰攻費
力止可存為牽綴賊勢之用或於黨壩三雜谷正地等處另覓妥
捷之路諒未必俱屬險要難以施功即或有險仄之徑其後路
皆我土司地方不至如功噶爾拉當噶爾拉等之應防及意外也
○己未禮部侍郎金甡因病乞休允之○壬戌阿桂奏海蘭察等
駐守美諾不能設法禦賊此其應得之咎不能解免但自木果木

失事之後人心散亂已極斷非伊等一二人所能整飭其罪雖無可道其情或有可原應將海蘭察革去參贊降為領隊大臣仍革職留任其副都統公富興副都統烏什哈達總兵成德富紳署總兵海祿均革職留任俟有奮勉出力之處再予開復從之○乙丑上駐蹕避暑山莊○戊辰 上恭送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諭原任江西布政使顏希深見因服闋來行在陛見朕深知其平日尙屬明白能事著即馳驛前赴四川覺木交一路幫同鄂寶辦理糧務○己巳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脫出番婦鄂魯木楚稟稱索諾木令伊兄岡達克往住美諾僧格桑見在金川之科思果木等語是僧格桑之不在小金川自非虛飾金川逆酋施此奸狡實爲可惡可恨蓋索諾木弟兄之意久思吞併各土司地界雄踞一方又料小金川番眾力難號召因借僧格桑之力前往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年 誘脅番人使見舊土舍復來自必一呼可集索諾木遂乘此利便糾眾往擾然未嘗不畏官兵之復進若留僧格桑在美諾勢不能不助兵拒守且慮僧格桑久占故巢與舊番相習自必聯爲一氣後難動搖因仍擱歸金川以絕小金川諸番依戀舊酋之念又令其兄岡達克前往美諾監制設或官兵進剿即驅小金川人守拒自不能不聽其指揮苟幸無事便可攘爲己有其設計險惡實堪切齒第其不留僧格桑在美諾賊酋等自謂得算而不知其已失小金川人心此於官兵收復實爲最好機會至所奏進兵之路已密派委人偵探並將情形札商阿桂俟其指示遵辦等語豐昇額等既見有可進之處不似宜喜日旁之仰攻費力自當從彼進兵今見派之滇兵一千西安駐防一千俱已先後到營而阿桂所撥之陝甘兵一千計亦可陸續而至豐昇額等得此新兵即可添爲

進剿之用但必須察看形勢審度機宜實有利便方可奮勇直前以期必勝斷不可復似今年春夏進兵時以打仗撲礮爲塞責之舉果能攻得一二險要亦可稍省將來分剿之力第阿桂此時正籌收復小金川其金川之局尙未辦及今諸路未發獨此一路先進即得力亦不宜深入止可擇其緊要山梁駐兵控扼俟各路併剿金川時豐昇額等即從彼乘勝進攻使賊番照顧不暇於事更爲有益○壬申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轉李宗文爲禮部左侍郎以莊存與爲禮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甲戌裁多倫諾爾監督○乙亥諭大學士舒赫德至京奏及伊犁滿洲官兵所住城內並無水道掘井極深亦不能得泉惟恃挑挖溝渠數十里以引伊犁河及烏哈爾里克河之水或遠赴河內擔取一過秋汛河水亦不能引即多給遺犯工食令其擔賣而人煙眾多不能周到水一擔需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年 銀數分於兵丁大爲不便等語伊犁城中駐兵數千取水不便於生計大有關繫必須急籌長策何不另擇善地築城遷移即修城建屋非一時所能竣工且多糜帑而無水供飲所關匪細自不可惜費誤公但辦理遷移先須多備木料而該處夫匠恐亦不敷應用莫如先得一所木料即先造成一所房屋撥兵居住將所空之房拆毀擇其可用之木料補修後又造一所如此陸續蓋房遷移不過數年即可完竣至夫匠一項見有綠營兵及軍回人俟其農隙予價作工既於伊等有益而工務亦可成就惟在該處將軍悉心辦理著傳諭伊勒圖務即留心勘擇於有水及弁兵可居之地如何修城建屋陸續移駐經久可行之處妥協詳議具奏○丙子命刑部侍郎袁守侗軍機處行走○阿桂奏接奉諭旨令詳議何路進兵查南路本係臣領兵攻擊之處情形熟悉其西路喀爾薩

爾一帶臣前次亦會經過並詢之前曾到過此路之大臣侍衛章京並眾土司頭人等知喀爾薩爾在功鳴爾拉之前必須由牛廠進攻其地險峻異常難以搶占且春冬雪大不能行走夏時雪化又須從山趾下至山溝再登兩旁之山若將此作為正路進兵稍難至木果木以西山勢險峻自下仰攻甚為費力此外如巴旺一路亦可進兵而添兵安站殊費周章再美臥溝在木果木之北其地雖通勒烏圍而深林密菁谷口狹隘官兵不能越險且後路懸長恐難接續其緯斯甲布一路何處可以進兵臣已詢之豐昇額等俟覆到日再行定議具奏報聞○戊寅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庚辰諭吏部尚書託庸敷歷中外宣力有年雖齒逾八旬而精力尙未衰邁簡任部務久資經理今據奏夏秋病後漸形委頓步履甚艱懇請解任調養情詞甚為懇切託庸著照所請以原官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三

致仕仍晉太子太保以示優寵其吏部尚書員缺著官保調補刑部尚書員缺著英廉補授仍兼辦戶部侍郎事務

冬十月丙戌朔諭本日據薩哈岱鍾音奏擊獲遺發為奴脫逃之俄羅斯費約多爾等三犯因八月為停刑之月飭交該縣嚴行監禁於九月初四日正法一摺固屬照例辦理但此等脫逃要犯自應決不待時豈可拘於常格况停止行刑月日原指尋常人犯而言若遇緊要重犯應勒應決者均宜隨時審辦設或拘泥舊又繫獄太久難保無防守懈弛乘間越獄自戕等事致令倖逃法網殊有關繫朕於讞獄用刑權衡至為慎重若遇罪無可貸者即偶值令節慶辰亦諭法司按律訊治從不稍存忌諱而外省督撫等因向有違例行刑處分懼干吏議不亦昧於輕重之宜乎嗣後除尋常案件仍照定例月日停刑外其有兇盜逆犯干涉軍機應行立

決及當加刑者均即隨時辦理聲明咨部不得拘泥舊例著為令並將此通諭知之○丁亥豐昇額舒常奏緯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病故查土司舊例均係平日指定嫡出之子具報襲職今嫡子雍中旺爾結眾心歸向可否准其承襲諭軍機大臣等番地舊例既應嫡子襲職土司在日即行指定則所有緯甲布土司之職自應順其習俗令雍中旺爾結承襲俾番眾相安莫若於襲職時豐昇額傳喚雍中旺爾結到營諭以爾既係工噶諾爾布嫡子且經爾父指定於例應襲雖爾係金川之甥又係其婿本將軍等已據實奏聞今奉大皇帝諭旨以爾父工噶諾爾布素稱恭順派兵攻勦爾必能勉繼父志力圖報效已諭爾承襲土司之職大皇帝撫馭番夷惟事開誠布公爾當益知感奮至恩賞爾父孔雀翎爾父生前未及戴用今本將軍仍差員齎賞以為爾父身後光榮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三

並亦奉旨將賞給爾父之翎即著爾戴俾體爾父未竟之心竭誠宣力以承恩眷至爾父前因有病未得在營出力令爾兄緯爾甲木燦代其隨征今爾既襲土職且又年富力強理應親自隨營奮勉圖報將來平定金川時本將軍即據實奏聞大皇帝自必重加恩賞其緯斯甲布官寨諸事爾派頭人管理亦可不致貽誤至於緯爾甲木燦則諭以爾年來隨營征勦金川實為出力經本將軍具奏蒙大皇帝加賞職銜花翎今土司之職番俗例襲嫡子而雍中旺爾結又係爾父生前指定是以照例令其承襲爾惟努力盡心倍加勇往若將金川掃蕩即當敘爾功績陳奏大皇帝自有重恩其善勉之如此明白宣諭使其兄弟之心各安著詢問阿桂審定情形如此辦理是否妥協如與朕意見相同即一面覆奏一面密札豐昇額照辦豐昇額接奉此旨俟阿桂覆到後遵照辦理○

以索琳錢載彭元瑞俱為內閣學士

索琳侯補內閣學士錢載由詹事彭元瑞由少詹事遷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征勦金川籌辦銀糧各項止圖寬裕儲備遂至存積太多實非長策即如溫福軍營遺失之米至一萬七千餘石銀五萬餘兩火藥至七萬餘斤固由溫福庸劣乖張漫無調度遂至藉寇兵而齎盜糧但攻勦之兵務在乘勢深入非駐紮軍營不須動移者可比自應籌為可進可退迅速進行雖軍食宜使充裕亦當計及得勝再進時裹帶利便不可轉以糧多成累至火藥固攻戰要需止須略為寬備足供十日半月之用仍籌陸續接濟則攻具既常有盈餘而進兵亦易於攜帶方為妥協至於軍營銀兩計每月所需官兵鹽菜之項為數無多自應按月解送營中支給眾兵令其各自存用即所備臨時賞需之項亦止可酌存數千以備緩急設有特旨加賞之事原可由該督處按數解營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天

除此數項軍營又有何事別需銀兩且積存銀米過多不能不派兵看守少則於事無裨多則徒分兵力此等皆犯行軍之忌伊等何竟未見及此見在添兵另籌進勦所有前此辦理未協之處均當速為更張著傳諭阿桂豐昇額明亮及富勒渾文綬等彼此妥協酌商將應支官兵鹽菜口糧銀米按月解營散給火藥每半月約計若干斤由各軍營知照該督如數運送備用其銀兩酌存數千段匹更無庸多積該督等仍計西路南路及宜喜二處軍營相近之內地將銀米等項寬餘存貯以備隨時續運其鑄銀銅鐵各項固為利用要資但攻得一處移營進勦尚須將鑄成大礮鑿為碎銅攜往另鑄則約計數鑄之外亦不必多為堆貯以上並著該將軍等同該督立定章程辦理奏覆其鄂寶所駐之覺木交見貯銀米並著妥議具奏又據解到自賊脫出之川兵二名交軍機大

臣訊問據張得勝供在簇拉角克守卡卡內止有兵十名陳學供在功噶爾拉新山梁守卡卡內止有兵十五名等語卡兵不過十餘無事則徒令曠閒有事不足禦賊實為大錯溫福在昔嶺時將萬餘兵分作千餘卡修築既令士卒疲勞分守更復化多為少此乃溫福第一失算處各將軍等皆當引為前車之鑒進兵時切不可復蹈其覆轍○己丑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見在收復小金川看來尚屬易辦其地雖有金川賊番幫同把守但以主客情形而論金川之人在本處恃險抵禦習其地利便於準備官兵攻打自不免費力若金川賊眾出至小金川地方則彼亦轉而為客離其地險失其所恃斷不能如在金川之隨宜布置而我官兵自前歲冬底攻克美諾以後經行駐守半年有餘其間路徑皆所諳悉可以因地制宜熟籌克敵之法我兵分路進勦不但易於制勝迅望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天

奏功即金川賊眾在彼幫守者亦可藉此多為殲戮並莎羅奔阿達克及其大頭人等若在美諾皆可乘勝勦擒實為最好機會阿桂等惟當努力為之至於進勦金川自以揀定數路為要功噶爾拉當噶爾拉兩處雖云正路但其地業經進攻半年賊酋防備已久今見官兵奮勇再進必料仍由此路進攻自復照前豫備阿桂轉可無庸親往此兩處止須擇其中較要者令明亮等統兵前往或可相機攻進餘則另行派員帶兵牽掣若昨奏凱立葉之外更有別路阿桂亦當悉心酌覈總擇各路中最緊要易進者阿桂親自督兵前進其餘則以次權其輕重酌定何路派何人牽掣一面辦理一面奏聞○甲午准各省武生充補營伍○壬寅諭秋謙大典經九卿會擬定擬繕冊進呈朕親為再三披閱覈其情罪輕重分別句存其稍有一錢可原者必為求其可生之理予以停句而

實情真罪當者亦不能曲法市恩稍事姑息以期無枉無縱並
於旬到時將應句應免之故詳晰諭示大學士刑部等官皆備聞
之蓋以民命至重從不肯掉以輕心也第國家明罰救法原以協
刑期無刑之義今秋審招冊內情實應句人犯每歲總不見少豈
朝廷之教化尙有未孚抑愚民罔知犯法之由輕蹈重辟乎古云
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原欲使家喻戶曉共知儆畏今刑部及外省
奉到秋審句決之旨不過遵照辦理而其人犯何罪律應正
法之故民罔不能周知無怪乎歲舉明刑之典而犯法者仍眾也
自當於秋後處決時將該犯必應正法情節摘出簡明數語揭示
通衢俾愚民觸目儆心庶不至輕罹法網但今年各省應句人犯
業經辦竣已屬不及著自朝審句到為始大學士會同刑部將三
句不予句各犯經朕酌覈情罪分別辦理之處節錄情由呈覽隨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三

時榜示市曹俾眾知朕明慎用刑至意嗣後辦理各省秋審句到
時並著大學士刑部每次將各犯應緩情節一體摘敘數語奏聞
行知各該督撫於處決時出示曉諭以昭儆戒庶幾窮鄉僻壤皆
知辟以止辟之意著為令○甲辰 上幸誠親王允祕第視疾○
諭吏部尚書託庸練達老成恪誠匪懈歷中外盡職宣勤比年
以來雖齒逾八旬而精力尙未衰邁部務仍資經理昨九月間據
奏病後步履漸艱懇請解任因准其所請晉加太子太保以原官
致仕俾得安居頤養以葆大年茲聞溘逝深為軫悼著派散秩大
臣一員帶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
奏尋予祭葬諡誠毅○乙巳 上臨誠親王允祕第賜奠○諭和
碩誠親王持躬端謹賦性恪誠髫年即與朕同學讀書在諸叔中
最為親篤迨備位親藩久昭勤慎前以偶嬰微疾即遣御醫診治

及屢次進見察其形體雖瘠而精神尙不至甚憊意謂從容調攝
可望即痊會勸諭安心靜養昨遽聞病勢增劇隨親往邸第看視
軫念殊殷頻遣御前侍衛往探茲竟聞其薨逝深為震悼即日親
臨奠醴並命皇四子皇十二子穿孝並著加恩賞內庫銀五千兩
經理喪事所有一切喪儀及飾終典禮各該衙門察例具奏尋予
祭葬諡曰恪○戊申予故四川提督馬全諡壯節貴州提督牛天
昇諡毅節並予祭葬及陝西興漢鎮總兵張大經俱入祀昭忠祠
○己酉諭前據貝子職銜扎薩克台吉齊旺多爾濟列款呈控定
邊左副將軍兼親王職銜車布登扎布種種欺陵及公達什侵蝕
驛站馬匹銀兩經理藩院具奏當派貝子瑚圖靈阿署侍郎福祿
前往烏里雅蘇台會同額駙拉旺多爾濟詳悉查辦復令調取齊
旺多爾濟達什交軍機大臣質問其所控達什之事全屬子虛不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三

惟車布登扎布並無欺陵齊旺多爾濟之事並供出諾爾布扎布
會經告知從前齊旺多爾濟令協理台吉多爾濟齊旺編造偽書
鎮壓諾爾布扎布弟兄等語此事於蒙古舊習大有關係不可不
明白根究是以將各供詞發交瑚圖靈阿及拉旺多爾濟令其徹
底審明具奏今將瑚圖靈阿等所奏交軍機大臣會同理藩院逐
款審訊據稱齊旺多爾濟所控之事半屬子虛惟車布登扎布以
烏里雅蘇台庫內發出舊爛棉甲弓箭軍器希圖便宜換易馬牛
並將多換羊隻存留伊所屬派補別部兵缺甚為卑鄙不合請將
車布登扎布將軍親王職銜一併革去至齊旺多爾濟從前鎮壓
其兄之處雖恃無干證堅不承認但所控之事半屬子虛自應反
坐請將齊旺多爾濟貝子職銜扎薩克台吉革去留京令其閒住
等語朕以車布登扎布職係親王寄以烏里雅蘇台左副將軍重

任理宜感激潔己奉公乃見小卑鄙如此殊負朕恩本應照議斥革但念前在軍營頗著勞績若全行議革朕心有所不忍著加恩仍留親王職銜至擢用將軍原因額爾策凌及伊弟兄爲國宣勞是以簡任非世世承襲者可比著不必留將軍之任貝子瑚圖靈阿人尙去得卽以補授定邊左副將軍駐紮烏里雅蘇台辦事齊旺多爾濟從前鎮壓其兄雖無干證但諾爾布扎布係伊胞兄達瑪林乃伊屬人豈有無故誣害之理齊旺多爾濟如此妄言誣告直一敗類使其事有確證卽照納遜特古斯治罪豈可復遣回遊牧令其屬下沾染惡習著照所議革去貝子職銜扎薩克台吉留京約束仍加恩將貝子品級降爲公品級扎薩克台吉令伊子承襲此皆朕格外殊恩朕辦理天下庶務一秉至公賞善懲惡從不稍涉偏私將此曉諭喀爾喀內扎薩克蒙古等惟當恪守舊習尊奉黃教勤習技藝各事其事其鎮壓惡習例應嚴禁况王公台吉扎薩克大員亦復蹈襲可乎嗣後務將屬下蒙古嚴行管束儻有無知妄行者立即嚴拏治罪毋負朕諄諄教誨之至意○辛亥阿桂奏遵旨查詢金川地圖據土兵等言谷噶道不甚艱難而廣噶又言該處山勢陡險坡砌甚大惟從凱立葉作固項攻入易於得利謹將谷噶凱立葉繪圖載入諭軍機大臣等阿桂所奏攻勦金川進兵道路其凱立葉一處亦屬未定之詞今已進兵收復小金川自可計日成功卽須分路進勦金川其路徑不可不及早籌定著阿桂卽速留心探訪覈實密爲酌辦仍卽具摺奏聞○甲寅舒常奏據工噶諾爾布之妻策旺拉木遺頭人溫布稟稱金川雖係兩世姻親實爲圖害仇隙見教導兒子及眾頭人比土司在日更加出力並令雍中旺爾結綽爾甲木燦至營輸誠立誓臣等察看

情形實爲恭順請加優賞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綽斯甲布情形一摺如此甚好著仍差盛英等到被告以將軍已將爾土婦之事奏聞蒙頒諭旨以爾土婦誠心恭順大皇帝深爲嘉慰如梭磨土婦卓爾瑪始終恭順並駕馭其姪卓克采土司嘉噶爾布木從噶克土司納木扎爾等實心出力會賞給名號段匹三雜谷因此更加奮勉今爾土婦策旺拉木教管爾子竭誠報效較之卓爾瑪之駕馭伊姪尤爲切要特賞爾貞義名號並綵段四匹用示獎勵爾更當盡心督率爾子等竭誠報效以繼爾夫工噶諾爾布之志如能設法勦平金川擒獲逆酋爾母子必邀大皇帝格外鴻恩又據奏稱雍中旺爾結綽爾甲木燦來營進見看此情形則雍中旺爾結之應行襲職更無可疑雍中旺爾結係該土婦之子且爲番眾所歸向尤當亟令承襲土職以堅其心如此施恩伊母子自必更加感激至其襲職之處屢次所降諭旨甚明豐昇額等卽可遵照辦理並諭阿桂知之

十一月己未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臣等定期十月二十九日分路進兵查西路官兵爲克復小金川正路必須計出萬全今探達木巴宗之北有路可通斯達克拉阿噶爾布里碩藏噶爾若派兵潛擊占此三處一路由別斯滿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一路攻取兜烏沃克什明郭宗從此順帛噶爾角克山梁卽可直抵美諾至美美卡一路更爲賊首要地擬於資哩北山下乘其不備派兵直搶或於美美卡之東東瑪色爾渠站住則前往碩藏噶爾之兵下至別斯滿時官兵聯絡接應色布色爾等處之賊自不能久踞臣等商定後卽派兵駐紮色布色爾山梁以防賊斷後路令海蘭察等帶兵往阿噶爾布里等處富興等帶兵自資哩北山下直取美

美卡成德等帶兵奪占資哩南山臣阿桂等從中路攻勦資哩各路接應而南路緯斯甲布之兵同時進發儻得已降復叛之番請暫緩誅戮恐前途望而懷沮大塞堅礮槩行拆毀附近金川人戶亦當別籌移置使賊無憑藉之地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分路派兵勦復小金川一摺所辦甚好佇盼捷音此次添有滿洲勁旅聲勢甚盛而阿桂等派撥帶兵之處亦甚合宜看來收復美諾自屬易事况小金川番眾與金川離心之處傳聞已屢乃情理所必然今見大兵進攻且隨路遣人招致其望風來降亦可意料而得惟是此等降番皆係曾經叛逆之犯於法本無可恕但慮之過嚴不但小金川諸番聞而生畏前途未必復肯來降且金川賊眾聞之更不敢前來投順益以堅其死守之心自不可不權宜辦理第阿桂所稱其大塞堅礮斷不可留而附近金川人戶亦當別籌移置所遺礮寨並應槩行拆毀使賊無憑藉之地等語所見固是但拆毀礮寨殊非易事既恐輕分兵力且不免稍稽時日即別籌移置亦非其願况前次宜喜軍營以弁兵七八人管解廣噶一人尙致脫逃今小金川番眾如果來降數必不少當得弁兵幾何方敷押解設或中途又致竄逃更復成何事體朕意莫若且不動聲色照常安插即有必須正法者總俟兩金川平定後再行分別籌辦庶為萬安情形隨時不同惟在阿桂等審度機宜妥為辦理或有可疑之人不得不辦者又不可拘泥此旨也且從前賊眾潛出美諾溝至底木達等處招誘降番復叛滋擾木果木軍營之事皆由溫福妄自尊大不聽人言不恤士卒又一切全無料理致令眾心生怨而劉秉恬董天弼於防閑後路又復貽誤致賊番得以肆其猖獗今各路將軍等諸事妥為調度賊酋自無隙可乘而後路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臣

諭令富勒渾王進泰統兵駐守以劉秉恬董天弼為戒加意防範自不至稍有疏虞今進兵已有五六日深為盼望一有喜音即隨時迅速奏聞○丁卯諭據阿桂等奏十月二十七日分兵各路進勦小金川均於十月二十九日子刻一齊全進以次攻克資哩南北山梁阿喀木雅美美卡木蘭壩並收復沃克什官寨賊人畏懼遁入路頂宗聚守官兵乘銳力攻以期即克此內如阿喀木雅美美卡木蘭壩勢俱絕險前經五六月之久始能克取今乃於兩日之間盡能克復殲戮賊人不少皆由滿洲勁旅奮勇絕倫綠營兵皆得有所效法不但新兵倍常出力即舊兵亦奮勉爭先統俟詳查明確再行具奏等語又據明亮奏南路官兵亦於十月二十九日子刻分路進勦將河南之得布甲河北之喇嘛寺得里兩面山梁日寨策爾丹色木盡行攻克殺賊二百餘所獲槍刀火藥等項甚多見在鼓勵官兵乘勝前進所有八旗勁旅勇往直前綠營各兵亦互相勉勵思效俟備細查明另奏等語收復小金川其勢較易朕已久經料及但此次甫經進兵數日之間即連得賊人險要礮卡殺賊甚眾覽奏深為嘉悅將軍參贊調度董率有方西路之領隊大臣額森特於攻勦資哩木蘭壩時較眾倍加奮勉南路之領隊大臣奎林攻克得里賊礮亦甚勇銳均著交部議敘其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兵並著阿桂明亮等查明咨部一併議敘其中有勇勉超羣者查確專摺奏聞候朕量加優獎將此諭眾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明亮等奏到兩路同時進勦連克賊首礮卡阿桂已抵路頂宗明亮已過策爾丹色木距美諾均不遠自可即望捷音此次進兵以來兩日之間連得賊酋險要礮卡如摧枯拉朽固由添派滿洲勁旅勇往直前綠營兵亦皆效法知勉是以所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臣

向克捷但究費得之太易恐賊酉暗藏詭計或讓我兵直進在後抄截不可不防在官兵見俱乘勝而進自當鼓其銳氣使益奮勇成功所謂兵貴先聲亦董勸將士之道至帶兵之將軍參贊領隊等遇事當倍加慎重不可因連次得勝稍存得意自滿之心滿招損謙受益古訓昭垂將軍等各宜深體此意凡進兵後路加意嚴防慎之又慎方為妥善就見在情形而論官兵乘勝深入實有席卷之勢其於克復美諾布朗郭宗等處自非難事即刻日集勦亦不足言喜惟能將莎羅奔岡達克丹巴沃咱爾及七圖安堵爾等一併設法擒獲朕方喜慰蓋岡達克丹巴沃咱爾乃索諾木所恃主謀得力之人而七圖安堵爾向為僧格桑管事一切狡詭可惡之處皆彼黨助此三人斷不可輕宥即或岡達克丹巴沃咱爾二人未必果在美諾或聞官兵勢盛仍復竄回皆不可定而七圖安堵爾為小金川舊賊目自必在美諾等處率眾拒守阿桂明亮等均當一體留心若能將賊酋賊目等拏獲即選派妥幹之員解京嚴審辦理所有將軍等此次統兵調度有方深為嘉慰阿桂明亮著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色布騰巴勒珠爾富德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三箇海蘭察長青奎林各賞小荷包三箇普爾普烏什哈達額森特成額海祿富興三保舒景阿各賞小荷包二箇以示獎勵至豐昇額等一路雖係牽綴之兵其進兵以後情形若何亦著迅即具奏○己已諭據阿桂等奏初二等日連克路頂宗明郭宗等處見在已克復美諾並攻得別思滿兜烏昂噶爾角克礪各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收復小金川之易朕原早已料及第官兵等能於一二日內連次克復美諾等處勦殺多人並搶獲礪位米糧實屬迅速所有將軍阿桂參贊色布騰巴勒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三

珠爾俱著交部議敘其在事之將弁兵丁等均屬出力奮勉並著阿桂等查明咨部議敘如有超眾奮勇者即行具摺奏聞候朕另降諭旨又據豐昇額等奏從宜喜覓路攻奪沙壩山梁礪卡殺賊百餘並奪獲礪位器械等語宜喜一路此際原係牽綴賊勢今官兵等同日進攻即能克礪殺賊亦屬勇往出力豐昇額等及在事將弁兵丁等俱著一併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連克路頂宗明郭宗等處見在已克復美諾業經降旨交部議敘並諭將攻礪路頂宗之攀越直上官兵從優議敘其何人首先躍入賊礪亦令查明具奏候朕另降諭旨至官兵自進攻以來僅五晝夜即克復美諾等處可謂迅速但具奏七圖安堵爾於官兵甫抵明郭宗即行逃竄不知所往等語七圖安堵爾為僧格桑用事頭人所有小金川狡謀惡計多出於彼實為可恨今自揣力不能支又不肯束手就縛自必仍逃往金川恐未能即時追獲看來岡達克丹巴沃咱爾料我必不歇手自然進兵攻礪遂將美諾等處交付七圖安堵爾二人先回金川今七圖安堵爾又復竄去可惜失一好機會是以雖聞捷奏不能慰懷也惟是此次進攻因添有滿洲勁旅士氣奮興軍威大振所向克捷以此先聲足令賊眾聞而膽落稍為可恃今阿桂已差人往南路通知明亮等會兵想美諾克復之後僧格宗一帶賊人必皆望風潰去明亮等自更易於直進其底木達布朗郭宗等處亦無難即時收復阿桂當一面酌量小金川善後事宜及派兵防禦後路糧臺諸務交富勒渾王進泰妥為經理阿桂明亮即一面帶兵分路攻礪金川乘將士新勝銳氣鼓勇直前且當賊人未及守拒之時攻其無備成功更為利便阿桂等當努力為之佇聽捷音但於何路進攻較妥阿桂尚未籌定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三

朕意美卧滿一路為兩金川要隘賊酋未必於此堵截或可從此而進使之猝不及防又今年夏間賊至木果木軍營後路滋擾並非自昔嶺迎面而來其由金川潛出之路即可為我兵密進之路亦賊所不能豫備者若用此兩路兼進較之當噶爾拉等舊路尤為妥速著傳諭阿桂將是否可行之處即速妥酌奏聞又豐昇額等攻得沙壩山梁賊一處因難於駐守隨即拆毀宜喜一路究難深入豐昇額等在彼尙未知小金川捷報今阿桂已將美諾等處全行克復即當進兵攻勦金川自必寄札約會並進豐昇額此時當遵前旨率同書麟伍岱彰靄等帶領官兵馳往黨壩相機攻勦其宜喜一路留舒常在彼並齋賞阿桂包布騰巴勒珠爾額森特海祿成德等御用黑狐冠各一頂候其到時祇領並聞沃克什等處之捷御製紀事詩一章書賜阿桂亦隨報發往並賞豐昇額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年 无

舒常小荷包各四箇書麟馬彪伍岱彰靄烏爾圖納遜小荷包各二箇將此傳諭知之○以德成為廣東按察使由雷瓊○辛未上臨大學士劉統勳第賜奠○論大學士劉統勳老成練達品行端方雍正年間耆舊服官五十餘年中外宣猷實為國家得力大臣自簡任綸扉兼綜部務秉公持正眷界方殷並命為諸皇子總師傅久直內廷勤勞懋著雖年逾七旬精神甚為矍鑠其可以常資倚任今晨肩輿入直至東華門忽嬰疾疾比聞之即遣御前大臣尙書公福隆安齋藥馳往看視至則業已無及遽聞溘逝深為震悼著加恩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朕即日親臨奠醴並賞內庫銀二千兩經理喪事其任內革職降級之案槩予開復伊子陝西按察使劉塘並著諭令即行馳驛來京治喪守制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正○諭伍岱在軍營歷練

已久於攻戰機宜尙能熟悉著授為領隊大臣遇有攻勦之處豐昇額務虛衷商酌而行以期妥善○壬申論梁國治著來京在軍機處行走湖南巡撫員缺著巴延三調補仍署理山西巡撫敦福著調補湖南布政使護理湖南巡撫事其湖北布政使員缺即著吳虎炳調補畢沅著補授陝西巡撫其陝西布政使員缺著富綱補授淑寶著以布政使銜往喀什噶爾更換蘇爾德所遺廣西布政使員缺即著蘇爾德補授德文著賞給按察使銜往喀什噶爾更換曠善明琦著賞給道銜往哈密更換佛德伊等到各該處俱著自備資斧效力三年雙頂駐哈密業已五年仍照前例著軍機大臣將應派之人帶領引見發往更換○以孫含中為陝西按察使由江蘇蘇州府○癸酉諭據明亮等奏大兵攻克河南北山梁後賊番俱至僧格宗死守官兵將賊人所占山梁之上奪其更高處向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年 无

下壓擊山下官兵又奮勇向上夾攻遂克復僧格宗等處得糧一千數百石火藥五十餘包並接到阿桂收復美諾之信即統兵前往會合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前據明亮等節次奏報克復河南北山梁等處業經降旨將將軍參贊及在事出力之將弁兵丁交部議敘所有此次收復僧格宗奮勉官兵等並著查明交部併案議敘○戊寅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收復大板昭曾頭溝並汗牛番人降順小金川全境蕩平又籌辦降番事宜所辦甚妥但兵貴神速官兵早進一日賊人守禦尙未甚堅或能攻其無備乘勢得手亦未可定至凱立葉谷噶等處與大板昭相近阿桂在日隆未收小金川之前自難探其詳細今大板昭既已克復則詢訪尤易得實亦當及早查明如可作為正路阿桂即於此進兵至收復小金川所向快捷實由添滿洲勁旅聲勢甚盛其先聲已足令賊怖

今阿桂等統兵進剿金川必擇形勢便利可以打仗得手之處將賊眾多加殲戮使皆望風喪膽各路攻剿自更易為力

十二月丙戌諭海爾察等前因不能駐守美諾經阿桂查奏將伊等革職留任其咎固屬應得此次收復小金川均能奮勉出力各著勞績著加恩將海爾察富興烏什哈達成德富紳海祿所有革職留任之案准其開復其各本任應得養廉分例並著照例交給

○丁亥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奏分路進剿金川查凱立葉一處自大兵克復瑪爾當大板昭後探明谷噶地方與凱立葉相近或擇一路作正路一路酌量揚威臨時再行辦理又臣明亮南路有河北之馬奈馬爾邦均係乾隆十二三年進攻舊路且後接巴旺布拉克底邊界竟可坦然前進至小金川全境番人既均內徙寨落已悉焚燒一帶地方盡為荒山空壤美諾亦成廢地即不設兵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年 罕

駐守其小金川之竄在金川者亦難再出占踞而金川正當分路剿殺之時亦斷不能分人再占小金川之地惟期後路稍省一兵即多增一兵之用臣阿桂部署後即速前往底木達帶兵前進臣明亮亦同時並舉得旨爾等所議甚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勉之惟侯捷音速至諭軍機大臣等阿桂議於谷噶凱立葉及馬奈馬爾邦兩路籌辦糧運並防範後路之處俱尚合宜惟稱小金川全境番人既均內徙寨落焚燒即不設兵駐守亦難再行占踞所言殊未當理阿桂之意不過以後路稍省一兵即可多增一進剿之用所見者小而所昧者大當今進剿金川行軍機要所關甚重內外諸臣熟悉軍旅實無出阿桂之右何於此等最要節目疏略若此小金川密邇金川地關扼要昨歲官兵攻打半年始能攻得今歲則旬日之間悉行收復其勢又屬太易前此惟恐阿桂等意存

矜滿曾屢降旨令其加意謹飭初不料其將美諾一路忽不經意至此况我軍此次因添滿洲勁旅所向克捷聲勢甚盛正當將克復之小金川全境妥為安置使官兵藉以為根基賊首稍有所畏懼所謂得寸則寸前此西陲用兵皆係如此辦理阿桂豈忽而忘之况兩將軍分路進兵中間正當聲息相通方為有益若有阻隔亦多未便阿桂何全未籌度及此耶至豐昇額帶兵由黨壩一路進攻固亦備用之一策但見在阿桂所進之谷噶凱立葉俱係通勒烏圍之路相距黨壩不遠阿桂到後或酌量該處有可進情形不妨酌調豐昇額速赴谷噶等處籌辦均係國家公務原不容稍分畛域也○戊子諭今年七月間據陳輝祖奏請將該省民屯新墾丁銀隨年攤徵一摺批交該部議奏旋經戶部即照陳輝祖所奏覆准並請行查各督撫就本省情形酌籌妥議具奏朕彼時駐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年 罕

蹕熱河正值籌辦軍營事多未及詳加審覈且以部議通准各省必其事屬應行遂爾依議據直隸等省陸續議奏大槩請仍舊制者居多則陳輝祖所奏及該部所議皆未為得當國家承平休養百有餘年間閭閻生齒日繁歲有增益向來編審人丁按丁科則我皇祖聖祖仁皇帝特頒恩詔盛世之民永不加賦即以是年丁糧之數作為定額仰見 皇祖惠愛黎元厚澤深仁法良意美實我萬世子孫臣庶所當遵守不易者蓋民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於正供之外留一分贏餘即多一分蓄積所謂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也朕臨御以來仰承 天佑 祖德際茲累洽重熙無時不以愛養斯民為念是以兩次降旨普蠲天下錢糧並輪蠲各省漕米為數不啻數千百萬而因災蠲賑及隨時恩免者尚不在內所冀羣黎益慶盈甯共享昇平之福豈肯於丁糧

區區毫末之賦稍存計較乎見今海濱戶口繁滋難以數計如各省糧價有增無減即可為滋生繁庶之徵况人數既多自地無遺利安得復有未闢之曠土廣為墾種升科若求可墾之地則惟新疆烏魯木齊等處地土沃衍尚可招徠屯墾至於內地開墾一說則斷無其事各省督撫亦斷不得以此為言即或瀕河沿海之區間有東坍西漲其數甚微止須地方官查明照例妥辦若以新墾民屯地畝復將丁銀隨年攤納是與小民較及錙銖尤非惠下恤民之道陳輝祖原奏固屬瑣碎見小而戶部議覆亦復未識大體所有各省辦理丁糧一事無論已未覆奏俱著悉仍其舊毋庸另議更張其湖北長蘆二處已經該部覆准者亦不必行仍令照舊辦理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丑以德明為禮部侍郎由太常寺少卿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聖

文之字本少是以不拘平仄僅做六書假借之意通融對譯昨朕偶閱繙譯通鑑輯覽內如衛與魏對音清字通用一某字但衛與魏原有輕重二字中衛字應從輕呼魏字應從重呼清文衛與魏亦有輕重之分是以於書內分別改正即如漢字凡係尊稱者不加點而罕漢等字則加點以別之專之與傳亦然以此類推如兩字而音有輕重可分者即從衛魏之例其止一字之音難以分寫者則於本字左右上下照罕傳等字加點以昭區別即不能盡如漢字之按四聲發圈而於音韻不至相溷亦可以補對音所未及著交繙書房大臣詳悉妥議具奏候朕審定刊刻成書用彰同文之盛○實授彰寶雲貴總督○丙申諭據明亮等奏巴旺布拉克底土司土婦派令土兵隨征以來屢著勞績其布拉克底土司從前所給安撫司印信見歸巴旺土婦掌管請另給印信號紙以昭

世守又巴旺土舍雍中扎布辦事實心請賞戴花翎等語布拉克底土司阿多加恩賞給宣慰司之職著該部給與印信號紙巴旺土舍雍中扎布並著賞戴花翎又據奏此次收復小金川帶領土兵打仗之頭人格宗丹巴七立勒耳伍太郎巴耳結申古朋勒耳烏結杜耳金邦俱奮勇出力內除格宗本係土都司職銜餘請酌給土守備土千總職銜並請加賞藍翎等語格宗著賞戴藍翎丹巴七立等著明亮等各分別給與職銜仍各賞戴藍翎俾得一體邀榮以示優異○諭軍機大臣等阿桂駐在美諾已經一月若俟朕批摺回時已四十餘日距所擬歲底初刻期合勦之說正當其時阿桂各項部署諒應就緒務即酌派妥協與豐昇額明亮訂期會勦仍將進兵日期迅速奏聞至阿桂所擬谷噶凱立葉及馬奈馬爾兩路進兵若此時早事聲張賊得以豫為防堵殊屬非計如欲赴馬奈一路應令奎林或富德統兵徑往當噶爾拉進攻使賊信我兵仍由原路進勦力為堵禦我兵潛赴馬奈等處出其不意自可易於得手其欲赴谷噶等處者亦當於功噶爾拉山梁派兵攻勦以綴賊番全勢而我兵乃潛由大板昭直取谷噶凱立葉兩路亦使賊番猝不及備如此方合用兵指東擊西奇正虛實並用之道阿桂熟於軍務當妥酌實力為之佇聽捷音又據奏小金川全境必有能事之大員始堪督率富勒渾王進泰二人俱屬小心謹慎然過慎則意此論頗為近理前此原以二人身任督提地方乃其專責且呼應亦靈是以派令後路照料今阿桂所奏如此則二人自不足恃據稱雲南提督長青練習軍務熟悉邊情於緊要之路酌令長青往駐等語長青留駐美諾等處自為有益已有旨令富勒渾等諸事與之虛衷商酌勿稍存畛域之見並著阿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聖

前所給安撫司印信見歸巴旺土婦掌管請另給印信號紙以昭

桂轉諭長青一切當引為己任勿以見有督提在彼稍存推諉仍將辦理情形具摺奏聞至美諾既有長青已為足恃成果雖有嚴疾然帶兵諳習實為得力之人阿桂若由凱立葉進兵則三雜谷後路宜有接應當令成果帶兵一二千在三雜谷駐守可即受酌行之又據豐昇額等奏於黨壩一路進兵之說尙屬未定前因黨壩一路難於徑進豐昇額竟可不必前往即速將俄城一路踏訪明確俟阿桂札會師期剋日進剿○丁酉張鎮因病休致以顏希深為河南布政使○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所定谷噶凱立葉及馬奈馬爾兩路分進之說兩將軍相隔太遠中間聲息難通而後路又無策應種種未協機宜看來各路之中馬奈馬爾邦一路在布拉克底巴旺地方該土司既係誠心出力自可望易於得手第恐明亮處兵力稍單不能不仗重兵接濟方可乘勝突入莫若令阿桂駐兵僧格宗以壯聲援一聞明亮處得有便易即刻移兵前往繼進自為有益況見在進兵之初尤須布置妥協賊人始無從揣測如功噶爾拉當噶爾拉兩路係今歲進攻之地必須仍派兵往彼照前攻打賊人方不至生疑其當噶爾拉一帶係奎林熟路應令其領兵二千前往攻剿至功噶爾拉一帶則令富德領兵二千前往攻剿伊於帶兵打仗之事究為諳習此兩路在我難用為牽綴當使賊人視為正兵先在軍營傳播俾賊眾共聞悉力拒守然後潛派精兵令明亮帶往馬爾邦一路攻其無備其谷噶凱立葉一路則令額森特帶兵二千前往以資出奇之用阿桂則統領眾兵駐紮僧格宗以為南路聲援並令色布騰巴勒珠爾統兵駐布朗郭宗等處為兩路策應如此則犄角之勢自成軍聲壯盛賊眾不敢輕視後路潛出滋事再奎林高德前往當噶爾

東華續錄 乾隆七八

拉功噶爾拉兩路並非令其專意在彼攻剿如度為可進則進如勢尚不能則竟不如誘賊出而邀我之後我兵還而截剿得以多殲賊眾或並乘其敗潰追過險要竟有所得尤為極好機會奎林高德當努力妥為之再阿桂所請擇日進兵計阿桂見在尙駐美諾此旨到後亦當及進兵之期此月二十七二十八皆係吉日阿桂可擇而用之佇聽捷音○辛丑以李侍堯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仍管兩廣總督事○癸卯豐昇額奏接得阿桂咨稱西路擬從谷噶凱立葉進兵令臣等或由黨壩或由穆爾津岡自行酌定查綽斯甲布之宜喜日旁甲索俄坡等處均樹木叢深道路險窄進兵既為無益復將穆爾津岡等處詢問經過之人俱云兵可行走俟阿桂兵到谷噶彼此約定日期一同攻取諭軍機大臣等朕昨已降諭旨令明亮等於本月二十八九等日進兵今豐昇額即依所奏由穆爾津岡前進並移知阿桂令其相機策應將此諭令阿桂明亮知之○甲辰諭本月二十日豫妃薨逝著輟朝三日派皇八子皇十二子七公主及七額駙拉旺多爾濟穿孝並著皇六子質郡王內務府大臣金簡總理喪儀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具奏○己酉明亮富德奏臣等定議進攻馬奈馬爾邦據探路頭人稟報河北馬奈山路難進必從駱駝溝內繞道截出馬奈卡卡角之前其河南前敵博堵之上地名思覺極關緊要必須一併攻克直逼克舟九寨臣等商從駱駝溝分兵兩路一取馬奈一取卡卡角一面由馬奈對河之格魯克古卡卡角對河之木底渡兵前往上下夾攻迎面正路官兵亦即直前進剿其河南博堵地方一經攻克即迅搶占思覺扼其要害使賊分應不暇豐昇額奏穆爾津岡道路險峻礮卡接連臣等擬由小路猝上將山

四三五

頂占據往下壓擊計所調之湖廣兵續到可以進取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於馬奈馬爾邦分兵進取所籌甚好昨諭富德仍往明亮處同由馬奈馬爾邦進剿富德接奉諭旨後自即趕赴明亮軍營分路並進諒不至誤會期之期看來馬奈馬爾邦一路既探得從駱駝溝潛進之道且可分兵夾攻似此路更易於克捷又據豐昇額奏見至黨壩察探路徑豐昇額若果攻得穆爾津岡要隘料其地可以自上而下壓取勒烏圍賊寨原可與伍岱分前後撥而進或乘其不備竟能攻克亦未可定然總不宜稍涉孟浪惟在豐昇額與伍岱隨時妥酌而行朕不能於六七千里外槩為一一籌及也○辛亥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回奏各摺其籌辦谷噶等處進兵情形一摺請令豐昇額即帶兵往攻凱立葉占住山梁則賊人不能潛行翻山堵截谷噶後路等語此計甚是必應如此辦理著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吳

傳諭豐昇額移兵前往凱立葉占據山梁方妥至谷噶一路阿桂既以為正路親自往剿仍當將所有之兵分起派員帶領以次而進我兵源源接濟聲勢益盛賊眾自必望而生畏至豐昇額所帶兵五千亦當仍遵前旨令伍岱為前起先進豐昇額在後繼進尤覺得力所有黨壩原駐之兵仍令五福帶領在彼駐守已足資防截其官達色所帶之兵則隨豐昇額往剿凱立葉於彼處留防後路亦為有益至閱見擬留兵駐守之圖其在美諾偏北如喇布寨帛噶爾角克碣一帶皆兩金川相連之境居多又為谷噶進兵後路自應留兵防守若美諾東西之阿爾圖德木達策布丹沙木拉爾資等處距賊境甚遠且其地尙在美諾營盤之後賊斷不能越過滋事此一帶防兵似屬虛設况兵力聚之則見其多分之易形其少今此四處之兵多者一二百少者五十若遇剿禦之事未必

得力徒令我兵以分見少亦為非計又何如省此四百五十餘兵並於功噶爾拉當噶爾拉湊用為得實濟乎此圖想係阿桂未奉功噶爾拉當噶爾拉分攻諭旨時所定故爾節節籌備若功噶爾拉當噶爾拉既有牽掣之兵則各隘防守又當隨宜酌定著阿桂再行妥酌遇便另為繪圖貼說具奏○壬子諭李宗文見在出差其禮部侍郎員缺著梁國治署理袁守何不必兼署○是歲朝鮮安南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四萬三千三百十五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四千一百二十四萬九千二百六十六石六升五合六勺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八 吳

臣王先謙

周濟蕃恭校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春正月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定於正月初十日各路同時並發所辦甚好佇聽捷音又據稱官兵撤赴底木達俱令裹帶乾糧不許舉火自應如此辦理至所稱僧格宗章谷一路應於總兵英泰參將汪騰龍內派留一員駐紮即著派英泰在彼實力妥辦○庚申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臣等前議由谷噶凱立葉及馬奈博堵等處為併力合攻之計其馬奈博堵二處見由明亮等悉心躡探籌辦至谷噶第一道山梁礪卡本少第二道山梁礪卡嚴密若從此繞越搶據格魯瓦覺三寨斷其來援之路則第二道山梁之賊可不攻自潰過此至勒烏圍皆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係據高臨下甚為得勢其凱立葉一路見調豐昇額進兵若占據薩爾赤鄂羅山梁順山而下則康巴達格什戎岡亦被官兵截斷在外而穆爾津岡之賊即不能與勒烏圍相通且官兵一至谷噶山梁與凱立葉相望從內轉攻穆爾津岡賊必難於抵禦而黨壩存駐之兵亦可前來會合又據綽斯甲右應襲土司雍中旺爾結等稟稱大兵必滅金川伊等除已派出三千六百名外願添派番兵別尋徑路誓必奪取山梁臣隨諭以進剿有期汝等可即添派多兵督率助剿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籌畫進剿情形頗見誠心所籌甚善是阿桂豐昇額一路之兵甚為得勢如果能進逼勒烏圍則賊人外險已失必多惶窘自難久於支拒便可掃蕩賊巢擒縛兇豎以成大功指日即屆進兵吉期佇望捷音速至又據稱綽斯甲布土司等情願多派番兵搶奪山梁其情頗為真切即諭

以督率多兵奮攻助剿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又據奏擊獲小金川番人和爾嘉供詞其說亦未可盡信但所供情形與前此訊問番人等供詞均屬相仿看來金川賊眾此時尚視僧格桑為奇貨直待情勢窘迫再行獻出以圖解免或將七圖安堵爾等一併同獻其情大率類此但兩金川罪大惡極萬無可道並非縛獻逆酋所能完局况今各路進兵尤不宜復通文檄設或賊人情急差人詣軍門獻俘求降均宜置之不理一面將所獻賊酋賊目拘留仍即設法擒其所差頭人一併檻解京城磔處示眾一面督兵上緊進剿各路將軍均當深體朕意切實辦理惟早盼喜音之至○辛酉諭朕臨御以來以敬 天報本為要不敢稍有疏略凡遇 郊壇大祀必親詣行禮自降輿以至禮成一切典禮俱有加增四十年來罔敢少懈及至三十七年朕逾六旬始命大學士禮部將降輿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遠近稍為酌減此所以節縻儀而省精力欲盡禮於 大祀也然以因朕逾六旬始然而誠敬益得申致我萬世子孫謹懷朕意若年未六旬切不可稍減典制儻蒙 上天眷佑臨御年過六旬方可如朕見行儀制舉行著永遠為令○乙丑明亮富德奏查當噶爾拉山勢懸延不能直前牽綴但於阿布爾則德烏塘二處設為疑兵臣仍同赴馬奈力同進取茲據探路番人回稱繞至思覺地方四面瞭望約有七八十戶實為克舟九寨屏障必須攻克但思覺在博堵之上路徑雖有三條雪深冰滑倍難行走土兵等情願先取博堵以便搶奪思覺臣查河北馬奈一路應於布拉克底之臨卡地方密為進發其河南博堵一路亦應由墨壘溝越過甲木山梁更為出其不意但河南北各路俱有數日程途官兵移動究不如土兵趨捷是以先將屯土兵丁照所擬道路令其分頭先進

一面將滿漢兵丁酌派續進臣仍臨時迅往督率見准阿桂札知於正月初十日會同進攻已將地方遠近扣定即遵 欽定日期進發所有安臺設站事宜飭臬司李世傑密為布置均可無誤惟正地一帶緊要留兵二千人僅敷守禦而南路軍營又斷難抽兵添往恐賊出滋擾於格藏橋甚有關繫見密札副將鄭國卿在革布什咱番戶內再行添募務即攢湊漢土官兵百餘名帶往甲魯與正地山口交界處大張聲勢作為進攻之狀得旨所籌皆合機宜速望捷音之至○庚午以伍岱為四川軍營參贊大臣○壬申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臣等於初二日至布朗郭宗查點滿漢各兵應帶火藥鉛彈軍械及支給十日裹糧均已齊全當即分撥第一隊五千餘名令海蘭察額森特普爾普保甯帶領於初六日進發第二隊五千餘名臣色布騰巴勒珠爾率同福康安烏什哈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三

達特成額成德帶領於初七日進發第三隊五千餘名臣阿桂率同積福福珠禮倭昇額海祿帶領於初八日進發其布朗郭宗喀爾薩爾應駐防兵見令長青派員帶領照指定地方兵數安設又自喀爾薩爾至谷嗎丫口縣延百餘里中間梭洛柏古等處臣於經過時隨地撥兵分駐並於總兵富紳六十六二人內派出一人統領防駐又奏此次分路密進谷噶等處未便遽設臺站是以並未通知富勒渾第令將應需若干站人夫上緊籌備俟官兵將次見敵始令總理大員進行安設至此次滿漢兵均係步行越險攀高除各關十日口糧勢難多帶見酌以麪一斤抵一日口糧作成餅餌攜帶既便且可無庸舉火並於一隊中又分三隊通融攜帶使前進銳兵益為輕利接踵之兵亦可進行接濟明亮富德奏臣等於正月初五日均抵格藏橋即於橋北地方藏兵密施號令此

次屯土兵共三千八百餘名照所擬道路先行分派其河北駱駝溝一路派兵六千名富德統領河南博增一路派兵四千名奎林三保統領俱緊隨土兵進攻內將滿兵及滇黔兩省營兵挑選出苞奮勇者二千二百名督率土兵前進以六百名交和隆武科瑪帶領截取卡卡角以五百名交圖欽保拉布東阿帶領截取馬奈其對河木底格魯克古兩處各用二百名德赫布噶塔布等豫備皮船隨土兵前往夾攻尙餘滿漢精兵七百名以珠爾格德劉輝祖帶領為奎林三保後援惟此路進攻先議從墨壘溝翻山而下近於初二日大雪封山不辨路徑因即撤赴格藏橋作三夜行走於初七日夜潛渡河南深嘉布繞出酌分二路先搶斯第博堵為併奪思覺之計臣明亮統兵一千六百名在河北馬奈進攻迎面賊卡至何處需兵接濟何處併力向前仍俟臨時酌辦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在布朗郭宗派兵分隊進剿情形又據明亮等奏在格藏橋分路撥兵進攻事宜所辦俱極妥協而阿桂另摺所奏各件均屬實心籌畫又阿桂奏據王進泰等報稱博羅克守卡將弁將投出番人斯塔克達爾等解送大營是賊番於小路潛出並非難事恐其借名投降暗藏奸計自當早為防守若於隘口見有形迹可疑者即當立時剿殺既可多殲賊眾且使賊人知所畏懼不敢妄圖軼出王進泰長青等均當一體妥辦○乙亥豐昇額奏初八日帶兵抵薩爾赤鄂羅山即將南面雪山占據並於孟拜拉山梁等處分兵駐守初九日阿桂所遣納木扎伊達里常保住帶兵二千到營見派分攻要隘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奏占據薩爾赤鄂羅山頂並納木扎帶兵二千前來足供會勦覽奏欣慰豐昇額所占山梁及經由路徑並納木扎等由阿桂軍營至凱立葉之

路皆係金川通連要隘賊人忽不設防官軍如入無人之境且既占據山梁從此進攻凱立葉由上而下其勢甚易自當迅期得手是此次所覓進兵捷徑阿桂一路既甚妥協其明亮一路馬奈馬爾邦路頗平坦亦可易於攻克較之上年攻勦功噶爾拉當噶爾拉之路應不啻事半功倍惟盼期奏績數日內即得捷音○丙子諭河南巡撫何焯於地方諸事俱能實心經理其幫辦河工亦甚妥協著加恩授以總督銜仍管河南巡撫事以示嘉獎姚立德自署河東河道總督以來承辦河工諸務頗能認真著即實授○命刑部定聚眾結盟罪○丁丑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奏第一隊官兵於初九日進谷噶山梁山口下埋伏初十日奪喇穆喇穆之左右山梁及附近贊巴拉克各山並將色依谷山占據見進攻最高之登古山計攻入賊境一百餘里明亮奏臣從河北正面進攻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五

躡躡實屬可嘉著阿桂明亮查照伊等應得分例加賞一月錢糧以示體恤○戊寅明亮富德奏臣等合圍馬奈於十一日將四面礮卡攻克馬奈東北環抱三峰地名絨布寨形勢亦屬扼要仍分上下兩路夾攻於十二日占取寨落四十餘處至奎林渡河攻取木城二座見占山梁已踞克舟九寨之巔仍設法先壓斯第博堵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等奏全行攻克馬奈並奪取絨布寨其距馬爾邦諒應不遠而奎林所占山梁直踞克舟九寨之巔若能由上壓下攻之當易為力見在將弁兵丁俱各奮勇前進甚屬可嘉惟益勉速成大功用膺茂賞同日又據豐昇額奏官兵至凱立葉山根即有賊人知覺抵禦不能久駐其已得之達爾扎克山梁路徑極險不通凱立葉見在築卡防守等語看來凱立葉一路礮踞山巔克之非易原議必由此路並攻者因其與谷噶相近藉以牽綴賊勢今阿桂見於谷噶攻進若再能深入進至勒烏圍則凱立葉之礮可不攻自潰豐昇額切毋急於進取或致稍有挫誤况官兵於進勦之處若遇連勝則勇氣百倍設見有損傷之事即不免心動氣沮豐昇額等自可嚴緊攻圍斷不可不察利害妄令輕進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六

恩眷驟聞遠逝深為悼惜著加恩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並於浙
江藩庫內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
具奏尋予祭葬諡文端○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奏十二日攻登
古山對面山梁連克四卡餘賊竄入第五高峰卡內其喇穆喇穆
砌內踰溝接應之賊被索倫兵衝斷斃甚多至第五峰砌卡雖
未攻克尙可繞越圍截報聞○壬午諭弘暢係誠恪親王嫡長子
著襲封誠郡王其次子弘昨乃誠恪親王素所鍾愛著加恩封爲
貝子伊兄弟務當共相友愛孝奉伊母福晉善承恩眷以副朕篤
念懿親至意○癸未舒常奏綽斯甲布頭人松乃温布等寬得附
近俄坡之石拉溝木池之格爾格兩處賊人防範稍疏於十五日
派常保李天貴分路督攻殺賊數十入臣將大小頭人賞給綉段
銀牌又據温布等稱前蒙賞給土兵口糧係半支半折上年收成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七
歉薄懇支全米應並據情請旨諭軍機大臣等舒常奏綽斯甲布
頭人松乃温布等領兵勦殺殲戮甚多所辦甚好松乃温布前因
其誠心出力賞戴藍翎並各賞銀五十兩此次更屬奮勉著即賞
戴花翎升授五品頂帶以示鼓勵至土兵半支半折定例已久今
樽節糧運尙恐不敷若再加增本色米石更恐難以接續著舒常
面諭土兵等以定例如此各路一體遵行若爾等此路米數獨加
恐各路土兵聞而忌嫉轉於爾等無益莫若照舊支領爲妥爾等
如果立有功績不但可得重賞亦覺顏而有光不更愈於些微升
合之加添乎如此曉諭土兵等自必更加踴躍感奮各路土兵或
有似此者各該將軍均宜一律辦理

二月甲申朔豐昇額奏達爾扎克山南溝內止可駐兵牽緝查山
後尙有進兵山口可以繞出賊後臣與伍岱於正月十五日帶兵

前進前隊甫至山根林內伏賊突出殲斃十餘人又有賊番接應
抵拒兼之路險雪滑因令暫撤再行設法辦理諭軍機大臣等凱
立葉一路進攻較難自不宜在彼株守莫如併於阿桂處合力並
勦較有實濟且阿桂攻克丫口以來頗爲得勢正須有續進之兵
以壯聲援豐昇額酌留兵少許派員駐守以緝賊勢即統見有之
兵速赴谷噶丫口助阿桂進攻勒烏圍則兵力益多軍聲益振矣
○乙酉加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總督銜河南巡撫何焯兵部尙
書銜○丁亥明亮富德奏卡卡角前山形如丁字凡官兵竭力上
攻之處即賊人加意防守之處查木谿山梁之半東向峭壁攀援
俱絕其上雖有滾石放槍之賊而山峰一帶並無卡隘因將扎勒
桑所帶當噶爾拉牽緝兵一千名撤回令各隊兵於十九日分路
攻打密挑健兵三百名派扎勒桑帶同空藍翎興善保守備田藍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八

王先於十八日往山梁峭壁下豫伏是夜興善保田藍玉二員潛
領吉林兵七名索倫兵二名屯兵八名於萬難容足之路攀附而
行比及黎明臣等見興善保田藍玉等已在峭壁之上餘兵亦接
踵而至賊番正當四面迎拒突見我兵從此截出驚惶失措礮內
各番望風潰散官兵奮勇齊登追殺五十餘名又截住礮內賊番
殺死十三人當將兩山梁全行占據至奎林與德赫布三保分取
博堵斯第賊番抵禦甚力均暫撤回仍於山梁屯紮另行辦理諭
興善保田藍玉履險先登甚屬可嘉著加恩興善保賞給達克巴
圖魯田藍玉賞給諾丹巴圖魯仍照例各賞銀一百以示優獎○
己丑 上御經筵○辛卯豐昇額奏阿桂遣嚮導番人策旺來營
據稱達爾扎克對面之莫爾敏山旁地名迪噶拉穆扎官兵據此
即可繞取凱立葉但近來賊礮更密臣已派兵前往攻取莫爾敏

山以便奪占迪噶拉穆扎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阿桂已由谷噶了口統兵深入恐其後路未能嚴防適豐昇額奏凱立葉一路驟難攻進因令移兵往谷噶一帶為阿桂後路聲援今豐昇額又覓有可進之路自當相機妥辦若果將莫爾敏山攻克繞取凱立葉其於阿桂進攻格魯瓦覺之兵亦甚有益且前據阿桂奏二十三日天氣已晴官兵進剿自易為力佇盼捷音○癸巳諭據明亮等奏派兵由卡卡角三路進攻當阻險相持之際有空藍翎興善保守備由藍玉攀越登山賊人埋身峰下排槍施放而各槍俱不過火其正面山背賊人所安之礮亦皆隨火炸裂官兵勇氣百倍乘勝勦殺將卡卡角全行占據此皆仰賴上蒼嘉佑俾賊眾魄褫膽落至官兵等無不努力奮勉而興善保田藍玉二人勇往出眾尤屬可嘉興善保著加恩授為四等侍衛田藍玉著加恩授為都司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九

遇缺即補其餘出力之將弁兵丁並著明亮等查明記檔俟攻得馬爾邦後即奏開交部分別從優議敘富德自到軍營以來實心調度著加恩授為都統遇缺補用又建昌鎮總兵英泰出師南路已歷四載頗能實心奮勉著將英泰所有革職之案准其開復○甲午大學士等議奏經筵禮成後向於協和門筵宴一次嗣因跟役擠搶食品議准停止本月舉行經筵復奉旨以崇文大典筵宴不應停撤請將宴桌改設文華殿東西配殿內俟禮成後應行與宴人員按班祇領從之○乙未諭據舒常奏綽斯甲布土司覓得周安對面山梁並日旁下面礮卡有可進之路派兵冒險前進奪礮殺賊等語看來此路難於直進然藉此以挫賊鋒而賊勢亦不可少其土兵內陣亡受傷之人均堪憐憫自應照例賞卹至各土兵之勇往出力由於該土婦及土司土舍等誠心恭順甚屬可

嘉著舒常傳旨賞給綽斯甲布老土婦倉旺拉穆土司雍中旺爾結土舍綽爾甲木燦段各四匹以示鼓勵又奏稱永平呈報干總袁國璜見賊一二百名往來行走似修礮卡隨即帶兵前往槍斃數賊等語賊人修卡自防固屬情理所有但我兵正在分路進攻賊方守拒不給安得復有如許餘閒賊眾專修礮卡似係賊人故作整暇飾為無恐之狀或伺我不備潛出滋擾亦未可定舒常不可不留心防範勿稍疏懈○戊戌諭豐昇額等奏稱占得莫爾敏山攻克迪噶拉穆扎等語此次打仗賊人捨命前來竟將我兵截斷乃官兵奮勉出力將賊擊敗甚屬可嘉所有索倫雲騎尉委署參領定吉爾圖健銳營前鋒校官敏西安委署驍騎校秦紹榮受傷身故俱著交部照例議卹其餘陣亡受傷之滿漢屯土官兵俱著豐昇額等查明分別造冊送部一併議敘○辛丑諭受傷身故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十

人員給予世襲者襲次完時不准襲恩騎尉著為令○丙午賜四川軍營陣亡總兵王萬邦入祀昭忠祠○丁未 上啓鑿謁 東陵並巡幸盤山○庚戌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臨故大學士公傅恆瑩賜奠○明亮富德奏臣等攻克穆谷後查庚額特山前後賊眾愈多據險死守奎林一路雖經土兵乘夜搶占喀咱普相連山駁連修木城三座而自深嘉布盤旋而上山頂分左右兩路斯第博堵寨落均在山岡環抱中間遇有下壓之處賊即添礮防護自應另覓閒道但此一帶山梁居高壓下實可絕賊人由深嘉布潛出滋擾之事復據土兵自願修蓋礮房俟官兵一有移動即可據礮拒守見已飭令趕築又大礮業已鑄成見擬於庚額特對河施放仍令土兵四出哨探覓路進攻報聞○辛亥 上駐蹕盤山○壬子諭軍機大臣

等阿桂等奏攻打羅博瓦山官兵奮勇殺賊其中射斃者尤多可見滿洲素倫之得力賊番每在碉內藏匿若能引出碉外使得益展我弓箭之利則更善耳此次進攻羅博瓦山官兵有從凍石中跳越而過者並有經賊人林內放槍而官兵毫無旁顧其勞績茂著者甚眾實為出力可嘉著阿桂查明登記檔案俟攻得要隘時一併奏聞交部議敘其有出力超眾者即奏明以示鼓勵其陣亡之千總張魁及受傷之侍衛庫爾德等並著查明咨部辦理至於官兵之奮勇立功由於帶兵之將領董率得宜而實由於將軍之規畫有方均堪嘉尚著賞阿桂荷包四枚火鏢一件色布騰巴勒珠爾荷包三枚火鏢一件福康安海蘭察普爾普額森特等四人各荷包二枚火鏢一件烏什哈達保甯特成額海祿成德六十六等六人各荷包一枚火鏢一件即隨報發往以示鼓勵至阿桂此

東華續錄

十一

乾隆七十九

十二

次非但措置悉合機宜且胸有成算志在必滅金川所籌悉與朕見昭台阿桂如此誠心出力實不負元戎重寄朕適駐蹕盤山即以行程所佩鏤文副鏢囊解賜以寓一體聯合之恩眷

三月丁巳 上回鑾○己未 上還京師○庚申阿桂色布騰巴

勒珠爾奏羅博瓦山賊碉堅守此山最關緊要二十三日派兵乘夜進發海蘭察等繞至第二第三峰丫口下分兵直上山梁占據碉卡一面往搶第三第四峰各碉俱已攻克賊窠第一峰碉內額森特等會合併攻於二十四日攻開此次攻克大碉八座大小二十六卡殺賊二百餘人並大頭目阿讓星格申則二名查羅博瓦距遜克爾宗不遠原可乘勝衝壓但喇穆喇穆係賊酋緊要門戶尚與勒烏圍相通且於後路糧運有礙見擬撥兵由羅博瓦對面山梁截斷併力掃除諭羅博瓦為賊酋緊要近捷門戶屢經阿桂

等相機進剿今復將其山峰全行占住賊甚多皆由阿桂調度有方將領等奮勇直前海蘭察普爾普額森特尤為出眾故能所向克捷實屬可嘉阿桂著晉階太子太保海蘭察著授為內大臣額森特著授為散秩大臣以示獎勵至其餘出力將弁及滿漢土屯官兵俱著查明登記冊檔俟攻克烏圍後一併優敘○癸亥

上親耕藉田○甲子 上幸南苑行圍○命添設觀耕臺帷次

○丙寅禁民間私製藤牌○己巳以尹嘉銓為大理寺卿調王賈

望為甘肅布政使以郝碩為浙江布政使徐恕為浙江按察使○

召瑋琦來京以王顯緒為安徽按察使○辛未諭軍機大臣等阿

桂等奏焚勦得斯東寨情形一摺所辦甚好佇盼捷音又奏番人

科爾甲等供稱官兵此次攻勦金川賊番俱極害怕等語官兵連

次得勝聲勢倍加壯盛乘其間風膽怯之時相機架入自可即望

成功至頭人內丹巴沃爾尤為可惡若能及早殲除則金川失

一得力之人我兵奮攻自更易為力阿桂等務努力為之發去鏤

玉題崖鞞一枚朕親製詩命工鐫成寄賞阿桂為指顧銘勳吉語

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壬申明亮富德奏穆當噶爾碉

卡見已摧殘惟喀咱普一碉賊番死守尚難乘船徑渡奎林所占

山梁取水為難近於斯第上班得古覓有暗泉一道派扎勒桑帶

兵千五百名由庚額特山後丫口進攻書景額等帶五百名由穆

當噶爾繞出土兵所築五碉之前進偪舒亮等帶五百名在正面

一帶揚聲牽綴臣富德同奎林等帶兵六千先占水泉急取斯第

臣明亮帶兵一千赴喀咱普一路進壓為斯第一路官兵聲勢報

聞○乙亥諭豐昇額奏阿桂稱谷噶一路可乘之際甚多令帶兵

前往併力辦理等語凱立葉一路既難進原不應過於株守今

留伍岱在凱立葉牽綴賊勢而豐昇額前赴阿桂軍營合力進攻兵勢更盛於事更爲有益若果進至勒烏圍則凱立葉之賊自可不攻而潰至於兩路相距不遠往來本屬甚便但所經路徑賊人皆可瞭望而知如前次海蘭察等行走所帶之人無多或尙不甚覺此次撥兵至四五千名卽難掩賊番之耳目萬一窺見我兵移動潛來邀截皆不可不極力嚴防著傳諭伍岱於撥兵前往時務須妥爲照料勿使賊人得以伺我兵之隙方爲妥善○丙子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奏官兵攻克羅博瓦後相機直擣距勒烏圍日近忽於初七日乘雪霧迷漫有賊八九百人分四股潛來偷劫一股從羅博瓦山陽兩股從山陰潛上合搶山峰中間常祿保營盤當經常祿保放槍擊打並將跳入卡內之賊砍斃烏什哈逆額森特福康安等聞聲帶兵接應賊俱敗逃其侵擾登古山梁一股亦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十三

珠爾格德則奎林之兵及奎林甚屬可危其功非尋常奮勇打仗者可比著從優加恩俱授爲頭等侍衛阿爾都賞給咱爾沁巴圖魯名號珠爾格德賞給扎克布巴圖魯名號照例各賞銀一百兩仍賞給小荷包各二箇以示朕加愛之意奎林和隆武帶領官兵鏖戰殺賊受傷河因感激朕恩勉出力深堪嘉尚奎林和隆武各賞玉碟一枚小荷包三箇明亮富德此次亦甚勤勞明亮著賞玉鞞一枚小荷包四箇富德著賞玉鞞一枚小荷包三箇又諭明亮等奏進攻斯第打仗情形一摺將領官兵俱於至危至險之時仍能鼓勇殺賊甚屬可嘉俱應查明存記稿案俟應行議敘時一併咨部從優錄敘其將軍明亮參贊富德董率勤勞奎林和隆武力戰受傷更爲繫念已賞給玉鞞並有旨同阿爾都珠爾格德分別賞給荷包以示慰勞矣前明亮等以覓有水泉奏於十一日會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十四

烏圍賊必併力於西路拒守其南路防範必然疏懈明亮等當留心探聽即可相機進剿以期得手至阿桂前奏調撥滇黔兵五千已諭催該督撫等即速料理起程其明亮所攻馬爾邦一路若竟難於攻勦或正地有可進之徑即帶兵攻彼襲取似亦出奇抵隙之一法至此路若可進攻約需兵若干應否即用新調滇黔之兵酌量撥知帶兵之員遵照辦理或正地雖有路徑進取無益則又何必勉強遷就並著阿桂悉心熟籌總期於事有益○辛巳諭侍郎奉寬為人謹慎在阿哥書房行走甚屬勤勉昨因腮頰癰腫請假特派御醫診視以冀速痊今聞溢逝殊堪憫惻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

夏四月甲申諭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著各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俾其收藏傳付子孫守而弗失再故大學士劉統勳原欲一體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十五

賞給不意其猝爾身故未及身與因念伊子劉塘尙克世其業亦著加恩賞給一部○諭軍機大臣等伍岱將凱立葉一路所餘兵丁分駐防守並兩次擊取賊眾甚屬可嘉凱立葉一路雖暫不能深入然嚴守地方實為緊要如稍不留意以致失利於賊於全軍聲勢關繫匪輕將此傳諭伍岱嚴飭各處官兵晝夜嚴守如遇賊人攻劫務須互相救援痛加殲戮即賊畏懼不來亦不可經時坐守蓋我軍分路前進賊眾豈有不知必將凱立葉賊番撥於將軍阿桂等軍前救應伍岱不時派兵攻取自可以分奪其勢止不可傷損我軍耳至阿桂處消息尤當時刻探聽如彼處得利伍岱亦可相機直入並將此諭阿桂知之○辛卯舒常奏雍中旺爾結等率土兵於三月二十三日攻達爾圖頭二三各礮臣督兵合攻因大雪撤退又雍中旺爾結稟稱金川番人察爾結及綽斯甲布

番民山扎爾結自金川逃出求賞給收領並懇免死即照所請交伊收管諭以投順原可免死如能擒獻頭人更當重加賞賚並令喊諭番眾知之諭軍機大臣等綽斯甲布土司雍中旺爾結誠心出力甚屬可嘉著賞銀百兩以示獎勵仍將朕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隨報寄發令舒常賜彼用昭優異俾其益知感奮至此大土目土兵傷亡稍多殊覺可憫並著照例加倍賞給至舒常見賊守禦甚緊恐土兵徒傷無益體恤曉諭至再土司始聽撤回深合駕馭外番之道伊等見參贊大臣如此矜憐愛護益足勵其勇往之忱舒常所辦甚合機宜又奏降番二人俱貸其一死自行投出與打仗擒獲者不同罪尙可原若有能擒獻賊酋賊目者並即奏聞重賞使金川賊眾見而動心若果聞風接踵來降亦足渙散賊勢於軍務不無小補各路將軍不妨照此辦理○甲辰諭軍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十六

機大臣等明亮等奏擬由正地進攻所籌亦是通計各路情形惟阿桂一路可望易於得手業已諭令阿桂如得遜克爾宗或徑抵勒烏圍即應將新派之滇黔兵五千全行調往應用設尙未能即進又不值徒為株守之計自應酌撥二三千道往南路令明亮率領徑赴正地攻其無備明亮等仍應遵照前旨密咨阿桂妥商而行但明亮移兵另攻正地之時應令富德留駐河北一帶仍照前攻打使賊人不能窺見端倪豫作準備方為妥善又據富勒渾奏大板昭薩拉梭洛柏古等處俱派官兵防守是富勒渾於軍營後路防範頗為盡心今官軍日漸攻進更宜倍加嚴密實力周防斷不可稍涉大意又桂林奏科多至僧格宗相距僅三十餘里其間深箐僻途賊匪易於出沒莫若將僧格宗所需糧石改由南路章谷運交其餘附近僧格宗等處者即就近在僧格宗及歸併美

諾等處支領使米石不由僻處經行可杜賊人窺伺等語所見甚與朕前諭相合自應如此辦理至所奏出默資溝運送兵米行至將近日古嚙溝被夾壩搶去米九十餘斤等語見據桂林奏此後糧運不再經行默資溝等處自可以無後患但此次夾壩搶去米石較多尤不可不上緊嚴緝昨已賞給汪騰龍參將銜仍令在僧格宗辦事並派桂林往來照管且此時見有赦成在彼正當及早搜擒賊匪毋任漏網○丁未諭武英殿見辦四庫全書之活字板著名為武英殿聚珍板○庚戌以高樸為兵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
○辛亥以早命刑部清理庶獄減軍流以下罪直隸如之
五月癸丑朔諭向來秋朝審人犯如過計數及萬人即敕部將三次緩決者分別減等以示法外之仁今自乾隆三十六年以來距今歲秋讞時約計人犯又有萬餘其三次以上緩決者至期原在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十七
應行查辦之列但為時尚有數月此際仍須滯繫囹圄見因京師及近畿地方甘霖未霽農田待澤方殷已降旨將刑部及直隸省軍流以下罪名減等發落至此等緩決人犯不但三次者今秋應予減免即緩決一二次者其情罪本輕再隔數年亦仍歸於寬減若令早為查辦使刑獄一清自更足以昭欽恤而召和甘著刑部堂官即將曾經緩決一二次以上人犯逐一查明酌量所犯案情以次辦理奏聞分別減等副朕矜慎祥刑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乙卯命選宗室王子入宗學肄業著為令○庚申命直隸平糶○乙丑定分部學習主事三年期滿奏請留補本部及改用知縣監丞助教例○丙寅諭國家當文治修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羅大備以充策府而裨藝林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採訪彙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送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者種

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為評詠題識簡端復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面葉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並令書館先行錄副即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為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弄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所有古今圖書集成為書城鉅觀人間罕觀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貽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為好古之勸又進書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原培蔣曾登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璉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十六
汪如藻等亦俱藏書舊家並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為世寶以示嘉獎以上應賞之書其外省各家著該督撫鹽政派員赴武英殿領回分給其在京各員即令其親赴武英殿祇領仍將此通諭知之○諭前因彰寶患病未愈屢諭加意調攝並派御醫診視據彰寶奏稱病勢日深懇請解任回京調理會諭以見在無事不妨姑緩今據李湖奏稱督臣見今病體日甚心思智慮愈見疲憊等語看來彰寶一時不能向愈若仍令方疾治事轉恐不能安心靜攝彰寶著准其解任調理並著伊自行酌量或留雲南省城調養或緩程回京醫治以冀就痊其雲貴總督員缺緊要若由內地簡員前往未免道遠需時著即令貴州巡撫圖思德就近前往永昌署理接辦彰寶任內一切事務其貴州巡撫印務著韋謙恆暫行護理貴州布政司事務著國棟署理其

按察使事務著圖思德於道員內揀選一員奏明遞行接署○丁

卯以近畿地方缺雨命何煇於河南購麥撥運京城備賑○戊辰

上奉 皇太后啓鑿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

之三○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勒珠爾奏查日爾巴當噶即係日

爾巴喇該處在凱立葉一道山梁之中若能占住即可斷截賊番

上下往來臣前此酌擬派兵從凱立葉山駁斜上約會凱立葉官

兵前後夾攻者即係此處嗣又遣人詳細躡看並與海蘭察等酌

議以其地在山陰箐林深密崖壩陡險兼之彼此隔遠雪霧時作

萬一不能如約夾攻即不免有失利之處且官兵已定繞截喇穆

喇穆後路一經占據山梁則喇穆喇穆之賊既可不攻自潰而格

魯瓦覺各寨皆歸掌握從此攻進勒烏圍不惟得勢而且捷近所

有日爾巴喇似可無庸籌辦報聞○癸酉吏部議准直隸總督周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元

元理奏塔子溝通判八溝同知二處幅員遼闊案牘繁多必須添

官經理請將前運河通判改為三座塔通判分理土默特兩旗喀

爾喀庫倫兩旗奈曼一旗事務原設巡檢即歸管轄其前運河事

務歸務關同知兼管又順德府通判政務亦簡請改為烏蘭哈達

通判分理翁牛特兩旗巴林兩旗事務原設巡檢即歸管轄其順

德府通判事務歸順德府同知兼理從之○甲戌 上奉 皇太

后駐蹕避暑山莊○諭綠營旗員漢員遇陣亡議處其子孫未及

歲者俱給馬糧一分著為令○乙亥以定例見係王公之子孫娶

妻不給恩賞銀兩諭嗣後恆親王怡親王之孫字輩孫准給其和

親王果親王之孫字輩孫俱不准給至奕字輩孫等再給著為令

六月丁亥諭吏部奏原任廣東龍川縣知縣汪承霽捐復原官一

摺甚屬非是汪承霽係汪由敦之子汪由敦為國家得力大臣朕

每追念惋惜伊子如果成材深欲為之培植即尚無大故亦仍予

格外姑容今汪承霽因衙役徐海詐贓斃命將白役張五一刑求

誣服所犯非但私罪且以酷被劾其情尤重朕之惡酷吏甚於惡

貪官貪官永不敘用豈酷吏轉可復令登進乎且汪承霽今春在

盤山接駕業已查閱原案使其尚可棄瑕錄用朕彼時即已加恩

何待彼自行捐復其案情具在酷虐顯然在內在外俱難令其復

行供職豈能以汪由敦之故廢公義而徇徇恩施乎至汪承霽原

擬杖流論理本不應捐贖彼時尙因念及伊父汪由敦又以其母

年老特予矜憐允從其請朕辦理已未免失之姑息此時即再欲

加恩亦止可令其捐一職銜俾得頂帶榮身足矣豈可復令重列

仕途貽害地方又何以懲酷暴而肅吏治乎吏部堂官前此為行

聖公孔昭煥奏請開復一案辦理即屬錯誤自因孔昭煥為大學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二

士于敏中兒女姻親為之瞻徇第以孔昭煥業已加恩故未將吏

部堂官議處僅予傳旨申飭該堂官理應稍知儆畏何得復有此

奏汪由敦係舒赫德業師今為汪承霽具奏顯欲周旋世誼其餘

眾堂官又從而隨同瞻顧耳吏部堂官著交都察院嚴加議處至

見在捐復人員並著吏兵二部查覈如有私罪情重之案即奏明

扣除不准捐復勿任冒濫○庚寅諭據阿桂奏五月二十二日賊

人三四百名乘夜圍住遊擊福敏泰等營卡隨經放槍趕殺追至

把總楊遇春所守木卡見賊人蟻集吶喊遂高聲傳號楊遇春在

卡內應聲答號施放連環槍直下攻撲賊皆紛紛逃潰楊遇春卡

內止有官兵五十餘人而賊眾二三百自二更至五更已將木卡

砍開楊遇春並不稍為動搖竟合力擊退等語福敏泰楊遇春奮

勉出力甚屬可嘉見據阿桂另摺奏稱軍營出有各缺福敏泰著

卽升補甘肅蘭州城守營參將楊遇春卽著升補湖南永綏協守備以示獎勵其原請升之效力副將溫有哲遊擊多永義千總張維華三員著阿桂等遇有軍營缺出再行奏補其餘俱照阿桂所請湖南長安營遊擊員缺著拜靈阿補授所遺湖北郎陽協中軍都司員缺著王國定補授又甘肅西甯鎮標前營都司員缺著陳登龍補授所遺四川松潘鎮左營守備員缺著劉天德補授該部知道○癸巳山西道御史戈源奏近據禮部奏請自乾隆四年以後僧道未給度牒者交地方官通查補給以備僧綱道紀等官之選查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之無度牒者已有三十四萬餘人自四年迄今其私自簪剃者恐不下數百萬眾若紛紛查補必多滋擾請嗣後永停通頒如遇選充僧道等官查其實在戒行嚴明者具結咨部給照充補得旨所奏是僧道度牒本屬無關緊要而查辦適以滋擾所有禮部奏請給發牒照之處著永遠停止其選充僧道官令地方官查明具結辦理亦如該御史所請行該部知道○甲午諭昨據御史戈源奏請停查給僧道度牒一摺已降旨允行矣禮部前請將乾隆四年以後未給度牒僧道交地方官通查補給一事止以備僧綱道紀等官之選第度牒不過相沿舊例散給仍屬具文而稽查實虞煩擾自以不辦爲妥若云防僧道滋事而設未必有牒照者悉能恪守清規而犯法者皆係私自簪剃方今法紀森嚴有犯必懲更無庸爲此懸懸慮慮至遇僧綱道紀需人所在地方官原可查明僧道中之實在焚修戒法嚴明者具結呈報上司咨部給照充補何必因此一二人之補缺而令各省寺觀通查滋擾耶所有禮部奏充補僧道官必須給有牒照之例亦著停止○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明亮見在帶兵赴正地進攻昨據

奏六月初一日已抵吉地此一帶後路多與金川賊境相通賊皆得潛出擾截前此投出番人供詞又有賊懼官兵由正地進攻之語賊人狡惡異常安知非詭計揚言誘明亮深入賊乃從旁抄出以斷我兵歸路於事甚有關繫設或稍有疏虞不特此路行兵阻礙並恐全局因而牽動軍心不免生餒深爲未便是以朕於此路時刻繫念實因此路非阿桂軍營之谷噶一帶及明亮原營之馬尼一帶可比况此路不過乘閒出奇之用與阿桂直攻勒烏圍者不同今阿桂處兵力較盛見在覓路進攻又係從上壓下自可望其得手朕亦惟於阿桂一處佇盼捷音其明亮一路本非正兵原不冀其必能集事而防範則不可不周富德等務於明亮進兵後路不時遣人探聽俾得消息常通密爲籌備○調范時紀署禮部侍郎梁國治爲戶部侍郎○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浙江甯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給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甄發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實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甄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成準據開明丈尺呈覽實著未至其家之前可豫邀范懋柱與之相見告以奉旨因聞其家藏書房屋書架造作甚佳留傳經久今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做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故令我親自看明具樣呈覽爾可同我前往指說如此明白宣諭使其曉然勿稍驚疑方爲妥協將此傳諭知之仍著卽行覆奏尋奏天一閣在范氏宅東坐北向南左右甄發爲垣前後簷上下俱設窗門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開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溼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開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

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櫺二口小櫺二口又西一開
 排列中櫺十二口櫺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溼閣前鑿池其東
 北隅又為曲池傳聞鑿池之始土中隱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
 天一生水之義即以名閣閣用六開取地六成之之義是以高下
 深廣及書櫺數目尺寸俱合六數特繪圖具奏得旨覽○阿桂豐
 昇額色布騰巴勒珠爾奏查羅博瓦賊人據守之地名色湖普中
 開及左右礮下共設六礮派兵三路於十二日月黑後分隊潛伏
 並令普爾普等攻喇穆喇穆各礮總兵成德等於喇穆喇穆之右
 牽綴賊勢普爾普等率兵直上連拾兩大卡賊人抗拒海蘭察等
 直抵礮根將第一礮圍住撬空礮牆拋放火彈賊匪逃竄乘勝圍
 第二三礮將三礮全克其額森特及烏什哈達等所攻左右三礮
 亦皆攻取並將附近平寨奪獲再色湖普之前山勢又分兩支均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三
 有堅礮二座是日又將向西一礮搶獲賊退入第二礮死守十三
 日將向南第一礮克獲其餘二礮地勢較峭擬擊木寨數座運礮
 轟摧得此二礮即可直抵遜克爾宗計此次獲戰礮十一座平礮
 四十餘閒殲斃大頭人達實策旺及巴古布里兼頭人二名諭阿
 桂等奏攻克色湖普賊木石礮並殲斃帶兵大頭人等一摺覽奏
 深為欣悅此次將軍等督率有方各將領弁兵於山崖險仄之地
 均能勇銳直前頃刻之間克獲堅礮數十殲戮賊眾多人甚屬可
 嘉所有將軍參贊及摺內帶兵各員即著交部議敘其在事出力
 之將弁兵丁查明咨部議敘用獎勞績○己酉撥河南麥十二萬
 石貯直隸平糶○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正地一路實無可
 進之機擬由周安從噶克卓克采一路移赴凱立葉協同伍岱進
 攻等語覽之深為欣慰不意明亮竟能出息若此前因明亮奏到

吉地後即遣人細探路徑據稱斯喀爾山梁列有九礮仰攻費力
 而黃草坪一帶山梁林深箐密數十里內不見賊蹤恐賊人設伏
 計誘斷不可冒昧輕進因諭令明亮撤兵由大板昭一帶赴阿桂
 軍營協同進剿今明亮於未奉朕旨之前所奏與朕意適相脗合
 且朕令由大板昭一路程站尙遠而明亮所奏由周安經卓克采
 至凱立葉一路僅須十一二日之程較朕旨更為迅速朕前日之
 旨於二十二日發往計明亮於初三四日方能奉到今明亮已於
 二十二日起身初三四即可到凱立葉較之待朕旨而行又早半
 月餘似此機緣湊巧明亮益當努力為之明亮著賞御用玉韉一
 枚燧囊一件奎林三保和隆武書景阿敦成各賞上用燧囊一件
 以示獎勵至西路糧運前據富勒渾奏計運到者一萬三千餘石
 數軍營一月之用今添明亮兵七千每日約需米五六百石富勒
 渾即當一併籌添俾軍食源源得濟明亮到後或即由凱立葉攻
 進或阿桂已抵勒烏圍即往會剿之處均著迅速具奏

東華續錄 乾隆七十九 三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濟蕃恭校

秋七月乙卯諭陳輝祖奏湖北臬司楊仲興於案牘不能細心推鞫勤多齟率請與湖南按察使農起對調一摺所奏非是陳輝祖既稱楊仲興勘案情於分肌擘理之處未中肯綮即不能勝臬司之任乃又稱其人尚明爽酌調湖南猶堪勝任殊非情理湖北湖南雖省分略有繁簡而臬司為刑名之總樞則同既不宜於此又安能復宜於彼豈湖北則懼其貽誤而湖南竟可置之不顧耶楊仲興原非朕所素知之人上年冬以俸滿來京引見觀其人似直爽且任道員年久是以用為按察使陳輝祖如果見其不堪司臬即當據實直陳朕必獎其公正乃所奏抑揚並用既攻其短又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不肯直斥其非必因楊仲興諸事不能相合故欲改移隔省又以其為朕所特簡因而曲事調停封疆大臣辦事不應若此陳輝祖著交部議處至楊仲興因案經指駁心輒生疑遇有公事阻令屬員不向陳輝祖關白竟欲掣撫臣之肘即不宜令其仍任臬司楊仲興著調取來京引見再降諭旨湖北按察使員缺著農起調補其湖南按察使員缺著鄭大進補授潘臬兩司固朕所簡用而督撫尤朕所倚畀以察吏者察吏當自潘臬始是以朕於潘臬兩司凡經督撫奏其不能勝任或改調或另用無不即時降旨准行即如今春裴宗錫奏臬司瑋琦性情偏拗朕知其才不及楊魁遠甚而又自不服愚故不能與之和衷因將瑋琦調取來京引見後觀其果實屬年老不及從前因另以京堂補用是督撫之於潘臬又何所顧忌而必為之委曲遷就耶然此等習見非公明老練之督

撫毋不能免陳輝祖之於楊仲興特其顯然者即前此裴宗錫面奏瑋琦其詞亦若茹若吐經朕察其底裏始肯盡言恐外省風氣大半如此不可不知改也將此通諭知之○己未諭據阿桂等奏二十二日晚令額森特烏什哈達等帶兵分為兩路進攻色湖普南面山巖賊礮福康安帶兵接應又令普爾普海祿等進攻喇穆喇穆山梁東邊賊礮保甯彰甯等進攻其次賊礮並令成德特成額等仍於喇穆喇穆左邊山巖進攻海蘭察等直取喇穆喇穆山梁後尾峰巒突起處兩大礮於滿洲吉林索倫及綠營屯土各兵內挑選至勇至健之兵六百餘名分隊潛上二十三日額森特等見海蘭察之兵已抵賊礮之下督兵直奔山巖官兵爭先跳躍越過三道溝濠射殲多賊其普爾普等攻撲喇穆喇穆第一賊礮官兵不避槍石拋放火彈刨空礮根賊窘迫出礮官兵槍箭齊發斃賊甚眾並射中穿紅衣頭人之胸背帶數箭逃竄成德等將賊人護礮木卡盡力攻開連克石卡四座維時海蘭察等所帶各兵先於半夜月出之前魚貫而上不但並無人聲並將火繩藏起從石壁陡滑處官兵手足攀附而進埋伏礮旁黎明一湧而登直上東邊峰巒突起礮頂砍開礮門躍入礮內將賊眾盡行殺死即撲進西峰尾礮圍攻奮力勦殺無遺並將木城兩座放火圍燒焚斃殆盡成德普爾普保甯等帶兵冒雨攻圍山梁之礮徹夜無倦賊遂棄礮而遁二十五日早大霧迷濛之際海蘭察等復率兵從喇穆喇穆山梁尾礮乘勢搶殺西南兩道山巖礮卡官兵新勝之後勇氣倍增攻克日則丫口各礮卡殲戮多賊此次共計攻得戰礮三十六座木城五座石卡五十餘處平礮一百餘間馬騾十一匹頭殺賊數百餘名活擒賊番二名割取首級二十七顆奪獲劈山

破一位火藥鉛彈烏槍刀矛口糧等物甚多等語喇穆喇山梁原為此路賊人第一要隘山形險絕礮卡最堅而日則山口亦進攻勒烏圖要路在所必爭今官兵等皆攀援超越奮不顧身雖遇雨夜霧晨彌加勇往殺賊砍礮靡堅不破而海蘭察不避艱險每攻必克尤為超軼出羣堪稱勇將皆由將軍參贊等相機抵隙調度有方故能所向克捷朕心深為嘉悅所有將軍參贊以下鎮將員弁俱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實在出力打仗得功兵丁除交部照例議敘外仍著阿桂等查明即賞給一月錢糧以示優獎○庚申命福建金門通判移駐馬家港○丙寅諭本月十五日慶貴妃薨逝著輟朝五日派皇六子皇八子皇十二子皇十五子暨順承郡王恆昌和郡王縣倫果郡王永琰九公主穿孝並著皇六子質郡王禮部侍郎德明內務府大臣金簡總理喪儀所有應行事宜著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各該衙門察例具奏○諭內地鼓鑄錢文自順治年間以來俱隨年號字樣鑄造至葉爾羌等處向來行使準噶爾騰格錢文自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後將所有準噶爾舊錢銷毀另行頒式鑄造乾隆通寶錢文極為利便回部各城係朕開拓撫定之區國寶流行遵奉朕乾隆年號該回人等所當萬年敬守及我子子孫孫亦當萬年遵行不便照內地錢文隨時改鑄將此諭令各回部辦理大臣記檔永遠恪遵不必改毀另鑄之旨並諭戶工二部一體存載垂為成憲○戊辰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初五日攻克該布達什諾大礮卡柵上存一大木城即日可期必克等語覽奏欣慰看來官兵一得此處即可乘勝直抵勒烏圍自當大有得手佇盼捷音又據覆奏軍營打仗俱係滿兵首先率往即攻礮奪卡從不專恃土兵等語如此方是金川賊首罪大惡極為天地所不容

破賊擒渠計日而待今土兵等既知推重吉林索倫勁旅使眾聞之更足令其鼓舞奮勇可期迅奏膚功又據奏初六日辰刻迺看宜喜山梁賊礮數座已均不見但見有官兵營盤七座在上必係明亮等合力奮攻竟已得手等語此更非意想所及尤為可喜明亮得有勝仗自必奏聞想因程站稍遠不能與阿桂奏函同到約計一二日內亦可得喜音耳明亮果能從宜喜攻進與阿桂會兵直抵勒烏圍則攻取賊礮自更迅捷又據阿桂稱並可從宜喜正地各山梁下循河而南至噶拉依對岸即出馬爾邦之路與富德等兩面夾攻自當留舒常仍駐宜喜以防後路兼為明亮聲援方屬萬安明亮由此路攻進甚為得力且喜獨當一面其功較之隨阿桂助剿者尤大矣○己巳諭據明亮奏達爾圖一帶山梁橫互數里礮卡聯絡實為賊人喫緊關鍵因會同舒常即酌量派兵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分頭奮力進剿隨派奎林等帶兵攻取西南第一二兩礮和隆武三保珠爾格德科瑪噶塔布等各帶兵分攻第三四五六七各礮每起各派官兵在後策應其俄坡格勒古一帶七礮令都司崔文傑等帶領綽斯甲布土兵三千協力助剿於七月初四日將近黎明官兵冒雨直撲礮根勇氣倍壯將達爾圖一帶賊礮皆以次克獲而俄坡格勒古賊礮七座亦同時全行搶占通計斃賊二百餘人割獻首級二十一顆耳記三十七件生擒大頭人丹巴阿太一名散番八名共攻得賊礮十五座平房二十六間搶獲劈山礮四位牛礮二位槍矛精把什物甚多等語覽奏甚喜達爾圖一帶山梁為宜喜一路進攻勒烏圍要隘賊以死力拒守上歲攻剿經年未能寸進昨據阿桂奏攻克該布達什諾礮殺賊摺內稱初六日辰刻雲開日出之時遙見宜喜山梁賊人礮卡均已不見但見

有官兵營盤七座在上必係明亮等合力奮攻竟已得手等語朕彼時以果能如此實出意外之喜因盼明亮軍報尤切今明亮奏至果以初四日鼓勵將士乘銳直攻達爾圖並俄坡各碉奮迅克獲實由將軍明亮等抒誠殫力董率有方故能所向克捷從此乘勝席捲與阿桂隔河並下自可迅掃烏圍賊巢朕心深為嘉悅所有將軍參贊以下將領員弁及土司土舍土目均著從優議敘至此次官兵等冒雨進攻尤為奮勉出力除交部照例議敘外仍著明亮查明滿漢官兵及各土兵屯練均賞給一月錢糧以示優獎○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攻克達爾圖山梁碉卡覽奏欣慰已有旨交部從優議敘矣達爾圖一帶賊碉昨歲屢攻未得不意明亮竟能盡行攻克此皆仰仗上天嘉佑大功應即告成乃能迅獲全勝若此而明亮之調度有方領隊大臣等之奮勇直進及兵丁等之不避大雨踴躍集事均屬可嘉至阿桂札令明亮留兵宜喜進攻今果能得勝其籌畫甚為得當即此可見嫻於勝算而明亮之勇略並著國家又多一得力之人伊與奎林皆一孝賢皇后親姪不意其竟如此出息甚為可喜又節據番人等供俱稱倫格桑為索諾木藥死埋在遜克爾宗之旁阿桂於攻克遜克爾宗時即應查訪明確創出賊屍割取首級交文綬於省城暫存俟擒獲逆酋檻送獻俘時一併解京獻獻○諭兩金川平定後如噶拉依勒烏圍僧格宗美諾大板昭等處必須安設官兵其餘亦須一例布置營協相連方為一勞永逸之計其兵額或由四川內地改撥備向不敷即奏明酌添兵額亦無不可其如何設立鎮協參遊都守等官及各營兵丁額制總宜於辦理善後事宜時詳細妥定至各番眾附隸恭順土司者亦當有所專屬意欲將成都副都統移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年

五

設打箭爐如青海副都統之管理番眾仍令理藩院總統之並欲俟兩金川全定後令各土司做照回部伯克之例輪流入覲使其擴充知識得見天朝禮法著將此詳諭阿桂等留心酌辦○壬申諭御史陳朝礎奏請修內閣都察院則例一摺殊可不必各部為直省案件總匯其常行事例多有因地因時斟酌損益者不得不纂為則例俾內外知所適從然甫屆成書輒有增改故每閱數年或十餘年又復重輯一次並不能為一成不易之計至內閣因為絲綸重地然收發章疏繙本票籤及承辦誥敕寶冊等事並有一定章程止須遵循罔致遇有改籤事件則係朕親閱本章折衷酌定特降諭旨皆非閣臣所能參與又豈或有成例可稽若都察院雖風紀攸司而事非繁劇如監禮糾儀稽察巡查奏派諸務悉係奉行成憲並無庸臨事權衡是閣務院規均不過恪守舊章非若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年 六 六部比擬例案必須互證兼資者可比又何必附纂例之故套而為無益之虛文乎至摺內謂都察院舊稱副相九屬可笑漢時雖有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之語其後沿革不常且與今都察院之職迥異何得牽引及之况內閣自明初改置大學士以來即不復稱宰相間遇賜詩賜扁時或數典及之而諭旨奏章從無相臣名目內閣且然都察院安得有副相之稱乎向來大學士加官保銜者有之獻諛者或稱為師相究無益於實而彼亦居之不疑殊可鄙耳朝廷設官分職自當從定制相稱若必援古為言則名之不已寔及於事必且有如當年之爭六科不應屬都察院者何可為訓陳朝礎雖行文一言亦不可不防其漸原摺著發還將此通諭知之○甲戌諭前兵部侍郎高樸來熱河帶領引見詢以近日外間有何見聞據奏風聞內監中有將記名人員硃批記載洩漏外廷

之事朕向以為必無因問其有何實據伊所奏含糊惟稱係管理記載身材矮小之內監不知姓名即令福隆安詳悉詢問始據高樸稱覲保蔣賜榮吳壇俱曾在九卿班上談及道府記載優劣問以得自何人仍無實據等語經福隆安據情轉奏朕以所言既無實據因暫緩究問隨將太監高雲從撤至別處當差不令經管記載昨朕面詰高雲從因何與蔣賜榮識認交言所指仍係記載一事乃所供則稱伊買地受騙具控會懇大學士于敏中轉託蔣賜榮辦理等語朕聞之不勝駭異隨面詢于敏中據奏高雲從向伊面說並未允為轉託但不即據實參奏實屬錯謬等語內廷諸臣與內監等差使交涉事所必有若一言及私情即應據實奏聞朕方嘉其持正重治若輩之罪又豈肯以語涉宦寺轉咎參奏者耶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豈尚不知朕之辦事而思為此徇隱耶在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七

高雲從供有于敏中會向伊問及覲亮記載若何之語于敏中以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日蒙召對朕何所不言何至轉向內監探問消息耶自川省用兵以來于敏中書旨查辦始終是其經手大功告竣在即朕正欲加恩優敘如大學士張廷玉之例給以世職乃事屬垂成而于敏中適有此事實伊福澤有限不能承受朕恩于敏中甯不知痛自愧悔耶因有此事相抵于敏中著從寬免其治罪仍交部嚴加議處至朕日理庶政事事躬親即所寫諭旨亦時多更改至筆墨之事尤不過尋常錄寫豈藉一二翰林所能攸助即如從前大學士公傅恆侍直禁近最久襄贊諸務及伊身後並不因少此人遂至不能辦事于敏中豈不稔知朕因其數十年以來小心行走因為此姑息格外加恩免其重罪朕先認過于敏中務宜痛自湔洗以蓋前愆儻此後再有過犯朕不能復為曲

貨也至親保屢次獲罪本一庸材更何心覲顏論事而蔣賜榮吳壇皆新進平等材具止宜恪勤供職何可於九卿班上議論道府朕於用人黜陟權不下移豈在下所能窺測伊等議論優劣其意何居且其所議論者何人何事觀保蔣賜榮吳壇身為九卿豈宜如此多事俱著革職交刑部查審並著伊等各將議論情節明白錄供由刑部堂官具奏又高雲從供倪承寬亦會與伊認識並有引令申保見面之語倪承寬在上書房行走豈可如此行為其欲引令申保相見又係何意倪承寬亦著革職交刑部訊問仍著申保明白回奏所有戶部侍郎員缺著金簡補授其錢法堂事務著梁國治管理梁國治未回京之先即著金簡暫行兼署順天府尹事務著袁守侗兼管所有鄉試監臨即著袁守侗辦理梁國治見在隨園袁守侗不必來京更換將此通諭中外大小臣工知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八

○諭太監高雲從一案所降諭旨並訊出供詞俱著鈔寄舒赫德閱看提集應訊人犯逐件審究定擬具奏此內蔣賜榮尤非觀保等可比伊係大學士蔣博之子乃貴緣滋事除審明照例治罪外並令自行議罪將此一併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海蘭察等因將軍先有號令遇雨即撤尚非退縮而額森特即於雨霧中帶兵攻得木城甚為勇往蓋額森特見海蘭察屢次立功居多亦思奮勉自勵故不避雨瀟將二木城立時攻拔而富興普爾普等並皆盡力助勢烏什哈達亦聞聲攻得旁卡二座均係可嘉著阿桂將該將領等及出力之弁兵查明存記統俟攻得勒烏圍時咨部一併優敘至得受槍傷之侍衛碩多爾海章京興奎協領資里克是否無恙深為軫念著遇便奏聞其傷亡官兵俱著查明咨部照例卹賞又同日明亮奏西南下拖山巖要隘賊卡初六日派

三保珠爾格德阿爾都前往占據連築二卡見已壓至山半其相連之木克什山梁兩面斜插山骸列礮其上皆足以繞我之後必須一併剷洗業已搶得兩礮所辦亦好看來阿桂明亮兩軍隔河相望聲勢甚盛賊人氣餒自可迅速成功佇盼捷音至閣所獲賊目丹巴阿太供詞據稱金川知官兵欲攻正地在樹林內要隘地方派人埋伏專等官兵進來下手等語是明亮前次不由正地進兵幸不墮賊詭計尤為得算至彭楚克供丹巴沃咱爾聞官兵已得達爾圖山梁即添調各寨百姓親自帶領分開各處防守等語丹巴沃咱爾是賊中之狡惡者逆首恃以領兵今伊既赴宜喜抵拒明亮等當留心防範勿稍疏懈若得生擒此賊較索諾木尤為可喜並令舒常知之○以阿思哈為左都御史由左副都御史遷胡季堂為刑部侍郎由江蘇按察使遷范時紀為倉場侍郎署禮部侍郎○乙亥諭昨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高樸奏太監高雲從洩漏道府記載一案降旨將觀保蔣賜榮吳壇倪承寬等革職交刑部查審朕辦理此事並不得謂之過嚴我朝家法太監止供使令從不許干涉政務至於外廷臣工尤當禁絕往來若聽其識認交言實非善事即如蔣賜榮於高雲從買地一案雖未為辦理然當此政治清明之時伊等何敢任意妄為若此次不行整飭將來不知何所底止又如倪承寬因在內廷行走識認高雲從乃又欲引同官之申保亦與認識尤不可解至於記名道府用硃批記載乃 皇考世宗憲皇帝留意人材以便隨時錄用實屬法良意美所當永遠遵守至於所用道府亦不過照例補放或後經該督參劾朕亦從無庇護若其中果有人本平常或黃緣倖得九卿等確有實據何妨據實參奏朕必為之嘉獎又何所容其私相議論乃觀保等既不能指實直陳徒於班聯之上

東華續錄 乾隆八〇

妄行竊議意欲何為况觀保本屬庸材屢經獲譴蔣賜榮吳壇甫經擢用尤宜恪勤奉職又何暇評論人材乎此事高樸初奏朕向以為必無於召見軍機大臣時論及此事察于敏中所奏尚欲意存迴護希冀顛覆了事今據審出即有與伊干涉之事是于敏中尚不能在朕前稍存飾混况他人乎朕臨御三十九年勵精圖治宵旰不遑正賴神志清明覺察眾人情偽不容輕易溷過從前雖有志願至八十五歲時即當歸政然亦必酌量彼時精神與此時無異不致倦勤若此日正當精明強固可以振作有為之時豈容於此等事竟置不問乎今據審出案情屬實則高樸所奏尙具有良心何九卿中屢經召見並無一人奏及若與高雲從素有關涉者自不肯直奏糊塗如蔡新者或不能舉發其餘九卿豈直一無見聞又豈朕不肯召見九卿耶即如英廉係內務府大臣於內廷諸事最為熟悉舒赫德到京已將一載在軍機處行走此等情事豈有不知乃高樸尙有見聞豈英廉舒赫德竟得諉為不知朕開誠布公以待諸臣而諸臣轉不能竭誠盡力以圖報效諸臣清夜自思良心安在舒赫德英廉著傳旨嚴行申飭九卿等亦著一併申飭朕因此事大有關繫特行剴切教誡並通諭中外臣工知之○命左都御史阿思哈軍機處行走○以龍承祖為江蘇按察使由郎中遷○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見在查審太監高雲從招搖滋事案中訊出李文照放學海關監督時聽受高雲從屬託攜帶伊弟高雲惠為長隨一事太覺膽大昨已降旨將李文照革職解來京交內務府嚴審矣向來內務府官員好與太監結交實係最惡習氣今朕因李文照在如意館行走多年小心勤慎是以用為監督乃甫經加恩即聽太監屬託徇私收錄實係其福薄不能承受朕

四五三

恩况太監等兄弟子姪止宜在屯務農或小本營生度日是其正理今乃跟監督充富長隨其意不過欲在關口婪索舞弊累商窮課皆所不免豈可不急行嚴禁今李文照見經敗露朕即將伊斥革擊問治罪可見與太監往來非惟無益且必身獲重譴後悔莫及李文照即是眾人榜樣凡內務府官員俱宜引以為戒痛自儆省毋蹈覆轍此後儻有犯此者朕不能稍為寬貸也著交內務府大臣將此傳諭內務府官員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昨審訊太監高雲從供有高雲龍在臨清州當長隨外任知州因何得與太監認識收留伊弟為長隨是以令徐績查明知州何人革職嚴訊矣今覆審高雲從據供並不認識臨清州知州係託會押貢到天津之參將王普懇祈將伊弟高雲龍帶往山東尋覓跟官後得信知已在臨清州魏家灣坐口等語太監高雲從既不認識臨清州知州則與該州無涉毋庸革職審訊至王普身為武職大員乃敢與太監認識聽其屬託將伊弟代薦長隨殊屬不堪著傳諭徐績即將王普革職嚴審確情具奏將此由六百里發往諭令知之○諭據舒赫德等奏查審觀保等議論道府記載一案並觀保等自行同奏各供詞均非確切實情如觀保所供因在內廷行走凡九卿一切公議總不會到班之語即屬巧為支飾意欲藉此推託乾淨九卿不必定因公事會議始行見面即如衙門進朝奏事及赴圍明圍該班之日在九卿朝房與同列聚談乃事所必有况聞伊之竊議者猶多豈得轉謂之不交一言乎伊若據實供吐尚可稍為寬恕若巧為推諉則其取戾益重著舒赫德再行嚴訊確供毋得任其掩飾至吳壇由刑部司員擢任藩司特升卿貳朕因其材具向堪造就就是以加恩錄用並不因人薦舉即舒赫德劉統勳係伊

舊日堂官向不能在朕前將伊保奏豈太監等所能干與又何用向其探聽記載希圖倖進乎朕方以吳壇尚有出息將來擬欲用為江蘇巡撫或日久並可簡任刑部尚書今伊福薄不能承受朕恩實其自取罪戾至所供與永德談及江蘇官員之事乃泛論舊日屬員賢否原無關礙今所問乃打聽道府優劣與此何涉此乃吳壇心靈故認質此節以躲避重懲至將賜榮為楊仲興探問消息雖已供明而於探聽道府記載一節未經認及總係因其罪過重不敢直認著舒赫德將伊等如何私議道府記載及所論何事何人嚴切訊明據實奏覆至向來內廷行走諸臣如軍機處懋勤殿南書房及月華門等俱有太監在彼伺候茶水歲時閒有犒勞給銀之事朕平素深知原所不究若吳壇外廷大臣與若輩毫無交涉尤不應給以銀兩此等情節均應詳悉訊問據實覆奏至劉秉檀王慶長不過微末小臣非九卿大員可比既經革職足以蔽辜無庸再為究問將此傳諭舒赫德等知之○己卯諭向來在京部院各衙門陳奏事件及外省督撫等齎奏差弁赴宮門具摺設有奏事官員接遞轉交奏事太監進呈所以嚴內外之防使宦寺人等不得與外人交接法至善也乃近來奏事官員日久懈弛致有山東隨至天津之參將王普與太監高雲從認識屬託高雲從不過寫字處下賤太監何得與外省參將相識則是太監等與外廷官員在宮門親面交談之處大槩可知奏事處向派有御前侍衛一名管理原以查察各項弊端今春甯在奏事處於此等情事不能稽查所司何事春甯不必管理奏事處仍交御前大臣等議罪另派安泰代管安泰向會管理此事今行走雖不及昔日而稽查管束尚所能為務宜小心謹慎若再有太監與外廷官員人

等在宮門交言識面之處惟安泰是問嗣後除軍機處應奏事件仍照舊交奏事太監呈進外其餘各部院衙門奏摺俱係奏事官員接收轉交即內務府衙門一切事件雖係家務亦著由奏事處官員轉交槩不得由奏事太監等接奏大臣官員等並不得與太監交談如敢再有違犯必將伊等從重治罪著將此旨嚴切曉諭奏事處及各衙門知之○御前大臣行在刑部奏太監高雲從結交外廷官員洩漏記載招搖滋事不法已極依律擬斬請即正法得旨高雲從著即處斬○庚辰諭據舒赫德等奏覆訊觀保等私議道府記載一案仍各堅不承認請加刑訊等語辦理非是觀保等明知交結內監探聽記載情罪重大冀圖躲避重懲不肯供認設伊等果無其事高樸何能憑空捏造至所稱九卿同在一處不敢妄行私議九卿具在豈肯盡為隱瞞之語更屬荒唐此等口舌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等一案著刑部按律定擬具奏並將此旨通諭中外臣工知之○辛巳諭昨刑部奏覆訊觀保等探聽記載一案朕本不欲窮究其事是以不復再行詰問並非伊等之堅供狡飾所能混過也即吳壇係外廷卿貳並不在內廷行走何由與太監高雲從認識又何以其為經營記載之人向伊探問且既探聽自己記載必無不兼及他人之理又如蔣賜榮因其父兄舊直內廷得與太監等相識但既向高雲從探聽記載必不僅止楊仲興一人况楊仲興係廣東人蔣賜榮不過因係年誼為之探聽則凡與蔣賜榮同鄉親故應自不少豈無一關切之人而為之舍近問遠有是理乎若觀保本係庸劣無能之人辦公事則緘訥不語遇私議則談論風生此眾所共知者使非有竊議記載之事高樸豈能憑空捏造且何以不指他人而指觀保乎刑部審訊時若以此等情節細加研詰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漸滅殆盡必為天理所不容尚得比於人類乎高雲從之事大臣中豈無見聞獨高樸為之陳奏眾人撫躬內省對高樸應多自慚然此乃大臣應奏之事朕並不以此賞鑒高樸重加任用若眾人因高樸具奏此事私心銜恨計圖巧為傾陷則是自取其死豈能逃朕洞鑒若高樸以此沾沾自喜遂因而高興多事即屬器小易盈或高樸因此事已顯其公正不復自知謹懷肆意妄為轉致營私舞弊則高雲從即其榜樣朕亦不能稍為曲貸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陳阿桂等奏於七月十八九等日派撥官兵分路進剿將賊境該布達什諾甲得古色湖普山駁碉卡木城悉行攻克並焚燒格魯瓦覺各處寨落共計攻得戰碉二十三座木城九座石卡六十餘座燒毀寨落七十餘處碉房數百間殲殺賊番男婦老幼三四百名奪獲軍火器械口糧牛羊等物甚多見在統率勝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兵進圍遜克爾宗等語連日正盼捷音覽奏深為欣悅大兵屢次攻克要隘我武更揚賊膽已破見已乘勝深入指日當迅掃賊人巢穴早奏膚功皆由將軍參贊等善於用兵調度有方領隊鎮將等於地利軍情俱所熟悉故能動合機宜深為嘉尚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出力打仗得功官兵並著查明咨部議敘以示鼓勵○諭軍機大臣等阿桂調度得當可謂善於用兵而海蘭察額森特尤為勇略超羣是以此一路賊人險隘俱經官兵攻克遜克爾宗正可乘勝取直抵勒烏圍據稱其地止有一面可以仰攻或當斷其水道或從拉枯喇嘛寺繞截其後自不難於得手等語就圖而論拉枯喇嘛寺即在見得格魯瓦覺之旁勢亦不可不取若先攻克拉枯喇嘛寺即由彼繞擊遜克爾宗之後甚屬便捷可以一舉兩得阿桂等自必計出於此也同日明亮奏奎林又將木

克什山頂一碉用礮轟摧殲賊眾甚屬奮勉俟將達爾圖一帶碉卡盡數剿洗壓下再行優敘至前次聞丹巴沃爾爾赴達爾圖抵禦今明亮聞索諾木亦親來救援丹巴沃爾爾乃賊中之最狡黠者諸事宜加意嚴防而逆酋索諾木親至其地賊眾自更為之捨死用力但賊酋賊目實皆罪大惡極為覆載所不容明亮若能設法將索諾木丹巴沃爾爾一併俘擒其功實為不小務須努力為之但大功正屆將成尤當動出萬全不可稍有絲毫罅隙為賊所伺方為妥善將士等亦不可因屢勝之後志足意滿稍涉驕矜或致疏於防範

八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諭軍機大臣等郭羅克賊番見雖不能滋生他釁然其人窮很無依志在乘便竊劫內外商旅頗受其累而其地通西藏尤不可不急示嚴懲况郭羅克較諸番更難化誨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其所以不至如兩金川之跳梁者因見無與索諾木莎羅奔丹巴沃爾爾相類之人故不敢肆逞萬一有之未嘗不能為害不可不思患豫防阿桂前著四川總督時曾辦郭羅克之事必深知之此輩兇惡窮番向由地方官管轄而庸劣文武既不能撫之以禮又不能懾之以威當平常無事則縱兵役作踐視之不啻如禽畜及略為作梗則圖遠避畏之又不可如虎狼實為有損無益朕深以此為念並料索諾木等窮蹙時必逃郭羅克以冀稍緩須臾之死業已傳諭各路邀截或逆酋竟乘空逸出不可不即速追擒郭羅克境雖略廣然地勢平坦非若金川之有險可憑如果逆酋竄往阿桂即當提連勝之兵壓境擒渠並討郭羅克賊番之罪實為一舉兩得若逆酋並不逃往則無故移師朕又不肯為此窮兵黷武之事止可於辦理善後時使之有恩可感有威可畏庶可以潛消

桀驚之心而束之法度之內方可謂之一勞永逸○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會諭令各督撫採訪遺書彙登冊府下詔數月應者寥寥彼時恐有司等因遺編中或有違悖忌諱字面懼涉干礙而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指一切祕而不宣因復明切宣諭卽或字義觸礙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不必過於畏首畏尾朕斷不肯因訪求遺籍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若仍前疑畏不肯盡出所藏將來或別露違礙之書則是有意收存其取戾轉大所降諭旨甚明並寄諭江浙督撫以書中或有忌諱妄字句不應留以貽惑後學者進到時亦不過將書毀棄轉諭其家不必收存與藏書之人並無干涉至督撫等經手彙送更無關礙朕辦事光明正大各督撫皆所深知豈尙不能見信於天下該督撫等接奉前旨自應將可備採擇之書開單送館其或字義觸礙者亦當分別查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七

見其書有忌諱撤留不解亦未可知設或竟未交一關礙之書則恐其仍係匿而不獻著傳諭該督撫等於已繳藏書之家再令誠妥之員前往明白傳諭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卽速交出與收藏之人並無干礙朕凡事開誠布公既經明白宣諭豈肯復事吹求若此次傳諭之後復有隱諱存留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其非轉不能追承辦之督撫等亦難辭咎但各督撫須派委員善爲經理毋得照常通行交地方官辦理不善致不肖吏役藉端滋擾將此一併諭令知之○丁亥諭軍機大臣等伍岱奏於凱立葉谷噶兩路中間造卡駐防所辦甚屬妥善將軍阿桂等業已統兵入惟恐後路或有賊人潛來侵擾今伍岱自凱立葉至保甯營卡均已駐兵防守是將軍後路連續相通儘可無慮伍岱所辦可嘉此時惟俟大兵將抵賊巢豐昇額領兵掃蕩凱立葉後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六

營代富德防守換富德迅至明亮軍營協同進剿富德俟奎林到營後兼程迅赴宜喜毋稍延緩至此兩路情形阿桂一路自更易於得手並據稱相機斷其水路遜克爾宗自歸掌握所見甚為扼要果爾則官兵乘勝深入更有席捲之勢阿桂一至勒烏圖則達爾圖之賊必且不攻而潰至於斷賊水道最為上策朕昨年計畫及此會屢諭將軍等籌辦今阿桂處既用此法明亮何不做而行之第明亮一路賊人扼守甚堅見破礮殺賊雖足懾賊眾之膽但此次官員受傷者亦覺稍多明亮於攻剿時倍加慎重方為妥善至穆塔爾等在烏爾爾角克礮一帶投查賊匪訪獲割麥番民既得其糧食復殲擒番眾男婦所辦甚好功勳爾拉賊雖防守此時諒無能為俟官兵攻得勒烏圖此等零星賊匪自皆不能存住但見尚有匪一切防守不宜稍有疏略此乃長青旺保祿等專責伊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九

等均當實心安辦毋稍玩忽干咎○壬辰諭富德奏攻打穆當噶爾羊圈等處見克石礮九座大木城一座石卡三十餘處殺賊八十餘人官兵均屬奮勇出力而荆州滿兵百名因會降旨訓飭咸思奮勉爭先力圖報效等語前自攻克緞布寨以來距今已經數月今富德督率官兵奮力攻得礮卡木城殲戮賊眾甚屬可嘉所有此次富德所帶打仗各兵丁及屯土兵練等俱照阿桂明亮軍營之例各賞給一月錢糧至荆州滿兵能知感愧奮不顧身並著加恩一體賞給以示鼓勵○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山東巡撫徐績將太監高雲從之弟高雲龍擊解至熱河審訊據供乾隆三十年春聞高雲從替求了按察使薦與臨清州萬縣前派在魏家灣坐口子等語姚立德係外省官員本不應與太監認識况彼時已為臬司大員當高雲從將伊弟託其收為長隨之時即應據實

奏方為持正朕必深為嘉與乃竟面為允許及高雲龍到山東時又轉薦與屬員其獲譴甚大蔣賜榮等即其榜樣本應從重治罪但念姚立德自擢用總河以來於修防蓄洩事宜實心經理諸事妥協特為格外加恩姑從寬免其究問著姚立德自行議罪具奏姚立德當益加愧悔感激力圖報效以贖前愆○丁酉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定月選漢官自正六品以下小京官一體引見例○癸卯諭倪承寬獲罪之由第因與申保同在朝門見高雲從經過向其稱說此是申倉場其情罪較蔣賜榮吳壇尚輕倪承寬著加恩釋放賞給翰林院編修仍在阿哥書房行走○諭軍機大臣前因近萬壽節據刑部恩恩將觀保蔣賜榮吳壇倪承寬四人俱問擬斬監候彼時並未分別降旨止予依議欲俟該部將另有詳訊來奏茲候之多日並無奏摺則不得不明降諭旨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三十

矣如倪承寬第因與申保同在朝房見高雲從經過向高雲從稱此是申倉場其過甚小非若蔣賜榮吳壇之實有向高雲從探問記載給與銀兩之事乃竟一例科罪其意何居又如觀保於議論記載一事並不承認刑部亦槩行擬以斬候供罪未明轉使無識之徒妄議其以無辜受屈朕從來辦理庶務從不顧預了事舒赫德等豈尚不知在舒赫德等之意不過以此四人問擬斬候將來必有加恩之處此等見識甚屬錯謬見屆朝審之期各案均須就其實情擬辦今此四人罪蹟不同若竟漫無區別成何信讞况朕即欲加恩亦須俟案情問酌量定奪豈有聽其如此朦朧混過朕何如主豈若漢獻帝明神宗之為臣下蒙蔽乎前因舒赫德等訊問未得肯察會為切實指示如吳壇係外廷卿貳並不在內廷行走何由與太監高雲從認識又何以知其為經管記載之人向

其探聽且既探聽自己記載必無不兼及他人之理又如蔣賜榮因其父兄舊直內廷得與太監等相識但既向高雲從探聽記載必不謹止楊仲興一人况楊仲興係廣東人蔣賜榮不過因係年誼為之探聽則凡與蔣賜榮之同鄉親故應自不少豈無一關切之人而為之舍近求遠有是理乎若觀保本係庸劣無能之人辦公事則緘詞不語遇私議則談論風生此眾所共知者使非有竊議記載之事高樸豈能憑空捏造且何以不指他人而指觀保乎刑部審訊時若以此等情節細加研詰若輩復何辭抵賴何不聞其以此悉心推究僅據尋常案不喫緊之言漫為約訊希圖搪塞完案乎前降諭旨甚明舒赫德英廉於接奉諭旨後惟自稱糊塗未想到認罪並不復為究問舒赫德英廉前此即未想到經朕指示代為之想到矣又何以不照所諭加以詰問且復蒙混擬罪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三

側累等呈獻到營阿桂等僅予拘留仍照常攻打不稍弛懈所辦尤是側累等固應解京嚴訊但不過解審之犯止應選派妥幹員弁嚴行管押毋任疏脫不得謂之獻俘直待擒獲索諾木兄弟方可行獻俘之典至僧格桑之妾雖已獻出而其妻則不肯同獻自係索諾木因其親姊之故若是則金川所獻仍屬賊中無關緊要之人其肺肝自不能掩阿桂當時何不以此語詰之乎又據奏伍岱在阿桂處既須留辦分剿分防之川即毋庸前赴黨壩著阿桂檄知五福妥為防範至各土司見金川滅亡在即俱欲借此除害並立功邀賞誠心歸順不敢疏縱似屬可信攻破賊巢之後逆酋諒無從免脫亦不虞其自戕惟丹巴沃爾爾狡惡異常恐未必肯束手就縛務必設法生致檻送京師又諭逆酋索諾木莎羅奔兄弟及助逆之大頭目如丹巴沃爾爾家固阿什咱阿拉七圖安塔爾等罪大惡極神人共憤就擒之日自應解京誅磔以快萬姓觀瞻其餘逆番頭目人等著即就軍前凌遲正法以釋我軍憤恨且使各土司番夷咸知炯戒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三

爾圖一路全行政得交部一併議敘其在木克什山嚴繞截賊眾之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土兵亦著明亮量為獎賞以示鼓勵○壬子諭觀保蔣賜榮吳壇身為大臣不知安分奉職觀保輒敢私議道府優劣蔣賜榮吳壇甚至有向太監高雲從探聽記載之事其罪均無可道幸當朕勵精圖治朝政肅清之時伊等尚不敢任意妄為否則不知何所底止是以不得不嚴為審究以飭綱紀今據舒赫德等將觀保蔣賜榮吳壇復行提出反復研詰雖供辭俱無指實而愧悚已如見肺肝本為法所不貸但念其尚無交通結納行賄營私大弊觀保蔣賜榮吳壇俱著加恩釋放觀保著以無頂帶人仍在阿哥書房行走效力贖罪○諭前因太監高雲從之弟高雲龍在臨清當長隨拏解審訊據供此次在魏家灣坐口係東昌府胡德琳薦與知州王溥其前此乾隆三十六年春閒係高雲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從懇求按察使姚立德轉薦與前任知州萬縣前等情已降旨將胡德琳萬縣前等革職令徐績嚴行審訊具奏俟徐績審明到日另降諭旨至姚立德係外任官員本不應與太監認識况彼時已為臬司大員豈可將太監之弟轉薦屬員因傳旨詢問姚立德令其據實具奏今據覆奏實係允許高雲從之懇求將高雲龍轉託東昌府胡德琳代為轉薦獲罪負恩實屬法無可追惟有懇請從重治罪等語姚立德由道員臬司用為總河初不料其人竟至如此實出情理之外本應照結交近侍官員之律重治其罪但念姚立德自擢用總河以來於修防蓄洩事宜尚能實心經理諸凡妥協姑從寬格外加恩免其究問姚立德著革職並革去頂帶花翎仍留總河之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甲寅諭外省道府大員於外姻親屬同在一省為丞倅州縣等官者向來原無迴避之例近

因蔣賜榮條奏經部議覆准行自定例以來旋據周元理節次具奏如良鄉縣知縣張璿磁州知州陳煥吳橋縣知縣王倜順天府北路同知王裕銓永定河北岸同知王榮保定府理事同知嵩阿禮俱係本省道府外姻戚屬例應迴避紛紛具奏因思外姻為類甚繁若因其誼屬姻戚恐有徇私瞻顧之弊即非本屬亦應迴避則凡年家世誼同任一方者正不乏人且有交情親密甚於姻親者豈能一一槩令迴避此等人員惟在該督撫實力留心體察自不至瞻徇營私原不在科條繁設今新例甫行而直隸一省已多至如許其餘他省恐復不少且或調往他省又有應行迴避之人徒令僕僕道途於公事轉無裨益所有道府大員內外姻親除本屬仍照舊迴避外其隔屬迴避之例著該部另行妥議速奏尋奏各省道府大員內外姻親除本屬州縣丞倅等官仍遵舊例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避外所有外姻親屬隔屬迴避之例應請停止惟責成督撫大員不時查察備屬員有隔屬姻親展轉屬託徇私瞻顧情弊立即指名嚴參如該督撫徇隱不奏別經發覺照徇隱不舉例降級調用從之○諭進哨後外有摺奏著兵部派司員住哨門外接收按日馳送披覽著為例○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徐績奏據署臨清州知州秦震均等稟報八月二十八日起更時堂邑縣張四孤莊有奸民王經隆等率領多人手持兇械放火傷人該署知州即同副將親往查拏等情又據壽張營守備王廷佐稟稱八月二十八日四更時有賊人聚眾白布纏頭各帶器械爬入壽張縣城內圍住文武衙門搶劫倉庫占據城池守備正在催漕聞信星夜馳回飛調各汛弁兵並移知梁山范縣東昌三營同力協拏等情閱稟即率同布政使國泰中軍參將海明帶兵由東昌一路進發並飛咨兗

州鎮臣惟一帶兵由東阿一路進發督同擒拏各等語此等奸民實爲罪大惡極然必磨烏合不過自速其死計徐績惟一刼彼會勦自可迅卽就擒但各犯敢於圍官署劫倉庫據城池其情罪甚爲重大卽當按叛逆辦理非尋常糾眾抗官可比一經擒獲到案卽應迅速審明將爲首者立時凌遲其同惡相濟之黨亦卽應斬決必須多辦數人俾眾共知儆戒不得僅照常例區別首從稍存姑息但止可就在事人犯從重究辦不得有心輕縱亦不得節外株連徐績等並宜將要犯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不可監繫滋事又據奏堂邑張四孤莊放火傷人一案已據該州協等拏獲犯人十九名犯婦二口均交堂邑縣收禁等語所辦殊未妥協此等奸民既經拏獲卽應嚴解省城聽候查審堂邑正當匪犯滋事之時豈宜復將其黨與解回萬一別有搶奪情節成何事體此時徐績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五

赴壽張勦擒逆犯所有堂邑已獲之案自應卽令國泰由彼馳往研審明確將應正法者一面卽行辦理一面奏聞其餘應行問罪者俱選派妥幹員弁嚴行押解省城監禁毋仍留於堂邑方安再壽張逆犯均係肥城而入其爲附近奸匪可知卽各犯姓名居址亦無難蹤迹而得若徐績到壽張立卽攻開城門拏獲各犯固爲最善設或略有耽延則應選派勇幹兵役將各犯家屬先收捕解省嚴密監禁俟全案辦結時分別緣坐定罪且使各犯聞知其家屬已獲心中驚懼自更易於就擒至該撫同該鎮帶往之兵自必不少應將壽張城密行圍住恐該犯情急有跳城脫逃等事立卽掩捕勿使一名漏網該撫務須妥速辦理仍卽據實覆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諭據姚立德查勘潘家屯引黃助湖情形繪圖貼說具奏披覽已悉微湖水不敷用近處無可挹注勢不

得不別爲籌議潘家屯形勢既可借資引助亦屬權宜之法但開挖引河關繫重大高晉等見在漫工堵築自不能前往相度因思何焯於江南河道情形最爲熟悉且見在豫省秋汛已過又值年穀順成並無需辦之事著卽就近前往徐州將豐碭廳屬之黃河北岸潘家屯河形會同姚立德悉心勘度如所議果屬可行卽一面奏聞一面辦理至姚立德另摺所奏因壽張奸民聚眾一案前往會辦等語轉可不必見在徐績已同惟一帶兵馳往擒捕逆犯其事易於辦理毋庸姚立德復往幫助著該總河迅速馳赴徐州與何焯公同將潘家屯引河籌勘妥辦卽行奏覆又同日伊齡阿奏淮安一帶被水衝刷情形據稱關署內水至九尺其餘民居淹沒且恐不無傷損而高晉等自初次奏報後尙未接有續奏想欲俟辦理略有頭緒再行奏聞但淮安被災情形較重而漫口至七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五

十餘丈經理亦殊不易高晉在彼督辦固屬妥協但漫工過大得人商辦自更迅速何焯在河南年久於堵築機宜最爲諳悉且或需豫省協濟料物何焯在彼檄催呼應尤便著何焯於勘辦潘家屯引河後卽馳赴老壩口工所與高晉吳嗣爵會同速辦仍將見在情形若何約計何時可以合龍之處迅卽覆奏以慰廬念何焯接奉此旨卽星速起程前赴江南其河南巡撫印務卽交榮柱暫行護理所有該省武備事務亦卽著榮柱代辦將此由六百里發往傳與何焯姚立德遵照並諭令高晉吳嗣爵知之○丁巳諭吳壇於採聽記載一事實不意其竟至於此但念其辦理刑名尙爲練習若竟予廢棄未免可惜吳壇著加恩以刑部主事用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攻打遜克爾宗賊寨設法進攻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據稱海爾察額

森特等所帶官兵直至賊洞之下或攜帶木梯板上寨牆或拆開缺口往內衝進又從坍塌牆上乘之而入並將洞內之梯用力拔出以斷賊人上下等語雖賊於地窖深藏未能攻得而官兵如此奮勇實屬可嘉此等出力者係屬何人阿桂等俱應查明或即行量予獎賞或記名一併優敘俾眾兵益知鼓勵至所稱恐官兵或有損傷即令徐徐撤下所辦甚是大功將成諸事倍宜慎重見在官兵勇銳倍常戰力亦甚威猛自可剋期攻克惟當相機而進以期萬全又據稱十九至二十二雨雪連綿實覺可恨阿桂於二十三晴霽之後即於是夜派兵進攻可見阿桂等及諸將領亦不肯稍懈看來番地氣候春秋雨雪每甚惟冬令晴日較多章嘉呼圖克圖會言及之前歲攻得美諾等處及昨歲收復小金川皆係冬月成功已可槩見阿桂等尤當努力為之若於長至前集勳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藏事亦不為遲也至另摺奏賊人於十七日將七圖安堵爾送出即同緯窩斯甲一併拘拿訊供等語七圖安堵爾順索諾木為之出力意賊酋未必真心擒獻今竟將其獻出賊情之窘迫可知但據七圖安堵爾供稱聽見大頭人說如今格魯瓦覺宜喜兩路官兵打得狼緊怕我們攔不住從前大兵進來原為小金川土司今將僧格桑屍身及其妾側累並大頭人七圖安堵爾等送出想來可以完事緯窩斯甲布布拉克底巴旺三維谷如今雖打得利害但都是我們親戚若是大兵出去過幾年還可相好等語賊人狡黠可恨在此而其糊塗不知死活亦在此今官兵攻勦金川所有險隘已得十之八九阿桂等及諸將領自無不思速建鴻勳慰朕懸注諒斷不肯因賊酋懇求稍存游移姑息之見第恐綠營官兵悉皆庸識淺見且從征略久急圖休息者多一聞賊酋獻屍求降

之言難保其心不為稍惑阿桂等當通行詳諭眾官兵等以各路大軍乘勝深入自可直薄賊巢指日成功爾等俱可仰邀優敘得官受賞况國家費如許力量以期永靖邊圉豈可虧於一簣若此時准其求降完事則禍根不除仍貽後患且賊酋等明言大兵出去過幾年與各土司還可相好則其野性難馴更覺顯然若不徹底安辦則大兵一撤數年後賊人故智復萌又將聯絡諸番強吞弱併抗逆張勢不能再興師問罪仍須爾等宣力戎行與其數年之後重勞跋涉何如就將成之績勉力圖功速膺懋賞乎如此明白告誡眾官兵當益加鼓舞自效不為浮言所惑矣又據七圖安堵爾供土司今春因百姓沒得契也借出一兩背米如今莊家收了土司們就要追還又要他們利息所以百姓們心腸愈淡等語又緯窩斯甲供土司恐百姓們心變叫齊各處寨首說大兵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天

打破了地方不論土司頭人與百姓都不饒的須大家出力看守地方等語可見金川番眾其心未嘗不動前會諭令阿桂於進兵攻勦時一面傳布號令通諭諸番使皆知悉如有深知順逆之理不為賊酋死守望風投降者仍得免死安居但不可仍令其居住本地若能並將土司頭人擒獻者必加重賞儻迷而不悟直待攻破喇卡雖降亦不饒想此時以此傳播正當其可且因賊酋有丁甯百姓之言切為曉諭更屬將計就計易於引動著阿桂明亮共知此意於攻勦賊洞時令土兵等一體傳告使眾番共有見聞俾懈其死守之心各懷求生之念亦因勢利導之一法也再閱阿桂進到圖內密里阿岳以下官兵木城已過遜克爾宗之前而所得之格魯瓦覺亦在遜克爾宗之前是賊人來路無難截斷已於圖內用硃筆圈誌若從官兵木城至當噶克一帶圍誌處所堵截其

往來之路遜克爾宗賊眾自斷不能久存著將此圖發與阿桂若
此旨到時尚未攻得阿桂務當悉心妥酌為之○命舒赫德赴江
南同高晉堵築漫口○禁京城商民囤積米穀○戊午 上駐蹕
避暑山莊○諭軍機大臣等壽張堂邑奸民滋擾不法不可不迅
速剿捕但恐該省綠營兵庸懦無能且與奸民等或瞻顧鄉情不
肯出力而徐績於軍旅素所未嫻恐不能深合機宜及早集事昨
降旨令舒赫德馳往河南督視漫工今思舒赫德久諳軍務著即
由天津一路前往山東舒赫德過天津時即密告總兵永昌豫選
該鎮綠營兵一二千聽候調用又滄州駐防滿兵亦可密告該城
守尉酌選數百備調又青州駐防滿兵或可密檄該副都統豫選
數百備調舒赫德行次德州時探聽壽張之事如徐績已經獲犯
結案舒赫德即可徑赴河南辦理隄工若徐績尚未辦完舒赫德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三
即先帶德州駐防滿兵數百星馳前往出其不意自可迅速撲滅
如兵力稍覺不敷舒赫德即酌量情形應調何處豫備兵若干由
驛急郵檄調舒赫德於調兵諸事當有印信為憑起程時可帶欽
差大臣關防前往備用俟剿賊之事辦畢舒赫德即由彼前赴河
南董視漫口堵築情形剋期督促合龍以副軫念又諭據徐績姚
立德奏逆賊肆擾見在剿捕情形稱逆匪首犯王倫係壽張人本
屬白蓮邪教煽惑愚民擅敢劫掠壽張堂邑陽穀三縣殺害官員
劫掠庫銀徐績等見駐東昌總匯之地分調官兵四面截剿等語
此等邪教匪徒輒敢煽誘張實為可惡但侵擾一處即棄城而
逸究屬烏合之眾不難即日擒拏正法第思東昌一帶與河南直
隸俱屬接壤恐賊眾見官兵剿捕窘迫或致竄入豫直二境潛匿
甚或轉為滋擾更屬不成事體著周元理何焯各於毗連東省地

方一體嚴飭文武妥密巡防如遇此等賊匪遁竄到彼即督同悉
力邀截擒拏昨會諭何焯前赴江南潘家屯與姚立德會勦引黃
入湖事畢即順道赴老壩口協同堵禦漫口今東省壽張等處既
有此案其事更為緊要且姚立德此時亦駐東昌防守會勦其潘
家屯工程原非甚急即老壩口漫工亦據高晉等奏近日水勢已
緩易於辦理是何焯可不必亟亟前赴南河其應需物料仍遵前
旨備齊聽南河調取時速即撥往以濟要工統俟東省捕賊事竣
再往江南勘辦並諭徐績如賊匪剿平全數就獲即行知照直隸
河南二省毋稍舛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周元理何焯並徐
績知之仍各將如何巡防堵剿情形迅速覆奏○庚申命額駙拉
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帶侍衛章京及健銳火器二營兵往
山東會勦王倫○辛酉命高晉往徐州堵剿賊匪薩載會同吳嗣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三
爵堵築老壩口隄工○壬戌 上恭送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
鑾○癸亥以天津府屬七縣旱命撥通倉米十萬石備賑○甲子
諭軍機大臣等壽張縣奸民聚眾滋擾一案節經徐績具奏止言
官兵追剿及賊匪大槩情形而不言賊人見在何處前日國奏奏
稱聞賊在臨清城南柳林地方今日閱城守尉格圖肯初七所奏
之摺亦稱賊屯聚柳林而徐績屢次摺來並不言及賊人實在踞
集之地即所奏初七日打仗情形亦言探知賊匪屯聚柳林莊即
提兵趕赴黎明行至小鄧家莊遠聞喊聲即與賊遇勦殺百十八
復追至張四孤莊又與賊遇亦勦殺百餘人仍帶兵追趕賊人於
所至樹林茂密處放火阻擋又向前擒拏賊即拒敵並不畏懼槍
礮兩股蜂擁而來將徐績圍住惟一督兵從旁策應與徐績衝殺
斃戮多人各等語續據奏賊於初七夜往攻臨清州城經官兵用

槍礮擊斃三百餘賊並經絕城殲擒及追殺者又數十人賊眾經此一番創衄似應略知怖畏此後賊往何處屯聚並未據徐績奏聞臨清附近地面俱係平陽賊眾幾及千餘且攜有眷車輜重如何藏匿且賊自二十八滋事以來距今已半月賊眾聚至千餘攜有眷屬每日如何餬口其拉車馬牛又如何秣飼或係入教之人隨處供給或賊匪於所過村莊肆行搶掠未據言明再賊匪攜眷而行夜間如何住宿或占踞村落或眾皆露處無難訪察而得何以亦未據奏及又如柳林莊小鄧家莊張四孤莊相距之路幾何係何州縣所屬坐落何方距所住若干里俱未據詳晰聲敘殊難明曉著姚立德徐績即速查明據實具奏正欲傳旨詢問適徐績十一日所奏之摺於賊人蹤迹仍未敘明據稱鎮臣惟一中軍海明與德州城守尉格圖肯俱領兵駐紮近城之處是見在官兵聲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勢亦復不小何以賊眾尚能屯聚臨清城外究竟官兵營盤距賊所屯處遠近如何並著姚立德徐績一併明晰覆奏至所稱賊眾每日明攻臨清暗窺東昌等語此言出自何賊所供殊未必然恐係無能緣旗將弁臆度之語今惟一格圖肯海明俱在臨清兵勢頗盛豈尚不能截住賊人去路何至容其窺伺東昌果能如法妥辦不應慮及於此又據稱逆匪於臨清開上搭橋過渡致回空糧船不敢行走多有在臨清以北者並糧船短絳亦被迫脅隨行殊屬不成事體臨清開口為南北水程要津豈容賊匪屯占應即揀選得力兵眾令惟一等統領將開口之賊先行剿清使糧艘可以安心按幫南下最為緊要此亦急則治標之一法也至所稱密派精細弁兵假裝運草民船燒其開口橋木所籌甚好不知會燒毀否即速奏聞又據稱賊人車輛甚多自皆係賊眾眷口輜重何不

俟其夜間屯聚時亦用火攻之法姚立德徐績當與惟一妥酌行之如果山東綠營實不足恃且恐其中即有通賊之人而青州德州兩處駐防兵為數亦不甚多此時轉不必輕舉妄動莫若俟舒赫德到後會同妥酌辦理至所稱革職副將王普曉暢軍務頗得兵心已令其同海明帶兵前往等語王普雖係高雲從供出之人其情節尚未甚明見交英廉將高雲龍訊究明確另為覈定該撫既欲其帶兵恐無頂帶之人難以統率士卒著加恩賞給參將銜視其出力若何事成之後再行酌量降旨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姚立德徐績知之○丙寅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丁卯舒赫德奏兗州鎮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圖肯與賊接仗情形論軍機大臣等惟一格圖肯俱係領兵大員自應勇往殺賊即或賊稍猖獗官兵不能取勝亦當整隊進臨清新城與在城文武協力堅守雖退入新城亦不能無過然向後若能奮勉猶可以功相抵乃惟一格圖肯一經兵挫竟爾退往東昌實出情理之外臨陣退避為國法所不容惟一雖係五福之子格圖肯雖係宗室而既經干犯軍紀若復曲為寬貸則此時進剿何以勵眾將來命討何以用人前此惟一救援徐績著有微勞朕即賞戴花翎有功既賞有罪又豈可不誅著舒赫德俟京兵到齊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績等會集臨清於定期進剿之前一日傳朕此旨將惟一格圖肯革職擊問當眾訊以爾等與賊接戰時即有失利亦應退保新城縱兵力果單猝不能守甚至臨陣捐軀身先授命不但躬膺卹典爾子孫亦蒙襲蔭何等光榮歷來軍營陣亡恩例爾等甯有不知何至甘心退縮貽笑於人此時自蹈愆典爾等復有何辨如此傳旨訊問錄取供詞奏聞一面即將伊一人在彼正法示眾其兗州鎮總兵員

缺緊要一時不能得人見有防守臨清之副將葉信保城殺賊似屬能事已降旨升銜一等侯事竣酌量錄用若其人能勝克鎮之任舒赫德即行奏請補授又德州駐防兵內跑回者八十餘名此雖非京城勁旅可比亦不應不顧顏面若此著舒赫德查明首先倡逃之人即行正法餘發烏嚕木齊充當苦差至德州駐防兵經格圖肯帶往者共二百五十名今跑回者僅八十餘此外有打仗時陣亡及傷重者當查明照例卹賞儻有因交鋒挫衄四散奔潰者即應照逃兵之例於拏獲處所正法其惟一所帶之兵亦當照此查明辦理又村民既有自賊中逃回者可見百姓非盡昧天良徐績等當迎機化導徧行曉諭使其審擇禍福各知猛省復為良民至賊人驅迫愚民在前據受官兵槍礮其情實為可恨舒赫德等於進剿打仗時當令人揚聲傳示使百姓即速避開聽我兵用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

槍礮擊賊若復迷而不悟我健銳營烏槍從無虛發轟擊所及玉石俱焚毋自貽戚如此剴切宣諭必當感激聽命○己巳諭周元理飭有司毋許攔阻貧民出口覓食○壬申 上奉 皇太后回京師○癸酉諭嗣後十五善射缺惟將拜唐阿兵丁及各旗閒散宗室引見挑取至王公大臣侍衛官員內步箭嫻熟者於上三旗內每旗另添設十五缺將下旗內王公大臣侍衛官員一併引見挑取著為例○甲戌諭據周元理昨奏直隸官兵在臨清河西堵剿賊匪賊眾三千餘猝至擾擊我兵營盤用槍礮轟擊雖斃賊甚多然尙在相持未散茲復據奏接仗時有騎馬賊目腰插紅旗手執白蠟桿槍直奔我營經遊擊武靈阿射中左肩賊拔箭復衝經兵丁穆維放槍打中右髀墜馬穆維即割首級其馬鬃繫有紅紬上寫楊壘詢之所捉活口云係賊總兵偽號又打死騎驃執劍一

賊騎馬執紅旗一賊將至酉刻賊尙堅力抵拒瑪爾清阿又率兵砍殺十餘賊其眾始奔回賊巢不敢復出等語此次堵殺賊匪使其不能西逸將領弁兵俱奮勇出力甚為可嘉瑪爾清阿著遇有總兵缺出題奏升用武靈阿著交部遇有參將缺出即行升補兵丁穆維著交該督遇有千總缺出即行拔補其在事出力兵丁著周元理查明酌量獎賞以示鼓勵該督周元理調度督率有方並著交部議敘○以陳用敷為廣東按察使由道遷○丙子大學士舒赫德等奏二十二日接周元理札知賊擾河西直境營盤臣等統兵進行二十三日抵臨清賊於舊城外聚集迎拒臣阿思哈徐績帶兵掩擊賊竄入城伊琳伍什布帶兵衝入焚燒房屋將賊趕往西北城隅村內臣舒赫德拉旺多爾濟早赴舊城會合援捕計斃賊數百人拏獲活口百餘人各處村民紛紛擒賊呈獻臣等未到之先賊匪豫行逃竄者約一二人至賊首王倫並餘匪千數經臣等將擒賊嚴訊據云在舊城藏匿二十四日伊琳等帶兵入城尋拏正犯拉旺多爾濟前往四處村莊搜殺逃賊不使稍留餘孽諭軍機大臣等賊首賊黨及其家口等既據見獲賊眾供稱俱在舊城內藏匿自必無從外軼不難竭力搜捕所有逆首王倫並濟惡之荒和尚堂邑村民王經隆及賊中所稱元帥孟姓尤為巨賊必須立就擒獲其姚立德奏到各供內有名要犯亦當盡數成擒舒赫德即擇其中罪惡最重之犯如王倫荒和尚王經隆等數人嚴行檻械派乾清門侍衛管押解京嚴行碎礮以伸國法而快人心其餘即於彼處正法示眾又姚立德等奏審辦拏獲各犯訊明被脅隨行應釋放者十人周元理亦奏將拏獲之周振樂等三名審係鄉愚被脅業經宣諭釋放所辦俱未允協百姓或庸懦無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

能為賊人驅迫而行原不能盡責以大義如係一時畏死過後即赴地方官投首或遇見大軍即釋仗跪求者自當在脅從罔治之列若既隨賊抗拒官兵敢於接仗即與賊無異及被獲誑稱逼脅豈可復為輕宥此等甘心從賊並非善良其中豈無與王倫相類者若復容倖免將來藉端嘯聚恐其勢更盛並不能如此時之易辦是縱賊復以養賊實為非計何如就見在兵力辦理肅清俾嗣後悚然不敢復犯乎總之臨陣被獲之犯斷不可稍為姑息必當盡行駢誅即係徒手隨行並無抗拒實蹟者亦當分別發往伊犁煙瘴不宜復留內地或綠營兵卒無用不能於陣上擊獲真賊妄以避賊奔逃平民誣拏指賊一經訊明又當治以誣陷之罪不宜稍有模稜尤不可輕為開脫圖積陰功也周元理所釋之周振樂周振德陳珮三犯著再拘回確審並著交舒赫德妥協辦理至村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民紛紛有擒賊呈獻者此等實係良民自應予以獎賞良善則賞之奸究則除之惟視其人之自取朕實無所容心舒赫德等均當深體朕意至臨清新城衙署倉庫所有守衛理所宜然其舊城獨非臨清之城乎何以不為保禦守新城固屬有功其不守舊城豈能無過即云功過相抵亦必據實聲明候朕覈其輕重量予從寬斷不可顛預了事再舊城頗為富庶何以無文武員弁駐守並著舒赫德查明具奏其舊城內居民舖戶當賊至時或力為抵拒或潛行避逃方為正理何與賊相溷而處此等亦當查明分別妥辦示以懲儆又昨據杜安邦稱壽張城內被賊擄害時死者甚多並有不肯從賊自盡者果爾甚可矜憫應查明量行予卹其堂邑從教迎賊之男婦百餘則必當確查均行正法勿稍寬宥至白蓮教傳誘之處尤須逐一清查妥辦勿使復貽後患○命高晉仍同老

壩口堵築隄工○丁丑舒赫德等奏連日勦賊逾千王倫及有名頭目尚未就擒嚴訊獲犯據供王倫住城中汪姓大宅伊琳等赴該處擒拏賊人踞屋死守放火焚燒並無一人竄出王倫是否在內尚不能知又將續獲各犯細訊則稱王倫住一大當舖內復添兵赴該處燒屋擒拏見有眾匪環護一賊用槍擊斃復匪認識云係王倫之弟又在城接勦時有一賊從屋頂跳下用刀扎人經官兵槍斃認係陽穀縣人楊五賊中稱朴刀元帥即碎礫示眾又有披髮騎馬手舞雙刀之婦人向官兵直撲即經槍斃認係無生聖母為王倫倚仗之人頗有邪術賊眾所存有限踞守堅壁中與王倫為苟延殘喘之計今王倫之弟既於該處擊斃該匪自亦在內仍督兵併力焚攻論軍機大臣等王倫罪大惡極必當明正刑誅以彰國法若斃於槍箭之下或焚死或自戕得免魚鱗碎礫尙覺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其倖逃重罪不足以大快人心然亦必確有證據毫無疑竇否則未便輕為此言因思舒赫德等昨奏賊人於官兵未到之前豫逃者約一二人安知王倫不濶入其內故留賊黨在舊城抗拒官兵詭為賊首未動之狀而潛已同眾竄逃亦事理所或有該處見獲賊犯內必有賊黨中切要之人及其有名賊目自應嚴刑根究逆首實在蹤迹務即成擒解京伏法豈可稍涉顛預若辦理稍不切實萬一該犯未死竄入他處數年後又復糾眾滋擾則辦理必較此時更難益復不成事體此事所關甚大從前班滾一案慶復李質粹成例具在此乃舒赫德經手所辦之事知之最悉豈容或忘乎至槍斃王倫之弟既有認識者應詳訊其實係何名其弟兄向存幾人又所斃舞刀女賊係王倫何人因何同在教內眾逆既稱為無生聖母又言其頗有邪術亦應訊問識認之人究竟係何

邪術賊黨中類此者尙有何人又所殪楊五一犯賊既稱為朴刀元帥自係稍有技力如此類者共有幾人亦須嚴究明確拏獲重處勿使一人漏網又與王倫同惡相濟之梵和尙王經隆及孟姓賊目俱稱元帥且在首逆左右不離者尤為要賊何以官兵圍住汪姓大宅及富鋪劫殺時並不見此數賊露面是否在內潛匿未出或漏入一二人中豫行遁逃俱不可不詳晰確查妥辦至所稱王倫之弟既在大富鋪擊斃該匪自亦在內等語究係揣度之詞不足為據必須嚴訊活口取有確供庶可憑以緝捕然亦須察其情偽慎重辦之不可為黠賊狡供所惑也至從舊城豫逃之一二千賊須有著落昨拉旺多爾濟帶兵往村莊接拏逸賊是否即係此項曾經拏獲幾人何以昨甫出外接賊今即回至營內聯符如此恩恩往返恐未得有實濟再拉旺多爾濟前往捕賊何以阿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思哈不與同行拉旺多爾濟騎射嫺習殺賊勇往固屬所長但其年紀尙輕事未閱歷遇有籌度賊情之處自不及阿思哈之練達朕派阿思哈與拉旺多爾濟同往原因其久任封疆見事較有主見可以助拉旺多爾濟所不及况見在山東勦捕賊匪之事固專責之舒赫德其次即阿思哈豈可於追拏賊眾要務不同拉旺多爾濟前往究竟拉旺多爾濟搜捕之賊會獲若干其一二十人尙餘若干均不可不覈其實在數目舒赫德即確查奏覆並令阿思哈明白回奏若此豫逃之一二十人即春甯音濟圖等在塔灣所截之賊則據稱三次勦殺共賊五六百人又率善射手追擊五六十里射殺百餘人通計不過六七百尙有一千三百餘賊歸何處見據楊景素奏官兵在西岸堵截見有浮水而逸之賊或用槍打箭射鈎搭生擒所獲甚眾等語似即在此一千三百數內但就獲

東華續錄 乾隆八〇

幾何諒亦不過十分之一其餘又皆何往斷不可不按數覈明勿使一名落空亦勿使一名得脫並當計其去路各處分堵近而直隸河南遠而江南所有與山東接壤之處均當一體防截勿使竄逸高晉周元理何焯各宜實力妥辦毋得稍有懈忽至楊景素處所拏浮水之賊據奏已解周元理審究此等匪犯浮水逃命其為賊黨無疑必無良民肯隨賊竄之理周元理應審明從重究治不可稍存姑息至當鋪為賊人居且鋪內什物俱為賊分給眾人而汪姓大宅並令賊踞為巢穴均不可不晰查辦當鋪財物若係鋪內商夥供賊用度並讓鋪屋與賊居住即屬賊黨均不可不置之於死其大宅汪姓自即前日杜安邦所供汪鄉紳者其人為誰是否出仕在外抑安住在家或其先世有仕宦者相沿稱之舒赫德等即速查明具奏若當鋪大宅俱被賊搶占將此鋪住屋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之人戕害或行羈禁自當分別矜免若賊將鋪店之人驅出而其入從賊隱忍不能赴官稟首者雖無重罪亦當予以懲治其餘居民店戶均當一律查明分別辦理舒赫德為朕信任大臣因令專辦此事當以朕心為心慎之又慎不可稍自貽誤即拏賊事畢亦應查辦賊所經行之城邑村莊分別撫綏懲創之事並清查邪教來蹤去迹以淨根株方可回京復命勿急於完事稍致草率也○戊寅嚴定州縣官失察訟師處分

冬十月辛巳朔諭山東奸民王倫王聖如等糾眾不法一案其滋擾壽張等處雖事起倉卒而倡行白蓮邪教煽誘多人已自今春始非一二日也徐績身為巡撫地方是其職守乃於邪教惑眾之犯平時置若罔聞釀成事變及逆犯連擾三縣劫庫戕官徐績心存畏懼毫無措置及統兵捕賊被賊圍於臨清城南若非惟一領

兵救援幾致為賊所害又復成何事體似此庸懦無能本應罷斥治罪但奸民敢作不靖若因此罷一巡撫恐長奸民之智是以仍留徐績在任冀其奮勉自效然料其事斷非徐績及綠營無用兵丁所能辦因派滿洲勁旅前往並令大學士舒赫德往彼調度舒赫德至臨清舊城督率將士奮勇勦捕賊黨其最要黨犯如王聖如孟琛和尙梵偉王倫之弟王樸及有名賊目之閻吉仁吳清林李旺等俱已就擒雖據供王倫在樓自焚而舒赫德以賊供不足憑信見仍派兵儘力接緝逆賊若實未死自難以潛蹤但京兵未至臨清之前即有賊一二干豫行逃竄雖音濟圖截殺五六百追殺百餘又經楊景素在河西堵截槍殲箭斃計二百餘生擒百餘人通計未獲之賊尚有千餘見在逃往何處必須切實根追務獲實在下落方能完事阿思哈在彼未同拉旺多爾濟前往各村接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捉逸賊致賊零星竄匿阿思哈不能辭咎然較徐績尙輕若徐績以本省巡撫勦擊逆賊尤其專責當賊正窮竄之時理應帶兵追捕思贖前愆至舊城督兵勦賊之事有舒赫德董辦已屬裕如徐績實無可稍效之處乃安坐臨清竟忘擊賊係伊分內之事此一節實不稱封疆之寄朕亦不能再為之姑容矣又據舒赫德奏審訊賊黨孟燦等起事之由據供因年歲歉收地方官妄行額外加徵以致激變等語賊供本不足據此必逆匪等自揣叛逆罪重捏造此言冀其解免且其說流傳四布以致無知之李漱芳撫拾入告妄云奸民聚眾滋事由饑寒所迫獨不思朕臨御三十九年遇有水旱偏災不惜帑金蠲賑並酌予緩帶俾紓民力若兩陽稍有不時必多方詢問以通民隱何至有窮黎無告之事即或一州一縣諱飾災傷原可赴該上司呈報或上司仍置不辦並可赴京於

部院衙門控訴何患墜不上聞今既為叛逆亂民即果饑寒所迫亦難輕減况其說造自賊口本屬飾其反蹤李漱芳奈何不察情理轉為亂民設說尙可謂之人類乎前日有壽張縣捐納吏目杜安邦被賊掠去後從賊中脫出來京命軍機大臣詢其壽張年饑情形據稱收成實有對半各處俱有蓋藏並非荒歉該縣民人亦無會經告災之事王倫等實係白蓮邪教等語其原委大槩可知此係令李漱芳在旁觀看者其誑易明至所云額外加徵之語則無論年歲豐歉皆不應有朕屢飭督撫等實心察吏若劣員果有額外加徵之事徐績尙不辦即當重治其罪尤難輕恕朕以愛民為念即其說本無稽既有所聞亦不可不徹底查究至歉收加派均無難逐一稽考著舒赫德即同新任巡撫楊景素詳晰確查據實覆奏徐績若仍為巡撫恐該省吏民畏懼觀望難得實情徐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績著解任交與舒赫德差遣效力候查明奏聞定奪再降諭旨山東巡撫員缺即著楊景素補授楊景素不必來京請訓即在彼隨舒赫德查辦歉收加派虛實並實力接捕逸賊毋任一人漏網其直隸布政使員缺著單功擢補授清河道員缺著沈鳴皋調補至李漱芳於壽張奸民一事外並稱聞得近京一帶亦有饑民扶老攜幼遷徙逃亡地方官著人於盧溝橋攔住不令過橋北上之語彼時即會查詢並無其事且此等貧民多有紛紛出口覓親就食者若盧溝橋果有攔阻之事伊等何由得出古北口况前日周元理奏辦備災賑借之事諭撥通倉米十萬石備用是直隸地方並未匿災也乃范宜賓復踵其說謂黃村東壩盧溝橋等處窮民挈眷覓食者甚多皆因橋上不令放過以致散處乞食等語果爾殊不成事而周元理亦當有罪矣因特派侍郎高樸袁守侗帶同范

宜賓李淑芳前往各處查看據覆奏並未見一乞食流民該御史等所言全無憑據詰之李淑芳范宜賓惟稱原屬風聞等語科道風聞言事原所不禁但既聞之後亦須覆加體訪得實再行入告豈可肆意妄言范宜賓妄請加厥專為沽名取悅之事已屬不堪而李淑芳之代奸民解說其心術尤不可問本應各治其罪但念其所言關繫民事朕豈肯以此責備言官轉令無識之徒藉為口實設各省遇有水旱督撫諱災而言官又不以告則所繫者甚大朕不肯為也范宜賓李淑芳摺俱著發還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首犯王倫無實在下落雖訊據王經隆供有會勸王倫不肯下樓及王峻愛供王倫尚死守樓上等語賊匪狡詐百出所供實不足憑舒赫德不肯含糊完事深得大臣實心任事之道至所稱王倫眷族義子及小頭目等頗多等語王倫母妻是否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國法舒赫德以調度無能自陳請罪固可不必然伊辦理實有不能盡善者即如音濟圖訪知王倫實在住處欲往擒拏彼時舒赫德自應遣派勇幹百人同往乃竟聽其帶人無多輕率前往致逆犯於被擒就獲之時匪黨從兩廂突出向奪音濟圖猝不及備同鄉阿爾圖等八人均各受傷復為逆犯搶去音濟圖等奮勇出力業已施恩擢賞而舒赫德不能豫派多人往捕實屬疏略又如遊擊剛塔見王倫在汪宅小樓正坐忽然樓屋火起被焚王倫亦斃其內雖訊取眾犯供詞證驗尚有可據而所辦實未周詳在初時緝拏賊匪或遇賊眾死守人力難施固非火攻不可及賊勢窮蹙匪徒偷生原當豫防其畏罪自焚之事舊城瀕臨運河取水甚便若備有激桶麻搭撲滅亦非所難即見賊已放火亦可遣善緣者攀登撲救弗使逆賊得自投烈焰舒赫德非不經練諸務者何竟見不及此舒赫德於此等節目實不能辭咎念其已將同案逆賊王聖如及逆黨孟璩楚偉等七犯俱已擒獲姑從寬免其交部仍著傳旨申飭所有王聖如等各要犯俟解到日審明嚴辦再降諭旨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以塘古泰為內閣學士額外內閣學士阿肅為左副都御史由光祿寺卿遷○江南老壩口隄工合龍○王辰免臨清新城本年未完額賦並舊城未完額賦十分之五○癸巳諭逆賊王倫滋擾壽張等三縣殺害縣官實為罪大惡極其壽張堂邑兩縣知縣見訊解京各賊犯據供該二縣俱被賊縛逼其順從皆屬賊不屈為賊戕害等語壽張縣知縣沈齊義堂邑縣知縣陳枚俱屬賊而死克全臣節深合守土之義甚屬可憫至沈齊義未能先事覺察及訪拏時又復機事不密致賊黨聞風生變雖亦不能辭咎而既以身殉亦可相原沈齊義陳枚俱著加恩照陣亡例議卹又

昨據楊景素奏堂邑縣訓導吳琛亦屬賊黨節並著該撫查明交部議卹尋議照例給與贈祭葬並予陽穀縣縣丞劉希薰典史方光祀莘縣把總楊兆立堂邑縣把總楊兆相廕卹俱入祀昭忠祠從之○諭逆匪王倫等糾眾滋擾占踞臨清因東省練營備法無能特選健銳火器二營兵一千名派額駙拉旺多爾濟都御史阿思哈帶領勦捕並令大學士舒赫德統率經理未決旬而一舉蕩事逆黨要犯悉就殲擒伏法而賊首王倫亦畏罪自焚斃命驗有實據若非選派京兵前往安能迅速若此所有出力各兵及帶兵各員等業於起程時加恩賞賚其春甯音濟圖巴圖保等亦節經加恩賞擢至舒赫德調度有方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均能實力董率甚屬可嘉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俱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協勦之直隸總督周元理總督管河南巡撫何焜正定鎮總兵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萬朝興河北鎮總兵黃模亦俱在事奮勉並著交部議敘○乙未命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 御製文淵閣記曰國家荷 天庥承 佑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而禮樂之興必藉崇儒重道以會其條貫儒與道匪文莫闡故予蒐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繫乃下明詔敕岳牧訪名山搜祕簡並出天祿之舊藏以及世家之獨弄於是浩如淵海委若邱山而總名之曰四庫全書蓋於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也乃揀大臣俾總司命翰林使分校雖督繼晷之勤仍予十年之暇夫不勤則玩日愒時有所不免而不予之暇則又恐欲速而或失之疏略魯魚亥豕因是而生語有之凡事豫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

則不可不宿構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文淵閣之名始於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兼殿閣銜者尙存其名茲以貯書所為名實適相副而文華殿居其前乃歲時經筵講學所必臨於此枕經藉史鏡已曠民後世子孫奉為家法則予所以繼繩 祖考覺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閣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閣而其詳則見於御園文淵閣之記○丙申諭軍機大臣等高晉奏勘辦潘家屯引黃助湖事宜一摺請做照毛城鋪作法量為收小於潘家屯建立碎石滾壩外築束水隄並鉗口草壩以為重門關鍵於屯之東南米家莊開空進黃引渠避溜倒卸不至有吸溜之虞等語所辦尙未甚妥此事姚立德奏以今年秋雨較少微湖存水未充別無來源因潘家屯舊有河形思欲引黃入湖以濟運朕以開空引河關係甚重高晉素嫻河務特令到彼勘度如該處引河果可開通目前即能引流分潤挹注微湖於明春漕運有神自屬甚便然亦不過一時調劑之權宜所謂急則治其標也如所云今冬開工興挑尙未能引水入湖必俟桃汛水發始為開放則施工急而其效甚緩况本年偶因秋雨短少以致微湖蓄水無多或明春雨水調勻泉源永盛原可助湖波以濟漕運又無庸復事遠求且分引黃流止暫濟目前之急非毛城鋪為徐城尾閘宣洩可比儻引河一開黃水經流勢順或遇夏秋盛漲湍急逆流吸動大溜難於遏抑濱湖民田慮舍恐不能無衝突之虞是其利小而患大不可不慎之於始今已命姚立德前往該處會同勘辦可即與高晉詳悉面商若姚立德酌計微湖之水明春不至十分匱乏則又不宜為此冒險之舉或江南至山東一帶漕河有淤淺之處可趁冬令挑濬以利挽運者

較引黃流似爲妥便卽或略需工費諒亦不過三萬餘金若潘家屯開挖引河目下所費雖不過三萬餘金萬一將來稍有奪溜之事多費固不待言而貽患河防所關甚大不可不深思熟計著傳諭高晉姚立德卽速會商妥辦如以引河爲不應挑挖卽一面停工一面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仍將作何商辦緣由迅速覆奏○諭秋審情實人犯經十次未句改入緩決著爲令○丁酉諭舒赫德此次辦理剿捕賊匪諸事實力宣勤調度妥協時值冬令天寒著賞給御用貂尾冠一頂黑狐馬褂一件由驛發往俾資御寒以昭優眷○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圖思德奏查參署保山縣知縣王錫虧空兵糧米穀一案據王錫呈出帳目內皆供應彰寶行署中一切用度及隨帶兵役轎夫戲子工匠等費自上年八月起至本年五月止約共用銀四萬餘兩等語實堪駭異該省自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聖

總督高晉等覆奏前查辦潘家屯引黃助湖事宜實因微湖蓄水甚少明春泉源旺盛與否難以豫定須藉黃水以資挹注至江南山東漕河淤淺處所每冬相度挑浚然止閒段疏治若將八閘以下河道挑深則上游之水一洩無餘與東省全局有礙若上下通行挑挖則所費甚大臣等遵旨公同覆查引黃助湖實爲有益無損且潘家屯原定徐城水誌消至六尺始行開放俾過水二尺入湖若徐城誌椿長至七尺以上卽行堵閉非若毛城鋪於大汛水長時開放分洩異漲可比且見擬做毛城鋪作法建立碎石滾壩外築束水隄並鉗口草壩以爲重門關鍵若遇水長卽將引渠層層堵築不至吸動大溜得旨既有有益無損自當上緊興工○乙巳禮部等部議准江西按察歐陽永禱奏律載嫡子庶子爲庶母服齊衰杖期嫡子庶子之妻同庶祖母並無服制妾爲家長父母制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吳

偶爾感冒業已就痊昨聞於內黃途次復感風寒念其年逾七旬尤宜慎重調理因諭令即在內黃暫為頓息特派乾清門侍衛帶同太醫院堂官馳驛前往診視以冀速痊茲聞遠逝深為悼惜著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恭惠○諭徐績在山東巡撫任內因逆匪王倫等滋擾一案辦理未能妥協特將伊解任令其緝捕逸犯勉圖自效並據舒赫德奏逆犯孟燦供詞有地方災歉官吏額外加徵釀成事釁之語若所供果確即應將徐績重治其罪因諭令舒赫德楊景素等密訪嚴查茲據舒赫德查奏壽張年歲有收該縣亦無橫徵加派之事今日並據楊景素奏東省秋成通計八分有餘其非匪災可知是徐績之咎止在失察邪教尙非大過其平日辦事頗能勉著加恩補授河南巡撫並管提督仍革職留任俟八年無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過方准開復所有從前賞給孔雀翎亦不准戴用以示懲儆河南巡撫員缺緊要徐績即速前往接辦其未到任之前巡撫印務著榮柱暫行護理○命各督撫行保甲法○頭等侍衛音濟圖以勦賊山東受傷病卒賞銀一百兩治喪○戊申諭海蘭察自革退參贊大臣後勦殺賊匪奪取碉卡甚屬奮勉可嘉額森特殺賊奪碉亦屬勉力海蘭察額森特俱著授為參贊大臣額森特著即在豐昇額隊內行走海蘭察即在阿桂隊內行走彼處參贊大臣既多伍岱著仍為領隊大臣○諭阿桂等奏到攻得凱立葉下截山梁奪碉殺賊情形一摺據稱官兵連日設法攻剿遜克爾宗尙未得手探得日爾巴當噶榮噶爾博中間有墨格爾一處因於十六日戌刻抽派官兵分隊進發於林深礮陡之中不避冰雪爬越而登賊人抵死拒守海蘭察等奮力衝殺所帶之兵全上墨格爾山梁

額森特等隨亦上梁將碉卡三座上下合圍砍開碉門殺賊甚多餘俱滾崖落澗官兵直據日爾巴當噶西面突起高峰而海蘭察等又向西面密拉噶拉木山頭下攻壓並將該處石碉盡行攻克此次打仗共殺賊一百五六十名擊獲活口五名割取首級三十七顆連搶大碉寨房二百餘間斃一尊馬四匹牛羊槍矛甚多見距噶爾丹喇嘛寺十餘里前抵勒烏圍亦不過二十里等語此次將軍等用閒出奇制勝調度有方領隊大臣及在事弁兵均奮勉出力奪碉殲賊甚屬可嘉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勒珠爾俱著交部議敘海蘭察額森特尤為超勇出羣已另降清字諭旨授為參贊大臣仍著交部議敘其餘將領弁兵並著阿桂等查明咨部分別議敘獎賞以示鼓勵

十一月癸丑諭明亮等奏攻克日旁碉卡寨落殺賊甚多一摺據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稱周安官寨對面賊山即係日旁分支有路可繞隨派和隆武等督兵密為攀越並令奎林等各帶兵分兩翼並進和隆武於十九日四鼓領兵繞至日旁山後奮力搶碉殺賊將戰碉十餘座平碉二百餘間全行攻奪殲賊番滾崖落澗無一得脫者割獻首級三十餘顆活捉數人搶獲槍礮馬騾牛羊口糧等物甚多距阿桂軍營止隔一河直望勒烏圍約不過二十里等語覽奏欣悅此次明亮等探路籌畫均合機宜而越險攻碉殺賊全係和隆武功績伊父和起盡節捐軀應有是子深為嘉慰另降清字諭旨將和隆武授為都統示獎矣所有調度有方之將軍參贊及在事出力之將佐弁兵著明亮等查明即行咨部議敘○諭凡有重罪應入情實人犯經二三年後始行就獲其本罪應絞監候者俱立決○甲寅諭大學士舒赫德辦理山東叛逆王倫一事雖不比平定外夷

逆匪而勦辦迅速甚屬奮勉可嘉舒赫德著授爲御前大臣賞戴
雙眼花翎仍賞給雲騎尉世職○乙卯諭阿桂自統兵進剿以來
實心調度諸事皆合機宜此次又將日爾巴當噶全行攻克接通
凱立葉指日即擣勒烏圍賊巢甚屬可嘉著授爲御前大臣並賞
雙眼翎用昭恩眷參贊海蘭察額森特屢戰奮勉超羣此次奪
殲賊亦屬出力海蘭察著在御前侍衛上行走額森特著在乾清
門行走頭等侍衛額爾特藍翎侍衛泰斐英阿於攻克默克爾山
梁時俱能奮勇額爾特著賞副都統職銜在乾清門行走泰斐英
阿著授爲三等侍衛○諭在屯居住旗人及各處莊頭並駐防之
無差使者其流徒罪名照民人一例實遣著爲例○丙辰諭富德
攻取德木特布咱納等處碉寨甚爲奮勉此次暫行記功俟得馬
爾邦時交部議敘見今將軍阿桂指日可抵勒烏圍與明亮兵會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吳

東華續錄 乾隆八〇

屈昭泗亦俱不必治罪並著各督撫再行明切曉諭見在各省如
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書急宜及早交出槩置不究並不追問
其前此存留隱匿之罪今屈稔洙屈昭泗係經官查出之人尙且
不治其罪况自行呈獻者乎若經此番誠諭仍不呈繳則是有心
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卽不能復爲輕宥矣朕開誠布公
海內人民咸所深喻各宜仰體朕意早知猛省毋自貽悔將此通
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李侍堯等奏查出屈大均悖
逆詩文一摺已明降諭旨將私藏之屈稔洙等免其治罪止將其
書銷毀並另有旨傳諭江浙等省督撫矣閱屈大均文內有雨花
臺葬衣冠之事此等悖逆遺穢豈可任其留存著傳諭高晉卽行
確訪其處速爲創毀毋使逆蹟久留將此旨同發出密封由四百
里一併發往仍著將辦理緣由迅卽覆奏○諭綽爾甲木燦帶兵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五

四七三

督臣食用批是何言耶若俟屬員許告見在上司則天下必無一貪黷之督撫矣殊覺可笑又稱彰寶解任後臨安府知府張鳳孫來省詢及永昌府屬加買軍需穀石據該府稱聞保山縣未經收倉者尙有數萬石卽飭令轉稟署督臣圖思德又批彰寶若不解任並此言亦無矣汝豈耳聾目盲專待屬員之教導汝乎又稱臣與圖思德面商王錫到任未久虧空如果屬實當親盤確數嚴審又批遲矣圖思德不似汝憤憤待汝教導之人○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克日勞東西沿河一帶寨落其所到之地與阿桂見攻地方相近漸可會合務卽相機進取迅奏膚功至此攻得礮卡又係和隆武帶兵前往似此屢次出力實屬可嘉但近日帶兵之事何以總未派及奎林似因奎林槍傷尙未痊愈之故甚爲慮念著傳諭明亮等卽將奎林傷痕會否平復速行據實覆奏以慰懸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辛

念但奎林素性勇往不可因朕有此問勉強從事必俟瘡口痊愈如常方可帶兵行走又據奏有金川頭人阿托帶同男婦來降其小頭目亦畏罪投出則金川人心渙散可知諒有瓦解之勢自係最好機會此等投順之人原可貸死以誘其餘但須擇地安插勿令仍聚原處致生事端又聞索爾甲木供詞稱係金川巴朗寨寨人我本寨有二十多人見俱派在黨壩作固頂看守礮卡等語是黨壩一路相距不遠且聞阿桂進剿之圖凱立葉東北卽達爾扎克其下卽作固頂格什戎岡又其下卽穆爾津岡與黨壩甚近今凱立葉經官兵攻克進攻羅卜克鄂博再進取格魯克古格爾提尤與黨壩相距咫尺五福正當乘此勝勢激勵黨壩土司選派土兵進剿五福卽親帶官兵由黨壩一同攻進阿桂並可與之豫約爲合力夾擊之計見當大軍深入復添此一路官兵賊眾難於支

禦成功更可望迅速著阿桂速飭五福協力進剿奮勇自勵以期立功受賞○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昨計及作固頂一路下通黨壩傳諭將軍等飭令五福率兵由黨壩進攻今五福已從黨壩會合阿桂與朕所降諭旨適合實係極好機會就進到之圖而論東北一帶賊眾盡爲官兵攻占焚燒所存惟西南一角得式梯等數處看來亦易攻克指日卽可直抵勒烏圍閱所奏各番供單賊番紛紛投出足見境內眾心渙散而逆首等尙將物件用皮船私運噶拉依雖云瞞著百姓豈能盡掩人耳目更足以啓羣疑而生惶惑是賊眾滅亡之機日見彰著又閱圖內方向黨壩瑪讓普籠兩處與明亮駐兵之所僅隔一河自可卽漸會合則攻勦尤爲得力此時想已合兵矣又據奏黨壩土舍派出土兵槍占戰礮殺死賊眾頗覺出力其陣亡之小頭人土兵及受傷之人著阿桂查明照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壬

卹賞該土司屢次派兵恭順奮勉並著查明咨部議敘卹賞○彰寶以收受屬員供應奪職逮問案國史彰寶傳擬○戊辰諭據阿桂等奏大兵攻過格魯古丫口接通黨壩卽日進擄賊巢一摺稱派兵從羅博克鄂博溝內令海蘭察等直搶格魯古丫口賊人滾石放槍死力支拒經巴圖魯侍衛薩爾吉岱等首先帶兵向上奮力迎擊賊人喪膽逃遁我兵勇氣倍加追殺餘賊搶占丫口乘勢直上將陡烏當噶大戰礮攻克海蘭察額森特等一面直壓至柔噶斯瑪特一面由陡烏當噶下至山巖將溝內一帶寨落焚燒是時烏什哈達等於海蘭察等過溝後擊起木柵將達斯札以上各寨賊圍截於內海祿等將溝內礮寨一旣攻獲遂將作固頂至穆爾津岡等處沿河各寨悉行勦洗焚燒接通黨壩官兵見已兩路會合大兵橫越過四道山溝五道山梁直壓至促浸河邊連日

繼夜殺賊數百擒獲活口六名搶獲大戰礮五十餘座棄落三百餘處平朔夷寨鳥槍刀矛火藥不計其數等語覽奏深為欣悅此
次官兵等見距賊巢甚近均奮勇直前踰溝越嶺晝夜鏖戰所
至克捷皆山將軍阿桂等審度形勢調度有方甚屬可嘉所有將
軍參贊等以及在事打仗出力將弁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奮勇
出色各員俟阿桂等查明奏聞另加恩獎見在官兵備臨促浸河
岸即日進搗勒烏圍賊巢竹盼紅旗捷奏阿桂等摺並發俾眾知
之○壬申以四川大功將戴命撥戶部銀五百萬兩經理善後事
宜○己卯諭原任大學士蔣廷錫所有輕車都尉世職會賞令蔣
賜榮承襲今蔣賜榮革職之案罪由自取其世職係承伊祖餘蔭
自無庸一體革退蔣賜榮著加恩仍襲輕車都尉○諭土爾扈特
和碩特等游牧照各部蒙古一體補放盟長○御前侍衛都統五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福卒賞銀五百兩治喪
十二月庚辰諭蔣賜榮著加恩令其在武英殿行走隨同王際華
查催書籍○辛巳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五城御史遇有詞
訟案件關繫罪名出入非笞杖所能完結者俱送刑部辦理一摺
已依議行矣刑部為刑名總匯審斷易得實情定讞亦較詳慎不
但五城案件介在疑似者應歸部結至遞解人犯一事五城提督
衙門向俱自行辦理究不免有流弊即如范宜賓審辦謝大忠一
案不能允協已可窺見京師五方雲集眾所環依苟非下賤匪類
兇頑生事及實患瘋病之人原可無庸擯歸原籍而遞解之案亦
不可無所稽查嗣後五城提督順天府各衙門遇有應行遞解人
犯除籍係直隸就近遞回者聽各該衙門照舊辦理外其餘應解
回別省人犯均著敘明案由交送刑部覈明應解與否妥協辦理

交該地方官嚴行管束並著刑部三月彙奏一次以昭慎重各該
衙門不得仍前自行遞解著為令○壬午諭原任刑部尚書王士
正之名原因恭避 廟諱而改但所改正字與原名字音太不相
近恐流傳日久後世幾不能復知為何人所有王士正之名著改
為王士禎凡各館書籍記載俱一體照改○甲申命纂勦捕臨清
逆賊紀略○乙酉吏部右侍郎吳紹詩以老乞休允之○戊子諭
和郡王蘇倫薨逝伊雖無子嗣見有親弟二人按兄終弟及之例
應得襲爵著宗人府於蘇倫係除服後帶領引見候朕簡定至
向來王等襲爵惟軍功勳舊諸王例應世襲罔替此外如怡賢親
王之公忠體國經 皇考特恩有世襲罔替之旨亦應遵守勿替
其餘恩封諸王襲爵時例應以次遞降蓋承恩封爵宜有親疏之
別若不限以等差則國家延祚奕世王爵愈積愈多既不免於冗
濫且與勳勞世及者無所區分亦非所以昭獎勵此展親之恩不
得不示之節制也即如和勤親王永璧襲爵時已應降襲郡王朕
念其為和恭親王嫡長子朕之親姪不忍降封是以仍襲親王迨
至蘇倫則不得不遞減為郡王矣今繼蘇倫襲爵者於例應降封
貝勒但朕究念其為和恭親王之孫且蘇倫襲爵未久即嬰疾早
逝弗克長享降封殊為可憫今若照例改為貝勒則是和恭親王
薨後未五年而王爵已失於心實有所不忍此次仍著加恩襲封
郡王將來再遇應襲時即照例遞行降襲又念諸王遞降之例自
貝勒貝子公以下至奉恩將軍不過六七傳即至奉恩將軍世襲
罔替朕心仍有所不忍嗣後著加恩凡親王以次遞降者至鎮國
公而止郡王以次遞降者至輔國公而止其公爵均著世襲罔替
俾我大清國億萬斯年親王郡王之子子孫孫均得永延世澤恪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監且與勳勞世及者無所區分亦非所以昭獎勵此展親之恩不
得不示之節制也即如和勤親王永璧襲爵時已應降襲郡王朕
念其為和恭親王嫡長子朕之親姪不忍降封是以仍襲親王迨
至蘇倫則不得不遞減為郡王矣今繼蘇倫襲爵者於例應降封
貝勒但朕究念其為和恭親王之孫且蘇倫襲爵未久即嬰疾早
逝弗克長享降封殊為可憫今若照例改為貝勒則是和恭親王
薨後未五年而王爵已失於心實有所不忍此次仍著加恩襲封
郡王將來再遇應襲時即照例遞行降襲又念諸王遞降之例自
貝勒貝子公以下至奉恩將軍不過六七傳即至奉恩將軍世襲
罔替朕心仍有所不忍嗣後著加恩凡親王以次遞降者至鎮國
公而止郡王以次遞降者至輔國公而止其公爵均著世襲罔替
俾我大清國億萬斯年親王郡王之子子孫孫均得永延世澤恪

守恩封以稱朕篤厚宗親至意著為令○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明
亮等奏焚燒沙壩山坡寨落情形甚好昨據阿桂奏見在攻打甲
爾納賊礮一經攻得即可進剿得式梯及噶爾丹喇嘛寺似已操
必勝之勢今明亮等奏與得式梯相去不遠是兩軍指日會合成
功尤當迅速佇盼捷音至明亮等奏投降爾爾甲等四人尚屬誠
心效力明亮等當酌量賞資以示獎勵所稱各土司土舍等多僭
用頂帶指日大功告竣應再酌定之處尚未妥協土司等頂帶久
經相沿僭用若於功成之後再將已用之頂帶改降恐不足令其
感悅莫若俟大功告成後傳朕旨曉諭隨征各土司以爾等所襲
職銜若照定例宣慰司係三品止應用亮藍頂安撫司係四品止
應用暗藍頂而歷來土司等多有越品僭用光紅亮藍者本應照
所有品級改各項頂帶今大皇帝念爾等誠心出力甚屬可嘉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在大功告成即著照爾等見用頂帶賞給作為加銜榮耀以示優
獎土司等自當益知踊躍感戴○辛卯定各省裁缺佐雜人員留
本省補用例○壬辰諭各省鹽政關差織造除地方公事不許干
與外遇事有關繫者隨時入奏○癸巳調袁守何為吏部右侍郎
由刑○甲午諭昨會降旨將恩封之親王郡王襲次遞減至鎮國
輔國公者即令世襲罔替以昭展親恩誼至於貝勒貝子公承襲
之例若何未經議及又原辦之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其由恩封而
得者雖不比軍功之各立專傳亦應列入表內著軍機大臣會同
宗人府一併詳悉查明妥議具奏尋議嗣後宗室王公等由恩封
而得者均請列入表內編定進呈其貝勒以次遞降至鎮國公應
降襲鎮國將軍貝子遞降至輔國公應降襲輔國將軍即令世襲
罔替從之○乙未以四川各土司夷民急公效力免歷年馬貢夷

賦有差○丁酉予故和郡王蘇倫祭葬諡曰謹○戊戌轉胡季堂
為刑部左侍郎以王杰為刑部右侍郎董誥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講
遷學士○丙午諭土爾扈特汗渥巴錫自投誠以來深感朕恩一切
甚為恭順於游牧事務亦能盡心辦理今聞溢逝殊堪憫惻著派
乾清門侍衛鄂蘭馳驛前往伊游牧處奠祭仍撥哈喇沙爾庫銀
一千兩辦理喪事並將渥巴錫之爵令伊長子策凌那木扎勒承
襲○丁未命高晉濬淮安河道溝渠○是歲朝鮮琉球來貢○會
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二千一百二萬七千二
百二十四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八十六萬五百一十石六斗
七升九合零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

奏

王先謙

周翰

乾隆四十年乙未春正月庚戌諭額駙等向俱照公主封號授為固倫額駙和碩額駙惟公主所生之子未經定例賞給品級此內如下嫁蒙古王公之公主等所生之子本各有應得品級無庸另為辦理至在京公主所生之子若不授以品級於體制殊未允協嗣後在京公主所生之子至十三歲時係固倫公主所生即給予伊父固倫額駙品級和碩公主所生即給予伊父和碩額駙品級見在豐紳濟倫年已十三即著賞給伊父和碩額駙福隆安品級著為例○辛亥諭湖廣提督李國柱陸見來京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召見略詢地方情形因諭汝尚未至老邁可仍回任語未畢彼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即奏請於新正月初二日請訓仍告假掃墓以其言不近理願而嗜之即令其出俾其自知省悟乃伊竟於昨早具摺告假而去可謂不知禮之甚者矣外省提鎮來京每有召對時經朕諭令回任或有再三懇請多留數日者雖未必盡出於中誠然在臣子奉上之義自應如此今李國柱既請陛見人而甫一召見輒思回任且正值新年凡朝覲至者均集於此而該提督遽以回籍掃墓為請太覺不識輕重朕宵旰勵精辦理庶務從不稍懈時刻或遇軍報要件即除夕元旦何日不召見軍機大臣降旨籌辦並不因令節少嫌煩碎至臣下乞假私情且係拜掃之事豈新春所宜言李國柱不過因在京多住一日恐略添用度遂爾即欲告假冀圖省費竟置大體於不顧所見實屬猥瑣况伊在提督任亦非出色之員即如楚兵在川省軍營者前據富德奏稱衣服不全皆由楚省解

送延延所致雖非李國柱專責既為提督則通省之兵何一非伊所轄亦應向陳輝祖豫為商酌以供接濟乃竟視同膜外且此事朕尚未問及彼乃急遽請回任若此尤屬不合李國柱著交部嚴加議處○庚申諭前據弘昉等奏查辦逆犯呂留良之孫呂懿兼會孫呂敷光捐納監生一事係戶部辦理錯誤見已另降諭旨至檢閱刑部原議作為另戶之案竟係會朕旨朕前諭令將發遣之會為職官及舉貢生監出身者免其為奴於成所另編入旗出戶當差係指尋常為奴造犯而言其真正反叛及強盜免死減等入犯原旨即在開除不辦之列若呂留良子孫係大逆重犯緣坐即屬反叛豈可援輕罪有職人員免為奴出戶致令逆惡餘孽得仍竄籍良民實不足以示懲創而申法紀即如此次王倫之族設有舉貢生監亦免其為奴出戶乎著交刑部存記嗣後如遇辦理此等大逆緣坐之案不特舉貢生監不應減免即官職甚大者既為逆犯子孫罪在不赦亦不當復為區別所有呂懿兼呂敷光二犯前既倖為開戶今復妄思漏刑衣冠情罪尤為可惡若僅照該將軍所擬永遠枷號罪及其身而止尚不足以蔽辜著將該二犯及其家屬俱發往黑龍江給與披甲之人為奴○諭向遇上元節例穿蟒袍三日今年正月十六日適屆月食雖月食非日食可比為春秋所不書但究關垂象之義亦應昭敬是日著止穿常服其蟒袍改於十七日補穿所有應行筵宴亦著改於十七日○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各省學政三年差滿該督撫固有將其任內考試聲名若何具摺覆奏者亦有竟不奏及者至其辦事才情若何是否足供任使則槩置之不論殊非為國家留意人才之道學政在任三年與督撫相處近而且久其優劣知之最真不特考試之

是否公當教士之能否實心督撫當不時訪察即其心術才具亦無難體驗而知且學政中可供簡擢者頗不乏人如韋謙恆閔鶚元蔣元益諸臣或於巡幸召見賞識並證以督撫之言或於復命時詢察記名漸加甄拔見俱用至大員其由督撫特奏密薦者不可多得豈避嫌不辨抑視學政為無足重輕易而忽之耶著傳諭各督撫於該省學政留心體察備有考試不公不法之事自無待其年滿即應隨時參劾其餘在任三年或學問優長不愧師儒之席或僅循分供職止堪勝任者或有才識明敏通曉吏治可用為道府及兩司者各督撫各就所見秉公據實密奏毋得稍涉偏私所有見在換回之各學政即照此旨分別覆委將此於各督撫奏事之便諭令知之○甲子 上諭和靜固倫公主第醇酒○還宮視 皇貴妃疾○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近日閱米芾墨蹟其紙幅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三

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舊板千家注杜詩向稱為宋槧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數字皇慶為元仁宗年號則其板是元非宋繼閱宋板古列女傳書末亦有建安余氏靖菴刊於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臺家塾論書板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刊有堂名可見閩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時即以勤有名堂否又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板猶盛行是其世業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並其家刊書始自北宋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詢之閩人之官於朝者罕知其詳若在本處查考尚非難事著傳諭鍾音於建甯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見在是否尚習刊書之業並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印書板源流及勤有堂昉於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遺蹟已無可考僅存其名並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有無印記之

處或考之志乘或徵之傳聞逐一查明便覆奏此係考訂文墨舊聞無關政治種音宜選派誠實之員善為詢訪不得稍涉張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擾將此隨該督奏摺之便諭令知之尋奏據余氏後人余廷勳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遷建陽縣之書林即以刊書為業彼時外省板少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板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係襲舊有堂名為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據稱即勤有堂故址其年代已不可攷報聞○丁卯諭嗣後 大祀隨從執事人員止准本身由午門前乘馬其家人馬匹不准由闕門牽入○庚午以四川大功指日告竣撥部庫銀五百萬兩豫備善後事宜○甲戌諭據阿桂等奏到攻克康薩爾山梁占獲礮寨木城石卡並痛殲賊番情形一摺據稱賊番於康薩爾守禦不遺餘力因於本月十二日分派將弁帶兵寅夜前進攔木拔起鹿角躍過城濠拋擲火彈賊人抵死拒守官兵一呼湧上直登礮頂殺死礮內外各賊並將地窖石板踏塌壓斃多賊隨將地穴填塞繼又分兩翼衝下連奪大礮石卡木城至山脊兩旁見係密箐黑夜難以進攻連夜擊柵運礮轟推連日各兵勇氣倍增四面環攻賊人無路可逃俱從懸崖跳下跌斃者又復甚眾所有山溝內水礮寨落一齊搶占三日內共攻克大礮十座木城四座大石卡二十座寨落七處活擊二賊斃斃二百餘賊奪獲銅鐵礮二尊刀矛鳥槍毛毯糈粃甚多再此處係進攻噶爾丹寺及噶朗噶勒烏圍正路見在察看情形於兩三日內攻取勒吉爾博以期迅抵賊巢等語此次將弁兵丁奪卡殲賊勇往出力甚屬可嘉所有出眾超羣之將領經將軍等另摺保奏者業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四

已無可考僅存其名並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有無印記之

經分別加恩賞給巴圖魯名號又超擢升等賞翎以示鼓勵其在
事出力兵丁並著查明各賞一月錢糧○乙亥 上視 皇貴妃
疾○丁丑 皇貴妃薨諭本月二十九日皇貴妃薨逝著稱令懿
皇貴妃依例輟朝五日派皇六子皇八子皇十二子皇十五子皇
孫綿德綿億綿惠九公主額駙拉旺多爾濟扎蘭泰及丹巴多爾
濟豐紳濟倫穿孝並派皇六子尙書永貴總管內務府大臣金簡
總理喪儀所有應行典禮著各該衙門察例具奏○ 上至吉安
所 令懿皇貴妃前奠酒○戊寅 上至吉安所 令懿皇貴妃
金棺前奠酒

二月己卯朔阿桂豐昇額色布騰巴勒珠爾海蘭察額森特奏正
月十六日進攻堪布卓察分兩翼潛進合圍及賊番知覺我兵已
豎梯而上據獨房之頂賊眾鼠走無路皆為刀箭所斃十七日進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五

攻甲爾納察該處賊番已被官兵截斷正用皮船偷渡我兵追擊
均落水淹斃其前後碉寨及沿河崖洞同時攻克又奏獲奸細朗
木太供賊欲於康薩爾等處偷截官兵後路以伊係沃克什人官
兵必不動疑使偵探信息等語種種詭譎實堪痛恨諭軍機大臣
等阿桂等奏攻克甲爾納堪布卓沿河各碉寨情形甚屬奮勉可
嘉據稱豎梯而上想係所帶雲梯即此可見平時演習之效其先
登者為誰著即查明據實具奏以便加恩示獎此兩處攻得已至
沿河一帶官兵汲飲有資即可乘勝直取得式梯進勦勒烏圖其
勒吉爾博山梁砌卡若能相機攻得於進取更為有益至已攻得
甲爾納對河即係斯年木咱爾與明亮軍營更近阿桂等固可屬
河用礮轟摧明亮等亦可約會就近設法夾攻若能併力攻得斯
年木咱爾於進攻勒烏圖尤為得力至所稱攻明時索倫佐領伊

爾賽因攻撲傷亡甚為可惜其都司梁朝桂等先登受傷亦屬可
憫並交阿桂等將陣亡受傷弁兵一併查明咨部議卹至盤獲奸
細朗木太必係阿桂窺破其狡諂情形逐一嚴訊方能得實他人
並不能如此用心阿桂既辦及此則各處投出之人將軍參贊等
不可不精心體察如有形迹可疑者即當嚴詰得實勿為賊番所
愚至阿桂另摺所奏議調南路等處兵七千名會攻宜喜山梁所
見甚是與朕前次所降諭旨適合絨布一帶見雖駐兵牽綴賊勢
但明亮西路之兵若能攻進即可由馬爾邦一路夾攻取勝引進
南路之兵同勦噶拉依惟其地甚關緊要亦須勇幹大員統兵駐
守富德自不便輕離該處著傳諭富德即速酌量抽撥○壬午諭
軍機大臣等今日富德摺到不過將所放夾壩之賊戮數人據
此看來富德所領之兵斷不能前進與其將一萬數千人為牽綴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六

賊番之用何若分助明亮之為得濟乎富德若以兵少不敷派撥
致有貽誤則獲罪重大矣著傳諭富德速派兵六千名前往明亮
軍營仍帶餘兵用心駐守如遇窺探賊番盡行勦殺儘有疏虞或
令賊番少得便宜亦惟伊是問○癸未 上至吉安所臨送 令
懿皇貴妃金棺移奉靜安莊○甲申 上御經筵○丙戌諭軍機
大臣等阿桂等奏攻克沿河斯莫思達碉寨乘勝深入自屬更便
阿桂等尤當設法妥速辦理俾聽捷音又富德奏南路見在情形
防範亦屬緊要自不便過於多撤或致兵力太單且所請抽撥三
千兼之章谷抽派一千合以宜喜日旁原有之兵可得七千餘人
足敷進勦之用即著照富德所請准其撥兵三千前往宜喜協勦
至絨布一帶甚關緊要富德未可輕離即與兆舒亮均係南路得
力之員該處將領無多亦不宜再行分派著富德仍在統布寨駐

守其派往宜喜之兵止須選派章京等率領並著明亮於奎林和
 隆武三保內酌留一員同舒常駐紮帶石以緩賊勢仍於此內酌
 派二員星馳前往南路一帶迎見抽撥之三千兵帶領進行明亮
 亦即選戰兵數千迅赴宜喜部署一切俟南路之兵一到相機設
 法進攻以期必得○丁亥以故和郡王蘇倫弟蘇爾圖襲爵○己丑
 命贈諡 皇貴妃為 令懿皇貴妃○癸巳諭李湖前在直隸道
 府任內辦事頗屬認真朕特加賞識彼時直隸大員如方觀承周
 元理於實力辦公之外尚各兼辦差務惟李湖在直則專留心地
 方吏治似不以辦差為急務而其受朕鑒賞轉在此也是以加恩
 擢用自應倍加奮勉以副委任乃自簡任滇撫以來諸事遠遜於
 前即如籌辦銅斤酌撥銅款等案屢經戶部指駁其不能實心任
 事可知雖節次傳旨申飭念其尚屬因公錯誤暫為姑容今彭寶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七

於保山縣王錫取用什物等項計銀至四萬餘兩之多李湖同在
 滇省豈竟漫無聞見乃隱忍緘默從無一字奏及其心尚可問耶
 各督撫在任如有貪婪劣蹟固不能掩兩司耳目然朕亦不肯以
 此事責之兩司若督撫同在一省則彼此皆當互相稽察今彭寶
 在滇狼藉若此李湖不據實劾奏實難辭咎吏部議以革任自屬
 分所應得李湖著革任帶布政使銜自備資斧前往四川軍營會
 同鄂寶等辦理軍需奏銷事務以觀後效其雲南巡撫員缺著李
 瀚補授所遺江西布政使員缺著楊魁調補安徽布政使員缺著
 李質穎補授其巡視兩淮鹽政著伊齡阿去准關監督事務著黃
 著管理○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富德自到緘布以來為日已久乃
 每次奏稱殺賊而仍然株守其所奏痛殲賊眾特不過虛張粉飾
 之詞敷衍塞責於軍事全然無益而阿桂調兵又不肯如數發往

是誠何心富德乃獲重罪之人朕曲加寬宥復畀以參贊大臣重
 任伊自當感激朕恩協力同心不存私意以冀成功乃止為一身
 之計殊屬不堪富德著傳旨嚴行申飭○以秦雄飛為湖北按察
 使由甘肅驛○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南路調兵一事昨已詳晰飭
 諭富德並令阿桂一面妥酌辦理一面奏聞矣阿桂請調南路兵
 六千之摺於二月初一日奏到隨即傳諭富德遵辦乃於三月十
 四日據富德奏南路止能抽兵三千名若令其自行帶往止須兵
 二千已隱然有不願抽撥之意同日復據奏攻剿殺賊情形尙冀
 其或可由馬爾邦架入若竟能得手原不必拘定何路因諭令再
 行酌量如自度能從馬爾邦直進即三千兵亦不必撥否則速行
 如數撥往宜喜應用計此數次奏摺與諭旨往來展轉已一月矣
 行軍勢懸呼吸豈容如此羈延計富德初接阿桂調兵之札不過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八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八

在正月二十以外彼時即不能照依所調全數撥往亦應一面迅
 速具奏一面抽兵三千即行發往若果如此則是以國事為重不
 存吟域朕必嘉許之乃富德不但不即奏辦且於三千二千雙請
 之時似欲候朕批答再行照辦似此延誤而月富德已咎無可辭
 矣參贊大臣遇有應辦軍務原不妨與將軍彼此商酌若參贊有
 觀望誤公之處將軍亦應隨時劾奏乃阿桂奏止言富德混撥兵
 數之非而於此一節轉不查參贊屬非是著傳諭阿桂將富德不
 即發兵前後遲誤緣由迅速查明據實參奏見在各路進攻實惟
 阿桂一路最為可恃且阿桂所攻之西路礮非不多路非不險而
 阿桂節節仰攻層層越險所至克捷今距噶爾丹廟及勒烏圍不
 過七八里實非明亮富德等所能及伊等返衷自思亦當各知愧
 而設使阿桂此時頓兵不前並羅博瓦格魯瓦覺尙未能過亦如

富德之阻於庚額特而不進朕必治阿桂之罪功過具在難掩眾人耳目並非朕偏向阿桂過於獎譽之也朕此時所盼實惟阿桂一路統兵速進搏穴擒渠著傳諭阿桂即速妥籌進剿迅成大功以膺懋賞○吏部議奏原任湖南按察使農起於全與伯誣告全淑士踢死伊母一案錯擬絞罪請照失入例降二級調用得旨向遇吏部議處司道等降調之案俱量予從寬留任者多此案全與伯誣告全淑士踢傷伊母身死該縣率驗屬實錯擬絞罪由州申解該司農起並不詳加確勘率行轉申若非全淑士翻供經撫臣駁飭全與伯自行投首則幾成冤獄人命重情失入較失出尤重臬司為刑名專責錯誤若此咎無可辭農起即著照部議降二級調用以示懲儆且使凡為臬司者聞之咸知詳慎自懷克副明刑○戊戌諭朕偶閱宋范鎮東齋記事內載成都府學有周公禮殿東華續錄 九 乾隆八十一

及孔子像其上壁畫三皇五帝及三代以來君臣即晉王右軍與蜀守帖所求三皇五帝畫像一則其制相傳始自秦漢至北宋閱一千五百餘年歷久尚存范鎮此書作於宋元豐中至今不過六百餘年不應蹟竟湮沒著遇便傳諭文綬令其就近查訪如該處畫壁見存即照摹繪呈覽如或舊蹟難稽亦即據實覆奏尋奏周公禮殿遺址據志書助於西漢東漢時蜀守高朕有禮殿記刻柱上壁畫三皇五帝三代聖賢及兩漢君臣像歷宋元尚存至明末學宮毀於火范鎮所記石室碑柱湮沒無考報聞○乙巳 上至靜安莊 令懿皇貴妃殯宮奠酒

三月辛亥 上啓鑾幸盤山○諭截留河南山東漕米十萬石撥補直隸天津等府屬倉穀○甲寅 上駐蹕盤山○癸亥 上還京師○丁卯吏部議准陝西巡撫畢沅奏漢中府留壩通判請改

為撫民同知兼管捕盜水利從之○戊辰諭國史館進呈所纂王鴻緒列傳於左都御史郭琇劾鴻緒與高士奇招納賄賂等案僅敘大略而郭琇原疏未經載入恐傳之後世其不知鴻緒輩之罪狀者妄疑一劾即去或有屈抑其知者又疑秉筆之人意存袒護不肯顯暴其短豈朕特命另修史傳之意乎夫王鴻緒高士奇與明珠徐乾學諸人當時互為黨援交通營納眾所共知如郭琇所劾諸事並不為枉而我 皇祖不加窮究僅予罷退蓋於明珠念其曾有襄辦討平吳逆之勞而王鴻緒高士奇諸人則因文學尙優宣力史館是以屢下 明詔剴切曉諭曲予矜全實由我 皇祖聖德然即以諸人事蹟而論雖有交結納賄之私亦止於暗為闕照不至勢焰熏灼生殺擅專如前明嚴嵩輩之肆奸蠹國陷害正人此亦人所共知也即如郭琇參劾明珠王鴻緒諸人後旋經東華續錄 十 乾隆八十一

皇祖特加任用未聞有能稍事排擠者即其後郭琇於總督任內因他事罷官亦由其自取並非諸人之所能媒孽又實由我皇祖聖明是郭琇原疏於諸人被劾款蹟皆當據事直書不必稍為刪節使天下後世曉然於王鴻緒輩之罪狀如此郭琇之鯁直如此其後之自取罪戾如此並敬悉我 皇祖之仁智並用措置得中又如此既可令海內傳為美談且足令朝臣共知鑒戒其於世道人心甚為有益何必曲存隱諱乎其明珠本傳前已降旨改修外著交該館總裁將王鴻緒徐乾學高士奇等列傳覆加覈訂所有郭琇原劾諸疏悉載入傳內另繕呈覽其餘有類此者並著一體詳載以示大公而昭傳信

夏四月戊寅朔諭軍機大臣等阿桂派令海蘭察前往宜喜會同察看進兵路徑約期會攻深合行軍機要而海蘭察往來相度實

為出力著將營中所有大段賞給二匹以示獎勵至舒常請同赴
宜喜進攻亦屬甚好其日旁一帶據奏留舒景安都爾嘉駐彼照
應雖係牽綴賊勢但亦須熟悉地利之人方於事有益因思永平
馬彪二人在宜喜駐兵已久於防範情形必能熟悉著明亮於此
二人內酌派一人同舒景安都爾嘉在彼防守似更妥協仍將派
出何人之處附便奏聞○甲申諭朕每遇 郊壇大祀必親詣行
禮歷四十年如一日弗敢稍有懈弛一切儀文典禮悉本誠敬之
心仰期 昭格凡諸升降拜獻弗愆於儀實有可以自信者惟是
行禮時諸皇子向不在陪侍之列無由知朕恪恭將事之忱著於
本年冬至 南郊令諸皇子在旁侍立敬謹觀瞻祀事既成並令
就 壇位前恭閱朕所進之爵皆安奉端正無稍偏欹俾共體朕
所以展 精禋而答 鴻貺者實在乎是其敬承毋忽○乙酉諭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二

乙酉諭

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自往四川軍營以來帶兵打仗甚屬奮勉
所有色布騰巴勒珠爾親王之爵著加恩賞還○丙戌諭色布騰
巴勒珠爾以固倫額駙久侍禁廷稟性篤誠恪勤夙著前者西陲
底定懋建功勳此次派往川省軍營為參贊大臣董率將弁奪隘
攻碉屢彰勞績擬俟功成奏到日茂賞策勳聞其舊疾復發勢甚
委頓實切慮懷因復其親王封爵用昭恩眷並遣乾清門侍衛偕
伊子鄂勒哲特穆爾額爾克巴拜帶同御醫馳往診視以冀速痊
茲遽聞其溘逝深為軫惜加恩賞內庫銀三千兩治喪派總管內
務府大臣都統邁拉遜經理其事仍著伊子前往迎喪其歸櫬所
經並著沿途地方官照料護送尋祭葬諡曰毅○己丑 上閱
健銳營兵○辛丑調景福為兵部右侍郎由盛京工部侍郎調○壬寅賜吳
錫齡等一百五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阿桂豐昇額額森

特奏宜喜進攻為此時緊要關鍵必須木思工噶克及得式梯兩
處同日攻打賊人必難接應勒吉爾博山梁自上而下過不思工
噶克丫口突起一峰上有木城一座大礮三座互為犄角一得此
處則其下山脊各礮可順梁下壓臣等於十三日派書麟格勒爾
德等攻木思工噶克丫口礮卡副都統額爾特侍衛那木扎等攻
羣尼正面礮座侍衛巴三泰等從旁攻打賊悉力抵禦勒吉爾博
山梁及沿河一帶之賊來援官兵攻至辰刻始行酌撤是日臣阿
桂即將攻打木思工噶克丫口官兵部署派烏什哈達瑚尼爾圖
等攻搶丫口山峰木城礮座副將曹順等攻取山右礮座侍衛穆
哈納等攻取山左礮座副都統福珠里倭昇額書麟總兵特成額
海祿等帶兵各路接應總兵官達色劉國棟烏爾納等截殺各處
援賊富興保爾等攻打勒吉爾博山梁中間寨古羅木礮寨以為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三

乙酉諭

牽綴並豫備木植俟得手趕擊木柵臣豐昇額額森特亦於是日
將沿河官兵部署臣額森特同侍衛那木扎等攻搶羣尼礮寨副
都統額爾特侍衛彰壽等從左合攻總兵仁和攻打來珠寨落副
將西德布等從旁攻打遊擊靈山等攻打沿河各寨於十四日子
刻前進臣阿桂豐昇額分路督率調度其攻打木思工噶克山峰
各官兵烏什哈達等潛越攀登槍石齊發遊擊梁朝桂等先搶東
北隅大戰礮一齊擁入參將國興等衝入勦殺攻獲木城穆哈納
等將山峰左右礮座同時攻克其餘官兵從康薩爾直至丫口山
峰一帶連擊木柵占據至攻打沿河礮寨之兵均攜木柴堆積羣
尼寨下放火延燒賊多燒斃北路官兵先於十二日進攻甲索搶
獲大礮九座石卡一座至丫口正路上雖有賊人礮卡將大礮運
往轟摧不難克取一得此數處礮寨即可直壓勒烏圖論阿桂等

奏分攻榮噶爾博下面木城又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碉座官兵
即從康薩爾直至丫口一帶山峰連擊木柵占據至北路明亮之
兵先於十二日進攻甲索搶獲碉座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將
軍等調度有方將領弁兵亦俱實心奮勇甚屬可嘉所有阿桂豐
昇額等及在事出力之將弁兵丁俱著交部查明議敘其尤爲出
力之二等侍衛穆哈納參將國興遊擊梁朝桂俱著加一等卽行
升用○癸卯明亮舒常奏自初九日天氣放晴酌派救成帶兵於
十二日先攻甲索參領噶塔布接應將要隘三碉立時攻破又搶
占左右兩山賊碉七座接連俄坡之東山賊碉四座亦經占據前
後奪取戰碉一十四座甲索得手則宜喜一路更覺勇氣倍增查
達爾圖以下得楞一帶山岡綿延二十餘里碉卡甚多隨派科瑪
進財保分攻得楞三碉三保和隆武奎林珠爾格德等分隊上攻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十三
烏爾圖納遜帶兵在後其向東山設下臨河處有賊碉聯絡其間
令福康安佛倫泰泰斐英阿帶兵攻取十三日陸續進發臣海蘭
察帶兵策應得楞各隊臣明亮舒常於達爾圖木克什等處分頭
督率旋見三保和隆武等官兵各將所指之碉先後攻克並克獲
附近石卡數座福康安等搶奪石卡二座後乘勢壓下復奪石卡
一座見官兵各將所得地方嚴爲守禦及從溝內前去之路惟達
爾圖前廠及至得楞因地險難克然得楞以下各碉卡被我搶占
賊人失勢臣等將後兩起新調川兵於十三日已刻催集上山剋
日直下河沿非惟達爾圖等處賊人立見竄散即沙壩山喀爾西
等處皆已攔截在內自可不攻而得論明亮等奏攻克甲索宜喜
並統眾下壓各情形將軍參贊等調度有方將領弁兵俱能奮勇
出力甚屬可嘉著交部查明議敘總兵教成統兵攻克甲索尤屬

勇在超羣著賞給僧格巴圖魯號以示獎勵○乙巳明亮海蘭察
奏十四日臣海蘭察及奎林和隆武福康安等率將弁分路從薩
克薩谷同時並進將薩克薩谷山梁全行攻獲於各要隘分布埋
伏番眾乘夜上山搶奪新立營盤俱爲我兵擊退至十五日達爾
圖得楞沙壩山各處賊人棄碉潛竄我兵追殲無算是日辰刻阿
桂將隊備船隻運至河干往來渡戰當經福康安佛倫泰等帶兵
將斯年木咱爾及斯聶斯布羅兩處寨落悉皆攻克自東至西環
山五十餘里各處寨落接檢無遺見又飛調日旁留守舊兵併力
前進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攻勦得勝明亮調度有方海蘭察福康
安尤爲出力均屬可嘉明亮福康安俱著授爲內大臣海蘭察前
此已授內大臣著賞給御用荷包以示鼓勵俟大功成時自有殊
恩懋賞見據明亮等按查該處五十里內所有數百餘寨落並無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十四
糧石存貯賊眾之乏食可知今兩路大兵會合自即乘勝深入堵
穴擒渠佇聽捷音
五月己酉召朱珪來京以黃檢爲山西布政使農起爲山西按察
使○庚戌諭前總管內務府衙門奏商人義和泰呈請展限交銀
一案因其事尙屬可行已依議矣是日召見金簡詢係何人收呈
奏稱不知何人接收數日後召見邁拉遜詢及此事奏係六阿哥
收呈交衙門公辦又數日復詢之英廉則稱忘係何人所收各等
語衙門中同辦一事豈有不知呈所從來及遺忘何人收呈之理
不過邁拉遜據實覆奏而英廉金簡不免含糊隱諱耳蓋英廉金
簡在內廷年久心靈曉事明知阿哥不應收呈恐言之與阿哥有
礙故不肯明言殊屬非是英廉金簡俱著交部嚴加議處皇子派
令辦事如無過失大臣等必不能造言誣陷設有其人斷難逃朕

洞鑿亦無從逞其伎倆若行事稍有不合又豈大臣等所能瞻顧
 隱騎至六阿哥派管內務府事收呈本非其所應為恐相沿日久
 跟隨阿哥人眾或有潛行藉端需索之事究於阿哥聲名有損不
 可不防其漸並將此通諭知之○壬子明亮奏本月十六日由其
 未斯丹富瑪下歷東南因連日大雪暫停進兵二十一日派奎林
 等分路進發我兵奮勇爭先殲賊甚眾各處山僻寨落焚燒一空
 至教成見在甲索帶兵下歷將俄坡木克什一帶碉卡占據海蘭
 察等復帶兵赴西路協勦從此可迅擄勒烏圍諭軍機大臣等明
 亮等奏攻克基木斯丹富瑪山僻賊寨所辦甚好奎林等攻明出
 力均屬可嘉統俟攻得勒烏圍一併交部優敘見在阿桂等統兵
 自木思工噶克下歷計日可得噶爾丹寺明亮進至臨河自必於
 勒烏圍對面搭橋過河兩路會合夾攻勒烏圍自可剋期攻克行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五

聽捷音○甲寅諭據阿桂等奏官兵攻克下巴木通棚將勒吉
 爾博一道山梁上下碉卡掃清及乘勝占奪得式梯官寨並分兵
 攻克榮噶爾博山梁碩卡茨搶噶即噶勒赤爾等處寨落共計攻
 克大碉一百數十處木城數十座寨落二百餘處寨房一千數百
 間殺賊三四百名生擒賊十名奪獲砲四位及牛羊鳥槍等物見
 在連拳木柵用礮轟摧自可即日掃巢等語阿桂等督率將士奮
 勇進攻所至克捷甚屬可嘉所有將軍參贊及領隊大臣等統俟
 攻得勒烏圍時一併交部優敘其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兵等即著
 阿桂查明分別等第咨部議敘○丁巳諭前以促浸賊番黨助逆
 暨抗拒王師均屬罪大惡極曾屢諭將軍參贊若我軍業已乘勝
 深入賊番窮蹙難支出而乞命雖投降亦不可輕宥今阿桂明亮
 兩路官兵計日可以合力會剿迅掃勒烏圍兼可直擄噶拉依鼠

黨狐羣自必立就駢戮但為數究不免稍多朕仰體上天好生之
 心有所不忍且此輩番人勢窮食乏尚為其酋捨命固守亦頗足
 取是用網開一面施法外之仁著將軍等於進兵時豫行宣諭賊
 眾如有能畏罪出降者仍從寬免死儻或怙終不悛於掃蕩賊巢
 時玉石俱焚難以復道並將此通諭知之○以京師糧價稍增命
 撥倉米給五城平糶○明亮舒常奏本月二十三日令奎林等帶
 兵分左右兩翼攻破沿河賊碉副將圖欽保攻克茹寨縱火焚燒
 沿河各寨賊番死者甚眾麥田十餘里盡為我得至甲索碉卡三
 十餘座均經赦成逐漸攻克該處守兵不敷臣等在大營抽撥四
 百餘名前往協守不日即可蕪事報聞○戊午定滿洲卹廕人員
 發交軍營學習例○己未以早命禮部祈雨○辛酉諭前曾命倣
 朱子通鑑綱目體例纂為明紀綱目刊行已久茲披閱葉向高集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六

見論福藩田土疏所敘當日旨意之養贍地土原給四萬頃卿等
 屢奏地土難以湊處王亦俱辭今減去二萬頃云云則福王當日
 所得之田僅二萬頃今綱目載福王常洵之國條云賜莊田四萬
 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與向高言不合又所載青
 海朵顏等人名對音沿用鄒字與今所定同文韻統音字及改正
 遼金元國語解未為盡一是張廷玉等原辦綱目惟務書法謹嚴
 而未暇考覈精當尚不足以昭傳信著交軍機大臣即交方略館
 將原書改纂以次進呈候朕親閱鑒定其原書著查繳○封禁廣
 西由村隘口○阿桂豐昇額奏榮噶爾博之第八九峰下即係勒
 烏圍中隔噶爾丹寺及噶朗噶兩處形陡地險若於第三條山巖
 連拳木柵而下一到河邊則噶朗噶及噶爾丹寺不攻自破遂於
 二十九日一面督兵砍木植接拳木柵一面分兵擊賊殲斃甚多

我兵連擊木柵十七座已至山巖中間焚燒餘積礮寨十餘座復
 派伍岱等帶兵由噶爾丹寺上面分路攻噶爾丹官兵所至騰躍
 而登進至噶爾丹寺初二日復接擊木柵九座至沿河平壩痛剿
 賊眾一兩日內即可掃淨噶爾丹寺噶爾丹二處從此攻克榮噶
 爾博第八九峰順下直備勒烏圖賊巢○壬戌李瀚卒以裴宗錫
 署雲南巡撫李質穎護理安徽巡撫○以朱珪為侍講學士原任山西
 布政使○甲子諭昨因明紀綱目考覈未為精當命軍機大臣將原
 書另行改輯候朕鑒定因思綱目三編雖曾經披覽但從前進呈
 之書朕鑒閱尚不及近時之詳審若通鑑輯覽一書其中體例書
 法皆朕親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為法則此次改編綱目自當
 依照辦理又明史內於元時人地名對音譯字鄙俚尚沿舊
 時陋習如圖作為免之類既於字義無當而垂之史冊殊不雅馴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七

東華續錄 乾隆八一

得恩古各寨占住由得恩古寨迤而西北有寨落數處初九日乘
 勢攻獲五福等亦從安吉山巖迤運下攻克取大寨二座因思赤
 布寨在山巖盡處形勢甚陡今官兵既克得恩古可以抄出其後
 因於初十日前後合攻將赤布寨即行攻獲是日又將噶爾丹寺
 南面寨落三處及東西寨落並水礮一併攻得比至天明即將其
 寺焚燒以絕奔布爾那教查噶爾丹寺本金川著名地方而噶爾
 噶尤為賊人最大聚落今官兵竭三日四夜之力將噶爾噶一帶
 寨落一百十餘處戰礮三十餘座寨房二千餘間盡行奪獲噶爾
 丹寺亦不攻自潰前至勒烏圖不過數里見在趕緊擊木柵直
 至河沿即與明亮基木斯丹噶爾新營隔河相對其榮噶爾博第
 八九峰賊雖死力拒守然山上下皆可覓路進兵論阿桂等此次
 攻克噶爾丹寺噶爾噶等礮寨將軍參贊調度有方領隊大臣奮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六

四八五

明亮於隔河用槍礮截擊以斷賊人歸路今明亮等所奏情形與朕前旨恰合惟當努力妥為之至平定金川以後一切善後事宜亦需經費今諭戶部再撥庫帑五百萬兩此事辦成實屬一勞永逸雖多費亦所不靳○乙亥阿桂豐昇額奏十四日分兵兩隊派總兵成德遊擊普吉保等分路進攻潛抵丫口將石礮八座木城四座悉行攻克查遜克爾宗在榮噶爾博山陽第七峰後隨派曹順領土兵循山陽而下與豐昇額兵合力併進賊眾由牆後竄逸遂將石寨六處石礮十二座平房七處亦皆克取臣等復督兵將第三條山巖上之柵盡行架起並將伍岱等勒吉爾博之兵撤至第三條山巖換出臣海蘭察額森特之兵併力進攻至榮噶爾博之第八九峰地勢更險臣等公商若從半山擊柵踰溝而進用礮攻摧即可斜上八九峰攻搶巴占從此前抵勒烏圍可無阻礙見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在應用木植砍伐運往以備應用諭遜克爾宗一帶我兵攻取年餘尚未得手若不將此處攻克後路究未堪淨今豐昇額全行奪取實為奮勉出眾豐昇額乃巴圖魯額亦都之孫其果毅公爵即係額亦都傳襲前將軍兆惠因平定準噶爾回部曾於公爵上加封四字今豐昇額能繼其祖著於果毅字下再加繼勇二字以示優獎

六月戊寅 上駐蹕避暑山莊○辛巳明亮奏查有額爾替一山上與基木斯丹當噶相連下界平坡賊據山頂前立石城周圍木柵外乞濠溝旁有戰礮堆衛後安大石卡戰礮各一座為聚守計臣等派德赫布等由右手壓梁以防曲碩木賊人救援之路舒景安等由左手壓梁以防克爾瑪斯底葉安賊人救援之路和隆武等攻其前奎林等攻其後於十九日黎明前進和隆武領兵搶近

石城賊眾槍石如雨遊擊范宜申陣亡我兵力攻愈急奪取兩礮賊番全行殺斃至奎林所攻石卡戰礮因賊援愈多竄入礮內死拒攻至未刻令官兵據回所得地方趕建木城派兵駐守見用大礮轟摧未得礮卡侯少有殘毀即乘勢搶奪由此下擊木柵十五六座穿過平坡擣其腹心無難立破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進攻額爾替山梁搶奪石城礮座並痛殲賊眾雖未即行攻克亦足以壯官軍聲勢而破賊人之膽此次和隆武所領之眾尤為出力明亮當查明記檔俟攻得勒烏圍一併交部議敘至遊擊范宜申身冒槍石踰躍直前以致陣亡甚為可憫著查其有無子嗣另行加恩見今大功告成在邊凱旋後當照平定準部回部之例於紫光閣圖畫功臣像並繪戰圖以垂示永久番地山川險隘之處未能悉其形勢難於著筆著傳諭阿桂將節次打仗攻獲之賊寨如近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時攻得之遜克爾宗及前次攻得之谷噶喇穆喇穆色湖普康薩爾木思工噶克等及明亮一路之達爾圖至茹寨一帶凡有經將士等實在出力奮勇剿殺而得者查明各畫一圖並將帶兵大臣及勇銳將領於圖內註明附便進呈俟朕閱定○癸未 上詣廣仁嶺下萬壽亭恭迎 皇太后安輿駐蹕避暑山莊○己丑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連次攻打巴占礮寨尙未能克賊人日就窮蹙竭力自護冀緩須臾之死勢所必然亦斷不能久拒而我官兵乘勝深入埽穴擒渠無難立待又稱河西沙爾尼一帶礮寨若明亮處移往礮位自上下轟並令伍岱在赤布寨以前趕擊木柵運大礮隔河夾擊賊必不能存站此計甚善朕前此展閱阿桂進到地圖曾指沿河一帶似可進兵隨傳諭商酌辦理今阿桂於未奉朕旨以前所籌適與朕意相合自可望其有成又據明亮等奏攻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2 版反內

克額爾哲碩塞見擬於平坡之下起立木柵辦理亦好明亮所稱平坡之下似卽沙爾尼一帶若能如阿桂所籌隔河夾攻自爲得力明亮等卽妥速爲之○庚寅予故恆親王弘旺祭葬諡曰恪○壬辰諭前因巴里坤烏魯木齊等處大臣作爲額缺其所兼之銜俱令出缺另補見在伊犁將軍亦作爲額缺亦應將所兼之銜出缺另行補放伊勒圖所兼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豐訥亨補授兵部尙書員缺著豐昇額補授伊勒圖於眾外藩處行文時久經書寫領侍衛內大臣兵部尙書官銜著仍照舊書寫○壬寅移雲南永順鎮駐騰越協駐龍陵楚姚協駐永昌龍陵營駐楚雄○甲辰禁廣西商民出口貿易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壬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庚戌諭據阿桂等奏訊據脫出之劉均祥供稱係甘肅兵前往四川軍營充當德爾森保親隨在木果木後山防守賊寇前來衝突德爾森保被圍尙射賊五六名又有一賊拉伊馬尾德爾森保僅餘一矢仍將此賊射死後被賊槍傷咽喉旋即墜馬被賊砍死經伊親見等語前因德爾森保係特派駐防木果木後山之人所守山梁被賊奪去以致將軍大營潰亂情罪重大且賊人衝突之時究不知伊作何下落恐係被賊擒獲是以將伊子俱擊交刑部監禁今覽劉均祥供詞德爾森保於潰亂之際打仗陣亡屬實德爾森保如果失陷緊要地方又不奮勇打仗縱捐軀亦不足蔽辜卽將伊子一併治罪亦屬當然今伊打仗陣亡屬實其罪止於失陷地方不過停其議卹尙不至將伊子一併治罪著加恩將刑部監禁德爾森保之子卽行釋放伊等旣屬無罪之人所有應當差使著交該旗大臣照開散滿洲例一體挑取行走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功罪皆由人自取如德爾森保前此失陷地方情罪重大身死又不分明卽將伊子監禁今旣陣亡屬實不至將伊子一併治罪卽施恩寬免毫無偏倚將此交將軍阿桂通行曉諭軍營官員兵丁外並著通諭八旗知之○丁巳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見於苗則大海山梁之西探有昆包爾及章噶兩處若能直占其地可繞出勒烏圍之南以斷噶拉依往來之路所籌甚好海蘭察已統兵前往進剿自可迅望得手又據奏軍營馬匹自將軍參贊領隊大臣而下各有自備之馬約計追擒賊首賊目時可得

二百餘匹無虞臨時拮据所辦甚是明亮處昨歲即經阿桂知會自必遵照辦理舒常一路亦然至富德南路情形大略相同自應照阿桂處章程一體妥辦阿桂籌辦軍營大小諸務實為盡心今時當盛暑統眾攻堅勞足念因御製詩六韻親書筆頭賜之以示嘉獎詩曰掌握師行掄俊豪事無巨細一心操功成九仞尤應慎志洽諸軍實所裒探路欲因乘隙攻碉直可歷危境我居避暑原無暑卿效賢勞真是勞嘉予七言錫書扇凱歌三捷換征袍勉之指日親郊勞紫閣銘勳崇爵叨○戊午予金川陣亡副都統佛倫泰副都統科瑪入祀昭忠祠○己未明亮舒常奏石真噶為守護沙爾尼要口碉卡嚴密官兵每當前進少有聲息賊即槍石如雨因思向來運礮人聲喧雜賊習慣而不設備適新鑄大礮成飭令星夜運赴石真噶乘運礮聲響之際分兵前進連克碉卡遂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二

敘其打仗出力之將領弁兵等著阿桂查明咨部議敘額爾特出力尤多功罪足以相抵著賞給三等侍衛令其益加感奮以勵後效至攻奪碉卡將士踴躍倍常其中多有勇銳出眾之人著阿桂查明如係未得巴圖魯號者即奏請賞給其已得者奏明量加賞賚俾將士倍知鼓舞速成大功又閱進到地圖已經攻克者頗為不少若能將章噶速行攻獲即可截出勒烏圍以南固屬甚善或賊人守拒尚堅未免略需時日閱圖內新得之魯克塔爾地方可通勒烏圍大路若從魯克塔爾山溝而出至托古魯對面過河由布勒一帶至勒烏圍可順壓而下似屬直捷今用硃筆點出著發交阿桂令其悉心酌辦○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由石真噶分路下壓連克碉卡木城並攻獲噶西喇嘛寺將士等奮勇直進均屬可嘉而和隆武尤為超眾國家又得一出力好大臣為之喜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三

進據該處石包雖山巖賊稠聯絡亦不憂下壓之難是沙爾尼一帶賊已無險可恃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自攻額爾哲以來久未能進甚為慮念今乘運礮人聲喧雜之時派兵分路潛進奮勇直入連占大碉追殲賊眾自足令賊人喪膽且官軍連據石真噶石包其下山巖賊稠無難攻壓而得即沙爾尼一帶之賊亦俱可趁勢掃除其距勒烏圍雖隔一河而為地甚近自可即與阿桂等合力奮勦看來賊勢日益窮蹙今降番男婦各路紛紛投出賊中乏食慌亂情形大槩可知惟在各路將軍等設法上緊妥辦迅奏膚功共膺懋賞○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從舍圖枉卡繞截圍攻將昆邑兩山梁奪據並將果克多山峰戰礮攻克旋進克拉克喇嘛寺及苗則大海各碉此次官兵等繞道奮攻奪礮殲賊實屬勇銳可嘉所有將軍參贊等統俟攻克勒烏圍時一併從優議

處稠寨賊甚多又額洛木寨頭人革什甲水參喇嘛科爾頭人
雍中什爾德寨頭人丹比西拉布等三人率領戶眾來降均稱金
川地方乏食伊等口糧尙不至乏絕實出誠心納款即將該番眾
發往附近內地土司安插其尙可用者將伊眷屬遷移向內留該
番隨營勦賊諭軍機大臣等此時章噶既得已拊勒烏圍之背或
先截斷勒烏圍過噶拉依之路或自上下歷直擣勒烏圍均可計
日而待設或賊眾自揣力不能支逃回噶拉依即未能多殲賊眾
而業已墮去一穴自益見窘感看來賊眾即或聚守一隅而敗回
之賊愈多口食愈形竭蹶其勢斷難久拒但恐賊人外竄未免又
稽時日不可不多方設法廣爲攔截又據奏頭人等率領戶眾來
降其慌亂情形大槩可見自是極好機會至該頭人三名誠心納
款尙非窘急求免情較可原如果認真出力應賞以藍翎頂帶俾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四
倍加感奮報效且使番眾聞知益堅其投出之心賊勢更易於潰
散阿桂等即當妥酌而行○戊辰諭三阿哥之格格指與丹巴多
爾濟爲婚完姻在邇恐伊等念朕之孫女於一切典禮俱按公主
一體舉行亦未可定朕之孫女較之公主又隔一輩自不應按照
公主仍行主僕之禮即如扎拉豐阿所尙係 皇祖之孫女伊於
姑前如何行禮之處三阿哥之格格自應倣照而行如果能按家
禮克盡婦道朕方爲之欣悅儻必欲固執以爲朕之孫女應照公
主禮相待反與朕之施恩指婚本意不合再羅布藏多爾濟之子
旺沁班巴爾曾將五阿哥之格格指與爲婚俟完姻時亦應一體
遵行嗣後朕之孫女指婚後俱照宗室格格禮行毋違朕諭○己
巳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由石真噶下壓攻克沙爾尼溝達思
拉木一帶稠卡所辦甚好至新降頭人阿布僧格太此次招降頭

人絨布僧格並策旺寨內眾番頗屬誠心效力著明亮酌賞段匹
傳旨嘉獎以示鼓勵章京孟德用槍擊仆策旺甚屬得用又奎林
等派令圍裹木城之都司沙津岱及敖成進攻碾占時帶兵從礮
後抄截進勦賊眾之遊擊銜馬應詔守備孟洪翼均各奮勉並著
明亮確查各該員等此次勞績及平日勇幹勤勉若何奏明請旨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將直古腦榮噶爾博一帶稠寨及
冷角寺等處悉行攻克已直壓勒烏圍之上見派兵圍其兩面勢
若建瓴自可唾手而得惟據雍中爾甲木燦供稱老土婦阿倉及
僧格桑之妻得什爾章用皮船過河而去莎羅奔等隨後亦從各
路逃竄等語賊酋賊婦諒不過逃回噶拉依計官軍堵穴擒渠自
斷不能漏網惜此時未能即行擒獲耳又閱圖內甲爾日礮橋一
處在勒烏圍西南通噶拉依要路若能先將此處攻得斷賊往來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五
之路賊眾自無可逃阿桂尙未能得必須設法先行攻占則勒
烏圍之賊更難自存勦之尤易得力朕於圖內用硃筆標記發交
阿桂速爲籌辦同日明亮等奏見在已攻扎烏古山梁隨將丹扎
木寨落焚燒等語明亮若能攻得扎烏古即可與阿桂併攻勒烏
圍更爲得勢佇盼捷音○癸酉重刊金史成 御製序曰遼金元
三史人地名音譯諱舛鄙陋失實者多因命儒臣按同文韻統例
槩行更錄蓋正其字弗易其文以史者所以傳信示公不可以意
改也茲閱所進金史見其中文法乃多有未當者如稱元兵爲大
兵大軍以元臣修金史理固宜然而於大兵大軍等句下或接稱
上或稱朝廷則又皆敘金朝事略無界限分別使淺學者觀之幾
不能辨其爲何代語是乃文義不佳之故然此猶小疵非若人地
名之謬誤宜改仍其舊可也至若崔立傳贊云其志方且要求劉

謙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迷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云云直是痛加詆斥實為非體夫一代之史期於傳信若逞弄筆鋒輕貶勝國則千秋萬世之史皆不足信是則有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推之明修元史類此者應復不少然史書流傳已久難以釐正亦不得不仍其舊若我本朝修明史於當時賢奸善惡皆據事直書即各篇論贊亦皆覈實立言不輕為軒輊誠以作史乃千秋萬世之定論而非一人一時之私言予向命纂通鑑輯覽於明神宗以後仍大書明代紀年而於本朝定鼎燕京之初尙存福王年號此實大公至正可以垂示天下後世豈若元托克托等之承修金史妄毀金朝者之狃於私智小見所可同日語哉書此以揭重刊金史之首抑亦有慨於前而所以深誠於後也○是月直隸總督周元理奏見在紅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六

旗將到軍報緊要浣沱河水陡發舟莫能渡辨有皮袋水帶等物令習水者束皮袋於肩繫水帶於兩腋下外添習水者四五人於波浪中夾護而渡雖不無稍遲而涓滴不漏得旨嘉獎

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丁丑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攻克隆斯得賊寨係賊貯鉛藥之所見獲其火藥一百餘簍其槍子堆貯屋內自數寸至二尺餘深此必係賊人前歲在木果木劫取者今經官兵收得實為快意此寨一得賊人鉛藥無資自更難於守拒官兵攻勦尤當迅捷至明亮處攻奪扎烏古山梁派委之屯土兵丁及引路之降番阿布僧格太霍爾甲阿哈拉等甚為出力自應予以獎勵著明亮即傳旨將阿布僧格太霍爾甲阿哈拉三員酌賞段匹其屯土勇銳兵丁著各賞一月錢糧俾伊等益知鼓舞至於番地路徑土兵固所熟悉然用為嚮導則可若攻堅越險則

索倫吉林兵丁皆所優為即綠營中亦有可供驅策者遇攻打喇寨之事自應將滿漢兵丁與屯土各兵一體選派業已節次傳諭何以明亮此次進攻乃專選屯土兵四百名獨當一面並不派令索倫吉林及綠營精銳兵丁合力前往殊屬非是又明亮摺內稱後隊官兵進攻儻少存畏難之見則在內屯土兵丁竟無一人得脫等語是明亮未嘗不知此地之危險而令降番土兵前往嘗試儻使若輩窺破必私相抱怨謂將軍不惜伊等身命令其前驅冒險豈肯復安心出力且同係番人其為賊死守抗拒者實堪切齒必當殲戮無遺若既已投誠即與內地之人無異自當一視同仁至屯土兵眾均係效力隨征尤不應稍存歧視將軍等若專於滿漢兵丁優加體恤而於降番土練視為無足重輕不稍顧惜如此即為不公此事甚有關繫著傳諭阿桂等一體遵辦○壬午河南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七

武陟縣水災賞修房銀兩一月口糧並給籽種○甲申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官兵連夜攻勒烏圍轉經樓附近寨落搶占賊寨其地有高礮五層須逐層攻克見已至第四層礮下○丙戌以汪圻為雲南按察使 由山東 擢道運○己丑明亮奏琅谷上連扎烏古臣派兵進擊礮內賊人槍石如雨適降番阿布僧格太喊諭守卡之賊賊人奔潰遂克琅谷諭軍機大臣等明亮之兵若能從扎烏古下至河沿即與勒烏圍緊對於隔河用礮轟擊賊眾自難久支亦足為阿桂之助阿桂此時如已攻得勒烏圍自屬甚善否則帶兵速往河西北岸將沿河一帶礮寨盡行攻克即在隔河攻打勒烏圍可不虞賊人隔岸槍礮阻攔即扎烏古賊眾亦難占據並可引明亮之兵下至河岸合力進攻實為兩便阿桂等當即妥速為之至明亮攻打琅谷賊眾時降番阿布僧格太喊諭守礮卡之賊

甚爲出力著明亮卽傳旨賞給段二匹以示獎勵○辛卯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諭滇省辦理逃兵王天惠一案將應行立即正法之犯援照自首舊例枷責發落錯謬已極然圖思德之咎止於革任註冊至審辦此案係署臬司王太岳專責乃竟妄爲援引舛謬若此其罪難以輕追王太岳人本平常且由翰林簡用道員復游擢至藩臬從未見其實心妥辦一事在任一味模稜今於此等逃兵猶欲寬縱取巧沽名實屬有負任使王太岳著革任發往軍臺效力贖罪以爲大員旅進旅退者戒○壬辰以朱椿爲雲南布政使由廣西按察使調○癸巳調廣德爲廣西按察使以蔣允焄爲福建按察使由汀漳龍道調○甲午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連夜分攻各碉寨沿河接擊木柵已與勒烏圍東西平對如此兩面合圍賊眾斷難支禦諒可立時攻克乃賊人猶復悉眾死守固屬護巢力拒亦由其罪孽深重必待盡殲而後已至既得勒烏圍則轉經樓之賊自難存住卽甲爾日礮橋亦當自潰其科布曲賊寨據脫出番人供稱莎羅奔弟兄三人見俱在彼自卽應乘勝攻克悉行擒獲從此進攻更不慮後路有賊滋擾至於索諾木見住甲雜阿桂進攻時自當分兵兩路一由雍中喇嘛寺攻打噶拉依擣其巢穴一派兵徑赴甲雜官寨擒其逆酋方爲妥協○己亥諭據定西將軍阿桂等馳奏紅旗報捷於八月十六日已攻得勒烏圍賊巢此實仰賴 上天眷佑成功迅速而將軍參贊寶心宣力調度得宜將領弁兵各奮勇集事均屬可嘉所有將軍阿桂副將軍豐昇額參贊大臣海蘭察額森特及在事將弁等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出力之滿漢官兵屯土兵練俱各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又諭將軍阿桂等奏報攻克勒烏圍賊巢紅旗於八月十六日

自軍營馳發今於八月二十四日丑時遞到木蘭行在計沿途僅行七日實爲迅速所有辦理臺站驛遞文武官員均屬可嘉著該部查明同兵部捷報章京一併議敘各站差弁兵夫並著該部查明照例議賞其馳送紅旗到行在之各站員等同捷報章京等著行在兵部查明先行賞給段匹兵部員外郎額爾克圖自辦理軍務以來承辦捷報頗屬勤勉見係該員齎遞紅旗著賞戴花翎並交該部遇有郎中缺出卽行升補○諭軍機大臣等官兵攻克勒烏圍已降旨將將軍等從優議敘並遣阿彌達齋紅寶石帽頂至軍營賞給阿桂以示優眷俾益奮迅集勦此次攻取勒烏圍官軍聲勢益盛扎烏古山梁等處僅一河之隔賊人隔岸望見其勢自難復支理應不攻而潰計明亮聞阿桂捷音自應統兵直進迅掃賊人寨落以期兩軍會合何以未見明亮奏到或其所發之摺不東華續錄 九 乾隆八十二

翎劉秉恬務宜益加奮勉以副朕格外加恩至意○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通籌直搗噶拉依賊巢一摺該處進兵路徑阿桂履探已久自係成竹在胸實有把握方如此籌辦且自十七晚官兵已陸續起程至空色爾而海爾察同各領隊見俱奮迅進攻可望得手自應聽其照所擬妥速勦辦阿桂見既併力直搗賊巢自不能復有多兵派幫明亮且阿桂如即能攻得噶拉依則其餘各處礮卡賊眾斷難再拒必皆自行潰解况阿桂節次所籌俱有成效今大功已屆垂成更惟阿桂是恃一切悉聽其調度第阿桂等統兵進攻以後恐扎烏古等處賊人潛至勒烏圍境我兵後路其事甚有關繫阿桂見派額森特在轉經樓前科布曲山穀之下駐紮攻打以牽賊勢額森特雖向未能上馬遠涉而防守是其所長著阿桂即札知該參贊令其在勒烏圍一帶小心看守勿使隔岸之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賊得乘隙過河滋擾或至稍有疏虞○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奏調兵由碾占下壓並與西路約期會勦自應如此辦理因展閱阿桂處前此進到地圖內有碾占之名就其形勢而論若果能從彼下壓則扎烏古阿爾古一帶賊人皆擄截在內自可不攻而潰况與阿桂訂期進攻彼此為犄角之勢更可互相照應著傳諭明亮總須相度機宜妥速辦理若已攻至沿河而阿桂一路之兵亦已繞出又可夾攻科布曲賊礮以期必克明亮仍當統兵前赴甲雜擒捕逆渠務須必獲明亮之立功即在於此當努力妥為之○癸丑 上駐蹕避暑山莊○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等奏船商陳萬勝帶投暹羅國鄭昭文稟一件稱平定打馬部落人眾投歸內有滇省兵趙成章等十九名附商船送回並情願合擊緬匪乞賞礮礮位等因一摺該督等以訊據各兵係上年八月

內緬匪攻破打馬隨奔至暹羅等語與鄭昭來文云因青羅為其所平打馬部落率眾來降之語其情詞不無粉飾但見將內地兵丁搭船送回尙小心恭順其所請礮礮等項李侍堯以礮位不便准給其礮礮鐵鍋等物查照上年請買數目准行之處所奏甚是自應如此辦理至所云緬匪於鄰疆諸國多遭殘害自必志切同仇果能糾約合舉直抵阿瓦擒其渠魁上為天朝立功下為爾主雪恥大皇帝鑒爾忠貞必有非常曠典等語立言殊不得體中國當此全盛之時如果欲征勦緬甸何必借助於海外小邦况撫馭外夷亦自有道若藉其力翦滅叛蠻彼必恃功而驕久且效尤滋甚更難駕馭此乃一定之理李侍堯等蓋未見及此也見令軍機大臣代擬檄發去再閱奏摺內稱賞礮礮位並稱礮位礙難准行之語及閱鈔錄鄭昭原稟係乞礮礮位所云礮位似即內地之礮子而非礮位是否鈔稟舛謬抑係敘摺偶誤並著查明具奏見在所擬檄稟即照統仔立言並著李侍堯查對原文再行繕寫發往諭以本閣部堂接閱來稟並開列名單送回滇省兵丁十九名具見小心恭順所請礮礮位前經駁飭今除統仔一項關係軍器定例不准出洋未便給發外其需用礮礮鐵鍋准照上年請買之數聽爾買回以示獎勵至所稱若以緬匪兇頑罪在不赦欲加天討昭願率兵合擊但昭統攝初安軍需缺乏乞恩錫礮礮位並懇據實呈奏等語所言已悉但天朝統馭寰宇中外一家國富兵強勢當全盛前此平定準噶爾回部西北拓地二萬餘里今因兩金川狼狽為奸負恩抗拒官兵征勦見已擄其巢穴大功指日告成獻俘行賞西南諸番部亦可承慶安全德威所布遐邇莫不震懾至緬匪頑蠢負隅甘棄生成之外實為覆載所不容

亦屬貫盈所自取邇來因申討金川遂將滇兵暫撤今策勳在邇或閱一二年稍息士卒之力再行厚集兵力將緬匪一舉蕩平此時自難豫定若果欲掃除緬匪則以百戰百勝之王師奮勇直前所向無敵視攻搆阿瓦不啻摧枯拉朽何藉爾海外彈丸聚兵合擊或爾欲報故主之仇糾約青羅紅沙諸鄰境悉力陳兵盡除花肚亦聽爾自爲之設或爾志得伸據實稟報本開部堂覆覈無異自當代爲奏聞大皇帝爲天下共主亦必鑒爾忠誠予之嘉獎至於中國之欲平緬匪與否聖主自有權衡固非我守土之臣所敢料亦非爾之所當請問也將此詳悉檄諭卽由六百里傳諭李侍堯知之○丙辰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官兵攻得勒烏圍移營高處河水陡漲數丈若漲在數日以前則沿灘木柵必致被衝等語實仰賴 上蒼嘉佑惟當額手敬謝卽此 天心助順可徵成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十三

功之速○丁巳 上恭送 皇太后回鑾○辛酉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壬戌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前擬從達思里噶拉字進兵今因陰雨阻滯達思里一帶賊俱增修砌卡恐未免多煩兵力復躡探得什爾德山梁之南過溝爲達烏達圍再上爲安布魯木順梁而下卽至聶烏過勒烏溝而上正對則喇噶克了口一經攻占卽已截科布曲賊人之後而噶拉依更爲震動論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覓路繞截進攻情形所籌甚好且據稱初四午後天氣漸晴擬於今日發兵務期迅速占據等語今節令已當九月向後自應晴爽阿桂等繞道進攻必能有益佇聽捷音再阿桂昨會與明亮相約令其俟河東進攻達思里時卽從碾占下壓今阿桂擬從達烏達圍一帶進攻又在達思之北似不與碾占相對或阿桂處另行通知明亮相訂會辦亦未可定軍營之事移步

換形難以遷爲揣度阿桂長於謀計於籌畫軍務機宜尤所諳悉明亮等惟當聽其妥酌行之○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奏碾占巴扎木兩路賊人拒守甚嚴未能卽進擬親赴西路與阿桂併力以圖又據舒常奏奉諭旨令赴絨布寨更替富德見由沙爾尼起程前往等因均屬大謬看來明亮竟係因北路見無可進之機而阿桂一路自攻得勒烏圍以來統兵前進聲勢甚盛遂欲捨此就彼甚屬非是各路分派將軍參贊責有專司自應各就本路調度熟籌以期集事卽彼此有應關照之處亦不過聲息時通訂期夾擊互相犄角斷無舍己從人之理况西路有阿桂爲將軍又有豐昇額爲副將軍尙何藉明亮之相助卽欲添阿桂兵力亦止須令奎林和隆武統領前往明亮何得輕率親行且三將軍俱聚於西路而北路竟無一總統之人亦無此理明亮既欲親行又不留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一 十三

舒常在營駐守實爲非策至所稱阿桂寄來摺彙西路可供打仗者止一萬二千人僅敷什爾德一帶進攻欲令帶兵數千爲續添力量合勢堵巢等語若其事果出阿桂之意則阿桂亦有不合因檢閱阿桂原摺據稱西路兵雖共三萬二千因自梭洛格古一帶道路綿長近於後路營卡內極力抽兵止得一萬二千僅敷什爾德一帶分路進攻及爲接續之用等語此就見在抽兵情形而言並非議令相助又據稱明亮前至軍營面商告以俟官兵繞進得手之後或河西另有機會再行籌辦過河幫助否則俟西路攻進噶拉依時明亮帶兵數千前來爲添力合勢擄巢之舉等語此乃指攻圍噶拉依將得之時而言其時明亮或果由碾占一路乘機攻得方令前往並非令其捨河西一帶不顧徑往相幫蓋明亮誤看阿桂摺彙並將上下文意錯綜誤會遂至於此因復細閱明亮

之摺據稱屆時統兵親往似此時尙未起身果爾則北路兵尙不
至於遞換但恐舒常既行明亮又冒昧即往賊人窺見此路無人
潛從扎烏古而下將沙爾尼茹寨等處復行占去則於全局大有
關繫甚爲可慮總之此事明亮舒常所辦大覺謬戾非尋常錯誤
可比著傳旨嚴行申飭明亮此時斷不可輕離北路如或阿桂果
有必須助勦之處卽令奎林和隆武帶兵數千前往亦無不可明
亮若能卽將河西一帶及早攻奪下至沿河方可與阿桂關照會
勦否則將河西一帶加意嚴緊守禦勿爲賊人窺伺滋擾聞進到
之圖所有扎烏古山梁未克賊竊尙在勒烏圖東北明亮並未將
沿河一帶料理肅清斷其過河至勒烏圖之路萬一賊人由彼偷
越於勒烏圖甚有關礙不可不極力嚴防阿桂會派令額森特在
勒烏圖轉經樓甲爾日碌橋一帶駐守此皆防西來之賊非防北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十四

里一帶進攻繼聞賊人知覺豫防卽改由達烏達圍經安布魯木
而進程雖稍遠而攻其無備自易得手若如明亮之畏難輒止何
由所向克捷耶又聞明亮圖內官兵所設營卡太多上下列布三
層似覺無謂今既將達布依一帶營盤拆毀前移何不將石真噶
一帶及達思拉木方營向北一帶小營盤移撤又可抽添無數兵
力明亮何不計及於此嗣後務宜諸事留心爲安舒常較明亮稍
有心計是以前此派令往吉地駐辦堵截逆酋之事旋經明亮奏
其於北路軍務番情熟習仍欲得其相助是以卽令復回北路而
令桂林往代至於襲擊正地一事原令舒常同阿桂酌量辦妥卽
回北路嗣因阿桂奏請令舒常往緘布換富德至吉地堵截雖允
所請隨據舒常奏已於八月二十八日自吉地起程徑赴明亮軍
營朕尙以其徑去爲是是以諭令仍在北路無庸前往緘布更換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十五

來過河之賊此處大有關繫仍當諭令實力留心處處照料不可
稍有疏忽明亮後路未清之時阿桂切不可將額森特調令他往
致滋貽誤阿桂並傳諭額森特知之至沙爾尼茹寨一帶爲軍糧
軍火臺站所經不可無妥幹大員坐辦富勒渾昨奏往底木達經
理糧臺原爲功噶爾拉當噶爾拉一路進兵因思該處進兵不過
牽綴無庸富勒渾往彼相助就見在情形而論河西所關尤重富
勒渾自當在此一帶留心妥辦或仍在梭洛柏古或酌籌與明亮
軍營相近最要之處駐守至功噶爾拉當噶爾拉進與不進無關
大要阿桂攻得噶拉依時如欲添兵或調長青處兵一千名令其
帶往幫攻甲雜蓋噶拉依一經攻得則功噶爾拉當噶爾拉皆成
內地長青自可徑行無阻著阿桂妥酌行之至於河西碾占一路
雖賊人堅拒難進自應別探可進之途卽如阿桂處初擬由達思

而以吉地堵截之事交桂林辦理朕於七八千里外籌度機宜止
能如此軍營之事移步換形或接奉後旨與前旨情形不符果能
揣度事勢擇其妥是者奏聞而行朕非惟不責其故違並且獎其
曉事舒常尙不知而拘泥若此耶舒常奏已於初十日起身若
至正地料理襲擊之事稍就卽接奉前旨仍回北路自屬最要若
已馳赴緘布而富德又自緘布前往吉地彼此甫經更調又止宜
各就見駐之處作爲定局實力妥辦不可因有此旨復行僕僕道
途徒勞跋涉舒常富德均當妥酌而行○丁卯 上奉 皇太后
回京師○戊辰諭明亮在軍營不甚奮勉成功後如何用伊之處
另降諭旨所有廣州將軍員缺著永璋補授○阿桂豐昇額海蘭
察額森特奏達思里噶拉宇一帶因賊眾固守改道從達烏達圍
繞進奮攻海蘭察所帶之兵分爲七起豐昇額額森特處亦分三

路值風雨交作涉險衝泥克取當噶克底綽爾丹包木里各喇卡
並將原擬進攻之達思里噶拉宇莫魯古各處喇卡寨落悉行攻
克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原欲攻達思里等寨因賊人知覺豫防
須改從達烏達圍繞進今於繞進之時不但將改道擬攻之當噶
克底一路盡心攻克並將原擬進攻之達思里噶拉宇莫魯古一
帶盡皆搶占將軍參贊調度有方在事之將領弁兵等皆冒雨衝
泥攀崖越險所向克捷甚屬可嘉所有阿桂豐昇額海爾察額森
特及奮勇之領隊大臣等分別賞給荷包以示獎勵仍俟攻克
噶拉依時一併交部優敘俾膺渥典至阿桂統兵攻勦噶拉依爲
搆其腹心之計深得窺要見在督兵進攻自斷不容復行抽撥往
助明亮是以前諭阿桂令調長青所統之兵但昔嶺一帶亦須有
人牽綴卽長青之兵似亦不宜調動著阿桂妥酌行之至勒烏圍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及甲爾日碌橋一帶甚爲緊要宜防扎烏古等處之賊過河滋擾
所繫匪細前據阿桂奏派額森特在彼駐守頗爲可恃閱此次奏
摺額森特業已帶兵進勦則勒烏圍一帶見派何人代彼在該處
專防後路過河之賊其責甚重阿桂宜選派勇幹之人駐辦仍將
派委緣由卽行奏聞○阿桂奏接奉諭旨令臣凱旋時帶綽斯甲
布布拉克底沃克什明正瓦寺五土司來京查瓦寺土司故後伊
應襲之子年幼尙未襲封布拉克底土司阿多本係賊足令人背
負而行自不能遠赴京師至番人有生身熟身之分與蒙古無異
未經出痘者心多畏懼請令明正沃克什等先來此後有願輸忱
瞻觀者再行辦理報聞○壬申諭今歲係閏十月天氣漸就近寒
所有五城煮賑著於十月十五日爲始○甲戌命再撥部庫三百
萬兩豫備四川軍營善後事宜

冬十月乙亥朔諭高晉奏江安糧道員缺緊要請以新升廣東惠
潮道陶易留江改補俾得熟諳之員接辦期於漕務有裨等語陶
易著照所請調補江安糧道高晉奏留陶易與前日三寶奏留舒
希忠相似而實不同朕惟準至理以爲權衡故准駁亦因之而異
陶易在江年久舒希忠在浙年久雖相彷彿而一由知府升道一
由同知升府其遷轉亦不甚懸殊但陶易歷任淮安江甯於各衛
情形諳悉高晉欲留其接辦江安糧道以資駕輕就熟之益乃爲
漕務擇人起見而陶易所得之廣東惠潮道亦係監司要缺該員
自無所揀擇於其開事屬可行是以允准若舒希忠雖由知縣至
同知皆在浙江於該省民情亦自熟習但三寶留彼並非有必需
該員辦理之事徒以其升任廣西柳州府欲爲留浙改用柳州府
邊省惡缺人皆憚於遠涉舒希忠自不願前往三寶此奏乃爲人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擇缺起見恐此端一開凡籤升遠省者皆得藉上司奏留以遂其
趨避之計此風斷不可長是以不但准並加之飭諭朕辦理庶
務一秉至公可否惟視其人之自取實無絲毫成見於其間各督
撫如欲奏辦此等事件具摺時先當自問其爲公爲私卽可豫揣
其應准應駁若各屬員妄懷僥倖之心上司略存邀譽之見非惟
無益而適以自害不可不慎也官員推升他省不許督撫奏留前
會降旨飭禁恐行之日久人漸相忘而任封疆年淺者或並未知
此例若遂加懲治未免不戒視成是以三寶前奏僅予傳旨申飭
著再將此明白曉諭各督撫嗣後不得以不應奏留之人率行瀆
請如違定行交部議處必不輕宥○丙子調富察善爲盛京工部
侍郎由倉場○調喀爾崇義爲盛京戶部侍郎穆精阿爲盛京刑
部侍郎由刑部○丁丑以汪永錫爲內閣學士由詹事府○庚辰阿桂

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攻克達思里山巖第二三礮並攻開礮
 下寨落五處所克礮寨悉行燒毀此時達思里山巖上下礮寨已
 清若下至溝邊將雅瑪朋寨落及科思果木往來路徑竟行占住
 又可添一進取之路臣等見在督兵即於所燒各寨落處擊柵而
 下相機攻搶○乙酉申諭直省督撫仲冬奏報實在民數○孫廷
 槐以不職降調以陸燿為山東按察使由運河○己丑賜王懋賞
 等四十八人武進士及策出身有差○諭畿南一帶雨水稍多成
 災之保定等四十七州縣應照例撫恤賑濟被災較重之霸州等
 六州縣先於九十兩月摘出賑給加恩將應得大賑即於閏十月
 開放○庚寅諭嗣後巡察盛京黑龍江吉林三處及歸化城游牧
 二處人員總歸都察院奏派並定五年巡察一次著為令○壬辰
 上至靜安莊視 令懿皇貴妃金棺奉移勝水峪○丙申諭前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六
 據刑部奏鎮遠府知府蘇橋揭告該省督撫藩臬等串通一氣袒
 庇劣員席纘一案彼時即疑蘇橋必係聞上司有將伊參奏之信
 故為先發制人計圖反噬因違例由驛速遞但事關通省大員不
 可不徹底根究因派侍郎袁守何阿揚阿前往查辦嗣據署督圖
 思德參奏蘇橋浮收稅銀勒索船戶客民及得受本地鄉紳餽送
 婪贓纍纍均有證據且稱委員於八月十五日抵鎮遠查訪蘇橋
 款蹟蘇橋即於八月十九日用六百里馬遞通揭部科等語果不
 出朕所料蘇橋卑鄙狡詐目無法紀實出情理之外即降旨將蘇
 橋革職交袁守何等嚴審定議具奏至蘇橋在鎮遠府如此劣蹟
 昭著韋謙恆近在同省何竟漫無覺察直待署督入境風聞訪明
 列款參劾則韋謙恆平日所司何事乃僅以會銜附摺了事此後
 並未提及蘇橋一字實不解其何意因傳旨飭令明白回奏今草

謙恆回奏之摺尚未奏到乃因蘇橋揭稱席纘任內盡役詐贓逼
 命及將屯軍酷刑杖斃二案有與伊牽涉之處曉曉剖辨而於蘇
 橋貪鄙之事仍不置一辭竟視蘇橋貪贓款案若與伊無涉者然
 其罪實無可追伊摺內自稱素性愚直不知其竟係優柔取巧此
 等伎倆豈能在朕前嘗試韋謙恆係朕特加擢用之人乃辦事乖
 謬若此殊屬負恩溺職不但不可護理巡撫並不可復為藩司韋
 謙恆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其貴州巡撫員缺著裴宗錫調
 補雲南巡撫印務著圖思德暫行兼署安徽巡撫員缺著李質穎
 補授安徽布政使員缺著王顯緒補授安徽按察使員缺著農起
 調補山西按察使員缺著李承鄴補授貴州布政使員缺著鄭大
 進補授湖南按察使員缺著永慶補授其所有硃批韋謙恆原摺
 並著發鈔與眾閱看其摺內所辦二案亦著袁守何等一併審明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九
 具奏裴宗錫未到任之先貴州巡撫著袁守何署理永慶由巴里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攻克達噶木山包賊礮見在設
 法分攻雅瑪朋礮寨以便進攻科布曲所辦甚好達噶木為賊緊
 要咽喉今官兵既已占據從此進攻自更得力又奏小金川頭人
 末利阿什咱同妻舅阿噶爾甲投至軍營請暫緩辦以供軍營體
 訪之用所見亦是末利阿什咱係小金川頭人黨助逆酋帶兵抗
 拒與既降復叛之阿噶爾甲情罪均無可追今阿桂既欲暫留在
 軍營世用或可稍資其力亦未可定設其人果欲立功自贖實有
 可藉以誘惑賊眾之機即酌量賞給頂帶使眾番豔羨亦無不可
 統俟大功告成之後將該賊目解京另行辦理再西路之兵因阿
 桂屢戰克捷遇敵皆踴躍直前而北路之兵因明亮經久未能寸
 進眾心不免稍阻自當設法鼓舞使人知勵勇效用方為有益明

亮舒常各宜努力自奮

閏十月丁未賞旗兵閏月甲米著為令○乙卯簡派宗室族長○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朕昨檢閱各省呈繳應毀書籍內有僧澹歸所著徧行堂集係韶州府知府高綱為之製序兼為募貲刊行因查澹歸名金堡明末進士曾任知縣復為桂王朱由榔給事中當時稱為五虎之一後乃託迹緇流藉以苟活其人本不足齒而所著詩文中多悖謬字句自應銷毀高綱身為漢軍且係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見此等悖逆之書恬不為怪匿不舉首轉為製序募刻其心實不可問使其人尚在必當立寘重典因令查閱其家收存各種書籍今於高綱之子高秉家查有陳建所著皇明寶紀一書語多悖謬其書板自必尚在粵東著傳諭李侍堯等即速查明此書板片及所有刊印之本一併奏繳又查出喜逢春傳奇一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三

本亦有不法字句係江甯清笑生所撰曲本既經刊布外間必有流傳該督撫等從前未經辦及想因曲本蒐輯不到耳一併傳諭高晉薩載於江甯蘇州兩處查明所有刷印紙本及板片彙行呈繳高綱為澹歸作序朕於無意中閱及可見天理難容自然敗露其子高秉收藏應毀之書即或前此未經寓目近年來查辦遺書屢經降旨宣諭凡繳出者槩不究其已往今高秉仍然匿不呈繳自有應得之罪已交刑部審辦此專因高綱為八旗大臣子孫其家藏有應毀之書不可不示懲儆至陳建在天啓間即清笑生似亦明末時人其兩家即有子孫均可不必深究設或民間尚有藏者但經獻出均可免罪將此由四百里一併諭令知之○壬戌諭本日御史王寬奏請將各省秋審經九卿改輕改重之案酌定處分一摺所奏甚屬非是朕辨庶獄一秉大公至正即有更改惟在

準情酌理務得其平從不存絲毫成見至每年辦理各省秋審俱

經細閱數次其中稍有一綫可原者臨時即不予句或各督撫有問擬失當經九卿改正者朕量其改駁案件少者傳旨申飭多者或交部察議其事亦祇可如是而止即如今年四川省改駁多至五案亦止將署臬司顧光旭嚴加譴處而署督文綬尚因其承辦軍摺特予從輕此眾所共知者乃該御史欲請將秋審改多之案明定處分此必私心揣測妄以朕為有意從嚴若果行其說其無知之督撫自皆避寬縱之名共思從重以免過勢必致失入者多於民命所關甚鉅國家設立刑章辟以止辟聞向德綏刑未聞向刑綏德王寬此奏斷不可行向來御史每遇給事中缺出時多有封奏事件希冀轉科朕用人自有權衡豈以一言為去取况身為言官藉以干進亦為諸臣恥之同日李殿圖請陸續刊刻開國方略一摺此書見在纂輯告成後自當敬謹刊行若纂辦未完豈可零星刊布然所言不過書生迂見尚不足深責是以止將原摺發還而王寬之奏為明刑大體所繫不應妄陳若此著交部議處將此通行傳諭知之○明亮舒常奏扎烏古第一條山梁經官兵占據其第二山散在隔河勒烏圍之北第三山散與勒烏圍相對下與阿爾古相接非惟礮卡層密且沿河一帶俱係懸崖賊人俱據險以待惟查兩山散中間夾有深溝有一綫可通之路必須攀崖附葛而行雖極為冒險諒向來賊人力量不過能守一面或轉可以出奇制勝隨令奎林和隆武阿爾薩朗等挑選兵丁分為三路加派可信降番在前引路密從溝內進發仍於迎面派令都爾嘉等攻取扎烏古上截山梁珠爾格德等攻取扎烏古下截山梁尚有四處礮卡派參領額爾伯克侍衛進財保分為兩路攻取臣等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三

率同前進德赫布及噶塔布等先於什扎古現谷兩處統眾努力
 攻撲賊人方當放槍滾石而奎林和隆武已由溝內直上山頂賊
 人於設想不到之地忽見此一路官兵先已慌亂所有第三條山
 駝碛卡隨到隨克而都爾嘉珠爾格德即乘勢分搶碛卡額爾伯
 克進財保亦將山半礮卡全行攻克各路合兵復分為兩路一由
 扎烏古上攻直至相近日斯滿而止一由扎烏古下壓直至相近
 阿爾古而止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等奏官兵將扎烏古山梁全
 行攻克明亮舒常如此奮勉庶覺略增顏面見在正可乘勝乘人
 而納木迪斯底葉安等處擱截在內並可不攻自潰此一路官兵
 聲勢日盛大有起色至逆酋索諾木常在甲雜賊寨居住其地在
 河之西與明亮軍營相近明亮等將河西一帶礮卡勦蕩肅清之
 後若能統兵徑赴甲雜攻圍賊寨將索諾木及其得力頭人擊行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三

擒縛其功亦不為小庶可與阿桂等同膺渥眷明亮等當努力為
 之○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昨因高秉家內查出皇明實紀一書內
 多悖逆字句應行銷毀其書係東莞人陳建所著已諭令該督等
 細查所有刷印之本及刻板一併奏繳是書又名皇明通紀恐刻
 板或有兩副應一併查明繳進至澹歸循行堂集語多悖謬必應
 毀棄即其餘墨蹟墨刻亦不應存著李侍堯等逐一查明繳進並
 將所有澹歸碑石亦即派誠妥大員前往推碎推撲不使復留於
 世聞又聞丹霞山寺係澹歸始闢而無識僧徒竟目為開山之祖
 謬種流傳實為未便但寺宇成造多年毋庸拆毀著李侍堯等即
 速詳悉查明將其寺作為十方常住削去澹歸開山名目官為選
 擇僧人住寺經理不許澹歸支派之人復為接續該督等務即妥
 辦覆奏所有高秉家查出澹歸詩集及各種墨刻並著鈔寄李侍

堯等閱看此外或有類此者並著一體查辦將此再行傳諭知之
 ○甲子諭阿桂等奏官兵攻搶西里山梁黃草坪擊柵占據並攻
 打科布曲山駝碛在事之將領弁兵實屬奮勉據阿桂奏見擬直上
 山梁之頂橫截賊人礮寨中間一得此處進下皆可迎刃而解阿
 桂調度得宜自可乘勢席捲迅奏膚功○丁卯明亮舒常奏扎烏
 古為河西喫緊門戶經官兵盡行占據納木迪官寨賊人於前晚
 自行焚棄相近寨落一空惟其上斯底葉安共有寨落三十餘處
 見我兵擊柵與阿爾古相接雖有水城無難攻克但西北一角未
 及肅清即向南徑趨未免後顧可虞應先於斯底葉安一路進攻
 隨令侍衛進財保參領額爾伯克等由扎烏古下壓副將全保遊
 擊常格等由現谷衝進將斯底葉安悉行占據因曲碩木寨落隱
 於西面山溝之內未經掃除惟日斯滿別起山峰賊礮林立見擬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三

日內務期克取則甲索以下聲勢尤為聯絡諭軍機大臣等明亮
 等奏連日攻克日斯滿以下山梁礮卡並納木迪官寨斯底葉安
 一帶地方均已掃蕩覽奏欣慰日內想早已得手自可酌抽基本
 斯丹當噶一帶防兵並為打仗之用又據奏稱我兵擊柵下與阿
 爾古相接雖有水城擋路亦無難以次攻克等語而投番阿旺亦
 供索諾木派人到阿爾古去把守是其地尚係賊人所注意明亮
 等當設法攻取使賊失其所恃官兵更可乘勝乘入徑攻甲雜賊
 寨擒獲逆酋用膺茂賞明亮等務須奮勉力攻○己巳諭甲申歲
 我國家既定鼎京師而明福王朱由崧為南京諸臣迎立改元首
 尾一載其後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相繼稱號者又有餘年
 當時以其事涉本朝開創之初凡所紀年號例從芟削即朱舜之
 明紀輯略亦以附三王紀年為浙江撫臣等所奏毀茲以按訪遺

集外省奏進此書閱其體例非不尊崇本朝且無犯諱字蹟徒以附紀明末三王自不宜在禁禁之列前命編纂通鑑輯覽館臣請不錄福王事實因念歷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繫乎萬世公論若前代偏私袒徇之陋習以曲筆妄為高下朕實鄙之即如福王承其遺緒江山半壁疆域可憑使能立國自強未嘗不足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乃孱弱荒淫自貶顯獲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書法絕之特命於明崇禎末附紀福王年號仍用雙行分注而提綱則書明以為別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蓋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情天理之公也至於唐王桂王遁迹閩澳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為國正與宋末曷昞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是以輯覽內未經載入今思二王究為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非偽託也且其始末雖無足道而外竄事蹟亦多有可攷與其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五

聽不知者私相傳述或致失實無稽不若為之約舉大凡俾知二王窮感情形不過如此更可以正傳聞之謬舛又其下諸臣以一族拒王師者向多以偽官目之然其別如白文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偽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橫行把持國是者亦無足齒錄若其他各為其主始終不屈以致隕首捐軀者不一而足較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彷彿雖混一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開闕有死無貳洵無愧人臣忠於所事之義迄今日久將遂泯沒朕甚憫之亦宜略為紀錄使之有傳於後設以為載筆有體則凡事涉二王者不妨直以彼字稱之用存偏正之別而其臣則竟書為某王之某官某某不必斥之為偽也明紀輯略已命有司弛其禁而通鑑輯覽校刊將竣其分四庫全書館總裁詮敘唐

桂二王本末別為附錄卷尾凡彼時仗節死義之人考訂事蹟悉與備書朕將親為裁定宣付刊行俾讀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嘗有一毫私意偏倚其聞而崇獎忠貞亦足以為世道人心之勸書成即以此諭同御製輯覽原序並冠卷端庶將來有所參考喻朕意焉○諭戶部奏軍營病故乏嗣人員請照陣亡之例准以獨子立嗣一摺已依議行矣獨子不准出繼本非定例前因太僕寺少卿魯國華條奏經部議准行但立繼一事專為承祀奉養固當案照昭穆之序亦宜順嫡婦之心所以例載嗣子不得於所後之親准其另立實準乎情理之宜也至獨子雖宗支所繫但或其人已死而其兄弟各有一子豈忍視其無後且見存者尚可生育而死者應與續延即或兄弟俱已無存而以一入承兩房宗祀亦未始非從權以合經又或死者有應襲之職不幸無嗣與其拘泥獨子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五

之例求諸遠族何如先儘親兄弟之子不問是否獨子令其繼襲之為愈乎嗣後遇有嫡婦應行立繼之事除照例案依昭穆倫次相當外應聽嫡婦擇其屬意之人並問之本房是否願繼取有合族甘結即獨子亦准出繼庶窮瘁得以母子相安而立嗣亦不致以成例阻格該部照例辦理著為令○諭據富德奏派副都統舒亮等於本月初七日夜分路統兵往攻布爾尼山梁中間崖洞官兵奮勇突前向洞內拋擲火彈賊人猝不及防各兵擁進洞口刀槍並施殺賊六七十人餘皆帶傷而竄擊獲活口四名割取首級三顆耳記五箇並於初九日夜開派舒金泰等進攻復搶得賊卡二座等語此次攻勦布爾尼崖洞富德調度有方官兵皆鼓勇克捷甚屬可嘉參贊富德侯大功告成後一併從優議敘所有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兵等俱著富德查明咨部議敘○庚午諭慶

恆前署鑲藍旗蒙古都統時未能查出參領額爾奇木等冒領滋
 生銀兩一事將郡王降為貝子朕昨閱舊檔見伊高祖岳託為國
 宣力頗立軍功且慶恆之罪尚屬因公慶恆著加恩仍賞給郡王
 以示朕軫恤宗勳至意○諭據阿桂等奏官兵搶上西里山頂擊
 柵截斷賊人攻克上下礮寨等因一摺內稱初九初十官兵連擊
 木柵十座相距山頂已近十一日已午間派兵三路向上直攻海
 蘭察福康安等繞出木城從賊背後施放槍箭自上下壓賊人手
 足無措當將木城克獲殲戮甚多十二日又擊木柵八座據守山
 梁賊人不能來往十三日築起礮臺兩座分隊進攻十四日子刻
 烏什哈達等帶兵突然衝出克大礮三座木城四座福康安等又
 分頭攻克大礮兩座木城兩座殺賊更多並搜得槍矛等物見於
 十五日復將阿穰曲山散寨落攻取一處擊柵十四座以期迅速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天

擣巢等語覽奏深為欣悅此次官兵奮勇克捷皆由將軍參贊等
 調度董率有方統俟大功告成一併交部優敘其在事出力之將
 領弁兵等著阿桂即行查明咨部分別議敘○賜原任工部尚書
 裘曰修之子行簡內閣中書准一體會試○壬申明克舒常奏日
 斯滿山頂上共十七峒其山險峻異常日斯滿南另拖山駁一條
 地名耳得谷即為上巴布里尙有中巴布里下巴布里再下即阿
 爾古沿山寨落甚多惟耳得谷最為扼要自應先行攻取當派奎
 林和隆武統兵四面圍第一處寨落賊番皆被勦戮復殲斃頭
 人錫拉木其第三處寨落望風潰散惟溝內之賊屢次衝突上山
 皆被阿爾保督兵力戰殲斃餘始潰散竊念賊人所以死據日斯
 滿而不棄者不過欲為我後路之患今其後路轉為我兵所據是
 日斯滿以至巴扎木一帶礮內賊人諒再不能支持況上巴布里

既已攻克中巴布里下巴布里無難乘勝掃除阿爾古正如破竹
 之勢迎刃而解論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攻克耳得谷即上巴布
 里一摺覽奏欣悅此次攻奪耳得谷賊寨奎林和隆武甚為奮勉
 而截殺衝突上山滋擾之賊阿爾保進財保等頗為出力著明亮
 存記統俟大功告成咨部議敘至額森特雖未親身攻勦立功而
 於隔河施礮轟礮使賊人膽落如此不分畛域方無愧為參贊益
 當努力自勉共襄大功

十一月丁丑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阿穰曲寨落三處業
 經攻得其二惟將至河沿之第三座寨牆甚厚賊人聚集死守臣
 等商酌以索隆古一帶路徑頗多官兵從此搶上必須厚集兵力
 方可分頭攻打今即使攻克第三座寨落而第二山峰等處之賊
 儻未肯即時潰散則前敵之兵均難抽撤於直上索隆古分頭搶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三

壓之計斷不能行究不如將第二山峰木城攻克則直壓至山駁
 之下勢等建瓴此處賊人俱可掃盡而自科思果木以下至卡布
 角各寨亦不攻自潰既無他顧之虞便可抽兵數千搶占前進諭
 軍機大臣等覽阿桂等奏所籌大有把握自即可望得手看來賊
 人全力專注西里一帶今阿桂等相機進攻自可乘勝克捷而噶
 拉依賊寨據投番等所供見甚空虛攻之自易為力是掃蕩噶拉
 依賊巢惟盼阿桂等一帶之迅速蕪事至河西一帶賊既不能抽
 兵相助則攻取亦不甚費手今又聞索諾木仍在甲雜而土婦阿
 倉等見在雍中喇嘛寺明亮等若攻克阿爾古即馳往甲雜勦擒
 逆酋並乘勝攻占獨松兼可杜賊眾西竄之路彼時或馳赴阿桂
 處幫同堵平噶拉依或渡河攻打雍中喇嘛寺擒獲阿倉阿青等
 則賊勢更孤明亮等即可由彼處與阿桂約會夾攻噶拉依巢穴

自更可期迅速集勦○己卯賜原任刑部侍郎贈尚書錢維城之子中銑內閣中書准一體會試○以達敏為內閣學士由大常寺少卿遷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官兵見自甲索日斯滿扎烏古下及臨河俱已攻克官軍屢次克捷勇氣倍增見在攻勦乃當迅望得手聞索諾木又在甲雜居住若明亮等果能乘勝深入直抵甲雜將逆酋擒獲則噶拉依賊巢及馬爾邦等要隘礮卡皆傳檄而定無庸復煩兵力設攻得甲雜逆酋仍復竄回巢穴又當以噶蕩噶拉依為要將兇渠逆黨盡行擒縛檻解獻俘方能蕩事明亮等至時當酌量情形如阿桂之兵已逼近噶拉依明亮等迅速過河攻打雍中喇嘛寺與阿桂兩面夾攻賊巢則勦除自更迅捷若阿桂尚未抵噶拉依而明亮等已攻克甲雜獨松又不妨先由河西往馬爾邦一帶迎進富德之兵過河同勦賊巢三路合力攻圍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天

賊更不能支延久拒尤可望剋期集事明亮總當妥酌而行又另摺奏綽斯甲布土司雍中旺爾結添人協勦踴躍從事土舍綽爾甲木燦進攻尤為出力甚屬可嘉著傳旨賞給御用大荷包一對朝衣料各一件大段各一匹雍中旺爾結小荷包四箇綽爾甲木燦小荷包三箇並諭以此等貴重服飾不獨番地難得即在內地臣工亦不能輕得大皇帝因爾弟兄誠心效順特加優賚以示鼓舞爾等惟當倍加奮勉速助成功將來隨將軍等凱旋入覲大皇帝自必另沛渥恩用昭嘉獎其土婦澤旺拉木並著賞蟒段一匹大段一匹交伊等一併祇領齋往○壬午諭朕恭閱舊滿洲檔冊

太祖 太宗初創鴻基開取輿圖甚廣即如葉赫烏喇哈達輝發那木都魯綏芬尼瑪察錫伯瓜勒察等處皆在舊滿洲檔冊之內雖在東三省所屬地方因向無繪圖竟難按地指名歷為考驗

邇來平定準噶爾回疆等處時朕特派大臣官員將所有地方俱已繪圖昭垂永久 列祖初開鴻業式廓疆圉豈可轉無繪圖著恭查滿洲檔冊詳對盛京志 實錄繕寫清單札寄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等各將省城為主其地距省城幾許見今仍係舊名或有更改並有無名山大川古人遺蹟逐一詳查三省會同共繪一圖呈覽○癸未諭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於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八人特恩賜諡仰見 聖度如天軫卹遺忠實為亙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據傳聞未暇徧為按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案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審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卒偏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迹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茹苦相從舍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難於槩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路出侵我興京我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歿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為獮薶然述其具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无

鏑鏃鋒竭忠效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慷慨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厯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開豎橫行遂致黑白溷淆忠良泯滅每為之盪腕不平福王時雖聞有追諡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為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視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伴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圖自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誣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衷一貶表鏡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瘴凡諸臣事蹟之具於明史及通鑑輯覽者宜各徵考姓名仍其故官予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三

以諡號一準 世祖時例行其令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甲申以董誥為工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乙酉諭朕以福祿係班第之子特加恩擢用侍郎派往西甯辦事伊應感激朕恩益加奮勉乃抵西甯以後諸事糊塗即青海公禮塔爾被戕一案未能審出實情惟信禮塔爾下人一面之詞顛覆了事殊不勝任福祿著革職發往伊犁充當苦差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丙戌定奉天山東沿海州縣文武員弁失察流民私行渡海例○己丑諭據阿桂等奏官兵攻打西里第二山峰地名奔布魯木乘夜督兵擊柵而進即於柵內轟塌賊礮兩座初二三等日復派副官兵赴山般盡處合力攻打海蘭察等帶兵直取奔布魯木山峰木城福康安等所帶三隊官兵分頭撲賊人抵死拒守槍石交下墮拋擲火彈百餘時方大風火勢蔓延燒及木城官兵乘勢騰踊而上

賊人頭踰奔出官兵緊追截殺斃甚多並因趕急滾崖跌死者又復不少其不敢逃出者俱斃於內福康安等復攻入各礮內放火焚燒官兵四面合圍礮內賊人亦均斃於火嗣後三隊合兵自上壓下將西里正寨及寨後山包並進下山般各礮卡隨攻隨克直至溝邊額森特等復攻撲山般盡處木城亦經克獲並得雅瑪朋寨前兩礮進圍雅瑪朋寨落相機即可搶上科布曲索隆古等處連日共攻得木城九座大寨四座石礮七座石卡數十座殺賊百餘人所得槍矛等物甚多等語覽奏深為欣悅此等皆促浸要隘賊人恃險死守將軍等多方籌畫調度合宜屢戰克捷實屬可嘉見在大功指日告成將軍等自當特膺懋賞所有先登制勝之參贊海蘭察及帶兵勇往之領隊大臣福康安均著交部議敘其隨從分隊打仗出力之滿漢屯土各兵並著將軍等查明賞給一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三

月錢糧以示鼓勵○諭四庫全書處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篇各書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刪去刊行而鈔本仍存其舊今劉跂所作則因服藥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為不經雖鈔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述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必不肯為即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假託神靈游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為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為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止可聽其另集專行不宜並登文集况青詞之尤乖典故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請鈔錄之王質雪山集內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宜付

之刑罰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並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重加釐訂分別削存用昭評騭之允至見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別集既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於是非大義在所必刪而全集或當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於提要內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曉然諸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羣言悉歸雅正副朕鑑古斥邪之意○庚寅諭順天府尹劉純煒見在交部議處例應降調府丞卜甯一亦具呈告病順天府事務不可無人辦理蔣錫榮昨歲獲罪之案固所自取今事隔年餘伊亦頗知感愧自勵且念其前管府尹時尚能認真辦事蔣錫榮著加恩補授順天府尹此係朕格外加恩棄瑕錄瑜用蔣錫榮務宜益加儆勉供職以策後效○辛卯以胡高望為內閣學士由詹事選○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自礮占進兵攻得克爾甲爾古日格德木牛兩處礮卡見擬即擊木柵就近攻打日蓋古洛相機深入所辦甚好若能乘勢壓下攻克乃當掃蕩甲難則河西一帶即可廓清且破其狡窟逆酋更無從窺逸佇聽捷音至前此額森特駐守勒烏圍於堵禦河西及科布曲一帶之賊責任甚重今額森特隨阿桂等進兵其勒烏圍惟留伍岱富興等看守富興本係病軀難以策其出力即伍岱計畫調度亦未必及額森特之優見在阿桂軍營不但海蘭察勇略超羣其餘領隊大臣侍衛內能帶兵勇往者甚多可無藉額森特一人隨同進剿著傳諭阿桂即令額森特仍回勒烏圍駐守嚴切防禦勿使河西之賊得以偷越設稍有疏虞惟額森特是問○甲午諭三法司嚴議江蘇巡撫薩載題宿遷縣民劉俊強搶良家妻女

姦占擬以絞候自屬按律辦理惟將劉俊之父劉殿臣照為從擬以杖流未為允協劉殿臣係劉俊之父伊子告知欲搶孟池之女為妻即應嚴斥禁阻乃轉同往幫搶實屬悖理自有應得之罪若於其子犯案內照為從問疑則名不正而言不順何可為訓明刑所以弼教豈有定父兄為子弟從犯之理此乃風化所繫誠獄者不宜掉以輕心海內之大億兆之眾良楛本自不齊如果父戒其子兄勉其弟使陷網者稀豈不甚善總因德教未臻上理朕方引以為歎詎可不為天下申明大義乎夫父兄之教不先已難辭不能約束之咎今劉殿臣明知其子強暴橫行反親往增勢以成其惡此即敗類之尤不可不示以懲儆而律以為從則斷不可著交刑部將父兄不能管束子弟轉同行加功者如何按本犯科條分別定罪之處即行悉心妥議具奏此案俟議定後遵照辦理並將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三

此通諭知之○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接准安南國咨覆以毗連西省地方實無土物可以互市見在照覆停止等語奸民出境貿易易致滋生事端例本宜禁况近有張德裕等在安南開礦仇殺之案逃回民人甚多尤不可不整飭邊防盤詰禁止至定期互市之說原恐安南或有仰藉中國貨物之處難以全行杜絕因令以該督之意行知該國王酌議呈報覈辦今該國王既以互市為未便則奸商更無從藉詞偷越邊境尤為肅清惟當嚴飭沿途文武員弁實力稽查毋許一人竄逸並宜令該國王一體留心如有內地商民潛赴彼國者即令其拘拏呈送該督辦理更為周妥因令軍機大臣代擬檄稟寄交該督諭以該國送星廠有內地民人張德裕等聚眾滋事一案除該國拿獲解審並有陸續投回者甚多均經本閣部堂奏明分別嚴懲內地民人原不許私越

邊境况該國王素稱恭順此輩不安本分之徒尤不便聽其在爾境滋擾業經嚴飭沿邊各員禁止民人出口第恐爾國或有仰藉中國貨物之處若禁行禁絕恐於爾國生計有礙是以本閣部堂擬令民人在近邊互市俾爾國懋遷有資於整飭之中仍寓體恤之意因行文該國王查詢該處情形酌擬呈覆近據該國王覆稱以邊地民俗樸陋無須中州重貨互市之法恐為虛設細籌良有未便等語爾國既無須內地貨物互市之法原可不行則邊境更得肅清於爾國尤為有益因即檄行照覆今已嚴飭沿邊文武員弁實力巡察稽查毋許一人出口並飭永遠遵行此次查禁之後設有匪徒潛行偷越仍至爾國逗遛者該國王即行查拏呈送本閣部堂按法處治奸民自必益懷條教爾境亦得永臻甯輯該國王其遵奉毋忽將此傳諭李侍堯知之並即照繕發往○丙申諭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軍機大臣等阿桂等派兵將舍勒固租魯相連碉寨悉行攻獲其瓦刺占以上之寨亦經攻得並殲戮多人官兵自可乘勝直前搶占科布曲山梁而豐昇額又親往勒烏圖前路相機合力攻打所辦甚好至們都斯一帶賊番搬運木石思添碉卡拒守實為可恨見據阿桂用大礮轟擊賊眾自不能存亦可無虞其阻計阿桂日內必當得手官兵若得科布曲山梁更為得勢過此惟舍齊喇嘛寺或尚有賊抗拒然官兵屢勝之後聲勢甚盛由彼下壓鳴拉依易如摧枯拉朽惟當努力妥辦迅奏膚功以膺懋賞○丁酉命再撥部庫銀三百萬兩豫備四川軍務善後事宜○壬寅諭阿桂等奏官兵連克舍勒固租魯瓦喇占雅瑪朋各碉寨並搶占科思果木官寨掃清沿河卡布角一帶寨落等因一摺內稱連日分兵剿壓共得賊人碉寨木城五十餘處殺賊二百餘人活擊賊

番四名所獲獲毬刀矛鳥槍等物甚多等語又據明亮舒常奏阿爾古一帶寨落悉行攻克等因一摺內稱派兵分路攻克卡寨痛殲賊眾賊人從河沿逃竄被官兵截殺直追至臨河或撈獲擒捉或用箭攢射賊人無一得脫共計生擒賊番八名割取首級耳記三十餘件殺死賊人二百餘名搶獲刀矛及什物等項無算等語覽奏甚為欣悅此次兩路官兵各能爭先殺賊奮勇奪碉賊人已失險要不難指日蕩平皆由將軍參贊大臣等調度有方故能動合機宜同時克捷統俟大功告成特加茂賞其阿桂一路昨已降旨查明打仗出力各項兵丁賞給一月錢糧此次明亮一路出力之滿漢屯土各兵並著照前次阿桂軍營之例一體賞給以示鼓勵○癸卯諭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公噶岱默特與貝勒鄂對俱於平定回疆以前即投至伊犁歸附且在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二

等處打仗頗覺奮勉著有軍功是以封為貝勒公爵原非恩封可比其鄂對之貝勒噶岱默特之公爵即著世襲罔替不必降等今噶岱默特病故公爵即著伊長子阿布都爾滿承襲十二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丁未諭工部尚書閻循琦老成練達宣力有年洵歷正卿正資倚任前以染患膈噎特頒內府藥餌令其加意調攝冀得速痊茲聞溘逝深為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並派散秩大臣一員帶同侍衛十員前往奠醊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查例具奏尋子祭葬諡恭定○調嵇璜為工部尚書蔡新為兵部尚書以曹秀先為禮部尚書○戊申阿桂豐昇額海爾察額森特奏查薩爾至寨落共有三處對河有阿結占寨落兩處與薩爾至隔河應接並即在官兵搶上山梁道路之旁若不掃除則剋日上攻難免旁顧臣分派官兵同時並進直抵薩

爾歪將三處碉寨占據其隔河之阿結占寨落兩處亦經福康安等同時攻克諭軍機大臣等阿桂一路官兵每次進攻俱能克獲碉卡擒殺賊人甚為欣慰即當鼓勵我軍乘勝直搶科布曲索隆古以便迅擄噶拉依賊巢至明亮一路其勢尚不如阿桂一路之奮勇直前此時賊勢日蹙不特兩路將軍應同心併力務於歲內速成大功以膺茂賞即富德亦當於此時相機進取俾在事官兵同霑恩澤以光奏凱旌庸之典○以劉秉恬為吏部侍郎○辛亥子出師金川陣亡肅州鎮總兵曹順入祀昭忠祠○甲寅諭簡親王豐訥亨前在軍營甚為奮勉承襲王爵以來諸事敬謹宣力勤勞茲聞薨逝殊深憫惻加恩著派縣德帶領散秩大臣侍衛等往奠茶酒尋于祭葬諡曰恪○以白瀛為江西按察使○丙辰調熊學鵬為廣東巡撫以吳虎炳為廣西巡撫由湖北布政使遷○丁巳以志東華續錄
信為通政使全魁為盛京禮部侍郎由通政使遷○戊午以李世傑為湖北布政使杜玉林為四川按察使由驛傳○庚申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將勒隈勒木通碉卡悉行攻克殲賊甚多將軍及將士等並皆實心出力朕深為嘉慰惟是見攻之科布曲索隆古兩處山梁即能剋期得手尚隔舍齊喇嘛寺一隘方能直擄噶拉依或官兵乘勝深入賊眾難以復支掃穴之功易如破竹自屬最善阿桂等務當仰體朕意努力速為之○甲子諭據明亮等奏由達撒谷進兵連克三道險要山梁已將沿河格爾則寨落一併攻取通計攻得賊人大寨落五十餘處木城碉卡三十餘座搶獲鐵礮及鳥槍刀矛什物甚多殺賊百餘生擒賊番二名等語覽奏欣慰官兵等鼓勇直前攻堅殺賊甚為奮勉亦由明亮舒常等調度有方故能所向克捷痛加勦洗均屬可嘉其副將軍參贊統俟大功告

成特加茂賞所有帶兵之各領隊將弁等著查明咨部議敘其派出越險攻碉之索倫吉林及綠營官兵二百四十名及隨同分隊出力之屯練土兵並著查明賞給一月口糧以示鼓勵○丙寅諭據阿桂等奏官兵攻克格隆古科布曲索隆古們都斯得木巴爾一帶山梁碉卡寨落並乘勢搶占安布魯木山峰碉卡見由索隆古進攻即期迅擄賊巢等因一摺覽奏深為欣悅此次攻克賊人大碉寨一百餘處獲礮九尊鳥槍刀矛等無算殺賊二三百名擊獲活賊二名官兵等越險直進鼓勇摧堅所獲醜類甚多且扼賊人要隘皆由將軍等調度合宜參贊及諸將領等董率銳進官兵並能奮勇出力均極可嘉而所得勞績亦較前數次更大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及在事之將領弁員等俱著交部從優議敘以示獎勵仍俟大功告成另沛酬庸渥典○己巳諭據明亮等奏東華續錄
本月十四日分派官兵攻克獨古木上下寨落乘勝搶占乃當之布吉魯達那兩道山梁等因一摺覽奏深為欣悅此次攻克山梁焚燒上下寨落八十餘處生擒番童二名殺死賊人一百餘名搶獲鐵礮一位將領等均屬奮勉而奎林和隆武尤鼓勇先登懋著勞績各官兵亦皆踴躍思效銳氣倍加皆由將軍參贊調度有方用能所向克捷甚屬可嘉明亮舒常及在事打仗出力之將領員弁等俱著交部從優議敘仍俟大功告成另沛渥恩以酬勳績○庚午諭阿桂等奏官兵由索隆古進攻所向克捷見據噶占山梁整兵直擄噶拉依等因一摺據稱於本月十三日分派將領帶兵進攻各官兵一呼直前將克爾納古車整里達爾卓克三處碉卡木城均行克取遂從山坳繞道攻開賊匪所積檁木一面留兵占據山梁一面越過山巖直取甲木爾復回攻朗阿古碉寨衝上

臣王先謙

臣周濟恭校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春正月癸酉朔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攻克獨松及卡拉爾舍斯滿一帶地方見擬直擄馬爾邦等語覽奏欣悅已於摺內批示並據富德奏已攻得馬爾邦思覺博堵等語富德自至絨布寨以來惟此次最為奮勉已交部將伊及將領員弁從優議敘明亮等統俟大功告成再加渥賞至富德奏稱行文李世傑哈清阿調兵七百名分守後路李世傑等即行給發等語富德調兵應用李世傑等照撥發兵所辦俱合機宜已用清字諭知富德並將此傳諭李世傑哈清阿知之並據富勒渾奏據報十二月十八日已將舍齊喇嘛寺攻之隨於本日晚開發兵圍攻噶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拉依等語阿桂等既得舍齊喇嘛寺應即奏報見在未據具摺必因進擄賊巢為埽穴擒渠之計刻不容緩無暇繕摺是以富勒渾奏報在前今日正值元旦連得捷音深為欣喜阿桂等已偪賊巢即可設法擒捕索諾木及逆黨等全行弋獲獻俘肅事佇望紅旗指日馳遞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甲戌諭前據邁拉遜奏拾獲匿名揭帖一紙內有開寫縣德阿哥賞給禮部郎中秦雄褒字畫食物並經相見送禮一節隨密令福隆安察訪今據奏稱擊獲曾在縣德阿哥處雇工之馬成蘇二訊供秦雄褒曾進見縣德阿哥致送畫冊鑪瓶等物縣德阿哥亦賞給綉紗字扇屬實此事甚有關繫阿哥在內廷讀書理應謹慎自持不當與外人交接况秦雄褒不過一禮部漢司員與阿哥等毫無干涉非若書房行走之翰林等可比秦雄褒何所為而必欲謁見縣德德亦何所

為而必欲認識秦雄褒乎秦雄褒係秦道然一家從前秦道然在康熙年間即有交通塞思黑之事其家風本不醇謹今秦雄褒復敢如此幸而早為發覺尚不至久滋事端此即阿哥等之福若不示以懲儆恐諸皇子皇孫無所畏懼漸失我朝家法縣德著革退王爵即令縣德承襲縣德之師傅李中簡不能教誡管束咎無可辭該員本係緣事降調復經賞給編修職銜仍令在書房行走今復不能盡職即著革職逐出書房至秦雄褒身為司員敢與縣德餽送殊屬可惡著革職即日發往伊犁不准贖罪至此事係朕特交福隆安查辦若復稍存徇隱不肯據實查出朕必重治其罪福隆安爾敢瞻顧阿哥等而轉不畏朕乎經此小懲大誡不特縣德當知感愧即皇子皇孫亦均當感激自勵若因福隆安之查奏輒心懷嫌怨斷難逃朕洞鑒必不稍為寬宥也將此通諭知之至投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八年

遞匿名揭帖之人仍著軍機大臣查審具奏○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由則朗噶克丫口上搶喇烏喇山梁於十七日將各喇嘛寺併力勦殺復攻克雍中喇嘛寺即於十八日將格爾巴夾木巴雪寨下至克角干登均經搶占見派兵分路攻噶拉依喇嘛兩三日內諒可合圍投出頭人達什阿庫魯錄供呈覽至本日晚間有投番來稱索諾木之母姑姊妹見於甲納雜爾渡河前來時另行奏聞諭阿桂等奏大兵分路攻克喇烏喇瑪爾古當噶一帶喇卡並克取得爾龍搶占舍齊喇嘛寺雍中喇嘛寺殺戮有名賊目痛殲賊番見在攻圍噶拉依賊巢等因一摺覽奏深為欣悅連日兩路將軍馳報得勝捷音賊勢已萬難支禦今阿桂又將附

近賊巢之碣卡寨落五百餘處全行掃蕩已將瑪拉依四面圍攻水陸俱斷指日即可擒渠堵穴迅集洪勳實由將軍阿桂等調度精詳機宜悉中用能所向克捷甚屬可嘉所有將軍參贊及領隊大臣各將弁等均著交部從優議敘仍俟紅旗奏捷再沛渥恩○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等奏河西賊境全已蕩平於噶拉依對河之巴布朗谷密布營卡會擒逆酋苗德亦奏占據噶爾爾谷等寨落見與西北兩路官兵會合攻圍賊巢等語覽奏均為欣慰已於摺內批示至各路番人紛紛投出其中大小頭人俱復不少此等番眾從前抗拒官兵捨死固守情罪均屬可惡直至兵臨巢穴計窮力竭始行投降非若大兵尚未架入以前陸續來投者可比但眾番皆係會與官兵打仗之人此時難以分其所犯輕重且其抗拒官兵固屬可恨而原其所以捨死堅守尚知各為其主亦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復可矜况為數過多又係投降乞命若盡予誅誅實覺心有不忍惟其中大小頭人及其眷屬自不便仍留本處應照前此平定準部時所有台吉宰桑得木齊等繫行移徙例妥為辦理但須趁官兵未撤時即為查明於八旗及吉林索倫兵凱旋之便令其分隊攜帶押至京城再行酌量分別安插伊等既係投降與黨惡要犯應行獻俘者不同途中不便加以鎖紐惟當留心照料毋致脫逃並當不動聲色勿使驚畏方為妥善但各種頭人及其眷屬為數甚眾其如何分別押帶之處即著阿桂妥為覈定一面奏聞至各處降番若移於他處編管未免人多費事伊等俱係嫻於耕作之人兩金川又有可耕之地見在凱旋後兩金川地方立汛安營添設提督總兵等官足資彈壓其應辦善後事宜內原有隨處耕屯之議莫若即用此等降番就所在墾耕安業盡力農功各有將弁

管束久之亦可消其桀驁不馴之氣而令其交糧亦省川省運餉之勞惟是編立營屯必須設立頭目當於隨營攻勦之他處土兵內擇其出力者充當既足以示獎勵又令他處之人管理更不慮其故智復萌至此等降番餓乏已久既欲令其耕種自難以枵腹從事著將軍等量為賞給籽種口糧俾口食有資自更安心盡力將軍等宜及此時早為籌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阿桂自奏報攻圍賊巢以來距今又閱三日想早應堵穴擒渠大功全歲惟望紅旗即至○戊寅諭前因御史胡翹元條奏各衙門延請幕友恐日久弊滋定以五年更換並不准延請本省之人及鄰省五百里以內者彼時覺所言似向有理是以諭令各督撫通行查明於年終彙奏造報以備稽考迄今已閱數年各該省屆期奏報並未實在查出違例延請及逾期不行更換之人可見彙奏一節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不過沿襲具文仍屬有名無實各省幕友在署幫辦事件原不當令其出外交遊結納致滋弊端惟在督撫等董飭所屬大小各員關防嚴密隨處留心自不虞其顧私誼而撓公事若徒定以隔省限以五年而不能實力防閑亦未必即為正本清源之法且如劣幕徐掌絲葉木果二案皆係浙人而一在楚省一在滇省相隔不為不遠仍不免於作奸犯科可見杜弊不係乎限地至幕友如果不便交通聲氣雖年深亦不至於請託舞文設或不能遠迹避嫌卽年淺亦難保無徇私曲法且有馴謹之幕相隨日久尙可資其伙助若因已滿年期易生手諸事未能即請而新延之人亦未必悉皆可信是防微亦不在乎限年嗣後著各該督撫實力整飭稽查如有惡幕招搖生事及劣員徇縱濫交者卽行嚴參究治若督撫袒庇屬員姑容消弭或經科道參奏或別經發覺惟該督撫

是問所有各省年終彙奏幕友之例著停止仍將此通諭知之○
 己卯諭前以明季殉節諸臣各為其主義烈可嘉爰命大學士九
 卿等集議予諡所以褒闡忠良風勵臣節也今復思建文革除之
 際其臣之仗節死事者亦具載史傳當時永樂一藩臣耳乃犯順
 稱兵陰謀篡奪諸臣以大義自矢固當不共戴天雖齊秦黃子澄
 輕率寡謀方孝孺識見迂闊未足以補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鋤強
 之心實堪共諒迨大事已去猶且募旅圖存抗詞抵斥雖殞身湛
 族百折不回洵為無慚名教者他若景清鐵鉉輩或慷慨捐軀或
 從容就義其致命縱各不同而志節凜然如在下至東湖樵夫補
 鍋匠之流姓名即隱晦不彰其心迹固可追溯也特以永樂殘刻
 性成淫刑以逞屠戮之慘極於瓜蔓牽連殆非情理朕讀史至此
 未嘗不深憤而痛嫉之雖其中葉少弛厲禁而彼時臣子徇私曲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五

諱終不獲顯示褒揚使忠臣義士之氣久弗克伸良可惻夫以
 勝國革命之時其抗我顏行者尙念其忠於所事特命表章矧建
 文諸臣不幸遭內難為國捐生成仁取義願可令其湮沒於千
 百世下耶允宜再集廷議並予易名以發幽光而昭公道其嚴實
 條具以聞○諭都統和隆武左都御史阿思哈副都統和坤著加
 恩將其一族由各該旗擡入正黃旗滿洲○阿桂豐昇額明亮海
 蘭察額森特奏賊酋索諾木弟兄及助惡頭人均在噶拉依官寨
 自必嚴密圍困始可設法俘擒臣海蘭察同福康安普爾普額爾
 特等帶兵擊卡直至河沿以截噶拉依之右烏什哈達由噶拉依
 官寨正山駁擊卡下逼近據噶拉依之上臣額森特帶兵攻克喀
 爾巴寨復將附近噶拉依寨落九處攻克焚燒直至河沿以截噶
 拉依之左鄂碩覺十寨以南山梁派舒亮帶兵同侍衛訥松額駐

紫臣明亮西岸沿河一帶已嚴密防堵臣阿桂豐昇額復派兵過
 河於拉古爾對過山駁多設卡座聯絡左手西北兩路官兵俱合
 其水路復於噶拉依官寨上游趕造浮橋並設卡座巡守至木果
 木昔嶺等處及鄂碩覺十寨均經一律掃除臣明亮河西一路及
 富德一路番人俱望風投順見在促浸全境已平惟餘噶拉依巢
 穴自歸掌握諭本日據阿桂等奏官兵已將促浸全境掃平見在
 四面攻圍噶拉依巢穴情形一摺深為欣慰並閱進到地圖賊境
 礮卡寨落均經大兵勦洗所餘惟噶拉依巢彈丸不及已得之
 地百分之一自可即日掃蕩是征勦金川之役已屬厥功又據稱
 賊酋索諾木弟兄及助惡頭人均在噶拉依官寨今經嚴密圍困
 斷難復行軼出便可設法俘擒且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
 姊妹均已來營投降更不虞索諾木等之尚懷觀望所有渠兇黨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六

惡自必即行擒縛馳遞紅旗褒績酬勳宜頒渥典將軍阿桂盡誠
 體國不憚艱勞制勝運籌克成偉績實為此事首功前曾賞戴雙
 眼花翎並於攻克勒烏圍時賞用紅寶石帽頂茲著加恩封為
 頭等誠謀英勇公並賞四團龍補褂金黃帶以昭崇獎副將軍豐
 昇額明亮抒誠勵勇協力宣勞亦堪嘉尚豐昇額本襲公爵復加
 賞繼勇名號著再賞以一等子暫令伊弟布彥達承襲俟豐昇
 額生子後仍令其子承襲布彥達承襲見係藍翎侍衛今既襲子爵
 著授為二等侍衛明亮著封為一等襄勇伯參贊大臣海蘭察每
 遇推堅奪隘無不鼓勇先登實為超眾著加恩封為一等超勇侯
 以示優異參贊大臣額森特領隊大臣奎林和隆武福康安普爾
 普均各奮勇出力茂著勤勞額森特著賞以一等男奎林本係公
 爵著加賞一等男即令伊子承襲和隆武本係子爵著晉封三等

果勇侯福康安著賞給三等男所有伊原襲伊兄福靈安之雲騎尉著福隆安次子豐紳果爾敏承襲普爾普著賞給三等男豐昇額明亮海蘭察奎林和隆武仍各賞戴雙眼孔雀翎共昭榮獎大學士于敏中自辦理軍務以來承旨書諭夙夜殫心且能鉅細無遺較眾尤為勞勩其前此過失尙可原恕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以示格外恩眷所有此次恩賞世爵世職均著世襲罔替至應予錄敘之將士並各項應予議敘議賞之官員人等及應行諸典禮均俟紅旗馳遞到日再降諭旨○阿桂等奏索諾木之母姊妹等均至大營見准其母所請遣隨來之喇嘛噶布則前往噶拉依諭令出降又西北兩路投出番眾見將其大小頭人等派弁兵看守餘除有可疑情節隨時正法外俱分別安插紳斯甲布革布什咱梭磨卓克采從噶克黨壩明正木坪布拉克底巴旺沃克什瓦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七

寺十二土司地方其各土司又分安各寨有頭人管束且各有冊檔可稽將來即有另辦之處亦無難查辦論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稱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其姑阿青並伊姊妹帶領從人喇嘛等於十二月二十日到營投降並准阿倉所請差人往諭索諾木出降因母以招其子實亦誘擒生致之機若逆酋等果皆投出自更為省力佇盼紅旗旦晚即至又另摺覆奏籌辦投出大小頭人及番眾一節所見亦是即照阿桂等所請行至捷音到後即應祇謁兩陵並告功 闕里原擬於謁 陵禮成即行郊勞再舉東巡見已擇於二月初九日啓鑾為時甚近將士凱旋未必能如期進至且番境初平其善後事宜應辦者甚多均關緊要亦須阿桂親為經理方覺妥善今定於謁 陵後即奉 皇太后聖駕巡幸山東計回鑾約在四月十五以前由寶稼營登陸經南苑新衙門至

黃新莊路亦近便阿桂等於大功告成即將善後事宜妥為料理帶領應行郊勞之將佐京兵等酌量日期起程於四月十五日以前至黃新莊以備勞還大典實屬兩便將此傳諭知之○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征勦金川將軍阿桂豐昇額明亮參贊大臣海蘭察額森特領隊大臣奎林和隆武福康安普爾普等直抵賊巢各奏功績是以經朕施恩分別賞給公侯伯子男爵寶石頂黃帶雙眼花翎惟參贊大臣富德舒常二人朕並非不施恩澤富德前曾獲咎經朕寬免遣赴軍營理宜感激朕恩奮勉效力而身至軍營駐紮絨布寨二載有餘並無寸進昨雖將庚額特穆谷馬爾邦等處攻取一因接奉飭催之旨再因將軍阿桂豐昇額明亮等已抵賊巢乘其離散之際始有捷獲豈可為功舒常乃大學士舒赫德之子經朕施恩補放參贊大臣同豐昇額駐紮宜喜一年有餘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八

並未得進而豐昇額赴凱立葉後伊統兵身駐宜喜惟知株守迨明亮至達爾圖後方始進兵而屢次將軍摺奏亦未見伊有身先立功之舉軍營鼓勵將士籌畫機宜責在將軍至參贊大臣理宜統兵奮勉前進為眾之表率海蘭察額森特獨非參贊大臣乎且彼係索倫烏拉齊尙知奮勉打仗舒常身係滿洲世受國恩而反可臨陣不前乎朕每覽軍摺奏於將軍等籌辦及參贊大臣領隊大臣領隊侍衛奮勉之處無不留心即如朕躬親歷豈有遺漏之理富德舒常未治其罪仍同眾議敘是即朕之施恩矣將此傳諭富德舒常知之○壬午諭阿桂著加恩賞用紫韁○己丑官保以老病乞休允之以阿桂為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豐昇額為戶部尚書福隆安為兵部尚書以綽克托為工部尚書○庚寅諭吏部堂官見在辦事人少瑚世泰著仍回吏部本任倉場侍郎員

缺著嘉謨補授其漕運總督員缺緊要且正當辦理漕務之時即著阿思哈馳驛前往暫署候朕另行簡放昨命阿思哈兼署吏部尚書今阿思哈見在出差其吏部事務著永貴暫行署理戶部尚書事務著英廉署理內閣滿大學士亦應有坐辦之人阿桂未到京以前並著英廉協辦大學士事務所有英廉原兼之戶部左侍郎員缺著福康安轉補其戶部右侍郎員缺著和珅補授阿思哈左都御史事務著素爾訥署理綽克托所遺刑部侍郎員缺著阿揚阿補授並著協理步軍統領衙門刑名事務邁拉遜所管事務較多不必署理禮部其禮部侍郎事務著高模兼署○庚子 皇十二子多羅貝勒永璣薨○諭嗣後王大臣等驗看月官有人缺不相當者酌議對調仍令派出之九卿科道覆看如意見相同即聯銜具奏請旨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連日盼望捷音甚切茲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九

何至不能自主即或丹巴沃爾等從中把持亦無難將梗阻之人一併擒縛率眾速出請罪今仍詭語遲延竟索諾木稟性兇頑至死不甦實堪切齒見既用礮轟擊自即可削平賊巢諒此輩釜底游魂必當同就擒獲檻解獻俘迅速集勦奏凱阿桂見奏期以十日果如所言則二月初九日啓鑾之前尚可望紅旗早至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巨晚惟盼露布馳達

二月甲辰 上御經筵○己酉調富勒渾為湖廣總督實授文綬四川總督○阿桂奏逆酋將張坤忠送出係屬要犯茲派解赴京論軍機大臣等張坤忠以內地兵丁甘心投降賊番為之助惡自應解赴行在嚴審治罪著傳諭文綬即速檄飭川省委員沿途小心管解過程行走○庚戌諭 社稷壇之有拜殿原以備致祭之日或有風雨也今年偶值風雨所司移拜位香案於殿中餘仍列於壇上是朕得獨敲棟宇而 神位牲醴並皆露設非所以昭妥侑朕心深切不安雖 社稷之制不設棟宇以承天陽是乃就壇壇而言至 神牌平日原係尊藏 神庫未嘗不在棟宇之內則祭享時偶因風雨移奉殿內又何嫌忌乎且拜殿甚寬想當締造之初未必不豫為臨時奉移計止以未嘗經之事所司遂依例陳設不知所據嗣後祭時或遇大風雨所有 神位祭品樂簾應如何移就拜殿之處著大學士九卿會同太常寺敬謹詳議具奏尋奏臨祭時如請駕前十刻或值風雨及陰雲太常寺即將祭品樂簾移設拜殿恭請 神位於殿內致祭如不及十刻仍照舊例行從之○大學士九卿等議奏遵旨酌擬明代殉難諸臣分別予諡伏考歷代易名止為飾終常制而勝國遺忠並膺茂典者實曠古所未有謹按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軫念明末甲申殉難之

臣自范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劉文炳鞏永固衛時春張慶臻賜諡有差乾隆四年 皇上允廷臣請於明臣趙諤復予旌諡茲奉旨詳議追獎臣等伏讀 欽定明史及輯覽二書詮次釐定義法精嚴蓋自萬曆以降諸臣效節始末具載二書者臣等分析考稽而以大清一統志與直省通志互覈同異至建文諸臣遺聞軼事附會不經表忠致身等錄無足徵據應一以正史為斷其中區別流品斟酌典章謹擬數條一諸臣所處時地不同素行亦不一應定為專諡通諡之法其生平大節卓然又艱貞自靖者宜特予褒崇按名定諡其平時無甚表見而慷慨致命則彙入通諡之例較著者為忠烈忠節次則為節愍烈愍一天啓崇禎間已經議卹者毋庸再給至福王時及唐桂二王雖有贈諡而偏私挂漏臧否益淆應據實綜覈更正一明臣既邀賜諡宜有所附麗表章應請於各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原籍台有司設牌入祀忠義祠其里居失傳則於授命之所附祀請敕下翰林院撰議專諡通諡文各一篇交禮部刊發直省令所在如式造木榜填書某官姓名諡字載事實於後懸祠內其後嗣願於祠墓立碑者聽其闔門遇難者應入祀節孝祠一諸生韋布甚至姓名無考如山樵市隱遂志成仁諡所不及應均入忠義祠其有妻女同殉者如前例一明臣如所修王大年李應薦張捷楊維垣輩雖臨危不屈而名歷闕黨不便濫邀諡典其因馬士英驟遷如楊文聰抗節可矜進身究可議若方岳貢邱瑜殉難見於一統志以正史律之則有遺憾而一時勳戚之臣明史謂大半以兵死者原不在盡節之數又如張鶴鳴之排熊廷弼蘇觀生之構難桂王皆債事可誅而馬吉翔蒲英表裏為奸其入籍借亡益無足道且有於甲申謁賊苟免後乃堅拒王師如傅鼎銓張家玉衛允

文吳爾璩者均屏而不錄至樓璉草詔而後自經梅殷入朝而復遇害亦不得比於完節一明史久經 欽定頒行諡法難於各傳添載請照明史格式另編一冊冠以原奉諭旨次載諸臣議疏及所擬專諡通諡清單一體成書與明史相輔而行又議駁左都御史張若淮奏請交直省督撫採訪明季殉節事蹟伏查文集說部原非一無可據然若李國楨誤國辱身而谷應泰紀事本末乃謂其激烈殉義吳紀善降賊被殺而吳偉業作傳乃稱其大罵捐軀此等亦復不少且有文獻無徵而僅據其子孫呈報之詞又將何所考覈以辨其誣信况天下之節義一也 皇上褒崇獎卹原主於扶植綱常即間有未發之幽潛亦無不正氣威伸漏泉同感所奏應無庸議諭大學士九卿等將明季並建文時殉節諸臣悉按史乘覈查擬予專諡通諡及應入忠義祠者分冊具奏甚為允協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著照所議行其進呈各冊於姓名事實摘具梗槩頗見詳備著名為勝朝殉節諸臣錄交武英殿刊刻頒行即以原頒諭旨錄冠卷首仍附載廷臣所上議疏朕特製詩篇題識簡端用以垂示久遠至大學士等議覆張若淮奏請勒限訪查一摺所駁亦甚是張若淮固為善善從長之意但見在廷臣等考覈釐次以明史及輯覽為據旁及一統志及各省通志參互考證其仗節死義者已有三千六百餘人是因世近可徵而朕加恩訪錄已迥非漢唐宋諸朝所可及不可謂不多今既各加旌典俾得共與闡揚於崇獎忠貞風勵臣節之道已無遺憾即使再加蒐採亦未必能廣至千人於此事全局有何增益而稽諸文獻無徵之餘必至真偽混淆轉不足以昭傳信且恐有司詢訪不免於胥吏輩藉端滋擾里閭更非朕軫恤遺忠之本意此事亦著照所議無庸辦理併以此旨及議

駁奏備載卷首仍將此通諭知之○諭向來養心殿太監等遇有一應零星活計輒傳喚造辦處各項匠役整理漫無稽覈殊屬非是園明園等處亦然宮殿重地豈容外人出入即有應行修整之事亦應告之總管內務府大臣等派員放匠不得任聽太監等專擅徑行昔 皇祖時曾有 諭旨飭禁載在宮史今相沿日久太監等又復漫無顧忌不可不實力整頓著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將太監傳喚匠役進內之事嚴行禁止嗣後如有必須放進修整活計之事俱令呈明該總管大臣派員查點仍將其處放進次數於年底彙摺具奏○辛亥 上啓鑿謁 東陵○以祇謁 兩陵並巡幸山東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壬子命各部堂官察覈俸滿截取知府人員並司員改補御史俱不得擅行奏留○甲寅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詣 孝賢皇后陵奠酒回鑾○阿桂豐昇額明亮奏臣等督兵將噶拉依賊巢合力攻圍其官寨外扎木什克各寨向在死力拒守臣等晝夜督攻初三日望見扎木什克寨內及各寨賊眾情形散亂臣海蘭察額森特均即帶兵直下臣富德舒常亦帶兵過河賊人出寨跪降所有各散寨均經官兵占據並將官寨東取水之處占斷是晚各至官寨墻下圍定賊人叫稱索諾木明日出降至初四日早索諾木跪捧印信帶同兄弟並伊妻及其大頭人喇嘛大小頭目二千餘人出寨乞免誅戮伏查金川賊酋窮兇極惡為西南邊外之患今悉就擒俘而助惡頭人無一倖脫除將賊酋賊目遵旨檻送京師其家屬大頭目喇嘛等陸續起解外謹將武功全威恭馳露布奏聞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正當祇謁 東陵告功回桃花寺駐蹕適阿桂等所奏紅旗遞到此實仰賴 皇祖默佑是以捷報不期而

至朕回壘至園明園即起程展謁 西陵禮成恭奉 皇太后巡幸山東告成 闕里計四月二十六日至黃新莊於二十七日舉行郊勞大典著傳諭阿桂令其約計程期在軍營起身與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福康安普爾普等同來至明亮擬授為該處將軍毋庸來京並著阿桂於富德舒常內酌留一人同明亮辦事其餘領隊大臣侍衛等應帶何人同來應留何人分帶後隊凱旋兵丁並著阿桂酌定此次平定金川實皆阿桂一人功績深堪嘉尚茲班師在邇特解親御墨狐鞍黃馬掛先行隨報賞賜○乙卯諭將軍阿桂等奏報攻克噶拉依賊巢逆酋索諾木及其弟兄莎羅奔阿爾瓦沃雜爾斯丹巴併兩土婦及助惡之大頭人丹巴沃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等悉行擒獲金川全境蕩平武功著定馳遞紅旗隨摺奏賀披覽深為欣悅前因兩金川以內地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古 土司敢作不靖暴侮鄰疆初以齟齬相尋乃番人常性不值勞師遠涉屢經該督提誠諭斂輯乃野性難馴反覆違約甚至狼狽為奸負恩反噬非復可以口舌化誨此而不懾以兵威大示懲創則懦弱之士司幾無以自存且逆番平日有搶至維州橋之謠若聽其鴟張肆橫久之必至擾及內地何以綏靖邊圉惟當掃滅叛番以圖一勞永逸否則後患滋深此朕數年來不得已而用兵之苦心也茲將軍阿桂統率將士不憚艱勞殫心謀畫我八旗勁旅奮勇爭先漢土各兵有所效法亦皆踴躍用命屢建殊勳兩金川之地隨以次蕩平逆酋兄弟及黨惡之大頭人等見皆擒獲俘獻露布馳聞大功全成從此即於其地設鎮駐兵番境甯謐各土司得以示慶安全此皆仰賴 上蒼默佑 宗社鴻庥朕喜慰之餘倍深敬畏朕見在祇謁 兩陵禮成後恭奉 皇太后巡幸山東告

成 闕里計四月二十六日回鑾至黃新莊並諭將軍等率凱旋
 兵眾如期而至即於二十七日舉行郊勞之典翌日獻俘 廟
 社並御午門受俘所有一切事宜及功成應行典禮著各衙門查
 例具奏並將武成原委宣示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劉秉
 恬奏促浸水源來自松潘口外經過從噶克黨壩而入其境水勢
 頗覺深闊攬拉之水發源於孟筆山巴朗拉等處水源不遠水勢
 亦比促浸較小兩水均係自東北而趨西南至明正司所轄之章
 谷地方匯而為一等語該二處水源大小不同而所趨方位均在
 西南據稱至章谷地方匯而為一之處是否無誤並此水見係何
 名下流究歸何處其境距川省內地不遠所有水名及水勢源委
 自無難確勘而知查一統志載甯遠府屬有若水源出西番至會
 理州西與金沙江合亦名瀘水今劉秉恬摺內所稱促浸攬拉二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十五
 水會歸之處是否即係瀘水與金沙江合流抑係別為一水著文
 綏桂林確查具奏再據劉秉恬奏稱該處臨河一帶可以開礦採
 金是以一則呼為金川一則呼為小金川等語該處雍中喇嘛寺
 見有大金頂則產金自屬不妄若果產金沙恐該處眾番及內地
 奸民前往偷採聚眾滋事自宜嚴查飭禁設金沙果多又不如官
 為勘驗試採之為愈今兩金川之地見議設鎮安營此等事宜亦
 總督提督所宜留心辦及者並著文綏桂林詳細查明妥酌具奏
 將此一併傳諭知之○丙辰諭此次平定金川大功告成自應照
 從前平定準噶爾回部之例於紫光閣圖畫功臣像掄其功績最
 著者為前五十功臣朕親製贊並錄其較次者為後五十功臣著
 大學士于敏中等擬贊紀實銘勳用昭褒寵前此以大學士忠勇
 公傅恒居首此次殫誠宣力百戰成功實惟將軍阿桂一人之力

自應列為首功其餘將佐候朕另行定次至隨朕辦理軍務之軍
 機大臣五載以來始終其事者如大學士于敏中承旨書諭倍著
 勤勞尚書公額駙福隆安夙夜在公克宣勞績大學士舒赫德於
 此事雖未全行承辦而勦捕臨清逆匪實屬可嘉並著一體畫入
 前五十功臣像以示褒賞酬庸之意○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議覆
 阿桂奏金川設立營鎮各條酌擬提督駐美諾並於噶拉依添設
 總兵勒烏圍添設副將此時正當辦理善後事宜阿桂自應籌及
 四川提督見係桂林止須令其移駐其副將一缺亦可就地簡
 僻營分酌量惟總兵一缺或於內地各鎮內擇其事簡者量為裁
 減移設噶拉依而其人則揀在軍營勞績最著明幹能事者酌量
 調補若內地鎮缺難於裁併即添設總兵一員亦無不可此事著
 阿桂會同文綏熱籌妥議具奏至新設將軍原議駐紮雅州將成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十五
 都副都統一缺議裁今思各省駐守將軍俱有副都統協同辦事
 其成都副都統自應仍留駐紮省城所有領兵二千名的量一半
 在成都同副都統駐守止須移一千名隨將軍在雅州鎮守於體
 制既合即移建兵房等事亦較為省便阿桂自必以此說為然著
 詢之阿桂令其將作何修改之處一併妥議具奏又將軍駐紮雅
 州原為番地初定新設營汛資其控馭彈壓是以令將軍節制綠
 營將軍每年自應至金川新設營分巡查一次並當巡閱成都駐
 防之兵副都統亦當每年往來巡歷一次二三年後則令將軍移
 駐成都副都統移駐雅州尤為妥協已交軍機大臣存記至期再
 行題奏請旨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以達敏為禮部右侍郎
 由內閣○調廣德為廣東按察使陳用敷為廣西按察使○丁巳
 上還宮○命嗣後八旗孀婦孤子雖有伯叔兄弟而或係兵丁

或武職不過前鋒校等官文職僅筆帖式不能兼顧者俱給養贍
○戊午 上啓鑾謁 泰陵○賞故直隸總督方觀承之子維甸
內閣中書准一體會試○命優敘隨征金川得功將士○已未諭
軍機大臣等此次平定金川會降旨照前此平定準噶爾回部之
例圖畫前後五十功臣像於紫光閣並經軍機大臣酌擬諸臣名
單進呈其不敷人數行令將軍阿桂酌量增添移改並註明事實
確覈具奏但前次圖畫功臣會將準部之薩喇爾等回部之霍集
斯伯克等數人並列此次軍營隨征之各土司頭人內頗有竭誠
效力奮勇著績者自應甄錄圖形以昭盛典著傳諭阿桂令於在
事各土司掄其功績較著者酌擬二三人列入前五十功臣並於
頭人內擇其奮勉出眾者四五人列入後五十功臣一體註明事
實略節覈實奏聞○諭據桂林奏前經將軍阿桂奏交詳查富德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七
所奏扣罰土兵鹽菜銀兩充抵賞需一案調取各站員支收底案
並管理土兵員弁扣罰檔冊逐一查對復將該員弁隔別詢問皆
與富德原奏多有不符查富德原以節省帑項為詞今覈其節省
之法一則將巴旺例不應支之項冒支一則將明正例不應扣之
項濫扣並非實有節省並訪知富德一路所有賞需過多除由省
中調取細段布匹煙茶及軍營辦買牛羊燒酒等物值銀一萬九
千餘兩復向隨營糧員取用銀一萬一千餘兩因慮及事後追賠
急欲設法彌補遂將土兵不應支扣糧銀展轉扣罰又恐私下抵
還難免物議是以奏明補交二千之外又暗繳銀一千兩假節省
之名償其過用之數則富德添用土兵似已先存借此彌補之心
等語此事實出情理之外富德為小氣其沽名市惠遇事取巧
固朕所深知且其屢次奏摺常將賞給兵丁之語附奏焉知不豫

為開銷地步軍營賞項自有節制即如阿桂一路弁兵屢立戰功
尚不見其多有賞資富德並未寸進何獨於兵丁動輒多賞即使
所賞屬實而格外濫賞又擅行違例支扣彌縫已有應得之罪若
更藉名賞用而與所賞之人暗地分肥則其罪更不可追今所取
用支扣之項俱有案冊可查已無疑義至其每次所賞何人賞用
何物計共需銀若干均無難查訪覈實富德會獲重譴復加恩棄
瑕錄用即或所至立功而有冒濫侵肥之事尚不能相抵況此次
並未著有勞績若此案查有情弊則其罪由自取更不能稍為寬
貸矣又桂林摺片奏總兵英泰向隨富德軍營辦事此案原委自
所深知即富德原奏亦有公同商議之語乃面詢該鎮但含混其
詞不肯實告而詢之管理土兵守備李瑞王朝貴堅稱扣罰俱係
隨時稟交該鎮均經該鎮諭令轉交都司陳維輝存貯並註明檔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六
冊復據陳維輝稟稱此項銀兩收發俱同明英泰今眾證確鑿該
鎮猶一味含糊希冀置身事外殊屬巧詐不堪且恐其中不無另
有別情等語英泰經手收發之處既已眾供僉同自難諉為不知
或與富德通同舞弊亦未可定均不可不徹底清查著交阿桂豐
昇額明亮會同文綬富勒渾逐一秉公查覈務得實情如有應革
職審訊者一面辦理一面奏聞看來桂林此奏未必有虛假之處
今派令阿桂等會同該督等查審自無難水落石出但朕知阿桂
素與富德不和而豐昇額之父阿里衮更與富德不和若僅交阿
桂等審辦恐無識之人妄謂阿桂藉此事洩忿而豐昇額等不免
隨聲附和轉無以服富德之心因派袁守侗前往會同查辦其有
應行提訊之人應得查覈之案阿桂等可先行提齊查辦俟袁守
侗到川省公同定案計袁守侗到四川省城時阿桂等亦可回成

都公同查訊此案尙可以不誤將軍等凱旋郊勞之期至袁守伺與富德素非交好自屬空空洞洞不肯稍存瞻徇若富德果無情弊阿桂等自無從加以深文如或情真罪當袁守伺亦不能稍為開脫其是非曲直俱難逃朕之洞鑒朕惟一秉大公從不豫設成見阿桂等皆所深悉並將面諭此事原委令袁守伺見阿桂等時傳諭更可得其中詳悉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桂林摺並著鈔寄閱看○庚申命勘丈甯夏廠地聽民墾種○壬戌上謁 泰陵○癸亥諭據張宗錫奏石阡府知府洪彬由刑部司員俸滿截取以簡缺知府用該員才質中平辦理地方公務每形竭歷難勝表率之任請給咨赴部引見可否以府佐降補恭候欽定其石阡府員缺歸部另選等語所奏甚是著交部照例辦理各部郎中員外俸滿截取知府令該堂官酌量堪勝繁簡分別出具考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語保送引見其不勝外任者即聲明留部原屬慎重甄別之意乃相沿日久各堂官率徇情取悅以繁缺保送者多而簡缺及留部者少昨經降旨申飭今張宗錫適有此奏可見各部堂官保送之不能公當矣簡缺與不勝外任相去止差一閱該堂官選司員才具平庸者送以簡缺計圖掩飾其短殊屬非是向來各部保送人員遇有貪黷敗露原舉之堂官考成甚重而簡缺選用人員或有不堪勝任者該堂官向無處分遂不免於任情濫舉嗣後各部保送簡缺知府經督撫奏其不勝方面之任者其原舉之堂官咎無可辭雖不必如濫保貪員之重亦當予以議處俾知儆惕其應如何酌定之處著該部詳議具奏備督撫因有此旨輒瞻顧原保之堂官情面遇簡缺知府之庸劣者曲為姑容不能如張宗錫此次之據實陳奏則督撫等之獲戾甚大一經查出或經科道糾參必

將該督撫重治其罪斷不能如尋常過失之得邀從寬留任也朕辦理庶務每事必求其至當如此一事諭吏部定濫保之堂官處分即防各督撫之不免看情護庇不使稍滋流弊於此可見為君之難著將此通諭知之○甲子諭文職漢大臣由鼎甲出身者向無賞戴花翎及賞黃褂之事大學士于敏中於辦理金川軍務承旨書諭倍著勤勞昨因大功告成特沛恩綸畫入紫光閣功臣像與其餘詞臣不同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賞黃褂以示優眷○諭昨日三寶題旌烏程縣女子沈二姑一本據稱沈二姑係山東壽張縣已故知縣沈濟義次女在浙江原籍因聞伊父在壽張縣殉難即寢食俱廢嗣家屬同浙得知確音投繯殞命具題請旌已批交該部議奏矣但所稱忠孝萃於一家之語殊未允當沈濟義身任地方值逆匪肆擾不能立時撲滅反露消息賊聞而起變以致失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城劫庫設使該員尙在必當重懲其罪特因其一死予以卹典已屬加恩豈可謂之忠沈二姑聞父死難即絕食投繯雖弱質捐生情殊可憫然葬祭以禮乃孝之正道若皆以死殉父則其親身後之事付之何人是以毀不滅性禮經重戒男子尙然况女生外向又豈可以輕生教孝乎若沈二姑之死照一門殉難之例旌其義則可旌其孝則不可忠孝二字關繫綱常名教者甚大非一端一節可以冒稱賢實循名未便輕於假借著將此通諭知之○命巡幸仍進閱本著為令○乙丑諭原任大學士劉統勳宣力年久每繫朕懷其子劉墉學問尙優人亦似有出息茲服闋來京著以內閣學士遇缺即補見在胡高望出差員缺即令其署理仍著在南書房行走○諭于敏中既賞戴花翎並賞黃褂伊見係大學士且與大學士舒赫德尙書公福隆安同列紫光閣功臣畫像三人翎

頂自應畫一于敏中著加恩賞戴雙眼翎○以示信為內閣學士
寺卿選○丙寅 上以翌日巡幸山東恭迎 皇太后慶與駐蹕
新衙門行宮○定外任內升人員原任內因公處分分別年限令
該堂官及原任督撫注考送部例○改雲南騰越協副將為總兵
龍陵營遊擊為副將○丁卯 上奉 皇太后啓慶巡幸山東○
己巳免直隸通州等二十八州縣未完地糧倉穀○庚午免直
隸霸州等二十一州縣未完地糧倉穀○辛未廣直隸本年學額
○減直隸軍流以下人犯罪○是月督理糧餉吏部侍郎劉秉恬
奏奉旨審定番音金川名為促浸小金川名為儂拉查乾隆十二
三年平定金川方略內已書金川小金川字樣臣民亦共知之其
知促浸儂拉二名者惟在事臣工數人若以之篡入方略不免轉
生疑議應請照舊書寫或改寫促浸儂拉於首卷總敘番地名目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三

三月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朕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山東告功
闕里並謁 岱廟祝 釐先期屢諭地方官沿途毋事點綴繁文
侈為觀美連日經過直隸水程凡有村落之處級景未免太多至
於戲臺尤屬無謂御舟恩恩一過何暇留覽而徒為此無益之糜
費乎且既有豫備村民聚觀迎迓者必多朕不得不出坐船頭聽
其瞻仰轉妨船窗觀書吟詠之功止覺其煩勞而不覺其可樂已
命軍機大臣諭知周元理量為減省直隸既已如此恐山左聞之
更為踵事增華與朕省方觀民之本懷不相左乎著傳諭楊景素
務須善體朕心若本末備辦固屬甚善設或偶有點綴亦不得過
多可減者減可停者停勿負朕諄切告誡之意○甲戌諭河東河
道總督姚立德自獲咎以來將及二載著加恩賞還頂帶○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查明富德在馬爾邦等處所獲番眾僅
止三十六人其捏稱三百四十餘名之語係富德分付書辦印宏
道令告知英泰照辦以圖熱鬧英泰即曲為承順照所言具稟等
語富德性喜造作諸多不實朕素知之乃英泰竟與之朋比為奸
實屬不堪然此一節尚其罪之小者至其妄報賞資兵丁多取銀
段等物並將土兵鹽糧銀兩冒支濫扣充抵賞需等情其中侵冒
分肥皆所不免果爾則富德與英泰之罪甚重已差袁守伺馳往
會同阿桂等查訊如查明侵冒實據即將富德英泰一面革職嚴
訊一面奏聞著傳諭阿桂等即遵照前旨據實審究迅速覆奏務
使水落石出以成信讞此一節並諭袁守伺文殺富勒渾知之又
阿桂等覆奏三路節次投出番人二萬有零分別賞給各土司等
因一摺亦止可如此辦理前因促浸番眾黨助逆酋抗拒天兵甚
為可惡曾諭軍機大臣存記俟大功告成時提奏將此等曾經抗
拒至勢窮力竭始行投出之賊番查明分發伊犁黑龍江等處安
插彼時因伊等頑梗情形實堪切齒故欲示以嚴懲今促浸巢穴
既已掃蕩逆酋逆黨悉就俘擒其事業已辦完而此等番眾分賞
各土司並分別安插其勢已散而作惡之頭人俘戮已盡更無虞
其日久滋事且分賞土司之人並經伊等養贍難以復行追回至
各土司隨征打仗傷損精壯男番頗多今所賞之人尚不足以抵
補其所損之數此等番人即照阿桂等所奏辦理無庸另行查辦
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丙子諭山東巡撫楊景素前已賞戴
花翎著加恩賞穿黃褂○丁丑免山東泰安曲阜二縣本年額賦
○戊寅諭吳紹詩前在吏部侍郎任內因老病乞休准以原品致
仕今朕巡幸山東吳紹詩恭迎道左召對時見其精神尚好且係

曾經出力之人著加恩賞給尙書銜○命外任升授京職人員督撫卽於咨文注考送部因公革職者亦如之○免山東鄒平等三十九州縣衛各項民欠○己卯 上奉 皇太后至德州登陸○增設四川成都將軍以明亮爲之○庚辰廣山東本年學額○阿桂奏查土婦扎什納木前於掃蕩噶拉依時投出伊子諾爾布湛都爾實爲該處頭人番眾歸心所有革布什咱土司應令承襲其土司印信先爲金川奪去見於噶拉依官寨內創得當於二十七日陳設印信傳集扎什納木母子並革布什咱頭人宣示諭旨令其祇領該土司母子感激涕泣各土司見之無不咨嗟悅服報聞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昨授明亮爲成都將軍節制綠營控馭番地已明降諭旨矣該處所以設將軍之意原因此次逆酋抗拒不法皆由歷來地方官釀成向來管理番地各員於土司漫無經理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五

惟附近之明正土司等數人引而親之加以禮貌其餘則皆視同膜外眾番已久懷不平且於軟弱者縱胥吏肆其魚肉而於強橫者畏如虎狼益爲番眾所輕遂至毫無忌憚歷任總督如開泰阿爾泰又皆無整理之能畏怠貽誤卽從前莎羅奔耶卡之事亦未必非彼時督撫之優柔畏事積漸而成今費五年之力十萬之師七千餘萬之帑始能將兩金川削平埽穴俾渠用申國威而肅法紀茲議於其地安營設汛移提鎮大員統兵駐守並添設將軍駐邊彈壓固足以震懾諸番但所設之將軍若不委以事權於地方文武不令其統屬考覈仍與內地之江甯浙江等處將軍無異尙屬有名無實且番地事宜仍由地方文武辦理僅稟知總督而行而將軍無從過問非但呼應不靈卽於綏靖蠶販之體制亦不相合見在文綬爲總督明亮爲將軍自不虞有所掣肘若將來接任

之員或彼此稍存意見卽不能資和衷任事之益且恐不肖員升久之故智復萌不免仍蹈前轍尙不足爲一勞永逸之計此乃善後事宜之最切要者不可不及早酌定章程俾永遠遵守自應令成都將軍兼轄文武除內地州縣營汛不涉番情者將軍無庸干與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員並聽將軍統轄凡番地大小事務俱一稟將軍一稟總督酌商安辦所有該處文武各員升遷調補及應參應訊並大計舉劾各事宜皆以將軍爲政會同總督題奏庶屬員有所顧忌不敢妄行而番地機宜亦歸畫一若日後將軍或因事權專擅作威福擾及地方干與民事者總督原可據實陳奏又或總督輕聽屬員之言於番地情形動多壘掣致誤公事者將軍亦當據實奏聞朕惟按其虛實秉公駁辦以定是非必不肯有所偏向其應如何酌定章程之處著阿桂等於回至成都時會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五

同明亮文綬桂林悉心妥議具奏至各土司內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等職其每年輪班入覲時應作何按次輪派並聽將軍覈定會同總督提督料理送京至該土司等到京後應照年班回部之例歸理藩院管理使土司頭人各遂其瞻仰之情承受恩澤倍加榮耀其土司襲職等事亦由將軍總督咨報理藩院辦理所有應行事宜並著阿桂等一併酌定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仍將酌定章程各條迅速覆奏○壬午免山東德州等十一州縣緩徵漕米清項○癸未以吳嗣爵署吏部侍郎薩載爲江南河道總督楊魁爲江蘇巡撫○給兩金川降番籽種牛具准三年後照屯練納糧○甲申召勒爾謹來京陛見以畢沅署陝甘總督富綱署陝西巡撫○以圖桑阿爲江西布政使李本爲甘肅按察使由四川驛傳道選○丙戌 上至泰安府謁 岱廟○諭朕前歲

閱視河工臨蒞天津督撫等有遠道進貢者曾降旨通諭飭禁茲因平定兩金川巡幸山東告成 闕里各省督撫呈遞貢物者甚多殊屬無謂朕鑿輅所經如本省大吏呈進方物尚非過分即各鹽政關差織造閒進紬段等項以備賞賚亦尚有因乃各省督撫竟率相遠致皮張段匹等物為誇多闕靡之舉朕非但不喜且覺其煩瀆可憎封疆大臣朕委任以地方政務惟視奉職程其殿最豈因進貢衡其短長伊等何不知善體朕意冒昧若此乎所有此次各督撫呈進之物已諭令奏事處槩行擲還仍著傳諭申飭嗣後遇朕巡幸務恪遵此諭毋得復有進獻將此通諭知之○諭彭啓豐曾任尙書學問亦優其緣事降調尙無大過後因衰病於京察時以原品休致今伊遠自蘇州前來接駕著加恩賞給尙書銜○軍機大臣議定西將軍協辦大學士尙書公阿桂等奏會商兩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壬

金川善後事宜一明正木坪等土司見令於本年冬季進京統俟各土司入覲後再照回疆例定以年班應令將軍明亮等妥為酌派以均體恤一原議將軍駐紮雅州但將軍總督兩地相懸遇緊要番情不獲立時商推並勸明雅州城地勢偏仄滿兵難於挈眷宜令將軍仍駐成都一原議提督移駐美諾查美諾仍在各土司境地東界其距夔州川北永甯均已寫遠於專轄內地緣營事宜多所未便綠營兵散布居處與滿營不同應於雅州拓城建房令提督移駐即交桂林籌辦一泰甯協副將移駐打箭爐改阜和協兵額照舊分協標左右兩營阜和營遊擊移駐化林坪改泰甯兵額亦仍原數一原議增添滿兵一千今將軍副都統同駐省城兵額止應仍舊一促浸共安兵三千名於勒烏圍設總兵一遊擊一都司二守備二駐兵一千噶拉依設副將一都司二駐兵七百噶

爾丹寺設遊擊一守備一駐兵三百茹寨設參將一守備一駐兵四百馬爾邦設遊擊一守備一駐兵三百會遠設守備一駐兵三百俄拉共安兵三千名於美諾設總兵一遊擊一都司二守備三駐兵一千底木達設都司一駐兵五百大板昭設守備一駐兵三百僧格宗設參將一守備一駐兵五百翁古爾壘設守備一駐兵三百約咱設都司一駐兵三百明正章谷原設防兵添足一百名酌派千把一員駐防至俄拉促浸地土瘠薄今授田伊始應將兵三人給地畝一分令兩人當差一人耕種建昌松潘維州等處兵願挈眷來居者官為咨送初至給鹽菜口糧俟墾種已成停止再有餘地於雜谷腦五寨屯兵內移駐並於維州保縣來營貿易番人內招墾其家眷照例給賞遷徙兵缺出即於番人內募補並一體酌給牛具籽種再番地房屋不能經久應令分建碉寨居住鹽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壬

茶布棉等項每年官為辦運定價銷售其屯種收糧等事於同知佐雜內派委分駐經理三年更換實心奮勉者奏升見在邊外各土司係松茂建昌道所屬應即令該二員赴口外經理一應設官兵每年所需鹽菜銀應照原議於江浙等省酌裁名糧以符其數俟番民樂業後再行酌減均如所奏諭軍機大臣覈覆阿桂等議奏兩金川善後事宜摺內所有番境應設綠營兵六千五百名歲需屯壘鹽菜銀七八萬兩請於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山東河南山西等腹內省分酌減名糧抵補一款尙未妥協朕平定兩金川不惜七千餘萬帑金原為綏靖邊圉一勞永逸之計何靳此七八萬鹽菜之需况江浙等省營分雖居腹地亦有差操防汛之事若酌減名糧於各該省兵丁生計殊屬有礙自可無庸裁減所有川省歲需屯兵鹽菜之費著該督文綬即於正項內動支至番地

初定新設營汛全資將軍控馭彈壓自應令將軍每年至兩金川新設營分巡查兩次副都統亦當每年巡查一次將所有滿兵輪派隨往庶駐防兵丁常得演習勤勞即綠營官兵亦知所觀法餘依議○丁亥 上登泰山○戊子賜山東及各省召試諸生黃道熈等三人舉人舉人賈汝翼等二人內閣中書○辛卯諭戶部尚書王際華才品端謹學問優長久直內廷簡任部務懋著勤勞邇年承辦四庫全書及舊要事尤為殫心經理且年甫六旬正資倚畀今聞其因痰湧暴厥醫治無及遂爾溘逝深為悼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並派散秩大臣一員待衛十員前往奠醊其各任內革職革任之案俱准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按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莊○以袁守侗為戶部尚書吳嗣爵為吏部侍郎○免四川通省上年額賦及本年夷賦有差○乙未 上至曲阜謁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先師孔子廟○丙申釋奠 先師孔子告平兩金川功○丁酉上謁 孔林○謁 少昊陵 元聖周公廟行禮○諭前歲初聞木果木軍營失事之信以溫福倉卒遇變臨陣捐軀特加恩賞以世襲伯爵嗣查明木果木之事溫福既未能措置豫防及被劫後將營門關閉遂致民散兵潰是溫福之乖方僨事死由自取豈可復膺五等之封是以將所賞伯爵革去但念其究係陣亡仍令該部照例議給世職即令伊子永保承襲茲因平定金川將軍阿桂等查明木果木一案通信句結七圖甲噶爾思甲布實為罪魁因命解至行在交軍機大臣審訊據供初投誠時派在控喀打仗有伊叔小金川頭目七圖安堵爾差經朋來營約令叛回初時因官兵勢眾未敢應承後見將軍將後路防兵調去止贖番兵看守從察斯木翻過山頂地名登達達到勒烏圍止一天路可以

繞道通信遂句通各番寄信索諾木等統賊分路潛出先嘗董天弼次劫溫福約計辦了兩箇月方乘隙滋擾等語則其事全係溫福釀成七圖甲噶爾思甲布係小金川助惡頭人七圖安堵爾親姪乃溫福並不查察留於軍營又不加意防範竟聽其假稱投降句賊內應商謀兩月之久奸細往來送信出入自由溫福毫無見聞直如木偶已屬不成事體且據七圖甲噶爾思甲布供察斯木翻山即是登達達到勒烏圍止一天路該處既有此捷徑溫福當昔嶺阻遏之時即應留心偵訪間道疾趨出其不意直抵勒烏圍大功早可告蒞乃坐擁重兵守株待斃轉留此路為賊人通信措謀是木果木之挫失全係溫福之坐昧事機所誤使其尚在必將伊立寅重典今既已身死即屬倖免豈宜令其濫邀世及之恩所

有此案議卹溫福世職即著撤銷至伊子永保等各本身原有官職仍准其照舊當差此即朕格外加恩罪人不孥之意伊等益當感激奮勉以贖父愆朕於軍營功過信賞必罰悉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肯絲毫假借如溫福之失律貽誤若令其冒濫叨恩又何以示勸懲乎著將此通諭知之○諭吳虎炳奏於二月初二日到廣西巡撫任後查有革職道員秦廷基因袒護屬員授意改供擬斬監候係旗人應行解部監禁之犯尚未起解當經飭催據報患病調治嗣據署臬司黃邦甯面稟該犯在監病故隨率同司道等親往相驗秦廷基實係生前自縊身死並非病故並訪知該犯原寓省城邊耳巷張姓公館內並未收監扭鎖以致在寓投縊黃邦甯於該犯死後連夜擡入司監各情節請將署臬司黃邦甯司獄宋紱一併革職審擬並自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覽奏殊堪駭異實為從來未有之事秦廷基係問擬斬候應行解京監禁要犯黃邦

甯署理臬司騰敢瞻徇同寅情面任聽安住旅館托病延挨不即起解已屬玩法及秦廷基自縊復敢捏稱在監病故移屍獄中希圖掩飾其情罪尤屬可惡黃邦甯著革職擊問該撫即派委委員速行押解赴京交刑部從重治罪至此案係熊學鵬任內之事熊學鵬既將秦廷基授意改供審訊屬實擬以斬候自應一面具奏一面將秦廷基照例收監乃自十一月二十一日定案後任聽其在省安居並不即行收禁致該犯得以在寓投緝其事實由熊學鵬釀成况秦廷基袒護改供一案熊學鵬近在粵西並未查出參奏難保無徇情曲庇之處直待李侍堯秉公參劾熊學鵬乃不得不嚴行定擬其隱微已不問可知朕以熊學鵬素常辦事尚屬勤慎小心是以調赴粵東大省竟不料其荒唐一至於此實為孤負朕恩朕於督撫等公過處分應行降革者槩予從寬留任今熊學鵬敢於違例寬縱係屬私罪難以曲為原宥熊學鵬即著革職發往川省辦理軍需奏銷事務其軍營各員所有虧短官項如溫福遺失銀米等款若力不能完者即著令熊學鵬賠補以為督撫徇情沽名者戒至司獄宋紱雖係專獄之員但將秦廷基擡屍入監一節出自署臬司黃邦甯之意該司獄以微末屬員其力自不能違抗予以革職已足蔽辜毋庸審訊治罪吳虎炳到任未及一月即將秦廷基應行解部監禁之處飭屬嚴催並將黃邦甯捏報監斃移屍入獄各情弊查出據實參奏頗屬認真辦事其失察秦廷基原未收禁之處尙可從寬吳虎炳無庸交部議處又據蘇爾德奏身任藩司近在同城不能早為發覺請一併交部議處等語蘇爾德若止係藩司監獄之事與伊無涉原可無庸置議但熊學鵬於正月初十日起程赴粵東新任後蘇爾德即護理撫篆至二月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五

初二日始行卸事其閒幾及一月既未將秦廷基未經收禁之處查明又不催令將秦廷基解部其罪實在於此豈得僅以藩司同城為詞自行檢舉思欲避重就輕乎蘇爾德著交部嚴加議處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悉按其情事為重輕從不肯稍存成見而紀綱法度所在亦不肯絲毫寬假似此吏治人心所繫豈可不加之重懲以示儆戒乎將此通諭知之○調李質穎為廣東巡撫以閔鶚元為安徽巡撫由江甯布政使遷○戊戌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查審富德扣罰土兵鹽糧銀兩一案其不應支領而領及藉端罰扣以為彌補賞需眾口如一實已毫無可疑是富德冒濫行私蒙混欺誑其罪已干重辟至所賞銀兩綉段俱係零星分派以為人數眾多難於逐一查訊而管理賞需之李萬年等堅稱並無他故或因富德尙為參贊大臣心存顧忌富德亦未肯遽吐實情已將富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三

德革職嚴訊等語自應如此辦理至所稱英泰於富德冒支濫扣之處曲為承順已屬不堪及訊以富德有無侵漁情弊一味諉為不知更為蒼獍取巧並將英泰解任嚴究等語英泰竟當革職嚴訊已於摺內批示矣富德將賞需銀兩綉段零星分派以冀人眾難查此即富德私詐用巧謀為地步必有與眾人私分之事而藉賞多恐罹罪為賠補仍可令眾人感激為之抱屈其情尤為可惡此事虛實止須嚴究富德即可令其水落石出並無庸徧質眾人前據舒赫德英廉查富德於上年十月內差家人徐九之子自軍營送銀兩綉段等物兩車到京徐九旋於閏十月內赴涿州置地七八頃等語地價每頃以二三百金而計所值亦在二千金內外昨海蘭察自軍營赴行在詢以所得鹽菜銀兩每月不過二十餘兩富德同係參贊大臣其得項相等即到軍營後兩年餘所得

之銀全數寄回尚不及千數安得二千餘兩之多且富德家產向會查抄焉能復有蓄積而軍營甫寄銀兩回家即置地畝其情節更屬顯然止須問以此項銀兩從何而來諒富德斷不能復有支飾至細段等項皆非參贊分例所應支更當問富德從何而得是共侵肥情弊尤難隱遁且見已傳諭舒赫德英廉將富德家人梃行拘拏嚴訊自可得其底裏著阿桂等即將富德切實嚴審務得確情即行定擬具奏其英泰等並著一併嚴審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傳諭知之仍著將訊明緣由迅速覆奏○以陶易為江甯布政使由江安道遷○庚子命戶部侍郎和坤軍機處行走○辛丑 上奉 皇太后由濟甯州登舟

夏四月癸卯諭富德之子二等侍衛富哈善著革職擊交刑部監禁○命劉燾會同陳輝祖查勘湖北沔陽州衝潰隄工○丙午諭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三

軍機大臣等會命將軍等攻得兩金川地方所有形勢最險惡經我兵艱難力戰而得者將士等勞績尤多均應繪畫得勝圖以彰武成盛典今已據阿桂節次繪畫進呈而明亮一路亦有地當險要經官兵力攻而得如宜喜達爾圖等處自應一體繪畫著傳諭明亮逐一查明繪圖貼說呈覽○戊申弛四川松潘等處茶禁○庚戌諭此次巡蹕所經直隸山東兩省每日俱有戲臺承應甚或閒以排當殊屬無謂朕啓鑿前曾再三申諭勿務繁文而地方官總不能實心仰體朕於道旁老幼扶攜瞻覲嘉其情殷愛戴每顧而樂之至於沿途點綴飾為巷舞衢歌之象從未嘗攬轡停輿一為聽覽亦何必為此無益之繁費乎前此恭奉 皇太后巡幸江浙臚歡祝 釐所至或綴陳設音樂以奉 慈娛因兩淮蘇杭地不殷阜且俗尚如斯遂不加斥禁然亦初不以爲觀美若北

方風氣淳樸豈可效其所爲又從而踵事增華乎况今年巡莅山東原因臨清地方前歲經逆匪王倫滋擾閭閻恐不免凋敝故親臨閱視以慰慮懷適當平定兩金川告功 闕里登堂展禮藉申五年疏闊之忱又因道經泰山扶掖 安輿詣 岱廟辦香展敬以迓 鴻禧此則朕自抒尊養之誠有司等固不當援引南巡祝嘏之例朕省方問俗惟以民生休戚爲念而農田晴雨尤軫於衷即如三月朔日天津途次優渥春膏夾岸麥隴菁蔥深爲欣悅乃自入山東境至今爲之望霖已經彌月雖有廉纖微潤而甘澍未得霑露麥禾漸覺減色朕心實切焦勞即行館供陳亦爲之居不安席豈復能適意乎督撫等當以朕此心爲心方不負朕委任至朕簡畀封疆大臣惟視其留心民事者加之恩眷從未嘗因其能辦差善承奉稍爲嘉獎此尤中外臣民所共見共聞者督撫等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三
可不知所趨向乎朕行事期爲天下後世法方今綱紀肅清朕巡省周咨並不以遊觀爲事諒諄諄督撫等尚且不能深喻朕意我子孫若能恪遵朕訓庶不至爲奢靡所移設或稍不自持略涉流連游覽督撫因而曲意逢迎其流弊伊於何底此於國運人心所繫甚鉅可不共知儆懼乎又如前四次南巡大學士傅恆綜理諸務極爲安靜適年兩次東巡大臣等管理一切雖尚屬妥協而行營已不能如從前之一無所事又漸有餽遺之風屢從諸臣可不益加戒勉乎今日召見軍機大臣並周元理楊景素詳悉誠諭並將此通諭知之○辛亥諭協辦大學士尙書公阿桂仍在軍機處行走並著在紫禁城內騎馬○諭阿桂既已賞給寶石頂四團龍補褂金黃帶令其服用著再加恩賞穿四開裾袍○諭富德之孫慈甯著擊交刑部監禁○乙卯以孫士毅爲廣西布政使由大理寺

少卿○辛酉諭鍾音奏臺灣府諸羅縣知縣李倏見年五十五歲
尚無子嗣呈請攜眷赴臺查與定例相符應請准其攜帶等語臺
灣文職官員知縣以上年過四十無子者方准攜眷前往此例未
知始自何時殊可不必該處雖遠隔重洋自設立府縣以來地方
需謐與閩省內地無異且各員攜眷赴任不至內顧分心於辦公
亦甚有益方今中外一家更不必過存畛域之見即如伊犁等處
距邊萬餘里其駐守之將軍等官俱准其攜帶家眷何獨於臺灣
過為禁制乎王道本乎人情舊例尚未為允協嗣後臺灣文武各
官無論年歲若干有無子嗣如有願帶眷口者俱准其攜帶其不
願帶者亦聽其便著為令○壬戌賜直隸及各省召試進士舉人
邱桂山等五人內閣中書諸生萬年等三人舉人○癸亥諭軍機
大臣等逆酋索諾木之妻得爾日章見經議給功臣家為奴但念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三
伊係布拉克底土司之女著交刑部永遠監禁○甲子以阿思哈
為漕運總督素爾訥為左都御史索琳為理藩院尚書仍留庫倫
辦事豐昇額兼署理藩院尚書○乙丑 上恭送 皇太后慶輿
自寶稼營還京師○丙寅獻金川俘馘於 廟 社○諭軍機大
臣等本日據弘昉等奏覆屯婦郭孫氏前在錦州曾入邪教並剝
手化緣一案已批交該部議奏矣至摺內稱拜發奏摺即於是日
起程回省立言殊未允當奉天陪都重地歷來稱為盛京非各省
可比弘昉等諒所知悉摺內自應稱回盛京方為得體雖俗語有
東三省之說統言之尚屬無礙乃竟稱京為省則斷乎不可即如
順天府尹近在京城遇有奏摺亦止可稱為京師或稱為京城豈
能因係府尹所在亦稱京城為省乎弘昉等何不知檢點若此俱
著傳旨申飭○丁卯定西將軍阿桂等凱旋○戊辰 上自行宮

啓慶幸其鄉城南行郊勞禮正南為壇壇上左右列蘇 上龍袍
袞服騎駕鹵簿導行將至壇軍士鳴螺鏡歌樂作將軍副將軍暨
參贊領隊侍衛官兵戎服跪迎 上登壇拜 天自將軍以下及
在京王公大臣皆隨行禮 上御黃幄將軍副將軍等率眾三跪
九叩候旨行抱見禮賜坐慰勞賜茶禮部堂官奏禮成馬上凱歌
樂作還行宮賜將軍參贊隨征將士等宴王公大臣咸與賜將軍
阿桂副將軍豐昇額參贊大臣海蘭察額森特領隊大臣奎林和
隆武福康安普爾普 御用鞍馬各一疋躡至行宮賜成都將軍
明亮 御用鞍馬一於其家○ 上還京師○命藏得勝靈龜九
桿於紫光閣武英殿○己巳 上御午門樓受俘○ 上御瀛臺
親鞠俘囚索諾木等罪狀命刑部將索諾木莎羅奔岡達克索諾
木彭楚克甲爾瓦沃雜爾山塔爾薩木坦皆寸磔梟索諾木等並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三
懸僧格桑首於市○ 上御紫光閣行飲至禮賜凱旋將士及王
大臣等宴將軍阿桂以下銀幣有差○ 御製平定兩金川告成
太學碑文勒石 大成殿階前文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
次為立言而德與功皆賴言以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之時義
大矣哉然傳德之辭直而寡傳功之辭費而多直而寡者不因文
而德自見二典三謨經世立教是也費而多者必因文而功乃明
周詰殷盤佶屈聳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
不爽何則彼其藩鎮乃家奴之類慙慙因循以致宛成敵國削而
平之是宜引以為愧而不可炫以為功賴昌黎之文幾與江漢常
武同稱者定然有識者固知其辭費而多飾而未知憲宗之愧與
弗愧耳今之平定兩金川之文不有類於斯乎解之者曰逆酋羈
縻傲外非若淮蔡之居中土元濟之為世臣也吾則以為既已受

職爲土司則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遠連衛藏則是我土我土我臣而橫生逆志蠶食鄰封將欲大有所爲弗勦而滅之則西川將不能安枕茲雖蕞事與平定淮蔡擒吳元濟何以異故宜引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者以此金川之始見於己巳告功之文茲不復記其復叛而復征則其陰謀負恩已自戊寅年始蓋戊辰之師實緣其跳梁不靖而師旣臨境彼卽窮蹙乞降遂以赦罪班師十年而其首郎卡卽與革布什咱構釁又四年遂與綽斯甲布及三雜谷爲敵而逆子索諾木兇悍益甚自恃地廣人眾力強與各土司構兵訖無甯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余以爲業已受其降不宜復加兵且蟻關蠻觸不足以勞王師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隨宜彈壓令弗越內地界亦足以安民而示度而不虞地方大吏欲息事而每示寬逆首轉以爲無足懼而日益逞其小金川逆首僧格桑者始則與索諾木水火相仇繼乃狼狽爲奸於是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敕以歸而僧格桑亦侵占沃克什地界且發兵圍其土司色達拉之官寨期於必取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知事不可掩乃有發兵之請是役也或咎阿爾泰依違誤事之過而余則以爲阿爾泰之過皆余之過蓋金川因其地險眾悍久蓄異志是以有殺至維州橋之謠則其不忘內地情率可知戊辰之役我師深入屢勝卽不宜赦其罪而受其降此一誤也甫十年而郎卡背恩作亂以及逆子踵其蹟皆不卽發兵問罪惟令地方大吏隨宜處置又屢誤也以至尾大不掉終於興師故予不咎人之議爲窮兵黷武而轉咎己之類於姑息養奸蓋中國之制外域張擗伐則彼畏而敘迹主和好則彼輕而生心漢唐宋明之覆轍率可鑒也若謂

子窮兵黷武則予賴 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萬餘里豈其尙不知止足而欲滅蕞爾之金川以爲揚赫濯紀勳烈之圖哉雖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費帑不及三千萬成功不過五年茲兩金川小寇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滿三萬眾而費帑至七千萬成功亦遲至五年則以跬步皆險番奴效命死守故得延至今日而我將軍阿桂立志堅定決機明敏兩副將軍及參贊領隊諸臣同心合力各軍士敵愾奮勇凡經大小數百餘戰而後成功視平伊犁定回部費力轉不啻倍蓰設非 天恩助順眾志成城則金川未易言滅而國威或致少損矣是不可以不記觀斯文者尙諒予懷慚悔過之不暇知非稱功誦德而爲言其庶幾乎繫之以辭用誌始末云爾小金首禍曰僧格桑兵救沃什竟抗顏行督臣提臣每事遷就知弗勝任將軍別授破巴朗直取達圍進抵資哩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美

數月克之兩路夾擊遂得美諾鼠竄狼奔金川助惡旣平價拉遂討促浸雪多境險奏功以沈奏功以沈賊更遮郊綠營怯懦遇戰辟易兵旣無能將復失算豈如南路全師而返重調勁旅吉林索倫健銳火器其心忠純仍分兩路堂堂正正不旬日開美諾重定谷噶旣入馬尼並克養其兵允得其力躡三路進一阻宜喜及彼絨布遇險而止阿桂西路則屢建功羅博湖普速遜克宗喇穆山梁日則丫口舉默格爾以擾其後明亮宜喜亦據嶺梁而復難進徒然望洋逮昨乙未略康薩爾木思工噶賊礮並毀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夾河兩軍聲息可通並清後路遜克爾宗苗則大海昆色拉枯層層破要步步披嶮遂克勒圍紅旗飛遞而何四月大捷未至旣克西里迺若建領科布索隆不日而傾雍中舍齊易如拉朽密圍噶依賊其奚走是時河西明亮亦入

富德馬邦傳檄芥拾設非西路圍噶拉依則其兩路亦無進期諸軍既合火攻周遭雖據三穴彼其奚逃然猶死守四十餘日計窮力竭乞命而出金川之功阿桂居首特恩異數加之宜厚能出入有權有經運長輦短後實先聲金川之功允資羣力寸步層峰冰滑石仄將軍指揮無不奮勇以此破敵鹿埕隴種金川之功非予所期事弗可已久而得之闕猶歎困捨德難助念我眾勞至今心惻金川之功允賴 上蒼靖彼番徼我武惟揚勒碑太學用遵成例靜言思之文以誌愧勒銘美誥碑文曰首禍者必有奇禍之遭背德者必有凶德之報蓋償拉之首禍實由促浸之教而促浸之背德亦因償拉之肇故戊辰之役以救償拉而有促浸之征茲辛卯之師以伐償拉乃並促浸而掃彼其緩則頡利突利之相猜急則僑如榮如之相保然而地險人強機謀深造則償拉遠不如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壬

促浸故美諾再入而再克雖南有僧格宗北有明郭宗而我師奮力攻取無不立摧堅碣遂據官寨之穴害此固 皇天助順將卒盡力而亦其首禍背德之招是用勒銘酋巢永鎮俾微勒銘勒烏崗碑文曰美諾既克移問促浸狼狽為奸而更謀深劫木果木其恨至今將士何辜弗雪冤沈兵威大振勁旅繼至師分兩路谷噶馬尼上下同心據忠敵愾西路遂進南路略泥丫口深入爰克羅博喇穆喇穆并占默格獲康薩爾不思工噶遜克爾宗其險難託凡此數處林立堅碣層次攻勦我師實勞據昆邑爾乃近賊巢北軍亦至隔河匪遙日勒烏圍賊舊官寨垣固碣高力守要害經樓輔車徒勘劃界木卡石城蠶簇鱗繪柵周遭援路截其泗水拽橋巖土濟師穴道旁出轟以地雷凡此百計用盡無遺四面礮攻礮摧垣裂遂督大軍斫墻衝闌遊魂弗支奔併蹙隣功成一夕中

秋八月眾軍之力一帥之謀靖彼賊穴安我蜀陬肫乎厥忠貞乎厥猷銘誌鴻功永示千秋勒銘噶拉依碑文曰向不云乎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若今索諾木之窮蹙率弟兄出碣獻印不但不可謂之歸順即歸降亦不可得而方彼其抗命相拒歷五年之長茲已密圍巢穴火器圍攻腹心潰內羽翼失旁方將劇裝授穴利斧其吭生擒亦易旦夕滅亡乃始匍匐請命又安得比之內袒牽羊噶拉依者蓋其世守官寨故多深塹高墻我師萬層險歷千戰威揚營之大木已盡去其枝葉則本根亦可待其立僵然而逆賊有言官軍若至當毀其重器聚族焚而自戕使果如所云則雖獻馘蕝事終不如生獲盡美盡善之慶是蓋兇渠罪大惡極而且貪生苟延以致獻俘闕下明正典刑於是疆界厥地屯戍我兵鎮羣番而永靖樹豐碑以告功成歲在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壬

丙申仲春日吉時良○庚午斬逆目布籠普占巴雅瑪朋阿庫魯及情重番犯於市

五月辛未朔恭上 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靈豫皇太后○壬申諭福德見在途中患病請假調理理藩院侍郎員缺著博清額補授福德到京時另候諭旨○刑部奏逆酋索諾木及其兄弟大小頭人等暨各犯家屬二百五十餘人械送至京分別辦理除因病身死各名外索諾木係賊酋首犯其兄莎羅奔岡達克索諾木彭楚克甲爾瓦沃雜爾主謀助惡其姑阿青白郎卡歿後一切聽其專主及阿木魯綽窩斯甲俱係用事大頭人都甲喇嘛雍中澤旺堪布喇嘛色納木甲木煉助逆呪詛以上十三犯罪大惡極均經凌遲處死索諾木之母阿倉頭人尼瑪噶喇克巴阿布頗魯格什納木喀爾結達什色格桑達爾

什納木甲達爾什桑卡爾喀什巴拉木布籠普占巴雅瑪朋阿庫魯達什温布策旺沙巴租普阿布穆木里撒思丹扎布僧格格布爾章阿杉車斯局斯達拉等或黨惡與謀或領兵抗拒又斯丹巴係首逆索諾木之弟七圖阿甲係逆犯七圖安堵爾之子阿咱納係逆犯蒙固阿什咱阿拉之子以上十九犯均經處斬此外番犯及家屬等永遠監禁者十六名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者五十二名索倫兵丁為奴者四十五名三姓為奴者三十四名賞功臣之家為奴者五十八名跟役班第喇嘛發往江甯喇嘛寺安插役使者十五名通計渠魁首惡以及逆黨餘孽或寘之重典或貸其餘生恐準其情罪之重輕以彰威德茲當獻俘事竣請將先後辦理緣由宣示中外報聞○癸酉以孔傳柯為江蘇按察使由蘇松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五

因將伊子發遣以示懲戒今大功已經告成所有各項功罪俱應確覈念董天弼初隨征勦時尙有出力之處著加恩將伊兒在遣所諸子俱放回本籍其各本身原有前程仍著給還至宋元俊獲罪本由自取念其在川年久亦有微勞伊子著一體加恩釋放回籍復其衣頂以示朕肆眚施惠之意○諭軍機大臣等富德前在軍營多用賞號銀兩朕以軍營官兵凡有奮勉出力者俱覈其功績分別升拔賞資各項加恩之處不為不多何以復有賞號名色節經降旨查詢並交部覈辦矣今日據阿桂奏稱賞號一項係沿川省之舊不但將軍參贊等各有賞號備用即總督衙門亦有賞需銀數千兩等語總督養廉豐厚遇有獎賞之事理應於養廉內自行賞給何得復備賞需款項此實相沿陋習亟宜刪除惟新設之成部將軍管轄畧番每有必需賞犒之事而所定養廉較少若

再令其自行發賞未免不敷用度自應酌量加添俾無缺乏著傳諭文綬即將該督衙門所有賞需一款永遠裁去其成都將軍每年應添給養廉數千以供賞用但不必仍留賞需名色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仍將作何酌定之處即行覆奏○戊寅刑部奏審訊已革參贊富德扣罰土兵鹽菜銀兩彌補賞需一案富德仰蒙廷訊俯首認罪無可置喙查富德於賞需項下扣得元寶六箇入己又收受保舉知府曾承謨餽金五十兩又任性參革副將廣著不候明旨即令充當兵丁致廣著自戕身死以上各款業已罪有應得至密封清字奏單所稱阿桂手持黃帶口發狂言一節據供因被嚴參自知必死心懷憤恨砌款陷害等語富德屢獲重罪蒙恩復用並不奮勉立功狠鄙貪詐至將狂悖大逆之詞寫列參單上達 御座以律應寸磔之罪有心誣陷應照誣告大逆律擬斬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四

請旨即行正法至已革總兵英泰於富德剋扣兵糧通同舞弊應發往伊犁充當苦差開泰係富德保舉升用於參奏廣著徇私附和及押解富德時並不嚴加管束一任伊家人前站騷擾迨恐彰著難掩始以一稟塞責實屬狡詐應發烏嚕木齊當差候補知府曾承謨因富德之母生辰餽送金兩殊屬不合應請交部嚴加議處得旨富德著即處斬英泰開泰曾承謨均如所議行○庚辰以塔彰阿玉鼎柱俱為內閣學士塔彰阿由光祿寺卿○以耀海為左副都御史由太常寺卿選○癸未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獨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己丑 上駐蹕避暑山莊○庚寅軍機大臣等議奏兩金川解到番子男婦一百八十九名口遵旨照回入旗例編一佐領入內務府正白旗請設佐領一員驍騎校一員領催四名馬甲七十名但番子初入內地既不曉事

又不識字其新設佐領一缺暫由內務府揀員補放交禮部照例
鑄給圖記再由內務府派驍騎校一員領催二名馬甲三名率領
番子中新設驍騎校領催等辦事至新設馬甲缺由內務府撥給
三十五缺再新設三十五缺應得錢糧暫行存公不必分給另派
內務府幹員博節經理養贍伊等統俟數年後番子等漸諳事務
其新設佐領再由番眾揀選充補應得錢糧按名分給並將內務
府兼理之官裁撤至伊等棲止之所請交健銳營大臣於香山附
近令其建碯居住從之○壬辰吏部議准貴州巡撫裴宗錫奏遵
義府屬仁懷通判遠駐赤河與四川瀘州合江敘永廳三面聯界
五方雜處最易藏奸應改為直隸要缺同知從之○癸巳 上詣
廣仁嶺恭迎 皇太后慶輿駐蹕避暑山莊○丙申諭福德著授
為額外內閣學士仍在軍機司員上行走○是月兩江總督高晉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聖

固所謂治淮即以治黃舍此別無良法批此亦一法勉為之又奏
見在伏汛將屆情形不定請於霜降後相機酌辦得旨此奏皆合
機宜形勢是治淮黃一大關鍵屆時妥為之
六月庚子朔諭昨四庫全書館呈進夏集永樂大典散篇內有麟
臺故事一編為宋時待制程俱撰具詳當時館閣之制所載典章
三館祕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祕閣祕閣校理等官頗稱
賅備方今蒐羅遺籍彙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加披閱釐
正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奉之以充冊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緲
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為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
其地茲既崇構鼎新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
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同司典掌又
其次為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聖

江南河道總督薩載奏臣高晉在工二十餘年知河道通塞靡常
變遷莫定不惟海口茫茫萬頃無可施工即黃河冊長亦難疏治
惟有將清口內通湖引河設法挑挖使得暢流匯黃東注併力刷
沙則黃河不濬自深海口不疏自洽補偏救弊此或一法向來洪
湖誌椿存水九尺是湖水未能暢出遇黃盛漲必有倒灌之慮黃
運兩河淤墊在所不免須於冬春水落時照依各引河寬長丈尺
兩頭煞壩大加挑挖並將清口東西壩基址移下一百六十丈使
清水暢流有力批此係治本之論宜實力為之又奏清口之西所
建各架木龍原以挑溜北趨冀刷陶莊積土使黃不偏清之意歷
年雖著成效但驟難盡刷若於陶莊池上積土之北開挖引河一
道使黃水離清口較遠清水益得暢流至周家莊會黃東注不惟
可免倒灌而二瀆並流河海淤沙漸可攻刷即堰圩工程亦資穩

釐輯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侍讀侍講
 洗馮中允贊善編修檢討漢庶子侍讀侍講洗馮中允贊善修撰
 編修檢討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
 以上皆為定額仍做宋代館職結銜例一切章奏文移令其繫銜
 於本銜之上如遇缺員領閣事直閣事由翰林院具疏請簡校理
 由領閣事大學士會同掌院學士選員引見如遇出差照日講官
 例請署再管鑰啓閉內府司存亦宜參做宋制置提舉閣事一員
 以內務府大臣兼充如遇缺員即由內務府具疏請簡再排次清
 釐似非內府員役所能亦宜參做宋制置文淵閣檢閱八員以由
 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兼充如遇缺員由領閣事大學士選員奏
 補至閣中書籍若繁許開函緝閱不無黷損請俟全書告竣後各
 藏副本於翰林院如大臣官員欲觀祕書准其告之領閣事赴署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請閱有願持筆札就鈔者亦聽不許私攜出院如遇疑誤須對正
 本者令其識明某書某卷某葉某書一單告之領閣事酌派校理
 一員同詣閣中請書檢對從之○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英廉等覆
 奏查辦京城錢價頗長一事查獲經紀馬成騏句通商人高擡時
 價見在設法研訊仍將擡價之奸商鋪戶上緊訪查等語已於摺
 內批示此事既經查出經紀馬成騏希圖用錢暗中增價供認不
 諱即係倡議增價之人止須將該經紀照例治罪其餘鋪戶人等
 俱可不必深究但恐奸商等妄以為法不及眾日久仍復效尤著
 傳諭英廉袁守侗蔣賜棨等即徧行出示曉諭以此次尚係初犯
 且一聞查拏錢價即日就平減是以止將為首之人懲治嗣後如
 有不法商僧仍然商通擡價者定行嚴加窮究一併拏獲治罪決
 不再為寬貸於京城內外及錢市鋪門黏貼多張俾奸商猶僧觸

目警心庶不逞其故智○丙午諭軍機大臣等連日召見正定鎮
 總兵嵩安及建昌鎮總兵靈山二人俱在軍營著有勞績人亦明
 白去得因降旨列入後五十功臣將原擬之福珠里倭弁額二人
 換去矣靈山尚在熱河已令軍機大臣將伊帶兵出力之處詢明
 具奏嵩安初二日召見後即令回京束裝赴任計其到京後自尙
 有數日居住著傳諭舒赫德等將嵩安勞績詢明覆奏至嵩安靈
 山俱應畫像並著阿桂豐昇額傳至造辦處為伊等繪畫○丁未
 以沈初為禮部右侍郎由廣申甫為左副都御史由通政○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勒爾謹奏於途次接奉諭旨知甘省各屬被
 旱情形隨即兼程馳回甘肅率屬實力查辦茲復據王直望奏皋
 蘭等二十九州縣天苗被旱業已成災五月二十二三至二十八
 九等日各處有得雨五六寸至深透者雖夏禾不及接濟於秋田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大有裨益等語已於摺內批示一切妥為之以救窮黎矣勒爾謹
 回任自必督王直望飭屬確勘妥辦但竭伊等心力不過就災辦
 災恃有國家帑項董率地方官詳慎勘查實心賑恤嚴禁吏胥等
 剋扣侵肥使災黎得以均霑實惠此雖足卸牧民之責何嘗過盤
 籌畫計及久遠之計哉如甘省捐監收糧貯倉原以備賑贍難供
 之用其法仍不離乎豐斂而歉散見在被災之處夏禾既已無望
 其糶價自必加昂若再令買穀交倉則市口糧食價必更長問閭
 日糶餬口倍覺艱難自應令此成災之二十九州縣應暫停捐監
 多留市米以供民食其餘不被災各屬糧充價平之地又當多為
 收捐運至辦災處所以資接濟此亦酌劑盈虛轉移利便之法不
 知勒爾謹等見係如此籌辦否至甘省地瘠民貧災歉幾無虛歲
 惟恃賑濟賙給賴以生全年復一年究非長策在朕念切痾瘵惟

恐一夫失所原不惜歲費帑金而為地方大吏者目擊民艱豈可不早為悉心規畫必待其既荒始藉賑恤以為補救乎即如烏魯木齊一帶地皆沃壤可耕之土甚多貧民果能往彼墾殖不但可免於飢窘並可贖及身家此乃天地自然之美利供民取攜昔為外夷地固不可行今幸入我版圖近在邊地百姓自當成就樂土共享豐饒是以屢諭該督等善為勸導俾其羣往謀生自求樂利而歷任督臣總未有辦及者大率以為人情安土重遷難以勉強此固愚氓之昧於自計亦由大吏之心存畏難若云小民憚於遠涉則山東之距塔子溝等處較之甘肅至烏魯木齊其道里約略相做何以每歲山東出口之人扶老挈幼不可數計雖禁之亦不能止而甘肅之人獨不聞有赴新疆之事甚且勸之仍裹足不前乎蓋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如知有利可圖自皆趨之若鶩直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三 聖

隸各口外即其明驗甘肅督藩等何獨不能設法勸民俾之聞風鼓舞而徒聽其終歲嗷嗷待哺乎從前招徠貧民出邊曾有辦過之案督臣等每因資送需費不肯多辦此在平時則然若當被災之餘撫恤賑濟每戶原不無所費設以十年而計每年每戶約須賑恤若干若合五年之費為資送之需亦當足用雖見在所費較多而算至十年則已省其半且此時多送一人往邊外耕作將來邊內即少一待賑之人如此遠籌其省更不知凡幾在國家為一勞永逸之計在閭閻為去苦就樂之圖而出邊戶口日多家計日益饒裕邊鄙窮黎自皆聞風趨赴並可不再煩官為勸諭一舉而兼數善該督等又何所畏而不為乎著傳諭勒爾謹王宜望即照此旨實心熟籌善體朕意妥為經理毋負朕諄切委任之意仍將作何酌定妥辦之處迅速詳悉覆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

丁巳命重繪盛京等處地圖分注 開國事蹟○命同省官員同名令官小者改避○癸亥諭向來道員委署兩司其應交代等事俱詳請督撫代奏固遵定例辦理但兩司為錢糧刑名總匯各任內俱有應行入告之事道員既經署篆其責任即與實缺藩臬無異如遇應奏事宜原應照兩司具摺既於公務有益並可藉以規其才識如何亦屬集思廣益之道何必轉詳督撫多此一番轉折乎且雍正年間道府原有許其自行具摺者後因其無所建白遂行停止若道員既署司篆則又不必拘於此例矣嗣後道員中有委署兩司者俱准其照藩臬一體具摺奏事著為令其或喜事之徒因有此旨於署理兩司時妄行陳奏心存覬覦傾陷此等伎倆亦難逃朕洞鑒也將此通諭知之○甲子晉封順嬪為 妃○乙丑諭 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 世祖章皇帝會降 諭旨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謚應改為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永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丁卯命兩江總督分年赴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會勘秋審著為例○己巳朝鮮國權署國事李祘奏朝鮮國王李昫謹守藩封五十餘年恭順事上慈愛撫民深為可嘉忽聞患病溘逝朕心不勝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該部知道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倫蕃恭校

秋七月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勒爾謹奏甘省續得雨水情形一摺但稱六月二十日省城續獲甘霖入土深透於秋禾大有裨益而於被災各屬得雨是否有濟及見在作何籌辦撫恤情形均未提及著傳諭勒爾謹遵節次所降諭旨將皋蘭等屬此次會否一體得雨能否稍資補救及見在勘辦災務情形若何即速由驛奏覆慰朕廬懷至另摺覆奏收捐監穀一事稱被災二十九州縣均係一隅偏災非普被災傷可比若槩令停捐必需撥運未免需費不貲等語既有此情形自當酌量妥辦但須實心籌畫不使糧價過昂致妨民食又據奏籌辦貧民出口墾種一事尙未能得要領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因思小民易與樂成難與圖始本屬常情總須令其自知新疆一帶自有自然美利到彼耕作即可共享豐饒如山東百姓之趨赴口外雖禁之不止方為妥善若如所稱咨行新疆大臣查明地畝若干可以安插窮民若干詳細咨覆一面設法曉諭再行陸續送往小民見係官辦尙似驅令遷移卽一時勉強相從仍不能冀其源源樂赴此時籌辦之始止可詢問貧民有願赴新疆墾種而力量不給者官為資送不露強迫情形向後願往者多可不煩資助方為經久良法再傳諭勒爾謹等另行熟籌妥辦仍將如何設法便民之處據實覆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王申諭索琳不勝尙書之任著降補理藩院侍郎仍帶革職留任所遺理藩院尙書員缺著伍彌泰補授○癸未大學士禮部會議朝鮮國王之如金氏奏請追賜故世子李緯爵諡及故世子婦趙氏誥命與例不符

應毋庸議得旨朝鮮國王李吟已故長子李緯前經封為世子因其早逝未及襲爵今該國王如金氏請以世孫李祘襲封國王因為故世子李緯陳請追賜封典照例議駁固是但念其以宗統繼序為請情詞懇切揆之禮制事屬可行著加恩照所請給與爵諡誥命該部遵照辦理以示朕優恤藩封之意○遣散秩大臣萬福內閣學士嵩貴賜祭故朝鮮國王李吟諡莊順追賜故世子李緯爵諡恪愍封世孫李祘為朝鮮國王敕諭曰皇帝敕諭朝鮮國王世孫李祘覽奏爾祖王吟薨逝朕心惻然據王如金氏奏稱爾自幼聰明性敦仁孝夙有長人之德為國人所願戴請冊承襲朕俯順輿情特允所請茲遣官齎詔誥告爾爾為朝鮮國王繼理國政封爾妻金氏為國王妃佐理內治並賜爾及如誥命形幣等物爾宜永矢靖共懋績承於侯服迪宣忠順作屏翰於天家爾其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欽哉毋替朕命故諭○丁亥實授巴延三山西巡撫調鄂寶為湖南巡撫

八月庚戌移駐沙州副將都司於安西以安西參將守備駐沙州俱改隸肅州鎮○乙卯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丙辰禁各省文武衙門豫印空白○定考選世職及軍政考試均射三箭例○丁巳諭朕每歲木蘭秋獵先期駐蹕熱河數十年來見該處戶口日增民生富庶且農耕蕃殖市肆殷闐儼然成一都會惟絃誦之風未盛由於口外人名樸魯無所師承且未另立學額更無以示鼓舞因思熱河各廳所屬編氓及僑居年久者其子弟應不乏秀良誠能教育而振興之未嘗不足以示造就自宜初設義學延師課士以勵文風並當建立學官酌定庠額俾得藉以上進其如何興建籌辦各事宜著該督周元理悉心勘議具奏至學校

章程並著會商學政羅源漢酌議奏聞副朕嘉惠塞民廣學毓材至意○己未給葉爾美等處成丁回人耕地○庚申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各省苗民雜處地方如湖廣鎮筸貴州古州俱曾有漢奸滋事因設文武大員彈壓不許漢奸潛入苗地其餘凡有苗疆省分例禁俱嚴但恐奉行日久地方官視為具文見已另降諭旨命各該督撫留心整飭矣至川省近年來如僭拉之虎兒促浸之張坤忠俱以該省民人潛竄其地構釁滋事則漢奸之尤甚者今兩金川全境蕩平兩逆犯又俱就獲誅磔自皆稍知畏憚但川省民情狡黠喜事及貿易人率多習為番語與番蠻聲氣相通易於竄入滋事即如布拉克底巴旺綽斯甲布三維谷等處未必不有內地民人在彼第此時大功初蒞兵威震疊自當以鎮靜為主不宜因此稍露端倪然亦不可不隨時稽察豫防其漸著傳諭將軍明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四 三

亮總督又綬均各留心實力整飭總宜不動聲色妥為料理仍將如何籌辦之處即行覆奏○是月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江南河道總督薩載奏查勘銅沛廳屬韓工內係石岸岸內有越隄足為保障與其用料鑲修莫若放淤可期一勞永逸督令於埽工第三段開挖進黃溝槽工尾挑挖出清溝槽於八月初八日開放甚為妥順俟內塘淤平埽工即可無庸再修得旨知道了此猶小喜若陶莊引河成而溜走北實大喜朕誠望之爾等於何時興工何時放溜也

九月丙子 上駐蹕避暑山莊○丁丑吏部等部議准盛京將軍弘昉奏鳳凰岫巖一城事務責令岫巖通判管理與京一城事務歸與京通判專辦無庸旗員經營從之○己卯諭前因郭羅克賊番殺害青海公禮塔爾一事派理藩院郎中阿林前往四川會同

東華續錄 乾隆八四

該省派出之保甯府知府倭什布及參將李天貴至番地諭令該土司等將兇犯吹斯枯爾拉布坦等勒限全行拏解今據明亮等奏即中阿林等勒拏兇犯僅據該土司瑪克蘇爾交布等稟稱吹斯枯爾拉布坦逃避無蹤將其寨房拆毀搜獲犯屬男婦九名口及牛馬等物解送懇請撤回官兵寬限擒拏等語所辦大謬已傳旨嚴行申飭矣阿林等派往該處董司緝犯之事理應督同該土司到處搜拏將兇犯緝獲方可完案乃惟憑該土司一面之詞及綠營虛誑惡習輒思遷就了事甚屬不堪阿林倭什布李天貴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即中阿林參將李天貴知府倭什布前往郭羅克勒拏兇犯據該土司瑪克蘇爾交布等稟稱吹斯枯爾拉布坦逃避無蹤將其寨房拆毀搜獲犯屬男女九名口及牛馬等物解送懇請撤回官兵寬限擒拏隨令阿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四 四

林等回赴省城將官兵暫撤派熟諳夷情備弁一員暗駐境上嚴督該土司偵拏兇犯等語所辦大謬已於摺內批示郭羅克境壤有限吹斯枯爾拉布坦等雖欲逃匿諒未必遽能遠颺李天貴倭什布係該省派令專辦之員阿林由京派往該處董司緝犯之事理應督同該土司到處搜拏將所有地界徧行親歷兇犯一日不獲阿林等一日不回官兵等一日不撤該土司自不敢以誑言欺飾乃阿林等惟憑該土司一面之詞妄以殺人首犯諉之綽克宗加爾又云其已經墮殞身斃更屬死無証見且言吹斯枯爾拉布坦等查無蹤迹僅將犯屬解送率請撤兵寬限明係該土司狡詐遷延有何難察至所云該土司欲跳河自明心迹經把總攔救尤必無之事此乃綠營虛誑惡習何足為憑番性素不肯輕生即如索諾木等經大兵圍困勢窮力蹙尚欲偷生乞命該員等

五三一

並未將土司備迫何至欲自投河尤可見其虛誕至所稱賊番係該土司部落之人雖恐不無代為隱庇今既拆毀賊番所住碉房獲其家屬牛馬其悚懼實屬真情等語更不成話碉房雖拆何難再砌其家屬止係婦女幼孩並無成丁之犯而殺人兇犯僅獲其賊何足示儆即頂經誓呪尤番人狡獪長技如何可信至該土司願出銀一千兩賄賊服罪尤為不成事體幸而仍飭發遣若再收之不更貽笑柄耶總之撫馭番人之道懾以威嚴則皆畏服聽命待以姑息必致玩忽生心從前兩金川之事實由川省歷任督提優柔遷就釀成事端遂致大費兵力多費帑金又得阿桂堅心籌辦不避艱險經五年之久始得掃穴擒渠今大功甫竣正諸番膽喪之時而在土境勒緝殺人兇徒並非難事自當嚴切督捕使番眾技無可施罪人斯得庶可懲一儆百共知震懾天威永靖邊徼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五

乃當功成之後初辦此事即受該土司欺哄遽撤官兵草率完局取番又將毫無忌憚必以為天朝雖設鎮安營董以大員彈壓不過仍循故轍郭羅克既以詭譎獲免無事眾皆尤而效之設或綽斯甲布各土司復有類此者又當如何辦理抑似前此之養癰貽患乎此案阿林李天貴倭什布承辦勒緝兇犯之事輕信該土司虛語據以稟告惟圖將就了事甚屬不堪已另降旨交部嚴加議處至明亮等不察委員等庸懦無知之見竟爾撤回官兵置之不辦實大不是文綬桂林知識短淺且蹈外省積習無怪其然明亮舒常帶兵征剿有年習聞朕之訓諭且深知阿桂實心督辦軍務不稍假借因得成功豈尚茫無定見不思效法且明亮舒常朕特委以管轄諸番理應持正今一事如此其淺見可知尚安望其能整飭制馭使羣番敬畏乎並著傳諭嚴行申飭據伊等奏稱官兵

暫撤賊番聞事寢息勢必回覓舊巢土司得以分頭密捕是縱之適所以擒之不致稍有漏網較之守候緝拏似更妥速等語試問伊等撤兵以後該土司果如所計獲犯縛獻尚可若此旨到時仍然無獲伊等又何言自解乎朕前因阿林李天貴倭什布往彼勒緝兇犯半年有餘未見覆奏深知該委員等之無用會諭令派查禮前往妥辦此事今阿林等果不出朕所料至前旨由六百里發往距今已逾二十日明亮等早應接奉何以尚未覆奏豈因有此奏妄思允准完案遂意存觀望耶此事責成明亮等四人委速勒緝要犯務獲毋任免脫稽誅如一年之內不能獲犯即明亮等亦當從重治罪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仍即將查禮會否派往及見在如何籌辦之處迅速覆奏○庚辰 上恭送 皇太后回鑾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六

○辛巳諭吏部議奏嗣後直隸州知州一項請於各部院京察保送引見准其一等之主事等官內出具切實考語保舉引見按班升用一摺所議尚未允協六部主事分辦部務有年事多諳練京察時經該堂官保列一等必擇其才猷卓越之員以之升補直隸州知州自堪勝任至太僕寺等衙門主事及與主事升轉相同之經歷都事寺丞署正等官平日本無事可辦遇京察之年該堂官止就其循分供職者列為一等充數實非六部主事可比一旦驟膺直隸州知州之選必致竭蹶貽誤阿林即其驗也且六部堂官眾多就本部滿漢主事內甄覈保舉原可得人若小衙門堂官不過數人且係三四品京堂其保舉本不能如六部尚書侍郎之明公且所屬主事等員數無多不過因地取材安能名稱其實從前御史陸秩條奏吏部議准均屬姑息未安豈宜復沿其誤嗣後直隸州知州缺止應於六部京察一等滿漢主事內保舉引見記名

銓用其小衙門之王事等官，不準其升用直隸州知州。如有京察保列一等者，止可令其改用六部主事。如外省調繁之例，以資造就。諒此等閒曹散秩，擢用部員未必能遴膺上考。設其中果有才具出眾之員，在部復經保列一等者，原未嘗不可錄用。庶於慎重吏治甄拔人才之道，均為有益。其如何酌定章程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吏部另行妥議具奏。○壬午以梁敦書為福建按察使，由湖南長。○癸未諭刑部進呈秋審摺冊，朕詳加披閱。內浙江僧靜峰起意毆死其俗家胞弟周阿毛，圖賴刑直武等一案，照故殺期親弟律擬絞。監候又江西省郭義培謀財殺死小功堂姪郭丫頭子一案，照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已殺者，依故殺律擬絞。監候雖皆擬入情實，而所引之律俱未允協。僧人披剃出家，即不當復論其俗家卑幼，且致人命，即已犯其殺戒。今靜峰因周阿毛癡呆無用，輒行謀死，圖賴洩忿，兇殘殊甚，彼既不念手足之誼，何得復援尊長之條刑部，所以引此者，因律有為僧於本身親屬有犯，仍按服制定擬等語。遂爾槩行比附，殊未思律言有犯專指尊長而言，如僧人犯其祖父伯叔，自不可因已出家稍為末減。若卑幼本不可言犯，又安得由犯尊長之律推而下及乎？是僧人致死俗家卑幼，斷不當復以服制論也。至郭義培因其六歲幼姪郭丫頭子頸戴銀項圈，輒行起意，扭取見其哭喊，遂行推跌，墮坑溺斃。兇惡殘忍，情殊可惡。且該犯意在圖財，視伊姪如草芥，盜攫而殘其命於死者，恩義已絕。又豈可復引謀殺卑幼之條乎？夫尊長之於卑幼，或不遵教誡，或干犯名分，實打致斃，本律原止擬流。若因財產起釁，則不得樂用此律。從前會降諭旨，敕部準情定擬。是以有兄及伯叔因爭奪財產，將弟姪故行殺害者，擬絞監候一條。然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七

此亦第專指尋常索財爭產，因傷斃命而言。蓋弟姪原有贈給尊長之義，故尊長之罪，尚可稍輕。若謀財害命及強盜得罪致死，弟姪更復有何倫理，以及圖姦卑幼之妻，復將卑幼謀殺者，此等兇徒身已蔑倫傷化，定擬時轉因倫紀原情，又豈明刑弼教之本意乎？朕辦理庶獄，鑑空衡平，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而於秋讞大典披覽再三，期於無枉無縱。若此二條舊例，尚未合情理之正著刑部另行改議具奏，以昭平允。○甲申上自避暑山莊回鑾。○丁亥諭據劉秉恬富勒渾鄂寶桂林奏稱，川省辦理軍需，蒙發帑金六千餘萬之多，凡例准開銷者，見在隨案覈銷，其與例不符應行刪減者，約計千百餘萬。除於承辦各員名下追賠及該管上司分賠外，為數尚多。擬於川省養廉內扣半攤賠，猶恐歸結無期，帑仍懸宕，請令各直省督撫以下州縣以上等官，於應得養廉酌扣十分之三，代為賠還，不出十年即可全數完結等語。所奏大非無此辦法，朕征勦兩金川之故，因其係服屬土司，敢於負恩抗拒，吞噬鄰封，實為邊圉之患，勢不得不行剪除。五年以來，朕宵旰運籌調兵裕餉，幸將士宣勞，用命埽穴，俘酋大功，告藏為一勞永逸之計。即用數千萬帑，金朕心原所不惜，但須覈實報銷，使用項悉歸有著，不得謂之妄費。若貪劣之員藉端侵冒，自為法所必誅。設其中有因軍務緊急，釐辦過費，致踰成額，難以按例准銷者，如果覈實奏聞，未嘗不可格外加恩寬免。即如站員冀圖勦承辦糧臺諸事，濫用無度，至於累萬盈千，法司議以大辟擬入秋審，情實朕猶念其訊未入己，且究因急公所致，是以句到時並未予句。亦可知朕辦事進情酌理，務期至當，而不肯稍有偏倚矣。今劉秉恬等乃因軍需奏銷例，應刪減者多，恐帑項懸宕，欲令各省將養廉酌扣攤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八

賠所見鄙謬不能深體朕意至於如是乎夫金川事務係四川一省之事若因經手之人辦理不善致多糜費於各員名下追賠並著落該上司分賠歸款理所宜然或因為數過多於通省養廉分年攤扣尚係就川省以完川省然朕猶以為各官養廉扣至一年辦公不免拮据且事屬已往後任何辜而令其代為前人賠累亦未不允並恐川省各官所得者少不足以養其廉致有黷貨病民之事更滋流弊近經降旨與劉秉恬等矣至各直省官員與此事尤毫無干涉顧可從而波及之乎且如軍行所過省分一切皆官為資給絲毫不擾閭閻雖用兵而人不知兵朕之體恤下情若此其周且至安肯以軍需無著之項貽累率土臣工乎况此次軍需共發帑六千餘萬兩刪減即至千百餘萬不過十分之一方今府庫充盈並不必急欲歸還此千萬之數若劉秉恬等所奏竟似因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九

軍需費多而令天下官員公同填補成何政體乎昔康熙年間江西藩庫虧帑二百餘萬兩部臣議請賠究 皇祖諭云此必因朕屢次南巡墊用之故朕為太平天子省方觀民即動帑金以供巡幸亦無不可毋庸追賠究治煌煌 聖訓人皆感誦今朕因征剿叛番綏靖邊徼致費帑項豈不能效法 皇祖之槩行寬免乎劉秉恬等係朕特派會同該督文綬等覈辦軍需奏銷大員惟應各發天良將用過軍需各項徹底清查覈實銷算以次題結通計准銷者若干應刪減者若干分別明晰勿使稍涉蒙混至於刪減之項總不離各站員經管伊等支領收放俱有冊檔可稽其實用多寡難掩眾人耳目劉秉恬等在軍營董辦糧運年久亦應早有見聞若有站員於事後浮冒捏開查無確據即屬藉端肥囊或將官銀私自花費膽敢侵蝕軍需其罪實浮於冀國勳即當查明參奏

必不姑寬勿使貪劣之員得以侵帑倖免若有因軍需緊迫必需多費以免貽誤查係眾見確鑿實有憑據如冀國勳之數者雖與部定之例未符而其急公之心可諒不當治罪並不當復向追賠該侍郎等即當據實奏聞候朕施恩豁免但不得因有此旨輒思將劣員侵冒妄費之項濫行滙入以圖掩蓋彌縫為邀譽市恩之事非特難逃朕之洞鑒即伊等撫心自問亦恐為天理所不容矣至所奏各省攤扣養廉之說斷不可行將此明白宣諭使咸知朕意劉秉恬富勒渾鄂寶桂林均著嚴飭行並通諭中外知之○己丑諭章謙恆前在護貴州巡撫任內因蘇場侵貪一案不即揭參尚非大過伊係翰林出身學問亦優著加恩賞給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庚寅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丙申諭刑部審訊宗室穆騰額因身有服制未束黃帶路遇正紅旗蒙古施氏之僕七兒等錯認為相識之人欲同飲酒穆騰額不允七兒等遂將伊衣服撕破一案將七兒定擬具奏宗室覺羅分至尊貴束紅黃帶以別常人理宜自尊體統乃棄紅黃帶不束使人無從識別辱由自取宜加重懲嗣後宗室覺羅等犯罪之時如束紅黃帶者依宗室覺羅例辦理如未束者即照常人治罪永為例著宗人府曉諭知之○刑部議奏嗣後殺一家四命以上致令絕嗣者兇犯凌遲處死其子無論年歲擬斬立決妻女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若死者有子嗣即將兇犯子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妻女給死者家為奴如死者家不願收領即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從之○戊戌諭兩金川喇嘛均係邪教不便仍留其地但番人習奉佛教該處獨無喇嘛似非從俗從宜之道應於噶拉依美諾兩處酌建廟宇即於京城喇嘛內派往住持所有應派人數著理藩院議奏其建

廟事宜著文緩妥酌辦理

冬十月辛丑諭向來各省督撫例進方物如雲南產雲石福建柑
橘荔枝之類隨所產陳獻仍不外乎任土作貢之義乃閱時既久
督撫等踵事增華卽有購覓古玩充貢者其始因恭逢 皇太后
七旬八旬萬壽大慶及朕六旬萬壽各督撫備物以申忱悃尙非
過分伊等遂習焉不察於每歲萬壽年節亦一例呈進朕因其既
已遠致不得不量收數種以聯上下之情其實內府所藏古器珍
玩何物不有豈藉外間貢物以爲觀美且伊等進到者仍充宴費
分頒之用今積久愈多又豈宜復今日漸增益乎朕簡任封疆大
臣委以地方政務惟視奉職程其殿最豈因進貢衡其短長卽如
總督中惟高晉不令屬員代辦而伊所進貢品亦不及他省眾所
共知朕因其平日實心辦事不愧封疆之寄特加恩用爲大學士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十一

恩眷獨優亦眾所共知者不更可曉然於朕意之所在乎乃伊等
不能善體朕意專以此爲誇多鬪靡甚無謂也况古玩非布帛菽
粟可比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本非貴重之物而一經各省購覓市
儉卽從而高價居奇其間自行售辦者固亦有之而令屬員代備
者恐或不免並有以多報少略領價值以爲逢迎結納之具此於
吏治大有關係不可不防其漸至在京臣工如王公及頭品大臣
前因 聖母及朕躬萬壽准其呈進慶祝貢品今亦每年踵以爲
常相率效尤實所不取且每逢慶節之前反覺繁冗可憎又何益
乎至藩司尤係不應進貢之人近亦有於陛見時面爲陳懇者朕
因業已加恩推用難以驟行屏卻遂亦許其呈進略爲量存一二
究屬非體又如內廷翰林於年節書寫詩冊詩扇及春帖子恭進
分所應然又何必以購及古玩爲事耶至近日人情漸趨於華殊

失淳樸之意昨偶閱熊學鵬家入官物件內有珠繡蟒袍此必伊

任巡撫時所辦或備而未進或進而未收俱未可定此等費工價
而不適於用朕甚鄙之因卽以賞人並未留御猶憶 皇考時怡
賢親王曾進珠繡黃褥當卽飭訓並 諭其過富朕遵守 家法
宮中服御從不用及珠繡又如象牙織篋工巧近俗又不平滑便
用遠不及尋常茵席之安適因亦擯而不用久有旨弗許再進卽
此亦可知朕之好尙矣嗣後各省督撫除土貢外毋得復有進獻
在京王公頭品大臣及內廷翰林等亦當一體遵照並將此通諭
知之○壬寅諭諸王襲爵經朕酌定由軍功封晉者世襲罔替其
餘恩封諸王襲爵時皆應以次遞降又念親王郡王以下不過六
七傳卽至奉恩將軍軍心有不忍會經降旨凡親王以次遞降者至
鎮國公而止郡王以次遞降者至輔國公而止其公爵均著世襲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十二

罔替蓋襲爵延恩若不定以等差則國家億萬年之久王爵愈積
愈多又不免於冗濫昨四庫全書書要處呈進繕本宋史朕幾餘
披閱見宗室世系表內其燕王楚王之子卽降爲公公之後降爲
三班奉職是其再傳而後卽已下同齊庶視見今所定恩封之親
王郡王以次遞襲者仍得世膺公爵其厚薄爲何如耶且朕於諸
子中惟皇長子皇五子皆因病劇時始加封親王至於皇四子皇
六子則以出嗣諸叔得襲郡王爵餘尙未有特子冊封者非朕沾
名而薄待己子正因理當然耳所以昭示久遠之道無有大於此
者我世世子孫所當遵守勿替著將此旨錄示阿哥書房並諭令
宗室王公等知之○癸卯諭據鑲白旗滿洲都統奏稱戶部郎中
西蒙額呈送伊子原任兵部筆帖式阿爾泰不守本分日入醉鄉
口稱放火殺人種種妄爲請將阿爾泰發遣並審訊錄供奏聞等

語西蒙額呈控阿爾泰乃以父控子有何屈抑卽有屈抑審明後反坐伊父之罪乎抑將伊子寬免乎竟可不必如此究訊若係繼母於伊夫亡故後呈控前妻之子恐有冤抑研究辦理尙屬可行如西蒙額以父控子似此審訊殊爲過當西蒙額之子阿爾泰卽著照伊呈送發遣嗣後如有父送子者卽照所控辦理不必審訊

○甲辰以奎林爲理藩院尙書○乙巳諭遣派宗室族長揀同族大員補授○戊申左都御史張若淮以病乞休允之○己酉諭知府直隸州將生死出入大案審出實情改擬得當者送部引見著爲令○辛亥調崔應階爲左都御史以余文儀爲刑部尙書德保署福建巡撫由署吏部左侍郎署○壬子阿思哈因病解任以鄂寶爲漕運總督○癸丑以敦福爲湖南巡撫白瀛爲湖南布政使馮廷丞爲江西按察使由福建臺海道遷○乙卯諭據曹學閔奏請禁水煙一摺雖屬無關緊要但火煙已屬無益因相沿日久未便飭禁今更流爲水煙尤非所宜著交步軍統領衙門暨五城御史槩行禁止並著甘肅等省一體飭禁○丁巳諭漕運總督阿思哈老成勤謹宜力有年擢任總漕方資倚畀前以喘疾陳請解任會降旨准令回京調理以冀就痊茲聞遠逝深爲軫惻所有伊歷任降革之案俱著加恩開復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莊恪○己未諭前因刑部奏審訊周升桓不將秦廷基收禁致在寓自縊一案廣德於審訊此案時默無一語竟若置身局外因降旨傳諭廣德令伊據實明白回奏茲據廣德奏稱當日隨同熊學鵬審訊此案熊學鵬會將摺彙給令閱看廣德以秦廷基身爲監司大員有心徇庇屬官膽敢通同作弊擬以大辟本不爲枉乃熊學鵬所擬罪名同一斬候而必引用交結近侍之例轉似牽強會與撫臣

辨論等語所奏甚屬取巧此案業經文綬將訊問熊學鵬供詞奏覆據稱當日提訊秦廷基時原係率同蘇爾德廣德周升桓審訊我問擬秦廷基死罪原向司道說知廣德說秦廷基雖奉旨革職加倍治罪不至於死蘇爾德俱是知道的等語茲廣德何以又稱會向熊學鵬有秦廷基徇庇屬員通同作弊擬以大辟本不爲枉之言顯屬有心取巧看來此案非熊學鵬廣德到案三面質對難成信讞熊學鵬業已拏問起解在途廣德身爲臬司豈能無罪著革職來京質訊著吳虎炳派委委員將廣德迅速押送進京所有廣西按察使事務並著吳虎炳於道員內遴選一員奏明署理另候諭旨○庚申以彭理爲廣西按察使由湖南岳常道遷○辛酉山西巡撫巴延三奏太原縣西五里有風峪口兩旁俱係大山大雨後山水下注縣城猝遇水災恐捍禦無及請自峪口起開河溝一道直東華續錄乾隆八十四

達於汾所占民田計止四十餘畝太原一城可期永無水患得旨嘉獎○乙丑諭原任吏部侍郎加尙書銜吳紹詩老成謹慎宣力有年前歲以老病乞休准其回籍頤養今春東巡時尙能遠出迎轡特晉階以示優眷方冀其延享遐齡不意遽爾溘逝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滅秋審朝審緩決三次人犯罪○旌六世同居江西峽江縣監生蕭習舜

十一月己巳朔吏部議准署雲貴總督圖思德奏曲靖府屬五疇通判向隸廣西府因廣西改州通判歸曲靖府轄五疇距曲靖八站查察難周請裁通判改設直隸州判隸廣西州從之○庚午諭邁拉遜見署工部尙書其吏部侍郎尙未開缺仍著兼辦吏部侍郎事務高樸係兵部侍郎兼署禮部侍郎今派往葉爾羌將瑪興阿換回瑪興阿到京後卽著以禮部侍郎兼署兵部侍郎至高樸

起程以後瑪興阿未到京以前所有禮部侍郎事務著景福兼署
兵部侍郎事務著阿肅兼署○設熱河等七廳學額○丙子調永
慶為浙江按察使梁敦書為湖南按察使以奇寵格為福建按察
使由糧驛○庚辰諭朕御極之初大學士等奏請避朕名朕以避
名之典雖歷代相沿實乃文字末節無關大義特降諭旨遇朕御
名上一字少寫一點下一字將中間禾字書為木字以存其義至
臣工命名有相同者槩不令改易彼時趙宏恩曾請改避亦未允
行若二名不偏諱聞之孔子而嫌名不諱則韓愈諱辨言之甚詳
是以朕於御名同音之字凡臣工奏對俱不令迴避眾所共知至
於清字既不可缺筆而十二字頭之字本少每一字必對音數字
至十餘字不等與漢字嫌名無異更何必諱乎即漢字亦有不能
盡同者如永字世所習用而體義亦不宜缺筆絲字為民生衣被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五
常稱尤難迴避且皇子輩永字乃 皇祖欽定皇孫輩絲字則朕
所命名而近派宗支蕃衍依次取名者愈久愈多我世世子孫自
必遵朕舊章不令改易第恐後來臣工等不能深體朕意妄謂於
心不安輕有所請或致無可適從自當豫示折衷以垂法守朕以
為與其改眾人之名以避一人之名莫若改一人之名使眾無可
避較為妥善將來繼體承緒者惟當以永作顯以綿作叟則係不
經用之字缺筆亦易而永絲等字均可無庸改避至於清文則仍
其舊總不必改避其奕輩以下則所謂過此以往朕未之或知然
亦可推廣此意永遠遵行此旨著軍機大臣敬謹存記並繕錄二
道一交內閣封貯一令阿哥等於書房恭貯敬識朕常有願使春
秋八十有五即當歸政至時再行宣示○甲申諭前因彙輯四庫
全書諭各省督撫編為採訪副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

悉心校勘分別應刊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
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節經各督撫呈進
並敕館臣詳悉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覺有不可不為區
別甄覈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
均則又迺迹緇流均以不能死節視顏苟活乃託名勝國妄肆狂
狃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宜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槩行毀棄以勵
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愷然其奏議慷慨
極言忠盡溢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
弼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乃為朝議所撓致使
身陷大辟嘗閱其疏內有灑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
塞二語親為批識云觀至此為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
欲不亡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臺奏彙彈
劾權奸指陳利弊亦為無懈骨鯁又如葉向高為當時正人頗負
重望及再入內閣值眾閣弄權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賢之備然
觀其論屢奏草請補閣臣疏至七十七上幾於痛哭流涕一槩付
之不答則其朝綱叢勝更可不問而知也以上諸人所言若當時
能採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書為明季喪亂所關足資
考鏡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
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集並當以此類
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為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
不忍並從焚棄致令湮沒不彰至黃道周另有博物彙編一書不
過當時經生家策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蹟一篇於李成梁設
謀甚害具載本末尤足徵我朝 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實大有造
於明人而彼轉逞謀陰計以怨報德伏讀 實錄我 太祖高皇

帝以七大恨告 天師直為壯神戈所指肇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為隱諱存其言並可補當年紀載所未備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 開國方略後以昭徵信近復閱江蘇所進應毀書籍內有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批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為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 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天而永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毀其書乎又若彙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輩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眾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止須刪去數卷或刪去數篇或改定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七

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他若南宋八書之斥金明初入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刪涉於詆訾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毀使無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致仍前藏匿方為盡善著四庫館總裁等妥協查辦黏籤呈覽候朕定奪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戌晉封貴人鈕祜祿氏伊爾根覺羅氏俱為 嬪○戊子諭昨閱國史館進呈徐治都傳伊在湖廣提督任內攻勦叛賊頗著勞績得有雲騎尉世職因襲次已滿查銷著加恩仍賞給伊家世襲罔替至徐治都之妻許氏當吳逆犯順時率僕禦賊中斃身死義烈可嘉著交該部補行旌獎○壬辰調朱椿為廣西布政使孫士毅為雲南布政使○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刑部奏駁李質穎咨稱革監倪宏文除欠嘆咭喇國夷商等貨銀萬餘兩無還問擬杖責未協議將倪宏文改擬杖流

監追一案已依議行並明降諭旨將李侍堯申飭李質穎交部察議令將倪宏文家產變抵仍勒限一年監追再照部議發遣如該犯限滿不完即令該省督撫司道及承辦此案之府州縣於養廉內照數攤出並傳朕旨賞給該夷商收領歸國以示體恤矣此等夷商估舶冒越重洋本因覓利而至自應與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載而歸方得中華大體若遇內地奸民設局賒騙致令資本兩虧尤當如法訊究乃李質穎僅將該犯擬以薄懲而欠項則聽其自行清結所謂有斷無追竟令外洋孤客負屈無伸豈封疆大臣懲惡緩違之道幸而刑部奏駁朕始得知其詳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樣葫蘆照覆其錯謬尚可問乎中國撫馭遠人全在秉公持平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經若平日視之如草芥任聽地棍欺陵而有所鳴官又復袒護民人不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訴徒令蓄怨於心歸而傳語島夷豈不輕視督撫而笑之且或慮粵商奸惡致呼籲仍復成空將來皆裹足不前洋船稀至又復成何事體且朕此番處置非止為此事蓋有深慮漢唐宋明之末季多昧於柔遠之經當其弱而不振則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強而有事則又畏懼而調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釀成大變而不可救宋之敗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為殷鑒也方今國家全盛諸屬國震懾威稜自不敢稍生異志然思患豫防不可不早杜其漸嘆咭喇夷商一事該督撫皆以為錢債細故輕心掉之而不知其所關甚大所謂涓涓不息將成江河者也朕統御中外一視同仁如內扎薩克諸藩恭順誠服其單行本小朕皆撫若兒孫每至必歡欣踴躍與舊滿洲蒙古之執役無異即新附之準夷回部年班來者朕亦必聯之以情待之以禮厚其餼資而遣之眾亦莫不懷德感恩幾

與內扎薩克相等此皆內外臣工所共知者即如伊犁與哈薩克
易馬一節辦理亦須妥善或哈薩克所驅至者本不皆善馬原不
妨如法擇而取之若既是有用之馬即當按其所值與之市易始
能經久無弊設或所給段匹輕薄暗減其價致所得不償所售哈
薩克貿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裏口即不言而心豈能允服既
違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無所底止朕每以此慮懷該伊犁
將軍不可不實力妥辦以裕永遠之規若聽其日趨日下而不知
返朕一有所聞惟該將軍是問恐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鮮安南
琉球日本南掌及東洋西洋諸國凡沿邊沿海等省分夷商貿易
之事皆所常有各該將軍督撫等並當體朕此意實心籌辦遇有
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諸省亦當
推廣此意安行若仍視為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經發覺或經朕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十九
訪聞及為言官糾劾必將該將軍督撫重治其罪不能似此案之
僅予議處也將軍督撫皆朕委任之人惟當體朕意毋怠毋違
自可寓久安長治之計即我世子孫敬體朕訓守而勿失億萬
年無疆之慶詎不在是耶此旨著傳諭各將軍督撫一體遵照並
著入於交代令各後任永遠遵行勿稍玩忽並另錄一分交上書
房俾皆恪循罔懈○丁酉諭朕恭閱 實錄當 太宗文皇帝時
王貝勒內即有懶於騎射之事今承平日久想諸王中亦必有廢
弛者我國自開基以來首重騎射理宜恪遵舊典服習勤勞即如
朕每歲行圍猶能於馬上馳射此乃眾所共見者著通諭阿哥諸
王各宜慎遵 祖訓勉奉行億萬年傳之子孫毋替
十二月庚子諭昨閱江蘇所進應毀書籍內有朱東觀選輯明末
諸臣奏疏一卷及蔡士順所輯同時向論錄數卷其中如劉宗周

黃道周指言明季稅政語多可採因命軍機大臣將疏中有犯本
朝字句酌改數字存其原書而當時具疏諸臣內如王永吉龔鼎
華吳偉業張晉彥房可壯葉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
朝其人既不足齒則其言不當復存自應槩從刪削蓋崇獎忠貞
卽所以風勵臣節也因思我朝開初之初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如
洪承疇以經略喪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鎮將懼禍帶城來投及
定鼎時若馮銓王鐸宋權謝陞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會躋顯
秩入本朝仍忝為閣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夢庚田雄
等不可勝數蓋開初大一統之規模自不得不加之錄用以靖人
心而明順逆今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僚乃遭際
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復畏死倖生覩顏降附豈得復謂
之完人卽或寸長足錄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復叛之李建泰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二十
全聲桓及降附後潛肆詆毀之錢謙益輩尤反側愈邪更不足比
於人類矣此輩在明史既不容闕入若於我朝國史因其略有事
蹟列名敘傳竟與開國時范文程承平時李光地等之純一無疵
者毫無辨別亦非所以昭褒貶之義若以其身事兩朝繫為削而
不書則其過蹟轉得藉以掩蓋又豈所以示傳信乎朕思此等大
節有虧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勳績諒於生前亦不因其尙有後人
原於既死今為準情酌理自應於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將諸
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蹟據實直書使不能纖微隱飾卽所謂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而其子若孫之生長本朝者原在世臣
之列受恩無替也此實朕大中至正之心為萬世臣子植綱常卽
以是示彰瘡昨歲已加謚勝國死事諸臣其幽光既為闡發而斧
鉞之誅不宜偏廢此貳臣傳之不可不覈定於此時以補前世史

傳所未及也著國史館總裁查考姓名事實逐一類推編列成傳
陸續進呈候朕裁定並通諭中外知之○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圖
思德奏探聞緬酋噶駁已死及關外信息等因一摺此事非圖思
德所能辦已於摺內批示矣看來圖思德之意頗以噶駁之死為
幸妄冀緬匪一事即可從此完局此非曉事之見也緬甸數年以
來並未實有悔罪輸誠之舉雖內地嚴守關隘不與貿易恐亦有
名無實未必能制其死命總之若不將拘留內地之人送還及實
在進貢乞恩斷不能准其開關通市其局不能完結轉不繫乎噶
駁之死與不死恐緬酋狡詐異常從前曾經捏報噶駁已死日久
乃知其詐此次安知非其故智復萌即或有其事而其子不能
改父之過又與噶駁何異圖思德此時惟當靜聽並不必遣人向
關外探訪彼處信息為其所愚使賊匪從而輕笑設果得魯蘊親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三

總須付之不答仍將原稟馳奏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癸卯
諭觀保在上書房行走有年尚屬小心勤謹今聞其患病溘逝著
加恩給還左都御史原銜○命戊戌年八月舉行繙譯鄉試次年
三月舉行會試○丙午命明亮軍機處行走○丁未諭軍機大臣
等據李侍堯奏商船莫廣億帶到暹羅國搭送回籍雲南人楊朝
昂等三人並鄭昭文稟一件稱因連年與緬匪仇殺再懇賞買硫
磺一百擔若天朝用兵阿瓦願懇諭知其期豫為堵截緬匪後路
詢之楊朝昂等均據供似屬真情等語楊朝昂等出邊雖在未經
用兵以前但以內地民人赴緬甸貿易曾被拘禁復又轉入暹羅
在外年久自不便遣回騰越著李侍堯派員將楊朝昂等三犯解
京沿途小心管解勿致疏脫俟解到時訊問明確再行辦理至鄭
昭見內地民人在彼即行資助送回尚屬恭順前已准其所請聽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三

自到關懇請通貢圖思德竟當明白開導諭以汝果出於誠心竟
宜親身進京朝見大皇帝如能將楊重英蘇爾相諸人全行送回
並誠懇納貢大皇帝不但准汝仍通貿易並且格外加汝大恩汝
若不親去本督部堂難以代汝轉奏至於中國撫馭外夷全恃威
信從不肯賺其入而置之死即如秤管猛到京數年今仍遣令歸
巢皆汝等所深悉者且使果欲殺汝亦非難事汝既已親來我等
總督提督見在邊境皆可執汝誅之又何必俟汝到京再辦汝當
反復自思若非親自叩覲大皇帝此事斷不能完如汝驚疑顧慮
不敢進京本督撫亦不相強即令汝回去亦不代汝奏聞如此曉
諭察其神色即行據實奏聞候朕定奪此時緬酋處如差小頭人
到關惟當諭以汝等之言不足為憑如果有誠心懇請之處可令
汝大頭人等自來本督部堂另有諭示之語若彼投遞緬字文稟

買硫磺鐵鍋此次請買硫磺仍可准其買回看來鄭昭與緬子仇
殺似非飾詞但中國見在並不征勦緬匪即欲掃除醜類亦無藉
海外彈丸協擊或伊欲報故主之仇聽自為之李侍堯仍做上
檄稟之意給與回文可耳將此由五百里傳諭李侍堯知之○庚
戌准滿洲侍郎年至六十者乘轎○乙卯諭御史炳文奏請嗣後
科道京察止令都御史帶領引見去留俱候欽定一摺所奏殊為
錯謬科道職司言路遇有內外大臣贓私不法及吏治民生所繫
如果確有聞見原准其自行具摺據實糾陳朕必徹底清查嚴實
辦理是國家待言官之道已屬從優但既歸都察院統轄則當京
察激揚大典自應聽該堂官考察以符體制且科道等平時言事
其識見孰優孰劣朕原可約略而知至其才具之短長行走之勤
惰非堂官不能深悉若不令其甄別註考稟候朕於引見時裁定

有是理乎設或京察時都御史舉劾不公科道原可指名參奏乃炳文於舉行京察之前輒思變更成例妄為此奏使堂官不得操其黜陟明肆阻撓占身分冀諸事得以自專其有關於人心世道者良非淺鮮明季臺諫諸臣遇事生風紛吹不已遂至黨同伐異貽害無窮最為彼時秕政我朝綱紀肅清科道咸知奉法不敢復蹈覆轍惟雍正初年因六科改裁都察院給事中等逆章爭競經 皇考嚴加懲儆力為整飭益復謹懷恪遵至今乃炳文此奏借慎重言官考覈為由欲翻堂官考覈成例效明末諫垣門戶惡習此風斷不可長况炳文身係宗室尤不應為此沽名之事豈可復為御史炳文著即革去御史發往伊犁以司官效力贖罪將此通諭知之○諭據署伊犁將軍索諾木策凌奏稱哈薩克布魯特等惑於經文妄生疑懼惟祈永為臣僕不遭屏棄等語着來以朕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三

適減金川恐一併及彼故假借經言託詞嘗試此蓋不知朕撫恤伊等之意天朝之於外藩恭順則愛育之嗚張則勦滅之兩金川負朕深恩恣意欺鄰並思窺伺內地是以明申天討擣穴擒渠哈薩克等內附多年頗為恭順豈有無故屏逐之理今特降旨曉諭阿布賚阿布勒比斯等嗣後但益加恭謹以期永受朕恩毋滋疑慮○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圖思德奏緬目得魯蘊遣人投遞緬稟情願送還內地官人輸誠貢象懇恩賞准開關已飭該鎮州給與回文等語所辦大段尙是前經該署督奏探聞緬首情駁死信並得魯蘊欲親來還人納貢懇恩買賣等因已將辦理此事關鍵詳悉傳諭圖思德遵辦矣情駁之死信真偽無關緊要如果匪首等有悔過輸誠之意將拘留之蘇爾相楊重英等盡行送回並誠懇進貢原亦可以完局但此說止可存之於心斷不可於緬眾前稍

露天朝有趁伊等投誠速圖了事之意賊匪狡獪異常儻窺見內地有欲圖遷就情形彼必以為奇貨可居轉多稽阻若見督提等不以為事處之淡然彼或具有真誠必急切懇願欲冀俯納中國撫馭外夷之道大率如此圖思德不可不知即或得魯蘊到關叩懇亦當遵照前諭令其親自進京於大皇帝前誠切懇請或可邀恩通市否則難以轉奏且看其誠偽何如再行定奪圖思德如或接見賊目惟當義正辭嚴明白開導勿稍示伊等以將就完事之心方為妥協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丁巳諭軍機大臣等盛京吉林為本朝龍興之地若聽流民雜處殊於滿洲風俗攸關但承平日久盛京地方與山東直隸接壤流民漸集若一旦驅逐必致各失生計是以設立州縣管理至吉林原不與漢地相連不便令流民居住今聞流寓漸多著傳諭傳森查明辦理並永行禁止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四 五

流民毋許入境○改甘肅特納爾州判為阜康縣仍隸迪化州奇臺通判為奇臺縣仍隸鎮西府○戊午諭四川邊外各土司所戴帽頂自應照阿桂等所奏各按品級戴用但此次征勦兩金川該土司等或多派土兵協同攻勦或派出烏拉饋運軍糧已屬奮勉出力見在共抒瞻就趨赴闕廷其誠悃尤屬可嘉所有伊等官階仍照原品級外著加恩均賞戴一品紅頂並令子孫承襲後一體戴用至隨來之土舍頭人向有於本職上越級帶用帽頂者亦著加恩仍舊賞戴以示優獎○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數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六千八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八十一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四千三十萬二千五百九十二石九斗四升八合五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澗蕃恭校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春正月己巳免甘肅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
民欠銀八十四萬有奇○丁丑賜阿布賚敕諭曰爾使鄂托爾齊
等朝覲京師呈爾所奏托忒字表文內稱爾願將數世徵貢之塔
什罕三萬戶人丁獻納等語所奏非是前者爾使鄂托爾齊至伊
犁將此事呈請將軍將軍知爾心存僥倖剖晰情理行文飭駁奏
到時朕謂其所辦甚當今爾使鄂托爾齊來京復以此為請則是
爾僥倖之念尙未止息朕統一區宇爾哈薩克布魯特霍罕安集
延回眾皆朕臣僕朕一視同仁毫無偏向從前爾因爭塔什罕土
地向霍罕額爾德尼構兵因遣都勒特克呀前來請援經伊犁將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軍飭駁朕曾降旨宣示爾今復以塔什罕為爾數世徵貢之屬裔
欲納於朕是爾從前無力爭奪欲假天朝威力以取之耳爾哈薩
克與塔什罕皆係朕之臣僕豈肯為爾攻彼乎况爾欲謀塔什罕
即允所請儻他部中如有欲謀取爾哈薩克者朕亦將允其請乎
汝惟知多方謀取塔什罕以供僥倖而並未實計其利害殊屬非
是阿布賚汝奉朕此諭惟宜善自保守遊牧結好鄰邦以期永荷
朕恩斷不可妄生覬覦構禍鄰國也再爾使鄂托爾齊所呈表文
內稱哈薩克阿渾會言經內有云白帽之人屏逐默克哈薩克布
魯特等深懼斯言情願承為臣妾惟祈不為屏逐等語斯言甚怪
異不知從何而起諒必因我兵新滅金川前此將軍伊勒圖會遣
回爾使恐我兵乘勝並將哈薩克辦理是以假借經文託詞嘗試
則是爾未知朕撫綏之意而妄自疑懼矣夫天朝之於外藩恭順

則撫恤之鳴張則罰滅之邇來大小金川負朕厚恩恣意侵鄰遂
加天罰乃不知傲懼復敢抗拒王師始命將出師殄滅小醜耳今
爾哈薩克歸順已久朕方加惠撫恤豈肯無故即加屏逐且屏逐
爾等空其土地將復界之何人朕已諭將軍傳諭爾等然非朕親
諭不足以釋汝之疑朕故特降諭旨發往阿布賚惟期永荷朕恩
恭順是效毋得妄行億逆以自速禍也特諭○辛巳以 皇太后
聖躬不豫詣長春仙館問安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晚膳自是
日始每日詣長春仙館問安○甲申以緬甸得魯蘊陳請納款命
長青仍駐雲南○乙酉諭緬甸自撤兵以來已經八載每歲沿邊
派人駐守究屬不成事體而其地水土惡劣朕意又不欲用兵惟
嚴令各關隘絕其貿易稍足使知畏懼耳但向來雖有禁遏之名
仍恐具文塞責徒爾因循歲月總未能完此事之局原擬令阿桂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為雲貴總督前往經理邊務其事庶可早竣茲據圖思德奏聞緬
首情駁已死其子贅角牙襲職前據該處頭目得魯蘊具稟鎮將
等稱情願送還內地之人輸誠納貢懇請開關隨遣諭來人先回
俟其到關再定今據張鳳街辦事之騰越州知州吳楷稟稱派送
孟矣等出口之羅夷南多木比等回關據稱孟矣等至老官屯向
該頭目蓋拉機稱揚大皇帝威德嚴重及地方廣大富庶光景該
頭目甚為感畏孟矣等即日登舟赴阿瓦聞得魯蘊見在阿瓦料
理貢物並將蘇爾相多朝相接往阿瓦要同楊重英俱從天馬關
送還內地並欲親自到關叩懇納貢等語緬匪果知悔罪投誠還
人納貢自可就此完事但受降通市及善後章程必須曉事之重
臣相度妥辦方能合機宜而符體制著阿桂即速馳驛前往雲南
辦理受降諸事完竣即行回京至開關以後沿邊一切事宜均關

緊要非圖思德所能經理所有雲貴總督員缺著李侍堯調補兩廣總督員缺著楊景素補授山東巡撫員缺著郝碩補授圖思德著回貴州巡撫之任裴宗錫著回雲南巡撫之任郝碩見在四川辦理軍需奏銷之事尚未能即赴新任所有山東巡撫印務著國泰暫行護理○丙戌以孫含中為浙江布政使由陝西按察使遷○丁亥濟山東汶上縣宋家窪河道○以王時薰為陝西按察使由道遷○已丑刑部議奏定擬奏廷基一案已革布政使蘇爾德等罪名前此案奏廷基袒護屬員稟懇總督求免問擬斬罪實所應得然覈其情節尚較康坦獄換犯教供營私作弊者稍覺有閒使照例解京辦理朝審時尚不至予句或數年後發往新疆效力並不至久繫囹圄乃不將伊即行收禁致令在寓自戕黃邦甯復敢移屍獄中捏報病故實出情理之外若非吳虎炳據實參奏則上下相蒙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三

置辨但已經革職查產足蔽厥辜熊學鵬著仍往四川辦理軍需奏銷以觀後效至蘇爾德廣德俱係滿洲世僕尤當實心辦公且蘇爾德曾任巡撫後因獲罪罷斥復經棄瑕錄用用為藩司自應屏絕情面以圖報效當黃邦甯因奏廷基在寓自縊赴署面商伊護理巡撫卸事未久若能持正阻止黃邦甯必不敢徑行作弊其移屍之意倡自何人黃邦甯已死無可對質但蘇爾德明知黃邦甯欲行掩飾彌縫聽從弊混與誘人犯法何異即立置重辟尙復何辭廣德身任臬司奏廷基定罪時廣德既以為定擬過重尙復學鵬爭執不從臬司原有奏事之責何妨就已見陳奏候朕裁奪乃在外惟以辨論沽名而在朕前又不敢據實入告已屬不堪及兩次傳旨詢問復敢巧詞隱飾意涉欺罔照例斬決亦無可貸但朕臨御至今從不肯輒興大獄從前如錢度貪婪敗檢之案尙不欲稍有株連况此案康坦獄黃邦甯二犯已經句決蘇爾德廣德無庸即予駢誅均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朕辦理刑獄從不豫設成心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至外省吏治袒護徇私皆所不免今就已破之案懲一儆百各省督撫司道俱當倍加儆惕勿負朕諄切告誡之意將此通諭知之○庚寅子刻 皇太后疾大漸 上至長春仙館問侍丑刻 皇太后崩 上哀號擗踊命備黃輿恭奉 大行皇太后還宮 上親扶安奉 慈甯宮正殿 大行皇太后大殮 上痛哭失聲行奠獻禮俯食如視膳時命以含清齋為倚廬席地寢苦諸王大臣懇請還宮不允○是日丑刻奉 大行皇太后遺誥曰予以游德祇膺 昊蒼眷佑列聖篤祥誕育帝躬丕紹 鴻緒今皇帝秉性仁孝承歡養志克敬克誠視膳問安晨夕靡閒每當巡幸所至必披輦同行親見

億兆呼萬尊親並篤合萬國歡以天下養信可謂之兼備矣且木
蘭秋猶前期必奉予幸遊暑山莊以協夏清之禮新正御園慶節
必奉予駐長春仙館以愜宴賞之情至凡遇萬壽大慶必躬自起
舞以申愛敬每當宮庭侍宴必親製詩畫以博欣愉予因益怡樂
康強頤和晚景又見皇帝神武懋昭廟謨廣運平定準夷回部廣
拓幅員而近年征勦兩金川宵旰焦勞運籌五載大功幸得告成
皇帝之心始寬予懷亦因以大慰方謂際此海宇乂甯豐登迭奏
予更得長延景福葆養天和惟念年齒日高未免桑榆景迫深惕
於衷猶幸體氣素強精神未耗期頤或可漸臻皇帝每見予康健
如常喜形於色詎意昨者偶遇寒疾寢至沈疴皇帝侍藥問安憂
心時切日叩 天神保佑祈予速就痊可予亦思調理向愈以安
皇帝之心不期延至二十三日丑時大數垂盡遂至彌留予壽已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五

八十有六母儀尊養四十二年因集助歸美而三晉徽稱遇萬壽
祝釐而三舉慶典中外一統五世同堂稽之史冊實罕倫比今予
福壽考終夫復何憾惟念皇帝孝思純篤久侍膝下孺慕終身今
大故忽嬰慮必過於悲痛宜勉自節哀勿致稍毀惟當以國事為
重中外文武羣臣恪恭奉職共襄邦治予靈爽庶少安焉其喪制
悉遵典禮皇帝持服當依以日易月之例二十七日而除 天
地 宗廟 社稷之祭不可久疏百神羣祀亦不可輟故茲誥諭
其各遵行○諭朕蒙 聖母皇太后鞠育恩慈情深罔極臨御四
十二年承 歡奉養深荷 慈愉且見 聖母動履康強不煩扶
掖私心慶慰第壽日益高萬年豈真可祝欣喜之餘並不敢存孔
子一則以懼之想惟有誠祈 天佑益算延祺而朕躬愛日之悃
忱實無能一刻稍置今春恭奉 皇太后幸御園初九日於九州

清宴侍 膳觀燈五世一堂同伸歡忭是日 慈顏康豫不減常
年朕方慶幸以望七之齡得侍望九 聖母實從來史冊所未有
十一日進宮齋戒十四日 祈穀禮成回御園請 安知 聖母
偶爾違和旋進藥調治體亦稍安不意疾尋反復 聖母猶不
欲令朕知 慈躬病劇恐朕憂煩然自是疾日以增急難不復朕
昨兩次詣 寢宮問 安 聖母言笑如常惟氣力稍覺疲倦
諭朕云頤養數日可即就痊朕亦冀可克副 慈諭詎意將及夜
分痰忽上湧遂至大漸逾於二十三日丑時 仙馭升遐奄棄朕
躬一何迅速昨日未時請 安以後竟無由再仰 慈顏呼天搶
地痛何能極朕嘗命皇六子推測算法云乾隆五十一年六十年
皆正旦日食朕私計以五十一年丙午 皇太后春秋已九十有
五朕年亦七十有六是歲或遇 聖母大事雖未滿百歲而已屆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六

期頤且係人生必有之事庶稍無憾其六十年乙卯則係朕當歸
政之年均可以應懸象執意距丙午尚十年 皇太后忽爾賓天
竟不能遂朕之願則朕將來歸政亦恐難如奢望此究係朕心不
誠未能仰邀天鑒今呼號無及哀痛之外更復何言至於孝服日
期 皇太后遺誥令朕止穿孝二十七日然追憶雍正十三年遭
皇考大故朕欲持服三年因奉 聖母慈諭止命穿孝百日朕
即遵從今值 皇太后之事朕仍當依 前諭穿孝百日其餘王
公大臣官員等並照例二十七日而除所有 大喪禮儀著派皇
四子永琰皇六子永瑤莊親王永瑤協辦大學士尚書英廉尚書
永貴署尚書邁拉遜侍郎金簡管理其一切應行事宜並著詳稽
舊典悉心嚴議隨時具奏至於 聖母慈愛朕躬每 諭朕勿過
憂勞惟當以國事為重今朕遭此大故雖不能節哀亦不敢過毀

至國事所繫惟當益勉孜孜朝乾夕惕以副天下臣民之望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辛卯諭尊 大行皇太
后諡號為 孝聖憲皇后○諭前因 聖母萬壽特宏錫類之仁
普錫各省錢糧以昭慶惠朕本欲俟恭祝 聖母九旬萬壽之年
再溥 恩施一次茲者 仙馭升遐此後更無可推廣 慈仁之
處見在部庫帑項又積至七千餘萬著加恩自戊戌年為始普蠲
天下錢糧仍分三年輪免俾寰宇億兆人民仍得共被 慈恩永
申哀慕而朕終天罔極之忱雖不能仰酬萬一庶藉茲稍展其如
何輪派年分著戶部即速悉心覈奏遵行○諭軍機大臣等向來
各督撫鹽政關差織造等於年節慶典每備物呈進雖屢經飭禁
而諸臣仍有再三懇請以盡悃忱者朕亦難以固拒因閱收一二
以備賞賚之用今奄道 皇太后大事五中摧絕哀痛難窮永無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七
奉侍承 歡之日即遇佳時令節方觸景傷情彌增悲痛豈復能
行慶宴賞著傳諭各督撫鹽政等今年槩不許呈進貢品如或不
遵以違制論其各仰體朕意恪奉母違○諭昨據禮部奏 大行
皇太后喪儀二十七日之內所有 社稷壇等祭祀按照雍正九
年 孝敬憲皇后喪儀素服致祭樂設而不作等因朕以 郊
廟大祀典禮甚重似不應因大喪而稍略其禮因命軍機大臣查
明具奏茲據奏稱會典所載康熙年間 列后之事遇大祀典祭
日即穿朝服作樂禮部此奏未將遠年舊例細查僅引雍正九年
乾隆十三年近年之例所辦原未周到今公同酌議二十七日之
內如遇 郊 廟大祀仍作樂穿朝服行禮其餘尋常祭祀均用
素服致祭樂設而不作等語所奏甚是 孝敬憲皇后聖母大事
係九月二十九日翌日即遇孟冬時享 太廟彼時禮官或因為

期太近不及詳查會典從權率辦本不可據以為例至 孝賢皇
后喪事係三月十一日至中秋祭祀已在百日以外尤不當引雍
正年間二十七日以內之例其時禮部所辦本屬未協朕亦忽略
看過未為覈定今既知其誤自應更正著照軍機大臣所議二十
七日內如遇 郊 廟 社稷壇及 日月壇諸大祀雖係遺官
致祭仍當作樂穿朝服行禮其餘尋常祭祀均用素服致祭樂設
而不作方為允當著交禮部即照此辦理其從前誤辦之案不必
存案即以此著為令典○諭雍正十三年 皇考龍馭上賓朕欲
持服三年羣臣請循以日易月之制朕皆未允嗣奉 聖母慈諭
令朕持服百日因即遵行然百日釋服後仍素服滿二十七日今
道 聖母大故自應仍遵 懿旨持服百日昨日已明降諭旨矣其
素服二十七日亦照前例惟遇 壇 廟大祀行禮及致齋三日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八
閱視 祝版先期詣 壇並視朝聽政諸事朕從前惟準理而行
並未載在令典此時當詳議及之又如王公大臣官員持服二十
七日而除素服則滿百日至百日後用何服色及陪祀齋戒常朝
坐班並一切典禮應如何定制亦當酌定章程頃檢閱雍正十三
年王大臣等所定條款頗為該括著將原摺交軍機大臣會同辦
理喪儀王大臣等悉心詳議具奏○乙未尊 大行皇太后陵曰
泰東陵○丙申恭移 大行皇太后梓宮於暢春園安奉 九經
三事殿 上居圓明園
二月丁酉朔 上詣 安佑宮行告哀禮○戊戌 上居無逸齋
苦次○諭朕從前原欲於皇孫內遣派一人恭赴 泰陵承祀因
仰體 皇太后高年以孫會繞膝為樂 聖意不欲其遠離是以
未經辦及今遭 大行皇太后大事見在敬辦 泰東陵工程即

日 山陵禮成著封緘德為鎮國公前往 泰陵 泰東陵侍奉

貝子弘瞻著即回京所有弘瞻住宅原係官為建造應即給與歸

德居住係德係朕長孫茲令其祇奉 皇考 皇妣陵寢於理為

宜至伊昨歲會獲罪愆因將伊王爵令歸恩承襲今伊公爵仍係

推 聖母慈愛之心伊務宜倍加敬慎承受恩澤毋負朕教育成

全至意○己亥 上還居圓明園○庚子 上詣 九經三事殿

大行皇太后梓宮前供奠諸王大臣懇請開一二日行禮不允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上年金川大功告成所有該處地界經將

軍等繪圖奏明歸入版圖安屯耕種原應如是辦理茲朕檢閱平

定金川方略內如從前綽斯甲布拉克底巴旺黨壩等各土司

即有被金川侵佔地方此時以我大軍之力全境埽平前金川所

吞鄰境尺寸莫非我土但念該土司等數年以來跟隨打仗守卡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年 九

出於誠悃其勤勞亦屬可憫所應特沛殊恩示以獎勵見已面諭

明亮齋奉此旨俟到川時會同總督文綬提督桂林將綽斯甲布

拉克底巴旺黨壩土司等被金川侵佔地方逐加詳勘查明無

礙田土可以取給者繪圖具奏候朕降旨酌量賞給以示優恤遠

番逾格加恩之至意將此傳諭文綬桂林知之○癸卯 上詣九

經三事殿 大行皇太后梓宮前行初祭禮○甲辰諭二十七月

內停止元旦朝賀其百日後尋常御殿視朝屆期請旨○辛亥諭

昨江蘇巡撫楊魁題請將桃源縣民孫謀掌毆伊父孫尙文咬落

指節擬以斬決一疏已批法司覈奏矣查閱本內孫尙文供伊子

孫謀平昔不孝屢次違犯會於三十七年九月稟縣柳責等語彼

時辦理實屬非是該犯孫謀忤逆既經伊父稟縣即應嚴行懲治

或發煙瘴或發他省使伊父得安居守業豈可僅以枷責從輕發

落此等不孝之徒所謂下愚不移何得留於其家復致日後釀成

事端向來刑部辦理呈告忤逆之案皆按律科罪即從輕亦擬發

遣前此孫尙文控告伊子時地方官若照此辦理何至尙留敗類

任其回家肆行狂悖幸而孫尙文被咬未死設使因傷致斃或竟

有逆倫之事則是因一時姑息之心留此梟獍使得肆毒於其父

母於倫紀風教大有關係所有從前辦理此案之府縣實屬疏縱

至臬司刑名總匯巡撫察吏安民何俱漫不經心若此著查明一

併交部議處嗣後各省似此首告忤逆之案俱應照例坐以發遣

著刑部定議具奏尋奏嗣後忤逆之案其父母呈控到官懇求發

遣如屢次違犯逆蹟顯然者即將伊子發煙瘴地方充軍若係旗

人發往黑龍江從之○甲寅吏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莊浪

地方與隆德靜甯連界靜甯幅員遼闊未便再行歸併若全歸隆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年 十

德則距縣較遠村落凡遇完糧訴訟等事往返維艱應將分駐甯

羌驛之河州州判裁汰改設莊浪縣丞其州判所管之事仍歸河

州管理從之○乙卯 上詣 九經三事殿 大行皇太后梓宮

前行大祭禮○丙辰革職留任倉場侍郎嘉謨以徇庇干總賴簡

揚罪革任○丁巳 上詣 九經三事殿 大行皇太后梓宮前

行月祭禮○諭廣西按察使彭理來京陛見年力已衰難勝臬司

之任著留京以對品京堂補用彭理如此衰邁不但不勝臬司之

任即岳常禮道亦難稱職敦福何以姑息不行奏聞昨裴宗錫因

道員徐堂年老即據實奏請休致督撫察吏之道自應如此前敦

福因奏請陛見向陳輝祖札商巡撫印務應交何員護理已屬不

知事體今又不將彭理年老之處據實具奏難勝巡撫之任敦福

著調補倉場侍郎仍著交部嚴加議處其湖南巡撫員缺著顏希

深補授○理藩院奏已為喇嘛之台吉塔布囊應否襲職得旨既為喇嘛即係出家之人一切皆當棄而不顧若仍令襲職於理未協嗣後已為喇嘛之台吉塔布囊內若於未曾出家以前所生之子將伊職銜令其子承襲如無親兄弟胞姪俱不准承襲著為令○戊午調圖桑阿為湖北布政使白瀛為江西布政使○調永廣為貴州按察使國棟為浙江按察使○以榮柱為河南布政使趙銓為河南按察使由湖北驛○以哈靖阿為廣西按察使由直名道○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奏會同薩載開放引河業於二月十八日將開放暢順引河功成情形專差會摺奏報等語陶莊開放引河此時辦理關鍵朕心時切懸念高晉等既經開放暢順自應由驛馳奏以慰塵懷乃僅差人齎摺此時尙未到京何以不權事體輕重若此至引河既經開放則舊口自應嚴緊堵禦或東華續錄乾隆八十五將木龍相度移置或竟度地堅築埽工俾引河永遠暢流以資鞏固高晉等接奉此旨務須盡心籌畫相度機宜妥協商辦一面派熟練之員詳加指示令其在工料理薩載即進京陛見高晉前赴安徽查辦理王之案完竣後地方事務緊要仍遵前旨不必來可將此由四百里傳諭高晉並薩載知之仍將會同籌辦情形詳悉覆奏○辛酉命外任旗員親老願回京者酌用京職○壬戌諭朕從前屢次南巡閱視清黃交會處悉其倒漾之患因思若能引向陶莊以北而流則清口通暢庶免黃流倒灌因未躬臨陶莊一帶閱視是以踟躕及詢之歷任河臣亦未有能任此事者昨歲薩載赴山東行在召見時諭令赴黃河口上下察看伊即奏請若於陶莊開挖引河一道使黃水繞北下注相距清口較遠清水益得暢行與朕意適相符合因與再三籌酌伊果能遵照指示剔挑完

竣今據奏報於二月十五日將引河開放過水新河內大溜暢注衝刷寬深形勢甚順各等語黃河大溜既由陶莊北行離清口甚遠可免黃水倒灌之虞並收清水刷沙之益即就近險工亦俱化為平穩薩載辦理此事實心實力其所辦引河實為全河一大關鍵非尋常築隄打埽開河者可比薩載著交部查照齊蘇勒之例從優議敘以示獎勵其在工出力各員交高晉薩載查明交部議敘尋吏部奏薩載請照齊蘇勒之例賞給騎都尉世職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等奏報陶莊引河開放成大溜暢注情形一摺覽奏深為欣慰已於摺內批示並明降諭旨將薩載交部議敘矣陶莊開挑引河為治黃一大關鍵今開放之後新河內大溜暢注衝刷寬深形勢甚順從此清黃分流直至周家莊匯歸東注清口可免倒灌之虞實為一勞永逸非河神默佑不能成此鉅功自應於該處立廟以酬神貺又另摺內所稱通湖引河勘辦情形此皆其餘事惟當謹防舊河口最為關緊要又老黃壩工程尤關緊要更宜悉心詳慎防護以期永遠鞏固至摺內稱原估挑水壩工計長七十七丈其餘河面僅有二十七丈與其留此河泓旁洩不若一律估築使水無分注則全河溜勢自必盡歸新河雖所用工料加增銀入千餘兩於要工更為有裨等語所奏甚合機宜自應如此辦理其舊河內未築壩工據稱旬日內可趨堵告竣見在會否已經堵築畢工並著上緊妥辦至見在河身挑寬若干及河流暢注之處自應繪畫全圖貼說註明以便省覽何以伊等見未及此著傳諭高晉薩載速即詳晰繪圖貼說並將工所立廟及老黃壩工程如何防護之處迅速據實覆奏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停止民壯演習火槍○甲子 上臨西花園視 皇

四子履郡王永城疾○皇四子履郡王永城薨○諭皇四子履郡王永城秉性醇良持躬端謹朕諸子中齒序最長昨因避疾竟至不起著派入阿哥永璇穿孝與金簡辦理喪儀所有一切典禮加恩照親王儀注行尋子諡曰端

三月庚午命裁虹縣歸泗州以其城為泗州治○辛未左都御史

素爾訥以年老休致○壬申以農起為安徽布政使調秦雄飛為

安徽按察使以福州為湖北按察使由廣東筆○甲戌刑部議駁

直隸總督議奏沈萬良毆殺王廷修一案論此案沈萬良之父沈

三行竊拒捕原係有罪之人被事主王廷修知覺趕毆致斃將王

廷修照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致死例擬徒本案已經完結法非

應抵義不當仇乃伊子沈萬良忽於十餘年後復將已伏罪之王

廷修乘機殺害該督援照子孫報仇例擬以杖流經部議駁甚是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從前各省辦理復仇之案如廣東會士標毆死會會昌律擬斬候

而會會昌之子會朝宗復殺死會士標之子會亞二律擬斬決朕

特明降諭旨改為絞決又河南省智洪義因父智順被趙二毆死

趙二問擬絞候智洪義藉言報復輒殺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

閣臣於句到招冊內夾籤聲明又經朕明降諭旨通諭問刑衙門

以我朝明罰敕法審慎周詳生殺悉由讞司豈容一介不逞之徒

私行報復况國法既彰則私恨已洩仇殺之端斷不可啓訓示最

為明晰即子孫復仇之例若因伊父死於非命而兇手竟得漏網

冤無可伸其復仇猶為有說今沈三原係罪人王廷修又已伏罪

結案則國法已伸王廷修即屬無罪之人乃沈萬良復逞兇故殺

即應照故殺例問擬若如該督所擬杖流將來此風一開誰非人

子皆得挾其私忿藉口復仇逞兇撓法何所底止豈辟以止辟之

義耶周元理引律不當著飭行此案著照部議交周元理另行照

律改擬具題並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戊寅以邁拉遜

為左都御史由吏部○壬午恭上 大行皇太后尊諡曰 孝聖

慈宣康惠敦和敬天光聖憲皇后○甲申貝子允祜以未參滿斗

罪降鎮國公○乙酉 上詣 九經三事殿 孝聖憲皇后梓宮

前再行月祭禮○丙戌裁烏嚕木齊領隊大臣二員○戊子轉瑚

世泰為吏部左侍郎調慶桂為吏部右侍郎○以索琳為理藩院

侍郎○王辰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據阿桂李侍堯等奏先後行抵

雲南省城面商籌辦緬匪事宜內稱圖思德所奏得魯蘊遣孟幹

等到關藉詞象隻未到並請差官赴馬脖子與節蓋說話經提臣

將孟幹暫留飭令跟役先後前往曉諭節蓋不敢進關迄今尙未

據圖思德等知會信息計此時瘴癘盛發目下已無可辦前說似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覺荒唐臣等即起程前赴永昌察看情形面商另奏等語所奏是

已於摺內批示矣蓋開關通商一事自圖思德以至滇省文武官

民人等無不願為想因得有魯蘊遣人來稟遂皆恣憑稟報圖

思德輒據以入奏經朕洞燭情偽明晰諭知今果不出朕所料至

進貢還人之事係得魯蘊先遣人稟知何以中途反覆藉詞象隻

未到又添出與蓋拉機商量情節並請差官赴馬脖子與節蓋說

話等情種種支離謬妄可惡已極此事係得魯蘊先發其端並非

自我而起今節蓋既不敢進關朕意以為應或用計或用力使幹

弁帶兵一二百至馬脖子將節蓋牽進關內詢以得魯蘊何故如

此說謊其意竟欲何為訊得實情即應將節蓋留住另遣伊手下

明白人回緬曉諭得魯蘊等以此事從前緬匪敢於將蘇爾相等

扣留則此時孽獲節蓋留住實所應當况此次貢象還人之說由

爾等先行具稟今忽又反覆豈有不孳人究問明白之理如此傳
論詰問得魯藎等諒伊亦無可置辨即因此復生事端伊如果敢
於侵犯邊境則正可乘此機宜以逸待勞大加懲創滇省兵力亦
儘可辦理蓋進兵往緬則尚限於地勢氣候恐徒傷病我人故不
肯用兵若彼離巢遠來至我邊境則勦殺實不為難朕意定以如
此辦理著傳諭阿桂李侍堯悉心籌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自古
中國之駕馭外夷自應示之以威令其懾服則可保邊境甯謐若
稍存將就姑息之見則是示之以弱未有不因此受害者此理甚
明恐啓邊釁乃漢唐宋明無能為之言非我大清全盛時之言也
阿桂李侍堯等皆通達事務之人自應見及於此圖思德長青各
有本任事務緬匪在既無可辦之處留駐於彼亦屬無益自應
各令回任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仍即速回奏諭令阿桂李侍
堯等知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五

夏四月戊戌諭四月初六日舉行 常寧典禮例遣親王恭代敬
念 天壇 地壇 祈穀壇大祀禮尤尊重更非 太廟可比所
有上 壇承祭執事之人自宜蠲潔將事以肅精禋况看守 郊
壇人員遇有大事並不摘冠纓而祭時朝服樂章又一切如常未
便仍留長髮從事見在派出承祭之親王及 壇上執事官員俱
著先行薙髮再進 壇行禮用申誠敬其陪祀各員在 壇壇以
外者毋庸議將此永著為令○召阿桂來京○壬寅諭軍機大臣
等朕閱四庫全書館所進鈔本朱彝尊經義考於歷代說經諸事
廣搜博考存佚可徵實有裨於經學朕因親製詩篇題識卷首此
書見已刊行於世聞書板尚在浙江著將御製詩錄寄三寶就便
詢問藏板之家如願將朕此詩添冠卷端聽其刊刻亦使士林咸

知朕崇崇經學之意○軍機大臣等議奏遺莫字據考會典所載
並不詳遺字之義徧檢儀禮經注亦無遺莫明文惟孔穎達士喪
禮疏內始為此說唐代沿用見於通典考儀禮葬日將行祭畢苞
牲體之車名為道車其義與祭禮不相涉穎達牽合成文於禮既
不甚合稱謂尤屬未安又考儀禮敘將行之祭云徹巾苞牲鄭康
成注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又禮記雜記會子曰夫大饗既
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所以為哀也鄭注歸饗歸賓館所以厚
之也言孝子哀親之去也據此是將行之祭原用饗禮以明哀親
之去也應將會典內遺莫二字改用饗奠清語不必更改得旨是
依議○乙巳諭向例鄉會試同考官分經閱卷易書詩三經卷分
三四五房春秋禮記卷止分二房以二人專閱一經則暗藏關節
易於識認立法不能無弊况各經卷多者二房閱至數百卷甚且
多至千卷其卷少者一房止閱一二百卷校閱多寡亦太覺懸殊
辦理未為盡善各省主考既以一人兼閱五經卷則房考官同係
科甲出身諒無不能閱看他經之理自乾隆丁酉科為始鄉會試
同考試官俱不必拘泥五經分房如房考官十人場卷五千本則
每房各閱五百本均勻分之其每經分中卷數仍照原額如此各
房通看即欲呈送關節勢不能徧送多人於防範更為周密而各
房考均均派閱亦不至多寡相懸致滋草率之弊將此通行傳諭
並刊入科場條例一體遵行○丙午 上詣 九經三事殿 孝
聖憲皇后梓宮前三行月祭禮○戊申 上詣 九經三事殿 孝
聖憲皇后梓宮前行祖奠禮是日 上居無逸齋苦次○追予
原任太子太傅廣西巡撫傅宏烈春秋致祭○己酉 孝聖憲皇
后梓宮發引 上躬送往 泰東陵啓鑿○免經過地方本年額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六

後梓宮發引 上躬送往 泰東陵啓鑿○免經過地方本年額

賊十分之五易州免十分之七〇癸丑 上謁 泰陵詣 泰東陵閱視工程 孝聖憲皇后梓宮至 泰東陵奉安於 隆恩殿
 ○以經理工程整速晉封誠郡王弘暢為親王議敘在工諸臣有差〇丙辰 上詣 泰東陵 隆恩殿 孝聖憲皇后梓宮前行百日祭禮〇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籌辦邊務緣由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據稱賊匪正在遲回觀望若遷就招徠固萬不可而相機設法隨宜辦理乃臣等必應竭盡之心總以無妨國體不長賊智為主等語所奏自屬正理阿桂亦止可如此籌畫前已傳諭阿桂如賊匪竟無信息阿桂自不值久駐邊境等候或已發兵往擒節蓋俟其就擒再定行止否則將應辦邊隘事宜面與李侍堯講論交其妥辦阿桂此時如有機會可乘自宜悉心籌度若賊匪仍似前此之荒唐狡諂竟不必視為事儻賊復差人來投文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七
 稟即將來人拘禁或擇其中之無用者一人驅逐歸巢其稟總付之不答並嚴飭邊隘不許內地民人攜貨偷出此外亦更無別法至令阿桂赴滇受降雖已明發諭旨今賊匪反覆變更前說盡屬誑語其曲在賊匪不足重輕阿桂即遵旨回京原屬無礙將此由六百里傳諭阿桂等知之〇丁巳諭大學士舒赫德老成端重練達有為朕御極之初即膺任使宣猷中外四十餘年前此平定回城懋著勞績嗣於西陲撫輯順遠藩東省勦捕悖逆匪眾悉心籌畫勤合機宜實為國家得力大臣自簡任綸扉日直內廷兼總部務勤勞匪懈倚毗良深茲以 聖母孝聖憲皇后 山陵大禮屆從前來至期應恭點 神主襄事乃於十九日忽遭時疾即派太醫院堂官診視頻加存問以冀速痊茲遽聞溘逝深為震悼隨即賞給陀羅經被遺額駙福隆安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俟進

京仍親臨賜奠並著加恩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其任內革職降級之案榮子開復伊子舒常已諭令即馳驛來京治喪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子祭葬諡文襄〇戊午諭本月二十五日 聖母孝聖憲皇后 山陵禮成恭點 神主例應滿漢大學士各一員敬謹將事今舒赫德病故著永貴暫署滿大學士敬襄點 主大典至見在吏部滿尚書無人並著永貴署理〇諭軍機大臣等李侍堯籌辦緬甸邊務情形一摺所慮亦是已於摺內批示據稱緬匪屢以詭詞欺誑藉藉此窺我動靜其反覆已非一次甚為可惡查從前定議閉關禁市絕其資生之路原屬制緬要策見在該酋來稟亦頗懇關使生計果真窘迫自當力圖完局因何屢有變更茲悉心體訪緬地物產棉花頗多則碧霞私翡翠玉近年以來彼處玉石等物雲南廣東二省售賣頗多皆由內地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六
 每差土人獵夷出關偵探兵役因見官差要務於隨身行李搜檢未完夾帶勢所不免究之所偵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撿拾無稽但不能得彼真情轉將內地信息從而洩漏至棉花一項臣在粵省時見近年外洋腳船進口全載棉花頗為行商之累因與監督德魁嚴飭行商嗣後備再潤裝棉花入口不許交易定將原船押逐初不知緬地多產棉花今到滇後聞緬匪之嬰共羊翁等處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是緬地棉花悉從海道運似滇省閉關禁市有名無實等語所陳悉中緬匪情弊著傳諭楊景素會同李質穎德魁於海口嚴行查禁如有裝載棉花船隻不許其進口務當實力奉行勿以空言塞責仍不時留心訪查如有胥役等受賄私放者立即重治其罪至滇省嚴查邊隘毋許內地民人帶貨偷越圖思德適年所辦似亦不過具文未必實能禁絕今李侍堯既

6

見及此自能設法嚴查不似從前之虛應故事惟當實力為之要
以久而勿懈至於內地差人出關偵探從無確信轉致洩漏內地
風聲實無益而有損從此差人偵探一事竟當停止想李侍堯必
能妥辦也又據奏暹羅頭目鄭昭收合餘眾欲為故主復仇始而
稟臣轉求恩賞封號經臣以大義奏明檄覆繼則以情願合擊緬
匪豫懇示期為請曾以青蓮所獲之瀉都燕達及另婦人等來獻
近年復將緬匪所留內地兵民節次送回並稱連歲攻擊軍火缺
乏求買硫磺頗見小心恭順節經臣奏明仍作已意准其買回並
予獎勵窺其心惟冀邀大皇帝施恩封賞俾主國事臣從前入覲
時曾蒙面諭外夷原不必深求如鄭昭再有稟乞恩汝可酌量具
奏向特疑其或與暹羅舊部別構弊端思倚仗天威巧圖懾服
其與緬匪仇殺亦無目觀之人難保無捏詞欺誑茲詢之通事寸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九
博學及送回騰越州民楊朝品等僉供鄭昭誘殺緬匪多人且海
商傳言鄭昭漢子甚好竟是緬匪勁敵而近日得魯蘊之詭詞款
關又焉知非因鄭昭之故慮及天朝加兵故為此延緩之計可否
款下兩廣督臣作為己意檄詢鄭昭謂詔氏雖已無子孫而天朝
原頒敕印見在是否存失微露其意鄭昭自必乞恩求封俟具稟
時據情轉奏仰懇施恩錫封伊得有天朝符命更易號召鄰番努
力殺賊雖未必能縛渠獻馘而緬匪頻年疲於攻戰俟其困頓揚
言大兵進剿彼時畏懼腹背受敵搖尾乞憐人象到關准其納款
亦可藉完此局等語此亦治病做方姑試為之原屬並行不悖但
檄文仍宜作李侍堯之意見令軍機大臣代擬檄發去諭以本
閣部堂在粵省數年屢次接閱來稟知爾收合餘眾欲為故主報
仇會誘殺緬匪多人是爾尚知大義且節次送回緬匪所留滇省

兵民具見爾小心恭順是以爾兩次需用硫磺鐵錫等物並准買
回以示獎勵且代為奏聞大皇帝亦深為嘉予至爾從前稟懇欲
邀天朝封號彼時以爾妄冀恩澤未為正理且詔氏雖已無人而
天朝原頒敕印見在或存或失未經聲明不便入告因而駁回原
欲俟爾稍有出力之處及查明原頒敕印下落陳請有名再行代
爾奏懇加恩今大皇帝因雲貴地方緊要將本閣部堂調任雲貴
總督而爾任楊大人為兩廣總督本閣部堂已將爾歷次稟懇之
事詳細告知爾嗣後如有稟即稟知新任楊大人自必照本閣部
堂所籌為爾酌辦今啓行在即特將此週便諭令知之楊景素於
接奉後即照李侍堯任內檄諭鄭昭之例付誠實洋船發往令其
寄到如鄭昭續有稟懇之事即迅速驛奏以便籌度辦理惟是以
夷攻夷雖亦籌邊之策但須中國兵力能至其地控制得宜方足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十
以收其效今暹羅與緬匪接壤之處遠隔重洋斷不能發兵往彼
協勦若專藉鄭昭之力彼或貪得其土地人民冀圖自利不能於
中國有益其暹羅爭戰之處不過緬匪邊界未必徑至阿瓦城更
不足制其死命設或鄭昭果實心勦殺緬匪亦止可聽其自為若
稍露借助外番之意彼必要求無厭而此時發檄詢問尤不便輕
露端倪致彼居奇觀望撫馭外夷之道大率如此李侍堯楊景素
皆不可不知也再大學士舒赫德忽於二十二日病故其員缺自
應阿桂補放但定例大學士缺須俟一月後始行降旨見在大學
士無人阿桂接奉此旨可速將邊境應辦要務告知李侍堯酌量
妥辦即行起程回京至緬匪求降一事固由圖思德輕聽屬員懇
懇希圖完事因適有得魯蘊投稟到邊遂信以為真據詞入告其
實捏飾詭詐罪在緬匪並與圖思德無涉此時惟嚴飭邊境各員

實力稽查不許內外貨物偷漏出入若彼遣人投稟即設法將來人拘囚其稟柴付之不答或知著急亦未可定舍此更無他法至舒赫德之事昨日下午始出朕方為之震悼今早遞到滇省軍報止係李侍堯出名不知所奏何事心甚憂疑咨函時為之手顛及至披閱則係李侍堯條陳暹羅之事驚心始定雖李侍堯各抒所奏不必與阿桂連銜然阿桂又何妨另奏一事與之同發致朕懲羹吹齋多此一番疑慮耶此旨著即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傳令阿桂李侍堯楊景素知之其嚴禁洋船棉花進口一節並傳諭令李質穎德魁一體遵辦○庚申 孝聖憲皇后大葬禮成○辛酉

上回鑾○王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圖思德奏稱本年五月內得魯蘊差孟幹孟團致送禮物並稱欲將蘇爾相等送回隨遣其出口傳令得魯蘊親來及至二月孟幹孟團復進關稟稱象隻未到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三

見令節蓋四人在馬脖子等候求差官到彼說話令將孟幹孟團扣留嗣據阿桂等奏稱孟團係贅角牙妻父渺萬機之用人遞稟懇求放回見飭拘留不遣各等情因孟團係緬匪得力之人會諭令阿桂帶其進京以備訊問今思得魯蘊忽爾捏詞欺誑嗣復反悔情節甚為可惡其中原委孟團必知其詳阿桂等自應將其嚴加刑訊詰以緣何反覆之故令其據實供吐勿任狡飾况從前賊匪既敢將內地差往之蘇爾相擅行鎖錄此時將孟團用刑訊鞫庶稍解恨而此等么膺匪眾令其多受痛楚又何足惜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即將孟團嚴加刑訊取具確切供情先行迅速馳奏仍派委妥幹員弁將孟團鎖錄解京並飭沿途撥兵護送嚴加管束毋致稍有疏虞著由六百里加緊傳諭阿桂李侍堯知之尋奏緬匪狡詐可恨正將孟團等鎖押提訊以舒拘禁蘇爾相之恨因蘇

爾相已送出見將孟團孟幹碎凍三人羈禁勒取楊重英得旨覽又批既送出蘇爾相則此三人亦不必加之刑訊矣扣留以待勒取楊重英可也○甲子 上還京師

五月乙丑朔 上恭奉 孝聖憲皇后神牌升祔 太廟次日頒詔天下覃恩有差○諭向來各衙門保送京察一等人員俱照上次數目比較甯闕毋濫引見時吏部開單進呈候朕閱定於甄簡才能之中仍寓慎重激揚之意惟是每次與上屆相較固以防其濫額然或過泥成例此次比上屆少一人下屆又比此次少一人遞行減少勢將無所底止亦非所以示鼓勵嗣後吏部引見進呈比較清單著將上兩次數目一併開列若此次比上屆多一人而較之再上一次數仍相做即可毋庸裁減將來吏部較覈亦以此為準如此酌中定制既無慮濫膺保薦亦不至屈抑人才著為令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三

○丙寅命二十七月內 郊壇大祀俱御禮輿○諭大學士舒赫德應得封典俱加恩仍行給予○戊辰 上臨大學士舒赫德喪次賜奠○王申免直隸清苑等十州縣逋賦○丁丑諭前因明史內於蒙古人地名音譯未真特命館臣照遼金元三史例查覈改訂並就原板扣算字數刊正其間增損成文不過數字而止於原書體制無多更易茲閱所進籤之英宗本紀如正統十四年巡按福建御史汪澄棄市並殺前巡按御史柴文顯同時殺兩御史而未詳其獲罪之由不足以資論定又土木之敗由於王振挾主親征違眾輕出及敵鋒既迫猶以顧戀輜重不即退軍致英宗為額森所乘陷身漠北乃紀中於王振事不及一語尤為疏略雖本紀為全史綱領體尚謹嚴而於帝王刑政征伐之大端關係國家隆替者豈可拘泥書法闕而不備致讀者無以考鏡其得失蓋緣

當時紀事每多諱飾又往往徇不公而明史修自本朝屢淹歲
月直至朕御極以後始克勒成一書其時秉筆諸臣因時代既遠
傳聞異辭惟恐涉冗濫之嫌遂爾意存簡括於事蹟要領不能臚
紀精細於史法尙未允協前因明紀綱目所載本末未為賅備降
旨另行改輯所有明史本紀並著英廉程景伊梁國治和珅劉墉
等將原本逐一考覈添修務令首尾詳明辭義精當仍以次繕進
候朕親閱鑒定重刊頒行用昭傳信○戊寅以普蠲天下錢糧免
福建臺灣府屬官莊租息銀兩十分之三○甲申諭滿斗被徐成
傑誣控一案其受贓各款俱經審虛即芟樹割草二款亦屬輕罪
惟於五花嶺峰口折牆通路乘馬往來業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
審訊得實按律擬斬本屬正條即奏請正法亦滿斗所自取第念
該處原係舊有小路雖用石牆砌斷兵民人等仍由坡上繞走滿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五 三
斗之拆石通路亦不過意圖近便非有心干礙風水者可比所謂
法重情輕尙不至罪無可道昨因三通館進續通志朕偶披閱新
唐書見狄仁傑傳載有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
懷義誤斧昭陵柏高宗詔誅之仁傑力爭其不應死高宗意解遂
免其死可見治獄務在持平朕辦理庶獄從不稍存畸輕重之
見固無事拘泥史冊然亦不妨援古以例今滿斗律當論斬原不
能曲爲之貸而平情度理尙不至於決不待時滿斗著從寬改爲
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並將此通諭知之○丁亥諭尙書豐
昇額昨在金川奮勇著續克紹祖風且能勉承伊父阿里衮忠誠
素志曾降旨於果毅公爵加繼勇二字以示獎勵所有阿里衮原
襲公號亦著加此二字用昭世臣濟美○命阿桂爲武英殿大學
士兼禮部尙書以刑部尙書英廉協辦大學士○調永貴爲吏部

尙書以富勒渾爲禮部尙書三寶爲湖廣總督王直望爲浙江巡
撫王廷贊爲甘肅布政使由甯夏○庚寅定協領不兼本旗佐領
例○甲午 舒妃薨
六月乙未朔 上至西花園 舒妃金棺前奠酒○江南陶莊新
建 河神廟成 上親製碑記文曰成大事者必有其時事有視
若易盡人力而爲之然終於弗成者則以 天弗助 神弗相而
非其時也事有視若難盡人力而爲之而終於有成者則以 天
所助 神所相而適逢其時也雖然 天助也 神相也無所爲
告之者也使時有可乘而人弗盡力而爲之亦難望其有成也故
舉大事必當審事機乘時會盡人力以敬祈 天助 神相則庶
乎奏平成之功三者不可闕一焉吾於陶莊引河益信此理之不
爽陶莊之士備河南流近清口蓋始自宋時南徙歷元及明不知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五 三
其幾何年矣於是有黃水倒漾之患於是有藉清敵黃之說然而
清水常弱黃水常勝雖劫劬補苴終不能得其要領而倒漾自若
也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首見及於此康熙己卯歲南巡時即
命開陶莊引河俾遠避清口以除倒漾之患誠釜底抽薪之計也
其後庚辰歲辛巳歲壬辰甲午歲以及雍正庚戌歲歷代河臣屢
挑屢淤於是引河之事遂置而弗論逮乾隆己未歲予命大學士
鄂爾泰視河仍持開引河之義而河臣員率以爲難行高斌尙
稱爲善治河者亦以爲功不易就乃創建木龍挑溜北趨圖補偏
救弊之爲於是引河之事更罷而無有言及者矣然予以爲陶莊
之引河不開終無救清河倒灌黃流之善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
地用是耿耿於懷適昨歲東巡河臣吳嗣爵蘇州撫臣薩載各來
覲因見嗣爵老病遂以薩載易之與之談及河務以爲海口淤泥

之說終難行至陶莊引河則必宜開而未敢必也命其抵任悉心相視及陸載之任與督臣高晉親履其地測量高下曲直頭尾寬窄繪圖貼說以開朕復詳酌形勢以殊筆點記往返相商者不啻數次議既定適於去歲九月十六日興工以今歲二月十五日乘春汛水長之候放流入新河而舊河築攔黃壩以禦之既放之後新河順軌安流直抵周家莊始會清東下去清口較昔遠五里於是永免倒灌之患而引河之工成夫自康熙己卯逮今乾隆丁酉歷七十餘歲屢舉而未成及一舉而遂成者豈非時有可乘不可乘之殊而總賴 天助 神相之所致耶其能劫茲籌畫盡人力而不失事機任投艱而弗猶豫者則錫賚酬勳國家之典具在至夫 天恩之賜助蓋自始事以迄成功予實晝夜在心默叩禱謝無可言喻而 河神之佑相非特建崇祠其何以顯明貺達羣誠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乎爰即新口石壩建廟安 神俾司事者春秋潔祀以邀惠於無窮並為迎 神送 神之詞以協律焉河之舊今本南每灌清今黃兼 神之相兮北漸即連河兮賴永恬迎 神之樂兮俎豆甘於萬斯年恩沛覃右迎神樂河之新兮移北既避曲兮就直 神之相兮南塞去清口兮無復偕送 神之還兮帷幕飾於萬斯年恒戴德右送神樂○戊戌江南河道總督陸載覆奏查三代時河未南行自漢以後入淮旋塞仍北行入海至宋紹熙五年河徙陽武分二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入淮黃河南行自此始明宏治六年河全南行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注豐沛經邳宿自桃源三義鎮入口繞清河縣舊治後會淮係在陶莊迤北嘉靖初三義口塞河流南徙出清河舊治前與淮水會小清口即今清口係在陶莊以南得旨朕之陶莊新河碑語大槩弗錯知道了○庚子

諭據顏希深奏湖南正佐雜職率多舍其本任調署別缺轉將本缺改委別員署理更有將苗疆人員亦調署腹內之缺又如吏目典史例不出差湖南則屢有差委任意更替地方之廢弛公事之劇茸未必不由於此見在督同司道澈底查明分別釐正以專責成等語所奏是州縣佐貳等官自應各就各任實心辦理使地方官久於其任事有責成心無幾倖方於地方有益即或因人地相需繁簡各異及本任遇有緊要案件必需能員審辦者該督撫酌量人才臨時調署會辦原屬例所不禁若任意更調通省皆然則督撫既得藉以市恩並恐開屬員僥倖營求之漸其所繫於吏治官方者甚鉅顏希深既有此奏不可不徹底查辦著交顏希深秉公確查若通省調署各員如顏希深所奏情節不過十之二三尚無庸置議若調委署任之事多至過半則是敦福自取愆尤即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應據實參奏將敦福交部治罪而陳輝祖見署督篆亦難辭咎自應一併交部議處蓋督撫初任封疆者多陳奏公事以見留心地方如四川必言嚴學咽匪貴州必言安輯苗疆江蘇必言禁米出洋之類幾成故套迨日久相忘又蹈前轍而後來者復從而讓之以見整飭顏希深既為此奏即當實力為之勿致始勤終怠至調委紛紜之事恐不獨湖南一省為然他省或有相似者著該督撫一體留心妥辦○諭軍機大臣等據顏希深奏湖南吏治情形所稱州縣佐雜調委過多之處已明降諭旨交顏希深查辦矣至所奏上司既明以姑息市私恩下屬遂漸以逢迎開捷徑地方之廢弛公事之劇茸未必不由於此等語果爾則湖南吏治幾不可問必當徹底確查以定其言之虛實阿桂由滇回京湖南乃必經之路著傳諭阿桂於過湖南時嚴密訪查果有廢弛開茸實蹟即行

據實具奏諒阿桂必不肯稍為徇隱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顏希深原摺及朕所降之旨並著鈔寄閱看尋奏臣過湖南細訪
敦福官聲尚無不好至州縣調委過多誠不獨該省即雲貴亦然
緣逃兵處分甚嚴一年未獲不得不調他處保全人材又衝途差
繁酌調簡僻以均苦樂至佐雜亦多委署未免瞻徇得旨皆是公
論知道了○丙午諭前此批閱通鑑輯覽以石晉父事遼國而宋
徽欽之於金亦稱臣稱姪舊史於兩國構兵皆書入寇於義未協
因命用列國互伐之例書侵以正其誤並以大旨批示簡端今館
臣校勘刻本復因當時所改僅自石晉為始其朱梁後唐諸代尚
未一律改正將書內應改之處黏籤進呈已照所請行矣朕之釐
正書法一秉至公非於遼金有所偏向蓋歷代相承重在正統如
匈奴在漢頡利在唐凡與中國交兵自宜書寇以正大一統之義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創懲且使我世世子孫咸知恪守神器兢兢業業常保此統緒以
綿億萬載丕丕基所為詒謀垂裕之道亦即在是也將此明降諭
旨俾眾共知之○庚戌欽差大學士阿桂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李
侍堯覆奏緬匪幼酋新立又與暹羅等國連歲構兵上年聞蕩平
金川因商辦還人貢象後因檄諭嚴正屢次擲還稟詞益加畏懼
此決計送還蘇爾相等實情報聞○甲寅諭軍機大臣等侍郎彭
元瑞以所得明臣史可法畫像及其札檄合卷進呈朕親製詩一
章題於卷端命廷臣和韻並命大學士于敏中書御製書事一篇
及史可法復攝政王書於卷茲另為裝潢篋貯著發交寅著令將
此卷弄於揚州梅花嶺史可法祠中並將卷內所有詩文畫像札
檄勒石祠壁以垂久遠至此卷如有願求展閱者亦聽其便但當
加意護守勿致有污損將此傳諭寅著知之 御製書明臣史可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御製題史可法像詩曰紀文已識一篇篤子諡仍留兩字芳凡此無非勵臣節監茲可不慎君網像斯親矣贖斯撫月與齊而風與光並命復書書卷內千秋忠蹟表維揚○乙卯轉和坤為戶部左侍郎調金簡為戶部滿右侍郎由戶部滿○以董誥為戶部右侍郎○調劉浩為工部漢右侍郎由工部滿以舒常為工部右侍郎由署四川○己未 上詣黑龍潭祈雨○庚申諭向遇鑾儀衛漢鑾儀使員缺兵部將本衛冠軍使及外任提督總兵論俸開列十員請簡此舊例也提督為專闈大員由朕特簡補授若人地非宜及年力衰邁者斷難姑容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五 元

無留俟改補鑾儀使之理嗣後漢鑾儀使缺出兵部止須將俸滿之總兵九員註明年歲及有無事故同俸深冠軍使一員開列進呈俟朕簡放其提督一項毋庸開列著為令○辛酉京師雨○壬戌諭科場外簾各官子弟迴避之例節經御史條奏禮部議覆准行其中尚有未甚允協者如監臨知貢舉監試提調總辦場內一切事務其受卷彌封謄錄對讀收掌等官亦各有承辦試卷之責自應令其子弟迴避以杜弊端若兩翼副都統參領章京不過入場彈壓事畢即行出闈與考試文字毫無干涉至供給等所不與士子相見即順天府所委之巡綽等官止於號外巡查不能進號關照又如甄門御史點名後例不入場亦可毋庸防範所有副都統參領章京甄門御史及供給巡綽等官嗣後俱不必迴避即自今年為始著為令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六年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澗蕃恭校

秋七月乙丑諭前因顏希深奏湖南州縣佐雜調委過多會明降諭旨令該撫查辦並諭阿桂於回京時沿途留心體察茲據阿桂覆奏此事不獨湖南一省為然即如雲貴二省緣逃兵處分一項州縣到任後扣足一年如有未經緝獲之犯即應降調離任上司或因人材起見或因降調太多即委調他處相循展轉遂至為數漸多等語是各督撫之遞相調署專為屬員俸免處分即此可見其事君不以誠矣州縣緝獲逃犯定例四參限滿降調原准其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即云逃兵處分嚴嚴一年屆期未獲例應降調此等尚係公過該督撫等如果以人地實在相需奏請保留朕亦無不量度情形俯如所請何必因此巧為設法委調紛繁致蹈欺飾之咎即如王倫案內之逸犯歸太劉煥通緝數年至今未獲可見各州縣之不能實心任事然亦未嘗因此罷斥一官則督撫等又何必為此過慮乎見據阿桂另摺奏請酌定章程已交部議奏嗣後各督撫務須一秉至公毋再輕為更調儻敢仍蹈前轍致滋流弊必將該督撫從重治罪將此通諭知之○戊辰諭據顏希深奏湖南州縣佐雜調署過多一事朕即明降諭旨令各該督撫一體查辦並諭阿桂於回京時沿途留心體察昨據阿桂覆奏此事不獨湖南一省為然即如雲貴二省緣逃兵處分降調太多委署他處相循展轉遂至為數漸多等語朕以州縣委署過多自屬各省通弊復降旨通諭各督撫務須一秉至公毋再輕為更調儻敢仍蹈前轍必將該督撫從重治罪惟以儆戒將來其既往之咎業

已寬免矣今敦福至京朕令軍機大臣將顏希深及阿桂奏摺並
朕兩次所降諭旨令敦福閱看並詢以因何如此辦理之故敦福
自當切實引咎亦屬已往不追乃敦福不能體朕大公至正之諭
又不知感朕曲為寬免之恩一味藉詞支飾並不俯首認罪是敦
福非但毫無誠心實屬糊塗之至矣近日吏部議處敦福失察彭
理及錯擬兵丁罪名二案例應降五級調用朕以為究屬公過俱
已折本本欲加恩留任今敦福如此覆奏竟無福承受朕恩即
倉場侍郎亦不堪勝任矣敦福即著照部議降五級調用其倉場
侍郎員缺著德福補授所有刑部侍郎員缺著博清額兼署○諭
軍機大臣等李侍堯奏緬匪蓋拉機寄稟提鎮及見在辦理情形
一摺所辦甚合機宜已於摺內批示矣看來蓋拉機此次之稟頗
係與得魯蘊不合從中作梗故不待遞至阿瓦輒寄此稟思欲激
怒天朝致令債事其情甚為可惡李侍堯付之不答所見甚是且
令遊擊哈三嚴諭來差波四等傳諭蓋拉機以得魯蘊既管不得
爾蓋拉機又豈能管得何不候檄文傳到阿瓦徑行差人送稟殊
屬非理等語實為義正詞嚴此後蓋拉機如續有稟文仍當置之
不理若緬酋贊角牙及得魯蘊等接到檄文呈具稟如係還人
進貢自可隨機辦理或其詞稍涉游移即當將蓋拉機擅拆發還
阿瓦檄文妄行續稟之事諭知匪酋以蓋拉機敢於阻撓爾等成
議妄誕自專實出情理之外或贊角牙及得魯蘊等聞知將蓋拉
機治罪便可少一梗阻之人於事自更有益至此時惟有嚴查邊
隘不許貿易之人私自偷漏餘仍不動聲色使緬匪無可揣測此
外亦並無他法李侍堯自能斟酌妥辦也將此由五百里傳諭李
侍堯知之並將李侍堯原摺及所譯緬匪稟詞鈔寄阿桂閱看李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二

侍堯如續得有緬匪信息仍即由驛迅速具奏○癸酉諭蘇爾相
著發往雲南交與李侍堯遇有遊擊缺出即行補用仍賞假准其
暫回原籍省看墳塋部署一切再行赴滇候補至跟隨蘇爾相之
士把總多朝相著加恩賞銀一百兩令其仍回隴川其兵丁之見
在隨出者各賞銀十兩回本營當差其在老官屯病故者著交李
侍堯查明咨部照出征病亡例減半議卹並查明各兵子嗣准其
入營食糧以示優卹○甲戌諭從前征勦緬甸時聞遊擊索克津
泰打仗未出守備王呈瑞馬子建為緬匪羈留偷生苟活是以分
別從嚴辦理今詢據蘇爾相稱索克津泰在阿瓦自縊身死王呈
瑞馬子建亦皆投江自盡死此三人均可嘉憫索克津泰之子阿
克敦先已犯案發遣乃其自取罪戾無可矜原著加恩將伊孫色
克圖以驍騎校用王呈瑞馬子建二人所查家產著賞還並其子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三

著查明加恩以干總用○定州縣調署按季咨報例○己卯命修
雲南盤龍江開壩○辛巳諭前此楊甯在木邦所統綠旗弁兵臨
陣畏葸遇賊即行潰散情罪甚重自當速行緝獲即正典刑以肅
軍紀而承緝各官玩忽從事不可不嚴定處分俾知懲儆乃接緝
督緝之員日漸懈弛復經降旨令再予限一年緝拏如逾限未能
全獲不將承緝各員嚴參懲治定將彰寶李湖從重議處嗣經部
臣定議分別降調降留前次所降諭旨原就彼時期限一年俾各
上緊緝拏而非永以為例也乃滇省自是年為始每屆一年即將
承緝督緝之員參奏議處一次而督撫又不自請處分此乃彰寶
李湖從前辦理錯誤所致今彰寶已於別案獲罪李湖亦經降調
均不必咎其既往但數年以來承緝各員文職降調者十三員武
職降調者至有六十四員同為疏防處分而多寡懸殊若此必有

別故昨據阿桂查奏調署州縣過多之案云不獨湖南為然即滇省亦係如此由於上司等欲為屬員俸免承緝限滿處分遂爾曲為遷就此非以誠事君之道也况文職則緝限將滿之時上司輒為委調令其規避而武職則以無可藉詞槩從實降致使向隅者眾非朕令查何以得知所有從前節次實降各員文職既經歷任督撫徇庇巧為脫罪則所降者人數本屬無多其中亦未必有才猷出眾之員轉不必查辦其武職著交該部查明將原議降調之千總以上行文調取引見至把總外委等員著交李侍堯查明驗其人材年力尙堪驅策者仍酌量奏聞以原官委用朕近覽明史大率重文輕武其時文員每妄自尊大互相袒護而蔑視將弁至以蠶官目之多方屈抑一旦有事文職既一籌莫展其效力戎行者朝臣復從而掣其肘自速危亡而不可救最為弊政我朝列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四

聖相承文武並重法良意美朕臨御以來屢降諭旨訓飭諸臣毋生歧視督撫等雖不敢顯分畛域故蹈前車然平日不免偏向文員意為曲徇而於武職不啻秦越視之即如滇省參劾承緝逃兵之案聖吏議者武職五倍於文員其任情愛憎之私已可槩見歷任督撫本應隨案察治今既另行查辦其前罪姑免深求然此等軒輊阿私之弊恐各省皆所不免朕既洞燭其隱不可不明白宣示以儆將來督撫同受封疆重寄文武皆其所屬本不當意存分別妄為抑揚於其間且總督統司軍務於武職尤不宜置諸膜外公忠體國之謂何其可不各加猛省耶嗣後各督撫務宜前除積習勿復稍涉偏倚以副朕一視同仁之意若再不知悔改經朕暨察及之不復能曲貸也至楊甯潰兵一案距今已閱十年而逃兵就獲者既已十分之七其未經就獲之犯或於逃後病故亦未可

知且緬匪已知悔罪送還蘇爾相懇請納貢投誠從此邊境輯甯更無用兵之事所有楊甯案內未獲逃兵其按緝督緝之文武各員嗣後均著免其定限議處如有能續行緝獲者仍照前將該犯即行正法其緝獲之員並著該督撫奏聞量予議敘以示獎勵至該逃兵逗遛藏匿之所地方官失察之咎實所難辭一經訊明即查明職名送部議處如此勸懲互用庶各員益知感奮至金川節次逃兵非楊甯案內潰兵可比自當嚴緝務獲勿使漏網其承緝接緝處分著照緝拏重犯未獲舊例辦理將此通諭知之○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景素奏暹羅鄭昭遣有夷使三名來粵叩請進貢並押解花肚番六名等語噶爾璽左等今經暹羅送到自應委員解京所有前次代擬李侍堯檄稟原屬詢探之意今鄭昭既已具稟前檄即無庸發去至暹羅之事屢次所降諭旨甚明鄭昭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五

此次稟來楊景素即當一面奏聞一面辦理不必俟請旨再辦此乃楊景素未經閱歷大事不及李侍堯之練達故不免拘泥也茲命軍機大臣代楊景素擬作檄稟諭以本督部堂接閱來稟據稱暹羅殘破以後朝貢久疏今欲循舊例備貢差人具稟懇為轉奏等語具見惻誠而收合暹羅餘眾思報故主之仇亦能明於大義且爾數年來屢經送回緬甸所留內地兵民又將所獲緬匪節次解送實屬誠心恭順是以前任李總督嘉爾忠謹於爾兩次請買硫磺鐵鍋等物俱往買回應用今春李總督調任雲貴時向本督部堂言爾為暹羅故主殺賊報仇遂為眾所推奉因詔氏無人即行統攝國事且爾心向天朝屢效誠盡自當予以獎勵此後如有稟懇之事不妨酌量辦理本督部堂莅任以來悉照前例今爾等既有備貢之請可以往行俟爾貢物到境當為轉奏至爾所稱必

精天威以彰民望意欲懇求封號而又不取明言如此隱躍其詞未便據情入告爾果虔修禮遣使恭進將國人推戴情殷詔氏已無嫡派明晰聲敘具稟請封本督部堂自當代爾奏聞大皇帝恭候加恩方為名正言順至爾欲征討緬甸為故主復仇聽爾自為之內地斷無發兵相助之理中國征勦所至餉足兵強前此平定準部回部昨歲平定兩金川並未稍藉外邦之力諒爾亦當聞知况緬匪近日已知悔罪送還內地之人懇求開闢納貢此後更無可加兵然亦必不助緬以攻他國爾如欲請封轉不必以攻勦緬匪為詞也將此由六百里傳諭楊景素照繕發往其來使起身時酌量以禮遣回如鄭昭依檄具稟進貢請封楊景素即可據情由驛速奏○丙戌命甘肅應徵各屬番糧草束隨戊戌年地丁錢糧一體蠲免其河東西額徵屯糧草束免十分之三○命甘肅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六

年以來跟隨打仗素著勤勞會面諭明亮到川後會同總督文綬將綽斯甲布土司等被金川侵占之地逐加詳勘查明無礙田土繪圖具奏候朕降旨酌量賞給明亮到川後已閱半年此事亦應籌辦前於七月初會傳旨詢問此時亦應接奉著再諭明亮等迅速詳查繪圖具奏將此由五百里發往諭令知之○准從前冒籍得缺人員呈明迴避

八月己亥諭刑部覈擬直隸省王錦毒死繼母王苗氏之母苗趙氏一案稱該犯與苗趙氏並無服制改擬斬決引例載母黨有犯除親母嫡母本生母黨仍照服制定擬外其餘均從凡論等語所擬殊未允協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持三年之服而於本生父母降服期年即五服之制亦以所後為推而於本生皆降一等是所後之親屬服制皆較本生為重何於所後之外姻獨不得比於本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七

生之有服乎若慮所後之外姻尊長於甥及外孫謂非其所自出故加陵虐或置於死自可權其曲直繩之以法何必削其服制以為防乎且如本宗尊長非理謀殺卑幼其恩義已絕即照凡人擬抵則外姻尊長亦可援以為例並不必分所後及本生也若卑幼敢於謀殺外姻尊長即為干犯名義自當一例科斷又豈可強為分別而於所後之外姻視本生轉為未減乎況此案王錦因覲繼母苗氏改嫁得以花費家財而與其外祖母苗趙氏從中阻止遂爾懷忿謀殺理既甚曲性復兇頑其情罪實為可惡刑部乃因其無服輒行改擬豈為情法之平頃前之刑部堂官此例係乾隆二十一年所定閱其例本惟事拘牽文義而揆之天理人情均未允當又豈明刑弼教之義著刑部將此例悉心斟酌更定所有王錦一案即照新例另行定擬具奏尋議凡為人後者於本生親屬既

屬降服則為所後母之父母自應與親母之父母一例持服小功五月此外為繼母之父母等項應請悉照 欽定儀禮義疏當服六項一併增入服圖如遇有干犯即照卑幼犯本宗小功尊屬律毆殺謀故殺均擬斬立決謀殺已行已傷及鬪毆傷者俱各照服制分別定擬其餘為繼母之父母等項亦均照所後母之父母一例辦理至親母之父母仍照本律毆死外祖父母者斬謀故殺者凌遲處死再為人後者為本生母之父母服雖降小功一等而恩亦較重其干犯之罪應與犯小功尊屬同科推之各項甥舅等服制悉按前項增入照外姻尊卑長幼治罪如有於非所自出之外孫及甥故加陵虐或置於死臨時權其曲直接情定罪不必以服制為限其王錦一案即照新例定擬再因母即親母君母即嫡母之義恐民間未能徧悉應於服圖內改為親母嫡母又近時出妻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八

繼娶者少妻亡繼娶者多應將母出為繼母之父母一項依義疏內在堂繼母之文於服圖內改為在堂繼母之父母以便通俗引用從之○諭刑部覈擬張二即張丕林扎死伊妻徐氏一案照夫故殺妻律問以絞候所擬尚未允協此案張二攜妻徐氏賣姦潘三時往姦宿索錢爭毆迨經官責逐張二計欲躲避因徐氏不允輒起殺機奪刀扎斃是張二甘心將徐氏賣姦其夫婦之義早絕乃復逞兇戕命自當與凡人故殺同科猶之妻妾因姦謀殺本夫者律應凌遲若因本夫縱容抑勒其妻妾與人通姦罪止斬決則縱姦之本夫復殺其妻即不得以尋常夫故殺妻律擬斷蓋其夫縱妻賣姦已屬不知羞愧又忍而置之於死情更兇惡若復拘夫婦名義稍從未減何以勵廉恥而維風化乎著刑部將此例另行斟酌改定所有張二一案即著照新例定擬具奏尋議嗣後以妻

賣姦之夫故殺妻者以凡論其非本夫起意賣姦者仍悉依律例辦理其張二一案即照新例改擬從之○庚子命烏嚕木齊州縣額徵糧草於戊戌年隨同甘肅地丁銀兩免三分之一○辛丑論昨歲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其地已歸入版圖安屯耕種所有該處名山大川效靈助順自應列入祀典會降旨令明亮等查奏今據奏覆金川之索烏甲索二山及小金川之巽爾多山均為番眾所敬奉大軍進剿時亦頗著靈應等語又金川大河當官兵攻勒勒烏圍時立柵沿河堅持數日適值陰雨連綿河水旋長旋消於沿灘柵寨並無妨礙及攻得勒勒烏圍官兵移柵後河水即陡然漲發前所立柵之處均漫水甚大河神效順實贊成功均應春秋秩祀以彰報功之義著載入祀典用垂久遠所有撰文及一切禮儀交各該衙門照例辦理○戊申吏部議奏計參才力不及之廣東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九

定安縣知縣馬用觀係由教職保送其申詳之司道府州縣等官例應降級調用其原保不愼之前任陝甘學政光祿寺卿吳綬紹照例降調得旨此案吏部議將原保舉之督撫學政降二級調用其申詳之司道府州縣等官降三級調用所辦未得情理之平保舉教職雖由司道府縣等轉詳然其人之堪膺舉薦與否則由督撫學政擬定主察使司道等所詳未當督撫等原可駁正既已列之薦剡其處分自應較重而原詳者酌予從輕方為允協今乃重議司道等官而輕議督撫學政本末不倒置乎至所保堪膺民社之員後經他省以才力不及參劾者其原保題之上司等固難辭咎然竟議以降級調用不准抵銷亦未免過當且才力不及尚非大過若於此而遽將原保之上司議以實降設或所保之員有犯貪婪不法者其原保官又當如何加重乎況才力不及並非實在

劣蹟可指若定以降調重例恐所轄之督撫與原保之督撫學政
或有微嫌卽以不及効其所舉之人俾罹實降以遏其私意而督
撫或有與原保官相得者於其所舉之人卽實係才力不及轉爲
之瞻徇姑容此更於吏治有關不可不防其流弊朕辦理庶務一
秉至公凡事有不協於理雖此等尋常議疏亦不肯稍爲忽略卽
此可見爲君之難而朕日理萬幾實無一事之不敢不加審慎矣
所有議處原保上司之例著該部另行詳晰妥議吳綬詔此案卽
照新例另議具奏尋議嗣後保送教職人員除事犯貪酷不法等
款仍照舊例分別議處如僅以才力不及題參或仍奏請改教者
將主保保薦之督撫學政改爲降二級留任申詳司道府等官改
爲降一級留任此案原保之前任陝甘學政見任光祿寺卿吳綬
詔照見定例降二級留任再查各部院主事等官保送直隸州知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十
州遇有才不勝任之員原保堂官向有處分專例應請嗣後亦照
此例將原保官降二級留任從之○辛亥吏部議准陝西巡撫畢
沅奏華州近年事務倍繁請添設州判一將蒲城縣縣丞裁汰改
設從之○王子論頃閱金史世祖紀云金世祖居完顏部其地有
白山黑水白山卽長白山黑水卽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鍾
毓與大金正同史又稱金之先山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
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譌爲滿洲其寔
卽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又後漢書三韓
傳謂辰韓人兒生欲令頭扁押之以石夫兒初墮地豈堪以石押
頭其說甚悖於理國朝舊俗兒生數日置卧具令兒仰寢其中久
而腦骨自平頭形似扁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爲異辰韓或亦類是
范蔚宗不得其故曲爲之解甚矣其妄也若夫三韓命名第列辰

韓馬韓弁韓而不詳其義意當時三國必有三汗各統其一史家
不知汗爲君長之稱遂以音同誤譯而庸鄙者甚至譌韓爲族姓
尤不足當一喙向曾有三韓訂謬之作惜未令人盡讀之而共喻
耳若唐時所稱雞林應卽今吉林之譌而新羅百濟諸國亦皆其
附近之地顧昔人無能考證者致明季狂誕之徒尋摘字句肆爲
詆毀此如桀犬之吠無庸深較而舛誤之甚者則不可以不辨若
夫東夷之說因地得名如孟子稱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此
無可諱亦不必諱至如尊崇本朝者謂雖與大金俱在東方而非
其同部則所見殊小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
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
之完顏氏在今日皆我朝之臣僕普天率土統於一尊理固如斯
也譬之漢唐宋明之相代豈皆非其勝朝之臣僕乎又有云我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十
祖宗時曾受明龍虎將軍封號亦無足異我朝初起時明國尙未
削弱因欲與我修好借此以結兩國之歡我朝固不妨爲樂天保
世之計迨我國聲威日振明之綱紀日隳且彼妄信讒言潛謀戕
害於是我 太祖赫然振怒以七大恨告 天興師報復自薩爾
汗松山杏山諸戰大敗明兵明人欲與我求和斥而不許彼尙安
能輕侮我朝乎且漢高乃秦之亭長唐祖乃隋之列公宋爲周之
近臣明爲元之百姓或擾或侵不復顧惜名義若我朝乃明與國
當闖賊擾亂明社旣移之後吳三桂迎逆王師入關爲之報仇殺
賊然後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統一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
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至若我國家誕膺 天眷朱果發祥亦
如商之元鳥降生周之高禔履武紀以爲受命之符要之仍係大
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里池卽在長白山原不外白山黑

水之境也又金世祖紀稱唐時韃靼有渤海王傳十餘世有文字
禮樂是金之先即有字矣而本朝國書則自 太祖時命額爾德
尼巴克什等遵製通行或金初之字其後因式微散佚遂爾失傳
至我朝復為初造未可知也他如建置之沿革滿洲之始基與夫
古今地名同異並當詳加稽考勒為一書垂示天下萬世著派大
學士阿桂于敏中侍郎和坤董誥悉心檢覈分條編輯以次呈覽
候朕親加釐定用昭傳信而闢羣惑並將此通諭知之尋阿桂等
奏編纂事定酌擬凡例呈覽並請 欽定嘉名得旨知道了書名
著定為滿洲源流考○己未濟淮揚運河○李宗文因病解任調
范時紀為禮部侍郎以蔣賜榮為倉場侍郎

九月甲子改甘肅涇州為直隸州○戊辰諭近日刑部進呈雲南
貴州秋審本朕詳加披閱其中情節有械鬪各傷一命及以金刃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十三

傷人者同一案而分擬情實緩決殊未允協已交該部另行改擬
矣夫殺人者死漢初之約已然今擇其情輕者列於緩決已屬寬
典若糾眾械鬪則為害於世道人心漸不可長是以朕於旬到時
遇有械鬪各傷一命之案並予句決邇年來其風稍戢然尚有未
能盡熄者至鬪毆之案情形本自不同有並非互鬪亦援鬪毆律
條問擬者因係積久相沿姑仍其舊而秋讞時之分別情實緩決
則輕重當有權衡如彼此俱以手足相毆及各持金刃互格因而
傷重致斃者兩造情事相等原可入於緩決若死者僅以詈罵起
釁或用手足先毆而兇犯執持金刃抵拒殺傷其為逞強斃命已
可槩見且金刃本可殺人之物若死者並非持械豈能徒手相當
即非頓起殺機其與故殺亦所差一間此等而不入於情實又何
以懲暴除兇况為法司者惟當准情酌理務得其平若稍存陰隱

之見曲從開脫實乖明允之道且死者何辜甯不台冤地下乎嗣
後內外問刑衙門於秋審鬪毆案犯並當遵旨悉心定擬毋枉毋
縱庶好勇鬪狠之徒共知儆戒不敢輕蹈法網所全實多是正辟
以正辟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庚午諭昨刑部進呈秋審本內
有死者僅用手足先毆而兇犯執持金刃殺傷者同一案而分擬
情實緩決未為允協因降旨令嗣後內外問刑衙門於秋審鬪毆
案犯悉心定擬毋有枉縱今刑部奏請將本年已入緩決各案內
查明死者並未持械兇犯以金刃傷斃者俱補繕黃冊改擬情
實進呈所辦又屬過當斷不可行朕昨降諭旨通飭酌定情實之
意原因近年金刃傷人之案較多而秋審時每列入緩決且數年
後仍得減等發落於是好勇鬪狠之徒妄謂殺人可以倖生遂罔
知儆戒輕蹈法網不可不示以嚴懲俾知用金刃殺傷徒手之人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十三

者斷難邀免庶可稍戢其逞強之心以免罹必誅之罪是以前旨
有嗣後之言欲使眾共知曉懷刑章而不敢復犯若敢而不從則
是自取其死於情理均無可恕矣今刑部請於本年即行改正竟
似朕急欲多句百十人實屬誤會朕意且立法自有次第何不可
待之有而為是汲汲乎著刑部轉行各督撫將朕先後兩旨徧行
出示曉諭雖窮鄉僻壤咸使聞知如此曉諭之後儻有仍用金刃
殺傷徒手之人者即當擬入情實朕酌定其情即不予句而以金
刃鬪殺者槩不予以減等庶幾辟以正辟之義至明年秋審內儻
有未聞此旨以前之案亦不必辦及俟後年各省秋審時再行分
別辦理俾共知朕仁義並施化民約法之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壬申 上啟鑾謁 泰陵 泰東陵○丙子 上謁 泰陵
泰東陵回鑾○壬午 上還京師○諭盛京乃我朝定都創業之

地 永陵 福陵 昭陵巍然在望 皇祖聖祖仁皇帝御極六
 十一年曾經三次展謁 孝思追遠常切欽承朕自乾隆八年及
 十九年恭謁 祖陵以來迄今已二十餘年遙企 橋山每深依
 戀常時恭閱 太祖 太宗實錄敬惟 開創艱難佑啓萬年統
 緒茲際 重熙累洽之庥溯念 前勞輒不禁愀然淚下而 松
 雲蔥鬱向惟再莅瞻仰心甚歉焉朕見在精力如前尙堪遠涉擬
 於明歲秋間前詣盛京恭謁 祖陵以申積悃所有蹕路往來俱
 由內地出山海關而行於置頓安營較爲妥便尙在二十七月之
 內途次不行圍至盛京時不升殿不筵宴朝鮮國毋庸遣使朝賀
 其扎薩克蒙古王公等亦毋庸朝覲至啓鑿日期屆時再降諭旨
 將此通諭知之○辛卯賞給新疆鄉會試舉子馳驛
 冬十月甲午改甘肅沙州協爲營安西營爲協○戊戌諭戶部尙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書果毅繼勇公豐昇額秉性忠誠夙勤恪昨以副將軍征勦金
 川時殫力宣忱奮勇著績能承父志以紹祖風深可嘉尙是以降
 旨於伊所襲果毅公爵加賞繼勇之號以獎勤勞伊年力富強正
 堪任使乃於前月忽遭沈疴卽派太醫院堂官診視頻加存問兼
 賜人葢以冀速痊茲聞溘逝深爲軫惻已加恩賞給經被著派
 散秩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並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所
 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誠武○諭我朝定
 鼎之初額亦都巴圖魯會立大功因係勳舊世家其子孫累世俱
 有爲領侍衛內大臣者今豐昇額所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員
 缺著加恩以特成額補授特成額奉到此旨卽著來京○諭據伯
 忠奏稱回部郡王額敏和卓病故額敏和卓效力有年今聞溘逝
 深爲軫念著加恩賞銀五百兩治喪並派伯忠往奠茶酒其所賞

東華續錄 乾隆八六

銀兩卽由彼處貯庫銀兩內支給○調英廉爲戶部尙書仍兼管
 刑部事以德福爲刑部尙書由倉場侍郎遷○己亥諭四庫全書館進呈
 李鴻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有漢徵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
 於理不贖因檢閱北史文苑傳敘亦有頡頏漢徵跨躡曹丕之句
 韻府因而錄入均屬未協秦始皇焚書阮儒其酷虐不可枚舉號
 爲無道秦後之人深惡痛絕因而顯斥其名尙無不可若曹丕躬
 爲篡逆稱名亦宜至漢武帝在漢室爲振作有爲之主且與賢使
 能獨持綱紀雖黷武或溺神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
 曹丕並論乎且自古無道之君至桀紂而止故有指爲獨夫受者
 若漢之桓靈昏庸在暴逐致滅亡亦未聞稱名指斥何於武帝轉
 從貶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詆毀南朝臣子稱北朝主之名
 北朝臣子稱南朝主之名宋之於金元金元之於宋亦然此皆局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於其地之私心雖非天下之公尙無傷正理若李延壽乃唐臣李
 薦乃宋臣其於中國正統之漢武帝伊祖未嘗不爲其臣豈應率
 逞筆端罔顧名義輕妄若此且朕御製詩文內如周程張朱皆稱
 爲子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有用入詩文者亦止
 稱其號而不名朕於異代之臣尙不欲直呼其名千古以下之臣
 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
 書親加披覽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關帝習諡之類卽降旨隨時釐
 正惟以準大中至正之道爲萬世嚴褒貶卽以此衡是非此等背
 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爲改正以昭示方來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
 苑傳敘改爲漢武韻府刪去此條酌爲改刊所有陳設之書悉行
 改補其李薦集亦一體更正並諭四庫全書館臣等於校刊書籍
 內遇有似此者俱加籤擬改聲明進呈毋稍忽略將此通諭知之

五六三

○調舒常為倉場侍郎由工部○庚子吳嗣爵以老乞休允之調王杰為吏部侍郎以錢汝誠為刑部侍郎○辛丑裁雲南普安營改景蒙營都司為遊擊○癸卯諭據明亮等奏前因郭羅克賊番殺害青海公禮塔爾一案尙有兇犯未獲將該土司瑪克蘇爾交布扣留內地令伊弟索朗勒爾務實力緝兇今該土司因不服水土患病身故恐伊弟等聞知怠於緝犯是以暫未諭知以期速獲等語所辦非是瑪克蘇爾交布羈留灌縣地方距該土司住寨不遠既經患病即當就近遣令歸巢迨其已死更應將其屍屍發還查明應襲之人令其襲職方合正理乃明亮等意欲匿不令知殊失撫馭番夷之道郭羅克賊番殺害禮塔爾一案業經擊獲數犯正法且土司瑪克蘇爾交布扣留內地已將四月今又病故亦足以償禮塔爾之命所有未獲兇犯即可毋庸勒緝原派督緝之官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亦等俱著撤回朕辦理庶務惟以光明正大為主即待邊圍番人亦示以至誠不肯稍存歧視明亮文綬桂林及松茂道查禮所辦殊屬錯謬俱著交部議處其郭羅克土司即著瑪克蘇爾交布之子承襲仍令明亮等將此旨曉諭該番○乙巳諭陝西民屯租糧草束屆輪免錢糧之年一體蠲免○以宋豐綬為陝西按察使由典道○己酉諭各督撫所屬總兵官五年密奏一次○恩免庫車沙雅爾二城伯克等額糧○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海成奏據新昌縣民王龍南呈首舉人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實為狂妄不法請革去舉人以便審擬等因一摺朕初閱以為不過尋常狂誕之徒妄行著書立說自有應得之罪已批交大學士九卿議奏矣及閱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序文後凡例竟有一篇將 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據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

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乃海成僅請革去舉人審擬實大錯謬是何言耶海成既辦此事豈有原書竟未寓目率憑庸陋藉友隨意黏籤不復親自檢閱之理況此篇乃書前第十葉開卷即見海成豈雙眼無珠茫然不見耶抑見之而毫不為異視為漠然耶所謂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義又安在國家簡用督撫厚給廉俸豈專令其養尊處優一切委之劣幕並此等大案亦漫不經意朝廷又安藉此輩尸位持祿之人乎海成實屬天良盡昧負朕委任之恩著傳旨嚴行申飭至王錫侯身為舉人乃敢狂悖若此必係久困潦倒胸多牢騷故吐露於筆墨其平時所作詩文尙不知作何訕謗此等悖逆之徒為天地所不容故使其自行敗露不可不因此徹底嚴查一併明正其罪著海成即速親身馳往該犯家內詳悉搜查將所有不法書籍字迹即行封固進呈若再不詳查或有隱飾是與大逆同黨矣一面選派妥幹大員將該犯王錫侯迅速鎖押解京交刑部嚴審治罪務於十一月內解到其犯屬應行緣坐之人亦著查明委員分起解京仍飭該員等沿途小心管押防範如途中或有疏虞致令自戕及免脫等事恐海成不能當其罪也至書中所有參閱姓氏自係出資幫助鐫刻之人槩可免其深究朕於諸事不為已甚此亦一端也至所有書板及已經刷印本及翻刻板片均著即行解京銷毀將此由六百里傳諭海成並於各督撫奏事之便諭令知之○甲寅調雅德為工部侍郎以喀爾阿為刑部侍郎由刑部員○乙卯理藩院奏額敏和卓郡王爵應令伊子降等承襲得旨額敏和卓郡王爵雖應降等承襲但額敏和卓前在軍營甚為出力著加恩令伊子素資瑞仍襲

一第... 丹... 6... 史部

郡王○庚申設密雲副都統一駐防兵二千○定京營兵丁三年考驗例○諭磨勘鄉會試詩句失粘試卷北省及邊省寬限十年十一月癸亥朔諭軍機大臣等高晉奏請將武閣二場舞刀改用鳥槍以中靶之多寡分別字號考試一摺所奏不可行國家武鄉會試之設原以文武制科相沿舊例不但舞刀一項全無實際其開弓撥石又何獨不然即伊等之騎射亦難盡期有用且向來用兵時何嘗仗此項武舉臨陣克敵耶至鳥槍一項原係制勝要器而民間斷不宜演習多藏即如山東逆匪王倫聚眾之事幸羣賊不諳放槍易於勦滅此顯而易見者前因民壯內有鳥槍手恐日久或致滋事會諭令各督撫不動聲色將鳥槍改爲弓箭所降諭旨甚明高晉豈遂忘之耶若如高晉所奏武科改用鳥槍考驗準頭則應試之武生勢必時常習學打靶凡應禁之火藥鉛丸俱難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六

禁民間私相售賣且一縣中添無數能放鳥槍之人久而傳習漸多於事實爲有礙高晉雖意在覈實而未計及其流弊將無所底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高晉久任封疆尙屬歷練曉事何此奏不達事理若是耶所奏斷不可行不必復交部議將此諭令知之○乙丑禮部議奏義夫貞女例准請旌建坊歷年來各省題報義夫旣不槩見貞女係夫亡守志循例辦理至幼年聘定彼此隔絕經數十載之久守義懷貞各矢前盟卒償所願者實從來所未有今據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稱山陽縣監生程允元與直隸平谷縣劉氏締姻後隔絕五十餘年各守前盟終偕伉儷事奇理正應請旌表給銀共建一坊以獎節義從之○丙寅諭本日旬到朝審情實官犯內蘇爾德廣德二犯朕詳覈案情蘇爾德於黃邦甯往商泰廷基在寓自縊一事其移屍入監捏報病斃之處雖取

供謂其意出於蘇爾德但黃邦甯已死果否係蘇爾德授意無可質訊即使其說果倡於蘇爾德而蘇爾德僅係藩司事非爲政黃邦甯彼時見署臬司監獄案犯乃其專責若黃邦甯稍知持正不以所言爲然蘇爾德豈能獨行己見是其罪究以黃邦甯爲重黃邦甯先經正法蘇爾德尙可姑寬所謂罪疑惟輕是以未旬至廣德身爲臬司原有奏事之責加以熊學鵬問擬泰廷基罪名過重卽應不盡題或就所見據實上聞乃既不直情陳奏惟與熊學鵬嘵嘵辨論立意沽名及兩次傳旨詢問則妄稱當日原說該問死罪迫擊交刑部審訊取供確實乃吐實情仍以巧辭掩飾其心實不可問於情理均難輕恕是以句決案冊俱在其應決應寬之故較然不爽朕於句到招冊必詳閱再三輕重權衡悉視其人之自取著明白宣諭使眾共曉且使凡爲臬司者知法紀所在不可絲毫罔上行私如廣德之自取罪戾若心以爲督撫所定案不協於理不妨據實直奏不可自居務寬之名而歸其過於督撫徒稱自不得主張自欺欺人其孰信之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從前令各督撫於學政差滿時將是否不愧師儒之席及僅係循分供職或有通曉吏治堪勝道府兩司者各就所見秉公密奏見在各督撫陸續奏到之摺雖尙屬公當但恐行之日久學政等以三年報滿其堪勝外任與否由督撫覈舉或有不妥義命之人竟因此逢迎督撫以圖保薦轉不免有流弊且學政復命召見時其人之才具見識可否外用皆可一一鑒別更無藉督撫等多此一舉也著傳諭直省督撫嗣後學政差滿止將其任在任考試聲名若何辦事若何據實具奏其能否勝任道府兩司之處毋庸奏及○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郝碩辦理金川軍需奏銷事

件其經手一殷雖已覈完而各案內多有部議駁查之款均須登答其山東巡撫印務見有國泰護理是以諭令郝碩侯覆覈全完再行起程前赴新任昨江西巡撫海成奏民人王瀧南首告舉人王錫侯編字貫一書詆斥字典海成僅請將王錫侯革審經朕披閱其書凡例內竟有一篇將 廟諱御名槩行排寫此非大逆而何乃海成尚稱其書並無悖逆之語實堪駭異此篇即在首本序文後之凡例開卷即見豈得諉為不知海成係滿洲世僕經朕加恩簡任巡撫乃於此等大逆之書恬不為怪且稱其語無悖逆實屬味盡天良負恩蔑理莫此為甚因交部嚴加議處今據吏部議請將海成革職交刑部治罪所議甚當海成革職外應有餘罪豈可照尋常案件留任令其復玷封疆江西巡撫應即開缺但海成覆奏之摺見在未到是以將吏部本暫留俟其奏到時再行明降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年

論旨而江西省藩臬兩司同辦此案其處分均重將來亦難姑寬是該省並無可護印之員所有江西巡撫員缺著郝碩調補郝碩係朕素知之人江西省又有應辦之事且不必來京請訓著傳諭郝碩接奉此旨即由川省馳驛迅速赴江西新任並查此案辦理本省公論以為何如其經手之軍需各案初彙已經辦完即或部駁條款尚須覈覆見有富勒渾等在彼均可逐一覆查代為登答原可不專恃郝碩一人也郝碩到江西若海成尚無明旨即將此旨與彼看將伊革職差人送京此旨著由六百里發往並諭富勒渾等知之○壬申諭余文儀久任刑部歷練老成昨歲刑部尚書缺出特由巡撫擢用俾效所長茲以老疾乞休情詞懇切著照所請准以原品致仕並加恩賞給太子少傅銜以示優眷○甲戌諭前因海成奏新昌縣舉人王錫侯妄作字貫一案海成將大逆不

法之處視為泛常摺內稱其尚無悖逆詞句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是以降旨將海成交部嚴加議處經吏部議以革職交刑部治罪自應如此辦理因將此本折留今據海成奏稱親往該犯家中查出王錫侯纂輯各書共十種一併進呈檢閱各書俱有悖謬不法之處各等語見將各書暫存俟王錫侯解到時嚴行審訊從重治罪至海成身為巡撫乃於初次參奏王錫侯字貫時並不將伊書內大逆不法之處據實覈出轉稱其尚無悖逆之詞實屬味盡天良罔知大義不可不重加嚴懲以為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海成著照部議革職交刑部治罪其江西巡撫員缺著郝碩調補即赴新任所遺山東巡撫員缺即著國泰補授郝碩未能即到著高晉前往暫管巡撫事務其江西省承辦此案之藩臬兩司並著高晉查明參奏至海成此次奏到續查出王錫侯字貫另本前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年

有李友棠古詩一首李友棠身為卿貳乃見此等悖逆之書尚敢作詩讚美實屬天良已昧伊自問復何顏忝列指紳李友棠即著革職亦不必復治其罪又查其王氏家譜內有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序文其經史竟及唐人試帖詳解內有加尚書銜錢陳羣序文使伊二人尚在自當向其究問今二人俱已物故亦毋庸深究朕近作詩有不為己甚去已甚之句今辦此等案準酌得中即此意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調袁守侗為刑部尚書以梁國治為戶部尚書轉董誥為戶部左侍郎以劉墉為戶部右侍郎

學士選

○乙亥諭徐恕見在將屆服闋著署山東布政使俟服滿再行實授○諭江西按察使員缺著德文補授該省藩司白瀛見在四川辦理奏銷尚未到任即著德文速行前往署理布政使印務其按察使印務著高晉於通省道員內揀選一員奏明暫署○丙子諭前

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內將夷字改寫彝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為非禮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澤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諸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係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書刻於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今辦理四庫全書應鈔之本理應斟酌妥善在謄錄等草野無知照本鈔謄不足深責而空格則係分校所填既知填從原文何不將其原改者悉為更正分校覆校俱係職官豈宜失校若此至總裁等身為大臣於此等字面尤應留心細勘何竟未能逐一校正其咎更無所辭非他書總校記過者可比所有此二書之分校覆校及總裁官俱著交部分別議處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三

除此二書改正外他書有似此者並著一體查明改正並諭該館臣嗣後務悉心詳校毋再輕率干咎○丁丑增設四川潼縣營遊擊改建武營遊擊為都司○壬午諭各省將軍均戴用花翎著為令○乙酉諭昨據勒爾謹奏河州邪教匪犯王伏林等聚眾念經畧牧前往查拏該犯拒捕傷差當即督率司道等帶領官兵前往勦捕隨將其四教主石忠信教師郝天祥等拏獲本日又據奏稱官兵併力勦捕生擒匪犯五百二十二名其為首教主王伏林張志明王九兒均經殲斃見將生擒各犯帶赴省城嚴審分別定擬等語此案匪犯等設立邪教豎旛念經聚集多人敢於顯抗官兵實為不法已極該督一聞該署州稟報即親往該處帶同文武飛調官兵直抵該犯巢穴奮力勦戮一日之內已將逆眾就擒渠魁殲殄所辦甚為妥速勒爾謹及李本蔣全迪西德布等俱著交部

議敘其餘在事員弁或尚有出力者著該督查明具奏一併交部議敘至摺內所稱把總楊化祿勇往被傷殊堪嘉尚俟其調理痊愈時即行送部引見或因傷重身故亦奏明交部照陣亡例議卹又論河州逆匪王伏林等設立邪教惑眾造逆事體甚大若辦理不合機宜則賊黨蔓延地方受害勒爾謹聞信即親自馳往將探信賊匪擒獲七名旋即領兵將賊匪生擒五百餘名甚屬可嘉著將朕所用珊瑚朝珠一盤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發往賞給以示嘉獎○丁亥諭朕恭閱 世祖章皇帝實錄內載總河楊方與奏稱山東滿家洞界連泗縣穴有千餘周回二三百里自明季荒亂頻仍窮民羣聚其內分布四面各數十里節經調集官兵勦捕數年乃得悉平等語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民人皆安居樂業自不應有山澤藏奸之事但前此王倫一案即有未獲要犯焉知不匿迹深山倖逃顯戮不可不留心查察所云滿家洞連界四縣其地跨連不小究係在何四縣地方無難詢問至洞內見在有無人家居住及所有洞穴近日形勢若何是否可以藏匿奸人亦當實力體訪著傳諭國泰即密遣委員前往該處查明據實具奏毋得稍涉張皇所有楊方與原奏並著鈔寄國泰閱看尋奏滿家洞古名遂山周回六百里在嘉祥縣界內南距金鄉界五里西距鉅野界八里東距濟甯界十八里北至嘉祥縣城五十里山腰大石層疊有廢洞口五處俱係用石塊堵塞洞口石色黃赤詢係國初平定土賊時會用火攻石經火鍛摧裂坍塌隨開石塊入內探驗寬約丈餘俱有大石塊堵塞亦不通連別處山前有千總一員駐紮足資巡查實無藏匿奸匪之事謹繪圖呈奏得旨圖留覽○庚寅定綠營武職保薦後軍政降入平等者不准升用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六 三

十二月己酉命閒散宗室移駐盛京大凌河馬廠西北松山杏山地方○吏部奏署江西布政使顏南道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閱看王錫侯字貫一書不能檢出悖逆重情竟同聲附和有大義應請革職交刑部治罪其失察妄著書籍之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照例降級留任得旨周克開馮廷丞俱著革職交刑部治罪高晉著降一級留任○乙卯諭據徐績奏司道等官賢否考語摺內稱按察使趙銓人尚謹飭微覺健忘辦理一切案件精神不能周到等語臬司為通省刑名總匯趙銓既已健忘精神又不能周而豈可仍任臬司致滋貽誤公事趙銓著以原品休致至徐績既知該臬司不能勝任自應據實具奏勒休另請簡員補放乃僅於屬員賢否單內聲註而於該臬司應去應留不置一辭殊屬非是徐績著交部嚴加議處○丙辰以鄭源璠為河南按察使由福建東華續錄○乾隆八十六年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勦捕河州逆匪王伏林一案勒爾謹所奏殺賊情形及副將西德布是否勇往均未詳悉諭令明晰奏覆今據勒爾謹奏稱西德布打仗甚屬勇往親用刀箭殺賊十一名又見王伏林仗劍誦呪即用箭射倒等語西德布已令送部引見俟臨時再降諭旨至所稱王伏林射倒後隨有馬兵謝崇文用刀砍斃見已記名遇有外委缺出拔補等語殊屬非是王伏林係逆惡渠魁罪應寸磔既經射倒不復防其抵禦自應即將該犯生擒嚴訊務得此案確情然後明正刑誅以昭國法方為正辦且王伏林若經西德布中其要害立時斃命理所宜然射者仍有功而無過至已經射倒之賊復加刀砍誰則不能非但不能言勇而適形其懦且令碎磔之犯倖得全屍足見謝崇文之懵懂無能並非若從前直隸兵丁穆維在山東奮勇殺賊者可比此等緣營惡

習朕所痛恨即如前明用兵不惟其君即所謂本兵與經略總督亦不能察此等積弊賞格濫施以致無所勸懲卒受其害邇年來出兵征勦深有鑒於勝國之弊凡庸懦遊功者槩不得與莫稍挽回緣營風氣今勒爾謹將該兵丁記名拔補徒令懦兵售磔碌碌因人之術使各營相率效尤軍政尙可問乎勒爾謹所辦太不曉事著再傳旨申飭將此由四百里傳令知之○庚申建熱河考棚○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朝鮮國王奏該國有逆臣洪麟漢等結黨謀逆一案罪人業經伏法恐其支黨實繁或有逃匿漏網者懇敕關口官員查拏等因一摺該國臣服多年素稱恭順今該國王既恐有餘黨潛逸之事自應代為查詰不容竄入內地著諭盛京將軍弘昞山東巡撫國泰於盛京山東地方與朝鮮接界邊隘海口嚴飭所屬留心察詰如有語言形迹可疑查係朝鮮人民即行盤獲奏聞發交該國自行究治該將軍巡撫務實力妥辦毋得視為具文○是歲朝鮮來貢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春正月癸亥命各省軍流人犯已過十年者奏請省釋其不願回籍者聽○召徐績來京以鄭大進為河南巡撫李本為貴州布政使譚向忠為甘肅按察使服闋廣東○辛未諭睦親彰善王政宜先繼絕昭屈聖經所重朕自臨御以來開日恭閱 列祖 列宗實錄一冊因備知 祖宗創業艱難及爾時茲親盡臣勤勞佐命底定中原偉伐殊功實為從古所未有而當時策勛錫爵榮號崇封所以酬答者本從優厚迨其後或有及身緣事旋被降削者或有子孫承襲更易封號者迄今平情準理若不為之溯述闡揚追復舊恩於心實有未愜因念睿親王多爾袞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當開國時首先統眾入關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戮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制規模皆所經畫尋即奉迎 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願以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致後為蘇克薩哈等所搆授款於其屬人首告誣以謀逆經諸王定罪除封其時我 世祖章皇帝實尚在冲齡未嘗親政也夫睿王果萌異志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且吳三桂之所迎勝國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耳其勢更無難顯稱名號即我滿洲大臣心存忠篤者自必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為不軌無難潛鋤異己以逞逆謀乃不聞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以歛服僭用明黃龍袞指為觀觀之證有是理乎况英親王阿濟格其同母兄也於追捕流賊回京時詎報李自成身死且不候 旨班師睿王即遣員斥責其非並免王公等

往迎之禮又因阿濟格出征時督令巡撫李鑑釋免違問道員及擅至鄂爾多斯土默特取馬令議其罪降為郡王平日辦理政務秉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志無叛志乎又 實錄載睿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語曰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予未見有尊崇 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 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疏請予即尊位予曰爾等若如此言予當自勿誓死不從遂奉 皇上繼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 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有盡忠 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 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也且云 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蓋深信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每覽 實錄至此未嘗不為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篤忠盡感 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為史冊所罕觀使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王彼時如宋太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復以死固辭而不為邪說搖惑耶乃令王之後人抱不白之冤於泉壤心甚憫焉假令當時王之逆蹟稍有左驗削除之罪果出於我 世祖聖裁朕亦甯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搆成冤獄而王之政績載在 實錄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蹟又豈可不為之昭雪乎昨於乾隆三十八年因其瑩域久荒特勅量為繕葺並准其近支以時祭掃然以王之生平盡心王室尚不足以慰彼成勞朕以為應加恩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諡曰忠補入 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塋墓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傳尚有未經詳敘者並交國史館恭照 實錄所載敬謹輯錄增補宗室王公功績傳用昭彰闡宗勛至意又如豫親王多鐸從睿親王入關肅清京輦即率師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實為開國諸王戰功之最乃以睿

王之誣獄株連降其親王之爵其後又改封信郡王雖至今永襲罔替但以王之勳績超邁等倫自應世胄原封以彰殊眷豈可以風影微管輅加貶易乎朕以為應復其原封又諸王中披堅執銳拓土開疆共成一統之業者如禮親王代善後改封康親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後改封簡親王肅親王豪格後改封顯親王克勤郡王岳託後改封平郡王當時俱茂著壯猷克昭駿烈載在宗盟今其子孫所襲均非始封之名外人不知妄疑宗藩當國家締造時有大勳勞而後裔均不得長延帶礪以為闕典即其本支承家襲慶以去祖漸遠幾忘其先世錫封之由弗克顧名奮效所繫於宗室子孫者甚重况功臣世封內如揚古利之英誠公費英東之信勇公額亦都之果毅公俱以本號相傳其子孫承襲者各能溯助閱以宣偉績不失故家喬木之遺今以親賢世胄竟改其初封嘉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三

號何以垂貽奕禩示酬庸追本之義乎朕以為應復其原號著交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悉心妥議具奏其餘宗室諸王貝勒等如有顯著功績其封爵後經降奪者除本人身罹重愆自不當復邀優典若係承襲之子孫獲咎議處者僅當斥其本身而不當追貶其祖宗世爵方為平允亦著一併會查議奏再配享 太廟諸王僅有通達武功慧哲宜獻四郡王其 太祖 太宗 世祖時戮力行閱櫛風沐雨之親藩如向所舉數人皆未之及蓋由當時議禮諸王各懷私意遂爾沒其勳伐不得同侑馨香豈足以彰公道所有睿親王禮親王鄭親王豫親王肅親王克勤郡王著補置牌位配享 太廟用以妥功宗而昭渥典至通達郡王係 顯祖之子武功慧哲宜獻三郡王係 景祖之子當時雖身與配享第以三郡王宗支已在覺羅之列是以宗室王公表傳內未經列傳但

思宗室傳既限於支派國史傳又以屬在宗潢令此四王無所附麗亦覺欠缺著並交國史館查明四王事實補為立傳列於國史諸大臣傳之前即或當時紀載簡少功績無由稽覈無妨不拘詳略各立一傳以徵信實並將此通諭知之○諭故超勇親王額駙策凌朕曾施恩令其配享 太廟列入西廡策凌係蒙古親王固倫額駙在軍營多立功績著加恩將策凌牌位移列東廡怡賢親王之次○諭信勇公費英東當我朝創業時首先率所部來歸繼從 太祖征勦諸部屢挫明兵厥功最大實與揚古利額亦都同為開國勳臣之冠自應並錫上公用彰渥報乃揚古利原封一等公額亦都僅得二等公經朕晉封一等而費英東子孫所襲尚係三等公爵不足以昭酬庸茂典著加恩晉封為一等公俾元勳世胄永膺茂賞至向來后族承恩世爵俱係一等公此等特因椒房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四

至戚恩澤加封其與佐命功臣櫛風沐雨拓土開疆者實難並論况宗室王公之以近支恩封者尚以世次遞降而外戚轉得以崇封延世未免過優著將所有承恩公爵俱改為三等公世襲罔替著為令○壬申命省釋新疆軍流人犯其已過十年衰病不任耕作者回籍○甲戌諭 皇祖第八子允禩第九子允禵居心險詐結黨妄行罪皆自取 皇考尚不忍重治其罪僅令削除譜牒更改其名以示愧辱就兩人心術而論其潛蓄覬覦竊竊之謀誠所不免及 皇考紹登大寶伊等怨尤誹謗亦屬情事所有蓋伊兩人未嘗無隱然悖逆之心特未有顯然悖逆之蹟是以 皇考雖明暴其罪狀猶為曲示矜全 聖心如日在天固眾所共仰也迨皇考晚年屢向朕諭及此事輒愀然不樂意頗悔之若將留以有待者朕即位之初深有意於孔子三年無改之言未敢遽易成

案今臨御四十三年矣近降旨復睿親王封爵及仍給還功績諸王原封爵號因念宗藩遠派既為駁實酬庸而近屬本支豈宜略而不辦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後世子孫亦無敢言者所有允禩允禵二人自不合還其原爵仍當復其原名收入 玉牒兩人子孫亦當一併敘入並著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查明應入支派列譜呈覽朕此舉實仰體我 皇考當日仁心以申未竟之緒諒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亦當愉慰也又引哲在乾隆初年曾獲罪戾經承辦之康親王等奏請削其原名閱今亦三十餘年矣念其所犯更非必不可原之罪且其子姓見列宗圖何必獨令其削名示貶弘哲亦著於 玉牒內復其原名則 皇祖一派天潢牒圖具列益昭麟趾燕貽之盛朕亦惟揆情度理悉準以大公至正之心而已將此通諭知之○乙亥諭朕覽 實錄載英親王阿濟格秉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五

心不純往追流賊謊報已死又擅至沿邊索馬且向巡撫屬託公事過蹟昭著雖前此亦有微功究不足以抵其罪黜爵實由自取至其子孫前俱降為庶人削其宗籍 皇祖御極之初曾加恩將伊次子傅勒赫復還宗支追封公爵遞襲其餘諸子仍行除籍嗣於康熙十二年復蒙 恩將伊第三子伯爾遜第八子佟塞第十子鄂拜第十一子班進泰各支賜給紅帶子附入 玉牒今恩傳勒赫一支既已作為宗室襲爵其有後之伯爾遜等各支及無後之和度等同係英親王之子孫似毋庸復為區別因推廣 皇祖恩意著交宗人府一體查明復還黃帶子列入宗譜○諭熱河地方朕每歲木蘭秋獮先期駐蹕數十年來戶口日增民生富庶且農耕蕃殖市肆殷闐其秀民蒸蒸向化絃誦相聞見已興建學校議定庠額並命設立考棚將來人文日盛儼然成一大都會而稱

名尚仍熱河之舊殊於體制未協因思熱河從前會稱為承德州嗣後應改為承德府即以熱河同知改設其餘六廳如八溝較大應改為知州喀喇河屯等廳酌量改縣均隸新設之承德府管理並隸熱河道考覈著交總督周元理將應行的改事宜悉心籌畫妥議具奏○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緬匪業經送出蘇爾相其事已完且有納貢還人之說見更無可辦惟當嚴查關隘勿使奸民等出入偷漏等因已屢諭李侍堯遵照妥辦昨李侍堯奏緬夷自憎駭死後內訌外讟日無休息等語緬酋鬻角牙新襲父職其親屬鄰疆彼此搆爭或所不免即果有其事亦止可置之不問蓋乘人之亂理本不順且緬甸氣候水土並皆惡劣實非可用武之地朕籌之已熟斷不宜以我有用之將士輕為嘗試是以決計不復於緬甸加兵即使蠻觸自鬪竟至內潰外侵有隙可抵而其天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六

時地利並無改易豈可因此輕舉妄動耶且緬匪梗化多年近既知送還蘇爾相尚稍有悔罪之心亦可藉以完從前之局若此時並將楊重英送出遣使納款進貢固屬甚善自應即行奏聞加恩准其開關通市設仍冥頑不悟並不獻出楊重英亦於事無關輕重止須付之不理賊匪自無從揣測惟緬境既有內亂之事或其頭人等有脫出來投者不妨暫行收留一面具奏請旨彼既未獻楊重英等更不得怨我之納彼逃況並有兼容容於撫窮困乃天朝一視同仁之道理所宜辦李侍堯當隨時酌量妥為之至於嚴查關隘一節實為馭邊最要之事李侍堯惟當董飭所屬實力詰查勿使內地奸民及沿邊獮夷等一人出入致探洩事機偷漏貨物庶令緬匪稍知窘畏此專責之李侍堯務須善體朕意始終如一不可任屬員日久玩懈有名無實諒李侍堯必不掉以輕心致

負責任也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仍將緇匪近日情形所謂內
 江外蠶者何事有無信息即行覆奏○丁丑宗人府軍機大臣等
 議奏睿親王等爵號事宜一睿親王多爾袞本無子嗣從前曾將
 豫親王之子多爾博承繼為嗣後因定議罪案業令歸宗今睿親
 王既復宗支應仍令多爾博一支繼嗣所復睿親王爵即令多爾
 博之四世孫清穎承襲罔替至清穎承襲之公爵毋庸另襲其親
 王應設佐領及該甲等項並交該衙門照例議辦其應補入 玉
 牒之處即查明補入並交國史館將所著功績於原傳添敘其園
 寢交該衙門照親王例勘估改葺春秋致祭一豫親王多鐸應遵
 旨追復親王還號為豫一體配享 太廟其豫親王爵即令見與
 信郡王之修齡承襲亦世襲罔替其應添改護衛等項交該衙門
 照親王例辦理一禮親王等原封爵號應永紹嘉名勿令改易所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七
 有見襲之康親王應復號為禮親王簡親王復號為鄭親王顯親
 王復號為肅親王平郡王復號為克勤郡王至改復舊號之親王
 郡王止就見在襲爵者為始永遠遵循其從前原襲已故之康親
 王等封號俱無庸追改一通達武功慧哲宣獻四郡王應請交國
 史館查明事實各補列傳一睿親王追復原封並令世襲信郡王
 改復豫親王均應照例另給冊寶至康親王改復禮親王簡親王
 改復鄭親王顯親王改復肅親王平郡王改復克勤郡王其原給
 寶文印文交禮部改鑄其冊內止須將奉旨年月及改復封號增
 鐫毋庸另製一禮親王睿親王鄭親王豫親王肅親王克勤郡王
 見俱配享 太廟所有東廡序次禮親王應在宣獻郡王之下睿
 親王等五王以次序列從之○己卯 上啓鑾謁 泰陵 泰東
 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癸未 上謁 泰陵

泰東陵○大學士于敏中等奏本月二十三日 孝聖憲皇后大
 事已屆初週諸皇子及王公大臣等持服期年較從前以日易月
 之制已屬有加一切悉應如常其服色朝珠及穿用補褂蟒袍日
 期並嫁娶宴會作樂之處亦俱應如舊得旨本月二十三日 聖
 母孝聖憲皇后大事業屆初週諸皇子及王公大臣等已滿期年
 今既經查照舊例一切自應如舊其掛朝珠及穿補褂蟒袍之處
 以言朝廷禮有常經萬年體制所關宜從此議朕亦不能矯為過
 禮至因尊敬朕躬而設則朕於二十七月內尚係素服而臣工服
 飾如常朕心實有所不忍對之所有王公大臣等如遇朕在宮內
 及諸臣有事進朝服色俱著照舊如朕駐蹕圓明園非正朝可比
 隨往及奏事引見之大臣官員仍照上年所議行統俟過二十七
 月後再行復舊庶為心安理得餘依議○甲申 上謁 泰東陵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八
 行葺年大祭禮回鑾○乙酉以范時紀為副都統調謝塘為禮部
 左侍郎以徐績為工部左侍郎原任河○丁亥 上還京師○己
 丑以陳用敷為湖南布政使調梁敦書為廣東按察使以塔琦為
 湖南按察使由江西吉南
 二月壬辰朔諭 裕貴妃母妃侍奉 皇考誕育和親王淑慎素
 著朕御極之初即欽奉 聖母皇太后懿旨晉封貴妃以申敬禮
 之意四十餘年 慈甯隨侍 親愛尤深茲年屆九旬實為宮闈
 盛事宜崇位號以介蕃釐應晉封為 皇貴妃所有應行事宜各
 該衙門察例豫辦屆期錫吉舉行○甲午吏部議准直隸總督周
 元理奏熱河地方更定事宜一熱河同知改為承德府餘六廳擬
 改州縣如喀喇河屯廳擬名灤平縣八溝廳擬名平泉州四旗廳
 擬名豐甯縣塔子溝廳擬名建昌縣烏蘭哈達廳擬名赤峰縣三

座塔廳擬名朝陽縣一熱河同知向管地方刑錢事務今改為承德府毋庸添設附郭知縣請如直隸州例刑錢俱自行辦理其六州縣事由該府審轉考覈一口外多係蒙古旗民交涉事務請即以理事通判管知縣事仍照原銜升轉其該府接見儀注行文體制俱如知縣例從之○丙申軍機大臣等遵旨覆奏查允禩允禵子孫見在圈禁者惟允禩長子弘晷其餘兩家子孫俱係正藍旗官兵看守不准出外行走應將弘晷釋放並撤看守官兵至所有女孫女年長者已嫁未嫁者俱幼報聞○戊戌順承郡王恆昌薨諭多羅順承郡王薨逝著交該部照例辦理仍加恩派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員賞奠茶酒尋予諡曰慎○授宗室允禩長子弘晷為散秩大臣○己亥諭馮廷丞周克開著加恩發往江南交與高晉以同知委用○庚子諭吏部奏據文選司檢舉署東平州東平縣錄
州同許祖堯夏津縣主簿姚典鳳二員各前任加級之處遺漏未經入冊以致因公降調照例開缺請將承辦司員交都察院察議等語該司員於議處降調之案不查明加級抵銷自屬疏漏但其事與刑部失入相似而實不同刑部失入重於失出者因罪犯一經失入已罹重辟所謂死者不可復生嚴其處分正以重民命也至失出囚即遣放仍可審覈更正故其議處從輕若吏部辦理議處疏忽失入固有應得之咎但事後尚可自行檢舉或經被議之員控辨仍可查明改正不致終於枉屈其議處可以從輕至失出則以應行議降之人妄為擬抵安知非徇情受賄高下其手久之易滋流弊不可不重其處分俾知儆惕以刑部出入輕重反而用之方為平允著吏部會同都察院另行定例具奏此案即照新例行餘依議尋議吏部辦理議處司員如係徇情受賄將應議實降

之人妄為議抵應另行參究其一時失檢重複抵銷者如係罰俸降級留任之案舊例罰俸一箇月今應改為罰俸一年係應行降調之案舊例亦止罰俸一箇月今應改為降一級留任至遺漏抵銷致本員降調離任者舊例降一級留任今應改為罰俸一年從之○壬寅諭滿斗蘇爾德應得之罪尚不至死是以朕於上年秋謝俱施恩未旬海成雖擬重罪亦不至死海成滿斗蘇爾德俱著寬免釋放海成著交特成額帶往烏什令在章京上效力行走滿斗著交內務府蘇爾德著交步軍統領衙門俱令在章京上效力行走果能奮勉二三年後再以主事等官補用○丙午諭學校人才之聚郡縣戶口之繁古者教養並重治化覃敷至於荒略之地邊漠之區恒有聲教所未及而不隸版圖者我朝定鼎以來光宅函夏幅員日廓中外一家京畿東北四百里熱河地方在古北口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十
以北其境於禹貢為冀州邊未而虞及殷周幽州之盡境也秦漢以來越在絕徼未入版圖北魏建安營二州唐時有營州都督府然不過僑治於內地遼金及元始著其名而歷服未久故址旋荒明棄大甯視為外域我國家撫臨寰宇海內外咸登版籍况熱河密邇畿輔自 皇祖康熙四十二年肇建山莊秋獮經行往還駐蹕 皇考率修 前典設立熱河廳尋改承德州朕臨御之七年地方大吏建議此地究為關外仍設為廳八溝等六處悉如之蓋以其時士民稀少風俗椎魯立學建郡之制有未遑焉嗣後獮獵木蘭每歲駐蹕於茲日見黎庶殷闐戶口繁富里巷絃誦人文漸起此實國家積洽累仁休養生息涵濡百餘年之久方克臻斯夫士為四民之首土著與僑居者久於其化子弟不乏秀良而學校未興師承無自其何以甄陶而鼓勵之况今西域如烏魯木

齊等處率皆立學校置郡縣以此較彼地既遠近懸殊風土人物亦皆過之按諸古者廣立學校之意其地其時正相協焉爰於丙申秋命冬官量度規模鳩工庀材興建 文廟朕親釋奠而落成之每年來巡幸斯土必先展拜 廟貌秋仲丁祭遣大學士行禮率以為常所有酌定庫額分年取士並創設書院義學延師訓課悉令督臣與學臣議立章程以行近歲士氓深被教澤既富方殷益見蕃昌閭閻安堵沐浴太平四方商賈之民駢集輻輳儼然成一都會計其地千餘里而戶口或逾十萬可以見耕桑日闢版籍日繁成都成邑之盛有明徵焉近者既創立學校樂育人材而其地猶仍熱河廳之舊準諸體制未為允協因思向會設承德州今宜升為承德府即以同知改設其餘六廳如喀喇河屯廳改為灤平縣四旗廳改為豐寧縣八溝廳其地較廣改為平泉州烏蘭哈爾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二

達廳改為赤峽縣塔子溝廳改為建昌縣三座塔廳改為朝陽縣賦稅戶籍之數悉隸於知府轄於熱河道以重考覈官斯土者宜悉心經畫措置協宜副朕嘉惠邊氓教養兼施之意至於考訂舊聞蒐羅掌故輯成熱河全志已命儒臣博採旁徵區分事類纂訂成書仍於山莊內敷建文津閣皮貯四庫全書琅籤秘笈炳耀壑垣以示朕崇師敦典一道同文至意○己酉諭禮部奏儀制司員外郎員缺主事內別無合例擬陪之員請以李淑芳題補帶領引見等語其謬妄實出情理之外李淑芳在給事中任內當山東逆賊王倫倡亂之初即奏稱係飢民聚處滋事朕以所言如果有據則地方官諱災釀亂罪難輕道因諭大學士舒赫德於勦捕賊匪時留心體訪嗣據舒赫德覆奏細查壽張等縣收成俱八九分且逆賊初時搶掠各鄉米豆糧食所在多有則是饑民釀變之說實

係荒唐及賊黨要犯就獲解京命軍機大臣會同九卿科道在刑部公鞫各犯並無供有因災起事者朕集眾親鞫復令李淑芳自向各犯訊問亦無以災對者是李淑芳前奏之妄眾皆曉然伊又曾奏直省亦有饑民地方官在盧溝橋擱截不令他往而給事中范宜賓尋襲其說入告因派侍郎高樸袁守伺帶同李淑芳范宜賓前往良鄉及黃村東壩等處並未見成羣乞食流民皆李淑芳等所目擊實無人為之隱飾也是李淑芳肆意妄言悉屬毫無風影而造作無稽轉欲為賊捏詞卸過更不知共是何肺腑即治以袒賊惑眾之罪亦所應得但朕從不肯因言民隱事加罪科道然李淑芳心術如此豈宜復居言路為世道人心之害至范宜賓係漢軍世僕乃敢妄言干譽其風斷不可長因將范宜賓革職發往新疆辦事效力而李淑芳則從寬以主事改用已屬朕格外加恩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三

且其事曾經明降諭旨中外共曉永貴豈轉未聞知李淑芳見為主事已邀寬典止宜令其勉自效以贖前愆豈宜曲為袒徇復予升用昨永貴等奏將李淑芳充會試副提胡朕以其不過禮部應辦之差遂行點派孰意永貴等竟以此試探見朕前日允其所請今即請將李淑芳升補員外郎並云無合例擬陪之員冀李淑芳之必得是永貴全不思李淑芳前此之罪由自取一味心存偏袒必欲令其選官員外之不已勢必復以郎中保題郎中之不已勢必復行保送御史此乃明季士大夫惡習黨援朋比之風固結不解馴致國事日壞底於滅亡覆轍可鑒朕惟以 皇祖 皇考之心為心以 皇祖 皇考之政為政勤思滯除積弊力為整飭內外臣工亦頗知奉法無明末惡習乃永貴竟敢以此等伎倆巧為嘗試其視朕為何如主乎朕披閱禮部奏摺召見軍機大臣以

其事必係永貴主意及召侍郎阿肅面見不待詢而伊即稱爲永貴所誤朕因永貴歷任年久是以用爲尙書乃伊見朕屢沛渥恩漸無忌憚惟以沽名取悅爲事前因阿桂養病在家即請將京察被參人員改補閒職者其降革罰俸之案不令隨帶已屬違例邀譽因交都察院嚴加議處議以革任朕從寬令其留任永貴自揣伊革任註冊之案甚多即再有處分亦不過如是而止不復心存儆畏茲復敢以此巧售其居心尙可問乎朕於大小臣工革職革任之案俱就其事之輕重斟酌而行或事由公錯或情節稍輕者原皆量予寬免若其獲咎較重及有心弊混者並未嘗濫邀原宥永貴此次之罪非無心錯謬可比豈可復照尋常議處永貴深負朕恩著將所有職任悉行革退並拔去花翎加恩賞給三品頂帶自備資斧前往烏什辦事俟辦竣後回京永貴至烏什後若仍不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志

非由平昔嫡庶不睦恐日後受正妻陵虐遂以身殉未必盡出於義烈何能細爲分別此等即多旌數人又何裨於風化耶又疏內稱備小星之位常抱衾綯措詞尤爲失當小星見於召南係屬諸侯之事豈可妄施於民間鍾音係科甲出身夙以文墨自負乃於此等詞句不知檢點別白冒昧引用殊乖入告之體鍾音著交部嚴加議處餘仍著該部議奏尋奏側室非正室可比名分本屬相懸且有未盡出於義烈之處該督所題鄭氏旌表應毋庸議報聞○庚戌諭昨禮部奏將李淑芳指名請補員外郎缺一摺其謬妄實出情理之外朕披閱時以爲必係永貴之意即向軍機大臣明降諭旨及召見阿肅不待朕詢及即奏稱爲永貴所誤是永貴之罪萬無可追不得不大示懲創矣李淑芳在給事中任內當山東逆匪王倫倡亂時妄稱係饑民聚眾滋事因交大學士舒赫德訪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志

既未先為奏及其咎亦無可辭是以河南巡撫不用榮柱而用鄭大進此近日之事眾所共知者而謂朕於督撫等之膜視民生休戚肯稍為寬假乎即以此問之李漱芳伊亦當無可置喙朕前此將李漱芳改用主事已屬量從寬典而其人在部朕豈不復記憶使其果應升用亦應俟朕特旨加恩豈堂官等所當設法保奏巧為嘗試乎若云為缺起見則禮部司員除李漱芳外豈無應升員外之人與其違例保奏李漱芳何如將見出倉差之主事揀選一人專摺陳請即斷無可題之員亦何妨咨明吏部改歸銓選何何所藉口乎我朝綱紀肅清 皇祖 皇考至朕躬百餘年來皆親攬庶務大權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實無大臣敢於操竊即或瞻徇情面於小事偏護一二人亦所不免從未有似永貴之逞其私智於用人大端公然擅干者永貴之意不過以李漱芳因言事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五

獲譴伊為保題升用眾必以彼為正人此乃明季黨援惡習朕仰體 皇祖 皇考之心力為整飭臣工等漸知奉公守法不敢輕蹈覆轍永貴何人朕何如主而欲妄施此等伎倆能乎不能永貴此舉其是非曲直顯而易見若欲因此邀譽眾即予以正直之名能乎不能從前孫嘉淦在 皇考時因管國子監必欲保一屬員妄行爭執 皇考立將伊擊問治罪今朕僅將永貴革退職任仍賞三品職銜自備資斧往烏什辦事尚屬朕格外施恩外間即有無識之徒妄肆議論權其輕重朕不懼也即令永貴撫心自責能不感激愧懼乎昔趙普補瀨之事亦因其與宋太宗同謀竊取神器故敢徑情直遂宋太宗亦遂勉強曲從永貴係滿洲世僕由司員經朕屢加拔擢豈得自比於趙普而朕勵精圖治事悉親裁實不肯自比於宋太宗若大臣欲干政務惟所欲為此前明庸懦之

君則然我大清 列聖相承朕敬承 先志方以整綱飭紀為務豈容大臣等之行私藐法乎昨懲治永貴之故及朕不肯令督撫等諱災之故恐眾尙未能共悉著再明白曉示通諭知之○戶部議駁山東巡撫國泰奏社倉穀石其春借秋收俱交地方官經理並於歲底令州縣赴四鄉盤查等語查社倉出納支收例應社長典司其事若由地方官經理盤查難保無累於民所奏應毋庸議得旨部駁甚是依議國泰此奏似是而非若如國泰所言收支出納俱歸有司經理是在官又添一常平倉矣從來有治人無治法即如朱子立法之始因所居崇安有社倉與本鄉士人司其斂發由朱子人本公正且行之一鄉故有利無弊使朱子為郡守未必能令各縣悉皆實力奉行况推而行之天下乎如國泰所陳社長瞻徇侵漁諸弊原不能免然因此而官為經管則胥役地保之藉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六

端勒索煩擾更甚是欲除一弊而又滋一弊也惟當仍照舊定章程各督撫飭屬用心稽覈勿使里社侵虧中飽期得實濟何必輕事更張耶將此通諭知之○壬子以特成額為成都將軍鍾音為禮部尚書調楊景素為閩浙總督以桂林為兩廣總督 山四州○甲寅諭本日刑部議覆郝碩所奏定南廳逆倫重犯胡震泰案內同謀加功之葉觀莖受等擬以絞決已依議行矣向來外省蔑倫之犯舊係立斃杖下從不具奏立案朕以此等逆犯實為覆載所不容自當明示誅戮以快人心而申國法因令於審明時即請王命正法仍一面奏聞定例以來每歲所奏間有一二案朕閱畢俱不批發蓋逆犯性同梟獍固天地間戾氣所鍾乃竟至於悖理蔑倫實非世間所宜有故不欲復汚丹臺然究係教化未周致惡類不能盡絕我君臣皆當引以為愧從來道政齊刑不如德禮明刑

卽所以弼教辟以止辟原屬不得已而用之各督撫以至州縣誠能於人心風俗之原詳加化導未嘗不可以感發天良潛消乖戾然亦貴乎誠意相孚非徒爲條教具文虛言塞責而已至於旌獎節義不過王政之一端非卽藉此遂足以維持世道上年高晉等請旌山陽縣守義之程允天夫婦亦僅爲眾所樂道近日鍾音請旌侯官縣民黃致中側室鄭氏殉節尤不值槩予闡揚又前此召見曹秀先奏近日各省題旌節婦較少於前其意若有未慊者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守節本閨門庸行多出於殷實之家足衣食而惜顏面自不肯輕於改適雖多亦無足爲異且節婦卽多千餘亦不抵偶有一逆倫之犯若以節婦多爲風化之美則逆倫者甯不當有所歸咎曷亦權其輕重而計之乎夫化民成俗乃有司之專責而董率整飭尤大吏之職司乃近來督撫諸事廢弛吏治幾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七

不失爲循良設視辦差爲殿最則所謂惴惴無華歲計有餘者又何以稱焉且如裴宗錫李湖鄭大進皆非直隸能辦差之人朕以其盡心民事皆擢用至巡撫尤直隸地方官所共知者而謂朕之所取在辦差乎不在辦差乎况朕每年巡幸熱河進哨秋獮仍循循 祖制習勞肄武而臨幸盛京則因展謁 祖陵卽前此屢舉南巡之典亦因閱視河工海塘及入疆觀風問俗藉以察吏阜民並非因遊觀山水寄情吟詠也且一應供頓皆發公帑絲毫不擾閭閻所至惟令埽除不許侈陳華麗又有何辦差之可言願欲以此藉口可乎昨周元理奏請將河南南陽府知府莊鈞與直隸大名府知府永甯對調及陝西朝邑縣知縣金嘉言與直隸新城縣知縣王垣對調皆以辦差爲名經吏部以違例議駁朕因莊鈞原係直隸知州因迴避別用故照該督所請而金嘉言之隔省對調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六

李永芳曾乘障守邊一旦力屈倭降歷顯要律以有死無貳之義固不能為之諱然其後洪承疇宣力東南頗樹勞伐李永芳亦屢立戰功勳績並為昭著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效忠於本朝昔戰國豫讓初仕范中行後事智伯卒仲國士之報後之人無不諒其心而稱其義則於洪承疇等又何深譏焉至如錢謙益素行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歸命乃敢於詩文陰行詆毀是為進退無據非復人類又如龔鼎孳曾降闖賊受其偽職旋更投順本朝並為清流所不齒而其再仕以後惟務覲顏持祿毫無事蹟足稱若與洪承疇等同列貳臣傳不示等差又何以昭彰輝著交國史館總裁於應入貳臣傳諸人詳加考覈分為甲乙二編俾優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鉞凜然於以傳信簡編而待天下後世之公論庶有合於春秋之義焉然朕所以為此言者非獨為臣子勵名教而植綱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九

常實欲為君者當念苞桑而保宗社蓋此諸人未嘗無有用之才誠使明之守成者能慎持神器而弗失則若而人皆足任心膂股肱祖業於是延人才即於是萃故有善守之主必無二姓之臣所以致有二姓之臣者非其臣之過皆其君之過也崇禎臨終之言不亦舛乎○諭朕前降旨將英親王阿濟格子孫均復還黃帶子敘入宗譜乃推廣 皇祖恩意俾其子孫得列天潢今據吏部奏稱復入宗室之見任人員俱應一體出缺以宗人府職官對品改補固屬遵照定例但念伊等向列仕籍原在末復黃帶子之前若因此而令將見缺全出候補無期是朕此次施恩惟使其宗支奕世蒙庥而見在職官轉不得同時被澤矣著加恩將此項改歸宗室之見任京外人員其本身均留原職仍與滿洲人員一體升轉毋庸出缺改補其見在候補候敘人員亦仍以滿洲員缺照舊銓

用其未經出仕之子孫自當仍照宗人府舊例行至官學生係向未出仕之人俱即改歸宗學○丙辰命喀爾沁王等旗所屬七鄉隸八溝廳管轄○己未命翰林院編修檢討輪班引見

三月壬戌諭朕因我朝開國時宗室懿親勤勞佐命其殊勳茂績實為史冊罕有如睿親王多爾袞受誣黜爵豫親王多鐸緣事降封朕為覈其生平事蹟昭雪加恩復還原封世襲又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肅親王豪格克勤郡王岳託等並令稱其原號用昭停敘酬庸渥典其餘諸王貝勒內或有顯著功績而封爵後經降奪者除本人身罹重懲不當復邀優典外若係承襲之子孫獲咎議處竟將初封祿革未為平允因令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查明具奏今據開列清單進呈朕詳加閱覈如饒餘親王阿巴泰及其子安親王岳樂俱屢著功績其子孫內止有奉恩將軍一人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二十

不足以酬勞伐著加恩賞封輔國公一人又敬謹親王尼堪功勳頗顯且以力戰捐軀其子孫內見在止有一輔國公亦著加恩晉封鎮國公王謙郡王瓦克達異親王滿達海鎮國公屯齊從前亦均著有功績見無承襲之人並著加恩瓦克達子孫賞給一等鎮國將軍滿達海子孫賞給一等輔國將軍屯齊子孫賞給一等奉國將軍此次加賞之公爵世職俱著世襲罔替所有應襲之子孫均著宗人府照例揀選數人帶領引見○甲子 上啓慶謁 泰陵 泰東陵○戊辰 上謁 泰陵 泰東陵○己巳以清明節 上躬祭 泰東陵回鑾○壬申諭鄭大進奏三月初五六日據開封等處報稱各得雨三四五寸雖衛輝府屬未據報到而天怪已破秋種無慮失時等語措詞甚為失當已於摺內批諭矣雨澤偶有愆期我君臣惟當勸色相戒以冀感召天和而封圻大吏為

民請命尤宜返躬思咎懇願天恩一切將以寅畏庶得仰邀渥澤
至天慳已破一語迹涉遊戲在詩人拈弄筆墨或偶一用之何得
於奏牘內妄爲引用殊乖敬謹之道且即臣下有所求請一時未
卽加恩尙不得謂君爲愷吝豈有於設壇虔籲天恩之時而漫爲
此言其能邀福佑乎鄭大進一任庸劣幕賓率意撫拾不知檢點
若此著傳旨申飭並著傳諭各督撫等知之○癸酉 上臨奠禮
烈親王代善園寢○甲戌諭向來江省淮徐淮揚兩道因兼管河
務一切差委俱不調派所有河南之開歸陳許道彰懷衛道山東
之兗沂曹道三缺亦係分管黃河南北兩岸工程修防緊要必須
該道往來工次革率妥辦未便遠離嗣後著照江南之例各該撫
不得調派科場執事及委署別缺以重河防而專責守○乙亥
上閱健銳營兵○丙子 上還京師○甲申諭刑部議覆李侍堯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三
奏審建水令孫鐸短價派買倉穀一案據稱孫鐸因買補倉穀每
石發銀五錢交倉書王萬年轉派縣民鄒浩等分買因彼時市價
較昂孫鐸諭令將原價繳回王萬年乘機舞弊勒貼銀兩以致鄒
浩無力措繳情急自縊該督將孫鐸擬以杖流其承審此案故出
孫鐸短價派買罪名之柳元煌擬以杖六十徒一年刑部照擬奏
獲尙未允協此案孫鐸既短價派買於前後縱役索詐於後致令
無辜鄉民畏累縊斃至審供時又復匿情混供情罪較重柳元煌
承審此案迴護同官並以採買囚糧並無短價派勒情事曲爲開
脫尤爲外省官官相護惡習朕臨御以來飭紀整綱歷久勿懈凡
內外告發案件無不徹底清釐從不肯顛預了事卽如前年李承
訥在太學士舒赫德前控告伊子舒甯夥占煤窰一案當經舒赫
德奏明派王大臣嚴審按律辦理近日郭天玉在誠親王弘暢前

控告伊弟弘旰莊頭盧密訛占地畝一案經弘暢奏明交軍機大
臣會同刑部審辦以王大臣子弟事發到官尙不能稍爲瞻顧容
隱內外官吏自應更加儆惕凡查審案件俱各秉公據實不敢絲
毫瞻徇乃孫鐸隱匿真情希圖蒙混柳元煌復袒護同官故出短
價派買之罪所擬杖流杖徒均未足蔽其辜孫鐸著從重改發伊
罕充當苦差柳元煌著卽照原擬孫鐸罪名改爲杖一百流三千
里不准納贖李侍堯等審擬此案原定罪名未免輕縱本應交部
議處因係該督等自行查出參奏此次姑加恩寬免該督等當益
知戒懼也此等縱役斃命又兼袒護同官之案於吏治官方大有
關繫不可不力爲整頓明白宣示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丑蔣
元益以年老休致以顏希深爲兵部侍郎李湖爲湖南巡撫○庚
寅諭從前宗室王公等往往遺屬下官員及太監等向外官說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三
自 皇考臨御整飭肅清今貝子弘旰因莊頭事遣護軍校劉成
泰請託通永道宋英玉此皆朕過寬之故若不嚴行整飭則漸積
成風久之阿哥等亦相率效尤可乎前因蘇德向禮部郎中秦雄
襲相餽書籍等物革伊王爵弘旰豈竟不知今敢遣人向地方官
請託此事斷難寬貸著將弘旰貝子都統全行革退仍交軍機大
臣會同宗人府議處將此旨通行曉諭嗣後務各懍遵若似此濫
行斷不寬貸○諭軍機大臣等誠親王弘暢奏郭天玉控告伊弟
貝子弘旰莊頭盧密訛占地一案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查審
究出弘旰差遣劉成泰將盧密呈詞送通永道衙門該道宋英玉
接收隨批遵化州轉行玉田縣辦理該縣金之忠隨將盧密釋放
等情具奏披閱之下深爲駭異直省爲三輔近畿所有王公大臣
旗莊地畝均坐落各該州縣地方周元理身任總督自應持正秉

公毫無瞻顧遇有案件董率屬員據實審辦其屬員內如有瞻徇私情審辦不公亦應據實查明參奏方無忝察吏之任今宋英玉於盧密一案竟敢公然受弘昨屬託批准辦理且以外省道員公然與乾清門行走之貝子等執手問好周元理不可諉為不知自當早行誠飭俾屬員知所畏憚乃竟毫無整飭所謂察吏者若何若明知不辦則其居心更不可問直隸吏治廢弛如此周元理實難辭咎著傳旨嚴行申飭此案宋英玉已經革職治罪周元理姑從寬免其深求仍照例交部議處嗣後如有似此案件恐周元理不能當其咎也

夏四月辛卯朔以河南旱命減開封等五府軍流以下罪○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昨鄭大進來京陛見召對時詢問榮柱居官辦事如何據奏榮柱才具本優操守亦謹但恐少年時露高興伊每加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三

裁抑望其成就等語鄭大進據實陳奏頗得大臣之體朕深為嘉許榮柱才具原可造就所以不即用為巡撫者原望其歷練成材再加擢用從前徐績在河南時伊實未免高興徐績亦意存遷就不能董率訓誡是以將伊改用侍郎至榮柱係德福之子伊見文綬之子國泰擢任巡撫未免心存希冀豈知朕於用人之際權衡高下一秉至公不肯絲毫假借即國泰之用巡撫亦因其近年辦事克勤並非因看文綬顏面至德福以資深年久用為尚書又豈肯因德福遂加恩其子乎鄭大進此奏實於榮柱有益伊若能虛心受善愈加勉勵諸事謹飭自能長受朕恩若因此稍生嫌隙則是自取咎戾朕不能為榮柱寬也將此傳諭榮柱至鄭大進見在京師並將此旨交伊閱看○乙未諭前以遼金元三史內人名字義多未妥協因命編纂諸臣遵照同文韻統所載詳加更正蓋緣

遼金元入主中國時其人未盡通曉漢文以致音同誤用而後之為史者既非本國人更借不雅之字以寓其詆毀之私是三史人名不可不亟為釐定而昭大公之本意也至本朝發祥定鼎以來文武兼資所有王公大臣載在史冊昭著耳目人所共知其命名之初原係斟酌文義清漢合宜若必拘同文韻統所載與遼金元史一體更改將令前此諸臣傳之奕禩莫辨誰何而見在諸臣之名字又斷不能盡改若有改有不改前後參差互異轉不足以示來茲著傳諭各館總裁等嗣後所辦各書如遇本朝人名第當以實錄為準不必另行譯改其從前已經辨過各書亦著一併更正以昭畫一○戊戌諭據巴延三等奏訪獲舉人王爾揚所作李

範墓誌於考字上擅用皇字實屬悖逆見派李承鄴等馳赴各犯家內逐細搜查即將該犯等押解來省嚴審定擬等語此係迂儒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三

用古並非叛逆已於摺內批示矣皇考之字見於禮經屈原離騷及歐陽修瀧岡阡表俱曾用之在臣子尊君敬上之義固應迴避但迂腐無知泥於用古不得謂之叛逆至趙擴代為書寫厥咎更輕若本科會試中式亦不過於榜止扣除今既未經取中下科仍可令其會試其李掄元更無論矣朕理事務得其平如王錫侯之實係叛逆斷不肯稍為寬縱若此事並非叛逆亦不肯漫無區別率予嚴懲此事竟可無庸查辦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王宜望覆奏湖州府水利情形必須疏濬宣暢若蒙親蒞指授實該郡萬世之福等語前者南巡四次俱未蒞湖州今該郡水利既關繫兩郡農桑疏導最為緊要且據稱童叟就瞻情切朕自當親臨閱視以慰輿情所有經由道路即可照該撫所奏辦理其舟行緯道止須略為修整沿途更不得稍事點綴所有古蹟名勝

止須將舊有規模量加葺治斷不可絲毫贅費致涉浮華該撫務須善體朕意妥協經理將此諭令王直望知之○庚子以京師旱命減刑部及直隸軍流以下罪○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曾恭送五朝寶錄並玉牒至盛京尊藏向於正殿後建有敬典崇謨二閣原為留都金匱石室之儲頃詢之德保知實錄尊藏鳳凰閣玉牒則在敬典閣陳貯而崇謨閣見在空閒與建閣命名之義殊未相稱著傳諭弘昉將崇謨閣上悉心相度如制尚寬廣可容書櫛排列即敬移五朝寶錄至彼尊藏方為允協或同藏或分代恭貯皆可至玉牒每十年一次修葺告成即應續送將來積久愈多或敬典閣不敷存貯即於鳳凰閣均勻收藏亦無不可再敬典崇謨二閣及頤和迪光等殿係乾隆幾年創建盛京自有備冊可稽並著弘昉即行查明一併覆奏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年 壬

○訓正文體定制義七百字之限○癸卯予故和碩肅親王蘊著祭葬諡曰勤○乙巳 上詣 黑龍潭祈雨○丙午諭高樸等奏報阿奇木伯克貝勒職銜鄂對於三月二十一日病故鄂對於平定回部之前即來投降又會隨將軍大臣等在軍前出力茲聞溢逝朕心深為憫惻著加恩由該處賞給銀三百兩其貝勒職銜即令伊子鄂斯瑞承襲所遺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員缺著巴提巴爾第調補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員缺著鄂斯瑞調補阿克蘇阿奇木伯克員缺著交綽克托等另行選人奏請補放再巴提巴爾第移往葉爾羌鄂斯瑞移往喀什噶爾不無費用著加恩由該處各賞銀一百兩○戊申 上閱火器營兵○辛亥命減河南全省軍流以下罪○乙卯賜戴衛亨等一百五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未諭 萬壽節督撫毋得貢獻

五月丁卯命山西巡撫兼理鹽政○戊辰予故和碩怡親王弘曠祭葬諡曰僖○辛未軍機大臣等議奏盛京宗室覺羅向立官學原為肄習漢文而設但宗室覺羅子弟自當以熟練弓馬及學習繙譯為先務至欲兼習漢文則該處之舉貢生員等自為師承留心講貫亦無難於通曉應請將盛京額設宗室覺羅教習之例停止從之○壬午召奇龍格來京以楊廷樺為福建按察使○甲申命濟甯河上源及山東汶水○乙酉諭雍正元年會奉 皇考諭旨太監等見諸王大臣進內必須起立行走必須讓路以存恭敬令總管太監等不時嚴傳與眾太監如有違犯必不輕恕本日朕在乾清宮西煖閣於窗內望見西廊下有穿補服者二人向北行走又有一不穿補服者南行相遇並不讓路因思補服者必係職官其不穿補服者必係太監既已相遇自宜在旁避讓乃竟交臂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年 壬

不顧全無恭敬之心皆總管太監等日久視為具文不能管教之故今經朕目覩不可不防其漸著嚴行傳諭總管太監務須隨時教飭約束毋許肆慢無禮此後如再不懷遵將總管首領太監等一併治罪

六月辛卯塘古泰因病解任以達椿為內閣學士由大理刑部宗人府奏民人寶通高二毆傷覺羅赫蘭泰寶興照例擬以杖徒赫蘭泰寶興照例擬杖折罰得旨此案刑部宗人府會審將寶通高二照毆傷覺羅律擬以杖徒覺羅赫蘭泰寶興不應重律擬杖折罰所辦尚未允協常人毆辱宗室覺羅律有專條者固欲使齊民之不敢輕襲天潢亦隱示宗室各當律身自重也若宗室覺羅並不與人爭較而常人輒敢毆及自當照律科罪若宗室覺羅先已尋釁毆人其人因而還手則是宗室覺羅不知愛惜自

取其辱即當以國毆論彼此同科不應更為區別且宗室覺羅各有養贍錢糧尤宜在家安分若輕入茶坊酒肆已自失其尊貴體面不為不足惜之人儻復滋事召侮行同無賴又豈可曲加優異乎至向以曾否拴繫黃紅腰帶為分雖亦別嫌明微之意但恐宗室覺羅因有此例轉恃黃紅腰帶為護符動輒毆人肆橫毫無顧忌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况宗室覺羅犯該笞杖者例當准以折罰錢糧已存議親之典更何必多其條例導之犯法乎嗣後審擬此等案件如宗室覺羅並未生事常人擅行毆及者自當照例杖徒問擬若係宗室覺羅先行動手者即照尋常國毆論其會繫黃紅腰帶與否竟不必論庶共知儆畏各以禮義自閑期無負朕教誨成全之意著交刑部會同宗人府另行妥議條例具奏此案即照例行尋議宗室覺羅輕入茶坊酒肆滋事召侮或與人國毆不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五

論曾否腰繫紅黃帶子其相毆之人照尋常國毆一體定擬其宗室覺羅應得罪名亦按律定擬實與赫爾泰賚通高二即照新例更改從之○乙未諭本日據大學士于敏中面奏伊塔任嘉春捐納分發主事籤掣戶部雖例不迴避但誼屬至戚理應避嫌請交部另掣等語任嘉春著分發刑部學習行走至在京各部院堂司等官雖非外任上司屬員可比亦有管轄考覈之責而外姻親屬中如翁婿甥舅之類成誼最為切近向例槩不迴避究屬未協著該部另行定議具奏尋議各部滿漢堂司各官外姻親屬中母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己之女婿嫡甥在同衙門令官小者迴避同官者令後進者迴避至筆帖式雖無辦事之責然祖孫父子兄弟伯叔情誼至篤如在同衙門難免瞻顧向例無迴避明文今請司官筆帖式如有祖孫父子伯叔兄弟同衙門者亦令官小者

迴避同官者令後進者迴避若同係筆帖式仍毋庸迴避從之○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鄭大進奏各屬得雨情形一摺內有嶽瀆效靈之語不應為此言以施澤濟民之事目為效靈朕閱之心甚不安昨榮柱摺中用此語曾傳諭訓示今鄭大進復如此措詞何皆心存慢忽不知敬奉神明乎又據輝縣獲嘉修武新鄭武陟林縣得雨尚未霑足甘霖之續沛旦暮可以豫期等語尤為失當已於摺內批示豫省雨澤久愆朕宵旰焦勞幾於無策茲命虔禱嶽祇幸即渥霑甘澍救百萬蒼生之命朕感謝之餘倍深寅畏鄭大進身為巡撫亦當常體此心以邀靈貺豈可意存滿足且謂旦暮可期數月來伊等非不設壇祈雨而屢求不應未必非此等輕忽之心所致也所有未經霑足之輝縣等六縣仍宜籲邀優澍並令各該縣一體設法誠求務期普渥甘膏及時趕種秋稼以冀有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五

收豈可因他處均霑置此六縣於膜外聽其向隅乎至於章奏自有體裁措語尤宜明順屢見該撫奏摺多有妄用文調及辭不達意之處該撫素能實心辦事奏牘本非所長亦當慎選幕賓妥為繕彙該撫惟當將通體大意悉心覈定轉不必於字句之間率意推敲致令文氣晦滯亦不得圖省脩金延請庸劣不通之人輕略從事也將此傳諭知之仍將輝縣等六縣會否得雨普徧之處即行覆奏○己亥命浙江海塘增築坦水○辛丑諭據王直望參奏噸縣知縣吳士映年力衰邁辦事每多遲誤近則益復廢頽請勒令休致等語吳士映著革職該員年力衰頹必非一日王直望在任已將一載豈無見聞何不早為糾劾至今始具奏耶必係開揚景素抵問後即有參劾知府徐元等之事恐伊到浙江時察出吳士映衰老情形必然劾辦故該撫豫為此奏耳且因噸縣有抗糧

殿官之事而即參縣官亦非政體王宜望著交部嚴加議處守令為親民之官責任綦重有劣蹟者自應立挂彈章即衰庸者亦宜隨時劾退若任意姑容惡稜必至貽誤地方豈整飭吏治之道此等積習恐不獨浙閩為然各宜實力整頓將此通諭各省督撫知之○以劉遵為陝西按察使由安徽甯池廣太道遷○甲寅以曹文植為左副都御史原任詹事

閏六月癸亥河南祥符縣河溢○癸酉命截留江西漕糧十萬石於河南備糶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七

三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己丑以直隸山東旱命截留江西漕糧五萬石備賑○辛卯裁繙譯鄉會試膳錄對讀○癸巳諭據姚立德鄭大進奏河水驟漲儀封汎漫水六處考城汎漫水三處其儀封之十六堡一處尤屬緊要見在趕辦堵築請分別嚴加治罪議處等語河工猝逢異漲以致隄工衝決非人力所能豫防本欲將該總河等免其議處但姚立德等摺內稱儀封之十六堡一處偏近大河掣溜湍急刷寬七十餘丈是該處河隄竟係開口奪溜而該督摺前所摘事由僅稱平漫殊屬含糊飾姚立德鄭大進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其餘文武疏防各員並著查明參奏○命再截江西漕糧十萬石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於河南備賑○召錢琦來京調黃檢為福建布政使以譚尙忠為山西布政使由甘肅按察使遷○甲午命尙書袁守侗馳往河南會同總河姚立德巡撫鄭大進查辦漫工○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鄭大進奏藩庫章程一摺已批該部知道但鄭大進此奏殊屬未協前因孫士毅條奏藩司寄庫銀兩分別款項呈送督撫存覈一事朕以各省藩庫情形自亦大槩相似因諭各省督撫轉飭各該藩司查照覈辦節據各省藩司自行專摺覆奏者甚多今鄭大進將榮柱詳報庫貯月冊及應撥領各款覆加檢覈代為奏聞而不令榮柱自行奏覆實屬過當前因該撫面奏榮柱時露高興朕恐其自恃有才目無巡撫或於公事不免撓越是以傳旨訓飭俾其自知謹飭並非令該撫槩行抑置不許藩司自達奏章也藩臬兩司均有奏事之責藩司總理錢穀臬司專管刑名其本職之事原可直

陳朕亦得觀其識見何如也如藩庫款項乃藩司職掌巡撫覆覈則與題本何異鄭大進豈可因朕曾經飭諭榮柱遂抑之過甚乎即榮柱遵朕飭諭亦止須遇事收斂不侵巡撫之分今乃於職所應奏事件亦詳報巡撫轉達竟不免畏懼巡撫更誤會朕教誡本意矣兩司幫助督撫辦理地方公事平日各當盡其分所應為不稍侵預亦不宜緘默不言惟督撫之命是從也設或督撫有賊私不法之事兩司原可據實密陳若皆畏懼督撫不敢一言豈大吏劣蹟必待科道糾劾及朕親為訪聞則又何必有兩司奏事之例而兩司瞻徇緘默之咎又豈能輕道乎此風各省皆然而直隸湖廣廣東福建為尤甚今鄭大進又欲效為之於河南也若兩司覲覲督撫之缺妄思媒孽其短原難逃朕之洞鑒其取戾自不小而今之兩司內則實無其人朕整飭庶僚一秉大公至正不使少有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二

過不及之弊督撫等各當善體朕意為兩司者亦當各盡職守將此傳諭鄭大進並選便諭令各督撫知之○丙申調達爾吉善為甘肅按察使以文祿為直隸按察使由郎中遷○戊戌命兩江總督高晉赴河南堵築漫口○壬寅命河南截留漕糧十萬石備賑○乙巳禮部議覆陝西巡撫畢沅奏咸陽縣周公祠墓雖向有奉祀生與齊民無異請添設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給與世襲從之○丁未 上啓鑾詣盛京謁 祖陵○免經過直隸奉天各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丁巳吏部議奏庫倫辦事大臣革職留任理藩院右侍郎索琳於俄羅斯與商人貿易事宜辦理未協應請革任得旨索琳著革任

八月己未命建 北海神廟○壬戌諭軍機大臣等錢鑿奏川省軍需報銷見已完竣其一切收支細數見在會同各司道加緊趕

辦事竣另摺具奏等語自應如此辦理但朕早聞錢鑿年已頽老昨文綬亦奏其近復多病重聽益甚朕以該省軍需係伊一手辦理見在奏銷正案及部駁各款尚未辦竣不便遽易生手是以諭令文綬俟各案完竣再行奏聞准予休致但念錢鑿自辦理軍需以來尙有出力之處若事竣後竟令以原銜休致不足以獎其勞著傳諭錢鑿令其自行審度如自量精力尙可支持俟奏銷全竣奏請來京陛見候朕量加改擢如自揣實係衰頹雖清閒京秩亦難勉強供職著俟奏銷駁案全行辦完後據實奏聞當加恩賞給侍郎職銜令其回籍以示優恤○乙丑 上詣 北鎮廟行禮○丙寅命四川酌撥倉穀二三十萬石於江南備糶○辛未諭遼河雙源遙引合而為巨流河襟帶神皋恬波涵潤實為陪都境內大川朕恭謁 祖陵蹕路所經舟梁利涉緬念 河神之功甚薄願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三

該處向無祠祀典尙闕焉著邁拉遜德成會同將軍府尹於勘估城工之便在瀕河高阜處所度地計工奏聞請帑專建 河神廟以昭妥侑○癸酉以復興為理藩院右侍郎○甲戌 上謁 永陵○乙亥行大饗禮○閏興京城○戊寅吏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瑪納斯自移駐弁兵商民日聚事務漸繁請將原設縣丞改為知縣歸迪化直隸州轄從之定縣名曰綏來○己卯 上謁 福陵○免奉天所屬府州縣明年地丁錢糧○庚辰行大饗禮 上謁 昭陵○辛巳行大饗禮 上駐蹕盛京○命奉天吉林黑龍江等屬已結未結死罪均減等軍流以下悉宥之○廣盛京奉天各屬科試學額○免盛京各莊頭本年倉穀及興京等處本年米豆草束之半○壬午賜朝鮮國王 御書扁額○兵部尙書公福隆安等奏恭查 東陵 西陵凡距紅椿數十里外尙有青

精此外方非禁地應請將盛京 三陵周圍就各地勢酌定里數
量增青椿一層青椿內禁止樵牧行走如有違越將該管官弁從
重治罪應請敕交該將軍會同府尹等詳查定議得旨是尋於
永陵正門外展添柵木三百四十四架增設紅椿三十六白椿六
十四青椿三十六 福陵添柵木一千五百十四架移展紅椿二
百六十一外酌增白椿二百六十一青椿四十 昭陵前門外增
添柵木四百四十二架移展紅椿一百二十八白椿九十青椿四
十○尋睿忠親王多爾袞豫通親王多鐸肅武親王豪格克勤郡
王岳託入祀盛京賢王祠○癸未 上臨奠克勤郡王岳託墓○
甲申 上臨奠武勳王揚古利宏毅公額亦都直義公費英東墓
○乙酉 上詣 文廟行禮○ 御大政殿閱盛京官員射○丙
戌命重修盛京 天壇 地壇移建 太廟於大清門東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八 四
九月丁亥朔 上詣 清寧宮祀神○諭朕此次詣盛京恭謁
祖陵蹕路出山海關而行憑覽關城形勢屹然雄鎮明季於此置
大員設重兵拒守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沿邊諸隘口直入如踐
無人之境可見險固不足恃也然以當時盛京而論有此關控扼
其中內外氣脈不能貫注即由他路入邊而彼終得捷我之後所
以天聰三年 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征明進圍燕京仍復釋之
而去 聖謨深遠未嘗不籌慮及此迨後攻克永平灤州遵化皆
留將督兵駐守或欲藉以為內外夾攻山海關之策乃代鎮之員
勒阿敏乖張怯懦竟棄已得之各城而歸 太宗憤甚數其罪而
責之雖貸其死而全親親之誼遂不復 躬總六師入邊亦深以
山海關中隔為難也洎乎闖賊陷關明社遂墟吳三桂乃開關迎
請王師為之復仇戡亂於是戎睿親王即率勁旅入關一戰而殲

賊眾追逐李自成至京城而遣克集大勳恭奉我 世祖章皇帝
定鼎燕京統壹寰宇用奠我萬世丕丕基夫同此山海關也前則
屢圖之而不得其機後則直入焉而無所於阻蓋 上天眷佑我
國家誠非意料所能豫及而所謂在德不在險者於此益見迄今
追思更不禁感 鴻貺而懷 景命矣且自出關後途中所經城
郭則甯遠錦州廣甯等處山川則松山杏山大凌河薩爾滸尙開
崖渾河等處悉我 太祖 太宗艱辛百戰之地歷歷在目溯自
興京 肇迹遼瀋 遷都業基於勤而謀成於斷皆世世子孫所
當深念者朕自臨御以來每開日恭閱 列祖實錄一冊周而復
始於 創業垂統之蹟敬識之弗敢忘前此癸亥甲戌再臨陪都
展謁 陵寢所歷川原形勝因見微聞並為詩篇以紀而薩爾滸
一戰破明四路之兵二十餘萬遠近承風震響尤為 締造鴻規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八 五
向會親製書事長篇昭示來許昨歲為全韻詩於 太祖 太宗
大烈耿光成敬述成什端委畢該洪纖具備實足以垂法守非僅
託為吟詠而已茲戊戌秋三莅斯上境之履者益以習蹟之著者
益以析其或地名今昔傳譌介於疑似顯晦間者復周諏而深考
之乃得曉然於心而無所惑夫以朕之景仰 前型勲懇若是必
三至乃得曉然於心凡我子子孫孫紹登大統者可不體朕志以
為志瞻懷遠瀋舊疆再三周歷斬於 祖宗遺緒身親而目覩哉
至於朕叩謁 永陵 福陵 昭陵每至必淚隨聲湧瞻戀不忍
去此非可以強致也夫 太宗為朕之 高祖而自 太祖以上
至 肇祖雖遞推遠然追溯水源本本一脈相承則固甚近且
奕禩之昇平景運皆昔日艱難 開創之所留貽永言思之豈能
不痛理也亦情也我後世子孫誠能遵朕此旨處尊位而常緬

前勞覽當年原嶽而興思拜舊里 松楸而感恰自必懷然於天眷之何以久膺儼然於先澤之何以善繼知守成之難兢兢業業永保勿墜則我大清累洽重熙之盛洵可縣延於億萬斯年矣非然者或輕視故都而憚於遠涉或偶詣 祖陵視同延攬古蹟而漠不動心是則忘本而泯良設有其人即為國家之不幸實不願我後嗣之若此也子若孫可不恪奉朕訓而知儆懼乎歷代事蹟湮遠姑且不論即如勝國洪武草昧初開未嘗不得之艱苦而中葉以後罔念厥祖若正德之荒淫蕩佚恬不為怪嘉靖萬曆天啓之昏庸逸樂阿柄下移以致權臣奸宦相繼而擅威福亂政害良此數君惟知蒙業而安於國事情然罔覺雖未及身而喪不數傳而馴至滅亡使有能奮然振興追念洪武之舊圖勵精求治未必不可挽回於未造而宴安酖毒終於不可救藥自覆厥宗殷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八 六

鑿甚近尤足為炯戒且或我子孫尚知遵朕此旨欲莅陪京而其時無識之臣工妄以為人主當端處法官綜理庶政不宜輕出關外此即我朝之亂臣賊子當律以悖命之罪誅之毋赦蓋盛京為根本重地 發祥所自後世不可不躬親閱歷昔我 皇祖會三舉斯典朕今亦三次矣如升殿祀 神閱射行賞之類仍循成例而於 三陵之察紅椿移近居及葺盛京舊有之 壇 廟以至沿途之繕城垣檢覈各庫諸事則皆前兩巡所未及而今悉舉而行之益可見臨幸之有益矣十數年後朕躬若向如今日之康強仍當再修上 陵之禮然尚須有待嗣後每閱三年即派皇子三人恭謁 祖陵每次於秋冬間啓行途間既不煩修治橋道之勞而儻從無多更可不豫安營頓俾之歷覽舊京風土自皆惕然動念感 天佑而仰 祖功無負朕諄切垂訓之意欽承毋忽將

此通諭中外並錄一通交上書房存記其三年一次簡派皇子之事屆期著軍機大臣請旨○諭渾河發源遙遠自東北來入英我邊門西流幾及千里會遼河入海崇護 三陵滋演萬年靈脈長川襟帶兼衛陪都厥功甚鉅宜虔崇廟祀以答 神庥著交邁拉遜德成會同將軍府尹於盛京城東度地鳩工奏開請帑興建河神廟以昭妥侑○戊子 上自盛京回鑾○庚寅諭刑部會同九卿秋讞已畢當以次繕冊具題聞今年各省情實人犯較上年多至一百八十餘人其因金刃傷人擬入者較多是各督撫均未深體朕意朕上年明降諭旨以彼此鬪毆之案若死者僅用手足而兇犯輒持金刃殺傷此等好勇鬪狠之徒不可不嚴示懲儆自當入於秋審情實但不教而殺朕尚不忍因令各督撫徧行出示咸使聞知俾各畏法悛改並予限一年俟再下屆秋審時始行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八 七

分別辦理若教而不從則是自取其死情罪俱無可恕矣因思今年秋審案件俱在未奉諭旨以前愚民尚未周知若即行予句何以副朕前旨辟以止辟之意所有今年秋審情實金刃傷人之案著刑部於黃冊內夾籤聲明其已經具題者於進到時交行在刑部夾籤呈進原可扣除不句但此等案犯情節較重即不予句亦止應照情實未句之犯辦理不得援尋常緩決人犯之例三年後即予減等是於從寬之中已寓戒好勇鬪狠之意矣恐僻壤窮鄉遠難家喻戶曉著再予以五年之限令各該督撫將朕此旨明白曉諭實力勸導務使人盡做懍以化其桀驁不馴之習勿致輕羅刑網若五年後仍然怙終不悛復有用金刃傷斃徒手之人者則殺人者死律合抵償且屢訓不悛法難更有即當槩行予句無稍矜恤各宜感悔省悟毋負朕諄切教戒化民勵俗之至意將此通

論中外知之○乙未論本日有錦縣生員金從善於御道旁進遞呈詞條陳四事狂誕悖逆為從來所未有觀其首以建儲為請蓋妄思彼言一出便可為他日邀功之具而敢於蔑視王章情實可惡即以此事而論康熙年間未嘗不立皇太子乃因情性乖張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幸而皇祖洞燭其情再立再廢國家得以久安使理密親王及弘哲父子相繼嗣位豈我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至所云立太子可杜分門別戶之嫌尤為大謬不知有太子然後有門戶蓋眾人見神器有屬其庸碌者必豫為獻媚逢迎築點者且隱圖設機構陷往牒昭然可鑒若不立儲則同係皇子並無分別即有儉邪之輩又孰從而依附覬覦乎我皇祖有鑒於前事自理密親王既廢不復建儲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皇祖龍馭上賓皇考紹膺大寶內外帖然我皇考效法前徵亦不立儲位唯於雍正元年親書朕名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內並不明降諭旨及雍正十三年八月皇考升遐遵向諭敬啟御函朕即繼承洪緒彼時人情亦甚輯甯此即不建儲之益固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者也朕登極之初恪遵家法以皇太子為孝賢皇后所出人亦貴重端良會書其名立為皇太子亦藏於正大光明扁內未幾薨逝因追諡為端慧皇太子其旨亦即撤去不復再立且皇七子亦皇后所出又復逾年悼殤若以次序論則當及於皇長子既弗克永年而以才質論則當及於皇五子亦旋因病逝設如古制之繼建元良則朕在位而國儲四殞尚復成何事體乎然此等大事朕未嘗不計及也會於乾隆三十八年冬密書封識並以此意諭知軍機大臣但遵皇考舊例不明示以所定何人蓋不肯顯露端倪使羣情有所

窺伺此正朕善於維持愛護之深心也然是年冬至南郊大祀即令諸皇子在壇侍儀觀禮朕會以所定皇子之名默禱上帝以所定之子若賢能承大清基業則祈昊蒼眷佑俾得有成若其人弗克負荷則速奪其算毋誤國家重大之任予亦可另行選擇此朕告天之語豈能飾詞以欺人乎是朕雖未明詔立儲實與立儲無異但不欲似前代之務虛名而滋流弊耳而該逆犯乃以為大清不宜立太子豈以不正之運自待耶此何言乎尤為大逆不道我朝得天下之正實非漢唐宋明所可比而該逆犯竟敢目為不正其心顯然存內外之見肆其狂吠非惟詆斥朕躬並且干犯列祖該逆犯身列青衿自其高會以來皆本朝臣僕食毛踐土百有餘年况其父會為知縣乃敢悖逆若此雖夷其三族亦豈足蔽辜乎朕每論自昔為建儲之請者大率自為身謀即年已老耄亦為其子孫計明執古禮以博正人之名隱挾私見以圖一己之利若而人者實無足取即今時諸臣中亦未必無存此見者但如逆犯所云以不正之運自待明肆詆毀則實稱罕見之鬼域耳總之建儲與封建井田相似封建井田不可行於後世建儲亦何獨不然至所稱立后一事更為妄誕乾隆十三年孝賢皇后崩逝時因那拉氏本係朕青宮時皇考所賜之側室福晉位次相當遂奏聞聖母皇太后冊為皇貴妃攝六宮事又越三年乃冊立為后其後自獲過愆朕仍優容如故乃至自行剪髮則國俗所最忌者而彼竟悍然不顧朕猶曲予包含不行廢斥後因病薨逝止令減其儀文並未降明旨削其位號朕處此事實為仁至義盡且其立也循序而進並非以愛選色升其後自蹈非理更非囚色衰愛弛况自此不復繼立皇后朕心事光明正大如此洵

可上對 天 祖下對臣民天下後世又何從嘗議乎該逆犯乃
 欲朕下罪已之詔朕有何罪而當下詔自責乎逆犯又請復立后
 朕春秋六十有八豈有復冊中宮之理况見在如嬪中既無克當
 斯位之人若別為選立則在朝滿洲大臣及蒙古扎薩克諸王公
 皆朕兒孫輩行其女更屬卑幼豈可與朕相匹而膺尊號乎此更
 可笑不足論矣至所稱納諫一節朕自臨御以來凡臣工條奏果
 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無不即為採納或下部議行從無拒諫之事
 若各省水旱偏災皆朕於督撫等奏報晴雨指或咨之奉差入覲
 之人稍遇雨暘失調無不先事郵詢嚴飭封疆大臣實力妥辦多
 方賑恤並未有一臣下陳奏朕轉拒而不聽者即或內外大臣如有
 不公不法之事原許諸臣劾奏朕察果實無難立治所劾大臣
 之罪又何嘗有如明季言官彈劾大臣因而得禍者乎若勝國宦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官宮妾竊攬大權擅作威福者今日實無其事科道更何從白簡
 從事亦何待朕之拒絕乎又所請施德一事朕踐阼至今四十三
 年會普免天下錢糧三次普免漕糧一次而災賑之需動輒數百
 萬且如今年豫省水災截漕三十萬發帑百餘萬此尤近事之可
 徵者即以奉天一省而論今歲既當輪免之年復以巡幸盛京特
 蠲明年正賦恩德之及民不為不厚而該逆犯何尚敢於妄逞橫
 議耶此等逆犯實屬罪大惡極昔曾靜向屬遠居湖南不料陪都
 根本重地俗樸風淳乃有如此悖逆之徒實為意想所無著行在
 大學士九卿會同嚴審定擬具奏尋議請照例凌遲處死得旨金
 從善著從寬改為斬決○戊戌諭禮部尚書鍾音敷歷內外奉職
 恪勤且在滿洲科目中尚為通達事體因擢授秩宗方加任使茲
 以扈從途次忽遭沈疴特遣太醫診治並令先期回京調攝以冀

速痊遂聞溢逝深為憫惻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卹典
 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恪○己亥以德保為禮部尚
 書黃檢為福建巡撫孔傳炯為福建布政使龍承祖為江蘇按察
 使原任江蘇按察使○壬寅諭朕惟吉林之松花江紫護陪京滋演億載
 靈脈向未建廟專祭無以仰答 神庥著交福康安於吉林城外
 沿江處所特建 松花江神廟將如何擇地興工之處定議具奏
 ○諭薩載等參奏查辦徐述夔悖逆詩詞一案請將東臺縣知縣
 涂躍龍藩司陶易揚州府知府謝啓昆革職訊究等語徐述夔身
 係舉人乃敢編造詩詞肆其狂悖實為罪大惡極雖已伏冥誅亦
 當按律嚴懲以彰國法其孫徐食田久匿伊祖逆詞且有賄屬縣
 書捏控自首情節其罪不止於大逆緣坐昨已傳諭將徐食田解
 京審訊涂躍龍接據呈控逆詞不即通詳嚴緝又不查明是否自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首抑係被人呈控分別究辦陶易接據縣稟悖逆詩文並不立時
 嚴究就近稟知督臣奏辦均出情理之外顯有袒護消弭情節知
 府謝啓昆接奉司批不即通詳審究其罪亦無可道陶易謝啓昆
 涂躍龍俱著革職著該督等派委委員隔別押解來京交大學士
 九卿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永貴
 參奏高樸苦累回民一摺已降旨俟此案審實即將高樸在彼正
 法因思伊什罕伯克乃幫同阿奇木辦事之人高樸擾累回民理
 當諫阻而阿布都舒庫爾和卓從中慫恿取利情實可惡著再傳
 諭永貴嚴行訊鞫即與高樸一併正法如此回眾始能心服而畏
 法令其弟阿布資則斯等隨同附和亦應分別示懲再閱色提巴
 爾第呈內有高樸自鄂對故後愈甚之語是其苦累回眾非自今
 日始若不嚴加懲治必致回人俱不聊生因而瓦解永貴辦理此

事務必秉公審辦庶足示儆不得少事姑容又諭昨據永貴參奏高樸貨買金珠不發價值又夥同商人盜賣玉石運往內地等情已降旨交永貴審訊治罪矣但自葉爾羌運至內地處處俱有關隘盤查其商人圖利蔽帶小塊偶過者尚屬有之今以數百斤重玉石竟敢攜帶行走俱係地方大臣官員日久懈弛不以事為事所致况玉塊稍大者官運尚且費力今高樸如何將數百斤重玉石運至內地伊等所查者何事除嚴行申飭地方大臣外仍行寄知該督撫等所有高樸差往京城家人不拘行至何處務必將人物一併拿獲派委幹員作速解京斷不可致令逃脫○調孔傳炯為江甯布政使以德文為福建布政使瑞齡為江西按察使由廣西道○甲辰諭前已降旨於山海關之澄海樓旁建立北海神廟茲稽考祀典北海原於河南濟源縣望祭河南地屬中州且非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年 三濱海固於事理未協嗣經改於吉林東門外望祭雖屬北境然距海尚遠亦非所宜所有春秋秩祀及遇告祭典禮自應恭移於此以協方位至吉林之松花江導源長白襟帶神皋為本朝發祥之地縣演億萬載 景祚靈長厥功甚鉅自宜虔崇廟祀用迓神庥已諭令吉林將軍福康安於吉林城外濱江處所度地鳩工興建松花江 神廟其一切祀事即照從前望祭 北海之制著禮部載入會典遵行○以金輝為兵部左侍郎○丁未諭朕歷覽諸史今古異宜知立儲之不可行與封建井田等實非萬全無弊之道也蓋一立太子眾見神器有屬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從而揣測其儒者獻媚逢迎以陷於非其強者設機媒孽以誣其過往往釀成禍變遂致父子之間慈孝兩虧家國大計轉滋罅隙平心而論其果有益乎無益乎且人君當以堯舜為法唐

虞之世無所謂太子者即夏后氏不傳賢而傳子亦云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未聞立啓為太子紂以嫡立而喪商若立微子之庶商未必亡也太子之名蓋自周始禮記因有文王世子之篇其後遂相沿襲然至幽王時太子宜臼即以讓廢後世若漢武帝之立太子據卒為江充構陷致有巫蠱之禍唐太宗立太子承乾亦為魏王泰讒構竟以謀逆廢黜即明洪熙為太子時漢王高煦百計相傾東宮諸臣接踵下獄幸而洪熙謹慎得以保全然以憂讒畏譏成疾在位弗克永年史冊所載大都可考得不引以為鑑乎至於立嫡立長之說尤非確論漢之文帝最賢並非嫡子使漢高令其嗣位何至有呂氏之禍又如唐太宗為羣雄所附明永樂亦勇略著聞使唐高祖不立建成而立太宗明太祖不立建文而立永樂則元武門之變金川門之難皆無自而起何至骨肉傷殘忠良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年 三慘戮此立嫡立長之貽害不大彰明較著乎我朝 家法實為美善 太宗 世祖 聖 聖相承皆未豫定儲位蓋天命人心所屬自符萬年垂裕之謀迨 皇祖時曾立理密親王為皇太子亦因羣小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幸而 皇祖洞燭先幾即行廢黜後尙冀其悔悟而復立之尋仍以怙終再廢自是 皇祖遂不復建儲而屬意於我 皇考使理密親王及弘哲父子繼踐尊位豈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皇祖龍馭上賓 皇考紹膺大寶中外帖然雍正元年 皇考親書朕名緘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內而不豫行宣示及雍正十三年八月 皇考升遐遵 向諭敬啓 御函朕即續承洪緒眾皆欽悅乾隆元年朕效法 前徵以皇次子為 孝賢皇后所出人亦貴重端良會書其名立為皇太子亦載其名於正大光明扁內未幾薨

逝遂將前旨撤出明示眾人謚為端慧皇太子不復再立且皇七子亦 皇后所出又復逾年悼傷而以長以賢則莫若皇長子皇五子亦相繼病逝設如古制之亟亟有冊立之事則朕在位而前星四隕復成何事體故不得不慎也然此等大事朕未嘗不計及也會於乾隆三十八年冬手書應立皇子之名密緘而識藏之並以其事諭知軍機大臣特未明示以所定何人而是年冬至 南郊大祀命諸皇子侍儀觀禮因以書立皇子之名默禱 上帝如其人賢能承國家洪業則祈 佑以有成若其不賢亦願潛奪其算毋使他日貽誤予亦得以另擇元良朕非不愛己子也然以宗社大計不得不如此惟願為天下得人以繼 祖宗億萬年無疆之緒此意 昊蒼寶式憑之是朕非不立儲特不肯顯露端倪俾眾人有所窺伺耳此正朕之善於維持保護 天地 祖宗寶鑒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十四

朕心若子子孫孫皆能以朕此心為心則我大清億萬斯年可永承 天佑也然朕此舉天下臣民無由共聞未嘗無竊議為貪戀寶位不肯立儲不知朕踐阼之初曾焚香告 天云昔 皇祖御極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 穹蒼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壽躋八十有五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第此意向未宣示眾亦不能深悉也迨朕六旬大慶後即敕豫章甯壽宮為將來優游頤養之所臣工應莫不共聞共見豈有所偽飾乎今朕春秋六十有八康強尚如昔時自當代 上天愛養億兆董治百官以期無負 祖宗付託之重必不敢違釋仔肩但今距乙卯尚十七年為日甚長若朕精力始終不懈惟當日慎一日兢業守成克全朕之初志豈不甚善設或七旬八旬以後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貪天位以曠天工且歷代帝王享位四五十餘年而

歸政者實所罕觀朕非不知足者又何必定以六十年為期乎昔唐宣宗間裴休立儲之請曰若立太子則朕為閒人又宋仁宗儲位既定鬱鬱不樂宋英宗立太子後泣然泣下皆朕所嘆鄙會於批閱通鑑輯覽時評斥其非安肯踵其庸陋之見乎且此數君之所以戀戀不舍者惟知席豐履厚以為君為樂而不知為君之難也自朕論之人君一日二日萬幾庶司百職之事皆其事非躬親總攬則柄或下移其弊將無所底止豈能稍自暇逸而天下之大羣黎之眾疾苦時繫於衷非先事疇咨民隱或無由上達宵衣旰食不遑甯居但覺 雖而不覺其樂若至倦勤歸老乃可以釋重負而圖真樂此理顯而易曉朕久積有深願但如宋高宗孝宗值多事之秋當勵其有為之志乃未及耄期而遽行內禪圖遂一己之佚樂而不顧國計之重輕其人實不足取則又朕所深薄者耳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十五

又前史所載每有因愛其母而欲立其子者遠代姑弗具論如明神宗寵鄭貴妃諸臣遂有立愛之疑共為建儲之請盈廷爭執致首相王錫爵為朝士所逼幾欲自戕尚復成何政體本朝 家法則無是也至於朕見在之諸皇子皆已無所生如母甯復有愛憎之見參其中乎又古來惟以豫教之說屬之太子於是明季遂有因儲嗣未立不肯令皇子出閣者眾皆起而爭之此甚非理若我國家之制諸皇子六歲以上即就上書房讀書即皇孫亦然既選京堂翰林以分課其讀復派大學士尚書數人以總視其成更簡滿洲蒙古大臣侍衛等以肄之國語騎射長幼相聚朝夕程功初無歧視之心詎有嫌疑之迹實大異乎勝國之所為也蓋從來諫請立儲者動輒徵引古說自以為得忠臣事君之道不知其心隱以為所言若得採納即屬首功可博他日之富貴名議國是而實

爲身謀卽或其年已老亦爲其子孫計大端不出乎此朕今爲之
抉其隱微作僞者尙何所託辭乎總之不可不立儲而尤不可顯
立儲最爲良法美意我世世子孫所當遵守而弗變者儻億萬年
後或有拘泥古說復立太子者必不能安然無恙及禍患既生而
始歎不悟朕言悔當晚矣朕此意本欲俟將來歸政時再行宣布
以明朕心因昨有錦縣逆犯金從善逞其悖逆邪說甚至以不正
之運自待一語毀斥本朝其罪固不容誅恐天下臣民雖不敢如
逆犯之抵觸而立儲之說未必不耿耿潛蓄於心用是反復開導
明白宣諭俾中外知之○壬子 上還京師○甲寅諭據永貴奏
審訊高樸婪贓各款高樸俯首無詞因訊其心腹家人沈泰等據
供稱任內積有金銀一萬數千兩珠寶不計其數等語從前喀喇
汗在厄魯特辦事動向回人勒索幾至激變今高樸係欽差大員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去
肆行擾害與喀喇汗何異稍遲數年恐又有烏什之事深可痛恨
著傳諭永貴將高樸審明卽於該處正法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
庫爾和卓什呼勒伯克果普爾德爾高樸釀成事端亦斷不可暫
留家人沈泰等雖係高樸主使就中圖利致令伊主獲罪亦屬可
惡均著一同正法又諭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前因奮勉出力
施恩賞給公爵並調補葉爾羌阿奇木伯克今於高樸及伊什罕
伯克等通同舞弊秉公呈報甚屬可嘉著賞給貝子職銜以示鼓
勵又諭高樸在葉爾羌苦累回民採辦玉石串商私賣又復婪索
金銀盈千累萬回眾嗟怨經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向永貴呈
控永貴據情參奏隨查抄高樸家中所有寄回金玉等物與原參
單開之項大略相符茲復據永貴奏查詢原控各款俱實並查得
高樸彼處仍有見銀一萬六千餘兩金五百餘兩高樸貪婪無忌

罔顧法紀實出情理之外已另降諭旨將高樸革職嚴審卽於該
處正法矣至綽克托係總辦回疆事務之人朕加恩用爲吏部尙
書高樸如此聲名狼藉豈偶爾一二事短發價值失於查察者可
比綽克托所司何事何以不據實參奏其通同徇隱幾釀事端實
爲深負朕恩綽克托著革職並著奎林前往直隸山西一帶傳旨
擊交刑部治罪所有吏部尙書員缺仍著永貴補授朕於臣工功
罪一秉大公至正如高樸貪贖負恩若此較伊父高恆尤甚不能
念係慧賢皇貴妃之姪高斌之孫稍爲矜宥也又如綽克托前因
其總理回疆尙覺認真特加擢用乃敢徇私誤公咎難輕追因卽
著黜革擊問若永貴原因市恩李淑芳身獲重譴之人今辦理此
事公正可嘉因復加恩擢用此諸臣所共知共見禍福惟視其人
之自取朕並不稍存成見於其間將此通諭知之○丙辰諭據高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七
晉奏今春高樸差家人赴蘇州辦貢路過江甯會寄家信一次今
高樸既在葉爾羌私採玉石運回內地其辦貢家人自必知情或
卽交其在蘇售賣見在飛札楊魁密速查拏嚴按奏辦等語高晉
辦此一事實屬大謬回疆辦事大臣從無進貢之事或伊等因所
賞養廉優厚積有盈餘將回部玉椀及痕都斯坦所作玉器購買
數件呈進朕亦聞爲收存此情理之常也若和闐所產玉石皆爲
官務駐回部之大臣取此持往蘇州製造充貢朕一見卽知不但
不收必且罪其監守自盜十餘年來從無此事眾所共聞共見高
晉豈得諉爲不知若因庚子歲爲朕七旬萬壽思欲豫備貢器不
特爲期尙早且高樸係侍郎亦非應行進貢之人况朕曾經降旨
七旬萬壽不許內外大臣進貢亦高晉所深知者高樸有何貢之
可辦而差人赴蘇乎高晉一聞高樸家人之言卽應計度及此向

其家人詳細嚴詰並將所攜物件逐一按查見有玉石等物即行訊明據實奏朕必嘉其公正使高晉彼時早為舉發高樸或向不至狼藉不堪若此且幾釀生事端即高晉為其姪高樸計早發以杜其弊何如今日之潰敗決裂而不可挽救乎高晉與高樸雖係從堂叔姪高樸之貪黷負恩原與高晉無涉朕亦不肯因高樸而累及高晉乃高晉明知高樸差人赴蘇不為詰究聽其自往謂非徇私容隱其誰信之高晉此事獲戾甚大著交部嚴加議處

冬十月戊午論高樸在葉爾羌向回民勒索金寶諸物又多累回人開採玉石串商牟利並公然遣家人敢赴內地私賣種種貪婪款項均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將高樸革職嚴審即於該處正法矣回疆辦事大臣經理該處事務責任匪輕當體朕意撫輯回民俾得安居樂業不宜稍有派累滋擾致蹈素誠覆轍貽誤國事即聞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六

有不能潔已畏法之人意圖染指或向商人私分餘潤未必非事之所無然亦幸而不發得逃法網乃高樸在葉爾羌勒取回人財物賊數累繁已屬從來所無又先期奏請開採久經封閉之密爾岱山豫為作弊地步遂派回人三千餘至該山採取玉石致諸回受累含怨且與蘇商串通以官玉私獲厚利並差家人裝運多車至內地各處冀得重價實屬從來所罕見是直全無人心非復人類之所為朕豈能廢法稍為曲貸即見在如此辦理已屬從寬矣至綽克托為總辦回疆事務大臣各城之事皆應留心體察乃高樸狼藉若此且見訊解到馬德亮供詞亦稱高樸在彼回人無不抱怨烏什距葉爾羌不遠且綽克托亦曾至其地豈竟毫無聞見何以不據實指參其徇隱之罪實無可道至淑寶與高樸同城辦事高樸肆行不法賊蹟疊更不得諉為不知若訊明與高樸通

同作弊亦當解京即正典刑設僅係畏懼高樸不敢舉發雖誤國家回疆重務而不顧其罪更重於綽克托亦不能輕宥也今年三月鄂對病故高樸即奏請以鄂對之子鄂斯瑞接辦該處阿奇木伯克事朕以為若如此父子相繼辦事竟似葉爾羌之阿奇木為伊家世職久之與唐時藩鎮何異因將色提巴爾第調至該處以鄂斯瑞調赴喀什噶爾意在為回部伯克防微杜漸並非令色提巴爾第往查高樸之事也及色提巴爾第到彼聞知高樸貪婪不法各款及回眾抱怨情形並據高樸代其遣人至探玉處取回元寶五十箇色提巴爾第即將元寶交伊通事薩木薩克封貯一面將高樸之事向永貴呈控其事乃得敗露若照高樸之奏令鄂斯瑞在彼為阿奇木伯克鄂斯瑞知其父鄂對與高樸相好有礙顏面且伊年輕未能更事必順從高樸所為扶同徇隱不能如色提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九

巴爾第之和盤托出矣至於永貴之往烏什因綽克托年班已滿而永貴適有市恩李淑芳之事身獲重譴隨即革職示懲念其向在新疆年久事尚熟習因賞以三品銜派令換綽克托回京然猶恐永貴才力未必能如綽克托之周到更不意其有整頓稽覈之效也乃永貴一接色提巴爾第之呈即據實參奏且迅馳往葉爾羌親身查辦遂令高樸贖款水落石出使綽克托不換雖得色提巴爾第之呈未必能如永貴之秉公辦理也是色提巴爾第之調缺永貴之換班朕初意並未逆億及此乃因二人到彼而高樸之事始得敗露回眾藉以輯甯若無此調換其事必不能破回眾積怨日深一二年內必致如昔年素誠在烏什激變之事而葉爾羌地大城堅較烏什尤甚尚復成何事體此實仰賴 上蒼眷佑默啓朕衷故不期然而然辦此大案誠非意料所及而高樸之贖貨

營私喪心放膽亦非意計所及夫高樸以昏妄乖張自罹顯戮在彼實為大失而於國家綏靖回疆之舉則為大得朕益惟感天麻而懷敬畏耳永貴原摺已譯漢發鈔令滿漢九卿等閱看並以朕於諸臣功罪悉秉大公惟祝其人之自取從不豫存成見之處明白宣示矣至辦理此事原委及無意中調派之益則眾所未曉著再行明白通諭知之○已未諭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閩浙總督楊景素等合詞陳奏以江浙臣民望幸甚殷且河工海塘皆冀親臨指示懇請於庚子春再舉南巡盛典以愜輿情一摺朕於乙酉南巡回鑾時因者孺拳戀情殷會許以翠華再莅然敬念聖母皇太后春秋已高難以再奉安輿長途遠涉遂諭江浙大吏不必更以南巡為請而江鄉士庶愛戴依戀之情狀未嘗不往來於懷距今已十有四年其渴望惻忱自益肫切且自前巡閱定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年 三

樂之若經棚戲臺侈陳錦綵點綴紛華飾為衢歌巷舞深所不取且非所以深體朕意也不特江浙臣民不當為祝釐之舉即凡內外大小臣工於朕七旬萬壽時亦不得請行慶典以及進貢獻詩若伊等謂欲藉以申其尊敬之誠是轉增朕心之不悅尙得謂之忠愛乎但天下士民遇朕七旬萬壽皆不免望恩俾澤此則情理之常朕亦何肯因不舉行慶典並靳恩施乎著於己亥年八月舉行恩科鄉試庚子年三月舉行恩科會試以彰壽考作人之盛至各省漕糧於乾隆三十一年普免一次茲蒙吳蒼眷佑累洽重熙敬體天心愛養億兆用是再沛恩膏著於庚子年為始復行普免天下漕糧一次俾藏富於民共享盈甯之福所謂斂福錫慶慶莫大焉其開科事宜著交禮部查例辦理其各省漕糧應如何分年輪免之處著交戶部詳悉妥議具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年 三

國法至其詩集各種刊刻已久流傳各省者自復不少著將所有應毀各書開單傳諭各督撫留心實力訪查如有逆犯一柱樓詩等項刷印之本及或有翻刻板片均著即行搜出解京銷毀務使犬吠狼嗥根株盡絕以正人心而維風俗各督撫並宜實心嚴查勿以具文塞責致干咎戾又諭沈德潛並無為國家出力之處朕特因其留心詩學且憐其晚成不數年擢為卿貳乞休後復賞給尚書銜令其在籍食俸恩施至為優渥理宜謹慎自持勉圖報效乃敢為逆犯徐述夔作傳視其悖逆之詞恬不為怪轉多贊揚實為喪盡天良負恩無恥使其身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沈德潛身故後伊嗣子沈種松及伊孫恩賜舉人沈維熙亦相繼天歿此即其昧良負恩之報至伊嗣子沈種松除沈維熙外是否另有他子及沈維熙有無子嗣年歲各若干見習何業並著傳諭楊魁即速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年 三

詳悉查明據實具奏再沈德潛既為徐述夔作傳則逆犯所作一柱樓詩等項刻本其家必有收藏並著楊魁即親往伊家搜查將所藏逆犯詩文各種盡數查出封固解京毋稍徇隱匿自取重戾尋奏查無留藏一柱樓詩得旨覽摺內稱沈種松有子十四人沈維熙並無子嗣批作孽不堪之物○諭軍機大臣等據軍機大臣審訊高樸家人李福供稱從蘇州起身時曾持高樸名帖及高晉所給護牌到織造衙門舒文代為上稅過關至由關場關亦皆驗放到淮關盤獲實著將護牌查出收去薩載審問時並將情節供明等語外省官官相護惡習固結不解實為可恨李福過淮關時高樸之事業經發覺實著既將李福等盤獲即當將其持有護牌情節據實奏聞乃實著輒敢將高晉所給護牌收去意欲消弭實屬徇情贍大至薩載尚屬曉事之人既經李福供明實著收去

伊護牌之事即應向實著取討據以入告乃竟匿不上聞止顧祖護同官不復知有國法初不料薩載竟至於此且薩載豈不慮及李福到京經軍機大臣訊問必然和盤托出軍機大臣自必據供具奏豈敢似伊等之徇私忘公代為隱匿乎薩載實著此事實屬昧良負恩非尋常袒護可比著傳諭薩載實著即自行議罪具奏並著實著將所收高晉原給李福護牌即行繳出呈覽夫似此給發護牌亦外省常有之事朕不苛察至此也但若高樸以大臣而敢於明目張膽偷盜官玉與奸商合夥販賣此而尚相容隱推此量也雖謀叛亦可矣朕之所以恨汝等以此至高晉身為大學士受朕厚恩既給與李福護牌屢次傳諭詢問時即應據實陳奏乃竟敢隱瞞欺罔其心實不可問况高晉於李福到署時詢知高樸差其往蘇州辦貢並不窮追查察又不立時參奏實係知情容隱其獲罪本屬不小即將護牌一併奏出又豈肯因此即將伊革職交刑部治罪乎高晉甯不自計既給李福護牌斷無不破之理外省惡習或竟代為護庇及李福解京一經軍機大臣研訊必得實供一得實供必然具奏朕命軍機大臣問事焉敢看高晉情面於朕前稍有欺飾若軍機大臣亦如薩載等之徇私袒同官朕復有何人可用為君不更難乎高晉久任封疆簡畀閣務寵榮已極且朕平日之所以倚畀高晉者因其公正自持尚得大臣之體乃護牌一事前此膽敢涉欺今仍不免於敗露高晉聞之能不慚愧無地乎且問心亦何以自安乎著高晉即行明白回奏其過倚畀關時李福持帖及護牌告之舒文因何令其開單代為上稅及李福單內所開俱係何物亦著傳諭舒文令其明白回奏其過由開揚關是否如李福所供情形並著薩載查明具奏將此由六百里

傳諭知之李福供單並鈔寄閱看仍各由驛即速覆奏○諭鄂對前在軍營會賞給貝勒職銜授為阿奇木伯克理宜感激朕恩實力報效如高樸擾累回人偷販玉石自當勸阻不然亦當如色提巴爾第據實控告乃反扶同附和給與高樸金五十兩玉二千餘斤令其帶回內地售賣看來鄂對從前亦有私採玉石之事實屬味良負恩伊若尚在亦當正法今雖已故伊子鄂斯瑞所襲貝勒職銜著傳諭永貴傳旨革去鄂斯瑞未隨伊父同居此事尚無干涉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仍留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之任○賜那敦行等四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戌諭徐述夔逆詞一案蔡嘉樹在陶易處呈控徐食田藏匿其祖逆詞並摘其狂悖語句黏單具控陶易並不立時稟詳嚴辦轉批其呈詞云與爾何干又於行揚州府文內有蒐羅書籍原為明末國初有著悖詞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三五

東華續錄 乾隆八八

於徐述夔逆詞一案意存徇縱擬斬立決得旨陶易著加恩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辛巳諭據楊魁奏贛榆縣民章昭稟首伊姪韋玉振為父刊刻行述內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並赦屢年積欠之語殊屬狂悖而行述內敘其祖著有松西堂稟因委員赴其家查無別項違悖訊明松西堂稟亦已無存惟家譜內云山東日照縣人丁椒園有傳已飛咨國泰密飭查覆一面帶犯至蘇確審又據寶山縣職員范起鳳呈控堂弟范起鵠串竊書籍因有應繳違礙禁書被其挾制等情必因為人查出假稱被失並據該州解到書籍查有見在應繳之禁書亭林集等數種即委員赴其家嚴查有無狂悖著作及別項應繳禁書提齊人證至蘇審究等語所辦殊屬過當即此可以見楊魁之不能實心辦事也查繳違礙書籍屢諭各督撫實力稽查而伊等率以具文塞責即如徐述夔所作逆詞狂悖顯然且刊板已久該撫並未豫行查出及被人告發陶易尚欲為之消弭若非劉墉據實具奏幾至漏網然亦因其詩有明朝期振翻一舉去清都之句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顯有欲與明朝去本朝之意而其餘悖逆詞句不可枚舉實為罪大惡極是以提犯解京命廷臣集訊定徐述夔等以大逆不道之罪律陶易以故縱大逆之條以正人心而肅法紀此因實有逆詞足據故不可不辦也今楊魁因前案之失意存惶惑遇有控首逆詞之案不論其事之輕重紛紛提訊株累多人自以為辦理認真而不知其過當以飾其前次之不能查察徐述夔逆詞等之罪夫章昭控告伊姪韋玉振於伊父行述內敘其自免佃戶之租擅用赦字於理固不宜用但此外並無悖逆之蹟豈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至各處違礙應毀書

五九五

籍各省見在陸續查繳但經繳出其遲早原所不計若始終隱匿不交後經發覺即不能復為寬貸並當視其所藏之書係何等違礙以定罪名耳至此等控首之人不過聞有蔡嘉樹告徐食田一案遂爾效尤挾制以快其私非實心尊君親上也見經審明蔡嘉樹因徐食田不允贖田挾嫌出告其心亦為私而非為公且徐述夔書籍刊刻已十餘年蔡嘉樹自必有聞見若非近時涉訟之際彼仍隱忍不言以此論之蔡嘉樹原不能無罪第因所控逆詞不妄既辦逆案不必究及原首之人是以從寬免議耳設此後復有首告逆案之人該督撫即應悉心研鞫辨其真偽如虛仍當治以反坐之罪據實具奏使奸頑知儆不敢妄行若如楊魁所辦則怨家欲圖傾陷者片紙一投而被控之身家已破拖累無辜成何政體且告訐之風伊於何底乎况如徐述夔之逆詞久經刊印地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三

方官理應切實訪查本不待他人之出首各督撫又不可因此旨而因噎廢食耳朕綜理庶務從不豫存成見其情真罪當者必不稍事姑容其事屬虛証者更不肯略使屈抑且從不為已甚之舉致滋流弊而長刁風楊魁經朕簡用有年豈尙不能仰體朕意乎楊魁著交部議處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軍機大臣審訊高樸家人李福供出高晉給與護牌實著於推關盤獲時將牌收去李福亦曾於薩載處供明伊等竟匿不上聞而高晉於屢次傳詢問時亦始終欺隱業經降旨嚴飭並令高晉明白回奏並著實著將所收高晉原給李福護牌即行繳出呈覽茲據實著將護牌進呈閱牌內稱接准欽差駐紮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札知見差家人李福等來南到蘇辦理貢物發給執照以免沿途盤詰等語高晉此事錯謬太甚實出情理之外高樸職

係侍郎本非應行進貢之人而駐紮葉爾羌辦事大臣或因所賞養廉優厚積有贏餘將回部玉梳及瘦都斯坦所作玉器購買數件呈進朕亦聞為收存若將蘇州所作玉器呈進朕一見即能辨別不但不收必且查究重治其罪十餘年來從無此事眾所共見共聞且高樸又非織造鹽政關差及各督撫可比朕又屢經降旨庚子年七旬萬壽不許內外大臣進貢亦高晉所深知者若西甯基厚或差人赴蘇辦貢尙屬事之所有高晉可以不問今高樸有何貢之可辦而差人遠赴蘇州且請護牌執照非私偷玉至蘇牟利而何高晉非糊塗不曉事之人乃並不向李福盤詰輒給李福護牌其形迹業已顯露是高樸之事高晉雖欲諉為不知其誰信之即令其捫心自問亦恐難以自欺也朕簡任高晉封疆有年因其平日公正自持推心倚畀且目為督撫中傑出之員今以此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三

而論所謂公正者安在尙得稱為好總督乎况高晉身為大學士尤當公爾忘私乃於伊姪高樸偷買玉石一案始終隱匿欺罔實屬昧良負恩高晉以閣臣而兼總督事君之道當如是乎今朕已加恩不明治高晉之罪著將實著繳到護牌發交高晉閱看使其知所愧恥伊如尙有人心能無惶懼無地且將何以自解乎高晉著再傳旨嚴行申飭○甲申 上以 裕貴妃母如九十壽晉封裕皇貴妃 親奉冊寶 御筆書扁聯 御製詩章詣 裕皇貴妃宮行禮○丙戌諭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自歸順以來辦理遊牧事務極為恭謹茲聞滿遊殊堪憫惻著派乾清門侍衛佛爾卿領前往奠醴並賞銀五百兩經理喪事其親王爵秩著伊弟奇哩布承襲授為盟長奇哩布副盟長員缺著阿克薩哈勒補授

十一月丁亥朔諭昨召見雅德據稱回子伯克每日俱上大臣衙門每見必叩頭行禮殊屬非是中國之待外藩原有定制並不在接見閒過事森嚴如高樸之貪婪勒索使回人含怨若非知之早而辦之速恐不免激成事端豈僅禮儀隆重即能攝服人心耶明季文臣識見淺陋大率重文而輕武其武臣又重內而輕外每將沿邊部落恣意欺陵及致釀成變故則又束手無策即如明將軍李成梁與本朝構釁我太祖太宗躬行天討守邊官吏各皆退避苟且彌縫終至困敗其明鑒也今國家全盛之時外藩畏服威德朕撫馭懷徠回子等無不感恩知法不敢稍懷異心然而必命大臣前往駐紮者乃國家億萬年之計我後世子孫不可不善體朕意將所定成法永遠遵守尋常之見必以為回子每見大臣叩頭行禮體統森嚴亦所應爾此特未嘗長計遠慮耳若不思患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无

豫防其弊甚大所謂涓涓不已將成江河是也且大臣等果能正己率屬恩威並施伊等自然悅服儻回子伯克干犯法律據實參奏小則降革大則誅亦不為過若徒倚恃尊嚴欺陵作踐斷乎不可見在準噶爾回人年班入覲朕施恩優待厚加賞賚與內扎薩克無異大臣等辦理新疆事務回眾皆其屬下乃不以恩禮相待豈撫綏遠人之道乎不但見回子伯克等不可如此即土爾扈特金川番子見大臣亦不可如此著交軍機大臣將各回城伯克及土爾扈特金川番子等謁見大臣儀注一併妥議具奏並將此旨繕寫一通交上書房諭阿哥等知之○戊子諭本日據巴延三奏起獲張鑾同夥私販之衛全義奇寶各玉器內有玉如意一支票開價銀四千兩覽之深為駭異前次屢降諭旨禁止貢獻而督撫等於呈進方物時間有以玉如意附進者朕因如意義寓吉祥

且計所值無幾聞亦賞收以聯上下之情初不知商人等之居奇罔利若此也今閱單內衛全義所寄之玉如意一支需售四千兩實出情理之外其餘玉器價值槩可想見奸商輩以近市三倍之心貪得無厭高擡市價以惑人固屬可恨而督撫等不惜重費購覓亦屬愚而無謂矣朕於整玉如意本非所喜是以座右陳設止用鑲玉者而不用整玉乃眾所共知况回疆玉料琢成器皿朕一見即能辨識今既徹底查禁將來自不敢復有違犯但舊時存者恐尚不少豈可仍聽市儈之昧心漁利見諭督撫等即朕七旬萬壽亦不准進貢其或偶於方物附呈者不得仍用和闐整玉如意及大件玉器即呈進亦必不收使奸商無利可圖其弊自息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丑諭高晉奏查時和驛漫口下注之水歷陳留杞縣睢州柘城境內之橫河康家河南沙河老黃河均歸賈魯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无

新河下達江南亳州之渦河儀封漫口下注之水一由考城之盤馬寺溝入北沙河至商邱縣之鄧濱口由歸德府之陳兩沙河匯入渦河一由甯陵縣之馬三河亦會歸德之陳兩沙河入渦是豫省漫水均以亳州之渦河為總匯見在賈魯等河雖流行迅速並無阻遏之虞但水過沙停勢所不免見與河南安徽撫臣札商委員將賈魯河至渦河止再行逐細查勘如有停淤即督飭各州縣照業食佃力之例歸於歲修水利案內一律疏濬等語所籌未為妥善豫省今年漫水下注其勢頗大而為時稍久所有經由之各州縣瀕水村莊俱被淹浸受災較重朕屢經降旨發帑截漕多方賑恤不使一夫失所若如高晉所奏疏濬賈魯等河照業食佃力之例歸於歲修辦理勢不能不用民力災後貧黎豈能堪此且今歲豫省及安徽沿河被水成災各州縣非尋常可比其疏濬工程

斷不宜照常籌辦復滋派累著高晉於祥符儀封合龍事竣會同鄭大進閱弔元沿途親行確勘將應挑之河聚實估計具摺奏聞候朕發帑興工高晉勘畢各河即順道回兩江之任其應濬之河責成鄭大進閱弔元率屬實力妥辦俾得善後久遠並使沿河災民力作餬口尤合寓賑於工之意高晉等仍將勘辦事宜先行覆奏該部即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永貴奏到審辦高樸一案情形各摺其酌定玉價一事實屬不妥前此商人等偷玉私販皆因變賣官玉借端影射今高樸句串奸商賊私狼藉雖屬從來所未有亦實因有此變價而起也既經盡法懲治不可不徹底嚴禁以杜將來若仍許商人承買官玉是顯留罅隙為奸商作弊之地斷不宜如此辦理至所云挑賸之玉方行發售如實係質低色青者誰肯承買若其中稍有通融日久又成弊數且定價聽商人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年 三

貿易則與盛京吉林之商賈人獲何異人獲本係藥品人或藉以治病且係陪都所產久經如此流通尚屬無妨今玉塊採自回疆其地為新闢幅員若許商人售販實不成事體設為較量錙銖定價更屬小氣非外域所宜辦朕意見有之玉莫如勻作數年果行解京不必分定成色招商承買及令官兵繳價獲利並不必賞給回人致滋流弊永貴此時如尚未辦及最為妥善如已招商發賣及官兵認買者仍行撤回惟已賞給回人者即不必撤况既已嚴禁商人賣玉回人即得有玉石亦難轉售嗣後凡採玉回人量其多少美惡或騰格或綉段布匹量為給賞伊等轉得實濟該處存貯錢文紬布等物均屬寬餘儘堪賞用至官兵更不必賞買葉爾羌之兵與喀什噶爾阿克蘇相同各處既無此賞賚何獨葉爾羌兵丁予以優恤亦非平允之道總之密爾岱山竟宜永遠封禁或

回人赴山偷採惟當令守卡兵丁嚴行稽查一經盤獲即將人賊一併解送該管大臣處嚴行究治如果能實力巡查盤詰私玉自不能偷越其守卡兵丁回役亦視其所獲之玉多寡美惡量為賞賚官兵回役當益知感奮於事更屬有益至和闐之玉似亦可停止二年更為妥協或恐回人私赴河內撈採雖禁止亦屬有名無實則不妨仍舊著永貴悉心籌畫奏聞辦理又昨經軍機大臣審訊張鑾據供伊等向俱在阿克蘇私買玉石或與回人交手或內地商人在彼開鋪收買其地為回城售買玉石之地且滿洲兵丁一城回人一城中間相隔即買賣街玉石皆聚於彼其地甚屬緊要且商人路引皆自烏什總領在彼臨時給發該處僅係烏什大臣派遊擊管官一員在彼辦事未為妥協著永貴悉心酌量如阿克蘇應特派內地大臣一員駐紮稽查方為有益永貴即速奏聞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年 三

候朕酌量派往至高樸家人沈泰情罪亦甚重大如尚未正法即派委委員嚴押解京處究沿途小心管押勿稍疏懈其抄出高樸書籍不必在彼變價即行附便解京查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仍著由六百里覆奏○王辰諭昨因高樸家人隨往葉爾羌沿途需索騷擾皆由驛站各員之逢迎酬應實為郵政積弊不可不設法剔除已諭令各督撫按站查參並降旨通行嚴飭整頓矣但思向來各省驛站事務直隸則係臬司兼轄其餘俱係糧鹽道員兼管該員等俱駐紮省城以一人而轄通省郵傳地方遼闊稽察難周莫若將各省驛站事務皆令各守巡道按其所屬府州縣分司其事而以按察使總其成不必令糧鹽等道兼管如有本係專管驛傳並無兼轄他務者即將員缺裁汰則事有專責而呼應亦靈備再有廢弛及徇縱供應等弊惟該管之司道等是問其

如何分轄歸併及作何巡查稽覈之處著交該部詳細酌議具奏
尋奏嗣後各省驛務應令巡道分管糧鹽道兼管驛務者如有分
巡地方仍令管理所屬之驛無則不必兼管其專管驛務者惟甘
肅驛傳道一缺應敕該督酌定裁併奏覆另議再驛傳馬匹即令
巡道稽查加結送部仍將差員印花底冊按月繳部如有餽遺需
索照例查參並將該道議處從之○癸巳諭從前各城回眾於厄
魯特時派喀喇汗前往駐紮受其種種苦累復被霍集占兄弟任
意擾害回子等甚屬難堪朕因憐憫西域羣生特移平定準部之
兵前往平定回部安撫地方即於各城分駐官兵並派欽差大員
經理其事是以回子等賴以得就生理各安本業後素誠在烏什
不知愛養回人且與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任意滋擾於私事輒
行派差使以致回人怨憤激變復經派兵平定迄今二十年來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八 三
各處辦事大臣均知守法撫輯地方頗屬甯謐不意高樸又與鄂
對阿布都舒庫爾等朋比為奸恣意勒索希圖漁利私行派撥三
千餘人往密爾岱山採取玉石夥通奸商潛赴內地售賣而鄂對
阿布都舒庫爾等亦冀攜帶伊等私玉遂告知高樸復派二百
餘人致令回子力不能支各懷怨恨實非意料所及殊堪駭異幸
色提巴爾第等感激朕恩念地方緊要據實呈告永貴即秉公參
奏其事始得敗露徹底查辦以肅法紀而輯回民若再遲一二年
不辦安知不又有如烏什從前之事耶今已將高樸並徐恩附和
之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庫爾等審訊明確均於彼處正法並將
協同辦事之淑寶及派往密爾岱山採玉之達三泰贈徇未奏之
烏什參贊大臣緯克托等亦俱交刑部治罪其與高樸代赴蘇
州販賣玉石之商人張鑾趙鈞瑞及高樸家人李福常永沈泰均

經查明解京嚴訊從重辦理以昭炯戒並因色提巴爾第據實控
告賞給貝子職銜永貴秉公參奏亦仍擢用尚書又念回子等屢
被擾累甚為可憫因將高樸所有派累之騰格普爾令其於官項
內動支照數撥還其派出採玉之回子三千餘人所有明歲應輸
錢糧業行蠲免今經此番整理嗣後自無人復敢似此恣意妄行
第恐日久仍有負恩不法如高樸及鄂對阿布都舒庫爾者尚不
能保其不滋生事端必須酌定章程方可遵行永久不至稍有流
弊因特降諭旨將密爾岱山採玉之例永行禁止交色提巴爾第
管理以絕滋擾又將葉爾羌和闐所採廢玉停其變價業行送京
以杜藉端冒濫之弊此等事之緊要者節經朕洞鑒酌定其微細
條例必須相度地方情形籌畫辦理其應作何防範偷採玉石不
致擾累俾回子等各安生理等事已諭令永貴定議俟其具奏到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八 三
時另降諭旨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惟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肯稍
有成見駐紮各回城辦事大臣官員伯克等果能仰體朕愛養回
眾之至意善為撫馭於伊等應行輸納官賦之外毫不多為派累
俾新疆回眾永享昇平方不失滿洲體面副朕恩眷儻有肆行擾
累不知體恤撫育恣意勒索致令回子心存怨望釀生事端朕必
重治其罪斷不稍為寬宥高樸即其榜樣也近復諭令軍機大臣
將各城伯克每日上衙門及大臣接見伯克禮節另行酌議向後
自不至復有往來交結之事如將來眾伯克內仍有如鄂對及阿
布都舒庫爾之營私作弊該管大臣能據實參奏者除訊明將該
伯克從重治罪外必將持正之大臣加以獎賞若大臣中有如高
樸之貪黷狼藉斂怨於人伯克等有能如色提巴爾第之據實告
發者一經審實亦必將該伯克照色提巴爾第之例格外施恩將

此傳諭各回城駐紮大臣官員及伯克等俾各懷遵奉行○甲午諭諸皇子及軍機大臣等昨惇如將伊宮內使喚女子責處致斃事屬駭見爾等想應聞知前此如嬪內閒有氣性不好痛毆婢女致令情急輕生者雖為主位之人不宜過於虐而死者究係窮迫自戕然一經奏聞無不量其情節懲治從未有如嬪將使女毒毆立斃之事今惇如此案若不從重辦理於情法未為平允且不足使備位宮闈之人咸知儆畏况滿漢大臣官員將家奴不依法決罰毆責立斃者皆係按其情事分別議處重則革職輕則降調定例森然朕豈肯稍存歧視惇如即著降封為嬪以示懲儆並令如嬪等嗣後當引以為戒毋蹈覆轍自干重戾朕辦理此事準情酌理惟協於公當恐外閒無識之徒或有竊以為過重者不知朕心已覺從寬事關人命其得罪本屬不輕第念其會育公主故量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五

從未減耳若就案情而論即將伊位號擯黜亦豈得為過當乎朕臨御四十三年以來從不肯有溺愛徇情之事爾眾皇子及眾大臣皆所深知即如惇嬪平日受朕恩眷較優今既有過犯即不能復為曲宥且不特此也如大臣等辦理事務今日有善即從而眷遇明日有過即予以訓飭如其有心干犯私過亦即嚴懲禍福悉視其人之自取絲毫不設成見且不肯存某事必須某人辦理之心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大學士公傅恒協辦大學士公兆惠皆在左右襄贊機務伊等既逝未嘗無承辦政事之大臣又如尙書張照汪由敦大學士梁詩正劉綸皆在內廷經理筆墨伊等病歿亦未嘗無接辦文墨之詞臣此外皆可類推若為人君不能見及於此何以撫御天下董率羣臣乎此即為君難之一端也諸皇子各有福晉格格家庭之事當法朕於宮闈不稍溺愛徇情其下

亦有官員太監即可以小喻大當法朕心於臣工不稍專恃偏護家國一理事可相通諸皇子可不知所遵守乎至若縱性濫刑虐毆奴婢不但福晉格格等不宜有即諸皇子亦當切戒且如朕為天下主掌生殺之權從未嘗有任一時之氣將閣豎輩立斃杖下諸皇子豈不知之從前小太監胡世傑如意等在朕前常有惹氣之事不過予以薄懲杖責二十極多亦不過四十耳諸皇子當遵朕此諭咸知效法儻或管教不嚴及自行任性毒毆致死奴婢者朕一有所聞必不輕恕所有惇嬪此案本宮之首領太監郭進忠劉良獲罪甚重著革去頂帶並罰錢糧二年其總管太監亦難辭咎除桂元在奏事處蕭雲鵬兼司茶膳房每日在御前伺候不能復至宮內稽查伊二人著免其議罪其王忠王承義鄭玉桂趙德勝專司內庭今惇嬪毆斃使女伊等不能豫為勸阻所司何事著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五

各罰錢糧一年但其事究因惇嬪波累著將伊等應罰錢糧於各名扣罰一半其一半亦著惇嬪代為繳完所有毆斃之女子並著惇嬪罰出銀一百兩給其父母殮埋此案雖係小事朕一秉大公至正與綜理庶務無異亦可恍然成喻朕意矣將此旨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傳諭內府諸人知之並著繕錄一通交上書房敬事房存記令諸皇子共知儆省永遠遵奉○戊戌免奉天省本年及明年額徵米豆○己亥命再撥部庫銀六十萬兩於河南備賑○庚子調全魁為盛京戶部侍郎以玉鼎柱為盛京禮部侍郎○甲辰以圖思義為內閣學士○乙巳諭前據浙江提督李杰龍條奏烏槍兼用鐵砂一摺據稱每槍裝藥二錢六分大鐵砂六錢仍加三錢重鉛子一顆其準頭力量仍與單放相同若在六十弓以內上靶愈多力量愈大一槍可當數槍之用請飭各省

通行等語朕時臨幸盛京於途次披閱奏章即知所言不甚合理蓋烏槍朕自幼留心肄習每於山莊用以獲鹿其火藥鉛彈配合催送之法素所洞悉素知鉛砂不可併用之一槍中但該提督既有此奏不可不交部議會向軍機大臣面諭及之嗣據該部議覆時大學士公阿桂留京辦事暫兼兵部事務議以二錢六分之藥催發九錢重之鉛砂與以一催二之成例不符隨於健銳營內擇施放烏槍嫻熟之官員兵丁照所奏演放則百弓八九十弓全無著靶自五六十弓至三四十弓始開有飛砂著紙亦不能穿透隨經議駁並恐該提督或僅據屬員之言即行入告或該處官兵另有別法可以致遠行令該提督親加試驗如果與原奏符合即將該處放槍之弁兵內擇一二人送京演試等語此議覆摺朕亦於行在批閱者因復諭軍機大臣云阿桂果能辦事如此詢問看李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美

之槍與福隆安等所奏無異眾目所共見李杰龍實無從復行置喙矣此事雖小或以帝王不必親細務則殊不然事機之乘每由小以致大語云涓涓不息將成江河古聖王所以有謹小慎微之戒也况烏槍乃軍火重器本非不急之務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若以此為小節而忽之必如何方為切要之圖乎朕臨御四十三年事無鉅細必躬必親故得綱紀肅清是非不紊非好勞亦不肯憚勞此為君之所以難也若明季諸君狃於宴安之習一切視為細故誘之臣下以致太阿下移事歸權倖朝臣又各持門戶伐異黨同遂使軍政邊防日益廢廢其君終惛然罔覺因而潰敗難支是以我 太祖 太宗得以乘時舉事創成大業設彼時為君者能如朕之乾綱獨攬諸事親裁則非但勝國之社未必遂墟即遼瀋要區豈能為我 祖宗克取乎朕所以兢兢業業雖小弗遺不敢稍自暇逸者實深有感於此也至李杰龍尚屬可以辦事之人而所見不免卑瑣伊前任處州鎮時會奏烏槍所用鉛子不必拘定消三檢七之成例請盡給兵丁實用實銷一摺經該部議駁朕並未加責備此次所奏鉛砂並用若伊自知錯誤亦可不早處分乃既輕信冒昧於前又復飾詞迴護於後而覆奏之摺又涉於尚氣取巧難勝提督之任其浙江提督員缺著劉鑑補授李杰龍仍加恩以總兵銜往伊犁代劉鑑管屯田事務將此事始末明白宣示通諭中外知之○以海甯為甘肅按察使 由雲南○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覆李侍堯等奏滇省裁減鑪座摺節銅斤並查明各銅廠鑪欠分別著賠二摺已依議行矣滇省銅斤關繫甚大近年來因所產不敷所用督撫等紛紛條奏無非乞肉補瘡之見遷就因循迄無善策該部議覆亦未實有定見不過依樣

胡蘆年復一年積疲日甚長此安窮朕洞悉其情若非改絃更張斷難行之久遠今年李侍堯來京以其素能辦事又非沽名市惠之人可以擔當辦理是以諭令悉心籌畫據實覆奏候朕酌量定奪勿稍游移後至日後棘手此實朕正本清源之至意也今李侍堯等於減鑪一項未能將各省歲需銅質係若干籌酌減鑪勻湊俾此後各省採買之銅每歲總無虧短自應查照部議妥協籌辦以期永遠遵行至厥欠一項朕前旨原令查明舊欠有著者即勒限追繳其無著者若干據實奏聞朕不難加恩寬免原欲將舊案覈實清理使將來新案年清年款不復絲毫欠缺以杜那抵彌縫之弊計無逾於此者今李侍堯等所奏仍未能善體朕意如將有著無著之項槩令攤賠仍不脫從前陋習試問承追以來已完若干是名為追賠不過紙上空談有名無實又復何裨於事若牽涉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天

見任之員即按限略完更不免那新掩舊將見舊欠未淨新欠又增積弊伊於何底至令見在之上司等攤賠尤未平允即如彭寶錢度久已查抄家產無可著追若將二人名下應賠之項又攤派見任之李侍堯裴宗錫名下代賠伊等何辜為其代完賠項於事理亦未允協其餘皆可類推若此次查辦仍不能徹底清釐截然不紊則李侍堯不得謂之能辦事矣著傳諭李侍堯等將舊有廠欠之項詳悉覈查其有著者若干即將總戶勒追如逾限不交查明家產抵補未完之項即於經手原放之員名下著追無論見任在籍亦俱勒限追繳如不能完即將家資田產查封抵補庶不敢遲回觀望其從前實係無著之項查明若干即據實開單奏明候朕覈定降旨豁免此後新案務須年清年款毋許絲毫拖欠如仍前牽混該督撫即行查參若稍贖徇袒庇惟該督撫是問即著賠

亦所應當朕此次清楚專在剔除積弊即或應免無著之項稍多亦所不惜李侍堯不得存幣項為重之心畏首畏尾復涉含糊致負朕諄切訓諭之意也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戶部原摺並發仍著即行妥議由驛覆奏○癸丑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徐述夔編造悖逆詩句一案應照例將各犯分別戮屍斬決得旨逆犯徐述夔徐懷祖俱著照議戮屍即派乾清門侍衛阿彌達馳驛前往東臺縣會同該撫楊魁監視辦理其沈德潛墓所應行撲毀之祭葬碑文並著阿彌達前往蘇州會同該撫監看磨毀字蹟並將其石移棄他處以昭炯戒至徐述夔之孫徐食田徐食書及列名校對之徐首髮沈成濯並陶易之幕友陸炎俱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諭本日大學士九卿具奏定擬逆犯徐述夔等一案已將各犯應得之罪分別降旨矣至據稱查出徐述夔之傳係沈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天

德潛所作請將沈德潛從前所有官銜諡典盡行革去其鄉賢祠內牌位一併撤出及賜祭葬碑文查明撲毀等語實屬罪所應得逆犯徐述夔身係舉人且自其高會以來均在本朝食毛踐土厚澤涵濡乃於所作一柱樓詩各種敢於妄肆詆譏狂誕悖逆實為覆載所不容至其詩內懷想勝朝之語無非藉以為名不可信以為實即以前明政事而論並無可以動民繫戀者如洪武開基嚴刑峻罰永樂篡逆瓜蔓抄誅士民無不含怨又如洪武因蘇松嘉湖各府為張士誠固守遷怒及民浮糧加重寢至末季徵斂日增累及天下民多愁苦嗟怨此皆見於史冊者有何可以繫感之處而追念不忘乎至我本朝 列聖相承愛養百姓賑災蠲緩厚澤頻施而江浙浮糧之額節經裁減以除民害朕踐阼至今四十三

萬窮瘡疾苦疊沛恩膏小民具有天良豈有不知感戴轉屬念於前朝全無恩德及民者之理此不過抑鬱無聊之人自揣毫無進路遁而為此與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無異而讀書失志之徒遂託言懷想前朝以為萬一敗露猶可藉以立名肺腑真可洞鑿此等鬼域伎倆豈能匿於光天化日之下若無知者以此輩為真有追懷故國之思轉為若輩所愚矣至伊子徐懷祖敢將伊父逆詞公然刊刻均屬罪大惡極乃沈德潛所作傳內稱其一柱樓編年詩已付梓並云品行文章皆可法是沈德潛於徐述夔所作悖逆不法詩句皆曾閱看並不切齒痛恨轉欲為之記述流傳向得謂稍有人心者乎又伊傳內稱徐述夔之從弟廣武妄罹大辟閱十七月而冤雪之語因命薩載等查閱原案則係乾隆元年有秦州民繆照乘與繆又南之妻蔣氏通姦商同勒死親夫蔣氏因會被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四

徐廣武刁姦懷恨是以到案供指徐廣武同謀後經審出實情擬以枷杖完結徐廣武刁姦婦女本屬有罪之人沈德潛轉為之論敘稱冤身為大臣不應顛倒是非若此沈德潛自中式進士及選入翰林時朕因聞其平日學問尚好格外施恩又念其留心詩學且憐其晚成是以不數年間即擢為卿貳又令在上書房行走而伊自服官以來不過旅進旅退毫無建白並未為國家絲毫出力眾所共知及乞休後復賞給尚書銜晉階太子太傅並予在籍食俸恩施至為優渥沈德潛理宜俯躬安分謹慎自持乃竟敢視悖逆為泛常為之掄揚頌美實屬昧良負恩且伊為徐述夔作傳自係貪圖潤筆為囊囊計其卑污無恥尤為玷辱摺紳使其身尚在雖不至與徐述夔同科亦當重治其罪今伊業已身故不加深究然竟置而不論俾其身後仍得永受恩榮則凡在籍朝紳又將何

所做惕乎著照所請將沈德潛所有官爵及官銜諡典盡行革去其鄉賢祠牌位亦一併撤出所賜祭葬碑文見派阿彌達前往會同楊魁查明撲毀以昭炯戒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十二月丁卯允陸燿回籍養親調徐恕為山東布政使以國棟為浙江布政使○己巳以孔毓文為浙江按察使○癸酉以申保為禮部侍郎○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據索諾木策凌奏稱遵旨將索資瑞解京審訊後交院照例定罪加恩留其王爵予以罰俸等語所見尚是素資瑞到京時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院定擬具奏再降恩旨因思額敏和卓自康熙年間歸順安插瓜州後以軍功封爵令回原游牧居住其從瓜州隨往之人乃伊真正屬下至吐魯番本係準噶爾地方屬莽噶里克管轄後莽噶里克被殺始歸額敏和卓此皆國家兵力威服與伊無涉况吐魯番係回城衝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四

要令伊等世守難保無事今素資瑞既經獲罪即當乘機辦理朕意將額敏和卓地方舊日屬人仍令管轄其餘地方俱令撤出另放阿奇木伯克索諾木策凌尚屬曉事著即酌量情形妥悉籌畫○乙酉諭軍機大臣等奏堵築儀封漫口情形一摺亦止可如此辦理今擬將引河挑深宜即安速為之此次引河不能得力究係原挑過淺所致伊等本圖省費而所費愈多不可不引以為前車之鑒據稱見在口門上水十丈下水九丈擬將口門收至二二三丈時儘力多壓厚土俟引河挑深開放掣溜再將壩工堵閉等語自屬正理但口門收窄後河底愈深溜勢愈急施工自難期速效非時和驛將合龍時曾經指示兜袖之法若易合龍固佳若復有變局或照前說將此處全門東壩之埽酌展向南西壩之埽酌展向北使為兜袖之勢則急湍至此或成回溜合龍自應較

易而速因於圖內用硃筆標識高晉等宜急熟籌妥協辦理不必拘於遵旨也再閱圖內見挑引河之處距漫口太近且不得勢亦係伊等原辦時止顧惜費未將河形大勢通盤籌覈所致今就圖觀之引河本當向北施工因於圖內用硃筆標示若伊等初時即就其處挑挖引河雖工大費多而事或可早成乃專就地近工小起見所費雖覺少省今復經淤墊重挑且屢開屢塞前工盡成虛擲恐其費更不止於硃筆所指處興工之多矣今已辦定所謂成事不說然其間孰得孰失顯而易曉伊等深思之能無悔乎又高晉等前奏十八日儀封合龍之摺請於十六堡捐建大王廟一座今閱圖內十六堡原有大王廟不應復建新廟贖祀不經轉難奠其靈應譬如內而六部各有職掌大員設或另添一署別置一員令其同管一部則事將誰屬其下更何所適從祀神之道亦猶是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也高晉等欲籲河神默佑止宜向見有之大王廟誠心祈懇自可望其效靈即或欲請御書扁額亦止應俟工成後請扁於見有之廟內懸挂以答神貺又何必有一新工即新建一廟乎朕因豫省漫工晝夜懸念今為日愈久盼望愈殷高晉等務善體朕意悉心籌度率屬實力速辦以期及早合龍必須於驚蟄節前辦竣方為妥善此旨及圖著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仍著將見在施工並接奉朕旨後籌度情形及高晉等否稍覺健旺思飲食之處即由驛覆奏如已經合龍即一面加工培護一面由六百里加緊奏聞明日即交新年專盼喜音速至○丙戌諭明歲浙江輪免錢糧外並免溫台二府所屬玉環廳及海甯州額徵銀穀○是歲朝鮮琉球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四千二百九十六萬五千六百十八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九百四十五

萬七千八百八十九石四斗三升六合零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八

望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臣王先謙

周翰著恭校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春正月己丑調陳輝祖為河南巡撫鄭大進為湖北巡撫○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湖奏大計藩臬考語一摺內於布政使陳用敷用履躬二字殊屬未當履躬二字本不經見惟楊雄法言有履身之語履當作安字解後世誤以履為持字義且改身為躬已失本意然亦惟庸爛時文中有之本非章奏所宜用而施之考語尤屬不合此乃李湖不求甚解致蹈不通之病除令軍機大臣改正發鈔外將此傳諭該撫知之○乙未諭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品行端醇材猷練達老成敦樸體用兼優由州縣洊陟封疆宣勤奉職數歷多年自簡畀綸扉仍管兩江總督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秉公持正董率有方其兼管兩河事務亦能經理得宜深資倚任昨以豫省漫口工程緊要特令馳赴工次督辦堵築事宜近據袁守侗等奏其染患痰喘之證不能眠食即派乾清門侍衛布彥達賚帶同太醫院堂官陳世官馳往診視並諭安心調養以冀速痊茲聞溢逝深為軫惜著仍派乾清門侍衛布彥達賚馳驛前往奠醊並加恩入祀賢良祠其任內革職降級註冊之案俱著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端○諭三寶著補授大學士仍暫行兼管湖廣總督事務俟朕酌量得人另簡總督後三寶再行來京入閣辦事兩江總督員缺著薩載補授仍兼管江南河務所有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署理○丁酉諭經筵典禮兩年未經舉行本年二月已過大祥且經筵為闈學崇經又無宮懸之奏自可如常循襲今以二月初四日御經筵所有

應行事宜各該衙門照例預備○癸卯 上啓鑾謁 泰陵 泰

東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裁福建副都統一○

乙巳諭原任大學士高晉靈柩到京時著加恩令其入城○命阿

桂赴河南查勘河工善後事宜○丁未 止謁 泰陵 泰東陵

○戊申 上詣 泰東陵行二週年禮回鑾○己酉命三寶為東

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辛亥 上還京師○甲寅諭太僕寺事

務派大臣一員兼管著為令

二月丙辰朔減兩淮商籍學額裁泰州通州龜籍學額歸本州縣

應試○戊午賞文淵閣檢閱中書挂用朝珠○己未 上御經筵

○轉王杰為吏部左侍郎調劉墉為吏部右侍郎○癸亥左

都御史邁拉遜以疾免○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昨素寶瑞到京經

軍機大臣等審實閩割家人復致於死等情請照例定擬革去郡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王朕念額敏和卓著有前勞意欲加恩將素寶瑞郡王降為貝勒

仍罰貝勒俸五年留京居住但伊遊牧回京須扎薩克管束今授

素寶瑞為貝勒伊遊牧復另放一扎薩克伊家轉侍遊添一官因

欲將素寶瑞留京其恩襲之爵選伊弟一人承襲即作為扎薩克

駐遊牧管束屬人著將審擬素寶瑞奏摺暨朕欲降恩旨一併寄

與永貴索諾木策凌閱看俟將素寶瑞諸弟內揀選有人奏到時

再降諭旨此事務須嚴密不可洩漏將此傳諭永貴索諾木策凌

知之○辛未予故克勤郡王慶恆祭葬諡曰良○丙子召黃檢來

京以增福為福建巡撫吳壇為江蘇布政使○以申保

為左都御史○彭元瑞為戶部右侍郎○丁丑諭

朕閱黃廷桂奏疏刊本載有 皇考及朕硃批自係黃檢所刊實

屬謬妄已將黃檢交部嚴加議處即令來京候旨並通行曉諭矣

因復令軍機大臣詢之黃廷桂曾孫黃文燦據稱伊家並未見此
刻本即伊會祖祠堂及伊會祖母處均無此書並問之老家人亦
不知此書刻自何處其太古堂實係伊家公共堂名至伊會祖黃
廷桂錄存奏疏彙本開伊會祖身後即經伊叔等取去不知歸在
何人之手等語黃檢等兄弟三人一為總兵黃模一為知府黃斌
皆非能刻書之人其為黃檢所刻更無疑義但伊既為伊祖彙刊
奏疏乃於伊祖祠堂及伊祖母處俱不留置一部可見其鐫刻此
書並非實欲效法其祖思為表揚不過刷印多本分送眾人圖於
顏面增光且博取虛名耳或其事由於庸劣幕友之慫恿亦未可
定但黃檢身係漢軍世僕本不當學漢人之刻集沽名况伊祖歿
後受恩極為優異入祀賢良世襲伯爵並於紫光閣圖形已足名
垂不朽更何藉奏疏流傳為重是黃檢此舉非惟不能繼乃祖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三

志並不能體乃祖之心朕將黃檢不次擢用實望其克肖祖風若
早知其如此必不加恩簡任矣仰惟 皇考硃批諭旨導人善而
戒人為非裁其過而引其不及因人施教之 聖心至深且切黃
檢如果能敬繹遵行服膺勿失其於立己服官之道該括靡遺又
何待刻其祖所奉 硃批方足為法哉至朕臨御以來不特硃批
從未鐫刻即歷年所降諭旨前經大學士蔣溥奏請刊布朕亦未
允行蓋因習見 皇考時每召九卿等進見冀人領悟乃訓誨開
導反復數千言諸臣退出惟竊語跪聆踰晷形體疲勞從無言及
聖訓之當深體者足見眾情非可口舌化導朕故不欲以批答
之詞宣布之旨付之剞劂耳至於 硃批諭旨曾經 皇考親加
刪定豈臣下所可稍為增減若朕之硃批既未刊行更非臣子所
當漏洩况君前臣名古今通義朕偶抽閱所刻奏疏內有乾隆八

年三月初二日黃廷桂請開石羊河船運柳林湖屯糧一摺其中
將提督總兵俱但書其姓不書其名而於總督尹繼善則直書之
即以刻書體例而論亦不盡一蓋黃廷桂素與尹繼善不睦黃檢
必知之故逞其私見妄加揚抑耳至刊載諭旨更無不直書臣工
名字者而其摺內敘述朕之硃批將黃廷桂李繩武之名俱空缺
不書尤為無禮可見黃檢無知高與謬妄殊出情理之外斷不能
承受朕恩矣黃檢膽敢刊刻伊祖所奉 硃批又復種種乖謬於
不率不密之失兼而有之其咎戾實在於此朕將黃檢嚴示懲創
亦在於此恐外間無識之徒妄議朕之處分黃檢必因黃廷桂奏
疏中有過於切直不可傳布之語此甚非也黃廷桂為人眾論不
免謂其深刻即所奏之摺亦非以文辭見長大率不避嫌怨據實
上陳則或近於揣摩朕意者容或有之若直言極諫則實無其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四

其疏具在可考而知也况朕非不容直言之主臣工亦從無以批
鑿激切之言奏聞者朕方以此為愧其或事關民隱無不立見施
行若隨事條陳亦無不下部覆議並未嘗稍為禁遏也方今內外
臣工尚無大奸大惡結黨納賄之人言路亦無門戶紛爭肆意攻
訐之事其一切章奏從不留中又復有何隱諱乎且如錢度之貪
黷多賊方世儒良卿之敗檢不法皆經朕察知重治其罪並非由
科道之參劾又何有不納諫之事乎至於刊刻奏疏乃明季陋習
甚至真偽混淆深為世道人心之害其事本非盛世所宜有况自
焚諫草實古來人臣之大誼必欲存彙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
將曾經採用之疏刻入集中尚不為過若已經部駁者即不宜復
行存刻至以 皇考及朕之硃批亦一併刊列則尤不可且黃廷
桂奏疏刻本因承貴自葉爾羌查送高樸所攜去書籍朕始見之

並非有意查訪而得可見昧良之事必為天理所不容自然敗露為臣子者不可不知所懼乎著再將此通諭知之○庚辰諭四庫全書館節次彙進各省送到違礙應毀書籍朕親加抽閱內如徐必達南州草所載奸商奸瑞結賄欺君諸疏俱持論不撓極為仇直如蕭近高疏草內載其刻大瑞潘相等以礦稅擾民宋一韓掖垣封事亦有劾東廠及稅監李鳳梁永等盡國病民諸疏均屬詳明剴切又侯震鳴天垣疏略以客氏再入禁中抗章極論並及於沈淮之交通內臣亦能侃侃不阿雖其間若徐爾一之九八分疏極口詆斥孫承宗而於溫體仁霍維華等則曲加贊譽是非倒置以圖榮聽此外亦不過撻拾陳言固無足取其餘譏論危言切中彼時弊病者實俱無慚骨鯁前因明季諸臣如劉宗周黃道周等立身行己秉正不回其抗疏直諫皆意切於匡救時艱忠蓋之忱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五

溢於簡牘已降旨將其違礙字句酌量改易無庸銷毀因復思明自神宗以後朝多批政諸臣目擊國勢之阨危往往苦口極言無所隱諱雖其君置若罔聞不能稍收補救之效而遺編具在凡一時廢弛督亂之蹟痛切敷陳足資考鏡朕以為不若擇其較有關繫者別加編錄名為明季奏疏勒成一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亦可垂示方來永為殷鑒况諸臣彈劾權奸指摘利病至不憚再三入告實皆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而其姓名章疏不盡見於明史朕方欲闡幽顯微又何忍令其湮沒弗彰况諸臣在勝國言事於我國家間有干犯之語彼自為其主不宜深責非若身入本朝肆為詆悖者可比原不妨就其應存諸疏將觸背字面量為改易選錄餘仍分別撤毀於辦理違礙書籍亦屬並行不悖著交該總裁遴選一二人詳悉校閱編輯繕錄以次呈覽候朕鑒定

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三月乙酉朔錢鑿因病解任以杜玉林為四川布政使由按察使選○丁亥封 皇八子永璇為多羅儀郡王○以汪新為四川按察使由湖南西○戊子轉阿肅為禮部左侍郎以達椿為禮部右侍郎由內閣○己丑軍機大臣等議奏四川木果木潰兵因人數過多從寬發遣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安插但令安居內地不足示懲請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得旨木果木失事皆因此等緣營潰兵罔顧軍律相率奔逃情罪實為可惡本應梟予駢誅徒以人眾朕心不忍然仍令其偷生內地將何以戒將來可保百年無用兵之事乎今即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尚屬施恩格外理應共知感悔著各該督撫於各潰兵起解時詳悉諭知爾等已蒙恩貸以不死實逾非常曠典如不知安靜守法或於中途乘間脫逃無不即時拏獲照改發新疆例立行正法決不再為寬貸俾共知懍懼不至自蹈刑辟副朕法外施仁之意○庚寅免湖南乾州等三廳城步等二縣苗民糧米○丙申諭前據周元理奏井陘縣民李馥等斂錢告官並劣生梁進文等抗官毆差一案審明分別定擬隨交三法司議及覆奏之日適提督衙門將案內逆犯梁綠野緝獲具奏閱其供詞稱係因該縣知縣短價派買穀石及修橋修廟派錢累民各款是以赴府控告等語朕以梁綠野係此案重犯所供情節或係畏罪反噬然亦不可不查其虛實因派侍郎喀爾阿錢汝誠前往該處查訊明確如所供悉屬誣捏即將梁綠野同應正法各犯奏聞在彼辦理嗣復經提督衙門拏獲梁二觀到案並非有名要犯而所供與梁綠野相同朕始疑該縣之短價派錢各款似非盡由奸民誣捏而周元理並未將該縣派累激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六

變之事據實具奏顯屬袒庇劣員於吏治甚有關繫尤當徹底根究而其事甚大非喀爾阿等所能蕪辦因派福隆安馳往該處訊明覈實具奏並傳諭福隆安令將諭旨與周元理閱看先行詢問奏聞茲據福隆安奏初九日馳抵正定府提集此案要犯人證並知縣周尙親隔別研訊據李複等供詞戮之梁綠野等在京所供情節相符嚴訊周尙親及該縣管門家人駱榮並倉書等雖尙未肯即吐實情而供詞閃爍實甚多該縣科派情事在所不免等語看來此案竟係屬實殊堪駭異奸民聚眾抗官固宜亟行懲治而該縣派累激變豈宜置之不問况朕見降諭旨甚明地方遇有民變之事其滋事之劣員固不便同時糾劾致長刁風亦應查明實在款蹟具摺聲明俟本案審結後另行覈辦周元理久任封疆豈得諉為不知何竟不遵照辦理及福隆安詢問周元理據稱既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七

不將劣員奸民一併辦理具奏迨辦結奸民案後又不將該縣續行劾參實屬糊塗錯謬更無能置喙等語而於結案摺內稱該縣並無不合之處竟未提及是周元理亦自知袒護劣員罪無可追所辦殊出情理之外非尋常徇庇因公者可比難以復邀寬免朕實不意周元理竟至於此今此案見交福隆安等秉公查訊周元理不便復居總督之任著即解任聽候查辦其直隸總督員缺著英廉速行前往署理俟福隆安審明到日另降諭旨其承辦之臬司道府等並著福隆安查明參奏○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周元理奏查辦井陘一案惟稱未將該縣周尙親累民各款切實根究續參自以為咎無可辭而於結案摺內敘稱該縣並無不合之語竟不提及尤屬用巧大謬周元理於劣員派累激變之處意存袒徇非但不遵向降諭旨查明另辦且於審擬定罪摺內聲敘派員赴

井陘縣確查各款該縣均無不合等語直是將該縣開脫完事周元理之罪實在於此乃此次奏摺僅認不行續參之過而於稱該縣並無不合開脫結案之處隱而不敘顯係避重就輕巧為支飾亦思此文過飾非可用之於朕前乎可以存此一句疑案即為無過而朕之處分為過嚴抱屈乎至所稱梁綠野在劉浩處喊冤一節雖即飭交清河道等查辦未經詳細奏明實屬糊塗錯謬等語亦屬取巧蓋周元理明知劉浩止固自了其餘槩置不問料其必不入告是以匿不具奏希圖消弭耳若金輝或英廉在彼向其喊冤自必據實上聞周元理亦不敢不奏矣此等伎倆豈能逃朕洞鑿尙敢以遁詞巧飾乎實屬可笑豈朕之辦事周元理尙竟不知乎著傳諭嚴行申飭昨已降旨將周元理解任俟福隆安等審明到日另降諭旨將此傳諭知之○戊戌諭昨據福隆安等奏查訊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八

井陘縣民聚眾抗官一案所控知縣周尙親科派款蹟在所不免必須徹底根究已降旨將周元理解任聽候查辦今復據福隆安等奏訊據該縣管門家人駱榮供稱上年八月採買倉穀三千石官價原係九錢三分彼時將銀換錢給發適錢鋪短錢該縣止照六錢銀數給發錢文其餘三錢三分若百姓無話即不找給今年正月閒聞金柱等莊有人要告隨集本縣各莊鄉保找發銀三錢三分共二十八莊俱經領去惟金柱等四莊不肯補領即赴府呈控質之該縣周尙親亦不能辨其為先侵後吐已屬顯然尙須逐案質證明確方可定擬結案等語是該縣周尙親侵扣穀價一款業經審實所侵數至盈千且滋怨激變其罪已難輕追著福隆安等即將各款審明一併從重定擬具奏至周元理於所屬知縣中有此等派累劣員經縣民控告並不切實查辦遵朕向降諭旨另

摺奏明於懲治奸民後續將該縣劫究且於審擬結案摺內聲敘查明該縣均無不合顯係有心開脫冀以虛詞了事實出情理之外不意周元理竟至於此及傳旨詢問周元理其覆奏之措僅認不行續參之過而於稱該縣並無不合之語匿不提及尤屬避重就輕巧為支飾蓋周元理亦自知袒護劣員應獲重譴故爾文過飾非此等伎倆豈能施之於朕前乎可以存此一句疑案即為無過而朕之處分為過嚴抱屈乎周元理在直多年由縣令洊擢總督其平日偏徇屬員諸事彌縫之習鋼蔽已久但尚未敗露朕亦不肯過於逆億即各督撫於所屬各員曲為護庇皆不能免而未經發覺朕並不肯以苛為察以刻為明多方究詰即或遇有袒徇屬員之案其事涉因公者無不從寬留任即如高晉一人革職註冊至十餘案之多其明證也若周元理於科派激變之劣員置之不問且稱其並無不合顯為開脫其於政體官方所繫甚大非尋常徇庇可比此而不加整飭何以服民心而肅法紀周元理簡任總督以來辦理諸事頗為盡心朕方且憐之即派福隆安前往查辦曾經而諭不願周元理之果有此事今既審明屬實不能因周元理之小節足取復示姑容朕綜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功罪輕重惟視人之自取此事若復姑息非所以示公允且恐各省效尤吏治尙可問乎周元理本應革職發往軍臺效力姑念其年老著革職仍加恩賞給三品銜在正定隆興寺同劉浩管理廟工效力贖罪其司道府等官應行議罪處著福隆安等於審結此案時一併參奏再降諭旨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據福隆安查奏井陘縣民聚集一百餘人於二月十三日午後赴正定府劉浩寓所控告該縣科派各款劉浩並未出見惟向知府告稱我係辦理

工程之人未便多管此等事件知府出告眾人於三更時方各散去隨將此事詢之劉浩亦無可置辨等語劉浩係欽差大員於地方尋常事件自不應干預若遇此等聚眾控官之事雖不受其控辭審理亦當據實以有此事入告豈得視同膜外置若罔聞劉浩此次辦理廟工諸事見小推諉朕因其平素為人本係如此不足深責乃於此等大案亦竟漠不關心藉詞推諉又安用此侍郎為耶劉浩著革職仍加恩賞給三品銜留於隆興寺同周元理管理廟工效力贖罪其工部侍郎員缺著汪廷瑛補授汪廷瑛見在出差徐績近復丁憂工部漢侍郎乏人徐績百日未滿之前著謝埔暫行兼署○調楊景素為直隸總督三寶為閩浙總督以圖思德為湖廣總督舒常為貴州巡撫調雅德為倉場侍郎以惠齡為工部侍郎伊穆領○辛丑諭據福隆安等奏查井陘縣知縣周尙東華續錄 乾隆八九

理自簡任總督以來辦理地方諸事頗為盡心惟邇年來見其精力漸不如前朕方且憐之恐其引年致仕另易生手至此案之發覺並非朕之有意吹求及豫存逆億亦非大臣等所能挾嫌中傷且並無風力科道聞而糾劾周元理應所深知周元理審結此案時朕即交部速議降旨及擊獲梁綠野供出知縣派累各款尙以爲該犯畏罪反噬及續獲梁二觀供亦相同則不得不疑其事或有因矣然猶恐初派之喀爾阿等不能審出實情特派福隆安前往查辦以定真偽並而諭福隆安以不願周元理之果有此事及福隆安至正定訊明周尙親之短發穀價屬實則周元理之袒庇劣員不即查辦且謂其並無不合曲爲開脫其於政體官方大有關係若復爲之姑容致各省效尤吏治將不可問是周元理之罪實由自取朕雖心存憐惜亦不能廢法姑容此朕辦理此案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十一

苦心也然猶念其年老不忍徑行罷斥發往軍臺仍從寬賞以三品銜令在隆興寺廟工效力贖罪此實格外矜全周元理如果自知感激愧勉惟當於廟工實力董辦以期妥速完工庶可爲桑榆之補此時即欲來京亦不在應見之列朕更無可與言且俟一二年後廟工告竣朕自當親詣瞻禮落成伊於彼時再見未晚將此明白諭令知之○乙巳以德明爲內閣學士由太常寺卿遷○丁未諭前因黃檢刊刻伊祖黃廷桂 殊批奏疏殊屬謬妄因諭令將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查明解京銷毀並通諭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銷毀原因刊刻奏疏乃明季陋習甚至真偽溷淆深爲世道人心之害况自焚諫草實古來人臣之大誼必欲存彙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將曾經採用之疏刻入集

中尙不爲過若已經部駁者即不宜復行存刻至以所奉殊批妄行增減則尤不可所降諭旨甚明茲據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將刊刻伊父尹會一奏疏二本及板片奏繳請毀朕詳加披閱大率發部議者居多原可無容慎密即其中閃有訓勉之旨亦不過隨事批示非必不可宣露於外者與黃檢所刻伊祖黃廷桂奏疏擅將 皇考殊批刪改且止載 嘉獎而不載 訓飭者不同不在應毀之列所有尹嘉銓繳出原書及板片仍著發還朕辦理庶政務期得當從不肯爲已甚之事此其一端也恐內外臣工尙未能深喻朕意著再將此通諭知之○戊申諭正珠朝珠定例惟御用至皇子及親王郡王不准川正珠即東珠朝珠亦不准用嗣後分封王爵俱不必賞給珠子朝珠

夏四月乙卯朔 上閱火器營兵○己未改開展辦事大臣爲領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十一

軍機大臣等阿桂等覆奏見在籌辦河工及將來查勘應辦各工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前因阿桂等原奏四月初可望合龍是以諭詢阿桂或於合龍後將善後事宜擇其要者辦定章程阿桂即先行回京令袁守侗在彼做照妥辦乃就前此垂成之局而言今北壩復衝塌二十丈有餘見在籌挑挖引溜溝及設法進壩此時應辦之事關繫重大阿桂自當在彼督辦冀速成工俟合龍堅固後再行起程爲是不必因有前日詢問之旨急於回京至新挑引河務須極寬極深方可期製動大溜不得存惜費之見當以從前之淺窄後致不能得力爲戒壩工進壩照圖內殊筆標識自新作壩臺起斜向西南進壩俾挑大溜由東北趨注引河庶開放掣溜更爲順利至進壩合龍亦照殊筆橫識處施工仍不離前此

所指兜袖之法自當有益阿桂等務即悉心妥籌一面辦理一面覆奏其見擬另挑之引河通計不過三百丈易於趨辦阿桂等務須董飭承辦各員弁趨集人夫上緊趕辦以期速竣其壩工進埽必須較前寬厚逐步培壓堅實方可得濟總之此次辦理堵築事宜引河必比舊寬深進埽必加意堅固以期速收實效見今河流平緩上緊趨辦自可速期蒞事此時惟當以剋期趕辦為言使在工人員共知奮勉斷不可為萬一不能即完之說致眾心懈弛各懷觀望或致因循遲緩不可不慎亦猶軍營進兵務為必勝之說使將士咸知用命不論地之險易並得成功所謂事在人為阿桂尤所深知也至於本年節候雖早然初伏亦在六月初八日伏汛距今尚有兩月此時上緊趨辦無至伏汛時尙未能蒞工之理著阿桂等詳悉覈計若果如法施工諸事應手約計何時可以合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龍先行覆奏再儀封工次四月初七日東北風暴以致塌動壩工是日京師下午亦有東北風可見百里不同風之說亦不盡確前日下午此間西南風甚大豫省諒亦相同或將大溜偏向引河可期暢注該處情形實在如何並著阿桂等據實覆奏朕於豫省河工一事晝夜焦勞而軫念災黎尤為懇切以上蒼仁愛民生無日不誠心默禱仰祈 垂佑昨又降旨令阿桂等俟合龍後於見在施工處所興建 河神廟以答 神祝速得工成今復思古有沈璧禮河之事因擇白玉璧一件並撰擬祭文一道由驛發往著阿桂等於接奉後即詣見作壩工河岸虔誠致祭或可冀 河神佑助速得成工至於見在儀封堵築事宜惟在阿桂等實力妥辦不可畏難亦不宜欲速以冀 天佑 神助及早成工此外亦更無他法但缺口漫下之工由賈魯河至渦河入淮河歸於洪澤湖

計洪湖不能容納則下河被災必重此則不可不先事綢繆者昨已諭薩載先將清口兩壩及早展拓不必拘定六十丈之誌即拆至八十丈以外亦無不可但東壩難於多拆自應將西壩多展數十丈使清水暢注庶為有益至所聞淮河以下洪湖以上有高家灣之地可以分洩淮水仍入黃河已令薩載迅速前往履勘如果施功有益即速估計覆奏及早辦理○刑部議覆大理寺卿虞鳴球奏律內五徒三流各載杖數至五軍發遣及雜犯三流總徒四年雜犯斬絞准徒五年俱未載杖數恐罪重者轉得倖免請照大清會典所載於律內軍遣及總徒准徒項下逐一註明等語查五徒三流俱杖一百而總徒准徒及軍遣罪名律內轉未分晰者滿杖至一百而止名例所載應杖之數即會典所載並杖一百也既有定例未便添改惟是外省問刑衙門未曉全律於軍犯等到配或不復照例折責嗣後除外遣當差之犯例不加杖外凡問擬五軍及總徒准徒罪名者俱於逐案題稟引律出語內添入仍依名例至配所照應杖之數杖一百折責發落語句通行辦理從之○戊辰 上啓鑾謁 秦陵 秦東陵○壬申 上謁 秦陵 秦東陵○癸酉 上謁 秦東陵行釋服禮回鑾○諭朕於本日恭祭 秦東陵行釋服禮二十七月之制古禮相沿已久不得不從惟是時序易遷益增愴慕蓋禮有節而哀則無盡耳至朕躬所釋之服今昔不同其故當明白宣示國俗於親喪服縗素百日而除朕昔遭 皇考大故欲持服三年 聖母諭云滿洲舊俗服縗素即不縗髮故止能以百日為斷若百日外仍服縗素亦不當縗髮經二十七月之久蓄髮甚長不幾如漢人之蓄髮乎此必不可行之事且國俗不縗髮即不祭神而舊制從無三年不祭神之事縗

素百日已為得中不宜太過欽此朕因敬遵 慈訓而行然於釋
 縞素後仍存縞素之服蓋因其時 山陵之禮未成詎 几筵則
 服之而尋常則遵 皇考家法素服三年前年 聖母大事仍如
 前縞素百日百日後因即釋縞素而不存蓋朕即位時年力正壯
 自問可終三年之禮今春秋已望七設或精力稍有未逮存之而
 弗可盡禮於心轉有不安此今之所以異乎昔非敢厚於前而薄
 於後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亦不敢不及朕心猶歉然如不足焉將
 此通諭中外知之○丁丑吏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甘肅驛
 傳道缺向係總理通省驛務分巡蘭州一府今驛站事宜改隸各
 巡道而蘭州府所屬有倉庫錢糧屯田水利及莊浪甘肅西甯三
 處經銷茶引若併歸別道稽察難周請將驛傳道缺改為分巡蘭
 州道蘭州一府驛務仍令該道分管從之○戊寅諭河工重務關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九 五

繫國計民生最為緊要全在河臣平日留心查勘未雨綢繆姚立
 德自擢任河道總督以來僅能謹飭自守於修防堵築機宜全未
 講求為思患豫防之計且其平日辦事軟弱屬員不知敬畏上年
 儀封漫口屢築屢衝推原其故皆由豫省河身寬廣漫灘之水衝
 有溝槽姚立德未能豫計堵塞以致水漲時穿近隄根且河形近
 年漸已趨偏南岸姚立德並不早為籌畫妥辦因循貽誤所以在
 在衝決此皆姚立德經理不善所致且堵築儀封漫口屢有墊塌
 日久未能竣竣物料狼藉帑項虛糜姚立德為河防專責更難辭
 咎伊目覩情形若此亦何顏復為總河乎姚立德本係革職留任
 之員即著革任仍留工次效力贖罪所有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
 袁守侗補授刑部尚書員缺著胡季堂補授其刑部侍郎員缺著
 杜玉林補授○己卯 上閱健銳營兵○以李承鄴為四川布政

使由山西按 〇庚辰 上還京師〇裁甘肅夏府商籍學額歸
 本州縣應試〇辛巳諭原任四川布政使錢鑿上年即聞其年老
 多病第念該員承辦金川軍需始終經理頗為出力是以降旨令
 其解任來京候朕酌量加恩茲據鄭大進奏錢鑿由水路進京行
 抵湖北之監利縣地方於舟次病故殊為可憫錢鑿著加恩賞給
 侍郎銜以示優卹〇以袁守誠為山西按察使由內閣侍〇壬午
 諭綽克托革職問罪之處雖所應得但念伊究係漫無覺察並非
 自獲罪愆尚可棄瑕錄用著加恩補授吏部侍郎仍著革職留任
 八年無過方准開復〇諭弘昉前經獲譴革退貝子今已一年有
 餘尚無大罪著加恩補授正紅旗漢軍都統但伊係棄瑕復用之
 人仍著革職留任四年無過再行開復〇癸未諭智天豹以鄉曲
 小民竟敢編造年號妄稱大清天定運數指使張九霄於御道旁
 東華續錄 一 乾隆八十九 六

跪獻狂誕悖逆情罪實為可惡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照大
 逆律定以凌遲亦屬罪所應得但據奏稱該逆犯書內有乾隆五
 十七年一條敢於詛咒尤堪髮指等語此在臣子之心則然朕並
 不以為惜憶乙卯九月朕踐阼之初即焚香告 天默禱云昔
 皇祖御極六十一年予紹膺寶位不敢仰希 皇祖若邀 昊蒼
 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彼時朕春秋方二
 十五歲初未計及在位六十年壽富幾何亦復不以為意迨過五
 十歲乃自計六十年則當八十五歲矣始以此志奏聞 聖母蒙
 慈旨云皇帝受 祖宗付託之重代 上天愛養億兆蒼生百
 官六十年後豈宜遽釋仔肩即天下臣民亦斷不肯聽皇帝歸政
 慈諭諄切因更計之苦果至八十五歲仰蒙 天恩朕尚能侍
 奉 慈顏則禮所謂恆言不稱老何敢遽云倦勤彼時亦即叩

天致禱今既不能復申朕愛日之誠則引年之初願亦豈能期必遂况今距乾隆乙卯向十六年為日正長若朕精力始終不懈自當日慎一日兢兢業業綜理萬幾克全朕之初志設或七旬八旬以後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貪天位以曠天工朕非不知足者又豈必定以六十年為期致蹈從前人主貪戀大寶之譏乎若朕必以六十年邀求上帝不幾如張廷玉之以配享太廟向朕邀求乎朕既知張廷玉之非禮又安肯效其所為乎且設果如逆犯智天豹所云乾隆五十七年之言朕其時壽八十有二即歸政亦不為早况歷代帝王在位五十餘年而歸政者實為罕觀朕向有何不足是該犯此條不得謂之詛呪不必執此以定爰書也惟該犯敢於妄編年號三十餘條且於皇祖廟諱直書不避並誹稱世祖章皇帝顯聖於彼希冀誠眾動聽此則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喪心病狂身蹈大逆不可不按律懲治然究與誹謗毀斥者稍為有間智天豹著從寬改為斬決至張九霄拜逆犯為師代其呈獻逆書亦應按律處斬姑念其人本屬鄉愚無知且不識字情尚可憫張九霄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五月乙酉諭向來端午節督撫等並無進貢之例惟兩江閩浙湖廣等省所進土貢向在端節呈遞者如茶扇香葛之類各因物土之宜原所不禁其餘無土產省分並不隨眾同進乃今歲各省督撫亦復一例呈獻殊為非理見已諭令奏事處將山東雲南貴州等省所進物件彙行發還不准呈覽並著傳諭各省督撫嗣後務遵向例如有歷年端節進獻土物仍准照舊呈進至向來並無土物進貢各省不得踵事增華另列端陽貢名目紛紛進獻○庚寅

東華續錄 乾隆八九

命齊齊哈爾地方添設官屯○壬辰以白瀛為刑部侍郎秦雄飛為江西布政使由安徽按察使○甲午以徐嗣曾為安徽按察使由雲南

○乙未 上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丙申吳虎炳卒以李世傑為廣西巡撫梁敦書為湖北布政使○丁酉調汪新為廣東按察使以查禮為四川按察使由松茂道

○辛丑 上駐蹕避暑山莊○丙午增福以病召來京以富綱為福建巡撫尚安為陝西布政使○丁未 上詣文廟行釋奠禮 御製熱河文廟碑記文曰丙申夏駐蹕熱河避暑山莊曹秀先以禮部尚書扈從幾暇召見談及時政秀先云臣春卿也在職言職以為此處宜興學校以造士朕曰俞哉亦其時矣於是乎有設學之旨於是乎有加額之恩學校既設則文廟亟宜建乃命相地伐材卜吉鳩工宮牆泮水殿廡禮樂一如制越二年己亥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夏朕以來巡親釋奠而落成之夫熱河固自古闕塞以外荒略之區也雖金遼有興州之稱然旋廢建置沿革革率不可考而况有臬比之傳絃誦之聲哉是以我皇祖每年避暑於此亦不過名之曰山莊故有聚民至萬家之句蓋於禮樂之興未免存待以百年之意今則耕桑日以闢戶口日以滋以幅員計之不啻數千里而版籍或逾十萬焉此而無學校以牖民迪俗豈宜 祖猷揚 聖化之道且今西域烏魯木齊等處率置郡縣立學校以此較彼為尤近矣則茲文廟之建於時於地胥不可緩亦不待人之請而後行稱之曰熱河文廟者今雖升之曰承德府從其朔紀其因也昔蘇軾作韓愈碑記云公之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予謂韓愈因文見道我夫子體道垂文韓愈之所因者即夫子之所垂而見猶待乎行體則其本也且水在地中尚須求而得之我

夫子乃天之經地之義山之峙海之淵無日不在人人心目之中範圍曲成而不遺豈待穿鑿求之而後得然則木鐸之音孰謂不可覺斯民於關外荒略之區也哉○諭熱河自 皇祖建立山莊以來迄今六十餘年戶口日滋耕桑益闢儼然一大都會禮樂百年而後興此正其時曾於丙申秋降旨添設學校書院加廣庠額以教育而振興之並相地鳩工建立 文廟茲鑿輅來巡適屆落成親詣行釋奠禮宮墻泮水間青袍環列彬彬可觀從此文化益當蒸蒸日上盛况見在庠生已有五十餘人均應與順天鄉試雖丁酉科曾經中式一人但邊外士子樸魯者多恐尙未能與通省貝字號卷校藝獲售著加恩照宣化府之例另編承字號每科鄉試取中舉人一名俾士子知上進有階愈加鼓舞俟將來文風漸盛人數多至百餘名該督臣再行奏聞增額以示嘉惠塞上士林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元

多方樂育至意該部即遵諭行○戊申定烏魯木齊新建奇臺縣城名曰靖甯城門東曰延曦西曰景顛南曰薰阜北曰徠安

六月癸丑朔伊犁將軍伊勒圖奏去年哈薩克阿布賽遣使鄂托爾齊到伊犁請兵攻取塔什干進獻並齋誓文一張臣等察其狡詐當飭令回去年哈薩克售賣牲畜來時適有回人巴巴和卓同來因問哈薩克近事據云去年阿布賽遣鄂托爾齊曾帶印文赴塔什干地方稱言 大皇帝降有諭旨將塔什干貢賦賞給阿布賽取用見有印文可憑塔什干之伯克等先已應允並留鄂托爾齊之子為質將鄂托爾齊遣回迨回人等集議始知質係冒索被伊欺哄遂將鄂托爾齊之子殺戮洩忿嗣後阿布賽遂不遣使再來等語查阿布賽狡詐多端始則欺罔臣等繼復偽託印文圖取塔什干財賦覺察之後妄念始息是其性情詭譎將來仍

恐不無設法遣人再來之事儻再來時臣等酌量情形較回得旨甚是知道了○甲寅命各省候補旗員丁憂回旗者百日後在原衙門當差服闋仍赴原省候補著為令○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景素奏正定鎮總兵陳大用稟有匿名逆詞一紙係指山西高平縣白蓮教任天祥等謀為不軌等因當即飛咨山西撫臣嚴密查拏並委按察使達爾吉善馳赴正定率同知府黃檢嚴密查辦等語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矣此等匿名逆詞大約俱係奸徒懷挾私仇計圖傾陷詞內既稱正定有一軍師又或即係正定地方之人挾仇造寫投遞均未可定但所稱軍師並未指有姓名一時恐難根究而所稱高平之任天祥等俱有的名今楊景素業經飛咨山西撫臣巴延三嚴密查拏自已按名就獲究其是否邪教虛實可以立辨並可就任天祥等訊其平日有無仇家則匿名揭帖之人即可從而蹤迹鬼域自難遁形該督既委達爾吉善前往率同黃檢查辦其逐塘挨查破損緣由易於稽覈自可即得端倪此時正定所屬如有應物色之處黃檢自當在彼訪查否則竟當馳赴山西高平縣會同該地方官查訊任天祥等有無仇陷情由自更可以迅速且黃檢尙能辦事又曾久任山西藩臬於該省情形素所熟悉更屬輕車熟路也著傳諭楊景素遵照妥辦如已獲正犯即速詳細研鞫務得挾仇誣陷實情從重定擬具奏將此旨著由四百里發往並諭巴延三知之仍各將見在會否究出正犯及查審情形迅速具奏○癸亥頒書籍於承德府 文廟○甲子哈靖阿綠事革職以富躬為廣西按察使由山西歸 ○丁卯免甘肅全省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通賦○戊辰賞安徽亳州蒙城被災貧民米萬二千石○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巴延三奏派委滿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元

司譚尚忠馳赴高平縣查明任天祥等實非白蓮邪教搜查各家並無邪教經卷亦無不法形迹詢之地鄰人等僉稱實係安分良民詰訊任天祥等四人俱供平日並無仇家其因何被誣之由不能自解見將任天祥等押帶赴省一摺甚屬錯謬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如任天祥等果有契齋為匪情事如匿名帖所指自應嚴切根究分別查辦今譚尚忠既親至其家逐細搜查並無不法經卷及違礙書本並查明各家種地百餘畝及數十畝不等住房二三十間延師設館教讀繭絲滿室並無絲毫不法形迹地鄰等亦稱其實係安分良民眾口如一其為奸徒懷挾私仇計圖傾陷已無疑義自應即將任天祥等立時省釋回家乃譚尚忠復將伊等押赴省城殊屬非是而巴延三亦稱俟任天祥等到省督率司道嚴加查訊亦太不曉事矣大抵匿名揭帖出於挾仇陷害者居多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三

東華續錄 乾隆八九

用令譚尚忠三倍罰出給予以示薄懲巴延三著傳旨嚴行申飭至牛四已經查明並無不法何必又咨山東省鞏獲吏屬無謂著傳諭國泰即行停止查拏如已拏獲起解迅速飛飭沿途地方於所到之處即行釋放再此案匿名揭帖任天祥等既未能指出素有仇家其正犯自向在正定一帶且原係公文印封掛破方能插入匿名揭帖其由何站損動無難挨次嚴查即可根究正犯蹤迹前據楊景素奏稱派令達爾吉善前赴各塘挨查何以至今尚未查明覆奏達爾吉善雖係臬司專管驛站而訪察奸偽非其所長楊景素彼時本應另派一曉事大員幫同查緝今此案為日已久何以尚無端倪著傳諭楊景素即飭妥速挨查務獲正犯審擬具奏此旨著由五百里發往傳諭楊景素巴延三國泰遵照速辦且恐各省督撫查辦此等案件或有如巴延三等之錯謬過當者亦未可定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殊批巴延三摺並著鈔寄閱看○乙亥諭吏部進呈光祿寺少卿缺本將外省俸深道員開列請簡固屬照例辦理但所開各道尚屬外任可以辦事之員不必令其內擢京職轉若投閒因思鴻臚寺少卿缺出既以科道開列光祿寺少卿較彼雖有正從之別然同係五品少卿即將科道開列亦何不可之有著將此本發回即照鴻臚寺少卿之例開列科道其外省道員仍著按例一併開列著為令○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楊景素奏漳河漫溢大溜改趨壩後田禾被淹漳河沙河亦同時漲發等語因所奏該處情形未甚明晰曾諭令該督即速繪圖貼說具奏今檢閱舊存之漳河牙河圖見滹沱河由東鹿縣相近之營上村與滹沱合流是滹沱至此即成滹沱則漳河與滹沱宜在東鹿之上而下流方入滹沱也滹沱河有無驟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三

六一五

漲未據奏及但濇河既已漲發勢必較盛其匯入滹沱以後見在滹沱河水勢若何有無增長漫溢深為慮念其漳河衝突改溜之處日來情形若何濇河沙河漲水與漳河有無關涉並著楊景素一併查明據實覆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尋奏濇河發源磁州沙河由山西入直隸沙河縣境歸大陸澤甯晉泊之後始與濇河會至衡水縣匯入滹沱是濇河至此即成滹沱也至漳河向有分支一由曲周縣入濇河一由青縣入運河自沙莊壩告成後全漳盡由山東館陶縣與衛河合流入南運河從前故道已無水溜是見在濇河沙河漲水與漳河並無關涉今漳河漫口汎濫之水亦漸消落惟濇河漲發自匯入滹沱河以後水勢較盛至河間一帶之子牙河雖未泛及上游而下游青縣靜海等處間有被水處見飭堵禦疏消並履勘是否成災情形得旨知道了有水成災者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三

妥為撫恤○己卯諭據刑部奏殺一家四命之兇犯余膺擬以凌遲處死其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余世榮俱照新例擬以斬決前降諭旨將殺死一家多人之犯加重定律者原以此等兇惡之徒將人全家殺害實戾氣所鍾不應復留餘孽且恐兇徒明知法止其身或自拌一死逞其殘忍殺害過多以絕人之嗣其妻子仍得倖免於情理實未允協應改用重典以期辟以止辟今此案余膺殺害熊士順一家四命而余膺及其子余世聰等分別凌遲斬決者共有五犯擬抵之人浮於所殺之數亦覺稍過所有余膺之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仍著照原擬斬決其幼子余世榮著從寬免死同兇犯之妻丁氏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並著刑部嗣後如有殺一家四命以上之案悉按其所殺人數將兇犯父子照數定罪俾多寡相當其有浮於所殺之數或一人或兩人者均以

其幼者照此辦理並令內外各問刑衙門知之著為例

東華續錄 乾隆八十九 三

乾隆九十

王先謙敬編

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辛卯諭李侍堯奏雲南巡撫裴宗錫病勢沉重醫治不痊於六月二十三日身故等語裴宗錫簡用巡撫以來辦事實心足資倚任昨據李侍堯奏伊患病情形降旨令其解任調理以冀速痊今聞溘逝殊堪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

○以孫士毅為雲南巡撫由布政使遷 ○癸巳兩江總督薩載署江南河道總督李奉翰奏江南外河應屬清口東西壩為全河關鍵乾隆四十一年督臣高晉請將西壩基址移下一百六十丈俾清水出口下注有力惟西壩池外舊黃河內存有清水內外相連湖水出口至此散漫少力上年復蒙指示於西壩池下接築東水隄一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道俾清水直注歸海但查清口外河而寬闊當水勢浩瀚時隄工頗為受險每年鎮掃所費不貲而清口壩外至陶莊新河尾清黃交匯處河身寬長湖水至此力亦紆緩應請將東西壩再移下二百九十丈於惠濟祠前建築則東水隄不致受險湖水亦出口益暢抵黃更必得力擬於收東壩工時乘機移建將壩基兩頭各放長三四十丈如鐵心壩式兩邊鑿壩中心填土俾得經久中開用料接築較之全用柴料亦多節省得旨細覽繪圖正合形勢自當乘時為之 ○乙未以福明安為雲南布政使由甘肅肅州道遷 ○王寅諭熊學鵬平日辦事尚屬認真其在廣西巡撫任內審擬秦廷基一案定罪後不行監禁致該犯乘間自縊實屬袒徇罪無可辭念其係上司總轄不至如廣德黃邦甯敢於欺蔽舞弊是以僅降旨革職令往四川辦理軍需報銷效力贖罪茲報銷事竣數年來亦頗

知出力因令回京候旨但見在患病著加恩賞給三品職銜同籍調理俟痊愈後再行來京候旨 ○癸卯孔傳炯因老休致以劉墀為江甯布政使 ○以浦霖為陝西按察使由河南南陽府知府遷 ○乙巳諭據王宜望等奏請裁浙省商籍學額一摺雖應交部議但思浙省商籍與長蘆山東情形不同該省人文本盛應試人多本地之人借商籍登進者十居七八其中人才輩出頗有用至大僚者是浙省商籍即仁錢士子進身之一途朕所素知若一旦全行裁汰名為嚴嚴商籍童生實則暗滅杭城學額寒酸不免有向隅之歎况商籍之所以清釐者原因該省地方官或私令子弟至親冒名入籍以冀倖進實為積弊不可不嚴查究治此外如實係冒濫者有犯必懲其餘則不必因噎廢食豫申厲禁朕從不為己甚之事何必獨於此加嚴以抑士氣乎且浙省商籍學額相沿已久向亦未聞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其有弊竟可無事更張朕以為浙省商籍學額自可仍舊辦理但令該撫等隨時查察勿使有倖濫等弊足矣著九卿一併議奏以為何如諭軍機大臣等據王宜望等奏請裁汰商籍學額已批交該部矣繼看伊等另摺陳請於來春南巡時特降恩綸將裁去商籍五十名之額即在於杭府仁錢三學酌廣額數以為定例等語雖屬調劑之見但浙省商籍即仁錢士子進身之一途與長蘆山東別省寄籍者迥異若全行裁汰則寒酸少一登進之階即或於明歲加恩廣額是旋裁旋復幾同朝三暮四之權術朕所不屑為也况今距南巡時尚有半載士子不知將來廣額之恩止知見在減額之事能保無寒酸向隅生心歟望乎若該撫等早露消息是市恩也且江浙事同一例南巡降旨必不能厚此而薄彼亦復難以措詞若因浙江而並廣江南又屬不成事體是以特降諭旨欲

將浙省商籍學額照舊辦理較伊等所請不動聲色尤為妥善將此諭令三寶等知之所請加恩另摺仍著發還

八月壬子朔諭我國家 開基定鼎統壹寰區蒙古四十九旗及

外扎薩克喀爾喀各部咸備藩衛世篤忠貞中外一家迺迺前古

在 太祖 太宗時其抒誠效順建立豐功者固不乏人而 皇

祖 皇考及朕御極以來蒙古王公等之宜勤奏績著有崇勳者

亦指不勝屈因念伊等各有所事功績若不為之追闡成勞哀軫

傳示非獎勵猷而昭來許之道著交國史館會同理藩院將各蒙

古扎薩克事績譜系詳悉採訂以一部落為一表傳其有事實顯

著之王公等即於部落表傳後每人立一專傳則凡建功之端委

傳派之親疏皆可按籍而稽昭垂奕世該總裁大臣等即選派纂

修各員詳慎編輯以清漢蒙古三體字合繕成帙陸續進呈候朕

閱定成書後即同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以漢字錄入四庫全書用

垂久遠其各部落並將其所部之表傳專傳以三體合書頒給一

冊俾其子孫益知觀感奮勵副朕推恩念舊至意○甲寅諭近來

凡有論旨兼蒙古文者必經朕親加改正方可頒發而以理藩院

所擬原稿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解緣繙譯人員未能諳習蒙古

語就虛文實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脗合又如從前德通所繙清

文阿岱閣之往往不能盡曉夫阿岱素精國語無不備知其所以

不曉德通之清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語乃由德通拘泥漢字文義

牽綴為文於國語神理全未體會是歧清語與清文而二之無怪

其相背也則蒙古王公等之不解理藩院之蒙古文其義亦然總

由國朝定鼎至今百有餘年八旗滿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長

京城不但蒙古語不能兼通即滿洲語亦日漸遺忘又復懶於學

習朕屢經訓飭而率教者無幾固由習俗所移亦其人之不肯念

本向上耳朕因絜矩而思之非特此也即如制義所以代聖賢立

言雖古今時會不同而中國語言相沿未改無難會意追求乃今

之所為時文朕覽之多不能解朕雖不喜作時文然向在書齋中

於明季及國初名家大家之文亦曾誦習其中如歸有光黃滔耀

純乎古文讀之心喜餘亦理精義正足供玩味奈何今之作者相

戾若此至於文體之變固不始於今時擬者魏晉六朝習尚浮靡

斯文極敝韓愈出而起衰八代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人見之轉以

為怪故其言曰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必以為好小慚

者為之小好大慚者即以為大好是文士趨向之壞在韓愈時且

然何況今之距唐又將千載乎夫文風遞降說者每以比之江河

日下然聽其流而不返日甚一日伊於何底昔韓愈尚思回狂瀾

於既倒矧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為宗

朕會屢降諭旨諄諄訓誡無如聽之藐藐恬不為怪讀書人於此

理尚不能喻安望他日之備國家任使乎大抵近來習制義者止

圖速化而不循正軌每以經籍束之高閣即先正名作亦不暇究

心惟取庸陋墨卷勦襲擗摺效其浮詞而全無精義師以是教弟

以是學舉子以是為揣摩試官即以是為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即

異日之試官不知翻然悔悟豈獨文風日敝即士習亦不可問矣

嗣後作文者務宜沈潛經義體認儒先傳說闡發聖賢精蘊務去

陳言辭達理舉以斬合於古人立言之道慎毋掉以輕心試官閱

卷亦當嚴為甄別一切膚詞爛調擗摺不錄庶幾共知謹懷文化

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華之至意其繙譯清文蒙古文亦當實

力請求勿仍陋習此旨著頒示貢院暨各省學政及繙書房理藩

院

院各書一通揭之堂楣俾皆觸目儆心欽承毋忽並論中外知之
○己未展築永定河新北隄○庚申調徐嗣曾為雲南按察使汪
圻為安徽按察使○丁卯頒 世宗憲皇帝第一道訓飭士子碑
文於國子監及各直省學○戊辰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
圍○己巳諭前因江浙督撫等以兩省臣民望幸奏請巡閱河工
海塘已降旨允於庚子春正月詠吉南巡至所稱明歲為朕七旬
萬壽欲就近申祝則斷乎不可業經宣諭飭禁蓋朕本意原以庚
子為朕七旬誕辰辛丑卽 聖母九旬萬壽連歲慶逢大慶中外
臚歡自可聽其抒誠祝 嘏今既不能遂朕初願朕復何心為己
稱慶惟念士民想望恩澤積有歲年因詔開鄉會恩科並輪免各
省漕糧一周以洽羣憫明年南巡回鑾後俟 北郊禮成卽啓程
幸避暑山莊駐蹕八月慶辰一切仍照常年例行若在京受賀惟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五
恐轉多振觸遂至山莊以避之至於西藏班禪額爾德尼豫請親
祝實屬吉祥盛事是以允其前來卽令於山莊瞻謁俾從其便朕
並非因其稱祝先期往就之也恐內外臣工尙未能深喻朕意仍
有以慶典為請者非惟不能博朕之悅適以增朕之懷又豈臣子
愛敬之道乎俟朕八旬大慶則當聽從諸臣稱祝此次不必允行
又前屆朕六旬萬壽時古北口熱河兩處會有點綴段落銜絲之
類本屬朕所不取明年尤當嚴禁將此再行通諭知之○諭軍機
大臣等向來各部院奏事摺於素情敘畢空一格書寫看語而外
省督撫奏摺於敘案畢卽接寫看語殊覺頭緒不清著傳諭各督
撫嗣後奏摺凡看語俱空一格繕寫以清眉目○壬申諭見在御
前大臣較少和珅著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乙亥 甯壽宮
成○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論據李侍堯奏滇省墮欠鹽課一案查

係從前各屬承辦軍需將應解鹽款混行那借及至領出軍需銀
兩並不歸還鹽款以致虧缺積歲增多但事歷多年官非一手其
閒情節輕重殊難分晰允當若徒以一參了事而追賠延宕累月
經年於課款終無實濟因思課款虛懸由於鹽斤無著遂因爲勒
定期如果於今歲奏銷之前尙敢絲毫短絀不問人數多寡定
卽嚴參從重治罪見任各員各向井竈收買餘鹽趕煎補半年
之內鹽斤業已足數等語所奏可嘉已於摺內批示矣滇省墮欠
鹽款積弊相仍歷久未能釐剔今李侍堯察其致弊之由勒限趕
辦不越半年而應存鹽數業已顆粒無虧可見事在人爲果能實
心查辦積弊自卽肅清該督既屬能事又復實心宜其立見成效
也至所稱此案年久弊深殆非一任請獎免其參究所見亦是從
前那借各員及該管上司歷年已久物故者多既難查其始於何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六
任若徒挨查月日責令賠償亦屬有名無實與其追究已往徒諉
之空言自不若整飭將來使不蹈覆轍從此年清年款不令絲毫
虧欠鹽務自日有起色且該督既查明積弊原委和盤托出不敢
稍存隱飾並將難辦之故據實陳明不敢稍涉顛預更非沽名邀
譽如此方深得古大臣公正之道李侍堯係尙書李元亮之子本
屬世家且見其頗有才幹遂由熱河副都統改授侍郎旋卽用爲
將軍總督並歷內部尙書閱歷日深在封疆中實爲傑出遂卽簡
畀綸扉原屬素所倚任之人然不意其經理得宜以數十年之積
弊一旦而廓清之萬安萬全並非擬議之所及也總由上蒼篤生
此公正體國之賢臣以資治理朕覽摺嘉慰之餘實深喜悅特賞
上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對用昭優獎
九月壬午朔諭嗣後凡監督有半年接替者俟滿一年更換○癸

未諭昨降旨以內外扎薩克自 皇祖 皇考及朕即位以來服
 勤勉力勩猷卓越者甚多交國史館會同理藩院追溯伊等從前
 勞績編纂表傳以垂永久茲念各城回人自投誠以來宣力軍前
 封受王貝勒貝子公爵者亦有其人宜一體加恩編纂表傳著交
 該院查其內實心效力立有軍功者會同國史館照蒙古王公編
 纂表傳以示朕一體矜恤回部臣僕之意○甲申撥部庫銀一百
 萬兩解河南儀封等州縣被水處備用○戊子免陝西延安等府
 州屬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民欠常平倉穀○己丑 上駐蹕避
 暑山莊○甲午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戊戌賞原任大學士劉
 統勳之孫鑑之舉人一體會試命原任尚書王際華之子內閣中
 書胡梧一體會試○庚子 上還京師○壬寅以福崧為甘肅按
 察使由四川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七

冬十月辛亥朔諭明春巡幸江浙照舊例江浙二省各截留漕糧
 十萬石於水陸駐蹕地方平糶○壬子以莊存與為禮部右侍郎
 ○以海成瑪興阿俱為內閣學士海成由哈喇沙爾辦事大○乙
 卯 上幸 皇八子儀郡王永璇第○丙辰諭臺灣道府期滿調
 回者即與選調之員對調著為令○己未 上幸 皇十五子所
 ○壬戌免陝西延安等三府州屬二十年至三十七年民欠社倉
 穀○乙丑 上幸 皇次孫定郡王蘇恩第○丙寅諭前日句到
 湖廣省秋審人犯內有王成砍殺江文珍等一家六命其子王喜
 娃應行緣坐年僅十歲今日句到山東省秋審人犯內有馮吉殺
 死馮文輝一家六命其子馮大甫年僅六歲馮二甫年僅二歲刑
 部俱擬人情實應斬本屬例所宜然王成馮吉兇惡性成砍殺一
 家六命慘毒已極即將伊全家抵死僅足相償實為情真罪當而

刑部定例將殺六命之已絕嗣者其子均擬斬決向未絕嗣者擬
 斬監候而於緣坐者之年歲未為區別因念二犯緣坐之子犯事
 時年僅數歲尚在童稚無知若槩予駢誅究覺不忍予句此即朕
 之姑息然仰體上天好生之心毋甯失之厚耳惟是此等兇孽留
 其喘息已屬法外之仁若伊等長成後或遇赦減等釋宥仍聽婚
 配俾有遺孽將何以昭示平允並何以慰死者之心嗣後遇有此
 等兇犯緣坐之子年在十一歲以上者仍照見行之例辦理如在
 十歲以下者著問擬斬監候永遠監禁雖遇赦不准減釋令其老
 死固固庶於準情之中仍不廢法所有此次未句之王喜娃馮大
 甫馮二甫即照此例行著為令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
 戊辰諭因謀奪產業爭繼釀命者均不准其繼立應聽族戶另行
 議立著為令○庚午補行冊封順嬪鈕祜祿氏為 順妃貴人鈕
 祜祿氏為 誠嬪伊爾根覺羅氏為 循嬪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八

十一月丙戌諭朕自踐阼以來恭遇 郊壇大祀一切儀文典禮
 悉本誠格之心敬謹將事以期昭格歷四十四年如一日弗敢稍
 有懈弛惟是越歲庚子朕春秋已屆七旬雖自信精力如舊凡升
 降拜獻尚可弗愆於儀但迎 神進爵儀典繁重若各 壇位前
 俱仍親詣轉恐過疲生憊於精意或有未孚非所以展精禱而答
 鴻貺也因思 正位上香獻爵朕必當躬晉申虔至 列祖
 列宗祀位前上香朕仍親致其獻帛爵諸禮著自今年冬至 南
 郊為始令諸皇子代陳邇年 郊壇大典命諸皇子敬侍觀禮即
 所以豫教之也庶朕稍節起跪之勞一心得專於禱薦此非朕之
 敢萌怠念也會典開載 郊壇之祀原可遣親王恭代敬憶 皇
 祖聖壽六旬以後因步履少艱 大祀雖遣官恭代仍於 壇門

莊跪以將誠意今朕幸登拜尙可如常止期省曲節以壹志明禮
並非耽安逸而倦於對越凡天下臣民皆可諒朕本懷卽上帝
祖宗亦必鑒朕忱悃且不特此也嗣是而至八旬能常如今日
而不衰亦不敢因年歲屢增於禮祀稍有或軼若蒙上蒼眷佑
得遂朕之初願至八十五歲歸政惟當始終勿懈以申朕敬天
法祖之深衷耳著各該衙門敬遵辦理並通諭中外知之尋禮
部議奏恭遇大祀阿哥等豫在壇上東西侍立恭候皇上
詣昊天上帝列祖列宗位前各隨皇上奠帛進俎如儀
至初獻向係昊天上帝位前獻爵後皇上旋讀祝位跪候讀
祝畢始詣列祖列宗位前獻爵今列祖列宗位前阿哥
等分詣獻爵臣等謹酌擬阿哥等候皇上詣昊天上帝位前
獻爵時卽各分詣獻爵亞獻終獻同阿哥等奠帛爵畢仍東西
侍立不隨行禮從之○諭向年秋朝審人犯內有業經緩決三次
以上人數積多者每屆數年敕刑部堂官量爲查奏減等以示法
外之仁今自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查辦之後至本年秋讞擬入緩
決者又積有八千九百九十餘名其數已爲不少著刑部堂官將
本年秋朝審緩決至三次各犯照前次查辦之例逐一查明各案
所犯情節分別減等以昭矜恤至秋朝審情實官犯有經十次停
句者並著查明加恩改爲緩決其既改緩決以後卽有再閱秋朝
審三次者亦不得與常犯一例議減朕辦理庶獄每寬於民而嚴
於官蓋以身爲職官之人自罹法網與無知之小民不同業由情
實改入緩決已邀寬典自不當因其又經三次遽予矜原此次刑
部辦理緩決減等各案其官犯卽照此例止須將其由實改緩並
閱過次數另列清單呈覽此等或有應行加恩者候朕隨時酌量

降旨刑部不得爲之申請著爲令該部卽遵諭行○戊戌諭軍機
大臣等明春南巡江浙該督撫等自皆念切迎鑾越境進出各省
俱有應辦差務事宜遠迎轉恐貽誤亦不必以此爲敬且入疆在
卽自可每日扈行常承指誨更不在早見數日薩載楊魁閔鄂元
止須於離江南境一站之山東地方接駕三寶王寶望止須於蘇
州接駕均毋庸遠迎將此各傳諭知之○己亥命安徽截留漕米
三萬五千石於亳州等處備糶○辛丑諭嗣後皇孫等俱著用紫
掣手紅鞍座如係特旨賞給金黃轡鞍座者方准其使用著交內
務府武備院存記永遠遵行其條恩縣惠馬上嫻熟騎射亦屬可
觀著加恩賞用金黃掣手鞍座○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桂
等奏順黃壩工口門未施工者止有七丈餘見在上緊趕鑲計日
可相機堵合連日盼望甚切茲據阿桂等奏自下大壩後口門止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餘四丈有零正在督令趁勢搶鑲冀可合龍乃十一日早水勢猛
洶異常陡將南壩壅塌二十餘丈懷慚無地詢之徐建功等再上
又無可移辦之處惟有上緊接作輾鑲雖有埽底仍屬無礙計工
段亦不至過遲等語覽之深爲焦急然亦實無別法已於摺內批
示矣因思向來衝墊俱係北壩此次則係南壩其壩身尙非頂溜
不至與水急爭今補鑲補築似較北壩施工稍易或可期迅速廣
事亦惟有全力赴之一切皆臻妥善以待天佑神助耳至阿
桂等另摺懇請議罪議罰之處俱可不必伊等在工俱實心任事
百計經營似此次之功虧一篑信非人力所能施意計所能及並
非怠玩誤工不但阿桂不必引爲己咎卽袁守侗陳輝祖有河工
地方之責者亦不必各請歸罪若如所見朕先當引過自訟然朕
自昨秋豫省河工漫口以來軫念民艱日夕繫望前後發帑數百

萬以爲工賑之需復截漕糧十萬以爲賑濟之用而且蠲緩頻施
 凡有關於民瘼者無不籌辦實政止不過如此朕心不可謂不盡
 豈有因此而卽節爲虛詞下責躬之詔乎近年史館進書偶閱元
 史河渠志見賈魯於合龍時所設之法甚多行之果有速效或史
 冊過於溢美或今昔情形異宜自未足盡信其各法或有見已施
 用者或有難以施行者亦不可知但史志既有此言甯可信其有
 著將此志節錄一段寄阿桂等閱看詳詢徐建功李永吉等或其
 中有可節取之處不妨做而行之如皆不可行亦不必因此過於
 拘泥俗諺所云病急亂投醫亦無可如何之一法也至十二月二
 十日爲皇孫絲德成婚吉期阿桂若能將合龍之事辦竣彼時能
 兼程到京固善但所指係阿桂孫女非必須阿桂一人專辦况見
 有伊子在京辦理一切阿桂卽不能趕回亦屬無礙轉不必因此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著急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仍將見辦壩工引河情形若何及
 合龍約在何時迅速覆奏○丙午李世傑丁憂以姚成烈爲廣西
 巡撫達爾吉善爲廣東布政使黃檢爲直隸按察使由正定府知府遷○
 戊申諭本日吏部將楊景素奏請調簡之原署良鄉縣知縣張習
 引見觀其才具似屬中平已如所請補用矣該員係涿州州判經
 周元理奏署良鄉縣知縣莅任甫及半載楊景素卽以該員恂謹
 有餘肆應不足於衝途驛路辦理日形竭蹶奏請調簡該員係由
 繁調簡前任保舉督撫未便竟置之不問而吏部則例並未定有
 處分向來辦理原末周密自應另行定議但各省督撫或有與前
 任不合者有意苛求將從前保薦人員肆行更調以見己之長而
 形人之短者有之又或接任之督撫心存徇庇雖有才不勝任之
 員亦一味因循姑息者亦有之於吏治官方均有關係應一併妥

協詳議俾督撫不敢濫舉而接任者亦無滋弊著九卿詳悉定議
 具奏尋議調繁之員係指名特保旋以才不勝任調簡將原保官
 降三級留任如接任督撫因與前任不合有意苛求肆行更調引
 見時經 聖明鑒察照參奏不實例降二級調用或心存徇庇因
 循不効致誤地方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從之○己酉諭直隸布
 政使員缺著黃檢補授文祿前在臬司任內獲咎實因初任觀望
 周元理所爲尙非行私大過著加恩補授直隸按察使仍帶革職
 留任五年無過方准開復文祿未到之前其臬司印務著劉峩暫
 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景素奏直隸布政使單功擢病故
 一摺夾片內另請將尙安于易簡二員揀授一員等語大屬非是
 兩司爲各省大員非督撫所當保薦况朕御極以來從無薦舉大
 臣子弟者于易簡爲大學士于敏中之弟誰不知之雖內舉不避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親叔尙會言及然在當時或有行者而在後世則不能保無流弊
 究當以避嫌爲正理楊景素何遽爲此奏耶况于易簡從前雖在
 直年久而自知府運使至臬司遷擢過驟卽就其才具而論雖尙
 能辦事再經數載授以藩司亦可勝任今有此一奏轉須運用數
 年是愛之適以害之卽于敏中知之不但不以爲感自當轉以爲
 恨至尙安雖屬能事然在直隸未久究爲生手其舉尙安在前者
 不過爲陪榜秀才其意在於于易簡也直省道員內歷練誠實與
 單功擢相仿者莫如劉峩何以不保劉峩而轉薦尙安亦爲失當
 楊景素著傳旨嚴行申飭
 十二月壬子吏部議駁江蘇按察使龍承祖奏私罪降革及加級
 紀錄不准抵銷各員請照因公降革間擬杖徒等有餘罪人員一
 例加數捐復等語是公私罪既無區別且恐劣員有恃漫不知儆

得旨部駁甚是龍承祖身任臬司刑名是其專責指復事例本非分所應言乃欲將私罪降革及加級紀錄不准抵銷各員照革職有餘罪人員一體准其加數報捐致私罪人員與因公降革均得同邀錄用非為言利起見即欲為此等廢員另開捷徑殊屬非是龍承祖著交部嚴加議處○癸丑命侍郎德成馳往河南商辦河工堵築事宜○甲寅命戶部侍郎董誥軍機處行走○乙卯諭兩廣總督桂林才具優長辦事敏練簡任封疆正資倚毗忽聞溘逝深為軫惻桂林著加贈太子太保銜其任內處分並著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以巴延三為兩廣總督雅德為山西巡撫調書麟署倉場侍郎○丙辰調博清額為兵部侍郎以保泰為理藩院侍郎由太僕寺卿遷○戊午諭大學士于敏中品端才練學識優長久直內廷小心謹慎歷數十年如一日自簡畀綸扉辦理平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屬可行其餘違省從無此事督撫等惟勤職奉公實心任事前會屢降諭旨禁止貢獻乃今歲各省頗有貢獻者殊屬無謂見已諭令奏事處凡向來未進銓之各督撫一槩不准接遞如有復進獻者當以違制論將此通諭知之○丁卯諭畢沅見在丁憂陝西巡撫員缺緊要即著劉秉恬前往署理不必來京請訓伊曾任封疆且守制已屆一年見因一時不得其人暫令署理並非開在任守制之例也○戊辰以曹文植為刑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己巳命程景伊為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調嵇璜為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以周煌為工部尚書由兵部左侍郎遷○調瑞齡為江蘇按察使以姜晟為江西按察使由太僕寺卿遷○辛未諭直隸總督楊景素老成歷練宣力有年簡任封疆正資倚毗忽聞溘逝深為軫惻著加贈太子太保其任內處分俱著加恩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以袁守侗為直隸總督陳輝祖為河東河道總督榮柱為河南巡撫○以羅源漢為兵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以王昶周元理俱為左副都御史王昶原任大理寺卿周元理原任直隸總督○王申以江蘭為河南布政使由太僕寺卿遷○癸酉徐恕卒以子易簡為山東布政使葉佩菴為山東按察使由山西河東道遷○甲戌江廷璵丁憂以胡高望為工部侍郎○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七千五百四萬二千九百一十六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二千八百八十七萬二千九百五十八石三斗六升六合四勺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澹蕃恭校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春正月辛卯 上啓鑾南巡○免直隸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壬辰免直隸順德等四府屬通賦○戊戌諭疆吏葺治行宮毋事繁費有派累閭閻者罪之○己亥免山東歷城等二十八州縣積欠錢糧倉穀○丙午命署工部右侍郎福長安軍機處行走○己酉朝鮮國王李祘表賀 萬壽優詔答之以所獻方物准作年貢

二月辛亥伊犁將軍伊勒圖等奏伊犁兵民戶口漸增至十餘萬人事務繁多同知一員管理難周請將伊犁見有兼管民人理事同知改為撫民同知管理地方事務添設理事同知一員辦理各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營刑名案件又惠遠城惠甯城向設巡檢各一員今伊犁移駐三千春兵散處遼道商民亦漸增添巡檢二員不敷分管請添設二員酌量分轄下軍機大臣會部議行○甲寅免江南浙江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免兩江所屬四十三年以前通賦○丙辰調李奉翰為河東河道總督陳輝祖為江南河道總督○丁巳免福建臺灣府屬本年額穀○己未祭 河神 上渡河○閏清口東壩隄工○庚申賞李奉翰母紹幣○辛酉以福祿為理藩院侍郎原任青海辦事大臣○壬戌廣安徽江蘇浙江本年學額○癸亥滅江蘇安徽浙江軍流以下罪○甲子免江南浙江省附郭諸州縣本年額賦○丁卯祭江神 上渡江○戊辰 上幸焦山○壬申上幸蘇州府○諭據阿桂等奏豫省河神最靈驗者為靈祐廟濟大王本姓黃河南偃師縣人從前已受敕封擬為修墳種樹並

請於其子孫中賞給奉祀生一人又順治年開總河朱之錫功著南豫二省厥為河神屢著靈應可否特賜位號又銅瓦廂風神廟於開放引河之先曾申虔禱因連獲順風掣溜全黃得歸故道顯有默相之功並懇頒發御書扁額以昭靈蹟等語著照所請靈祐襄濟大王交該撫榮柱於其子孫內擇一人作為奉祀生世傳勿替前任總河朱之錫交禮部酌擬位號候朕親定其銅瓦廂風神廟御書扁額另行頒發用答神貺○諭據大學士公阿桂等奏報自本月初六日開放引河後日漸暢達又連值順風全河溜勢掣動八分因於十一日趁機堵合未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大溜全入新河其有腰漏挂簾之處率同帶往司員馮應榴舒濂並司道知府等分頭督催竭數晝夜之力金門一帶俱已閉氣從前水深至十一丈者均已停淤止剩四丈餘所有腰漏等處亦已填壓堅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實從此黃流順軌永慶安瀾等語昨據薩載奏徐城誌橋長水一丈一尺餘雲梯關長水四尺九寸流勢湍急全黃已復故道直達歸海此次儀封決口辦理幾閱兩載特命重臣前往經理發帑五百餘萬兩近復將引河大展寬深接作挑水壩逼溜北趨始將溜歸正道 天佑 神助幸得成功朕感謝之餘益深虔敬向來河工漫口合龍例得邀恩議敘但亦應計時日久暫如三十九年老壩口隄工漫溢二十日之內即報合龍在事大臣自應加恩議敘至此則幾閱二年之久方克蒞事朕惟感謝 天恩 神佑而於朕心方深愧歉即在事大臣如何桂等休戚相關誼均一體亦不肯仰叨天功更邀議敘至分頭督催之司員馮應榴舒濂司道江蘭王啓緒朱岐張有年沈啓震康基田等晝夜催趨分力宣勞非大臣可比著仍交部照例議敘至前此遺德成前往豫工閱看

原以其略知工程作法而其回京覆奏乃欲仍於十六堡漫口築壩逼歸入舊引河彼時以德成甫經到工數日即議更張乃欲於屢經決口處施工鑲壩執繆不通因阿桂等素輕其人不加禮貌遂爾意存偏執甚至奏對朕前尚復嘵嘵瀆辦思用小聰明故翻成案且引袁守侗為證而袁守侗至京與彼面議原不以彼為是也朕豈肯因德成一人偏見遂爾輕聽致阿桂等掣肘難辦因令軍機大臣存記俟阿桂引河挑成再降諭旨今阿桂等引河放溜金門合龍已成若爾時輕信德成遺議更張豈不貽誤大事德成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此次漫工若照向例糜費工銀應著落在事大小官員賠補但此番辦理情形實非從前漫決可比阿桂等悉心經理亦不遺餘力所有用過工料銀兩俱著准其奏銷毋庸議賠惟決口究因平時防護不慎所致從前河臣姚立德撫臣徐績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三

實難辭咎鄭大進到任不久不必議著阿桂查明伊二人任內所辦隄工歲修等項分別著落賠補以示懲儆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今日因阿桂報到特令隨營之大學士督撫等與軍機大臣一同召見明降諭旨並將此宣示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兩金川番眾俱不薙髮但自大功平定以來沿邊各土司無不隸我版宇所有番眾即與內地民人無異自應恪遵定制一例薙髮况見在安營設鎮屯駐兵丁而該處番人若復仍沿舊俗殊於體制未協著傳諭文綏即行明白曉諭各土司令該處番眾舉行薙髮並嚴飭駐紮各員弁實力稽查務使遠徼番民永遠法守並諭特成額明亮知之○丁丑 上詣 文廟行禮○己卯免浙江仁和等縣未完各款銀米並民借穀石

三月庚辰朔諭朕鑾輅時巡凡大學士祠墓在三十里內者例俱

遣官致祭已故尚書錢陳羣向在內廷行走人品學問俱優著加恩派達椿前往致祭以示眷念舊臣之意○以奇豐額為貴州按察使由廣東高廉道遷○辛巳 上幸海甯州觀湖○壬午 上幸尖山○諭海甯州石塘工程所以保衛沿海城郭田廬民生攸繫從前四次親臨指授機宜築塘保護連年湖汛安瀾各工俱為穩固今朕巡幸浙江入疆伊始即親往閱視石塘工程尚多完好惟繞海甯城之魚鱗石塘內有工二十餘丈外係條石作墻內填塊石歷年久遠為潮汐衝刷底樁微朽兼有裂縫蹲踞之處又城東八里之將字號至陳文港密字號止有石塘工七段約共長一百五六十丈地當險要塘身單薄亦微有裂縫此塘為全城保障塘下坦水所以捍護塘工皆不可不豫為籌辦著將兩處塘工均改建魚鱗石工俾一律堅穩並添建坦水以垂永久該督撫即派委員確勘估計具奏又石塘池上經築有柴塘四千二百餘丈見尙完整究不如石塘之鞏固雖老鹽倉有不可下樁為石塘之處經朕親見然不可下樁處未必四千餘丈皆然朕於民瘼所繫從不惜帑省工俾資保護著該督撫即將該工內柴塘可以改建石塘之處一併派委誠妥大員據實逐段勘估奏聞辦理如計今歲秋前可以辦竣即撥帑趕緊興修若秋間不能完竣則竟俟秋後辦理該督撫其董率所屬悉心經畫以期工堅料實無濫無浮務期瀕海羣黎永享安恬之福以副朕先事豫籌至意○癸未 上幸杭州府○諭前以庚子年為朕七旬萬壽恐內外臣工欲申祝嘏屢經宣諭飭禁此次南巡回鑾後一俟 北郊禮成即啟程幸避暑山莊各督撫皆不必前來稱祝更恐外省督撫不能仰體朕懷聞因七旬萬壽有取九九之義購備貢品誇多闢靡甚至力有不逮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四

勘估計具奏又石塘池上經築有柴塘四千二百餘丈見尙完整究不如石塘之鞏固雖老鹽倉有不可下樁為石塘之處經朕親見然不可下樁處未必四千餘丈皆然朕於民瘼所繫從不惜帑省工俾資保護著該督撫即將該工內柴塘可以改建石塘之處一併派委誠妥大員據實逐段勘估奏聞辦理如計今歲秋前可以辦竣即撥帑趕緊興修若秋間不能完竣則竟俟秋後辦理該督撫其董率所屬悉心經畫以期工堅料實無濫無浮務期瀕海羣黎永享安恬之福以副朕先事豫籌至意○癸未 上幸杭州府○諭前以庚子年為朕七旬萬壽恐內外臣工欲申祝嘏屢經宣諭飭禁此次南巡回鑾後一俟 北郊禮成即啟程幸避暑山莊各督撫皆不必前來稱祝更恐外省督撫不能仰體朕懷聞因七旬萬壽有取九九之義購備貢品誇多闢靡甚至力有不逮

而隨眾效尤勉為充數尤屬不必各省督撫身任封疆惟當大法
 小廉奉公勤職副朕委任本不當以進奉見長著再傳諭各督撫
 今年八月慶辰一切仍照常例若借七旬萬壽為名多事繁文以
 申媚茲之悃不但為朕所不取且見經降旨令奏事處屆期遇有
 多進貢物者一槩不准接收諸臣其善體朕意毋得藉詞請覲致
 增煩費轉滋擾瀆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甲辰 上幸秋濤宮
 閱水師○乙酉 上閱兵○福建恩賜舉人郭鍾岳陳應騰宋耀
 來浙江謝恩命各加賞賚並以郭鍾岳壽百齡特賜進士○丙戌
 以博清額為理藩院尚書瑪興阿為兵部侍郎○戊子
 上以儀封河工合龍命建碑於陶莊 河神廟 御製記文曰河
 之復也以隄合龍隄之合龍也以 天佑 神助然 天之佑廣
 大精微不可以一二事舉亦不可以一二日期 神之助則有可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五
 以顯示昭靈事舉日期者此義已見於丁酉陶莊 河神廟之文
 而今復有顯示昭靈聲應底績之既是不可以不記儀封決口之
 築移金門開引河歷以年餘迄未成功亦無別法於舊冬仍為大
 開引河圖掣溜歸壑之為及今春二月阿桂等始有十一日兩壩
 自行合龍隨填壓土不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俟十分穩固即
 馳報合龍之奏未數日而合龍之奏果至然所謂自行合龍之語
 不解何謂茲阿桂以善後大局已定來行在復命細問之乃稱二
 月十一日儀封漫口未合龍以前金門尚闊三丈水深十一丈餘
 至午時忽報順黃南壩沈墜驚往勘視則南壩塌根全勢向北移
 走陡與北壩接連時金門水面深止一二丈爾時見機可乘隨將
 合龍稽料趕緊填壓不三四刻已見斷流而塌底亦無翻花過溜
 若非南壩向北沈墜移走則三丈口門下塌合龍非三兩日不能

完竣今機緣巧合因敗為功以兩載之勤効收功片刻實由至誠
 感召 天和 河神默相非人力所能到更非在事諸臣所敢望
 云云自前歲河決後予無日不叩 天禱 神冀速合龍以佑蒼
 生昨初十日渡黃於香棚及陶莊 河神廟更益竭誠默禱而十
 一日遂有兩壩自行合龍黃流順歸故道之事此豈非 天佑
 神助前記所謂適逢其時者歟予非敢自詡誠之能感若謂能感
 則自前歲至今二月初十日以前豈誠之未至耶而 神之顯示
 昭靈實不可以不誌或謂陶莊在江南儀封在河南云一則不可
 兩處各有廟云二則此未必能及彼云一節而千百億化身始不
 必論即蘇東坡論韓昌黎所謂如水之在地中無往不在昌黎不
 過文宗尚能如是而福國佑民之 正神顧當論其在此在彼是
 一是一耶及蒙庇蔭合答庶社予惟虔摯孜孜日甚一日永祈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六
 淵之錫儀封合龍處已命建廟答貺當別有記而此陶莊實予竭
 誠蒙佑之所因命樹碑紀實親書泐石一如前建廟之例時庚子
 歲暮春上澣之吉也○己丑賞浙江召試諸生馬履泰等四人舉
 人授內閣中書○庚寅以楊澹為浙江按察使○辛卯諭朕
 巡幸江浙臨在杭州見西湖花神廟所塑神像及後樓小像牌俱
 香湖山神位其像大小雖異而面貌相倣關係李衛在浙江時自
 塑此像託名立廟是以前樓並有正夫人及左右夫人之像甚為
 可異李衛於督撫中並非公正純臣其在浙江亦無甚功德於民
 並聞其仰藉 皇考恩眷較優頗多任性驕縱之處設使此時尚
 在猶當究治其愆豈可令其託名立廟永享祠祀乎所有廟中原
 像著該督俱即撤毀於前殿另塑湖神之像並於後殿另塑花神
 花后以昭信祀○壬辰 上自杭州回鑾○諭王宜望見在丁憂

浙江巡撫員缺著李質穎調補其未到任之前著三寶兼署所有廣東巡撫員缺著李湖調補所遺湖南巡撫員缺著劉埔補授○諭本日據軍機大臣代王宜望奏稱海塘工程緊要奉旨督辦今已丁母憂自應解任回籍但世受國恩荷蒙重任懇恩於治喪百日後自備資斧在塘專辦工程稍盡犬馬之忱等語所奏甚屬可嘉著加恩馳驛回籍料理葬事百日後即赴浙江辦理塘工朕念切民生不惜數十萬帑金建築石塘以資捍衛必得工程鞏固以垂永久庶浙民得霑實惠今王宜望懇請在工專心督辦於工程更爲有益此非王宜望有懇缺之心亦非朕開在任守制之例實屬伊具有天良能以公事爲急大臣居心自應如此君臣之間均可以令天下人共曉至李質穎到任後專理一切巡撫應辦之事所有海塘工程伊初到浙江未能深悉不必辦理庶彼此不致掣肘也○左都御史崔應階左副都御史耀海俱以年老休致○癸巳諭朕自三十年南巡以後迄今十有五年東南土俗民風易趨華靡每叨督撫大吏諄諄化導務期返樸還淳以臻郅治而江南之陶莊清口浙江之海甯塘工其修舉尤關民瘼因允兩省督撫籲請於今春再舉時巡之典乃自啓蹕以來所過直隸江南一切行營供頓不過就舊有規模略加修葺辦理尙爲妥協而從事浮華山東已開其端至浙江爲尤甚朕心深所不取見在陶莊及海塘各工經朕親臨指示所有應行修理工程特命頒發帑金交該督撫等悉心妥辦將來工程完竣後朕自當再親莅閱視恐後任督撫見此次所辦差務已多粉飾未免踵事增華從而加甚勢將伊於何底朕臨御四十五年無日不廑念民依乃以省方問俗之殷懷轉貽口實是誠督撫大吏之不能善體朕心而朕亦將引以

爲愧矣著再通飭各督撫以後務宜黜奢崇儉於地方諸大政實心經理毋得徒事繁華致滋浮費以稱朕惠愛東南黎庶之至意○以羅源漢爲左都御史調謝埔爲吏部侍郎以錢載爲禮部侍郎由內閣○調曹文植爲兵部侍郎以姜晟爲刑部侍郎王昶爲江西按察使由左副都○丁酉諭李侍堯由將軍用至總督歷任各省二十餘年因其才具尙優辦事明幹在督撫中最高爲出色遂用爲大學士李侍堯具有天良自應感激朕恩奉公潔己以圖報效乃昨據海甯呈稟李侍堯貪縱營私各款因命侍郎和坤喀爾阿前往查辦今據和坤等查奏訊問李侍堯家人張永受據供收受題升池南道莊筆奎銀二千兩素爾方阿銀三千兩汪圻銀五千兩臨安府知府德起銀二千兩東川府知府張龍銀四千兩交與佐雜孫允恭赴蘇帶往此內汪圻銀五千兩因伊從前送過金東華續錄 乾隆九一 八

如意三柄發還後又變價送來又於前年差家人張永受進京修屋素爾方阿送銀五千兩德起送銀五千兩俱在板橋驛交張永受收受又據張永受供發交珠子二顆一賣給昆明縣知縣楊奎勒要銀三千兩一賣給同知方洛勒要銀二千兩各等語披閱之下不勝駭異李侍堯身爲大學士歷任總督乃負恩婪索盈千累萬甚至向屬員變賣珠子贓私狼藉如此不堪實朕夢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顏面攸關即各省督撫聞之諒無不慚愧痛恨矣李侍堯著革職鞫問按察使汪圻池南道莊筆奎原署東川府知府張龍降調通判素爾方阿丁憂同知方洛昆明縣知縣楊奎俱革職交與和坤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本日孫士毅具奏李侍堯一摺據稱風聞李侍堯納賄勒索等事因暗中屢訪難得指證賴欽差大臣來滇密提家人員役隔別嚴鞠方能水落石出至李

五百餘里東西三百餘里羣番散布不下一千數百戶其間素行夥劫不過十之一二餘尙安分第慮賊首見兵臨勢盛煽動餘番則辦理費手當乘此賊首倉皇眾番搖惑之頃外備以兵威內離間以孤其勢臣飭令鎮將等各往該賊番交界要口分頭帶兵駐紮各派綠營兵弁與派出守口土兵參錯列營以便督察防維並派覓素與賊境內熟識之頭目土兵向三暗巴素末爲匪餘番諭以禍福令其造冊離異隨於十八日據班第達帶領安錯等所差頭目王青齋投夷稟據稱去年西藏喇嘛差人買茶回走錯路被三暗巴附近人搶劫安錯等實不知情願照數償還茶包儘力將放夾壩之人拏送等語查安錯等如一聞臣抵江卡親來謝罪自當分別查辦乃僅差人嘗試無論所稟真偽不妨藉以啓其倖生之心業經面諭王青如所稟屬實安錯等尙知懼法可卽著安錯等親來候質儻敢支延藏匿卽督兵剿捕等語一面調各土兵密辦得旨想彼未必肯出但當嚴辦毋事遲疑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十一

夏四月己酉朔祭江神 上渡江○乙卯諭朕此次巡幸浙江由海甯閱視塘工至杭州老鹽倉一帶柴塘四千二百餘丈雖因其處不可下椿爲石塘然柴塘究不如石塘之堅固業經降旨將可以建築石塘之處一律改建石塘以資永久保障茲忽憶及該地方官及沿塘居民見該處欲建石塘或視柴塘爲可廢之工不但不加防護甚或任聽居民拆毀竊用致有損壞則石塘未成工之前於該處城郭田廬甚有關繫且改建石塘原爲保衛地方之計若留此柴塘以爲重關保障俾石塘愈資鞏固豈不更爲有益况當石工未竣以前設使潮水大至而柴塘損壞無可抵禦不幾爲開門揖盜乎著該督撫卽嚴飭地方文武官將見有柴塘仍

照前加意保固勿任居民拆損竊用將來石工告竣遲之數年朕或親臨閱視爾時柴工儻有損壞惟該督撫是問○丁巳 上閱高家堰隄工○祭河神 上渡河○免山西太原等十六府州並歸化城等應牧廠地畝應徵額銀十分之三大同朔平及和林格爾等屬全免○辛酉諭姚立德由按察使加恩擢用總河一切修防堵築是其專責理應先事豫籌俾各處險要工程有備無患庶幾無負委任乃姚立德於前歲儀封決口一事平日不能留心查勘未雨綢繆以致因循貽誤屢築屢衝是以將伊革任仍留工次效力贖罪此等玩誤公事貽患地方不得藉口因公卽其平素辦事軟弱屬員不知儆畏致工程有名無實亦復無可憐惜試思此次決口耗費工料虛糜國帑至數百萬之多伊誰之咎然此尙云糜費帑項朕亦初不深罪伊而兩載以來民田廬舍均被淹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三

浸貽害沿河及下游一帶姚立德更何以自解耶此事朕前不加重譴僅令革任留工效力已屬法外之仁今幸天佑神助壩工告竣伊復何顏赴行在見朕若因其爲人尙屬謹飭仍復加恩錄用將何以爲封疆大吏因循債事者之炯鑒耶姚立德著勒令回籍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以周元理爲兵部左侍郎孫永清爲左副都御史○調顏希深爲貴州巡撫劉秉恬署雲南巡撫楊魁爲陝西巡撫以吳壇爲江蘇巡撫瑞齡爲江蘇布政使調塔琦爲江蘇按察使以袁鑒爲湖南按察使○工部等部議准湖南巡撫李湖奏湖南省城西臨大江近北一隅尤低考縣志從前原有護城土隄一道名成功隄自大西門老礮起至矮子洲止長八九里前明兵燹拆毀隄址漸沒江中惟藉城脚外坡禦水近年江心沙漲漸逼江水東趨城脚土坡汕刷殆盡本年雨

多水溢城垣燬塌此次修復城身請於頂衝一帶外加護岸自通
 貨門稍南接老岸起至北門城牆轉角止共長一百一十五丈又
 於湘水橋下建出水石洞從之○壬戌調慶玉為湖南按察使袁
 鑾為安徽按察使○甲子命英廉為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
 丙寅諭昨據榮柱奏稱各屬民借未完籽種口糧牛具等項雖奉
 恩詔豁免但年分近而數目多請另降特旨全行豁免等語因令
 軍機大臣將各省作何辦理有無分別年限數目之處詢問薩載
 陳輝祖楊魁國泰據僉稱此等積欠款項凡在恩詔以前者均應
 查明題請豁免並不論年遠年近及數目多寡今榮柱所奏各條
 款均與恩詔豁免之例相符至如何扣截年限數目辦理俱不知
 道等語民借未完各項既經恩詔豁免即使數目過多其在頒詔
 以前者該撫亦應查明一例遵詔全蠲以副朕軫恤窮黎之至意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七

今榮柱復為此請其意不過欲在朕前見其慎重錢糧獻勤取
 巧設准其所請另行降旨豁免通省民人見其前赴行在始有此
 旨必以為由該撫奏請蠲免並可借此沽名市恩督撫大吏如此
 存心辦事豈公正大臣之體若非朕明燭其巧必將以所奏為誠
 心慎密愛民視榮柱為封疆循吏者豈不墮其術中耶榮柱著交
 部議處○丁卯諭朕親榮柱自用巡撫以來頗覺器小易盈取巧
 不知大體難勝河南災後撫民之任楊魁著調補河南巡撫其陝
 西巡撫員缺著雅德調補山西巡撫員缺著喀甯阿補授其刑部
 侍郎員缺著穆精阿調補所遺盛京刑部侍郎員缺即著榮柱補
 授以觀其後效楊魁著即赴河南新任不必赴行在請訓榮柱俟
 楊魁到任後再行起程前赴盛京喀甯阿俟回京復命後前赴新
 任陝西巡撫印務見有尚安護理俟喀甯阿到山西時雅德再行

交代前赴陝西巡撫之任○以吳玉綸為左副都御史由太常
 寺卿奏五月己卯朔諭軍機大臣等朕自江南旋蹕以來沿途經過山東
 直隸地方田土俱覺乾燥已令各該地方官虔誠禱雨矣今日據
 薩載奏稱本月十九日高郵丹徒等處得雨一二寸此外各屬有
 無得雨尚未報明若於麥收後再得時雨於田禾更為有益等語
 看來江省亦似略望雨澤已於摺內批示又同日陳輝祖奏到水
 勢情形一摺內稱見在撥夫撈淺而於會否得雨未經奏及是江
 南一帶近日未必得有透雨可知江浙水鄉而田地畏旱轉甚於
 畏澇北省乾燥而田土畏澇又甚於畏旱此朕臨御四十餘年來
 所閱歷而得者目下時屆五月正當蒔插秧苗之時若稍缺雨澤
 於卑田尚可無慮而高阜之區盼望彌切著傳諭薩載即查明近
 日各屬會否得有透雨速行據實具奏如尚有缺雨之處即率屬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七

虔誠設壇祈禱務得時澤普霑足資灌溉各屬田疇俱慶有秋以
 慰朕念將此並諭陳輝祖吳壇知之○甲申以錢士雲為內閣學
 士由詹事府○乙酉諭大學士九卿嚴議尚書和坤等處擬李侍堯貪
 縱營私各款將原擬斬監候之處改為斬決一摺李侍堯歷任封
 疆在總督中最高為出色是以簡用為大學士數十年來受朕倚任
 深恩乃不意其貪黷營私婪索財物盈千累萬甚至將珠子買與
 屬員勒令繳價復將珠子收回又廠員調回本任勒索銀兩至八
 千餘兩之多見在直省督撫中令屬員購買物件短發價值及竟
 不發價者不能保其必無至如李侍堯之賊私聚賭閑蕩檢實
 朕意思所不到今李侍堯即有此等敗露之案天下督撫又何能
 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實深慚慙近又聞楊景素聲名亦甚狼藉
 但其人已死若至今存未必不為又一李侍堯也各督撫須痛自

猛省毋謂查辦不及倖逃法網輒自以為得計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觸目儆心天良具在人人以李侍堯為炯戒則李侍堯今日之事未必非各督撫之福也所有此案擬擬原摺即著發交各督撫閱看將和坤照例原擬之斬候及大學士九卿從重改擬斬決之處酌理準情各抒己見定擬具題毋得游移兩可至各省督撫衙門購買物件除家人長隨例應關防不准出署外其各衙門原有設立買辦聞今多有交首縣買辦及中軍買辦之事究以如何辦理方可不致滋弊並著各督撫一併據實具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戌成都將軍特成額奏督率各路鎮將前駐春朋臨賊寨旋據游擊袁國璜稟稱移營戎多後有巴塘頭人汪許帶同三暗巴叻改番目烏金桑珠宗巴番目安卻珠多白馬吉第來稱番民皆種牧為生從不偷放夾壩因安錯劫了達賴喇嘛茶包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五

聞將軍大人帶兵前來勦洗心生憂懼後見達罕綽吉知天朝止要勦除偷放夾壩及同安錯為匪之人便思同來投生等語因即差書目等隨同前往查造戶口尋據德爾格頭人澤旺勞丁上三暗節齒頭人湯旺及大喇嘛罕錯等各率番眾稟懇投誠查知素放夾壩係與江卡一帶毗連之支巴肯本郭木三寨番人此等既未夥同為匪自未便一律剪除至賊境險要以宗巴為最次則索古壘宗巴四圍石壁峭立僅有一綫羊腸盤曲而入索古壘雖有三徑可通亦皆溝深箐密若不先將兩處險要趁此番眾皆欲投誠之際設法安排並乘機派官兵直據其中將來賊首勢窘恃為遁逃之藪查辦尚需時日因即飛飭總兵成德等遵照密辦一俟措置定局即派副將鄂輝督兵擣其西北成德袁國璜帶兵繞出西南兩面夾擊自可將安錯等一舉就擒得旨所辦似得機要勉

為之○丁亥 上還京師○諭昨因和坤差竣回京奏伊經過直隸城守尉尉出見時立在藩臬兩司之前豫省則在兩司之後等語方官可比雖屬督撫節制亦不過兼轄並非屬員而列藩臬之後殊屬不合理應定例畫一嗣後各省城守尉俱照直隸列在藩司之前著為令○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滇省採辦銅斤近年以來屢形竭蹶節經降旨該督撫等設法調劑實力籌畫終無成效茲據和坤面奏滇省銅斤官價輕而私價重小民趨利往往有偷漏走私地方官雖設法嚴禁無如滇地山多路僻耳目難周私銅仍多偷漏所以京銅缺少向來定例九成交官一成通商不若令將官運之銅全數交完後聽其將所剩銅斤儘數交易不必拘定一成或商民知利之所在競相趨赴丁多銅集京運不致仍前缺乏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六

語銅斤為百姓器用所必需所以除鼓鑄官用外准其一成通商但滇省各廠開採日久礮老山深所費工本較多定價不敷商人無利可圖勢必裹足不前辦理益形竭蹶若許其將開採官銅全數交完外不拘一成之例聽商賈流通貿易間既多利便勢必競相趨赴百計籌畫攢湊資本踴躍新礦銅版可期日旺此亦調劑之一法也其是否可行能使此後各運銅斤如數全完源源接濟以供京外各局鼓鑄方為妥善著傳諭福康安等悉心籌覈是否可以永遠無弊據實具奏再前據和坤等查奏滇省私鑄盛行每百不盈一掬半係鉛砂攙雜官銅缺少由私鑄盛行而私鑄盛行皆由官局錢文薄小並將該省所行私錢另包進呈昨和坤至行在復命復經面詢情形據奏請設法查辦整頓等語滇省各局設有鑪座每年所鑄比之他省為數較多見在正當整飭銅務清

釐錢法之際豈宜私鑄通行况有私鑄必有私銷制錢改鑄私錢
者更不可不加意查察其私鑄之細小錢文宜急收毀將官局制
錢按照江廣各省從前收買小錢成例與民間公平收兌改鑄大
錢但思滇省官局見在所鑄錢文其分兩自不及京局錢文之重
而以之收買小錢原亦不必拘泥每串七斤半重之成例應即以
此種局錢收買小錢俟小錢收買將次淨盡時再照定例加足分
兩鼓鑄官錢如此逐漸收繳如平糶倉糧漸次減價之例辦理庶
錢法漸有起色於銅務有益仍將見在如何設法辦理之處詳悉
覆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諭據和珅奏伊赴滇省時經過
湖南貴州一帶見該處苗民當差供役極為恭順惟尚沿苗俗不
行薙髮體制殊為未協且內地民人見其服色有異未免心存
域有意欺陵似應准其遵照內地一例薙髮等語滇省一帶民苗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七

雜處且有苗多於民之處伊等耕鑿自安輸誠服役久與內地民
人無別徒以不行薙髮尚循舊俗遂爾顯示區分但已相沿日久
若一旦悉令遵制薙髮未免心生疑懼辦理轉為未協著傳諭該
督撫等明白宣導出示曉諭所有各該省苗民其有願薙髮者俱
准其與內地民人一例薙髮以昭一視同仁之意○諭據和珅奏
緬匪送還蘇爾相等尚有同來緬子二人見在羈禁永昌似應釋
回等語此等羈禁之人並非緬匪緊要頭人前此李侍堯將伊等
扣留原為勒取楊重英起見但思平定金川後如緬匪之波一孟
矣等業經解京之犯尚且加恩發還况伴送蘇爾相同來之人原
屬無罪扣留且緬性多疑見來人被扣不還轉致心生畏懼莫若
將此二人竟行釋遣俾歸本土並著傳諭福康安作為己意檄諭
該酋此二人從前扣留時係原任總督李侍堯因汝等不將楊重

英送出是以暫行羈候今知此二人在滇多年是以特行放回至
楊重英原係天朝無足重輕之人爾等送還固見恭順若不送還
亦無關緊要如此檄諭俾該酋不能揣測端倪又見此二人放歸
心生感激將楊重英送出亦未可定福康安接奉此旨即遵照妥
辦○諭從前因滇省永昌以外在在緬匪壤地毗連自乾隆三十
四年以後每年派委將備帶兵前往各關隘地方分路駐紮皆於
秋後出防夏初撤回定例令提督每年秋閒到邊巡歷一次總督
於冬初前赴各邊親行巡察以資整飭但各處雖與緬境相近其
實么磨小醜恒怯無能從不敢稍近邊圍况見已撤防減汛而總
督大員相沿舊例每歲仍赴永昌騰越一帶巡邊殊屬無謂又提
督駐紮大理距邊甚近尚屬可行總督本任應辦事務甚多永昌
騰越一帶離省二十餘站每年一次前往徒令沿途州縣多一番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七

酬應於實政仍無裨益著傳諭福康安止須嚴飭沿邊各關口員
弁實力稽察毋任偷漏至親往巡查或隔年一次或二三年一次
先期酌量奏明再行前往○諭前據戶部奏查辦雲南省未完鹽
課二摺已有旨寄交福康安劉秉恬閱看令伊等到滇後即悉心
查覈至滇省鹽務墮銷墮運及商民積欠節經降旨嚴飭該督撫
等實心籌辦歷年以來紛紛奏請調劑至今仍無有起色昨和珅
回京面奏滇省鹽務情形實因川省私鹽不無偷漏又係白鹽較
之滇省所出黑鹽味好而價廉所以官鹽難銷而正課日虧惟在
川滇二省交界處所實力禁止偷漏則小民不能淡食庶幾官鹽
易銷課項無虧等語所奏較為切實私鹽盛行則官引壅滯難銷
自應實力嚴禁但雲南與川省接壤私鹽既易偷漏小民貪賤買
食勢所不免即出示嚴行曉諭查禁仍屬有名無實若多派兵役

巡察查尋又恐徒滋擾累總之有治人無治法應揀選能事地方
官責令妥為籌畫實力清查俾閭閻不至食私而鹽務漸期整頓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著傳諭福康安文綬等即遵照
此旨派委妥幹員弁於川滇交界處所稽查嚴禁毋託空言再滇
省乾隆四十一年以前墮運墮銷各款前經該督撫等奏明分限
八年帶銷而四十一二三年等年鹽課積欠又有四十餘萬兩舊欠
未完新欠又加繁累日甚徒有催追之名究無歸款之實恐民間
又受病日深辦理愈形竭蹶朕思該省整飭鹽務之首應年清年
款與其催追歷年之舊欠莫若先清本年之新款如本年庚子將
應完四十四年課項先行儘數催交其全完足數之外再能催出
若干即以補還從前四十三年前舊欠如此年清年款如有多餘遞
年向上補還舊欠俟四十三年前舊欠已清即清四十二年之欠似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九
此逐浙迫溯清釐不必定以年限俾民力稍紓而地方亦不至有
那新掩舊之弊可望積欠漸清鹽務或有起色將此諭令福康安
等伊等以為如何○己丑正陽門城樓災○調江蘭為雲南布政
使農起為河南布政使以福川為安徽布政使由湖北按察使遷○庚寅
以劉峩為湖北按察使署直隸按察使○癸巳賜汪如洋等一百五十五
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丁酉諭孫士毅前在雲南巡撫任內不
能參劾李侍堯革職發往伊犁固屬咎所應得但與本身獲譴者
究屬有間且其學問亦優著加恩免其發往伊犁令在四庫全書
處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與紀昀陸錫熊同辦總纂事務以贖前愆
○戊戌諭尚書和坤之子賜名豐紳股德指為十公主之額駙賞
帶紅絨結頂雙眼孔雀翎穿金綫花褂待年及歲時再派結髮大
臣舉行指婚禮○己亥 上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

須賦十分之三○辛丑成都將軍特成額等奏前派總兵成德游
擊袁國璋安撫眾番將賊境要區占據茲已據成德將上三暗巴
之節酋番民一百六十戶袁國璋將宗巴朗改兩寨番民一百十
四戶共男婦一千七百九十九名口善加撫馭隨派漢土弁兵駐
紮各寨宗巴既為我兵據駐料索古壘轉盼來投所有支巴肯本
郭木三盜賊無難迅速投拳見定即日勒兵前赴達拉藏喜一帶
相機督辦報聞○甲辰以成策尹壯圖俱為內閣學士成策由翰林院侍講
學士尹壯圖由太僕寺少卿遷○乙巳 上詣熱河 文廟行禮 上駐蹕避暑
山莊○御製戒得記曰孔子三戒之論朱子注謂以理勝之則不
為血氣所使又引范氏之言以為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蒙
引又引新安陳櫟之語以為志亦定向於理志有善惡理無不善
諸說釋理析理各抒所見亦既擇之精而語之詳矣我 皇祖聖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二
誨望七時嘗欲錫通用小璽命內廷翰臣擬文皆無當 聖意者
乃定戒之在得字用之此語聞之張照蓋爾時伊在南書房裏行
也然當時 聖意引而未發予今年亦屆七表於元旦試筆即繫
括此語為什茲駐蹕避暑山莊乃 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璽之處
而予受 恩之所也適作書堂於清舒山館之左即以題額而為
之記以開 皇祖之義曰帝王之學與佔畢書生有不同則所戒
亦當各異未定方剛之戒茲不復論茲所戒者當在得矣而得豈
與庶人同乎欲得賢才而用之此可戒乎欲得億萬年承天眷
此可戒乎欲得寰宇安甯萬姓樂業此可戒乎欲得五風十雨屢
綏普徧此可戒乎若夫欲得貨財為瓊林大政金花內帑之私則
是剝肉補瘡自速其亡之舉古有明戒而戒及此其亦小矣因敬
思 皇祖所云戒得者其在擴土兼遠之為乎擴土兼遠之不已

必有窮兵黷武之事我 皇祖雖征朔漠復衛藏非窮兵也不得已也予小子欽承 先志亦既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擴土不為不遐兼道不為不備然非敢恃兵之強將之略而窮黷以逞已之欲亦惟是不得已而用之耳幸蒙 天助諸事順成今則毒登七旬亦既老矣尚何所不足敢弗以 皇祖之戒為戒乎如是則先儒所謂志氣血氣胥不外一理然此理實非佔畢儒生所得同而或有合於我 仁祖垂示萬禩之義乎

六月庚戌以李封為浙江按察使江兩○王子諭近據巴圖奏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二部落牲畜孳生蕃庶請令杜爾伯特烏梁海等向外遷移空出遊牧即令扎薩克圖汗等部落接連移駐等語因此事斷不可行屢經訓諭並令博清額前赴烏里雅蘇台會同巴圖車布登扎布秉公辦理喀爾喀向有博端綽爾在額爾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主

齊斯額濟勒等處遊牧者因畏懼噶爾丹前來投誠經 皇祖賞給牧地至乾隆二十年始平準夷中開相距五十餘年伊等遊牧何以容納今喀爾喀已潛將遊牧展至蘇木卡座此等地方即非伊等所應占據茲又欲占杜爾伯特地方若任其占據日久必至科布多塔爾巴哈台等處亦將盡屬喀爾喀矣從前噶爾丹策零之父策妄阿喇布坦欲將阿爾台迤北等處不令空閒再三籲請終未允許噶爾丹策零向額駙策凌聲言大皇帝若遣兵前來路遠馬疲口糧不繼必仰給於汝喀爾喀我兵亦惟向喀爾喀索取等語經額駙策凌論以大皇帝準情酌理將阿爾台等處作為隙地汝若興兵來犯我惟知捐軀以報大皇帝無謂我生計艱難心懷怨恨也策凌之言深堪嘉悅今拉旺多爾濟等巧借畜牧為名欲將國家兵力攻取之地希圖占據情殊可惡喀爾喀實屬負恩

此事與左翼二部落無涉著傳諭博清額將此旨通諭右翼之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二部落眾喀爾喀等知悉俾勿忘乃祖額駙策凌之忠勤也○乙卯命三寶入閣辦事調富勒渾為閩浙總督以舒常為湖廣總督署雲貴○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據特成額等奏攻毀三暗巴賊巢全獲安錯等首夥辦理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此案始經發覺時特成額等即辦理過於緩弱見在雖已全獲首夥各犯並將安錯正法梟傳懸示而白馬四郎達罕綽吉二人均係同謀合夥之犯即不槩予駢誅豈可復令歸巢辦理殊為錯謬著特成額等即傳諭該犯爾等本屬罪應正法今蒙大皇帝宥爾不死實為格外殊恩見在尚有傳諭之旨即當赴省聽候俟其到成都時將該二犯嚴行監禁毋稍疏懈致令脫逃至三暗巴地方既有此次搶劫之事今經官兵勦捕完結自應派駐綠營官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主

兵如見在金川等處安設流官之例稽查彈壓並令德爾格式土司酌派大頭人協同管束其三暗巴番人止可聽其仍留小頭人零星分管地方毋許復有大頭人在彼管理事務方為妥善前次所降清字諭旨甚明特成額等接到即遵照查辦若如伊等所辦何以完此案乎又此次辦理迅速竣事自因在金川用兵未久德威所播該番等俱懷畏懼而將弁官兵亦皆係曾經出兵打仗之人是以各知奮勉易於集事其副將鄂輝參將張芝元遊擊訥奇善尤為出力甚屬可嘉著特成額等酌量獎賞並隨便送部引見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並諭文綬知之○丁卯諭軍機大臣等軍機大臣奏據原任大學士于敏中之孫于德裕稟稱伊堂叔于時和自于敏中歿後即挾制家產不令與聞於本年三月據貨回籍復留族姪于錫榮及家人趙喜在京於六月初五日自海澄進

城搶奪貢件業將趙喜呈送順天府在案又稱伊庶祖母抱養內
姪張招官于時和欲令承祧于氏等語于時和於于敏中身後既
有挾制伊姪把持家產情節今復先行回籍自必更有覬覦于敏
中原籍貫財侵吞隱占之事著傳諭吳壇即親身前往金壇將于
時和所占于敏中遺產逐一查明毋令伊家不肖族眾致有隱匿
並查訊于時和如果有侵欺家產及欲令張招官承祧于氏情事
即據實參奏交部從重治罪于德裕原稟並著發寄閱看吳壇素
稱曉事如何分給于德裕之處自能妥協辦理也至于錫榮趙喜
等如何搶奪貢件據稱業經呈明順天府查辦著傳諭阿桂英廉
即行嚴訊明確辦理具奏○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陳輝祖奏邳
睢屬黃河因上游水發於六月十五六七等日水勢加誌橋上
長至一丈三尺七寸邳睢南岸大隄溜往南趙更兼東北大風河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浪撞擊水高隄頂隨搶隨塌人力難施於十七日丑時睢甯縣地
方郭家渡隄工漫塌二十餘丈水由沈家河入五湖歸洪澤湖等
語見在會否合龍大溜未致奪河否已於摺內批詢此時薩載諒
已馳赴工次其郭家渡大隄見被浸溢曾否奪動大溜最關緊要
朕心深為廕念著傳諭薩載即行查明奏覆並會同陳輝祖督率
文武員弁迅速搶護立即合龍毋令奪動溜頭致再有刷塌寬深
之事至陶莊一帶今春經朕親臨閱視令將北岸開寬以備漲水
暢流著將見在一切情形一併迅速由驛奏覆將此由六百里加
緊發往並傳諭陳輝祖知之○以和珅為領侍衛內大臣○辛未
軍機大臣等議覆成都將軍特成額等奏籌辦江卡地方善後事
宜一江卡地方勦定應酌派弁兵分駐從前察木多因控制西藏
設立遊擊一員千把外委六員駐兵三百三十一名今西藏收甯

東華續錄 乾隆九一

已久無庸安設多兵應抽出兵一百名把總外委各一員撥歸江
卡守備管理駐防彈壓一江卡添兵駐防宜相地築礮以資棲止
一三暗巴一帶已設守備各員分駐並令德爾格忒土司酌派大
頭人協同管束其三暗巴番人止許留小頭人零星分管該將軍
所請分派土司及令喇嘛經營之處均無庸議從之○壬申諭朕
惟歷代 寶璽所以展禮 神祇式彰 符命我國家承 天眷
佑自 太祖 太宗創業盛京肇膺大寶逮我 世祖正位凝命
奄有萬方我 聖祖六十一年篤祐延床深仁淪浹我 皇考世
宗勵精圖治繼序 前徵罔不欽崇 天道勤恤民隱夙夜勤求
治理不敢康甯用克協於 天心俾中外蒙和壹之休臣庶享昇
平之福暨於朕躬嗣服兢兢業業祈 天永命恆切於懷惟是
太廟尊藏 列朝寶冊金繩玉檢 靈爽式憑然以次第鑄造未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免玉質大小長短不能一律荷 天之休承 列祖 列宗之餘
慶平伊犁定回部和闐良玉歲有恆貢用是特命有司選良工卜
吉日敬造 列朝寶冊一律從同以奉 太室念今年為朕七旬
萬壽自古帝王受 天純佑 錫福延洪實無有過於朕者朕用
是益不敢不敬 天益不敢不勤民惟有朝乾夕惕思日孜孜以
敬迓億萬年無疆之 寶命所有換出 太廟尊藏 列朝寶冊
敬誦吉日簡派皇子恭送盛京 太廟尊藏以昭 祖宗功德之
成於萬代嗣後凡有舉行寶冊事皆以是為例必為二分一奉
太廟一送盛京朕之此意欲我子孫世世知 天命之難謹敬
天勤民永存無疆之恤以保無疆之休可將此旨恭錄二通一存
上書房一存內閣敬承無斁欽哉特諭○癸酉諭前曾降旨皇孫
輩未得品級者俱賞戴紅絨結頂帽至曾孫輩較遠停止戴用

六三五

此指已往者而言今朕已見會孫奕純踰二三年奕純婚娶後朕便得見元孫伊等皆育養宮中一時五代並見亦誠罕有此皆上天垂麻伊古未有之盛瑞如會元輩當朕在位時俱不得戴紅絨頂帽又無品級朕心不忍且於體制未協嗣後凡在位時見有之會元俱准戴用我大清億萬斯年皆當遵此將此繕寫二分分貯宗人府上書房敬謹奉行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五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丁丑朔諭軍機大臣等前會傳諭吳壇令其親身前往金壇將于時和所占于敏中原籍貨財逐一查明毋令伊家不肖族眾隱匿並查于時和如果有侵欺家產及欲令張招官承祧于氏情事即令據實參奏交部從重治罪所降諭旨甚明該撫自能仰體朕意妥協查辦茲據大學士阿桂等查奏于時和留京族姪于錫榮並家人趙喜供稱于時和同南起身前先後裝車九輛約有大小箱四十餘隻等語又據于錫榮供于時和在京時會向說將來要令張招官改姓于氏承祧是于時和覬覦財產託病擁貨回南屬實請旨將于時和革職等語于時和著革職于錫榮趙喜等交部監禁再行查訊外著將此鈔寄吳壇閱看將摺內所取供詞情節逐一研訊于時和如何擁貨回籍覬覦財產捏病告假各緣由秉公詳悉確審定擬具奏至于時和所有侵占于敏中財物著吳壇分晰開單進呈仍酌量分給于德裕銀二三萬兩以資養贍將此密諭吳壇一一遵照妥辦並令由驛奏覆○賞孫士毅翰林院編修○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吳壇奏到睢甯河工漫口情形一摺據稱當即兼程前往親勘籌辦俾被水人民不致失所等語睢甯漫口前陳輝祖奏報時已傳諭薩載令其前往工所會辦堵築合龍各事宜此時吳壇見有交辦于時和侵占財產一案自應一手迅速妥辦不必亟亟前往工所至籌辦水災賑恤諸務此事薩載可以先行料理吳壇俟于時和一案查辦完結再往未遲至大學士于敏中所遺財產若伊生前營私不法之事已顯露即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將伊正法查抄入官皆所應得今既完名而沒朕亦惟始終保全以存大體本無庸究治其生前之罪至于敏中財產若干昨日傳諭吳壇令其開列清單具奏並酌分銀二三萬兩給予于德裕以資養贍即于德裕亦本非的確于敏中之孫在伊得此以奉其祀亦足矣其餘存貨財即係于時和與張氏侵占隱匿應行歸公之件且亦非得之以正者吳壇到金壇時即行詳查該縣有無應行辦理水利隄工城工義學等地方公務即將此項撥辦酌派委員經理其事覈實摺奏報銷俾于敏中所存遺產仍為本籍地方正用不致他人侵飽私囊亦甚平允也其奏摺內亦無庸聲稱入官字樣以副朕始終保全至意將此傳諭吳壇知之○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吳壇奏前往金壇查辦于時和盜占于敏中原籍貨產一案內稱據于時和家人杜喜等供稱于時和於本年四月抵家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住於伊父子文駿家於六月二十八日進京其自京運回貨物另貯一室自行封鎖俱不許伊父開看亦無銀兩衣服給與伊父當將封鎖之房開看內有銀四萬六千兩並如意銅鏡畫片各件及田房契券是于時和吞占于敏中貨產已屬顯然至伊父子文駿房內俱係破舊衣服並無絲毫銀兩等語是于時和串通張氏隱占于敏中貨產帶同銀兩衣物不許伊父開看亦無絲毫給與伊父子文駿其負恩昧良不孝已極伊父子文駿之物不必查辦仍行給予至于時和前已降旨革職茲據吳壇奏稱派員沿途截擊將來途次擊獲確審定案時竟將于時和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為不孝昧良者戒至太監蘇姓據稱尚未到金壇已知會游擊揚州淮安各關留心截擊將來擊獲時訊明押帶財物屬實亦應解交內務府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嚴行治罪以為太監託病告歸生

東華續錄 乾隆九二

事不法者戒又據另摺內開于敏中自治新房一所用銀一萬兩別有花園見作義學並未修葺等語朕從前即風聞該縣有為于敏中蓋造花園之事何未留心究出並聞有官員為之料理此大關繫吏治吳壇不應放過此事原籍地方官於本地顯宦竟敢公然為之修葺房屋花園此於吏治官方所關甚大設使江蘇紳士見任山東道府州縣者即於吳壇原籍為之修葺房屋可乎此事吳壇何以不行查明據實具奏乃佯為不知欲輕描淡寫希圖完案實屬不知朕恩舊習未改吳壇著傳旨申飭至另摺所稱于敏中前後置買義田一千一百餘畝用價八千餘兩養贍貧族報官有案此係義舉不宜動其餘分給于德裕貨財二三萬兩及于時和侵占銀兩留充該地方公用之處俱著遵照節次所降諭旨妥協辦理將此傳諭知之○丁酉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入覲上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御依清曠殿召見賜坐慰問賜茶○戊戌諭六阿哥之子縣聰病故伊福晉係三寶之女尚在未婚即來持服實屬可嘉滿洲大學士之女如此守志固理所當然但縣聰並無子嗣情殊可憫著加恩以縣聰次子給縣聰為嗣將此旨寄與英廉轉傳諭縣聰福晉知之○永定河溢○己亥諭昨據諾穆親奏七月十三日有趙姓太監牽羊進城自稱係縣德府中官用羊隻不肯納稅反將書吏毆打撕毀告示阿桂遣家人說情私行完結等語縣德業經來至熱河其府中大監滋事阿桂係總諳達且為縣德福晉之祖父聞此情節即應先行具奏乃反使家人代為關說實屬錯謬著傳諭引暢弘鳴英廉等將應訊人犯嚴行審辦並將諾穆親原摺鈔寄阿桂閱看令其明白回奏○辛丑東河蔡家莊河溢○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國泰奏東省汶河因今年雨水過多水勢陡長七月十

六三七

七日又值大雨東平州戴村壩民埵被水衝漫流入大清河民田廬舍均無妨礙見在督飭道府廳州修築加椿培厚以期鞏固等語所辦均屬妥協但聞進呈圖內所畫汶水流入大清河之處殊未明晰據貼說內稱大清河由東平州經東阿等州縣至利津縣入海計長六百餘里自屬該處大河而圖內所繪大清河並無來源僅汶河戴壩分流一股遂如河源豈有六百餘里之大河如此而已乎著傳諭國泰即另行詳晰繪圖將大清河從何發源之處貼說呈覽仍將該處見辦情形據實奏聞尋奏大清河上游來源即係汶河古時汶水至東平之戴村即北流與大清河會合入海自明人導汶濟運始於戴村築壩使汶水西南流至分水口入運如汶水漲溢則聽其由壩上分洩入大清河使運河不至漲漫而大清河下游兼受蘆泉浪溪八里堂三空橋五空橋錦河柳木溝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四

沙河中川豐濟灤水清水減水土河等十四河之水是以蜿蜒六百餘里成爲大河至汶河漫口趕緊鑲築見止有口門十餘四五日內即可完工得旨覽○顏希深卒以李本爲貴州巡撫由布政使遷○癸卯以孫永清爲貴州布政使由左副都御史遷○甲辰諭諾穆親奏絲億之太監帶羊隻進城不肯納稅反將書吏等毆打撕破告示阿桂差人說情私行完結等語當經降旨令阿桂明白回奏茲據奏稱差人說情之處實有其事殊屬非是阿桂在軍機處行走多年朕辦理庶務伊所深知豈遇此等事件朕能曲爲寬宥耶伊係滿洲首輔爲絲億福晉之祖父何可如此瞻徇阿桂應得公爵及寶石頂雙眼花翎四團龍褂金黃帶本應撤回但伊於籌辦金川一事頗著勞績朕念此施恩不從重治罪著罰公俸十年並不必在總詣達上行走

八月壬子以京師麥賈命五城米商買通倉麥運京平糶○乙卯諭大學士程景伊品行端醇老成練達歷膺部務懋著勤勞簡任綸扉正資倚畀昨因其抱恙未痊特命加意調理並屢次存問方冀速就痊愈茲聞溢逝深爲軫恤著派散秩大臣帶同侍衛十員前往奠醊所有應得卹典並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恭○丁巳永定河漫工合龍○湖北巡撫鄭大進貢金器不納切責之○戊午諭朝鮮國王世守藩封素稱恭順歲時職貢祇慎可嘉聞遇特頒敕諭及資送歸國等事如琉球等國亦俱奉章陳謝惟朝鮮國王必備具土物附表呈進藉達悃忱向因專使遠來若令齋回徒滋跋涉是以歷次例准留作正貢以示優恤而該國王恪共職守屆應正貢時仍復備物呈獻往來煩複轉覺多一儀文我君臣推誠孚信中外一體又何必爲此繁縟之節耶今歲朕七旬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五

萬壽該國王具表稱賀業已宣命來使前赴行在隨朝臣一體行禮宴賚其隨表貢物此次即行收受以伸該國王慶祝之誠嗣後除歲時慶節正貢仍聽其照例備進外其餘陳謝表章所有隨表貢物槩行停止毋庸備進副朕柔惠遠人以實不以文之至意著禮部傳諭該國王知之○庚申以直隸偏災命截漕十萬石存北倉備賑○賞給山東曹縣等三縣出借麥本銀兩免徵還○壬戌諭各省吏治自 皇考時嚴行整飭綱紀肅清至地方官與中朝顯宦交結往來尤干例禁亦會屢降諭旨訓飭再三乃昨聞得蘇松糧道章攀桂有爲原任大學士于敏中修造房屋花園之事隨經傳諭吳壇查明覆奏茲據奏到章攀桂會爲覓匠經理尙未出貨幫助請將章攀桂革職發往軍臺效力等語于敏中受朕深恩乃聽本省地方官逢迎爲之雇匠蓋屋若在前必當重治其罪

今既完名而致姑不深究以示朕始終保全之意至章攀桂逢迎鄉宦罔顧官箴即問擬發往軍臺亦所應得但此事尚未出賞幫助亦姑不加深究著將章攀桂革職免其發往軍臺至吳壇身任巡撫於屬員中此等營私趨勢之事不行查奏經朕聞知飭諭始行據實劾參可見官官相護習以成風不可不加懲儆吳壇著交部嚴加議處此後外省如尙有此等情事一經發覺必當嚴行治罪斷不能復如此次邀恩未減毋謂朕教之不早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寅命再截漕二十萬石存北倉備賑○己巳諭薩載見丁父憂兩江總督員缺著陳輝祖暫行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速行前往署理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國泰暫行兼理各省督撫向無在任守制之例即旗員閒有一二年復令其署任者亦俟服滿方准實授但薩載在江南年久實爲南河不可少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六 之人薩載接奉此旨著即速來京仍於百日滿後前往署理兩江總督此因一時不得其人並非令其在任守制也李奉翰著即馳赴南河辦理一切堵築事宜其東河事務亦關緊要李奉翰俟薩載到任後即回河東河道總督之任○癸酉召吳壇來京調閱鄂元爲江蘇巡撫以農起爲安徽巡撫調李承鄴爲河南布政使以查禮爲四川布政使由按察使○甲戌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謁東陵 西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理郡王弘曠薨遺疏聞諭今聞理郡王溘逝朕心甚爲軫念著遣皇孫蘇恩往奠茶酒尋予祭葬諡曰恪○以孫嘉樂爲四川按察使由廣東肇羅道遷九月丁丑軍機大臣等奏據革任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呈請據情代奏願於南河河東等處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得旨姚立德著發往南河交與薩載等以河工同知差遣委用效力贖罪○戊寅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命松璜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蔡新爲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調周煌爲兵部尙書以周元理爲工部尙書沈初爲兵部左侍郎原任禮部○己卯蔡家莊漫口合龍○以馮光熊爲江西按察使由福建汀○壬午 上調 昭西陵 孝東陵 景陵至孝賢皇后陵奠酒○癸未諭公允祁前因辦理 陵寢事務未能妥協由貝子降授公爵今著加恩仍封授貝子○甲申琉球貢使蔡煥歸國歿於途命卹之○辛卯 上調 秦陵 秦東陵○睢甯縣郭家渡漫口合龍○壬辰諭國初設官分職不殊周官法制又定鼎中原參稽前代不繁不簡最爲詳備其因革損益名異實同稽古唐虞建官惟百內有四岳百揆外有州牧侯伯奮庸熙載亮采惠疇周則監於二代立三公三孤秦漢以後爲丞相爲中書門下平章知政事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改丞相爲大學士其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七 實官名雖異職守無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移簡用人則雖名丞相不過承命奉行即改稱大學士而所任非人竊弄威福嚴嵩之流非仍名大學士者乎蓋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克艱厥后庶臣克艱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繫乎宰相其言實似是而非也至六官即今之六部周禮典制綦詳要亦本於唐虞司徒秩宗諸職外而督撫自秦漢以來所稱守牧節度行省即唐虞十二牧之遺歷朝改革建置紛如難以縷數我國家文武內外官職品級載在大清會典本自秩然至於援古證今今之某官即前某代某官又或古有今無或古無今有允宜勒定成書昭垂永久俾覽者一目了然見在編列四庫全書遺文畢集著即派總纂總校之紀昀陸錫熊陸費墀孫士毅等悉心校覈將本朝文武內外官職階級與歷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繕正史博參羣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

六三九

允毋遺其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健銳火器營內務府並駐防將軍及新疆增置各官亦一體詳晰考證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由總裁覆覈陸續進呈候朕閱定書成後即以此旨冠於卷首不必請序列入四庫全書刊布頒行以昭中外一統古今美備之盛因首論丞相一官餘可類推覽是編者其各顧名思義懷於天工人代兢兢業業夙夜靖共以庶幾克艱無曠之義欽哉特諭○癸巳諭前據巴延三等奏按捕沙灣茨塘等處夥盜擊獲凌大頭等訊據供出沙灣之石碁汛水陸弁兵向有得受盜賊縱容出入情節實屬從來未有之事已降旨將該提督章紳革職擊問總兵副參各員嚴行參奏並令將此案各盜犯從重辦理矣此等海洋巨盜糾夥肆劫自必盤踞有年因傳諭巴延三等查明此案得受盜賊起自何時係何人任內之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八

詳晰據實覆奏茲據巴延三等覆奏稱訊據各犯糾夥肆劫通弁兵地保弓役縱庇各情節俱在楊景素李質穎任內等語楊景素前任直隸總督時已聞其蠶蠶不飭與李侍堯無異甫欲查辦而彼業已身故倖逃法網姑免深究今沙灣等處劇盜盤踞肆惡至於如此總督之責不在刑名錢穀而在緝盜安民乃楊景素竟置若罔聞貽害地方若不嚴加懲儆則凡任封疆者於地方諸務廢弛一經身故即可脫然事外其何以共知炯戒乎著交薩載於回任後查明江南有河隄城垣等項工程應需修葺辦理之處即罰令楊景素家屬承修以為食婪弛縱者戒至李質穎前覆奏摺內稱本年春間在廣東任內會密傳李天培面詢情形商酌緝拏之法嗣因調任即赴浙江等語李質穎既查有此等盜犯並未速行擒拏據實具奏其咎自無可辭但所稱今春密令李天培設法

緝拏因調任未及辦理如果屬實其咎尚屬有間若彼時既不嚴行查辦經朕傳詢又復為此飾說則其罪更大著巴延三等將李質穎所奏各情節詳悉確查果否有實據可憑即行據實具奏候朕另降諭旨交部議處朕於臣工功過一秉大公至正從不設畸重畸輕之意巴延三等查辦此案務須徹底根究毋得稍有瞻徇李質穎摺併發○甲午總管內務府奏太監蘇常捏疾告退復敢為于敏中之姪于時和押帶財物南歸殊屬目無法紀應從重加責發遣得旨蘇常著於枷號滿日重責六十板再行發往伊犁給與厄魯特為奴○乙未 上還京師○丁酉諭前以督撫等呈進貢物漸覺踵事增華屢經宣諭飭禁不啻至再至三本年萬壽節前即慮及王公大臣及外省督撫等不能仰體朕懷購備多品以由慶祝因復降旨通行曉諭以期黜華崇實乃諸臣等仍不免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九

誇多闕靡之習但朕七旬慶節非常年可比且因其遠道誠殷不得不酌留數件其餘繁行發還並有諭奏事處不准接遞者諸臣等諒亦共見共聞知朕意之所在矣夫內外大臣果心存忠愛惟當實心任事為國家抒盡宣猷豈藉貢獻以為報效在督撫等各就地方所產土物如荔枝茶葉之類呈備賞賚尚屬任土作貢乃競以金玉銅鐵紛紛羅列朕實厭之即如瑤瑯一種必需銅製造而成耗費銅斤亦日甚目下錢價漸昂安知非此項無益之費所致且進獻不已各督撫中甚或有藉詞巧取以為婪索之端則流弊何所底止其所關於吏治民生甚大尤不可不力為防禁嗣後除各省應進土貢及各鹽政關差織造等例有官項採辦物件外其內而王公大臣外而督撫毋得再有呈進如謂祝釐伸悃上下聯情俟將來朕八旬萬壽尚可俯從其常時一槩不得再有煩瀆

諸臣其共勵寅清各勤職業毋更存進奉見長之念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亥添設伊犁撫民同知一員

冬十月戊申安徽巡撫閔元奏遵旨駁議李侍堯罪名查李侍堯以大學士辦總督事貪黷營私罪無可追惟是李侍堯歷任封疆勤幹有為久為中外推服可否援照八議條內議勤議能之文稍寬一綫不予立決出自 聖恩得旨該部知道諭各省督撫聚議李侍堯罪名一案俱已到齊李侍堯以大學士兼管總督受恩最深乃敢營私敗檢驕縱妄行實出意料之外覈其情罪非僅如彰質之因病縱性致家人勒索供應者可比較之從前恆文良卿貪婪亂法致罹刑憲情節實約略相等惟恆文等甫任督撫即肆意婪贓平日又無出力辦事之處李侍堯則身任總督二十餘年如辦理暹羅頗合機宜緝拿盜案等事亦尚認真出力且其先世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李永芳於定鼎之初歸誠宣力載在旂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是以前於尚書和珅照例定擬斬候大學士九卿請改立決時朕復降旨令督撫等各抒己見確議具題原欲以準情法之平茲各督撫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請照大學士九卿所擬而閔元則以李侍堯歷任封疆勤幹有為為中外所推服請援議勤議能之文稍寬一綫具奏是李侍堯一生之功罪原屬眾所共知諸臣中既有仍請從寬者則罪疑惟輕朕亦不肯為己甚之事李侍堯著即定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著照大學士九卿原議行朕詳慎庶獄一秉大公至正從不存畸重畸輕之見若各省督撫以李侍堯暫緩刑誅輒萌徼倖苟免之見亦斷不能逃朕洞鑒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李侍堯貪縱營私各款從前查審奏到時適富勒渾前往江南行在召見朕詳加詢問據稱李侍堯歷任封疆實心體

國認真辦事為督撫中所罕見其意以為雖晚節不飭尚可棄瑕錄用及令各督撫覈擬罪名則富勒渾又照大學士九卿所議以即請正法具題如果富勒渾見李侍堯平日勤幹有為應寬一綫何妨如閔元直抒所見乃於朕前既已為之乞恩及具題時又復隨眾從重定擬封疆大臣受朕委任深恩豈宜前後兩歧若此彼時不即降旨交部者恐各督撫謂朕有意從寬心存迎合至陳輝祖於李侍堯罪名請仍交尚書和珅與大學士九卿覆議揆其意亦主監候但並不據見直陳作游移兩可之詞彼時閣臣即請交部察議朕以各省題奏尚未到齊恐督撫等揣摩意旨又謂朕有意從嚴不敢各抒所見非朕降旨詢問本意是以俱批該部知道今此案罪名已定則兩人均有應得之咎不可不明白宣示富勒渾自異其說著交部嚴加議處陳輝祖游移其辭著交部察議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己酉諭楊魁見在丁憂河南巡撫員缺著雅德調補該省見有災賑事宜雅德著速赴新任其巡撫印務交尚安暫行護理陝西巡撫員缺緊要畢沅前在西安最久熟悉該處情形且守制將屆一年見在一時不得其人著前往署理並非開在任守制之例此朕用人不得已之苦衷亦天下臣民所共諒也畢沅不必來京請訓著即馳赴新任○壬子諭川省各土司自金川底定後令其每年輪班入覲俾伸瞻就之忱本年為朕七旬萬壽伊等情願來京隨班叩祝經提督明亮帶領前至熱河各加賞賚仍令明亮帶領分起回川茲據明亮奏稱土司等均已行抵西安天氣晴和沿途甯帖無不歡呼感悅等語此國家柔遠綏遐之道伊等目覩內地幅員之廣聞人民之富饒回歸土境自必轉相告語同心向化乃昨據嵇璜奏稱土司等此來見天朝恩賞優渥班秩尊嚴視本處

地方官漸生玩忽此慮及國家體統乎或者隱為地方官護送有賠累乎何不明言然總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中國撫馭遠人全在恩威並用令其感而知畏方為良法若如明季漢官當外藩恭順則藐忽而虐侮之或且勒索滋弊及其有事則又畏懼而謂停之往往激變率由於此各土司原屬內地管轄雖有會賞一二品頂帶者其謁見地方官儀節自有一定體制如西藏班第達雖係公爵見駐藏大臣亦當跪見致敬此則中外一體分所宜然不容紊越該將軍督提等務宜隨事留心飭諭各屬於該土司等體恤固宜周至而等威亦不可陵替又不可蹈明季漢官陋習以期經久無弊至於護送賠累則地方大吏所司何事不宜查辦乎歷觀往代中國籌邊所以釀釁未有不由邊吏陵傲姑息綏馭失宜者此實綏靖邊隅撫馭外人之要務不特川省為然即直隸山陝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三

雲貴閩粵等省凡與邊境毗連之處各該督撫等均宜時刻留心督率文武體朕此旨永遠遵奉以昭我國家中外同仁之治將此通諭知之○甲寅諭昨因嵇璜奏稱川省土司入覲見天朝恩賞優渥班秩尊嚴恐視本處地方官漸生玩忽殊未喻朕柔遠綏遐之道已明降諭旨揆稽璜之意或因地方官應付賠累起見果爾何不直言且該土司等由伊土境起身至省城一切俱係已力地方官本無應付之事若由成都至京沿途又有額設驛站其支給分例俱准開銷官項况又分起行走並不至用逾定額該地方官有何賠累若伊等支應供給有心糜費並任聽家人胥役浮冒開銷亦其自取督撫等何難據實查辦而轉以賠累為辭乎因思土爾扈特及回城伯克來京亦未必無此等浮議亦當一槩令其不來朝謁乎蓋此皆由各驛站馬匹本不敷定額並多疲瘦不堪

應用者一遇差務稍多即形支絀藉藉口於供應賠累以飾其剋減驛站馬乾之咎實為外省惡習朕屢降諭旨嚴切飭禁但恐地方官視為具文不知悔改著再明切申諭各督撫嚴飭管驛大小各員務期馬匹足額騰壯如有短少疲瘦立即嚴參示儆若二三年後朕特派大臣往查仍有此等情弊惟該督撫是問且必重治管驛官之罪不能稍為寬貸也將此通諭知之○乙卯以景祿為廣東按察使由郎中遷○戊午諭據喀爾喀阿奏太原府教授梁減奉部籤升福建安溪縣知縣但驗看該員才識迂緩難膺民社不敢因其已經推升率行送部請將梁減仍留教授原任一摺已批該部知道矣前因袁守侗奏請將文安縣知縣資原庚改教朕因資原庚係在教職任內由本班截取經該撫給咨赴選得缺何至到任甫經數月即被參劾是以降旨敕部按照年限酌定處分所以慎重民社而又各量其年力也但慮督撫等因有此旨認真辦理或有意從嚴亦未可知而熱中者轉不足以服其心嗣後此等截取教職如有經督撫奏明不勝民社而該員不甘廢棄情願送部引見者俱著照大計八法之例准其給咨送部引見庶督撫等不至屈抑人材而教職等亦無從藉口著為令○庚申賜黃瑞等四十二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寅 上臨九公主第視疾○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伊齡阿奏接奉諭旨令楊景素家屬承修河隄城垣等事督臣薩載回任向需時日恐伊子聞信隱寄諱滋弊竇當即委員會同總商詳確訪查正在查辦聞見據伊子楊焯將在籍金銀等項一應房產田地及在京各處所存產業並出借銀兩連鹽引窩價約共值銀三十三萬餘兩一併另行開單稟呈等語前因恐楊景素家屬有隱匿寄頓之事已傳諭伊齡阿留心查

察伊齡阿尙未接奉此旨卽能嚴密訪查所辦具見實心任事但楊景素前在總督任內雖有蘆葦不飭情事係伊身後漸次昭著亦無贓款實蹟與貪贖營私敗露於生前者情罪尙屬有間且伊子楊焯聞信後卽將所有產業據實和盤托出尙屬具有天良著加恩將伊家產內酌量撥給三四萬兩俾資養贍其餘呈出之項著交陳輝祖伊齡阿分別估變以備高家堰等處工程之用其有應行解京者卽著解京並已就近諭知薩載矣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十一月乙亥朔 上臨九公主第視疾○己卯諭汪圻前於餽送李侍堯銀兩案內擬發新疆朕本意以其究因李侍堯婪索營私所致若果安靜到京尙可如孫士毅之加恩寬其違發之罪乃伊曾任臬司大員押解進京有違定例私自船行探視家口實屬知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十四

法犯法經刑部擬以絞候自係罪所應得但覈其情罪明年秋審時九卿固必列入情實亦尙不至予句伊轉得安坐京城固免致違發雖曰罪之其實惠之汪圻著竟照原擬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永遠充當苦差○庚辰諭刑部議駁原任江蘇巡撫吳壇審題倪顧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縊身死一案該撫將倪顧氏照逼夫致死例擬絞監候與例不符應將倪顧氏依毆夫至篤疾絞決律擬絞立決一本部駁甚是已如所議行矣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同列三綱所關綦重律載人子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者皆處以立絞豈婦之於夫竟可從輕今乃逼迫其夫致令自盡此等潑悍之婦尙可令其偷生人世乎此案倪顧氏薄待倪玉前妻之子致相吵鬧已失婦道嗣倪玉見伊子常受單寒欲給錢營生顧氏又與爭毆以致倪玉氣忿情急自縊殞命兇悍如此該撫僅

擬絞候豈明刑弼教之意乎律既載妻毆夫至篤疾者絞決本屬允當乃例又載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比依妻毆夫至篤疾律擬絞奏請定奪之條以致引用牽混殊未妥協著交刑部將此例另行妥議改正通行此案係吳壇審擬具題吳壇在刑部司員任內辦理案件最爲諳練不應援引失當若此使其尙在必將伊交部嚴議此案失於寬縱殊屬非是塔琦著傳旨嚴行申飭並將此通諭知之○停煙瘴苗疆歷俸未滿丁憂服闋人員仍發原省例○辛巳以故理恪郡王弘曉子永璣照例襲封多羅貝勒○壬午諭慶桂已補放烏里雅蘇台將軍阿肅著調補吏部侍郎不必兼署兵部其禮部侍郎員缺著德明補授德成見已回京伊係本部侍郎可以兼管錢法堂事務福長安不必兼署工部至胡高望見在出差工部漢侍郎乏人著曹文植兼署○甲申諭烏里雅蘇台將軍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十五

原爲征討準噶爾設立彼時將軍係公傅爾丹順承郡王錫保平郡王福彭其後軍務停止以六額駙原屬副將軍卽令爲左副將軍至成衮扎布布登扎布等或以人材去得勞績可嘉節次補授並非世襲之職也今烏里雅蘇台將軍員缺業已補放慶桂但思將軍新易而朕又特降諭旨令將軍參贊不必辦理喀爾喀遊牧事務則將軍參贊及四部落盟長各有專辦事件其如何分別擬定條例俾不至瞻顧誤事亦不至越畔營私久違奉行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尋奏一烏里雅蘇台將軍係辦理邊疆巡察四部落臺卡之職除尋常事件聽喀爾喀盟長自行辦理外至事關緊要及調發兵馬諸務該盟長副將軍扎薩克應統遵將軍節制違則參究一四部落副將軍及王公扎薩克等每年輪班駐紮烏里雅蘇台向例副將軍承辦四部落事件呈報將軍參贊

今將軍參贊既不管理遊牧事務其四部落輪派駐紮之王公扎薩克除照舊派駐外所有駐紮之副將軍應仍聽烏里雅蘇台將軍參贊調撥兵馬及巡察部落接設臺卡等務不必辦理遊牧一四部落盟長向例會盟辦事屬下科派馬匹牲畜餵糧等項種種浮費請嗣後如有必須會盟者先報理藩院由院示覆餘則暫令停止一賊盜人命等案該扎薩克呈該盟長報部定奪如有不秉公辦理或被人控告或經將軍等參奏照例治罪至扎薩克亦請交四部落盟長善為約束倘有擾累該盟長亦據實奏辦以示懲儆得旨依議著通行喀爾喀四部落盟長副將軍閱看將所定是否伊等意見若何之處各報部轉奏○乙酉以諾穆親為工部侍郎署兵部 ○辛卯諭向來各部院司員保送三庫稅差錢局坐糧廳等項每有將會經得差人員未隔數年復行保送者不知在京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年 六

滿漢司員人數本多此等得項較優之差自應令其均霑普及若出差未久復予保送則從未得差者未免多有向隅嗣後保送此等差使之員其已經派過者著於十年後方准再送如堂官等違例蒙混保送經朕查出及被人參奏者即照例議處著為令

○壬辰諭從前內府摹刻蘭亭八柱帖流傳名蹟頒示臣工久為藝苑楷模茲復得端石摹刻蘭亭及圖畫詩跋各種命內廷翰林等詳檢並將內府舊搨本逐一比對則此搨係明永樂時周王有燉所摹至神宗時益王翊釗及其子常遷又行補刻者但歷年久遠石刻缺略不全著內廷翰林等詳查內府所藏舊搨蘭亭圖跋交御書處補行摹刻以臻完善其圖畫著買全摹補刻成後仍將流傳原委並缺略摹補緣由詳晰題識附刻於後以昭嘉惠藝林至意○甲午命再撥通倉米三十萬石部庫銀三十萬兩交直隸

備賑○乙未諭近來善撲等屢次皆勝蒙古揆厥所由自因管理善撲營之拉旺多爾濟扎拉豐阿均係蒙古伊等授意各該處不將好善撲挑來見在滿洲因蒙古中無好善撲自為滿足不肯學習保無日久偷安之漸應派出滿洲大臣一員管理所有拉旺多爾濟之缺即著豐紳濟倫補授將此交理藩院通諭各蒙古知之

○辛丑諭據六阿哥蘇恩阿哥奏稱巡撫喀爾喀阿平日並無往來忽呈遞請安片子並送魚數尾未便收受等語阿哥等駁回甚是喀爾喀身為巡撫與阿哥等毫無瓜葛何必餽送雖係微物恐漸染成風外省大臣與諸達太監等串通滋事喀爾喀著傳旨申飭十二月丙午以楊廷樺為福建布政使由按察使○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閩元奏宜興荆溪二縣山內石質鬆脆難以見方成丈未能適用等語所奏未見實心已傳旨申飭並面諭薩載回任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年 七

實力督辦矣海塘工程所用石料原有裏外層之分所謂背後石料也若不能多購堅細石料原可酌量於頂衝處所用堅細石料以禦潮汐衝激其湖平水緩之處將裏層酌量閒用宜興荆溪石料未始不可且即閩元在吳縣太湖所採及王直望在浙所購石料亦豈無一二石性鬆脆者乃閩元竟以宜興荆溪石質鬆文碎裂未能適用一奏塞責此總因鄰省事務漠不關心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實屬非是著再傳諭閩元務須痛改積習實力督率屬員認真採辦迅速趕運浙江以備海塘要工之用至王直望等接收石料時亦當酌量情形撙節搭配用使要工速竣而辦理不至掣肘將此由五百里發往並令富勒渾王直望知之○以李慶榮為福建按察使由江蘇○庚戌諭朕恭閱 實錄見蔡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感封公爵 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大臣蘇克薩哈

等為輔政大臣並加太師是時 皇祖冲齡踐阼鰲拜受事以後
即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
侍衛西住折克圖覺羅塞爾弼等以擅乘 御馬及取 御用弓
矢射鹿罪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其子尼侃薩哈
連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係鰲拜姻姪亦以論事
齟齬積而成仇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鰲拜欲以薊州遵化遷
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圖民地給正白旗 詔遣大學士管
戶部尚書蘇納海與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
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圈換鰲拜即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
等以紛更妄奏悉治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為睿親王
私黨令部臣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 陵
寢得以生全之語即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四大罪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予磔死 皇祖鑒其枉堅不允所請鰲拜攘臂強奏累日竟予絞
決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有籍
鰲拜馬者即捕斬之並殺 御馬羣牧長 皇祖以鰲拜擅權不
法怙惡弗悛用人行行政專恣妄為文武各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
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兇惡毀棄國典
特降諭旨嚴鞫審並 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擬請
正法 皇祖念其效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
摩佛一併拘禁迨伊死後仍 念其舊勳追賜一等男令其弟孫
相繼承襲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 賜鰲拜祭葬復一等公
世襲罔替是鰲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冊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為
國宣勤功銘鐘鼎尤當深自斂抑律已奉公以保全終始况輔臣
躬承 顧命翊贊機務更宜小心謙謹不可稍涉縱恣乃鰲拜當

東華續錄 乾隆九二

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亂法要結黨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
難以枚舉若非 皇祖英明剛斷立予鞫究漸將跋扈難馴而政
事亦不可問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致釀成大
事 皇祖不即加誅僅予褫奪並仍給以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
皇考復還公爵時因念鰲拜舊勞伊孫遠福才具又尚可用是
以仍予施 恩蓋於鰲拜擅權縱恣固所熟聞至其不法款蹟如
實錄所載纍纍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狀顯
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創懲在鰲拜一家之僥倖所關猶小而後
之秉鈞執政者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綱紀而杜僉邪乎所有
見襲鰲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無過犯且令承襲俟出缺時即行
停襲公爵仍照 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襲罔替已足
以示國家法外施恩舊勳之意矣至鰲拜當時所殘害諸臣中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會以戰功得受世職為鰲拜所枉復行褫革者著各該旗詳悉查
明並見在有無子孫奏聞請旨候朕酌量加恩朕辦理庶務一秉
大公至正雖於已往臣工之罪亦必追論嚴明懲奸回於既死
以為後世子孫有大臣擅權不法者戒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癸丑以勒保為內閣學士由太僕寺少卿遷○甲寅命部院堂官畫題意
見不合者於公所面商毋令司員展轉傳述○丁卯諭浙江海甯
改建石塘以王宜望會為浙撫且肯擔當其事因命在工督辦但
伊在服中不令與地方之務此朕用人不得已之苦心屢經降旨
中外共知近因王宜望與李質穎有意見不合之處茲李質穎來
京召對時奏及改建石塘後柴塘土塘仍須歲修以資保護等語
朕從前親閱塘工老鹽倉一帶難以下椿素所深悉但思難以下
椿處所其長不過數里非數十里之柴塘皆不可下椿改石也其

六四五

餘可以下椿處所若一律改石塘豈不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李質
 穎今有是奏此事關繫重大朕亦不能懸斷著大學士阿桂同李
 質穎馳驛前往會同富勒渾將李質穎王賈望所見不同之處秉
 公確勘據實覆奏至王賈望實丁憂之人朕因一時不得其人是
 以令其馳驛回籍治喪事畢即至浙辦理塘工原為公務起見其
 家屬自應即回本籍守制以盡私情乃據李質穎奏伊家屬仍住
 杭州安然聚處朕聞之為之心動王賈望並非無力令眷屬回籍
 之人似此忘親越禮實於大節有虧為大臣者如此何以表率屬
 員維持風教從前伊父王師品行甚正無負讀書不應有此等忘
 親越禮之子養心殿暖閣恭懸 皇祖聖訓有孝為百行之首不
 孝之人斷不可用朕每日敬仰 天語煌煌實為萬世準則王賈
 望著革職仍留塘工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若再不知自咎心懷怨
 望不肯實心自效圖贖前愆朕必重治其罪矣至三寶以大學士
 管理總督為維持風化之首今日當面問彼乃稱實知其事亦不
 以為怪富勒渾見為總督於此等有乖名義之事何不據實參奏
 均著交部嚴加議處李質穎到浙已久亦並未奏及直待降旨詢
 問始據實具陳亦著一併交部議處至科道於尋常細故往往據
 拾具奏似此為大臣之人於名教攸關者轉更緘默不言設如有
 貪酷擅權者亦將寒蟬矣國家又何藉此言官為乎其籍隸浙省
 之科道尤不應毫無見聞何以並無一人入告斯豈風聞所弗聞
 乎著令該省科道等明白回奏○戊辰諭海塘工程關係重大必
 得廣集眾思以期經理妥善陳輝祖於此等事務尚能留心講習
 見在薩載已回兩江總督之任所有南河總河印信暫交薩載兼
 署陳輝祖俟大學士公阿桂經過清江浦時即會同前往海塘與

富勒渾等公同履勘籌酌詳悉妥議具奏○己巳諭前據錢載奏
 考證帝堯陵應在平陽不應在濮州經大學士九卿議駁該侍郎
 又具摺辨奏朕因復交原議大臣再議今大學士九卿等奏請將
 該侍郎所奏濮州屬虛平陽屬實之處仍毋庸議已降旨依議矣
 經生論古反復辨證原所不禁但既形之奏牘並經廷臣集議即
 不當再執成見况該侍郎奏稱黜呂不韋門下客浮說之譌夫呂
 不韋即無足取亦尚不可以人廢言况其門下客所著之書所謂
 懸之國門千金不能易一字者豈能毫無足據乎且其時去古未
 遠或尚有所承述今乃欲以數千年後虛揣之詞遽行翻駁有是
 理乎至其覆奏大要以鄧道元水經注證濮州堯陵之虛不知水
 經注所稱今成陽城西有堯陵者實道元當時所親見該侍郎轉
 據為辨證尤屬自相矛盾至其覆奏內有原奏止辨堯陵之有無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三
 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語該侍郎兩次具摺之意既欲考證虛
 實即為改祀起見否則又何庸如此喋喋為耶錢載本係晚達且
 其事止係考古是以不加深咎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嘵嘵不已
 朕必重治其罪即如明季諸臣每因遇事紛呶盈廷聚訟假公濟
 私始則各成門戶繼且分樹黨援以致無益於國政而國事日非
 不可不引為炯戒錢載著傳旨申飭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壬
 申諭前以王賈望留辦浙江海塘工程不令家眷回籍守制而籍
 隸浙省之科道並無一人入告因傳旨令其明白回奏今據該科
 道等稱王賈望於制中眷屬聚處一事實無所聞殊屬巧辨巡撫
 家屬留住省城本屬人所共知本省科道何至毫無聞見昨以三
 寶李質穎知有此事經朕面詢即據實具奏但其不知大義視為
 故常不以為怪已非情理若似該科道等於傳旨詢問時猶復託

詞巧辨並不各自引咎其不是更大該科道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張家油房漫工合龍○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注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臣王先謙

周澗蕃恭校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春正月己卯諭蒙古中內扎薩克皆太祖
太宗創業之初由原部落率所屬之人投誠而來屢次隨征出力是以表其功勳分別封為王公扎薩克皆予以世襲罔替字樣炳著於冊封誥命喀爾喀雖皆被準噶爾台吉噶爾丹逐出之後於康熙年間始行投誠然是時已同封為王公扎薩克迄今將有百年俱為我大清之舊屬人矣但彼原得誥冊予以世襲罔替字樣者少襲爵時該院必照例請裁雖原立勳封皆朕所洞悉每次均予以原得爵品但恐歷年愈久不及詳察其起初功績即照例減削使不得世受國恩實無以副朕撫育舊屬之心即使襲予原爵原品亦終與內扎薩克有間並無以昭國恩一視同仁之意著軍機大臣會同理藩院將喀爾喀王公台吉中其首先投誠錫封及著有軍功或由原得爵品晉封並嘉獎施恩而封者徹底清查此內有應賞給世襲罔替之處或缺出時有仍應照例請旨者又內扎薩克喀爾喀中有遇事晉封者若經裁削其初封仍當准其世襲均著分別妥議具奏候朕親定至青海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回子王公扎薩克等雖屬新投誠之人非喀爾喀等可比然朕既一體予封亦當一體辦理並著查明定議具奏庶我大清億萬斯年延賞伊等子孫永受恩榮於無既也尋奏查蒙古喀爾喀並青海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回部王公扎薩克等見遵旨一體詳覈除業經因罪黜封者毋庸另議外所有首先投誠著有軍功及由原爵品續著勞績晉封者均請作為世襲罔替其緣

事降等並見已照例降襲者俱照見在爵秩給與世襲罔替至因事奮勉或供備軍需得受封爵者俟缺出時仍將降等承襲及仍襲原爵之處臨期請旨其尋常嘉獎晉封並奏請補授者缺出時照例減襲至扎薩克台吉業經編列旗分職司一旗請無論原封軍功恩封奏放統係承襲已久並未降等均請作為世襲罔替俟奉旨後臣等仍將各部落王公扎薩克等封爵原委分別繕呈請旨添給冊誥再查蒙古汗等向止給汗爵印信未經給予世襲罔替冊誥請將喀爾喀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各汗俱交部頒給從之

○丁酉論本月二十三日內閣進呈禮部具題壬寅年各壇廟祭齋戒日期一本冊開正月十四日次辛祀 祈穀壇所擬甚屬不當天子父天母地祇承之義不可稍弛從前雍正年間恭奉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以定例正月上辛若在初五日以前則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二

改於次辛但元旦朝賀乃朕躬之禮儀若因此而展 祈穀之期於心實有未安著於上辛行禮煌煌 聖訓實萬世不刊之論朕御極以來遇正月初三日以前上辛因必須隔年齋戒是以改用次辛其有初四日上辛亦改用次辛行禮者則因 聖母皇太后祝釐初社朕於元辰躬率王公大臣拜賀 東朝儀節不容稍闕至明歲正月初四日上辛並非向年可比矣該部何得亦改次辛况冬至 南郊禮成有於次日受賀者所謂禮緣義起而義以方外尤必敬以直內如謂臣下意在尊君不敢輕易朝正令典亦當備查往例具奏請旨乃禮部遽行題達何昧昧一至於此至閣臣職司票擬於此等典禮攸關之章疏何以並不細心請旨擬籤必待朕自行看出耶所有禮部堂官著交部嚴加議處大學士等著交部察議至祀典本屬吉禮而上辛 祈穀尤歲首鉅儀乃該部

必於二十三日具題閣臣亦即於是日呈進朕雖不以此責備而諸臣疏忽若是可謂不知仰體朕懷矣所有明歲 祈穀行禮仍用上辛並著為令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朝鮮國王李祘遣使表賀冬至元旦二大節又奏謝恭奉恩諭並進貢方物得旨覽王奏謝知道了前經降旨所有陳謝表章隨進貢物彙令停止今該國王奉到此旨具奏稱謝復具奏恭謝加賞段匹仍各具方物隨進本不必收受但既專使遠來仍令齋回徒滋往返若照例留作正貢該國王屆正貢之期仍似向年備物呈獻非所以示推誠而昭體恤此次貢物著收受仍加賞鞍馬絀段貂皮等物嗣後務宜恪遵前旨毋庸備進若再進必令齋回該國王其善體朕柔惠遠人以實不以文之至意○癸卯諭據阿桂等參奏杭嘉湖道王燧驕縱不法行同市僧民怨沸騰已降旨革職等因交阿桂等嚴審矣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三

至富勒渾李質穎身為督撫豈毫無見聞乃並未據實劾奏所謂整飭吏治者在且伊等於見辦海塘事務茫無確見在彼諒亦無用富勒渾李質穎俱著來京候旨陳輝祖向於河工事務尚能留心講習海塘修築機宜大略相同著授為閩浙總督至福建見有富綱在彼已歷年餘陳輝祖即在浙省督辦塘工並兼管浙江巡撫俟海塘工竣再往福建其浙江巡撫員缺屆期另行簡放所有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調補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韓鏞補授即速赴任俟過伏秋汛再來京請訓李奉翰俟韓鏞到任交代後即速赴南河之任亦不必來京請訓其江南淮徐河道員缺著何裕城調補河庫道員缺著劉錫嘏補授

二月甲辰朔諭禮莫大乎敬 天儀莫隆於 郊祀前以禮部具題壬寅年祭祀、壇 廟各日期將 祈穀行禮改用次辛所擬

不當已明降諭旨仍用上辛矣孟春 祈穀所以迓陽氣而兆農
祥考諸經傳蓋指立春以後之上辛而非元旦以後之上辛雍正
年間恭奉 皇考聖諭飭禮臣定議允宜永遠遵守敬思其義若
上辛在立春前舉行與乘陽之義未為精當又上辛設在正月初
三日以前則當於舊臘隔年齋戒而 太廟始祭實為合饗大禮
卽宮中拜 神亦屬國朝定例若於齋戒期內照舊舉行於專一
致敬之道似猶未協其應如何斟酌古今益臻明備並百世遵守
可行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悉妥議具奏尋議按禮記月令孟春
之月先紀迎春東郊次乃祈穀於上帝家語載孔子云啓蟄之月
祈穀於上帝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公羊傳用正月上辛註云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正月者歲首上辛猶言始新也宋史禮志云
春氣初至農事方興故郊祀昊天以祈嘉穀當在建寅之月迎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四
之後請嗣後定以立春後所得之辛為上辛舉行 祈穀禮如立
春後之辛尚在上年十二月內則仍用正月上辛以符歲首始新
之義至正月初四日上辛行 祈穀禮應於初一日齋戒起是日
皇上於未入齋宮之前宮中拜 神 奉先殿均可各昭誠敬
惟出宮詣 堂子行禮 皇上親詣不親詣例由禮部將可否展
期於初五日行禮之處先期奏請至御殿受賀請用初五日亦由
該部具奏則凡正月初四日係上辛行 祈穀禮原無庸改期惟
上辛在初三日以前則齋戒在隔年舊臘之內若歲暮祫祭 太
廟宮中拜 神諸大典於已入齋戒後舉行兩事同時未為專一
致敬按郊特牲有卜郊之文宋方慤云卜郊蓋指用辛之郊而言
嗣後如上辛在正月初三以前請酌用卜郊不專用上辛之義改
於次辛行禮從之○乙巳諭朕恭閱 皇祖實錄內載雲貴總督

卞三元與張國柱李本深等合詞奏留吳三桂總管雲貴事務一
節因檢閱卞三元列傳載與張國柱等俱傾附吳逆卽當日共疏
乞留三元疏詞尤為迫切可見三元實為吳逆用當日 皇祖洞
燭幾先未允所請而吳逆事權遂以解退三元後見吳逆反蹟漸
露遂託言母病乞休迨削平吳逆張國柱李本深俱以從逆伏誅
而三元竟脫然事外且自乞養歸旗閱三十年及伊歿後又復邀
恩得賜祭葬並諡以恪敏夫三元本一進退無據首鼠兩端之
人在 皇祖當日或念三元際 開國之初由牧郡游歷封疆曾
有帶兵轉餉微勞且當三桂倡亂之時伊先已告休在家因為曲
予包容保全終始今事閱百年詳加論定不得不明白宣示以昭
彰瘅朕於臣工功罪論斷一秉至公卽如前代諸臣之懷二心以
事君者猶且另為立傳不稍寬假况卞三元速事 兩朝寵承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五
恩遇乃始則攀援黨逆力疏保留繼則抽身遠引以圖避害其居
心行事殊不可問幸而老死爛下未被顯戮已邀國家寬大之恩
若復以飾終令典永荷殊榮將何以肅綱紀而示懲勸乎所有卞
三元生前官秩及死後諡法並所得誥敕俱著追奪其祭葬碑文
並著該旗查明一併撲毀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午諭朕自臨
御以來每遇 郊祀大典無不蠲潔躬承四十六年如一日今仰
荷 昊蒼眷佑壽逾古稀仍當躬親行禮而一切登降禮儀步履
究覺稍遜於前若遣官恭代非朕勤於躬親昭事之初心而勉強
將事復於精一疑承之意轉有未盡因諭該部前往敬視 祈穀
宿齋宮詣 壇瞻拜日降輦處茲據福隆安等奏請擬由 皇乾
殿西墻門外降輿較為近便等語應如所奏交各該衙門遵照辦
理此朕仰體 上天眷愛朕躬長中寅恪之意將來朕子孫繼緒

髮麻有壽登古稀者亦可欽承朕志於 郊壇大祀歲歲躬行率
 由此典以上邀 皇天眷顧之隆庶幾無疆惟庶永膺 吳貺垂
 裕萬年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酉 上御經筵○丙辰諭據四
 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
 聖義 聖謨等六門恭載 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
 所擬殊屬繁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
 應以本朝 御製詩文集冠首至經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不必
 全以本朝官書為首今若於每部內又特標 聖義諸名目雖為
 尊崇起見未免又多增義例朕意如 列聖御纂諸經列於各本
 經諸家之前 御批通鑑綱目等書列於各家編年諸書之前
 五朝聖訓 硃批諭旨方略等書列於詔令諸門之前 御注道
 德經列於各家所注道德經之前其他以類做照編次俾尊崇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六
 義與編纂之體並行不悖至閱其總目特載朕前後修書諭旨及
 御題四庫諸書詩文為卷首所辦未為盡協四庫全書體大物博
 將來書成之日篇帙浩繁舉何為序所有歷次所降諭旨列之總
 目首卷以當序事屬可行且官撰諸書亦有以諭旨代弁言者自
 不得不如此辦理至題四庫諸書詩文若亦另編卷首將來排列
 轉在 列朝欽定諸書之前心尤未安雖纂校諸臣尊君之意然
 竟似四庫全書之輯端為朕詩文而設者然朕不為也著將所進
 詩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製詩文集內俾各為卷首則編排
 在 列朝欽定諸書之後而四庫書內朕所題各書詩文列在本
 集首卷庶眉目清而開帙了然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丁巳
 禮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秦州舊有太昊伏羲氏廟請照前
 代帝王陵廟守吏春秋二仲致祭例每歲額設祭銀並廟戶一名

從之○戊午諭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總目請於經史子集各
 部冠以 聖義 聖謨等六門業經降旨令將 列朝御纂 御
 批 御製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並令將卷首
 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撤出分列御製詩文各集之前所以示
 大公也朕一再思維四庫全書之輯廣搜博採彙萃羣書用以昭
 垂久遠公之天下萬世如經部易類以子夏易傳冠首實為說易
 家最古之書允宜弁冕義經若以 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
 為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而於編排體例究屬未協况經史子
 集各部內尚有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 欽定各書冠之亦有未
 合在編輯諸臣自不敢輕議及此朕則筆削權衡務求精當使綱
 舉目張體裁醇備足為萬世法程即後之好為論辨者亦無從置
 議方為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俱著各按撰述人代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七
 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 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
 諸家之上則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慎之至
 意將此通諭知之○己未諭前以阿桂等參奏杭嘉湖道王燧劣
 蹟種種民怨沸騰已降旨革職鞫問並據阿桂等查抄王燧贖產
 多至二十餘萬兩又阿桂等參奏已故知府陳虞盛係與王燧上
 年一同總辦差務之員亦曾在杭州嘉興買房產屢經傳諭阿桂
 等嚴訊伊等贖產從何得來切實根究矣上年南巡時經過江南
 各水營何係做照上屆規制不過略加修整及添修古蹟一處朕
 已覺其不妥即傳旨給還原主及一入浙江首站則屋宇倍增並
 多點綴隨面飭三寶王賈望不應如此繁費殊非朕省方問俗之
 意據奏係陳虞盛實心要好自捐養廉未便阻止彼時雖成事不
 說而朕心實踏躐不安會有御製駐浙江水營詩言其事比玉杭

州則添設座落更多今據阿桂等查辦情形則是王燧陳虞盛竟藉辦差為名肆意侵蝕外博見長之巧陰送資縱之私且其平日必有股剝民膏劣蹟以致天理昭彰因事敗露大約此事皆王望望主張三寶竟無主見墮其術中所謂無能而可憫者也王望望已於留眷在杭一事革職留工自效其辦差之有無染指俟阿桂審明自有定罪三寶見亦革去戴翎暫予從寬留任至富勒渾李質穎於王燧陳虞盛藉差貪冒之事雖然到任未久但不能查出參奏且於王望望忘親越禮大節有虧竟視為泛常恬不知怪實屬咎無可辭是以一併革去戴翎俟來京後另降諭旨至浙省科道於此等有乖名教不行糾劾及至傳詢又復設辭巧辨其處分原所應得但如三寶富勒渾李質穎身為大臣尙且不知大義又何怪科道小臣耶是以並予從寬留任朕於諸臣功過權衡悉當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盤籌酌修塊石塘究不如魚鱗石塘之堅固按工計料辦理魚鱗石塘二千二百四十丈工料腳價約估銀三十餘萬兩督率工員上緊趕辦計四十七年冬閒可以完工應如所奏辦理惟在實力妥為以期久安黎庶已於摺內批示至所稱老鹽倉立字號至積字號二百餘丈不能釘樁處所應請仍留柴塘其餘一千五百丈用椿分打至四箇半時辰打下一丈四五尺即不能再打沙鬮椿牢力能擊石或可一律築砌或應仍存其舊等語俟阿桂到京時面奏亦於摺內批示又據另摺奏稱椿架一副用夫十三名每日釘椿二根按例每椿一根銷銀五分承辦各員需幫貼銀七八錢不等查有浙省商捐銀二十萬兩一項除造船用銀約一萬兩向餘銀十九萬兩懇請賞給海塘以為釘椿夫役額外貼費毋庸造入報銷等語自應如此辦理不然此項何用至所請毋庸報銷之處不報部可也總不奏明則不可亦於摺內詳晰批示此項商捐銀兩著即賞給該處塘工交與陳輝祖嚴飭工員實力妥辦不許絲毫累民俾稱其值而民樂於從事敷其用而工易於告成方為妥善且不特商捐一項即王望望等前請認罰銀兩及王燧陳虞盛等查抄之項均應歸入塘工項下實用實銷如有餘存屆期陳輝祖另行請旨再陳輝祖以總督兼巡撫事務繁多自不能常駐工所王望望又係革職之人呼應不靈署工部侍郎楊魁久任江南於江浙情形熟悉著派往浙江專駐海塘工所幫同陳輝祖辦理海塘事務於公務較為有益除明降諭旨外將此由六百里傳諭阿桂陳輝祖知之○乙丑 上啓鑾巡幸五臺山○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丙寅免順天保定等七府州屬通賦○戊辰論文祿見在有疾著解任回京在刑部郎中上行走病痊日

批諭念其為父私情姑從寬免若再不安分家居則罪無可道及
次閱為伊父請從祀 孔廟一摺更為肆無忌憚愚而好自用矣
從祀宮牆非人品學固純粹無疵久經論定者孰敢輕議是以國
朝從祀寥寥甯缺無濫今尹嘉銓乃奏請欲為湯斌范文程李光
地顧八代張伯行並請從祀而廟以伊父謬妄殊甚湯斌在皇
祖時曾經侍讀理密親王乃不能盡心輔導以致理密親王縱欲
敗度終於廢黜於保傅之義有虧至范文程本係明季諸生臣事
我朝致身通顯雖非如洪承疇等身事兩朝可比然於純儒品節
不無遺議若李光地於耿逆時遣人齎送蠟九告變外間傳有不
與陳夢雷一同列名之事於公論亦未允孚至顧八代不過通曉
繙譯滿漢文義居官循謹本無行誼過人之處又張伯行雖操守
廉潔亦人臣職分當然其參奏鳴禮一案實因鳴禮欲尋其釁勢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三
難兩立因先發以為自全之計不得以其託名講學輕議入祀以
上諸臣皆朕素所深悉乃尹嘉銓以休致在籍人員不知安分妄
言無忌實屬從來未有之事甚至奏稱伊父尹會一蒙御製詩章
哀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等語尤為狂吠罪不可追尹
會一從前經朕賜詩獎勵原藉以風示羣倫而伊於巡撫任內亦
僅循分供職後因不能勝任改用京員尙不能如湯斌等諸人可
比今尹嘉銓乃敢妄稱已在德行之科既為請諡復請從祀如此
喪心病狂毫無忌憚其視朕為何如主耶且尹嘉銓託於行孝為
此妄奏天下之人孰非人子乎使令皆為其父求諡求入祀 孔
廟亦可行乎否則為不孝即得罪仍託於為父則朝政不至於大
紊乎此而不行治罪何以彰國憲而懲將來尹嘉銓著革去頂帶
拏交刑部治罪並將朕批示其兩摺發交大學士九卿閱看並通

論中外知之○甲午設喀爾喀杜爾伯特交界地方鄂博○乙未
以黃檢為正藍旗漢軍副都統調達爾吉善為直隸布政使以福
崧為廣東布政使由甘肅按察使○丙申以福甯為甘肅按察使由平
道○庚子 上還京師○辛丑陝甘總督勒爾謹奏據蘭州府循
化同知洪彬稟報廳屬撒拉爾回人蘇四十三等因爭立新教將
舊教回人殺傷數名臣隨委蘭州府知府楊士璣河州協副將新
柱前往查辦三月二十日據楊士璣稟報新柱與該府帶領兵役
前往循化十八日申刻行至白莊子被新教回匪千餘人將莊圍
住等語臣即選派本標兵二百名帶同臬司福崧星夜往該處查
拏又奏途次據署河州知州周植稟報新教逆回於十八日晚將
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殺害等語臣飛調固原涼州甘肅西甯肅
州五提鎮兵共二千名星速前往仍於見帶本標兵二百名外添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三
調三百名兼程馳赴相機剿捕並札令提督仁和前往會辦又據
河州署都司李奇稟報已派兵二百名交署守備袁尙仁帶往該
署都司見在看守城池論軍機大臣等回人爭教細事何至因此
殺害大員其所爭立新教係由何處流傳向來有無此等名目是
否另有希圖搶劫別情勒爾謹摺內總未明晰聲敘將來獲犯時
均應逐細審究詳悉具奏不可絲毫隱飾至勒爾謹初派本標兵
二百名原屬過少其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前往查拏時辦理亦
未能妥協以致被賊殺害况知府副將係文武大員所帶官兵
役自復不少若因兵少不能抵禦被賊傷損者多以致知府副將
同時遇害自應據實奏聞朕必加之優卹若官弁不能督率兵役
奮力禦賊甚或兵役等畏怯先逃致領兵大員遇害則逃兵等均
應拏獲正法不可少存姑息著傳諭勒爾謹俟事定時遵照辦理

至所帶兵數前後幾及三千又札會提督仁和前往會辦仁和係曾經出兵打仗之人軍務頗為熟悉勒爾謹當與之和衷速辦總以慎重明決為要並諭仁和知之○王寅平定兩金川方略成御製序曰前平定金川實止受促浸一處之歸降後平定兩金川則並促浸俄拉兩處削平之而屯戍其地不讀前方略不知予之撫順宥過之寬惠不讀後方略不知予之保大經久之苦心兩金川之背恩奔望屢赦屢叛與夫不得已用兵之原委亦既見之後告成太學之碑文矣茲方略成而司事者以序請從其請是贊言不從其請是闕體以書之有弁詞箴體例也夫示之義方之前方定之智略之謂略有方無略失之執有略無方失之隨二者相需殷而相得彰且方有隅之義而象地略有包之義而象天乾圓坤方陰靜陽動即兵法實不出乎此要之本於敬而弗懈公而無私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十四

泰而不驕勒而非躁然後能賞罰明而進退當緩急應而機宜合運之九重之上示之絕域之遙忘憂不可掣肘益不可是必注精神於董事之諸臣而念辛苦於衝鋒之策士嗚呼定方略豈易言而成方略更難觀也今幸觀方略之成庶乎五年忘餐廢寢之勞得以少慰而藉以解後世窮兵黷武之譏所謂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夷者或庶幾乎○勒爾謹奏臣行抵狄道州據兵丁李成得報稱逆回男婦二千餘於二十一日二更時將河州守城兵殺死擁入州城臣因所帶標兵僅五百名且狄道緊鄰河州若狄道有失省城亦可虞因在州城屯紮俟前調兵到往勦諭軍機大臣等此時勒爾謹帶兵無多自應持重堅守俟仁和並前調各兵陸續到來一鼓擒滅方合機宜自不便輕易舉動至逆回本因爭立新教致相仇殺今閱該督摺內所稱殺官抗拒占據州城之賊如係

新教首逆即應明切曉諭舊教之人赦其互相爭殺之罪作為前驅令其殺賊自效如此以賊攻賊伊等本係宿仇自必踴躍爭先既壯聲勢又省兵力而賊勢益分剿滅自易著勒爾謹與仁和相機妥辦至河州城池堅固有文武官弁兵丁守衛何至賊匪一擁而入將城占據其平日所為守禦者何事所有該署都司及知州等應查明下落如因城池失守以一死塞責倘有可原如竟苟活潛逃即當立正典刑以昭炯戒除另行傳諭西安提督馬彪帶兵二千名前往協同勦捕外並令西安甯夏將軍各豫備滿兵一千名如必須協濟該督即一面飛調一面奏聞至健銳火器兩營尤為勁旅見亦挑選備該督與仁和務須和衷協力安速辦理○

癸卯命阿桂馳往甘肅調度勦賊機宜

夏四月甲辰朔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畢沅奏逆回進逼蘭州焚燒關廂省城眼前失事已飛札文綬等調兵會勦復札富勒渾雅德調河南山西兵前赴西安聽調並懇迅發京兵派熟悉軍務大臣帶領前往等語昨已傳諭阿桂令其由河南星赴甘肅今逆回如此猖獗阿桂應即迅速遣行見派尚書和珅領騎拉旺多爾濟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驛前往甘肅並派巴圖魯侍衛帶健銳營兵二千名火器營兵二千名即日分起迅速前往如和珅等先到甘肅即行調遣辦理俟阿桂到彼時即交阿桂接辦和珅仍回京供職○乙巳諭農起著賞戴花翎馳驛前赴甘肅辦理軍需李侍堯著加恩免罪賞給三品頂帶並賞戴花翎與副都統黃檢一體馳驛前往並著和珅傳諭黃檢即由保定前往不必來京○諭據王廷贊奏報賊匪直抵蘭城困守兩晝夜等語伊係文臣能如此固守若再待數日援兵一至即可保全城池是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十五

卽王廷贊之功深爲可嘉又奏稱賊人索取馬明心王廷贊許令城上一見後卽行正法既安賊匪之心又將賊首正法辦理甚合機宜王廷贊著賞戴花翎並賞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交與伍彌泰等遣人齎賞王廷贊並傳旨嘉獎和坤接到此旨時亦卽催伍彌泰馬彪所帶之兵迅速行走並將王廷贊能固守省城先除賊首之處明晰獎諭至此大爲王廷贊齋捐出城之人亦屬能事可嘉並著伍彌泰等查明重賞以示鼓勵○丁未以費瀆爲山西按察使道由冀甯○戊申諭軍機大臣等逆回傷害職官占據河州一案總係勒爾謹平日不能豫爲覺察以致養癰貽患及事發後又不詳查起釁根由確實陳奏事完之日阿桂和坤必須徹底根究實在如何貽誤之處不得稍涉含糊再王廷贊所奏安定縣回民馬明心係新教之主則其人實爲此案首犯但究係何時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七

額爾恆額固原總兵圖欽保分路帶兵並有莊浪土司魯瑋帶領土兵陸續前抵蘭州仁和當卽令德甯額爾恆額一面把守橋口一面直渡黃河並經打仗二次官兵奮勇殺賊甚多圖欽保並親行殺賊四人見已將逆匪擊退上山卽日可期剿滅等語此次仁和等會剿逆賊奮勇出力均屬可嘉仁和圖欽保德甯額爾恆額貢楚達爾均著交部從優議敘並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額爾恆額並著賞戴花翎德甯貢楚達爾如未經賞戴著一體賞給戴用遊擊祥保瑚松阿璣擒賊犯亦屬能事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土司魯瑋亦勇往可嘉著加一等賞給職銜並賞戴花翎以示獎勵至畢沅在陝西境內聞有甘省逆賊滋事卽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殊屬可嘉之至著賞給一品頂帶仍交部從優議敘並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布政使王廷贊於逆賊圍逼省城時能悉力守禦且將新教首犯馬明心先行諭示賊眾復卽正法辦理實合機宜業經賞給荷包花翎著加恩賞一品頂帶仍交部從優議敘至此事係勒爾謹從前經理不善以至養癰貽害其咎原無可辭但伊見在辦理收復河州及會剿逆回尙屬迅速妥協統俟事畢後再行覈其功過另降諭旨其陣亡都司王宗龍甚屬可憫所有應得賞卹該部照例議給其陣亡受傷滿漢官兵及土兵等均俟查明從優議卹○丁巳勒爾謹仁和馬彪奏臣等先後抵蘭打仗數次賊據南山各路官兵一二日內均可齊集定期初八日進兵圍剿至逆回起釁根由緣撒拉爾俗習回教新教欲另立門戶令舊教順從舊教不服互相爭殺見在所謂循化土兵卽係舊教番回臣勒爾謹前在狄道與臬司福崧詳加籌酌密飭循化文武各員妥爲駕馭俾其奮勇出

力以公報私得旨本日勒爾謹奏新舊教情形始略有端緒至今兩教互相攻殺以破其勢朕於事發之初即早經降旨令勒爾謹稱前在狄道與福崧商酌令舊教土兵奮勇出力以公報私所辦尚是但勒爾謹未必能見及此或出自福崧之贊畫至賊人占踞山梁多至十數日何從得有口食且大兵既經各路堵截又往何處搶掠俱著查明覆奏總之此案起釁實在情形勒爾謹如何辦理不善致釀事端其被擾之地方應如何加恩務須徹底詳查逐一妥辦具奏請旨至所稱各屬官兵將次到蘭定期於初八日進兵擒剿賊匪自應如此迅速辦理朕盼望滅賊之信甚切該督務須速行具奏不得仍前遲緩致塵懸注○庚申諭尹嘉銓由落第舉人用為部屬游歷藩司內擢京卿因其年老無用准予原品休致伊父子兩世受恩理應感激安靜居鄉以終天年乃今春行在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六

竟敢令伊子齋摺為伊父尹會一請諡又不親來乞恩即應治罪因念其為父私情姑從寬免已於摺內批諭及披閱次摺又為其父請祀 孔廟則更肆無忌憚罪不可逭因降旨將伊鞏交刑部治罪並查伊家有無狂悖不法字蹟隨據英廉袁守伺於伊京寓及本籍查伊所著各書則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而其尤甚者如朋黨為自古大患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為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之語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為鑒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為是顛倒是非顯悖 聖製誠不知是何肺腸且其書又有為帝者師之句則竟儼然以師傅自居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如此妄語即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能為朕師傅否

昔韓愈尚言自度若世無孔子不應在弟子之列尹嘉銓將以朕為何如主耶又其書有名臣言行錄一編將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等悉行臚列無論此諸臣居心行事不能及古名臣且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來伊等子孫恩怨即從此起門戶亦且漸開所關朝常世教均非淺鮮即伊託言做照朱子名臣言行錄朱子所處當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評騰尙皆公當今尹嘉銓乃欲於國家全盛之時逞其私臆妄生議論變亂是非實為莠言亂政又尹嘉銓在山東藩司任內面求賞戴花翎且敢於朕前肖述伊妻言狀稱不得賞即無顏相見等語彼時伊毫不知恥而朕之深鄙其人實從此始也然尙欲全伊顏面從未宣示廷臣昨日廷訊伊仍自述不愧此種行徑豈講學者所宜為耶至其託言夢中神人告以係孟子後身當傳孔子之道又朕御製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自號古稀老人且欲娶年逾五十之處女為妾所行種種乖謬出於情理之外其他狂悖誕妄見於所著各書者尙不一而足正所謂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僻而堅為聖人所必誅者伊從前經朕屢次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終其餘年倖逃法網乃惡積罪盈自行敗露此實天理昭彰可為天下盜竊虛名妄行異議者之戒連日命大學士九卿等公同反復研鞫奏請加刑訊問朕尙未允行將伊書內狂悖各條復加親訊伊俯首伏罪自認為欺世盜名之小人懇求立寘重典以彰國法等語經大學士等按律定擬奏請凌遲處死家屬緣坐覈其情罪即予磔誅亦所應得當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種敗類自斷不可復留尹嘉銓著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此朕為世道人心起見不得不明示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六

創懲以昭炯鑒凡內外大小臣工天下讀書士子均當洗心滌慮各加敬惕引以為戒若再有如尹嘉銓之狂悖不法一經發覺斷不能復邀尹嘉銓之末減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辛酉諭尹嘉銓所著各書內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為相國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時已廢而不設其後置大學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職僅票擬承旨非如古所謂秉鈞執政之宰相也况我朝列聖相承乾綱獨攬百數十年以來大學士中豈無一二行私者然總未至擅權執法能移主柄也大學士之於宰相雖殊其名而其職自在如明季嚴嵩豈非大學士而其時朝政不綱竊弄威福至今稱為奸相可見政柄之屬與不屬不繫乎宰相大學士之名在為人君者之能理政與否耳為人君者果能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則備位綸扉不過委蛇奉職領袖班聯如我皇祖聖祖仁皇帝皇考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世宗憲皇帝暨朕躬臨御四十六年以來無時不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復於何事藉為大學士者之參贊乎即如傅恆任大學士最久亦僅以整飭勤職自效今伊身後十餘年朕於庶務豈致廢而不理乎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亂繫宰相此止可就彼時朝政闕穴者而言若以國家治亂專倚宰相則為之君者不幾如木偶旒綴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為之使為人君者深居高處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至協辦大學士職本尙書不過如御史裏行學士裏行之類獻諫者亦稱之為相國獻諫者已可深鄙而身為協辦者亦儼然以相國自居不更可嗤乎從前傳恆於乾隆十三年扈從東巡因行在令其暫攝協辦事務其時直隸布政使長垣遂以大學士稱之伊深以為愧如此庶為知恥識

東華續錄 乾隆九三

大體之人而此外諸臣恐未必皆然矣乃尹嘉銓槩稱為相國意在諛媚而陰邀稱譽其心實不可問至名臣之稱必其勳業能安社稷方為無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况歷觀前代忠良屈指可數而奸佞則接踵不絕可見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銓竟敢標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為臆列謬著品評若不明闢其非則將來流而為標榜甚而為門戶為朋黨豈不為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總之人君果能敬天愛民勤政自能庶事惟和百工熙載否則雖有賢相亦何裨政事我國家世世子孫能以朕心為心整綱維而勤宵旰庶幾永凝 庶命垂裕萬年所謂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可弗懷歟將此申諭中外知之○諭昨閱尹嘉銓自著年譜載其在大理寺卿任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丙與刑部籤商緩決一條夫明刑所以弼教準律定罪或輕或重執法者惟當斟酌平允不得意為軒輊俾犯者輸情服罪無可市恩亦無所歸怨至問刑衙門內而法司外而地方官遇有案件自應悉心研究彼此講論務使情真罪當即司官之於堂官州縣之於府府之於臬臬司之於督撫凡有寬嚴不中之處皆許其據案直陳若上官意涉偏私有乖允當司員等所爭果是原可不隨同畫押或竟自行陳奏朕方將嘉其持正不阿即外吏亦准其直揭部科秉公定議要之皆為公事起見不得少涉私心也夫從寬從嚴視其人之自取而寬之嚴之均無所容心於其間若議獄者不求其平固不可而求其平之後與己原無涉也有心求平甚至自記是出於市恩沽譽之私其可乎若朕亦欲博寬大之名將秋審情實人犯全子免句其為陰德豈不更大而使國家刑章憲典竟

六五七

成虛設有是理乎昔傳不疑每錄囚遺其母輒問平反幾何人歐陽修文亦載其母述其父之言謂求生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憾此雖婦人之見然就其所言亦止為辨明冤枉者言之耳非謂弗冤枉者槩當從輕縱也若如尹嘉銓所載是自博覽之名而歸過他人且以所辦公事退而私自記載以冀無識之徒妄為稱譽其心尚可問乎朕於慎庶獄惟期大中至正雖匹夫匹婦之細亦必確覈案情折衷至當若徒以姑息為念致失情法之平乖止辟之義朕不為也因尹嘉銓欺世盜名妄行記載一事明切宣諭內外問刑衙門將朕此旨各錄一通懸之公署觸目儆心共矢詳慎以臻協中之治其懷遵毋忽○戊辰諭向來殿試新進士有至次早始行交卷者雖伊等草茅新進對揚之始未免矜持但考試給燭最滋弊竇至於連宵達旦則更長人倦防閑更未能周且朝考例作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三

四題尚不過日入完場而殿試對策一道窮日之力寫作已可從容何必焚膏繼晷始得成章乎况殿廷重地尤宜謹慎嗣後殿試交卷至遲亦以日入為度不得仍准給燭其不能完卷者仍准列入三甲末士子等各宜自勉以副朕別弊選才之至意○賜錢榮等一百六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閱和珅等所奏抵蘭後勒賊情形一摺是此半月有餘勒爾謹等之遷延觀望果不出朕之所料此事本勒爾謹辦理新舊教不善所致又平日不能實力訓練綠營兵丁以致臨事懦怯不能得用且勒爾謹安坐省署以致伍彌泰等皆遷巡推諉俾賊匪得延殘喘未能即時擒滅其罪甚大况綠營兵既見賊即慌勢難望其得力勒爾謹等若早行奏明則派往滿兵此時亦可早抵蘭州奮同攻勦賊事豈不更速乃又以賊匪不難殲滅飾詞具奏並請停

止京兵朕亦誤聽總之自始至今錯中有錯實亦憤懣今和珅等既打仗一次賊人因竄入窟穴死守此時惟有迅速籌辦以期剿滅淨盡又和珅奏稱老教土司韓煜甚屬奮勉並受有石傷請照土司魯璠之例酌量加恩該土司如此奮勉協力甚屬可嘉伊係四品職銜著加恩賞給三品頂帶並賞戴花翎加賞大段二匹以示鼓勵又諭本日據和珅等奏十八日督率官兵進剿逆匪殲斃百餘人逆賊竄入山洞土窟死守見在相機籌辦投捕事宜但綠營員弁官兵不能得力請派侍衛護軍等三十員馳往帶兵剿捕等語已諭令侍衛等迅速馳赴並添派乾清門侍衛彰那木扎一同馳往均於今日起程晝夜星馳著傳諭沿途各督撫即將馬匹等項交速豫備俾伊等到站即行迅速進剿毋得稍有遲誤○庚午諭甘肅逆匪蘇四十三等肆擾不法一案係因爭立新教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三

舊教不從致被殺害起釁若地方官早為嚴明料理其事當早已完結乃勒爾謹料理不善以致養癰貽患從未奏聞此事其罪已無可辭及事發之後即當迅速妥辦以贖前愆乃朕已簡派八旗勁旅啓程前往就近酌調阿拉善兵協剿而勒爾謹轉一味含糊且以半月之內即可殲滅飾詞具奏致京兵等均各撤回今賊匪竄匿蘭州城外山梁幾及月餘雖節次勒捕賊匪窮蹙待斃已如釜底遊魂而見在尚未淨盡賊戮致稽時日且調往將軍提鎮等在城外督兵勒賊而勒爾謹竟安居城內衙署僅委道員駐紮城外視為與己無涉以致眾相觀望坐失事機殊不可解朕初意本以逆匪滋事時轉不便輕易地方大吏今勒爾謹如此辦理錯謬其罪甚大難以姑容著阿桂和珅傳旨將勒爾謹革職交刑部治罪並派安幹章京押解送部自今即擒勒賊匪淨盡而善後

之事正資料理因思李侍堯雖以重賞不飭獲罪而其才實能理
 繁治劇陝甘總督員缺著李侍堯以三品頂帶馳驛前往管理李
 侍堯未到之先著阿桂暫行兼管此朕用人苦衷中外宜共諒之
 ○諭軍機大臣等見在賊匪雖已窮極待斃但當迅速殲滅淨盡
 不可再稽時日因思阿桂於督兵勦捕之事經歷已多即海蘭察
 額森特等皆曾在其手下呼應較靈是以從前原令和坤與阿桂
 相見三日後將欽差關防交阿桂接受辦理並命和坤即行回京
 嗣因阿桂身有瘡疾行程不能迅速是以令和坤先行馳往今阿
 桂亦已行抵蘭州所有一切應辦事務俱著阿桂督辦阿桂奉到
 此旨即傳諭和坤令其遵旨回京毋稍稽遲前往熱河也○壬
 申諭阿桂等奏查明守城打仗出力人員一摺內稱道員圖薩布
 永慶捐資雇夫親身督率晝夜防禦永慶並為賊人槍子擊落帽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五
 頂屹然不動又副將策卜坦同王廷贊竭力守城佐領吉爾占親
 安礮位點放擊死賊眾數十人又烏嚕木齊協領舒成佐領扎蘭
 布托林保於過蘭州時聞有信息憤願隨同守禦打仗甚屬勇往
 等語圖薩布永慶策卜坦吉爾占舒成扎蘭布托林保均能奮勇
 宣力不愧滿洲甚屬可嘉著賞戴花翎仍交部從優議敘此外隨
 同出力之富甯阿等均照阿桂等所奏於事竣後分別題補交部
 議敘○諭王廷贊著來京陛見甘肅布政使員缺著福崧調補○
 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所奏同王廷贊守城之道員等請酌量加
 恩見已明降諭旨但此事王廷贊始終並未奏及在伊被困時所
 發之摺或因倉卒未得詳敘及賊人已退奉到恩旨後自當以眾
 人協同出力而伊一人受恩於心存所不安據實陳請否則亦應
 將此情稟知勒爾謹代為陳奏方足以鼓勵眾心而王廷贊默無

東華續錄 乾隆九三

一言竟爾一人獨攝其功實屬非是而勒爾謹回省城亦竟無一
 言問及當問伊無暇問及者所辦何事且阿桂等奏王廷贊病體
 初愈精力亦疲恐不能料理周到而升任臬司福崧甚能出力莫
 若竟以福崧轉補於事有益見已降旨將福崧調補甘肅藩司王
 廷贊來京陛見藩司為通省大員見勒爾謹如此錯誤而伊竟隨
 同觀望遷延誤事如此行為恐亦尚有不可信之事且逆回滋事
 總督之下即係藩司王廷贊亦豈能辭咎著傳諭阿桂將王廷贊
 在任所辦諸事詳細確查如有應參奏者即據實參奏○阿桂和
 坤奏臣等未到蘭州聞西南關外賊匪任意往來臣阿桂抵省查
 各路調到官兵因無總辦之人聲勢既不聯絡紀律又不嚴整且
 緣營兵丁因從前賊勢猖獗時零星打仗傷亡實多見在申明軍
 律激勵戎行派兵自西關外從河岸池南至山梁安設卡棚彼此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五
 接應又於山包上築一大營照料各卡斷絕賊匪來路令海蘭察
 額森特明亮總統各營臣察看賊人所占山梁雖不甚高而坡坳
 陡險路徑一綫可通必須魚貫而上因飛咨四川總督文綬速飭
 維州協副將李天佑揀選曾經出師金川之屯練並安插降番等
 兵共一千名兼程進進以備上山打仗又思賊人搶掠馬騾甚多
 將來鉅而走險乘騎竄逸此處兵丁能騎馬追趕殺賊者竟不能
 得復行文阿拉善王羅布藏多爾濟於該遊牧內擇其近蘭州者
 揀派七百或五百名帶赴甘省以備追捕查賊匪自據河州及焚
 燒省城關廂後民間財物糧食並馬騾牛驢搶掠一空足敷口食
 所用火藥則已裁河州鎮營舊貯原多盡為賊有是以負固死守
 且習於戰鬪併命抗拒容俟熟籌勦捕機宜剋期進兵得旨逆匪
 起事以來實在情形直至披閱此次奏函方始詳悉端委甚督憤

六五九

滋亦因此而略慰至阿桂等見在籌辦各事宜皆朕早降諭旨逐一查詢者何以從前勒爾謹全未奏及今摺內所稱該處因無總辦之人諸事渙散又各營零星散處聲勢既不聯絡紀律又不嚴整不能使賊人望而生畏等語可見眾人袖手觀望毫無料理光景不出朕之所料勒爾謹身為總督因辦理不善致釀事端及自狄道回至蘭州見賊已擊退上山竟謂半月可以完竣而伊安坐城中衙署一切毫無籌辦且將各路已調之兵全行停止俾賊眾得以遷延時日勒爾謹之罪尚可赦乎又阿桂等奏賊人皆習於戰鬪併命抗拒賊於何處曾習戰鬪而竟不奏聞勒爾謹之罪更大甚之未經揣量賊勢之多寡強弱兵丁陸續到來不俟力齊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節次傷亡實多愈形畏怯兼之兵不願將將不願兵一遇賊匪惶遽退回太覺不成事體若京兵不令中途停止則此時頭起已到即所謂四川兵阿拉善兵亦已可抵蘭州乃勒爾謹輒以半月之內定能剿滅奏請撤回是勒爾謹之貽誤軍機尤為罪在不赦今阿桂復檄調川兵一千及阿拉善兵自不得不如此辦理就見在情形而論阿桂一人儘足料理和珅不必同辦即遵前旨回京毋稍遲延也看來阿桂於滅賊大段情形俱有節制想賊人不久即可擒滅且官兵設卡安營賊不能復出肆掠即從前所據之口食富足亦豈能支數月且賊人馬匹既多困守一山草料亦易匱乏即使宰馬為食亦必不能支持半載阿桂惟當振作士氣俟兵力齊集剋期進剿一鼓殲滅以副朕懷○以鄭源壽為廣東布政使由河南按察使遷

五月癸酉朔以王站住為河南按察使由浙江按察使遷○乙亥諭昨因查抄勒爾謹家產其家人曹祿名下抄出銀一萬數千兩並有金器

等物因令軍機大臣提訊雖據該犯供稱俱係歷年在伊主任上所積門包營運生息並無別項招搖誣騙情事等語所供係一面之詞未可盡信除傳諭阿桂就近查詢外但即以門包而論亦係陋習相沿不可不力為飭禁督撫等養廉優厚贍身家之外一切延請幕友賞給家人等項甚屬寬裕何得在聽家人向屬員恣索門禮况督撫家人既向屬員索取門包則司道府廳等家人勢必尤而效之以州縣官供給各上司門包力有不支勢必取之百姓如此層層剝削於吏治民生大有關係且督撫原係封鎖衙門一應親族奴僕俱例禁出入與屬員接見是以設有中軍及巡捕等官以供稽查傳稟今伊等乃仍令家人傳事以致積收門包盈千累萬所謂封鎖者安在如李侍堯勒爾謹俱經敗露而此外督撫諒俱不免特未經發覺耳若不明示禁革流弊恐無所底止即奏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事處向有收受督撫隨封銀兩此係舊時規例相沿至今但伊等為朕所管教若不一體裁減督撫轉有所藉口著通諭各督撫嗣後奏事處隨封銀兩俱照向例裁減一半即向得雙分者亦止許得半分其督撫至道府縣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稟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致滋弊竇仍令各傳知所屬官吏一體遵照毋許一人送給再將此旨各錄一通懸之督撫署門並著於年終彙奏一次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或經科道參奏或於別事發覺則該督撫欺飾之罪不輕毋謂朕教之不早也將此通諭知之○丁丑阿桂等奏撤拉爾回民分為十二工每工各有掌教韓哈濟係總掌教乾隆二十六年與賀麻六平同在章哈寺念經不和賀麻六平另造禮拜寺三座韓哈濟稟知循化廳斷令仍歸一處賀麻六平轉以韓哈濟串通馬國寶故

錢或取誘人入教等情赴臬司控告而韓哈濟又訴稱二十七年馬明心夥同楊回子夥人撒拉爾與賀麻六乎馬素南韓哈勺等妄言禍福煽惑愚民經地方官訪明將馬明心等逐出撒拉爾詎賀麻六乎等又以在章哈寺牆壁畫門爲圖妖言顯聖擣頭念經跳舞等因在臬司衙門具呈嗣經審明誣告照例擬罪並議該犯等教既有異同飭令撤拉爾十二工各舉一人充當掌教其新寺三座分開禮拜以杜爭端咨部完結此新教流傳與舊教互相仇殺緣由也至蘇四十三即係賀麻六乎一黨撒拉爾止此一種多穿白褐窮短髮辮營中並無此類食糧之人其在循化河州充當衙役者聞或有之本年三月內舊教回民韓哈拉勿等以蘇四十三請來安定教師馬明心韓二箇等另立新教因伊叔韓哈戶長不從互相仇殺共殺老教四十餘人等情在總督衙門控告當派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天

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前往查拏蘇四十三約會新教之人帶鳥槍器械將楊士璣新柱戕害其時勒爾謹審出馬明心傳教滋事飭安定縣黃道與將馬明心拏獲解省此蘇四十三起釁滋事情形也查馬明心於二十七年逐回原籍後潛來撒拉爾傳經惑眾地方官並不查究致釀事端至兩教互相仇殺之後舊教至省控告時勒爾謹並不查明強弱寡情形即派副將帶兵前往激而生變實勒爾謹辦理不善所致再見獲逆犯馬復才各供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均係馬明心新教徒弟爲蘇四十三祭筏渡河及蘇四十三分遣賊匪往安定會甯一帶求救見在盤獲奸細馬應高供亦相同均已分遣弁兵各處防範得旨此案起釁毒已久若勒爾謹早爲嚴切辦理何至構成事端乃伊竟毫無措置以致誤事不小實斷不可復留至新教逆回如此肆擾實爲罪大惡

極不可不嚴斷根株如所稱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素與馬明心蘇四十三潛通且禁筏渡賊匪過河尤爲罪不容誅此事應於剿賊事平後趁兵威嚴整之時痛加懲治以儆兇頑不可姑息了事此皆阿桂在彼應督辦之事其餘地方善後各事宜不妨交李侍堯辦理其拏獲之馬復才等及從前已獲各犯即派員先行解京至朕爲此次逆匪之案日夜焦勞籌計於數千里外阿桂須仰體朕懷悉心督辦隨時奏聞以慰廑念○戊寅諭各省督撫管門家人有向屬員需索門包陋習而司道以下家人亦相率效尤積弊相沿不可不力爲飭禁業經明降諭旨令各督撫嚴行禁止並著於年終彙奏一次近又聞各省上司留待屬員飯食有押席銀兩一項更不應有此等陋習其事尤可鄙笑直隸自高斌罷之後方無此事可知各省爲督撫者欺朕即位初政未查及此遂漸無忌憚今亦不追問矣督撫等養廉優厚用度寬餘即司道府廳等官所得分例亦不爲薄乃既聽家人索取門包而又收受屬員押席銀兩此必督撫先開其端以致上行下效甚屬無恥實非整飭官方之道况上司屬員宴會本干例禁若藉此爲變取屬員之地尤大不可此在巧於逢迎者必欣然樂就而無力者或轉以爲苦甚至力有不支取資百姓則更於吏治民生大有關係自應一體嚴禁著再通飭各省督撫務率屬員一體遵照裁革俱入於年終彙奏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或經科道參奏或於別事發覺亦惟該督撫是問○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桂等奏查明甘肅逆回新舊教起釁仇殺緣由一摺此等逆回在該處煽惑愚人妄言禍福甚至設立掌教及總掌教之名以致無知回民被此愚惑入教指揮聽令見在逆回蘇四十三等即其餘黨竟敢率眾抗拒

官兵總由當日養癰貽患而致者李侍堯於辦理撤拉爾善後事宜內將總掌教名目不動聲色令其裁去並各省有無似此等回教名目者亦各一體妥為裁革至韓哈濟與賀麻六平等爭教互訐非尋常案犯可比自當據實奏聞按律嚴辦以示懲儆乃當日該督撫僅以咨部完結刑部亦照咨率覆或入於彙奏朕實不知均屬錯誤嗣後各省督撫遇有此等邪教爭控聚眾念經之案即應親提案犯嚴審從重究擬據實具奏以淨根株不得顛預了事率行咨部完結致復蔓延滋事刑部堂官遇有此等外省咨結之案亦即據實特奏從重定擬不得咨覆完案至邪教案內凡有發遣之犯不得發往奉天吉林及新疆等處將邪教復行煽惑民人被其愚誘將此傳諭李侍堯及各督撫一體遵照○以呂爾昌為安徽按察使由山東濟東○戊子諭軍機大臣等向來甘省藩庫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年 收指監生原因該處出產米穀較少不得不藉捐輸以資裒益近年以來該處收捐糧石各州縣倉庫當已充足况行之日久其中轉不免弊竇地方官既經收捐監穀其幕友家人等或竟視為利藪因緣滋弊不可不防其漸見阿桂在甘省辦理勦洗逆回諸事於該處地方利弊自當隨時體察李侍堯又新任陝甘總督監糧一事本非其所承辦自應無所迴護而地方因革事宜到任後亦當悉心體察據實奏聞况伊身獲重誦經朕加恩錄用諸事尤宜實心查辦以贖前愆更不當稍有瞻徇著傳諭阿桂會同李侍堯將該省收捐監糧有無情弊及應否停止之處據實奏聞候朕降旨○諭阿桂奏王廷贊於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令調到綵營兵節次打仗損折甚多亦係出於無奈尚屬過之小者至其將馬明心之子及塔放令出城予賊此則不是甚大其罪實在於

此伊於逆賊逼犯省城時既將馬明心提出示賊即行正法何以又將其子塔放給藩司大員豈可損威失體若此阿桂和坤於此等辦理錯謬之事何不早行奏及王廷贊見有交代之事尚未能即行起程並著阿桂先行面詢據實覆奏○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袁守伺奏吳橋縣報民人許進才妻張氏因借給鄰婦鐵锨起釁被伊夫毆打情極手向上抓冀圖掙起適伊翁許成平走來拉勸張氏黑暗之中誤將伊翁腎囊抓傷詎許成平傷重側倒在地磕傷右腮朕移時殞命將許張氏依妻毆夫之父母致死者律凌遲處死一案朕再三詳閱情節殊未真確當許進才毆打伊妻時正值三月天氣尚寒北方鄉民二三月時尚多穿厚絮棉袴驟難進才拉開不應轉拉張氏張氏被毆之際即情極誤孤亦何至抓透棉袴傷重移時殞命許成平彼時是否下體裸赤抑或向穿棉袴摺內亦未聲明看來必有別故或竟係許成平有逼姦伊媳之事致被伊媳拒姦抓傷伊妻邢氏及子許進才或因許成平顏面攸關遂爾隱匿飾供此亦情理所有但愚民無知止欲為許成平開脫遂令許張氏罪陷凌遲司讞者復不為之細心推究致令節婦含冤莫白則大不可見已面諭刑部堂官將此情節議駁仍傳諭袁守伺親提此案人犯照依所供各情再行研訊朕於庶獄無不悉心詳究不肯使匹夫匹婦稍有枉抑袁守伺曾任刑部堂官臬司郎若伊又係刑部能事司員自應仰體朕意共矢詳慎何以於此等緊要情節俱未虛衷推究遽爾率行定擬耶○辛卯諭凡黑龍江所屬地方乃我大清發祥開基之地大半皆有清語即金

錦二州漢字之意一緡爲鍾音州一緡爲愛辛州遼陽州緡爲遼
哈安圖方合本意著軍機大臣等詳查山海關外府州縣無清語
者俱取地方之意緡爰候朕閱定再行通諭遵行如克音等處無
州縣字樣者印信仍增鑄以州縣字樣○癸巳諭密雲縣石匣
龍神屢昭靈應宜加封號以答 神庥著內閣會同禮部卽行敬
謹照例辦理尋封爲 昭靈廣濟龍神○諭富綱著來京陛見所
有福建巡撫事務著楊魁前往暫行署理富綱俟楊魁到後再行
來京○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前王廷贊有奏繳積存廉俸銀四萬
兩以資兵餉一摺因思王廷贊僅任甘肅藩司何以家計充裕甘
省地方本爲瘠薄而藩司何以僉稱美缺若云有營私貪贖之事
何以王廷贊在任多年並無聲名不好之處卽從前王廷贊在甘
省藩司任內亦未必竟敢勒索屬員以肥己橐但王廷贊於捐辦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三
浙省海塘工程案內竟捐銀至五千兩之多伊在浙未久其坐擁
厚貲當卽甘省任內所得因思甘省收捐監糧其中必有私收折
色多得平餘情弊且聞向來監糧係各州縣分收而近來則全歸
省城卽使多收折色平餘而在部捐者亦未嘗不收平餘若甘省
所收平餘較多則捐監者自不樂從何又紛紛向甘肅遠省捐監
並稱較部捐便宜其故實不可解若云該省監糧實係收納本色
又何能多得盈餘其中情節總未能深悉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卽
將王廷贊因何家道充餘是否卽於捐監一事有染指情弊或別
有巧取之處嚴密訪查據實覆奏不可稍涉瞻徇
閏五月癸卯諭本日大學士九卿等會奏定擬勒爾謹情罪一案
勒爾謹於逆回爭立新教從未奏聞辦理以致養癰貽患又不能
相度機宜速行剷滅擬以斬決自屬咎所應得但其平日居官尙

無貪黷枉法款蹟卽辦理此案含糊觀望坐失事機實伊庸弱無
能所致而朕委以封疆重任不及早覺察易置實不能不引爲己
過勒爾謹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丙午熱河志成
御製序曰爲各省之志書易爲熱河之志書難彼其以漢人書內
地事且各府州縣本有晉乘楚檮杌而輯之其易也不待燭照
數計而龜卜之也熱河之志則以關外荒略非內地而遼金元之
史成於漢人之手所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故曰難夫遼
金元非若唐宋之興於內地而據有之也又其臣雖有漢人通文
墨者非若唐宋之始終一心於其主語言有所不解風尙有所不
合且遼金元皆立國不久旋即遜出則所紀載欲其得中得實蓋
亦難矣夫遼金元之史紀內地而欲其得中得實尙且難之况紀
邊關以外荒略之地乎其不能得中得實亦益明矣當今之時熱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三
河之志不可不成者則以本朝荷 天之寵百有餘年果洽重熙
漢人已數世被覆載生育其語言風尙薰陶漸漬不可以遼金元
之漢臣例之亦理之必然况我 皇祖建山莊於此地非爲一己
豫游實貽萬世之締構而顧可無書以垂永久乎山莊內本有溫
泉出而匯武列之水俗遂有熱河之稱茲雖爲府爲縣而仍以熱
河稱之者存其朔便於眾也 皇祖有詩云聚民至萬家蓋筆路
之際人煙尙少後乃閭閻日以富耕桑日以闢至於今將百年屹
爲都會 皇祖雖嘗名之曰避暑山莊序詠三十六景而未輯志
者其或有待耶抑亦文獻不足徵而遲遲爲之耶山川里邑建置
沿革與夫古蹟人物司事之臣雖摭摭遺逸猶有未備未信者其
說具見於前而吾之序是書以行世者正所云在此不在彼○戊
申諭軍機大臣等據輝克托奏稱烏什所屬英阿雅爾擬改英阿

西爾牙爾哈喇沙爾擬改哈喇西爾等語此等地名理應照依
 回人語音改正但英阿雜爾哈喇沙爾之名相沿舊錯已久今既
 據緯克托奏請改正以朕所記憶而論將英阿雜爾改稱英吉沙
 爾哈喇沙爾改稱喀喇沙爾方與回人原音相合○庚戌 上啓
 欽秋爾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諭軍機大臣
 等前以甘省番回有掌教及總掌教之名恐易惑眾滋事因傳諭
 各省督撫留心查革茲據國泰奏稱東省回民均與土著民人比
 閭而居實屬安靜並無滋事之人亦無掌教及總掌教之名但念
 經祈福即為惑眾之漸嗣後遇有爭控那教聚眾念經之案即親
 提審辦其田土錢債爭控細故亦令赴地方官控理等語本日又
 詢據袁守侗奏稱直隸通州滄州天津等處回民較多尙皆安靜
 惟其傳經之人稱為師父等語回民念經祈福是其習俗相安已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五

久若槩行禁止恐地方官奉行不善或致騷擾激成事端若有名
 無實虛應故事又屬無益何必為此惟其中有借傳經為煽播邪
 教者則不可不實力嚴查親提審辦至直隸回民念經之人稱為
 師父雖亦如師徒俗稱但究不若並其名而去之向來地方官平
 日於此等事並不留心查察及奉有諭旨又未免辦理過當不能
 深喻朕意徒滋胥役得錢放免著再傳諭各督撫務須不動聲色
 留心妥協查辦毋致吏胥人等藉端滋擾及蹈虛文塞責之習○
 乙卯諭塔爾阿著賞戴花翎在刑部額外侍郎上行走○丙辰
 上駐蹕避暑山莊○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前以阿桂覆奏甘肅收
 捐監糧係王宜望任藩司時懇懇勒爾謹奏請開例且一面奏立
 規條一面即公然折色包捐故王宜望得據實而去眾人多有如
 此議論等語因令刑部堂官提訊勒爾謹供稱我從前奏請復捐

監糧時並無折銀之事後來風聞有折色之處因王宜望說並無
 其事遂信為實直至王廷贊向我告訴我纔知道又恐各州縣折
 色收捐不肯買糧王廷贊說不如專交蘭州府承辦大家公議每
 名定銀五十五兩並稱此項即從首府分發各州縣並不解司院
 裏更不經手等語甘省復准捐收監糧原為邊地倉儲應行充裕
 是以准行今公然以折色包捐且並未奏明殊干例禁此事既係
 王宜望任藩司時懇懇辦理而折色又出伊主意明係伊借此為
 分肥入粟之計不可不徹底根究著傳諭楊魁會同陳輝祖即向
 王宜望嚴行訊問令其據實供出不得稍存徇隱如果有通同舞
 弊情事即將伊等交刑部治罪見在海塘工程陳輝祖督辦頗為
 妥協並不少王宜望一人也至楊魁前曾諭令往福建署理巡撫
 換富綱來京陛見嗣以福隆安染病或督撫大員內有須更調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五

處復經傳諭楊魁暫停前往今福隆安病已就痊著諭令楊魁於
 審訊王宜望此案完竣仍往福建署理巡撫令富綱來京陛見○
 庚申諭熱河自恭建 文廟以來朕每年至山莊之日必即展誠
 祇謁用志景行嗣後仲秋丁祭著照在京 文廟之例派扈從大
 學士一員前往行禮以襄大典○軍機大臣奏先經臣等議駁調
 任烏什參贊大臣申保奏請伊犁改用普爾錢文今將烏什所鑄
 普爾銅斤解往伊犁能否改鑄清錢之處查奏茲據新任參贊大
 臣緯克托奏烏什歲獲銅斤悉鑄普爾尙不敷用若停鑄不鑄將
 銅運往伊犁必至錢缺價昂官民不便且普爾以一當十每百值
 銀一兩若改鑄清錢需八百文作銀一兩亦覺糜費應如所奏烏
 什普爾錢文照舊鑄造毋庸將銅運往伊犁改鑄從之○辛酉諭
 廣西按察使富郎奏審擬北流縣民陳正仁調戲唐惠志之妻陳

氏賄和後因被村童恥笑追悔抱忿夫婦先後服毒身死經部駁改仍照府州縣原審問擬自請議處一摺此案原審州縣及委審各官俱定擬絞候該司以唐陳氏之死事隔一月追悔輕生本夫唐惠志亦以得錢私和畏罪自盡是唐陳氏彼時原無慙憤輕生之心與尋常羞忿自盡者有間改依成憲例擬軍辦理本屬有因並非故為開脫至向來地方官規避處分一經邀免便思置身局外今富躬以此案係自行改擬不肯諉過於下請交部嚴加議處尙有體面至刑部議駁罪名仍照承審府州縣各官原擬乃因案關二命並非為調姦致死起見所辦亦無錯誤所有辦理此案之臬司富躬及原擬各官俱著從寬免其交部從前此等案件凡遇手足勾引致本婦自盡者俱按例問擬情實秋審時予句其僅止語言調戲者雖按例定擬俱從寬免句此朕準情酌理期於勿縱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勿枉之意今此案雖致死二命但究係和息一月之後若亦定擬絞候情殊可憫如竟照該司改擬充軍則又係致死二命未免稍失之寬陳正仁著改發烏魯木齊充當苦差如此折中辦理庶情法均得其平嗣後遇有此等案件著即照此問擬著為令○乙丑諭此次官兵攻得賊匪大卡及所占廟宇相距賊營甚近彼已無險可守且黃河南北岸邊亦俱有官兵接連密布不至有乘間竄逸之處至逆賊如此猖獗我領兵大員官兵等為所傷折不少必得生擒首逆及其黨惡要犯盡法處治方足以彰國法而儆兇頑第恐賊匪自知無路可逃竟為自焚自戕之計此雖亦足以完事然究不如生擒之為更快想阿桂自必設法妥協辦理又諭阿桂等此次派兵攻卡殺賊調度有方阿桂李侍堯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額森特明亮哈富阿進勦受傷仍帶兵轉戰殊為

奮勇著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海蘭察相地進攻甚屬可嘉另賞給玉韞一枚以示優獎

六月丙子予故哈薩克汗阿布賚祭○丁丑敕諭哈薩克瓦利蘇勒坦日據駐塔爾巴哈台大臣奏爾父阿布賚病故朕聞之不勝軫惜爾前來京瞻親已受朕恩且係爾父長子素能約束屬下朕所深知除遣大臣賞奠爾父外著加恩承襲爾父汗爵朕君臨天下一日萬幾爾前入覲時亦已親見當感念朕恩將所屬哈薩克加意約束友愛兄弟輯睦鄰境勿滋事釁勿隱逃人尙謹遵此旨篤誠奮勉以期永受朕恩隨賞大段四端○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李奉翰奏邳睢黃河南岸魏家莊大隄因水勢盛長全河大溜南趨洶河異常自閏五月二十七日外灘先行塌去直刷隄身上緊搶護隨築隨塌溜勢日盛水高隄頂人力難施於六月初一日未時該處隄工漫溢過水約長十餘丈見飭道將先將漫口兩頭裹護即馳赴該工查明實在情形並飛咨薩載星速來工會同籌辦剋期堵築並自請交部嚴加治罪等語此處漫溢情形既據奏稱水長溜大人力難施該總河所請交部治罪之處轉可從緩惟在督率文武員弁相機籌辦上緊堵築俟合龍後再行覈定功過至見在該處大溜是否尚走正河漫口分釁大溜幾分並著薩載李奉翰迅即繪圖貼說由驛馳奏以慰慮念再江豫二省黃河自乾隆四十二年開陶莊引河以來連歲衝溢在豫省沙土鬆浮或尙易於衝刷至江南土性堅實何以上年郭家渡甫經漫決此次又有魏家莊之事况上年春閒命阿桂在南河會勘展寬陶莊新河四十丈今春又令在彼會勘因九里岡一帶河中岡沙橫互復於北岸挑挖引河一千餘丈南岸又將沈家窩河身展寬三十丈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近日復據李奉翰奏開放沈家窰引河溜勢甚暢朕心方為慰藉何以此次忽又有漫溢之奏况見在清黃交匯處所離清口較遠清口得以暢出海口又復深通何以轉致如此且從前並非每歲必有水患而自開放陶莊新河以來轉年年不免漫溢朕於此實不能無疑著阿桂薩載李奉翰將南河實在情形是否或因陶莊開放引河致有紆回格礙之處詳晰講求審度據實具奏此朕因河防緊要虛心諮訪阿桂薩載等諒亦必確將實情入告不肯稍存迴護也至見在正屆伏汛雨水較多其豫東二省河防在在俱關緊要並著傳諭韓霖富勒渾督率員弁實力防護毋稍疏虞○諭額森特從前征剿金川甚屬出力朕是以加恩賞給世襲一等男此次進剿撒拉爾又復奮不顧身致被槍傷深為可嘉著加恩晉封世襲三等子仍兼在本身○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昨王廷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壬

贊來至熱河因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大學士九卿傳旨以私放馬明心子壻及守城獨自居功二條俱從寬不究惟監糧私收折色一事令其據實陳明據王廷贊供到任後原不許折色因無人報捐止得仍如此辦又恐各州縣有短價勒買糧石之事是以定數五十五兩甘省糧價較賤足敷定額又因捐生多在省城改歸首府收捐仍將銀兩發給各州縣買補還倉按季申報並有道府加結等語所供殊不足信甘肅收捐監糧原為倉儲賑濟起見自應收本色糧石何得公然定數私收折色且從無一字奏聞若云甘省糧賤五十五兩已符定額足敷採買則該處收成自必豐稔何以每年又俱需災賑如災賑屬實糧價必昂則五十五兩之數又斷不敷採買二者均不可解可見所供盡屬支離其中恐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情弊且指監一事自應聽本生自行平買

交納糧石何以欲官為收銀並交首府總辦明係官則折收於前又復冒銷於後兩邊俱得便宜而百姓仍從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徹底清查此時惟阿桂李侍堯為中外最能辦事之人且於此事又從未經手毫無迴護著傳諭伊二人即將此案實在情形詳細查明據實具奏並嚴查有無弊竇將此等情節四面較勘無難水落石出不可稍涉頡頏致他日復滋流弊但恐如此徹底一辦合省地方官皆為有罪之人伊等合成一氣察弊殊非容易然此事終不可不辦想伊二人斷不肯為他人擔此干係也○壬午予故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集斯祭○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阿桂等奏籌辦賊匪情形一摺內稱本月初六日大雨竟夜勢甚霪滂初七初八連霖不止等語甘省向年俱奏報雨少被旱歲需賑恤今阿桂屢奏稱雨勢連霖霪滂且至數日之久是從前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壬

壬

所云常旱之言全係誑捏該省地方官竟有折收監糧一事年年假報旱災冒賑作弊已屬顯然勒爾謹久任總督王廷贊亦久任道府藩司何以從前俱以雨少被旱為詞豈有今年甘省雨獨多之理著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前赴刑部會同該堂官提出勒爾謹當堂訊問並將王廷贊傳至刑部一併質訊令其據實供吐錄詞具奏並著刑部堂官將王廷贊派員在衙門看守俟阿桂等覆奏到日再降諭旨○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昨已降旨將甘省折收監糧冒賑作弊之事覆行提訊勒爾謹並傳王廷贊到部嚴訊此事折收既已屬實又復冒銷災賑種種弊端難以枚舉見在阿桂等節次所奏雨水情形與甘省常年被旱之言迥不相符其為捏飾浮冒開銷監穀更屬無疑王廷贊在蘭州守城時雖有辦理錯謬及獨自攘功之事然朕總念其保全省城功不可沒一槩恕而

不究今伊若天良未泯能將甘省歷年如何通同舞弊之處逐款據實供明朕仍不忘其守城之功必加特恩寬宥即勒爾謹王望罪不可追王廷贊尙可以功抵罪若伊竟執迷不悟始終不肯實說則是喪盡天良自取重罪不能復邀寬典矣況此事既已發覺斷無置而不辦之理即阿桂李侍堯亦斷不肯代爲隱匿王廷贊若不趁此時供明將來阿桂等查明奏到時又豈能再行狡展乎將此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及刑部堂官向王廷贊面傳諭旨令其同勒爾謹各自詳悉供吐即行據實具奏並傳諭王廷贊伊之生死總在此番實供與否令伊自定朕不食言○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陳輝祖奏審訊王宜望私收監糧折色一事未將結報之道府何人逐一供明業經傳旨令其即行覆訊此事私收折色於前勒爾謹銷於後情節已屬顯然即王宜望亦不虞其始終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四十一

發帑金優恤甯濫毋遺以期不使一夫失所况甘省素稱邊隅瘠瘠尤宜加意撫綏豈可以有冒賑之事遂致貧民或有拮据音宋臣曾有以薦人不當後有悔意者時程子云願侍郎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稍替爲大臣者尙應如此存心况朕君臨天下保赤情殷亦甯可受萬人之欺不可使視民如傷之念因此稍懈也即以送回一事而論蘭州百姓並無從賊之人此實由朕平日子惠邊氓有加無已是以間開激發天良不肯附從逆匪豈非仁政之明效大驗耶總之甘省冒賑之弊斷不可不辦而甘省賑恤之事仍不可不行此意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徧行出示甘省百姓使之家喻戶曉倍深愛戴以仰副朕意○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等覆奏河工連年漫決之故總由漫溢一次則下游正河淤墊一次以致河底日漸淤高大溜趨向無定實非陶莊引河紆回格礙所致等語前以陶莊引河開後轉連年有河決之事是以降旨諮詢今既據奏稱陶莊新河向屬寬深足以容納且大溜業已徑行此時亦不能復議改歸故道止可仍存其舊至大河漫溢一次下游河身即不免淤高自係情理如此但河工設有隄防原所以杜其旁溢若有隄而仍復衝決則長此安窮何時可期安軌况豫省黃河寬行沙土又復鬆浮或尙可護之地勢水性非人力所能抵禦至江南則河身收束土性堅實迥非河南可比何至連歲有此其爲隄工之不能鞏固可知大約該省河員因連年盛漲漫溢處分俱邀寬免分賠又止照例以致伊等心存疏懈此皆薩載李奉翰管束不嚴並不實力稽查所致伊二人即不能辭咎著傳諭該督等嗣後務須嚴行督率文武員弁加意整頓防護毋稍懈忽至見在魏家莊漫口應即上緊催集料物先行包鑲裹頭其餘以

次堵築迅速合龍○諭原任安徽按察使袁鑾緣事降調但伊久任江南於該處風土民情尙爲熟習邗離見有漫工袁鑾著留南河交該督等差遣委用遇有應得降補之缺酌量題補○壬辰免陝西西安等十二府州民欠○癸巳諭阿桂等奏本月十五日令海蘭察明亮率同乾清門侍衛並侍衛章京等帶領奮勇官兵屯練降番及阿拉善兵豫備埋伏令海祿等帶兵策應舒亮等各由本卡進攻乘密雨時出賊不意將板棚土袋拋入賊濠我兵勇氣百倍哈當阿帶領降番首先跳入濠內與賊攪殺並用撓鉤開土袋板片一面拋擲火彈一面躡身而上勦殺賊眾占得賊濠俱經拆毀填滿海蘭察明亮又督率官兵遠則槍箭齊發近則短兵相接各路官兵咸懷振奮分占礮上賊卡海蘭察明亮又擊立木柵帶兵撲入賊營痛加勦殺拋射火箭火彈將帳房板屋盡行燒燬奪獲賊人刀矛烏槍無算賊匪退回華林寺死守海蘭察明亮又逼擊木柵賊人被我兵槍箭擊死甚多除被賊搶去屍身未經割獲首級外共割得賊人首級一百二十餘顆並首逆蘇四十三黨惡韓一提巴拉周阿渾張懷德馬黑提卜等首級此外被官兵殺死及帶傷者三百餘人見止二百餘人退回華林寺死守均不過殘敗賊黨數日內即可勦戮淨盡等語此次圍勦賊巢海蘭察明亮屢次率眾爭先攻奪賊卡殲戮甚多實屬首先奮勇出力並哈當阿著交部從優議敘其餘在事出力之大小各員弁著阿桂等查明分別等第一體各部議敘其陣亡之三等侍衛吉爾坦保著交部照例給與卹典拜唐阿塔克達那並著加恩照藍翎侍衛例議卹此外受傷各員弁及陣亡被傷之官兵等均著阿桂等查明照例給與優卹至此次川省降番尤爲鼓勇先登內受傷者著

阿桂先行賞賚其餘一槩再行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其首逆蘇四十三首級並著傳示各省俾回民等各知儆戒再阿桂等奏此次官兵殺死逆黨阿渾五人內查出海朝宗一犯係四月中旬伍彌泰仁和馬彪公同商酌遣赴賊營曉示解散黨羽被賊留住卽稱阿渾與首逆同坐議事據實參奏等語伍彌泰等身任將軍提督均有奏事之責既經遣人赴賊營曉諭又復被留未回何以並未陳奏直待阿桂等查出甚屬錯謬伍彌泰仁和馬彪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此次勦滅撒拉爾賊匪海蘭察甚爲奮勉著加恩將伊子安祿授爲三等侍衛以示獎勵○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富綱彙奏壽民鄭昌璽婦陳柯氏等俱年逾百歲洵屬熙朝人瑞盛世嘉祥理合繕摺奏聞等語壽民壽婦年逾百齡爲各省常有之事該撫既經分案具題何必多此一奏其意不過以朕萬壽節近以此吉祥之語入告不知督撫身任封疆全在辦理民事而朕尤以勤政愛民庶事就理爲念如果各省雨水調勻年豐民樂祥瑞孰大於此豈必以景星慶雲鳳凰麒麟侈陳符瑞耶將此傳諭該撫知之

東華錄

乾隆九十三

聖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乙巳諭前以甘省收捐監糧一案私收折色冒賑浮銷上下通同舞弊既經發覺不可不徹底查辦因屢傳諭阿桂等嚴切詳查據實參奏今據阿桂等將折收銀兩在省包辦冒銷賑糧種種弊端已全行查出此時即將各省大小官一併革職審究亦皆罪所應得但此事總在藩司為政其次則首道首府首縣勾通侵蝕為弊較多此外各道府州縣雖弊實亦皆不免而此時尙未查明毋庸遽行辦理所有前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前任皋蘭知縣程棟著革職交蘭州嚴審此外各員著交吏部查明其曾任蘭州本道首府及首縣者著卽一體革職交蘭州審訊其餘各道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府州縣著加恩免其提訊俟該部查明再降諭旨至王廷贊前來行在時令軍機大臣傳旨訊以監糧一案伊堅稱並無情弊後遣令回京候旨又令留京王大臣會同刑部堂官覆訊並傳示殊批諭旨以伊之生死在實供與否令其自定朕不食言乃伊仍止供辦災以少報多以輕報重難保必無而於一切情弊始終不肯供吐今阿桂等業已根究明確弊實甚多是王廷贊之罪更不能復加寬貸王廷贊著革職交行在俟王宜望解到時交軍機大臣一併會同行在大學士九卿質訊○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查出監糧案內種種舞弊情事請將王廷贊秦雄飛福甯等見任官二十一員革職審訊及丁憂事故潘時選等十三員一併革職押解赴審此等積弊至於如此自不可不徹底查辦但人數未免太多且此事起於王宜望繼以王廷贊其他任蘭州本道首

府首縣者斷不能不革職審辦至此外各員如果能將冒賑分肥各款逐一供認據實稟明毫無隱飾尙可仰邀格外之恩如再不實供是怙終不悛必當加倍治罪斷難復邀寬減見已明降諭旨交吏部查明再行分別革職解審傳諭各員原籍及見任地方之督撫傳訊取供據實代奏其見任甘省各員並著照阿桂等所請傳旨仍以原銜辦事將此案情節逐一訊問將朕特恩開其一綫之旨統令據實供吐具奏若再不供吐實情則實罪由自取不能再寬矣所有單開之秦雄飛等亦照阿桂等所請之例此時暫緩開缺如內中果有與王宜望王廷贊等通同舞弊染指之處統俟阿桂等續行查參另降諭旨至另摺請獎之蘇楞泰等俟此案審定後再行酌量請旨補用將此隨報傳諭知之○丁未定京營兵額一萬名分設南北左右四營改圓明園南營為中營○壬子諭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甘省收捐監糧一事原因邊陲地瘠民貧應令倉儲充裕以備賑恤之用是以復經允行乃開例之始即公然私收折色甚至通省大小官員聯為一氣冒賑分肥扶同捏飾積成弊藪既經敗露自不得不徹底根究見據阿桂等陸續查奏歷年積弊俱已水落石出是竟以朕惠養黎元之政作為官吏肥囊之資實屬懸不畏法為天理所不容况辦賑之事有濫必致有遺若官吏多一分侵漁即災民少受一分實惠朕之所以嚴行窮究者正欲剔除官吏積弊使百姓實受賑恤之益並非因辦賑有弊轉將賑恤之事斬而不與也前恐各督撫誤會此意或致有災不辦會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但恐督撫等仍未能仰體朕懷且不肖之員或以於己無可分肥即於民視如膜外其所關於民政者甚大朕如傷在抱偶遇各省偏災不惜多發帑金優恤不致一夫失所此天下臣民所

共知共見者各該督撫務皆以愛民恤災使得均沾實惠為念遇有地方水旱即詳晰查勘據實具奏加意賑恤斷不可因有甘省監糧之案遂爾因噎廢食以致稍有諱飾儻如此申誠再三而督撫等仍有蹈此者經朕查出必重治其罪將此再行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官勒渾奏報萬錦灘於初二三日長水一丈八尺黑堽於初四五口前後長水一丈二尺五寸入堡池東焦橋一帶漫水過隄趕護不及以致大隄被刷三十餘丈初六日午後水落四丈有餘雖而露出始見圈隄與八堡大壩見飭屬趕作裹頭保護大隄自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又據韓鏞奏到漫溢情形將道廳營汛疏防各員查明題參並自請嚴加治罪等語此次河水漫溢雖屬洶湧但大溜仍走中路圈隄大壩已露出灘面韓鏞官勒渾聞信後即親赴該處督率搶護辦理尚屬無過所請嚴加議處及治罪之處尚可寬免惟見屆秋汛務須加意防護趕緊辦理以期工程鞏固其漫水經過地方有無損傷田禾並著查明照例撫恤毋稍諱飾將此諭令知之仍將見在情形迅速覆奏○阿桂等奏本月初五日帶兵至華林寺牆邊攻撲賊退竄寺屋及圍牆內藏匿我兵焚燒寺基寺簷坍塌賊甚多餘竄至後墻及兩廂墻圍內用槍石抵禦初六日我兵至寺後緣墻而上放槍擲石斃賊幾盡有賊百餘從西邊滾下直礮我兵重重圍裏擒殺淨盡無一漏網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勒捕逆回雖因其死守抗拒遲至二月有餘始行殲滅然使賊於一月前衝突而逃勒捕正自費力今乃占聚華林山寺俾官兵得以全數殲擒竟無一名漏網仰賴上天嘉佑朕愉快之餘惟益深虔畏耳至阿桂等所稱馬明心家屬徒弟並伏羌縣斂銀之新教阿渾與各逆黨家屬已委按察使

福甯前往查辦等語所奏甚是此等從逆回民露有形迹證據者必須全行撲查不可稍存將就了事之見至省城及循化河州等處監禁逆犯之婦女幼孩人數甚多著阿桂等查明將應發煙瘴者即行分別發遣毋令久稽監獄○以馮應榴為江西布政使○○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韓鏞等奏祥符南岸漫溢之處水已斷流見飭員弁趕緊補築一摺已詳悉批示矣又據奏儀封北岸曲家樓隄工於初五日亥刻水高於隄一二尺搶護不及刷坍隄工二十餘丈並未掣溜見在上緊裹頭以免刷寬並親赴北岸確查等語此次北岸水勢既據查看已見消落大溜仍走河心酌量情形大槩與南岸焦橋漫溢相同著傳諭韓鏞等速行督飭廳營員弁上緊趕築以期迅速集事並將見在飭勘水勢會否已經斷流及有無傷損民田廬舍之處迅速據實具奏所有北岸漫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四

請交部治罪之處著加恩寬免○以錢士雲為兵部右侍郎由內
遷○閩浙總督陳輝祖署福建巡撫楊魁奏老鹽倉一帶海塘自
場字號至名字號一千五百丈改建石工其立字號至因字號二
百丈相傳沙性汕澀不能釘樁臣等駐工籤試經打樁一丈二三
尺不復搖動請一律改築鱗塘石工得旨如所議行○丙辰山西
巡撫雅德奏本月初三日子時永濟縣黃水漫衍淹及城身辰刻
方退城北沿河五十餘村被淹調員分給口糧酌借籽種得旨知
道了目今民情安妥究未成災否○丁巳諭回部郡王品級貝勒
霍集斯之爵例應降襲但念其住京以來行走奮勉今伊病故未
忍遽予降等仍著其子哈第爾承襲郡王品級貝勒○諭軍機大
臣等據農起題報歛縣故民黃全寶之妻吳氏因姑通嫁投塘身
死一本已批交該部議矣此案黃吳氏自伊夫故後賣衣葬夫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三

處及治罪之處尚可寬免惟見屆秋汛務須加意防護趕緊辦理以期工程鞏固其漫水經過地方有無損傷田禾並著查明照例撫恤毋稍諱飾將此諭令知之仍將見在情形迅速覆奏○阿桂等奏本月初五日帶兵至華林寺牆邊攻撲賊退竄寺屋及圍牆內藏匿我兵焚燒寺基寺簷坍塌賊甚多餘竄至後墻及兩廂墻圍內用槍石抵禦初六日我兵至寺後緣墻而上放槍擲石斃賊幾盡有賊百餘從西邊滾下直礮我兵重重圍裏擒殺淨盡無一漏網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勒捕逆回雖因其死守抗拒遲至二月有餘始行殲滅然使賊於一月前衝突而逃勒捕正自費力今乃占聚華林山寺俾官兵得以全數殲擒竟無一名漏網仰賴上天嘉佑朕愉快之餘惟益深虔畏耳至阿桂等所稱馬明心家屬徒弟並伏羌縣斂銀之新教阿渾與各逆黨家屬已委按察使

養姑克守婦道乃伊姑黃江氏貪圖財禮欲逼改嫁以致吳氏聞
知赴墳哭別投塘身死是黃江氏與吳氏姑媳恩義已絕若仍照
例收贖杖罪殊未允協著傳諭刑部堂官議覆時黃江氏不准納
贖按律的決以歸平允○定各省武舉效力年滿考驗後分補千
總把總例○已未定武職遊擊以下記名限年升用例○庚申諭
軍機大臣等據巴延三等奏接逆羅國鄭昭具稟求貢詞意頗為
恭順惟請給執照前往廈門甯波等處夥販未敢擅便至所稱貢
外之貢與例不符及備送禮部督撫各衙門禮物並餽送行商及
請將餘貨發行變價以作盤費發原船帶回求買銅器例禁出
洋不敢率行奏請並擬覆稟論飭一摺已於摺內批示外國輸忱
獻納自應准其朝貢以示懷柔俟該國貢使齋到貢物表文時巴
延三等派委委員伴送來京呈進後再降諭旨其備送各衙門禮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五
物有乖體制求買銅器例禁出洋自應飭駁至所請欲往廈門甯
波夥販並欲令行商代覓夥長往販日本之處該國在外洋與各
國通商交易其販至內地如廣東等處貿易原所不禁至販往閩
浙別省及往販日本令行商代覓夥長則斷乎不可該督等所擬
檄稟駁飭尚未周到見令軍機大臣另行改定發往諭以本部堂
接來稟據稱暹羅歷代供貢自暹緬匪之後紹裔無人以致貢疏
茲羣吏眾庶推爾為長依例備貢恭進等因具見小心恭順出自
至誠本部堂已據情代奏如蒙 大皇帝鑒爾惻怛加恩格外准
爾入貢俟本部堂差員伴送爾國陪臣敬齋入都朝覲至另稟外
備蘇木象牙等物為貢外之貢 天朝撫綏萬國一應朝貢多寡
均有定制豈容任意加增難以代奏至致送禮部督撫各衙門禮
物甚至飽及行商並求准買銅器千餘箇先放空船回國等語更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屬瑣鄙不知事體 天朝綱紀肅清大法小廉內外臣工豈有私
行收受爾國物件之理銅斤例禁出洋更不便准爾採買若本部
堂據情代奏轉滋爾忘分妄干之咎用是明白曉諭將貢外之貢
及呈送各衙門禮物發交原船帶回又爾稟後附請給照載貨前
往廈門甯波等處並欲令行商代覓夥長往販日本等語尤屬不
知禮體爾等在外洋與日本各國販買交易原所不禁若欲請官
為給照及令行商覓夥往販日本則斷乎不可本部堂亦不敢代
為具奏至爾國所請餘貨在廣發行變價一節此向來交易之常
應聽爾等自行覓商售賣亦不必官為經理至所稱餘貨變價以
作來使盤纏等語向來各國陪臣進貢入境之後一切往來費用
天朝自有例給口糧無庸買貨支應爾國甫求入貢輒以貿易
牟利細事稟請准行甚非表爾效命歸誠之意本部堂念爾遠在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六
外夷不諳禮法亦不加責備是以剴切曉諭此後務宜益勵敬恭
恪守臣節毋得輕有干瀆交巴延三照此檄知至該國在廣販買
貨物若亦令原船帶回未免徒勞往返無利可得殊非體恤遠人
之意此項貨物自應聽其在廣私行交易亦不必官為經理在該
國僻處遐方何以知廈門甯波等處可以夥販及行商覓夥往販
日本查閱稟內開載商船澄海新會縣各字號俱係內地此必係
船戶等懇懇該國翼圖夥販牟利不可不嚴行查飭著巴延三等
即委幹員將該船戶等傳詢緣由嚴行戒飭據實覆奏○辛酉命
阿桂查閱河南山東河工○甲子命江蘇截留漕糧十萬石於崇
明縣備賑○乙丑諭福康安奏南掌國備帶餘象懇求賞給職位
酌請將象隻發回一摺所見是已於摺內批示惟所擬檄稟內尚
有未能周到之處已諭令軍機大臣增改進呈發往遵照諭以該

六七

國遠居邊外爾先王傾誠向化始通職貢數十年以來極為恭順
 茲以例貢屆期該國王感荷大皇帝恩德遵守父兄訓教敬遣使
 臣奉表恭進並於例貢馴象二隻之外另具慶祝 大皇帝萬壽
 表文加貢馴象二隻見據雲南沿邊地方文武官稟報業已入境
 足見爾國之尊奉 天朝恪敬肫誠允堪嘉尚本部堂當為據情
 轉奏此外另有該國王咨呈本部堂公文一件內稱該國被交趾
 等處劫掠因無抵敵器具是以於貢象外又備象一隻懇求本部
 堂轉奏 大皇帝賞給礮位匠役並馬騾驢羊等物前來仰惟
 大皇帝撫馭中外一視同仁向來賞賚屬國鑒其臣服小心靡不
 從優頒賜原亦無待懇求至礮位乃攻戰器具從無給與外藩之
 例况交趾與爾國同係 天朝屬國設使交趾因與爾國交爭懇
 賞礮位 天朝豈肯允准給與資其攻鬪之具乎該國王與交趾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七
 自應共矢恭順各守疆界和協鄰封仰體 大皇帝好生之德愛
 養百姓保固疆宇自不至有爭鬪之事若不遵 天朝德教殘暴
 民人勢必見輕於鄰邦自取陵侮雖有礮位無足恃也本部堂特
 以正理告爾國王所有懇賞礮位匠役之處未便據情代奏咨呈
 禮部公文一角亦不便為轉達仍行寄還至象隻爾國視為難得
 天朝本不缺少所進貢象四隻仍係向來例之所有者當為爾
 國解送京師奏明 大皇帝以見爾國王之恭順其另備餘象一
 隻即交先行遣回之先目人等帶回該國仍令地方官及沿邊土
 司人等照料出境該國即可收明至使臣帶來致送本部堂牙錦
 等物備承國王厚意即與收受無異仍俱璧還亦交先行遣回之
 先目等帶回該國既需馬騾驢羊等物本部堂仰體 大皇帝懷
 柔至意於向例之外酌量加增俟使臣事竣回國時給與帶往爾

國王尚其畏威懷德愈勵盡忱綏靖邊黎以期永受 大皇帝恬
 冒深仁常守屏藩之任本部堂職任封圻亦有厚幸交福康安照
 此檄知至另片所稱查詢該國王準第篤公滿物故是以伊弟召
 翁列名具稟之處此係外夷承替兄終弟及之常既據查明聽其
 自然可也將此並諭福康安知之○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綏
 奏覆前後拏獲匪審辦一摺內稱四川省無藉游民搶劫歷年拏
 獲拒捕傷人等案隨時題奏辦理近以梁山墊江等縣各報有搶
 劫刃傷事主鄉保之案嚴飭各屬盡力查拏獲胡範年等五十一
 名已正法者九名該匪等聞風竄匿逃往合州太平縣並竄入湖
 北黔省仍復逃回八九十人見在四處截捕續獲二十一名又追
 至廣安殺斃八名生擒十七名餘黨俱即逃散等語所奏甚屬糊
 塗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此等匪犯文綏既經拏獲即當嚴審辦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八
 理一面正法一面錄取各犯供詞詳悉奏聞乃文綏前此奏到摺
 內止稱將見獲各犯從重定擬速正典刑並未錄供具奏而本日
 摺內又稱將首犯胡範年等九名先行正法等語其如何訊取供
 詞各犯如何搶劫拒捕共有幾年在何處地方何時審明正法之
 處究無一語敘及文綏久任督撫所辦何事不應糊塗至此况匪
 徒聚集川省該督果能隨時嚴飭文武各員實力擒捕四處派員
 堵截於邊界有防何至逃逸別省乃文綏平日漫不經心一任地
 方官疏縱釀成致該匪等蹤迹往來如入無人之境其所為邊防
 者何在及匪徒竄入湖廣貴州等省結黨成羣搶掠滋事該督仍
 復安坐省城並不於要隘處所親往督率查辦乃此次摺內尚觀
 顏稱經鄂黔等省官兵截拏仍復寬回等語一似置身局外者然
 文綏於此事不是甚大伊豈欲學勒爾謹乎文綏辦理此案種種

錯謬不可枚舉著傳旨嚴行申飭至指內所稱匪犯由川東蕪江一帶逃回續經兩次拏獲三十八名著即審明遵照前旨分別應正法者即行正法即逼勒同行並未拒捕之犯亦應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務即速行辦理奏聞其逃散各犯並著該督飭屬擒捕毋使一名漏網其見在已經正法及拏獲審訊各犯均著詳悉錄取確供迅速馳奏再提督李國梁前經降旨派令帶兵三百名徑赴川省會同該督設法按捕此時想已到川境如該處咽喉匪業經捕獲淨盡無庸李國梁在彼帶兵督辦亦即一面奏聞一面令其將所帶楚兵先行撤回此處在文綬相度機宜酌量辦理至此事文綬既因循貽誤於前不可不實力懲創於後此番拏獲淨盡之後若川省復有咽喉滋事無論人數多寡必須飭令地方文武設立章程隨時查辦毋致該匪等復滋萌孽並著於年終彙奏一次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九

將此傳諭文綬並諭李國梁知之○庚午諭行在大學士九卿會審勒爾謹王賈望王廷贊等捏災冒賑侵蝕監糧通同舞弊營私各款按律定擬請旨即行正法一摺朕酌覈三人情罪即予駢誅亦所應得但其中稍有區別有不得不為明白宣示者甘省例捐監生本欲藉監糧為備荒賑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經勒爾謹奏聞開例議准允行原令止收本色糧米其時王賈望為藩司即公然私收折色銀兩勒爾謹竟如木偶毫無見聞於是王賈望又倚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將通省各屬災賑歷年捏開分數以為侵冒監糧之地自此上下通一氣甚至將被災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冊銷上侵國帑下屯民膏毫無忌憚嗣後王廷贊接任藩司既知折色之弊雖稟商該督欲請停捐乃仍復因循觀望並不據實陳奏且將私收折色一事議定改歸首府辦理而一切弊

東華續錄 乾隆九四

竇仍未革除若非朕特降諭旨令阿桂等密行查辦則始終蒙蔽王賈望諸人竟得安然飽其慾孽倖逃法網有是理乎今王賈望勒爾謹王廷贊等拏解行在審勘所有伊等冒賑分肥婪贓舞弊各款俱一一供認明確俯首無辭夫國家任用總督藩司本欲令其糾察屬吏遇有積弊病民之官隨時舉劾俾民瘼得以上陳而恩膏得以下逮朕臨御四十餘年以來無日不以敬天勤民為心凡各直省偶遇偏災即飭地方大吏加意撫綏降旨賑恤此中外臣民所共知共見者即查辦此案朕早有風聞猶恐各督撫或誤會朕意因噎廢食致將災賑之事靳固不舉是以遲回未發者已二三年矣今諸弊已露若再不辦是朕不能懲貪察吏朕豈肯受此從前恆文方世儒良卿高積錢度等俱以婪贓枉法先後伏誅然尚未至侵蝕災糧冒銷國帑至數十萬金如王賈望之明目張膽肆行無忌者王賈望由知縣經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撫乃敢負恩喪心至此自應即正典刑以彰國憲王賈望著即處斬至勒爾謹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因其平日向屬小心勤慎用為總督從前逆回一事原因勒爾謹養癰貽患所致即收復河州亦係布政司福崧在彼籌畫幫同辦理勒爾謹失機貽誤本即應正法彼時朕尚從寬改為監候今又於王賈望私收折色冒賑婪贓一案全無覺察而已亦受收屬員代辦物件一任家人等從中影射侵肥種種昏庸貽誤罪更難追但朕究以用人不當自引為愧未肯即令肆市勒爾謹著加恩賜令其自盡至王廷贊以微末之員擢至藩司受恩深重乃於接任王賈望交代時不惟不據實參奏且效尤作弊雖未收受屬員銀兩亦有派買物件並加收心紅紙張銀兩之事其罪亦難末減况從前令留京辦事王大臣及刑部堂官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十

六七三

審訊時令其將此案冒賑私收及王直望婪贓等款詳悉供吐並
硃批傳諭王廷贊伊之生死總在此番實供與否令伊自定朕不
食言乃竟始終匿飾不吐實情豈非自取其死但究念蘭州守城
微勞免其立決王廷贊著加恩改為應統監候秋後處決交刑部
按例起入秋審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此事既經發覺自不
得不徹底查辦嗣後內外大小臣工益當互相砥礪各懷冰淵共
矢愛民潔己之誠毋蹈簞簋不飭之戒所有辦理此案情節著通
行曉諭中外知之○是月阿桂奏臣奉 硃批近來辦事更覺老
練精神亦好但恐不似往年於木蘭騎馬上圍為懈耳臣惟秋獮
肄武國典攸關 聖祖仁皇帝英武蓋世六旬外進哨即乘便轎
今歲 聖壽已過七旬若仍騎馬上圍未免勞動非頤養所宜得
旨知道了待入圍時朕自酌量耳 家法肄武所以柔遠然亦不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十一
至勞身以廢政務也

八月甲戌諭甘省大小各員將災賑監糧侵吞舞弊上下聯為一
氣茲阿桂等在甘查辦其積弊始得盡破見在阿桂等屢次查奏
俱已得實朕向有句云不為己甚去已甚今甘省積弊竟至已甚
不可因罰不及眾仍存姑息朕實無可如何矣所有捏報各道府
直隸州知州內除按察使福甯首先供出且經手事件較多暫行
留任外其見任甘省道員奎明文德王會翼永齡四員見任甘省
各知府及署任知府宗開煜彭永年彭時清鍾廣起汪皋鶴張金
城吳李本柟又見任甘省直隸州及署任知州侯作吳黎珠趙明
旭興德謝桓宋學醇董熙勵學沂侯簡放分發人員到省即著阿
桂等傳旨將該員等一併革職歸案審辦其已離甘省各員見任
鹽運使程國表原任布政使福明安見任道員觀祿前任甘肅知

府及見任知府潘時選黃元圮周人傑諾明阿富斌德明郭昌泰
觀亮前任甘省直隸州知州及署知州博赫彥方奇明姜興周朱
蘭王汝地各員又在京供認捏災冒賑及餽送王直望銀兩之前
任武威縣知縣朱家慶一員俱革職交留京辦事王大臣及任所
原籍各督撫將各該員提訊錄取確供具奏○乙亥諭據李侍堯
奏清釐各州縣應解藩司錢糧其已徵未解尚有五十餘萬兩拖
欠見在嚴催報解以期積款全清等語錢糧徵解出入雖係藩司
專責但勒爾謹身係總督所屬州縣虧短庫款平日豈無見聞且
該督年終彙奏盤查藩庫無虧亦僅以虛言塞責其欺飾之罪尤
難輕貸又李侍堯奏提標派管馬廠遊擊佛津泰等於乾隆四
十四年變價營馬至二千餘匹之多非變少報多即馬匹本有虧
缺藉以掩飾請將該員等革審一摺通省綠營馬匹關繫差操豈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十二

可以任劣弁虧缺捏報藉端開銷勒爾謹統轄全省營務竟無覺
察乃任其虧缺捏報匿不上聞直至李侍堯此時始行查出勒爾
謹久任甘省總督一切政務廢弛視同膜外即曰庸懦無能亦未
有若此之漠不關心形如木偶者使勒爾謹尚在自當即予斬決
方足以蔽厥辜今已邀寬典賜令自盡而伊子豈可復令其脫然
事外乎著將伊子候補郎中伊凌阿革去職銜同次子一併發往
伊犁交與伊勒圖嚴行管束令其自備資斧充當苦差以為滿洲
大員貽誤封疆者戒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吏部議奏四川總督
文綬並不實力擒捕匪請降調查文綬有革職留任之案無級
可降應革任得旨文綬於此案始終玩縱種種貽誤非尋常疏縱
僅予革職留任者可比文綬著照李侍堯富勒渾之例賞給三品
頂帶從寬留任仍註冊以為不事事者戒○戊寅吏部等部議奏

王望之子捐納員外郎王裘捐納主事王榮王焯請革去職銜
得旨王望之子王裘王榮王焯僅革去職銜不足蔽辜著照勅
爾謹之子伊凌阿等之例俱發往伊犁交伊勒圖嚴行管束自備
資斧充當苦差○壬午諭文綬於辦理囑匪一案平日並不督率
文武各屬實力緝捕隨時嚴辦以致養癰貽害肆行不法竄入鄰
境屢經傳旨嚴行申飭並交部嚴加議處從寬降為三品頂帶留
任令其督率口效茲據周煌奏川省囑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
餘人常川騷擾並有棚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兇如
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囑匪
如大竹縣役之子有號一隻虎者囑匪肆行不法亦匪一日朕覽
此奏甚為駭異文綬身任總督有年乃漫不經心致令賊匪公然
無忌至於如此若不及早嚴辦將來黨與日多安知不又釀成蘇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四

簡任之至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乙酉諭朝廷設兵衛民簡
軍實期於行伍整齊兵額充足如兵丁等紅白事件從前設有生
息惠濟銀兩以資賞卹後因生息名色有關國體特飭停止昨據
阿桂等奏陝西添兵案內籌及賞卹聲請酌復惠濟銀兩朕以國
家賞兵之費藉商生息支給究屬非宜已傳諭阿桂等令其動用
正項開銷矣茲袁守侗海祿前赴行在令軍機大臣傳諭詢問直
隸雲南賞兵銀兩支銷款項據稱直隸裁扣公糧銀一萬六千餘
兩以備賞用等語看來各省大都如此兵丁紅白銀兩原係加惠
營伍格外施恩若因此裁扣名糧致兵額不足殊非覈實營伍之
道况今戶部帑項豐盈各省藩庫積存充裕即見在京營添兵四
千九百餘名其馬步糧餉合之各省兵丁賞卹紅白銀兩約算歲
支不及百萬國家何靳此費不令開銷正帑而各省乃紛紛裁扣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四

六七五

天下散財以得民乎所有辦理添兵補額紅白賞卹銀兩及裁添名糧養廉緣由明晰曉諭中外知之○丙戌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魏家莊漫工合龍○戊子諭據吳玉綸條奏甘省自三十九年以後報捐監生每名令其補繳銀六十兩所見甚小王宜望等私收折色一案朕本不欲辦恐各省因此諱災今種種弊端水落石出伊等於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張膽網利鬻官致朕不得不辦朕之苦衷天下後世共見之然侵漁各員已將伊等平日私收冒銷焚得贓私抄入官足抵該省浮開冒賑之數若又令各捐生紛紛補繳是轉開錙銖較利之端於國家政體甚有關繫朕不為也吳玉綸此奏不准行至該生等明知折色違禁乃相率報捐亦不可不示懲儆所有乾隆三十九年甘省開捐以後報捐監生者停其鄉試三科已經中式舉人者停其會試三科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左

其加捐職官見任者罰俸三年捐納職官未經銓選者俟到班三年後方准銓選其在各館充當謄錄者著五年期滿後在館效力三年俱以奉旨之日為始查明扣算其止捐監生頂帶榮身者著加恩毋庸查辦○諭甘省收捐監糧一事地方官私收折色任意侵欺捏災冒賑釀成不得不辦之大案實非朕所喜也且各省偶遇災歉皆動正項賑恤何獨於甘省賴捐監為乎此後甘省捐監一事竟宜停止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內務府漢軍官員丁憂服闋歸部銓選無庸於百日滿後帶領引見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甘省私收折色一案飢法營私弊端百出見已將首先倡議侵冒分肥之勒爾謹王宜望將全迪等俱分別明正典刑矣至此案大小各員句通侵蝕自應按律定擬以彰國憲而儆貪婪但人數較多若槩予駢誅朕心有所不忍自當覈其贓私之多寡以別

情罪之重輕著傳諭阿桂等將各該犯所有侵冒銀款其在二萬兩以上者俱當問擬斬決二萬兩以下者問擬斬候入於情實一萬兩以下各犯亦應問擬斬候請旨定奪並開繕清單進呈所有應行定擬案犯俱著趕本年旬到以前具奏毋致延緩○乙未諭前因王宜望於捏災冒賑一案業已明正典刑並將伊子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充當苦差茲據雅德查奏王宜望之子共十一人長子王裘業經刑部辦理其次王榮王焯見在趕飭起解此外尚有子八人王祐王紳王晉王越王瑤王鈺王庚官王海官俱年在六歲以下等語此案重犯將伊子發往伊犁自屬罪所應得但念其年尚幼小若即行發遣朕心尚有不忍著加恩將王祐等八人交雅德嚴行管束待年至十二歲時再行遵照前旨陸續發遣伊犁如雅德離任山西即著交代接任之人遵照辦理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六

九月庚子朔諭甘肅捏災冒賑侵吞監糧一案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後通省各官聯為一氣明分公帑經大學士公阿桂等在甘查辦節次訊錄確供奏請將該員等革職拏問並請將任所原籍贖財一併查封以抵官項業經降旨允行此案自王宜望將全迪等首先倡率以致閩省效尤通同弊混各州縣亦視侵冒官項為故常竟無一人潔己奉公庸中佼佼者此而不治以廉弊吏之謂何今既查辦確實不得以罰不及眾竟置不問朕前降旨云辦理此案實出於不得已者正謂此也朕既不能道之以德不得不齊之以刑而無恥之徒方且仍冀其苟免世道人心澆薄至此朕甚愧之見在直省各督撫遵旨將該員家產查封陸續開單具奏但念此事發覺已久其案內人犯前聞王宜望等拏問之信知事已敗露豫為隱匿奇頓誠不能保其必無而在各督撫查辦此等貪吏

自不敢飢法徇情白干愆咎願若以查抄嚴密之故或株連拖累
有意苛求別生枝節致令外間無識之徒妄滋竊議則各督撫之
不能深體朕意也況此等焚得賊私理無久享此時即有隱藏其
子孫亦斷無安坐而食之之理此天道之昭然不爽者朕之辦理
此案權衡審慎止欲使貪黷營私之吏知所戒庶可以勵官常
而振法紀非真藉錙銖沒之貲財抵償官物也所謂不為己甚
去已甚朕之辦理庶務始終期以此意而已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巴延三等奏據暹羅國長鄭昭豫備正貢
一分具表懇請代奏並備象牙犀角洋錫等物以為副貢等語該
國長輸誠納貢備具方物所有正貢一分自應照例送京收納至
所備副貢若柴令齋回致勞往返轉非所以體恤遠人著傳諭巴
延三於副貢內止收象牙犀角二項同正貢一併送京交禮部於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七
照例賞給之外查例加賞以示厚往薄來之意其餘所備貢物准
其即在廣省自行覓商變價並將伊等壓贖貨物均一體免其納
稅將此並諭禮部堂官知之○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奏見
在籌辦宣洩情形及勘過運河微山湖東南兩面水色微清一摺
所辦俱合機宜東省猝被黃水漫注民田廬舍開被淹浸國泰目
觀情形急籌疏洩竊意江南為下游去路其勢不能通暢輒以東
水日增總總慮且或聽信竄屬之言過於張皇亦並有急於見
長之意遂形諸奏廣朕前以國泰所奏止在東言東屢經飭諭原
不以為是也今據薩載所奏沂水駱馬湖之水不使涓滴入運為
運河騰空去路又永濟橋孔全行過水並無橫壩攔截使水得以
暢消等語所辦俱有條理薩載於河務本為熟諳其所奏尤屬確
實朕之信任國泰自不若薩載也見在薩載會同國泰將下游應

辦諸務面商辦理國泰應聽薩載指授凡事務須籌畫全局不可
稍恃己見庶幾將來議見得以漸次開拓至江南河湖情形國泰
或不能深悉其前奏之未能確切尙屬急公之見朕亦不加深責
國泰惟當無分畛域悉心籌辦不必自生惶惑也再江南山東被
災各州縣該督撫等務須督飭所屬加意撫恤毋使一夫失所以
副朕軫念將此傳諭薩載等並將薩載奏摺及朕硃批一併寄國
泰閱看並遇便諭令阿桂知之○甲辰諭昨據阿桂等奏甘肅收
捐監生歷任正署藩司給發實收俱有加收心紅紙張銀兩達爾
吉善於前署甘肅藩司任內會給發實收三千九百餘張等語此
案私收監糧折色並加收心紅紙張銀兩該省歷任藩司通同弊
混達爾吉善身係滿洲乃署任內亦復扶同相沿陋例並未據實
陳奏實大不是豈可仍留藩司之任達爾吉善著革任仍加恩賞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六
給三品頂帶令自備資斧即赴和闐辦事所有前經派出之成策
不必前往其直隸布政使員缺著明興補授○丙午 上駐蹕避
署山莊○丁未諭軍機大臣等甘肅提災冒賑侵蝕監糧一案見
經阿桂等審明將各州縣侵盜錢糧數至二萬以上者問擬斬決
其餘按數遞減分別斬候等因見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大學士
九卿並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科道等覈擬覆奏矣
此等冒賑殃民侵吞國帑數至二萬兩以上各犯自應即正典刑
以彰國憲著傳諭阿揚阿即先行馳驛前往甘肅俟接到明旨後
會同李侍堯監視行刑此時當以差往甘肅查辦事件為名不可
先為洩漏並諭李侍堯知之○戊申諭王廷贊接任甘肅藩司於
王亶望通同屬員捏災冒賑一案並不據實參奏及早清釐乃轉
踵行其弊仍將監糧私收折色且改歸首府辦理又每名加收心

紅紙張銀一兩並派屬員買辦物件及事已發覺經朕硃筆訓諭令其據實供吐尙敢枝梧狡飾前據行在大學士九卿會審按律問擬斬決本屬罪所應得因念其本年三月蘭州守城微勞姑從寬典改爲應絞監候茲據阿桂等查奏甘省淨銷賑糧腳價一項王廷贊將腳價銀二萬八千餘兩發交楊士璣收存爲辦公之用當經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提訊王廷贊據供原知此項冒開因勒爾謹說有應辦公事遂准其領去楊士璣並未分晰具報是實等語此案王廷贊始終捏飾踵弊效尤卽其派令屬員買辦物件一事向來藩臬不准進貢屢經降旨嚴飭更非如勒爾謹身任總督尙可藉口年節辦買土貢者可比是其婪索勒派種種情罪百喙難辭目下已居官犯旬到之期王廷贊係情實官犯著卽行處絞仍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刑部等衙門奏江西信豐縣故民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九

蕭維富等創爲邪教轉相傳惑請依大逆例問擬得旨蕭維富廖秀林廖景澄著卽戮屍至廖景泮之父廖秀科一犯該部擬以緣坐固屬照例辦理但向來緣坐之犯無不加恩改爲監候以示罪人不孥之義况其父祖尤非兄弟子孫可比此案廖秀科訊非知情縱容著加恩免其治罪嗣後如有逆犯祖父應行緣坐者除訊明知情故縱仍照例問擬外其訊非知情者卽槩予省釋不必緣坐著爲令其餘應行緣坐之廖昌禮廖明富邱德化邱仁禮邱七元仔邱仁祿邱仁祖廖明光廖明貴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辛亥諭甘肅提災賑一案訊法營私大小官員通同一氣爲從來未有之奇貨異事故當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實非常之罪也除王直望勒爾謹等分別明正典刑並將伊子革職發往伊犁以示懲儆至王廷贊將全迪楊士璣

程棟等覈其情罪本屬相同伊等之子俱應一律辦理除蔣全迪業經正法並無子嗣無庸置議外楊士璣贓私纍纍使其身尙在亦應正法已於蘭州被害倖免刑誅王廷贊見已處絞程棟陸璋那禮善楊惠言鄭陳善見在審明贓款定擬斬決該七犯俱有子嗣其所捐官職無論是否係伊父在甘省任內出貲報捐俱著查明一體革去並著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爲貪婪不法者戒○乙卯 上白避暑山莊回鑾○諭前已降旨停止甘肅陝西兩省收捐監生所有烏嚕木齊新疆捐著一併停止○丁巳諭甘省冒賑侵帑一案皆係王直望爲藩司時倡率舞弊以致通省各屬視侵貪爲常事轉相效尤毫無顧忌見在程棟等二十二人之死悉由王直望一人導之使陷於伏法卽與王直望殺之何異覈其情罪雖寸磔不足蔽辜然而按律斬決無可加增實覺罪浮於法是以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二十

前經降旨將伊子王裘等三人一併革職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其幼子八人俟年十二歲時再行陸續發往見據山西巡撫雅德奏將伊子監禁省城恐外省官官相護仍屬有名無實著雅德卽將未發王直望諸子派委員小心解交刑部嚴行監禁俟及歲時由刑部陸續轉發並著刑部存記雖遇赦不得奏請援宥回籍如王直望之子有在伊犁及中途脫逃等事卽於擊獲地方正法如此辦理於首惡情罪庶足相抵而大員之以侵貪作俑者亦共知炯戒○諭軍機大臣等刑部進呈廣東省秋審情實招冊內經部由緩決改入情實者蔡阿堅葉阿添區亞明三案均係執持金刃傷斃徒手之人情節較重與尋常鬪毆者不同已照例句決矣秋鞫大典所以明刑弼教務持情理之平俾無枉縱固不可有意從嚴若過事寬容尤非辟以止辟之意朕素知李湖之爲人嚴於待屬

負而寬於待百姓為封疆大吏者正當如是存心朕亦未嘗不如
此至於百姓良善者固宜加意拊循而兇橫者尤不可不嚴行懲
創朕於秋審旬到則用此意蓋除莠正以安良所當盡法處治按
律定擬俾奸匪聞風斂迹不至以身試法豈可徒博寬大之名轉
使兇徒漏網倖邀末減耶李湖此次部改僅止三案例不交部議
處但援擬失當殊屬有意從寬著傳旨申飭○戊午命撥奉天海
運餘米二萬石於天津靜海二縣備賑○江蘇沛縣河溢○辛酉
上還京師○丙寅諭據楊魁奏向來各國番商俱有一定口岸
呂宋商船歷皆趁洋赴廣從不至閩今有呂宋商民耶嗎叮等船
隻因遭風收泊廈港懇請就近貿易驗無傷損形迹恐係意存趨
避請嗣後該國商民來閩船隻並無損壞者一槩不准發賣貨物
等語楊魁此奏所見轉小呂宋商民遭遇風暴飄至廈門幸未傷
東華續錄 一乾隆九十四 三
損亦情理所有若必遣回轉非體恤遠人之意如因閩海關輸稅
定例與粵海關多寡不一該國商民意圖就輕避重何不咨查粵
海關條例令其按照輸納該商民等趨避之弊不杜自絕嗣後該
國商船有來閩者俱著照此辦理將此諭令知之○丁卯諭大學
士公阿桂覆奏各省武職名糧裁添養廉挑補實額一摺據稱國
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為繼此項經費歲增三百萬統
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兩請將武職議給養廉所扣兵餉除
滇黔四川閩廣等省控制邊疆應查明增添兵額又陝甘兩省業
添滿漢兵一萬五千餘名其餘腹裏省分均可毋庸挑補實額並
請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查議等語國家經費原當量入為出而
足兵衛民為萬年久遠計者又不得稍存靳惜之見阿桂見管三
庫其所奏康熙雍正年間出入之數通盤畫算大臣籌國自應如

此但朕以泉貨本流通之物財散民聚聖訓甚明與其聚之於上
毋甯散之於下且在官多一分即在民少一分顯而易見朕即位
初年戶部銀庫計不過三千萬兩今四十餘年以來仰荷 上蒼
嘉佑年穀順成財賦充足中間普免天下地丁錢糧三次蠲免天
下漕糧兩次又各省偏災賑濟及新疆兩金川軍需所費何啻萬
萬而賦稅並未加增又非如漢武帝之用桑宏羊唐德宗之用裴
延齡以培克為事而致府藏充盈也見在戶部庫銀尚存七千餘
萬兩朕又何肯稍為靳惜乎且即以歲支頓增三百萬兩計之至
乾隆六十年歸政之時所用亦不過四千餘萬加以每年歲入所
存其時庫藏較即位時自必尚有盈餘又何必於此事總總過計
乎從前海望在戶部時不肯明言銀庫實數其意似恐外人聞知
朕彼時即不以為國家惟正之供出入歲有常經原屬大公至
東華續錄 一乾隆九十四 三
正又何必掩人耳目乎甚如明季金花聚斂乃至戶部請內帑亦
不肯發則其鄙悖更可笑矣即以內帑而論憶乾隆初年內務府
大臣尚有奏撥部庫銀兩備用之事今則裁減浮費釐剔積弊不
特無須奏撥且每歲將內務府庫銀命撥歸戶部者動以百萬計
又何必以經費不敷歲出為慮乎至於歲入項下惟米豆關稅一
節初年曾經免稅原欲使市價日平乃行之日久並未平減殊不
滿朕意後因安甯奏請復收經部議准允行至遇地方歉收穀貴
之年原又降旨特行免米豆所過關之稅所以隨時調濟或使商
賈多往亦救災區米貴之一法耳今阿桂既籌畫及此但朕竟究
以多添兵力不惜經費為是在廷諸臣自必各有確見所有阿桂
奏到原摺並朕此旨一併發鈔使中外咸知朕意並著大學士九
卿科道詳悉妥議具奏

冬十月庚午朔諭昨據副都御史汪承霈條奏甘肅省監生一摺據稱自乾隆三十九年後甘省監生奉有停科之旨恐其中躁進之徒不安義命更易名字在部報捐鄉試或僥倖中式轉滋弊竇與其再犯而懲以冒混之條似不若先事而予以自新之路請以原名准其在部另行改捐給與執照免其停科並請勒限二年報捐如過期不捐雖扣滿三科亦不准其應試等語此等流弊事所必有所請在部另捐之處專為杜絕頂冒以防弊混並非若吳王綸之迹類言利者可比是以交部詳議覆准允行蓋此等監生逐利熱中希圖省費報捐竟成蕙斷即槩予褫革原不為過今照部議統限二年准以原名在部另捐入場已屬格外加恩但念該生等人數眾多從前在甘省上捐時俱係王宜望諸人引之犯法非盡該生等之過况前已出貲今槩令重捐其中寒畯未免志切觀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五

光而力有不逮情殊可憫著加恩將從前甘肅報捐監生者准其呈明到部另照在部捐監之數繳足即給與執照許其科考至定限二年為期稍近恐遠省邊陲一時未能徧曉及至遵例遠來而限期已過未免向隅並著加恩再寬限三年統限五年為率俾該生等從容報納上進有階以副朕有過推恩作養人材之至意餘著仍照原議行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辛未以扎勒翰金士松俱為內閣學士扎勒翰由太常寺卿金士松由詹事遷○甲戌封榮親王永琪子麟億為多羅貝勒○乙亥以永慶為陝西按察使由道遷○戊寅諭向例大內阿哥封授王貝勒貝子公爵後俱由諸王貝勒等應得藍甲內均勻攤出給與朕思若由王貝勒等應得藍甲內均勻攤出則王貝勒等藍甲漸至缺少何以養贍所屬包衣諸人不無拮据而阿哥等行輩亦與諸王貝勒漸遠著交宗人府嗣後阿哥內經朕

加恩封為王貝勒貝子公者無庸由諸王貝勒等藍甲內均勻攤出給與著加恩照所封品級另給一分藍甲如此辦理封爵之阿哥等不分諸王貝勒藍甲而諸王貝勒養贍伊等所屬應得分例自然足用尤為有益餘億昨既封授貝勒著該衙門即自縣億起照朕旨辦給○壬午諭前據舒赫德等條奏阿哥等之哈哈珠子內當差已過十年者請於補放侍衛軍校驍騎校列名帶領引見補放朕思此事殊不合理哈哈珠子皆由勳舊家道殷實大員子弟內挑取伊等既為阿哥哈哈珠子並無別項苦差日後阿哥等封授王貝勒貝子公爵之時哈哈珠子等自為該府護衛等官並無向隅此數年來每遇補放侍衛並各旗挑取護軍校驍騎校皆引舒赫德等條奏之例將哈哈珠子帶領引見諸大臣似此辦理或看阿哥情而不無瞻徇代託之處日久漸生弊端况哈哈珠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五

子補放侍衛護軍校後仍在哈哈珠子上行走既占其缺反致侍衛軍校驍騎校等當差乏人殊非事體兩無益也見在挑取侍衛者頗多而補放護軍校驍騎校帶領哈哈珠子引見者更復不少此弊不可不亟為釐剔除已經補放護軍校驍騎校毋庸查究外嗣後哈哈珠子如遇伊家原有世職佐領等官既係伊等應得之分著仍照前辦理其升補侍衛護軍校驍騎校之處著停止舒赫德等條奏之例永遠不必行並交總管達八旗各屬一體遵照仍將此旨令阿哥等閱看○甲申諭元楊維禎著宋遼金正統辨大旨以元承宋統而非斥遼金其文不見本集惟陶宗儀輯耕錄載之今館臣編輯四庫全書謂其持論紕繆並輟耕錄內所載者亦與刪除且言隋先代周繼乃平陳未聞唐宋諸儒謂隋承陳不承周也此語似是而非蓋嘗論之春秋大一統之義尊王黜霸所

以立萬世之綱常使名正言順出於天命人心之正紫陽綱目義
在正統是以始皇之二十六年秦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
不始於秦降之歲三國不以魏吳之強奪漢統之正春秋之義然
也楊維禎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義本春秋法宗綱目
其欲以元繼南宋為正統而不及遼金其論頗正不得謂之紕繆
夫維禎身為元臣入明雖不仕而應明太祖之召且上錢歌鼓吹
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幾於劇秦美新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
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向屢於詩文中斥之而維禎正統之
辨則不可以人廢言也夫正統者繼前統受新命也東晉以後宋
齊梁陳雖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晉之正統其時若拓跋魏氏地大
勢強北齊北周繼之亦較南朝為盛而中華正統不得不屬之宋
齊梁陳者其所承之統正也至隋則平陳以後混一區宇始得為
大一統即唐之末季藩鎮擾亂自朱温以訖郭威等或起自寇竊
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之間更易數姓甚且稱臣稱姪於契丹然
中國統緒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統屬之梁唐晉漢周也至
宋南渡後偏處臨安其時遼金元相繼起於北邊奄有河北宋雖
稱姪於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統遼金不得攘而有之至
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語則統緒之正元世祖
已知之稔矣我皇祖御批通鑑及朕向所批通鑑輯覽俱以此
論定蓋春秋大義綱目大法實萬世不易之準我朝為明復仇討
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朕猶於通鑑輯覽
內存福王建國之號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嘗不可如南宋之
承統縣延不絕而奈其當陽九之運天弗與人弗歸自覆其宗社
也此實大公至正天下萬世可以共見共守之論然館臣之刪楊

維禎正統辨者其意蓋以金為滿洲欲令承遼之統故曲為之說
耳不知遼金皆起自北方本無所承統非若宋元之相承遞及為
中華之主也若以此立論轉覺狹小天下萬世必有起而議之者
是不可以不辨朕以為不但輟耕錄中所載楊維禎之正統辨不
必刪除即楊維禎文集內亦當補錄是篇並將此論各載卷首以
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綱目之義特諭○賜劉雙等四十五
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酉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宋
葉隆禮奉敕所撰契丹國志其說採摭通鑑長編及諸說部書按
年隨載鈔撮成文中開體例混淆書法諛舛不一而足如書既名
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為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祖太宗等帝而事
實內或稱遼帝或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又是書既奉南宋孝宗
敕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為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甚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矣
至大書遼帝紀元於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尤為紕
繆夫梁唐晉漢周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稱兒稱孫於遼
分注於北遼之下又引胡安國論斷以劫迫其父開門納晉軍之
楊承勳謂變而不失其正時承勳同父被晉圍懼禍及身乃劫其
父致被晉戮而已受晉爵賞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
之父父即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親豈有蔑倫背義尚得謂之變
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蒂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
誠所謂胡說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朕詳加披覽經指駁者
數十條館臣乃請撤出此部書朕以春秋天子之事是非萬世之
公昨曾著正統辨論斷甚明今契丹國志既有成書紀載當存其
舊惟體例書法諛謬於綱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著總纂

紀昀等詳加校勘依例改纂其志中之事蹟如祭用白馬灰牛糞中枯骨變形視事及戴野猪頭披皮之事雖迹涉荒誕然與詩書所載簡狄吞卵姜嫄履武復何以異蓋神道設教以溯發祥古今宵然義正如此又何必信遠而疑近乎其餘遼帝過舉如母后擅權諸事足為後世鑑戒者仍據志直書一字不可易該總裁等覆閱進呈候朕親定錄入四庫全書並將此旨書於簡端以昭綱常名教大公至正之義特諭○己丑以葉佩蓀為湖南布政使由山東按察使○庚寅以梁肯堂為山東按察使由直隸清○甲午定試用河道佐貳不准委署州縣例○丙申諭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內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繫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為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蓋臣傑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迹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三

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典也即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閭政昏太阿倒置閭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般旒於上竟置國是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兵潰餉絕種種批政指不勝數若楊蓮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至敗亡若是之亟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為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急為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為蒐採哀集成編即有違礙字句止須略為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繫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天人

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儆心著派諸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為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即著為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即交武英殿刊刻仍鈔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於簡端所有前次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即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諭向來宗室人員既不分用各部院又不便簡用外省道府其宗人府理事等官保送御史止有二缺轉科後遺缺仍用八旗滿洲人員升途未免狹狹見在宗室蕃衍其中不少可用之才所有宗室御史著於原定二缺之外俟有滿洲御史缺出時再行添用宗室二員連前四員作為額缺如有遷轉科員者御史員缺仍以宗室人員補放至 陵寢辦事衙門司員俱屬宗室貝勒公等管轄與部院司員有間嗣後遇有 陵寢辦事衙門司員亦可酌改宗室數員其如何分別補用應改若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三

干員缺之處著宗人府會同該部詳悉妥議具奏尋奏宗室御史向止二缺今道旨再添二缺請嗣後遇有滿洲御史缺出吏部行知宗人府由宗室應升人員內揀選引見補放二員至 陵寢司員計三十二缺請照御史二十八缺用宗室四員之數酌改五缺將 東陵郎中一員外郎一主事一 泰陵員外郎主事各一為宗室額缺見在郎中由宗人府於副理事官內揀選升用員外郎於經歷主事內揀選升用主事於兩翼宗學總管副管宗人府筆帖式內揀選升用俟陸續缺出吏部行文宗人府分別辦理至此次補放後再遇 陵寢宗室郎中缺出以員外郎升補員外郎缺出即以主事升補主事缺出即以兩翼宗學總管副管宗人府筆帖式內揀選補放其郎中員外郎六年期滿由總管 陵寢貝子公等出具考語咨宗人府帶領引見以京缺理事官調補或俟有

陵廢總管缺出該管員子公等出具考語送京帶領引見升用從之○丁酉諭劉天成奏請嚴浮費之禁以裕民生一摺其意在於去奢崇儉返樸還淳言之亦覺動聽而行之實有所難如摺內所稱居樓園館一日輒耗數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數人之用甚至齊民婦女宦家奴隸僭肆奢華妄誇文繡等語未嘗非真實情事但此等風俗積漸使然國家承平百有餘年生齒日繁京師為萬方輻湊之地各省省治與夫蘇杭漢口香山大馬頭之類百姓耳濡目染非鄉隅偏僻可比由儉入奢勢使然也若如所言即京城言之朕何難飭令步軍統領衙門及巡城御史轉飭司坊各官將茶坊酒肆一切花費錢財之地盡行封閉飭禁其有僭越定制妄事侈靡者訪拏究處即外省各市鎮各處亦可俾各督撫實力查禁當此政治嚴肅之時何慮不令行禁止然朕既不能道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三

必應行而在今日亦斷屬難行無論奪富以益貧萬萬不可即使衷多益寡而富人之有餘亦終不能補貧人之不足勢必致貧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貧亦何賴此調劑為耶即朕宵旰勤求未嘗不欲民風敦樸戶有蓋藏而習俗日趨於華靡殆非條教號令所能飭禁譬如江河之向東誰能障之使西流耶亦惟崇儉尚樸願內外大小臣工不可不存此心以期漸就返古還淳俾四民知所則儆此我君臣所當知愧知慄而已劉天成此奏若以為嘉奏疏則可若以為目今治世之良法則未然著發鈔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向例甘肅總督於每年冬季有哈密瓜皮張等貢呈進因係該處土產是以照例准收但本年甘省冒賑案內各犯有為總督勒爾謹代買皮張之語該犯等為勒爾謹代買皮張斷非俱是呈進之物但既有此貢轉使侵貪各員得以藉口嗣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三

文綬已過甘肅即著將此旨並福康安原摺寄交伊犁將軍伊勒圖令其遵照詢問覆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李侍堯知之福康安奏到原摺並著鈔寄○庚子諭工部尚書周元理勤慎供職宣力有年茲以老病乞休著准其回籍調理並加恩賞給太子太傅銜以示優眷所有工部尚書員缺著羅源漢補授劉墉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仍暫行兼管湖南巡撫事候朕另降諭旨○甲辰諭昨閱四庫館進呈書有朱存孝編輯回文類聚補遺一種內載美人八詠詩詞意姝狎有乖雅正夫詩以溫柔敦厚為教孔子不刪鄭衛所以示刺示戒也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無邪即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亦當原本風雅歸諸麗則謂託興遙深語在此而意在彼也自玉臺新詠以後唐人韓偓輩務作綺麗之詞號為香體體漸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詩格更為卑下今美人八詠內所列麗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三

華髮等詩毫無奇託輒取俗傳鄙褻之語曲為描寫無論詩固不工即其編造題目不知何所證據朕輯四庫全書當採詩文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詩句豈可以體近香匿槩行採錄所有美人八詠詩著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亦著該總裁督同總校等詳細檢查一併撤出以示朕釐正詩體崇尚雅醇之至意○乙巳命撥兩淮鹽課銀五十萬兩並截留漕糧五萬石於徐州府屬備賑○丙午諭劉墉已補授左都御史其湖南巡撫員缺李世傑將屆服滿即著前往署理俟服闋再行實授劉墉俟李世傑接任後即行來京供職○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陳輝祖奏到查抄甘省侵冒案內陸璋等各員家產單內開閱鴉元名下銀三兩所辦殊有欺飾無論閱鴉元在甘肅知縣同知任內侵蝕帑項盈千累萬私肥囊橐計其家貲必不止此况伊兄閱鴉元

久任巡撫所得養廉優厚亦豈肯令其弟貧乏至此即如陳嚴祖係陳輝祖胞弟假令其名下存銀亦不過止有數金為之兄者竟能坐視乎此必係承辦查抄委員任其欺隱隨意開報陳輝祖亦並不細心查閱遠爾入告獨不思此非情理之所有乎朕於甘肅查抄各員一案會降旨令各督撫不必過為苛刻今閱鴉元之罪並未波及其兄已屬施恩格外若任其將閱鴉元應抄財物混入伊兄閱鴉元名下以為隱匿寄頓之地朕亦不受其欺也若眾人於閱鴉元有意徇蔽是速閱鴉元之死矣陳輝祖豈不意計及此著傳諭令其明白回奏○中保卒以復興為左都御史留保住為理藩院右侍郎由副都統遷○調永慶為福建按察使秦承恩為陝西按察使○調李慶榮為江蘇按察使塔琦為湖南按察使○戊午以汪新為湖北按察使由甘肅鹽道遷○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陳輝祖奏查抄閱鴉元原籍財產單內止有銀三兩竟成笑話明係陳輝祖查辦時任聽委員欺隱隨意開報業經降旨詢問令其明白回奏矣閱鴉元係閱鴉元胞弟如果貧乏不能自存閱鴉元豈有坐視之理且閱本日李侍堯奏應革各犯子弟職監單內閱鴉元之子閱思恆捐納監生豈有其家止存銀三兩而復有餘財為伊子捐監之理甘省冒賑一案久經發覺閱鴉元又係案內之人聞風寄頓豫為藏匿地步閱鴉元在江蘇離伊原籍甚近亦豈無見聞乃任其私自隱藏希圖事後安享實為利令智昏此等蒙混欺飾伎倆或試為於漢獻帝明萬歷類之主尚欲於朕前嘗試閱鴉元視朕為何如主耶著傳諭嚴行申飭仍令其明白回奏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癸亥諭朕恭閱 聖祖實錄從前征討三藩時效用疆場功績最著者如陳福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

克等忠貞素篤勇略兼優於戎務邊防皆能殫心盡力疊膺懋賞恩渥有加今歷年久遠伊等子孫如陳福之孫陳大用見已擢任正定總兵尙可望其及時效用克繼家聲至張勇等諸人其子若孫見在承襲世爵及見任職官並其餘支派子孫著交該部旗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加恩以示眷念舊勳賞延於世之至意○戊辰命撥兩淮鹽課銀五十萬兩修沛縣城垣並安輯移徙戶口○袁守伺丁憂以鄭大進爲直隸總督巡撫湖北十二月己巳朔調姚成烈爲湖北巡撫以朱椿爲廣西巡撫富躬爲廣西布政使由按察使遷○庚午召梁敦書來京以永慶爲湖北布政使伊星阿爲福建按察使由雲南道遷○以姚梁爲廣西按察使由四川道遷○王申諭前據陳輝祖查抄閔鵠元原籍貨財其家止存銀三兩殊堪駭異無論閔鵠元在甘肅同知知縣任內侵蝕帑項盈千累萬其運回家貨必不止此卽閔鵠元久任巡撫其所得養廉優厚豈忍令其胞弟貧乏至此非陳輝祖查辦時任聽委員欺隱隨意開報卽閔鵠元之家屬聞風豫爲奇頓閔鵠元在江蘇離伊原籍甚近豈無見聞乃任其私自隱藏希圖事後安享實爲蒙混欺飾會降旨嚴行申飭並令其明白回奏茲據閔鵠元覆奏請將伊名下原籍任所財產一併恭繳入官並請革職交部治罪等語何必爲此不衷過甚之辭乎甘肅自王直望爲藩司首先作俑與通省屬員捏災冒賑聯爲一氣其案內各人犯見已審明侵蝕銀數多寡按律問擬其查抄各犯家產因此事發覺已久各犯家屬諸弊叢生但此等變得之財理無久享亦不必過爲搜求業經明降諭旨則隱匿寄藏財產者亦不獨閔鵠元一人且以全案而論有王直望之衷心侵冒無怪有閔鵠元之事後藏匿陳輝祖

閔鵠元之互相欺隱轉不直一嘆朕嘗謂不爲已甚去已甚正謂此也然不得不明揭伊等之私者恐伊等遂謂朕易欺也封疆大臣理宜公忠體國實心任事不得稍存欺飾今閔鵠元於伊弟胤法營私諸事既不能管教於前及發覺查抄又任其隱匿侵欺於後卽伊具摺自陳亦難以解免試令清夜捫心其亦知愧知懼否耶其所請革職治罪及呈繳家產之處朕究不爲已甚均著加恩寬免閔鵠元原摺著發鈔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癸酉諭本日據閔鵠元覆奏伊弟閔鵠元在甘肅侵冒帑銀及餽送王直望銀兩之事知而不舉各緣由一摺其措詞始終掩飾枝梧並未明白回奏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王直望在甘肅藩司任內與蔣全迪等通同一氣侵帑焚贖種種不法實爲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內外大臣無人不知竟無一人舉發陳奏朕實爲之寒心至陳輝祖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語閔鵠元則俱有胞弟爲王直望屬員其平日家信往來必有言及王直望侵蝕及上下通同作弊之事陳輝祖閱鵠元當時恐徑行舉發必致株連其弟因而隱忍不言徇私廢公已屬昧良然猶或情事所有尙可曲爲之貸今事已全行敗露朕復屢降旨嚴切詢問閔鵠元覆奏之摺乃止稱不能管教及未能先事舉發等語而於當時有無確切家信及知情不舉之處始終掩護不肯奏出實情此等居心行事豈能於朕前巧爲嘗試著再傳諭陳輝祖閱鵠元令其各將伊弟在甘省與王直望等通同作弊之事有無往來家信伊二人知而不舉之處據實具奏儻伊等不知朕恩仍復如前巧言搪塞則是有意欺罔不但將伊等革職交刑部朕必親自廷鞫伊等自揣尙能始終掩飾乎試思督撫中豈少伊二人竟無人可用之理朕臨御四十餘年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無

論督撫大吏卽小民亦不肯屈抑一人若聽閩鄂元之巧爲文語支飾置而不問天下無識之徒轉以朕爲屈抑伊等則朕不肯受過也不爲已甚朕之宿志若伊等激朕以爲已甚則朕亦非不能爲已甚者將此傳諭中外咸知朕意並令陳輝祖閩鄂元各據天良據實明白覆奏所有閩鄂元原摺一併發鈔○諭前據圖思義等查奏參革哈密通判經方虧短庫貯銀至十五萬餘兩業經降旨將經方解京嚴審並令李侍堯等詳查如何虧短花費緣由據實具奏今據李侍堯奏查經方在哈密通判任內節次由道庫司庫及接收上任交代銀共四十七萬九千餘兩其作何支銷之處緣口外各廳州縣一切動用銀兩自四十二年經烏魯木齊都統索諾木策凌奏准由該處徑行報銷所有經方任內支收細數總督衙門無從稽覈其如何花費哈密距省較遠一時未能悉其底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五月

裏見在另行訪查具奏等語口外各廳州縣經管庫項銀兩其支收數目自應隨時詳報總督方足以資稽覈乃索諾木策凌奏由該處徑行報銷以致總督衙門無從查考經督之員得以任意支銷侵虧鉅萬實由索諾木策凌辦理不善所致著交部嚴加議處嗣後口外地方一切請領接收銀兩及作何動用之處並著會同該督查覈詳確報銷著爲令該部知道○丁丑諭廣東巡撫李湖老成練達才守兼優簡任巡撫以來辦理地方事務實心實力正資倚毗茲聞濫逝深爲軫惜著加恩晉贈尙書銜其任內降革處分並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恭毅○調雅德爲廣東巡撫以譚尙忠爲山西巡撫調國棟爲山西布政使以盛佳爲浙江布政使由杭嘉湖道遷○己卯諭本日據阿桂李奉翰韓錄覆奏嵇璜前奏令黃河北流仍歸山東故道其事必不可

行各摺已批交該部知道矣此事前據嵇璜面奏朕揣度形勢早知其事勢難行無論黃河南徙自北宋以來至今已閱數百年卽以見在青龍岡漫口情形而論其泛溢之水由趙王河歸大清河入海者止有二分其由南陽昭陽等湖匯流南下歸入正河者仍有八分豈能力挽全河之水使之北注此事勢之顯而易見者從前孫嘉淦亦曾有此議究以形勢隔礙難行其說遂寢今嵇璜復有此奏是以降旨詢問阿桂等令各就所見據實覆奏茲據阿桂等覆奏俱稱揣時度勢斷不能行其詞若合一轍且稱始而南流以復其安流順軌之常山東地高於江南若導河北注揆之地形之高下水性之順逆斷無是理等語諒阿桂等必揣合朕意故爲此奏但嵇璜尙素爲熟悉河務之人其前奏使河流仍歸山東故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五月

道之語亦必中有所見卽使其事難行而其言爲要工起見究屬因公且治河之策本應集思廣益正不妨博採周諮以期詢謀僉同折衷至當著大學士九卿科道等再行悉心妥協會議具奏○辛巳諭向來軍營打仗受傷官兵定例分爲五等凡受傷時卽有例賞其因傷身故者頭等傷以半年爲限二三等傷以七十日爲限四五等傷以四十日爲限限內因傷亡故者仍照陣亡例給卹卹典恩至渥也但向例頭等傷與二三四五等傷所定期限未免懸殊其限外因傷亡故者卽不得邀陣亡恩卹之例情殊可憫於軫卹傷亡之道尙未周至且受傷雖有輕重不同其略帶浮傷者原無庸列入等第其實在打仗出力衝冒槍礮受傷者分作一二三等已足以昭詳覈若多分等差過爲區別轉啓高下其手之弊所有官兵受傷等第向立例限並限外身故者應如何賞卹之處

著交該部另行詳悉妥議具奏尋議嗣後官兵頭等傷仍照舊例
子限半年傷列二等者請予限五箇月三等者予限四箇月限內
因傷亡故仍照陣亡例議卹其略帶浮傷者令該管大臣隨時獎
賞將四五等傷名目彙行刪除至打仗受傷限外身故三品以下
官弁列頭二等傷者廕子弟一人以七品官用列三等傷者廕子
弟一人以八品官用其一二品大員廕子弟一人以六品官用若
無嫡親子弟堪廕或有子弟而官職均在應廕品級上者請照伊
等受傷等第照例賞卹銀兩毋庸議給官職年未及歲者歲給半
俸俟當差時再行支食全俸其應廕之人未仕而故准其補廕至
打仗受傷限外身故兵丁其眷口各旗營例有養贍錢糧無庸另
議外查向例獎賞受傷兵丁旗兵頭等傷賞銀五十兩二等傷賞
銀四十兩三等傷賞銀三十兩綠營兵頭等傷賞銀三十兩二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傷賞銀二十五兩三等傷賞銀二十兩限外亡故應仍照數賞給
其呈報限內限外傷亡之處俱令該管各官結報查覈從之○癸
未論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蕭雲從畫離騷圖一冊蓋踵李公
麟九歌圖意而分章摘句續爲全圖博考前經義存規鑒頗合古
人左圖右書之意但今書中所存各圖缺略不全著南書房翰林
重加訂正其應補者酌定彙本令門應兆補行繪畫以成完璧書
成卽錄此旨冠於簡端○甲申以毓奇爲內閣學士由給事中遷○戊
子大學士等議覆嵇璜奏請使黃河仍復山東故道其事難行惟
青龍岡此次漫口合而復開實因引河形勢窄狹宜洩不暢所致
見據大學士公阿桂奏請將孔家莊等處引河展寬應飭令速卽
派員趕挑至下游宣洩不暢上游各處隄工難保穩固應救下河
東江南河道總督查勘遇有淤阻之處卽行設法疏通再臣胡季

東華續錄 乾隆九四

堂竊有請者黃河南北兩隄相距二三十里及數十里不等隄內
均屬河身不便少有壅塞近日隄內村莊甚多並皆耕種麥苗有
礙河身應飭令遷居隄外得旨依議論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大學
士九卿等會議黃河水勢情形一摺已依議行矣內胡季堂所稱
河灘地畝盡皆耕種麥苗並多居民村落一遇水發之時勢必築
圍打壩填塞日多是河身多一村莊卽水勢少一分容納請救下
河南山東江南各督撫確查令其拆去遷居隄外等語所見甚是
河灘地畝居民日就耕種漸成村落一遇水勢增長自必築壩
壩填塞河身此弊由來已非一日最宜嚴禁從前朕閱永定河隄
卽見有民人在彼耕種居住者特諭方觀承令其嗣後嚴行禁止
勿使增益彼時聞南河亦有此弊曾於閱永定河隄示方觀承詩
內再三諄訓今河南山東等省聚居河灘者村莊稠密更非永定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河可比若聽其住居墾種於河道甚有關繫著傳諭薩載等卽行
確加履勘其隄外地處高阜無礙河身者自不妨聽其照常居住
耕種若隄內地方不便占居填塞有礙水道所有村莊房舍該督
撫等務須嚴切曉諭令其陸續遷移徙居隄外俾河身空闊足資
容納仍須遴委幹員不動聲色妥爲經理使遷徙貧民毋致擾動
失業方爲盡善著將此傳諭薩載等並諭阿桂英廉知之所有大
學士九卿等會議原摺俱著鈔寄閱看○庚寅諭前據御史錢禮
參奏畢沅署陝甘督篆時於該省冒賑請弊贖徇畏避請敕部將
畢沅比照捏結各員治罪一摺卽諭畢沅明白回奏並令大學士
九卿科道議奏據大學士等請將畢沅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
已降旨俟畢沅覆奏到日再降諭旨矣今據畢沅奏伊於四十一
年署理督篆時因金川凱旋經手軍需事件叢集迅速回陝於該

六八七

省監糧情弊曾經查問屬員枝梧隱飾急切不能得其要領則是
 畢沅已大槩知有弊矣何以不奏至四十四年署篆又以伊赴西
 甯口外辦理事件在省為日無多未能覺察舉劾今並請交部嚴
 加治罪等語畢沅兩經署理督篆於王賈望等折捐冒賑上下通
 同舞弊等事適值其時乃不即據實參奏及至降旨詢問又以兩
 署總督為時甚暫辦理軍需事件繁多託詞卸責所奏實屬支飾
 試思革職交部亦不過仍如大學士九卿等所議耳但王賈望等
 句通仗冒一案內外大臣皆知而不舉朕亦不肯獨歸罪畢沅一
 人且見在督撫乏員畢沅著從寬照李侍堯富勒渾之例降為三
 品頂帶仍留陝西巡撫之任所有應得職俸及養廉永行停止以
 示懲儆因停其廉俸或需索屬員以為自肥之計一經查出朕
 必重治其罪不能再為寬貸也該部知道○辛卯調譚尙忠為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元

徽巡撫農起為山西巡撫○調劉我為山西布政使國棟為安徽
 布政使○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四川土司沙金龍弟兄爭控一案
 始於乾隆四年距今四十餘年延閣未結該會理州知州徐士勳
 於土司搶劫牛羊穀石之案復延玩二年不辦經朕降旨將案犯
 解京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反復研鞫訊得實情按律定擬此等
 土司遠居邊徼遇有爭控之案地方官自應即時秉公審斷迅速
 辦理乃此案始於乾隆四年歷任總督並不飭屬早行審結以至
 該土司之弟姪屢次赴京具控展轉繫逮可見地方官平日竟不
 以事為事至該州徐士勳於搶劫大案延閣不辦在總督文綬任
 內該省諸事廢弛上下因循延玩貽誤地方不小土司以私仇互
 控地方官置之不問安知不釀成事端從前金川沃克什之事可
 以為鑒何歷任總督竟無一人計慮及此至各省苗疆及番夷地

方離省較遠如有許訟之案俱宜立時審斷著傳諭各督撫嗣後
 務宜嚴飭所屬留心體訪一有此等控案一面奏聞一面秉公辦
 理毋再如川省此案延玩日久直待解京審訊也○是歲朝鮮安
 南暹羅南掌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
 七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四千二
 十一萬九千八百四十九石二斗八升二合八勺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四

甲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春正月庚子諭據陳輝祖閱鴉元覆奏胞弟陳嚴祖閱鴉元在甘省州縣任內捏災冒賑及餽送王直望等銀兩伊二人知而不舉實屬昧良負恩請交部治罪各摺甘省自王直望為藩司與蔣全迪等通同一氣侵帑焚賊種種不法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內外諸大臣俱隱忍不言竟無一人舉發陳奏而陳輝祖閱鴉元之胞弟尤係案內人犯其平日家信往來必有確切音問屢經降旨詢問乃始終掩飾枝梧不肯奏出實情及嚴切究問若再如前巧言搪塞不但將伊等交部審訊朕必親自廷鞫今始據陳輝祖閱鴉元等各奏稱伊弟焚賊舞弊從前亦有所聞並有家信往來止因一經陳奏恐伊弟必罹重罪是以隱忍瞻徇致涉欺飾實屬罪無可逭請交部嚴加治罪等語是伊二人之知而不舉俱已自行供認如出一口似屬實情至此案未經發覺之先朕已早有風聞因案情重大徘徊遲疑者已閱數年昨歲因蘇四十三之事遣大學士阿桂等統兵往剿伊等摺內常稱連得兩澤因降旨詢問該省向來年年報旱何以今歲得雨獨多其中必有捏飾情弊因而層層致詢顯露端倪阿桂李侍堯亦知事難掩覆遂和盤托出朕思其事不得以人數稍眾竟置不問但朕深以不能道德齊禮使伊等格心方引以為愧至齊之以刑尤屬不得已之苦心陳輝祖閱鴉元畢沅俱係讀書之人當明理義豈不知朕辦理此案之始末乎無論陳輝祖閱鴉元各有伊弟在甘省其一切通同舞弊之事朕早知其必有確切音信來往即畢沅八

任陝西巡撫並前在甘省兩署督篆於該省各州縣侵冒官帑歷年積弊亦無不知之理乃竟巧為支飾欲於朕前嘗試試問朕為何如主乎五倫莫重於君父子為父隱尚為情理所有古純臣大義滅親父且有不能為子隱者况兄弟乎若以其弟焚賊不法恐徑行舉發罪及其弟因而為之隱忍是止知有手足之私情而不知有君臣之大義顛倒昏亂莫此為甚且陳輝祖等若於此事未經敗露之先早為陳奏朕必嘉其公正不但不加之罪必特為褒獎以風勵舉朝諸臣之緘默不言者即末減其弟之罪亦未可知是伊二人之弟之陷於重罪非國法也乃伊二人使之也伊等既甘心隱忍於前及降旨詢問又復希圖掩護隱躍其詞於後仍冀日久或有憐伊二人為因弟受屈者尙得謂之有天良者乎此時即將陳輝祖閱鴉元革職交刑部治罪伊等亦無可置喙惟是將來爰書既定朕斷不肯因其弟株連遠寘重典且此案內外大臣皆知而不舉又何獨歸罪於陳輝祖閱鴉元二人見在督撫一時乏員陳輝祖閱鴉元尙屬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仍照畢沅之例降為三品頂帶各留本任所有應得職俸養廉永行停支以示懲創嗣後陳輝祖閱鴉元畢沅俱不許呈進貢物即尋常土貢亦著一例停止並令奏事處存記如陳輝祖等仍前奏進貢品即行駁回不必轉為呈進陳輝祖等務各返躬自愧洗心滌慮潔己奉公庶幾可以稍贖前罪如或因停其廉俸藉詞需索致有簞簋不飭之事王直望是其前車朕必加倍重治其罪不能再為曲貸也所有陳輝祖等覆奏之摺俱著發鈔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辛亥命江蘇查禁烏槍○甲寅復增西藏辦事筆帖式一員○乙卯建盛京文淵閣貯四庫全書○戊午停止伊犁向內地販買貨物○辛

西諭甘省折收買販案內侵帑捏結各員業據李侍堯審明分別定擬具奏至臬司福甯前在平慶道任內扶同捏結本應革職抄產第念該員於此案舞弊實情首先供出且於搜捕安定等處逆酋馬明心家屬黨羽尙屬出力福甯著革職從寬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丙寅第一分四庫全書告成○丁卯諭昨閱進呈一統志內國朝松江府人物止載王頊齡王鴻緒諸人而不載張照其意或因張照從前辦理貴州苗疆曾經獲罪又其獄中所題白雲亭詩語意感憤朕明降諭旨宣示中外因而此次纂辦一統志遂將伊姓氏里居槩從刪削殊屬非是張照不知朕辦理其案之公表而反挾私怨恨誠非大臣公忠體國精白一心之道然其文采風流實不愧其鄉賢董其昌即董其昌亦豈竟純全之正人君子哉使竟不登志乘傳示藝林致一代文人學士不數十年竟歸泯沒可乎况從前張照之獲罪因疑為鄂爾泰傾陷其獄中憤怨之詞亦大都指摘鄂爾泰者居多蓋鄂爾泰欲置伊於死地朕若聽信其言張照豈獲生全彼不知朕非信讒之主而鄂爾泰又豈能讒張照之人即如朕初政時戶部尙書缺出果毅親王保薦右侍郎托時朕以海望乃左侍郎資俸既深 皇考眷注亦優特予擢用夫鄂爾泰之力必不能過於果親王果親王尙不能薦用一尙書豈鄂爾泰能搆一尙書致死耶嗣念張照究係可用之材因出之囹圄不數年間由內閣學士游擢刑部尙書供奉內廷是朕之待張照始終成全原不以一眚之微終始擯棄可謂極備臣之榮遇即將來國史中亦當令載筆之臣將伊事蹟詳晰編入何此時纂辦一統志轉佚其名耶總之張照雖不得謂醇儒而其資學明敏書法精工實為海內所共推重瑕瑜不掩公論自在所有

此次進呈之一統志即將張照官秩出處事蹟一併載入其各省志書或有似此者纂修諸臣皆宜查明奏聞補入並通諭中外知之○諭本日吏部將侍郎杜玉林查審沙金鳳控告胞兄沙金龍等霸產搶奪財物一案並未將案犯提齊究審即行完結瞻徇草率議以降三級調用不准抵銷一本已照籤批發矣此案沙金龍父子欺壓霸占疊肆搶竊連年許訟地方官置而不辦特命杜玉林前往查審自應提集案犯秉公研訊俾案無疑實方為不負任使况從前欽差審辦案件未有結案後重復赴京控告者即有虛捏翻控之案及派大臣覆行鞠審亦未有似此罪名出入者乃杜玉林審辦沙金龍父子起意搶竊各案既不能提集正犯嚴究主使情節率聽嚇令頂充之畢顯貴等認爲正犯定擬完結而於署知州徐士勳到任兩年延閣不辦之故並未附摺劾參該員係杜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四

玉林同鄉其爲有心袒護已屬顯然難逃朕之洞鑒若不嚴予處分將來欽差大臣查辦案件皆如此相率效尤朕將何以用人乎此案杜玉林即照部議實降以示懲儆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二月戊辰朔轉美晟爲刑部左侍郎以汪承霽爲刑部右侍郎梁致書爲左副都御史由湖北布政使遷○己巳 上御經筵○以四庫全書成 上御文淵閣賜宴並賞賚有差○辛未 上幸南苑行圍

○丙子 上還京師○丁丑軍機大臣刑部議覆據陝甘總督李侍堯奏鎮道巴彥岱前在鎮西府任內收受經方餽送銀一千兩見任鎮西府富明阿明知經方虧空因恐分賠不行查揭均請照例擬流應如所請巴彥岱照例流竄一千兩杖流例富明阿照故出人罪死囚未放減一等杖流例俱從重改發新疆效力贖罪得旨此案巴彥岱在鎮西府任內收受經方餽送銀一千兩明

知該犯虧空帑項已逾數萬因受賄在先憚於舉發又恐自身將致賠累是以甘為徇隱覈其情罪與署鎮西府之富明阿並未收受餽送銀兩止係庇護不行揭報者輕重懸殊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覈擬時自應按例將巴彥岱比照經方斬決之罪減一等定擬斬候方為允協乃率照李侍堯原擬將巴彥岱富明阿均擬杖流改發新疆殊屬錯謬定此案之軍機大臣刑部堂官及李侍堯俱著交部議處此案巴彥岱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甘肅各官上下通同一氣目無法紀至於如此雖王直望一人之作偏而官官相護之風至於舉朝皆然朕竟不能以誠感眾實為慚慙不知眾人以為何如○庚辰諭原任布政使陳用敷前在廣東道員任內因失察黎匪滋事等案部議革任自屬咎所應得但念其究屬因公與私罪有間倘堪棄瑕錄用見在廣西按察使姚梁丁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柔惠遠人至意並令該督巴延三傳知該國王遵諭行該部知道○乙酉諭甘省各州縣折收監糧捏災冒賑一案其捏結之道府蹟分別定擬具奏茲據李侍堯查明將止經捏結並未收受屬員銀兩之道府秦雄飛劉光昱等一十八員俱定擬已經革職無庸議經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覆准降旨允行此等捏結之各道府以屬員收指折色之監糧作為實貯遇有災荒復聽從王直望將全迪等朋比為奸豫定分數分派各州縣結報扶同申詳覈其情節即與虛出通關無異按律科罪實所應得止因甘肅通省各官情罪更有重大於此者不得不於嚴示創懲之中特予加恩未減設在他省則執法定擬秦雄飛諸人烏得竟置勿論且道府為方面大員訪察屬吏是其專責即有上司抑勒何難直揭部科乃甘為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即將傅宏烈會孫一人及六世孫三人此四人內調取驗看擇其中人材有可造就者一人將伊平日所習或文或武之處據實保送到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尋奏傅宏烈會孫傅世海文武皆無可造就又六世孫傅徵龍年九歲徵琥年六歲徵奉年四歲皆甫就學見飭收入書院肄業俟年及歲時選擇一人保送引見下部知之○停止臺灣捐監例○庚戌 上回鑾○辛亥諭浙江海塘歲功後停止歲修柴塘○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農起與羅布藏多爾濟將阿拉善鹽斤商人不能領運緣由會奏一摺朕以其事既不可行當即照常批示及閱農起另摺所奏稱大同朔平等屬地處沿邊向係買食口鹽其平蒲澤潞解絳等屬四十四州縣俱係銷食河東引鹽太原汾州甯武代忻等屬四十四州縣係刮食土鹽不經商運其土鹽不敷之時民人零星販買蒙古口鹽以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七

濟土鹽之不足見因查辦鹽斤一事體察民情咸願請將口鹽弛禁又稱見在積存口鹽七百餘萬斤商運雖屬難行而民販往來實為妥便等語此奏欠明晰殊不可解豈有商運難行而民販反能行之理商獨非民乎晉省沿邊各府屬居民向食口鹽嗣以商力疲乏恐官鹽墮運會經降旨飭禁今因商辦仍多拮据而居民又願食口鹽是以令農起會同羅布藏多爾濟悉心籌酌准各商就地之遠近將口鹽與官鹽一例販運行銷既可便民亦可通商原期兩有裨益且商民一理未有便於民而獨不便於商者乃農起輒據該商等以轉運口鹽山路崎嶇所需運本重大無力承辦為辭即將行銷蒙古鹽斤之處奏請停止此必係農起新任該省巡撫於鹽務利弊未能深悉偏聽地方各官詳稟遽行入告而地方官又未免瞻顧商人甚或留此籤派充商一節以為脫利富戶

地步是以仍請照例停運口鹽為便其於商人運腳成本究竟如何不便之處又並未切實指陳至其另摺所奏大同朔平等處一帶民人准其自行赴口販運此等民人商人獨不可雇而用之乎又稱專食土鹽之處於官引原無干礙而口鹽又在所必需並查詢見在蒙古有積存鹽斤以蒙古之有餘補內地之不足源源接濟委屬兩有裨益之語是又為周旋羅布藏多爾濟起見若作和事老人者然殊不知封疆大吏於地方公事關繫商運民食利病自應秉公定議不得存依違兩可之見調停完事且口外鹽斤既聽沿邊一帶及專食土鹽各處居民自行赴彼販買不歸商運則小民惟利是圖其銷食河東引鹽之平蒲等屬四十四州縣如何設法查禁不至透漏有妨官引之處農起亦未逐一詳悉籌畫分晰奏明設有不便將來又如何辦理著傳諭農起伊係初任該省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八

巡撫於此事無可瞻顧迴護自應一秉天良徹底通盤籌算將歷年各屬商民實在情形及地方官有無籤派富戶充商之事再口外鹽斤是否可以行銷並如何設法調劑不至有礙官引使商民兩得其便可以永遠遵行之處另行秉公據實熟籌妥議詳悉具奏到日再降諭旨○癸丑楊魁因病解任調雅德為福建巡撫以尙安為廣東巡撫祥鼎為陝西布政使○甲寅 上還京師○乙卯免甘肅積年逋賦

夏四月戊辰諭國家養兵衛民期於得用遇有調遣若能奮勇爭先克敵制勝必立加獎拔即或臨陣傷亡亦槩予優卹所以勸勵戎行恩至渥也若兵丁身列行間不思效用竟至畏葸脫逃自應立正刑誅以彰憲典並不得以人數眾多稍從寬減明季軍政廢弛隨征兵丁每多臨陣怯望風潰散此皆平日紀律不嚴罔知

法度以致貽誤國事或由上恩不下逮或由劣將扣剋軍糧我朝無此事也前次進剿金川脫逃綠旗兵丁本皆罪應斬決之犯特因事隔多年不忍槩予誅誅是以特降恩旨予限一年准其自首免死改發新疆復於本年三月內意其未能徧知恩旨再予寬限展至明年九月此實朕法外施仁於無可寬減之中予以一綫生路逃兵等稍有人心自應即時投首乃各省投報到案者甚屬寥寥是該犯等並改遣之罪亦圖倖免可謂施之以恩而不知感德之以法而不知畏冥頑不靈莫此為甚拏獲正法伊等亦死而無怨惟是各省督撫接奉節次所降恩旨後為日已久茲始據福康安奏到川省自首逃兵三名而他省並無奏報者是福康安辦理此事頗見認真其各督撫不過委之州縣出示城署了事並未督飭各屬實力奉行多方曉諭俾窮鄉僻壤一一周知以致潛匿逃兵未能悉恩旨自行呈首仍致被獲罹法豈不負朕法外施仁之意耶督撫之於州縣當如臂之使指方能驅策得力若似此空文塞責有名無實封疆大吏責心任事者豈宜如此所有各省督撫著通行申飭嗣後務須各據天良嚴飭所屬將前降恩旨刊刻簡明告示分發徧貼廣為傳播以期家喻戶曉俾得及早呈投自全軀命逃兵等經此諄切曉諭三令五申之後倘有仍前伏匿不首者一經拏獲必當立行正法決不寬貸將此再行通諭中外知之○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錢澧參奏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布政使于易簡亦縱情攬賄與國泰相埒等語葉佩孫由山東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離山東不久巡撫布政如此婪賄不法斷難諉為不知今特派尚書和珅左都御史劉墉等前往秉公據實查辦並帶同該御史錢澧前往斷無不水落石出之理著傳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

九

諭葉佩孫即將伊從前在山東任內所有見聞國泰等如何貪縱營私之處逐一據實速奏若稍有徇隱將來和珅等審明果有其事葉佩孫何以對朕葉佩孫在山東將及二年必有聞見且此事與伊無涉毋庸迴護若明白奏出朕亦不治其一向徇隱之罪所有錢澧摺著鈔寄閱看○辛未諭旗人外任年老者有疾願回旗者仍留本身世職賞食全俸如勒令休致者本身雖有世職亦不准食俸著為令○壬申諭 常寧大典朕親詣行禮凡在 壇執事諸臣胥應共矢恪恭 壇內一切禮器於朕未經齋宿之先禮部工部太常寺豫行派員周視均宜敬謹安設誠以敬 天大典小心昭事之忱大小臣工所當共懷乃本日朕行禮時見 壇內懸挂天燈僅止二盞又更衣帷次所設坐褥亦不整齊 郊壇典禮朕親詣行禮尚如此草率不敬若遺官恭代更不可問矣其罪甚大非尋常錯誤止交部議處者可比工部堂官羅源漢等近因福隆安患病精神不能周到遂各委蛇袖手而派出司員等亦俱怠忽從事以致種種玩誤不可不嚴示懲儆福隆安若照常視事時遇有此等錯誤其處分必較諸人加倍姑念患病屬實加恩免其革職仍罰公俸十年所有工部尚書羅源漢侍郎諾穆親兼管太常寺事務禮部尚書德保侍郎德明俱著革去頂帶花翎仍革職從寬留任十年無過方准開復工部侍郎徐績由巡撫獲咎復用為侍郎並不實心奉職其罪更重徐績著革職自備資斧前往和闕辦事更換達爾吉善達爾吉善俟徐績到後即往喀什噶爾更換阿揚阿阿揚阿著前往葉爾羌更換復興回京至署理工部侍郎曹文植署任未久又兼署戶兵兩部事務福長安昨日甫經兼署然亦均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曹文植不必兼署工部侍郎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

十

事務至禮部太常寺堂官專司典禮乃以豫備天鑑等項係工部承辦慢不關心不過照例站班置身事外均失人臣敬事之義所有禮部尚書曹秀先禮部侍郎達椿莊存與錢載太常寺卿肅普洞阿倪承寬少卿扎郎阿孫士毅俱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至專司懸挂天鑑鋪設更衣幄次坐褥之工部司官並著該堂官查明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其工部派出之查驗司官並著該堂官查明嚴參辦理以示懲儆夫敬天所以勤民龍見而尋典禮尤重朕古稀之年尚敬謹為民請命乃大小諸臣疏忽若此不得不嚴加懲創不能以己化人實益漸遠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杜玉林前於刑部侍郎任內因審辦案件有心曲庇故依部議降調但其材尚可用著加恩補授工部侍郎仍兼刑部侍郎上行走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己卯諭昨御史錢澧參奏山東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十一

巡撫國泰布政使于易簡貪縱營私勒派所屬州縣以致歷城等處倉庫多有虧空各款蹟一摺特派尚書和坤左都御史劉墉並帶同御史錢澧馳赴山東省城嚴查辦理今據和坤等奏先將歷城縣庫盤查查出該縣知縣郭德平虧空銀四萬兩有那移掩飾之弊並詢問國泰任意婪索各屬員盈千累萬各款蹟亦俱承認俱係調任漳州府前任濟南府知府馮埏經手從前係呂爾昌經手又于易簡身任藩司一任縣庫虧空扶同弊混甚至見巡撫時長跪回語卑鄙無恥其餘案內款蹟見在徹底嚴究等語國泰于易簡呂爾昌馮埏郭德平均著革職拏問交和坤劉墉嚴切詢究定擬並著薩載派員將呂爾昌迅速解往山東歸案辦理所有山東巡撫員缺著明興補授即赴山東新任接印辦事俟此案結後再赴熱河陛見請訓明興未到之前著諾穆親暫行署理直隸布

政使員缺著陝西布政使祥麟調補所遺員缺著西安糧道剛薩布署理○以孫士毅為山東布政使由太常寺少卿遷陳淮為安徽按察使由浙江道遷○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昨和坤查奏國泰于易簡一案已降旨將國泰等革職拏問傳諭和坤等遵照研訊矣國泰此案即勒派通省屬員婪索銀八萬兩從前不知凡幾較之李侍堯在滇省索取贖餘息者其罪較重且此銀數乃據馮埏呈出本年經手之件其從前呂爾昌經手者又有若干務須逐一根究不得將就了事至于易簡前據錢澧奏自上年入覲回任之後自謂於國泰有保奏之力遂亦縱情攬賄與國泰相埒等語果如所奏得賊屬實是竟欺君罔上以濟其婪索之私其罪更浮於國泰自應即行正法若無其事止於畏懼巡撫不能據實參奏甚至長跪回語乃其人品卑鄙不堪較之國泰勒派各屬者情節則稍輕矣此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十一

處乃于易簡生死所關必使案情明晰證據確鑿方成信讞此事在省各官均可逐一體問至錢澧既有此奏其聞之何人有何證據自必確有指陳實蹟若止稱風聞言事又因國泰于易簡見已革審問罪即可完事不欲更為已甚則大不可試思伊所奏于易簡若實則罪應斬決若所奏不實則錢澧之不是為何如乎朕於辦理庶政一秉大中至正如此不為已甚則可若內外大小臣工不據實秉公亦託言不為已甚可乎總之此案惟準情定罪明白允當有則有無則無朕不肯曲庇國泰于易簡又豈肯枉屈國泰于易簡乎著和坤等將此傳諭錢澧令其與于易簡對明確據實覆奏不可顛預混過作和事老人也至昨所奏見在盤查歷城縣庫虧空銀四萬兩因銀色不對查出那移掩飾之弊此事前經而諭和坤劉墉等今果不出朕之所料其餘錢澧指參之三州縣

恐亦不免有此等情弊務須詳悉查明水落石出不可因歷城已
經辦出不知詳細盤驗任其蒙混掩飾此三處和坤劉墉即不能
親往或託穆親明與錢澧等均分投往查或令梁肯堂同軍機
司員赴彼詳查以服錢澧之心至通省虧空人數眾多雖與甘肅
上下通同一氣公然冒賑殃民者有閒然較之直隸各處因辦差
致有短缺者不同如果各州縣自知畏法不敢以官項爲結歡上
司之資何以致有虧空今朕格外施恩不欲復興大獄然不可不
徹底詳查予以限期令其上緊彌補儻有因此次從寬仍復任意
延宕不即抵補者即當嚴參治罪惟在新任巡撫明興率同新任
藩司孫士毅仰體朕意妥協辦理又梁肯堂見因欽差嚴詢始供
出于易簡見巡撫時長跪無恥此等情節若梁肯堂日久恐亦所
不免設果伊守正不阿豈有到任數月於國泰種種貪縱不法全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十三
不聞見之理何以不行據實奏聞和坤等即以此問之梁肯堂令
其自行明白據實復奏又和坤劉墉等昨所奏摺內有于易簡稱
國泰聞有欽差過境恐有盤查等語此事必有人與信今日傳詢
國霖據稱伊母於前月二十五日起身前往山東恐途中聞有欽
差之信不能放心是以於初四日遣家人套兒前往並言並非與
國泰送信套兒見在山東可以確訊等語此事不可不嚴行訊究
國霖遣人前往何以不先不後亦於初四日出京顯然通知國泰
令其豫爲地步著和坤等將套兒嚴切訊問究竟如何遣伊送信
並於何日到東省之處詳悉具奏此案國泰自應按律定擬斬候
于易簡有無婪贓情節出入罪關立決著和坤等一秉天良不得
絲毫含混畸輕重朕於辦理庶務必期真知灼見從不肯調停
遷就爲和事老人之見劉墉向在外任或未能深悉和坤日侍禁

廷豈得諉爲不知將此傳諭和坤劉墉等令其悉心詳細辦理完
結後再令和坤押帶國泰于易簡來京若案情未明即於朕啓變
後趕赴熱河亦不爲遲至明興昨諭令即由保定星馳前赴山東
省接篆任事所有節次所降諭旨並和坤等奏摺夾片著一併鈔
寄明興閱看以便遵照辦理○辛巳 上閱火器營兵○改譯選
金元三史告成 御製序曰改譯遼金元三史成司事者以序請
史無序例也齊梁陳書及後五代乃有序蓋出於宋臣修史者初
爲之飾例也亦足觀其政之不綱而事之紛繁也若今三史之請
序將比於孰乎曰彼之序皆序其事而此之序乃序其言則不可
以齊梁等比之矣序其言亦非爲之修辭飾說乃改譯漢文譯其
國語之譌誤者至於其國制度之理亂君臣之得失未嘗一字易
蓋史者信也所以傳萬世垂法戒彼其時之史或已不能保其必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十四
信數百年之後無庸爲之修飾且改譯者不過正其譌誤之語而
其舊史之布天下者自在也讀史者執舊簡而證以新書則可知
語之異而事之同則此序之不可不作乃所以明吾志也夫春秋
一字之褒貶示聖人大公至正之心若遼金元三國之譯漢文則
出於秦越人視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別語言不通而又有謬寓嗤
斥之意存焉此豈春秋一字褒貶之爲哉向於改譯三史之旨及
同文韻統熱河志諸序已屢言之茲不復贅夫遼金雖稱帝其屬
偏安元雖一統而主中華者纔八十年其時漢人之爲臣僕者心
意終未泯洽我國家承 天庥命建極垂統至於今百四十年矣
漢人之爲臣僕者自其高曾逮將五世性情無所不通語言無所
不曉且今之纂修諸臣卽有善通清書兼習諸國字之人則茲三
史必當及此時而改譯其譌誤者是則吾於遼金元三代實厚有

造而慰焉雖然非吾造乃 天造我國家重熙累洽而後得此則所以祈 天永命日慎一日之忱惟益兢兢懼乃勝於慰焉云耳○壬午諭凡陣亡者給與世職仍賞恩騎尉世襲因替其傷亡者不必給與著為令○實授圖薩布陝西布政使○癸未諭昨於養心殿存貯各書內檢有明朝宮史一書其中分段敘述宮殿樓臺及四時服食宴樂並內監職掌宮闈瑣屑之事卷首稱蘆城赤隱呂忠校次其文義猥鄙本無足觀蓋明季寺人所為原不堪採登冊府特是有明一代批政多端總因閣寺擅權交通執政如王振劉瑾魏忠賢之流俱以司禮監秉筆生殺予奪任所欲為遂致阿柄下移乾綱不振每閱明代宦官流毒事蹟殊堪痛恨即如此書中所稱司禮監掌印秉筆等竟有秩尊視元輔權重視總憲之語以朝廷大政付之刑餘俾若輩得以妄竊國柄奔走天下卒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

致流寇四起社稷為墟伊誰之咎乎著將此書交總裁等照依原本鈔入四庫全書以見前明之敗亡實由於宮監之肆橫則其書不足錄而考鏡得失未始不可藉此以為千百世殷鑒並將此旨錄冠簡端○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和坤等奏國泰勒派屬員于易簡尚無婪索各情節一摺所奏俱已明晰摺內所稱國泰供呂爾昌前任首府時代辦物件並各州縣幫費俱係呂爾昌經手等語已節次傳諭薩載將呂爾昌毋庸解往東省即迅速押解來京質審矣至于易簡有無婪索屬員銀兩一節既據詢問眾人並夾訊于易簡之管門家人堅供實無贓據惟年節收受屬員水禮細段等物傳訊錢禮面質亦得之傳聞不能指實各等語看來情節不過如此國泰係小有才之人其居心巧詐因于易簡已經保奏不肯因此假之詞色致通省屬員不怕巡撫使藩司得分其權勢

所以故為嚴厲不給顏面且明知于易簡已經保奏不敢復參轉得肆行無忌恣情婪索而于易簡實係庸懦卑鄙不堪之人甘心隱忍曲意逢迎是以通省屬員共相鄙薄不肯送給銀兩所奏各供自係實情此案大槩已有根據不過如此和坤即可一面定案奏聞一面押帶國泰于易簡來京其呂爾昌亦可於五月初到京當面質對至錢禮所奏章邱東平益和等三州縣自應與歷城一律徹底清查不可顛預了事著劉墉諾穆親明與親往盤查實在有無虧空並將錢禮留於東省不妨令其同查俟查明三州縣後一同回京錢禮所參國泰款蹟已實至于易簡擅賄證據何以不能指出若知而不言是既託名正直而又欲為人存留地步調停將就亦屬非是今既眾供于易簡雖未收受銀兩而水禮細段亦屬不應收受則所奏尚非無因朕亦不加深究至指參之三州縣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

虧空必應逐一嚴查務使有無虛實毫無隱遁方成信諫至通省州縣之虧空人數眾多且出自國泰之抑勒朕實不忍似甘省之復興大獄著明興詳查妥辦酌量輕重與以二三年之限令其自行彌補此係朕格外施恩若眾人不知感知懼仍復因循延宕是伊等自取重戾不可復寬著明興嚴參按律從重治罪此時明興係新任巡撫毫無瞻顧自當仰體朕意悉心妥辦也至國霖道家入套兒送信一節已將國霖革職擊問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訊自得實情將此由六百里發往並諭諾穆親明興知之○丁亥上閱健銳營兵○己丑大學士三寶等議覆欽差大學士公阿桂等奏祥符八堡十六堡張家油房曲家樓等處屢次漫溢灘面淤高且無可別開引河之地其自曲家樓一帶經上年吳漲後衝成溝槽坑坎縱橫無數難以施工相度地勢惟南隄外尚可更改

遷移當於青龍岡迤上南岸隄內履勘測量自蘭陽三堡起向東地勢就下較隄外大河水面低至三四尺不等若比河唇灘面則低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自此至考城商邱等汛共一百七十餘里大率相同見擬於相距南隄十丈外建築大隄一道又前次南岸漫水所過本有沿隄舊河形再間段挑深數尺引河一道俾得就下查此兩項工程計長一百六十餘里工大費繁非四五月之久不能竣事俟渠已挑成隄築數尺後即於蘭陽三堡老隄側空寬深缺口導水進內由引渠下注從商邱七堡出隄歸入正河大溜勢必全掣向東下歸故道入海其曲家樓漫口自可堵閉此事一成可望數年無患至隄內民田廬舍原不能無礙且考城一亦須遷移避水臣等先期出示曉諭妥爲籌辦保護安全小民自必樂從等語應如所奏行再臣嵇璜更有請者南岸蘭陽三堡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七

建隄開渠通盤籌畫實於事勢恰當惟是大汛將屆將來伏秋盛漲之時上游險工頗多設其時大溜南趨或歸中泓情形又有變更則青龍岡漫口堵築尤可不費人力况值大雨時行之際築隄挑河均不能不稍稽時日或俟秋汛水退時再行開工似無趕辦不及之處報可○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阿桂等奏南岸築隄改渠一摺批交大學士九卿議奏今日復召見大學士尙書與軍機大臣等面降諭旨詢問見辦河工除築隄改渠之外是否別有長策尙稱青龍岡壩工屢築未就自應於南岸改辦即目前形勢而論不得不如阿桂所奏辦理又據嵇璜奏請俟白露過後秋汛水退時再行施工等語河工乃國家大事關係民生不獨朕日夜焦勞凡在廷大臣均應盡心籌慮以期有神國是嵇璜此奏亦有所見其是否可以待至八月後施工不致趕辦不及之處著傳諭

阿桂等再行通盤籌畫實具奏至青龍岡壩工在既不能堵合其所存口門三十餘丈務須保護完固不得續有塌失方爲妥善總之此事朕毫無成見惟期於民生實有神益阿桂等昨所奏蘭陽三堡建隄改河即係朕前旨所指之池南一帶另籌去路惟前旨係通論大勢未嘗身親履勘自擊情形今覽所奏圖說阿桂等既經親勘籌酌得宜飭下廷議眾謀僉同自應照所奏辦理至嵇璜所稱緩至秋閒開工之處亦爲斟酌事勢慎重要工起見阿桂等身親其事見聞真確果否可行候阿桂等奏到再降諭旨所有大學士九卿奏摺同此旨由六百里發往傳諭知之○辛卯諭從前公阿勒景阿在散秩大臣上因骸疾不甚當差經朕解退伊散秩大臣令其在侍衛上行走阿勒景阿即當感激朕恩在侍衛差使上奮勉行走今又將及五月並未當差實屬不堪造就有負朕恩阿勒景阿著革去公爵作爲藍翎侍衛發往伊犁效力贖罪此公爵交該旗照例辦理○王辰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蔡新乞假允之以劉墉署吏部尙書○諭軍機大臣會同英廉等將李侍堯奏甘省捏災冒賑案內見在擬斬監候之閔鵠元等十七犯續行查出任內虧缺銀糧草束等項擬擬具奏請旨即行正法一摺此案閔鵠元等十七犯於甘省歷年災賑項下婪得多贓數至盈千累萬上年辦理通案人犯時因擬入斬決人數眾多不得不略爲區別而該犯等侵冒銀數亦尙在二萬兩以下是以姑從寬改爲斬候令刑部存記入於今年秋審情實臨期再行請旨朕於辦理庶務從不爲己甚如該犯等情節有一縷可原者尙欲加恩曲宥今據李侍堯續行查奏該犯等任內各有虧缺銀糧草束各項錢糧多者至五萬九千餘兩即至少者亦有數千餘兩不等則是

於捏災冒賑本罪之外又復任意侵欺毫無顧忌多一虧空罪名實為從來所未有而不辨何以懲貪贖而申國憲閱鴻元等十一犯統計前後侵虧銀數均在二萬兩以上罪實無可復追閱鴻元杜耕書楊有澳覺羅福明林昂霄王璠顧汝衡墨爾更額趙元德龐標沈泰均著即行處斬其董熙等六犯雖依議斬決亦屬罪所應得但其冒賑並虧空銀兩數計尚在二萬兩以下董熙丁愈華廷賜章汝柝李弼葉觀海俱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俟本年朝審句到時刑部請旨辦理近年侵貪案件屢經敗露如王直望一案甫經懲創今又有山東國泰之勒索屬員婪索多賊而屬員中亦有虧空者豈水懦民玩遂致僥倖倖身試懲不畏法者多耶所有閱鴻元等著派胡季堂福長安景耀前往監視行刑即將此旨宣諭該犯等使知情真罪富實由自取將此案分別辦理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九
理緣由通諭中外知之○諭阿勒景阿公爵係 皇祖妣孝誠仁

皇后初封承恩公爵即獲重罪不惟不可削除在朕觀之亦屬不忍皇帝始封之后及誕育皇帝之后所封承恩公爵非其餘所封承恩公爵可比即其人獲罪深重革去公爵亦不應削除自應於別支子孫內揀選承襲著軍機大臣及該旗敬錄此旨億萬年永遠遵行外其善保前因打死家人革去公爵今已悔過效力多年著加恩將此公爵仍令善保承襲善保務感朕恩奮勉行走不可仍蹈前轍任意乖張○甲午諭工部尚書羅源漢年力已衰難以供職著加恩給還頂帶以原品休致所有工部尚書員缺著劉墉補授仍兼署吏部尚書管國子監事務其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王杰補授彭元瑞著調補吏部侍郎曹文植著調補戶部侍郎所遺兵部侍郎員缺著紀昀補授內閣學士員缺著李綬補授○

是月湖南布政使葉佩蓀遵旨覆奏臣於乾隆四十五年到山東臬司任見巡撫國泰恃才縱性藩司于易簡曲意順從頗聞外議紛紛皆以國泰遇事吹求意在婪索且升調補缺不照例惟交于易簡辦理蹤迹又極秘密是以輿論傳有曖昧營私之事臣在東省二年既有見聞乃竟緘默不舉請嚴加治罪以為畏葸徇隱者戒得旨該部嚴察議奏○署山東布政使按察使梁肯堂奏兩次奉諭詢問國泰于易簡事臣上年到山東臬司任即聞撫臣國泰貪縱營私留心察訪知勒派銀兩事係首府馮堪經手是以於欽差到省時即行指出至于易簡長跪回話會當面勸止于易簡不從臣實不敢效尤但既有見聞未能據實直陳殊屬昏懦請將臣從重治罪得旨該部嚴察議奏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十
按察使梁肯堂與國泰于易簡同城密邇並未將國泰等縱情婪

賄情節據實參奏俱請旨革職交刑部治罪等語藩臬與督撫最為切近遇事稟承商推原不得干預督撫之權然督撫果有乖張任性及婪索屬員贓蹟顯著之事平日見聞既確自應據實入告若竟似此徇隱不言亦安用此藩臬為耶葉佩蓀等即照部議革職治罪亦不為過第念葉佩蓀梁肯堂較之于易簡之卑鄙無恥朕當面問伊伊尚甘為掩飾欺君者尚屬有聞但伊二人在山東臬司任內久暫亦有不同茲特加恩免其革職治罪仍分別降調以示平允葉佩蓀在任將及二年著加恩以知府降補梁肯堂僅止數月加恩以道員降補朕於諸臣黜陟一秉大公從無屈抑該員等經此番加恩甄錄之後尤當知感愧勉力報效以贖前愆將此通諭知之○諭據李侍堯奏查明臬蘭等三十四廳州縣虧

短倉庫確數共銀八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餘兩又虧空倉糧七十四萬一百一十餘石及草束四百五萬一千有零俱係歷任州縣侵虧轉相容隱接收各上司因循不辦捏結保題釀成銅弊請自乾隆四十年以前溯至乾隆二十年歷任州縣道府藩司督撫照伊等任內虧空四十二萬之數著落加倍分賠如有無力完繳者即攤入通案各員名下代賠等語倉庫正項銀兩乃敢任意侵欺即令加倍賠補亦所應得但念歷年已久各州縣展轉接收較之折捐冒賑味良舞弊者尙屬有間其濫行出結保題之各上司咎止失察著加恩將虧空四十二萬之數照依原單按其任內久暫照股分賠毋庸加倍賠補至該督所稱其餘尙有八十二萬餘兩未便竟歸無著請於見任總督及司道府廳州縣各員養廉內攤扣三成陸續歸補等語甘省積弊相仍爲從來未有之奇事此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三

等劣員既經冒賑殃民又復侵虧正帑實屬罪無可逭昨已將閔鴻元等交軍機大臣會同英廉等詳加覈奏降旨分別辦理至李侍堯福崧等辦理此案徹底清查尙屬實心即見在道府及州縣多係新任若令攤扣養廉辦公未免竭蹶且恐將來轉有藉詞賠累復致虧缺之弊並著一體加恩免其分賠此次寬免之後若再有虧短一經查出斷不爲之曲貸也該督撫仍當不時查察毋得稍有徇隱將此通諭知之○諭烏魯木齊採買糧價各州縣任意侵蝕一案今據喀爾阿查明奏此案奎林雖未似索諾木策凌有勒索屬員禮物之事伊在烏魯木齊都統任亦幾年矣明亮甫經到任即能查明參奏伊何竟無見聞若論其罪應將伊公爵竟行削除但念此承恩公爵並非奎林本身軍功所得乃 孝賢皇后之承恩公爵也與 皇祖妣孝誠仁皇后所封公爵無異斷不

可削除以襲替公之例而論明亮係伊家長房應令其承襲但伊係伯爵此案又係伊查辦者自不應令其承襲福隆安一支亦有公爵 孝賢皇后昆弟內惟餘傳玉一人又係奎林明亮福隆安等長輩所有奎林革退之承恩公爵著加恩令傳玉承襲○以李封爲湖南布政使王果爲浙江按察使由溫處○以馮晉祚爲山東按察使由福建○庚子諭朕恭閱 皇祖實錄所載掃除吳逆平定川陝事蹟因取張勇趙良棟王進寶三人國史列傳詳加披覽其功績實有不可沒者當吳逆煽亂川陝兩省提鎮王輔臣吳之茂等相率從賊維時西陲告警張勇以雲南提督調回甘肅授爲靖逆將軍勇躬履行間殫心籌畫攻取平涼底定秦隴其開收復洮河諸郡及舉發偽札執斬來使諸事居然有古名將風而趙良棟之授爲甯夏提督即係張勇所薦又王進寶亦會隸勇麾下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三

兩人提兵轉戰同心效力趙良棟首先建議直取成都王進寶戡定保甯殲擒渠帥其削平恢復之勳亦不可泯厥後張勇封侯趙良棟王進寶僅得子爵蓋緣兩人各懷私忿互相攻訐較之張勇之勤勞懋著始終無過者實遜然兩人之功究足以掩其過今百年論定睦念成勞趙良棟王進寶宜量加追敘前於乾隆三十二年特降恩旨令張勇等子孫世襲罔替張勇本侯爵其元孫張承勳承襲因曠班革去散秩大臣在三等侍衛上行走茲特加恩復還散秩大臣照舊供職至進取雲南恢復成都趙良棟之功爲最原封一等子著晉封一等伯王進寶原封三等子著晉封爲一等子仍准世襲罔替並交該督撫查明趙良棟王進寶見應襲職子孫送部引見候朕酌量錄用以示優眷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國家承平日久每溯前勳爰思將帥如張勇趙良棟王進

賈諸人將材武略獨出冠時名炳旂常賞延苗裔凡在戎行者尙其益勵起桓以副干城腹心之寄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昨因國霖遣家人往伊兄國泰任所將國霖革職已交刑部今審訊得並無與國泰寄信情弊且國泰之犯罪原無關於國霖之寄信與否著加恩賞給國霖三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贖罪○辛丑定哈拉巴爾噶遜新建城名曰嘉德城門東曰寅輝西曰仰極南曰成順北曰遵道○戊申 上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辛亥直隸總督鄭大進奏保定省城南有九龍河一道發源於望都縣之九龍泉由清苑之張登鎮安州之依城河新安之長流河至任邱之十一橋入淀該州縣等旱潦藉以蓄洩商販由此往來比年來日漸淤淺亟宜挑挖至河身高低不一全賴開座以司啓閉九龍河自望都縣東門外警閘以下僅設殷家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營高嶺村二關自殷家營至清苑縣境長六十餘里河水迅駛必須添建開座清苑境內於再村鄧村營頭村添建三座又該縣自陽城村至張登鎮原有石橋十座俱坍塌應修至安州新安任邱河身間有沙淤均應一律疏濬得旨如所議行○甲寅閩浙總督兼管浙江巡撫陳輝祖奏仁和西塘頭圍為江海交接處向無工程北岸接連嘉湖二府水道遞相貫輸每遇江水挾湖而來或次期盛大山水陡發該地被汕蓄為尤甚因思頭圍挺出海灘甚漲若順江海往來之勢於溜行直注處開切通流則沙淤自無停積當即遴選幹員開挖引河七百五十丈寬二十丈深七尺適值山水漲發大溜直趨引河兩岸衝激原寬二十丈者今寬九十餘丈原深七尺者今已深二三丈以外絕無停淤至南岸蕭山縣之英家灣該處形勢背灣漸有停淤臣已委員查勘另由蕭山縣之

義橋轉運赴工此係由內河經行較海道更為平穩得旨可嘉之至有旨交部議敘○甲寅 上駐蹕避暑山莊○乙卯諭據陳輝祖奏海塘頭圍開濬引河江湖暢順一摺所辦甚合機宜可嘉之至海塘南岸淤沙縣互從前歷辦引河迄無成效陳輝祖能督率司道等悉心講論辦理此段工程於南坍北漲之機切中窾要將來魚鱗石工告竣可以永期鞏固此事陳輝祖所見既確不待奏聞即督同屬員實力妥辦在工人員亦皆能協力襄事均應嘉獎陳輝祖著復還總督原品頂帶其承辦此工之藩司盛佳以下各官並著交部議敘所有開河工費仍准作正開銷至富勒渾前因王重望案內降為三品職銜加恩授河南巡撫今兩載以來辦理豫工備夫集料諸事不辭勞瘁及李侍堯前經獲罪加恩以三品職銜署理陝甘總督茲任後於該省折收冒賑全案徹底查辦不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避嫌怨見在通省積弊漸清不負朕棄瑕錄用之恩富勒渾李侍堯俱著復還見任品級頂帶朕於諸臣功罪黜陟一秉至公不存絲毫成見內外臣工宜各知懲勸努力辦公毋負朕任使之意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丁巳命直隸承德府平糶

六月丁卯調汪承霽為工部右侍郎杜玉林為刑部右侍郎○壬申刑部議伊犁將軍伊勒圖奏從前擬流改發伊犁之原任典史要俊卿十年期滿例應回籍得旨此案要俊卿一犯本擬按律杖流因該犯圖避處分誣稟上司居心險詐情節較重是以從重改發伊犁充當苦差今以年滿釋回則較原擬流罪不准限年回籍者轉輕是雖嚴而寬寬殊不足以昭平允嗣後凡遇此等情節可惡發往新疆之犯俟年滿時仍將該犯發交應配地方定地安插遇有恩赦再令回籍著為令所有要俊卿一犯即照此例行○丙

子諭前據大學士九卿等敷議國泰于易簡等貪婪欺飾各款請旨即行正法曾經降旨俟呂爾昌解到歸案質訊明確再降諭旨茲據留京辦事王大臣等審訊呂爾昌等從前在濟南府任內聽從國泰勒索並代屬員李鴻等彙送金銀物件屬實一併定擬具奏前來此案國泰貪縱營私勒索各屬員財物以肥囊橐實屬目無法紀非李侍堯之僅收受贖課餘息者可比其罪自難寬貸但念其所得贓私尙與枉法濫罰者有間國泰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于易簡身任藩司受恩最爲深重明知國泰種種不法款蹟既不行據實參奏復敢於朕前欺隱其罪較重但國泰既邀寬典于易簡亦著一併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丁丑諭朕前因奎林未能查出烏魯木齊之事令其明白回奏今據覆奏伊素性糊塗等語奎林並非糊塗特欲消弭此事耳奎林係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奎

孝賢皇后之姪與福隆安明亮俱屬一體福隆安素與伊不合朕所深知至在金川軍營明亮係伊本隊將軍他人俱稱奎林臨陣勇往領兵進退皆合機宜而明亮並未保題看來弟兄平素不睦顯然但此案若無影響明亮豈能捏造茲查明俱已屬實自非明亮與伊不合尋事查辦者矣且和坤去歲自甘省回京奏稱奎林可用爲督撫朕原因其人去得授爲烏魯木齊都統今詢問彼處有此等事件伊何故不能查辦據和坤奏稱奎林之意以爲伊在烏魯木齊數年後所有虧空可以漸次彌補可免無事等語福隆安亦如此奏是奎林實屬負恩昧良朕因治其辦理不善之罪將所有承恩公爵開去已屬從寬奎林係內廷行走之人朕辦理萬幾一秉至公伊所深知孰敢誣陷人耶烏魯木齊之事奎林竟欲消弭殊屬非是著傳諭奎林令其自行議罪具奏嗣後伊若不

知朕恩遇事仍不實心辦理朕必將伊從重治罪但奎林臨陣勇往進退有方而辦事每每昏愎朕所不解著傳諭令其據實明白回奏○己卯諭楊魁歷任巡撫有年頗著勤勞前聞患病即降旨令其回籍調理方冀速痊以資倚任今聞在途溘逝深爲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壬午諭據閩鄂元奏原任陝西白水縣知縣王希伊病痊驗看精力漸衰請改補教職等因一摺知縣爲親民之官一切刑名錢穀經手事件均關係要自不便以年力就衰之人聽其濫竽貽誤閩鄂元所奏甚是督撫身任封疆察吏是其專責豈可少存瞻顧即如吏部昨日參奏選授江蘇沛縣知縣吳封因該縣見被水災託病在籍呈請開缺顯係有心規避請旨革職留工效力一摺業經明降諭旨將吳封從重改發烏魯木齊以爲味良規避者戒吏部辦理此案甚屬公當並非堂官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吳

攬權故示風厲者可比國家綱紀肅清部院臣工儻有挾私蒙混舉劾不公者斷不能逃朕洞鑒此案實係應行糾參內而部院堂官外而督撫均應如此留心方合大臣端共任事之義至譚尙忠本不過謹飭供職之人因其在藩臬中資格稍深是以授爲巡撫並非因其才能辦事優加升擢今甫任巡撫即徇情邀譽安望其能整飭吏治耶蓋吳封呈請開缺適當沛縣見被水災急須印官到任拊循辦理一切乃託病遷延有心規避此事之顯而易見者譚尙忠如能將該員立行參奏朕必嘉其公正乃視爲尋常事件全不留心體察即此一端其不勝任可知設譚尙忠更有別項徇私情弊朕必重治其罪又不特交部嚴加議處已也除此案俟吏部照例議處另降諭旨外譚尙忠豈可復留巡撫之任所有安徽巡撫員缺著富躬補授廣西布政使員缺著瑞齡調補江蘇布政

使員缺著伊星阿補授譚尚忠即著加恩降補福建按察使以觀後效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庚寅諭據富綱等奏探明緬酋更換情形一摺內據騰越總兵許世亨等稟稱探得緬酋贅角牙被老酋獲藉牙之孫孟魯乘間殺害旋有獲藉牙四子孟隕復將孟魯殺死自立為酋凡懽駁贅角牙信用之頭目土司盡行調回其所用大頭目悉係獲藉牙舊人等語緬甸自乾隆十五年以後獲藉牙占踞為酋伊子懽駁繼立自外生成首先抗拒其子贅角牙世濟其惡反覆不常今孟隕自立為酋骨肉相殘展轉襲殺緬酋惡逆之報自為天理所不容但伊等穴中之鬪不值煩我天朝與師致討况從前首禍係懽駁贅角牙父子彼時因緬地瘴癘我兵疾疫頻仍不能久駐又值該酋等畏罪哀懇朕體上天好生之德許其罷兵已歷有年所今該酋等並不敢侵擾邊關若遽因其爭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三

內訌與問罪之師不特師出無名且轉似為惡逆之情駁父子報復尤屬不成事體况得其地不足守非如新疆伊犁等處西師成功後可永遠耕屯鞏固金湯者可比此事竟可無庸辦理富綱等當仍遵前旨示以鎮靜不可稍涉張皇朕非因年老畏事意存安逸此時自揣精力軍書午夜儘可耐勞若果當問罪與師如去歲蘇四十三之事何嘗置之不辦又何嘗不日夜籌畫耶况軍事在於知己知彼即朕欲辦理此事亦不付之富綱也但此事實不值辦理即阿桂熟悉彼處情形素能曉事亦必與朕所見相同著傳諭阿桂令其據實覆奏外並傳諭富綱等此事非富綱所能辦凡事須知已知彼富綱於無事時僅堪自守伊亦當有自知之明不可存便宜之心海祿亦不可存見長之意但須鎮靜謹守邊防為是此時亦不可遣人至阿瓦探信富綱亦不必至永昌等處致露

張皇若孟隕於此時因將贅角牙戕害仍恭順天朝虔修職貢遣人叩關哀懇自應據情入奏准其輸誠於事體亦順即或該酋等觀望不前亦可置之化外但當嚴守邊界如此時有贅角牙頭人因彼處不能容身竄入內地若人數眾多即另為安插遠處不可留於滇省若人數無多及無關緊要之人仍可遣還總之此事權其輕重緬甸不但水土非宜况從前既允其納款乞宥降旨赦其前罪今又乘其危亂出師進討殊非天朝堂堂正正之義朕籌之已熟並令大學士九卿等公同詳議具奏將此傳諭富綱等知之並將遵旨無庸辦理緣由迅速馳奏尋阿桂等奏緬酋此年以來並不敢侵擾邊圍今若乘其內變與師問罪實非所宜我皇上睿算宸謨不遺纖悉從前平定兩金川去年殲除回逆斷不肯以應辦之事置之不問今此事實不值煩我兵威臣阿桂曾在雲南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年

三

情形較為諳悉即臣三寶等熟思審計無不欽服睿慮之周密報聞又富綱奏臣奉諭即飭各該將嚴守關隘鎮靜如常備有贅角牙頭人竄入內地酌量安插遣還如新酋孟隕效貢叩關亦即據情馳奏得旨以汝之材止可安分守己勿生妄想○辛卯諭朕閱國史館進呈諸臣列傳內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傳所載前後條陳各事宜若守令各官不能保舉得實士子以請託賄賂進身及官戶恃勢攬收糧銀儒戶包免雜差據收額賦衙蠹投身要地攬賦最多並各省加派火耗苦累閭閻及派百姓養馬應夫或充里長遇有上司經臨豫備供應復有訟師羅織無辜牽累良民直省督撫大吏苛索屬員苞苴無厭等款所言皆關繫士習民風官方吏治實為切中當時利弊是以 世祖章皇帝暨 聖祖仁皇帝俱降旨允准施行任克溥違事 兩朝抒誠建白無愧直言審諤

之臣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一切激清吏治整飭士風各政事經我
皇考宵旰勤求孜孜不倦益復治臻上理朕繼緒四十餘載迄
今年逾古稀雖日理萬幾而兢兢業業夙夜不遑但恐日久廢弛
見在民生是否尙有苦累內外大小官吏是否尙有作奸犯科未
經釐剔整頓如任克溥所稱諸弊者著大學士九卿科道及各直
省督撫直據所見據實奏聞所有任克溥條陳各款一併發鈔將
此通諭中外知之○甲午陝甘總督李侍堯奏據河州知州于鏗
稟請查照雍正年間河州二十四關設立鄉勇例編伍團練以重
邊防等因查鄉勇之設農忙歸業農隙操演做古寓兵於農之法
其實半係游手無業之徒况河州所屬大半回民良莠溷雜難保
無借此爲名私製軍械糾結藏奸查該州鄉勇舊設五千人乃去
年逆匪攻搶河州任其滋擾彼時所稱鄉勇者何在可見有名無
實今事平之後因官禁私藏鳥槍復指稱鄉勇名色冀得照舊存
留河州偏近撒拉爾難保無串通番回滋事之處况該處設鎮添
兵足資防範請將鄉勇盡行革除並將私藏禁械一體收銷得旨
是極汝實解事之人也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五

无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丙申朔諭軍機大臣等據李奉翰等奏直隸山東江南各
省附近豫工各屬代雇民夫派員帶領來工指與工段即令該省
委員駐工督率人夫興挑等因一摺此項協濟人夫直隸山東等
省其僉派押解小民不盡踴躍樂從朕從前早經見及屢次傳諭
甚明而此次李奉翰韓鏞等摺內但知借資鄰省並未通盤籌畫
以朕觀之其中實有礙難辦理情形以致嘵嘵不已轉若有互相
推諉之意已於摺內詳晰批示矣李奉翰等應遵照節次諭旨務
儘本省人夫召募雇用蓋開挑引河原因堵築漫口爲民田廬舍
奠安之計乃驅率隔省不樂從之人夫押解赴工是欲利民而轉
以病民甚非朕軫恤窮黎慮念要工之意即如直隸民夫修墊道
路最爲熟習然設令畿輔民人修理他省道路即有遷地弗能爲
良之勢且不特此也古者八家同井同養公田此亦宜於古而不
宜於今若用此法必致八家各顧其私互相觀望公田竟至荒蕪
不治李奉翰等何未念及此乎再代雇之夫無論裹糧遠出不願
前往者居多即所奏直省派委官員令押帶民夫赴工分段承辦
一切呼應不靈動多掣肘隔省差員豈能如本省屬員之畏上司
即李奉翰韓鏞等管理直省委員亦不能如本省屬員如臂指之
相使也看來李奉翰韓鏞富勒渾等於此事工大任重竟至畏難
茫無主見矣且河南之工富勒渾自當身任其事今貧民無地可
耕者甚多豈一省之中不能得十數萬夫而必借資鄰省乎昨令
阿桂起程赴工或順道由山東運河一帶查勘河湖形勢本日據

韓錄等奏到緯道及糧腋北上情形俱屬安穩看此光景阿桂不必由東省查勘應即由京徑赴豫工督辦一切日內即酌定出京日期一面起程一面具奏至直省見在雇備夫五千名著傳諭鄭大進如此項人夫尚未起身即可停止如已起身前往恐前派之員不足以資彈壓即派清河道永保並帶同幹練丞倅等官管領夫役前往幫辦一切或尙得力總之引河工程其創挖溝槽及隄工基址大局已定即眼前人夫不能十分齊集就本處雇覓儘屬從容亦毋庸借資鄰省况前已降旨將開放之期寬限至霜降節邊見在伏汛已過秋汛將臨設霜降時候所有開挑工程尙不能一律完竣即緩至冬閒甚或遲至明春桃汛以前開放一舉集事亦無不可此等機宜阿桂到彼會同李奉翰等悉心籌酌妥為辦理朕可稍紓慮念所有李奉翰等原摺並糧船催過濟甯一摺俱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二

著抄寄阿桂閱看並將此由六百里一併諭令鄭大進薩載李奉翰韓錄富勒渾明興知之○癸卯諭國泰于易簡前在山東撫藩任內朋比營私國泰身任封疆勒派通省屬員婪索得贓數至累萬于易簡係大學士于敏中之弟加恩用為藩司大員乃一味逢迎阿附及朕降旨令其來京面加詢問伊甘蹈欺罔不肯實言並令軍機大臣詳加開導究詰伊始終為之庇護昨經御史錢禮參奏命和坤劉墉等前往查審賊私敗露依律問擬斬候復命大學士九卿等會覈請旨即行正法維時以六月停刑從寬仍改為應斬監候茲又據明興奏查辦山東各屬虧空竟至二百萬兩之多實堪駭異因命留京辦事王大臣等將明興查辦東省虧空奏摺令國泰于易簡閱看訊供具奏據國泰于易簡同供乾隆二十九年因辦理王倫逆案有豫備守城不准開銷之項各州縣因公那

移致有虧空等語王倫滋事之案辦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那移何至有二百萬兩之多况伊等身為撫藩如果查係實在公用那移即應據實奏明朕必降旨加恩准其報銷若係州縣藉詞侵冒亦應據實嚴參治罪乃國泰于易簡但知罔上行私通同舞弊而於屬員虧空帑項槩置不問其罪實與王直望蔣全迪相埒即立予棄市原所應得但尙有王倫一案藉詞卸罪較之王直望等又可略寬一綫國泰于易簡著加恩賜令自盡派侍郎諾穆親前往宣旨監看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甲辰命續繕四庫全書三分分度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己酉諭禮部具題本年八月十五日京師月食百官朝服齊集太常寺行救護禮一本雖係照例具題但日月薄蝕究非經行常度向來朕遇此等事皆於宮中素服拈香行救護禮百官齊集救護亦應素服將事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三

合奏鼓之義嗣後如遇日月食雖當應穿朝服之期亦著用素服行禮著為令○諭今年春閒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爾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鍼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回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醜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為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二年 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即指為河源自彼回程覆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

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真源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
並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為
河源也今既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因賦河源詩一篇敘述原
委又因漢書河出昆侖之語考之於今昆侖當在回部中回部諸
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
大河之水獨黃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
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復加案語為之
決疑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昆侖之南折而東復繞
昆侖之北諸語夫昆侖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
辨而知其誣且昆侖在回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為青海之河源
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
倫乃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即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四
有三橫河入於河蓋蒙古以橫為昆都倫即回部所謂昆侖山者
亦係橫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奉青海之昆都倫河為回部之
昆侖山耳既解其疑不可不詳誌因復著讀宋史河渠志一篇茲
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錄一卷內稱漢使張騫道西域見二
水交流發蔥嶺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
昌海即鹽澤之水入地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證已有先得我
心者按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
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
國條下所引亦同而說未詳盡張騫既至蒲昌海則或越過星宿
海真至回部地方或回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
日還奏必有奏牘或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為備詳始
末僅以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證此作史者之略也然則武帝

紀所云昆侖為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阿勒坦噶
達素而經星宿海為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
青海之星宿海見有泉百餘泓便指謂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
坦噶達素之黃水又有蒲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朕從
前為熱河考即言河源自蔥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滯為蒲
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出為星宿海云
云今覆閱史記漢書所紀河源為之究極原委則張騫所窮正與
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沒其探本討源之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
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證諸書允宜通行校閱訂是正編輯河
源紀略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辦將御製河源
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譯對漢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詳
晰校正無謬頒布刊刻並錄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特諭 御製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五
河源詩曰惟嶽曰有五惟瀆曰有四四瀆河居一宏功贊天地金
隄護九曲邇年每有事瓠子計已竭靈源致虔祭因遣侍衛往窮
源命必至歸來新圖呈舊圖稱未備舊云星宿海便即河源是叶
蒙古語鄂敦鄂敦星宿謂此固非差謬然河其南寄因更向西行
溯洞川益遠色赤作黃金別流無敢廁詢其蒙古名曰阿坦郭勒
叶阿坦謂黃金郭勒則河義更西得巨石詢蒙古名字阿坦噶達
素北極星名意司水見道經不約今古契再上則赤壁壁端天池
積 醴泉作金色真源信無二山土胥金色更無林木翳東南流
折北屈注三百里 叶 穿星宿海東色微淡以易東至貴德堡遂作
純黃色 叶 向稱星宿源亦未大差致集林云有人見婦浣紗異張
鸞支機石更述荆楚記或到星宿海傳奇偽統天一所生軒
圖旨早示考訂誌其詳惟願安瀾賜 御製河源按語曰按班固

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而固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於是鄧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外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轍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爲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即星宿彼時譌譯爲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真源然昆侖之語亦不爲無因蓋昆侖在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邑爲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濱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六

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曰予既問之往祭河源之侍衛阿彌達明悉河源在星宿海之西亦既繫之詩而按以語矣因取宋史河渠志觀之宋史元托克托等所修也以蒙古人言蒙古地名尙有踏外失真者則以蒙古人不深明漢文宜其音韻弗合名不正而言不順以致紀載失實也其所譯哈喇海齊必勒呼蘭伊拉齊之類皆不合今蒙古語非不合也蒙古語猶是其音譯漢文則差也茲姑弗論獨所繞昆侖之南折而東又云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甯之後云云貴德即元之貴德州而今之河州之地也西甯則仍今西甯此其閒焉有所謂昆侖者乎夫昆侖自在回部離此將萬里誰能務於此爲河源

細究其義蓋修河渠志者或曾讀漢書武帝紀因牽強爲之辭不知以譌傳譌益增人不信耳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其名昆都倫乃恍然大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即支河之謂此蓋元時之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闕入回部之昆侖山以證漢武之事耳然蒙古謂山橫者曰昆都倫或張騫曾到回部之昆都倫以及蒲昌海鹽澤謂爲河源則是與予所云不約而同而要之究未明其入地伏流爲星宿海上之河源也既解其疑不可以不詳誌如是則阿彌達所謂不求甚解者爲可行乎爲不可行乎 御製河源簡明語曰予既爲河源詩並按語繼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紀略有諭茲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悉毫釐稍差義乃紊茲爲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爲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注則桑欽鄒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至於煩文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諾爾爲河源之語鄂敦爲蒙古語漢語即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槩矣湖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爲清水黃河挾之以流始爲微淡後爲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爲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爲詩文及紀略之書獨敘其簡明崖略如此○軍機大臣等奏一統志內甘肅之歸德所今改爲貴德所其西甯縣屬歸德所縣丞並歸德營遊擊應交吏兵二部均改爲貴德以昭畫

一報聞○壬子諭本日大學士九卿科道等將從前任克溥條陳諸弊會議具奏摺內稱見在綱紀肅清前代批政俱已革除淨盡惟在大小臣工實力奉行不至有因循廢弛之弊此語朕疑信半焉亦惟日慎一日所其無逸耳至副都御史巴彥學有請更定科場詩論以杜關節以端士習之奏所言實為深切時弊不虛朕降旨求言之意已依議行矣蓋詩題係朕所命且律句謹嚴難以揣摩若頭場詩文既不中選則二三場雖經文策問閒有可取亦不准復為呈薦儻同考官仍蹈故轍監試官即可指名參處此亦防弊之一端巴彥學此奏殊可嘉尙又御史鄭徵摺內所稱論內易藏關節一款已於巴彥學摺內准行其餘各款仍著該部議奏朕宵旰勤求孜孜不倦凡有益於政治官方民生國計者莫不虛衷採納即今年逾古稀每歲臨幸山莊藉舉秋獮大典亦不肯少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八

自暇逸內外大小臣工皆當仰體朕懷悉心講度勿謂已治已安稍萌因循懈弛之意即如巴彥學等條陳諸事其中頗有切中時弊者我君臣當交相儆惕期於弊絕風清以副朕疇咨亮采之至意巴彥學鄭徵摺並發將此通諭知之○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從前王直望節次貢獻器物止實收數件餘俱發還今閱查抄伊任所貨財發還之物無一存者即此可見不實昨陳淮來京陛見當經面詢據稱伊彼時已起程來京不能知悉而其詞閃爍甚屬可疑疑盛住見任藩司兼管織造本有奏事之責且此事與伊無涉又近在同城原委自必深悉著傳諭盛住將查抄王直望家產究係何人承辦及有無侵蝕抵換情弊逐一確查密奏毋得稍有隱飾○戊午諭內閣學士汪永錫由上書房派出隨至熱河昨因其患病諭令回京調治茲聞在途溘逝著加恩賞給禮部侍郎銜以示

軫恤○己未諭河東河道總督韓錄見在丁憂所遺員缺緊要見任淮徐道何裕城從前隨父何燭辦事年久於一切河防事宜尙屬熟悉何裕城著加恩署理河東河道總督其所遺淮徐道員缺著劉錫嘏調補○癸亥以陸費輝為內閣學士由少監八月乙丑朔諭上年甘肅冒賑案監候官犯前經隨鞫蘭州逆回在事出力者俱免死發黑龍江○庚午命設美諾副將○甲戌諭見在內外大臣中襄贊綸扉侍直樞禁嚴歷封疆宣力年久者均宜加予宮銜以昭優眷大學士英廉著加太子太保嵇璜著加太子太保尙書和珅著加太子太保梁國治著加太子少傅總督鄭大進著加太子少傅薩載著加太子少保李侍堯著加太子太保福康安著加太子太保以示朕嘉獎勤勞之意○乙亥以徐嗣曾為福建布政使許祖京為雲南按察使由鹽運使○庚辰以永保為直隸布政使由清河○壬午諭江蘇淮徐兩府屬水災常予賑恤不必論月俟水退時停止○命裁留江西漕糧三十萬石於山東備賑○召孫嘉樂來京以繆其吉為四川按察使○癸未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丁亥扎薩克多羅郡王車布登扎布卒諭車布登扎布前在軍前甚屬奮勉洵為國宣力之臣昨聞其病勢危篤即遣伊姪拉旺多爾濟並乾清門侍衛台費英阿帶領御醫前往診視茲聞溘逝深為惻惻著賞給陀羅經被並銀一千兩辦理喪事○裁甯夏鎮後營遊擊延綏鎮雙山堡都司九月戊戌諭刑部進呈雲南省招冊內有該撫原擬情實者鄭起黃禹鼎二案有由九卿改入情實者三保羅士朝二案駁其情節俱有可原如回民鄭起與民人管宏亮合夥開礦彼此爭論管宏亮因鄭起係屬回民忌諱猪油抱住鄭起將猪油抹口該犯正持

刀切物一時不能掙脫用刀戮致中管宏亮右骸一傷越日殞命黃禹鼎因沈姓酒醉查詢沈姓即行詈罵並揪扭推跌毆打該犯掙扎不脫順拔身佩小刀戮傷其臂膊有甲二處殞命此二人者傷由圖脫殺本無心與逞兇疊戮者有間乃該撫定擬情實刑部亦照擬數覆皆由會降諭旨有金刃傷人應入情實一條遂爾不權輕重及傷痕多寡未免過於拘泥至九卿所改情實二起如三保向孫皮匠索欠被毆該犯回毆致斃事本理直死出無心羅士朝因被黃春元父子二人抱住迭加毆踢該犯一時情急用刀戮割致傷黃春元身死與持刀逞兇者不同九卿改入情實亦未免過當夫金刃殺人所以令人情實者原以此等人犯彼此逞忿輒用金刃殺人不可不嚴行懲儆至其中情罪稍有可原者句到時原可不至予句此等人犯經十次秋審便可入於緩決各該犯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十

久坐囹圄既可抑其強悍之氣使眾人亦知所儆惕此朕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原非有意從嚴也且即以金刃傷而論亦當察其情事之曲直傷痕之多寡今不詳細確覈一槩入於情實又豈朕矜慎庶獄之意乎秋讞大典人命攸關理宜悉心推究以期無枉無縱蘇軾所謂臬陶曰殺之三寃曰宥之三朕嘗著論闢之蓋讞獄之道必須準情酌理其情真罪當與夫一錢可原者應宥應殺俱有一定權衡不得存畸重畸輕之見若罪應殺者即斃亦應曰殺之三罪應宥者即臬陶亦應曰宥之三設如所云則是君臣相率為偽以取名豈可以為法乎總之兇暴之徒不可不嚴加懲治若存姑息欲積陰功則每年秋審竟可不辦令死者含冤地下有是理乎然欲避寬縱之名而故為刻深周內則失入之咎比失出為尤重凡內外問刑各官皆不可不深體此意也除已進各冊朕逐

一親加詳覈所有未進各省招冊著刑部堂官再行覆覈如有似此等案情俱著於黃冊內本案條下黏籤聲明候朕親定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貝勒永福向來行走甚屬奮勉今扈從園場忽聞溘逝朕心深為軫念著賞銀一千兩辦理喪事其貝勒例應降等承襲但念永福平日奮勉且在外病歿永福之子著加恩仍襲封貝勒尋以繇舉襲封○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前陳輝祖查抄王亶望物件一案疑有抽換抵兌之事傳諭盛住令其留心察訪據盛住奏查出升任糧道王站住首先隨同抄籍有將金易銀那掩情弊此事既經查明原冊不符確有案據自不便置諸不辦見在派侍郎福長安喀爾阿取道河南將王站住解任押帶赴浙質審外所有隨同辦理此事之委員吏役俱見在浙省著傳諭陳輝祖即同盛住先行提集在事人證悉心查辦將原冊因何不符及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上

如何抽抵之處逐一根究務令水落石出其應行解任革職聽審者亦即一面奏聞一面辦理無庸俟欽差到浙致滋耽擱至陳輝祖上年辦理塘工頗為出力又係兼管撫篆事務繁多或一時查察不到尚屬情理所有朕於此事開誠布公因陳輝祖受朕深恩必不肯扶同徇隱是以令其會同辦理陳輝祖果能一秉天良盡心查辦將來不過有失察處分朕必加恩寬宥儻不肯實力辦理或意存迴護若經欽差等查出則是自取重戾朕不能復為曲貸也○諭據尚安奏接暹羅國鄭華稟稱因伊父鄭昭病故臨終屬其尊奉天朝永求福庇茲特齋文稟報俟至貢期當遵例虔備方物朝貢等語鄭昭於上年輸忱獻納極為恭順是以准其朝貢並加恩賞資筵宴以示優柔今鄭華遵父遺言效忠輸忱理應專遣使臣具表懇請乃僅遣夷目齋文稟報自不便遽准所請見已令

軍機大臣擬寫檄諭以接閱來稟據稱爾父鄭昭業已病故臨終之際諄諄屬汝以尊奉天朝永求福庇為念理合稟報俟至貢期當遵例虔備方物朝貢等因上年爾父獻表輸忱備物進貢小心恭順經本部堂據情代奏仰蒙聖恩俯准入貢並令貢使附於班聯之末一體入宴瞻仰天顏特加賞賚此皆大皇帝俯鑒爾父惻忱加恩格外至為優厚今爾父病故爾繼嗣為長謹遵汝父遺命急欲效忠天朝具見恭順惻忱但汝理應具表叩謝天恩並將爾父身故及爾繼嗣各情節詳晰聲敘本部堂方可據情轉奏今爾僅遣使稟報並稱俟至貢期當遵例虔備方物朝貢等語在爾國僻處遐荒求詣體制但本部堂等職司守土似此情節不敢冒昧代為具奏見在爾國貢使候有北風即可挂帆歸國俟彼到後傳宣入宴蒙賞爾屢受大皇帝格外鴻慈當益加感激如果欲效忠輸忱承受天朝封號必須具表自行懇求本部堂方可代為轉奏用是剴切曉諭爾其知悉此檄該督等即可遵照辦理發往該國貢船入境所有歷船貨物自當照例免其納稅並委委員防護伴送以示體恤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吏部議覆陝甘總督李侍堯奏陝省興安州形勢險要戶口較前增至數十倍請改為興安府兼設撫民通判並於縣屬分設佐雜等員從之○壬寅上駐蹕避暑山莊 御製避暑山莊後序曰我 皇祖於辛卯年成此避暑山莊三十六景續圖賦什為序以行之而予適生於是年此中因緣不可思議即位後於辛酉年始為巡狩之舉至山莊徘徊思慕因敬依 元韻以誌景仰甲戌年又增賦三十六景蓋以 皇祖昔曾題額而未經入圖及余遊覽所至隨時題額補定者總弗出 皇祖舊定之範圍故永恬居之詩曰已是洞天傳

東華續錄 乾隆九六

玉簡得教福地續琅書永恬居即 皇祖御書也 御序至矣盡矣茲後序何為而作蓋予之生年既同山莊而予之侍 皇祖適以壬寅而今歲又恰當壬寅六十餘年蘊於深衷者不可以不明白宣示以自戒己者戒我後人耳夫居此山莊日懷敬 天法祖勤政惠民柔遠甯通諸大端見之詩文者不知凡幾何尚有未宣之深衷乎無而謂有是欺己有而弗宣是欺人我 皇祖建此山莊所以詰戎綏遐崇樸愛物之義見於 御製序中意深遠也是以 皇考十三年之閒雖未舉行此典常 面諭曰予之不往避暑山莊及木蘭行圍者蓋因日不暇給而性好逸惡殺生是予之過後世子孫當遵 皇考所行習武木蘭毋忘 家法煌煌聖訓予與和親王及爾時軍機大臣實共聞之而今皆無其人矣予如不言後更無知 皇考聖意者又數年來日涉成趣於向所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三 定景外不無建置如創得齋戒得堂之類不下二十處既見之昨歲知過之論矣而予之意猶有未盡者亦不可不宣示後人也蓋漢唐以來離宮別苑何代無之然不過費人財逞己欲其甚者乃至破國亡家是可戒無足法也若今之山莊乃在關塞之外義重習武不重崇文而今則升府立學駸駸乎崇文矣然杜甫所云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之句余常駭之以為各有其地其職也設眾人遂以此為美亦美中之不足矣又扈蹕之眾歷數月于役采薇出車古人所以恤下此亦不可不念俾人知其所繫者大且時加惠賜焉則勞而不怨若圖己樂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為也若夫崇山峻嶺水態林姿鶴鹿之遊鳶魚之樂加之巖齋溪閣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塵世之懷較之漢唐離宮別苑有過之無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則予之所為蘄山莊者是陷穿

七〇九

而予為得罪 祖宗之人矣此意蓄之久而不忍言今老矣終不可不言故書之既以自戒仍敬告我後人若後人而忘予此言則與國休戚相關之大臣以及骨鯁忠直之言官執予此言以諫之可也設諫而不從或且罪之者則是天不佑我國家朕亦無如之何也已矣○癸卯諭刑部尚書德福老成歷練宣力有年茲聞患病溘逝深為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勤肅○以喀爾阿為刑部尚書○丁未調景祿為湖南按察使以李天培為廣東按察使由羅○己酉諭近觀蒙古世襲家譜知各蒙古王公子嗣及閒散台吉塔布囊年已及歲者俱各按定例給以應得品級頂帶而宗室中除承襲封爵及見有官職外其閒散宗室向無按品給頂之例見在宗支繁衍瓜分延延皆我 祖

宗派系流傳譜列銀潢名登

玉牒乃以身無職級竟至與齊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七

民無別殊不足以示親親而崇體制嗣後著將王貝勒貝子公子嗣及閒散宗室年已及歲者俱照蒙古王公台吉塔布囊之例分別給予品級官頂其宗室見在當差職分較小者准其與閒散宗室一體照例換給官頂在宗室等身有品級自必各知自愛不至蕩檢踰閑其中或有不肖犯法之人亦照蒙古台吉塔布囊之例即行革去官頂如此則於衰榮之中仍寓勸懲之意藉此可以教育成全而天家子姓俱得邀章服之榮益足昭國家睦族展親之誼甚盛典也所有如何分別嫡庶等第酌給官頂之處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詳悉妥議具奏至 聖祖 世宗之孫及見在皇孫皇曾孫皇元孫輩俱可戴紅絨結頂其如何分別支派遠近准其戴用之處亦著一併妥議具奏再覺羅雖亦係宗親但派系稍遠向原准其同旗人應試出仕且有任各省州縣者若一

體另給官頂於見行統屬儀制轉多未協毋庸另行議及將此通諭知之尋會議分別宗室頂帶事宜一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之孫未授官爵以前俱戴紅絨結頂至十八歲時視其父之職分遵新例按品換給頂帶補服一 皇孫 皇曾孫 皇元孫輩俱戴紅絨結頂服花褂俟封有爵秩再照所封換給頂帶補服一閒散宗室均賜給四品頂帶四品武職補服一王貝勒貝子入八分公之子應封者親王之子給一品頂帶郡王貝勒之子給二品頂帶貝子入八分公之子給三品頂帶至考試時仍照例分別嫡庶並考試等第辦理一王貝勒貝子入八分公之承繼子雖例不應封究與閒散宗室不同均請給以三品頂帶一閒散宗室犯笞杖等私罪仍照舊例罰贖銀如犯徒流等罪例折圈禁空室期滿釋放者三年無過該族長保送宗人府准其開復頂帶如再犯法及應永遠圈禁在家圈禁並發遣盛京者不論支派遠近均革去頂帶一王貝勒貝子公及見任職官革職無餘罪者仍准照閒散宗室用四品頂帶若革職尚有餘罪者均照閒散宗室例分別輕重辦理一宗室年至十八歲時由宗人府查明彙題令其戴用頂帶一盛京居住之宗室請與在京宗室一體給與頂帶從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五

○諭山東兗曹二府及濟甯州各屬被水最重之處常予賑恤不必論月俟水退時停止○庚戌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辛亥諭前因陳輝祖查抄王宜望貲財一案彼既恣貪侈用而呈覽物件無甚入觀者疑有抽換情弊然朕本不欲辦但不可不明此疑因傳諭盛住留心察訪嗣據盛住奏查出王姑住底冊有金葉金條金錠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兩查對解繳內務府進呈冊內並無此項金兩第多列銀七萬三千五百九十四兩係將金易銀又底

冊內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載入進呈冊內顯有抽換那掩情弊因派喀爾阿福長安前往查辦並傳諭阿桂先行詢問王站住據實覆奏茲據阿桂奏訊據王站住供稱上年查抄王宜望貨財會同府縣佐雜每日親往點驗交府縣各官收管金約有四千數百餘兩銀約有三三萬兩玉器甚多當即造有三分底冊我於六月初九日起身進京陛見即將底冊一分呈送總督其餘兩分分存藩司糧道衙門我若果有不肖之心豈肯將底冊留於浙省作為後人把柄至我查辦時總督陳輝祖會取備用物件閱看等語王宜望入官物件該省竟敢抽換藏匿公為欺罔殊出情理之外此事朕本不欲辦今既查有實據不得不徹底根究見已派阿桂福長安押帶王站住前往浙省審辦矣陳輝祖身為總督即無抽換入己之事而於屬員通同抵匿置若罔聞其庸懦無能即與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七

安徽布政使印務著劉博前往署理其江甯布政使印務著薩載另委委員接署○王子以奇豐額為安徽布政使張誠基為貴州按察使○丙辰 上還京師○諭前因浙省查抄王宜望貨財一案疑有抽換情弊朕意本不欲辦而不可不明此疑因傳諭盛住留心察訪嗣據盛住查有端緒則又不可置之不辨是以派阿桂等前往浙江查訊並令陳輝祖盛住先行查明據實覆奏茲據陳輝祖奏以銀易金一款查抄時據調任布政使國棟面稟商換並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轉難適用不如易換銀兩較為實濟遂爾允行等語所奏全不成話陳輝祖不過因事已敗露無可解免欲藉此搪塞耳如果陳輝祖欲易銀為塘工之用即使豫行奏明其事已屬矯強况當日並未具奏竟與國棟商同舞弊是此項金兩全係陳輝祖國棟二人抽換抵兌分肥入己自屬顯然此事大奇為從來所未有國棟著革職拿問交阿桂等歸案審辦至朕辦理庶務推誠布公斷不忍以此疑及大臣是以於盛住奏到時仍降旨令陳輝祖會同審辦不謂竟係伊與國棟起意營私陳輝祖係協辦大學士陳大受之子父子皆任總督世受國恩最為深重何至喪良無恥至於此極是王宜望所為係明火執仗而陳輝祖竟同穿窬行徑矣况王宜望之物稍有人心者方當避之若浼而可復染指乎朕於此事不勝慚愾且大臣中有此敗類於顏面攸關內外大臣亦同深愧忿也即如陳輝祖所稱金色低潮恐解京轉難適用即應將所有金兩盡行易換何以解交內務府冊又列入金葉九兩三錢明係借此為掩飾彌縫之地又如所稱照價易換銀七萬餘兩而前阿桂詢問王站住供內又稱有王宜望銀二三萬

兩則是此易金之銀已有王直望少半在內陳輝祖又將何辭抵飾平况陳輝祖欲留此為塘工之用如果辦理塘工銀有不敷即當奏明請項若私欲為此變易已屬非是乃前據陳輝祖奏稱塘工各項除用去外尚多餘銀三十九萬九千餘兩是塘工費用已屬寬餘陳輝祖早知有盈無絀又何必藉此易金之銀豈非豫為侵蝕地步耶且王直望貴財器物甚多何不盡以塘工為名一併易換乎此次陳輝祖摺內止言及易金一款而於玉山等件作何隱匿之處竟無一字提及是其欺罔蒙混更無疑義又本日陳輝祖奏到各摺止列盛住銜名而盛住並未涉一語是盛住明知總督舞弊見有欽差查辦無難得實而又因陳輝祖見係總督身為屬員未便當面駁詰是以姑隱不言試問陳輝祖又將何顏以對盛住耶此事若未將國棟調任補用盛住則陳輝祖國棟扶同欺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六

蔽尚不至即行敗露然伊等昧良欺罔為天理所不容其敗露亦不過遲速之間耳思之實屬可畏總之此事陳輝祖即身有百口亦斷無能置喙矣所有陳輝祖覆奏各摺並陳准奏到之摺俱著發鈔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丁巳諭據衍聖公孔昭煥奏稱自本年六月以來患病沈重難以承祀等語孔昭煥著准其解職調理伊長子孔憲培前經賞給二品頂帶今已成立即著承襲衍聖公以奉祀事該部知道○諭前因浙省查抄王直望任所贖財一事呈覽物件大率不堪入目適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陳准王杲俱至熱河陛見朕面詢以該省辦理此事有無情弊俱各隱匿不言嗣令盛住查出浙省存留底冊開載金兩玉器與進呈冊內不符顯有抽換抵兌諸弊已著阿桂福長安馳往浙江徹底根究審辦並傳諭李封陳准王杲三人以此事業經敗露令其將如何串通

舞弊各情節據實自行陳奏昨據陳准覆奏知情其摺已經發鈔本日又據李封覆奏陳輝祖接見司道時言及查抄王直望金兩發與首縣換銀解繳李封並會向錢塘縣換金五十兩等語是此案竟係總督與司道等商同作弊實出情理之外李封由府道府擢藩司係朕加恩特用陳准王杲俱身為臬司大員經朕面加詢問雖不至如于易簡之公然欺罔轉將國泰保奏然伊等身在事陳准俱著革職發往豫省河工效力贖罪王杲俟伊覆奏到日再降諭旨藩臬等於督撫雖係屬員平時原應悉心贊助和衷共濟為國家出力任事設遇有督撫敗檢營私之事原可據實參奏或直揭部科方為不負委任若盡如李封等之聯為一氣突梯脂韋又安用司道為耶至朕於此案本不欲辦即盛住查奏到時朕不忍疑及陳輝祖尚令伊會同查辦是朕原未嘗有逆詐僥不信之心而展轉敗露又似實有先覺可見天理難誣報應不爽伊等欺朕即係欺天試問欺天豈有不敗露者而朕又豈易欺乎所有此案辦理緣由並李封原摺俱著發鈔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戊午以景祿為湖南布政使由按察使孫栝為安徽按察使○己未以伍拉納為湖南按察使由江甯鹽運使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六

冬十月甲子朔諭朕承 上蒼眷佑 列聖垂庥平伊犁定回部闡疆二萬餘里回子伯克盡為臣僕和闐良玉充貢內廷敬維 太廟尊藏 五朝冊寶係隨時鑄造玉色長短未能一律用是選 擇精珍特派大臣董率敬造 五朝冊寶全分以今歲孟冬時享 恭奉入 廟舊有 冊寶送至盛京 太室尊藏玉檢金繩虔申 對越聿昭我 祖宗功德之成於萬禩甚鉅典也所有恭造餘存

未鐫各分朕親加檢閱其玉色與五朝冊寶相符者均編為廟
字號俟後有舉行冊寶入廟之事槩用此玉以昭畫一其玉色較
白而未能一律者仍編為喜字號將來朕歸政後嗣位之皇子崇
上尊稱即將此玉成造冊寶並嗣後皇孫皇曾孫輩有承事東朝
尊崇徽號者皆以此等喜字號玉一體呈用永為定制洪惟我
列祖列宗荷天之龍重熙累洽勤求治理不敢康甯用克上
協天心暨於朕躬續緒承麻撫有方夏弗懈益虔克集大勳版
圖式廓迄今年逾古稀猶日孜孜益不敢不敬天益不敢不勤
民自新疆底定以來伊犁將軍及駐紮大臣盡皆恪遵功令撫綏
安輯仰體朕一視同仁德意新疆萬里無不安居樂土效惻抒忱
卽有一二滋事之臣如素誠高樸者皆不旋踵而敗露治罪不動
聲色力加整飭俾享安全是以回部伯克內如色提巴爾第鄂斯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三
埔等久在乾清門行走竭誠供役與內地臣民無異其派令採玉
者亦皆歡欣踴躍共效子來我子孫繼序繩承敬瞻冊寶當益
懍天命之難謀知守成之不易聯內外以同心設或稍存怠忽
所用非人以致撫馭失宜則和闐珍產未必能源源而至又或意
存徵索苛求苦累則不惟玉不可得而且別啓事端其所關繫甚
大思艱圖易可不慎乎可不戒乎用是諄切訓諭命耳提我子
孫當以朕此心為心凝承鴻貺篤念前徽永存無疆之恤以
保無疆之麻庶無負朕反復教誡之至意此旨著錄三通一存內
閣一存上書房一存內務府其敬念無斃欽哉○戊辰諭軍機大
臣等據王進泰等奏查審陳輝祖抽換王宜望貨財一案將王站
住原抄底冊與咨送內務府崇文門暨外估各冊悉心覈對尙有
底冊開載之物而解京及外估各冊內並未造入者計一百宗有

底冊本無而解京及外估各冊內造入者八十九宗名色不符者
二宗其為當時有心抽匿抵換頭而易見請將始終經手檢查造
冊之知府王士瀚楊仁譽同知楊先儀知縣張翥革職鞫嚴審
一摺已明降諭旨看來此案陳輝祖首先起意以銀易金並抽換
玉瓶玉山子等件而經手之各委員等遂爾通同舞弊肆行抵換
隱匿已無疑義自應徹底根究勿致絲毫遁飾至陳輝祖稱物件
繁多為時恩遽未及逐件親驗均係何物無由知悉等語王宜望
貨物係上年閏五月查抄遲至十二月始行起解半年之久何至
辦理恩遽陳輝祖此時尙欲遁詞支飾乎至王進泰等於陳輝祖
以銀易金一節並未訊問覆奏自係因阿桂不日到浙是以尙未
逐細研究阿桂等到彼卽遵照節次所降諭旨逐層嚴切訊問迅
速覆奏又本日閱陳載詢問國棟供詞內有陳輝祖稱王宜望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三
抄時曾求過總督說金子太多恐怕礙眼不如照依時價易銀將
來辦理順易國棟原曾勸阻陳輝祖執意要換等語此事大奇王
宜望觀法肆貪罪惡已極乃陳輝祖於查抄時尙敢聽其屬求為
之那換掩飾推此則何事不可為陳輝祖受恩最深乃竟如此昧
良欺罔朕將何以用人乎况王宜望乃被抄有罪之人豈有向承
抄大臣講話之理此必當嚴問者又國棟稱陳輝祖會說王宜望
抄出朝珠甚平常難以呈進諭令委員購買數盤添入又將自己
朝珠挑選添入國棟亦曾勸過等語此更不成話亦斷無此情理
必係陳輝祖將抄出朝珠之佳者私自藏匿反將平常不堪之物
當眾人耳目挑選添入以為抽換地步又國棟供稱目擊委員購
買朝珠也會問過委員價值係委員自備等語更奇是陳輝祖竟
令委員墊銀舞弊委員等隱匿偷換又將何所不至乎又國棟稱

陳輝祖向楊先儀要進金子五百兩過了數日又經退出或係總督聽見國棟查問不敢存留等語此一節更屬可笑自係陳輝祖有心侵用亦應詳訊又國棟所稱陳輝祖將多寶樹內玉器取出後止總開列玉器等語是陳輝祖竟明目張膽作此穿窬行徑其侵貪劣蹟亦較之王賈望更為不堪可鄙又國棟稱陳輝祖逐日將查抄之物分類取進署內查看陳輝祖恩德無暇何以日日取進查看豈非自相矛盾乎此時福長安自已到浙阿桂亦應一二口內可到著將殊批薩載王進泰原摺發交阿桂等閱看逐條嚴訊陳輝祖此案業已眾證確鑿不患其不據實供吐不可動刑如或陳輝祖堅不承認自應解京審訊阿桂福長安二人內有先行自浙起程者即押帶進京無難廷訊也再查國棟於本年二月來京陛見時面加詢問此事伊何以並不據實陳奏此即與子易簡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三

之罪何異著阿桂等將此嚴行詰問國棟令其據實供吐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阿桂福長安並諭王進泰盛佳知之○癸酉定庫爾喀喇烏蘇新建城名曰慶綏城門東曰撫仁西曰向義南曰溥澤北曰奉恩○甲戌定品河新建城名曰安阜城門東曰登順西曰永豐南曰輯和北曰保康○壬午以馮光熊為甘肅布政使山西按察使○癸未改廣西桂林府糧捕通判為恩恩府通判移駐恩恩○甲申諭直隸總督鄭大進老成練達宣力有年簡擢畿疆正資倚任茲聞濫逝深為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勤恪○諭直隸總督一缺向俱於漢大臣中簡員補放見在各省漢巡撫中再四籌度實無可以勝任之人因思前任總督袁守侗持服守制已滿一年所有直隸總督員缺即著袁守侗著理朕本不肯令大臣在任守制屢經降有諭旨中外俱所深

悉緣此缺一時不得其人而袁守侗又係久任直隸總督請事辦理妥協不得不仍令其前往署理袁守侗著俟葬母事畢即來直隸任事無論袁守侗受朕恩眷且期將逾年喪葬事畢自不以私情而忘公義即天下臣民諒朕用人不得已之苦心亦可共曉將此通諭知之○以福松為浙江巡撫○丙戌以吳之鵬為江西按察使勅諭○庚寅諭甘省收捐監生本欲藉積貯監糧為備荒賑恤之用前次開捐時已不免稍有弊端經大學士舒赫德奏請停止至乾隆三十九年該省復奏請開例彼時大學士于敏中管理戶部即行議准又以若准開捐將來可省部撥之煩乃詞飾奏朕誤聽其言遂爾允行至今引以為過其時王賈望為藩司恃有于敏中為之庇護公然私收折色將通省各屬災賑歷年捏開分數以為侵冒監糧之地設此時于敏中尚在朕必重治其罪姑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三

念其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是以始終成全之不忍追治其罪蓋自此次開捐監糧以後甘省上下句通一氣竟以朕惠養黎元之政為若輩肥身利己之圖侵帑殃民毫無忌憚天下無不共知朕亦早有風聞而內外臣工並無一人言及思之實為寒心直至上年辦理蘇四十三一案據阿桂等屢次奏報得雨降旨查詢始悉歷年該省旱災請賑全屬虛捏此皆由各該犯昧良執法天理難容惡貫滿盈自然敗露今因阿桂等徹底查辦種種情弊和盤托出實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此案若照侵盜錢糧一千兩以上應斬正例則所有各犯皆應實之重典特以人數眾多不忍一槩駢誅因照侵冒銀數多寡稍為區別並因蘭州被賊滋擾時曾有守城等事微勞者格外貸其一死除侵冒銀數在二萬兩以上者業經陸續正法及降旨加恩免死發遣各犯外本日朝審旬到尚有

二十三犯內陳起搗史載衡伍諾璽孫元禮吳鼎新等五犯侵冒銀俱在一萬兩以上又無守城微勞法無可貸見已予勾其餘各犯侵冒銀在五兩兩以上及五千兩以下之奇明周人傑楊廣賜布瞻景福顧芝廣福吳應祥李立佛保劉炯郭昌泰等十二犯及捏結收受餽送之陳之銓潘時選熊啓謨等三犯俱著加恩免死內旗人奇明等五犯著照善達等之例發往極邊煙瘴地方雖遇大赦不得援照寬釋所生親子著交該旗存記除親軍護軍披甲等差使准其充當其有頂帶職分槩不准其挑補漢人周人傑等十犯著照萬邦英之例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雖遇大赦不得援照寬釋該犯等所生親子不准應試出仕至成德陳嚴祖二犯尤非他人可比成德係高晉之子書麟之弟陳嚴祖係陳大受之子陳輝祖之弟該二犯世受國恩身為大員子弟尤當潔己奉公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圖報效見有通省貪婪舞弊情事若能直揭部科朕必優加獎擢乃亦慙不畏法隨同侵帑殃民雖該二犯冒賑銀數在五兩兩以下但係大臣子弟昧良負恩情罪尤重是以予勾俾大臣子弟等知所做懼即為大臣者亦當引以為鑒嚴教子弟又巴彥岱一犯收受餽送代屬員指承虧空尚屬甘省故習及事敗露又賄徇隱匿有心袒護是以予勾此案陸續正法者前後共五十六犯免死發遣者共四十六犯似此通省捏災冒賑藐法營私案情重大朕心有所不忍因於萬無可寬之中曲貸其一死實仍不免失之姑息引以為愧朕矜慎庶獄凡大小案件無不準情酌理權衡至當內外大小臣工見此案內之身受大辟者即當知畏其得邀免死者當知愧而不當以為幸經此番懲創之後務須各懷冰淵共矢小廉大法之誠副朕明刑弼教之意若再有慙不畏死以身試法

者即當按法處治斷不能如此次之曲為寬貸也所有辦理此案緣由著通行曉諭中外知之○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連日審訊情形將看守之委員官役等設法推究隔別盤詰據劉大呂等供出陳輝祖抽換玉器字畫等件並換金八百兩質之陳輝祖業已供認並究出從前繳庫易金銀兩那移掩飾及倒提年月各情弊見徹底根究一摺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此奏方得實情閱之稍為爽釋此等偷換隱匿弊竇顯然朕早已鑒及並非冤抑陳輝祖阿桂等抵浙屢次摺奏皆就陳輝祖等一面之詞並案內枝葉餘波支離掩飾並未訊得緊要關鍵若非朕屢降嚴旨訓飭駁詰阿桂等未必肯別求閒隙層層推究至水落石出也則阿桂等意存成見開脫陳輝祖之罪必至代伊受過尙復成何事體幸伊二人及早悔悟不肯沽虛名而受實禍設法盤詰得聞而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全案盡破果不出朕所料未始非阿桂等之幸也今此案緊要情弊業經訊明將供詞質對明確即可定擬阿桂等此次發摺後自又逐款審究得有確供著傳諭阿桂等於定案後即自浙起程阿桂順道至山東會同查勘伊家河酌籌興工辦理自運河一帶查勘緩程進京福長安押帶陳輝祖國棟及案內經手各犯速來京審辦又盛佳另摺奏稱於王士瀚楊仁譽補造估冊先後互異不能覺察請交部嚴加議處一摺此事猶屬過之小者盛佳之過在於不為已甚欲將就了事且瞻顧陳輝祖曾為總督司道皆其同寅周旋於前不肯反證於後進退無據觀望游移况易金銀兩即在伊藩庫何以不將諸弊查出盛佳不敢認贖顧陳輝祖之過而止引失察之咎又屬取巧少年不成器甚屬非是姑念此案係伊先行查出端倪始得展轉敗露是以不加嚴譴僅降旨交部嚴加

議處著將盛住原摺發交阿桂福長安閱看傳旨訊問盛住令其據實登答更有何辨一併速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十一月戊戌諭明興來京陸見面訊以該省辦災事宜據稱濟甯曹州等府所屬各州縣中其被水淹浸之鄉所有村莊查明分數即遵照恩旨不拘月分給予常川賑恤至未經被水各鄉所有莊戶收成原屬豐稔是以仍照例徵收地丁銀糧等語各省辦理賑事務雖例應確查實在被水鄉莊給予賑恤毋致目濫但一州一邑之中其未經被水鄉莊究與災地不遠該處鄉鄰敦任恤之誼有無相通自所必有是未被災之鄰村亦應加意休養使得分其有餘以濟不足著將山東被水各州縣中成災在五分以上者其成熟之各鄉莊槩予緩至明歲秋季徵收以紓民力其與東省毗連之江南徐州等屬並著薩載等查明遵照一體辦理嗣後各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五月

直省遇有災賑事務將成災五分以上州縣之成熟鄉莊俱著照例一體緩徵俾得通融周濟以示朕軫念災黎有加無已之至意著為令○庚子諭朕披閱 御批通鑑綱目續編內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於遼金元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通鑑一書關繫前代治亂興衰之蹟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為萬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試問孔子春秋內有一語如發明廣義之肆口嫚罵所云乎向命儒臣編纂通鑑輯覽其中書法體例有關大一統之義者均經朕親加訂正頒示天下如內中國而外夷狄此作史之常例顧以中國之人載中國之事若司馬光朱子義例森嚴亦不過欲辨明正統未有肆行嫚罵者朕於通鑑輯覽內存弘光年號且將唐王桂王事蹟附錄於後又諭存楊維禎正統辨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春秋之義實為大公至正無一毫偏倚之見

至於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因地而名與江南河北山左關右何異孟子云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但以外過為軒輊逞其一偏之見妄肆譏訕無論桀犬之吠固屬無當即區別統系昭示來許亦並不在于此也况前史載南北朝相稱互行詆毀此皆當日各為其主或故為此訕笑之詞至史筆係千秋定論豈可逞私臆而廢公道乎夫歷代興亡前鑒不遺人主之道惟在敬 天勤民兢兢業業以縣億萬載之丕基所謂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誠不在乎區區口舌之爭若主中國而不能守如宋徽欽之稱臣稱姪於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為墟即使史官記載曲為掩飾亦何補耶所有通鑑綱目續編一書其遼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應按照新定正史一體更正至發明廣義內三朝時事不可更易外其議論詆毀之處著交諸皇子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五月

及軍機大臣量為刪潤以符孔子春秋體例仍令黏籤進呈候朕閱定並將此論冠之編首交武英殿照改本更正後發交直省督撫各一部令各照本抽改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通鑑輯覽附錄之載唐王桂王所以匹於宋之帝昺帝昞以示萬世之實錄也館臣以吳三桂為叛臣不書其擒桂王由榔事而以屬之愛星阿夫愛星阿固為定西將軍領兵而三桂彼時實為平西大將軍且必應殄滅由榔三患二難之議發自三桂即後之進兵撤緬甸歐李定國降白文選皆出自三桂之籌畫其功固不可泯也然其諸籌畫豈實為我國家哉彼時伊已具欲據滇黔而有之心由榔定國文選而在伊豈能據之哉蓋自古權奸無時無之亦無地無之三桂之必欲滅由榔實猶近日之阿睦爾撒納之必欲滅達瓦齊達瓦齊而在阿睦爾撒納必不能據準噶爾則彼之為我豈力

皆所以自爲也今昔相形三桂之奸計畢露又何不可功則功之而罪則罪之乎其依國史三桂傳盡載其入緬事莫刪昔許子將之相曹操兩言撮其要而操亦喜適所舉二人頗甚類之亦在用之而已矣又在先覺之俾毋出我範圍而已矣○丙午諭原任工部尚書周元理前任直隸總督老成勤慎宣力有年嗣復加恩內用洊擢尚書後因老病乞休特加太子少傅以示優眷茲聞在籍溘逝深爲軫惻著加恩令江蘇布政使前往賜祭一壇○癸丑命朝審人犯緩決三次分別減等○丁巳晉封固山貝子允祜爲多羅貝勒○戊午以費滄爲雲南布政使溫葆初爲山西按察使

西左江

○辛酉第二分四庫全書告成

十二月癸亥朔諭軍機大臣等昨披閱明臣奏議熊廷弼爲遼東經略時抒誠效命所奏諸疏具見忠鯁而其時主闇政昏不惟不用其言轉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熊廷弼係湖北江夏人見在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天

無子孫曾否出仕著傳諭舒常等詳悉查明遇便覆奏○甲子諭大學士九卿覆議阿桂等審訊陳輝祖商同屬員隱匿抽換王賈望入官財物照例分別擬斬請旨即行正法及監候等因一摺前經降旨俟陳輝祖解到審明後再降諭旨今侍郎福長安押帶陳輝祖及案犯到京復命大學士會同軍機大臣刑部堂官等公同審訊據陳輝祖所供將查出王賈望金子發交屬員換易銀兩及隱匿玉器抽換朝珠等事與阿桂等在浙所訊情節雖屬大槩相同至詰以伊身任浙閩總督一切武備廢弛見在閩省漳泉二郡民人聚眾拒捕滋事各案何以從前毫無整頓且自王賈望爲浙江巡撫任內所屬州縣有將倉庫錢糧那移虧缺至今尙有未經彌補之項何以不行查出參奏伊惟有俯首認罪不能復措一詞

如此則陳輝祖身任兩省總督專意營私置地方要務於不問其藐法負恩情罪尤爲顯著即照大學士九卿等嚴擬立寘重典亦屬罪所應得但念此案發覺之始朕以事屬瑣細不欲辦因盛住有底冊不符之奏或其時經手之員從中弊混而陳輝祖受其欺蔽亦未可知然實不疑及陳輝祖身爲狗偷之事也因命大學士公阿桂侍郎福長安前往查辦以釋此疑陳輝祖始猶狡飾枝梧希圖卸罪及朕飭令阿桂等四面駁詰始自委官等究出隱匿抽換諸弊殊出朕意料之外至以金易銀一節據陳輝祖在浙供稱係查抄時王賈望懇求伊如此辦理朕謂此情理所必無豈有總督與犯人私相覲面並無司道從役在旁可爲證見之理今據大學士等覆訊則陳輝祖首稱起意將金易銀思沾餘利並非聽信王賈望懇求不過借此掩飾屬員耳目其卑劣巧詐果不出朕所料若如阿桂等原審直似陳輝祖聽信王賈望屬託爲此必無之事而初次奏到之摺尙有金兩並無隱匿抽換之語是阿桂等先有成見於中不復覺其自相矛盾試思朕豈易欺者乎今此案爰書已定前疑頓釋在陳輝祖以陳大受之子受朕厚恩用爲總督不思潔己率屬勉圖報效其於地方應辦諸務不能實心實力隨事整飭於查抄入官之物又復侵吞抽換行同鼠竊其昧良喪恥固屬罪無可逭但細覈所犯情節與王賈望之捏災冒賑侵帑殃民者究有不同即較國泰之借代父贖罪爲名公然勒索屬員以致通省各州縣俱有虧空者亦尙有閒所云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陳輝祖止一盜臣耳其罪在身爲總督置地方要務於不辦以致諸事廢弛種種貽誤而侵盜者止係入官之物不過無恥貪利罔顧大體究非賂剝小民以致貽誤官方吏治者可比陳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天

輝祖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至國棟身爲藩司聽從陳輝祖舞弊營私及朕降旨詢問又甘爲徇隱不行陳奏知府王士幹楊仁譽明知陳輝祖抽換等弊又將估定印冊擅自刪改並私行侵用官物俱按律定擬斬候亦屬允當楊先儀張青身任首縣迎合上司意指發交鋪戶買金並擅那庫項墊交金價其罪實在於此自應照所擬從重改發新疆充當苦差陳准前經降旨與李封發往河工效力今據陳輝祖供明向無通同抽換情弊仍著照前旨行其餘案內各犯俱照大學士九卿等分別覈擬罪名完結朕辦理庶政盤空衡平不稍存偏倚之見此案陳輝祖等通同作弊酌理準情其罪止於如此即朕不爲已甚之意也嗣後外省官吏當以陳輝祖之見利忘義玷辱封疆大臣之體引爲炯鑒庶幾大法小廉不負朕誥誨教戒之意所有辦理此案緣由著通諭中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年 三

外知之○諭各省督撫派委首府首縣辦差從前屢經降旨嚴禁昨歲因甘省冒賑一案復通諭各督撫嗣後不許交首府首縣員辦物件以杜弊端乃見在審辦陳輝祖抽換王宜望入官物件竟有將私換金兩交首縣楊先儀張青轉發鋪戶售買之事復經訊出李承郭噶爾弼善張廷化周曰潢巴國柱何光晟等俱先後餽送陳輝祖金兩多寡不同可見外省屬員逢迎上司代辦物件私行饋遺其弊仍未盡除即各督撫年例彙奏並無宴會換帖等項亦不過具文塞責有名無實於吏治官方所關甚大况金兩本非尋常日用之物今思前因班禪額爾德尼來京慶祝於熱河建造扎什倫布廟有需用金兩及金如意官件以備頒賞其時各督撫即有呈進備賞金器者以作加賞班禪之用因量爲賞收此係朕失檢點處或督撫等即藉此名色向屬員勒索亦未可定見在此

事已過不可不嚴行飭禁嗣後各省督撫除年例呈進土貢物件外槩不許呈進金器如有仍前入獻者奏事處即行駁回不准接收轉奏各督撫尙其洗心滌慮正己率屬一切衙署私事不得派委首府首縣及別屬承辦庶不負朕再三訓誡激清吏治之至意儻此次飭禁之後尙敢陽奉陰違因循故轍甚或藉辦貢名色勒派屬員許該屬等直揭部科朕必格外嘉獎將該督撫從重懲治決不寬貸教而不悛則有犯必懲毋謂朕不教也將此再行通諭中外知之○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昨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爲難但尙能忠於所事彼時主閹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袁崇煥係廣東東莞人見在有無子孫會否出仕著傳諭尙安詳悉查明遇便覆奏○甲戌諭 皇祖諸孫內惟內大臣弘最年齒加長著加恩封爲輔國公○諭嗣後旗人承襲他旗同姓世職已歷三世者悉世襲罔替○戊寅御史鄭澂奏任土作貢自古爲昭所以通上下之情備賞資之用非有所利於其間也各省督撫養廉至爲優厚果其出費獻納何至派累侵那乃不意竟如王宜望國棟陳輝祖之流巧滋詐僞曲遂侵漁以貢獻爲名求索無厭以致屬庫多虧今已嚴禁進呈金器誠足以永杜弊端但兼金之價不過二十換上下而止有無過費其數易稽如珠玉寶玩之物爲價無定俱易假託營私請一體飭禁僅有配入貢器者治以違制之罪得旨如所請行下部知之○辛巳賞監生趙秉冲內閣中書一體會試○丁亥召王果來京調孫括爲浙江按察使以袁鑒爲安徽按察使○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浙省上屆辦理南巡於杭州西湖等處添設座落點綴甚多繁費無益殊非朕省方問俗之意屢經降旨訓飭而此內幕領一

處鑿山開道建蓋屋宇尤屬無謂且所費不貲朕心深所不取是以上屆卽未往臨幸此皆王宜望王燧借辦差為名肆行糜費外博見長之巧陰遂貪縱之私其罪實由於此著傳諭福松於葛嶺座落斷不必再加修整但係已成之局竟任其自然可也○是歲朝鮮琉球暹羅來貢○會計天下民數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八千一百八十二萬二千六百七十五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四千一百七十三萬九千四百三十三石二斗五合一勺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六

五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澐恭校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春正月甲午查禮卒以伊星阿為湖南巡撫○乙未調永保為蘇州布政使景祿為直隸布政使以王站住為湖南布政使調伍拉納為河南按察使以姚頤為湖南按察使由西樞○辛丑諭閔鶚元畢沅前以王直望事獲譴降給三品頂帶仍留巡撫之任俾支廉俸但巡撫養廉原為平日辦公之用若永遠停其支給未免伊等轉有所藉口今已一年有餘伊二人辦事尚屬勉著加恩復還原品頂帶其巡撫養廉仍准其支領以示體恤朕於諸臣功過黜陟斟酌權衡一視其人之自取各督撫其各勉圖稱職潔己率屬以副委任○甲辰移雲南府通判駐省城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命水利同知管哨局事○丁未諭兩江總督薩載閩浙總督富勒渾等合詞陳奏以江浙兩省臣民望幸情殷且河工海塘以次告竣一切善後事宜尤冀親臨指示懇請於乾隆四十九年春六舉南巡盛典以愜輿情一摺朕自庚子南巡時巡閱高家堰石塘及徐州城外石隄鉅工俱逐一親臨指示茲據奏以次告成所有一切善後事宜自應臨莅閱視指授機宜俾河流永慶安瀾至浙省海塘前經降旨將柴塘四千二百餘丈一體改建魚鱗石塘為濱海羣黎永資捍衛今要工將竣亦不可不親為相度且自四十一年告功闕里後閱時已久應行展謁 孔林以伸景仰今據該督撫等合詞陳奏江浙兩省耆庶望幸悃忱著照所請於乾隆四十九年五月詠吉啓鑾祇謁 孔林巡幸江浙順道親閱河工海塘所有各處行宮坐落俱就舊有規模略加葺治毋得踵事增華致

滋繁賈該督撫等其善體朕意妥協辦理副朕省方問俗觀民孚
 惠至意○戊申實授薩載兩江總督畢沅陝西巡撫劉秉恬雲南
 巡撫○庚戌免直隸未完耗羨○壬子救諭霍罕伯克那爾巴圖
 曰爾巴圖繼爾祖額爾德尼為霍罕伯克前曾遣使來請朕安今
 復感戴朕恩遣使具疏請安篤誠可嘉使臣鄂布勒克色木前來
 朝覲施恩賜宴茲以特恩賜爾敕諭賞爾巴圖雜蟒段匹玻璃簪
 器等物交與鄂布勒克色木帶回並賞鄂布勒克色木錦段絨袖
 皮張銀兩其跟役四名亦各賞銀兩段匹仍派侍衛照料遣回到
 時爾其祇領惟當感戴朕恩益矢誠悃至爾所請將前在葉爾羌
 私販玉石擬絞監禁回犯阿布拉賞還一事鄂布勒克色木已代
 爾奏但阿布拉之罪原應正法因係邊遠無知回人未經正法止
 行監禁今以爾欣戴朕恩遣使奏請特施殊恩姑予寬免將阿布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拉交使臣鄂布勒克色木帶回此格外寬典非可屢邀嗣後不得
 以此等事再行瀆奏阿布拉到後爾其嚴行管束勿令復滋事端
 汝屬下一切人等不時善為教訓使各安居與鄰部和好勿倚強
 陵弱凡事俱遵駐喀什噶爾葉爾羌大臣交派而行安分自守以
 期永享朕恩特諭○癸丑刑部以臺灣械鬪首犯謝笑之子謝長
 等擬擬具奏論向來大逆緣坐人犯應行問擬斬決者俱降旨從
 寬改為斬候秋審時亦不引句以昭法外之仁但此案謝笑因漳
 泉二郡民人構釁輒敢倡議寫帖糾聚莊民械鬪焚掠與反叛無
 異見在首夥各犯拏獲治罪者已有二百餘名至彰化諸羅各莊
 被奸民焚搶殺害者又不知若干人皆由該犯起意糾聚釀成大
 案實屬罪大惡極該犯之子謝長與尋常逆案緣坐者不同著即
 照大逆緣坐律即行處斬交該督撫派委妥員解往臺灣於犯事

地方正法示眾俾奸頑共知法網森嚴即逃至內地亦必緝獲治
 罪以靖海疆而安良善餘著照部議完結至雅德將逆犯謝笑之
 子僅擬發遣實屬寬縱雅德著交部嚴加議處○開鎮江新河○
 丙辰諭前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擬吏部侍郎阿肅家乳婦王朱
 氏謀害伊主幼子一案供詞內有正月初七日二更時合家俱聽
 影戲之語朕以是日係齋戒且值忌辰阿肅家不應演唱影戲指
 出詢問隨經軍機大臣奏請將阿肅交都察院嚴加議處並自請
 同刑部堂官一併議處等因本年正月初二三等日即逢時享致
 齋之期朕雖未能親詣行禮值齋日內並不聽演音樂至初五日
 方始幸豐澤園筵宴外藩阿肅身為侍郎豈不知之乃竟於齋戒
 忌辰期內伊雖在外任聽家中演唱影戲即據稱為娛侍伊母亦
 豈不可稍待數日至元宵令節耶阿肅乃滿洲侍郎又係翰林出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身何至不知禮制昏愎若此且本日召見阿肅詢及此事並加慰
 問伊子鄰死而得活將來或尚可成器伊毫無感恩惶悚之意竟
 同木偶看來阿肅全係沾染習氣非無心過誤可比阿肅著交都
 察院嚴加議處所有軍機大臣及刑部堂官自請議處之處著加
 恩寬免○己未禮部議覆刑部尚書管順天府府尹胡季堂等奏
 順天府府丞專司學政向來止考大興宛平兩縣童生餘各屬均
 由四路同知於駐紮處所設棚考試查各該同知有地方事務且
 所處衝要每遇委查要件即致稽延試期請將四路二十二州縣
 府考一體改歸府丞專管應如所奏再四路內惟東路通州有學
 政考棚應即令各屬童生俱就該處考試至府丞試畢即屆學政
 考期於士子亦便從之○庚申諭昨御史秦清奏請嚴禁外省餽
 送以清虧空一摺因其語無指實降旨令將見在各省餽送者何

人受餽者何人虧空者何處逐一指出明白覆奏原欲其據實糾參朕不難嚴查重辦以儆官邪今日據奏清覆奏實因一己私見以為虧空由餽送所致是以冒昧入告欲因已往而戒將來意中原無其人並無其處等語所奏全屬空言毫無實際此風斷不可長從前錢澧參奏國泰一案即時特派大臣查審辦理其所參款蹟雖未盡實已就審實各款將國泰治罪錢澧加恩升用然此事朕本早有風聞是以一經被參即行辦理原非僅因錢澧之奏也至王直望陳輝祖各案想早在人耳目朕待科道之奏參已久而總未見其人始行查辦破案可見漢人科甲官官相護半不可破設使國泰係科甲漢人想錢澧亦未必即行參奏也明季科道陋習始則摭拾浮詞互相攻擊繼且各立門戶伐異黨同甚至置國是於不問轉以廷杖博諱直之名此即所謂妖孽非國家所宜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四

不可不防其漸朕辦理庶務大公至正諸事必期覈實施行從不肯飾虛文以示採納嘗觀魏徵所上十漸等疏亦止泛論事理唐太宗以魏徵本非秦府舊僚意存籠絡從而嘉賞而魏徵亦藉此沽名邀寵是君臣間相率為偽而未能相與以誠轉不若馬周諫太宗云陛下避暑九成宮處太上皇於暑地其語較為肫切也總之言官入告必實有關於吏治民生整飭紀綱者方不愧臺諫之司若徒以空言邀獻納之名而全無指實設此科道何用耶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二月癸亥郎若伊因病解任以王和為直隸按察使○甲子 上

御經筵○諭陳輝祖抽換王直望入官財物一案前經大學士九卿等定擬應斬請旨即行正法彼時朕細覈陳輝祖所犯情罪不過無恥貪利罔顧大體究非若王直望之捏災冒賑侵帑殃民者

比所謂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是以從寬改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昨據福崧奏到浙省嘉興府屬之桐鄉縣有聚眾鬧漕之事並稱歷年以來因循釀成積弊上年該縣即有聚眾喧鬧之事案犯僅擬枷杖完結其知縣另案參革瀕預了事故奸民罔知懲創復蹈故轍又據富勒渾奏訪查浙閩兩省虧空其倉穀一項各州縣俱未能足額見在飭屬逐一清釐查辦又黃仕簡等奏查奉天灣械鬪匪犯見已獲二百餘人各摺遂命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堂官將福崧等原摺發交陳輝祖閱看傳旨詢問據供上年桐鄉縣鬧漕一案因恐長百姓刁風是以將知縣參革時僅就其辦案不知輕重參奏並未指名辦漕今又有聚眾喧鬧之事實是我姑息養奸未曾嚴辦所致至地方諸事不能實力整頓閩浙兩省武備廢弛倉穀虧空亦皆是我因循貽誤自取重罪等語是陳輝祖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五

在總督任內惟務營私牟利而於不肖官吏浮收漕糧及刀民鬧漕之案即云恐長刁風故以別事參革知縣何不將此情密行摺奏轉摭拾別案希圖避重就輕將就完事以致刀民以督撫不敢指名查辦遂致愍不畏法益無忌憚復釀成桐鄉又有鬧漕之案至於閩浙兩省各州縣倉庫虧缺及武備廢弛陳輝祖俱漠不關心竟似置身局外其平日一味營私牟利隱匿迴護貽誤地方種種積弊不可枚舉實與勒爾謹王直望情罪無異今據軍機大臣刑部堂官審明仍照前擬請旨即行正法是陳輝祖之罪實不止侵隱入官財物尚可量為末減朕亦不能再為曲貸矣陳輝祖本應照例即行正法但念伊辦理海塘尚無貽誤著加恩免其肆市即派福長安穆精阿前往將此旨明白宣諭監視賜令自盡以為封疆大臣廢弛地方者戒朕辦理庶獄輕重必權衡至當若陳輝

祖之從前僅止抽換官物是以貸其一死及此時之貽誤地方不能再為屈法施恩皆一秉大公至正毫無成見大小臣工當各知感畏力圖稱職毋負朕諄諄懲誡明刑弼教之至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乙丑諭都察院奏將吏部侍郎阿肅議以革職一摺阿肅係滿洲侍郎於齋戒忌辰之日任聽家中演唱影戲非尋常錯誤可比阿肅著革去侍郎第念其在上書房行走仍兼公中佐領所遺吏部侍郎員缺著諾穆親調補其工部侍郎員缺著塔彭阿補授○以鄂寶為盛京戶部侍郎毓奇為漕運總督由內閣學士遷○丙寅吏部議覆御史李嗣奏散館改部人員請以到部之日為始與各項期滿人員較年分淺深挨次題補應如所奏再查該部各項人員如何統較題補定例未有明文者並應一體辦理請嗣後各衙門主事缺出將學習期滿進士選拔貢生捐納議敘主事俱自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年 六

期滿奏留之日為始庶吉士散館及見任小京官中式進士以部屬用並見任小京官由各該處奏明分部補用留部升用者俱自奏准到部之日為始計其實在行走日期按題選各缺統較先後挨補又從前進士學習及議敘捐納人員有未滿三年先行奏留者亦扣滿三年方准與各項統較從之○戊辰諭稽古國學之制天子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昭文明而流教澤典至鉅也朕此次釋奠禮成念國學為人文薈萃之地規制宜隆而辟雍之立自元明以來典尚闕如自應增建以臻美備著派禮部尚書德保工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劉墉侍郎德成敬謹前往閱視度地鳩工諏吉興建落成之日朕將舉行臨雍典禮以昭久道化成之盛○己巳召李侍堯來京以畢沅為陝甘總督圖薩布署陝西巡撫○庚午諭貝勒扎拉豐阿初封郡王後獲咎降為公爵嗣因

伊其知奮勉游封至貝勒後在內廷行走出力年久見在患病不能即就痊可著加恩封為多羅郡王賞戴三眼花翎以示矜恤○吏部以浙江知縣管營籍距本任過近奏請改銓命於五百里外對調毋庸另選著為令○辛未 上啓鑾謁 泰陵 泰東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乙亥 上謁 泰陵 泰東陵回鑾○辛巳 上閱健銳營兵○癸未 上還京師○乙酉諭向來內外臣工每於萬壽慶節備物呈進今朕詣盛京道里較遠長途煩費更多未便本年萬壽貢物不必先期齋赴熱河呈進○戊子諭朕披閱明臣奏議熊廷弼為遼東經略時抒誠效命所奏諸疏具見忠鯁而其時主閭政昏不惟不用其言轉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因降旨查其見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茲據舒常等查奏熊廷弼後裔均以務農為業惟次支之五世孫熊泗先業儒人尚明白等語熊泗先著加恩以訓導用該督撫即行咨補俟六年俸滿後如果堪膺民社再行保舉送部引見○移湖北襄陽鎮前營都司守備駐穀城

三月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恭新自上年五月乞假回籍迄今將近一年此時自應起身來京供職近日身體精神若何殊為慮念如此時向未能起程不妨具摺陳奏以慰眷注朕近作君子小人論雲上于天解濮議辨錄寄閱看其中議論理解是否與聖賢經傳脗合至近日朝臣中詞章優贍者雖不乏人惟蔡新究心根柢猶能守其家學朕素所深悉蔡新接奉此旨如有所見即行詳晰覆奏並著賜乳餅一匣隨旨發去 御製濮議辨曰濮議司馬光等以濮安懿王宜稱皇伯而歐陽修引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光與修皆號正人而持論各

不相下迄未有折衷一是蓋嘗論之本生父母天性之親也子雖
爲人之後聖人著之禮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降服齊
衰期也蓋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所以明示天下爲萬世法也
且人臣出繼爲人後者世所嘗有皆得推恩封其本生父母不改
稱伯叔禮也天子以孝教天下而因出繼稱所生父爲伯叔是以
帝王爲重而以父母爲輕可乎舜竊負而逃雖孟子強爲之辭然
實有以見父母重於帝王也明興獻王之議張璠桂萼等阿諛逢
迎力請去本生之號至稱爲皇考追諡帝號入廟苟以竊一時之
利祿而不顧其君貽天下萬世之訾議其亦可謂最無忌憚之小
人者矣予以爲爲帝王者苟不違君道以致見棄於天自無有無
嗣旁支入繼之事苟有其事則必其身或其祖考有得罪於天之
事卽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巳然設萬一有其事何不稱所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八

但詳覈此案情節趙友諒因伊父欺姦伊妻卽行攜眷遁避及伊
父犯案後復代爲認罪若按例真之重辟情又可憫然趙成殺死
一家六命絕其後嗣殘忍已極若今因趙友諒情節可矜卽行寬
釋是趙成淫惡兇犯轉得有後於情理未爲允協朕酌之情理著
將趙友諒從寬免其死但改爲宮刑俟百日平復後再發遣烏魯
木齊以示法外施仁之至意至趙成之次子趙進財及幫同行兇
之孫四俱著卽處斬○辛丑禮部侍郎錢載兵部侍郎錢士雲俱
以年老休致○以朱椿爲兵部侍郎劉我爲廣西巡撫由山西布
政使遷○乙巳諭嗣後各省逆匪劫盜於審明後交按察使收禁奉旨後
卽在省城正法其應梟示者傳首犯事地方著爲令○丙午以汪
新爲山西布政使馮廷丞爲湖北按察使由江南道遷○丁未以金士
松爲禮部左侍郎由內閣學士遷○戊申諭據大學士公阿桂等奏報自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九

生曰皇帝本生父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所封之國無國則於其邸
第爲不祧之廟祀以天子之禮亦合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
以大夫之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何昔之
議禮者未見及此而紛紛聚訟爲耶余因感司馬光歐陽修濮議
之事以局外而觀局中爲之權衡斟酌期合夫天理人情之正因
著濮議辨爲萬世旁支承統者有所折衷俾不致賢如司馬歐陽
互爲水火邪如張璠桂萼爲資緣捷徑而總歸於戒爲君者平時
敬天愛民不至見棄於天嗚呼可不慎哉○以秦承恩爲四川布
政使由陝西按察使遷○戊戌調王翊爲陝西按察使以伊桑阿爲直隸
按察使由清河道遷○庚子諭刑部議覆陝西省殺死一家六命兇犯
趙成長子趙友諒次子趙進財俱照擬斬決原以此等兇惡之徒
已絕人之嗣自不應復使其尙留餘孽固屬準情酌理罪所應得

順軌承慶安瀾等語此次曲家樓漫口爲民生運道攸關特命大
學士公阿桂前往經理籌辦幾閱兩載因諭阿桂等於迪南一帶
另籌去路經阿桂等公同酌於蘭陽一二堡至商邱七堡共一百
七十餘里另築新隄疏挑引渠阿桂等原議本擬霜降以前完工
開放而隄渠並舉需用人工較多該地方督撫等屢請鄰省助夫
非便屢經降旨訓諭並令展限緩至春開桃汛開放引河俾豫省
夫役可以從容挑築停止他省撥派之煩阿桂等遵照辦理定期
開放大溜全壘壩工堵合穩固此皆仰邀 天佑 神助幸得歲
工朕欣感之餘益深虔敬在事諸臣辦理得宜均屬可嘉阿桂李
奉翰何裕城李世傑著交部議敘並著加賞阿桂等荷包等物以

示優獎所有在工文武各員俱屬奮勉出力並著阿桂等查明分別等第咨部一併議敘至此次要工合龍全賴 河神默佑自宜益伸崇奉仰答 神庥卽照阿桂等所請將惠安觀鳩工重修以肅觀瞻而昭妥侑候朕親書扁額詩句發往懸挂用酬靈貺將此通諭知之○以江南浦縣上年水災命薩載親往履勘於高燥地方改建城垣○已酉諭吏部議處參革知州陳天桂原保各上司一本將調任廣西巡撫姚成烈議以革任升任廣西按察使富躬蒼悟道周廷俊均議以降調而聲明其同省與不同省所辦尚未允協卓異官員貪贓不法原薦各上司自有應得處分但須覈其犯贓年月若在原薦上司任內後雖離任不可謂無從揭參也自當查覈犯贓年月分別議處至各省保薦卓異官員俱係督撫藩司主政該管道府能持正不阿者少不過隨上司按例轉詳耳所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得處分亦應分別輕重著吏部酌覈定例另行詳晰妥議所有議處姚成烈等一本卽著俟定議後再行按照新例覈議具奏○諭昨召見詹事興桂見其年力已衰已降旨將伊原品休致此等三品京官每逢京察屆期吏部不過照例具本開列既似各部院堂官時常接見又非如四品以下京堂特派王大臣驗看帶領引見者可比是衰庸者得以戀棧轉致有礙後進者升途非激敘官方之道嗣後京察時滿漢內閣學士副都御史仍著吏部照例開列具題外其餘大小三品京堂既不便派王大臣驗看俱著吏部一體帶領引見其履歷註明所有本年京察三品京堂卽照此例行○甲寅以趙鏞爲內閣學士○乙卯復揀選武進士舊例○以扎勒翰爲內閣學士由光祿寺卿遷○己未以巴忠松筠俱爲內閣學士巴忠由副都統松筠由員外郎遷○庚申諭文綬年老著施恩令其自行來京

夏四月乙丑諭據剛塔奏郡王扎拉豐阿於四月初四日行抵要亭子地方病故等語扎拉豐阿在內廷行走多年甚屬出力近因患病朕令伊回遊牧處調養以冀速痊詎意因病溘逝朕心深爲軫悼若使伊柩由彼卽回遊牧朕心實所不忍著加恩仍准進京俟治喪事畢再著伊子丹巴多爾濟從容送回遊牧丹巴多爾濟年幼未諳事務著賞銀四千兩派內務府大臣金簡料理喪事著丹巴多爾濟卽扶伊父柩緩行進東直門俟將近城門時派十七阿哥迎至城外同至伊家賞奠茶酒從前已賞有陀羅被此時先派御前侍衛豐仲濟倫前往迎奠並照料伊柩回京其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乙亥 上閱火器營兵○辛巳諭朕將次啓鑾前往熱河秋閒卽由熱河至盛京恭謁 祖陵見在福隆安氣體尙弱將來隨往之御前大臣乏人著福康安來京署理工部尙書所有四川總督員缺著李世傑補授李世傑未到任之前四川總督印務著交特成額暫行署理福康安接奉此旨卽由驛起程務於五月二十四日啓鑾前到京河南巡撫員缺著何裕城補授李世傑交卸撫篆卽前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蘭第錫著署理河東河道總督印務卽著來京請訓再赴新任○刑部議覆大學士前署直隸總督英廉奏灤州民婦老王邢氏因伊媳小王邢氏身弱不能工作時加毆罵卽蓄意謀殺後因小王邢氏出言頂撞遂同無服姪媳王姚氏並女賈年姐將小王邢氏按倒用刀撬落門牙以鹽瀆向灌立時殞命請將王姚氏賈年姐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老王邢氏依故殺子孫之婦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准收贖應如所題得旨此案姚氏賈年姐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至老王邢氏與小王邢氏分屬姑媳該部覈擬照尊

長謀殺卑幼律問擬杖流不准折贖固屬照例辦理但覈其情節
尙未允協姑之於媳究與親生子女之於父母不同若平日不遵
教訓或有忤逆情形自應管教責處然亦不得任意虐恣行殘
忍今小王邢氏因身弱不能工作尙無大過乃老王邢氏因其出
言頂撞蓄意謀殺輒用鹽酒向灌並用刀撬落門牙兇殘已極若
不嚴加懲儆則凡爲姑者不論其媳有無忤逆竟恃尊長名分肆
意謀殺到官問擬又得倖邀寬減此風亦不可長老王邢氏罪雖
不至論抵然僅問擬杖流不足蔽辜老王邢氏著改發伊犁給與
厄魯特爲奴以示懲儆如此準情定罪則凡爲尊長者皆知慈愛
而爲卑幼者更得盡其孝敬庶不至恩義盡泯亦明刑弼教之一
端也嗣後如有此等案件卽著照此辦理○乙酉山東早以明興
不親祈雨切責之○丁亥諭向例總督俱兼兵部尙書右都御史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五

街巡撫俱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但漕運河道總督並無地
方之責究與各省總督不同况又有由道員升署及簡擢初任之
員若一例兼銜未免太優不可不量爲區別嗣後漕運河道總督
該部具奏請給與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著爲令○己丑 上
詣 黑龍潭祈雨
五月辛卯朔諭李奉翰擢用河道總督已逾數年且辦理河務尙
屬奮勉著加恩仍兼兵部尙書右都御史銜漕運總督毓奇甫經
擢用著照新例改授爲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癸巳定月選
各官豫借養廉由各省報撥例○丙申調王站住爲四川布政使
秦承恩爲湖南布政使○丁酉諭據李世傑奏豫省堵築青龍岡
漫工及築隄濬渠歷次酌增夫料價值銀九百四十五萬三千九
百餘兩請分作三十年攤徵以紓民力一摺豫省自辦理大工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水歷次部撥又動用司庫銀千餘萬兩無非爲百姓保護田廬輯
甯家室所有採辦物料雇募人夫俱於例價之外寬裕給值俾小
民踴躍趨事以期迅速成工其例價外酌增銀兩自應分年均攤
帶徵還款在百姓等依限輸將亦屬分內之事但此次爲數甚多
而上次漫工案內又尙有攤徵未完銀九十餘萬兩若按年帶徵
民力未免拮据朕自御極以來勤恤民依覃敷愷澤普免天下地
丁錢糧者三次普免各省漕糧者二次不惜萬萬帑金俾閭閻其
臻康阜又何靳此千餘萬庫項而令小民每年於正賦之外多此
徵輸耶况見在仰荷 上天孚佑大工告成自應廣澤推仁與斯
民咸慶盈甯之福所有此次該撫等所請分年攤徵銀九百四十
五萬三千九百二十餘兩以及上次攤徵未完銀九十四萬五千
餘兩俱著加恩普行豁免以仰答 昊蒼嘉賜並示朕愛惠黎元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五

爲民藏富主意該撫其徧行曉諭俾茅簷蔀屋咸使聞知均霑實
惠毋任不肖官吏從中滋弊該部卽遵諭速行○戊戌免甘肅三
十六年至四十六年帶徵錢糧○甲辰王杰丁憂以朱椿爲左都
御史調彭元瑞爲兵部右侍郎以吳垣爲吏部右侍郎由太常寺卿遷○
丙午諭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永貴老成端謹練達精詳數歷中
外勤勞懋著雖近覺精力稍衰尙能照常辦事速聞溘逝深爲軫
惜著派散秩大臣帶同侍衛十員前往奠醴其任內降革罰俸處
分俱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勤
○丁未諭直隸總督袁守侗端重篤實才守兼優數歷中外宣力
有年簡任畿封正資倚畀近聞其病後痰喘未止屢經諭令加意
醫治昨復據奏請解任因命御前侍衛豐紳濟倫前往看視並諭
其安心調理以冀速痊今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

七二五

保准入賢良祠所有任內降革處分俱予開復其應得卹典該部
 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清愨○以劉毅為直隸總督孫士毅為廣
 西巡撫○以陸燿署山東布政使俟服闋再行實授○以伍彌泰
 為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由西安○戊申諭朕披閱明史袁崇煥
 督師薊遼尚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閭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
 身罹重辟深可憫惻因降旨查其見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茲據
 該撫尚安查奏袁崇煥無嗣係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繼為嗣見
 有五世孫袁炳並未出仕等語所奏尚未明晰袁炳如果文理通
 順即照熊廷弼裔孫之例以訓導咨補俟六年俸滿察其堪膺民
 社再行保舉送部引見如僅能蠶曉字義人尚明白即以佐雜等
 官補用若未經讀書以務農為業即賞給八品頂帶榮身著該撫
 查明遵照辦理具奏○己酉諭朕臨御以來祇畏寅恭凡遇 壇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五

廟大祀無不恪誠齋戒親詣行禮茲屆夏至 北郊於十九日
 進宮齋戒適因氣滯舊患作痛見在令醫加意調攝尚未全痊誠
 恐升降儀節有愆轉不足以昭誠敬此次朕即在御園齋戒派皇
 六子永琮敬謹恭代行禮若臨期氣體全安朕仍親往肅恭莅祀
 ○庚戌命署工部尚書福康安軍機處行走○壬子定祈雨陪祀
 官員在公署齋宿例○甲寅 上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
 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庚申 上駐蹕避暑山莊
 六月癸亥體仁閣災○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正藍旗都統奏
 奉恩輔國公弘最差家人許鳴持諭往靜海縣收取馬廠地畝一
 事係由直隸總督咨查戶部轉咨該旗此事實為僅有該縣詳報
 時該督自應一面具奏一面咨查乃袁守侗竟未奏及僅以咨部
 了事計彼時袁守侗病勢已篤昏迷之際未能辦理及此使其平

日於此等應奏之事不行入告朕必當將伊交部嚴加議處矣直
 隸總督於旗民交涉事件最多必須秉公持平不避嫌怨方為無
 負委任劉幾平素人尚質實是以加恩擢用伊在直年久於朕辦
 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自應深悉著傳諭劉幾嗣後遇王公大臣
 等有因地畝一切事件與地方官交涉者若不由戶部及木旗行
 文竟敢私自差人持諭前往無論其事之是非曲直該督即行據
 實一面奏聞一面辦理毋得稍存瞻顧自干咎戾著將此旨存記
 俟劉幾到任時傳諭知之○丙寅諭和珅著施恩賞戴雙眼花翎
 ○丁卯命改建浙江范公塘為石塘○戊辰 上詣熱河 文廟
 行禮○丙子諭弘最著革去奉恩輔國公並內大臣延恆著革去
 四品宗室頂帶交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秉公嚴審
 定擬具奏○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蔡新奏五月二十一日已抵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五

蘇州謹擬抵京後輕裝就道前赴熱河一遂傾向之誠等語已於
 摺內批示矣前因天氣炎熱念伊年高之人往返勞頓曾傳諭留
 京辦事王大臣於伊到後諭令遵旨不必赴熱河請安今蔡新瞻
 觀之意既甚懇切見已改期於八月十六日啓鑾伊若於七月初
 抵京即帶領六月分月選官前來熱河引見如到京已過七月引
 見之期即於八月初帶領七月分月選官至熱河亦無不可不可
 獨自束裝前來也將此諭知蔡新並諭留京辦事王大臣知之○
 壬午諭弘最於伊姪延恆令許鳴冒充家人捏造論帖赴靜海縣
 私收地畝一事曾與許鳴見過兩次又令與延恆商同辦理經留
 京辦事王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審訊明確請將弘最永遠圈禁
 其罪固由自取第念延恆所寫札諭內言語究非弘最授意令其
 編寫若使札諭出自弘最之手自當加倍治罪尚不止於圈禁今

訊明止於貪圖微利尚與授意者有間况今與朕同輩年稍長者
止引最一人見在駐蹕熱河敬念 皇祖推 恩篤祐奕禩相承
前引最因伊父緣事囹禁數十年之久尚且格外加恩釋放游封
公爵今雖伊自取罪戾若照所擬永遠圖禁朕心實為惻然引最
著加恩仍授為散秩大臣令其在家閉戶閒住不必當差行走著
留京辦事王大臣等傳諭令其痛自改悔安分守法以副朕格外
施仁之至意儻仍怙終不悛復罹法網不特引最無顏見朕即朕
亦自覺慚怍矣延恒依擬候著交宗人府嚴行圖禁照例辦理
許鳴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諭軍機大臣等引最差家人
許鳴持諭至靜海縣查收地畝一案見已據留京辦事王大臣審
明定擬具奏矣至靜海縣雙窰村等處有引最之父入官地畝共
一百九十三頃迄今徵租地僅有二十七頃其餘荒地至一百六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七 夫
十五頃之多其故殊不可解此項地畝既經入官自應召墾徵租
乃直屬向來陋習旗地一經入官即多報荒此皆地方官假捏詳
報以為影射漁利之地最為積弊亦不止此案也從前旗租拖欠
經部議定有處分之後即按季徵解不至拖欠况此項地畝當年
未入官時若皆似此拋荒本人何以取租養贍可見從前報荒非
地方官規避處分即係借端捏報著交劉義將靜海縣此項地畝
徹底根究其荒棄者究有若干頃其餘各屬旗地報荒衝壓者亦
一併查辦據實詳明覆奏至此案靜海縣知縣王鳳文於許鳴持
札到縣時即據實詳辦尚屬留心能事並著查明如荒地內該縣
竟有情弊自當據實參奏若查無情弊即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將
此諭令知之○癸未命伊犁綏定塔勒奇二城倉務照惠遠等城
例派專員經理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八

臣王先謙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丁酉命各省大挑分發舉人以知縣佐貳分別補用○戊
申以李慶葵為河南布政使李廷揚為江蘇按察使由廣東○乙
卯諭盛京為 王迹肇基之地朕御極以來敬惟 祖宗開創艱
難佑啓萬年統緒於癸亥甲戌戊戌暨今癸卯四詣盛京恭謁
祖陵以申積悃所愿川原形勝因見微聞並為詩以識而於 太
祖 太宗締造鴻規耿光大烈恭紀成篇實足以垂法守非僅託
為吟詠所有四詣盛京御製詩著皇子等分年按次各錄一分裝
成四卷彙貯一匣以昭觀揚垂裕之至意○諭據英廉奏近日病
勢轉增急難痊愈懇請開缺等語英廉宣力年久倚毗方深自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八 一
病以來朕心甚為慮念屢經降旨諭令加意調攝以冀就痊今以
病勢纏綿陳請開缺情詞懇切英廉著以大學士在家專心養病
不必開缺將來病痊時仍照舊入閣辦事大學士從前本有六缺
即多一人亦屬無妨見在內閣協辦之人蔡新著補授大學士梁
國治著協辦大學士劉墉著補授吏部尚書其工部尚書員缺著
金簡補授福長安著轉補戶部左侍郎諾穆親著調補戶部右侍
郎其吏部右侍郎員缺著玉鼎柱補授所遺盛京禮部侍郎員缺
著宜興補授
八月己巳命蔡新為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庚午賜遠賴
喇嘛玉冊玉寶敕曰國家海宇清晏民物敦甯撫育中外振興黃
教自宗喀巴崇闡宗風宣揚梵律爾達賴喇嘛乃宗喀巴之法嗣
根敦嚕布八轉世身也風慧圓成性身常住十方供養華夏皈依

先是順治年開五轉世達賴喇嘛來京瞻覲 恩禮崇隆自茲四世咸傾心依向廣布教乘龍漚有加焉爾達賴喇嘛教演禪宗誠殷率祝普天福壽永世吉祥誠國家道洽重熙休和之盛事也以爾性體純全法圓廣布朕甚嘉焉茲特加殊禮錫之玉冊玉寶爾其祇領供奉於普陀宗乘之廟永鎮法門逢國慶典用之章奏其餘奏書文移仍用原印爾膺茲寵錫其益勵清修宏宣宗乘副朕闡揚荒教福佑羣生至意以廣布爾前世達賴喇嘛之善緣壽世福民用光我國家億萬年之休命欽哉○乙亥 上自避暑山莊詣盛京恭謁 祖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戊寅以勒保為兵部右侍郎琅玕為內閣學士中書○庚辰諭太子太保大學士英廉老成練達奉職恪勤翊贊綸扉總司職典實心宣力倚毗方殷春開偶聞患病即遣醫診視並屢經降旨諭令加意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八 二

調攝以冀就痊近因病勢轉增懇請開缺復降諭旨令其以大學士在家專心調養尙冀痊愈後仍照舊入閣辦事今聞溘逝深為悼惜著派散秩大臣一員帶同侍衛十人前往奠醑並加恩入祀賢良祠仍賞給銀五千兩俾治喪事其任內降革罰俸處分均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肅○廣東巡撫尙安奏遵旨訪查袁崇煥之五世孫袁炳燾曉字義人尙明白應照熊廷弼裔孫之例以佐雜等官選補報聞

九月己丑朔 上駐蹕四堡子東大營閱射○庚寅以喜常為內閣學士中書○癸巳 上駐蹕老邊大營閱射○朝鮮國王李祘奉表修貢遣陪臣在盛京迎駕恭祝 萬壽命照例加賞並賜 御製詩章○乙未免奉天府屬四十九年錢糧○戊戌 上謁 永陵○己亥行大饗禮○閱興京城○免盛京戶部各莊頭

本年交倉糧石○免盛京等處旗地本年應納米豆草束十分之五○減奉天等處死罪免軍流以下罪○諭見在 永陵 福陵 昭陵所有下馬木牌俱著改用石牌鐫刻清漢蒙古西番回子五體字以昭我國家一統同文之盛○癸卯 上謁 福陵○甲辰行大饗禮 上謁昭陵○臨奠武勳王揚古利墓○敕諭製封哈薩克汗杭和卓曰昨據駐紮塔爾巴哈台大臣等具奏爾父阿布勒比斯病故朕聞深為憫惻爾父阿布勒比斯自歸附以來深感朕恩約束遊牧屬人於邊禁偷盜等案盡力妥辦朕甚嘉獎今聞溘逝殊堪憫惻朕特施殊恩令伊犁將軍由彼處派大臣前往祭奠爾父爾杭和卓係阿布勒比斯長子加恩將爾父汗爵令爾承襲今將襲封敕書並大段四匹一併發往爾平素善能協助爾父辦理遊牧事務朕亦深知今爾襲爵應感朕恩留心約束屬人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八 三

在邊遊牧駐紮之哈薩克等照例俱令遠移勿致偷盜滋事爾兄弟務須友愛鄰境部落永宜和好勿隱別部逃竄之人如有公事惟秉公稟伊犁將軍塔爾巴哈台大臣等轉奏萬勿希利取巧爾果於一切事務知感朕恩留心辦理謹慎遵行朕必倍加恩澤杭和卓奉到敕書祇領段匹一切惟務實心奮勉以期永受朕恩欽哉○乙巳行大饗禮 上詣盛京 太廟行禮閱奉安 五朝冊寶○廣盛京及奉天學額○改盛京大清門兩旁下馬木牌為石牌並鐫五體文字○上駐蹕盛京○丙午 上臨奠克勤郡王岳託墓○丁未 上臨奠宏毅公額亦都直義公費英東墓○戊申 上御崇政殿受慶賀○己酉 上詣 清甯宮祭 神○庚戌 上回鑾○甲寅以陳步瀛為山西按察使○乙卯 上詣 北鎮廟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朕明歲南巡一切行營

供頓俱豫期頒發帑金該督撫備辦從無絲毫擾累閭閻但恐各督撫不能仰體朕意致滋糜費如見在盛京途次見有搭蓋買賣街席棚即此一節亦屬多事隨從官員人等其日用所需聽其自便每歲木蘭行圍何嘗官為豫備並未缺少食物且添此席棚恐差使過後屬吏冒濫開銷在所不免朕明春巡幸自直隸以至浙江著傳諭各該督撫不得隨營豫備買賣街支搭棚廠以省無益之費至此次令阿哥等隨行者原欲其隨侍左右知朕年逾古稀未嘗少懈而扈蹕諸大臣亦皆恪恭敬事管束嚴明令阿哥等觀看之意也該督撫等務須循照上數次之例辦理差務行所無事總以節儉為主不得因有阿哥隨行稍為添設豫備再各省鹽政織造關差皆係內務府世僕知公主隨行係朕所鍾愛閒進衣服食物以博朕歡殊不思服食玩好宮中何物不有豈藉外間呈進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八 四

著一併傳諭飭禁伊等係內務府人員尙不許其稍有進獻至督撫為封疆大吏又何得效尤及此耶將此傳諭知之○戊午諭朕閱館臣所進職官表志詹事府一門其按語內稱詹事為東宮官屬我國家萬年垂統 家法相承不事建儲冊立詹事府各員留以備詞臣選轉之階等語是書館臣因朕前降諭旨於建儲一事之斷不可行明切訓示故於按語內特為揭出其實書生拘迂之見豈能深計及此且使是書留傳後世安知不又嘗議館臣為無奈迎合論旨非其本懷耶用是不得不再為明白宣諭夫堯舜授舜舜授禹唐虞固公天下即禹之傳啓亦非於在位時有建立太子之事三代以後人心不古秦漢豫立太子其後爭奪廢立禍亂相尋不可枚舉遼而唐高祖立建成為太子至於兄弟相殘建被害近而明神宗朝羣臣奏請豫立國本紛紜擾亂大抵皆為後來

希榮固寵之地甚至宵小乘間伺釁釀為亂階如梃擊等案神宗召見太子泣為慰藉父子之間至於如此閱之真可寒心可知建儲冊立非國家之福召亂起釁多由於此即以我朝而論 皇祖時理密親王亦嘗立為皇太子且特選公正大臣如湯斌者為之輔導乃既立之後情性乖張即湯斌亦不能有所匡救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至屢生事端上煩 皇祖聖慮終至廢黜且理密親王幸而無過竟承大統亦不過享國二年其長子弘皙縱欲敗度未克幹蠱年亦不永使相繼嗣立不數年間連遭變故豈我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是以 皇祖有鑒於茲自理密親王既廢不復建儲迨我 皇祖龍馭上賓傳位 皇考紹登大寶十三年勵精圖治中外肅清 皇考敬法 前徽雖不豫立儲位而於宗社大計實早為籌定雍正元年即 親書朕名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八 五

扁內又另書密封一匣常以隨身至雍正十三年八月 皇考升遐朕同爾時大臣等敬謹啓視傳位於朕之御筆復取出內務府緘盒密記數對照合人心翕然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朕登極之初恪遵 家法以皇次子乃 孝賢皇后所生嫡子為人端重醇良依 皇考之例曾書其名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額後乃稟命不融未幾薨逝遂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將其名撤出追諡為端慧皇太子是未嘗不立嫡也但不以明告眾耳嗣後皇七子亦 孝賢皇后所生秉質純粹深愜朕心不久亦即悼殤其時朕視皇五子於諸子中更覺貴重且漢文滿洲蒙古語馬步射及算法等事並皆嫻習頗屬意於彼而未明言乃復因病旋逝設依舊生之見規倣古制繼建元良則朕三十餘年之內國儲凡三易向復成何事體是以前於癸巳年復書所立皇子之名藏於匣內

常以自隨是年 南郊大祀令諸皇子在壇裏事會以所定皇子默禱於上帝若所定之子克承堂構則祈 昊蒼眷佑俾得年命延長儻非 天意所屬則速奪其算朕亦可另為選擇毋誤我國家宗社生民重寄本年恭詣盛京祇謁 祖陵亦如告 天之言默祝於 太祖 太宗之前仰祈 靈爽式憑永垂昭鑒朕非不愛子也止以宗社為重若朕之子孫皆以朕此心為心實大清國億萬斯年之福也今日召對諸皇子及軍機大臣面降此旨即朕前所默告 上帝 祖宗之言豈容有絲毫虛飾耶朕於天下一切庶務無不宵旰勤求悉心籌畫甯於禮體付託之重轉不早為定計乎秋間朕於避暑山莊河岸御槍打鴉鵂失足落水溼衣其時不特御前王公大臣等聞知俱即趨至問安即漢軍機大臣接踵前赴該處朕仍率伊等談笑而行並未因內廷禁地太東華嶺錄 一 乾隆九十八 六

監等敢於阻止者設朕起居偶有違和 大臣等俱可直詣寢所此皆由朕平日君臣一體無日不接見諸臣面承諭旨何至有若前代夜半禁中出片紙之語為犯人之憂乎總之建儲一事即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朕雖未有明詔立儲而於 天 祖之前既先為齋心默告實與立儲無異但不似往代覆轍之務虛名而受實禍耳故見在詹事官屬雖由舊制而其實一無職掌止以備員為翰林升轉之資耳因再明切宣諭我子孫其各敬承勿替庶幾億萬年無疆之休其在斯乎總之此事朕亦不敢必以為是其有欲遵古禮為建立之事者朕亦不禁俟至於父子兄弟之間猜疑漸生釀成大禍時當思朕言耳並諭館臣將此旨冠於是編之首俾天下萬世咸知朕意

冬十月辛酉命黃河沿隄種柳申禁近隄取土○癸亥諭晉省刑

名案件繁多近來辦理多有未協必須熟諳刑名之員方克勝任所有山西按察使員缺著長麟補授陳步瀛著仍留蘭州道任福建興泉永道員缺著李廷揚補授江蘇按察使員缺亦屬緊要者現珥補授著即各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秦學溥見在交部嚴加議處例應降調所遺蘇松糧儲道員缺著納清額補授○諭琅玕所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員缺著伯興調補其所遺盛京兵部侍郎即著宜興暫行兼署奉天府府尹事務著鄂寶兼管○甲子 上詣 北海神廟行禮○丙寅命覺羅官員不必在奏事處行走○壬申 上詣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回鑾○乙亥 上還京師○諭朕歷覽前代建儲諸弊及我朝 家法相承於立儲一事之不可行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史冊所載因建立儲貳致釀事端者不可枚舉自當勅成東華嶺錄 一 乾隆九十八 七

一書以昭殷鑒著皇子等同軍機大臣及上書房總師傅等將歷代冊立太子事蹟有闕鑿戒者採輯成書陸續進呈即著皇孫等之師傅為膳錄書成名為古今儲貳金鑑○前任湖北按察使汪新以賄屬頂兇重案不能究出實情率行審轉降三級調用○以范宜清為盛京兵部侍郎○以李天培為山西布政使○東按察使○已卯宗人府議處宗室明定金利妄控請旨照例圈禁一年得旨依議上年加恩宗室一體給與四品頂帶原所以示優眷而昭勸勵今明定乃貪利妄控實屬不知自愛若僅照例圈禁一年無以示儆明定著革去頂帶嗣後宗室有似此犯圍禁之罪者即著革去頂帶著為令○辛巳漕運總督毓奇奏請江淮衛守備李仁仍留本任諭以留任之日為始五年後方予升轉嗣後各省奏留文武官員俱照此辦理○癸未諭國史之脩所以彰善

惡信今傳後我國家凝承 景貺垂裕萬年前會降旨將開國以來主公大臣及在朝滿漢文武內自卿貳以上外自將軍督撫提督以上並綜覈生平實蹟各為立傳蓋因前代諸史皆由後世史官編纂勝朝事蹟歷年久遠湮沒失傳以致網羅散佚采及稗官疑譏好惡任意軒輊率無定評何如及早哀集免致聞見失真傳非不少假借以期徵實傳信但國史體例與歷代史不同館臣纂輯惟應據事直書毋庸分別各門至若忠烈廉孝以及奸臣宦官歷代皆附入列傳我朝百代昇平並無此等事也惟貳臣傳一門前經降旨另編甲乙乃我朝開創所有此實扶植綱常為世道人心之計自應另立專門以存直道至叛逆之臣如吳三桂等亦應明正罪狀另立一門用昭斧鉞之嚴所有見辦滿漢臣工表傳及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八年

宗室王公表傳蒙古王公事蹟其在乾隆四十年以前者俱著該總裁等董飭纂修等官速為纂辦勒限五年陸續進呈候朕欽定成書頒行並寫入四庫全書垂為信史至該館採錄事實向俱恭照 實錄紅本覈實記載第自雍正八年設立軍機處以來五十餘年所有諭旨批奏事件未經發鈔者尚多著先將乾隆四十年以前軍機處所存檔案令該館總裁纂修等詳晰查閱良輯以昭覈實○乙酉諭刑部議駁四川總督李世傑條奏川省禪刀殺人請照烏槍殺人例治罪之處毋庸議一摺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禪刀不過金刃中之一類前因金刃傷人較手足他物為甚降旨內外問刑衙門於秋審時數其情近故殺者列入情實嚴示創懲以期辟以止辟若以禪刀比照烏槍槩從故論則小刀菜刀等類亦可殺人何能逐物定例致滋繁擾况該省禪刀等項原非日用

應有之具本宜嚴禁該督如果督飭府州縣實力嚴查將各該州縣城市店鋪私行打造售賣之處重加懲治遇有攜帶禪刀案犯即照匪徒辦理此等兇器不但不銷毀淨盡如此方為正本清源又何必多立科條以致故殺本律轉多滯澗乎此奏朕初以李世傑為戒除兇暴起見所言似為近理批交部議部臣並不因批示有意迎合即切實指駁今閱所駁於情理實為允協應依議行朕斷不肯因有嘉獎之批稍有迴護朕辦理庶務鑑空衡平惟求其理之是從不稍存成見各部院堂官皆朕倚任之人當仰體此意遇事各抒所見不可略有瞻顧至司員中亦當如此實心辦事務求事理之平不可迎合堂官為堂官者亦當虛心採擇我君臣如此虛心集益則庶事何患不理政治何患不當耶朕臨御四十八年以來諸弊肅清萬幾就理皆一秉大公至正不肯稍存意見各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八年

丙戌以誠親王弘暢承修 泰東陵工程數年即須補修降為郡王

十一月己丑軍機大臣議准四川成都將軍特成額奏平定兩金川後該處降番就近安插八年以來該降番等久沐深恩各安耕作遇有差遺莫不奮勉出力無異內地民人懇准改土為屯除去降番名目又稱降番等生齒日繁男婦約計九千餘名口應設專員管理請令懋功協中軍都司與級靖營遊擊就近彈壓仍飭懋功協副將統為控制其錢糧命盜案件歸美諾同知辦理該營員不許越俎干與從之○乙未調福甯為安徽按察使以陳步瀛為甘肅按察使調補○己亥諭本日旬到朝審官犯內如國棟身任浙江藩司於陳輝祖抽換抄產私易金兩一案其罪在於扶同

徇醫並不據實陳奏究未分肥入己且屬員畏懼上司亦係外省積習尙屬可寬是以未句並著加恩釋放俟有新疆換班廢員缺出令其前往效力贖罪至王士幹楊仁譽隨同陳輝祖抽換舞弊私改印冊且使用官物入己贓私俱在千兩以上其罪較國棟輕重懸殊本應予句但該二犯與國棟同屬一案國棟已邀寬典若將該二犯正法恐外間無識之徒以朕爲偏護旗員是以王士幹楊仁譽亦俱免其句決該二犯情罪本重將來雖遇恩赦不准援免又蘇隆阿常清安臨三犯因禁地失火疏虞出於意外且並未延燒今已圈禁一年免其句決著加恩釋放回旗又金蟾桂鄭瑞蘇泰三犯於臺灣刁民聚眾強搶仇殺重案不即逃遁擒拏因循貽誤固屬玩誤但究與失陷城池者有間亦著免句又劉得一犯由陸路出身游升水師遊擊巡洋阻風不諳水師畏蕙觀望尙未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八

賜誤地方亦著免句又如明亮巴林泰舒成富通四犯富通袒護要犯竟敢私行寬釋永遠枷示之重犯釀成重案舒成受富通屬託欺蒙明亮又有侵蝕查抄賊私在千兩以上入己俱無可寬至明亮被舒成蒙混致罹重罪所有金兩訊未入己且見交圖思義查奏是以暫緩句決巴林泰受富通屬託罪止贖徇迴護是以未句以上各情節朕詳閱招冊細加察覈苟其人有一縷可生之路無不量爲寬貸以體上天好生之意朕臨御四十八年以來於慎庶獄務期明刑弼教辟以止辟於秋讞大典詳閱各案犯招冊一秉大公至正鑑空衡平生死總視其人之自取從不稍存畸重畸輕之見如本日遇句到朝審案犯寅刻即起焚香告天齋心自矢不肯有意從寬屈法施仁多活一人以爲積陰功起見又豈肯多殺一人有意從嚴耶所有本日已句未句各犯除照例分別

榜示外並將辦理緣由明切宣諭中外知之○庚子以明春南巡命截留江南浙江漕糧各十萬石於水陸駐蹕地方分廠平糶○丁巳諭錢琦年力已衰著以布政使原銜休致即令回籍

十二月庚申 上幸皇史宬○命臺灣總兵道府五年任滿更調著爲令○乙丑諭朕恭閱康熙三十三年 聖祖實錄禮部奏祭奉先殿儀注將皇太子拜褥設置檻內 上諭尙書沙穆哈曰皇太子拜褥應設檻外沙穆哈即行奏請 諭旨記於檔案經 聖祖降旨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職一事禮臣安設拜褥未協既經 聖祖面諭業已遵奉移設乃沙穆哈胸中即豫存畏忌皇太子之見奏請 諭旨記檔以爲日後卸責地步我 皇祖洞燭其情將伊革職以 皇祖之仁慈大度皇太子維時年幼尙無縱恣事蹟禮臣因關繫儲貳卽心懷顧忌如此厥後日漸失德致遭黜廢夫仁如 聖祖卽立儲貳猶致有理密親王之事設後之人主未能如 聖祖之慈愛明哲而爲太子者又不能小心謙謹必致漸生嫌隙鮮有能始終獲保萬全之理可見建儲冊立之斷不可行也在書生拘墟之見必有竊議其非而後之人不思深慮遠仍踵前轍或起事端彼時當益信朕言之早經灼見耳前經朕疊頒諭旨明切曉諭並令皇子及總師傅軍機大臣等編輯古今儲貳金鑑垂示久遠因恭閱 皇祖實錄禮臣安設拜褥請 旨記檔卽此一事益可見朕所慮之不爽並令編入古今儲貳金鑑卷首

○諭鄭源璣著調補山西布政使其廣東布政使員缺卽著李天培調補李天培於途次不拘何處接奉諭旨卽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庚午諭各部院司員升調別處奏留原衙門行走之例業經降旨停止因刑部爲刑名總匯理藩院有蒙古事件必得熟悉

之員是以准其仍兼行走但思奏留人員內如京堂翰林等官本
係閒曹兼各部門行走尚無礙礙至科道有利効之責未便令其
仍兼各衙門辦理司員事務即刑部理藩院之熟悉部務司員本
部留以辦事有何不可何必又送科道博升職之虛名滋掣肘之
浮議乎嗣後刑部理藩院亦概不准兼科道其果能始終出力該
堂官據實奏聞帶領引見朕以四五品京堂酌量補用仍可兼
部行走○甲戌以成策爲盛京工部侍郎由副都統還○是歲朝鮮來
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八千四百三萬
三千七百八十五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四千一百三十四萬
九千八百三十一石五斗九升二合一勺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八

七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春正月庚子諭皇長孫孫德前因與革職禮
部郎中蔡雄往來餽遺書畫革去承襲定郡王嗣復加恩封爲
公爵德爲皇長子定安親王嫡長子係朕長孫設如書生拘迂
之見若明洪武時懿文太子既歿劉三吾建議謂皇孫世嫡禮宜
承統洪武泥於法古遂立建文爲皇太孫其後釀成永樂靖難之
變禍亂相尋臣民荼毒皆劉三吾一言喪邦之所致也朕惟深鑒
於歷代建儲之失是以再三旨諭並令纂輯儲貳金鑑一書爲萬
世法戒若如洪武之泥古立儲封建以 祖宗神器之重輕爲付
託豈我大清宗社萬年之福乎今念孫德之子奕純新歲可以得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子朕慶抱元孫五世一堂實爲古稀盛事自應特沛恩施以衍奕
禩雲祚之慶孫德著加恩晉封固山貝子嗣後宜益加謹飭常存
敬畏以期永承恩澤副朕諄切訓勉之至意此旨並著入於儲貳
金鑑○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伊齡阿奏倣照安福艦樣式新造
寶蓮航御舟一隻見已工竣擬送至直隸廠豫備乘坐等語又多
一事覽奏不爲欣悅已於摺內批示矣朕自辛未以後五次南巡
乘坐安福艦甚爲安適此次南巡上年冬開業令長蘆鹽政將御
舟送至直隸廠豫備舟中向列御筆詩章今若改乘伊齡阿所造
之舟豈竟將安福艦內御筆移挂耶抑另行特製耶伊齡阿小有
聰明每每高興取巧朕屢加訓飭仍不知悛改復作此無益虛糜
之舉著傳旨嚴行申飭况伊齡阿成造此舟必非自捐廉俸不過
交與商人承辦若此事該鹽政先行奏聞朕必諭令停止今業已

製造完竣止須將此舟停泊揚州候朕經過時閱看不可送至直隸廠豫備將此傳諭知之○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伊齡阿奏倣照安福艦式摸成造寶運航送至直隸廠豫備乘坐一摺已降旨嚴行申飭並傳諭該鹽政必不可將此舟送至直隸廠矣昨復將所進船式取進閱看船身笨重內河駕駛尤多不便朕自辛未以後五次南巡乘坐安福艦甚為安吉況安福艦之外又有翔鳳艇豫備乘坐已極便適至御舟之後尚有內廷皇子等乘坐及豹尾槍各項近御差使船今若復添此舟內河行走勢必在眾船之前不免遲滯添設一船水手河兵人等又須另有添設其一切工價犒賞等項更多糜費將來安置何處又須另建船塢種種不便竟全未計及總之伊齡阿小有聰明每每高興取巧經朕屢加訓飭不知悛改且此船亦非伊齡阿自捐廉俸不過虛糜商力意在獻勤作此無益之舉甚屬非是伊齡阿著再傳旨嚴行申飭並諭令將此舟仍遵前旨止須停泊揚州候朕經過閱看斷斷不可送至直隸廠豫備如未經接奉前旨業已牽挽北上亦必遵旨趕回具奏將此傳諭知之○丁未 上啓鑾南巡命 皇十五子同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九十九

二

皇十一子永理 皇十七子永璘隨駕○免直隸山東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戊申免直隸順天等十二府州屬通賦○甲寅尙安丁憂調孫士毅為廣東巡撫以吳垣為廣西巡撫調彭元瑞為吏部右侍郎金士松為兵部右侍郎以陸費墀為禮部侍郎○丙辰諭前據承德奏廣東鹽商派捐公費一案因降旨令福康安前往查辦茲據奏查訊此案大槩情形一摺於總督巴延三雖未據審有染指分肥情事但巴延三身任總督於此等商總派累亦照積弊辦理並未據實奏明顯有迴護其咎已無可辭且

為人拘懦難勝繁劇若仍留總督之任將來辦理諸事必多貽誤巴延三著來京候旨兩廣總督員缺著舒常調補其湖廣總督員缺著特成額補授舒常接奉此旨即著交印馳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舒常未到任之先兩廣總督印務著承德暫行署理其湖廣總督印務特成額未到任之先即著舒常就近交伊星阿暫行兼署特成額由成○免山東利津等二十一州縣衛通賦

二月庚申

御製濟水考曰濟為四瀆之一禹貢導沔為濟以至

會汶入海不過八語而窮源至委昭垂千古為不易之恆流向嘗賦四瀆詩雖加考證止以漢志及水經注鄆道元李濂輩各持己見究之其身並未歷其地尊耳食而相齟齬蓋因濟流伏見原無定是以展轉紛歧無足怪者即如禹貢所云入於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伏於黃之底所謂入也溢為滎則又見而出為滎

東華續錄 一 乾隆九十九

三

地志所謂即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東出陶邱則今之曹州又至於荷則今之荷澤縣蔡沈所謂濟陰縣自有荷派也又東北會於汶汶自有源宋樂史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青以入於海者也是則濟之源委實不出禹貢數語以解之者愈多而考之者愈繁乃致人但知大清河而反不知濟遂若靈瀆有不可復求者然蓋嘗論之禹貢所言乃本然之形勢今則時代變遷伏見靡定亦理之所必有而以禹貢入語證之總不出敷土奠川之本來其紛然口舌之論偶藉以資多聞亦可即付之不求甚解亦可○辛酉諭州縣因公按法責斃所屬人役毋庸議以奪職著為令○壬戌 上至泰安府詣 岱廟行禮○乙丑諭前歲堵築青龍岡壩工時漫水業已斷流旋因西壩陡墊大溜下注河

道總督李奉翰在工竭力搶護以致跌入金門被獲格傷若非有人拯救幾至殞命該督以總河大員身先督率經此危險實堪嘉尚從前薩載因辦理陶莊引河甚為出力曾經賞給騎都尉世職今李奉翰前來行在接駕朕軫念前勞宜膺懋賞李奉翰著照薩載之例加恩賞給騎都尉世職以示優眷○丙寅 上謁 少昊陵至曲阜謁 先師孔子廟○丁卯釋奠 先師孔子○謁 孔林酌酒○謁 元聖周公廟行禮○壬申免江甯蘇州安徽各屬通賦○李本卒以永保為貴州巡撫調李慶葵為江蘇布政使以江甯署河南布政使俟服滿實授○癸酉除江蘇吳縣公田額徵留備公用米○戊寅 上渡河祭 河神○廣江蘇安徽浙江科試學額○減江蘇安徽浙江三省軍流以下罪○壬午免江南江甯蘇州浙江杭州等附郭諸縣本年地丁錢糧○甲申免兩淮鹽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四

以致積弊相沿竟成派累尤屬不成事體今據該商等呈出貼補公費清單歷任總督俱用銀自二萬餘兩至五萬兩不等而楊景素在任未及一年竟倍用至六萬餘兩之多其借端勒索侵貪入己更出情理之外今楊景素等業已身故姑免深究所有歷任總督等派捐銀兩自應令其照數繳出解交浙江省以備海塘應用又福康安等另摺所奏商人幫辦物件一事請俟一二年後商力充裕督臣代為奏進貢物等語此奏更為不可商人等承領帑項營運交課不過微末之人原不得越分進呈貢物近如兩淮浙江長蘆商人間有豫備行宮等事亦因省方問俗經過該處疊沛恩施該商等自抒忱悃是以准其呈進豫備仍優加恩賚其獲利均不啻數百倍徒粵東商人本無此等事自不必援以為例即使資藉官鹽營運獲利商力益得寬裕亦藏富於民之道且各省商人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五

三月丙戌朔祭 江神 上渡江幸金山○丁亥 上幸焦山○調周煌為左都御史由兵部尚書調○戊子諭福康安永德奏查辦粵東鹽商派捐公費分別定擬一摺已批交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該部議奏矣此案前據譚達元呈控後朕即疑有藉端派斂等事是以特命福康安永德先後馳赴粵東查辦今據福康安徹底查明巴延三於公費一項雖別無侵漁等事而因循積弊任聽該商等派捐公費採買土物據為己之貢物情弊顯然向來各省督撫備貢土物抒忱以聯上下之情原所不禁在本人惟應將廉俸所餘自行置備派令屬員代辦尚且不可而况商人乎即不進貢有何不可乃粵省自二十四年立總商以後竟公然派令商人私捐公費津貼價值已屬有干例禁該督等又攘為己物進貢並未明奏

有因偶值軍需公捐者無不交部議敘廣東亦曾有其事也儻將來該省附近等處設有地方公事需費該商等所獲盈餘積累日久報效便民之事該督等彼時再據情奏聞亦無不可所有福康安等所奏督臣代進貢物之處竟應議駁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丑諭兵部尚書員缺著王杰補授仍著在籍守制俟服滿來京供職王杰未到任以前所有兵部尚書事務即著劉墉兼署○庚寅諭軍機大臣等前郝碩迎赴行在接駕經朕召見該撫於本省地方事務一無建白其屬員賢否亦僅於朕詢及時塞責登答無所可否旋因該省尚有逆書之案令其回任伊即於眾中送駕嘿然而去郝碩係封疆大吏如此舉動於地方事自有廢弛著傳旨申飭本不值賞給詩章特以此次隨行各督撫俱會製詩頒賞所賜郝碩之詩亦一例書就朕之詩翰未便存而不論是以仍行賞

給該撫宜自知分量不可以倖邀寵賜自矜得意嗣後辦理公事應倍加勉勵實力振作儻仍似前番舉動以致地方有廢弛之處恐該撫獲咎滋深也將此諭令知之御製詩一併發往○辛卯

上幸蘇州府○壬辰免湖北江夏等二十四州縣衛三十年至四十四年逋賦○乙未 上詣 文廟行禮○丁酉再免浙江杭州

嘉興湖州三府屬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己亥 上幸海甯州詣海神廟行禮○以福建欽賜進士郭鍾岳年屆一百四歲來浙

迎 饗賞國子監司業銜○庚子 上幸尖山觀湖閱視塘工○辛丑 上幸杭州府○諭浙江建築石塘所以保障民生關繫甚

重前庚子南巡時朕親臨閱視指示機宜於老鹽倉舊有柴塘後一律添建石塘四千二百餘丈次第興修於上年七月間告竣因

其砌築堅整如期歲工原欲將該督撫及承辦文武官員交部分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六

別議敘今抵浙後親臨閱看乃所辦工程不惟不應邀敘並多未協之處蓋朕於老鹽倉添建石塘固以衛護民生亦因浙省柴薪

日益昂貴歲修柴塘採辦薪芻致小民日用維艱是以建築石工為一勞永逸之計庶於閭閻生計有益然石塘既建自應砌築坦

水保護塘根乃陳輝祖王直望並未籌畫及此而後之督撫亦皆置之不論惟云柴塘必不可廢此乃受工員怨憑為日後歲修冒

銷地步況朕添建石塘原留柴塘為重門保障並未令拆去柴塘前降諭旨甚明也若如該督撫所言復加歲修又安用費此數百

萬帑金添築石塘為耶又石塘之前柴塘之後見有溝槽一道見有積水並無去路將來日積日甚石塘根腳勢必淹浸滲漏該督

撫亦並未慮及又石塘上有堆積土牛甚屬無謂不過為適觀起見無當實際設果遇異漲又豈幾尺浮土所能抵禦耶所有塘工

土牛即著填入積水溝槽之內仍將柴塘後之土順坡斜作止須露出石塘三四層為度並於其上栽種柳樹俾根株蟠結塘工益

資鞏固如此則石柴連為一勢即以柴塘為石塘之坦水且令柴塘亦時見其有坦水也總之見在柴塘不加歲修二三十年可保

安然無事即如范公塘尚歷多年況此歷年添建工程更無不堅實耶至范公塘一帶亦必須一律接建石工方於省城足資永遠

鞏護著自新築石塘工止處之見作柴塘及挑水段落起接築至硃筆圈記處止再接再築至烏龍廟止亦照老鹽倉一帶作法於舊

有柴塘土塘後一體添築石塘將溝槽填實種柳並著撥給部庫銀五百萬兩連從前發交各項帑銀交該督撫據實覈算分限分

年董率承辦工員實力堅築仍予限五年分段從東而西陸續修築俟工程全竣後朕另行簡派親信大臣閱看收工以期海疆永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七

慶安恬民生益資樂利該部即遵諭行○癸卯 上詣聖因寺恭瞻 聖祖仁皇帝神御行禮○閏杭州駐防兵○丙午賜浙江福

建召試諸生張師誠等四人為舉人授內閣中書○戊申 上閱福建水師○己酉 御製南巡記曰舉大事者有宜速而莫遲有

宜遲而莫速於宜速而遲必昧機以無成於宜遲而速必草就以不達能合其宜者其惟敬與明乎敬者敬天明者明理敬天斯能

愛民明理斯能體物千古不易之理也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一大事一日西師一日南巡西師之事所為宜速而莫遲者幸賴 天

恩有成二十餘年疆宇安晏茲不芻言若夫南巡之事則所為宜遲而莫速者我 皇祖六度南巡予親躬敬以法之茲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無言我 皇祖蕩蕩難名予親躬瞻乎景仰述且

弗能作於何有然而宜遲莫速之義則不可不明示予意也蓋南

巡之典始行於十六年辛未是即遲也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而辛未丁丑兩度不過較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亦所謂遲也至於壬午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諭丙申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為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今甲辰更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至於高堰之增卑易顛徐州之接築石隄並山並無不籌度咨諏得宜而後行是皆遲之又遲不敢欲速之為夫臣之事君其有知不可而強諍者鮮矣河工關繫民命未深知而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謬行之其害可勝言哉故予之遲之又遲者以此而深懼予之子孫自以為是而後之司河者之隨聲附和而且牟利其間也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在他事則可在河工則不可河工而牟利宣洩必不合宜修防必不堅固一有疏虞民命繫焉此而不慎可乎然而為君者一二日萬幾胥待躬親臨勘而後剔其弊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八

不暇給焉則仍應於敬天明理根本處求之思過半矣予之舉兩大事而皆幸以有成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察吏安民行慶施惠羣臣所頌以為極美者皆人君本分之應為所謂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予嘗以此自勸也至於克己無欲以身率先千乘萬騎雖非扈蹕所能減而體大役眾俾皆循法而不擾民亦亟其難矣斯必有以振其綱而挈其要然後可以行無事而胥得宜實總不出敬明兩字而已故茲六度之巡撫諸皇子以來俾視躬之如何無欲也視扈蹕諸臣以至僕役之如何守法也視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也視各省民人之如何瞻覲親近也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而西師之事更不必言矣敬告後人以明予志○召見皇子及軍機大臣等諭曰我 皇祖臨御六十一年六巡江浙深仁厚澤浹淪肌臣民愛戴思慕出於至誠杭州省城行宮及

聖因寺均有恭奉 神牌每來展禮倍增感慕朕繼緒以來敬紹前謨亦六度南巡凡籌辦河工海塘事宜無一不仰承 錄訓奉揚 光烈今歲甲辰並攜諸皇子以來俾視躬之如何無欲扈蹕諸臣及僕役之如何守法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民人之如何瞻覲親近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已於南巡記內詳晰宣諭矣茲復召見諸皇子及軍機大臣並諭該督撫等密行存記以朕所懷而未會明諭者杭州及聖因寺行宮經朕六度親臨行慶施惠官民瞻就依戀具見惻忱將來億萬年後臣民等自必仰遵聖祖成規添安供奉用致思慕但禮因義起如御園之 安佑宮熱河之 永佑寺 皇祖 皇考神御皆合奉一殿而各為室足昭如在之誠見在杭城行宮及聖因寺既恭奉 皇祖神牌將來設欲供奉止須於殿內之東室安設不得於見在行宮內別致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九

尊崇方協朕永依侍 皇祖之心而愉快矣必當遵此諭旨而行此方臣民必蒙其福著將此旨密行封記交富勒渾福松敬謹供奉入於交代仍錄二通交上書房軍機處一體欽遵存記○庚戌上自杭州回鑾○辛亥增設西安副都統一○壬子諭各省督撫膺封疆重寄藩臬為通省錢穀刑名總匯皆朕特加簡畀委任非輕自當仰體朕懷勤恤民隱俾所轄地方獄訟平允方無忝厥職乃近來民間詞訟經州縣審斷後復赴上司衙門控告者該督撫司道等往往仍批交原審之府州縣審辦在該州縣等心存迴護斷不肯自翻前案即派委鄰近之府州縣會辦亦不免官官相護瞻徇扶同無論其審斷不公民情屈抑即使所辦允當而形迹之間易涉嫌疑亦不足以服告者之心又何怪小民之紛紛瀆訴耶嗣後各省案件如有赴上司衙門控告者其距省較近地方該

督撫即應親提人證卷宗至省發交藩臬親率秉公審辦設或道路遙遠人證較多恐致拖累通省內豈無公正明幹熟諳刑名之道府大員即當遴委前往研訊確實毋枉毋縱庶各得其平自不至藉口銜冤復行瀆控著將此宣諭各督撫等轉飭所屬均宜勉矢公正詳慎聽斷庶不負朕諄諄告誡無使一夫失所之至意如有仍蹈徇隱故轍發交原審官以致案情出入小民屈抑求伸赴京控告者一經欽派大臣審出實情惟該督撫是問並通諭中外知之○甲寅 上駐蹕蘇州府○諭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該部議覆欽差尙書福康安等審擬廣東監生譚達元呈控總商沈冀川勒派伊弟沈體元公費銀兩承辦各官枉斷擬軍一案將巴延三李侍堯照因公科斂所屬財物律革職問擬杖徒固屬分所應得第念李侍堯久任封疆素能辦事是以加恩復行錄用自簡任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十

陝甘總督以來於剿捕逆回查辦監糧二事尤能認真出力而地方諸務亦俱實心整頓其令總商派斂公費購買物件與枉法受財者有閒所有用過公費銀兩議令按數賠繳亦足蔽辜李侍堯著加恩免其治罪從寬改為革職留任巴延三人本拘懦朕早知其不能勝任繁劇會向彼云若用爾為陝甘總督亦必如勒爾謹之庸劣無能養癰債事但伊幸遇地方無事所以不至貽誤即公費一項亦係因循積弊究非藉端婪索已議將用過銀數追繳亦足蔽辜巴延三亦著照議革職加恩免其治罪仍俟到京後再行酌量差遣另降諭旨至尙安李質穎於譚體元初控時經朕特交伊二人審辦自應秉公研訊徹底根究乃心存瞻徇蒙混定案其各轉較李侍堯巴延三為重尙安李質穎俱著照部議革任尙安俟百日滿後酌派前往新疆辦事效力贖罪李質穎係內務府人

員候朕另行於內務府差遣○是月廣東巡撫孫士毅奏調任以來查粵東地廣案多加以海洋交錯奸匪易藏惟有潔以持身嚴以察吏不敢稍涉因循諱飾得旨廣東諸事廢弛一切勉力效李湖為之

閏三月丙辰朔兵部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卒賞銀五千兩治喪予祭葬諡勤恪○以福康安為兵部尙書復興署工部尙書○壬戌

上幸江甯府○安南國王黎維禱遣陪臣黃仲政等迎駕○癸亥 皇元孫載錫生○甲子 上詣 明太祖陵行禮○賜安南

國王黎維禱 御書扁額○賜江蘇安徽召試進士莊選辰為內閣中書諸生劉召揚等四人為舉人並授內閣中書江西召試諸生譚光祥等二人為舉人○乙丑 上閱江甯駐防兵○戊辰

上至張家樓登舟祭 江神渡江○壬午 上詣武家墩 龍王廟 風神廟行禮○詣陶莊 河神廟行禮○祭 河神 上渡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十七

河○甲申 上祭徐州 河神

夏四月乙酉朔諭據敦福奏稱達福已至喀什噶爾所有應交代之事盡皆詳細說明伊即起程進京等語甚屬謬妄敦福竟非人類味盡天良見有喀什噶爾之阿里木阿奇睦等控告並索取伯爾克之事均未辦結敦福竟思回家棄置不辦是何道理此等案件皆係伊會同保成列名具奏者自當俟奏摺如何批回乃伊竟安於無用在彼處儼同局外設使伊欲塞責亦應奏請暫留俟阿奇睦伯爾克等案件辦理妥時再行回京伊果如是朕必獎賞譬如伍岱法靈阿年滿更換人到並無見辦要事理宜交代回京若亦飾詞奏留朕必將伊等申飭今敦福並非無事處可比此皆敦福在外任時不知行何等傷天害理之事神鬼使之如此謬妄竟

欲與達福說明交代了事實為笑談况敦福在巡撫任內辦理不善朕並未將伊治罪僅發往喀什噶爾效力係朕格外施恩伊等不知感種種種錯謬有似瘋癲大失滿洲體面糊塗之極漢大臣內有似此者朕尚治罪敦福係滿洲世僕更宜從重治罪以示懲誠敦福著革職發往伊犁交伊勒圖派令充當苦差聽其遣使將此交陝甘總督哈密吐魯番喀喇沙爾庫車烏什大臣等俟敦福行至何處即將此旨傳諭革職由彼發往伊犁並著恩阿桂查明敦福有無子嗣若有子將見當何差具奏並嚴行查抄敦福家產以示懲儆此因敦福平日糊塗朕姑將伊寬恕儻係明白曉事之人敢於如此朕必將伊正法○准各省試用人員補期尚遠者呈明回籍俟到班時仍赴原省補用○庚寅 上詣 禹王廟分水龍王廟行禮○諭綠營告休人員會臨陣受傷者准食全俸著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三

為令○減直隸軍流以下罪○辛卯以陳用敷為廣東布政使四川布○甲午命烏魯木齊行保甲法○庚子賞原任禮部侍郎贈尚書蔡世遠之孫本崇舉人○壬寅郝碩以不稱職召來京以李綬為江西巡撫○癸卯命哲哩木等六盟之蒙古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明歲年屆六十者入干安宴○命奉天採購麥石運京備難○甲辰以河南衛輝等屬早免汲縣等十六縣通賦○乙巳免直隸大名等七州縣通賦○丙午甘肅新教回人田五等聚眾滋事命李侍堯剛塔勦之○丁未 上還京師○庚戌免陝西甘肅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通賦○辛亥調李綬為湖南巡撫以伊星阿為江西巡撫○甲寅賜茹葵等一百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丙辰結克托以總理回疆辦事乖謬奪職逮問以慶桂為工

部尚書由福州○丁巳諭塔永阿年力就衰著專辦護軍統領事務不必兼內閣學士其內閣學士員缺著塔彰阿補授所有工部右侍郎員缺著伊齡阿補授○諭前據李侍堯剛塔奏小山逆回田五阿渾倡設新教糾眾滋事攻破西安土堡往靖遠一帶村莊搶掠已節次降旨令該督等督率官兵迅速擒捕矣本日李侍堯奏官兵於二十三等日兩次打仗殺賊甚多頭人田介洪吳二韓二先後被殺賊匪首犯田五腹中槍傷在馬營水抹脖身死埋屍小溝差守備朱進廷前往創驗面貌相符割取首級梟示餘贖有八九十人竄往余家溝一帶見已添派官兵上緊追拏等語逆回田五於光天化日之下膽敢私復新教糾眾搶掠民閒且抗拒官兵不法已極提督剛塔一聞稟報即帶領弁兵馳往緝捕李侍堯亦往鹽茶廳督率查拏未及一旬賊首已受傷自斃逆黨頭人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三

五犯就戮者三人大局已定其竄往余家溝一帶之賊數十人不過苟延殘喘無難剋期殲滅李侍堯等辦理此案甚屬妥速且鹽茶廳拏禁賊犯及犯屬甚多昨經降旨令該督先行審明將各該犯即行正法以絕賊人窺伺搶救之念今李侍堯於未奉到諭旨之前業經籌慮及此將各要犯四十九名即行正法與朕所降諭旨符合足見其能辦事而朕從前棄瑕錄用實能不負委任本應予以優敘但此案究係李侍堯前次查辦新教未能淨盡平日又疏於防範所致其功過兩不相掩李侍堯著照例議敘至剛塔奮勇殺賊親身射死賊目並經帶有箭傷前經賞給御用玉韞大小荷包以示嘉獎仍著交部從優議給世職以旌勞勇其在事將弁著該督等查明實屬奮勇出力列為一等交部議敘用示獎勵至此次賊匪糾眾滋擾其口食斷不能自行攜帶自係沿途搶掠焚

燒居民受累在所不免並著李侍堯查明被擾村莊如有應行撫恤者酌加撫恤毋使失所副朕軫念體恤之至意○命工部尚書慶桂軍機處行走○辛酉諭喀什噶爾巡外色默爾罕地方有已經伏誅叛回之大和卓布拉呢敦之子薩木薩克曾在該處遣回人托克托素不等與喀什噶爾之回人默羅色帕爾私通信息一事布魯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額穆爾潛留托克托素不等經喀什噶爾之阿奇木伯克鄂斯瑞訪知情形阿其睦恐伊弟罹罪即稱鄂斯瑞亦與薩木薩克通信赴綽克托保成處誣告又英吉沙爾之阿奇木伯克阿里木接受薩木薩克之信亦恐被鄂斯瑞查出至綽克托保成處誣告綽克托保成審訊所控皆虛並不妥速訊斷一味調停姑息惟令阿里木阿其睦等與鄂斯瑞陪罪和息完結奏聞所辦惟冀預了了事甚屬錯謬此事保成等初次奏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十四

到朕即豫料伊等不能辦理妥協屢次諄諭令將阿其睦等解京保成接奉諭旨後隨遵旨將阿其睦額穆爾阿里木等並接受薩木薩克書信之回人默羅色帕爾等一併拏獲分起押解來京新疆回眾布魯特等受朕深恩安居已久即將阿其睦等拏解來京有何疑畏綽克托受朕倚任身為參贊大臣總理回疆事務遇此等事件何至昏懦無能一味姑容若是且綽克托一聞保成將阿其睦等拏解之信即將其親屬布魯特侍衛額森阿三拜等一併拏解更屬荒唐幸今阿其睦等就獲解京綽克托尚可儆倖一綫若阿其睦等竟致遠遁朕必將伊正法以申國典著海祿傳旨即將綽克托革職拏解來京交刑部治罪仍令海祿將布魯特額森阿三拜即行釋放並諭知此事皆綽克托辦理不善所致今已將伊治罪與爾等無涉善為慰撫令其照舊當差至保成始而未能

受速辦理繼而扶同姑息了事罪亦不在綽克托之下幸接奉諭旨即能將阿其睦遵旨拏解送京辦理妥協功過尙足相抵保成免其同綽克托一體治罪仍應交部議處至阿奇木伯克鄂斯瑞感激朕恩於薩木薩克與回眾潛通音信之事毫無隱諱一經得信即報知保成隨同實心查辦始終奮勉甚屬可嘉著加恩晉封貝子以示獎勵又保成等奏行知阿揚阿查拏葉爾羌所屬色喀庫勒地方居住阿其睦之弟昆楚克解送喀什噶爾之處亦不可不此事原係額穆爾潛將薩木薩克所遣回人托克托素不等收留阿其睦惟恐伊弟獲罪一時愚昧將鄂斯瑞誣告不過欲圖卸罪其咎尙輕阿其睦解到時朕念其原係出力之人尙可酌量施恩至伊弟昆楚克既另處居住尤與此事無涉豈可因伊兄獲罪一併株連即已經拏獲或到葉爾羌或到喀什噶爾著阿揚阿保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十五

成明晰慰諭令其仍回游牧照舊當差並將此事罪止額穆爾一人即阿其睦尙可寬恕之處徧行曉諭咸使聞知其所屬十九部落布魯特人等令其各安生業無須疑畏仍令喀什噶爾至哈密一帶地方駐紮大臣俟阿其睦解到時即將朕已加恩不將伊從重治罪之處先行詳細曉諭又保成奏請將布魯特多連等量升一級換給頂帶之處俱如所請准其升級改換頂帶其塔史密里克等處請署伯克事務亦著照所請行此案通行完結後並著揀選布魯特能幹曉事之人令其分管十九鄂拓克事務除另行降旨傳諭保成外所有原摺一併抄發朕辦理庶務惟期執中以歸至當即如阿其睦等必須拏解來京者實因事理所在必應如此辦理方能永遠無事似此深思遠慮諸臣何見不及此蓋此事端倪始由大兵平定準噶爾以後所有回眾俱各安居樂業獨大和

卓布拉呢敦不知感戴朕恩背叛伏誅其子薩木薩克甫三四歲
伊乳母攜往潛逃安集延境外爾時朕仰體 上天好生之德不
忍捕誅寬赦至今薩木薩克見已年屆三旬餬口無資狀同流丐
伊若早知感戴朕恩傾心歸附懇求救宥朕必將伊寬貸加恩贍
養頃鄂斯瑞意欲差人相機勦除經保成等密奏朕猶以為勦除
薩木薩克非天朝寬大之體尙當示以寬仁宜召薩木薩克來京
瞻覲酌量加恩俾令樂享昇平不意薩木薩克悖妄無知潛行遣
人寄信招致喀什噶爾回子伯克誘取銀物幸被鄂斯瑞舉發徑
行申報保成查辦兼以所遣回人托克托素丕等經阿其睦等之
弟額穆爾容留事洩亦被鄂斯瑞訪聞阿其睦心知事發恐伊弟
額穆爾罹罪反將鄂斯瑞誣告設果以阿其睦額穆爾為是勢必
轉將鄂斯瑞誣坐治罪以快阿其睦等之心不但從來無此辦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七
體制又何以服人心乎惟念阿其睦究係布魯特愚蠢無知朕
仍欲格外從寬辦理此事初由額穆爾一人造意俟擊解來京止
將額穆爾一人治罪阿其睦仍加恩寬宥並賞給房屋廩祿取其
家屬俾得共獲安居樂業並降旨將保成所奏業已查擊阿其睦
另居之弟昆楚克綽克托所奏查擊阿其睦之親屬布魯特額森
阿三拜俱令釋放照舊當差即此豈非格外施仁不肯株連之意
乎此事綽克托始終未能擔承辦理保成亦不過僥倖論旨將阿
其睦擊解來京設如伊等所見姑息了事且亦必致將來生事既
不足示儆將來各處新疆駐紮大臣遇事又將如何辦理綽克托
係朕委任邊疆之參贊大臣辦理不善若此若不擊問治罪何以
示懲保成等具奏此事初到之時朕悉心籌度必當將阿其睦等
擊解來京諄諄訓誡不啻日夜籌畫今既成事恐內外臣工不能

周悉善將始終辦理原委詳悉明發諭旨徧行曉諭中外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侍堯奏賊首田五已殲餘黨竄散官兵截
擊追剿朕意此時自當早已完結本日又據奏到馬家堡黑莊兩
處賊匪屯聚約有一千餘人見調取官兵接續以為必勝之計等
語此案賊首業經殲斃官兵所殺之賊又有數百名乃此時尙有
千餘賊眾自係田五斃後其餘賊李鬍子馬鬍子又復隨處勾結
脅誘可見新教煽惑人心牢不可破必當淨絕根株勿留餘孽至
此時西安及甘州甯夏各處官兵俱已調集四路進剿堵截總宜
迅速辦竣毋使再有蔓延方為妥善○免山東兗州等三府州屬
上年帶徵漕米○壬戌 上啓鑿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
額賦十分之三○癸亥免陝西延安等三府州屬四十七年四十
八年逋賦○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接提臣剛塔咨稱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七
五月初五日據弁兵探得馬家堡內賊匪竄逸惟見空營一座搜
獲山溝內避賊回民訊據供稱賊回見官兵勢大黑夜從轍家梁
翻山至鐵木山而遁不知去向等語所奏大奇前因該督等奏馬
家堡後靠山居險朕即慮其翻山逃逸早經節次傳諭並令李侍
堯迅速親赴該處會同剛塔等設法四面嚴密圍堵務將賊匪全
行勦殺毋使一名免脫乃本日李侍堯奏賊匪果由山後逸出是
朕先幾一動不意竟如所料而剛塔率領數千官兵在彼攻剿止
向山前截殺並不慮及山後設法嚴防李侍堯則安坐靖遠並不
親身前往相度機宜督率調度雖經朕屢降諭旨令伊等嚴防後
路皆已不及朕惟當自愧用人之不當耳前因賊首田五殲斃大
局已定會降旨將李侍堯交部議敘剛塔從優議給世職乃見在
所存不過賊人餘黨竟不能即時勦滅致有逃逸之事是李侍堯

剛塔不但無功而且有罪所有議敘之處著停止仍令戴罪立功迅速追勦務將賊匪盡數擒拿如有一名漏網惟李侍堯剛塔是問仍俟事竣後覈其功罪另降諭旨所有硃批李侍堯摺及節次所降諭旨著發交行在王大臣等閱看並著鈔寄阿桂交在京王大臣等閱看○以劉躍雲為內閣學士軸轡○戊辰 上駐蹕避暑山莊○己巳諭李侍堯等於勦捕回匪一案未能妥協著派尚書福康安帶欽差大臣關防同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等分起馳驛前往勦捕督辦所有隨帶軍機處司員亦著一併馳驛○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剛塔奏初九日馬營街勦賊情形一摺看此光景較前稍有起色但賊見屯聚馬營街剛塔俞金鰲圖桑阿等所帶之兵俱已到齊即應各領弁兵分布前後左右將賊人四面合圍併力進攻方能一舉集事盡數殲除不至仍前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六

翻山逃竄乃閱摺內該提督等仍會集一處並不籌算及此若復致賊人翻山而遁更屬不成事體又本日據李侍堯奏稱靖遠見無留辦之事即起程前赴鞏昌安定一帶賊蹤較近處駐紮辦理等語李侍堯既知應親往辦理即當星赴馬營街打仗處所與剛塔等面商妥辦乃僅於賊蹤較近之處逗遛駐紮是何言耶看來此事剛塔惟知在賊後尾追全不籌及繞在賊前並督率官兵分布左右以期四面圍殺不使竄逸俞金鰲圖桑阿等則以勦賊為剛塔一人專責伊等如幫辦者然而李侍堯則一味退縮不前仍思於賊蹤不到之處遙遙安駐似勦賊事宜與伊無涉彼此推諉竟無一人實心承辦李侍堯剛塔俞金鰲圖桑阿著再傳旨嚴行申飭此時若再不派重臣前往督率恐有貽誤昨已令尚書福康安同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帶同巴圖魯侍衛章京等馳驛前往

但福康安到彼尚需十餘日而此時勦賊正在緊要之際伍岱素嫻軍旅曾為參贊大臣福康安未到之先即著伍岱總理一切所有彼處帶兵之大臣官員俱聽其節制調度伍岱此時務當相度機宜速籌圍剿不可使賊人有一名免脫亦不可因福康安未到稍存觀望等候之見至賊人自馬家堡奔竄後又有楊填四等聚眾接應並有張阿渾馬建功等亦被賊人糾約入夥以致復行屯聚且賊營內俱係新白布帳房又有烏槍等項器械賊人甫經竄逸各處回民即紛紛接應人夥帳房器械等物俱非倉卒可辦從前蘇四十三滋事尚因副將新柱知府楊士璣激成此次賊匪竟係蓄謀已久暗中勾約豫備所以能同時聚擾皆由李侍堯平時不能督率地方文武員弁漫無防範覺察所致俟事竣後著福康安查明詳悉參奏另降諭旨又前此賊人田五等自小山起事後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七

其餘賊由鹽茶廳至西鞏驛一帶四出奔竄所經之處地方已屬遼遠沿途村堡被賊搶掠百姓受害者必多且前據該督等查有民人展廷隆因賊脅令入夥不從父子受害可見民人等平時受朕撫恤深恩雖遭荼毒仍至死不肯從賊殊堪嘉憫昨已降旨令福康安到彼會同該督即詳晰查明酌量撫恤李侍堯接奉諭旨即速先行普諭各屬務期良民安輯毋使一人失所再據李侍堯奏分竄鷹窩石賊匪經副將八十五玉柱等帶兵迎截擊斃甚多所辦尚好八十五玉柱等於分竄之賊能奮勇截殺亦屬可嘉著存記俟事竣後福康安查明果係出力奏聞候朕降旨其餘賊二十餘人李侍堯仍嚴飭該副將等上緊擒拏務獲勿任乘閒逃竄○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據伍岱等奏賊人復行竄逸且有石峰堡等處回民聚集滋擾之事並稱回匪頭人有馬阿不都馬之元沙

之王馬世雄四人都是三掌教頭目更有小頭人四名等語新教匪徒竟有三掌教名目可見伊等掌教內已有等第層次是其蓄謀已久必非朝夕所能猝合李侍堯身為總督且從前剿除蘇四十二後所有斷除新教之事即責成該督專辦乃該督於新教回匪等公然自立掌教名目等次之事毫無覺察任其煽惑句結以致釀成事端豈封疆大臣惟知厚享廉俸安坐衙齋而於地方此等重事件全不知留心防範有是理乎福康安到後即查明此案如果係李侍堯平時漫不經心養癰貽患所致即據實嚴參具奏至賊人屢次逃逸糾合夥眾擾害地方揆度情形必須滿洲勁旅前往方能迅速肅事著傳諭阿桂於火器健銳兩營內挑選精兵一千名豫備聽候諭旨再行帶領起程所有分隊帶領之侍衛章京等並著酌量選派京兵聲勢壯盛經阿桂帶領前往尤足以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三

東華續錄 乾隆九九

感戴朕恩一味偏護伊弟恐其罹罪又英吉沙爾之阿奇木伯克阿里木亦曾接受薩木薩克私書恐鄂斯瑞查辦遂與阿其睦同謀陷害指稱鄂斯瑞亦曾與薩木薩克私通信息等情先後至保成處誣告經保成審出誣捏情節阿其睦不知愧服又率伊子燕起前往烏什綽克托處誣告其時綽克托並不妥速剖斷一味調停姑息帶領阿其睦等前往喀什噶爾會同保成令阿其睦阿里木等與鄂斯瑞陪罪和息完事具奏所辦錯謬之至此保成初奏此事時朕悉心籌畫若不將阿其睦等擒治不久必生出事端當即降旨令將阿其睦等拏解來京方為妥善諄諄訓誡至再至三昨保成始將阿其睦等與阿里木及案內有名回人一併拏獲分起押解進京乃綽克托聞知保成如此辦理張皇失措竟將案內毫無關涉之阿其睦親戚布魯特額森阿三拜一併拏解具奏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三

七四三

旨即能將阿其睦等擊解功過足以相抵是以止令交部議處以期賞功罰罪咸歸允當至保成擊解阿其睦後其子燕起疑懼潛逃彼時本不必遣人追趕乃保成因遣去之回子伯克呼圖魯克默特等被燕起戕害復欲調烏什等處官兵前往追趕意圖剿滅燕起所辦又屬過當奏到時朕即已降旨海祿保成等將戕害回人家口酌量賞恤此事若因燕起一人逃竄即調兵擒擊甚屬不值詎綽克托一聞調兵信息輒輕舉妄動檄調伊犁烏魯木齊烏什各處官兵所奏更為謬妄已有旨令其速行停止朕因伊等措置乖方正在憤懣聞據喀喇沙爾辦事大臣福祿奏保成所調之士爾扈特官兵已停止不發等語覽奏深為嘉許大臣等受朕委任能如福祿之籌酌得宜隨時奏聞方為不負任使至擊解阿其睦送京一節諸臣多存畏葸之見皆由未嘗深悉事理惟務姑息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年 三

調停即阿桂伊勒圖始亦未嘗不欲消弭其事今燕起遁逃其追趕之回子伯克復被戕害不但綽克托必以為因擒擊阿其睦所致即阿桂伊勒圖亦未必不以為因擒擊阿其睦所擊阿其睦以致燕起脫逃原朕意中之事斷不諱也此實與我皇祖定計剿滅吳三桂出自獨斷者情事無異至追趕燕起之回子伯克被傷亦因燕起情急拒捕不過欲得遠遁後布魯特人取並無隨往同逃者情勢窮蹙已可想見從前布魯特之多連來喀什噶爾報信時伊之屬下布魯特疑懼將欲遷徙多連聞信即往追喚回茲何必為擊一無關係要之燕起張皇發兵致令布魯特人取驚疑乎頃接保成奏審訊阿其睦親屬及跟隨人等供稱阿其睦早已向其子弟商議至八月馬肥時再尋事端等語其明驗也此豈保成豫窺朕旨捏造此語乎內外大臣等試詳思辦理阿

其睦之事若如綽克托等之欲消弭不辦勢必轉將鄂斯瑞治罪或阿其睦之心乃釋疑然尙未能保其始終無事天下有如此是非顛倒辦理者乎即阿桂伊勒圖亦始思消弭其事者所奏雖屬因公特所見淺近未嘗深思全局耳然朕亦不罪伊等蓋為國家大臣遇事籌度機宜據實陳奏原朕所喜也然使不將阿其睦等速擊進京至八月間伊舉事時喀什噶爾地方必生一事難於收拾矣著將保成等所奏審訊阿其睦等親屬跟隨等供詞譯漢通行曉諭朕總攬萬幾無事不悉心籌畫務合機宜恐內外大臣不能周悉此事原委以朕為好與事朕老矣欲無事之不暇戒得在念何必復興事自取其勞然事在不得不辦朕亦不敢耽逸畏勞而不盡心辦理也特將始終辦理情形詳晰通諭中外知之○甲戌以阿桂為將軍福康安海蘭察伍岱為參贊大臣領京兵進剿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年 三

逆回○乙亥以舒亮為領隊大臣釋明亮春甯於獄賞藍翎侍衛命隨往軍營效力○丁丑予故和碩鄭親王積哈納祭葬諡曰恭○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擊問布魯特散秩大臣阿其睦等一事原因伊弟額穆爾與薩木薩克潛通阿其睦如將額穆爾縛獻朕必加恩將伊等之罪寬宥乃袒護其弟遂與阿里木誣控鄂斯瑞亦與薩木薩克潛通既經審虛阿其睦尙無悔心合謀遠遁是以將伊擊問伊子燕起旋亦畏罪脫逃喀什噶爾大臣等奏請調兵數萬追擊及助力之布魯特等盡行剿除所辦未免太過布魯特等投誠以來沐恩已久為燕起一人剿除各屬朕心深為不忍即令停止調兵至額德格訥部落之布魯特比葉爾鐵拜與其兄阿爾體拜派兵追擊燕起朕深為嘉悅已獎賞段匹果能擊獲自當加恩即或不能亦不加罪若不通行曉諭則各屬布魯特何由知朕

矜恤至意著傳諭海祿保成將此旨用布魯特字書寫傳集布魯特等令其暫為曉示邊卡內外各鄂拓克所屬之布魯特等不必畏懼安常守分以期永沐朕恩○已卯以汪新為湖南按察使辦政使○庚辰諭從前甘省蘇四十三因新舊爭教地方官辦理不善致釀事端小醜跳梁立時撲滅節經降旨李侍堯將通省新教回民當不動聲色密行查辦斷絕根株以靖邊疆而安良善舊教之回民是查辦新教乃李侍堯分內專責經數年閱該督止查率一二人奏聞辦理乃為時無幾復有固原所屬小山回民田五等聚眾謀逆之事攻城掠堡傷害官兵因令李侍堯查明賊人起事根由據奏靖遠城回民句通內應一節本年三月十五日眾新教回人齊集禮拜寺將田五糾眾謀逆情節告知約令臨期內應等語是賊人多係新教久蓄逆謀公然於縣城內齊集糾約李侍堯安坐省城毫無聞見則從前之查拏一二回匪不過藉以塞責而其並不實心查辦已屬顯然迨賊首田五就斃餘黨竄入馬家堡剛塔等帶兵追趕李侍堯惟知株守靖遠藉稱審辦賊犯家屬而於一切攻剿機宜竟視為非伊總督本分內應辦之事止委之提督以致軍營統攝無人賊匪乘間翻山而逸經朕再四訓飭李侍堯始行移駐安定仍與剛塔等軍營相距遙遠彼此信息止憑文札往來從來行軍之道有如此之玩延懦怯者乎且各處從逆賊匪一經拏獲即當審明立時正法乃據奏鹽茶靖遠安定地方見尚有見審未辦之犯此等為逆回匪有何疑難耽閣李侍堯無非藉以遷延觀望遠避賊鋒巧為卸過地步是其避重就輕豫存文飾之見豈能逃朕洞鑒真所謂欲蓋彌彰也此事李侍堯既玩愒於平時又畏葸於臨事遂使賊人蔓延猖獗到處句通李侍堯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五

之罪實無可道李侍堯著革職暫留甘省戴罪效力辦理軍需事務俟賊滅事竣另降諭旨其陝甘總督員缺著福康安補授福康安到甘時再行傳旨接印任事至剛塔於賊匪竄入馬家堡時並不堵截後路縱賊潛逃復札會總督展轉耽延迨賊遠颺始帶兵尾追以致賊人四出旬結日益滋蔓擾害地方且於賊人攻破通渭縣城及在石峰堡肆行紛擾之處毫無策應失機債事其罪更無可道剛塔著革職交刑部治罪其固原提督員缺著哈當阿補授見在河州有防範事宜哈當阿不宜即離該處其未到任之前著伍岱署理固原提督印務見在各處官兵厚集阿桂福康安先後到彼相機攻剿諒此窮竄么麼自無難即時殄滅所有李侍堯剛塔辦理此事始終貽誤緣由及朕批閱李侍堯原摺一併發鈔通諭中外知之○以復興為參贊大臣善德為領隊大臣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五 赴甘肅協剿逆回○辛巳諭據喀什噶爾辦事大臣保成等奏稱額德格訥部落布魯特葉爾鐵拜遵檄與伊兄阿爾體拜伊弟沙米爾茶並保成等所遣六品阿奇木伯克沙巴克等率領布魯特騎兵三千餘人奮勇追捕擒獲燕起與額穆爾之子卓木雅爾等男婦子女並將隨同燕起之布魯特黨與全行擒獲等語此事朕早已料及從前布魯特散秩大臣阿其睦被拏之後其子燕起聞信逃竄本係無關緊要且知其斷不能生事是以諭令無須張皇調兵自可從容就獲業經明發諭旨矣今額德格訥部落布魯特葉爾鐵拜感戴朕恩遵奉喀什噶爾大臣等札諭與伊兄弟率領騎兵三千會同保成等所遣之阿奇木伯克沙巴克奮勇將燕起等擒獲實屬安速遠部之布魯特能如此抒誠宣力甚屬可嘉朕深為欣悅葉爾鐵拜著加恩賞給二品頂帶授為散秩大臣銜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五

並賞戴花翎伊兄阿爾體拜弟沙米爾等俱著賞給三品頂帶亦賞戴花翎仍交保成等於庫貯銀內賞給葉爾鐵拜大元寶五阿爾體拜沙米爾等賞給大元寶四另將大元寶二十交與葉爾鐵拜分賞擒獲燕起出力之眾布魯特等以示獎勵其擊獲之燕起並額穆爾之子和卓木雅爾等要犯數名及阿其睦額穆爾等親屬解到喀什噶爾時即行分起揀派才幹侍衛官兵陸續防護押送仍由三眼井取路於沿邊一帶馳驛迅速解赴熱河其餘燕起之妻孥暨隨同燕起逃竄之布魯特黨與並查獲阿其睦等遊牧處所牲畜及見在俘獲之器用等項俱著全行賞給葉爾鐵拜至派出追捕燕起之六品阿奇木伯克沙巴克此次甚屬出力可嘉著加恩交保成等賞給大段四匹仍遇有應升大伯克缺出即行請旨升授以示獎勵又緝捕燕起帶兵堵禦防守要隘之充巴噶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三

什部落博什輝又與沙巴克率兵圍捕燕起充巴噶什部落之布魯特華特暨額德格訥部落阿哈拉克齊雅科蒲穆拉特格岱等均屬出力報效俱著交與保成照原品加升一級更換頂帶各賞一大元寶以示獎勵此次葉爾鐵拜等感戴朕恩抒誠宣力朕加恩分別賞賚之處著保成等通行曉諭眾布魯特咸使聞知至保成等前因燕起逃竄一案所辦冒昧曾經降旨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嚴察議奏今將燕起及伊親屬一併拿獲辦理頗屬妥善功過尚足相抵保成達福俱著從寬免其議處此次鄂斯瑞幫同辦理始終出力保成鄂斯瑞著賞給御用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二對著將此旨及保成等奏摺發鈔傳與阿桂福康安伊勒圖海祿等閱看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慶桂著調補兵部尚書其工部尚書員缺著復興調補復興見在出差所有工部尚書事務

仍著慶桂兼署阿揚阿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其未到任以前著德保兼署穆精阿著轉補刑部左侍郎其刑部右侍郎員缺即著塔琦補授○壬午諭昨據署鑲白旗滿洲都統克勤郡王雅朗阿等奏稱該旗記名以知縣用之工部筆帖式明住前經吏部以該員有無老親能否久於外任之處查該旗時值明住患病該領催詢之伊兄明興據稱伊母見年八十一歲明住不能久任外省該領催即呈明該參佐領咨覆吏部去後嗣明住病愈復在雅朗阿處呈稱伊母雖係年老身體尚屬康健可以隨任情願外用雅朗阿即據呈准其仍以外用咨行吏部並請將參佐領交部察議領催責革等語所辦甚屬錯謬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住之母年既八十有餘該員自應在京當差以便朝夕侍養况見據伊兄明興告知該旗伊弟不能久於外任則其母之衰邁可知乃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三

明住猶稱可以隨任者其意不過貪圖外任多得廉俸耳設使明住選授遠省以八十一歲之老母迎赴任所衰年跋涉豈無意外之虞若明住僅攜其妻孥赴任轉留其母在家不得侍奉於心又何以自安縣令為親民之官一經除授即當教民以孝悌之義似此忘親貪祿又安能訓迪斯民耶至都統為統轄一旗大員平日應以忠孝訓勵旗人雅朗阿等如果明曉大義當明住具呈時即應將該員嚴行訓飭批駁何得復為據呈咨部且伊等之意尚以明住為該旗參佐領等所屈抑奏請將參佐領等察議領催責革有是理乎朕以孝治天下近因提督李國梁之父年逾九十曾往湖南任所一次緣該處炎熱水土潮溼仍回直隸原籍朕體恤伊父年邁特將李國梁調任直隸以遂其就養之私又副都統敦倫泰之父母俱已年老皆在西安先因新疆地方緊要需人不得不

令敷倫泰前往旋以該處業經事竣即將伊調任西安使得就近侍養朕於大小臣工欲其盡力宣猷必令其克供子職是以無不曲加體恤至於出征行陣原不在此例者記云戰陣無勇非孝也蓋以勤勞王事卽所以顯揚父母不得以私情而廢公義若尋常服官凡身爲人子者豈可貪戀祿俸而不一動桑榆之念耶明住停其十年升轉永不許保送知縣以示懲儆嗣後各旗文武官員如有父母年至七十五歲以上者均不准保送外任庶旗員共知祿養承歡克敦內行亦移孝作忠之一道也雅朗阿諾穆親將明住咨部仍以外用之處實屬糊塗不曉事理著將伊等申飭交部議處其參佐領無庸交部察議領催令照舊當差此事於我滿洲風俗人品大有關係爲此明白宣諭中外知之○癸未諭前因郝碩於江南行在陛見詢以地方事務奏對茫然不中肯綮會降旨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年 天

申飭又聞伊在巡撫任內操守平常令薩載於赴江西查閱營伍之便訪查據實具奏茲據薩載奏到查得郝碩聲名甚屬平常性情猜忌竟有勒派屬員之事見據藩司馮應櫛等說出郝碩前因進京陛見短少盤費又因應交海塘公項屢次向各司及各府州縣等勒派銀各一千餘兩至數百兩不等其各府州縣所送銀兩先後交南昌府知府湯萬棠黃良棟南昌縣龔珠富森布同知鄭廷杜徐聯奎李洗心等收存隨時取用等語郝碩受朕厚恩擢任巡撫理應實心任事潔已奉公乃於地方事務置若罔聞輒藉進京盤費海塘交項屢向屬員婪索以致合省承風公幫私派統計收受餽送銀兩竟至累萬盈千敗檢孤恩莫此爲甚從前國泰在山東時性情乖張屢向屬員需索其時首府呂爾昌馮堪等爲國泰收存銀兩一經敗露無不水落石出此事係在四十七年其時

郝碩豈不聞知畏懼乃仍敢效尤復有此貪婪派累之事數其款蹟竟與國泰無異郝碩見在來京候旨已另有諭旨交直隸山東督撫沿途迎截革職鞫問解至熱河審訊治罪至藩司馮應櫛臬司吳之輔廣饒九道額爾登布均有奏事之責乃於巡撫貪婪劣蹟並不據實奏聞且曾餽送銀兩豈可復勝司道之任馮應櫛吳之輔額爾登布應與餽送銀兩之鹽法道杜憲糧道舒希忠吉南新道邊學海一併革職其餽送銀兩復代爲收存之南昌府知府黃良棟同知徐聯奎李洗心原任同知鄭邦柱南昌縣知縣富森布俱著革職交薩載嚴審定擬具奏其餘各府州縣並著薩載審明照國泰案內屬員餽送銀兩之例分別辦理具奏候朕另降諭旨○諭江西布政使員缺著李承鄴署理按察使員缺著姚梁署理著各速赴新任不必來熱河請訓○諭馮光熊前於江西按察使任內曾餽送郝碩銀兩難以復膺藩司之任馮光熊著革職仍留甘省戴罪效力協辦軍需事務其甘肅布政使員缺著浦霖補授

六月甲申朔諭甘省逆回滋事先經革職總督李侍堯奏稱此事因小山逆回田五等謀與新教起釁經朕以該犯等欲與新教糾眾謀逆遂降旨飭詢始據該督將本年正月內田五在靖遠哈得成哈彥家商同謀逆各情節覆奏又據西安將軍傅玉奏訊之甘省居民僉稱匪回匪於上年五月卽修理石峰堡並約定本年五月五日起事通渭等處亦據報同日被賊搶劫等語是賊人肆逆不法早已豫蓄奸謀並非因爭教起事夫內地回人其來已久我國家威棧遠播平定準部回部西域咸隸版圖新疆回人年班入覲往來絡繹內地民人亦多至回疆貿易其有查對經卷講習規

條者相習為常例所不禁遂有紅帽白帽新教舊教之名其實新
疆之回人正其舊教也且見在內地回民所習之教所講之經皆
與喀什噶爾葉爾羌等處回人經教無異原無新舊之別况內外
均屬編氓赤子順則恩有可加逆則法無可宥今賊首田五已就
殲斃其餘黨馬鬍子李鬍子等膽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聚眾鳴張
攻城掠堡即屬回民中之邪教如僧中白蓮教之類而已昨已命
大學士阿桂陝甘總督福康安前往督辦並派京兵及飛調四川
屯練降番暨阿拉善鄂爾多斯各處蒙古兵丁到彼協剿大兵雲
集諒此么麼小醜自無難速就殲除至阿桂福康安於勦滅賊匪
後止須將賊人經過煽誘之處所有平時與賊人勾結知情及賊
人起事後代為往來送信接濟糧食之人即係邪教亂民必須實
力搜捕正法勿使復如李侍堯之養癰其餘並未從逆之回人不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年 三

必更分舊教新教皆係良民概毋庸波及以免株連總之查辦此
事止當分別從逆與否邪正之殊不必論其教之新舊即如僧道
原非例禁而白蓮等邪教之必應查究者亦以其左道惑民聚眾
滋事也嗣後阿桂等奏摺內凡從逆回匪俱稱邪教不必復分新
舊名目俾回民等咸知朕洞悉其教根源不分畛域斷不肯因滋
事賊匪將無辜守法良民一併株連之至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並著阿桂福康安及各直省於凡有回民處應黃編貼宣示知之
○庚寅免甘肅全省本年額賦○癸巳諭據在京步軍統領衙門
將郝碩截擊解至熱河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錄供具奏本
日朕親行刑訊據郝碩將收受屬員餽送各款一一供認俯首無
辭從前因國泰在山東勒索貪婪劣蹟敗露當即審明治罪乃甫
經懲創郝碩即於是年藉斂盤費為名藉法效尤派累屬員朕實

不料封疆大吏有如此牟利貪黷者且恨且愧郝碩著解交刑部
令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嚴審定擬具奏○戊戌諭
軍機大臣等此次福康安甫抵隆德因躡探路徑即能擒殺賊匪
趕獲牲畜可見事機湊合滅賊佳兆而先聲所及已足以破逆回
之膽但慮賊人得信復行逃竄然料彼亦無路可去矣據奏見與
海蘭察分派官兵並知會伍岱等於初十日一同分路進剿並飛
咨傅王永安在石峰堡附近堵截如此四面迎剿截殺賊人更無
難迅速殲除所有擒擊賊匪之侍衛富克精額等甚屬奮勉可嘉
統俟捷音馳到時一併從優議敘再據奏訊之拿獲賊人馬佳英
等供稱底店為首之賊係馬武舉就是底店回人不知名字等語
底店賊回為首者竟係武舉實屬罪大惡極福康安進剿務當設
法將該犯生擒解到熱河審明寸磔以伸國法而快人心至武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年 三

例屬總督管轄何以平時漫無約束縱令謀逆此非尋常失察可
比並著福康安查明據實具奏○己亥諭軍機大臣等近日軍營
漸有起色旗鼓一新自當立勦匪徒但念此次逆回田五等豈有
無故即能糾合黨羽定期起事遠近回人亦即附和隨從之理朕
於此事再四思維反躬自問自臨御以來數十年兢兢業業並不
敢稍存滿假於民生疾苦無不時時慮念務期得所而於甘省尤
加意撫恤該省連年以來並未聞水旱災歉斷無貧黎失所致匪
徒乘機煽誘或地方官有勒索苛派苦累百姓因而賊人倡亂滋
事抑或李侍堯查辦邪教不密致逆回得誑稱勦洗回民藉詞煽
誘以上種種各情節思之總不得其故究竟因何而起不得不徹
底根究著傳諭阿桂福康安務向擒獲賊目逐一研鞫並於該處
詳晰詢訪起費緣由據實奏覆毋得稍存迴護之見至賊人於上

年即豫備石峰堡巢穴以爲退守之地其所積糧食器械必多自係陸續運往斷難掩人耳目何以地方文武官弁竟昏如瞽瞍毫無聞見此非尋常失察可比著阿桂福康查明貽誤之員嚴參治罪至賊人前此肆行無忌往來逃竄其所需糧食等項尙可向各處村莊搶劫今見官兵聲勢壯盛又經福康安等痛加剿戮餘賊自必竄回石峰堡福康安等派兵四面嚴密圍堵後賊人及老幼眷屬不下萬人藏於堡內困守其積蓄自必立形匱乏無從覓食惟防各處邪教匪徒尙有爲之暗中饋送者此等爲賊接濟之人罪與逆賊無異必當嚴密查捕一經擊獲卽究訊姓名居址不可使一名漏網此係盡絕邪教根株之法阿桂福康安當留心遵照妥辦不可稍存姑息○辛丑諭據福康安奏官兵於十一日分爲四路由隆德進剿底店賊眾千餘從山梁壓下官兵槍箭齊發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三
殺賊甚多有騎馬賊首二人往來指揮拜唐阿薩克丹布放槍打死一人官兵自辰至酉殺賊二百餘名奪得賊營四座卡座十餘處器械帳房牲畜無算海蘭察帶同巴圖魯侍衛追趕敗竄之賊又殺一百餘名等語此次福康安等督率官兵剿殺賊匪奮勇爭先共殲賊二百餘名拜唐阿薩克丹布並能槍斃騎馬賊目一人甚屬奮勉可嘉福康安海蘭察著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薩克丹布著擢授藍翎侍衛其餘出力之侍衛章京及官弁兵丁等俱著福康安查明咨部議敘以示獎勵其有出眾特等奮勇者仍卽指名奏聞○壬寅諭大學士三寶歷任督撫宣力有年簡擢綸扉勤慎供職方資倚任此次扈從熱河因其遽疾卽遣太醫診視並令回京調養茲聞溘逝殊爲軫惜其任內降革處分均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敬○丁未諭

廣西布政使員缺著奇豐額調補浦霖著調補安徽布政使卽赴新任不必來熱河請訓亦無庸馳驛其甘肅布政使員缺著陳步瀛補授汪新著調補甘肅按察使其湖南按察使員缺著德克進布補授○諭軍機大臣等保成等奏布魯特比葉爾鐵拜已獲燕起爲阿哈拉克齊穆拉特私放見爲喀哩提金部落布魯特比薩瑪齊容留等語殊不成事體綽克托等將沙米爾紮留質作拜曉諭葉爾鐵拜等所辦尙妥並當諭以擊獲燕起後卽奉有賞給汝二品頂帶散秩大臣銜花翎元寶等項恩旨汝弟沙米爾紮亦有升賞見已頒到今燕起逃遁汝若能再獲則恩賞卽可發給其賞件令沙米爾紮閱看寄信伊兄伊等望此重賞或能將燕起擊到如不能獲亦不必發兵著保成等遵指示機宜妥辦並諭伊勒圖知之○戊申諭前據薩載參奏郝碩案內餽送銀兩之司道以下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三
各員並自請議處一摺當批交該部議奏本日據吏刑二部議將馮應榴吳之輔額爾登布發往軍臺效力贖罪薩載革任具奏此案郝碩於巡撫任內藉斂盤費爲名勒索屬員公幫銀兩貪婪牟利數至累萬盈千且事非一時派非一次在同城之藩司大員凡有奏事之責者尙應據實列款陳奏薩載身爲總督江西係其統轄地方於該省巡撫聲名操守豈得諉爲並無見聞乃該督從無一字奏及經朕得有風聞令薩載至江西順便查訪始據將乾隆四十七八等年郝碩勒索派款蹟具摺奏聞在薩載亦知再有袒護獲戾更深故爾據實陳奏且於摺內聲請議處其實該督平時因循不奏之罪不能因此時查辦得實稍爲寬假也且設立督撫原令互相稽察設總督有貪婪之事巡撫尙應參奏豈巡撫有貪婪者總督當諉爲不知乎况朕以薩載歷任封疆辦事尙屬安詳諱

練且在各省總督中年分最久見在三寶病故員缺朕意原欲將
 伊補授大學士照尹繼善高晉之例仍留兩江總督之任今薩載
 於郝碩如此贖貨營私久而不奏豈尙堪綸扉之任卽此案薩載
 之罪若竟予從寬革職留任不足蔽辜著於總督任內罰去養廉
 三年仍革職留任以爲總督大員不能舉劾巡撫貪污因循贍徇
 者戒○諭富躬見在患病准其解任回旗調理安徽巡撫員缺著
 書麟補授其倉場侍郎員缺著保泰補授保泰所署勒保兵部侍
 郎員缺著塔琦署理其刑部右侍郎員缺著景祿補授伊桑阿著
 補授直隸布政使其按察使員缺著梁肯堂補授所遺清河道員
 缺著朱芫星補授其前任降級之處仍著帶於新任○己酉諭軍
 機大臣等前閱福康安所進圖內石峰堡迤東有賊營四處當經
 諭令福康安何先占此四營則賊無可去之路今據奏到奪得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五

賊人大營四座正與朕前降諭旨相合至所稱此時要著必先扼
 要放卡斷其水道並周圍創挖溝濠使賊無路竄逸方能制其死
 命見於石峰堡東南山梁設營數處擊至溝底再於石峰堡西南
 山散安營三處卽可接至黑風墩山梁直達傅玉等軍營會合聯
 絡等語並另據繪圖進呈閱之一目了然與朕前此發往殊筆原
 圖脗合辦理俱中窾要此時賊匪已成釜底遊魂官兵轉不必輕
 於前進以致或有損傷惟當嚴密防範堵截毋使一名免脫爲要
 卽爲時略久剿除自更淨盡况阿桂帶領京兵暨保甯所帶屯練
 降番日內早已到彼合力攻圍亦無難剋期蕩事佇待捷音之至
 至白楊嶺等處逆回想亦係底店石峰堡馬家堡潰出之賊自應
 分兵往捕速期殺滅但策布坦吉蘭泰二人向未經歷戎行况綠
 營兵丁又不如京兵之嫻習弓馬著傳諭阿桂福康安卽於巴圖

魯侍衛內選派精細諳練者數員並於復興所帶京兵內每處派
 撥二百名令其帶往幫同策布坦吉蘭泰上緊搜捕自更得力其
 馮光熊續調之甘涼等處兵丁亦當暫緩撤回以供搜捕堵截之
 用此次回匪等訂期起事早蓄逆謀因舉首有人田五等遂倉卒
 生變迨竄往馬家堡時若剛塔等能嚴防後路及早完結則其餘
 句結之回眾聞風斂迹逆形未露轉難查辦而李侍堯剛塔仍然
 安於本任或待至一二年後又不能保無蠢動之事彼時逆謀愈
 久句結轉多殲除更爲不易今因馬鬍子翻山逃遁而石峰堡底
 店之賊遂紛紛接應經京兵以次剿捕遂使回匪逆謀畢露轉得
 徹底根查萌芽淨盡從此永不至再生事端此實仰荷 上天嘉
 佑朕展轉思維益深敬畏又據奏詢之石峰堡附近居民賊匪於
 四十六年卽修理石峰堡上年五月又加葺治整固眾所共知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五

語是此事李侍堯玩愒貽誤而剛塔在馬家堡縱賊之罪亦無可
 道已令軍機大臣札飭解員鳳翔等將伊二人迅速押解熱河審
 訊治罪但賊匪似此逆蹟昭彰附近居民既已共見督提大員自
 有應得之咎而地方文武員弁何竟毫無覺察稟報以致養癰貽
 患著阿桂福康安務卽查明賊匪修理石峰堡時係何員任內之
 事卽將貽誤之道府州縣並專管之武職營汛各員一面參奏一
 面拏問亦迅速解赴熱河治罪○庚戌諭李侍堯久任封疆歷練
 地方事務數十年受朕恩眷最深迨調任雲貴總督後有收受廠
 銀等事一經發覺卽將伊革職治罪覈其情節雖非近年王
 宜望陳輝祖國泰郝碩等之貪婪賄賂敗檢營私者可比但其重
 愆不飭已褫名節而損廉隅其時彙內外臣工之奏將李侍堯加
 恩暫緩典刑適因甘省蘇四十三之事需人辦理善後事宜一時

總督驟不得人李侍堯究屬明白能事是以復將伊補授陝甘總督朕於李侍堯破格加恩原欲其倍加策勵查辦邪教綏靖地方以贖前愆李侍堯稍有人心宜何如感激奮勉仰答朕恩乃本年田五於小山起事作逆李侍堯並不親帶兵丁設法勦捕彼時尙得以審辦賊黨籌畫軍餉為各道賊於馬家堡翻山逃遁伊乃逗遛靖遠軍營統攝無人賊人遂肆行竄逸句結經朕於五月十二三十四等日屢次飭諭始行移駐安定仍與賊蹤遙遠以致賊黨蔓延到處煽誘攻城掠堡擾害良民是李侍堯之畏葸遷延實為失機偵事况賊人於四十六年即已修理石峰堡上年五月又加葺治整固且田五陰謀不軌糾眾聚集禮拜寺商同謀逆一切旗幟號衣帳房器械種種齊備足見謀逆已三四年之久李侍堯安坐省城竟同尊職是其參賊養癰釀成事變李侍堯之罪百喙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三

為朕最親信之人與鄂斯瑞無異此後葉爾羌奏事亦令列名冊此傳諭阿揚阿等遵照辦理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九

三七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諭朕因覽四庫全書內大清通禮一書所列廟祀 歷代帝王位號乃依舊會典所定有所弗愜於心敬憶 皇祖實錄有敕議增祀之諭今查取禮部原議紅本則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內具題爾時諸臣不能仰體 聖懷詳細討論未免因陋就簡我 皇祖諭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無道被弑亡國之主此外盡應入廟即一二年者亦應崇祀煌煌聖訓至大至公上自羲軒下至勝國其開聖作明述之君守文繼體之主無不馨香妥侑不特書生臆論無能仰喻高深即歷代以來升歆議禮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會議疏內聲明偏安東華續錄 一 乾隆一百

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視若仰承 聖意而實顯與 聖諭相背朕意若謂南北朝偏安不入正統則遼金得國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適足啓後人之訾議即因東西晉前後五朝有因篡得國擯而不列如操丕不得為正統之例殊不知三國時正統在昭烈故雖以陳壽三國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奪萬世之公評至司馬氏篡竊以還南朝神器數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晉祚自不能掩其篡奪之罪其他雖祖宗得國不正而子孫能繼緒承休即為守文中主亦不可槩從缺略况自漢昭烈以至唐高祖統一區夏時之相去三百餘年其間英毅之辟節儉之主史不絕書又安可置而不論至於後五代如朱温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更易數姓中華統緒不絕如綫然周世宗承藉郭氏

餘業懋有疆域尚不失為令主此而槩不列入則東西晉前後五代數百年間創守各主祀典缺如何以協千秋公論他若元魏雄據河北地廣勢強太祖道武勤思政理講學興農亦可為偏安英主並當量入祀典以示表章朕前命館臣錄存楊維禎正統辨論內詳晰宣諭以維禎所辨王統在宋不在遼金之說為是所以存春秋綱目之義見人心天命之攸歸且檢閱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所載明代崇祀古帝王位號原未列遼金二朝今 帝王廟崇祀遼金而不入東西晉前後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於何底是皆議禮諸臣有懷偏見明使後世臆說之徒謂本朝於歷代帝王未免區分南北意存軒輊甚失 皇祖降諭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國由於神熹二宗紀綱廢而法度弛愍帝嗣統時國事已不可為雖十七年身歷勤苦不能補救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失國者一例而論是以 皇祖睿裁將神熹二宗撤出而愍帝則特令廟祀衰貶予奪毫釐不爽實千古大公定論乃諸臣於定議時轉復將漢之桓靈增入豈未思炎漢之亡亡於桓靈而不亡於獻帝乎從前定議未將東漢全局詳審論斷轉使昏闇之君濫叨廟食所議未為允協夫自古帝王統緒相傳易代以後饗祀廟庭原以報功崇德至於嚴篡竊之防戒守成之主或子或孫要必衷於至當而無所容心於其間方協彰瘅之義所有 歷代帝王廟祀典著大學士九卿更行悉心詳議具奏並著於定議後交四庫館恭錄 皇祖諭旨並朕此旨於通禮廟饗卷首以昭殷鑒歷朝垂示萬年之至意○丁巳諭禮部尙書曹秀先由翰林游擢正卿曾在上書房行走教皇子書學問優長奉職勤慎茲聞溘逝殊為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傅其任內降革罰俸處分俱予開復

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子祭葬諡文恪○以姚成烈為禮部尚書調李綬為湖北巡撫以陸燿為湖南巡撫馮晉祚為山東布政使出按察使○戊午以楊鍾嶽為山東按察使由濟東道○己未諭前據薩載查奏郝碩派累屬員公幫銀兩各款隨令解至行在親加刑訊伊已逐款供認復令留京王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審擬具奏茲據奏請將郝碩擬斬即行正法郝碩係總督郝王麟之子在軍機司員上行走尚屬奮勉是以加恩簡用司道游擢巡撫乃不思奉公潔己整頓地方輒因進京陛見藉斂盤費為名勒派屬員公幫銀兩以致合省承風公行賄賂實屬肆無忌憚巡撫統轄全省屬員中有箠笞不飭者尚應立時參劾以儆官邪乃郝碩首先勒派罔顧廉隅設使該省司道大員亦以升遷引見為詞踵智效尤遞相派累則屬員展轉達迕終歸累及於民郝碩貪黷性成託言缺少盤費不過見其事出有因而營私罔利矧整難盈較之從前國泰之罪實無區別國泰小有才情於地方事務尚知留心辦理一經劣蹟敗露立即審明治罪不稍寬貸郝碩於今春江南行在陛見時詢以該省政務奏對茫然彼時尚謂其近來昏憤不勝巡撫之任乃不料其恣意貪婪竟至於此且伊託詞斂費即係國泰在山東敗露之時是其明知故蹈肆無顧忌郝碩之罪即照大臣等所奏予以棄市亦所應得今仍格外加恩照國泰之案姑予全軀著派穆精阿前往監視賜令自盡國家簡用封疆大員原欲其整飭官方身先表率以期大法小廉嗣後直省督撫其各慎持名節顧畏憲典毋再如國泰郝碩之牟利營私自罹罪戾一經發覺前事具在朕不能曲為寬宥也○甲子諭據阿桂福康奏初四日石峰堡內投出老弱賊匪一千五百餘名阿

桂福康安恐賊人詭譎伎倆希冀官兵見賊眾投出防範稍懈即乘勢撲出竄逸豫派官兵層層分布埋伏豫備初五日子刻賊首張阿渾果同楊填四等帶領賊眾向外直撲思欲奪路竄逃官兵槍箭如雨盡力截殺殲賊千餘張阿渾等竄回堡內其時天色黎明福康安同海蘭察帶領各官兵一湧而上進堡接捕將首逆張阿渾即張文慶大通阿渾即馬四娃並賊目楊填四黃阿渾即黃明馬建成馬良茂馬金玉楊存義馬幾馬建業馬保全數擒獲兩日打仗殲擒賊回共二千餘名擊獲首從逆犯及各賊眷屬孩稚共三千餘口等語覽奏實深欣慰國家愛養黎元凡直省編氓遇有水旱災荒無不立時蠲賑至甘省回民久隸餅食毛踐土便與齊民無異該省地方礪瘠間有不登即行蠲免賑濟較他省為尤多回民等同在編氓之中百數十年仰沐膏澤家給人足伊等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四 具有天良豈不當稍知感激且地方官並無苛徭酷派激變事端乃逆回等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肆其逆謀實為國法不容神人共憤而前此李侍堯剛塔等辦理不善致賊四出句結蔓延猖獗經朕特派大學士阿桂陝甘總督福康安先後帶領巴圖魯侍衛等前往督辦並諭以底店係賊匪門戶當先由該處以次進剿福康安先抵甘省數日之內即將底店賊匪剿辦淨盡肅清後路俾賊眾聞風靡落萌孽潛消阿桂抵石峰堡後復會同福康安遵照朕殊筆圈示之處安營設卡將賊匪嚴密圍堵並斷其水道辦理均為妥協且勦辦甫經一月即能將賊匪迅速殲除而賊首張文慶等俱悉數生擒並擊獲活口三千餘名不使有一人免脫此皆仰荷上天嘉佑是以軍士用命俾該犯等惡貫滿盈按名生致盡法懲治而諸臣之成功完善不可不特沛殊恩以昭懋賞阿桂前

於平定金川時已封頭等公爵見為大學士恩施無可復加著再
 給子輕車都尉世職即令阿桂於伊子孫內揀選一人奏聞承襲
 福康安籌辦底店賊匪先得機宜較為出力前於平定金川時已
 封為嘉勇男著再晉封嘉勇侯海蘭察前在金川超眾奮勉已封
 侯爵今在甘省節次打仗復能首先帶領官兵奮勇殺賊前已加
 恩將伊子安祿擢授二等侍衛在乾清門行走著再給與騎都尉
 世職即令安祿承襲伍岱係塔爾巴哈台班滿回京之人路過甘
 省即自奏留該處協勦且於福康安未到之先在伏羌等處擊退
 賊匪頗為奮勉著授為都統亦給與騎都尉世職其餘巴圖魯侍
 衛章京等及領兵各員分投勦殺兼有能不避箭石殺賊受傷者
 均屬奮勇可嘉所有此次勦賊受傷出力之帶兵大小各員弁著
 阿桂福康安查明出眾特等者及其餘出力之侍衛章京官弁兵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五
 丁等分別等第奏聞交部議敘以示獎勵至此次勦辦回匪三月
 以來朕披覽奏章指示機宜和珅首承諭旨繕寫寄發巨細無遺
 一體宣勞和珅本身見襲輕車都尉著再給與輕車都尉世職歸
 併前職照例議襲其餘在事慶成之軍機大臣梁國治董誥福長
 安並軍機章京之勤勞出力者著一併交部議敘所有此次賞給
 各世職俱著世襲罔替其應如何議襲之處俱著該部查例具奏
 阿桂福康安摺並著發鈔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御製運速論
 曰今春為南巡記亦既詳論宜遲宜速之機大抵於兵事宜速河
 務宜遲而要於敬天明理非漫論也蓋屢省而有得於己之言也
 歸而有甘肅逆回田五之事彼時以為盜弄潢池不過藉邪教以
 惑人心如五斗米一炷香之類地方官自能平之頗不介於懷既
 而思之不介於懷或即違敬明之義得毋有所失乎已而剛塔有

小勝之報李侍堯有坐守之乖以致賊徒翻山而遁餘黨蔓延猖
 獗肆擄民居攻縣城西安巡撫畢沅遂有徵兵防守之議蓋恐秦
 隴煽動不可收拾朕閱所奏即硃批以為若汝所議雖十萬兵不
 敷用又將何以滅賊乎然知李侍堯剛塔畢沅及本省綠旗兵不
 能了此事即降旨用福康安為陝甘總督同海蘭察領乾清門巴
 圖魯侍衛章京等二十八人馳驛先往並調阿拉善蒙古兵一千
 四川降番兵二千甯夏滿洲兵一千撤拉爾老教回兵一千及甘
 涼兵二千延綏兵一千共兵不滿一萬又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
 火器營兵二千以為後勁福康安一臨底店即與海蘭察等率先
 至之甯夏阿拉善兵二千立挫賊鋒逼之入石峰堡於是諸路兵
 陸續畢集而阿桂所領之京兵亦到周圍築柵困之斷其水路不
 十日而淨殲餘孽生獲渠魁此又南巡記所謂宜速而莫遲未至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六
 昧事機而無成也夫兵凶戰危且予老矣豈更樂於用兵而有窮
 殫之為然事機之來應之不速設果致賊氛蔓延全秦煽動如畢
 沅之所慮者豈不貽笑無窮而予肯辭以老坐視弗理乎予更思
 之勝國之兵即今之綠旗兵也而其訓練或尚不如今之綠旗其
 董事之臣似今之李侍堯剛塔畢沅者或亦少矣文臣掣肘於中
 武臣作偽於外其君付之不問弗如是則我皇清何以得有明之
 天下乎雖然是宜鑒宜懼而不可恃天之寵以自矜且即小可以
 喻大叢爾逆回設非應之速而勦以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始之
 一念之忽予深自以為過繼之一念之敬仍蒙 天佑而速厥功
 則是遲速之論可以默置而弗以明示子孫乎可弗以前明為戒
 而怠於敬天暗於明理而弗慎於用兵乎用兵固貴速而不敬不
 明未有弗致債事者是子所以惓惓也○丙寅河源紀略成○庚

午論據阿桂福康安奏稱明亮春甯在甘肅軍營均各竭力奮勉等語從前明亮錯辦任內事件雖係糊塗尙屬天良不昧春甯則係年幼無知亦無不法之事是以賞給藍翎侍衛發往甘肅效力今既均能竭力奮勉贖罪著加恩明亮補授頭等侍衛春甯補授二等侍衛○癸酉命伍彌泰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調和坤爲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以福康安爲戶部尙書仍留陝甘總督任○丙子諭前據阿桂福康安奏逆回此次滋事緣田五張文慶李可魁等俱係馬明心徒弟本年正月間田五先與李可魁商同謀逆約張文慶及各回匪訂期起事欲與馬明心報復等語可見田五等滋事不法總由爭教而起該犯等俱係內地回民自其祖先以來食毛踐土蒙國家豢養深恩者已百數十年同隸編氓毫無區別乃馬明心以邪教魁首甫經正法田五等尙復私守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十七

謀興新教復經官兵擊獲身搜寸磔闕家俱緣坐正法是新教不但與回民無益且至喪軀破家其禍尤烈回眾等何苦甘爲所愚執迷不悟受其流毒若經此次寬免之後尙有陽奉陰違或敢滋生事端則是自外生成斷不能復爲曲貸著阿桂福康安即將此旨謄黃普貼出示曉諭凡屬良善回民益宜安分守法卽有向從新教者亦當觸目儆心及早改悔勉爲順化良民毋負朕法外施仁諄切戒導之至意○辛巳大學士九卿議奏歷代帝王立廟崇祀止及開創之君實爲闕略茲蒙指示兩晉南北朝後五代創守各主亦宜並膺廟食臣等按代尋釋宜膺廟食者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簡文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齊武帝陳文帝宣帝元魏道武帝明元帝大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唐明宗周世宗共二十三帝詳列一單至篡竊得國失德亡國未應請祀者如西晉武帝惠帝懷帝愍帝東晉廢帝奕孝武帝安帝恭帝元魏孝莊帝節閔帝孝武帝東魏孝靜帝西魏文帝廢帝欽恭帝宋武帝少帝前廢帝後廢帝昱順帝齊高帝廢帝鬱林王廢帝海陵王明帝廢帝東昏侯和帝梁武帝簡文帝元帝敬帝陳武帝臨海王後主北齊文宣帝廢帝般帝昭帝武成帝後主緯幼主恒北周孝愍帝明帝武帝宣帝靜帝後梁太祖末帝後唐莊宗閔帝廢帝從珂後晉高祖出帝後漢高祖隱帝後周太祖恭帝共五十五帝別爲一單呈覽竊見康熙六十一年會議本內唐代增入高祖以下十四帝而不及憲宗金代增入太宗以下三帝而不及哀宗但考史載憲宗削平僭叛不惑羣議功業實不可沒而哀宗圖存於亡從容殉國較之明愍帝更爲有光謹以此二帝另爲一單可否一體增祀至漢代亡於桓靈不亡於獻帝其桓靈

帝神牌自應遵旨撤出以昭子奪之公得旨大學士九卿等會議增祀兩晉元魏前後五代各帝王一摺並聲請唐憲宗金哀宗應否一體增祀等語憲宗處唐中葉各鎮節度憑陵跋扈僭叛不臣憲宗命將專征削平淮西厥功頗偉在有唐一代中尚屬英主其末年被弑係禍變猝乘與荒亂失德召變致釁者不同至金哀宗處衰弱之時國勢已不可問推其致敗之由實因熙宗海陵淫虐階厲哀宗自縊殉國與明之愍帝事同一例自應一體增祀餘俱著照所議行○壬午陝甘總督福康安奏新任甘肅布政使浦霖奉旨調任安徽所遺員缺即著陳步瀛補授查陳步瀛誠見才具不如浦霖請仍以浦霖調補甘肅布政使陳步瀛即以事簡之安徽布政使補授得旨著照所請行○癸未多羅質郡王永瑤等議奏陝甘總督福康安查參前任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於甘肅逆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九

回田五等謀逆滋擾失機債事請照留京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科道嚴議擬斬即行正法以為大臣失機觀望者戒得旨此案李侍堯身為總督到甘數年於回民修堡謀逆毫無聞見非從前撒拉爾之變起倉卒者可比迨賊匪四出奔竄復逗遛靖遠安定其於此事始終貽誤罪實難辭伊係曾經獲罪之人朕加恩寬宥仍用為總督原令其倍加整頓以贖前愆乃竟因循債事朕實引以為愧此案經留京王大臣及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會議擬以斬決復命隨從之王大臣等覆覈照議本應依擬即行正法但念地方因有不逞之徒滋事擾害致本省總督即罹典刑轉恐起刁風而滋厲階非所以遏寇虐靖邊疆也從前蘇四十三滋事時將勒爾謹革職等因經廷臣覈擬斬決彼時亦曾加恩改為監候後因該省折收監糧案發是以賜令自盡原不因蘇四十三之事今李侍堯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十

玩誤因循其罪難浮於勒爾謹但念其歷任總督多年於地方事務尚屬諳練通曉至於軍旅本非其所嫻此次若因逆回蠢動遂誅及總督轉非殺靖地方之道李侍堯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令其覲坐固圍自思罪戾至剛塔本係武夫有勇無謀甫到固原提督之任即值逆回起事不能先期覺察及賊人竄聚馬家堡時剛塔在山前紮營不思設法堵截後路致墮賊計迨賊已潛遁又不能繞出邀截惟知在後尾追予以重辟亦屬罪所應得但究係甫經到任未悉地利其勦賊時各路官兵尚未到齊伊所帶之兵不過數百名尚能殲斃賊首田五並於馬泉灣殺獲賊人家口牲畜且身受箭傷覈其情罪尚可量從末減剛塔著免其死罪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以觀後效朕辦理庶獄一秉大公凡臣工功罪惟視其人之自取不使一毫畸重畸輕所有辦理此案緣由

明晰宣諭中外咸使聞知○軍機大臣會同理藩院議奏審訊回

子默羅色帕爾等私通薩木薩克斂給銀物一案請將默羅呢咱

爾額穆爾即行正法阿其睦阿里木控告鄂斯瑞審係全虛應請

一併正法默羅色帕爾雖將書信呈出究會為薩木薩克斂銀

物應擬斬監候其餘阿布拉等五犯應暫行監禁俟擊獲燕起

勒死應擬絞監候其餘阿布拉等五犯應暫行監禁俟擊獲燕起

時再行分別治罪得旨阿里木額穆爾默羅呢咱爾俱著照所議

即行正法至阿其睦固應一併正法但念伊從前頗屬出力著加

恩改為斬監候餘依議

八月甲申朔辟雍成○乙酉以姚綦為廣東按察使

己丑河南睢州河溢命阿桂督治之○癸巳免甘肅積年運賦○

乙未以河南偃師縣民任天篤九世同居賜 御製詩章 御書

扁額○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蘭第錫等覆奏籌辦漫口情形一摺內稱正河去路並未淤塞堵築似易為力等語正河幸未淤塞但仍宜慎重辦理以期妥速集事不可為滿足之言至朕前因豫省隄防而外無可分洩之路隄工往往易致潰決是以降旨令於賈魯河睢河等處詳細履勘是否可以於側引河處所酌建減水壩以分水勢今蘭第錫等摺內未據覆奏及此想此事關係重大伊二人未敢遽定阿桂接奉前旨自已迅速赴豫李奉翰俟南河分洩事宜籌辦停妥亦必即起程前往阿桂等一到自當會同相度熟商但思河南土性浮鬆若建立壩座不能堅固是欲減水而轉致掣溜所關匪細著傳諭阿桂等務宜詳細履勘選擇土性堅實並非頂衝處所酌量修建如賈魯河一帶並無膠泥或擇其土性稍堅之處酌建石工一段即於石工之中建壩數座以便相機啓放自更足資鞏固朕臨御之初部庫帑銀止有三千萬兩見已積至七千餘萬兩前因浙省海塘為民生捍衛是以特發帑項將柴土各塘一律改建石工今河工關係民生者更鉅苟有裨益雖費帑金一二千萬亦非所靳况修建石工數百丈所費亦不至一二百萬又何所靳而不為耶但此事究出於朕不得已之創見實不肯自以為是著傳諭阿桂等公同悉心妥商如建立石工有益即當奏明辦理但須十分堅固為要如該省地勢實有難於建築石土減水壩之處亦當據實具奏不可稍存遷就也至豫省庫項據行在戶部查奏實存地丁銀一百四十萬四千兩零又漕項銀四萬九千餘兩但該省庫項向係協濟甘省見在大工興舉所存庫銀是否足敷支用著再諭何裕城通盤籌畫或將應撥甘餉奏明停撥如停撥之外尙有不敷並著據實奏聞候朕再行飭部

發往將此由六百里各傳諭知之○己亥 土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辛丑逆回張文慶等伏誅○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據孫士毅奏暹羅國長鄭華備具表文馴象等物差陪臣帕史滑里那突等懇求入貢並稟請乞恩請封因其未遵前檄自行具表懇求是以將來使安頓公所貢品敬謹驗收俟奉到諭旨即委員伴送起程等語鄭華遵伊父舊規虔備職貢其未遵前檄具表請封閱來稟內及該陪臣稱恐自行越分干求致遭斥責未敢冒昧聲敘尙屬恭順小心自應准其納貢輸忱著傳諭孫士毅即派委員將該國陪臣及貢品照例伴送赴京其懇賜封號之處俟該使臣到京後再降諭旨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丙午定考試滿洲蒙古繙譯生童三年一次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十二

九月乙卯諭禮部奏據朝鮮國王李祘奏稱自守藩封已逾八載年過三十尙未有子前歲始生子醇今已齒及三齡懇請賞給封號理合據情轉奏等語朝鮮於藩服最為恭順是以恩賚便蕃疊加優厚茲因誕育冢嗣懇請封號殊堪欣慶著准其所謂俾益縣宗緒永守藩封所有應封典禮該部察例具奏○吏部奏勦滅甘肅逆回辦理安速之軍機大臣等遵旨議上得旨和珅著為一等男梁國治福長安董誥俱著軍功加三級松筠吳熊光俱著軍功加一級史夢琦著軍功紀錄二次○丁巳諭甘省逆回案內革職通渭縣知縣王懷於縣城失事時躲避倉房不能守城殺賊效節捐軀據刑部定擬斬決請即於該處正法經朕特降諭旨令阿桂等將該犯解至行在審訊今據福康安委員將該犯解到當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訊取供詞進呈朕復親行廷鞠加以杖夾令其羞辱該犯於原參各款不能復置一詞著即將該犯速正典刑以

彰國憲方逆回滋擾通渭縣城時該縣典史溫模以佐雜微員尚能自縊身死紳衿李南暉係告休在籍知縣亦能慷慨同仇率其子姪奮身巷戰迨勢屈力窮與子姪同時殞命經該督奏聞朕即加恩均予格外卹廕王懷以見任縣令且係進士出身讀書明理豈不知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為古今通義乃始則將張文慶之子張太及掌教張樂等從城中放出子賊繼則藏匿倉房賊退後遂巡復出是其忍恥偷生設使賊人向伊逼脅伊必頽首降賊豈能如溫模之義激投縶李南暉之挺身罵賊乎似此靦顏喪節實為忝竊科名貽羞民社於世道人心大有關繫其罪實不止於失守城池也且該犯一念貪生希圖苟延性命殊不知死則沒有餘榮生則身遭顯戮一榮一辱所決須臾况逆回攻城係在本年五月王懷即苟活偷生亦不過暫延數月仍正刑誅又何不為溫模李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七

南暉之取義舍生榮邀卹典耶此等貪生忘義之徒卽身受重辟尚不足蔽辜其子孫如有業經出仕及見為舉監生員者俱著卽查明斥革永不許登仕版夫激濁正所以揚清朕固不為已甚但此非牽牛蹊田奪牛罰重也其知縣李南暉已給與知府卹廕典史溫模前已敕部議卹著加恩賞給知縣職銜仍著該部照知縣例議予卹廕以示善善從長賞延於世之意朕辦理庶政務秉大公其能死事者必優予卹廕恩及後嗣而於遇賊懼怯畏死倖生之徒則不但本身重加懲治並且罰及子孫所以勵名節而正官方刑賞俱視其人之自取至此案內逆回滋擾處所之各該地方官張廷桂等或藉病玩延或平時失察各有應得之罪然不如王懷之無恥偷生並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按律嚴審定擬以蔽其辜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戊午以明歲舉臨雍盛典召衍聖公孔

憲培來京○庚申 上駐蹕避暑山莊○丁卯以楊廷樺為山東按察使原任福建○戊辰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壬申賞大學士蔡新之子本儼主事○甲戌 上還京師○丙子諭本年三月據駐紮喀什噶爾辦事大臣保成等奏到喀什噶爾池外色默爾罕地方有匪居從前叛逆被戮回匪大和卓布拉呢敦之子薩木薩克潛使伊跟役回子托克托素丕等向喀什噶爾回子默羅色帕爾等通寄書信誘取銀兩一案朕看此事不過將托克托素丕默羅色帕爾等拏獲辦理以示儆戒而已不意薩木薩克所使回子托克托素丕等來時因在布魯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額穆爾家私行留宿情節被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鄂斯瑞訪出額穆爾懼其查辦卽私將托克托素丕打死因此阿其睦又徇庇伊弟思為脫罪向英吉沙爾之阿奇木伯克阿里木合謀誣告阿奇木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七

伯克鄂斯瑞亦曾受過薩木薩克書札而綽克托係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並不深究事之情理冒昧前往喀什噶爾以圖苟且姑息令阿其睦等止與鄂斯瑞賠罪講和以致紛擾不成事體故將綽克托革職交刑部治罪各情節前後俱降有諭旨此事非止綽克托意欲消弭卽阿桂伊勒圖意見亦欲將就了局彼時朕為此事曲盡籌畫如不將阿其睦等拏辦不久逃逸於喀什噶爾必致有事故卽降旨令保成等將阿其睦等拏獲解赴熱河朕親審訊阿其睦懼罪其俟八月馬肥逃逸生事之說俱不敢承認朕以阿其睦前經奮勉出力又軫念其年老免死監禁俟將在逃之伊子燕起拏獲解送到京時與阿其睦一同質審自可水落石出幸而經朕屢降諭旨令保成等如此斷決辦理若依綽克托之姑容將來必致如阿其睦跟役人等所供本年八月馬肥後生一事

端逃避或綽克托妄行拏獲無涉之額森阿三拜及昆楚克等儘不肯從行亦如燕起震驚以致各處逃避釀成事端而綽克托又紛紛調集各處兵丁似喀什噶爾有何等大事以致震驚回眾則竟成何事體彼時如照依綽克托等消弭辦理必致將鄂斯瑪曲枉治罪而阿其睦等始可甘心將朕此等出力回奴轉行治罪有是理乎今綽克托理應從重治罪但彼時伊不過糊塗無知惟圖息事况此事朕已降旨詳悉訓飭辦理已結阿其睦等亦未能滋生事端而綽克托之罪較之甘肅辦事不實以致該省回民叛逆之李侍堯罪案尙屬微輕著施恩將綽克托之罪赦免即行釋放令其家居省過反躬愧悔朕辦理萬幾無一事不揆度機宜秉公辦理將此通諭內外臣工咸使知之○己卯諭朕年老寡寐每日夙興原可於養心殿視事諸臣自家入朝趨直住居稍遠者其起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五

翎○是月欽差大學士公阿桂等奏查豫省黃河上自榮澤下至虞城計程五百餘里隄長共九萬四千三百丈向無分洩之路似屬前人辦理未周然建壩必須膠泥引河尤須倒向庶不至掣動溜勢如南河之毛城鋪蘇家山天然峰山等關或藉山腳基址建設或土性堅凝外灘寬廣臨黃有倒向引渠距隄甚遠可以分洩即王營減壩距河雖近而內有鹽河橫互其中過壩之水洩入鹽河以水禦水是以無掣溜之虞今臣等勘得豫省隄工榮澤鄭州境內土性尙堅該處距廣武山甚近隄頭至山脚一千四百餘丈無隄處所遇黃河水勢長至一丈以外即由山脚漫灘其漫水即歸賈魯河下注是此一帶本無庸再設減水石壩其自鄭州以下中牟祥符蘭陽境內沙土夾雜蘭陽以下儀封考城睢州甯陵商邱處處因歷次漫口沙多土少並有純沙之處大隄之上建築減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十六

啓開而洩坡水查臨黃隄工臣等逐段看視土性浮鬆實難建立石壩外灘亦無可挑倒句引河之處若就外灘寬廣隄工稍堅處所添建既恐盛漲時引水不暢未足以資分洩徒然有名無實若於大汛分洩得力處建設恐壩基不固易致傾圮再四商籌若僅就目前挑濬下游引河趨堵漫口合龍即爲了事尚不放心况臣等往來蘭儀一帶察勘高家寨一工即本年河勢坐灣由儀封舊城折轉東南衝出河道該處河內莊基樹根頗多一時難以衝刷寬深溜勢至此奔騰湍激是以高家寨甚爲險要本年伏秋汛內經臣爾第錫等繪圖具奏蒙硃批指示彼時因水勢瀾漫未能施工今睢州漫口下段應挑引河見在加挑寬深若再將上游儀封境內高家寨河北官亭一帶正河遵奉前諭重加挑深取直引溜北注則上下河道可以暢行新隄不至著重止可因其勢而利導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七

之舍此別無善策臣等擬俟明春興工挑濬一俟汛水長發即行啓放可望得力得旨止可如此補救而已

冬十月癸未朔諭朕追惟 列祖 列宗耿光大烈敬將自 太祖以來 皇帝 皇后寶冊恭鑄一色純玉換成十六分敬謹於

太廟尊藏所有 太廟原供奉之十六分 寶冊敬謹齋送盛

京 太廟尊藏蓋以我大清昌祚垂庥億萬斯年丕基鞏固朕之

子孫世世當仰體朕敬念 列祖 列宗之意將帝后寶冊均造

二分一供 太廟一送盛京尊藏永爲國家懿典茲照見在所造

之十六分玉色另備十二分玉料編列廟宇號以爲將來世世子

孫鑄造寶冊之用茲據廣儲司將另備之寶冊玉料呈覽朕閱其

質色純潔若日後大臣等將此分爲朕鑄造寶冊之用則玉質與

見在換造之十六分較美非朕丕承 祖 宗昭示來茲之意所

有朕將來鑄造需用之玉著於廟宇號內選用其見在喜字號第一分純潔者著敬謹存貯俟朕將來歸政之期舉行崇上太上皇徽號慶典時所用寶冊即將此分鑄造以彰熙朝盛瑞此外似此純潔玉料尚有五分均編入喜字號交廣儲司敬謹存貯將來我子孫遇有崇上太上皇皇太后徽號並舉行慶典等事當以喜字號玉料鑄用我國家重熙累洽寶祚無疆卜世靈長仰邀 天眷是以葉爾羌和闐等處見又採獲可備廟宇號玉料數十分貯庫以供將來鑄用亦且可不必再遣人往辦恐所遣人往外域滋事或致不當此朕深意也我子孫果能敬念貽謀懷柔保泰永承

上蒼嘉貺即將此項廟宇號玉料鑄造冊寶我世世子孫皆當敬懷朕訓篤祐疑庶俾新疆回部永遠牧甯以保我萬年基祚用昭我國家一統無外之規我子孫萬禩無疆之福將此著內務府大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六

臣等永遠存記敬謹遵旨辦理○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揚阿等奏稱昆楚克因燕起藏匿在尼雅布沙遣布魯特達爾巴克等赴尼雅布沙誘致燕起等語燕起乃不足輕重之人見匿尼雅布沙亦不過苟延殘喘今若急遽遣人誘致燕起畏罪或更遠颺益難擒獲著傳諭阿揚阿特通額色提巴爾第將此事不必急遽辦理俟明春雪化時阿揚阿等止遣人赴昆楚克處探聽燕起信息如燕起有欲來之信再行審度機宜派昆楚克誘致如燕起無欲來之信不必往彼擒拏即聽其在彼昆楚克如能誘致燕起朕必優加恩賞今雖未能誘致亦不必斥責著色提巴爾第密飭昆楚克令其留意辦理可也○丙戌諭向來宗室惟近支依皇子皇孫輩命名其支派稍遠者命名即不得依此行輩本年因得五世元孫命名載錫將來載字輩下再得六世來孫應用奉字因令宗人

府查宗室內載字下一輩遠支已有希賢覺隆阿二人是自太祖以下至今已有一世瓜分繁行本支極盛朕心深為欣慶著加恩於奉字輩希賢賜名奉福覺隆阿賜名奉壽並查其父今當何差著宗人府奏聞以示朕親族推恩仰承 天眷啓佑萬年之至意尋奏希賢父峻泰覺隆阿父峻豐俱四品宗室由宗人府帶領引見得旨峻泰峻豐著在四等侍衛上行走○辛卯諭纂古帝王御世建極寢席上有敷錫之君下享康甯之福泊乎近代史冊鈔稱我 皇祖沖齡踐阼統馭寰區仁漸義摩涵濡休養康熙年間曾舉行千叟宴與中外臣民躋壽宇而廷繁禧誠為千載一時之嘉會朕誕膺丕緒敬紹鴻圖仰承 昊蒼眷顧福佑朕躬年逾古稀尚能康疆勤政惟是敘時錫福期舉世咸登仁壽著於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舉行千叟宴盛典用昭我國家景運昌期重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十九

熙累洽嘉與中外臣民耆老介祉延禧之至意所有一切事宜著各該衙門敬謹豫備○癸巳諭昨據福康安奏酌添營汛分駐官弁兵丁於陝甘兩省各標營裁移抽撥以裨地方一摺本日又據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將甘省解到之賊犯馬守正錄供具奏閱其供內有伊父馬六今年正月間與田五等商同謀反到四月二十日田五約定槍響為號一齊幫同攻打靖遠城等語是此案田五等久蓄逆謀糾眾起事李侍堯身為總督竟毫無見聞且伊從前曾訪擊堅守新教之馬五等奏聞辦理即當由此而推諸凡留心而田五等即係新教回匪其逆謀顯露何以轉付於不知以致養癰貽患至福康安所請添兵之隆德靜甯各處皆衝衝驛路為李侍堯往來經過之地該處既屬邊關兵力單少李侍堯亦何以不早為籌及以資防禦可見其在任諸事廢弛漫不經心李侍堯係

曾經獲罪之人經朕格外加恩仍用為總督原欲令其倍加整頓以贖前愆乃竟因循誤事若此即真之重典亦罪所應得但因逆回蠢動誅及總督轉恐起刁風而滋厲階是以前經王大臣等擬斬決具奏時已降旨將伊改為監候向來官犯之入情實者即不予勾亦應綁赴市曹李侍堯久任封疆尙有出力之處且曾忝廁綸扉其年已邁若照例綁赴市曹倍嘗苦辱朕心究覺不忍第伊本係獲譴之人見在復羅重辟不但不能再邀錄用即釋放出獄伊亦無顏面對人李侍堯著加恩免其入於情實仍永遠牢固監禁遇赦不赦所有福康安摺及本日軍機大臣等所奏馬守正供詞著刑部堂官持與閱看並宣示朕此次格外加恩諭旨令其覲坐囹圄自思罪戾○丁酉賜劉榮慶等四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戌諭內扎薩克喀爾喀等因陣亡子世職者襲次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二十

完時仍予恩騎尉世襲罔替著為令○庚子賞故廣東巡撫李湖之子采內閣中書○甲辰 上幸 皇長孫綿德第視 皇元孫載錫○乙巳以王廷燮為湖北按察使由浙江糧道遷十一月壬子朔諭朕恭閱 皇祖實錄康熙四十二年 南巡回蹕河工告成特頒 恩詔今國家重熙累洽承平百四十餘年朕寅紹丕基祇承 世德御宇五十年以來無時不以民生為念仰荷 天眷壽逾古稀五世元孫一堂行慶明年正月初六日親臨講學所以引年敷教者既隆且備允宜嘉與中外臣民普沛恩施用昭敷錫著於乾隆五十年元旦特頒恩詔所有詔內條款著大學士軍機大臣詳悉開列具奏○癸丑命各省委署人員距原籍五百里者迴避○己未德克進布以侵食革職擊問調福甯

為湖南按察使以郭世勳為安徽按察使

由湖北○庚申諭朕長

董內止有二十三叔一人明年入千宴宴者給與郡王品級○諭

弘最見己自知罪愆在家安靜居住著加恩免其圈禁仍令在散

秩大臣上行走並著入千宴宴○壬戌諭明歲舉行千宴宴盛典

特命朝鮮國王酌派年在六十以上陪臣二三人充正副使來京

與宴茲據禮部奏准朝鮮國王咨稱遵旨將陪臣年六十以上者

專差進賀正副使即日登程進京入宴等語該國王恪守藩封最

稱恭順接奉前旨即行遴選青年派充貢使觀光與宴其忱悃甚

屬可嘉著加恩特賜該國王宋激泥做唐石渠硯一方梅花玉版

箋二十張做澄心堂紙二十張花箋二十張花絹二十張徽墨二

十錠湖筆二十支即交該國貢使祇領並著禮部行文該國王毋

庸具表謝恩以示朕加恩無已體恤遠邦至意○乙丑諭刑部本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年秋審朝審各犯緩決至三次者分別減等○丙寅諭阿揚阿奏

稱衮之伯克沙莽蘇爾沙赫爾格斯兄弟與西克喃伯克沙旺第

等互相攘奪控告等語看來沙旺第人眾力強是以沙莽蘇爾沙

赫爾格斯兄弟攜眷請於色喀庫勒地方游牧阿揚阿遣密喇布

伯克頗拉特等前往確查緣沙旺第赫爾格斯素相交好結為

姻親嗣因沙莽蘇爾沙赫爾格斯將沙旺第之親戚額里布伯克

殺害占據沙克達喇遊牧沙旺第始發兵侵掠索其妹女各自挾

嫌互相誣控夷人等行同鳥獸絲毫不必管理沙赫爾格斯親來

告請發兵辦理已經阿揚阿正詞駁飭姑允伊弟兄所請准其在

色喀庫勒過冬俟明春雪融仍回舊地又沙旺第之弟沙哈薩亦

來投控准其同住過冬著如所奏俟明春雪融即行逐回外如沙

旺第沙莽蘇爾沙赫爾格斯復來控告阿揚阿即以己意曉示云

爾等均受大皇帝深恩安居已久若如此挾嫌互相劫掠儻將來

遇布噶特將爾等蹂躪我亦斷不救援爾等甯不慮及乎布噶特

人強專好劫掠今惟感激大皇帝深恩畏懼王法是以不敢劫奪

爾等若不靜處任意滋事布噶特必來乘閒劫掠孰得孰失爾等

惟宜自審嗣後與各部落均宜和輯安居著將此傳諭阿揚阿特

通額色提巴爾第妥協辦理○戊辰諭內閣侍讀學士曹學閔前

於御史任內條奏建立辟雍經部臣議駁國學為人文薈萃之地

規制宜隆業經朕特降諭旨增建辟雍見已落成明春舉行臨雍

典禮曹學閔從前能參考古制獨抒所見其建白亦不可沒曹學

閔著遇有應升缺出即行請旨升用以示嘉獎○壬申睢州漫工

合龍命建 河神廟 御製蘭陽睢甯新隄南岸 河神廟碑記

日中州 河神廟之建於北岸者二日武陟日蘭陽建於南岸者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一日中牟皆以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而崇祀者也茲蘭陽睢甯

之開新隄南岸復建 河神廟者何乾隆四十九年秋八月河決

睢州下汛二堡命大學士阿桂馳往會同兩江總督薩載南北總

河李奉翰爾第錫河南巡撫何裕城五臣會勘詳議築塞並選帶

南河熟練河工員弁赴豫俾資調遣嗣據奏請改築南隄並開挑

引河自蘭陽至商邱長一百四十餘里朕按圖審勢復命向北展

寬引河因即取土築隄為一舉兩得之計阿桂等遵旨督辦冬十

一月引河成初五日啟放掣溜通暢至十四日夜東壩陡向西壑

直抵西壩底埽遂乘勢鑿壓至十七日金門旋即斷流天然合龍

全河大溜盡歸引河是役也 天庥 神佑與庚子年儀封之天

然合龍正同在事文武員弁以及遠近士民觀者無不踴躍歡忭

額手稱慶以為非 河神嘉佑不及此也夫 神之靈盈天地間

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布森列無所往而不在而人之依於神將以邀福致敬冀遂其瞻仰祈禱之私者則非特建崇祠無以昭靈貺逆羣誠爰命阿桂等度地於蘭陽睢甯新隄南岸適中之處鳩工庀材鼎新廟貌就南岸者所以別於北岸也蘭陽睢甯之間者所以別於武陟中牟也當睢州下汛之初決方以漂毀田廬為亟且以稽工曠日為虞蓋自始事以迄成功予之晝夜齋心默禱無可言喻凡賑助撫恤和雇加價不靳千百萬帑金以拯濟我災黎而在事諸臣之竭誠襄事與我民之奔走役作予來恐後實亦不遺餘力是以昨冬合龍誌事詩云天然忽報合龍信神佑應憐眾力殫蓋不敢謂予之盡心於民而實神之篤眷於予也且豫省頻歲不登自昨冬唯工合龍後今歲夏秋來連獲甘澍晚禾補種秋苗長發轉歉為豐是神之篤眷於予實神之保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父吾民也繼自今亦惟虔摯孜孜永祈安瀾之錫以與吾民邀福於無疆耳廟工成遂書緣起以勒於石○甲戌諭明歲舉行干宴宴原定四品以下官員年六十五歲以上者始准入宴見在人數已增至三千而官員與兵丁不同如必六十五歲以上方准入宴則年過六十之職官不得邀榮者甚多著加恩凡在京四品以下見任原任各員年過六十者俱准其入宴用昭普錫春祺加惠耆臣之至意○丁丑以譚尚忠為雲南布政使由福建按察使遷○戊寅以李永祺為福建按察使由四川松茂道遷

十二月甲申轉汪承霈為工部左侍郎以韓鑠為工部右侍郎○丁亥 上召見 皇子大學士軍機大臣諭曰昨和珅福長安伊齡阿覆審內務府郎中海紹安斷地畝釀成人命一案訊出海紹曾於上年十月具稟呈堂內務府大臣俱經閱畫而原參摺內未

將會經畫臺之處聲明實屬迴護請將內務府大臣交部嚴加議處朕以內務府大臣取巧迴護自應嚴議乃述旨時僅寫餘依議字據竟未聲明敘入經朕硃筆添出蓋因六阿哥兼管內務府欲為隱諱耳方今綱紀肅清諸皇子皆敬慎小心奉公守法諸臣亦斷無有畏憚迎合者而因有皇子在內形迹之閒猶不免稍存瞻顧此甚非也即朕有錯誤處不容大臣及御史等明言乎即如前代之建儲冊立其流弊不可屈指數朕近閱 皇祖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三十六年八月 上諭內務府總管海喇孫等膳房人花喇額楚哈哈珠子德住茶房人雅頭伊等私在皇太子處行走甚屬悖亂著將花喇德住雅頭處死額楚交與伊父英赫紫圍禁家中一事其時理密親王尚在年幼 皇祖何等英明而膳房人花喇等即敢心存彼此依附覬覦 皇祖洞燭先幾將花喇等正法以示懲創厥後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上煩 皇祖聖慮終至廢黜自理密親王既廢不復建儲迨我 皇祖傳位 皇考十三年勵精圖治中外肅清及朕續承洪業五十年間日理萬幾朝乾夕惕重熙累洽海宇昇平使理密親王及弘哲父子繼踐尊位不數年間屢遭事故豈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夫以我 皇祖之慈愛明哲猶有理密親王之事設後之人主未能如 皇祖之仁慈英斷而為太子者又不能小心謙謹必致漸生嫌隙鮮有能始終獲保萬全之理可見建儲冊立之斷不可行也又朕偶閱續通志載李林甫構陷太子瑛一事紀載未明因檢查通鑑輯覽稱明皇惑於武惠妃之譖欲廢太子瑛張九齡犯顏強諫武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若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即以其語奏聞明皇為之動容九齡實賢臣若使明皇能斷

應立抵武惠妃之罪乃致九齡反罷斥李林甫專國阿附宮闈播陷太子卒與鄂光二王廢黜同日賜死夫以儲位之故構煽交乘致明皇一日而殺三子天下銜冤足見儲貳一建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從而揣測其懦者獻媚逢迎以陷於辜其強者設機媒孽以誣其過往往釀成禍變遂致父子之間慈孝兩虧而臣工亦必由此身罹刑憲平心而論其事果有益乎無益乎朕即位之初即默告 上天若蒙 穹蒼眷佑願如 皇祖御極六十年之久不敢復有奢望其時朕年甫二十五歲並未計及六十年當至八十五歲至過五旬萬壽後始憶及此因暇日侍 聖母時而奏及此曾蒙 慈訓皇帝如此勤政愛民天下臣民亦必不肯聽皇帝歸政朕因默念若得 上天嘉佑 聖母壽踰百齡朕即八十五歲亦何敢即言歸政今既始願不遂追憶斯言實深悲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咽朕春秋七十有四距歸政尚十一年自當仰體 上天愛養億兆童治百官猶日孜孜不敢稍自暇逸儻蒙 嘉貺將來得歸政願養親為授受豈非古今稀有之盛事而朕之心亦可明於天下後世朕辦理天下一切大小庶務無不宵旰勤求悉心籌畫即安置一物亦必期其穩妥甯於繼體付託之重轉不早為詳慎定計是朕非不立儲特不肯效立儲之虛名俾眾人有所窺伺致父子之間有責善則離之不祥爾此朕維持調護之殷衷 天地 祖宗實鑒朕心若子子孫孫皆能以朕此心為心則我大清億萬年可永承 鴻貺於無疆也總之立儲一事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向有過之將來書生拘墟之見必有心生竊議且謂今日諸臣有意迎合不知此等陽為國家根本之論而實陰遂其鑽營結納之私即億萬年後朕之子孫有泥古制而慕虛名復為建立之事

者亦所不禁但人心不古如江河日下之勢父子之間必有為小人構成釁隙復啟事端彼時始信朕言之不爽然悔已晚矣此事前屢頒訓諭並令皇子及總師傅軍機大臣等編輯古今儲貳金鑑垂示久遠恭閱 皇祖實錄處治膳房人花喇等事用是再行明切申諭並著補載入古今儲貳金鑑○癸巳諭據福康安參奏靈臺縣知縣武粵生到任三年並無善政強令百姓製造衣繳以致遠近沸騰聲名狼藉請旨革職提審一摺已批該部知道矣地方官在任百姓製造萬民衣繳致送並離任脫靴等事最為陋習雍正年間久經飭禁即或居官清正出自百姓情願尚應禁拒乃該縣武粵生強令製造以致遠近沸騰聲名狼藉尤屬卑鄙不堪著交福康安提集犯證質審究擬具奏近聞各省督撫有未經去任而德政碑早已建暨轅門者此不過屬員強令百姓斂貲勒石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藉此為獻媚逢迎之具於吏治官方大有關係夫地方官果有惠政及民去任後閭閻繫戀自必輿頌流傳口碑載道若其人並不留心民事貪鄙不職即使穹碑林立百姓將指而唾罵之是不足以為去思之榮適足以為子孫之辱又何能欺世盜名逃眾人之公議耶嗣後著行飭禁即製造衣繳脫靴等事亦一併禁止其各省地方無論大小文武各官見有去思德政等碑俱著查明撲毀該督撫務須實力查辦毋得視為具文致貽陽奉陰違之咎並著每年年終奏聞將此通諭知之○丁酉諭綠營員弁因陣亡子世職者襲次完時即酌予恩騎尉世襲同替○戊戌 裕皇貴太妃薨○己亥 上至 裕皇貴太妃殯所奠酒○諭禮部議奏江西巡撫伊星阿題請已故巡撫李湖應否准入鄉賢祠一摺李湖歷任封疆實心實力清勤慈著在廣東巡撫任內辦理地方事務

尤為認真實係督撫中不可多得之員李湖著照所請准入鄉賢祠並著加恩入祀京師賢良祠以昭追念前勞風示有位之至意
○甲辰諭新正舉行千叟宴與宴官員兵民年九十以上者計其子孫一人扶掖文武大臣年逾七十者如步履稍艱亦許其子孫一人扶掖○是歲朝鮮琉球暹羅安南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八千六百三十三萬一千三百七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九百十萬七千三百一十六石六斗三升一合一勺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毛

東華續錄

王先謙校

周瀚蕃校

乾隆五十年乙巳春正月辛亥 上以五十年國慶頒詔天下覃恩有差○丙辰 上御乾清宮賜千叟宴親王郡王大臣官員蒙古貝勒貝子公台吉額駙回部番部朝鮮國使臣暨士商兵民等年六十以上者三千人皆入宴屆時 上升座中和韶樂作與宴之王大臣以下按班序立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各入坐次行一叩禮坐丹陛大樂作 上進茶王公大臣以下行一叩禮賜王公大臣等茶咸跪受行一叩禮丹陛清樂作 上進酒獻爵大臣行一叩禮王公大臣等皆行一叩禮賜獻爵大臣酒獻爵大臣跪受行一叩禮賜王公大臣等酒咸跪受行一叩禮一品大臣以上及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年屆九十以上者召至 御座前賜卮酒各跪受行一叩禮樂止賜食各就坐次跪受行一叩禮承應上演劇王公大臣以下咸受饌畢行一跪三叩禮中和韶樂作禮成 上啓座命以千叟宴聯句頒賞如意壽杖繪綺貂皮文玩銀牌等物有差王公大臣以下咸跪領退至乾清門外行三跪九叩禮 御製千叟宴恭依 皇祖元韻詩曰抽秘無須更聘妍惟將實事紀耆筵追思侍 陛影垂日訝至當軒手賜年君酢臣醕九重會 天恩國慶萬春延 祖孫兩舉千叟宴史冊饒他莫並肩○丁巳諭左都御史周煌奉職有年小心勤慎前因年力就衰病體未能痊愈奏請開缺回籍周煌著加恩以兵部尚書致仕並加太子少傅銜用昭優眷左都御史員缺著紀昀補授李紱著補授兵部侍郎所遺湖北巡撫員缺著吳垣調補其廣西巡撫員缺著孫永清補授○戊午賜福建

東華續錄

乾隆一〇一

七六五

侯官縣七世同居職員許王臣 御製詩章 御書扁額○以汪新為貴州布政使陳淮為甘肅按察使由蘭州○己未定烏嚕木齊各廳州縣以錢納租額數○庚申諭朝鮮國於藩封中臣服最久每遇萬壽元旦冬至年節俱備方物呈進朕鑒其忱悃俱令該衙門收存仍優加賞賚此外遇有奏賀奏謝及陳奏等事亦均有隨表貢物向例皆稱不收受准為下次正貢並經降旨令於尋常陳奏事件不必再具貢物而該國王仍前備進以致備抵之物展轉存積在該國王恪守成規固屬恭順之道但存積日久轉相抵算且仍有餘出者非朕厚往薄來體恤屬國之意也所有朝鮮國歷年留存各物竟著該衙門悉行收受仍按照原物從優加賞嗣後該國於每歲正貢及如干宴宴等類特舉曠典自應照舊備物呈進朕亦必收受厚加賞賚此外凡遇尋常奏賀奏謝陳奏等事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止須備具表文其隨表貢物該國王務仰體朕意恪遵諭旨彙行停止毋事多儀以副朕柔惠遠邦以實不以文之至意該部即行文該國王知之○丙寅諭朕仰承 天眷上年喜得五世元孫嘉慶駢臻恩施宜渥因令各督撫查明所屬紳士庶民有身及五代同堂者加恩賞賚茲據造冊咨送軍機處彙奏共一百九十二戶內郭有英張羽劉湘鍾君龍四人俱壽逾百齡會元繞膝洵為昇平人瑞朕親製詩一章分賞四家並各御書扁額以賜用示寵榮所有應賞銀兩段匹及建坊之處仍著該部照例具題其未屆百齡五代同堂之張文聚等一百八十八人並著各督撫分別年歲給予扁額賞給段匹銀兩以昭錫福推恩同登壽考之至意○戊辰和碩裕親王廣祿以老乞免允之恩給半俸○戊寅 上臨和敬公主第視疾

二月辛巳朔禮部題朝鮮國王李祘遣使進表謝恩並貢方物得旨覽王奏謝並隨表貢獻方物具見悃忱所有貢物該衙門知道仍著加恩賞賚再前遣使西明阿肅回京復命具奏該國王即席賦詩頗知好學並將所賦詩章呈覽朕閱之深為嘉獎著加賞內府做宋版五經全部並筆墨等物以示優眷○壬午吏部等部議准湖廣總督特成額奏施南一府先於改土歸流案內設有同知一員專駐忠尚乾隆二十五年裁改查該府所轄六縣惟宜恩一縣四至俱在楚境之中此外咸豐來鳳兩縣南與四川之西陽黔江湖南之龍山等處交界其恩施利川建始三縣西與四川之石砫奉節巫山等處交界犬牙相錯環繞皆山民人生齒日繁俗稱刁悍若非設有專員稽查易滋事端見在施南全屬僅通判一員駐紮唐崖其北面來鳳咸豐宜恩三縣疆界毗連巡防較易其西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面恩施利川建始三縣俱去數百里外鞭長莫及請復設同知一員專司捕務以重地方但湖北省丞倅皆關緊要難以裁撤惟湖南省辰州府所屬四縣應有捕務向來俱係通判辦理其附府同知於聽差之外別無專司請裁汰改為施南府捕盜同知從之○以阿肅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講學士遷○甲申諭此次致祭 先農壇舉行耕藉朕自揣精力康強尚能躬舉三推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敬謹豫備候朕親詣行禮○丁亥 上詣 文廟釋奠禮成 臨新建辟雍講學 御製國學新建辟雍圖水工成碑記曰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為學之方應務其實以斯循其名不可炫其名以致亡其實興學之源莫要於國學國學者天子之學也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水北京之國學自元歷明以至本朝蓋五百餘年矣有國學而無辟雍名實或不相稱焉雖

有建議請復以乏水而格部議至今未復癸卯春始有復建之諭
甲辰冬乃觀新工之竣將於乙巳仲春行釋奠禮遂臨雍以落成
焉夫北京為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
古與稽而今與居也雖乏水然有不改之井汲以稗而用之無窮
亦在人為之而已於是石之鱗次見圃斯池水之鏡澈見明斯漪
殿之居中見隆其棧橋之通行見接其基上庠下庠雖難考二典
之制而東序西序總不出三代之規則是工之舉也又予知過論
所謂於不可已者仍酌行之之意而物給價工給值原非勞民動
眾之為若夫三老五更之說予以為括於養老化俗之儀而天子
臨雍所必應並行而不遺者蓋弗見於詩書乃特出杜氏通典之
私耳且予向有三老五更之說已明聞其謬茲不復綴乎辭雖然
予更有所懼於是舉者夫是舉豈非復古與學之懿有何懼而予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四
懼之者恐後之人執予復古之說於一切衣冠典禮皆欲效漢人
之制則予為得罪 祖宗之人匪教伊虐甚慮不宜也予之子孫
臣庶體予此心於可復古者復之其不可復者斷不可泥古而復
之夫徒慕復古之虛名而致有忘 祖宗之實失非下愚而何予
不為也予敬以是告子孫以保我皇清萬年之基也 御製三老
記曰予既為三老五更之說以聞諸家之謬然以三老之稱數典
於左氏其何以稱三老則求其解而終不得其辭茲以三餘之暇
書辟雍詩冊有三老之語臨池下恍然悟曰三老之言實出孟子
所謂老而無妻老而無夫老而無子此非三老而何孟子雖出左
氏後而此語自由古以傳故即繼之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者可知文王時即有三老之稱左氏提其綱孟子晰其目耳且晏
子對叔向歎齊之將為陳氏所云公棄其民三老東餒乃指一國

縣寡獨窮之民之無恤者設以上壽中壽下壽論之豈八十以下
之老即可以弗恤乎其餘傳會之論愈說愈遠然總於辟雍養老
與賢有何涉乎自是而三老之稱徧於鄉閭所謂三老董公壺關
三老之類不一而足蓋耆艾而長於鄉者即可稱三老而非定三
人也夫予三老五更之說成於戊戌逮今又六年求其說而不得
而筆下偶得之是不可以不記且此六年中何嘗不讀孟子而未
有會茲偶會之益見理不可不日窮書不可不日讀甯詎呈己之
是顯人之非以為博聞廣識而已哉 御製題張廷玉三老五更
議曰戊戌年為三老五更說亦既聞其踳駁而勒之新建辟雍之
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續書之四庫全書內文穎集中有三老
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為張廷玉所
撰憬然憶之事在乾隆戊午為廿七月既閱諸禮畢舉之時於視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五
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咨其可行與否彼時
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為不可於是奏此議而遂寢其
說蓋鄂爾泰固好虛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
者且二人彼時皆可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為當
設爾時勉強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滋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
年之所為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蓋
戊午朕方廿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
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茲
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焉因命並勒辟雍碑
以識己學之淺深及弗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未見
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遵 皇考遺旨令彼配享 太廟而臨休
致歸里時乃有求入 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

以廷王之戒為戒且為廷王惜之○廣順天明年鄉試中額○戊子免河南汲縣等十四縣積欠○己丑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陸伯焜等二人為一等試由六部等衙門升用翰詹等官擢慶齡為一等餘各升黜留館有差○庚寅諭滿洲由科目出身為翰林者本應認真讀書通達事理為國家有用之才方名稱其實向來滿洲之習舉業者其文義本屬淺陋及倖登科目列名翰苑問以文學則曰自係滿洲豈漢人可比及至問以清語騎射又曰我係詞林豈同武夫戰卒兩處躲閃進退失據而落於無用之流朕所深惡即從前如尹繼善鄂容安鍾音觀保等在翰林中俱稱出色者止能隨常辦事而於邊疆重務並不能經理裕如雖其中鄂容安曾應軍旅重寄臨危遇變亦惟知一死塞責究於國家大事何所裨補耶此次考試翰詹朕嚴加甄別滿員出缺甚多除簡擢數人外餘竟無員可補與其濫竽充數毋寧覈實酌裁所有見出之侍讀侍講學士二缺侍讀侍講二缺已另降旨裁汰嗣後滿洲人員益當自知愧勉讀書敦行砥礪成材以備國家器使如果能蒸蒸日上變從前積習人才蔚興彼時朕自當再補遺舊額也○辛卯調畢沅為河南巡撫何裕城為陝西巡撫○撥戶部銀五十萬兩解往河南備賑○辛丑祭 歷代帝王廟 御製記曰予小子既敬遵 皇祖聖訓增祀 歷代帝王以今年二月春祭之吉奉 神主入廟禮以克成祭不欲數於是退而恭記曰 皇祖之聖人待我 皇考所尊稱大成有類先師孔子而無以復加也即此增入之 旨實出大公至明乃稱歷代之名義而非有意於其閒也夫歷代者自開闢以來君王者之通稱非如配享先師孔子有所旌別彰輝於其閒也夫有所旌別彰輝於其閒則必有所進

退而是非好惡紛然起矣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將無所底止且以旌別彰輝言之湯武即有慚德則歷代開創之君湯武且不若審如是三皇五帝之外其宜入廟者有幾是非祭 歷代帝王之義也故我 皇祖謂非無道亡國被弑之君皆宜入廟者義在此但引而未發予小子敢不敬申其義乎蓋自洪武建廟南京以來北京祖之所祀者寥寥及我 世祖定鼎燕京幼齡即位百度畢舉爾時議禮之臣於議 歷代帝王廟位次亦頗有所出入而我 皇祖之諭亦因近 大事之際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諸臣未能仰遵 聖意其出入亦頗不倫予小子於昨歲閱大清通禮始悉其事因命大學士九卿更議增祀而以仲春躬祀入所增 神主於廟予嘗論之洪武之去遼金而祀元世祖猶有一統帝繫之公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則是扭於中外之見而置一統帝繫於不問矣若順治初之入遼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未免有左袒之意孰若我 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為一定不易之善舉哉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正統必有所繫故予於通鑑輯覽之書大書特書一遵春秋不敢有所軒輊於其閒以為一時之議雖權萬古之論不可欺也然則 歷代帝王之祀果即非如配享先師孔子漠無旌別彰輝於其閒乎曰不然也 歷代帝王胥祀於景德之殿其有德無德若南若北日中日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為法孰可以為戒萬世之後入 廟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懼耶是即不明示旌別彰輝而已寓旌別彰輝於無窮矣其有不憬然思惕然懼者則是無道之倫必不能入此 廟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雖然予更有後言焉蓋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六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七

宜入 廟與不宜入誠昭然應知懼而我大清國子子孫孫所
天承命所以縣萬禩無疆之庶者更當以不入斯 廟為棘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用慎苞桑之固思及此有不忍言而又有不忍不
言者世世子孫其尚懷難諶之戒乎○壬寅諭明太祖為一代開
初之主是以朕南巡時躬詣孝陵致祭用彰隆禮勝朝之意至昌
平為永樂以後諸帝陵寢非若江甯孝陵可比此次親詣長陵奠
醴其餘諸陵均遣隨從之王大臣前往致奠○甲辰免江南江甯
等六府州四十七年以前積欠○戊申山東八閘河工成○己酉
諭四庫全書館進呈補刊通志堂經解一書朕閱成德所作序文
係康熙十二年計其時成德年方幼穉何以即能淹通經術向即
聞徐乾學有代成德刊刻通志堂經解之事茲令軍機大臣詳查
成德出身本末乃知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八
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徐乾學係王子科順天鄉試副
考官成德由其取中夫明珠在康熙年間柄用有年勢能薰灼招
致一時名流如徐乾學等互相交結植黨營私是以伊子成德年
未弱冠貢緣得取科名自由關節乃刊刻通志堂經解以見其學
問淵博古稱皓首窮經雖在通儒非義理精熟畢生講貫者尚不
能覃心闡揚發明先儒之精蘊而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廣搜博
採集經學之大成有是理乎更可證為徐乾學所哀輯令成德出
名刊刻俾藉此市名邀譽為逢迎權要之具耳夫徐乾學成德二
人品行本無足取而是書蒼萃諸家典籍賸博實足以表章六經
朕不以人廢言故命館臣將板片之漫漶斷闕者補刊齊全訂正
諒諤以臻完善嘉惠儒林但徐乾學之阿附權門成德之濫竊文
譽則不可不抉其隱微剖悉原委俾定論昭然以示天下後世著

將此旨錄載書首

三月辛亥 上親耕藉田○壬子 上啓鑾幸盤山○免經過地
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甲寅 上詣明長陵奠酒○諭直隸昌
平州為前明陵寢之地本朝定鼎後我 世祖章皇帝即命以帝
禮改葬思陵並敕工部修葺諸陵 親臨奠醴並禁止樵採添設
陵戶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亦曾 親臨致奠並飭地方官加意
防護所以加禮前代者最為優渥朕此次行幸湯山取道昌平躬
詣長陵致奠見諸陵寢明樓享殿多有損壞神牌龕案亦遺失無
存為之慨然弗忍視蓋由明代中葉以後國事廢弛全不以祖宗
為念於陵寢並未修葺至末年復經流寇擾亂亦無人守衛以致
日就傾圮若其後代之君果能歲加繕治整齊完固逮今不過百
有餘年亦何至頽剝若此又諸陵前雖建有碑座均未鐫泐未審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九
彼時是何意見今親臨奠醴周覽之下深為軫惻自應重加葺治
增設龕位俾臻完備再我朝開闢之初睿親王以我師克取遼東
時明之君臣或於形家謬說疑金代陵寢與本朝王氣相關將房
山縣金陵拆毀是以爾時亦將定陵享殿撤去停其祭祀然明樓
寶城仍存其舊未壞也維時我 世祖尚未親政其事實由睿親
王建議亦非 世祖意也今國家一統已歷百數十年勝朝陵寢
自應一體修復所有定陵享殿著仍行修建春秋祀事如故又明
世宗永陵前因尹嘉銓條奏將其祭祀裁撤但前明之亡不亡於
崇禎而亡於萬曆天啓是以於歷代帝王廟中撤其位祀而陵寢
仍前致祭明世宗雖溺意齋醮尚不至如萬曆天啓之昏庸失德
其陵寢自應照前一體致祭以昭大公我國家受 天眷命 世
德顯承於前代陵寢繕完保護禮從其厚此次修復諸明陵殿宇

等工即費至百萬帑金亦所不靳所有此項工程著派向書劉墉
德保金簡侍郎曹文植德成董率經理務期完固工成後飭該地
方官隨時稽察小心防護嚴禁樵蘇用副朕隆禮勝朝之至意

御製讀召誥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予讀召誥之篇
求其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蓋召公因成王始政

拳拳致告蔡傳所謂究其歸以誠民為祈天之本而又以敬德為
誠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敬者非擊一篇之

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
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外者也

敬勝忘者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
內者也內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茲因謁明

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為棟且君者天之子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十

也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極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極其
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儆以訓誨之至於訓

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呼可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
遜矣不可屈指數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

應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
德之荒淫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此非慈父之遺其罪而

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歷怠政天啓童騃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
復之能而後亡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不可不知懼知敬乎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書鮮能知要也茲舉其一
言以蔽之者於謁明陵之日後之攬者亦可以繫知吾意矣〇

丁巳 上駐蹕盤山〇辛酉命截留山東河南漕糧三十萬石紮
河南衛輝等府備賑〇甲子 上回鑾〇免江蘇安東等二縣四

十四年以前積欠〇丙寅 上還京師〇戊辰以復興為烏里雅
蘇台將軍舒常為工部尚書孫士毅兼署兩廣總督〇辛未釋朝

審秋審年七十以上羈禁人犯〇甲戌論軍機大臣等朕恭閱
實錄康熙四十年五月泗州等處被水 上諭大學士等曰六壩

堵塞其水必然注彼治東則西即被災兩方之民俱同一體朕閱
河工時見高家堰之水較隄旁平地高三尺淮安之水較地高九

尺今高家堰之水高於地已至一丈六七尺豈不可危朕日夜念
此甚切憂懼高家堰隄作何保守堅固或另有修治善策著張鵬

翻陳奏欽此煌煌 聖訓仰見 宵旰勤思為澤國生民求保障
安全之計疇咨深切朕思高家堰隄工自雍正年間改建甄工較

前已為整繕朕屢次親巡閱規畫講求命一律建築石工以期
堅緻鞏固並酌定五壩水誌以時宜洩俾盛漲時湖水不至闕遏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十
為患立法已極周詳而自陶莊挑放引河以來河勢趨北今昔情

形不同見在高家堰之水較地尚高若干尺淮安之水又高於地
若干是否因隄工堅固及宣洩機宜周備妥善湖水不至為患之

處著傳諭薩載李奉翰詳悉查明據實具奏並繪圖貼說呈覽〇
諭向來滿洲世僕等以侍衛拜唐阿為近御差使視為最榮於挑

選侍衛拜唐阿時則甚欣願近來在京文武大臣及外任大臣官
員子弟多有在館行走否則捐納冀圖文職且跟隨伊父兄任所

安逸不願侍衛拜唐阿者甚多是以挑取侍衛拜唐阿時不能得
人及至成丁尚不當差在任日久並不學清語騎射技藝至廢棄

滿洲舊俗昔 皇祖時曾經整飭查辦今在京文武大臣外任文
武大臣官員等皆受恩深重得項較多伊等子弟長成更當挑取
侍衛拜唐阿效力行走方合滿洲世僕之道是以降旨命軍機大

臣等詳細查辦各開名單呈覽其年已及歲經朕指出者即著帶
領引見但年未及歲者若不酌定年限查辦則日久仍致舊習復
萌將此飭諭八旗所有指出見隨任所年已及歲者即行咨取帶
領引見嗣後著由該旗五年一次照此查明咨送軍機大臣等彙
辦具奏請旨至從前准令外任大臣官員等各帶一子隨任辦理
家務係朕曲成之恩乃伊等藉此將所有子孫俱留任所是誠何
心嗣後飭令八旗嚴查伊等子嗣內年已及歲者止准奏請一人
隨任習辦家務其餘年已及歲之子弟及孫俱著催令回旗以備
挑取差使儻徇情面不行咨催者將該都統等一併治罪將此通
諭八旗各省永遠遵行○實授江蘭河南布政使○乙亥免直隸
霸州等四十九州縣四十七年以前積欠○丁丑重修盧溝橋
夏四月辛巳諭原任左都御史周煌由翰林擢正卿在上書房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行走有年老成端謹奉職克勤今春邁疾陳請解任曾晉秩太子
少傅加兵部尚書銜准其回籍調理前兩次祇迎道左特親加存
問諭令加意調攝以冀痊可茲聞溘逝深為軫惜著加恩晉贈太
子太傅並派出散秩大臣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所有任內降
革處分俱予開復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
文恭○諭軍機大臣等據陸燿奏靖州知州馮思道堪以委署沅
州府知府一摺已於該員名上用硃筆標出並批示矣該員取名
其意欲學馮道試思馮道身事五朝敗名喪節係一無恥之徒有
何可思而必取以命名耶此必係該員不遵父師代為取名而該
員又復不知更改者傳諭陸燿即令該員將此名另易照例咨部
註冊○甲申甘肅肅州及玉門縣屬惠回堡白楊河等處地震○
丁亥免河南祥符等十六州縣積欠○壬辰 上閱健銳營兵○

論據劉秉恬奏查明滇省歷來文武官員去思德政等碑一百餘
座非地方官民所建即營兵衛役所立見在逐一撲毀其拆下碑
石亭頂亭座瓦等項收貯省城以備官工需料等語所辦甚當
已於摺內批示矣地方官吏於一切吏治民生俱係分內專責果
能實心整飭亦其職所當為何必立碑紀頌邀譽將來其或任內
並不留心民事臨去時強令民人斂貲勒石更為無恥之尤於風
俗人心大有關係且官員賢否自有朝廷黜陟乃以所屬兵民等
平日曾受私恩輒倡首撰文勒石尤使賢否易淆不可不防其漸
又據奏稱滇省歷任督撫如鄂爾泰李湖俱係實心實力懋著清
勤為督撫中不可多得之員而合省並無二人碑碣可見私好私
惡全不足憑督撫在任之政績並不以去後有無之碑頌為優劣
也劉秉恬接奉前旨即能飭屬詳查撲毀毫無瞻顧辦理實屬可
嘉劉秉恬著交部議敘至滇省地處邊疆一經查辦即撲毀一百
餘座可見此風相沿日久各省似此者必多而近省各督撫何未
奏及此非瞻徇即係自為著各實力詳查做照劉秉恬所奏辦理
具摺奏聞毋得視為具文將此通諭知之○癸巳諭朕恭閱 實
錄康熙年間高家堰之水高於淮安平地一丈六七尺 皇祖特
命張鵬翮另籌善策陳奏因思開放陶莊引河以來河勢趨北今
昔情形自不相同令薩載等將見在高家堰之水較地尚高若干
尺淮安之水又高於地若干尺詳悉查明具奏茲據薩載等奏稱
高家堰隄工自酌定五壩水誌以時宜洩四十二年又開陶莊引
河黃水無虞倒灌康熙年間湖水較隄旁平地高三尺今則僅高
一尺而淮安之水彼時高於平地九尺今則地面轉高於水面二
尺九寸此即清口暢消運河刷深之明驗而隄工堅固即遇盛漲

時亦不至驟墮為患等語是 皇祖從前之所慮念茲仰荷 天
佑河身與湖水已較前漸就低深覽奏少慰然湖水究尚高一尺
不可不慎固隄防今亦更無別法可令湖水再低於平地惟當加
意守護以資保障不可因湖水較低於昔即存疏懈也朕軫念東
南黎庶無時稍釋於懷該督等其恪遵此旨倍加敬畏務期妥協
經理俾澤國民生永登樂利以副朕念切河防安愈求安之至意
○甲午諭嗣後外任旗員准留子弟一人隨任○丁酉諭海昇殿
死伊妻吳雅氏一案經步軍統領衙門奏交刑部審訊屍親貴甯
以伊姊吳雅氏並非自縊不肯盡供經刑部奏請特派大臣覆檢
隨派左都御史紀昀會同刑部侍郎景祿杜玉林帶同御史崇泰
鄭澂及刑部熟諳司員王士燾慶興前往開棺檢驗據紀昀等奏
稱公同檢驗傷痕實係縊死而貴甯仍以檢驗不實復在步軍統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十四

贍顧及朕特派覆檢仍膽敢有意迴護此而不嚴加懲儆又將何
以用人何以行政耶此案阿桂業經自行議罪請罰公俸十年並
革職留任阿桂於海昇雖無授意屬託之事但伊曾奏及牀榻船
艙皆可自縊並貴甯屢控不休如虛即應治罪之語是其意已先
存袒庇之見各實難辭今雖無請託情弊刑部都察院堂司各官
尙意存迴護况可先為此袒庇之言耶本應俯照所請姑念此案
究非若福隆安之徇庇家人者可比又因其尙有勞績著加恩改
為罰公俸五年仍帶革職留任至阿桂由朕拔擢任使造就成全
原不可以保全功臣而論其派出之紀昀本係無用腐儒原不足
具數况伊於刑名事件素非諳悉且目係短視於檢驗時未能詳
悉閱看即以刑部堂官所言隨同附和其咎尙有可原著交部嚴
加議處至刑部堂官於富禮善一案降為三品頂帶革職留任後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十五

領衙門以海昇係大學士阿桂親戚刑部顯有迴護等情具控又
揀派侍郎曹文植伊齡阿前往覆檢則吳雅氏屍身並無縊痕據
實具奏隨令阿桂和坤會同刑部堂官及原驗覆驗之堂官等公
同檢驗與曹文植伊齡阿所奏相符因即令研訊海昇始據將毆
踢致死裝點自縊實情供出是此案原驗覆驗之堂官竟因海昇
係阿桂姻親均不免意存瞻顧違迎之見從前刑部堂官於福隆
安家人富禮善一案有意瞻徇竟至正兇幾於漏網經朕看出疑
竇特派大臣復行嚴審方得水落石出彼時即應將該堂官等梟
予褫革治罪尙以伊等意存迴護究無左驗姑從寬典僅予降三
品頂帶從寬留任以觀後效旋復加恩給其原品頂帶不意伊等
不知愧悔悛改竟閱時未久復有此事在阿桂受朕深恩於此等
蔑葶親誼亦不屑授意於堂司各官而堂司官御史即不免心存

該堂官等理應感激思奮乃竟復蹈前轍本應梟予革職治罪但
閩部中辦事之人一時未便槩易生手朕不為已甚又未免失之
水情矣喀甯阿胡季堂穆精阿斐辰俱著從寬降為四品頂帶仍
帶革職留任所有應得養廉飯銀公費一槩不准支給令其愧悔
自新再觀後效至杜玉林係屢經獲罪棄瑕錄用之人景祿山司
員不數年擢至侍郎均非不諳刑名者可比乃於特派事件不知
秉公嚴審辦理贍顧迴護至於如此其罪更大景祿杜玉林俱著
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不准給驛自力速往司員業成額李闕
係此案原檢之員即贍顧海昇係軍機處行走司員授意伴作任
其得贓捏報王士燾在刑部年久前因出差回京召見觀其人尙
有才幹方欲量加擢用即慶興亦係刑部諳練司員又係檢驗熟

手乃於覆驗時迎護固執裝點屍傷迎阿桂該員等均罪無可
道業成額李闔王士棻慶興亦俱著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不
准給驛崇泰鄭激身為風憲遇有冤抑案件尙應風聞參劾乃於
此案隨同檢驗亦復附會草率一任刑部官役舞弊贖徇本當與
司員等一體治罪姑念二人皆非熟諳刑名之員著從寬交部嚴
加議處曹文垣伊齡阿經朕派出覆檢若亦如紀昀等之瞻顧徇
隱惟知迎合阿桂蒙混了事轉相效尤將來此風一長大學士軍
機大臣皆可從此率意妄為即殺人訊法亦必無人敢過問者設
果如此國事尙可問耶此案曹文垣伊齡阿即能秉公據實具奏
不肯扶同徇隱頗得公正大臣之體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設伊
等亦復隨眾支飾蒙混檢驗以致復經告發朕必將伊等一體從
重治罪恐二人不能當其咎也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諸臣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六
功罪各視其人之自取此案喀甯阿胡季堂等僅予降職留任係
格外寬貸伊等嗣後益當激發天良痛自前悔儻以倖蒙寬宥不
知畏懼仍蹈前非再經發覺朕必將伊等立賞重典恐首領不保
孽由自作朕亦不能再為曲貸也將此通諭知之○以阮葵生為
刑部侍郎由通政司○以瓊珩為刑部侍郎袁鑾為江蘇按察使
由福建興○戊戌諭大學士蔡新老成端謹品學兼優由乾隆元
年進士沔陟卿班典司冑監簡任綸扉在上書房行走為諸皇子
總師傅朕視其年齒雖增精神不減正資倚畀茲以衰疾奏請解
職回籍調理情辭懇切覽奏彌眷於懷第念伊年近八旬閩省距
京路遠不忍重拂其意勉從所請著以原官致仕並晉加太子太
傅親製詩章以寵其行仍於朕幸熱河啓鑿送駕後再行束裝給
驛回籍沿途經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之內者照料護行俾得安適

歸里怡志林泉獨病頤養以示朕優眷耆臣至意○諭前據理藩
院奏筆帖式富祥稟報班禪來使自京回藏行至西直門盧溝橋
一帶遺失包四箇並所雇騾頭及騾夫亦不知去向等語疑係騾
夫等竊逃當飭步軍統領衙門嚴密究緝茲據將騾夫屈大王興
仁等獲到案審訊則係因騾頭驚逸屈大王興仁前往找尋而所
失包四箇皆係喇嘛私物是此案騾夫等尙無情弊茲聞向來前
後藏喇嘛年班來使進京途中偶有遺失物件地方官往往懼干
處分厚為賠償竟有賄至數百金者以致來使人等貪圖便宜屢
報失物此則不成事體喇嘛來使如果途中被竊亦止應官為嚴
緝原贓給與何得私行賄補致啓詐冒之漸且此次所失又並非
賞賜之件不過來使所帶私物即係賞賜之物亦已交來使收領
者儻有遺失皆出彼自不小心况伴送之員乃照料喇嘛不准沿
途滋事並非為伊等跟隨騾頭而設也今該喇嘛等自不經意以
致騾驚遺失此而槩為賄補將來喇嘛人等必持有地方之賄補
途次更加疏懈從中捏報藉端訛索此風斷不可長嗣後沿途各
督撫凡遇前後藏喇嘛進京經過惟嚴飭地方官照例防護為之
嚴禁盜賊俾得安速出境若來使途次有遺失物件止准呈明代
為嚴密緝獲給付不得仍前私相賄補致滋弊端若古之外國使
臣無不欺陵內地漢人漢人畏之如虎但求無事以致釀成事端
者不可指數本朝德威所被四夷賓服豈有是事耶即衛藏不遠
萬里向化而來朕以其修行出家之人厚加賞資亦不過厚往薄
來之意原非若元季之護庇番僧致有詈罵割舌毆打截手之事
見在地方官等不能仰體朕意惟知迴護處分因循賠償轉似畏
怯使無知之徒將以本朝或踵元季尊崇喇嘛之習於風俗人心

大有關係不可不防其漸備嗣後該喇嘛等尚不知自愛仍有此貪詐妄為之事朕不難將伊等治罪西洋天主教一案即其明驗况此等久隸臣僕者乎若各督撫因有此旨一切不顧縱令盜賊行竊來使之物貽笑來使則其罪必更不恕總之各督撫非過即不及其能知政體而能得中者鮮矣觀不知愧朕實愧之其務體朕意以副朕德威綏輯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己亥調袁鑾為山西按察使福甯為江蘇按察使長麟為湖南按察使訥剛○庚子諭吏部議處上年辦理秋審失入一案之升任湖北巡撫姚成烈失入一案之山東巡撫明興升任按察使馮晉祚失入二案之升任江西巡撫李綬失入三案之前任安徽按察使福甯失入一案之廣東巡撫孫士毅等各本已降旨將姚成烈等從寬留任其馮晉祚因不勝藩司之任已照部議降調交該部帶領引見矣秋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審罪名出入為民命所繫一經定案死者不可復生是以失入處分重於失出該撫司等自應詳細推究定讞以期無枉無縱乃姚成烈等於民命重案漫不經心致多失入即予以革職降調亦所應得昔宋仁宗於吏部選人凡坐失入死者終身不遷是止不予升遷而本朝則因人命至重是以處分甚嚴定例降革但今各案失入處分應行降革之員內而尚書侍郎外而巡撫臬司不一而足皆係國家大員若槩予降革一時人才難得既不能遽有如許更換之人且內外辦事大員亦未便因此悉易生手是以從寬留任該撫司等受朕簡任深恩於案情生死出入辦理錯誤既得遣恩寬宥捫心自問亦當自愧姚成烈李綬明興孫士毅俱令其自行議罰具奏福甯並著自行議罰由該撫代為轉奏俱解交浙省海塘公用以稍贖其素餐○以釋其吉為山東布政使巴尼理為

四川按察使廉道遷○丁未定各省武生在營滋事責革例○戊申諭前以前後藏喇嘛年班進京往來經過地方易滋事端已屢降諭旨明切曉諭茲命軍機大臣會同理藩院將應付各事宜酌定章程具奏應如所議辦理惟派員護送一節該衙門原奏在京派理藩院主事一員沿途派同知通判一員等語主事同知等官職分尚小猶不足以資彈壓著改派理藩院郎中或員外郎一員照料護送其經過地方著該撫揀派道員一員會同武職沿途防護庶呼應既靈約束更易不至藉端滋事歷觀史冊漢唐宋明之世於外國之使往往上下相蒙曲意優容以致恣睢橫肆此漢人畏縮之性恐生邊釁而更致大患者不可勝數今我朝中外一家德威遠被四夷罔不賓服豈肯反效漢人畏縮之為即衛藏不遠萬里向化而來朕撫馭番夷加恩賞賚如果來使喇嘛等不知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自愛有滋事妄為之處朕可將伊等治罪以示懲儆經過地方官又何所畏憚而不嚴加約束乎若封疆大吏不知大體有意因循外閒無識之徒不幾疑本朝於喇嘛過事尊崇如元季之庇護番僧致有晉罵割舌毆打截手之事乎更復成何事體為此再行明切曉諭嗣後各該督撫於衛藏來使喇嘛過境時即照理藩院奏定章程妥為照料並飭護送道員等實力彈壓令其妥速出境毋致滋生事端其於依限出境日期仍令派出之道員稟報該省督撫即據實奏聞倘有仍前玩愒滋事之處朕必將派出之道員治罪將此通諭知之

五月壬子伊星阿以疾解任以舒常署江西巡撫○免河南鄭州等三十二州縣積欠○癸丑移河東運河守備駐濟甯州城○甲寅調永保為江西巡撫以陳用敷為貴州巡撫許祖京為廣東布

政使特昇額爲雲南按察使○調巴尼璉爲貴州按察使
張誠基爲四川按察使○丁巳定八旗父子相繼陣亡世襲例○
己未撥兩淮運庫銀一百萬兩解往河南備賑○丙寅 上啓鑿
秋彌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戊辰命各省委
署官員按月彙報○庚午命外任官員不准以原銜再請貤封○
壬申 上詣熱河 文廟行禮 上駐蹕避暑山莊○癸酉命江
蘇截留漕糧十萬石於徐州等處備賑○甲戌諭據何裕城奏陝
西一省府廳因有逃兵處分停升者五十九員之多遇有應升缺
出合例者寥寥無幾又或人地不宜辦理殊覺周章可否按照原
定開復年限分別等差量爲加重令其報捐開復等語逃兵處分
停升各員前據李世傑奏請准其捐復經吏部議駁已將該督交
部議處今何裕城復有此奏且陝西一省停升者已多至五十九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三
員似此者尙有六省人數自不相上下若因升補乏人皆須由部
推選一時槩易生手未免於地方不能收駕輕就熟之益因思人
才難得該督撫既紛紛陳奏想其中實有礙難辦理之處是此事
尙屬可行所有李世傑交部議處之處並著寬免但此項緝拏逃
兵不力人員本應降革朕念人數過多加恩留任停其升用今復
於格外矜全之後予以及時自效之途若僅令照例捐復實不足
以示懲儆自應按照原定年限分別等差酌量加倍令其捐贖其
如何按照年限遞加之處著該部分別妥議具奏此事朕因人地
相需起見不得已而曲從所請各該員務宜感激奮勵嗣後於地
方事件益思實力認真即將來各省遇有別項停升處分人員該
督撫亦不得援此爲例○乙亥命各省營伍操練鳥槍○丙子命
梁國治爲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尙書以劉墉協辦大學士曹文植

爲戶部尙書調汪承瀉爲戶部右侍郎李綬爲工部侍郎以沈初
爲兵部右侍郎○丁丑命安徽截留漕糧五萬石於鳳陽等處備
賑○濟河南賈魯惠濟二河
六月庚辰以雲南麗江府等處世襲土通判巡檢等二十三員無
管理地方之責命按品改授頂帶榮身○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向
來刑部定律凡有私自淨身人犯俱問擬斬候因念此等人犯大
抵因貧所致是以加恩釋放發在熱河當差見有太監王成一名
朕面加詢問伊係直隸安肅縣民原報今年十六歲實年纔十三
歲前年因家中貧苦父母爲之淨身問擬斬罪在縣監禁一年上
年始發至熱河當差初次報縣時該縣胥役因向伊父王二格需
索不遂會將伊父一併收監四十餘日後因窮不能給始將王二
格釋放遂捏填王成年十五歲定擬詳報等語此事經朕親向詢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三
明且看其身軀幼小並應對明白實無虛飾知縣爲親民之官雖
不至昧良舞弊貪圖微利若此此必胥役鄉約人等因私自淨身
有干例禁希圖訛詐又緣索詐不遂爲之加增年歲以入其罪並
將伊父無辜入羈聞之殊覺惻然而該縣竟漫無覺察任憑胥吏
等勒索捏報種種弊混亦難辭咎見因各處當差太監乏人尙在
曉諭召充且向例太監於投進當差時止賞給銀五兩其每月坐
得分例亦不過二兩若未經投進之先吏胥已向需索則是得不
償失誰復肯將其子弟充當太監者近日進宮太監短少之故必
由於此况王成淨身時實年不過十一自必係父母窮苦無聊遂
爾將伊鬪割與伊何涉乃擬以大辟而復滋胥役索詐捏飾之端
乎此案著劉綬詳查參奏因思私自淨身人犯律擬斬候者雖爲
慎重傷身起見然一經鬪割便成廢人苟非實在窮苦孰肯甘心

出此今因有此例而轉致吏胥藉端勒索甚至加增年歲故入其罪况此輩供奔走掃除之役自古已然是官闈在所必需而反治之罪從前定例本未允協所有私自淨身問擬斬候一條竟應刪除並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尹嚴飭各屬州縣嗣後如有並無他故自行淨身者准其投內務府派撥當差照例驗看如有他故內務府大臣再行文問之地方官不得竟拘其家屬致滋擾累儻有仍前需索滋擾者即將該州縣等據實參處其見因私自淨身問擬斬候已未招解並在監鞫禁未經釋放者亦著刑部同直隸總督查明具奏釋放解送內務府分別派撥當差○乙酉諭理藩院尚書博清額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旋擢卿貳宣力年久此次前往西藏駐紮辦事已閱數載因念其年力未衰特命來京供職以資倚任茲聞溢逝殊堪憫惻除已由藏賞銀三百兩料理喪事外所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有應得卹典著該部查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恭勤○丙戌諭福甯著仍留湖南按察使之任所有江蘇按察使員缺著長麟補授○以留保住為理藩院尚書賽音伯爾格圖為理藩院侍郎由副都推升京缺仍留本任例○以梁敦書為工部侍郎馮晉祚為左副都御史原任山東○乙巳命再截留江西漕糧十萬石於安徽備賑○丙午以巴忠為理藩院侍郎由內閣學士遷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倫蕃恭校

秋七月己酉調宮勒渾為兩廣總督以雅德為閩浙總督浦霖為福建巡撫福甯為甘肅布政使調郭世勳為湖南按察使以馮光熊為安徽按察使由直隸○庚戌陸燿燾以病解任調浦霖為湖南巡撫以徐嗣曾為福建巡撫伍拉納為福建布政使當保為河南按察使河道○辛亥以湖北糧價增昂命發倉穀平糶○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據何裕城奏請將丁憂知縣王垂紀留辦西安城工一摺此事不可行奪情非所以教孝古人惟於軍旅之事不妨權宜行之是以向來遇軍務緊急之時州縣官或有在任守制者至城工非軍務可比况各省皆有工程又何必須一人始終經理而為此破例之舉徒令該員戀職食榮致滋物議所奏不可行著傳諭何裕城即飭令該員回籍守制○庚申以瑞保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畢沅奏著預向以懷慶所出為佳性與山蕓番薯同類番薯藏種在霜降以前下種在清明之後計閩省乘時採擇郵寄此開尚不為晚但聞其種易爛易乾須用木桶裝藤攤土其中方易攜帶兼聞藤本須帶根者力厚易活等語前雅德來熱河召見會諭以將番薯藤種採寄河南據奏路過山東沂州府亦見該處種有番薯而豫省懷慶所出薯蕷性與同類此物既可充食又能耐旱河南山東二省頻歲不登小民艱食畢沅明興當即轉飭各屬勸諭民人做照懷慶沂州廣為栽植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至豫省即產薯蕷則番薯一種閩省亦毋庸多寄但必須覓帶根藤本用木桶裝盛攤土其中

如法送豫方能栽種易活著傳諭雅德即行照式妥辦由驛速寄將此各傳諭知之○陳用敷丁憂以李慶霖為貴州巡撫李封為江蘇布政使由福建丁憂○乙丑撥戶部銀一百萬兩解往河南備賑○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孫士毅奏清查通省民欠銀米一摺內稱自上年到任以後即屆奏銷雖據藩司申報全完而各屬批解必待嚴催情事甚屬竭蹶當與藩司悉心查究緣粵東每年銀米二項均有民欠州縣自顧考成未肯甘心墊解直至奏銷已屆始行設法措整趕上奏銷藉免處分及事後向民間追繳狡黠之徒揚言奏銷已報全完有何民欠竟爾分毫繳年復一年欠戶恃為得計通省積弊如此見在出示曉諭並委令試用知縣丞倅等官赴民欠最多地方逐戶查對並令通省州縣揆造四十年以後民欠清冊詳報覈辦所有將來追出銀米如係見在州縣本任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東華續錄 乾隆一〇二

等人員不治以捏報之罪已屬寬典若將追出銀米仍行給還私囊則將何以示儆所有此項錢糧將來自應歸公充用不得因欲杜該員等藉口虧賠為此以公便私之舉再粵東一省既查民欠疊疊情弊亦非一日恐各省似此者亦復不少此事於地方關繫非小著將孫士毅摺鈔寄各省督撫閱看並令妥密查辦據實奏聞但須不動聲色持之以漸不可使不肖官吏紛擾滋事也將此傳諭孫士毅並諭各省督撫知之○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等奏會議酌定漕船尺寸事宜以利輓運一摺已批交大學士九卿議奏矣至摺內稱各丁隨帶土宜定例重運船隻每船許帶土宜一百二十六石免其納稅惟是近年什物價值每件增昂長途輓運用度不無拮据與其任不肖旗丁暗中舞弊不若明定成規俾可遵守請於例帶土宜一百二十六石之外加帶七十四石共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七七七

私貨行走滿邊之處既不能嚴行查禁竟如驛警而又為此夢囈之語率行陳奏不知是何意見薩載久任封疆尚為歷練曉事何近來辦事糊塗若此豈竟衰病相乘遂爾精神昏憤耶薩載尚然如此則毓奇之初任漕務者更不足論矣薩載毓奇著傳諭嚴行申飭並著大學士九卿遵照諭旨將旗丁多帶土宜之處嚴切指駁又薩載等另片奏稱河口淤淺處所撈空漸深漕船陸續渡黃等語昨已有旨諭令該督等酌量情形截留起卸實不能到通阻凍者莫若早行截留於江南以省其往返該督等惟當遵照妥辦迅速奏聞以慰廑注將此諭令知之○辛未命截留漕糧十萬石於直隸備賑○乙亥伊犁將軍伊勒圖卒賞銀一千兩治喪晉封一等伯命其子哲臣泰承襲○丁丑多羅貝勒允祁薨遺疏聞諭朕長輩內惟二十三貝勒獨存前聞患病當遣皇八子帶領御醫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葬諡曰誠

八月戊寅朔命於截留江西漕糧內酌撥十萬石分給淮安等五府屬平糶○己卯諭古樂以宮商角徵羽為五音合諸變宮變徵則為七音今之樂猶古之樂何以樂部所奏樂章僅以五六工尺上等為音而問之以宮商角徵羽則茫然不知為何事近偶閱張照所奏論樂劄子辨析頗詳其所謂五六工尺上即宮商角徵羽甚合古意因復取律呂正義再加參覈本屬相合因思今之五六工尺上與古之宮商角徵羽名雖異而實則同聲音之道原欲避俗趨雅今反援雅而歸俗甚非道也况 郊 廟樂章格 天歌 祖正朝御殿敷政臨民鐘簾元音自應用古制為節奏今樂部

所定樂章俱取駢注工尺發諸名義殊乖莊雅但相沿已久若猝令樂工等改習宮商角徵羽則心手俱所未嫻其勢亦有所難朕意俗用工尺既與宮商角徵羽相同嗣後雖令樂工等取用工尺等字而於樂章每章每字下則兼注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字樣皆令兼知則不但川諸 郊 廟朝廷倍彰莊雅而以此潛移默化漸復古音未始非返樸還淳之一道再古樂中琴瑟與金石並重近來樂部奏樂琴或閒能操縵而瑟則竟屬虛陳即業儒之人雖偶有學琴者已非古道至於瑟則未有能鼓者是瑟之為道久已失傳夫八音迭奏琴瑟相宣豈容偏廢向來樂部奏樂俱因笙笛聲細為其所掩絲不如竹古已有其語是以樂工等罕有嫻習者殊非八音咸備之意從前勵宗萬為太常寺少卿時寺丞張樂盛編輯 壇 廟樂章勵宗萬為之作序維時已有律呂正義一書而張樂盛所編書內樂章並不照兼注宮商角專注工尺勵宗萬又不為之定正所謂不學無術不可與言樂亦安能窺律呂正義之博洽賅備耶然律呂正義一書卷帙既繁剖析又極精微樂工未易領會德保係禮部尚書太常寺樂部皆所綜理莊存與則禮部侍郎而兼管樂部著德保莊存與向武英殿咨取律呂正義刻本一部將律呂正義書內每字下並注宮商角徵羽及五六工尺上字樣者摘出令樂工按書演習精熟並著將琴瑟二樂飭令樂舞生一體用心嫻習蓋黃鐘為萬事根本五音十二律還相為宮而所謂三分損一隔八相生之說其義原可貫乎今之工尺蓋黃鐘生大呂至半大呂而又生黃鐘夫黃鐘宮也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位言之則為七以其相生之數言之則為九此隔八之說所由來也如歲時之有八節遞嬗而歲時成矣今之五六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五

工尺上四合字音之終也而卽以生五生不窮自爲循環所謂貞下起元聲音之道與政通也著德保莊存與悉心講求檢閱於律呂正義一書取要節繁輯爲簡要一編會同軍機大臣酌定繕寫進呈刊發再律呂正義中原有御製補笙詩六首駢注工尺宮商字樣著一併入編頒發學宮肄習以示作樂崇德協律同和之至意○諭前據何裕城奏請將丁憂知縣王垂紀留辦西安城工一摺已批所奏不可行並諭該撫卽飭該員回籍守制昨又據富綱奏請以丁憂雲州知州宋昌琿接辦甯臺廠務亦批不必令另選合例之員具奏矣奪情起復非所以教孝敦倫古人惟於軍旅之事偶一行之若地方遇有不靜如撤拉爾逆回等事軍務緊要其承辦軍需之各州縣設遇丁憂該督撫自不妨奏請權令在任守制至城工銅廠非軍務可比又何必需一人始終經理而爲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六

此破例之舉設遇其人病故又將如何豈必待起死回生而後可不至乏員辦事耶大抵該督撫之爲此奏非徇情市恩卽係該員干求請託並非專爲地方政務起見徒令此等在任守制之員坐擁廉俸戀職忘親轉藉王事鞫留不得稍盡人子之禮資爲口實於官方政化俱有關繫著通飭各省督撫嗣後非遇軍務不得以丁憂人員奏請留任著爲令○庚辰論軍機大臣等據明興奏陸燿於山東臬司任內會刻有甘薯錄一編頗爲明切易曉見飭多爲刊刻頒行各府州縣分發傳鈔使皆知種薯之利多爲栽種等語所辦甚好河南頻歲不登小民艱食前已諭令畢沅轉飭各府州縣做照懷慶府屬廣種薯預卽直省迤南各府今年亦因雨澤愆期收成歉薄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且東省各府旣開有種植自不難於就近購採朕閱陸燿所著甘薯錄頗爲詳晰著卽鈔

錄寄交劉綬畢沅令其照明興所辦多爲刊布傳鈔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爲栽種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將此傳諭知之○壬午免各省四十年以前積欠耗羨○甲申以湖北阜命四川江西發倉穀平糶俾商販運楚以濟民食○乙酉命阿桂赴河南勘災兼赴江西南山東查辦賑務○丙戌諭據特成額奏湖北潛江鍾祥二縣應修民隄先行借項興修仍於有隄業戶名下分別徵還共用過銀七萬八千五百餘兩經部駁減銀一萬九千六百餘兩請於承辦各員名下勒限催追俟繳齊時發商營運生息以備再有工程動支給發等語工程動項興修自有勘估原冊及工竣報銷部中覈減亦必有一定章程今湖北省借項興修隄工動用銀七萬八千五百餘兩此必因當仍徵於民之項地方官任意浮冒多估爲營私之地也設如部中覈減不過數千兩尙在情理之內乃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七

竟駁減至一萬九千六百餘兩之多則是七分之二矣設遇數十萬兩之工程竟將覈減至十餘萬兩有是理乎此在部中非書吏婪索不遂藉端苛駁卽係司員希圖漁利分肥與書吏串通一氣甚或該堂官等亦思染指有意苛求均未可定矣卽使無此等情弊而駁減如此之多若該省皆實工實料該督撫等當據實直奏部駁之苛求朕亦自有辦理之法今竟受之是承辦工程各員必有浮冒侵蝕之弊不然何至有甘受覈減屈意認賠之理且向來工部遇有此等浮冒如海塘及韓莊歲修閘壩等工皆係專摺奏明查辦有案此案以七萬餘兩工程竟至駁減七分之二何不奏聞請旨飭查僅照例題本完結此事著交留京王大臣傳集工部堂司各官拘提書吏並調齊報銷冊籍駁減例案秉公查詢有無前項情弊據實具奏該督撫亦著明白回奏其特成額所奏覈減

銀一萬九千餘兩追完發商營運以備再有工程動支之處著照所請行○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海祿等奏據保成等報稱燕起伯爾克糾集薩木薩克呼達雅爾人等圍掠喀什噶爾等語燕起等果欲圖掠喀什噶爾亦必先向那爾巴圖葉勒鐵拜游牧攻劫斷無越此二處即至喀什噶爾之理自係那爾巴圖聞燕起等欲掠伊游牧故意遞信思藉我兵威以資捍衛奎林等斷勿墮其計中若請援兵即行駁斥仍當鎮靜偵探相機辦理勿涉張皇將此諭令知之○癸巳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己亥以浙江杭嘉湖三屬糧價增昂命發倉穀平糶○癸卯諭山西巡撫農起自簡任封疆以來辦理地方事務頗能實心整頓今聞濫逝殊屬可惜所有任內降革處分准其開復其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以伊桑阿為山西巡撫梁肯堂為直隸布政使調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八

富保為直隸按察使以穆克登為河南按察使由江西廣饒九月丁未朔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等覆奏清口淤淺緣由一摺內稱從前黃河南岸之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澤湖由清口而出湖中未嘗積淤皆因經由支幹各河緣遠入湖之水已漸微清今祥符五瑞二閘由引河至湖邊相距有四十里之遙所挾之沙亦不過停於引河兩腮及湖西邊岸等語所奏殊屬自相矛盾從前陳家道口漫水下注洪湖既因經由支幹各河緣遠是以漸次微清湖中不至淤積今祥符五瑞二閘離洪湖不過四十里相距甚近所挾之沙焉能即行微清不至淤墊湖底是引黃入湖未必能助清濟運而停沙淤滯恐轉足為洪湖之害薩載李奉翰不過因此時別無善策為此無聊之極思恐伊二人竟茫無主見以致洪湖重受淤墊所關匪細著傳諭阿桂前抵清口後務將伊等

所奏情形悉心籌酌為之主持定議方為妥善至清口淤淺見據薩載等奏稱實因本年湖水極小是以未能出口抵禦黃流以至倒灌入運等語其受病根由是否實係如此及作何籌辦之處並著阿桂熟商妥議務期斟酌盡善一併據實具奏以慰廑注將此諭薩載知之○戊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海祿奏准保成等札稱偵探燕起伯爾克等糾眾掠取喀什噶爾事屬子虛不可深信茲又奏請調伊犁烏嚕木齊兵四千名分防喀什噶爾烏什葉爾羌三城等語前後自相矛盾燕起伯爾克等不過么麼蠻匪果能糾眾掠取那爾巴圖游牧實有窺伺喀什噶爾情形屆時再行調兵備禦尚不為遲至烏什葉爾羌等城則更風馬牛不相及何必亟亟請兵徒滋驚擾海祿身為參贊大臣遇有此等事件惟當鎮靜料理豫為防範如此畏葸失措適為回眾所輕著傳諭海祿親往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九

喀什噶爾會同保成等妥酌偵訪不得稍涉張皇並著奎林遴派委員於伊犁各卡帶兵密探一有伊等侵犯喀什噶爾之信即將將軍印務暫委那旺護理一面札令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惠齡速赴伊犁署理將軍事務一面具奏帶領弁兵迅赴該處相機妥辦勿稍輕忽○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海祿奏請於喀什噶爾等處調兵防守措置失當若不豫為備辦轉恐貽誤事機著傳諭福康安即帶總督印篆速赴阿克蘇一帶安輯回眾並密為偵探備燕起伯爾克等實有侵擾情形即會同明亮福甯妥為籌辦調撥該處及烏嚕木齊甘肅等處兵迅速前進仍札會奎林令其統領伊犁兵兩路夾勦或應需回兵在各處防堵亦即酌量調用海祿辦事錯謬若仍留烏什恐至掣肘著革去參贊大臣在伊犁領隊大臣上行走以觀後效明亮久歷行閒著署理烏什參贊大臣

即赴阿克蘇與福康安悉心辦理慶桂前在塔爾巴哈台辦事頗為歷練見在樞廷行走有年於朕調度軍務係所熟悉著帶欽差關防迅即起程馳往甘肅暫署總督印務俟事竣後授為烏什參贊大臣明亮仍回伊犁參贊大臣之任將此各諭令知之○甲寅上駐蹕避暑山莊○乙卯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清口淤墊情形一招稱本年湖水極小不但黃強清弱至六月以後竟至清水涓滴無出黃水又值盛漲以致倒灌入運直達淮揚見在薩載等所開祥符五瑞二閘自引河至湖邊有四十里之遙或可不至淤湖且任其權時開放為今之計惟有借已灌之黃水以送回空蓄積弱之清水以濟重運此時湖水不能復出竟應築壩煞住使湖水停蓄明春重運北上時即可啓壩下注引河出抵清口以資利濟等語亦止可如此辦理本年春夏以來既因雨澤短缺湖水甚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十

速沛何以薩載總未奏及看來伊等因湖河淤墊一錯百錯知識昏瞶竟至諸事茫無所措阿桂必須為之主持定見並傳諭薩載李奉翰當安心勤事倍加奮勉以期補過仍著該督等將何以並不收束雨壩及會否飭屬虔祈雨澤之處據實回奏○戊午調何裕城為江西巡撫永保為陝西巡撫○庚申停止佐雜等官保薦卓異後送部引見○辛酉諭軍機大臣等節次據阿桂奏到籌辦清口情形借黃水以送回空蓄清水以濟重運並於清口築壩煞住及陶莊河尾另開口門各節已屢經降旨令其相機妥辦繪圖貼說呈覽矣從前治河之道惟有導清攔黃不使倒灌今轉引黃水入清口以資淨送自屬下策但該處既經淤沙梗塞舍此別無引水善策亦不得不如此辦理然其事究屬可暫而不可久必須設法疏治俾清水日漸旺盛以期暢出刷沙於事方有裨益又無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十

小六月後清水至涓滴無出薩載等即應先事豫籌將清口兩壩酌量收束以為蓄水地步何以並不籌及亦並不奏聞伊等之意不過以築作壩工未免需費遂爾因循不辦不知彼時築壩所費尚屬有限今黃水倒灌淤沙梗墊始議煞壩蓄水已屬遲誤漕運將來清空非易所費更屬不貲豈非因小而失大乎是薩載李奉翰於此一事實難辭咎著阿桂查明據實參奏見在清口既已淤墊自止可借已灌之黃水俾回空得資淨送俟回空船過完即當築壩令黃水不復倒灌入湖庶湖水日漸停蓄以濟明年重運阿桂即當相度機宜迅速妥辦俾明歲新漕無滯庶有裨益又據阿桂奏稱江北之淮徐等處麥收失望秋禾俱未補種目下正屆播種秋麥之時必須九月內得有透雨方可乘時翻種等語江北一帶既久經缺雨田禾未能播種地方官早應設壇虔祈以冀甘膏

行走所關尤為緊要應如何酌籌辦理之處更當及早施工俾漕艘得以通行無滯至一切收蓄疏濬事宜非一時可以完竣阿桂自不能久稽該處著將清口及無錫一帶緊要處所料理妥協定有章程後即交與薩載李奉翰遵照妥辦阿桂酌量情形於今歲回空及明歲重運均可進行無誤不須在彼久稽即當回至山東閱視湖河再赴豫省查勘新隄及災賑事宜於年底可以順道回京將此諭令知之仍將見在洪湖清口情形及無錫一帶作何籌辦之處迅速奏以慰廑注○壬戌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丙寅諭本年考試翰詹其講讀等官考列三等者應以中允贊善降補但該員等本以文理平常因考降職若仍以翰林補用將來再遇考試恐仍不免於降官且中允贊善員缺本少降補之後得缺

亦屬無期轉致淹滯嗣後翰詹等官凡遇考試應行降補者俱著對品以部屬補用俾得及時自效若果能勤奮供職自可仰邀甄拔是亦造就人材量才器使之道著為令所有此次接駕之張燕莊承錢卽著對品以主事改補○諭薩載李奉翰於清口東西壩不能及早收束以致運道淺阻經阿桂查明奏已降旨將薩載李奉翰交部嚴加議處第思部議不過革任見在一時任使之入亦不卽予罷斥仍可從寬留任恐伊等益無顧忌不知儆戒薩載李奉翰辦理河務種種錯謬其過甚大如運中河已經挑竣猶見窩應建閘座並不迅速趕辦以致山東所放之水並無攔蓄一洩無餘重運不敷淨送又本年雨澤短缺薩載等於上年前往洪湖查勘時湖水已經漸弱卽應將清口東西兩壩漸加收束豫為蓄水地步若收束十丈湖水卽可得十丈之益乃並未先事籌辦仍留二十丈之清口聽其散漫下注至黃水倒灌入運停沙淤阻又並未將淤阻情形據實具奏直待降旨詢問知不能掩飾始行陳明實為因循貽誤又無錫一帶為漕運及商賈經行要路該處河道乾涸並不早行奏聞設法辦理伊等職司地方河務乃智識昏瞶漫無主見若此其咎實百喙難辭薩載李奉翰竟無庸交部議處著照從前內外大臣降職之例俱降為三品頂帶以示懲儆而觀後效至閩鄂元於河道雖非專管但河路乾涸不特漕艘難行卽往來商旅船隻亦多不便此獨非地方事務而竟置之不問耶乃無錫一帶乾涸已久閩鄂元並未專摺具奏直至事難掩飾始於陳奏事件摺內帶敘數語且所稱農民所夕車戽以致淺阻等語亦屬非是該處農民被旱戽水灌溉原所不禁但灌田固所以為民濟運亦關緊要昨據嵇璜奏稱江南佃戶遇旱乾年分戽

水灌田卽可向田主折算工價少納租銀是個戶固樂於車戽而地方官不可不為之酌立限制卽如河南衛河百泉等處於濟運灌田俱各定有分數不使偏畸該撫身任封圻乃竟視同膜外亦屬咎無可諉閱鄂元著交部議處至該督撫等於此等地方要務並不據實直陳其意不過謂奏聞後恐致朕心焦勞殊不知朕臨御以來日理萬幾於地方水旱雨暘豐歉情形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宵旰勤求五十年如一日今雖年逾古稀披覽奏章運籌指示從不以爲煩瀆較前有過之無不及該督撫等甯不知之如果隨時入告正可洞悉機宜得其竅要我君臣先事籌咨使民生政務均有裨益豈不甚善又何必過爲仰體匿不上聞若至地方廢弛貽誤始行奏達轉增事後籌畫之煩亦豈朕委任封疆之意且果如此將來設有貪官污吏以及不逞滋事等要務亦將抑閣而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十三

不以入告耶此番治薩載李奉翰之罪之意正在於此將此通諭各省督撫一體懷遵咸喻朕意儻從而效尤則薩載等卽其前車之鑒也○戊辰 上還京師○乙亥諭前命阿彌達前往青海迪上窮湖河源旋京具圖呈覽隨御製河源詩文並令館臣編輯河源紀略錄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四庫書中從前言河源者甚多從未有探本窮源以及方向山川皆能符合者近偶閱河防述言一書卷首冠以河圖朕詳加檢閱內所載源流方向山川形勢與阿彌達所奏相符此圖爲張鶴生所著其書則採述陳潢議河之言彙輯成編頗爲精當因思河源之說從來疑信參半歷數千百年今始考詢明確而張鶴生之圖在數十年之前適與今圖脗合乃其書沒而不彰非所以揚善誌美也著四庫館總裁卽將河防述言一書錄入四庫全書附於新輔治河奏續一書之後以示朕

博探羣言片長必錄之至意○命鄉會試一場論題以孝經與性理二書按科輪出著爲令○定月選官告病期限○丙子論軍機大臣等畢沅奏查濬淮源一摺稱淮瀆廟東里許有石砌基地一方空深三尺許有泉源湧出共計三處當即趕緊淘濬引歸河身下注暢達等語所辦甚好至圖內所繪淮水發源之桐柏山處所有無池泉匯湧應行疏濬之處前江蘭查勘時曾否親至其地著將原圖發交閱看令將該處情形據實具奏並繪圖貼說呈覽又淮瀆廟已據畢沅勘估興修其桐柏山下之禹廟是否不至傾圮如應行葺治並著畢沅委員勘明一併興修以昭誠敬而妥神佑將此傳諭知之

冬十月戊寅富保卒以英善爲直隸按察使由副都統選○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江蘭奏查濬淮源一摺據稱淮瀆廟東里許有砌石基

東華續錄 一〇〇 乾隆一百一 十四

址試空至三尺許有三大泉湧出查一統志稱淮水伏流數里湧起三泉潛爲井與見在查出之源相合等語該處創出三泉既與一統志所載相合則所稱淮水伏流源泉自必有本前於圖內用硃筆圈出處所當是源泉之所江蘭查勘時自未必親至其地已降旨詢問並將原圖發交閱看著再傳諭江蘭即赴該處勘明淮水伏流三泉其發源究在何處如有壅塞應行疏濬之處即當迅速辦理至禹廟亦已諭令畢沅派員查看如應行修葺即著遵照前旨勘估興修以昭妥侑將此傳諭畢沅並諭江蘭知之○辛巳裁緩遠城滿洲官學五處設繙譯官學五處○予故和碩裕親王廣祿祭葬諡曰端○壬午諭畢沅奏閩省監生陳世元赴豫教種番薯既可充食又可耐旱特令富勒渾等採寄河南栽種陳世元因熟悉樹藝之法情願赴豫教種年老遠涉頗屬急公今患病身

故殊堪憫惜陳世元著加恩賞給國子監學正職銜俾該生得邀身後之榮並著畢沅妥爲照料交伊子護送回籍其子服滿願來引見亦聽○癸未諭前御史劉紹錦條奏各省保題卓異佐雜人員無庸送部引見一摺經部議覆准並請嗣後各省奏請揀發佐雜人員由欽派大臣揀選照數發往亦無庸帶領引見已依議行矣今思各省佐雜人員職分本微若令其赴京引見往返盤費未免竭蹶且該員等升補正印時仍須送部引見則見在停其赴京正所以體恤微員至各省奏請揀發人員向例欽派大臣揀選帶領引見候朕欽定發往今將此項佐雜人員亦一體停止引見在欽派大臣俱係深受朕恩之人自不至稍涉徇私任意揀選然行之日久不能保其必無而外間議論將謂朕倦於庶務故將此等人員一概無庸引見殊失朕惟日孜孜之意朕御宇五十年綜理

東華續錄 一〇〇 乾隆一百一 十五

萬幾久而不懈今雖年逾古稀精神如舊豈因數丞倅微員而卽倦於察看耶所有各省保題卓異佐雜人員應照部議無庸引見以省其盤費外其各省奏請在京揀發佐雜微員由欽派大臣揀選者仍著照舊帶領引見發往○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江蘭覆奏查勘淮源至淮水伏流處所淘濬得泉眼三箇湧發下注河流旋即加長似係當日導淮之所至胎簪山腰有古廟一座前有池水一泓詭之土人據稱係淮水泉源早濼總無消長等語淮水發源胎簪山伏流微細今既於出見處所淘濬泉眼湧注河流自卽係當日導淮遺址至所稱胎簪山腰有古廟一座不知何年所建胎簪爲桐柏支山當時建廟所奉何神是否卽係淮瀆或係禹王神像指內並未查明聲敘著傳諭畢沅即查勘明確一併葺治以昭誠敬其廟前水池一泓據稱水潛行山內相傳至禹廟前流注

成河該處既有水池潛行無涸自係淮水真源亦著畢沅略行疏
 濬毋致淤壅更於全淮有益將此傳諭畢沅並諭江蘭知之○癸
 巳諭軍機大臣等據保成奏稱詢問索勒屯部落比尼沙之子多
 里雅特據稱薩木薩克等會集一處前往呼達雅爾並向伊等求
 助等語從前朕以此等流言或係鄂斯瑞編造以惑保成故令福
 康安前往訪查酌量情形將伊調往葉爾羌今多里雅特之言亦
 復如是看來鄂斯瑞尚無別情若遠將伊調遣轉屬不妥著傳諭
 福康安到彼相機籌酌不必拘泥前旨○甲午諭李侍堯於辦理
 逆回滋事案內玩誤因循因念其歷任封疆於地方事務尚屬諳
 練是以從寬未將伊重典令其覲坐固園自思罪戾今念伊獲
 譴以來已經緩決監禁兩年著加恩釋放獄令其引罪家居捫
 心自愧以示朕格外矜恤之意○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據保成奏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六
 稱烏帕爾塔什密里克地方有布魯特百餘人前來盜馬二百餘
 匹槍傷兵丁五名等語此項盜馬之人恐即近日投降之布魯特
 等五十戶或係燕起屬下使之前來窺探消息亦未可定保成務
 須上緊追拏毋使一名漏網拏獲時審明有無向通若果係燕起
 遣來之人喀什噶爾應如何嚴設卡座加意防範之處著福康安
 妥協籌辦並傳諭阿揚阿色提巴爾第等遣派妥人探聽信息據
 實具奏○丁酉諭每歲春三月應祭 先農壇行耕耤禮禮部俱
 先期將祭祀日期及藉田一應事宜豫行具題雖屬照例辦理但
 國家典禮以實不以文朕臨御以來兢兢以敬 天勤民為念
 郊 壇大祀無不躬親即藉田親耕亦從未嘗稍懈煩勞雖本年
 壽已七十有五猶親舉三推之典惟是春秋已高或恐步履稍遜
 若二三年後自揣精力如常偶一舉行豈非熙朝盛事至本年甫

經親行耕耤明歲應否躬蒞自應候朕酌行乃禮部仍照例具題
 竟似每歲俱親詣行禮者然豈不轉為具文耶我國家受 命延
 洪純嘏敷錫世世子孫若能皆似朕之敬勤不倦自必景祚綿長
 享國久遠朕所用古稀天子之寶特於乾清宮存貯一分若我子
 孫內有享永祚而登上壽者亦得鈐用此寶洵為社稷靈長之福
 嗣後我子孫繼承奕禩惟當不懈益勤凡遇親耕典禮若年在六
 十以內禮部自應照例具題年年躬行耕耤之禮若年逾六十令
 禮部先期以親蒞或遣官之處具本題請庶鉅典不尚虛文而展
 禮益昭誠恪著為令所有此次禮部具題一本即著照此旨改繕
 進呈○己亥設甘肅循化廳學校建 文廟○丙午撥湖南倉穀
 十萬石解往湖北平糶
 十一月庚戌命奉天採買麥二萬石運京備糶○辛亥諭前因樂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七
 部所用樂章僅以五六工尺上為音問以宮商角徵羽茫然不知
 為何事因命德保莊存與將律呂正義一書取要節繁輯為簡要
 會同軍機大臣酌定繕寫進呈今據將各樂章酌定酌加按語開
 單呈覽朕詳加披閱與從前張照所論原屬相合不過拘泥黃鐘
 為宮之說各調俱以羽字起羽字止其實如 郊壇及御殿萬壽
 所用樂章自應以黃鐘為宮羽字起至每月所用樂章則應以
 每月本律為宮如太簇為正月主宮正合人生於寅之義其餘逐
 月皆依律呂相生所謂旋相為宮者此也今閱所進清單按照樂
 章將五音配合兼註已屬明晰毋庸另為一編著與旋宮圖俱附
 入律呂正義後編並於四庫書內一體補入並將前奉諭旨及此
 旨冠於律呂正義後編篇首俾講求樂律之士及肄習伶官俱曉
 然於宮商角徵羽五音共知避俗趨雅援今入古而仍不禁其五

六工尺上俾雅頌各得其所云爾○論各部院衙門保送京察一等人員例應比照上屆之數咨送吏部向來辦理未能畫一殊失慎重程材之意夫三年京察一次原以激揚黜陟期於無濫無遺見屆明年京察之期著各該堂官將屬員才具賢否秉公察看照上屆四十八年保送一等之數出考送部毋許溢額致啓濫觴以後卽定以爲例但向來有人數比上次多者吏部必駁之語此則不可或該堂官因一人少不足額填送卽於各部時聲明缺額幾員何妨至下次京察若果出色之員較多仍許其補還原額吏部亦不必以上次既經缺額卽行予駁也若一次少一次則將來無人可舉成何政體若各部恐致數少勉強足數以符上次是又徇情虛應故事總成笑談矣今應定例率以不溢四十八年一等原額爲準至各省舉行大計與京察事同一例前屆甘肅湖北江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六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六

案該犯情節與尋常毆妻至死者不同朝審情實黃冊新舊各案朕無不詳加披閱如舊案內殺妻之滿成素卜東阿等或因妻忤逆伊母或因伊妻持刀撒潑死者本屬理曲是以量爲寬減卽不引向海昇之妻並無此等情罪卽云有詈罵之語不過夫妻口角亦毫無憑據况因爭鬧細故一時氣忿致死伊妻尙屬情理所有乃海昇既已殺妻仍復裝點自縊情形希圖避重就輕居心已爲狡詐伊係阿桂姻親阿桂又不免意存袒庇以致刑部堂司各官均有瞻徇迴護之見若非屢次派員覆檢幾致始終蒙混且由此釀成重案眾人皆因之獲罪該犯殺妻雖非必死之罪而實有必向之情外間無識之徒或以見在句到時阿桂尙未到京無人爲之解救以致予句則更屬可笑試思朕何如主豈阿桂在朕前竟能飲法救人而朕卽聽信其言竟置人命重案於不問耶是海昇之死阿桂非惟不能救之而適足以殺之也朕於讞獄大典斷不肯稍有偏聽務期刑法之平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保成奏稱審訊多連擊獲賊犯和扎什供稱盜馬人眾係燕起帶來之人燕起見在河資地方甚困窮已密遣雅斯潛覓與燕起有隙之占圖爾令其擒獻等語此等賊犯既非從前來歸之布魯特又非薩木薩克伯爾克之黨羽從前流言竟屬荒唐今燕起力窮仍敢前來盜馬實乃天奪其魄若能乘此擊獲卽可盡絕根株前聞喀什噶爾傳播流言朕尙恐鄂斯瑞妄生疑懼因特派福康安前往酌量調遣今據保成審出情節鄂斯瑞竟可不必更調此旨到時卽著福康安明白宣示仍曉諭鄂斯瑞嗣後一切事體仍宜照常奮勉○庚申以張若淳爲左副都御史○王戊調姚梁爲廣西按察使以額勒春爲江西按察使○甲戌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七

河南巡撫畢沅奏前命履勘淮源臣親赴桐柏山至陽口地方乃
 淮水伏流發見之所似非初源遂行至山頂見大石盤陀廣十數
 畝石旁有潭圍徑丈許泉深尺餘汲之不竭其為淮源真源無疑
 計自山頂至陽口上下三十餘里中間井泉不一俱匯陽口入河
 得旨知道了 御製淮源記曰今歲豫旱於春夏荆欽旱於夏秋
 因循淮水弱而清口淤既而豫得雨於夏末則更黃水盛而清口
 有倒灌之患其間晝夜卜度往來嚮咨蓋不可屈指數矣因思淮
 之弱必其源之微或有沙石壅塞以致遏其流乎其時撫臣畢沅
 以辦理賑恤事宜不能分身往則命布政使江蘭往致禱淮瀆祠
 且相其源之形勢既而江蘭奏淮瀆故有祠更有禹廟並得三大
 井於禹廟東引歸正河遂成巨川因具圖貼說呈覽朕觀其圖溪
 礮縈繆山林深秀所謂三泉者未必即真源也其時賑恤章程已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二十

定乃命撫臣畢沅親往以窺其實茲畢沅親至胎簪山山頂遂得
 其淮源具圖以來於是導淮自桐柏之言始信蓋胎簪即桐柏之
 中峰桑欽水經非誣也酈道元注以為淮澧同源西流為澧東流
 為淮則今之分水嶺實在胎簪峰下按圖可求淮澧分流此又一
 證也夫天地之理豈易窮哉若據江蘭之奏定三井為淮源則胎
 簪之真源湮矣然弗湮也桑欽酈道元之語固在也今偶湮之而
 後世必有執水經注以笑我君臣之不讀書矣茲不惟喜灑源之
 得真更以佳古人之用心勤而千載之下必有相知之人也江蘭
 向在部中為能馳馬耐辛苦之能員是以屢升用之今職而於登
 峰造極跋涉以求得真源乃讓身軀孱弱佔畢之儒臣斯則在立
 心之堅定與不堅定及讀書與不讀書之分耳既記其顛末並以
 嘉畢沅也沅其勉之○乙亥論五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日食業經

頒諭停止朝賀其救護典禮禮部遵例奉行朕仍於內殿恭設香
 案虔申祈禱以答 上天垂象儆惕修省之意至於下詔求言史
 冊所稱朕以為轉涉虛文蓋事 天以實為人君者敬 天勤民
 躬理庶務日慎一日乃職分所當然即言官應行陳奏事件原當
 隨時入告何待日食然後求言况今每日御便殿聽政批答章奏
 大學士軍機大臣及九卿科道等不時召見諮詢政務即外省自
 督撫至道府無不隨到宣召未至民隱壅於上聞詎因日食方始
 下詔求言耶至薄蝕天變日時度數有定昔宋仁宗康定元年正
 月丙辰朔應日食先是日官楊維德等請移閏於庚辰年則日食
 在前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所
 見甚為合禮蓋凡日食必以合朔移於晦日尤為非是又考漢唐
 以來如光武帝建武二年北魏孝文帝延興四年太和十四年唐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三十一

太宗貞觀六年均以正月朔日食昔我 皇祖時以康熙三十一
 年及五十八年正月朔日食且三十一年有錫伯瓜爾察達呼爾
 等來歸喀爾喀格楚爾喀亦以屬裔來歸之事可見日食為定數
 而君人者則當因此益加戒懼至於以改移為消弭之說則尤斷
 斷不可朕踐阼之始即叩 天默禱以若蒙 天佑享國至六十
 年即當傳位歸政不敢如 皇祖之數逾花甲今幸五十年來壽
 逾古稀康強如昔惟有宵旰勤求不遑暇逸以仰副 上天眷顧
 之殷 祖宗付託之重設以天變為可消弭自於今歲歸政則是
 欲移咎後人圖卸己責如宋高宗年未六十傳位孝宗置軍國大
 事於不問不獨無以對天並無以對子朕豈肯出此乎從前推算
 天行度數乾隆六十年乙卯亦當正旦日食與今歲同若於是年
 歸政則值嗣子首歲元旦尤屬非宜朕心亦有不忍何若以是歲

為朕臨御六十年頤和錫福之餘即以次年為嗣子迎庥改元之始國祥家慶天日重光以符朕首祚之所以紹我大清億萬年之寶命不其懿歟然此願亦不取期必總以惟日孜孜以靜俟上天垂佑耳將此通諭中外臣民咸知朕意

十二月丁丑諭御史富森阿條陳各款其言似是而於事皆斷不可行如所稱民間徵收地丁請兌收本色以準錢糧以代採買等語地丁錢糧款項紛繁俱有定例歷久遵行今欲以米易銀不特更張煩擾且地有肥磽米有貴賤一鄉一邑已各不齊如按例定官價則民間應交銀一兩即須交米一石斷非所樂從而以時價折算則市集交易貴賤隨時又將何所折衷作為定準轉啟官吏抑勒侵漁諸弊况各省地丁錢糧不下千餘萬兩若盡以易米堆積既多陳陳相因必致紅朽此其事之斷不可行也又所稱勸民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五

捐輸社穀其穀石所值足敷捐納貢監之數即予以貢監及報捐人員並恩准贖罪之人俱照監糧之例以糧准銀等語以糧准銀捐納貢監最易滋弊行之甘肅一省而王宜望已構成大案今該御史竟欲各省踵而行之其流弊尙可問耶至所稱請禁止燒酒造麴及不准栽種煙草二事等語此二物固屬無益但煙草一項不特徧天下皆然即外藩諸部亦無不相習成風燒酒一項雖為糜費穀食而已為閭閻食用所不可少况此項多係高粱並非米穀此二物民間藉以貿易圖利者不可勝數雖欲禁止而勢有所不能徒滋胥役藉端需索諸弊究於實政有何裨益該御史職司言路如果有關於國計民生之事原應據實直陳若似此摭拾浮詞毛舉細故不過如明季科道藉建白為沽名其言雖若娓娓可聽而於政事無所補亦安用此條奏為耶富森阿係旗人乃沾染

東華續錄 乾隆一〇二

習氣愈趨愈下更屬不合亦不值將伊治罪但其識見如此廷謬豈可復勝御史之任富森阿本係員外郎改授御史著仍以員外郎用原摺擲還○乙酉諭盛京大城外八邊門用甃改砌○乙未續修 大清一統志並選金元三史國語解成○壬寅諭從前廣東督撫及粵海關監督每年進呈貢品俱令洋商採辦物件賠墊價值積習相沿商人遂形苦累上年欽派尙書福康安前往查辦將已延三等分別治罪明降諭旨嚴飭該督撫等嗣後不准呈進鐘表洋貨等物並嚴禁地方官向商人墊買物件以杜弊端今粵海關監督穆騰額奏稱該商等感戴恩施代為呈貢物件但粵省洋商究非兩淮可比此次例進物件業已到京姑准留用外嗣後不准該商等再行呈進貢物俾商力益得寬裕至粵海關監督向不呈進貢物自德魁由如意館出任監督備物呈進李質穎等遂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二 五

相沿辦理第念該監督每年養廉不過二千五百兩辦公及家用外未必能多有餘貲不可與三處織造及鹽政養廉豐厚者比嗣後該監督亦不准備物呈進至該督撫及監督等不得因洋商見已停止進貢復藉端令其墊買物件致滋擾累以示朕體恤遠商之至意若日久廢弛故智復萌必重治其罪○諭軍機大臣等見因粵海關監督穆騰額代洋商呈進例貢已明降諭旨令其嗣後毋得再行呈進矣粵東洋商非兩淮可比從前督撫監督因購買物件往往令該商等為之墊辦致有賠累上年經欽差徹底清查後將巴延三等分別治罪並特降諭旨令該督等毋許復行呈進鐘表等物正所以杜藉端派辦之弊見在該商等備進物件亦經降旨停止原為體恤洋商起見但恐該督撫等因商人停止進貢仍私令購辦物件致滋擾累尤不可不防其漸著傳諭富勒渾務

七八七

須嚴行飭禁留心查察毋得再踵前轍如該督等陽奉陰違經朕聞知或別經發覺必將該督等照巴延三等加倍治罪不能稍存姑貸也至該省向有發價官辦物件之事目今內府所存鐘表及洋貨等物儘數陳設備賞之用若再為採辦徒然堆積日多殊屬無謂並著該督等嗣後一併停止採辦其節省價銀逐漸累積即可留供賑恤之費易無用為有用豈不甚善設將來偶有需用之件原可傳令隨時購買於稅項下開銷也除俟孫士毅穆騰額到京面諭遵行外將此傳諭知之○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數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八千八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七十四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九百一十七萬五千六百三十石五斗七升九勺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一

三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澂蕃恭校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戊申命戶部撥銀一百萬兩解往安徽備賑○庚申命順天府復行鄉飲酒禮○辛酉諭清口東西壩朕從前南巡親臨閱視所定水誌原為平時湖水滿足而設至著洩機宜理應隨時通變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分數如遇湖水盛漲則急應拆展以資宣洩湖水消落則口門收束一丈湖水即得一丈之益操縱在人節宣有制最為良法前年九月以後湖水日漸消落薩載李奉翰即應將清口兩壩酌量倍加收束豫為蓄水地步乃意存惜費並不攔截收蓄以致清水益弱黃水倒灌停沙梗阻運道竟成淤淺不得已將湖水築壩閉住借黃濟運乃係一時權宜可一不可再之舉此皆薩載李奉翰因循貽誤屢降諭旨甚明今清口東西壩既經酌量移建並將口門按照高堰誌椿酌定收束尺寸見在洪湖清水已據該督等具奏蓄至四尺二寸日來是否續有增長所蓄清水較黃水高有若干重運經臨啓壩放水時能否足以衝刷淤沙敵黃濟運著傳諭薩載等即將見在情形據實詳悉覆奏至將來湖水長落該督等務須隨時察看一遇清水漸消即應將口門收窄以資蓄蓄毋再惜費貽誤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尋奏開放太平河分注清水入運已將一月高堰誌椿仍存水四尺二寸未見消落通湖引河以外至臨黃處前經逐一測量河稍高仰處業挑成建飯之勢所蓄清水見高黃水二尺五寸重運經臨開放通湖五道引河足以衝刷淤沙敵黃濟運報聞○姚成烈卒以彭元瑞為禮部尚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一

書寶光輝為吏部右侍郎由宗人府府丞遷○丁卯諭三阿哥之子縣監

著晉封貝勒其出府事宜著交內務府總管照例辦理具奏○禮

部侍郎莊存與內閣學士塔彭阿伯興俱以年老休致○庚午諭

何裕城奏江西省市糧價值近日稍昂由江楚商民販運過多所

致等語上年江楚等省被旱成災收成歉薄全賴鄰省米糧接濟

商民均向江西四川等省販運糧石以資口食費朕許多苦心節

次降旨令各該省督撫實力經理設法調劑務俾商販流通不至

稍有阻遏方為妥善今何裕城因該省糧價加增歸咎於商民販

運過多是意存過難此何言耶民間遇有災歉自應以此省之有

餘補彼省之不足為督撫者皆當以民食為心不分此疆彼界籌

辦得宜俾得均勻接濟且鄰省到境採買小民等得價售賣可霑

餘潤尚不應稍有居奇何況封疆大臣乃竟存彼此之見耶前據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李世傑奏因商販赴川即碾動常平倉穀應照所辦甚合機宜又

據舒常奏江楚等省商民赴該處販買米石官為照料令其迅速

運回該督撫等皆能無分畛域辦理妥協是以將該督撫等議敘

何裕城甫經到任何以即有商販過多之慮甚屬非是何裕城著

飭行○辛未定大考改部翰詹及小京官等分班補用例○甲戌

以故和碩裕親王廣祿子輔國將軍亮煥襲封郡王

二月丙子諭州縣以上病痊服閱等官均不准捐免坐補原缺○

己卯轉陸費墀為禮部左侍郎以藍應元為禮部右侍郎由大理寺卿遷

○以扎那阿僧保住為內閣學士扎那阿由太常寺卿寺卿遷

上御經筵錫宴命工歌 欽定新譜抑戒詩成為例○辛巳諭嗣

後在京降革留任各官止停俸銀仍准支給俸米○壬午諭朕因

幾餘詠物有嘉靖年間器皿念及彼時嚴高專權煬敵以致國是

日非朝多批政復取閱嚴嵩原傳見其勢欲薰灼賄賂公行甚至

生殺予奪皆可潛竊威柄顛倒是非實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紀

綱整肅大阿從不下移本無大臣擅權之事即原任大學士于敏

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優外間無識之徒未免心存依附而于敏

中亦遂暗為招引潛受苞苴其時不過因軍機大臣中無老成

更事之人而福隆安又年輕未能歷練以致于敏中聲勢略張朕

非不知而究之于敏中亦止於侍直樞廷承旨書諭不特非前朝

嚴嵩可比並不能如康熙年間明珠徐乾學高士奇等即寵眷聲

勢亦尚不及鄂爾泰張廷玉安能於朕前竊弄威福淆亂是非耶

朕因于敏中在內廷供職尚屬勤慎且宣力年久是以於其身故

仍加恩飾終並准入賢良祠以全終始迨四十六年甘肅捐監折

收之事敗露王直望等侵欺貪黷罪不容誅因憶及此事前經舒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赫德奏請停止而于敏中於朕前力言甘省捐監應開部中既省

撥解之煩而問問又得難販之利實為一舉兩得朕以其言尚屬

有理是以准行詎知勒爾謹如木偶為王直望所愚遂通同一氣

肥藁殃民竟至釀成大家設非于敏中為之主持勒爾謹豈敢遽

行奏請即王直望亦豈敢肆行無忌若此是于敏中擁有厚貲亦

必係王直望等賄求賂謝種種弊混難逃朕之洞鑒若此案發覺

時設于敏中尚在朕必嚴加懲治雖不至如王直望等之立真重

典亦不僅予以褫革而已也因其時于敏中先已身故不加深究

曲示矜全但于敏中如此營私舞弊朕不為已甚不肯將其子孫

治罪已屬格外恩施若賢良祠為國家風勵有位昭示來茲盛典

攸關豈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濫行列入朕久有此心茲因覽嚴嵩

傳觸動鑒戒恐無知之人將以嘉靖為比朕不受也于敏中著撤

出賢良祠以昭儆戒朕用人行政一秉至正大公從不稍涉偏私亦豈肯意存迴護前明嚴嵩之替私植黨嘉靖非無聞見第已用之於前不免迴護遂以釀成其惡朕甯受乏知人之鑿斷不使天下後世謂朕有為于敏中始終蒙蔽之名刑賞黜陟彰瘡所繫賞一人而天下知勸罰一人而天下知懲是以不得不明白訓諭俾天下後世咸知朕意將此通諭知之○癸未諭前經降旨凡在京文武官員有降級革職留任者其應得俸米俱准照原品支領原所以體恤臣工且令京師米石流通俾民食充裕糧價亦得平減實為兩有裨益第恐市僧逐利之徒一聞此信即暫將米價減落以遂其賤買壟斷之私迨販糴入手又復囤積居奇米價仍恐不能平減是朕加惠臣工之舉轉為奸商牟利之資其流弊不可不嚴行禁絕朕因米糧價值民食攸關凡可以設法調劑者無不諫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為籌畫且商人亦係四民之一皆當激發天良改其壘斷惡習今流風日下但知為利無怪天時之不和朕亦愧誠感之不至道德之未溥天下之商人皆當各發其天良而尤臨民之官所當加之意者也此次曉諭之後若仍有奸販賤糶貴糶其情甚屬可惡者著交步軍統領順天府都察院衙門嚴密訪拏處治以示懲儆其通州近倉處所商販尤易居積並著一併嚴查飭禁此旨著通行各督撫知之○甲申諭據大學士九卿等奏請續修會典一摺內稱自乾隆二十二年命修會典後至今又三十年應重加編勒以昭遵守等語國家之有會典昉之典謨官禮俾一代大經大法細目宏綱無不瞭如指掌用以昭示法守而垂信來茲今大學士九卿等合詞奏請重修係為慎重典章起見其事原屬應行但朕御宇五十一年仰承 昊蒼靈貺眷佑朕躬今雖年逾古稀精神如

舊狀計自踐阼以來一切用人立政無時不以敬 天法 祖為念今幸版圖式廓海宇敕甯嘉與中外臣民共享昇平之福而朕兢兢業業一心永肩終不以為久而稍懈蓋所以迓 天庥紹 祖烈也若以上屆重修會典後節年法典規模增廓即為編勒成書固足以昭美備惟是從前節次降旨朕年八十六歲時即當歸政若果仰膺 天眷獲遂斯願誠為國家延洪上瑞夫自古帝王有父子內禪者非其君怠荒厭事即其時事故相乘是以倉卒授受之間略無典禮可採今國家正當全盛將來歸政時救下禮官詳議典禮一切祭 天告 廟受朝頒詔諸太儀實為千古未有之盛事甚鉅典也則當於是時重修會典將歸政典禮一併編入俾我奕世子孫有享遐年而親相授受者得所遵循法守豈不休歟所有大學士九卿等奏請重修會典之處此時且不必行至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各部院衙門前次會典告成後所有更改則例仍著各該堂官陸續另冊詳晰編輯以俟將來彙入會典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乙酉 上幸南苑行圍○己丑 上還宮○庚寅石峰堡紀略成○辛卯諭昨據福松奏浙省各屬倉庫虧缺之項為數較多實難依限全補懇請分別展限並於新正傳齊司道各府公同立誓務期同心協力共砥廉隅等語所奏實屬不成事體各省倉庫錢糧自皇考世宗憲皇帝御宇十三年徹底清釐大加整飭將從前虧空積弊一槩消除各省庫項倉儲俱歸實貯朕御極以來雖間有不肖官吏侵欺貪冒者無不加以創懲蓋因 皇考一十三年整綱飭紀旋乾轉坤之力以充裕盈甯之天下付託於朕朕若不能隨時整頓稍涉顛預是 皇考剔弊覈實之苦心至朕而竟有廢弛朕甚懼焉浙省地方向無虧缺之事四十六七年王宜望陳輝

祖貪贖之案相繼敗露經當勒運等將浙省倉庫虧缺之處據實奏明朕因該省王直望陳輝祖之案甫經查辦不值更與大獄是以降旨令其勒限彌補已屬失之姑息該省大小官員自應激發天良上緊設法籌補乃歷三四年之久竟未彌補全完尙敢靦顏奏請展限且稱率同司道各府公同立誓尙復成何政體耶且浙省除王直望陳輝祖之外未有勒索貪婪如國泰郝碩者即王直望之贖貨營私係在甘省侵蝕捐監銀兩而陳輝祖亦止於竊換官物並無如國泰婪贓肥橐派累各屬之事國泰在山東肆行勒索完浙省虧缺之數非山東可比何以立限已逾尙復宕延虧帑是該省大小地方官恃朕有不爲已甚之旨竟敢玩視帑項一味稽遲若以虧空止於倉儲一項伊等或藉口穀貴不及買補完足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六 已屬非是然其穀價銀兩自必存貯在庫斷無銀米兩無之理此而不嚴加懲創各省紛紛效尤伊於何底耶此事著派尙書曹文植侍郎姜晟伊齡阿並隨帶司員馳驛前往浙省將各州縣倉庫徹底盤查究竟虧缺若干彌補若干或銀或米俱歸有著並將因何遲延不卽補足之處查明務使水落石出據實具奏所有富勒渾福崧奏到各摺暨福崧見奏摺片通行發鈔俾眾共知之○壬辰 上啓鑾謁 泰陵 泰東陵巡幸五臺○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甲午諭已入八分宗室公等均係寶石頂用藍韁似無區別著加恩已入八分宗室公賞用紫韁○丙申 上謁泰陵 泰東陵○丁酉免直隸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屬上年欠銀米○己亥吳垣卒以圖薩布爲湖北巡撫調秦承恩爲陝西布政使以英善爲湖南布政使同與爲直隸按察使由刑部員外郎遷○

庚子諭湖北巡撫吳垣自簡任封疆以來操守謹飭辦事奮勉上年查辦災賑事宜實心經理茲聞遠近深爲軫惻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于祭○諭此次所築營盤地面過於寬敞雖係動項辦理已覺徒滋糜費若地方官或因此有所賄墊則更無謂況此等地面卽係民田過事寬廣既於耕作有妨且輕用民力亦非所以示體恤嗣後該督等務妥協經理稱朕意焉○癸卯諭各省動用錢糧報銷經部駁查三次尙未題覆者俱交部議處著爲令

三月丙午 上駐蹕五臺山○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崧奏籌備柴塘歲修經費一摺稱每年柴工應需修費未便再動正項錢糧請將生息銀五十萬兩分借蘇局銅商及令浙商承領按年繳本息銀兩又據浙商請捐銀三十萬兩分年繳納歸還借帑以後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七 輾轉借發永爲柴塘歲修之用等語所奏殊屬不成事體浙省海塘工程原係朕意欲一律改建石工既可保障民生且可節省歲修柴塘爲一勞永逸之計昨於四十九年親臨閱視見章家菴一帶柴塘石塘之間溝槽一道有存水特令填築堅實栽種樹株俾石塘柴塘連爲一勢卽以柴塘爲石塘之坦水意亦不必更修坦水也其范公塘一帶亦添建石工於內亦欲以舊有柴塘卽可爲坦水作重門保障不必更修也今看福崧等所奏是竟應仍每年修坦水不能一勞永逸以符前言轉深愧懣况改築石工後仍須常修坦水是前後費此千百萬帑金改建石塘竟係虛擲無用之地有是理乎朕於民生國計所關卽多費帑金原所不靳但既建石塘復又須添築坦水歲修柴工是欲省有限之費而轉不免無窮之累卽云坦水柴塘亦爲衛護鱗工起見何若不修石塘之爲

愈耶此等無益之費日復一日伊於何底况商借商捐是欲便民而先以累商尤為非計此事殊不可解朕前後思維實覺憤懣無可訓諭若果如福崧等所籌則是不必建此石塘當日何不於此批諭執奏以為不可行徒多費乎且見在浙省倉庫虧缺迄今並未彌補全完是該撫所奏歲修經費之事總難憑信矣此事即著交曹文植等於查辦虧空之便親赴該處會同地方官詳晰履勘將從前石塘是否當建及柴塘坦水如何又須添建歲修並福崧另摺所奏石料厚薄配搭成砌是否可行之處一併據實覆奏毋得稍有迴護曹文植等皆係曉事之人必能仰體朕意也將此硃批曹文植等摺與福崧看後即由驛發往富勒渾看並令其明白回奏○辛亥 上回鑾○諭據薩載奏交春以來兩骸漸覺浮腫由於氣血兩虧今已多日尙未痊愈飲食漸減精神疲憊請解任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八

調理仍暫駐清江會同河臣料理河務等語薩載自簡任兩江總督以來辦理地方事務及河工一切皆為奮勉正資倚任今聞患病深為慮注已派御前侍衛阿彌達帶同御醫前往診視並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以示優眷因思薩載從前挑空運中河不知早建閘座以致水勢一洩無餘又於清口東西壩不能及早收束運道淺阻種種錯謬屢經訓飭指示該督且愧且懼心力未免勞瘁焦急該督因辦事錯謬經朕訓飭後能知愧懼尙有本心前曾有旨降為三品頂帶今念其因此致疾仍著加恩復還原品頂帶令其安心在任調理以冀痊愈再李奉翰與薩載皆因籌辦河務未能妥協同時獲咎今薩載業經加恩李奉翰亦著加恩賞還原品頂帶該督務宜感激奮勉以觀後效至兩江總督事務關繫綦重所有總督事務著閔鄂元代為辦理江甯等處地方皆係該

撫所屬閔鄂元或移駐江甯或即在蘇州料理總督事務聽其自行酌便○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福崧奏籌備柴塘坦水歲修經費一摺業經降旨令曹文植等會同地方官親往履勘將該處情形據實具奏矣浙省海塘工程關係民生保障甚重是以不惜千萬帑金於老鹽倉范公塘舊有柴塘後一律添建石塘仍留柴塘為重門保障既可衛護閭閻且可節省歲修為一勞永逸之計昨於甲辰春南巡時親臨閱視見章家巷一帶石塘之前土塘之後留有溝槽一道中有積水並無去路恐石塘根脚勢必淹浸刷滲特令填築堅實並將柴塘後之土順坡填平於其上栽種樹株俾石塘土塘聯絡一勢即以土塘為石塘之坦水其范公塘一帶於舊有柴塘後一律添建石工亦以柴塘為坦水俾作重門保障自無須另砌坦水也今據福崧等所奏似不修坦水柴塘將來海潮衝刷或致浸損石塘不能永資鞏固是添築石工後仍須歲修柴塘坦水則前後所建石塘竟屬無益徒費千百萬帑金虛擲無用之地又曷若不修石塘止照舊歲柴塘坦水為補偏救弊之計亦可以資抵禦之為省便耶且富勒渾等如果真知灼見該處添建石塘後坦水柴塘亦難偏廢雖建石塘仍不能一勞永逸何不於彼時據實面陳朕亦豈肯復令續建范公塘石工又增無益之費耶即云老鹽倉一帶工程係王直望陳輝祖等任內奏明辦理之事為已成之局富勒渾等已屬知而不言而范公塘則係該督撫任內之事雖係朕意如此該督等身為地方大吏果知其不可何妨當面執奏乃始而依違不言徒增此勞民傷財之舉今又欲歲修柴塘坦水亦應將必不得已之故直陳無隱方不負朕委任之意乃又迴護其詞託之商捐生息以飾其始終隱昧之咎朕反復

思維倍深愧慙昨雖有旨傳諭曹文植等令其親往履勘據實籌辦但恐曹文植等未會朕意猶或稍有迴護遷就之見著將柴塘坦水以及添建石塘究竟孰得孰失及見在必須發帑辦理方足以資鞏固兩有裨益之處熟籌妥議曹文植等務須親往秉公詳細籌畫據實具奏不得稍存諱飾也將此由六百里傳諭曹文植等並諭富勒渾福崧令其激發天良各抒所見具奏候朕另降諭旨○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據書麟奏太湖縣唐家山地方鄉民掘空蕨根見土內雜有黑米磨粉攪和好米煮食頗可充饑民人聞風踵至創空等語此項空山黑米或係從前窖藏之物但唐家山地方並無民人居住或竟係天地生出以濟民食亦未可定該處既有此自然之利為數較多恐遠近居民聞風創空以致攘奪紛爭亦所不免見在雖有該縣駐彼彈壓但必須妥協管束俾小民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十一

診視以冀就痊茲聞溘逝深為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誠恪○調李世傑為兩江總督以保甯為四川總督由成撫○戊午以李世傑於河工素非諳悉命安徽巡撫書麟幫辦河務○己未 上至正定府詣河神廟行禮○閏淳沱河○閏正定鎮兵○庚申豫親王修齡薨子祭葬諡曰良○壬戌 上詣 堯母陵 帝堯廟行禮○甲子諭賢良祠之建原所以覈其人品政蹟嘉予明禮風勵有位歷來滿漢大臣有靖共夙夜敷歷封疆未經入祀者自應量為增入以示獎勵所有原任大學士徐本高斌伊犁將軍伊勒圖直隸總督方觀承兩江總督薩載俱著入祀賢良祠○乙丑同興以不勝任降補直隸霸昌道以託倫為直隸按察使由熱河○戊辰諭前因柴大紀差弁齎摺屬令分日呈遞意存取巧恐於臺灣重地難以勝任是以將該員調補汀州鎮總兵其臺灣鎮總兵以陸廷柱調補今柴大紀於生番滋事一案督率弁兵進山披剿頗為出力且殲戮兇番甚多遠近番眾自必憚其威名聞風斂戢今甫經事定遽行更調恐非所宜柴大紀著仍回臺灣鎮總兵之任其汀州鎮總兵即著陸廷柱調補朕用人行政惟求公當不存成見也○軍機大臣等會同行在刑部議奏湖廣總督特成額奏湖北黃岡縣賊犯陳其方等行竊拒捕傷斃緝役陳其方擬斬立決同拒捕而未傷人之郭彥春照為從例擬杖流陳其方應如該署撫所擬處決郭彥春情節較重請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得旨此案竊賊陳其方拒捕殺人脫逃被獲自應如所擬即行處斬其幫同拒捕並未傷人之郭彥春該署撫因係為從之犯照例於斬罪上減一等問擬杖流經軍機大臣會同行在法司覈其情節較重將該犯

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所擬甚是向例凡於拒捕為從者俱於為首斬罪上減一等問擬杖流但為從之犯雖同一拒捕而事主之與官差究有區別如犯罪事發業經官司差人拘捕該犯仍敢藐法抗拒較之事主追逐臨時抵拒者情罪自為較重若槩以為從並未傷人一例減流不足以儆兇頑而昭法紀嗣後抗拒官差為從者即照此案定擬其餘仍照舊例辦理著為令○庚午 上還京師○辛未諭前據福崧奏浙省各屬倉庫虧缺尚多難以依限全補請分別展限並於新正傳齊司道各府公同立誓共砥廉隅等語所奏殊不成話並恐該省竟有別項虧空情弊因命尚書曹文植侍郎姜晟伊齡阿前往徹底查辦昨據曹文植等奏浙省虧空據福崧等開報從前共一百三十四萬兩除已彌補九十六萬餘兩未完三十三萬二千餘兩擬俟分投盤查再行具奏等語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十三

浙省倉庫業經曹文植等委員先行盤查並親自抽盤虛實無難立見如查有別項虧短情弊自應將福崧等從重治罪即無別項情弊該省虧缺自前次清查之後該撫等果能督飭所屬上緊籌備自當依限全完何至以巡撫而與屬員公堂立誓實屬不成政體此而得邀寬宥不特福崧視顏留任莫知愧懼將來封疆大吏益復無所儆畏至盛住身任藩司錢糧是其專責於該省虧缺既不能督飭所屬依限全完又復隨同設誓亦不可仍留藩司之任福崧著來京候旨其浙江巡撫員缺著伊齡阿補授盛住著革去藩司留內務府郎中之職專辦杭州織造事務其浙江布政使員缺著顧學潮補授所遺直隸清河道員缺著朱瀾補授浙江范公塘一帶改建石工尚未告竣此事原係盛住承辦應仍令監修以贖前愆○諭重機大臣等前據福崧奏籌備柴塘坦水歲修經費

一摺業經降旨令曹文植等會同地方官親往履勘將該處情形據實具奏矣浙省海塘工程改建石工既可保障民生且可節省歲修柴塘亦無須採辦薪芻於民間更為有益實屬一勞永逸之計前於四十九年南巡時親臨閱視見章家菴一帶石塘之前土塘之後有溝槽一道中存積水並無去路恐石塘根腳勢必淹浸濬刷特令即取後層土備塘之土將溝槽填築堅實於其上栽種樹株俾石塘聯絡一勢即以爲石塘之坦水而此外復有舊有之柴塘柴塘之外又有舊有之竹篾是重重保障又何慮海潮之遽行衝刷至石塘耶况潮汐往來向有定候來急退速非如黃河伏秋大汛水長至數丈溜勢湍急偏近隄根晝夜射注者可比也若如該撫所言添築石工後仍須歲修柴塘坦水則前後所建石塘竟屬無益徒費千百萬帑金虛擲無用之地又曷若不修石塘止照舊歲柴塘坦水為補偏救弊之計亦可以資抵禦之為省便耶至范公塘一帶本係土塘向歷多年並未聞衝塌之事今復於柴塘後亦一律添建石工即以舊范公塘為坦水足資重門鞏護更無須另砌坦水且海塘本設有塘兵即使稍有坍塌塘兵即應隨時修葺亦如京師步軍修理街道設有用費地方官不過略為補苴乃福崧所奏竟須每年歲修柴塘坦水且籌及商借商捐欲每年生息五萬餘兩作為歲修經費從前歲修柴塘每年報銷數千兩至二三萬兩不等今既費此千百萬帑金改建石塘而歲修之費轉多於前此明係福崧受屬員懇懇為將來浮冒開銷地步殊屬不成事體况福崧於屬員虧空不能依限彌補全完乃與屬員公同立誓有乖政體難勝封疆之任業經明降諭旨令福崧來京候旨將伊齡阿補授浙江巡撫矣總之浙省改建石塘後柴

塘坦水不加歲修十年之內朕可保安然無事伊齡阿既任浙江巡撫海塘是其專責不可不實心妥辦伊係內務府人員久任鹽政俸廉甚厚自必積有餘貲今既擢用浙江巡撫若再於地方鹽務內稍思染指不但不能承受朕恩並恐不能保其素有伊齡阿受朕委任伊尚明白曉事務須仰體朕意實力整頓以福崧為前車之鑒也前於途次屢經降旨傳諭曹文植等令其親往履勘據實籌辦但恐曹文植等不能有一定主見有費周章著再傳諭曹文植等以大端伊等務須親往秉公詳細熟籌妥議據實具奏曹文植等皆係曉事之人必能善會朕意也至曹文植等接奉查辦海塘諭旨何以尚未將勘辦情形迅速覆奏前雖有旨令曹文植於查辦虧空海塘諸事完竣後回籍為伊母祝壽但浙省盤查虧空既須逐細清查而海塘事宜尤關緊要著傳諭曹文植務須悉心籌畫一切查辦周妥覆奏後再行回籍即使稍逾伊母壽期於六月內回籍補祝多住數日亦無不可先公後私為分所當然也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召劉樽來京以袁鑿為江甯布政使慶禮寶為山西按察使○癸酉以蘇凌阿為工部右侍郎署吏部侍郎○轉藍應元為禮部左侍郎以朱珪為禮部右侍郎胡高望為內閣學士

夏四月甲戌朔欽差戶部尚書曹文植等奏查勘柴石兩塘情形自章家巷西至范公塘一帶計工二千二百一十丈其間十段至十三段更當頂衝餘亦回溜直偪塘根非石塘不能永固應列為急工其外衝之柴工更須透過石塘工尾往西接築二三百丈並於塘外添建挑水壩一座其范公塘西至烏龍廟一帶原砌石工二千九百三十丈查該處土塘一道高五尺至八尺底寬二丈五

尺至三丈五尺不等頗為堅固塘外沙塗由烏龍廟起漲沙已寬至四百餘丈其地東如三官塘等處舊漲熟地七百餘丈子沙又二百餘丈桑麻廬舍彌望相連為潮汐所不能到應列為緩工暫行停修再新建石塘若照老鹽倉以東舊有石塘一律修建坦水所需工料價銀不下一百數十萬兩未免過多應俟石工告竣之後即以柴工為坦水無須另建惟是老鹽倉西石塘坦水舊有歲修之例則作為坦水之柴塘亦應一律籌辦此項銀兩即於該省餘存項下銀六十萬兩內撥出五十萬兩酌借商人一分行息歲可得銀六萬兩專作老鹽倉西新舊柴塘歲修經費得旨所議是如所請行該部知道○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曹文植等奏前往海塘詳細履勘公同商酌所議是已批如所請行矣但該處柴塘之外舊有竹篾裝貯碎石以為坦水潮汐往來汕刷自不無坍塌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朕意該省每年若一律黏補柴塘則是閭閻日用所需柴薪未免逐漸昂貴於民生殊有關係今所議不過隨時墊陷加鑲所用無多且坦水係竹篾裝貯碎石在在可以拾取事不勞而工易辦與民生日用無涉更為一舉兩得再從前歲修柴塘每年報銷不過數千兩至二三萬兩不等今雖定以經費銀六萬兩伊齡阿仍須督飭所屬據實報部覆銷年終彙奏不得因經費充餘致工員視為為例有冒銷侵蝕情弊至浙省虧空據曹文植等奏稱見在分投前往各府清查此事若巡撫藩司未經離任或恐屬員等心存瞻顧未肯和盤托出前已降旨令福崧來京候旨盛住革去藩司是撫藩皆已離任各州縣更無所容其迴護著傳諭曹文植等務須切實嚴查並曉諭各屬令其據實呈明無難底裏畢露斷不可稍涉顧預致有不實不盡至於浙省虧空福崧等既不能督飭所

屬及早籌補依限全完乃與屬員公堂立誓有乖政體雖已令其離任將來定案時自有應得之咎此等倉庫虧缺各省難保必無若不示以懲創相率效尤益復無所畏豈朕委任封疆整飭吏治之意耶此案俟曹文植等查明覆奏到日再降諭旨將此由六百里傳諭曹文植等知之○丙子禮部奏酌定陪祀各氏後裔條例一貢生准以本身應考職銜掣籤一武生俊秀俱准作監生一奉祀生向准作恩貢究與考取者不同應改作監生一至聖裔向止帶山東曲阜五人今添浙江衢州二人一元聖裔向止帶山東東野氏二人今添陝西姬氏二人一有子裔向係江蘇崇明縣奉祀生有氏帶領未為允協應扣請以山東肥城縣有氏承襲博士嗣後即以博士帶領一朱子裔向係帶安徽婺源縣籍一人查福建建安亦有額設博士應定為婺源一人建安一人從之○己卯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六

命大學士阿桂往江南籌辦河工○乙酉諭據寶光彙奏浙省各州縣倉庫虧缺未補者多蓋因從前王直望陳輝祖貪墨繼踵敗露時督臣富勒渾僅以倉庫虧缺具奏並未徹底查辦止據司道結報之數渾同立限各州縣遇有升調事故輒令接任之員代為出結辦理殊屬顛預聞得嘉興府屬之嘉興海鹽二縣温州府屬之平陽縣虧數皆逾十萬應查明何員虧缺若干分別定議指名嚴參等語所言皆屬公正浙省自王直望陳輝祖在彼貪婪繼踵而其敗露則係監糧官物二案其時富勒渾福崧以合省倉庫虧缺具奏朕因不欲復興大獄准令設法勒限彌補已係朕格外之恩該省大小官員稍有人心自當及時彌補乃自立限後已屆五年而福崧仍以各屬未能彌補全完懇請展限具奏又復公堂設誓成何政體是以派尚書曹文植等前往徹底查辦昨據曹文植

等奏到該省虧缺倉庫自勒限彌補後尚虧缺三十三萬餘兩見在酌議清查等語是所奏與福崧等原報之數相符今據寶光彙奏嘉興海鹽平陽三縣虧數皆逾十萬則是此三縣虧空已有三十餘萬其餘通省州縣虧缺自不止此數而曹文植等所奏合省尚虧三十三萬餘兩之處殊非實在確數似有將就了事之意而未喻朕不為已甚去其甚之意也此事從前富勒渾等僅據司道結報之數渾同立限並未徹底清查而此時曹文植等到彼亦僅就福崧盛住開報數目據以入奏看來曹文植等亦欲就案完事殊非令徹底清查之意伊等係朕派委前往查辦自應將該省何處虧缺若干何處彌補若干何處竟未彌補何處不但不能彌補且有增多之處逐一詳查根究底裏方為不虛此行若止就福崧等開報之數顛預結局則將來該省官員以倉庫虧缺為前任之事展轉推諉而不肖之員且以此挾制上司更肆其侵蝕伎倆將復成何事體且據寶光彙奏嘉興海鹽平陽三縣每處虧數各逾十萬曹文植等即當先就此三處徹底盤查更無難立見底裏曹文植等俱係公正之臣且伊齡阿已為該省巡撫即伊任內之事更不可為之姑容隱忍致將來自貽伊戚也又據寶光彙奏去歲杭州嘉興湖州三府秋收歉薄倉庫正需平糶而倉內有穀可糶者無幾浙東八府歲行採買惟折收銀兩以便那移等語曹文植等亦未奏及此也州縣設立常平義倉收貯穀石原為偶遇荒歉臨時平糶散賑之用乃杭州等屬竟至無穀可糶而浙東採買且有折收銀兩之事尤堪駭異寶光彙為該省學政經朕批詢據實指陳必係耳聞目覩所奏不為無據著將原摺抄寄曹文植等閱看令其查照寶光彙所奏各款逐一秉公詳細盤查務將該省數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七

年積玩虧缺實數及原虧續缺裝點各情弊並虧空數逾千萬之
嘉興等縣又平糶無穀折銀那移之杭州浙東等屬逐一查明據
實嚴參辦理儻曹文植等仍有迴護瞻徇不實不盡將來別經發
覺朕惟伊三人是問恐曹文植等不能當其咎矣著由六百里速
行傳諭曹文植等並令速行回奏官勒渾福崧各令其明白回奏
外將此通行傳諭知之○壬辰諭四庫館進呈八旗通志一書朕
詳加披閱其忠烈傳提要內詳載開國以來 列祖 列宗褒獎
功勳風勵忠節之典而於乾隆年間恩卹諸大政俱闕而不載如
八旗陣亡官員世職襲次已完朕特降恩旨賞給恩騎尉世襲罔
替而綠營官員陣亡議卹之例止得難磨一次非奉特旨加恩不
能得有世職昨年降旨凡陣亡人員無論漢人及旗人之用於綠
營者總與旗人一體給與世職卹襲次已完亦照例給恩騎尉俾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六
得賞延於世蓋以官員等力戰敵愾效命疆場其義烈實堪嘉尚
是以特沛殊恩使其子孫永承恩澤懋答前勛甚盛典也乃通志
內竟未登載則將來此書之傳何足以羽翼國史昭示來茲再志
內所載壯尼大即護軍校他如昂邦章京阿思哈尼哈番之爲子
男阿達哈哈番之爲輕車都尉拜他拉布拉哈番之爲騎都尉拖
沙拉哈番之爲雲騎尉雖不便擅改原文亦當加按注明或請朕
指示使後人閱卷曉然方爲傳信豈多人無一思及此但知遷延
其事以爲領桌飯之計乎是鈔史非修史矣前因遠金元三史人
地名原文俱係當時國語而後之修史者不諳文義率以不善語
言爲之譯寫是以數年來特命館臣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將語
言詳加改正鍍板重修遂使當時名爵山川瞭如指掌今以本朝
之書乃止仍原文開載不爲分晰注明開列凡例以定章程是爲

前史盡心改正而於本朝反不經意不幾貽笑將來傳疑後世辦
理太屬疏漏此書著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館總裁重加輯訂詳悉
添註加按進呈候朕閱定後再將文淵等閣陳設之書一體改正
所有承辦此書之總裁及纂修等俱著逐一查明交部議處○丙
申諭我朝中外一家蒙古各扎薩克俱爲臣僕效惻悻悻歷有年
所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五十二年有鄂爾多斯請於
察罕托輝之地暫行遊牧遣尙書穆和倫等前往勘明以黃河東
西定界一事此卽如內地之鄉里小民貪得便宜控爭阡陌無關
緊要而總兵范時捷張大其詞形諸章疏遂若有越界爭占之事
鄂爾多斯遊牧之地卽係前明河套處所恐彼時無知之徒未必
不疑有如明季河套故事者然一經指定疆界直至今數十年永
遠懷遠至乾隆四十九年陝甘總督福康安奏稱該處黃河改向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九
西流原在河西民人反在河東鄂爾多斯蒙古貪利濫以見行黃
河爲界謂民人占據伊等遊牧地方呈控隨派侍郎賽音伯爾格
圖前往履勘仍照從前所定黃河舊流之地爲界釘椿立碑辦理
完結鄂爾多斯蒙古等俯首遵依可見此等事件原如內地百姓
互爭隴畝細故並非若前明之河套爲末季邊疆構釁失算者之
可比也朕閱及此因恐無識不諳外藩情形之徒未能深悉其故
妄生疑議特此明白宣諭俾眾共知之○以趙鐸爲工部右侍郎
張若淳爲內閣學士 由左副都 ○己亥富勒渾綠事解任以孫士
毅兼署兩廣總督○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見在清水
未旺所有張福口等處引河遵旨暫行堵閉其王營城壩今歲必
須開放但應在湖水大長之後方可不煩再舉並擬將雲梯關下
二套地方開挑引河於大汛時開放改作海口更可得久遠之利

等語雲梯關外既已漲成沙地海口距關甚遠以致下游壅阻黃水倒漾勢不能不為改圖今關外二套地方為北潮河歸海之路形勢較為徑捷若開挑引河於大汛時開放或能衝刷寬深黃水竟行全掣由茲東注則相距海口較近自屬最便亦止可如此辦理但朕所慮者不在清口而在高家堰蓋盈虛消息理有固然黃水清水強弱情形往往迭為消長連歲黃水盛漲清水弱極將來清水必有旺盛之時高堰所關非細恐李奉翰等狃於年來清水弱小於高堰一帶隄防工段或稍存大意設遇清水盛漲猝不及備尤不可不豫為慮及不可拘於蓄清之說也阿桂將此切屬李奉翰務須先事熟籌公同商推慎之又慎毋致臨時周章方為妥善至見在二套地方開挑引河黃水多一分洩之路自可暢達下注但將來衝刷寬深後若無隄防關束恐大汛盛漲時河流散漫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十三

水緩沙停仍不免有舊時淤墊之處阿桂等不可拘泥惜費之見應詳晰察看該處情形相機妥辦以為久遠萬全之計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
五月丙午命阿桂赴浙會同曹文植等查辦虧空並履勘海塘○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據何裕城奏晴雨農田一摺內稱江右往歲不乏春膏如今春之雨晴相間不少不多為近年所罕有何其言之夸也江西省節年以來雨水均屬調勻不聞有缺雨之事乃何裕城到任未久輒謂今歲春膏為往年所罕有竟似伊甫經蒞任即能感召天和則該撫前在河南巡撫任內衛輝一帶旱熯頻仍何以獨不能感召天庥早邀渥澤耶此等語句不過屬員填砌具稟取悅上司該撫即據以入奏而不知其夸飾過當何裕城平日居官尚屬小心謹慎操守亦可但聞其不能振作有為屬員不知

畏懼封疆大吏固不可擅作威福若一味柔懦則地方事件日久必致闕茸何裕城當慎之戒之不可因該省向來晴雨應時遽謂無事輒生耽逸自滿之意益當諸事留心將此傳諭知之○以劉權之為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丙辰諭前據孫士毅奏富勒渾家人殷士俊等有招搖婪索之事降旨將富勒渾解任令舒常會同孫士毅秉公審究並諭四德長麟將殷士俊蘇州原籍家產嚴密查抄茲據四德等奏前赴該犯住居常熟地方於住房內查出見存並借出銀錢共二萬餘兩田六百三十餘畝房屋三所並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監部照一張等語殷士俊以微賤長隨攤貲數萬且父子蒙混捐納濫膺頂帶計其一切貲財俱係跟隨富勒渾為長隨後所得富勒渾若果無知情故縱聽其乞恩浸潤之事則其伎倆止於如部中書辦詐騙招搖地方官吏見其久而不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十三
靈斷不肯多給銀錢豈能積貲累萬蓋各部書役遇有案件往往設計撞騙然所得者無多亦斷不能顛倒是非作奸訊法計其家私積至千百者容或有之斷無積累鉅萬之事且朕日理萬幾常在朕前使令之總管太監奏事太監輩如伊等欲婪索銀錢必須積歷外省文報奏摺或於朕前揣探意旨假作威福方能婪得厚貲今之總管奏事太監等不過藉每月錢糧養家餬口其家貲之至多者或不過千金從無與中外官吏結交招搖之事朕為天下主尚不肯假手近侍任推厚貲乃殷士俊不過跟隨總督之長隨積貲竟如許之多必係平日屬員中有託其營求升調富勒渾曲意聽從或勒索不遂富勒渾即不假辭色該犯有所恃而不恐始敢恣意勒索而屬員中因其資緣有效觸忤蒙愆相率送給銀錢是以數年以來乃至擁貲累萬父子俱捐納頂帶官職且該犯於

富勒渾在藩司任內始行跟隨及爲工部尙書伊卽辭去至四十五年富勒渾復爲湖廣總督伊又跟隨前往反覆狡獪味盡天良富勒渾何所取而受其愚弄一心委託耶覈其情罪較之從前安甯家人李忠更屬可惡若謂富勒渾於該犯如此婪索竟同木偶若罔聞知夫誰信之此卽童穉尙不可欺安能逃朕之洞鑒乎卽此一節富勒渾之罪已不可道富勒渾著革職若此時孫士毅已另行審出別項情節發交阿桂等辦理孫士毅接奉此旨卽派委妥幹道府大員將富勒渾解往浙江交與阿桂等秉公嚴訊審辦至富勒渾到粵未久殷士俊所得銀錢必係在閩浙地方勒索者居多著阿桂等就近徹底查究據實定擬具奏毋得稍有徇隱再昨廣東右翼鎮總兵施國麟來京陛見朕面加詢問復令軍機大臣詳詢據稱富勒渾縱容家人及家人李姓狂妄滋事等語並將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三

原詢奏片發交阿桂等閱看歸案質審著將此旨由六百里傳諭阿桂孫士毅等並令舒常毋庸前赴廣東卽赴浙江會同阿桂等審辦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富綱等奏選員督辦甯臺廠務及富綱奏滇黔兩省春收豐稔情形二摺富綱前在福建巡撫任內辦理地方事務未見認真及擢用總督以後辦事亦復愼弱經朕屢加訓飭尙知奮勉近年趨辦銅斤皆能依限開辦並無貽誤劉秉恬歷任巡撫其初到雲南聲名甚屬平常近聞伊能遵朕教誨痛自改悔無似前聲名平常之事而於辦理銅鹽諸政亦能迅速妥協督撫大吏身任封疆總應潔己奉公實心辦理期於無忝厥職該督等果能事事留心改過從善豈惟伊等之福且亦朕之福也似此方能長荷朕恩而朕亦實不願伊等有飢法營私之事近因富勒渾家人殷士俊等有招搖婪索等事查抄該犯

家產貲財竟至數萬若非富勒渾知情縱容家人等斷不敢恣意婪賄若此見已降旨革職解赴浙省交阿桂歸案審辦可見天理昭彰督撫等一有昧良玩法情事無不立即敗露朕亦不能爲之曲加寬貸富綱等務須慎之又慎卽以富勒渾爲前車之鑒蓋劉秉恬應慎之在己持之以久而富綱尤應慎在家人以富勒渾爲戒庶不負朕教諭成全諄諄誥誥之至意所有本日硃批富綱等摺亦著伊二人同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丁巳諭今年派出後撥隨圍章京人員看射布靶時文官內多有捏稱患病臂痛不射者伊等雖屬文員但係旗人豈可在朕前推故不射此風斷不可長若不嚴加禁止久則漸染漢習竟至忘失滿洲本來技藝矣此次推故不射人員著交各該衙門存記下次京察時不准列入一等著爲例○諭昨因四德等查抄富勒渾家人殷士俊貲財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三

累萬富勒渾顯有縱容照應情弊已降旨將富勒渾革職解赴浙江交阿桂等歸案秉公審辦矣富勒渾久任封疆受恩深重前於舒常回京陛見時詢及富勒渾居官若何據奏操守實不能保及穆騰額來京陛見復加詢問所奏與舒常相符是以密降諭旨令孫士毅訪查據實具奏旋據孫士毅奏到富勒渾長隨殷士俊等在外婪索招搖富勒渾不能約束當卽降旨將富勒渾解任候質及四德等查抄殷士俊原籍貲財銀錢累萬其爲富勒渾縱容婪索情弊顯然是以將伊革職解赴浙江審辦是此案之敗露雖係孫士毅訪查具奏而其實始於舒常繼以穆騰額並非孫士毅首先舉發孫士毅經朕降旨嚴切詢問焉敢復顧情面不行據實直陳以避舉發之名自取重戾乎設此案先爲孫士毅所舉發朕亦不肯卽以原參之人畀以被參之缺致啓攻訐之風今此案係舒

常穆騰額先後陳奏朕兼聽並觀原不以一人之奏即斥棄大臣亦不肯任大臣等營私聲名狼藉置而不問為保全也且孫士毅承朕密諭是以查參究辦原屬秉公所有兩廣總督員缺即著孫士毅補授仍暫兼署廣東巡撫今春孫士毅進京陛見時曾面奏粵東水土潮海與病體非宜情願留京供職屢次懇切乞恩但見在之人孫士毅自當勉力任事俟朕將來酌量得人時再行更調其廣東巡撫員缺著圖薩布調補李封著補授湖北巡撫其蘇州布政使員缺著長麟補授特成額著來京陛見其湖廣總督印務著圖薩布留彼暫行署理李封著即赴湖北新任至廣東巡撫見係孫士毅兼署圖薩布俟特成額回任後再赴廣東新任並將朕用人苦衷明諭中外知之○以陳守訓為江蘇按察使由山東濟東道遷

○己未以李侍堯署湖廣總督○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寶光飛奏盤查過嘉興桐鄉海鹽等六縣倉穀有缺穀數百石及百餘石者隨飭該府轉令各該縣按數補足惟桐鄉縣倉內實無儲穀所有之穀乃借自社倉又借米三千石開報平糶掩飾一時嘉興縣社倉空虛呈控紛紛是該二縣社倉辦理皆不妥協並據曹文植等奏前赴紹興杭州所屬各指出一二廢盤斛其餘按廢籤探丈量折算惟山陰嘉興縣多穀十三石此外各縣廢口俱有短少自一二石至五六石不等各等語著將原摺鈔寄阿桂閱看浙後即將寶光飛所奏各條款與曹文植等逐一覈辦如各該縣果查有侵那捏報情弊自應據實嚴參辦理又寶光飛所奏塘工經費宜責成塘工大員督率海防同知承修一節是否可行亦著交與阿桂於履勘海塘後一併酌議覈辦至所稱於沙灘地栽種蘆葦三年之後將不可勝用遇有衝刷處所即以葦易柴塘工愈加緊

牢等語則所見殊屬迂謬按之事理不通之極海水性鹹不能生物是以沙灘餘地棄而不用若果可以栽種蘆葦民間豈有不早行栽種聽其閒曠之理朕屢次巡幸浙江鑿駁所經亦並未見有葦田且蘆葦易於糟爛不比柴性之堅勁若用以鑲築塘工豈能鞏固經久或寶光飛別有所見可備採擇之處阿桂等務須悉心商推據實具奏不可稍存迴護將抵浙後會同曹文植等訊辦各情節迅速具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癸亥以王兆棠為江蘇按察使由糧道遷陳奉茲為四川按察使由建昌道遷○庚午諭朕簡任封疆向來由旗員中擢用總督者如黃廷桂尹繼善高晉薩載等皆能實心任事著績宜欽為封疆得力之人十數年來總督中富勒渾資格較深歷練亦久在近來總督中上之列是以由閩浙調用兩廣委以海疆繁劇重任方資倚毗今春舒常回京於途次召對詢各省督撫聲名舒常即稱富勒渾操守平常朕猶意舒常甫離兩廣總督來京或不免意圖復任移動富勒渾以為觀覲回任地步因疑信兼半及穆騰額來行在陛見復經面詢富勒渾居官辦事如何伊止言見在總督中操守可信者惟李世傑薩載而已至於富勒渾之操守不敢深信因命軍機大臣詳加詢問方將伊家人長隨在外居住招搖生事情節說出而於如何受賂舞弊之處亦無指實朕意彼時舒常若尙扈從行在彼此會晤相好或有先入之言穆騰額隨同附和亦為事之所有然其時舒常早已於臺懷即派往陝西查辦案件並未與穆騰額謀面而該監督奏對之語與舒常不謀而合則其言似非無據始密諭孫士毅據實查奏即孫士毅今春來京陛見時亦從未奏及富勒渾之聲名操守平常也嗣據孫士毅遵旨查奏富勒渾實有縱容家人般士俊等

在外招搖滋事之處猶以富勒渾不過身同木偶止失於約束家人未必有知情染指之事俟訊明定案後將富勒渾予以薄懲將來尙欲令其戴罪自贖更換福康安陝甘之任尙不疑其有貪婪侵隱劣蹟也今據孫士毅節次查奏則富勒渾竟與股士俊等關通婪索賄賂疊如股士俊李士榮聽從吳胡氏陳通照屬託照應得受花錢及派洋商分買人蔭購買鐘表等物浮買價銀短發價值等事卽云該家人等營私舞弊富勒渾漫無覺察已屬形同木偶乃富勒渾因點派各口岸令書役等攤繳銀一萬九千六百餘兩交進督署又因應解河南充公銀二萬兩暗令督標千總楊中興等潛赴福建向省城道員衙門支取解豫是富勒渾一則先侵後吐一則身已離閩尙有私囊存寄其操守果不可問矣前已降旨將富勒渾革職令孫士毅詢問確實解往浙省交阿桂等歸案審辦乃富勒渾心疑舒常孫士毅穆騰額等有心傾陷於孫士毅傳旨詢問時疑怒交作其忿戾之氣形於詞色且於解任後並不自知悔懼靜候質訊猶復以從前案件嘵嘵置辨並因署南雄府孔繼棟於孫士毅查辦股士俊贖款時將富勒渾幕友行李截留心懷嫌恨欲將孔繼棟另案參革經孫士毅札阻不允竟以解任之後單銜具奏且於事已發覺將勒派各口岸銀一萬九千餘兩交監督衙門解京以掩飾其先侵後吐之迹且其信任家人李士榮等關通說合聲名狼藉卽大學士嵇璜學政寶光總兵施國麟眾口一詞是孫士毅查奏各情節實係遵奉諭旨秉公查辦確有證據之事並非有意吹求而富勒渾受朕深恩種種情節殊出情理之外此皆由富勒渾孤恩昧良天奪其魄是以所爲顛倒錯亂自速其罪乃至如此朕從來不肯存逆詐億不信之見而不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肖者營私執法自然敗露朕亦不能稍爲曲貸此實朕用人不得已之苦心中外臣工所共見共聞然朕細思之爲大臣而受家人之累者不少而惟旗人更多卽如福隆安家人富禮善酸命頂兇一案福隆安心存庇護經朕特派大臣審明將富禮善抵法並將福隆安治罪此亦福隆安平日不能管束家人致伊等恣意妄爲自蹈法網累及伊主並致家遭回祿身亦短折可見此輩宵小奴隸獲罪於天福善禍淫之理捷如影響其實欲庇護家人適足自貽伊戚而藐法家奴仍致自罹大辟福隆安幸而在京供職近在輦轂之下是以敗露旋踵若使擢用外任則富禮善之恣縱妄爲豈在股士俊等之下而福隆安之受其累者亦未必不如富勒渾之甚而朕亦不能曲護也特此明白宣諭內外大臣嗣後務須正躬潔己嚴肅馭下當以前事爲戒設有不知儆懼仍蹈覆轍當事情敗露之後朕必不肯僅令罪坐奴隸置家長於不問而爲家主者亦何所愛護而輕以身家爲奴隸計耶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辛未 上啓鑿秋獮木蘭○諭據畢沅奏豫省連歲不登凡有恆產之家往往變賣餬口近更有於青黃不接之時將轉瞬成熟麥地賤價準賣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放利債藉此準折地畝貧民已經失業雖遇豐稔之年亦無憑藉見在飭屬曉諭勒限報明地方官酌數原賣價值分別取贖毋許買主圖利占據等語所奏實屬可嘉豫省頻歲游饑閭閻元氣消耗全賴業農之民家有恆產一遇豐年口食卽可充裕乃山西等處豪強富戶越境放債賤準地畝且將麥收在望之田乘機圖占一經準折卽獲爲己有此更酷於王安石之青苗矣似此乘人之危以遂其壟斷之計其情甚爲可惡各省黎元何一非朕之赤子今因河南災旱而山西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富戶乘以為利是富者日益其富貧者日見其貧及遇豐年展轉增價售賣而中州元氣竟為隔省豪強兼併侵剝災區氣象何由得復舊觀將來豫省貧民日漸流徙田產皆為晉民所有成何事體此事關係民生衣食根本畢沅籌辦及此實屬留心民事但摺內所奏猶有未盡周到之處若非明降諭旨嚴定章程恐地方力量有所不及而為富不仁者尤無所畏懼仍屬有名無實此事著交畢沅率同江蘭悉心籌畫飭屬詳查此等賤買賤賣之田覈其原價勒限聽原主收贖其連麥準價之地仍令原主收回刈割除原價歸還外酌量給與一二分利息毋許賣主圖利占據不能給贖致失業之民有歲無田坐聽豐年枵腹儻有財力不贖不能給與本利回贖者在買主已獲厚利自當於本利十分之中酌減三四分聽贖方合人情天理該富戶等同為朕之子民亦當各具天良乃視人之饑寒以為厚利以天理論之豈得長享富厚甚可畏也但遠繩以法朕亦有所不忍經此次降旨明切諭勸之後儻伊等仍思牟利不放原主收贖或勒取重利不肯減價則是圖利之民怙終不悛一經查出必當寬之於法勿謂朕不教戒也畢沅接奉此旨即多行榜示通衢僻壤使眾共聞知至地方官查辦地畝儻有不肖書役吏胥於中藉端勒索滋擾閭閻以致富戶貧民兩受其累則是該撫等辦理不善一經發覺除將本人嚴行懲治外必將該撫等一併治罪畢沅江蘭務宜實心籌畫妥協辦理以副朕惠愛一方災黎調燮變通之至意

六月乙亥諭富勒渾之子內閣侍讀查隆阿著革職交刑部○
丁丑 上詣熱河 文廟行禮 上駐蹕避暑山莊○乙酉諭前經阿桂等查明浙省虧空已未彌補實數詳覈定議並請將雅德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元

福崧等交部嚴加議處一摺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矣浙省虧空一案大局已定所有倉庫彌補未完銀二十五萬三千七百餘兩與福崧初報二十七萬餘兩之數有少無多足見其尚無隱飾至福崧在浙江巡撫任內若有所聞亦必據實參劾看來福崧奏况阿桂等在彼查辦日久如有所聞亦必據實參劾看來福崧尚無貪贓敗檢情事其咎在於不能實力督催以致逾限不完已失之柔懦又復公堂設誓有乖政體其過尚輕自有應得之罪俟定案後另降諭旨外見在伊桑阿丁憂其山西巡撫員缺著加恩暫令福崧前往署理伊亦無顏見朕不必前往熱河請訓即由京速赴新任此後務當益加奮諸事實力整頓儻再因循玩愒朕必將伊加倍治罪不能邀寬典也勉之○戊子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曹錕寶奏和珅家人全兒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恐有招搖撞騙等事一摺已交留京王大臣等查辦矣曹錕寶如果見全兒倚藉主勢有招搖撞騙情事何妨指出實據列款嚴參乃徒託諸空言或其意本欲參劾和珅而又不肯明言故以家人為由隱約其詞旁敲側擊以為將來波及地步乎或竟係紀昀因上年海昇毆死伊妻吳雅氏一案和珅前往驗出真傷心懷仇恨喉令曹錕寶參奏以為報復之計乎此乃朕揣度之意若不出此則曹錕寶之奏何由而來著留京王大臣詳悉訪查詢問務得實在情節朕於此案總期根究明白並非因此一虛言欲治和珅更非欲為和珅開脫留京王大臣等不可誤會朕旨將曹錕寶加以詞色有意吹求使原告轉成被告亦無是理務須平心靜氣虛衷詳問如曹錕寶果能指出全兒借端撞騙款蹟訪查得實即一面從嚴審辦一面據實具奏不可因和珅稍存迴護若稍存迴護是乃陷和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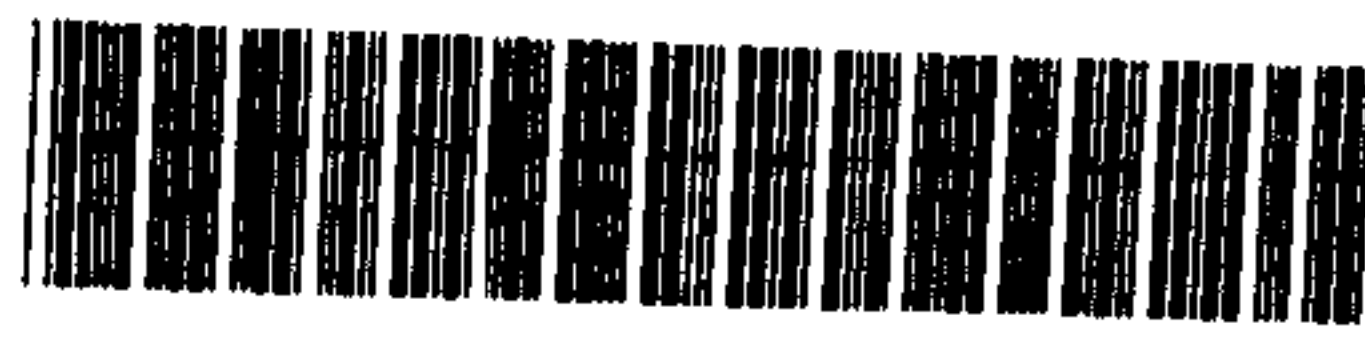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元

且自陷也又據和珅稱家人全兒已到熱河會面加詰問伊供不
但從不敢招搖滋事交接官員即所謂房屋寬敞器具完美容或
有之亦非可挾以出外之物我於曹御史名姓素未聞知彼又何
從進宅目觀等語雖係一面之詞亦尙近理曹錫寶身為言官必
不至下交奴僕其車馬衣服尙可云遇諸途路至房屋寬敞器具
完美非身臨其地何能知悉乎至全兒代伊主辦理崇文門稅務
有年稍有積蓄蓋造房屋數十間居住亦屬事理之常從前及見
在內外大臣家人中似此者恐亦不少若無似殷士俊等之有其
賊實據槩以車服房舍之故查拏治罪則在京大臣之僕安得人
人而禁之且必人人側足而立亦斷無此政體設或全兒在崇文
門代伊主經管稅課於額稅之外私有加增苦累商民以肥私囊
縣恩蠲派番役一經訪查更無難得實儻王大臣等嚴行察訪全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十三 三
兒並無生事款蹟而曹錫寶徒入無根之言遞行陳奏以博建白
之名朕又何能以空言遽入人罪乎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留京王
大臣等並令紀昀知之即將查訊情形先由四百里馳奏不必俟
本報之便○庚寅諭留京辦事王大臣等奏傳詢御史曹錫寶所
有參奏和珅家人全兒車服房舍一摺據曹錫寶稱我與和珅家
人全兒向來從不認識即伊在崇文門管理稅務我亦並不知道
伊於額稅之外有無擅自加增及別項情弊亦未有人說過我因
聞全兒住屋服用甚是完美於路過興化寺街留心查看見其房
屋甚是高大我想伊係家奴焉有多貲造此華屋恐有借主人名
目招搖撞騙之事是以具奏等語曹錫寶既云全兒情弊從未有
人說過又未親到伊家何以又稱聞全兒住房服用甚是完美究
竟聞自何人必有著落若非有人說過則曹錫寶何以知全兒住

在興化寺街而經過時即留心察看况京城內外大街小巷房屋
甚多御史又無逐戶查問之理若非中有成見何以獨於全兒住
屋如此留意耶看來該御史意欲參劾和珅而又不肯明言故爲
此奏隱約其詞以爲旁敲側擊之計及傳旨詢問則又遁詞掩飾
不自覺其自相矛盾殊不知朕辦理庶務於是非虛實總須徹底
究明從不肯顧預完結示人疑案著留京王大臣等再行詳詢曹
錫寶如果和珅有營私舞弊款蹟不妨據實舉出朕必質詢明確
如果得實不難將和珅治罪仍著王大臣令將全兒滋事不法之
處究竟聞自何人據實明言毋再任其狡飾至天下各處關樞不
免皆有羨餘况全兒代伊主辦理稅務多年稍有積蓄蓋造房屋
數十間亦屬人情之常見在內外旗員大臣中如阿桂福隆安福
康安德保豐紳濟倫金簡李質穎伊齡阿承安等或久居顯要或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十三 三
游歷封疆或曾任鹽樞或家本充饒其管事家人住屋如全兒者
諒亦不少即承安家之管家安政亦未聞康熙年間有以家貲富
厚參劾者著都察院堂官並令縣恩派步軍統領衙門司官一員
帶同曹錫寶先至全兒家看視住屋究有若干並告以不過履勘
房屋並非查抄家產不必疑畏儻伊家有高樓廣廈儼同府第之
處即其罪案若不過照常齊民房舍稍覺整齊亦難律以專條再
至阿桂等管家及用事家人住處周歷查看並傳諭各家主僕告
以此故不必心存畏懼如各大臣家人住居並無如全兒之多即
治以越制之罪伊亦無從置喙若阿桂等各家管事家人住房有
比全兒多且大者則當詰詢曹錫寶何以轉不參劾之故一經比
較情偽立見且如揚州鹽商皆係平民因擁有厚貲其居室圍
無不華麗崇煥即安瀾園寄暢園等處雖云係爲朕巡幸而設非



伊等之產而何而山西富戶百十萬家貨者不一而足亦豈得槩以華侈富厚而罪之乎朕任用大臣等辦事而大臣等亦不能無驅使之僕若無似殷士俊等之招搖滋事實據真贓而第以睚眦浮言遽將中外大臣家人槩行查拏治罪有是為政之理乎將此通諭知之仍著留京辦事大臣等將察看詢問情形即行由驛覆奏○辛丑諭富勒渾久膺簡畀歷任封疆方資倚毗初不料其縱容家人恣意婪索又開口勒派銀兩先侵後吐款蹟疊疊實屬味良負恩朕於春間曾經密諭雅德將富勒渾在任操守若何有無家人在外滋事之處令其密查覆奏乃雅德不但不能據實查明而且力為保奏伊豈不見諭旨內有並諭孫士毅詳查之語能保不別處發覺而竟甘心徇隱此其面欺之罪已百喙難辭及富勒渾諸事敗露雅德方覺從前保奏之非即以汀州鎮總兵武隆阿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在任七年廢弛營伍嚴行參奏以顯其諸事留心為救過見長地步因查閱伊去歲所奏福建省總兵考語單內稱武隆阿實心任事營伍整肅今以該鎮在任七年廢弛怠玩參奏不自知其自相矛盾是其所為顛倒錯亂止圖補過一時而武隆阿之是否廢弛尙難憑信矣又本日據常青等查奏富勒渾差委弁員向閩省取銀解交河工一事係富勒渾調任兩廣時將應行分賠豫省河工銀一萬五千兩發交藩庫收貯又雅德陸續扣存司庫養廉銀一萬兩係抵還富勒渾借項等語督撫大員同膺封疆重寄有互相稽查之責如有營私舞弊情事理應據實糾參方為不負委任若如富勒渾雅德之通那扣抵則督撫聯成一氣不但婪贖納賄可以彼此通同甚至交結情深又何事不可為朕將何以用人乎即此一事雅德之過甚大在富勒渾人本蠢疏用度奢侈其縱容家

入婪索多贓及勒派書役銀兩先侵後吐各情節尙屬從前案犯所有若雅德以密諭傳詢之事竟敢昧良徇隱公然飾詞保奏且為富勒渾代還借項是止知下睦而不顧大義其情節較富勒渾尤為可惡矣若尙因循留任督撫不知懲創從而效尤流弊伊於何底此而不加嚴辦何以飭吏治而整官方雅德著革職所有閩浙總督事務著常青兼署並令常青派委委員將雅德解送浙省交阿桂等歸案審辦閩浙總督員缺著富綱調補特成額著調補雲貴總督所遺湖廣總督員缺著畢沅補授江蘭著補授河南巡撫畢沅自調豫省以來辦理災賑河防事事妥協且在巡撫任內資俸已深是以擢用總督江蘭上年查辦災賑不辭勞瘁奮勉可嘉實係藩司中出力之員資俸已深是以加恩擢用但豫省見有令晉民聽贖地畝一切修防等事皆關緊要不可不資熟手經理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三

此時河南藩司印務仍著江蘭管理畢沅亦不必交卸巡撫印務仍留豫省會同秉公實力經理將諸事辦完畢沅酌量可以起身時即行奏聞候朕簡放藩司再行交卸巡撫印篆前赴湖廣新任楚省有李侍堯在彼署理原不至乏人也特成額接奉此旨即行前赴雲南新任富綱俟特成額到彼再行交卸起程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禍福惟其人之自取身任督撫大員者平時瞻顧徇隱及至降旨密詢尙復代為隱飾似此而得從寬宥其何以用人行政耶著將雅德保奏富勒渾原摺及飭詢雅德所出總兵武隆阿考語諭旨一併發鈔俾眾共知之